四十四

西夏紀事本末

西夏紀事本末

光緒己亥季秋
慎記書莊石印

DS
735
.A2
L5
v.44

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烏程張春治先生之所纂也昔洪氏亮吉有西夏國志世罕傳本今先生是書亦闇而不章其何以光盛業昭來許蒙得見遺文滋惜愛焉歲在旃蒙作噩乃屬剞氏俾有傳本客有諗於予曰西夏一隅僻陋在戎無與興衰治亂之故縣歷五代逮宋遼金數服數叛不衷於一撰述之旨又何取焉嗟乎是說也是丹非素洞表遺裏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夫唐季不綱移於藩鎮鴟張魚爛所在而有大者兼數圻連列郡小亦一成一旅為國蝨賊楚子觀兵因而問鼎晉侯勤王終以請隧其甚者夜郎自大帝號竊娛趙佗越長張黃屋以居尊劉淵晉俘下青衣而肆虐西夏自殄逆巢用光王室季從曮之守岐隴畫土本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盛而奉正朔斥偽命終唐之世未嘗卷甲西來稱戈東向其當紀者一也十國鼎峙非中夏有瓜剖豆分改元者七永叔列之世家任臣編之別史雖閩之殘賊南漢之荒淫亦幾幾廛彼竹素垢我歲筆而一繼體之長一通使之介有舉必書無徵不信求之柱下載同闕文之史采之輶次刪異逸詩之篇西夏擁地方二萬里縣祚垂四百祀比之知祥在蜀而得國自正與美在越而傳世彌遠而記載闕如來者何徵其當紀者二也平夏崴崴天之西極河出蒲類山鎮葱嶺方夏之盛奄有二十二州興靈二渠賓沃饒之神皋伊涼一曲亦形勝之天府自淪荒朝邈若異域凡三受降城五都護府弦望孤離矩步偭錯其建置之沿革開拓之廣陿中土人士罕能識之譬之休文之志州郡北治皆僑道元之注水經南流或紊今疆戎索於瓜州宏漢京於天水氐落羌落別其部居之殊河南河西稽其幅隕之大上以正樂史太平之記下以補王存元豐之志其當紀者三也李唐既喪趙宋甫興顛卬百年之間四維不張三綱敗斁制度榛莽禮樂灰燼故一行之傳六臣之書一則繫名節於一髮一則籍廉恥為芻

狗。馮道舊德敘言張其長樂陶穀名士禪詔出於宿城雖習尚之媮薄亦學校之隤弛。西夏介在西陲。儒術是尚帝我孔子為世權輿養賢務孝漢武博士之員陳經立紀文翁石室之教且法文物於西京潤辭命於東里鼓吹厲世。得六義風刺之遺擬算稽疑。衍五卜貞悔之志禮失而求諸野西夏有焉其當紀者四也元昊結髮用兵凡二十年無能折其强者。雖以韓范之壯猶狄种之武略。亦未拔其一舍。收其一乘。至是厥後兵制益詳。兩鈔在外合一人為雜役六班在內。分三番為宿衛撿喜立於左廂。撞令居於前幕篝火測候決兵交之善敗擊弦審聲議敵至之疏密故耶律猋舉完顏電發皆與連橫莫為控制若其有釁且以乘之彼王都之貪上谷結構契丹李賓之怯朔方依憑党項。以斯方之曾不足喻。其當紀者五也凡此五者洵南董之別子班范之支流復何疑於客所云云乎先生是書網羅舊聞。薈稡羣說端委詳明同袁機仲之作義例精密過章茂深之編文質一貫。不蹈於空疏褒貶得中不鄰於僭妄此則知幾通識末由吹索毛瘢季緒軼才不復掎摭利病者矣幕士蔣君彥守寫本合肥譚尹力任校讎於是舊學之敂書乙庫之隊簡足以浟輝藝林廁聲筆削僕肄業及之撮其大凡綴諸末簡以釋客難並眎後賢有司掌錄願坿五代纂誤之餘並世編摩竊比三史拾遺之末云爾

賜進士及第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　南書房翰林安徽督學使者嘉定徐鄘敘

西夏紀事本末目錄

卷首上
年表
卷首下
西夏堡寨附圖
歷代疆理節略　職方表
卷一
得姓始末
卷二
夏臺復入
卷三
統萬墮城
卷四
烏白失期
卷五
靈州失陷
卷六
六谷臧渠
卷七
西平就撫
卷八
青堂搆怨
卷九
華州二憾
卷十
元昊僭逆
卷十一
三州之衂
卷十二
龍圖招諭
卷十三
好水之敗
卷十四
渭川之變
卷十五

二廂被閒
卷十六
曩霄受款
卷十七
甯令弑逆
卷十八
南壁僨軍
卷十九
蕭惠再敗
卷二十
諒祚淫狡
卷二十一
大順受創
卷二十二
梁氏擅政
卷二十三
綏城易砦
卷二十四
五道西征
卷二十五
永樂失事
卷二十六
四砦之還
卷二十七
平夏初城
卷二十八
契丹婚媾
卷二十九
遼人救援
卷三十
二蔡構釁
卷三十一
橫山進築
卷三十二
武朔來歸
卷三十三

世輔南還
卷三十四
得敬亂邦
卷三十五
安全廢立
卷三十六
夾攻覆亡

西夏紀事本末目錄

西夏紀事年表

烏程張鑑春治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點勘

紀年	宋	西夏	遼金元
庚申	太祖建隆元年		遼穆宗應歷十年
辛酉			
壬戌			
癸亥	改元乾德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十二月以子克叡嗣	
戊辰	改元開寶		
己巳			遼景宗保寧元年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改
改元雍熙
改元端拱
改元淳化

五月定難節度李克叡卒子繼筠嗣
七月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六月夏州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其弟繼遷叛走入地斤澤西夏之禍始
李繼遷襲據銀州○王侁擊走李繼遷銀夏靈州蕃內附
命李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

遼改元乾亨
遼聖宗統和元年復稱契丹
契丹以女歸李繼遷
契丹封李繼遷為夏王

第十批

年		
辛卯		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保吉叛降契丹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改元至道	
丙申		
丁酉		
戊戌	真宗咸平元年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五月趙保吉死子德明嗣此從遼史較宋史先一年
甲辰	改元景德	
乙巳		

年			
丙午		趙德明歸款以為定難節度使	
丁未			
戊申	改元大中祥符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契丹改元開泰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改元天禧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契丹改元太平
壬戌	改元乾興		
癸亥	仁宗天聖元年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契丹興宗景福元年六月改
壬申	改元明道	夏趙德明卒子元昊嗣稱顯道元年	契丹改元重熙
癸酉			
甲戌	改元景祐	夏景宗元昊開運元年又改廣運元年宋史夏國傳亦作廣明○元昊反寇環慶○元昊進毒弒母衛慕氏夏改大慶或在此年	
乙亥			
丙子		夏改元大慶夏改天授禮法延祚或在此年	
丁丑			
戊寅	改元寶元○范雍為鄜延環慶安撫使	趙元昊稱帝于夏州改元天授禮法延祚更名曩霄	

己卯	夏人寇保安軍狄青擊敗之	元昊遣使告宋即位宋削元昊賜姓官爵	
庚辰	改元康定○貶范雍知安州○命韓琦安撫陝西琦薦范仲淹知永興軍○以范仲淹兼知延州鄜州將种世衡城青澗	元昊寇延州劉平石元孫戰沒○元昊陷塞門諸砦○元昊寇三州韓琦使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	
辛巳	改元慶曆○貶韓琦知秦州○范仲淹坐與元昊通書貶知耀州○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略安撫使	元昊寇渭州任福與戰于好水川敗死	
壬午			契丹遣使求關南地
癸未		元昊上書請和	
甲申	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	册元昊為夏國王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元昊被弒子諒祚嗣	
己丑	改元皇祐	夏毅宗諒祚延嗣寧國元年	

庚寅		夏改元天祐垂聖○夏復臣於契丹	
辛卯			
壬辰			
癸巳		夏改元福聖承道	
甲午	改元至和		
乙未			契丹道宗清甯元年改八月
丙申	改元嘉祐		
丁酉		夏改元䆉都	
戊戌			
己亥			
庚子		諒祚上宋書自言慕中國衣冠	
辛丑			
壬寅		夏改元拱化	
癸卯		夏改拱化或在此年	
甲辰	英宗治平元年		
乙巳		夏人寇慶州又寇大順城	契丹改元咸雍
丙午			契丹復國號爲遼
丁未		諒祚卒子秉常立	

年	宋	夏	遼
戊申	神宗熙寧元年	夏惠宗秉常乾道元年	
己酉			
庚戌		夏改元天賜禮盛國慶 夏改天賜禮盛國慶或在此年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夏改元大安 夏改大安或在此年	遼改元大康
丙辰			
丁巳			
戊午	改元元豐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從給事中徐禧議城永樂夏人入寇士卒役夫死者二十餘萬人	
癸亥			
甲子		夏秉常大舉入寇	

乙丑			遼改元大安
丙寅	哲宗元祐元年	夏改元天安禮定○秉常卒子乾順嗣	
丁卯		夏崇宗乾順天儀治平元年	
戊辰			
己巳			
庚午		春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畀之	
辛未		夏改元天祐民安	
壬申			
癸酉			
甲戌	改元紹聖		
乙亥			遼改元壽昌
丙子			
丁丑			
戊寅	改元元符		
己卯		夏改元永安	
庚辰			
辛巳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遼天祚帝乾統元年二月改
壬午	改元崇甯	夏改元貞觀	

癸未			
甲申		復寇涇原宋師取銀州	
乙酉			
丙戌		乾順納款于宋	
丁亥	改元大觀		
戊子	宦者童貫復洮州加司空	夏人圍丁星原	
己丑			
庚寅			
辛卯	改元政和		遼改元天慶
壬辰			
癸巳			
甲午	以童貫為陝西經略使		
乙未		夏改元雍甯亦作永甯	金太祖收國元年
丙申			
丁酉			金太祖改元天輔
戊戌	改元重和○遣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童貫出師收割牛城敗大將劉劉法戰沒	
己亥	改元宣和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十二月傳位于太子桓
欽宗靖康元年
二月徽宗欽宗○高宗建炎元年（五月改）
改元紹興
徽宗崩於金

夏改元元德
夏稱藩於金
夏人知宋有金難遂犯河外
夏改元正德
夏改元大德

遼改元保大
金克遼天祚出奔○遼耶律湻建福元年○北遼德興元年
金太宗天會元年（八月改）○遼天祚奔夏○北遼天復元年
遼天祚復東渡河
天祚為金人所獲遼亡
金熙宗天會十三年（正月立不改元）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乾順卒子仁孝嗣
夏仁宗仁孝大慶元年
夏改人慶或在此年
夏改元人慶
夏改元天盛
夏改天盛或在此年

金改元天眷
金改元皇統
金及蒙古和
金海陵王天德元年十二月改
金遷都于燕改元貞元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欽宗崩于金		金改元正隆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金世宗大定元年改十月
壬午	六月禪位于太子眘		
癸未	孝宗隆興元年		
甲申			
乙酉	改元乾道		
丙戌			
丁亥			
戊子		夏改乾祐或在此年	
己丑		夏改元乾祐	
庚寅			
辛卯		夏改乾祐或在此年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改元淳熙													高宗崩		二月禪位于太子惇	光宗紹熙元年
																		金章宗明昌元年

辛亥			
壬子			
癸丑		夏仁孝卒子純祐嗣（夏改天慶或在此年）	
甲寅	六月孝宗崩○光宗疾太子擴即位	夏桓宗純祐天慶元年	
乙卯	甯宗慶元元年		
丙辰			金改元承安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光宗崩		
辛酉	改元嘉泰		金改元泰和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改元開禧		
丙寅		正月夏襄宗安全廢純祐自立應天元年	蒙古太祖元年
丁卯		夏改應天或在此年	

戊辰	改元嘉定		
己巳		蒙古入靈州夏主李安全降	金衛紹王大安元年
庚午		夏改元皇建 夏改皇建或在此年又改光定亦或在此年	金使人求和于蒙古不許
辛未		夏安全卒族子遵頊嗣 夏改光定或在此年	金改元崇慶
壬申		夏神宗遵頊光定元年	
癸酉			金改元至寧○宣宗貞祐元年八月改
甲戌		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	
乙亥		夏人取金臨洮	蒙古入金燕京
丙子			
丁丑		蒙古圍興州夏主遵頊出奔	
戊寅			金求和于宋不納
己卯		夏人請會師伐金許之孟宗政敗金人于棗陽	
庚辰			
辛巳		夏改乾定或在此年	
壬午			金改元元光
癸未		夏主遵頊傳位於其子獻宗德旺乾定元年 夏改乾定或在此年	

第叁批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理宗寶慶元年		
	蒙古伐夏取甘肅西涼靈州盐州	夏德旺以憂卒弟子睍嗣 夏改寶慶或在此年	夏主睍寶慶元年○蒙古太祖滅夏○是歲六月夏亡自元昊至是一百九十五年
金哀宗正大元年			


雲巖
懷寧
丹州
宜川
綏德州
暖泉
清澗
義合
臨夏
鎮邊
順寧
米脂
順安
白草
靖邊
保安州
保安
延川
延長
鄜延路
延安府
平戎
敷政
膚施
甘泉
烏仁
洛川
鄜州
洛交
門山
臨真
橋山
玉門山
此下係是北虜之境
黃河
宜君
坊州
韓城
河東南路界
東
原州
臨涇
長武
涇州
彭陽
西亭
靈臺
子午山
泉
郃陽
澄城
洛水
良原
乾州
二水
同官
美原
好畤
奉天
醴泉
邠州
新平
耀州
華原
三原
同州
馮翊
朝邑
涇水
麟遊
普潤
扶風
岐山
秦鳳路
鳳翔府
汧源
寶雞
鳳翔
虢縣
陳倉
雲陽
涇陽
富平
櫟陽
蒲城
下邽
高陵
華陰
潼關
咸陽
興平
京兆府路
京兆府
終南
長安
萬年
藍田
臨潼
渭南
華州
鄭縣
華岳
渭水
鄠縣
盩厔
郿縣
商山
洛南
商州
上洛
朱陽
盧氏

陝西五路之圖


北
德靖
榷場
華池
柔遠
慶陽府
慶原路
環州
通遠
平西
會安
會州
會川
榷場
西
黃河
通安
平遠
定邊
安邊
崆峒山
烏龍
彭原
合水
開遠
鎮戎州
東山
三川
潘源
崇信
武亭
平涼州
合龍谷
大聖
六盤山
化平
華亭
太白山
懷遠
德順州
隴
得勝
中安
治坊
通谷
熙河路
臨洮府
狄道
南川砦
積石
大通
寧河
永寧
定西
安西
九羊
通峽
飛泉
熙寧
三陽
康樂
甘谷
西寧
秦安
秦州
通邊
靜邊
水洛
寧安
南川堡
洮州
東羌
循化
祁山
榷場
朱圉山


北
東
達靼界
威福軍
黑山
契丹界
興州界
新山谷
信宿谷
龜頭山
克危山
定州
定遠鎮
會亭堡
懷州
永州
靜州
興州
興慶府
賀蘭軍
郭家渡
古靈州
吳仁渠
靈州
翔慶軍
呂渡
順化渡
駱駝港
百池
鹽州
鹽池
夏州
石州
祥祐軍
銀州
洪州
宥州
嘉寧軍
破娘嶺
韋州
靜塞軍
清遠軍
清平關
環州
慶州
保安軍
延安府
綏德城
綏德軍
府州界
麟州界
新秦
西夏地形圖


甘肅軍
甘州
肅州
沙州
玉門關
西
勒難會
鳳凰城
南山九澤
黑漆北方
錢哥山
磨雲山
大青山
小青山
蕭關
蘭州
會州
天都山
臨川
西安州
鎮戎軍
原州
南
土橋堡
興平城
綏寧砦
靖安砦
勝羌砦
乾興砦
天聖砦
石門

西夏堡寨 見范文正公集并地圖二

蓮花堡在鎮戎軍西南與德勝堡相連又定川砦諸葛亮城皆在鎮戎界嘗有蕃賊至此公遣張建侯往救應

長武寨在涇州西賊寇邊公與都監張肇部領軍馬離汾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後又聞賊分軍回奔保安軍上面公又差巡檢宋良蕃部巡檢趙明部領蕃漢軍馬往長武把隘

萬安鎮去保安軍八十里初延州有一將軍馬在保安軍駐劄費用糧草供應不辦公乞將保安軍所駐軍馬抽退於萬安鎮就食糧草卻將萬安鎮一將軍馬抽退延州亦只八十里

馬鋪寨通近後橋白豹寨每有賊馬出來公修此砦時兵馬不多只是據河西山坡特重下砦不與追逐其砦城十日內泥築并泥飾了當

木波寨在環州正當賊夾大川路惟賴諸寨蕃部熟戶同共防托公恐熟戶二心未可倚仗遂保舉种世衡知環州以牢籠蕃部

定邊砦在環州公嘗令劉貽孫至此相度葫蘆泉一帶立寨接連鎮戎軍去處

明珠滅臧二族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二族之北有葫蘆泉公併兵於其地修起城砦招撫二族

華池鳳川平戎三寨皆在慶州東平戎去延州德靜砦七十里華池去德靜一百一十里鳳川去德靜一百二十里公指揮慶州并諸寨並擁住入中白米卻告示客旅並令於東路延州接界平戎鎮添價入中白米

慶州路有美泥雀泥大拔城等處小砦公只差兵士百十人防托如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

近大城寨內一處防守所貴不致枉陷軍民人心稍安

薄家莊在岢嵐軍火山軍之間公以火山軍城中無水兼地窄狹難守奏乞於中路薄家莊擇地共修城砦

東關城在岢嵐軍水砦外公以岢嵐城小將東關城築作大城檢計到土工五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工

神堂堡銀城寨在麟州南五十里公令經略司相度興修令人戶耕種住坐績修神樹寨并堡子府州於鞋斜谷端正平等要害處置大寨兩坐又置堡子三坐

篳篥城在秦州田況嘗請修築公乞依田況所奏早賜指揮

佛空平明珠等族所居公嘗令蔣偕燒蕩其地族帳

金明城在延州公奏議近重修金明城且托得北面又東北廢郤承平南安長甯白草等寨後東西四百里更無藩籬可以禦寇候金明城了方修寬州以禦東北

鳳川寨在慶州東城被山坡直下臨注或有西賊圍閉矢石入城禦捍不下公牒李丕諒宋良同往鳳川相度得本寨東烽火臺山上四面牢固及山脚下有好水泉可以置砦令弓箭手兵士等寅夜興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崖近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績又牒本州通判范祥相度令新修砦城分擘街巷修蓋軍營倉房草堤廨署及城上皆安置敵樓

唐龍鎮與契丹對岸在府州之北豐州之東其南火山軍對岸公奏乞招誘唐龍口七族入口

故寬州在延州東北三程公言昨廢郤承平塞門等砦惟此一處最為控扼蕃賊牒監修官相度一併下手修築後又奏乞以寬州城為青澗城

鄜城縣、在鄜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公乞朝廷建鄜城縣為軍、以康定為名、管鄜城縣、并於同州割一縣為之屬、建倉敖營房、所有同華河府苗稅於此送納、後公又令知鄜州李丕諒相度、丕諒差劉襲禮將帶匠人往鄜城、修展城牆、高一丈、底闊四尺五寸、面收一尺五寸、蓋馬棚瓦舍三百間、繫得馬二百匹、安下得兵士四千五百人、兼修露圈二十八箇、計度到二萬九百九十五工、

延州城在寬州東南四十里、公嘗請於朝、乞以延川縣為延川城、云彼中人煙不少、更有井泉、勝於寬州城、

蕭遠馬嶺定邊永和安塞等砦、在環州界、初諸寨城牆低下、壕塹淺狹、公牒環州那廂兵軍士、及和雇人夫修築、

細腰城、公令蔣偕等所築、公又勘會本城至環州定邊砦三十七里、西至鎮戎軍乾興寨八十里、南至原州柳原鎮七十里、量其地界遠近、所修城寨地土、并側近蕃部、元屬環州、兼本是環慶路擘畫修建、兼細腰城東北板井川、是西賊來路、在細腰城定邊寨之間、係屬環州地分、緩急若有奔衝、即須定邊砦與細腰城互相救援、就環州節制甚順、奏乞朝廷撥屬環州、

萬安寨在延州西北、往安保軍路中路、舊無城砦、公差周美郭慶揚麟部領延州膚施兩縣人戶、并廂軍修築、計度到六萬一千六百五十七工、兼修築敵樓戰柵、

豐林縣、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崖為城、青化鎮在延州東六十里、公差陳永圖部領臨真豐林兩縣人戶修築、計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工、

甘泉縣城在延州南八十里、公差任世京部坊州丹州人夫修築、計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工、

承平砦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在青澗城西八十里、把截得承平川大路、寨北大里河約六十里、自來蕃族在大里河北居住、公嘗請復修此砦、以遏蕃賊不使過河、云初修之時、則部署司那兵馬大為之備、畢功之後、只銷得二十人駐劄、

南安寨在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在青澗城正北七十里、北至綏州四十里、去無定河二十里、公嘗欲修之、以其去水泉稍遠、朱吉种世衡欲於青澗城北四十里商館鋪南安寨中路、創修一山寨、

栲栳砦在延州北十里、嘗為賊所破、公相度舊砦南五里、地名龍平口、興置一寨、把截安遠塞門龍口川賊馬來路、

胡家川寨在延州初胡繼諤乞修鷄子城、公差殿直揚麟興工、麟州申稱計七萬四千工、恐難了當、公遂差推官何涉與胡繼諤相度於胡家川莊北面書按山上修築、作一砦、計三萬三千餘工、下面川口、是德靖砦保安軍來路、地勢委是要害、只差本族熟户人工、官給口食、并差廂軍三百人、往彼助工、

三關城在延州、公牒招討那撥諸州差到兵士五千人興修、

義蓮鋪在延州康定三年四月、公差使臣趕殺西賊、抵此奪得人馬駱駝牛騾、

牢山驛新店驛在麟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間、嘗因朝臣上言減廢、公嘗與明鎬至此、軍馬疲之無支請草料去處、公言鄜延路最是屯兵去處、日有軍馬及使命過往、遂牒延州修補二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到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糧等物、若遇雨雪及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止宿、

本冊八十五枚

葫蘆泉在環州定邊砦與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里之間為義渠朝那二郡之阻其南有明珠滅臧之族公嘗言能進兵據葫蘆泉為城壘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後竟於此地築城招服明珠滅臧二族

永洛城在朝那之西秦鹿之東公嘗奏言策應軍馬由儀渭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諸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者也

西夏紀事本末卷首下終

歷代疆理節略馬端臨地理通志震澤沈華植增輯本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李繼捧來朝、得州四縣八、夏銀宥綏雍熙元年復以四州授繼捧自後不領於職方至道三年、分天下為十五路、五曰陝西路、府三、州二十五、軍四、監三、太平興國二年分陝西轉運為陝西河北陝西河南兩路又有陝府西北路後併焉咸平五年靈州清遠軍皆陷熙甯始務闢國、未及改元、种諤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昭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温取徽城、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周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米脂浮圖安疆等寨、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乞遼人、而當時王安石議曰、吾將欲之、甯姑予之、逮元祐更張、舉葭蘆等四寨給賜夏人、而分畫久弗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八月、訖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三、州安西軍晉甯綏德關龍平會甯金地城九、安西平夏威戎興平定邊威羌以及金湯白豹會川等處也寨二十八、平羌平戎殄羌暖泉米脂克戎安疆橫山綏遠甯羌靈平高平與夫新泉盪羌通峽天都臨羌定龕谷大和通泰甯河彌川甯遠神泉烏龍堡十、開光通塞石門通會大河通泰以及甯河彌川甯川三交也又取青唐鄯邈川湟甯塞廓龍支宗哥等城、武節赫然見矣、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舒民力、崇甯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為事、訖於重和、既立靖夏涇原制戎鄜延制羌西甯三城、雖夏人寖衰、而吾民力亦弊、西事粗定、北事踵起、

宣和五年十一月、初金人納夏羌之請、割拓拔故地雲中二千里遺之、止以朔武二州歸與我至是夏人舉兵侵朔武地界、譚稹禦之不退、

遼神冊元年征党項諸部俘戶甚衆五年征党項俘獲二千六百口攻天德軍拔十有二柵徙其民天贊三年西征党項等國俘獲不可勝計德光立、東朝高麗、西朝夏國、金之壤地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大噇謀克地為邊、右旋入泰州婆羅火所後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

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相錯、

元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

職方表

陝西關內道	沿革	屬州	屬縣	衛所
西安府 東至山西蒲州黃河界三百五十里 北至延安府宜君縣界三百五十里	宋永興元安西元改奉元	商州 同州宋定國軍 華州 耀州 乾州宋醴州 武功 永壽	長安 咸陽 藍田 高陵 涇陽 盩厔 富平 醴陵 渭南 三原	潼關
陝西河西道				

鳳翔府	宋秦鳳路	隴州	麟遊	鳳翔所 鎮羌所
陝西關西道				
平涼府	宋涇原	固原州（宋鎮戎軍） 涇州（宋彰化軍） 靈臺 靜甯州（宋德順軍） 莊浪 隆德（俱宋涼州）	平涼 鎮原（宋平涼郡）	
陝西河西道				
慶陽府	宋慶陽	甯州（宋興甯軍）	環縣（宋又名環慶路）	環縣所 甯州所
陝西關西道				
延安府	宋彰武	鄜州 雒川	膚施 安塞	延安 榆林（俱膚施）

中部 宋坊州治
宜君
綏德州 宋軍
米脂 宋城
葭州 宋晉軍
吴堡
神木 宋縣
府谷 宋靖康軍

甘泉
安定
宜川
延川
延長
保安 宋縣
清澗 宋城

寨門所
安定
保安
綏德
鏁羌所

陝西河西道

甯夏衛

秦漢朔方晉夏赫連勃勃都此魏唐夏州宋興州又靈州李德明置興義府改中興

甯夏中屯 宋靈州地
靈州所 李氏翔慶
郡
興武所
韋州所
平虜所

陝西隴右道

鞏昌府

宋鞏州

秦州
清水
秦安 宋納甲城
徽州 宋河池縣

隴西
安定 宋定西城
伏羌
甯遠

陝西隴右道

臨洮府

宋熙河

蘭州
金縣 宋蘭龕谷寨
河州

陝西西甯道

禹貢雍州之域漢月支國地武帝時置酒泉武威張掖北涼沮渠蒙遜都此張掖即甘州前涼張茂都肅州即燉煌地宋甘州李

甘州
肅州
永昌 宋西涼府
涼州 同上
鎮蕃
莊浪
西甯

	山西冀甯道	太原府
元昊改鎮夷郡後置宣德府		宋河東又太原
		忻州 定襄 代州 五臺 繁峙 崞縣 岢嵐州 嵐縣 興縣 保德州
		陽曲 太原 榆次 大谷 祁縣 清源 徐溝 交城 文水 壽陽 盂縣 靜樂 河曲
鎮夷所 古浪所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一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吴縣朱記榮槐廬校定

得姓始末

西夏本魏拓跋氏之後其地則赫連國也當唐僖宗時遠祖拓跋思恭為夏州偏將以中和元年與太原節度使鄭從讜討黃巢有功受賜姓曰李又與河東節度使王重榮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鄜延節度使李孝章為朔方軍節度使分京城四面都統拜夏州節度使世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思恭卒以其弟思諫為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與元鳳翔邠甯鄜坊河中同華諸州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為唐患亦無大功故其世次功過不顯梁開平三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拜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時有李仁福者為蕃部指揮使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於思諫為親疏也四年七月劉知俊攻偪夏州誘沙陁振武大帥周德威涇原帥李繼鸞合步騎五萬大舉欲俯拾夏臺仁福兵力俱乏以急來告會供奉官張漢玫國禮使杜廷隱率州民防卒與仁福部分固守晝夜戮力踰月及鄜延援至九月夏州圍解仁福奉梁正朔拜節度使中書令封朔方王（冊府元龜一百九十六梁末帝乾化三年三月制進封夏州節度使李仁福為隴西郡王）後唐長興四年三月仁福遣押衙賈師温奏事稱疾甚以次子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正命乃遣供奉官齊延州留後官告賜彝超促令赴任仍以其叔思瑤為夏州行軍司馬兄彝殷為節度副使彝超為延州留後五月丁丑供奉官崔處訥自夏州迴彝超附表奏奉詔除留後已授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未遂赴任伏乞更容臣周歲帝遣閤門使蘇繼顏齎詔促彝超赴任而以安從進為夏州節度使命師進攻夏州州城即赫連勃勃故城

父老傳勃勃蒸土築之王師數道攻擊為地道至其城基如鐵石攻鑿不能入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孤弱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為僕聞天乞容改圖而又党項部族萬餘騎薄我糧運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泣血無所控訴復為蕃部殺掠明宗聞其若此乃命班師十月己巳進馬五十匹清泰二年彝超卒弟彝興立彝興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周太祖時為中書令封西平王（冊府元龜一百廿九周太祖顯德元年正月以定難軍節度使綏銀宥觀察使檢校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李彝殷封西平）世宗加太保恭帝加太傅顯德二年以折德扆為永安軍節度使永安故府州也彝興既與折德扆同為節度使以土壤相接惡其與己並為藩鎮乃扼塞道路阻絡使臣帝因宰臣如何宰臣以夏州地處邊徼朝廷向來常與優䘏府州甚為褊小近建節旄得之何利失之無害且宜撫諭彝興帝曰德扆之數年竭盡心力禦捍劉崇如何一旦棄之度外且夏州雖產羊馬傳易資貨悉在中原儻與阻絕何能為者乃命使齎詔書責其悖慢諭以安危彝興果俛伏聽命

宋太祖建隆元年遼之應厤十年也加彝興太尉春三月初北漢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詔諸鎮會兵以禦之是月定難軍即度使李彝興言遣都將李彝玉進援麟州承鈞引衆去彝興即彝殷避宣祖諱改為興

鑑案冊府元龜（三百八十九）長興四年隰州刺史劉燧凝言於帝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長子彝殷為夏州留後彝超徵詔赴闕則諸蕃歸心矣据此則又當以彝超繼彝殷未知孰是

二年夏四月以彰武節度使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

業鎮靈武、以備西夏、

三年夏四月、定難即度使李彝興遣使貢馬三百匹、帝方命玉工治帶、召其使、問彝興腹圍幾何、使對彝興腰腹頗大、如合抱之木、帝曰汝帥眞福人、即遣使齎帶賜之、彝興感服、

乾德元年夏四月甲辰、夏州李彝興遣使來貢、

五年、秋九月、庚子、定難即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卒、追封夏王、以其子行軍司馬克叡權知州事、

冬十二月、戊辰、以權知夏州克叡為定難節度使、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五月壬寅、定難軍即度使李克叡卒、贈侍中、以其子繼筠襲位、帝征太原、繼筠遣將渡河掠寇境、以張軍勢、

四年春三月、乙巳、夏州李繼筠乞帥所部助討北漢、 秋七月戊子、定難軍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繼捧初為牙内指揮、至是、嗣繼筠為留後、

七年夏五月己酉、夏州留後李繼捧來朝、獻其所領銀夏綏宥之地、凡州四縣八、 六月、乙亥、繼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初夏州自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前月繼捧率其族入朝、帝甚嘉之、賜齎甚厚、繼捧自陳其國諸父兄弟多相懟怨、乞納其境、中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州、護繼捧緦麻以上諸親赴闕、以曹光實為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入朝、其族弟繼遷留銀州、年十七、勇悍有智謀、開寶七年、曾授定難軍管内都知蕃落使、不樂内徙、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番族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稍稍歸附、詔書招諭繼遷、不出、 冬十一月、己酉、以李繼捧為彰德節度使、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閏

十二月、辛亥、詔赦銀夏等州常赦所不原者、

八年、冬十二月、壬午朔、詔綏銀夏等州官吏、招誘沒界外民歸業、仍給復三年、靈州來貢馬牛各二距之、

雍熙元年、春三月、丁巳、帝謂宰相曰、夏州蕃部強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種族五萬餘帳、朕亦慮轉餉勞擾、止令齎茶於蕃部中貿易、以給軍食、未嘗發民輸送也、壬申、帝幸含芳苑宴射、時劉繼元李繼捧皆侍坐、 秋九月、知夏州尹憲與汝河團練使曹光實、選精騎、夜襲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沖遁免、獲其母妻及牛羊萬計而還、於是賜李繼捧國姓趙、改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以討繼遷、管夏銀宥綏靜五州、保忠至鎮數日、上言繼遷悔過歸款、帝以為銀州刺史西南巡檢使、其實繼遷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為寇、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聞翟守素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丙午、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保吉、趙保忠又薦其親弟繼沖、帝亦賜姓、改名保甯、授綏州團練使、封其母罔氏西河郡太夫人、

冊府元龜一百六十六 後唐明帝、天成四年、二月、丁亥、夏州行營都監安重益、率師赴西軍、時夏州李仁福身亡、其子彝超擅稱留後、詔邠州藥彥稠總兵赴夏州、至此因降敕書、曉諭夏綏銀宥等州將吏百姓曰、近據西北藩鎮、聞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薨變、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遣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創之初、或大剷凶徒、或遙尊聖主、夙夜每勤于規救、始終罔怠於傾輸、爰今眇躬、益全大節、協和厚虜、惠養蒸民、致朕端

拱無爲修文偃武賴彼統臨有術逑肅邇安委仗方深凋殞何早忽覽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於社稷有餘之慶宜及于子孫但以彼蕃地處窮邊每資經略厥子年纔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啓姦邪之便此令嗣襲貴示優恩必若踐彼危機不如置之安地其李彞超已除延州節度觀察留後前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卻除夏州節度留後各降宣命指揮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既作當於移易宜普示於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以下指揮使押衙以下皆勒仍舊勾當及與各轉官資宜令安從進到日倍加安撫連具名銜分析聞奏朕自總萬機難引一德內安華夏外撫夷狄先必懷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曮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衆咸能識時知變舉族來朝從曮則見領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其昆弟並建節麾下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吝朔方或則結搆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阻稟除移唯謀依拒比及朝廷差命良將徵發銳師謀悉萬全戰皆百勝纔興討伐已見覆亡數萬騎之契丹隻輪莫返幾千族之党項一鼓俄平尋拔孤城盡誅羣黨無遠無近悉見悉聞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只陳近事聊論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爲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曮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無貽後悔有玷前修今以天命初行人情未定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幸彼幼沖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人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兼以別降宣命嚴切指揮安從進等委其訓戒師徒參詳事理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

行有犯無捨更慮孤恩之輩樂禍之徒居安則廣造異端貴令擾亂臨難則卻謀相害自要功勲宜令李彝超體認朕懷宣諭彼衆無聽邪説有落姦機宣布丁寧咸令知悉

周太祖廣順三年五月夏州李彝殷府州折德扆上言河東界僞麟州刺史楊仲訓以蕃部攻圍繼來求便乞歸明賜勑書曰麟州刺史楊仲訓及軍州將吏職員等拒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奏得汝等狀稱劉崇拒命聖朝堅其逆壘令被部族侵廹乞垂救解兼已稱大朝正朔並聞逆命邊郡無歸值妖孽之脅從致朝貢之阻絶今則蕃部兵民助我討違汝等哀告蕃鄰欲謀歸向備覩變通之意特用宏納之仁宜示撫安用奬忠順已指揮州府及諸蕃部不令進攻汝等便宜明宣朝旨告諭軍民應是通河東令道路口崖晝時遣人守禦不得通人來往

後唐長興四年八月夏州自署李彝殷為綏州刺史乞正授從之　十月壬戌制權知夏州事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李彝超可依前起復檢校司空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南軍節度夏銀綏宥等州押蕃落等使彝超仁福之次子仁福卒三軍立為帥矯仁福奏乞降真命帝聞之以彝超為延州留後以延州安從進為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藥彦稠等送從進赴鎮仍降詔諭之彝超奉詔三軍擁隔未放離任從進出軍攻之王師加討無功彝超遣使求雪因以授之

又九百十三四李彝興為夏州節度使天福末奏衛內指揮拓跋崇斌等五人作亂當時收擒處斬訖相次綏州刺史李彝敏擅將兵士直抵城門尋差人掩殺彝敏知事不濟與弟五人將家南走詔李彝敏潛結兇黨顯恣逆謀旬月之間尚興屠害焰臨之內難以含容送夏州處

斬、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一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

夏臺復入

雍熙元年、趙繼捧之言繼遷悔禍也、其實繼遷無降心、復誘戎人為寇、

二年、春二月、乙未、夏州李繼遷誘殺汝州團練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彊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于是率衆攻麟州、使人紿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于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葭蘆川、忽擧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光實有子曰克明、尚幼、曉兵法、善騎射、光實沒、秘不發喪、使人傳光實命、回兵銀州、乃與其僕潛入虜中、獲光實尸還、葬京師、繼遷既殺光實、遂襲據銀州、三月、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繼遷、夏五月、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乜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強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擣蒲、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代州刺史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乜遁去、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

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夏麟三州蕃一百二十五族悉內附
户萬六千餘
四年春三月安守忠及李繼遷戰于王亭敗績　夏五月李繼遷數寇邊或疑繼捧洩中朝事
于繼遷乃出繼捧為崇信軍節度使徙其弟克憲為道州防禦使遣克文歸博州
端拱元年春二月以李繼捧為感德軍節度使　夏五月朝廷數以勅書招諭李繼遷繼遷終
不肯降益侵盜邊境趙普建議欲復委繼捧以夏臺故地令圖之繼捧時任感德節度即召赴
闕壬申授定難節度使所管五州錢帛芻粟田園並賜之壬午保忠辭之鎮錫賚甚厚命右衛
第二軍都虞侯王杲送之且謂之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及杲還保忠以土物為贐杲拒
而不納　冬十二月辛未以夏州蕃落使李繼遷為銀州刺史充洛苑使
二年秋九月靜難節度使趙保忠加同平章事
湻化元年夏四月夏州敗李繼遷尋又敗之於安慶澤於王庭鎮
二年春正月丙子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帥兵援保忠于夏州　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
州觀察使賜姓名丙午詔曰王者推赤心以待天鑒丹書而念舊疆場之事雖守在于四夷勳
烈之家固賞延於十世銀夏等州蕃落使李繼遷馳聲沙漠襲慶旌旂頃者因獻提封偶懷疑
懼流寓邊塞綿歷歲時式微之詠既深在宥之恩宜及賜之國姓俾預于宗盟授以廉車用綏
于夷落爾其體匿瑕之旨堅效順之誠使兄弟以如初保公侯之必復欽若明命勉思令圖可
特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銀州管內觀察使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
賜姓趙名保吉仍放朝謝許使之官先是保忠與繼遷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

州保忠因奏繼遷誘蕃戎入寇乞濟師禦之乃遣翟守素帥師屯夏州以助之至是聞守素至繼遷恐懼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爲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保忠又薦其親弟繼冲帝亦賜姓改名保寧授綏州團練使保忠遣使來獻鶻號海東青太宗詔曰朕久罷畋游盡放鷹犬卿地控邊塞時出捕獵今還以賜卿可領之也鑑按此條見王明清揮塵前錄作三年疑誤九月癸卯王顒從知延州時夏臺羌部寇擾顒上疏曰閒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卭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修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内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為患哉然繼遷至是漸大自此傳十二世幾三百載據夏銀綏宥靜五州緣邊七鎮其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冬十月趙保忠降于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捧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

統萬墮城

淳化四年冬閏十月初太宗欲城古原州而陝西轉運副使鄭仁實議禁烏白池青鹽用困趙保吉因請築清遠清遠在旱海中不毛之土素無井泉陝右之民甚苦其役保吉於是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為所敗

五年春正月趙保吉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左都押衙高文㠊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以綏州内屬乃命文㠊知州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兵馬都部署尚食使尹繼倫為都監及内押班秦翰為監軍以討保吉先是翰嘗

使繼遷還言繼遷本賓之狀且曰臣一內臣不足惜願再往手刺之雖死不恨也太宗嘉其忠
故以命之左正言王禹偁上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面上創痕尚存此不須大兵但如梁
太祖擬劉知俊故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繼遷身首不梟即擒又曰此賊通連北敵擊東南而
備西北正在此時吏部尚書宋琪言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西戎事頗熟聞知普李
仁福既死彝興擅立詔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延州安從進與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不奉
詔時頓兵城下議者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時不能整失戈甲棄之遂為戎人之
利臣聞党項號為小蕃本非勍敵若其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蕩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
則窟穴幽邃莫若沿邊州鎮分屯重兵候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豫於麟府延慶靈武等
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熟戶接
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者謂之生戶我師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熟戶
使為鄉導其強壯有為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而步卒多持弓弩槍鉏隨之以三二
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寬靜可傳號舉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奏入帝寤其奏
令李繼隆王繼恩擇利而行

五年三月繼隆率兵馳至克胡渡河入延福縣自鐵笳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
州或以為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支不若先襲石堡以觀賊勢繼隆以為不然曰我兵
既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眾寡若先據石堡眾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
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乙亥李繼隆入夏州趙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及辛吏壁
于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仇怨貢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怒立遣中使督繼隆先移軍討之

及師壓境保吉反圖保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衆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被髮騎駿馬走還城僅以身免城中資財器用保吉復悉奪之初保忠遣其指揮趙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款詔補供奉官再遣禮賓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以聞及保忠陰結保吉光嗣潛知之因出家財散士卒誓以效順至是保忠還光嗣執之幽於別室王師之次延州者秦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陰謀及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當出別室郊迎丁丑開門納我師翰與保忠因並驅而出遂執保忠繼隆入夏州檻車送保忠闕下收獲牛羊鎧甲數十萬保吉引衆遁去先是裨將侯延廣等議誅保忠及出兵追保吉繼隆曰保忠几上肉耳當請于天子今保吉遠竄千里窮磧難於轉餉宜養威重未易輕舉也撫甯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為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所謂囉兀城是也

夏四月甲申帝聞趙保忠成擒詔以趙光嗣為夏州團練使高文岯為綏州團練使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為李繼遷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以竊據欲隳其城遷民于銀綏間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對曰昔赫連勃勃僭稱大夏築城號曰統萬頗與關右為患若遂廢毀之萬世之利也己酉詔墮夏州故城遷其民于綏銀等處分給官地長吏倍加安撫李繼隆聞朝議欲墮夏州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秦翰等入奏以為朔方古鎮賊所窺覦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堡戍以扼其衝且為內屬蕃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王師之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折御卿以所部兵來助趙保忠既禽御卿又言銀夏等州蕃漢户八千帳族悉歸附錄其牛羊萬計五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度使賞其功也丙寅河西行營送保忠至闕下白衫紗帽待罪崇政殿庭帝詰責數四保忠但頓首稱死罪詔

釋之賜冠帀器幣命還第聽命仍勞賜其母丁卯以保忠為右千牛衞上將軍封宥罪侯

景德元年夏六月趙保忠卒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怏怏不自得至是卒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四

烏白失期

淳化五年秋七月乙亥李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初轉運使鄭仁寶議禁鹽池困繼遷關隴民至無鹽以食太宗知之悉除其禁至是又以金帛誘繼遷酋長嵬囉嵬悉使圖繼遷而許以刺史嵬囉嵬悉以告繼遷繼遷上表請罪太宗雖怒答詔因稱之八月又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帝喜召見延信而加慰撫錫賚甚厚命錢若水草詔賜之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帝以為當　冬十一月復命保吉為銀州觀察使庚戌詔曰省所進馬槖駝共百一十三頭匹待罪朕握圖御宇恭己臨民務推含垢之仁式示戢兵之武向者以卿遠輸誠款願革前非朕道在納汙情深赦過特授察廉之任厚加賜撫之恩寵以嘉名賜之國姓朕之於汝無所負焉豈意卿未及踰年已忘大德脅從蕃部擅舉甲兵攻偪城池虔劉民庶背恩肆惡一至于斯料卿所為良切興歎所以旋徵師旅俾命討平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甯保全於歲月暫假息於朝晡近者累上表書頗引愆犯且言違背事出保忠今備貢輸乞加渥澤朕以好生為德以禁暴為心卿倘能誓改過尤永堅忠節朝廷爵賞亦何恡焉朕不食言卿宜自省今遣內侍押班張崇貴賜卿器幣茶藥衣物等體朕意焉蓋王禹偁筆也繼遷以王禹偁草己詔送馬五十匹為潤筆

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

至道元年春三月李繼遷遣銀州五部押衙張浦來貢己巳帝令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還帝賜繼遷勁弓三皆力一石六斗繼遷意欲威示戎裔非有人能挽也至是士皆拓兩石弓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蕃部弓弱矢短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乃以浦為鄭州團練使留京師帝因謂浦曰戎無可戀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永保全富貴繼遷因上表乞禁邊盜掠從之　夏四月壬寅答趙保吉詔曰先敎邊郡各謹封畧無敢相侵內屬戎人所盜羊馬錢物今並已還卿戎惟貪狼尚恕其罪自今敢犯卿者誅之也六月丙戌遣閤門使馮訥持詔以繼遷為鄜州節度使將移鎮繼遷不奉詔丁亥以張浦為鄭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秋九月庚午趙保吉寇清遠軍張延敗之詔奪所賜名　冬十二月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病遼諜知之韓德威復為李繼遷所誘遂率衆入邊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輿疾而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疾甚其母親召御卿歸就醫藥御卿曰世受國恩强寇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耳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翼日卒帝聞痛悼久之

二年夏四月甲戌遣李繼隆等分道討繼遷初洛苑使白守榮自環慶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繼遷伏兵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僅以身免運餉盡為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為環慶十州都督部署將兵討之五月繼遷帥萬餘衆寇靈州陝西民運芻糧詣靈度沙磧為虜所抄掠及飢渴死者不可勝計圍城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絕中使竇神寶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城卒不破時命輔臣陳靈州事宜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繼遷

猖獗未就誅夷宜令廷臣各述所見利害時上初有意棄靈州也會曹璨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圖靈武城中告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帝乃悔之呂端因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帝即部分諸將復命繼隆出環州容州觀察使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錦州刺史張守恩出麟州五道進討抵烏白池皆授以方略既而直趨平安保安軍獲李繼遷母上喜召寇準與之謀宰相不與也準出呂端問準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為如何準曰陛下以為然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君稍緩其事端將覆奏之端即入奏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而沛公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今殺之而明日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結怨仇而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令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係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帝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是時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熒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災害之象　秋八月李繼隆討繼遷率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忽中變欲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道紆欲自清岡峽直入上怒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切責繼隆命引進使瀛州周瑩詣軍前督之比瑩至繼隆已與丁罕慶州路兵先發行數十日不見虜乃引還九月己卯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十級生擒二千餘人賊首李繼遷遁去蓋繼隆丁罕既不與賊遇張守恩亦見虜不擊獨廷

召與超至烏白池與賊遇大小數十戰雖頻克捷繼遷遁走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禽賊馬時虜鋭甚超持重不進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産以萬計轉戰三日敵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絶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德用貌魁偉而黑人號黑王相西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以懼之先是上閱兵崇政殿以方略授諸將令多設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皆走其運糧靈州亦令丁夫悉持弓矢為方陣而行寇至則陳列待之故每戰皆捷時方命戶部使張鑑調陜西糧餉遣使持節督之鑑上疏極言饋糧之絶力用殫窮

三年春二月李繼隆遣將擊李繼遷敗之繼遷遁去　冬十月李繼遷寇靈州合河都部署楊瓊擊走之十二月甲辰李繼遷請降先是上以靈州事宜訪李至至上疏言靈州自鄭文寶為國生事絶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羌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關輔生靈困轉輸之役巋然空壁老我師徒張頤待飼者不下五千送糧四十萬而止獲六萬彼之戶口四千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彼之租課四十五萬二千有餘今則無孑餘矣守安可復得耶此之失策雖悔何及至是繼遷遣使修貢求備邊任真宗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闇姑務甯靜因從其請加定難軍節度復賜姓名封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蓋用王禹偁策也時命翰林學士宋湜草保吉制湜知上意必欲歸其事於太宗因進詞曰天無私覆作善者降之百祥國有彝倫仗順者享其高位銀州管內觀察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侯趙保吉天資正氣世襲雄名孝以承家寬能御衆先帝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鼎之俄成築韓壇而奉暇逮彤弓之纘位俄封疏以貢珍彰厥遠圖冠于當代宜伸懋賞式勸忠勳可光祿大夫檢校

太尉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使押蕃落等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功臣上甚悅遣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齎詔賜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保吉

甲寅、張浦遣還、

真宗咸平元年春二月、田錫上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三月、辛巳、以趙保吉歸順、遣使諭陝西緣邊流民還鄉、家給米一石、 夏四月壬寅、趙保吉遣弟繼瑗入謝、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四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五

靈州失陷

真宗咸平四年秋八月、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抄劫益甚、乃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與楊億議棄靈州、輔臣多不可、初何亮通判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緯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上安邊策曰、臣竊謂今議邊事者、不出三途。請棄靈武一也。輕議興師二也。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而臣以為輕棄靈州則戎狄之患、有未可量者三。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一旦給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剖分為二。如捨靈武、則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之後、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渭儀涇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為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不得貨馬於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而來、三患也、輕議興師、則有不利者、四深入窮追、夏賊度不能抵、必奔逭絕漠、王師食盡不能久留而退、西賊復擾者、一也、寇至而不

戰則邊郡被其害戰則緣邊之兵不足以當其衆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以絕河西糧道者三也河西路阻必將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必多者四也若姑息而羈縻之則有不可者二戎狄豺狼貪惏無厭必將服從諸戎然後為中國大患者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意在吞噬譬如伏虎見便則動者二也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溥樂耀德為河西之糧道而悉有古城之蹟存焉請築此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賊若悉衆來討中吾上策也何者夏賊所以未滅者誠以深入窮追則奔遁絕漠師退則復來擾邊使其敢來與王師拒戰則其殄滅也久矣彼若知動無所利恭而聽命則中吾下策者也今雖存靈武使阻隔旱海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之唇齒與舍靈武無異今特城此二城則賊不敢動矣議者將曰國家贍靈武猶曰困匱而更供給二城其費不更大乎臣以為不然靈武至清遠不滿三百里而穀價殊絕者以度旱海無舍宿之地有戎寇之憂故也如建此二城則軍民之趨靈武也有舍宿之地少戎寇之憂輸糴日益穀甯無賤乎以減殺之價供二城之費又何疑焉外此則復有一說烏白鹽池夏賊所泊諸戎視之猶司命也如夏賊來寇則令延慶之師入其境先據烏白之池而號令諸戎曰有得夏賊首者分封其地而以烏白與之則諸戎願禽之者衆矣帝不能決九月庚寅李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於繼遷都部署楊瓊擁兵不救城遂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鎮都部署曹璨以蕃兵邀擊敗之楊瓊罪當死上赦之流瓊崖州

冬十二月時靈州孤危丁卯詔議棄守之宜李沆與楊億奏曰若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密遣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

肩矣帝不從初上即位之二年棄鎮戎軍李繼和固請復城之即以繼和知軍事及右僕射張齊賢經畧陝西詢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為涇原儀渭北面捍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今置此城以扼賊要路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且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匪遥輸送甚易又守邊之臣内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欲其奮不顧身令出維行不可得也若防守得宜賊必不敢過此又極言靈州不可棄朝廷禁青鹽甚為允愜斯誠固圉之良策也至是乃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以鄭仁寶為隨軍轉運使繼遷攻圍麟州仁寶乘傳晨夜赴之遂解麟州之圍閏月寬緣坐法靈州言河外寨主李瓊等以城降賊其親屬當緣坐帝閔而釋之閏月丙戌詔築綏州城戊寅李繼遷蕃族訛遇等歸順

五年春正月壬戌環慶部署張凝襲焚諸蕃族帳二百斬首五千級降千人二月己丑以王漢忠為邠甯環慶路都部署李允正為鈐轄三月丁酉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先是靈州知州内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謀集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至是被圍餉絶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之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焉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王超等遂奏班師己酉以王超為永興軍駐泊都部署石普副之徙康繼英為慶州駐泊鈐轄與西南沿邊迭為應援秦翰為環慶涇原兩路鈐轄與王漢忠李允正同其事備繼遷之侵軼也　夏六月癸酉李繼遷復以二萬騎進圍麟州詔發并代石隰州兵援之己酉詔益兵八千分屯環慶涇原繼遷率衆二萬攻麟州四面負版薄城者五日知州閤門祗候衛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之賊皆披靡自相蹂踐殺傷萬餘人丁丑繼遷拔寨遁去壬辰帝聞麟州之捷以衛居實為供備庫使通判以下並進秩　冬十月辛巳涇原部署繫内屬蕃族數叛者九十

一人請誅之詔釋其罪、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六

六谷獵渠

咸平四年夏四月、回鶻來貢、願助討李繼遷、　秋九月、授潘羅支（今改巴勒結）官西涼六谷酋長也、仍命出兵以助討繼遷、　五年春三月、繼遷陷靈州、

六年春二月、六谷酋長潘羅支蕃官來貢、庚辰、以六谷酋長潘羅支為朔方節度使、時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李繼遷、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為六谷王、兼招討使、因言蕃部中族盛兵衆、可以牽制繼遷者、唯西涼而已、帝以問宰相、皆曰潘羅支已為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並以旁泥埋為鄯州防禦使、俾犄角攻討、潘羅支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強、已集騎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曰、繼遷每來寇邊、軍出則遁、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亦國家之利也、詔許之、三月、辛卯、綏州東山蕃部軍使拽臼等內屬、　夏四月、趙保吉寇洪德砦、蕃將慶香擊走之、因以慶香等領刺史、五月、李繼遷攻西蕃、於時繼遷虐用其衆、下多怨、　冬十二月、甲子、繼遷陷西河、取西涼府、守臣丁惟清死之。於是都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繼遷受之不疑、潘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今作結隆）族合擊之、乘其將歸要而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靈州、丁巳、卒於靈州境上之三十九井、子德明年二十三矣、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尋封德明為西平王、環慶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初太宗之時、曹瑋知鎮戎軍、嘗出戰小捷、戎人引去、瑋伺戎人兵去已遠、乃

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應戎人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使人諭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勝良久又使人諭之曰可相馳否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其軍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戎人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後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至是瑋上言繼遷擅河南要害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瑋曰德明野心今不急折其翼而長養之其亂必矣既而河西延家妙娥等數大族來歸順瑋即將騎士薄天都山援徙內屬諸小種皆望風納質德明由此遂弱一日有告戎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景德元年春二月丁巳環慶鄜延部署始知李繼遷死相繼以聞且言其子德明尚幼輔臣等請降詔招諭德明及其部下能相率歸順者厚加爵賞鄜延鈐轄張崇貴先遺德明書得其報稱未葬難發表章乞就便具奏崇貴以聞帝乃賜德明詔曰近據西路緣邊諸州奏汝父族下蕃部繼續來投具言汝父於靈州界云亡相次鄜延路鈐轄張崇貴奏稱得汝回書云葬事未畢難發表章乞就便申奏事汝父生於邊陲素有勇敢朝廷賜以土地授之節旄其於心誠亦本忠順邇後始因間諜自起憂疑事一境之干戈隔二紀之聲教朕為人父母富有寰區思息戰以安民俟輸誠而改節終期彼志遐副朕心今覽奏陳遽云喪逝況早聯宗屬曾列侯藩自達予聞能不傷歎念汝守茲空塞方在髫齡屬此艱難諒增哀慕又緣信人未至所以慰問難

行勉自扶持式終禮制餘事已令張崇貴與汝期約商議想宜知悉　夏四月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邊議趙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崇貴築臺於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出崇貴敏中實總其議焉六月己卯賜潘羅支詔曰渭川引送卿凡邪逋支并教練使楊超到京覽卿等蕃書奏狀言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與李繼遷鬬敵大段殺下蕃賊却被賊人劫去牌印官誥衣服器械等再乞頒賜并望差築城人給畚鍤令使臣到彼其隔過遷賊處人却投來者並乞押來其進奉馬價乞支絹等事並已依奏別降宣命指揮卿忠順朝廷保茲部族誓殺兇狂之黨益堅臣子之心遠率種人同拒賊黨戰鬬斯久殺獲頗多每念爾誠不忘朕意此外卿所奏欲取七月回鶻并六谷蕃部宜往賀蘭山掩殺賊衆乞大兵來靈州會合管殺遷賊者朝廷近知繼遷已死未經殯葬所以未欲討除今卿等既領司徒遠平讎敵免為後患甚是良圖所乞會兵即緣地理稍遥月日未定今朝議候卿等才集諸族人馬起離西京即差心腹人走馬齎文字報涇原鎮戎軍部署司已令至時不候朝旨率兵前進直至鹹泊蕭關天都山已來牽制賊徒伏截道路賊眄定須兩面救應如此邀擊必可功成彼中諸事更切審詳佇靜邊陲永保富貴　秋七月李繼遷既死故黨迷般嘱及日逋吉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欲陰圖潘羅支以復讐會其黨攻者龍潘羅支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潘羅支遂為二族殺於帳下六谷諸豪共立潘羅支之弟厮鐸督為首領朝廷聞之授厮鐸督朔方節度使　冬十月丁酉追封潘羅支為武威郡王癸卯與其弟厮鐸督詔曰唯爾之兄素傾誠保遽茲徂謝彌用盡傷唯爾棣萼聯華金行禀氣長撫西夏為吾信臣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六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七

西平就撫

咸平之末環慶邊城以德明年幼屢請致討帝欲以恩信結德明不報

景德元年春二月李德明降吏部尚書張齊賢上疏言臣在先朝常憂靈夏終為繼遷吞併言事者以臣所慮為太過畧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母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銀州廉察庶滿其意其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奬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旌節自此奸威愈滋逆志尤暴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吞噬當靈州清遠軍垂欲陷没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强大蕃族方與為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上策也遂請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臣所見與臣不同多為沮擾及繼遷為潘羅支所殺臣慮繼遷之子德明乘以大駕東行之際去攻六谷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為虞今潘羅支已亡厮鐸督非其敵望與大臣經制其事乃命向敏中及張崇貴總其議焉　冬十二月邠州部署言李繼遷子德明孔目官何憲來歸詔令乘傳赴闕

二年夏六月辛卯以趙德明歸款諭河西諸蕃各守疆界　秋九月丁未以向敏中為鄜延路都部署先是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且託言其父繼遷兵敗被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不可止也詔以敏中為緣邊安撫使受其降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至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為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畧癸丑德明遣其都知兵馬使白文壽來貢

三年夏五月甲辰趙德明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先是向敏中及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未決德明雖數遣使修貢然於七事訖莫承順累表但云乞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賜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入宿衛及毋得攻劫西路進奉蕃部縱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宅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帝以德明變詐難信儻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令熟計復奏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知鎮戎軍曹瑋等各請出兵討賊帝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誠信不許德明初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禽滅後更強盛難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以西河為郡縣時不可失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報　秋九月丁卯鄜延鈐轄張崇貴入奏趙德明歸款遣牙校劉仁勗來進誓表且言所乞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宣命未許然誓立功效冀為異日賞典也帝嘉獎賜詔曰卿門承勳緒世享國封屢拜章函來修貢職願為屏翰以紹祖先朕乃眷至誠用頒温詔令陳信誓洞見傾輸嘉獎之懷寤興良積敏中因請以德明表誓藏之盟府

冬十月庚午遣使授趙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俸如內地制曰利用建侯外監方國撫甯陬落臨長士民在名器以斯崇匪勳賢而弗授故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吉男德明襲其令緒蔚有長才舉宗聯命氏之策奕世荷殿邦之寄務尊王室動守朝經率職獻琛拜章請吏眷言恭順宜及褒崇是用建上將之旌旗錫真王之印綬纘乃舊服鎮於夏臺於戲信誓之言與丹青而炳煥寵榮之固同帶礪以綿長期宣翼戴之勤協贊混同之化永作蕃輔不其美歟可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

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國封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二千戶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仍依內地節度使例給俸又錄德明誓表令渭川遣人齎至西涼府曉諭諸蕃轉告甘沙首領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仍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丁丑以張崇貴為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常博士趙湘副之賜德明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德明因城懷遠鎮為興州以居後升興慶府又改中興府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壬申邊臣言趙德明邀留回鶻貢物又令張浦率騎數千侵擾回鶻今歲夏州饑饉此衰敗之勢也帝曰朕知其旱歉已令榷場勿禁西蕃市粒食者蓋撫御夷狄當務含容不然須至殺伐害及生靈矣

二年冬十二月趙德明帥所部侵回鶻長星晝見德明懼而還

三年冬十二月西夏管內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盟妄有陳乞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甚慚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遂止畢氏通鑑移此事入元年

七年春二月庚申夏州趙德明遣使詣行闕朝貢辛酉帝至自亳州　冬十一月乙未鄜延路鈐轄張繼能言趙德明進奉人挾帶私物規免市征望行條約帝曰戎人遠來獲利無幾第如舊制可也

九年夏五月邠甯環慶部署王守斌言夏州蕃騎千五百來寇慶州內屬蕃部擊走之　冬十月荅西平王趙德明詔曰卿世濟勳庸任隆屏翰竭臣忠而奉上正師律以守方克樹風聲聿甯邊候其於眷倚固異羣倫今者特貢丹誠罄陳奏凱詳彼縷述深照傾輸且國家奄宅中區

統臨四海。矧惟覆育。豈限遐邇。顧茲西北之陲。素爲襟帶之地。曷嘗不敦之賞勸示以懷柔。至於將帥之臣。但伸禦備之戒。唯關防是守。唯盟款是遵。靡容侵漁。庶安境土。所有文字來往。辭說異同。部族貪殘。展轉仇報。擄過生口。彼此交還。其如不見端倪。互相誣執。或因緣攘竊。增飾邀求。朝廷固不細知。邊壘亦爲常事。兼詳表奏。備述其由。觀卿明誠。頗究積弊。若今檢校。俱慮滋章。朕虔奉穹昊。永宗清淨。推恩示信。六合同風。眷惟恭順之心。益固初修之節。嘉歎之意。注想彌增。已令鄜延、涇原、環慶、麟府等路部署鈐轄司。今後約束蕃部。不得輒相劫奪。擅興甲兵。凡於交爭。須盡公理。其有廣占阡陌。隱庇逃亡。畫時勘窮。押送所管。卿本道亦仰嚴勒部下。不得更有藏匿。各遵紀律。共守封疆。言念忠勤。不忘鑒寐。是歲夏州甘州來貢。

乾興元年春正月。仁宗即位。趙德明進尚書令。加恩制曰。門下。朕仰奉詒謀。嗣臨寶位。負荷之重。方若涉於大川。爵賞之行。宜普均於百辟。其有寵聯宗籍。位冠侯藩。早隆誓嶽之勳。適重守方之寄。屬茲纂紹。特示褒優。告於離麗之庭。錫以絲綸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守正翊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平王。食邑一萬六千戶。食實封五千戶趙德明。山河稟粹。象緯儲精。識洞兵弢。學該義府。忠純之性。本自於天。資奇正之機。蓋由乎神授。而自齋壇受鉞。賜履撫綏。委其外禦之權。寵以真王之爵。整軍講事。彌暢於善經。述職修方。聿昭於亮節。屏於西夏。克壯英猷。屬予踐阼之初。疇乃殿邦之績。爰推茂渥。式奬殊庸。霈泥綍之徽章。寇天臺之崇秩。仍增多邑。復進重封。併示寵榮。斯爲異數。於戲。享嘉之運。方在於統同。隆顯之恩。允昭於眷注。往服休命。保茲永圖。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守太傅。尚

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

仁宗天聖三年夏六月癸酉環原州屬羌叛寇邊都監趙士隆等死之德明承繼遷土宇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亦時寇抄邊境及公移究詰則陽言不知朝廷惟務含貸以存大體其號令補署宮室旌旗一擬王者每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牓置於廡下使輶始出餞館已更赭袍鳴鞭鞘鼓吹導還宮殊無畏避　秋七月庚子益屯備內屬諸部諭德明詔曰敕德明近據環慶等路部署鈐轄司等奏報沿邊熟戶遞相驚擾結集部族圍繞堡塞已降宣命添差軍馬往彼撫遏去訖事卿世濟勳勤任隆屏翰素傾輸於誠節用保乂於疆陲昨以守邊之臣失於撫御致內屬之諸部忽驚擾以交征朝廷姑務威懷特加招輯想卿在遠或未周知惟卿護塞有方愛民在念遠聆朝旨諒體予衷眷矚所深不忘鑒寐

四年春郊祀畢賜西平王趙德明恩制曰國家卜天正之辰修陽位之祀九州獻力聿昭來助之儀上帝降臨式廣遂行之慶眷惟邦屏恪稟朝彝爰稽述職之勤是與疇庸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協恭守正翊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平王食邑一萬八千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趙德明肅恭秉節信順存誠善濟美於世勳能納忠於王室總彼千乘訓其四封講軍志於中權邊隅載謐奉土毛於內府時事允修謳威惠以兼資煥文章而彌辱甫成鉅典宜沛洪恩增井賦之　叶於書社錫雲臺之號以示旌功諒此榮褒實彰寵數於戲歸祭膰以先同姓受福攸均載刑馬而誓元侯承家惟永

克念守方之畧。茂遵謹度之經。欽對嘉休。愼固西夏。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協恭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三月己亥、鄜延蕃部首領曹守貴等內附。

八年冬十二月辛丑、西平王趙德明、交趾王李德政、並加賜功臣。丁未、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遣使來獻馬七十匹、乞賜佛經一藏、從之。

明道元年冬十一月壬辰、延州言夏王趙德明卒。詔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命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為祭奠使、賻絹甚厚。帝與皇太后為德明成服苑中、百官奉慰。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七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八

青堂搆怨

祥符八年秋九月、吐蕃唃廝囉請伐夏州、不許。初、唐時西北蕃在者、有回鶻、吐蕃、而吐蕃又分為唃廝囉（今作嘉勒斯賚）。其初為青堂羌、實吐蕃之別族也。唐末蕃將尚恐熱作亂、率衆歸中國、境內離散。國初有胡僧立遵者、乘亂挾其主鑁逋之子、即唃廝囉、東據宗歌川城。唃廝囉人號瑕薩鑁逋。鑁逋者、胡言贊普也。唃廝、華言佛也。囉、華言男也。自稱佛男、猶中國之稱天子也。立遵姓李氏、始為宗哥僧、唃廝囉之立、立遵與邈川首領逞城為論逋。論逋者、國相也。有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宗哥邈川、即所謂三河間也。始甚強盛、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率馬銜山等羌兵至伏羌寨、與涇原鈐轄曹瑋戰於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衆益怨之、

勢遂衰弱皆遣使自蘭州入鎮戎軍以修朝貢唃廝囉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而立遵自居宗哥城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戎王者立遵居唃廝囉下不宜妄授止命為保順軍節度使唃廝囉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錫予至是唃廝羅始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表請伐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九年立遵既不得贊普而唃廝羅又不許其伐夏兩家因引衆十萬寇邊入古渭川知秦州曹瑋攻敗之立遵歸乃死唃廝囉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氊曰磨氊角立遵死唃廝囉更取喬氏生子曰董氊取契丹之女為婦李氏失寵去為尼二子亦去其父瞎氊居河川磨氊角居邈川唃廝囉往來居青堂

天禧五年秋九月吐蕃唃廝囉來降

景祐二年趙元昊將叛慮回鶻吐蕃之制其後也冬十二月遣蘇奴兒將兵二萬五千擊唃廝囉敗死殆盡蘇奴兒被執元昊乃自率衆攻貓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堂宗歌帶星嶺諸城遂取瓜沙肅三州唃廝囉部將安子囉以兵十萬截歸路元昊晝夜與戰經二百餘日子羅敗然部兵溺宗歌河及飢死過半元昊又嘗侵唃廝囉并兵臨河湟唃廝囉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唃廝囉亦陰閒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擄敵甚衆唃廝囉因來獻捷朝廷議欲加節制韓億謂二虜皆藩臣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捷加賞非所以綏御四夷也議遂寢乃詔加保順軍留後

三年十二月改廣運三年為大慶元年再舉兵攻回紇瓜沙蘭三州盡有河南故地將謀入寇

恐唃厮囉擬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築城瓦川會留兵鎮守絶吐蕃與中國相通之路

四年元昊叛猶遣使入朝議者欲誅其使參知政事程琳曰古者交兵使在其間不可後使益驕議者又以為言琳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既驕誅之宜矣又何患耶議者又欲重賄唃厮囉使討元昊因以其地與之琳曰使唃氏有其地是去一元昊得一元昊也曷若用間使二羌不相合豈不為中國之利乎

寶元元年冬十二月乙酉詔三司歲給唃厮囉賚綾絹千匹片茶千斤散茶千五百斤鄜延路都鈐轄司言元昊反加吐蕃唃厮囉保順節度使邈川大首領自西涼為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唃厮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厮囉居青堂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川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厮囉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二年春三月丙寅先是遣左侍禁魯經持諭唃厮囉使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匹唃厮囉奉詔出兵四萬五千向西涼西涼有備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然卒不能也先是元昊恐唃厮囉擬其後舉兵攻破蘭州諸羌南侵至於馬銜山築瓦川會斷蘭州舊路留兵鎮守自此唃厮囉不能入貢而回鶻亦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久為邊害朝廷患之議者以為唃厮囉尚在河湟間又與元昊世讐儻遣使通諭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後顧之憂則邊備解矣上然之至是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自古渭川循末邦山至河州國門寺絶河踰廓州抵青堂城始與唃厮囉遇渙為述朝廷之意因以邈川都統爵命授俾犄角以攻元昊唃厮

囉謝恩大喜請舉兵助中國討賊自此元昊始病於牽制而唃廝囉復與中國通矣 冬閏十二月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上言元昊恣行殺害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天亡時也其實唃廝囉與元昊連年交兵大勢已衂南徙歷精城文法寖弱矣

康定元年春正月庚寅詔唃廝囉速領軍馬乘元昊空國入寇徑往拔其根本成功當授銀夏節制仍密以起兵日報沿邊經畧使安撫司出師為援別賜對衣金帶絹二萬匹唃廝囉雖被詔卒不能行四月以邈川首領唃廝囉子董氈為會州刺史董氈方九歲其父為之請隨母喬氏居歷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嚴明人憚服之 秋八月癸卯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邈川諭唃廝囉出兵助討西賊唃廝囉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功也

慶歷元年春正月巳未加唃廝囉河西節度使 夏五月時瞎氈居龕谷無所屬趙珣與書招之遺以綈錦瞎氈聽命初瞎氈磨氈角背叛其父自立磨氈角素依首領郢成俞龍為謀主俞龍復納女於元昊甞令僞號梁王者由是唃廝囉常憂禍發肘腋意益衰怯其後瞎氈唃廝囉復取邈川城收磨氈角妻子質於結囉城

四年磨氈角入貢

嘉祐七年秋八月邈川首領唃廝囉既老國事皆委其子董氈知秦州張方平嘗誘董氈入貢許奏為防禦使董氈入貢而議不行先是遼以女妻董氈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戰屢為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董氈屯於古渭川其熟戶酋長皆懼亟請方平求救方平懼飾樓櫓為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闘西震聳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氈矣諒祚尋復為董氈所敗築堡於古渭川之側而還

英宗治平元年、唃厮囉之部分至是木征河乞內附、

二年冬十一月、唃厮囉死以其子董氈為保順節度使、木征者瞎氈子也。木征猶華言龍首也。以其唃厮囉嫡孫昆弟行最長故謂之龍頭。羌人語倒謂之頭龍。瞎氈死青堂首領瞎樂雞羅及胡僧鹿遵共立之移居洮山董氈之甥瞎征伏羌蕃部李鈸星之子也與木征不協其舅李篤氈挾瞎征居結河、瞎征數與篤氈及沈千族首領常尸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鄉城有巴欺溫者唃氏族子、先居結羅城其後稍強董氈河南之城遂三分巴欺溫木征居洮河間瞎征居結河、董氈獨有河北之地、

熙甯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馬蘭州、擒木征母弟結吳化破洮州、木征之弟巴氈角降盡得河南熙河洮岷疊宕六州之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南一千餘里降蕃戶三十餘帳、

六年、燕達為秦鳳路副總管、河州景思立陷於踏白城、達討山後諸羌斬首四千級、還至訶諾城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元豐五年、春二月進封常樂郡公董氈為武威郡王、以會兵討夏故也時夏人欲與董氈通好、許割賂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即官爵一隨所欲董氈拒絕之、整兵甲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召見其使令歸語董氈盡心守圉帝知邈川事力不足與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 夏五月、庚寅、以青堂大首領俞龍珂為西頭供奉官初命王韶主洮河安撫事時議取河湟自古渭砦接青堂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堂最大渭原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

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詔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内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帝如其意賜姓包名順因有是命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九

華州二憾

景祐元年秋七月元昊既僭偽號初華州有二生曰張曰吳其始名不可得而知或曰張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閒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為之斷行一日蛟方枕石而飲張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蛟蜿轉而死血流數里與關中姚嗣宗皆負氣倜儻有縱横才相為友善張累舉進士不第吳亦久困場屋無以自伸且張嘗為縣宰所笞乃與吳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恥於自售放意詩酒出語驚人一日張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者延之張初不識知也客顧張曰彼何人斯張厲聲曰皮裏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之乃蘇將謁大帥恥自屈不肎往乃礱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諸帥諸帥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閒張吳徑走西夏常時張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其將之西夏也瀕行過項羽廟乃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時帥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嗣宗入幕府張吳既至夏聞元昊有意窺中國念不出奇無以動其聽乃相與更其名卽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此飲酒邏者見之知其非國人也蹟其所憩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未更名曩霄且用中國賜姓也元昊即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夏人以為謀主凡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

人導之、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韓琦嘗駐兵延安、夜有人攜七首到臥內、遂褰帷、琦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琦復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去、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為得體、卒受其帶、墮姦人計中、琦歎非所及、延安刺客、蓋張元所遣也、元嘗以詩干琦、琦不納、遂投西夏、迨王師失律於好水川、元題詩於界上寺、云夏竦何曾聳、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從大駕至此。其不遜如此、當二人之初入西夏也、事聞、詔徙其族於房州、譏察出入、飢寒且死、知州陳希亮上言曰、張吳事、虛實不可知、誠有之、二人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疏屬、無罪、詔釋之、既而復賜其家錢米、以反間之、攺隨州、以羈縻之、二人乃間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元嘗有詩詠雪曰、七星一作五丁仗劍攪天池、一作決雲霓倒捲一作直取銀河落地機。一作下帝畿戰敗一作退玉龍三百一作十萬斷一作敗鱗殘甲一作風卷滿天飛。白鷹曰、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鸚母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其恠譎皆類是、同時姚吳亦有詩、嗣宗嘗題崆峒山寺壁、山在兩界間、詩曰、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述懷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又曰、踏破賀蘭石。掃除一作空西海塵。布衣能效死一作辦此可惜作窮鱗。韓琦聞之大驚。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薦試大理評事、蓋自景祐以後、羌人叛、詔遺士獻方略、皆得官、或有無名氏題關西驛舍曰、孤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廟堂不肎用奇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殺氣衝靈夏。逢時還是不逢時、已矣吾生眞苟且。此殆亦張吳之流歟。既而一庸生張某亦堂

堂人蝟鬚黑面頂青巾衣緇裘持一詩代刺搖袖以謁杜衍有長安有客面如鐵爲報君王早築臺之句衍亦異之奏補乾祐一尉而胸中無一物未幾以贜去任嘉祐二年春三月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始以貢士殿試黜落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自是殿試士遂免黜落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九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

元昊僭逆

西平王趙德明凡娶三姓衞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元昊小名嵬理羌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性凶鷙猜忍然多大略善繪事能創制物始圓面高準長五尺餘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嘗攜野戰歌太一金鑑訣旣長忽引兵襲夜洛隔其可汗自焚乃俘其妻孥以歸遂奪甘州自是益喜戰時天聖六年也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帝祥符中已嘗追尊其父繼遷爲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旣以元昊襲破回鶻遂立爲皇太子太子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終無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錦綺之衣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德明又嘗以馬博易於中國怒其人息微欲殺之時元昊方十餘歲諫曰以馬資鄰國已失計矣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乎曹瑋在定武聞其言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異日德明死此子爲邊患必矣後直王鬷知河南府瑋以爲言至是果驗元昊旣陷甘州復舉兵攻拔西涼府

天聖七年劉平授忻州團練使屢上封事言趙元昊連姻耶律必爲邊患授邠甯環慶副總管

遣中人就賜黃金一器、

明道元年冬十一月、德明薨、延州以聞、詔輟朝三日、命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為祭奠使、賻絹甚厚、帝與皇太后為德明成服苑中、百官奉慰、癸巳以元昊為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命司封員外郎楊吉為旌節官告使、制曰、胙土受氏。維王所以褒有功。建國承家非賢不能保厥世。乃眷西陲之守方疇外禦之勞式涓剛辰庸告列位。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使上柱國夏王食邑二萬一千户食實封七千户趙德明男元昊、器懷英達。義節堅明。孝恭盡於事親。恩信長於御衆。惟乃先正奉於本朝。嘉捍難於邊衡。賜同姓於宗籍。象賢繼世。爾實宜之。於戲書盟府之勳。旣載山河之誓。瞻元侯之略。豈無弓矢之傳。尚體顧懷。勿忘欽率。可特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國諸軍事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國西平王食邑六千户食實封一千户仍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使者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設席自尊大、吉命徙坐卽賓位、不為屈。旣而饗吉於廳事、其東屋後若有千百人鍛聲、吉陰知其必叛、還朝祕不敢言、元昊旣襲卽陰為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始明號令、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至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西夏舊俗、凡出兵先卜、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髀骨、卜師謂之廝乩（必定切）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為神

明近脊處為生位生位者王位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二擗竹擗竹於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三呪羊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榖火於野次晨屠羊視其五臟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謂之生跋焦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送鬼西夏語以巫為廝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喜報仇有喪則不伐人負甲葉於背識之仇解用雞豬犬血和酒貯於髑髏中飲之乃誓曰若復報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有力小不能復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趨仇家縱火焚其廬舍俗曰敵女兵不祥輒避去訴於官官擇舌辯氣直之人為和斷官聽其屈直殺人者納命價錢百二十千

景祐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府州　夏六月乙丑府州言元昊自正月後數入寇詔并州部署司嚴兵備之　秋七月先是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嵬通領兵入夏州攻元昊後橋新修諸堡破之是月元昊率萬餘衆寇慶州稱復讎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柔遠寨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於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甯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峰通事蕃官言蕃部多伏兵不可過濠宗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八月庚申徙知定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劉平為環慶路副都部署平嘗言臣在陝西見元昊車服僭竊勢且叛矣宜嚴備之及是帝戒之曰知卿有將略故委以邊宗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　冬十月元昊自襲位為反計多招納亡命峻誅殺以兵法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氈冠冠紅裏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初制禿髮令元昊先自禿髮乃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衆殺之其冠用金

纓帖、閉起雲銀紙帖、緋衣金塗銀帶、佩蹀躞解錐短刀弓衣穿韠耳重環紫旋襴六襲、出入乘
馬張青蓋、以二旗前引、從者百餘騎、民庶衣青綠、民年十五為丁、有二丁者取一為正軍、負擔
雜使一人為抄、四丁為兩抄、餘人得射他丁、皆習戰鬬、正軍馬駞各一、每家自置一帳、團練使
上帳弓矢各一、馬五百疋、橐駝一、旗鼓五、槍劍棍棓粆袋雨氈渾脱鍬钁箭牌鐵笊籬各一、剌
史以下人各一駞、箭三百、毛幕一、餘兵三人共一幕、有礮手二百人、號潑喜、勇健者號撞令郎、
齎糧不過一旬、晝則舉煙揚塵、夜則篝火為候、若獲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射草縛人、出
軍用單日、避晦日、多立虛寨、設伏兵、衣重甲、乘善馬、以鐵騎為前鋒、用鉤索絞聯、雖死馬上不
落地、本產刀、古製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解者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
夏龍雀者也、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得之、以問劉原甫云、興州又出良弓、每張值數百千、邊人
嘗買以獻童貫、土產大麥蓽豆青稞床子古子蔓鹹地蓬實蓯蓉苗小蕪荑席雞草子地黃葉
登廂草沙葱野韭拒灰條白蒿鹹地松實、又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
極勁、亢且健勁、其近弛黑者、謂之後醮、近稍近弛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嘗雜犀角
以市馬、人莫有知、是歲春、始寇西邊、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元昊居國中、僭益甚、私改元曰開
運、既逾月、人或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更廣運、即以是年改廣運元年、母衛慕氏之族人山
喜者、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進毒酖其母殺之、沈山喜之族於河、遣使來告哀、詔起復、以閤門祇
候王用中為致祭使、兵部員外郎郭勸為弔賻兼起復官告使、元昊賂遺勸等百萬、勸悉拒不
受、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嘗通判鎮戎軍、亢聞德明死、後元昊喜誅殺、其勢
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十二月癸酉、趙元昊獻馬五十匹、求佛經一藏

賜之、

三年、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又若符篆、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先是其徒有遇乞者、造創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廣運三年爲大慶元年、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紀事悉用蕃書胡禮、再舉兵攻回紇瓜沙蘭三州、盡有河南故地、

四年、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凉瓜沙肅、而洪定威懷龍皆卽舊堡鎭、改號爲州、改甘州路爲鎭夷郡、又立宣化府、改靈州爲翔慶軍、又於山丹州置甘肅軍、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者、使耕於河、是歲始大補僞官、以嵬名守全張陟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鍾鼎成與文書、成遇克成賞都輩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設十六司以總庶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卧囉娘山萬人、以備遼人、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葦精山五萬人、以備環慶鎭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人、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鎭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夏兵柔脆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隊、皆選部下驍勇、用以自衞、隊各有長、一妹勒、二浪遇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雜熟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毋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母嵬名、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發兵則以銀牌召酋長面受約束、其左右廂諸酋、亦各選精騎爲生剛捉生、有野利剛浪唛遇乞三將、尤號爲謀勇、麟州府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乃蕃漢雜居、黃茆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廨舍

廟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柵馬架險就中重復不定上引瓦為溝雖大澍亦不浸潤其梁柱榱題頗甚華麗城邑之外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不循禮法公事惟吏稍識古就除茲而下莫吾知也俗輕生重死任性忘義凡育女稍長靡由媒妁暗有期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於山岩掩映之處並首而卧紳帶置頭各悉力緊之倏忽雙斃一族方率親屬尋馬見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綵繒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椎牛設祭乃以其草密加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為高丈呼為女柵遷尸於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於其下擊鼓飲酒盡日而散

寶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幷給館券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故也　秋九月己酉鄜延路鈐轄司言元昊從父山遇遣人來約降詔勿受初元昊自五臺還悉會諸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髏中共飲之約先攻鄜延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數止元昊不聽山遇畏誅遂挈妻子來降時巳被詔知延州郭勸與鈐轄河陽李渭遣山遇還山遇不可即命監押韓周執山遇等械錮送元昊示朝廷不疑之意元昊集騎射而殺之並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絕矣時元昊自稱烏珠(舊作兀卒)巳數年矣既殺山遇遂謀僭號　冬十月甲戌元昊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冊僭號大夏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三年為天授禮法延祚元年追諡其祖繼遷曰神武皇帝廟號太祖父德明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點兵蓬子山遣使奉表以僭號來告納旌節敕告十二月鄜延路鈐轄司言元昊反詔陝西沿邊舊與元昊界互市處皆禁絕之丁丑詔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賞錢十萬

二年春正月初元昊遣使稱僞官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具奏曰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

其表函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其表曰臣祖宗本自帝胄後魏赫連之舊國拓跋之遺業也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三十年邊情善守五千里職貢常輸臣偶以端閒輒生狂斐制小邦文字改大宋衣冠革樂之五音為一音裁禮之九拜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達靼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奏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君於是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建元天授歷運在兹軍民同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使奉表以聞甲寅元昊使者將歸不冐受詔及賜物樞密院議數日不決王德用陳執中欲執之盛度張觀不可卒遣之但卻其獻物韓周復送至境上既而邊界傳元昊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蓋張元所作也

夏六月削趙元昊官爵除去屬籍壬午詔曰昔苗民弗懷首罹虞竄郅支自立終伏漢誅蓋犯順者無赦於國章除殘者罔限於荒服炳馬通誼疇或敢踰趙元昊戎漢餘妖邊關小種性含虺毒志負狼貪昏頑表於稚年傲悖成於壯齒曩者德明即世西夏控哀朝廷錄守方之忠憫稱慈之禮拔於童孺付以節旄名襲真王寵視同姓金絮有秩絡繹以周其窮關市弗譏貿遷以通其貨假我明命取重諸羌固當竭犬馬之勤效涓埃之報克守先業以稱大恩而背惠反常毀忠蔑信僭舉國號扇惑蕃渠跳梁井蛙之涯旅拒秋螳之轍公遣軍校冐服使車列牘

自陳欺天罔畏既張逆節合舉明刑朕深憐舊勳特加涵覆横遏羣議密賜手書貸其方命之愆開以自新之路護送來介俾還穹居庶遷善而革音終恃遠而迷復至敢驅率配隸攘切塞民騰告文符詆誣區落而朝臣列奏邊吏抗詞願舉偏師往平狡穴趣梟稱亂之首以正不廷之辜朕載念一夫肆狂餘衆何罪況元昊脅從濟欲濫殺逞威名酋外奔諸帳懷貳苟戈鋋並進則玉石奚分且俾列於購科止用取其魁惡元昊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令宗正寺除去屬籍惟彼諸部素奉本朝迫此姦凶遂其詿誤倘能結黨歸義執賊建功必當昭洗前汙申明厚賞國有信誓炳如丹青應賞募科格並委中書門下詳為條件以時布告庶體朕懷因絶互市揭牓於邊募能生擒元昊及斬首來獻者即以為定難節度使元昊界蕃漢職員能率族歸順者等第推恩時呂許公夷簡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矣非所以御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言矣元昊為患既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偽署名職至卑如理移香者詐輸歸款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秋九月鄜州通判富弼上疏曰聞去年十二月元昊反衆皆謂之怱然臣則知其有素昔元昊嘗勸德明勿事中朝德明以力未盛不用其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說耶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織山川之險夷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又比來放出宫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幣納之左右朝廷之事宫禁之私皆所窺測二也西鄙地多帶山馬能走險瀚海彌遠水泉不生王旅欲征軍次不給窮討則遁匿退保則襲追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三也朝廷累次使元昊多不致恭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退出之後便具帝者之儀四也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終

失靈武。元昊早蓄姦險。務收豪傑。故不第舉子數人自投於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任以公卿。倚為謀主。五也。元昊授契丹為親。緩則指為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犄角為奇。首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於分張。六也。元昊所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聞元昊遣使多擇勇悍難制強獷自高者。謂必不敢加誅。此必元昊腹心。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少折其謀。　冬閏十二月。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勑告。並所得勑牓。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三州之衂

寶元元年。冬十二月。己卯。以奉甯節度使知永興軍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時元昊反書聞。朝廷卽議出兵。羣臣爭言小醜可卽誅滅。吳育獨言不然。

二年。春三月。丙午。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隨獨曰。此行間耳。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效。丙寅。知永興軍夏竦諫西鄙事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逋逃窮竄。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卽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

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日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全計也願陛下令諸將虜卽入寇毋得與戰彼旣絕中原賜與又喪緣邊和市可坐待其斃也因條上十事一敎習强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唃厮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士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皆以竦為怯

秋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略使馬步軍都督總管并詔雍所至察訪邊民利害及體量官吏能否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

冬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敵臨陣被髮帶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懃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上觀其儀表曰朕關張也於是有敵萬人之稱旣而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敎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卻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

死者不可勝計。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嚨咩、歲毛、奴尚、羅等族、燔積聚數萬、收族帳二千二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長安、保砦、賊又以三萬騎圍承平砦、鄜延副部署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賊、賊乃解去。党項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种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為世衡所擒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初夏人自承平退、聲言將攻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疏、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懼甚、請濟師、未報、而元昊詐遣其牙校賀眞來言、願改過歸命。雍信之、遽聞於朝、厚禮眞而遣之。遂不設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聲言取金明寨。都監李士彬嚴兵待之、夜分不至、士彬解甲而寢。翌日癸酉、掩至士彬父子俱被擒。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萬、控扼中路、衆號鐵壁相公。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自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士彬。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衆。元昊使其將每與士彬遇、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膽墜於地。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多怨憤者。元昊陰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也。及賊騎大入、諸降者為内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賊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控以詣元昊。與其子懷寶俱陷沒。雍初聞賊大懼、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賊得入。懷寶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殺、後十年乃卒。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於慶州、使

至保安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得雍初檄即率騎士三千發慶州行四日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趨土門而雍後檄尋到平元孫遂引還乙亥復至平保安素輕賊謂其下曰義士赴人之急蹈湯火猶平地況國事乎因遣騎先發步兵繼進晝夜倍道兼行丁丑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令騎兵先趨延州爭門平去延州方三十里令軍士晚餐畢列隊而行至地名大柳樹去延州二十里忽有來使俗謂急脚子者宣狀且云范太尉傳語已在東門奉候然暮夜入門恐透漏姦細請寫放人馬庶辨眞僞二將唯諾遂下據胡牀躬撥隊伍每一隊行及五里以來又放一隊將及一更以後約放及五十隊矣二將忽顧問急脚子已失所在二將大驚遽起偵視即云延州城上並無燈火而前隊不知所之矣二將知有變遂整陣而前至五龍川去延州纔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鳴埃煙陡合番兵牆進葢西賊前一夕偷號入金明寨故東北路斷而賊兵壓境以致二將於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詰旦戊寅德和政遵所將兵亦至五將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口時平地雪深數寸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遵退之官軍爭奮殺賊騎五七百人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級及所獲馬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語未已賊復以輕兵薄戰官軍卻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其轡拜之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策馬遁與宜孫皆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

西南山立七柵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柵問主將所在平戒軍士勿應夜四鼓賊還柵大呼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人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衆庸足破乎己卯黎明賊復招降不從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官軍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衝陣分為二遂與元孫被執初郭遵言未識寇淺深而果以行進必敗請止保安先偵後進平不聽踐雪行數十里寇偽為雍使趣平戰故敗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有老軍校出自言曰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萬萬無虞范雍嘉其言壯人心亦為小安會是夕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蓋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人謂之赫連城緊密如石劚之皆火出故易守而難攻也當困急時雍召通判計用章問策用章曰用章慶獻修城壘備器械之言矣而公不用今惟有一死以報國耳然城中老幼無辜皆公陷之至此若令同為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衣而起至晚又召用章問計用章曰惟有死爾尚何言會其夜雪大作賊遂退雍挾用章陷百姓之言而誣以罪用章遂竄雷州至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雪於朝初元昊既陷金明寨遂攻安遠寨門永平等寨永平塞主監押初欲斂兵匿深山避敵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遮城門立於馬前曰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異日為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不免於斬願先斬吉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而返敵至圍城吉率衆拒守卒完城三月間延州之役郭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出驍將楊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鎗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軍稍卻即覆馬以殿又持大矟橫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拳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斷因縱使深入攢兵注射之

中馬馬踠仆地被殺於是特贈遵果州團練使事聞詔殿中侍御史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仍梟首延安城下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黃德和之誣訪問金明敗卒二人自賊中逃還云平等皆為賊縛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頭長三尺餘何不速殺我元昊既破金明砦議修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即進轉運使明鎬止領百餘騎親督將士一月而成四月戊申延州金明縣都監張異慶州東路都巡檢使万俟政延州都監孟方鄜延路指揮使高守忠張廷以戰歿並贈官五月乙卯贈金明都監李士彬暨子懷寶官　秋七月鄜延鈐轄張亢上言昨劉平救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者四指揮平竟不知又趙瑜領軍馬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等趨塞門至高頭平報賊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其子瑜也己巳降鄜延副都部署趙振為白州團練使知絳州元昊自正月攻圍塞門寨振代范雍守延州有兵七千八百餘人案甲不動寨中兵方千人屢告急五月初振始遣百餘赴之寨遂陷罷籍劾之故坐貶辛亥詔范仲淹葛懷敏領兵驅逐塞門等砦蕃騎出境仍募以前弓箭手給地居之時邊威益削夏竦守涇原乃拜章求罷兵柄其略曰朝那平地祆巢窟邇回中川閤賊徑交通以四萬甲兵備六十城寨排列險隘則用軍忌分聚散要衝又固圍斯闕以寡制敵未知永圖又曰資性憂畏歷官艱難傷弓之禽聞虛弦而破膽逸網之獸罥垂蔓以殞心由是數為言事改換其語以為詭封章傳播漏泄近機為怯懦特甚江鄰幾雜志康定中侍禁李貴為西邊寨主妻為昊賊虜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犬之白者乃前世為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即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括異志又曰慶歷中渭州巡檢張殿直事畢同回家後夫妻朝暮所食必分三器一以飼犬俱見陳耀文天中記是時關輔震恐同州觀察知秦州曹琮請自關以西籍民為義軍遂簡鄉兵弓手數萬人改陝西經略安撫使西賊大將剛良兵馬最為强勁在夏州東

彌陀居止又次東七十里有鐵冶務是即賊界出鐵製造兵器之處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約七八十里朝議出麟府并石隰州兵馬與隰州兵馬延州兵馬會合掩襲以分賊勢十一月張繼勳破賊於歸孃谷

慶歷二年春蕃部巡檢趙勾明招到賊界署團練使訛乞并手下蕃官共二十三户皆賞賜冠帶補官

三年春三月邊吏言劉平降元昊尚存朝廷議收其家上以中丞賈昌朝言事未可知平族獲免

五年夏五月夏人歸石元孫朝議請治其辱國之罪以為當賜死時賈昌朝在相位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乃編管全州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龍圖招諭

康定元年春二月丁亥帝懲三川之敗以夏守贇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范仲淹知永興軍時賊尚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救三月詔近臣陳陝西攻守策陳執中言元昊竊發西陲以游兵困勁卒以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鄣延安幾不保自金明破而並邊籬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今宜別修三城城屯千人寇大至則入保小至則出鬬又以二千人屬盧關巡檢以為三寨之援上嘉納之吳育因錄真宗朝通西域諸蕃并元昊父祖本末上之戊寅王鬷罷初天聖中鬷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鬷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常

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眾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它日必為邊患至是果驗 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召夏守贇王守忠俱還 夏五月甲子元昊陷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禁王繼元蔡沂等死之乙亥元昊陷安遠寨六月增募河陝京東西鄉弓手強壯 秋七月己卯除范仲淹龍圖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八月仲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眾而出戰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仲淹請建鄜城為軍詔以為康定軍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鄣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蕃漢之民歸業丙寅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丁卯涇原路都監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涇州駐泊都監開封王珪將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賊披靡殺賊將二人獲首級甚多賊遂留軍縱掠凡三日官軍戰沒者五千餘人都監周美請于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修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眾數萬薄金明砦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領眾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時諸將多不利美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虜寨二十復故城堡甚眾元昊又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壬

申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福密出城密部分諸將使王懷政攻白豹城西斷神樹覩來路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談嘉震攻其北斷業市之路王慶石全攻其南武英入城門鬬敵福以大將駐于城外策應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獲一酋婆季家妹在慶州官員充奴婢使押送慶州配士人為妻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互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甘且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水大足吾無困渴之患矣自茲西陝堡障患無泉者悉如世衡募工致力無不濟者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為內殿承制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為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其餘僧道婦女無不射也其以銀為的者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則射益工由是人人能射　冬十一月仲淹以葛懷敏出師出歸孃谷與夏人戰敗之甲午賜涇原駐泊都監王珪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裹創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以厲諸將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殺　丙申以環慶部署兼知慶州任福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賞白豹城之功也尋命兼鄜延路副都部署贈延州塞門寨主高延德權兵馬監押王繼元官兼錄其子故延州西路同巡檢張圭三子亦皆授官乙亥贈鎮戎軍西路都巡檢使楊保吉為深州防禦使十二月乙巳詔涇原鄜延路討元昊命以正月上旬出兵自元昊寇鎮戎官軍不利有詔切責夏竦

故有是命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萬一有失噬臍何及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桀傲今邊備漸飭至則輒擊若用臣策歲月無效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必挈旗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利上亦用其議于是仲淹固守鄜延丁未詔開封府京東西河東路括驢五萬以備西討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曰自元昊叛逆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也上便宜三事一通漕運二盡地利三榷商賈

慶曆元年春正月元昊使人于涇原乞和又遣塞門寨主高延德還延州令見知州范仲淹約和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表章不敢聞于朝廷乃自為書諭以逆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其書曰正月日具位仲淹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曩者景德初兩河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為內地請移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真宗皇帝文德柔遠而先大王情向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為同姓全付夏士旌旗車服貴極王公是我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于爾也自此朝貢之臣不絕于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養生送世令終天年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之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帝震悼累日嗟吁遣使厚弔賻之禮聽大王嗣守其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襲爵違先君之誓遂僭位號遣人歸納旌節中外驚憤請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不忍一朝驟絕含容不殺省初念終天子何負大王哉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一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

居西士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册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其契丹自石晉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土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艱中外欣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必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必下今以强人猛馬犇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産曰小國無

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于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多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慘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缺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

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二月韓琦命環慶副總管任福進討敗於好水川奏聞帝震悼　夏四月降范仲淹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始韓周等持仲淹書入西界送者禮意殊善行既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利旺榮為書報仲淹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烏珠卿兀辛書詞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焚之餘又略加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二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好水之敗

慶歷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帝取攻策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不如俟春深且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從之既而元昊遣塞門寨主高延德還延州令見知州范仲淹約和仲淹不聞知朝廷乃自為書遺元昊諭以禍福於是韓琦聞之謂人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款兵之計不然懈我邊防又將入寇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時走馬承受崔宣亦以賊請和事奏上謂輔臣曰賊多詭計欲懈我師爾乃詔逐路益嚴備之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偪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將作監丞耿傅參行營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

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初夏竦令尹洙趨延州、與范仲淹議出兵、而仲淹固執前奏、竦又上言兩路協力、尚恐未能勝虜、而仲淹卻以牽制為名、止委涇原之師以嘗寇、正墮賊計、詔以竦奏示仲淹、龐籍亦言臣度朝議、以屯兵已久、上費國力、欲決于攻取。或且汰去冗兵、只留精銳在邊。則數少而費寬、然後乘釁大舉。庶有萬全之策。先是韓琦與判官尹洙詣闕、獻入攻元昊之計、欲自鄜延涇原出師、夏竦作大師、意不甚主、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于己、杜衍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為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韓尹既遂請、即馳驛而西、自畿甸近郡、配市驢乘軍需、入關道路、曉夜不絕、州縣不勝其擾、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趨延安見仲淹、圖為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環慶副總管任福計事、即并諸路將佐、聚兵數萬、為出討之計、會元昊閱兵折薑會、併兵來寇、欲逆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福將行、琦授方略、令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人羸形誘之、時委老弱、棄馬羊橐駝牛畜、令官軍將獲之、眾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白而去者、追奔逐北、惟恐後時桑懌引騎趨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後、諜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軍、屯籠絡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夏人匹騎逸去、不知其已陷於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

砦不多、故福等輕之。明日癸巳、福與懌至龍竿城北、方遇賊太軍、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決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地、忽夏入陣中、樹鮀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時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才里許、然不相聞也。始珪以二千騎為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多獲首級、乘間叩鎮戎軍、請益兵、不許、止絕糧與之、士卒既飽、珪語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可得志也。乃馳入賊、一將以鎗直其胸、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又一將復以鎗進、珪挾其鎗、運鞭擊死之、虜驚、遂引去、因改涇原都監、至是從福入好水川、連鬬三日、諸將俱沒、乃東向再拜曰、非臣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爾。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奮日若雷、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傳避去、傳不荅、指顧自若、及賊騎大至、英又勸傳、且嘆曰、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也。觀亦戒傳少避鋒、而傳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

前一夕傅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傅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傅督戰太急韓琦得其書上之事始白傅尹洙友也力薦于琦使預謀議洙乃因衆所歸咎作憫忠辨誣二篇以排之是時關右大震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致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于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琦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奏聞上震悼皆贈恤有差琦上章自劾乃奪琦一官使權從知秦州戊戌夏人再寇劉璠堡未退尹洙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去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三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渭川之變

慶歷元年韓范既各以事去夏四月甲申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曹琮副之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竦又嘗揭牓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為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併為食訖故遺去之至晚食肆竊喜以為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牓懸箔之端有云得夏竦頭者與錢兩貫比竦聞之急令藏掩而已宣播遠近矣竦大慚沮其見輕侮如此初劉石之敗曹琮請籍民為義軍以張兵勢于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郤儀秦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犄角圖賊得西州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鎮國王子遣使奉

書顧率首領為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故使副執中五月戊午以右班殿直趙珣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都監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韓琦言于帝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案陣既成臨觀之于是陳執中薦珣為沿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共奏用兵以來策士無如珣者即擢任之珣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都監受兵萬人賜御鎧復自擇偏裨參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氊黨留百餘帳處近塞為暴珣白府引兵三萬自靜邊歷擦吳抵木甯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滬後為賊所掩珣登阪望見縱騎數百復又拔滬之衆以出士皆歎服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　秋七月丙辰月掩心後星戊午月掩南斗元昊寇麟府二州折繼閔敗之八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等以兵萬人援麟府麟州言元昊破甯遠砦砦主侍禁王世亶兵馬監押殿直王顯死之焚倉庫樓櫓皆盡復率兵攻府州州城險且堅東南谷有水門厓壁峭絕下臨大河賊緣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上矢石亂下賊死傷殆盡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傷者千餘人賊乃引退縱兵四掠又復圍豐州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為城最為險固而麟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唯有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初河東轉運使文洎以麟州餉道回遠軍食不足欲按唐張說出兵故道復通河關未及就而卒及洎子彥博為河東轉運副使遂通道銀城而州有積粟可守然其無水如故也至是有戎人謂元昊曰麟州無井若圍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即以兵圍之數日不解城中素乏水圍既久士卒渴乏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於知州苗繼宣曰彼圍不解必以無水窮我今願取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飾陴使賊見之亦伐謀之一端也州將從之

元昊仰視曰諜謂我無庸戰不三日漢人當渴死今乃有泥以護草積是給我也斬之城下解圍而去乙未元昊圍豐州孫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權兵馬監押孫吉指使侯秀死之九月庚戌以張亢為并代鈐轄管勾麟府軍馬公事時元昊已破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抄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民乏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亢單騎扣府州城門闔不啓亢曰我新軍馬也出所受敕示城上既入即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谷然賊騎猶時出抄掠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為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為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為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穫於外腰鐮與持兵衛送者均其得時禁兵敗北無鬬志乃募役兵夜潛隘道邀擊賊遊騎比明或持首級來獻亢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暫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士窘乏幸利皆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諜伏賊寨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趨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藏頭鄣間何敢至此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賊棄堡遁去乃築宣威寨于步駝溝捍寇路然賊自是攻城寇括不已時將校張岊等戰比有功名振一軍卒皆不至顯官以鄜延都監王信為本路鈐轄兼兩路都巡檢使信初為鄜延都監始至之夕賊衆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慴不知所為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城門與賊戰不利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追襲大獲而還葛懷敏敗信又出兵拒賊俘斬甚衆先是屯田員外郎河內張旨通判府州州倚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强弩州無井賊斷河飲路旨夜開門擊賊少卻以官軍壁兩旁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草積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遂解去壬申遷旨都官員外郎鄜州都監王凱數破賊有功賊圍麟州

乘城拒鬬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累還麟府路沿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府谷張崑護糧道于青眉浪賊大至與崑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崑合斬首六十五級又入兎毛川遇賊衆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鬬不解至暮賊潰又斬首百八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千遷南作坊副使時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絶麟州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柏子砦及兎毛川皆勝癸酉降并代副署王元鈐轄康德輿榻懷志等官先是賊圍府州德輿等案兵不出但移文轉運副使彥博藉民輦運至境以俟德輿終不敢出及豐州陷才出屯州城外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為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彥博以其事聞故責及之然止坐不出戰其它則朝廷不悉聞也　冬十月命知并州楊偕速修復甯遠寨遂築建甯等五堡十餘柵以援麟州河外始固甲午夏竦陳執中罷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自元昊反延州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寨破五龍川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餘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亡去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為敵出入隘道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取虜所掳地築清水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南通鳳州華州池北接白豹金湯種落彊悍而善耕且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

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一日擁兵出諸將隨之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至于版築之用大小畢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詔賜名曰大順城環州屬羌明珠滅臧二族兵各萬餘人皆附賊仲淹又請復細腰城葫蘆泉諸砦招致二族以扼賊又復近羌千三百餘帳葛懷敏之敗定川也關中民竄匿山谷乃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關中人心始安仁宗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為憂謂近臣曰若得仲淹出援涇原可無慮矣及聞其出師甚喜仲淹在邊以長子純佑為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時年方冠與諸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仲淹所料事純佑必先知之人或言純佑善能出神凡虜情幾事皆預逆知蓋出神之虜廷得之仲淹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純佑之力也自後出神為人所驚故神觀不足未幾而亡年亦甚少

二年春三月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有牛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言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羌可失期耶遂緣險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臥大驚起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曰今而後惟公所使皆感激心服又有兀二族受賊偽職世衡遣人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戊子降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興修橋子谷寨成也　夏五月癸卯朔從張亢為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抄隨以兵數萬趨柏子寨邀我歸路亢所

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鬬則生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奪馬千餘匹乃修建甯寨賊數出爭遂戰于兔毛川亢自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將張岊以短兵彊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疲耎不能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甯鎮川五堡麟川路始通朝廷慮逵渝盟從亢高陽是月范仲淹城白豹金湯　秋閏九月辛未朔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攻鎮戎軍王沿命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為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為先鋒趙瑜總奇兵為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卽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濠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宜依馬欄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為賊曹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花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項之王文李

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柵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劉賀率蕃兵鬬於河西、不勝、衆潰、懷敏為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會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為衆所擁、蹂躪幾死、輿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刀手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鬬、及以騎軍四合禦賊、賊衆稍卻、然大軍無鬬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大聚、圍城四隅、臨西北、呼曰、爾得非部署廳上點陣圖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四鼓、懷敏召諸將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彼無險、且出賊不意。衆不從、及旦、懷敏東馬東南馳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諸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軍士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懷敏子晟與郭京等還保定川、時韓質等領軍數千、保蓮花堡、劉湛等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于是賊長驅直抵渭川、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邠涇以東皆固壘自守、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慘沮、范仲淹自將慶州兵來援、知涇州滕宗諒大設牛酒犒迎、于是士卒感發。邊民稍安。自劉平敗于延州、任福敗于鎮戎、懷敏敗于渭川、敗聲益振、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之故也、事聞、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　冬十月、贈涇原路副都署葛懷敏官、謚忠隱、涇原鈐轄曹英以下十六人、亦並贈官有差、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龎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

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川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琦與仲淹在兵閒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能輒犯邊境邊境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是冬元昊求納款請歲入烏白池青白鹽十萬石售於縣官不許先是种世衡不利於定州以仲淹為領兵援初關右人心搖動及見仲淹耀兵號令整飭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四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二廂被閒

慶歷元年夏六月詔西邊嚴備初陝西經略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有曰賊將野利剛浪唆遇乞之徒分廂主兵皆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二人若能陰募死士陷胷碎首去賊之手足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

三年春正月种世衡已自青澗知環州乃設間始元昊分山界戰士為二廂命兩將統之野利統明堂左廂遇乞統天都右廂二將能用兵山界人户善戰元昊倚為腹心中間劉平石元孫任福葛懷敏之敗皆二將之筭也方种世衡在青澗時即謀有以去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青澗人本姓王落魄耽酒趫勇善射習知虜中山川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蕃部中世衡察其堅樸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使為嚮導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為

辦其家事凡屋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光信感恩既深一日世衡怒謂光信曰我待汝如此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係搒楚極其苦楚凡一月瀕於死者數矣光信終不伏曰光信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詞怨望世衡知可任事居半年召光信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于此者汝能為卒不言否光信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況敢辭搒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詞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詞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於尺素且膏以蠟臨發復召飲之酒而謂曰塞外苦寒吾為若納一襖可衣之以行回日當復以歸我因置書於襖間密縫之告光信非瀕死不得洩如洩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部為信俾遺野利光信受教始及出界即為邏兵所得送野利處致世衡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光信別有書光信佯目左右既而荅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與光信自所治以歸元昊鎖光信囚于地牢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光信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光信廷詰世衡書問所在光信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于搒楚極苦光信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光信意以為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光信對如前遂縛光信搒掠千餘至脇以兵刃光信終言無它乃命曳出誅之光信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光信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洩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光信具以對乃褫其襖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光信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

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曰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其在興州左右者言之則詳在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謾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遺使者曰為吾語若主速決毋遲留也使者歸元昊大怒自此奪野利之兵既又殺之世衡知謀已行因并欲間遇乞遇乞者又嘗為元昊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會歲除日天都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遇乞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於天都世衡因使吃曩竊天都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倡言天都已為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為祭文叙歲除日相見之歡多述天都與野利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其文書之於版雜紙幣中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伺有虜至急爇之版字不可遽滅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香鑪中見祭文已燼尚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乃遂賜天都死天都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至不能軍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鑑按此事長編載世衡長子吉於皇祐元年詣闕訟父功為麗籍所掩麗因為辯析今不取但以沈氏筆談為正光信後歸盡得虜中事以報朝廷錄其勞補右侍禁歸姓為王崧後官至諸司使世衡又嘗以罪怒一蕃落將杖其背僚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洞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其為間也羌酋有蘇息慕恩者部落最強世衡嘗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隙中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即以遺之

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及辛羌酋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圖其像而祀之上嘗降詔曰邊臣如此朕復何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五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曩霄受款

慶歷元年元昊雖數勝然死亡瘡痍者亦殆半人困於點集則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又誅殺不常肘腋數反終不能大斥境土而中國兵益練習名將稍出頗究知敵中情狀元昊始欲臣矣　冬十月壬寅張方平疏令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十一月右正言吳育言元昊名為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窮漠之外服叛不常且已僭輿服誇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之十二月密詔知延州龐籍招納元昊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為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亦厭之

二年秋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黃鼠食稼且天大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唆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陰圖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剛浪唆遇乞者三人皆元昊黨有材謀剛浪唆即旺榮也親信用事時邊臣多欲以謀間之會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按東都事畧作旺榮與弟旺令嵬名壞卧譽諍三人未知孰是）列名為書詣知青澗城种世衡請降欲議罷兵以款我師世衡知其詐不若因以為間使悟空寺僧王光信至野利處語在二廂受間紀事元昊于是頗疑其臣之貳己乃遣其教練都使李文貴以剛浪唆旨至青澗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豈欲通和乎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實便于和世衡以告龐籍籍

疑其詐留文貴青澗城數月賊果大入敗懷敏于定州于是籍自青澗召文貴至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彼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故也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衂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汝歸語汝王若能悔過稱臣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于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籍乃厚贐使還報時元昊國中疲困欲納款而恥先言及文貴還具述籍意乃出王光信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復持旺榮等書來抵籍議和籍嫌其言不遜未敢復書請于朝時朝廷厭兵且議招懷使籍以書許其和而稱旺榮為太尉籍復請曰太尉天子上公使旺榮稱之則元昊不可得臣矣今其書自謂甯令或謨甯令皆虜中官稱于義無嫌詔從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時方議修涇原城寨籍恐元昊敗其功故與往復計議不絕其請既而元昊仍使李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强不肎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可屈服乃報之此非邊臣所議宜遣人自請詔籍復許之

三年春正月辛卯建渭州籠竿城為德順軍用王堯臣議也初元昊反以堯臣為陝西體量安撫使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到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可用者二十餘人皆為名臣癸巳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偽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來納款先龎籍因李文貴還答旺榮書約以元昊自奉表削僭號始敢聞于朝廷于是文貴與從勗持元昊書至保安軍其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兀卒譯言即吾祖也但稱其新所改名曩霄而不稱臣從勗又致遼使人諭令早議通和之意又言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兀卒蓋如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坐蕃宰相上兀卒見使人時離

雲牀問聖躬萬福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勖因請詰闕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乃具以聞且言元昊詞稍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勖詣闕更選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凡求丐之物當力加裁損時元昊與遼有釁故請款塞而當時議邊事者虛揣几度迄不得其要領二月庚戌右正言梁適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于是許賀從勖赴闕乙卯范仲淹韓琦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　夏四月癸卯朝廷以元昊名分未正使僉署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與從勖至夏州更議之先是良佐與賀從勖詣闕館於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勖以所齎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卻令齎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為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宴使人坐朶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榷場于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賚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邊與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勖等往議之其大臣或謂良佐曰今茲用兵如富者與貧者賭博貧者只宜常勝使富者勝貧者必匱其不遜如此元昊又語衆曰我求罷兵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衆　秋七月乙酉元昊復遣如定聿捨等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為臣猶執前議也歐陽修言聞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顓館伴元昊所遣來人聞邵良佐昨來自彼僅免屈辱而還今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館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不從諫官蔡襄言元昊始以兀卒之號

為請邵良佐還欲更號吾祖足見羌戎悖慢之意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會鹽鐵判官任顓為館伴一切折以大義使者詞屈八月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以大理寺丞張子奭為祕書丞與右侍禁王正倫使夏州冬元昊復遣其臣孫延壽等繼來議和及歲幣時元昊已稱臣而猶欲自賣買及以書幣通中國增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博易用牛羊馬駞氈褐禁青鹽生屬之部更不得侵犯增歲賜絹銀茶綵共二十五萬五千如欲於界上承所賜亦聽其議乃顓所陳者朝廷因元昊請和遂召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時元昊猶倚契丹邀索亡厭戩至巡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高會元昊方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賊騎至戩曰此必諸將按邊回爾非賊騎也已而果然元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耶及疆事少甯即還知永興而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不便帝嘉納之

四年夏五月丙戌元昊始稱臣自號夏國主復遣其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且上誓表言兩國不通和好已歷七年邊陲屢經久敵今立誓之後其前掠奪過將校及蕃漢人戶各更不取索自今緣邊蕃漢人逃背過境不得遞相襲逐酬賽並逐時送還宥州保安軍無或隱避臣近者以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南安承平四處地分及他處邊境見今蕃漢人戶住生之處並乞以蕃漢為界仍于本界修築城堡各從其便朝廷每年所賜絹一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斤進奉賀正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斤每年賜中冬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並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

著一千匹伏乞無致改更臣更不以他事輒干朝廷只今本國獨進誓文不合亦乞頒賜誓詔蓋欲世世遵承永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受誅其誓表伏請藏于盟府先是韓琦范仲淹並對上四策曰元昊定川之戰作偽詔誘邊人欲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于窮漠必以苻秦元魏事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為賊謀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且而罕戰惟横山一帶人馬精勁慣習戰鬭與漢界相附每入寇必為前鋒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為三軍覘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横山元昊若失横山之勢可謂斷去右臂此攻策之得也至是諫官余靖亦言景德中契丹舉國深入先帝與之對壘河上止以三十萬通和今元昊解仇與物遂至二十六萬且元昊書其名雖順其詞甚悖自言通和之事非其本心今與物雖多豈敢撤備又契丹聞元昊得物之數寧不生心凡元昊所求不宜盡許惟審計之不從是月鄜延經畧司言西賊寇青澗城宣武副都頭劉岳等與之戰敗之九月元昊復遣楊守素來議事　冬十月庚寅賜西夏詔曰勅省所進誓表事具悉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為胙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永無渝變申忱覆懇朕甚嘉之俯閲來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書祖廟自今以往永保安和十二月乙未遣祠部員外郎張子奭等冊元昊為夏國王更名曩霄其詞曰維慶歷四年歲次甲申十二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皇帝若曰於戲昔夏后薄四海建方伯化克乂安漢氏載甲令胙萬國德以長楙何則外為余屏既有以效其績内信厥賞亦所以異其寵今茲錫命是用稽古咨爾曩霄沈毅而敏靖恭以柔撫爰有衆保于右壤惟爾考一其心力服勤王事寵以書社光啓乃邦我國家

歲時賚賜使介存恤著在盟府號為懿勳洎爾承嗣率乃舊服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久戍而能追念前眚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遡道忠悃内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惟春秋功除之法易象復順之常嘉其自新待以殊禮況繼世維烈委質有初推顯舊勞開迪大順是用錫以典冊副之印綬今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延州都監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為大夏國王永為宋藩輔夫濟美莫若孝奉上莫如忠保人禁暴克綏爾功朕固不忘底定於西陲也往欽哉其光膺寵命可不慎歟仍賜御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賜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宴坐朶殿朝廷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子奭既行尋有詔卽所在止之候契丹使至別議十二月余靖使遼還知契丹已與夏和乃遣子奭遂事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五年春二月壬辰夏國主曩霄初遣使來賀正旦自是歲以為常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邊臣益練毋得輒弛邊備三月樞密副使龐籍言曩霄已受封冊望早令延州保安軍立定封界 夏四月夏國主曩霄初遣使來賀乾元節自是歲以為常閏五月丙午夏國主遣使謝冊命 秋八月癸酉詔夏國比進誓表惟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自餘皆如舊境其令陝西河東嚴戒邊吏務守疆土無得輒有生事鄜延經畧司言夏國未肎明立封界詔保安軍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約指揮 冬十月辛未始班歷于夏國

六年春正月己丑賜夏國主詔曰向膺典冊昭啓國封方踰歲月之周自固丹青之信忽披奏

牘、且覽繪圖具詳忠順之誠、務為悠久之計、爰因敷請、亦盡輸陳、去冬嘗有邊屬戶蕃部、先沒在西界、不因招誘而歸骨肉、住坐本不係逃背之人、兼誓詔所不載、適因來奏、更設誓條、已勅邊臣自今如有逃過漢界、雖係舊邊戶、亦不為容納、其緣邊封境只以誓詔所載為定、其堅永好、以副朕懷、　夏四月甲戌、賜詔曰、自膺與冊、已歷歲年、敦守信盟、確然不易、朕於君臣之義、尤篤初終、昨詔自今更有人民逃過漢界、雖係舊屬戶蕃部、亦不容納、即當部送本處、今所請欲以此一事、附入前來誓詔、用以祕藏、以彰悠遠、朕嘉從國主之意、兼所益事條、已頒下邊將遵守、彼所睹聞、更在嚴飭疆吏、勿縱侵犯、安民保福、以永無窮、　秋九月甲午、賜詔曰、嚮受冊封、備覩誠節、心既傾於忠順、誼益保于悠長、比閱奏函、尚陳疆事、斯則前旨立制、已有定規、然其間或有事理更須通曉、令差尚書刑部員外郎張子奭於保安軍計會差來人、將邊界事節面更商議、　冬十月丁未朔、詔比遣張子奭往延州、與夏國議疆事、其豐州地、當全屬漢界、或所議未協、聽以橫陽河外向所侵耕四十里為禁地、若猶固執、即以橫陽河為界、初夏國既獻卧貴龐移巳布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以沒甯浪等處為界、下河東經畧鄭戩、戩言沒甯浪等處並在豐州南。深入府州之腹。若如其議。則麟府二州。勢難以守。直官以橫陽河為界、帝乃以戩所上地圖、付子奭往議之、十一月巳卯、遣著作佐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界事、以張子奭道病故也、郎以建中管勾鄜延經畧司機宜、時元昊納款、建中數白主帥請備之。乃命建中築安定黑水等八堡。以扼東路之衝。元昊犯邊。以鄜延有備。不敢入、作（建中事見合璧事類　哲宗實錄疑有誤）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六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甯令弑逆

慶歷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殂曩霄凡五娶一曰遼興平公主遼太平十一年興宗即位以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為駙馬都尉蓋遼真宗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病被脫元昊亦不視之真宗雖忿恨然亦無如之何重熙七年四月已巳遼以興平公主之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特詔問夏國王李元昊公主生與元昊不睦沒詰其故亦但慰問而已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曰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啰氏五曰索氏或曰曩霄凡七娶而後房所愛者不與焉一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它人殺之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早死四曰咩迷氏生子阿理謀弑曩霄為卧香乞所沈于河並殺咩迷氏五曰野利氏遇乞從女也頎長有智謀曩霄畏之戴金起雲冠令它人不得冠生三子曰甯明喜方術從道士學辟穀氣忤而死次甯令哥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國語謂歡喜為甯令亦兩岔河名也母野利氏從元昊出獵至此而生因以名焉曩霄以貌類己特愛之以為太子次薛埋早死後復納沒移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野利之族宣言曰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沒移女乃為修內曩霄怒會有告遇乞兄弟謀以甯令哥娶婦之夕作亂者曩霄遂族遇乞剛浪淩城通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遇乞妻閭于三香家後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之為尼號密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沒藏氏為沒藏訛哤之妹初欲為甯令哥妻曩霄見其美自娶之號為新皇后元昊愛之後乃生諒祚者也甯令哥之母野利氏既怨曩霄之移愛於沒藏而甯令哥亦憤怒諒祚之母之兄沒藏訛哤者亦野虜因勸甯令哥以弑逆之謀會野利氏欲除沒藏授戈于甯令哥使圖之甯令哥閒入曩霄之室猝與曩霄遇遂刺

之不殊剔其鼻而去匿大佐沒藏訛哤家為訛哤仆而梟之明日曩霄因鼻創死年四十六曩霄既死國人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二十五日賜夏國主賵贈詔曰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賵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恤緬惟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使張惟忠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毋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沒藏氏者既娠而曩霄死乃為尼寓於興州之戒壇院曩霄遺言立從弟委格甯令其大首諾伊尚都等與沒藏訛哤議所立沒藏大族也訛哤為之長衆欲如遺言立委格甯令沒藏訛哤獨弗許曰委格甯令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諾伊尚都曰國今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夏土則亦衆所願也訛哤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國人乃服今沒藏尼娠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衆曰然遂立沒藏尼為太后曩霄死三月而生男是為諒祚以毛惟昌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沒藏氏惟昌懷正皆中國人本遇乞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為訛哤所族二月夏遣使楊守素來告其主曩霄之喪時京西轉運使任顓適奏計京師乃仍命顓為館伴顓問守素曩霄所以死守素不能對訖還不敢肆命開封府判官曹穎叔為祭奠使六宅使鄧報信為弔慰使賜絹布羊米麪酒如例夏亦遣使告於遼遼遣使夏慰奠　夏四月己巳冊諒祚為夏國主以祠部員外郎任顓等為冊禮使諒祚生三月諸將未和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時夏人方圍慶陽琳復止詔使于鄜曰敵人貪此可紓慶陽之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

果喜、即日迎冊使、而慶陽之圍亦解、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南壁債軍

慶歷二年、春二月、知保州王果言、遼人潛與元昊相結、謀興師、請豫備、因詔北邊戒嚴、三月、己巳、遼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求關南之地、且問興師伐夏之故、其書略曰、李元昊於北朝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為報、儻思久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敝國、亦共康黎元之意也、 夏六月、富弼使遼、遼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弼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

三年、春正月、辛未、遼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並遣使來言、元昊欲歸款、癸巳、元昊上書請和、 夏四月、庚子、夏遣使進馬駝於遼、 秋七月、庚寅、元昊遣使上表于遼、請出師南伐、遼主不從、時元昊遣呂你如定至宋講和、已有成說矣、遼遣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荅、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歡、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佗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為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也、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 冬十月、壬子、遼以夏人侵党項、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為北邊、又言請戰所管部落、所以不失兩朝歡好、遼主既以強盛夸於中國、深恥之、

四年、夏四月、甲寅、遼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叛附夏國、

丙辰西南招討都監羅漢奴詳穩斡魯母等奏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實威塞州户詔富者遣行餘留屯天德軍遼復命耶律侯哂巡西邊沿河要地多建城堡以鎮之五月壬戌朔遼羅漢奴奏所發部兵與党項戰不利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詳穩張佛奴歿于陣李元昊來援叛黨戊辰遼詔徵諸道兵會西南邊以討元昊丙戌元昊始來稱臣自號夏國主復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先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但當下輸本國何煩遠求契丹六月元昊遣使窊邑改乞援於阻卜令準阻卜酋長烏八遣其子執窊邑改以聞於遼且乞以兵助戰許之甲午遼主駐永安山以將伐元昊　秋七月癸未遣使耶律元衡來告宋曰請為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册而遼使適至帝疑遼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為備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戊戌以右正言余靖如遼為回謝使致贐禮且觀其誠否其復書略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于本朝稽效順之故則何煩出師犯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守素將誓文入界儻不依初約則猶可沮還如盡遵承則亦難卻也因留夏國封册不發是月夏遣使朝於遼八月乙未遼以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丁巳夏復遣使如遼詢以事宜又不以實對笞之九月壬申遼主乃舉衆西伐自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會大軍于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東京留守趙王蕭孝友率師以從國内騷動糧餽相繼先是契丹預峙芻茭以備冬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兵多餓死　冬十月遼興宗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又以蕭朮哲爲衛兵耶律義先為十二行糺都監庚寅祭天地丙申獲

党項偵人射鬼箭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以古迭
為先鋒夏人伏兵掩之古迭力戰麾下士多沒乃單騎突出遇夏主李元昊來圍勢益急古迭
馳射應弦輒仆躍馬直擊中堅夏兵不能當輔乃還營迭里不得亦將偏師首入敵境多所俘
元昊見契丹兵盛丁酉上表謝罪退師十里己亥元昊遣使如遼欲收叛黨以獻從之辛亥元
昊遣使且進方物遼主詔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迓之壬子軍于河曲革言元昊親率党項三部
以待罪遼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元昊伏罪時兩甄各據山嚴兵相待曩霄親奉卮酒為壽
大合樂仍折箭為誓遼主亦賜元昊酒許其自新遣之遼主欲還蕭惠曰元昊忘奕世恩萌姦
計車駕親臨不盡歸所掠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且大軍既集宜加討伐不
可許和先是元昊與遼兵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衆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衆也乃使
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而陣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
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
縱兵急攻惠營詰旦癸丑遼督數路兵掩襲夏人列拒馬於河西蔽盾以立惠擊敗之元昊走
惠麾先鋒及右翼邀之夏人千餘潰圍出遼師逆擊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軍人乘之蹂踐而死
者不可勝計元昊乘勝攻南壁遼師大敗遼主從數騎走幾不得免元昊命勿追初元昊獲遼
人輒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遼主之免也伶官羅口口止之曰且觀鼻在否遼主怒以氊
索繫帳後將殺之既而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丁巳元昊遣使以先被
執者來歸遼亦遣所留夏使還之遼主懼為宋所知乃出榜幽州稱元昊歸款以自夸大其略
曰元昊曩自先朝求為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曰雞音易變犬態多端忘牢養

之深恩、恃狂悖之兇性、擅誘邊俗、巧諜歡鄰、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逦賊庭、乞修覲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諜者、又見其輿尸重傷者、自西相繼而至、其敗益明、十一月、辛酉、遼主第將校功罪、欲誅蕭孝友、以太后救免、是役也、耶律宜新一軍獨全、甲子班師、十二月、遼遣同知點檢司事耶律裹履奉詔索駙馬都尉蕭胡覩于夏、三返、戊申、蕭胡覩自夏歸于遼、

五年、春正月、丙子、遼遣使來告討夏人、乞款於遼、遼主以其前後反覆、命遣右夷离回時夏人畢蕭滴洌往覘誠否、滴洌因為夏主陳述禍福、聽命乃還、甲申、夏遣使進鶻於遼、　夏六月、庚辰、夏遣使貢于遼、　冬十月、乙卯、遼遣使來致元龍車及所獲夏國羊馬、

西夏紀事本末

四十五冊

DS
735
.A2
L5
v.45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烏程張鑑春冶編輯
華亭閔萃祥頤生校

蕭惠再敗

慶曆八年、遼重熙十七年也、春正月、夏國王李元昊薨、其子諒祚使告哀于遼、遼主遣永興宮使耶律裊里右護衛太保耶律興老將作少監王全慰奠、二月丙午、夏諒祚遣使上其父元昊遺物于遼、丁卯、鐵不得國使遼、乞以本部軍助遼攻夏、不許、　冬十一月乙未朔、遼遣使括馬以將伐夏故也、遼主將城西邊、命東路統軍使鐸軫相地、鐸軫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立馬、規制堅壯、遼主嘉之、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遼將伐夏、戊戌、遼留夏國賀正使不遣、己亥、遣使以伐夏來告、　夏六月壬戌朔、遼以韓國王蕭惠為河南道行軍都統、趙王蕭孝友漢王貼不副之、時遼軍分三道、惠等所將為南道、其北道則行軍都統耶律和克敵魯古將之、中道則遼主自將、尚未發也、己巳、以遼師伐夏、遣錢明逸致贐禮、且報聘也、辛巳、夏使貢于遼、遼留之不遣、　秋七月戊戌、遼主親帥師伐夏、以太弟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為前鋒、蕭迭里得奏軍器械之事務在選將、夏人豈為難制、但嚴設斥堠、不用掩襲計、何慮不勝、遼主曰、卿其速行、無後軍期、既而迭里得失利、八月辛酉、遼師渡河、不見敵而還、時耶律鐸軫方奉詔由別道會于河濱、敵兵阻河而陣、遼主御戰艦、絕河擊敵、退因以大捷、聞遼主遂親賜鐸軫巵酒、問其所欲、鐸軫曰、臣幸被聖恩、得效駑力、乃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遼主益喜、手書鐸軫衣裾曰、勤國忠君舉世

無事。九月、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戰艦糧船綿亘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還、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咸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馬、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數日、軍未立營、候者報夏師至、惠方詰妄言罪、諒祚從阪而下、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幾不免、軍士死傷尤衆、 冬十月、遼北道行軍招討使都統敵魯古率阻卜諸軍攻夏涼州至賀蘭山、獲夏國主嫡母及其官僚家屬以歸、夏以三千人扼險力戰破之、烏古敵烈部都詳穩蕭慈氏奴南剋耶律斡里死焉、慈氏奴蕭惠子也、師還、信先與宗等皆被責、獨以惠子慈氏奴中流矢沒于陣、詔失其罪、贈慈氏奴平章事、是歲、夏改元延嗣甯國、

二年春正月、庚子、論伐夏諸將士功罪、封耶律敵魯古為漆水郡王、其所屬將校阻卜等部長、各進爵有差、辛丑、遼遣使問罪于夏、二月、丁亥、夏將洼普猥貨乙靈紀等來攻金肅城、南面林牙耶律高家奴及攝西面招討使耶律僕里林牙耶律撻不也與同知金肅軍事耶律獨攧等破之、斬首萬餘級、洼普被創遁去、殺猥貨乙靈紀、三月、戊戌、遼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率輕兵督戰、與夏人戰于河南三角川、敗之、斬候者八人、擒觀察使、以功命知漢人行宮都部署事、庚子、遼遣殿前副點檢耶律益等來告伐夏國還、癸卯、命西南面招討使蕭蒲奴、北院大王宜新林牙蕭撒抹散帥師伐夏、以行宮都部署別古得監戰、案軍邊城、以為聲援、 夏五月、癸巳、遼蕭蒲奴等入夏境、不與敵遇、縱軍俘掠而還、蕭奪剌至蕭惠敗績之地、獲偵候者、知人煙聚落多國人陷沒而不能還者、盡俘以歸、丁酉、夏洼普降於遼、 秋九月、壬寅、夏侵遼邊界、漆水郡王敵魯古遣六院軍將海里擊敗之、夏人數不得志於遼、始議通使、 冬十月、辛未、夏國主諒祚母沒藏氏遣使乞依舊稱藩、遼因其使還、詔別遣信臣至、當徐圖之、十二月、壬子、夏國諒祚

遣使上表于遼言遵母訓乞依舊臣屬夏改元天祐垂聖

三年春二月甲申遼遣前北院都監蕭友括等使夏國索項党叛戶　夏五月癸丑蕭友括等使夏還夏國主諒祚之母上表乞如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己巳夏遣使如遼求唐隆鎮及乞罷所建城邑遼主以詔荅之丙戌遼以所獲夏國王李元昊妻及前後所俘夏人安置蘇州以伐夏所獲物遣使來遺

四年冬十月丁亥夏國主諒祚遣使如遼乞弛邊備遼即遣蕭友括奉詔諭之

五年春三月癸亥夏諒祚以遼賜詔許降遣使謝　秋九月夏及遼平壬辰夏主遣使進降表于遼甲午遼遣南面林牙高家奴等奉詔諭之　是歲夏改元福聖承道

至和元年春正月戊子夏遣使貢方物于遼　夏五月己巳夏乞進馬駝于遼遼主命歲貢之壬辰夏遣使貢于遼　秋七月己巳夏諒祚遣使如遼求昏　冬十月夏進誓表于遼

二年春二月甲寅夏遣使如遼賀加尊號　秋八月己丑遼興宗殂遣使報哀于夏九月壬午遼遣使賜夏國先帝遺物

嘉祐三年夏五月癸酉夏遣使如遼會葬欽哀太皇太后

八年春正月辛未遼禁民鬻銅于夏

英宗治平二年夏五月辛巳夏遣使貢于遼

三年春正月契丹始改國號曰大遼

四年冬十一月壬辰夏國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于遼十二月夏國主諒祚殂年二十一國人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葬安陵子秉常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

神宗熙寧元年春三月夏遣使告哀于遼遼亦遣人弔祭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諒祚淫狡

元昊旣薨慶歷八年夏四月己巳冊夏國主諒祚文皇帝若曰於戲昔周建侯以賢而王業昌漢襲土以嫡而民風順稽古申命蓋天下之成憲也咨爾諒祚生而沈正幼且惇懿維撫有衆保于西疆惟爾能壹乃心祇率王命載於甲令顯有休庸惟爾考易節效順光膺寵祿稟齡不永殂謝以聞亟閱遺章俾爾嗣服矧惟濟美而胙國委贄而勤王啓迪至懷克篤前烈今遣尚書戶部員外郎任顓充冊禮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爲夏國主永爲宋藩輔夫非忠無以事于上非孝無以繼其先欽哉祇承禮命可不愼歟是時諒祚生三月矣諸將未和日與遼搆釁

皇祐元年春正月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駞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駞共一百頭匹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效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奬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北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嘉祐元年冬十二月戊申朔甲子夏國主諒祚遣使來告其母沒藏氏之喪初有李守貴者嘗與遇乞掌出納寶保細乞多巳者嘗侍曩霄及沒藏氏于佛舍故出入無所間沒藏氏旣通於李守貴又通于寶保細乞多巳守貴憤怒殺寶保細乞多巳及沒藏氏諒祚母族訛哤乃族殺守貴獨保養諒祚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乙丑輟朝以諒祚母喪故也二十五日賜夏

國主詔詔曰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緬知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毋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此歐陽修詞也

二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管勾麟府軍馬郭恩死之初屈野河西地夏人數侵耕知麟州武戡已築一堡于白草平為候望會經略使龐籍檄并州通判司馬光行邊與戡議更增二堡籍遂檄麟州如其議於是恩及走馬承受黃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往按視遂為所襲恩衆大潰戡走還恩道元及府州都監劉䕫皆被執軍士死者三百餘人亡失器甲萬七千有餘恩不降見害事聞贈觀察使六月戊午夏國主諒祚遣人來謝弔祭　秋七月壬辰麟州武戡除名編管坐與夏人戰斷道隝而棄軍先入城也　冬十二月賜夏國主詔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賀正馬駞共一百頭匹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效貢以時奕世克修于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是歲夏改元奲都

三年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伏為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具常例馬七十匹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副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聿來祕文為請惟覺雄之演說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并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七年正旦進奉人到闕至特給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四年、十二月、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旦馬駞詔有曰王正首歲皇曆頒春眷惟繼世之忠克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歎奬

六年、冬十一月、諒祚益長而驕心忌訛哤專且通訛哤之子妻梁氏。訛哤患之梁氏密告訛哤將叛又有漫咩者其官高於訛哤。然勢力反出其下。於是亦惡訛哤諒祚乃與漫咩等舉兵誅訛哤。滅其族並殺其妻沒藏氏。而以梁氏忠于已。因以為妻諒祚性狂侻無常。好為亂時過酋豪大家輒私其婦女。酋豪多怨。納叛人景詢親而用之以為樞密使弃蕃禮用漢制至景諒祚言本國竊慕漢衣冠令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廷使人許之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昨因宥州申覆稱迎接朝廷使命館宇隘陋軒檻阽危儻不重修誠為慢易于是鳩集材用革故鼎新來年七月生日用蕃禮館接使命十月中冬用漢儀迎接事具悉使傳之馳為規固久候亭之陋能飭而新既肩世服之忠又樂邦儀之慕忽披來牘具體乃誠如用漢儀只依昨來張宗義所行儀式次第餘並依誓詔

七年、春正月、夏國主遣賀正旦使大首領祖儒嵬名聿正副首領樞銘靳允中來進馬駞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旦馬駞共一百頭匹事具悉春元應律王朝班常載惟藩守之虔奚荏風宜之貢有堅勤節良厚褒懷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幅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祖儒樞銘者乃西夏之官稱大者姓嵬名名聿正其所貿易約八萬貫安息香至金精石之類以估價賤卻將廻其餘硇砂琥珀甘草之類雖賤亦售盡置羅帛之舊價例太高皆由所管內臣並行人擡壓價例虧損遠人其人至賀聖節即不帶安息香之類來只及六萬貫 夏四月己丑夏國主諒祚上表求太宗御製詩草隸書石本欲建書閣寶藏之且進

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其馬諒祚恣為不道淫佚遊畋無時少息復侵犯鄰國唃厮囉肖少子董氈最號桀黠病其侵已乃與契丹結姻既而復與契丹絕諒祚知其隙舉兵擊之戰於青唐敗還

諒祚求尚主詔荅以昔嘗賜姓不許又乞買物件（孔氏談苑蘇渙郎中押伴夏人云賣銀五千兩買藥人幞頭四百枚薰衣香龍腦朱砂凡數百兩及買綾為壁衣）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買幞頭帽子并紅鞓腰帶及紅鞓襯等物件乞從今後凡有買賣特降指揮無令艱阻以聞事具悉善纂前修遜守西土通奏函于信介易服用于上都體乃馳誠勤于嚮化特從開允用洽睠私巳令管勾都亭西驛所依例收買應付諒祚得詔乃出狂言欲與中國相敵及要熟戶六月鄜延經畧司言得宥州牒夏國改西市監軍司為保泰軍威州監軍司為靜塞軍綏州監軍司為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為神勇軍且言諒祚舉措近歲多不循舊規恐更僭擬朝廷名號漸不可長乞擇一才臣下詔詰問以杜姦萌從之於是遣供備庫副使張宗道賜生辰禮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馬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為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為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后上位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此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耳迎者曰譯者失詞某自謂無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詞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請贖佛經大藏籤牌經帖等欲乞特降睿旨印造靈文以俟至時幸垂給賜所有舊例紙墨工直馬七十匹續具進止以聞事具悉大雄流教善利無方信士篤緣羣迷釋趣喜觀心於法境願繹

理於祕文、載省控陳、所宜開允、其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院印造、候嘉祐十一年正旦進奉人到闕給付、

八年、春正月、癸丑、詔夏國主諒祚所遣進奉人石方稱宣徽南院使、非陪臣官號、自今宜遵用誓詔、曰詔夏國主、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爲漢藩輔、今爾弗蹈于前烈、迺竊署重爵、以使奉幣於朝、方邊吏拒還、仍復稽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洎朕親覽貢函、而僭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辰之儀、雖然棄信慢常、誼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于斯民、毋忽是圖、以奸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即不得僭擬、故茲示諭、想宜知悉、三月、帝崩、　夏四月、遣使告哀于夏國、丙戌、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又乞工匠、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蓋以蕃方素稀工巧、變革衣冠之度、全由製造之功、欲就考工、聊倩庶匠以聞、事具悉、謹固世封、述修邦貢、率我朝廷之化、時乃祖父之規、遽閱來章、蓋無前比、宜敦爾守、難循所陳、自西平王以來、無此陳請、且宜循守舊規、　秋七月、丙辰、夏主遣使來祭弔、其使者固求入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輒改姓李、賜詔詰之、詔夏國主、上旻降禍、萬國纏哀、馳遣使人、肅申慰禮、情雖深於永慕、事或異于舊聞、維乃祖之稱藩、有先朝之賜姓、撫綏隆于君義、親愛篤于人倫、自再納于誓言、亦且循於軌式、忽形需奏、靡固宗盟、言念舉錯之違、得非左右之惑、宜存遠慮、用迪前猷、今得所上表章、宜卻如舊、司馬光言、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瞻仰清光、　是歲、夏改元拱化、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大順受創

嘉祐八年春三月、英宗卽位、夏國賀登極進奉人吳宗等至順天門、欲魚佩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廐置一夕絕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之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訴于押伴張覲詔令赴延州與宜辦、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目國主為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

治平元年、以內侍省押班王昭明為環慶鈐轄、帶御器械李若愚為涇原路鈐轄、令體測蕃情、治其訴訟小事與帥議、其大事則以聞、各許歲一乘馹奏事、前世以官人預邊事、而將帥不盡其用、及有是命、人不以為便也、諫官御史傅堯俞趙瞻言不便、後卒罷之、 秋九月、庚午、賜諭夏國主精擇使人、不令妄舉、詔曰、朕嗣守丕國、自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來將命之使、不體朝廷之意、因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效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于是間、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于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彝章所有押賜押伴引使臣等、亦已嚴行戒飭、苟有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閒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是秋夏數出兵寇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司馬光言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

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王臨辭自訴于朝朝廷不以為意今諒祚招引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塞驅脅熟户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齎詔撫諭無乃非文王懷德畏力之意乎

二年春正月始朝廷遣王無忌齎詔責諒祚諒祚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賀正使荔茂先附表自言起兵之由歸罪於邊吏詞多非實丁卯復以詔戒侵擾曰朕紹承丕命撫育多方念遐邇之之所懷唯恩信之是篤迺顧涇秦之道適當蕃塞之交謹封守以有常列部加而相望安其生聚積有歲年不圖非意之間忽此無名之舉侵掠堡障蕩焚糧資始成生事之端殊失奉藩之體此雖馳於詔命復尚滯於使人洎覩奏陳尤異聞聽況先朝之厚德從乃父之再盟仰要日月之臨共固山河之界今輕渝舊約規肆末圖苟非所以致福有邦保名厥後儻未思于遠畧終曷釋於疑懷交兵殘民朕豈樂此其涇原秦鳳路一帶熟户及弓箭手地分宜遵誓詔自今不可更行侵擾所掠過生口並須發遣各還住坐其孳畜等亦各令歸户下庶二邊之俗得遂耕耘之安而累世之忠更同金石之久永毗王室不亦美歟諒祚終弗聽　冬十月二日賜詔曰詔夏國主據環慶路經畧司奏取問無名舉兵近迫大順國家戢威武以安中夏推恩信以待四夷豈欲與衆興勞為邊生事乃眷西陲之守嗣推累世之忠故於歲時曾無賜與之缺每戒將吏務謹封隅之常所宜恪奉朝彝紹遵先訓爰自近歲頗乖素誠或侵躡元禁之土田或焚蕩近邊之族帳間雖形於旨諭久莫悉其事端載循撫御之方終示含容之體今復大驅兵奄至塞垣拒敵官軍賽酬蕃户覽守臣之上奏至終食之興嗟豈邪謀之所惑而輕舉弗思將大義之不存而肆惡未已質諸天地既隳乃父之盟殘爾人民殊非有邦之福朕惟自昔罰罪

必先陳文告之詞若將因心猶足凛誓言之事儻終不悛安免用懲今特遣齎詔往彼取問到日可具理聞奏十一月甲辰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壽聖節司馬光言近來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陰以官爵金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蕃部其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追逐使入內地

三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環慶經畧使蔡挺擊走之　秋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諒祚舉兵寇大順城入寇柔遠寨燒屈乞等三村柵段木嶺初環慶經畧安撫使蔡挺知諒祚將入寇即遣諸將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副使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敕近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寨無得逆戰諒祚將步騎數萬攻圍大順三日熟戶蕃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祚衷銀甲氈帽以督戰挺先遣强弩八列於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復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募膽勇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挺按視馬練平左通鄜延右固華池地形便可城即遣將護築城成分屬羌三千守之賜名荔原堡遣中使慰勞諒祚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且出嫚詞須已得歲賜復攻圍大順城鄜延經畧安撫使陸詵止其歲賜銀幣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詰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寨下取糧四反卒不敢入寇又歲儉貧願得賜物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矣　冬十月癸未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齎詔賜夏國主問所以入寇之故仍止歲賜銀帛陸詵言不若且賜時服不從先使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十一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

帝已臥疾、琦扣御榻曰。諒祚服否、帝力疾顧琦曰、一如卿料也、諒祚所上表雖云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然尚多游詞、歸罪于其邊吏、乃復誡約夏國、詔曰國家遠撫方域、並推恩信、不專用武蓋務息民、夏國世服忠勞、為國藩衛、故于歲時賜與、恩禮甚備、期于惇守誓約、傳之永久、不謂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脅熟戶、蕩覆族帳、亡失生業、被邊數路、畧無甯歲朝廷姑務含恕、不欲遽然生事、止令所在移文理辯、而夏國終不承稟、乃復多聚人馬、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張其兵勢、以抗官軍、不順之狀、人神共憤、朕獨排羣議、特降詔書、直究歸由、先行詰問、今覽封奏、所稱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祈卹民氓之患、欲見和平之理、推心及此、良可歎嘉、祥觀叙陳、尚達誠懿、至如屯聚兵馬、卽托言是邊上首領、攻圍城寨、又指說作小可邊事、誓詔所載、豈容如此、況夏國兵甲、何可都無統制、緣邊首領、必然不可擅興、若向去更有侵犯、又復假此為詞、則使朝廷何以信憑、盟好必難保守、故復諭旨、所宜審圖、儻欲善繼前勳、不渝先志、則當專遣使人、別貢誓表、具言今後嚴誡邊上酋首、各守封疆、不得點集人馬侵犯邊上、其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沿邊一帶、久係漢界熟戶、並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劫擄及偪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更有招納、有渝此約、是為絕好、餘則遵依誓詔、如此方明效順、以釋衆疑、朝廷恩禮賜與、一切如舊、況緣邊熟戶等、朝廷素有約束、若不來侵犯、必不先起事端、疆場之間、共期康靖、

四年、春正月丁巳、帝崩、使鎮戎軍駐泊都監高遵裕告哀于夏、抵宥州下宮、夏人遣王盥受命、至則吉服、廷立遵裕切責之、遂易服聽遺命、既而具食、士官語及大順城事、盥曰剽掠輩耳、遵裕曰、扶傷而遁者。非若主耶、夏人怒曰、王人蔑視下國、敝邑雖小、控弦數十萬、亦能躬執橐鞬、

與君周旋遵裕瞋目叱之時諒祚覘于屏間搖手使止。上聞而嘉之　閏三月甲申、夏主諒祚遣使獻方物謝罪、請戒飭酋長守封疆、如去冬所賜詔旨、因復以詔荅之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佰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廹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在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露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徇乃誠、既自省于前辜、復願堅于永好、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仍賜絹五百匹、銀五百兩、　夏六月、陝西轉運使薛向言知青澗城种諤招西人朱令陵最為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使夸示諸羌、誘降橫山之衆、詔增給田五頃、　秋七月、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因諭夏國主令遵守藩儀、詔曰詔夏國主、朝廷戢兵所以息民、施德所以懷遠、顧西夏之封守、奉累朝之詔書、不意近歲以來、繼有無名之舉、邊隅多擾、生聚靡寧、乃至去秋、忽廹大順、雖云報仇于熟戶、實亦拒戰于官軍、皆謂已萌之情、可見不順之蹟、先皇帝終務全于國體、具往詰其事端、洎朕纂承之初、尤思撫御之略、載覽來章之述、有嘉大義之存、矧舊載于宗盟、復躬承於忠訓、宜念祖先之服、益遵藩漢之儀、使永無兵革之虞、衆遂耕耘之樂、自享多福、以傳無窮、　八月、戊午、復夏人和市、又諭夏國主令發熟戶、仍不得侵踐漢地、詔曰、詔夏國主、朕修文德所以懷遠人之安、戢威武所以廣諸夏之福、豈欲為邊生患、與衆興勞、今據逐路經畧司奏、自嘉祐七年春至今秋以來、夏國人騎或脅略近邊熟戶、或侵踐當界民疇、或假以金錢、搆亡命之卒、或誘以官爵、致無賴之夫、為日滋深、其害未已、朕新膺大統、奄宅中區、既思輯藩臣之和、又將杜邊事之漸、按西平之舊則、參慶歷

之再盟未肩祖父之忠頗忽朝廷之制緬懷裔土久缺化風豈委任之失人致講陳之非計夫享盛福者莫如躬德義蹈後艱者靡不由僭狂勉循至言庶保先約其前後招脅過熟户並須盡底發遣過界仍令後不得信縱人騎侵踐漢地致射傷人命及潛購下第舉人逃背軍卒等所言逐次邊奏因依已具別錄

冬十月癸酉知青澗城种諤襲擄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初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諫議大夫司馬光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神宗不聽至是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嵬名山者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曰夷山請降于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遣銀夏監軍牙吏史屈子託言嵬名山來報內附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奏言諒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其首領盡收河南之地取諒祚以降帝信之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偽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募可使者通蠟書于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于州諤起所部蕃漢兵會于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長驅入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圍其帳厥明屈子及諸酋長脇名山開門迎納名山驚援槍欲鬭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槍大哭遂舉衆從諤而南名山賜名趙懷順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勝兵萬人將城其地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將劾諤擅

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命至諤重還次懷柔虜衆四萬人坌集城下諤出兵擊走之適折繼世亦領兵來會遂築綏州城西方用兵自此始十一月种諤既受嵬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殺之邊釁復起朝廷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卨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諤無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諒祚以虜衆餓莩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質往年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羌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埸安矣如其蔽匿則我留横山之民未為失也又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羌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种世衡招蕃兵破賊屯青澗城故事朝廷從之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卒存綏州貶諤四官安置隨州十二月初諒祚凶忍好為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埤者管勾東路都巡檢司軍馬林廣以彍弩射之中乃觧圍中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鞾血涴于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其國殂年二十一國人謚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葬安陵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梁氏擅政

慶歷八年春正月夏國主曩霄既殂三月而沒藏太后生諒祚訛哤之相諒祚也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為訛哤子婦諒祚既長私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其初妻訛哤之女沒藏氏與訛哤皆懟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知焉私以告諒祚諒祚乃使召訛哤執于內

室沒藏強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族以梁氏忠於己因以為妻又命其弟乞埋為家相許其世襲

治平四年冬諒祚殂子秉常立尚幼而梁氏為太后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沒甯令沒甯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于軍事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其時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契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罔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但有戰功然皆庸人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

熙甯三年秋九月夏賊寇荔原堡李信戰不利閙訛堡之築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遣北路巡檢林廣拒守深入牽制賊勢遂破十二盤多娘大原詐娘四寨先是虜圍白豹城不解廣使城兵皆以弱弩弓射之虜度其勢之所及稍稍近城乃使強弓勁弩叢射虜多死遂相擁而潰深入遇賊數千戰敗之因追擊至金湯城又大破走之因毀其城壘引兵歸夜過洛河有賊來襲廣揚聲令軍選強弩數百列岸側實卷甲疾行賊聞之不敢渡時賊圍羅兀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語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祿卒敬諾之致卒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夕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怒醢之　冬十月夏人寇環慶

四年秋九月夏國主請綏州

五年春賜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省表乞收贖釋典一大藏并簽帙複帕前後新舊翻譯經文惟覬宸慈特降旨命令有司點勘無至脫漏卷目所有印造裝成紙墨工直並依例進馬七十匹聊充資費早賜近年宣給事具悉維是佛乘著為象數載覽需章之奏懇求具

譯之編已降允俞特行賜予眷言信嚮良用歎嘉所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所應有經本並如法印造給賜令保安軍移牒宥州差人於界首交割至可領也所有馬七十匹更不用進來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是歲以秉常七歲即位計之才十有二齡耳

元豐四年夏六月夏人幽其主秉常初秉常既不得志常慕中國有李清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昵之用以為將軍清因說秉常以河南歸朝廷梁氏知之屢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清又為秉常誘漢倡婦樂人梁氏遂置酒執李清誅之奪秉常政而幽之國人乖亂元豐中梁氏嘗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甯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兇懼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引其軍去

八年冬十月戊辰夏國主秉常遣使于遼報其母梁氏哀丁亥以夏國主母喪遣使弔祭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綏城易砦

治平四年冬十一月夏主諒祚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殺之邊釁復起十二月己巳夏人求以亡命景詢易嵬名山郭逵曰詢庸人也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向化矣是月郭逵詗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諜告將斬之于境以謝罪逵曰是且梟死囚以紿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敵情得乃錮而獻之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畧安撫使韓琦至永興初辭向郭逵等議欲存綏州詔琦度其可否琦奏賊今

已誘殺楊定等、綏州不可棄也、及諒祚病死、其子秉常方幼、琦因奏當此變故、非棄綏之時、
神宗熙寧元年春三月、庚辰、夏主諒祚殂、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遣韓縝詰問
宗道、以殺傷楊定、及擄掠熟戶、不遣使賀即位、降詔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貴等見已禁錮、候
朝旨即拘送、及陳夏主秉常母子悔過之意、帝命縝諭旨、恐國主幼小、未能戢服沿邊蕃部、他
日或再來侵犯、度彼親任事止三五人、欲自朝廷除官、仍于歲賜內割五萬充俸、及候李崇貴
等至、方可行冊慰之禮、令縝錄本付宗道、仍以詔書賜秉常曰、惟爾先父、保有西陲、忽覽訃書、
良深軫念、眷言荼毒、情何可任、勉勵孝忠、用副存撫、逮諸親信之列、亦同慰諭之懷、餘令薛宗
道等宣諭、及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
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
州、以為定賣己、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　秋七月、乙亥、名
秦州新築大甘谷口砦曰甘谷堡、初秦州生戶為諒祚刼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名篳篥、知州馬
仲甫請城而耕之、即大甘谷口砦也、至是特賜名、　冬十月、遼遣使冊李秉常為夏國王、十一
月、秉常遣使羅重進來言、主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夏國之臣判其君、朝廷乃罷分賜酋
豪之議、止令歸塞門安遠二寨、還賜以綏州、重進凡三往返議之、始奉表聽從、十二月、庚戌、乃
遣劉航賜秉常詔曰、朕肇膺皇歷、奄宅萬邦、凡撫遠人、必推大信、乃顧西陲之守、實殫累世之
忠、爰自近來、頗隳故矩、以至閭令首領、誘害邊臣、寖違憲度之常、自絕貢輸之路、方行詰問、忽
報凶哀、而能懲事以謝愆、瀝哀而請命、念方罹於荼毒、嘗曲示於慰存、乃復羈送罪酋、載馳使
介、願堅誠節、規欲日新、今已奉表及奏、已稟從聖旨、歸納塞門安遠二砦、仍乞別進誓文、永遵

臣禮、詳覽來請、朕意嘉之、夏國既再修職貢、所宜謹守信誓、無或擾犯邊圉、重取悔尤、至於順漢西蕃、亦毋得輒有侵掠、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舊例、朝廷必當戒飭邊吏、約束屬戶、各守疆場、不得交侵、則韋安邊俗、式臻富庶之期、紹續世封、克保寵榮之福、時夏人屢欲款塞、每虛聲搖邊、詔問方略、知延州趙卨審計形勢、為破賊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呂真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賊方以四萬衆自閒道、欲取綏州、道遇曲珍、皇駭亟戰、呂真繼至、賊衆散走、賊自失綏州、意未能已、卨揣知其情、奏言賊使請和、必欲畫綏州界、願聽本路經略司分畫、歲賜則候通和之日復焉、辛酉、以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事、韶遂行邊、西蕃俞龍珂帥其衆內附、初韶為建昌軍司理、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吐蕃唃廝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帝異其言、王安石以為奇謀、故韶有是擢、夏遣使貢于遼、是歲夏改元乾道、

二年、春正月、夏國主乞早頒封冊、詔曰、詔夏國主、比輸忠款、願襲世榮、已飭攸司、式備封冊、屬使人之勤請、欲誓詔之早頒、庶彼邊民、聞我朝命、得遂耕耘之便、更無兵革之虞、所宜允從、當體睠遇、今差某官先齎誓詔往彼、至可領也、夏人寇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死傷者不可勝計、戊子、賜夏國主誓詔曰、詔夏國主、省所進誓表、臣聞固基業者、必防於悔吝、質神祇者、宜務於要盟、考覈彝章、討論典故、河帶山礪、始漢室以流芳、玉敦珠槃、本周朝之垂範、庶使君臣之契、邦國之歡、蔚為長久之規、茂著古今之式、矧茂恩於累世、受賜於有年、當竭情誠、仰期宸聽、竊以上聯世緒、累受列封、本宜存信以推忠、豈謂輕盟而易動、蓋此番戎之畫、助成守土之非、然而始有釁端、已歸傾逝、昨者期在通歡之美、曾伸瀝款之誠、爰降綈函、宛垂俞旨、敢陳懇

愊、上達至聰、償給還於一城、即納歸於二砦、惟賴至仁撫育、鉅德保安、冀原舊誓之文、用復交
歡之永、伏遇堯雲廣蔭、軒鑑分輝、幸寬既往之辜、深察自新之懇、將使慶流後裔、澤被溥天、洎
垂賜予之常、恪謹傾輸之節、臣敢不昭徵部族、嚴戒酋渠、用絶驚騷、俾無侵軼、非不知畏天而
事大、勉堅衛國之猷、背盟者不祥、寅懍奉君之體、若乃言亡其實、祈衆神而共誅、信不克周、冀
百殃而咸萃、自敦盟約、愈謹守於藩條、深愧愆尤、乞頒廻於誓詔、具悉、朕紹承天命、盡四海而
撫懷之、況爾世守西土、為國藩輔者乎、今復懲既往之非、篤自新之志、質於天地、要之鬼神、載
貢誓文、納忠王室、朕方推大信、以示萬邦、俯同茲言、永無有易、其進納塞門安遠二寨、已指揮
延州候交割訖、卻給還綏州、各依舊界、仍自行封冊以後、歲賜皆如舊例、其餘約束事節、一依
慶歷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朕已戒勑邊吏、各守封疆、所宜顯諭國人、藏書祖廟、永保
休福、詔諸子孫、指詞已孚、故不多及、誓詔付夏國主、三月、將行冊禮、復先以詔曰、詔夏國主、茲
閱函封、重申誓約、本誠心之自篤、為封守之遠圖、朕已飭使人、將馳冊禮、既薦綏於世土、宜先
諭於邊甿、庶遂耕耘之私、永無兵革之患、緬惟忠順、當體眷勤、冊曰、維熙甯二年、歲次己酉、三
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皇帝若曰、於戲、昔堯合萬邦而民風和、周建列土而王業懋、若古申命、
蓋國家之成法也、咨爾秉常、迪性純一、飭躬靖虔、生禀山川之靈、舊傳弓鉞之賜、撫有西夏、尊
于本朝、知事君必盡其節、知守國當保其衆、乃內發誠素、外孚誓言、質之天地而不欺、要之日
月而不昧、朕用稽酌故典、表顯徽實、錫爾以茅土之封、不為不寵、加爾以車服之數、不為不榮、
涓辰既良、備物既渥、誕舉丕冊、以華一方、今遣朝奉郎守尚書司封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
魚袋劉航、文思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騎都尉彭城縣開國伯食

邑七百戶劉忞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為宋藩輔夫履謙順者靡不膺長福懷驕肆者靡不蹈後虞率身和民時乃之績往欽哉祇予一人之彝訓可不慎歟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戊辰夏遣使詣遼謝封冊八月夏國請從舊蕃儀詔許之詔曰爾世居西垂屏衛中夏既服朝廷之新命宜從蕃國之舊儀以紹祖風且堅臣節宜依來請用遂乃誠蓋夏國自諒祚請去蕃禮從漢儀之後常服中國衣冠至是始復其初　冬十月城綏州先是秉常既冠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上使韓縝與夏人議亦許之矣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為然然時已有詔使逵焚棄綏州逵曰一州既失二砦不可得中國為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為藏其詔不出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劾違詔之罪詔褒逵既誓詔已降夏人猶不歸二砦夏主遣其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逵命機宜文字趙卨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卨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牆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萌罔訛語塞卨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時陳升之韓琦亦不欲廢事遂格秉常上誓表更賜詔曰詔夏國主所奏差嵬名挨移等赴塞門地分與趙祕丞商量分劃塞門安遠交領綏州雖差人去與趙祕丞一兩次相見終不與定奪了當兼宥州牒得保安軍牒開坐中書樞密院同奉聖旨安遠塞門蕃族住坐久已著業應雖起移任令蕃族依舊住坐所有綏州更不給還及云豈將邊圉之末圖有抗大廷之誠命願詳悉於云為免稽留於事理等事具悉朕嗣膺丕歷勤撫庶邦凡德澤之所加固遐邇之無間矧惟西夏屏于一方比載覽于誓文尋俯同於誠請逮按還於舊境忽搆述於異端因念二寨之民豈無故俗之戀使各安其生聚且

曲示於仁恩、蓋徇彼情、匪樂生事、重披來奏、尚有所陳、宜自斥於末圖、庶共恢於遠略、向都囉重進等齎到誓表、備詳恭順、既降誓詔、遂令延州交割塞門安遠訖、卻還綏州、並須合依舊界、及得延州奏、夏國遣來人、只要交割寨基、比移牒宥州、指說舊日界至、回牒卻稱趙卨妄有指執、顯是不依誓詔、交割舊界、朝廷務惇大體、將示含容、其二寨已令延州更不交割、綏州固無給還之理、自守所宜、遵循誓詔、永保安靜、無令任事首領、輒起事端、遂城綏州、改名綏德城、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而以為藩蔽、寶元用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為諸酋所有、卨因召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曰、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存止此、卨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曰吾貰汝歸。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壯夫。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卨以異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攷、因涅其手、屬歲饑、卨令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于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銳過于正兵、戊戌、以監門衛將軍嵬名山為供備庫使、仍賜名趙懷順、己未、夏遣使來謝冊封、　閏十一月、戊申、夏遣使詣遼乞賜印綬、

三年、秋七月、夏人寇邊、先是、虜遣兵二萬侵綏德城、尋入堡、判延州郭逵曰、彼氣力方銳。不可與戰、又不可止、俟其去而平之。虜既成堡。各留戍三百人。逵遣將攻其二大堡。一日克之、餘堡遁去。時虜人又築堡于慶州荔源堡北、曰閙訛、衆號十萬、其堡在境外二十里、及聞延州堡敗、亦止不築、蕃部巡檢李宗諒地近虜堡。害其田作、乃率衆千餘人、與虜戰于閙訛、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种詠、郭貴等助之、信等訴衆寡不敵、按兵不出、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陣圖方略授之、兵進、宗諒戰不利、還趨堡、信閉門不納、宗諒還戰而沒、復圭責信觀

望信等引兵三千往十二盤擊虜虜曰我與宗諒有仇不與宋兵戰也信曰宗諒我熟戶射之虜曰汝真欲戰耶乃縱西翼圍之且令曰殺兵勿殺將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乃執信等而取其圖略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違節制詠瘐死獄中斬信甫配流郭貴朝廷因命復圭酬賽復圭遣將復出兵邛州破金湯白豹萌口和口等寨夜入欄浪市掠老幼數百人又使李克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而邊釁大起矣八月己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源堡懷安鎮東谷西谷二砦業落鎮兵多者號三十萬少者號二十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陝西大震時大順清野賊無所掠又毒水上流飲者多死凡九日乃退鈐轄郭慶都監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之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乃以絳為陝西宣撫使自受命至陛辭三日而行贈金繒及織文袍纔至邊悉與將吏治兵鄜延使种諤出青澗城絳欲自高奴通道河東詔兼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冬十月辛酉詔延州毋納夏使夏又大舉入寇環慶堡障皆被圍姚兕駐荔源堡引兵出據險要及張疑兵諸山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內間出奇兵擊之賊稍卻明日益兵來攻甚急兕乘高而射凡三百餘發皆應弦而斃指裂血流而射不已更遣子雄率精騎出自執旗從城上麾之賊不敢當即引而西攻大順城兕復往援城亦獲全兕字武之為巡檢以功多遷左藏軍副使十一月甲辰夏人寇大順詔知延州郭逵出師援之逵諜知秉常幼留宥州即遣燕達悉破近邊諸寨聲言擣虛攻宥州凡九戰其酋皆遁又遣田守度出德靖寨伺其歸邀擊之夏人聞逵將襲宥州亟奔還守度破之於金湯十二月庚午夏人寇鎮戎軍三川砦巡檢趙善伏兵邀擊敗之夏改元天賜禮盛國慶

四年、春正月、己丑、絳使偏將种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為七軍、復以种諤為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横山、安撫使郭逵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奏逵沮軍事、逮還之、既諤帥師襲敗夏人於囉兀、絳因命諤以衆二萬築囉兀城、及雪中築撫寧堡、自高奴通河東塞、調發倉卒、關陝騷然、呂公弼上言、諤既城囉兀、又增堡障、今大兵殺獲已多、虜方懷忿、日夜聚兵、必為邊患、願罷城築。專為持重計。絳又命順德軍判官游師雄同提舉常平劉綰往鄜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瑄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綏平塞、地逼賊境、師雄疑其有伏、請由他道、已而諜者至、言夏人嘗伏精兵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機事、瑄驚曰、向非公、墮于敵矣、不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破賊馬戶川、斬首千級、乞加殊賞、從之、三月、丁亥、夏人陷撫寧諸城、初种諤進築永樂川賞捕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州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絳得空名告身宣勑及錦袍銀帶、撫納降附、至邊盡召蕃官蕃部厚犒之、軍士怨望、又奪騎兵馬、曰此輩不能戰以與蕃部、有抱馬首號泣者、絳又嘗遣權管勾機宜文字游師雄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市、師雄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囉兀亦不守、將士沒者千餘人、初上遣戶部副使張景憲等按視、景憲受命即奏曰、二城不可守。臣固不待到而後知。行未半道、撫寧已陷、至鄜延、條奏所見百姓憔悴、師旅咨嗟、及言入鄜延界、詢囉兀利害、無一人言

便者、乞速毀廢會慶州軍叛、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諤稱得寄旨於高遵裕、遵裕降為乾州兵馬監押、而責諤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韓絳坐興師敗衄罷知鄧州王文諒者夏國用事臣沒藏訛哤家奴、得罪、因自歸王安石薦其才、加閤門祇候、韓絳先遣文諒出界、凡官軍斬級、多奪與蕃軍至掘冢戮屍為功、邠甯廣銳都虞侯吳逵嘗與文諒爭功、文諒怨之、誣以夜至野盤會與戰鬬、呼逵不至、及扇搖軍士、宣撫司送逵慶州獄、四十日絳至慶州、將斬逵部卒喧呼、乃復送獄、數日賊攻囉兀甚急、絳命慶州出兵牽制、廣銳兩指揮謀擁逵為亂、雨作不授甲、乃止、遂焚北門大噪、縱略斬關而出、林廣說以順逆、多投降者、時逵已擁衆出、餘黨猶在城下、廣諭降之者曰、亂首去矣、爾曹出非同惡、若聽我、不惟得活、且有功、因收集得百餘人、至營、激厲約束之、授以兵器、令攻城下兵、擒戮皆盡、慶州遂安、涇原路總管張玉、鄜延劉永年並令再任、玉與一子官、樞密使文彥博曰、兩人同是用、而推恩不同、上曰、玉累有戰功、永年但久熟鄜延、未有代之者、若一槩推恩、無以激勸、 秋九月庚子、夏主秉常遣使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荅曰、昨覽邊臣所奏、以夏國去秋自絕朝廷、深入環慶路、殺掠熟戶、侵逼城寨、須舉兵入討、朕為人父母、亟令班師、無得窮武、今國主遣使歸款、欲繼舊好、休兵息民、甚善、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塞門安遠二寨、綏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止令鄜延路經略司定立綏德城界、其餘及諸路、並依見今漢蕃住坐耕牧界至、立封堠、掘壍內外、各認地分、樵牧耕種、貴彼此更無侵軼、俟定界畢、別進誓表、回頒誓詔、恩賜如舊、因並賜陝西河東經略使司詔曰、勅夏國再差嵬名懷寨等進誓表謝恩、朝廷已降詔、並依慶歷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又賜鄜延等路經略使不得生事詔曰、勅夏國再差都羅重進等、齎到誓表、及進納安遠塞門二寨、詞

理恭順、朝廷已降誓詔、並依慶歷年誓詔施行、十二月戊午、歸夏俘、

五年、秋、又詔陝西毋侵掠夏境、時夏人已進誓表、故有是命、詔曰、詔夏國主、省所上表、臣依准制命、將綏德城下界至打量二十里、明立封堠、交付了當、訖者、臣幼明世緒、遵奉皇猷、宿兵累年、空阻瞻雲之望、通盟此日、遐陳獻土之歡、上奉高明、更無渝變、虔遵聖訓、分定式疆、踐土約詞、昭著先朝之誓、推忠納款、堅持歸信之誠、載圖方岳之勤、庶荅乾坤之施、具悉、世膺爵寵、為我翰藩、來陳封章、率服詔令、載惟忠順、良所歎嘉、弭兵息民、子育萬國、終始惟一、時乃朕心、爾不有渝、朕無過舉、已戒邊吏、各守封疆、所宜顯諭國人、永遵先誓、其餘約束事節、一依慶歷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以後、恩賜歲禮、並如舊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復賜立夏國主冊文曰、維某年月日、皇帝若曰、古先哲王、奄有區夏、選賢維世、以立諸侯、外則撫鎮畛封、內則屏毗中國、肆朕纂服、遹追令猷、敷考貢圖、誕頒顯册、咨爾某、性資沈勇、世載忠良、夙懷來極之誠、深明事大之節、底綏種落、式遏寇虞、奉承前修、嗣守舊約、是用策勳而懋賞、備物以嚴師績、茂旃旌、苴茅分土、涓辰令吉、長于西陲、今差某官持節册命爾為夏國主、於戲、世為宋藩、惟忠實可以保位、疆以戎索、非信順無以乂民、允懷于茲、罔墮厥緒、欽哉、迪予一人之休命、可不慎歟、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五道西征

神宗熙甯五年、春、二月、丙寅、以知鄭州呂公弼為宣徽南院使、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蔡挺為樞密副使、因險築熙甯砦、諜告夏人數萬集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遂潰、遣四將分路追討、

破其七族。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關中大擾。挺討平之。帝曰、慶卒為亂、不至猖獗、涇原之力也、時以燕達權發遣環慶路駐泊總管、慶州之役、達有戰功、故自鈐轄躐遷總管、然自資淺、故令權發遣、自燕達始也、達字逢辰初為延州巡檢戍懷甯砦羌人三萬薄城以所部五百破之故有是命

六年、春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檢使劉維吉敗之、

七年、夏四月乙亥、王韶破四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

八年、是歲夏改元大安、

元豐元年、秋八月壬子、王珪知帝欲伐夏、故奏乞用集賢殿修撰俞充為邊帥、

二年、秋七月乙酉、夏兵犯綏德城、平等四將高永能等擊敗之、八月丙申朔、夏人寇綏德城、都監李浦敗之、

三年、秋七月庚寅、熙河路經略司言、西界首領禹藏結逋藥蕃部巴鞫等、以驛書來告、夏國集兵將築撒逋達宗城于河州界黃河之南洮河之西、帝曰、若如所報、乃屬河州之境、豈可聽其修築、深慮經略司不詳上件所指地分、都為無備、驅逐約闌次第、可速下本司多備兵馬、禁止之、

四年、夏六月壬午、詔陝西路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至須廣為之備、以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种諤為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略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先是諤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本路及麟府事、悉聽諤節制、秋七月、命李憲等分道伐夏國、初環慶經略使俞充知上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

言諜報云夏國母及梁相公者、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因囚之、且秉常事大、有何可罪、乃被幽囚、此正興師問罪之時、今若一舉而復漢唐兩河之地、其費不過五年歲賜秉常之數、乃除充環慶帥、至環慶、議取靈武、書奏而充暴卒、乃以高遵裕代之、因命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八月、辛酉、夏人寇臨州堡、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伐、董氈集六部族兵十二萬、分三路與大兵會、壬戌、种諤遣諸將出界、遇賊破之、斬首千級、丁丑、熙河經畧李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氈兵三萬、建大將旗鼓、節制諸軍敗夏人於西市新城。獲酋首三人。首領二十餘人、庚辰、又襲破于女遮谷。斬獲甚衆、遂復古蘭州城。奏至、上甚喜、唯种諤師軍次綏德城、遣將出師招納、遇賊境上、朝廷以諤先期輕出、命還師延安、改命諤知麟府事、並聽王中正節制、憲以蘭州古金城地。是為河湟要害、請城之。仍建為帥府。九月、乙酉、董氈遣使來貢、且言已遣首領將兵三萬、會擊夏國、戊子、蘭州新順首領巴令謁等三族、率所部兵、攻夏人撒逋宗城、敗之、丙申、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餘步、大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大閘五六重、僅通人馬、自夏賊敗衂之後、所至部族皆降附、今招納已多、若不築城無以固降羌之心。見築蘭州城、及通過堡、已遣前軍副將苗履中軍副將王文郁都大管勾修築、前軍將李浩專提舉固根本、其李浩以須佐事之人、亦即軍前權選委勾當、种諤乞計置濟渡橋栰、令轉運司發步乘運入西界、詔凡出兵深入。其濟渡過索渾脫。皆須自備、未聞千里、運木、隨軍、令諤及河賊界屋並可毀。或斬林木相兼。帝之坐制兵閒。利害細微皆得其要。丙午、詔諭夏國勅牓曰、睠茲西夏、保有舊封、爰自近世以來、尤謹奉藩之職、忽姦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迨移問其端、俛輒自隳於信

約暴驅兵衆直犯塞防在神理之莫容固人情之共憤方切拯民之念宜興問罪之師已遣將臣諸道並進其先在夏國主左右并嵬名諸部同心之人並許軍前拔身自歸及其餘首領能相率效順共誅國讎隨功大小爵祿賞賜各倍常科許依舊土地住坐子孫世世常享安榮其或違拒天兵九族並誅無赦蓋天道助順必致萬靈之歸王師有征更無千里之敵咨爾士庶久罹困殘共肩向化之心咸適更生之路敢稽朕命後悔何追是日王中正發麟州禡祭祝詞曰臣中正代皇帝親征兵六萬人民夫亦六萬餘人行數里至白草平即奏已入夏界留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就芻糧于麟州高遵裕發慶州蕃漢步騎凡八萬七千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种諤以鄜延兵五萬四千畿內七將兵三萬九千分為七軍方陣而進自綏德城出塞丁未攻圍米脂寨庚戌夏兵救米脂砦鄜延經略副使种諤率衆擊破之諤因乞不受王中正節制上以其米脂之功大喜遣使撫諭曰昨以卿急相滅賊恐或妄進為一方憂欲俾王中正節制進止今乃能功先諸路朕甚嘉之自今可不受中正節制辛亥諤又敗夏人于無定川斬首八千級

冬十月丁巳米脂砦降初圍米脂城虜以衆十萬來援前鋒將高永能謂從弟永亨曰虜衆暴至易吾軍吾營當大川右山左水宜令前設嚴陣待其至選精騎張右翼擊之可破也永亨從之詰朝霧四塞虜果大至與前軍戰良久奇兵翼進虜潰自相蹈藉於無定河水為不流大軍乘之自寅至辰斬首數千級獲馬三千槖駝牛羊以萬計器甲不可勝數城猶不下永能密遣諜埋都統說其東壁守將諭以禍福翼日來降永能請厚賞之衣以歸示諸下導以鼓吹城中乃攜其偽鈐轄令介遇訛出降种諤下令入城敢殺人及盜者斬收城中老小萬四百二十一口給以衣巾仍命訛遇等各統所部以禦敵庚申熙河兵至女遮谷夏人遇戰敗之癸

亥、种諤至石州賊棄積年文案簿書枷械舉衆遁走移軍據之。乙丑、涇原兵至磨臍隘。遇夏兵。與戰敗之。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諜者。以為環慶阻衡山必從涇原取胡盧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既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五里。遇夏人三萬餘衆。扼磨臍隘口。不得進。諸將欲舍而東出韋州與環慶合。昌祚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為容利速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麟曰、賊衆我寡。將迎擊之。且以臨大軍之聲必濟。即馳騎中軍告急。憲進兵。麟使人聲言姚公已破賊乃謀分軍度胡盧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諭衆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衆驩甚響震山谷昌祚既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麟鼓而出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夏人小卻、軍皆至、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姪吃多埋等二十二人、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偽銅印一、自是大軍通行無所礙、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种諤入夏州。己巳、种諤入銀州。庚午、環慶行營經略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與戰破之。是日內侍王中正率涇原兵至夏州時夏州已降种諤、諤尋引去、中正軍於城中、居民數十家、先是朝旨禁入賊境抄掠、夏人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謂中正曰、鄜延軍先行、獲功甚多、我軍出界近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食盡矣、因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乃請襲宥州、聊以藉口、中正從之、癸酉、王中正至宥州、城中居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數人、獲馬牛百六十、羊千九百、軍於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

充食高遵裕至韋州監軍司令將士勿毀官寺民居以示招遠乙亥李憲敗夏人屈吳山丙子鄜延路鈐轄曲珍破夏人于蒲桃山高遵裕次旱海先是李察請以驢代夫運糧驢塞路饋不繼師病之己卯种諤言效順人已刺歸漢二字恐諸路在臣後者一例殺戮乞賜約束詔种諤所過招納效順人令王中正如行營經過指揮諸將更加存撫辛巳涇原節制王中正入宥州涇原兵既破磨臍隘行次賞移口有二道一北出黛黛嶺一西北出鳴沙川鳴沙少紆諸將欲從黛黛嶺劉昌祚曰離漢時運司備糧一月今已十八日未到靈州倘有不繼勢將若何吾聞鳴沙有積粟夏人謂之御倉可取而食之靈州雖久不足憂也既至得窖藏米百萬為留信宿重載而趨靈州壬午師次城下有番酋乘馬馳突昌祚曰孰能為我取此賊乎時郭成為選鋒即躍馬斬其首以還先是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伐夏至是環慶軍未至城門未闔先鋒奪門幾入高遵裕疾其功遣李臨安鼎齋劄子止之且曰已使王永昌入城招安可勿殺昌祚按甲不敢進少間門闔城守斬首級四百五十得戰馬牛羊千餘昌祚曰城不足下獨嫌于環慶爾朝廷在遠必謂兩道相爭乃止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高遵裕遂以環慶兵趨靈州是日次南州平櫟距城三十里遇夏人遵裕出精兵接戰斬首千餘級轉運副李察判官范純粹夜以手書間道促涇原兵來援劉昌祚即委姚麟留屯自將選鋒數千人赴之未至而賊已退先是昌祚言軍事不稱旨帝賜遵裕手札曰昌祚所言迂濶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州遵裕未至靈州百里聞之亟具表稱臣遣昌祚進攻拔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虛乃斬謀者以徇于是昌祚詣遵裕遵裕詰其來晚坐帳外移時不見既見問靈州何如昌祚曰曏昔即欲取之以幕府在

後故止城不足拔也前日磨臍之戰餘衆皆保東關鎮東關在城東三十里旁直興州渡口平時自是要害今復保聚若乘此急擊之外援既殲孤城當自下遵裕怒未解且方欲攻城謂昌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平壘黎明入之矣因檄昌祚以涇原兵付姚麟麟不敢當遵裕亦已甲申詔降五路對境圖付王中正种諤據所分地招討俟略定河南如可乘勢渡河方得前進蕩覆賊巢緣環慶涇原行營已至靈州界其鄜延河東兵馬路尚遠不須必赴會合但能平靜所分一道將來議賞不在克定興靈之下乃令趙卨應付糧草初王中正在河東奴視轉運司官莊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為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糧及种諤既得詔不受中正節制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中正不習軍事自入夏境望空而行無嚮導斥堠性畏怯所至逗留恐夏人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中滅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盡士卒憤怒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公岳趙咸二漕乃潰歸初种諤被詔當以兵會靈州而諤在道不進既發夏州即饋餉乏絕諤駐兵麻家平士卒饑困皆無人色諤欲歸罪漕臣李稷稷以民苦摺運多散走不能禁使士卒斬其足筋宛轉山谷間數日乃死者數千人丁亥諸軍合攻靈州种諤敗夏人于黑水斬首一千七百級戊子高遵裕始自以環慶兵攻靈州城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為之皆細小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劉昌祚衆共救解之昌祚憂恚成疾涇原兵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它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又使呼城上人曰汝何不速降其人曰我未嘗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西人亦閒從城上呼官軍曰漢人兀𢫬否或仰而荅曰兀𢫬城上皆大笑

蓋西人謂鞦慫為兀㩦也。己丑、李憲敗夏人于羅逋川、种諤降橫河平人戶、因留千人守米脂、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斬獲甚衆。辛丑、師還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餽餉至嗚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初夏人聞宋大舉、母梁太后問策于在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清埜堅壁、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饋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癸卯、种諤至夏州索家平、進次白它、兵衆三萬人、以無食而潰、左班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相繼乏食、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潰而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柰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塵坌四起、居人駭散、或請閉六戍拒之、或議以河東十二將之師討除、沈括以為不然、括出按軍、劉歸仁至、括問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無以對、乃斬以徇。丙午、高遵裕以師還、夏人來追、遂潰、是役也、遵裕至圍城凡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多凍溺而死、餘軍才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初詔李憲師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㖫丁、敗之、次于胡盧河、屯沒烟會、帝始意謂夏童不恭命、進軍靈武、期於一舉成擒、嘗下詔曰、如有敢議班師者、以軍法從事。至於師老儲乏、主帥方議班師、無敢啓言者、有內臣樂士宣方為小行人之職、獨毅然白於帥府、請自邊乘七晝夕達奏至於京師。帝欣然從之、憲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城下、獨憲不至。五路之出也、姚麟與劉昌祚皆為涇原行營總管、高遵裕節制、而以兵會於靈武、賊十萬餘扼我師、麟引兵以出。大破之。遂以師抵靈武、為諸道先、遵裕數日至、方議攻城、麟先登、矢石下如雨、氣益振、城且拔。會班師。麟復以涇原兵為後軍。賊追躡。慷慨激厲士衆、爭出死力、全師而還。是役也、涇原軍入、

為前出為殿戰嘗為最而麟實將之後昌祚言靈武不克實受制非戰之罪朝廷問麟是非麟曰首至靈武昌祚之功城不能取皆臣之罪人以此多之麟字君瑞王韶取熙河知麟材可用為熙河管界巡檢至是以功遷內殿承制辛亥置延州塞門浮屠二寨十二月壬午置延州義合寨

五年春正月庚子討敗師罪辛丑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昌祚初為通事舍人夏人以百餘騎寇劉溝堡昌祚出援夏人伏萬騎黑山外偽遁昌祚卒遇之戰不解夏人銳甚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賊遁去自西事以來以寡禦衆未有如昌祚者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後期之罪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不待報命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詞釋弗誅

漁隱叢話東坡云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為轉運判官李察聞奏得罪貶郴州監稅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永樂失事

元豐五年春正月李憲既釋弗誅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三月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於金湯時夏人欲襲取新壘大治攻械知慶州趙卨具上撓賊計虜寇蘭州卨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韋俘馘千驅孳畜五千虜酋拽厥嵬名宿兵

於賀蘭原時出盜邊禹遣將李昭甫蕃官歸仁各領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賊入平夏無由破之選三蕃官各與輕兵五百使間道出賊砦後邀歸路與賊戰賀羅平賊果趨平夏千兵伏發賊駭潰斬賊千生擒嵬名斬首領六獲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　夏四月知延州沈括奏遣曲珍將兵綏德城應援討葭蘆寨左右見聚羌落從之時李憲乞再舉伐夏丁丑始議五路舉兵五月种諤西討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知延州沈括請城烏延古城以包橫山下瞰平夏使敵不得絕沙漠甲辰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侍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議之六月辛亥朔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斬其統軍二人戊寅曲珍等敗夏人于明堂川初种諤以行軍紆道降文州刺史自以西討無功謀據橫山其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會朝廷命徐禧李舜舉至鄜延議邊事諤入對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及禧至延州奏乞趣諤還諤在道禧已與沈括定議先城永樂堞乃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竊惟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為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強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堡各六自永樂堞至長城嶺置六砦自背岡川至布娘堡置六堡諤言若城永樂則夏人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　秋八月禧度諤不可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

諸將發延州蕃漢人萬役夫荷糧者倍之往築甲戌城永樂版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
役曲珍將追殺之禧不許九月甲申永樂城成即永樂山川築新城共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
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徐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李稷輦金銀鈔帛充牣其中
欲夸示禧以為城甫就而中已實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去九日夏人即以
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不之信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遂與李稷李舜舉往援之留沈括守
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涇原禧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大將高永亨曰城
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為沮衆械送延州獄丙戌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號三十
萬禧登城西望不見其際大將高永能曰敵性如獸不意而輒加箠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遲
疑不斷縱其陸梁將無所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進
此常勢也塵埃漲天必數十萬之衆使俱集則衆寡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捋其鬚謂永能曰
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永能退捫膺謂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至
者益衆丁亥夏人漸偪永能請及其未陣擊之又不聽乃以萬人陣城下坐譙門執黃旂令衆
曰視吾旂進止賊分兵進攻抵城下曲珍陣於水際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遂白禧曰今衆心
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賊不戰先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陣於
城下俄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
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軍繼之時鄜延選鋒軍最為驍銳皆一當百先接戰敗奔入
城蹂後陣夏人乘之師大潰將校寇偉李師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
餘人盡沒曲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夏人遂圍城初沈括奏夏人

偪永樂見官兵整乃還帝曰括料敵疏矣彼來未出戰豈肎遽退耶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
乙未詔李憲張世矩將兵救永樂又令沈括遣人與夏約退軍當還永樂地夏人圍永樂城厚
數里游騎掠米脂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
七至絞馬糞汁飲之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創格鬬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
前种諤怨禧不遣救曲珍度不可支請禧乘兵氣未竭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
地奈何棄之且為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於此懼辱國耳高永能
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城中無水惟禧舜舉有水兩壺一日忽有子城
下呼曰漢人何不降聞無水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於外以示人曰無水此何物也虜笑曰止
於此矣夏人呼珍來講和呂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髡思義囚之戊戌夜大雨夏人環城急
攻城遂陷孫昌裔勸永能從間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戎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
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敝衣戰而死徐禧李舜舉李稷皆莫知所為城既陷舜
舉以敗紙半幅筆摘略數十百字以燭蠟固之付有司以上實遺奏也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
願陛下勿輕此賊李稷將死亦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得之不勝悲涕者累日是時敵人
雖入月城而未偪左右以馬御舜舉舜舉以鞭揮擊不肎上馬少頃僵蹶人猶見之李稷上馬
將出門失轡或云面上中箭在甕城內夜黑沸濤中面上中箭恐非敵人也獨徐禧不知所歸
或云有還人見之夏國者惟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裸跣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持刀殺數十人
而死夏人耀兵于米脂城下乃還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　冬十月戊申朔沈
括种諤奏永樂城陷蕃漢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帝涕泣悲憤劉昌祚言永

樂之敗。一日失馬七千匹。不知平時費幾何而致。是寗不惜哉。或言緣是役而死者亦十餘萬人云城下沙爐中大小團茶可拾也。乃是將以買人頭者乙丑詔贈永樂死事臣徐禧李舜舉李稷高永能高品張禹勤官禧舜舉並謚忠愍永能子世亮錄為忠州刺史

六年春二月丁未夏人數十萬衆奄至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淝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是月帝賜李憲詔曰西賊首領最為狡黠者惟仁多陵丁而自來多於本國西南邊出入料彼方蕃部必能有識其狀貌者宜多方選委將佐廣募蕃兵有識之人令密結敢死儔類遇事謀生擒致之不然斬首前來當以團練蕃部鈐轄及皇城使蕃將官酬之丙辰黜李憲為經畧安撫都總管以王文郁為西上閤門使代李浩知蘭州三月辛卯夏人寇蘭州副總管李浩以衛城有功復隴西團練使丙申河東將薛義敗夏人于葭蘆西嶺己亥河東將高永翼敗夏人於真卿流部 夏四月甲子李浩敗夏人于巴義谷五月夏人寇蘭州圍九日甲午大戰侍禁韋定死之尋又入寇麟州麾將郭忠紹敗之又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復賜李憲詔曰近麟府鄜延環慶涇原路探事人言西賊已點集河南河北諸監軍司人馬或稱十分中五或稱九分並要于十二月十五日葫蘆河取濟雖作過路分未知其的然聚兵去處必是委實不可不廣為枝備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四砦之還

元豐六年、夏閏六月乙亥朔、夏主秉常遣使來貢、永樂之役夏人亦以困敝於兵、令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憸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搆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效忠勤、通遐域之貢輸、庶生民之康泰、帝賜詔曰、朕以爾曆受封爵、世爲藩臣、職貢之脩、歲時無怠、朝廷待遇恩禮加隆、項以權強敢行廢辱、達於予聽、良用震驚、嘗令邊州就往移問、匿而不報、繼犯疆陲、王師徂往、蓋討有罪、義存拯患、非獲已焉、今者遣使造廷、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朕心釋然、深所嘉納、已戒邊吏無輒出兵、爾其遵守先盟、永勵臣節、永綏寵祿、庸副眷懷、帝令錄本付李憲、戊寅、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徼巡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乞還侵疆、不許、　冬十月癸酉朔、夏國主秉常遣使上表、請復修職貢、乞還舊疆、帝賜秉常詔曰、惟爾祖考、介居邊陲、蒙恩朝廷、享有爵土、拊循備厚、歷年滋多、昨者王師出征、義存拯患、謂宜委戈而聽命、敵愾以奏功、豈虞靡思、弗喻朕志、殺害吏士、捍拒甲兵、問罪正名、方圖再舉、迨使辭之效順、聞國政之復常、旋納懇誠、許修貢職、遽披來奏、論請故疆、朕惟蕃服不恭、削地示過、資於故實、匪朕所私、爾其審思厥終、務體至意、所言地界、已令鄜延路移牒宥州施行、其歲賜、俟地界了日依舊、

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甲寅、賜李憲詔曰、西賊雖已傷敗、散去、然兇酋人多唆丁倔强、任氣深慮恥於傷殘不快所欲、恣不思難、出我不意、其人如犬豕、乘隙忽有奔衝、不可不念、宜

多方廣布斥堠、督責守將無怠防虞、仍須弓箭火礮之類百萬有餘以備禦賊、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鄜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經略安撫使劉昌祚以鄜延自義合至德靖砦、綿亘七百里、堡砦五十餘、疏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立為定式。凡耕墾訓練戰守屯戍、度强弱分地、望圖山川形勢上之、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城外得賊尸五萬、昌祚乃遣姚兕趙宥州、王愍趙納乞會拒之、又寇塞門安遠砦、復遣米斌拒之、 夏四月、癸巳、夏人寇延州安寨堡、將官呂真敗之、復詔李憲曰、蘭州大衆傷敗之餘、士氣摧喪、在理可知、兼羌酋人多嘵丁殘忍、虐用其人、今既不能如欲、上則必得罪於國中、下須逞其躁心、六月、丙子、夏人寇德順軍、巡檢王友死之、 秋九月、乙丑、夏人圍定西城、燒龕谷族帳、熙河將秦貴敗之、 冬十月、夏人寇熙河、乙未、夏人寇靜邊砦、涇原鈐轄彭孫敗之、十一月、朔、丁酉、寇清邊砦、隊將白玉李貴死之、甲辰、夏國主秉常遣使來貢、

八年、春三月、帝崩、 夏四月、庚辰、知太原府呂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 冬十月、甲子、夏國遣使進助山陵馬匹、丁亥、以夏國主母喪遣使弔祭、十二月、夏人以其母遺留物馬白駝來獻、

哲宗元祐元年、春二月、庚午、禁邊民與夏人為市、庚辰、夏國遣使來貢、 夏五月、庚申、夏國遣使來賀即位、六月、夏主遣使來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初神宗於熙河路增置蘭州、鄜延路增置塞門安疆米脂浮屠葭蘆五寨、上即位、夏國纔遣使來賀登極、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棄守之議未決、知陳州韓維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國母擅

行罔廢、故興兵問罪、今國母死、秉常復位、所請恭順、有藩臣禮、宜復還其故地、以成先帝聖恩、
因陳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使人至、見於延和殿、輒妄奏曰、神宗自知
錯、上起立怒久之、內侍張茂則曰、與押伴理會、移時方退、於是孫覺首議棄蘭州　秋七月、乙
丑、夏國主秉常殂、是年改元天安禮定、國人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號獻陵、子乾順即位、
庚午夏國遣使來賀坤成節、　冬十月、壬辰、夏人來告哀、初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
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文彥博與
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邢恕固爭之、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
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
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姚麟奏書以為夏人逐其君、王師是征、今秉
常不廢、即為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召諸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
朝廷是其議、兵出殺胡平、而夏兵壓境、麟屯兵瓦亭、賊逼靜邊、麟將兵以待、賊至、邀擊之、賊遁
去、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除元係中國及西番舊地外、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
永樂所陷人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張楙往弔祭、衍奏以為蘭棄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
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
患益滋、悔將無及矣、議遂止、又詔諸路探報、自秉常身死、梁氏族人侵擅國事、遂致諸部酋豪
往往不服、變亂交攻、日相屠害、若有投來西人、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
目今邊情向去利害、纖細詳究、措置聞奏、庚子、詔曰、故夏國主嗣子乾順、惟爾先人、世修職貢、
訃音忽至、愍悼良深、想與諸臣、同增悲慕、惟忠可以保國、惟孝可以得民、各祗乃心、以服王命、

十二月十六日、太皇太后弔慰詔曰、詔夏國主嗣子乾順、念爾守邦、藐然在疚、日月逾邁、祖葬有時、緬懷孝愛之深、想極攀號之慼、往助襄事、式昭異恩、今差供備庫使張楙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夏國主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太皇太后祭奠詔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惟我列聖、眷爾有邦、非徒極其寵榮、亦與同其憂患、念爾哀疚、惻然顧懷、臨遣行人、往諭至意、且致奠贈之禮、以為存沒之光、今差朝奉大夫尚書金部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穆衍充祭奠使、兼賜故夏國主贈奠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二十四日、乾順進奉賀正旦馬駝至、使回賜詔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駝共一百頭匹事具悉、遠奉王正、來歸時事、惟此充庭之實、率皆任土之宜、乃眷忠勤、良深嘉歎、今回卿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具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又太皇太后詔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省所差人進奉賀正旦馬駝共一百頭匹事具悉、述職春朝、歸誠宰旅、修此效韋之禮、致其乘服之良、再閱來章、式嘉忠節、今回賜卿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乾順復進謝恩馬駝、回詔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省所上表、進謝恩御馬一十匹、長進馬二百匹、駝一百頭事具悉、臨弔之重、以寵世臣、恩報之深、復馳來介、載閱充庭之實、備形述職之心、乃眷忠勤、不忘嘉歎、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太皇太后詔曰、同遣行人、往賻襄事、繼陳方物、來奉謝儀、惟忠可以附民、惟禮可以定國、勉終誠節、以副眷懷、時梁乞理數擾邊、延安帥趙卨知賊將入寇、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賊即犯塞門、汝

徑以輕兵擣其腹心已而果然安等襲洪州俘斬甚衆夏人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為備禼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戈甲無為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虜虜遂潰去乞埋終不悛禼使閒以善意問乞埋何苦與漢為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自是乞埋不復窺塞因復縱閒國中遂疑而殺之

二年春正月夏國以其故主秉常留遺物遣使來進乙丑遣劉奉世崔象先齎冊封乾順為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冊曰皇帝若曰於戲堯建萬邦黎民時雍周立五等重譯來賀此帝王之所同而國家之成法也咨爾乾順惟我列聖眷乃西陲錫壤建邦衞於王室保姓受氏同於宗盟爵命褒嘉恩體甚渥今爾承其胄緒紹茲蕃屏而能事上欽肅飭躬靖虔申遣使人來陳方物達於朕聽深惟汝嘉是用稽酌典故表顯寵名錫爾以茆土之封加爾以服乘之數誕頒丕冊以鎮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賢院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奉世崇儀副使上騎都尉安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崔象先持節冊命爾為夏國王永為宋藩輔夫篤於好德乃克顯先忠於戴君永膺福祉往祇明命無忝予一人之猷訓夏人復以地界為詞三月夏國遣使來謝封冊宥州送到陷蕃人三百十八口因分畫西夏地界詔鄜延經略司候到日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寨並特行給賜其餘不係可還城塞地土各委官畫定界至開立濠堠　夏五月癸丑夏人及西蕃酋鬼章圍南川砦遂城洮州遣游師雄行邊

秋七月夏人寇鎮戎軍諸堡劉昌祚等禦之而退八月癸巳詔夏國政亂主幼失藩臣禮皆强臣梁乙逋等擅權逆命其君民非有罪也興師討伐有所未忍諸路帥臣宜嚴兵自備如能洗心效順與之自新辛亥涇原路言夏人寇三川諸砦官軍敗之九月己未夏人寇鎮戎軍尋遁

去、時西邊稍甯而近塞時若寇掠、是歲夏改元天儀治平、時梁乙逋用事久、得前後所積歲賜金帛、輒語人曰嵬名家人管事有此功否我之所以連年點兵者欲使宋朝憚我而為國人求罷兵耳、

三年春三月乙亥、夏人寇德靜砦、將官張誠等敗之、　夏六月、辛丑、夏人寇塞門砦、朱贇郝普等死之、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夏人通好、詔邊將毋生事、二月、乙卯、夏國主遣使來謝封冊、　夏六月、夏遣使來貢、戊申、賜夏國詔曰省所奏事具悉、所有蘭州塞門兩處地土、前詔批述已明、毋復更有論請其永樂陷没人口、緣自牒報後來經隔歲久、慮其間實有死亡或後來卻有續尋到人數今已降指揮下鄜延路經略司、候將來送還到日、若與元報人數不同、亦令據今割計口支與賞絹、仍將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寨、約一日給賜所有應合立界至去處並依已降朝旨、及自來體例計會、鄜延路經略司關牒逐路帥臣、各委官隨宜相度、認定守把、不得更相侵越、丁巳、又賜詔曰、省所奏昨差人赴延州計會、將永樂等人口及所還四處城寨交換塞門蘭州兩處地土、實在朝廷酌中裁決、事具悉、爾嗣守世封、虔修貢職、頃屬罷兵之後、繼陳復地之言、累降詔音、備諭朕志、豈謂歷時之久、尚稽聞命之行、忽覽奏封、深亮誠款、顧改圖之議、猶有披陳、然事大之恭、實聽裁決、再惟忠順、殊用歎嘉、雖易地之求、當一遵於前詔、而酌中之請、宜別示於優恩、除漢蕃地土、指諭已明、難復換易外、所有歲賜、據前降詔命、合候地界了當、日依舊、今推特恩、已勅有司、更不候地界了當、便仰檢會依例施行、爾其體朝廷恩信之隆、謹封疆慎守之戒、永思安靖、用保悠長、初朝議以米脂等四寨與夏人、權涇原經略劉昌祚以為不可、不報、既

而夏國宥州牒巳刷到陷没人口、尋有旨給四寨、仍約以委官畫地界、至是夏國遣使入貢、樞密院擬荅曰蘭州塞門兩處地前巳明言毋復更請將來送永樂人口、慮歲久死亡、與元報人數不同、亦計口支給償絹仍將四寨給賜詔鄜延趙卨主分畫之議熙河帥范育請先畫疆界後歸四寨卨不以為然

五年春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仍約以委官定疆界、 夏六月、夏人寇質姑勝如二堡 秋七月乙酉、夏人來言畫疆界者不以綏州例、詔曰爾邈領蠻畿、恪循世守、伻來稱幣廷閱奏書、永言疆埸之安、未即溝封之畫兩界繩直、罄忠順而可嘉、千里蕪荒、瀝誠忱而有請、力祈務許、蚤遂底甯、惟析壤之求初無故事念安邊之議亦既累年、顧省恭勤、特行開納、然綏德城本無存留草地、詔自今既欲於漢界留出草地、即於蕃界亦當依數對留、應見今合立界至處、並須明立封堠、內外漢蕃各對留草地十里、不令耕種、仍各於草地以裏自擇安便處修建堡鋪、如熟地內不可修建、即於草地內修立、各不得逼近界堠、其餘疆畫未盡事、巳令押伴官委曲開諭進奉使副訖、及巳詔鄜延路經畧司、夏國如欲議事、許差人赴延州計議、眷方陲悅義之心、既輸悃愊、而朝廷綏遠之意、巳示優容、宜深體於悃懷、亟保和於封略、

六年、夏四月、辛丑、夏人寇熙河蘭岷鄜延等路、時知熙州范育言、朝廷昨詔本路與夏國分畫、自定西以北二十里與秦州隴諾堡界一抹取直、及質孤勝如堡外亦打量二十里、本路再陳汝遮形勢及一抹取直等處、各乞隨本路利害分畫、亦蒙許令與夏國商量、然夏國自去年舉兵攻質孤勝如二堡、及指隴諾取直等之事、以為翻異、又云南朝實有就和之意、請勿再說及

隴諾堡上取直及二堡之事其言詞簡慢不遜況無質孤勝如則金城必危無定西以北之地則定西必危金城危則熙州有奔衝之虞定西危則通遠有抚亢之患二州危則賊可攘臂於中河岷馬得而守也臣望朝廷無以今日之不用兵為可安而深為異日虞奏至執政會議蘇轍曰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歷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先易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非所賜城寨蓋指延州寨門義合石門吳堡蘭州諸城寨及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黽勉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草地更留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秦州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此不直致寇之大者也

秋八月癸未詔鄜延路都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人戰死不贈官餘官降等乙卯夏人寇懷遠砦閏月夏人寇麟州及神木等寨衆十五萬諸將不敢與戰蕃漢居民為所殺掠焚蕩廬舍驅擄畜産甚衆九月丁亥夏人寇府州壬辰詔州民為寇所掠廬舍焚蕩者給錢帛踐稼者振之失牛者官貸市之丁酉詔歲出内庫緡錢五十萬備邊費 冬十二月夏人犯邊知太原府范純仁自劾禦敵失策詔貶一官徙知河南府 是歲夏改元天祐民安

七年春二月丁卯詔陝西河東邊要進築守禦城砦 夏五月築李諾平城賜名定遠城初熙河分界議久不決遣陝西轉運使穆衍往視請介兩壘之間城諾平以按要害至此始成 秋八月己未詔西邊諸將嚴備毋輕出兵九月己酉永興軍蘭州鎮戎地震 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震丁卯夏人寇環州

八年、夏四月、丁未朔、夏人來謝罪、請以蘭州易塞門安遠二砦、以違順不常、卻其請、庚申、詔曰、省所上表遣使詣闕悔過上章及獻納蘭州一境地土、綏州至合儀寨亦取直畫定、卻有塞門、乞還賜夏國等事具悉、朕統御萬邦、敦示大信、眷爾嗣蕃之始、亟馳請命之誠、爰給土疆、復頒歲幣、豈謂受賜而往、輒興犯順之師、中外交章、神民共憤、朕以爾在位未久、勢匪自由、姑戢伐罪之大兵、聊用禦邊之中策、仍策疆吏、許爾自新、今則遣使來庭、託詞悔過、何乃謝章之初、達遽形畫境之煩言、況西蕃故疆、中國舊地、已載前詔、不係可還、其分界雖曾商量、在用兵亦合隔絶、然則塞門之請、殊非所宜、定西以東、已有前論、除河東鄜延路新邊界至、許從前約、令逐路經略司依前、亦已令蘭岷經略司依先降朝旨、委官候夏國差到官、詳先降指揮、同共商量分畫、緣夏國自元祐通貢受賜、後來累次犯邊、仍候諸路地界了日、可依前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並依舊例、六月、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為言、詔二府議、

紹聖元年、春正月、丙申、夏國遣使來貢、二月、夏國進馬助太皇太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不允、

二年、秋八月、詔熙河蘭岷鄜延河東路地界、令諸路沿邊當職官司更不商量分畫、只以巡綽卓望處把守、牒報夏國、先是元祐初諫議大夫孫覺議棄蘭州、其後司馬光謂此數砦者、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可以守禦、欲因繼統。悉皆毀撤。歸其侵地。劉摯謂供給戍守。窮竭財力。其最大者。莫如蘭州。不若捐一空城與之。至於鄜延河東等路、近置堡砦、深詔大臣早有定計、趙卨欲留塞門安遠二砦、其餘或存或廢、乞密降畫一、付臣遵守、呂陶謂實於邊防無分豪之益、范純粹謂收復故砦、廢州、略無所制、乞令以虜陷官吏丁夫悉歸朝廷、而所削之地、

並從給賜純仁之論亦然、蘇轍謂增置州砦。坐困中國。願決計棄之。王存謂夏國疆地終久難守、王岩叟謂自有葭蘆吳堡兩砦守之無所得。棄之不足惜。文彥博謂邊臣欺罔。為國生事第恐不能持久。卻須自棄不若推恩賜予至是章惇為相以為十年之間含容備至而夏人犯邊如故、遂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蓋章惇曾布方謀用兵故先勸上罷分畫開邊自此始、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平夏初城

元豐五年春二月、進封常樂郡公董氊為武威郡王以會兵討夏故也時夏人欲與董氊通好許割賂所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即官爵一隨所欲、董氊拒絕之整甲兵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名見其使令歸語董氊盡心守圉帝知邈川事力固不足以拒夏人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

六年是歲帝賜李憲詔曰昔六谷首領潘羅支厮鐸督輸忠朝廷、協力擊賊、後終成奇功、殺李繼遷於三十九井當時朝廷報賞甚厚、今董氊阿里骨既効誠如此宜更激勉使深入賊土求如上功阿里骨者董氊養子也

七年冬十月、夏人寇涇原、夏監軍人多零丁用事、常率兵出入蘭州、安塞之役、皆其主謀、神宗募人生致之不得時引兵十萬入涇原蕃漢民死者甚衆涇原經略使盧秉遣姚麟彭孫引兵趨靜邊砦、扼其歸路人多零丁戰死。獲其器甲以獻。按蔡條叢話以人多零丁為青唐羌誤

元祐二年夏五月阿里骨及夏人寇邊都監吳猛死之癸丑、夏人圍南川砦、　秋八月庚子、投

西蕃首領心牟欽氈、銀州團練使、溫溪心瓜州團練使、以不從結嗢齪入寇故也。丁未、岷州將种誼復洮州。西蕃大酋領鬼章、董氈別將也、桀黠有謀、所部兵甚銳、神宗時數為邊患。至是知夏人之怨矣蘭州也、與夏人解仇為援、築洮州居之、遂合縱寇邊。時夏人聚兵於天都山、而鬼章亦駐兵常家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軍器監游師雄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帥劉舜卿、舜卿曰、彼眾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眾。闘智不闘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不濟焉。願為首戮。三夕而後從之。總管姚兕、种誼請分兵兩路。急裝輕齎。並洮水而進。兕部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戶、破六逋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遣人走間道、焚黃河飛橋、青唐十萬之眾不得渡。誼部洮東。以岷州蕃將包順為前鋒、由哥龍谷會通遠蕃兵。宵濟邦金川、黎明至洮州城下。版築未收。一鼓而破。遂擒鬼章青宜結。并獲首領五人。檻送京師。斬馘數千。牛羊器械芻糧以萬計。餘眾奔潰、溺死者數千。洮水為之不流。於是奏捷曰、臣聞憺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授策而不謝。輒陰援吐蕃鬼章結黨構姦、欲為邊患。臣與主帥合謀、將義兵行伐。籲陛下聖神。陷城克敵、斬獲以萬計。生擒元惡。係送北闕下、願戮尸藁街、釁臭邸間。以示萬里。書奏、百寮班賀。安燾曰、乾順幼豎、非秉常近親、獨梁乙逋利於持權、與梁氏立之。其族黨酋渠善用兵者。如嵬名阿吳輩。皆秉常族黨。多反側顧望。不若有以離間之。彼阿吳等既不自安。一旦得領重兵。未必不回戈而復仇梁氏。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使來備責。悉如燾策。种誼之知廓州也、夏人將犯延安、帥趙禼以誼統制諸將、賊聞誼至、皆潰。鄜延人謂得誼勝強兵二十萬。為熙河蘭岷路鈐轄、知蘭州。蘭州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鄣不相接、質孤、麻子川、田美宜稼、皆棄不耕。誼請城納迷堡、李諾、大柳平、結珠龍、扼其要害。募民耕植、以省饋運。於是城李諾

平凡二十四日而成賜名定遠

三年秋七月辛亥賜阿里骨詔曰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自承襲以來疆酋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為遂據洮城以犯王略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酋豪而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讐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

七年冬十月丁卯夏人寇環州及永和諸砦凡七日始解去初知慶州章楶數遣輕兵出討虜有功斬獲部族不敢甯居楶策其必報乃取黠羌啗以厚利詗而遣之若得罪而逸者因使事虜刺其舉兵所向即馳歸以告果知羌情欲寇環州楶乃選精兵萬餘統以二驍將使營遠塞而授之策曰賊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怯為自衛計不備吾邊壘乃銜枚由間道繞出其後或乘障堡或伏山谷間伺以擊其歸又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圈所瀦水足以飲人馬乃夜遣寘毒藥虜圍環州數日無所獲而歸所遣驍將折可適屯師洪德城伺夏師退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而出馳突躪轢虜大敗而去斬首千餘級獲牛馬橐駝鎧仗以萬計遏牛圈飲其水且盡人馬被毒而奔道蹂踐墜壑谷而死重傷而歸者不可勝計梁氏幾不得脫盡棄其供帳襜褕之物而逃前此邊上功狀多虛或以易為難或奪甲與乙廣張俘級習以為常楶獨覈實第勞無少欺徼倖者不悅頗有謗之者楶不恤也

紹聖三年春二月丁亥夏人寇義合砦三月癸巳夏人圍塞門砦　秋八月辛酉夏人寇德靖甯順二砦九月折可適與夏人戰於雞鞍嶺敗之　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戊辰

詔被邊諸路相度城砦要害增嚴守備甲申以知大名府呂惠卿知延安府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至是又將大舉入寇鄜延經略使呂惠卿諜知之乃制策應十一軍悉屯於城裏與外軍相近部分既定夏主李乾德奉其母梁氏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渡河至烏延口分為三路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砦中自塞門龍安砦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是月自長城晝夜疾馳至青龍平距府城五里盡圍諸寨而以輕兵與諸將戰賊亦為十一寨其二在金明北其九在金明南列營環城乾順母子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初賊欲以重兵圍延州而後南掠鄜州及至延州見有備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有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有腹背受敵之患留二日即拔寨北去攻陷金明砦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惠卿遣將追之賊以精騎殿而不奔第四將張輿及李淮戰死諸將不敢擊先是七月間阿里骨以夏人師期來告賜詔曰阿里骨累據熙河路經畧安撫司等奏及近准進奉渴哀納余龍到闕累以夏人情狀傳報朝廷事具悉卿嗣有封域世為藩垣而能屢覘敵情密陳邊計緬維誠篤深眷余懷至是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去既去留一書寘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為吾投經畧使處其言曰夏國昨與朝廷疆場小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卻與坐圍鎮處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黽勉聽從遂於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上樞密院而不以聞十二月乙亥夏獻金明之俘於

遼、
四年春正月甲午、涇原路鈐轄王文振敗夏人於沒煙峽二月丙寅、夏人寇綏德城三月壬戌、夏人犯麟州神堂堡出兵討之進築胡山砦庚午、夏人大至葭蘆城下知石州張構等擊走之、辛巳西上閤門使折克行破夏人於長波川斬首二千餘級獲牛馬倍之初克行居行間無所知名賊寇慶州种諤拒之令河東出師為援克行請行為先鋒戰葭蘆川以功遂知府州西夏久窺河外克行每出必勝賊畏之　夏四月庚子、知保安軍李沂伐夏國破洪州環慶鈐轄張存入鹽州俘戮甚衆及還夏人追襲之復多失亡甲辰知渭州章楶城平夏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於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楶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楶檄知鎮戎軍口口口固守鎮戎時四路之兵無慮三十萬聽命於楶以總管王文振為統制以折可適為前軍而副之前軍遇敵求援可適請文振益兵發熙河卒二千人失道盡赴坑谷死文振懼歸罪可適劾其擅興違制奪十三官而罷楶請留之乃以可適權第十三將而趙隆為第九將與夏人戰隆功為多其涇原路第一將則劉仲武子文也夏人欲犯天聖砦主帥檄仲武會兵約過某日賊不來則分屯去仲武得賊的期乞緩分屯主帥止留一將及仲武軍賊果至仲武力戰禦之賊乃遁去遂遷仲武熙河路兵馬都監時李顯忠亦為鄜延路兵馬都監兼充第六正將西戎入寇顯忠屢擊之自是無敢犯塞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於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六月丁酉環慶路安疆砦成甲辰熙河進築青石峽成詔賜人役及防拓軍

兵緡錢有差尋賜名西平　秋八月己酉彗星見西方鄜延經略使呂惠卿復宥州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元符元年春二月戊辰知蘭州王舜臣討夏人於塞外築興平城　三月丙辰米脂砦成丙子築熙河通會關　夏五月呂惠卿帥師使劉安苗履破夏人於大沙堆　六月夏遣使求援於遼丙戌遣官分詣鄜延涇原河東熙河按驗所築城砦　冬十月夏人寇平夏渭州之西地數百里而平夏處其中初涇原經略章楶謂諸將曰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辟成為第十一將以戍平夏西賊自失地之後朝夕憤恚至是以兵號三十萬犯塞國主與其母自將攻平夏城自己卯至壬辰晝夜疾攻成等城守益堅寇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塡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寇一夕遁去戎母慚憤劈面而還章楶追擊獲其勇將嵬名阿里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人震駭阿里西壽妹勒都逋二人者乃西羌之將皆勇悍善戰屢為邊患朝廷密詔圖之楶知其虛可襲會二酋以放牧為名窺伺境上十二月遣折可適郭成等間以輕騎二千銜枚捷走出溢羌六道分進寇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得其家屬俘馘三千餘人獲牛羊不啻十萬種羌震慴計其地即天都山也可適因請以秋葦川為砦南牟為州詔名砦曰臨羌州曰西安而以可適知州事曾布白上此非常之功可賀上曰可賀否布曰鬼章亦賀及告陵廟此功不在鬼章下惇等皆曰此奇功也捷至帝御紫宸殿受百官賀楶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因名知府州折克行問策克行條具所見遂以師出界分

遣諸將約束為深入窮討之狀賊疑不敢動遂城葭蘆時河東進築八砦通道鄜延帥泰希甫至議築先後克行請以兩路兵同時深入先築遠者出賊不意帥用其策卒城之蓋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進築西安城於天都山建西安州而諸路亦多建城砦以偪夏及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矣十一月辛酉夏復遣使求援於遼

二年春二月甲申夏人以國母喪遣使來告哀且謝罪詔卻其使因進章楶等官秩嵬名阿里等至闕下並貸其命　秋九月庚子朔夏國遣使來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契丹婚媾

雍熙三年初西夏臣宋有年賜姓曰趙春二月癸卯繼遷叛宋始來降遼遼授以定難軍節度使銀夏綏宥等觀察處置使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弟繼冲為副使遂復姓李是為遼聖宗統和四年也　冬十月遣使貢於遼十二月李繼遷率五百騎款遼境言願婚大國永作藩輔

端拱元年春三月癸未繼遷遣使貢於遼

二年春正月壬辰李繼遷與兄繼捧有怨乞與遼通好遼主知其非誠不許壬辰繼遷貢於遼戊戌遼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繼遷賜馬三千匹

淳化元年春正月繼遷遣使如遼謝三月丁丑繼遷遣使貢於遼　秋九月壬辰繼遷遣使如遼獻宋俘　冬十月丙午繼遷以大敗宋軍如遼告十二月癸卯繼遷下宋麟鄜等州使告於遼十二月庚戌遼遣使封繼遷為夏國王

二年春二月丙午夏國遣使告伐宋之捷於遼　夏四月乙亥夏國王李繼遷遣杜白如遼謝封冊　秋七月繼遷以復宋銀綏二州告於遼　冬十月壬申夏國王李繼遷遣使上宋所授敕命於遼丁丑繼遷之兄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自宋附遼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仍賜推忠效順啓聖定難功臣十二月遼始聞夏國王繼遷潛附於宋初夏州李繼遷叛宋請附於遼遼招討使韓德威請納之既得繼遷諸夷皆從未幾以山西城邑多陷奪兵柄李繼遷受宋賂潛懷二心至是遼命德威持詔率兵往諭之

三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韓德威奏繼遷託以西征不出德威至靈州俘掠而還庚寅夏國以韓德威俘掠遣使告於遼遼賜詔安慰　冬十月壬申夏國遣使貢於遼

五年遼以夏人梗邊皇太妃受命蕭撻凜烏古及永興宮分兵討之

至道元年春三月癸丑夏國遣使貢於遼　秋八月丙子夏國遣使如遼進馬　冬十二月辛巳夏國以敗宋師遣使告於遼　初宋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病遼諜知之韓德威復為繼遷所誘遂率衆入邊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輿疾而出德威聞之遂頓兵不敢進

二年春正月丙寅夏國遣使貢於遼

三年春二月丙午夏國遣使貢於遼三月己巳夏國破宋兵遣使告於遼己卯遼封夏國王李繼遷為西平王　夏六月壬子夏國遣使如遼謝封冊　冬十二月夏國遣使貢於遼

真宗咸平元年春二月庚子夏國遣使貢於遼

三年冬十一月甲戌朔遼授西平王李繼遷子德明為朔方節度使

四年春三月乙亥夏遣李文貴貢於遼　夏六月戊午夏國奏下宋恆環慶等三州於遼遼賜

詔褒之、

五年春正月甲寅、夏國遣使貢馬駝於遼、　夏六月、夏遣劉仁勖告遼下宋靈州、

六年夏五月丁巳、西平王李繼遷薨、其子德明遣使告於遼、先期於行宮左右下御帳、設使客幕次於東南、至日北面臣僚各常服、其餘臣僚並朝服入朝、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狀先呈樞密院、准備奏呈、先引北面臣僚、并矮墩已上近御帳相對立、其餘臣僚依班位序立、引告終人使右入至丹墀面殿立、引右上立揖、少前拜跪奏訖、宣問若嗣子已立、恭身受聖旨、奏訖復位、嗣子未立、不宣問、引右下丹墀、面北鞠躬、通班畢、引面殿、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面謝天顏、復位、再拜、出班、謝遠接、復位、再拜、贊祗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北面鞠躬、通辭、再拜、叙戀闕、再拜、贊好去、禮畢、六月己卯、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　秋九月、己亥、夏國李德明遣使如遼、謝弔贈、

景德元年春三月乙未、李德明遣使如遼、上繼遷遺物、　秋七月、甲申、遼遣使封夏國李德明為西平王、　冬十月己酉、德明遣使如遼、謝封冊、

二年春二月丁巳、夏國遣使告遼下宋青城、

三年、遼以耶律唐古為西南面巡檢、歷豪州刺史、禁姦民鬻馬於夏界、

四年秋七月壬申、西平王李德明母薨、遼遣使弔祭、甲戌、遣使起復、

大中祥符二年夏四月、遼於中京大定府設來賓館、以待夏使、凡西夏國進奉使至遼朝見儀、臣僚常朝畢、引使者左入至丹墀面殿立、引使者上露臺立揖、少前拜跪、附奏起居訖、俛興、復位、閤使宣問某安否、鞠躬聽旨、跪奏某安、俛伏興、退、復位、引左下至丹墀面殿立、禮物右入左

出畢、閤使鞠躬通某國進奉使姓名候見凡一十七拜、贊祗候、平立、有私獻過畢、揖使者鞠躬、贊進奉收訖贊祗候引左上殿就位立臣僚使者齊聲喏、酒三行、引使左下至丹墀謝宴、五拜畢、贊有勅宴五拜祗候、引右出、禮畢、於外賜宴客省伴宴仍賜衣物西夏朝辭儀常朝畢引使者左入通某國某使祗候辭再拜不出班、起居再拜出班戀闕致詞、復再拜賜衣物謝恩如常儀若賜宴、五拜畢贊好去引右出　冬十二月、辛卯、遼皇太后崩於行宮壬辰遣使報哀於夏、

五年夏四月壬寅夏國遣使進良馬於遼、　冬十一月、乙亥、遼賜夏國使東頭供奉官曹文斌

三年秋九月、乙酉遼使冊西平王李德明為夏國王、

呂文寶賓珪祐守榮武元正等爵有差、

六年秋七月、乙未遼西南招討使政事令斜軫奏党項前後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納、上怒欲伐之遂詔李德明令党項叛我欲西伐爾當東擊毋失犄角之勢、八月、壬戌遼遣引進使李延宏賜夏國王李德明及義成公主車馬、

天禧二年、夏六月戊午、吐蕃王并里尊奏凡朝貢乞假道夏國從之、

五年冬十一月、癸未夏遣使貢於遼、

乾興元年、秋九月、壬寅、遼遣堂後官張克恭充夏國王李德明生日使、

天聖四年、冬十月、庚辰遼遣使問夏國五月與宋交兵之故、

六年夏六月、遼以吳克荷充賀夏國王生辰使、

九年夏六月、己卯遼聖宗崩興宗即位甲申遣使告哀於夏、　秋九月、庚申、夏國使遼奉慰、

冬十月丁酉夏國遣使賻於遼、十二月、是歲遼以興平公主下嫁夏國王子元昊以元昊為夏

國公駙馬都尉

明道元年冬十一月丙戌夏國遣使賀遼應聖節辛卯夏國王李德明薨冊其子夏國公元昊為夏國王

二年春正月乙酉夏遣使貢於遼　冬十二月己酉遼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

寶元元年春三月辛亥夏遣使貢於遼　夏四月己巳遼以興平公主薨遣使於夏問故

康定元年秋七月乙丑宋遣郭禎以伐夏報遼

慶歷元年春正月庚戌遼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問興師伐夏二月知保州王果言遼人潛與元昊相結　冬十二月壬子遼禁吐渾党項鬻馬於夏國詔沿邊築寨以防之

三年春正月辛未遼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二月己酉夏國使遼賀加上尊號甲寅耶律敵烈等使夏國還奏元昊罷兵遼即遣使報宋　夏四月庚子夏遣使進馬駝於遼　秋七月庚寅夏遣使上表於遼請伐宋不從　冬十月壬子夏人侵党項遼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自是遼夏連兵數載

至和元年春正月戊子夏遣使貢方物於遼　夏五月己巳夏乞進馬駝於遼遼主命歲貢之壬辰夏遣使貢於遼　秋七月己巳夏遣使求昏於遼　冬十月夏進誓表於遼

二年遼興宗崩遣使報哀於夏道宗即位二月甲寅夏遣使如遼賀加尊號　秋九月遼以先帝遺物賜夏

三年夏四月夏遣使如遼會葬

八年、春正月、遼禁民鬻銅於夏、
英宗治平二年、夏五月、夏遣使貢於遼、
四年、冬十一月、夏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於遼、十二月、夏國王諒祚薨、
神宗熙寧元年、春二月、壬子、諒祚子秉常遣使報哀於遼、三月、丙子、遼遣使弔祭、乙未、秉常上
遼以其父遺物、 冬十月、戊申、遼册秉常為夏國王、十二月、辛亥、夏遣使貢於遼、
二年、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戊辰、夏國遣使如遼謝封册、 冬十一月、戊申、夏遣使如遼乞賜
印綬、
六年、冬十一月、壬辰、夏遣使貢於遼、
九年、春三月、辛酉、遼太后殂、癸亥、遣使報哀於夏、戊寅、遼以太后遺物遺夏、夏六月、夏遣
使如遼弔祭、
元豐二年、冬十月、戊戌、夏遣使貢於遼、
五年、夏六月、夏遣使貢於遼、
八年、春二月、己巳、夏國獲宋將張天一、遣使獻俘於遼、 夏六月、丙辰、夏遣使貢於遼、
八年、冬十月、戊辰、夏國王秉常遣使於遼、報其母梁氏哀、
哲宗元祐元年、冬十月、丁亥、遼以夏國王李秉常薨、遣使詔其子乾順知國事、乙亥、夏國王乾
順遣使上其父遺物於遼、
三年、秋七月、丙辰、遼遣使册乾順為夏國王、
四年、夏六月、夏遣使如遼謝封册、

紹聖二年、冬十一月、甲辰、夏國進貝多葉佛經於遼、

元符二年、春正月、己酉、遼詔夏國王李乾順伐拔思等部、　冬十一月、乙酉、夏國以宋罷兵遣使謝遼、

三年、冬十一月、戊子、夏國王乾順遣使於遼請尚公主、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遼道宗殂、天祚即位、改元乾統、二月、乙未、遣使告哀於夏、　夏四月、丙申、夏遣使如遼慰奠、　冬十二月、丁酉、夏遣使如遼賀、

崇甯元年、夏、丙午、李乾順復遣使於遼、請尚公主、壬子、李乾順為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於遼、

二年、夏六月、辛酉、乾順復遣使於遼請尚公主、　冬十月、庚申、夏遣使求援於遼、

三年、夏六月、甲寅、夏復遣李造福田若水如遼求援、

四年、春正月、乙亥、夏復遣李造福等至遼求援、且乞伐宋、丁酉、遼遣樞密直學士高端禮等諷宋罷伐夏兵、三月、壬申、遼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國王李乾順、　夏六月、甲戌、夏遣使如遼謝、且貢方物、　冬十二月、己巳、夏復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於遼、癸酉、宋遣林洙如遼議與夏約和、

五年、夏六月、辛巳、夏遣李造福等如遼謝、　冬十一月、宋與夏通好、

大觀二年、夏六月、壬寅、夏李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使告於遼、

三年、春三月、戊午、夏以宋不歸侵地、復遣使告遼、

四年、夏六月、癸未、夏遣李造福等貢於遼、

政和元年、夏六月、戊戌、夏成安公主朝於遼、
三年、夏六月、丙辰、夏國貢於遼、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

遼人救援

元祐元年、冬十月、丁亥、遼遣使詔夏國王秉常子乾順知國事、時遼道宗大安二年也、
三年、秋七月、丙辰、遼遣使册李乾順為夏國王、
四年、夏六月、甲寅、夏遣使如遼謝封册、
七年、夏六月、乙丑、夏國以朝廷屢次征伐、遣使乞援於遼、
紹聖三年、冬十二月、乙亥、夏遣使獻金明之俘於遼、
元符元年、夏六月、夏遣使求援於遼、 冬十一月、辛酉、復遣使求援於遼、時以嵬名阿里及妹勒都逋見獲於章楶故也、
二年、春二月、甲申、夏人以國母喪遣使來告哀、且謝罪、卻其使、戊子、鄜延鈐轄劉安敗夏人於神堆、夏人告敗於遼以求援、三月、丙辰、遼人為夏故來請緩師、遼主遣僉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蕭德崇等見上、遂言北朝皇帝敕告南朝皇帝西夏事早休得、即甚好、上令答之曰、西人累年犯順、理應討伐、何故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具國書畧曰、粵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重祖孫、夏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豈知一失於綏存、而況於彼慶歷元豐中曾有披閒、皆為止退、寧謂輒違先旨、仍事

遼征、儻敵議以無從、慮造端之有自、因詔遣郭知章報聘、築環慶定邊城、　夏四月、辛卯、遼汎
使蕭德崇回、復書曰、載書藏府、固和好於萬年。使節馳軺。達誠心於二國。既永均於休戚。宜共
嫉夫凶姦。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殖。俾獲安全。雖於北嘗豫婚姻之親。而在南
全居臣子之分。涵容浸久。變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已。加之封
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稍脩武事。築據要害。扼控奔衝。
輒於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衆。來攻近塞。凡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衆潰宵歸。
更為詭誕之詞。往求拯救之力。狡猾之甚。于此可知。采聽之間。固應洞曉。必謂深加沮卻。乃煩
曲為勸和。示以華緘。將之聘幣。禮雖形於厚意。事實異於前聞。細料雅懷。誠非得已。顧於信誓。
殊不相關。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意。深同休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
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祖宗詒謀。斯為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弭忘。今者詳味縟詞。有所未諭。
輒違先旨。諒不在茲。如永念乎前徽。宜益敦於大信。相期固守。傳示無窮。矧彼夏人。自知困蹙。
哀祈請命。屢叩邊關。已戒封疆之臣。審觀情偽之狀。儻或徒為空語。陰蓄姦謀。暫示柔伏之形。
終懷窺伺之患。則決須討伐。難議矜容。若出自至誠。深悔前罪。所言可信。聽命無違。即當徐度
所宜。開以自新之路。載惟聽達。必亮悃悰。方屬清和。冀加葆嗇。續遣使人諳謝。以次又回劄子
曰。夏國自李繼遷之後。建國賜姓。莫非恩出當朝。所有疆土。並是當朝郡縣之地。昨自元豐以
來。累次舉兵犯塞。中間亦曾赦其罪戾。加以封冊。許令朝貢。兼歲賜金帛。又遣官與之分畫疆
界。而狡詐反覆。前來於陝西河東作過不一。無非母子同行。舉國聚兵。攻圍州軍城寨。去冬。又
於涇原路攻打城寨近二十日。攻城之人被殺傷者。不啻萬數。勢窮力屈。方肯遁歸。比之日前

愆過不為不重。以此逐路邊臣各須出兵討逐捍禦。及於扼控賊馬來路、修築城寨。禦其奔衝。夏人自知罪惡深重。乃更搆造詭詞飾非文過。干告北朝求為救助。緣南北兩朝百年和好情義至厚。有同一家。夏國犯順。罪惡如此。在北朝所當共怒。兼詳慶歷四年。興宗皇帝致書仁宗皇帝云。蠢爾元昊早負貴朝。疊遣林牙齋詔問罪。尚不悛心。近誘過邊民二三百戶。今議定秋末親領師徒。直臨賊境。又云恐因北軍深入。部附貴朝。或再乞稱臣。或依常作貢。緬維英晤勿賜允從。又慶歷五年書云。元昊縱其凶黨。擾我親鄰。屬友愛之攸深。在蕩平之亦可。又云藩服亂常。式貢修之不謹。親鄰協力。務平定以斯宜。又皇祐元年再報西征云。元昊伺窺邊事。特議討除。再幸邊方。欲殲元惡。而夏國馳告元昊云亡。嗣童未識於矜存。狡佐猶懷於背誕。載念非緣逃戶可致親征。熟料凶頑。終合平蕩。苟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至皇祐二年報西征回則云。爰自首秋。親臨寇境。先驅戰艦。直濟洪河。尋搆浮梁。洎成戍壘。六軍蓄銳。千里鼓行。又云專提騎旅。徑趣梟巢。郡牧貨財。戈甲印綬。廬帳倉廒。駝橐之餘。焚燒殆盡。螫毒尋挫。噍類無遺。非苟竄殘。全除必去。又云兼於恃險之津。已得行軍之路。時加攻擾。日蹙困危。雖悔可追。不亡何待。載想同休之契。頗協外禦之情。深惟北朝興宗皇帝。惇篤勸和。情義兼致。方夏人有罪。則欲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馳書相慶。慮彼國稱臣修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今來兩朝歡好歲久。契義日深。在於相與之心。宜有加於前日。今乃以夏人窮蹙之故。詭詞干告。既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恐與昔日興宗皇帝書義稍異。況所築城寨並無與北朝邊界相近之處。即非有違兩朝信誓。必料北朝臣寮未曾撿會往日書詞及所立誓約。子細聞達。尋具進呈。奉旨據夏人累年於當朝犯邊作過。理合討除。況今來旨是驅逐備禦。於兩朝信誓及久來和好殊不相

干兼夏人近以事力困窮見累次叫關諭命且云國母喪亡姦臣授首欲遣使告哀謝罪緣夏國久失臣節未當開納今以北朝遣使勸和之故見令邊臣與之商量及緣夏人前來曾一面請款一面犯邊慮彼當計窮力屈之時暫為恭順以緩我邊備候邊臣審察見得情偽若依前狡詐內蓄姦謀俟後少蘇復來作過則理須扞禦及行討伐若果是出於至誠服罪聽命亦當相度應接許以自新初德崇堅乞國書內增退休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議論卒不從德崇留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丁酉築威羌城戊戌築鄜延河東路暖泉烏龍砦章惇乞遂徑出居僧舍其家已先出帝乃令約攔行李勿受惇乞解機務章奏 夏五月以進築畢功赦陝西河東先是夏人三遣使至鄜延而諜言梁氏之死乃北遼遣人酖殺之使乾順自理國事呂惠卿以謂若誠有之則北朝欲西人之歸已可知我若應答太迂所求難與則是怒彼以堅之北歸而盡河為界必無聽從之理乃上疏曰兩敵之所以在河外者以有河南為之限所以有河南者以有橫山為之阻今若盡河為界則皆失之彼豈不患一葦可渡而據山之險他路臣不能知如本路所築九寨與暖泉金湯二寨幸皆就緒東西殆千里而新築之外更拓二三十里以為堡鋪則形勢膏腴占據殆盡乾順因其母死歸咎姦臣殺之以謝罪而請入貢則我雖未能一舉而覆巢穴然自有國以來用兵西方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是春夏人又四遣使來其詞滋恭朝廷亦得其近上首領道其密謀以為急則納土北歸遂命呂惠卿說諭漸示接納之意庚戌築鄜延金湯城癸亥建西安州及天都等砦六月庚辰賜蘭會州新砦名會州城甲午賜環慶路之宇平關戊戌築定邊白豹城訖工 秋九月庚子朔夏人來謝罪樞密院言西人近寇涇原狼狽遁歸計窮請命理難便收假令異日許和亦當盡河為界既而遣使三至乃詔呂

惠卿諭以謝表止是虛文若將首謀二人先執以獻方可受表　冬十二月庚子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畧曰伏念臣國起禍之基由祖母之世蓋大臣等僭竊之事故中朝興平伐之師今母氏殂殞姦臣誅竄故得因馳哀使附上謝章願追列祖之前猷特賜曲全之大德仍通常貢獲紹先盟丁未詔曰勅夏國主乾順省所上表具悉爾國亂常歷年於此迨爾母氏復聽姦謀屢興甲兵擾我疆埸天討有罰義何可容今凶黨殲除爾既親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嘉爾改圖姑從矜貸已指揮諸路經畧司令各據巡綽所至處明立界至并約束城寨兵將官如西人不來侵犯即不得出兵過界爾亦當嚴戒緣邊首領毋得侵犯邊境候施行訖遣使進納誓表當議許令收接至是來上誓表有飭疆吏而永絶爭端誠國人而常遵聖化若違茲約則咎凶再降儻背此盟則基緒非延等語壬寅答詔曰爾以凶黨造謀數干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爾之種人亦吾赤子措之安靖乃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無爽約朕不食言所宜顯諭國人永遵信誓除疆界并依已降詔旨以諸路人馬巡綽所至已立界堠之處為界兼邈川青唐已係納土歸順各有久來界至今來並依漢界及本處部族有逃叛入夏國者即係漢人並其餘應約束事件一依慶歷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後恩禮歲賜并如舊例自是西鄙之民少安是歲夏改元永安

三年夏帝崩徽宗登極賜夏國主銀絹詔曰詔夏國主朕欽承駿命嗣守丕基眷西土之世臣實本朝之蕃衍宜推慶賜昭示寵恩今差左藏庫副使李昭玘賜登極銀絹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冬十月賜夏國主曆日詔曰詔夏國主朕始承天命恭授人時眷顧西鄙世稟正朔乃前嗣歲誕布新書俾我遠民咸歸一統尚遵

時令、益懋政經、今賜元符四年曆日一卷、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冬十二月、又賜進登位土物回詔曰、西夏國主、省表具所賀登位、并差人進奉御馬一十匹、長進馬二百匹、駝一百頭事具悉、朕丕承七聖、光宅萬邦、春西土之世臣、效本朝之貢職、黄朱布乘陪隸在廷、備見悃誠、彌嘉恭恪、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

二蔡搆釁

元符三年、春三月、王贍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攜貳、森摩結等諸侯帳謀反、贍擊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詔棄鄯湟州、初王贍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帥本部為倡、贍聽之去、遂嘯衆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率所部來援、圍始解、

徽宗崇寧元年、夏改元貞觀、

二年夏五月、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國卓羅右廂監庫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搆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夏人

三年、春三月、壬寅、童貫王厚帥大軍發熙州、遣知通遠軍潘逢權領湟州、知會州姚師閔權領蘭州、控禦夏國邊面、　夏四月、庚午、王厚過湟州、並夏國東南境上耀兵巡邊、　秋九月、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

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千騎出沒聲言假兵於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而去既而又遣渭川蕃落兵士翟勝持檄抵鎮戎軍城下自稱詰斥蔡京蔡卞主權故京卞必欲舉兵討之實因此檄也於是羌酋溪賒羅撒居臨哥城誘夏國入寇合兵逼宣威城下塞知鄯州隴右都護高永年用知河州劉仲武為統制發五萬人禦之出西甯城未三十里而賊至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迎戰遂大敗永年帳下親兵皆所招納蕃部熟戶也遂執永年以叛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我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以食焉已而溪賒羅撒羌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勑御史侯蒙往秦川逮治仲武亦引咎自劾長流嶺表命未下會復與夏人戰傷足帝閔之免赴貶所

四年春閏二月夏屢遣使請昏於遼至是遼封族女為成安公主嫁夏國王李乾順遼夏以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錫鉛則脆而不可用詔從之三月夏遂乘勝犯熙河城中羸卒僅四千城主楊維忠以便宜發常平錢募敢死士虜有善礮者所擊樓櫓摧折維忠以一矢殪之賊大駭乃開門出敢死士接戰時韓世忠在行間夏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出間道部敢死士死鬬一騎士銳甚問知為駙馬兀哆世忠手斬之而還樞密院言鄜延路經畧司奏已收復銀州乞賜名詔依舊先是陶節夫議出師城銀州官屬皆不願至有引永樂事以爭者又曰夏人東出不過至麟府此去不逾旬奈何節夫曰我計之熟矣夏人必西趨涇原諸君不我從當以二子與士

卒。同死生。遂選耿彥端為都統制。而節夫二子隨行疾驅至銀州夏衆來拒者猶萬人我師既陣一擊而敗遂城之五日而畢夏人果趨涇原擾蕭關築事洎聞城銀州亟引兵來爭城成已幾月矣事聞節夫彥端各遷一官是月夏人攻塞門砦　夏四月辛未遼遣其僉書樞密院蕭良來為汎使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茲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夏地又遣樞密直學士高端禮來聘并為夏人請罷兵也蔡京謂虜書悖慢答書甚峻上令易之曰夷狄當示包容今西邊方用兵不宜開北隙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戊寅夏寇臨宗砦己丑夏人寇順甯砦鄜延路第二副將劉延慶擊破之生擒賞屈并熙河招到偽王子益麻黨征復攻湟州北蕃市城知州辛叔獻等擊卻之　冬十一月林攄使遼因蔡京密諭見遼主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務含容。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甯節。又築虎徑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歡和之意也。

五年春正月辛丑遼又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牛溫舒來諷歸所侵夏地三月乙卯許夏人平廢銀州為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洪州　秋七月夏人納款李乾順奉表謝罪詞極恭順答詔畧曰除先朝所畫之疆損崇甯新取之地時知樞密院張康國奏詔內難為帶北朝遣使和解之語上曰北朝於夏國以此為恩。若不言及。疑中國不信乃詔夏國具城堡誓表至則賜之夏又言故事地界先定載於誓言所以守之也未肯進誓表八月以與夏通好遣禮部侍郎劉正夫如遼報聘

大觀二年夏五月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六月甲午以平夏城為懷德軍　冬十二月夏人入貢秦州觀察使知府州折克行沈勇有力。在邊三十三年戰功最多。夏人畏其威名。號折家父。

四年、春正月丁卯、夏人入貢、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橫山進築

政和元年、秋九月、童貫既得志於夏、遂弃輕遼、

三年、夏六月丙辰、夏國貢於遼、

政和四年、冬十二月、以童貫為陝西經畧使、初環慶蕃將李遇昌及其父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哆唛曰、我居漢二十七年、每見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末秋初、士有飢色、若選鴿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掘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至而飽也、哆唛遂以為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穀、哆唛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哆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臧底河城、故詔童貫為經畧以討之、

五年、春正月、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級、兵馬鈐轄趙隆以奇兵擣之、虜大潰、二月庚午、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貫統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三月、夏人寇邊、　秋九月、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等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深入、過定邊軍築城佛谷口、名洪夏軍、知西安州种師道率衆往平之、師初臨城、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

有水命工求之得水滿谷夏人以為神時姚平仲年十八從從父在軍斬獲甚眾賊不能支軍
中號之為小太尉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冬十月戊午夏人入貢是歲夏改元雍寧
六年春正月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援不至乃降法
受乃屠之又使知渭州种師道節制諸道兵往城席葦平方庀工而賊奄至據瓠蘆河堅壁老
我師師道陣河滸若將決戰者使人揚言曰援兵至矣賊方疑顧而楊可世潛軍其後姚平仲
以精甲衷擊之賊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槖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師道率
陝西河東七路之師征臧底河城期以一旬必克既薄城下虜守備甚飭官軍稍怠小校有據
胡牀自休者立斬之尸於軍門令諸將曰今日城不下當視此眾股栗既而登城賊潰去師道
世衡之孫也　冬十一月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之塵起漲
天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七年春都統制种師道與殿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出蕭關夏人棄永和割踏兩城而遁師及
鳴沙無所見而還以師道為保靜軍節度使　秋七月壬辰熙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
城壁廬舍居民壓死者甚眾夏人圍丁星原築平陽瞎令古仁多泉及靖夏制戎伏羌等城
重和元年春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死之
宣和元年春三月童貫出師收割牛城至蕭關古骨龍砦斥池置烽燧扼據要害謂可制賊死
命逼使熙河經畧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貫强遣之曰君在京師時親受命於上前自言必
成功今乃以難告何也法不得已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為三陣以
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

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飢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米峗守兵追之法墜崖折足乃斬首而去是役也喪師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使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莫敢言受賞者數百人關右為之擾然。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今日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所殺至是城又將陷時陝西轉運使劉韐攝帥事。出奇兵敗之。圍乃解。察哥曰勿破此留作南朝病塊遂自引去時諸路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為之蕭條矣夏人來言國主願納款謝罪人疑其詐韐謂兵興累年。中國尚不能支。況小邦乎。此實情也。何疑哉。即受其使。因密疏以聞。朝廷許其自新。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庚寅童貫以种師道劉仲武劉延慶將鄜延環慶兵入西界至蕭關大破夏人取永和砦割踏砦鳴平其三城又破於震威軍辛丑進輔臣官一等五月丙辰敗夏人於靈武六月己亥夏人遣使納款詔童貫六路罷兵初夏人恃横山諸族帳强勁善戰故用以抗中國慶歷間姚嗣宗首發收横山之議范仲淹用之既而元昊納款元豐間种諤亦以為言。故興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之後。李憲始獻進築之議。神宗厭兵不克行。童貫本出憲之門。欲成憲志。政和以來。合諸路兵出塞進築遂得横山地。夏國失所恃乃因遼人納款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所未有也　秋七月甲寅以童貫為太傅夏人之納款也童貫因關右既困實諷之使來及夏遣使來賀天甯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嚴迫館伴强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延安帥賈琬得而表上之貫始大沮尋加太傅封涇國信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

武朔來歸

宣和二年、遼天慶十年、金天輔四年也、是歲夏改元元德、

四年、夏六月、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斡魯婁宿敗之於宣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是月、遼主耶律湻殂、遼人立其妻蕭氏為太后、 秋七月、辛未、夏國遣使如遼問遼主起居、八月、金阿骨打追襲天祚於國崖、擒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阿骨打遣偏師七千擊破之、

五年、夏五月、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於金肅軍北、遣使冊乾順為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為、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改元神歷、金遣使如夏、時斡離不趣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遣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六年、春正月、甲戌、夏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且受割賜之地、黏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三月、辛未、夏國主李乾順進誓表於金、閏月、戊寅、朔、金賜夏國誓詔、辛巳、命置驛上京春泰之間、 秋七月、遼主延禧復渡河居於突呂不部、八月、乙卯、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拔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二州地界、宣撫使譚稹遣李嗣本禦之、兵數交、夏人未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瑴不給糧、遂攻蔚州、

殺守臣陳詡陷飛狐靈邱兩縣遂應州守臣蘇京等絕山後交割意朝廷羈縻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貫約遼主延禧來降自往迎之

七年春正月癸酉朔夏遣使如金賀乙未夏遣使如金奠幣及賀即位　冬十月壬子夏遣使如金賀天清節己酉金以宗翰經畧西夏

欽宗靖康元年春金遣使宗翰如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　夏四月戊戌夏人因金兵克朔州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河清軍渡河乘虛盡取天德雲內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震威城攝知城事兵馬監押府谷朱昭募驍銳兵率千餘人夜縋兵分數隊身先士卒驅衆直薄其營鼓譟乘之夏酋悟兒齊介冑持干盾邀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金得之自河以西我國得之京師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答曰新君即位聖政日新汝輩未知耶乃宣登極詔書示之衆皆眙愕城上鼓譟賊軍驚亂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為孤遠諸城既先下賊怒獨不得昭遂約金人併力來攻降將有與昭故人者語之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曰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汝旣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今日我惟有死耳因大罵矢石亂下賊衆散走然賊晝夜攻城不止後二日城有攻摧處昭智思出入禦之皆得法衆莫不惆懼已而下城坐於廳事名諸軍議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賊污汝等幸先殺我家出城血戰勝則迤邐西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吾境內大丈夫平生事畢矣因盡殺其家人納之井中部將賈宗將毋過前昭呼曰媼我鄉人也吾不欲手刃請自入井媼從之而軍士有家屬在城中亦皆自殺之昭因謂其衆曰今我與汝輩俱無累矣倘我先死汝有得脫者願馳至府谷言我今日事會部落子有陰與賊通

者告之曰朱昭與其衆各殺其妻子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恐以利啗守陴者果得登城昭知之勒軍士於通衢接戰自暮達旦戶填街不能行遂於城所摧處躍馬出馬蹶墮城壕中賊兵四集雷譟曰得朱將軍矣賊始欲生致昭昭瞋目仗劍無一人敢向者既知不可得矢爭發昭罵賊而死年四十六昭字彥昭在震威能與士卒同甘苦以是士心感奮凡圍百日而城陷既而粘罕遣將布尹以數萬騎陽為出獵奄至天德逐夏人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於是絕好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之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秋九月夏人陷西安州　冬十月甲辰朔夏遣使如金謝誓詔戊午夏遣使如金賀天清節十一月丙寅夏人陷懷德軍初經畧使席貢（按南宋書作席貫）牒知懷德軍劉銓銓奉檄即日就道夏人素聞銓名乃屯兵縣互十里而圍之銓晝夜修戰守之備賊百計攻城銓悉以術破之後矢盡糧絕銓度力不支乃同通判杜胡世聚焚府庫環牙兵為三匝出戰譙門中官軍殲焉翊世同妻張氏義不受辱遂火其室舉家死於烈焰中翊世自縊死銓欲自裁已為敵所執夏太子遣人置之別室將官之銓罵曰我甯死顧肯降賊耶我苟不死決不貸汝遂遇害契丹故將小鞠鞣者自其國滅奔於西戎至是招集叛亡雜胡羌數十萬攻麟府諸城至建甯寨兵纔數百知寨楊震與其子居中執中死之長子沂中從征河朔獨免

高宗建炎元年秋金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約夏國同取陝西將以所得宋地賜夏國夏人從之粘罕已嘗渝盟於夏國而夏人又從之者蓋夏人非不知和好不可恃其時金勢方盛脅而從之亦欲因而擄掠耳　冬十月辛未夏遣使如金賀天清節自是年至天會十二年凡八年無不同是歲夏改元正德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終

世輔南還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夏遣使如金賀天清節庚子以主客員外郎謝亮為陝西撫諭使持詔書賜西夏主乾順從事郎何洋為太學博士偕行洛索既得長安遂鼓行而西隴右大震夏人諜知關陝無備遂以宥州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鄜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討鄜延經畧使王庶口占檄詞報曰洛爾貪利之臣何國蔑有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為之寒心不圖尚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梧尚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擣興中府夏人遂不敢復言時韓世忠以御營左軍統制升定國軍承宣使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其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賊大敗會王庶亦遣諜間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夏六月以王庶權陝西制置使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言夏國為患至小而緩金人為患至大而迫閤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亦可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他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留夏國幾匝月乃與約和罷兵更為鈞敵禮乾順許之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遠軍明年亮乃還行在秋七月金人聞宗澤卒決計用兵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隣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左副元帥宗翰曰初與夏人約夾攻宋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將乘間竊發以牽制我師非計也宜先事陝西畧定五路既戡西夏然後取宋議久不決奏請於金主

金主曰、康王當窮其所往、平宋當立藩撫如張邦昌者、至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也、乙巳、
命洛索平陝西、

紹興元年、春三月、金兀朮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自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為金有、　夏
四月、金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
所往、　秋八月、壬辰、詔夏國歷日自今更不頒賜、

二年秋八月、乙巳、德安圍解、李横自夏來圍德安、金族誅契丹統軍諸將、河東八館五百戶山
金司兀寶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温酋首、率衆蠭起亡入夏國、兀寶至雲中余覩
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適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韃靼、

四年冬十月、庚午、朔、宋趙哲將慕洧以環慶附於西夏、十二月、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主
數通書、有不忘本朝之意、粘罕既取遼、將謀夏國、夏陰為備久矣、忽求釁於夏、言欲馬萬匹、夏
人從其請。先以所練精兵。每一馬以二人御之、紿言於金人曰。萬馬雖有、然本國乏人牽攏、今
以五千人押送、請遣人交之、粘罕遣人往取、皆善騎射者、其實欲以窺之也、至境未及交馬、夏
人羣起、金國之兵悉殲、夏人復持馬歸國、粘罕氣沮、自是不敢西向發矢矣。

五年春正月、己巳、金主殂、熙宗即位、癸酉、金遣使告哀於夏、及報即位、　冬十二月、癸亥、金始
定齊、高麗、西夏朝賀賜宴朝辭之儀、是歲夏國改元大德、

六年、春正月、己巳朔、夏遣使如金賀元旦、自是無歲不然、乙酉、西夏遣使賀金主萬壽節、自是
至天德元年、凡十四年無不同、

八年冬十月、鄜延故將李世輔以二十六人奔夏、世輔者。綏德青澗人。唐至五代、世為蘇尾九

都巡檢。其父同州觀察使永奇及其家二百口悉為金人所屠初世輔為鄜延路兵馬都監兼充第六正將西戎入寇屢擊敗之自是無敢犯塞

九年春三月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

夏六月初夏國主所遣鄜延岐雍經畧安撫使李世輔欲從乾順借兵伐延安以復仇世輔鄉里鄰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及至夏人甚喜遣翰林學士楊某郊勞禮意良厚楊推誠世輔亦無隱自是無彼我之間楊暇日語及金人自得志中原恃其強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君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為用適有間自延安來報自世輔之西金人即飭兵分捕世輔家屬二百口無長幼悉斬之會大雪世輔中夜自挈酒過楊楊延之卧內相與籌酌世輔因泣數行下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仇楊測然翌日為世輔請於夏主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有騎射數萬恃勇桀驁要索無厭擾邊十餘年矣夏國患之顧國中無能制之者以是令世輔圖之世輔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世輔曰當以計取得精銳五百足矣夏主曰此虜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命裹糧捲甲晝夜疾驅既逼其境過行者俘以自隨奄至其穴乃伏騎於旁岡阜間諜其三面虜倉卒惶駭野叉者金冠鐵面具畫如鬼物故號野叉未幾野叉持大刀跨馬名赤駝指呼布陣世輔謂之曰汝徒恃犬羊衆實不勇果勇能與我挑戰乎野叉問世輔曰汝為誰世輔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野叉怒揮刀躍馬而前世輔豫戒一騎我與之交馳從旁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馬野叉顧視間世輔伺隙投槍手捽其背野叉身偃仆遂挾以歸其徒窘迫潰走伏兵乘之衆悉降夏主大悦將妻以女世輔辭以父喪即益兵出二十萬

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為陝西招撫使輔之以世輔為延安招撫使鼓行而東世輔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世輔諭之曰吾之此來止求捕害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兵馬都監薛貽緄城見世輔曰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二人以獻者世輔詰之遽服蓋即其仇也因剖心以祭時金人已還宋河南地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出朝廷赦書以示世輔未之信有耿煥者與世輔有舊為言真詔也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南望列拜大哭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見王樞哆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哆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哆訛不及擒王樞縛之樞才入境即望闕遙拜言夏國主感聖恩將遣使入貢既而夏人以鐵鷂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復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率部下二千人南來至行在（南宋書五月丙午鄜延副將李世輔自夏國率所部三千人來歸）賜名顯忠字君錫以軍功遷保信甯國節度使淮南北京畿河北選鋒招討金吾將軍加太尉隴西開國公卒年六十九夏國有芝生於後堂國主乾順作靈芝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丁亥乾順殂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子仁孝嗣立宋以其屬金廢封冊　秋八月乙亥樓炤奏以保安軍寇成知環州帝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為險要當擇久在軍中者己未帝又諭大臣曰夏人作臣作叛尤難保恃今日邊防尤不可忽　冬十月甲寅樞密行府準備差遣王晞韓以夏國招撫使王樞至行在樓炤言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為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乃詔閤門引見令臨安府燕犒差行在官館伴秦檜又名樞至都堂諭以講和意

并還近所獲夏國之俘百九十人歸之、仍命晞韓伴送至境上、晞韓興化軍人、宣和六年進士、樓炤宣撫關陝辟為屬、改京秩、朝廷欲借兵西夏犄角金人、至是管押生番人口歸夏、道無蹊虞、嘗和宣諭陝西方庭實詩云、誰憐定遠不生還、驛騎翩翩出漢關、未肯西風回馬首、要傳飛檄過千山、其風趣如此、 冬十月癸酉、夏遣使如金告哀、十二月、金主以胡盧馬為招討使、提點夏國市場、文獻通攷曰繼乾順而立者正史作天祈建炎以來朝野襍記作仁孝未知孰是鑑案今諸史均作仁孝當是也

十年春三月丙申、宋命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應、夏五月、夏人侵金、金詔張奕往征、還奏曰、折可求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我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克折氏墳隴而戮其屍、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今復守晉甯、故激怒夏人、欲開邊釁以雪私仇、金遂移折氏守青州、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得敬亂邦

紹興十年春正月丁丑、夏遣使如金賀正旦、癸巳、夏遣使如金賀萬壽節、自是無歲不然、是時夏主仁孝初立、改元大慶、 夏五月、金復取河南陝西地、己卯、金詔冊夏李仁孝為夏國王、夏人復侵金、金命右監軍撒离合出河中趨陝西、 六月、金平陝西、 秋九月庚申、夏遣使如金謝賻贈、戊辰、夏遣使如金謝封冊、

十一年春正月己未、西夏遣使如金請置榷場、金主許之、 夏四月、金慕容洧破新泉寨、又攻會州、將官朱勇御之、勇在會州嘗與夏人戰、擒其驍將、由是知名、 冬十二月癸巳、夏遣使如金賀受尊號、

十二年、春三月、夏國地震、逾月不止、地裂泉湧出黑沙、歲大饑、乃立井里以分賑之、

十三年、春正月己丑朔、夏使如金、金以皇太子喪不御正殿、使詣皇極殿遙賀、乙巳、夏使賀金萬壽節、如正旦儀、時夏人始立學校於國中、又立小學於禁中、夏主親為訓導、　冬十二月、以明年改元人慶、

十五年、秋八月、時夏人重建太學、親釋奠、設弟子員、賜予有差、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金以邊地與夏國、是歲夏尊孔子為文宣帝、

十七年、是歲夏改元天盛、（鑑按陳氏紀元要畧在十九年中係再改）當　策舉人、始立唱名法。　鑄天盛元寶錢、

十八年、春二月壬子、金以哥魯葛波古等為橫賜夏國使、　是歲夏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增脩律成、賜名曰新律。

十九年、冬、夏使如金、賀明年正旦、使中道遣還、

二十年、春正月乙巳、金以廢立事報諭西夏、金除胡盧馬鎮夏國韃靼沿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秋七月戊戌、夏遣使如金賀即位及受尊號、

二十一年、春正月戊子、金主生辰、夏遣使賀、自是至大定元年無歲不然、　秋九月、金以修起居注蕭彭哥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丁未、宋傳檄出師討金、

二十二年、秋九月丙午、金以吏部郎中蕭中立為夏國生日使、

二十三年、金改元貞元、春正月朔、金主不視朝、詔有司受貢獻、　秋九月丁亥、金以翰林院待制謀良虎為夏國生日使、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寅朔、金主不豫、不視朝、夏使至金者、賜館燕、　三月、夏遣使賀金遷都、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戌、金以宿直將軍溫敦斡喝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乙丑、金以宿直將軍僕散烏里黑為夏國生日使、

二十八年、秋九月、庚午、金以宿直將軍阿魯保為夏國生日使、是歲夏始立通濟監鑄錢、

二十九年、春丙辰朔、金遣兵部尚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　夏四月、南宋歸朝官李宗閔上書、有西夏亦與金人為仇。而金人亦素畏之。金人嘗割天德雲中金肅河清四軍及八館之地。以賂夏人矣、丁未之歲、伊實即領萬騎陽為出獵而直犯天德。逼逐夏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中。人情稔熟。因得出入雲中。副使李㞧移謂臣曰。昔年大金賂我四軍八館。俾我出軍牽制關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其得志。首叛盟約。某昔年兩使南朝。其禮義文法。非他國之比。自是觀之。則西夏惡金人。喜中國可知。壬子之歲、尼堪聞蜀地富饒。欲提兵親取。令雲中副留守劉思恭條陳書傳所載下蜀故事及圖畫江山形勝。銳然欲往。夏人聞雲中聚兵以為攻己。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而尼堪亦不敢出兵。止遣薩里干等以兵攻饒風。今莫若遣辯士諭以盟約。俾以重兵出境上為吾聲援。　秋九月、金以宿直將軍加古撻懶為夏國生日使、

三十年、冬十二月、西夏王仁孝之嗣位也、國中多亂、其臣任得敬抗禦有功、遂以為相、封楚王、

三十一年、秋八月、癸亥、金以太常博士蕭誼忠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宋傳檄遼夏高麗渤海諸國出師兵討金人、先是於紹興元年、吳玠為鎮西軍節度、亦嘗遣人通信夏國、四年亦如之、至是四川宣撫使吳璘因以檄告契丹西夏、

三十二年、春三月、癸亥、夏兵二千餘騎至菜園川俘掠、又二百餘騎寇馬家嶮、　夏四月、乙亥、

夏遣使如金賀即位及進方物、及賀萬春節、辛巳、金宴夏使貞元殿、故事外國使三節人從、皆坐廡下賜食金主察其食不精腆曰何以服遠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癸未夏使朝辭乞互市從之、秋八月、癸酉、夏遣使如金賀尊號、九月、庚子、金以尚書左司員外郎完顏正臣為夏國生日使、

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夏遣使如金賀、二月、庚寅、夏又遣使如金賀萬春節、自是以至大定之末歲兩使率以為常、夏六月、甲申、金以宿直將軍阿勒根和為橫賜夏國使、秋八月、戊子、金以宿直將軍僕散習尼列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秋九月、己亥、金以宿直將軍烏里雅為夏國生日使

孝宗乾道元年、秋八月、夏遣使如金賀尊號、九月、庚戌、以宿直將軍朮虎蒲查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夏四月、戊戌、金以宿直將軍斜卯摑剌為橫賜夏國使、秋九月、辛亥、金以翰林待制移剌熙載為夏國生日使、

三年、秋九月、乙亥、金以宿直將軍唐括鶻魯為夏國生日使、

四年、夏五月、夏國相任得敬專政欲謀亂、是月遣閒使至四川宣撫司、約發兵攻西蕃、虞允文報以蠟書、秋九月、金以引進使高希甫為夏國生日使、冬、夏以明年改元乾祐、

五年、夏五月、金以宿直將軍完顏賚也為橫賜夏國使、秋九月、甲寅朔、金以宿直將軍僕散守中為夏國生日使、

六年、夏閏五月、庚辰、月日據金史夏國相任得敬脅其主李仁孝中分其國、請命於金、金主不許初

仁孝之嗣位也國多內亂任得敬乃仁孝之外王父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偪仁孝不能制得敬嘗遣使至蜀既而知宋不足恃聞五月庚辰會仁孝上表於金請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為國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係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偪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偪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卻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乖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　秋八月夏任得敬以謀簒伏誅　九月庚寅金以戶部郎中夾谷阿里補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一月癸巳夏以誅任得敬使金謝金詔慰諭之

七年秋八月金以近侍局使劉琉為夏國生日使

八年春三月壬午帝謂虞允文曰西夏小邦當時亦白枝梧不及所以馴致丙午之恥　夏四月癸亥金以宿直將軍唐括阿忽里為橫賜夏國使　秋七月金罷保安蘭安榷場金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九月丙子金以右衛將軍粘割斡特剌為夏國生日使戊寅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封雍國公己丑允文入辭帝諭以進取之方刻日會師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不甚應帝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

九年秋九月辛卯朔金以宿直將軍胡什虎為夏國生日使

淳熙元年秋九月乙未金以宿直將軍崇肅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秋九月、金以符寶郎斜卯和尚為夏國生日使、

三年、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夏遣使賀金萬春節、改用次日、　秋九月、金以宿直將軍完顏覩古速為夏國生日使、

四年、秋九月、癸卯、金以兵部郎中石抹忽土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己巳、夏國進百頭帳於金、金主詔卻之、

八年、春正月、壬子、金以夏國請互市、復綏德軍榷場、　十一月、戊戌、有司復奏夏國進御帳使因邊臣懇求進入、乃許之、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安全廢立

渥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秋九月、辛未、金以侍御史完顏蒲魯虎為夏國生日使、西夏遣將蒲魯合野攻金麟州至宕遵源、有印都部之酋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使蕃僧諦剌者約日為應、兵興戰、祿東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首尾夾擊之、師潰、戊子、麟州城陷、夏人擄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六年、秋九月、金以太子左衛率府率裴滿胡剌為夏國生日使、

七年、秋九月、壬戌、金以少府少監賽補為夏國生日使、

八年、春正月、壬子、金以夏國請復綏德軍榷場、詔仍許就館市易、　秋八月、乙丑、金以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為夏國生日使、

九年、秋九月、戊寅、金以尚輦局使僕散曷速罕為夏國生日使、

十年、秋九月、己巳、金以宿直將軍完顏斜里虎為夏國生日使、

十一年、春二月、丙戌、金以器物局使亶為橫賜夏國使、 秋八月、癸亥、金以侍御史遙里特末
哥為夏國生日使、
十二年、夏四月、丙子、邊諜言故遼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
十三年、夏四月、辛亥、詔吳挺結約夏人、 秋八月、金以宿直將軍李達可為夏國生日使、
十四年、秋九月、己亥、金以武器署令斜卯阿土為夏國生日使、
十五年、秋九月、甲午、朔、金以鷹房使崇夔為夏國生日使、
十六年、春正月、壬辰、朔、金主大漸、夏國賀正旦使未至遣還、癸巳、金世宗殂、甲辰、報哀於夏、
三月、癸丑、夏遣使如金弔、 夏四月、夏遣使如金祭、 五月、壬寅、夏遣使賀金即位、 六月、乙
卯、金勅有司移夏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來賀、 秋九月、戊辰、金以隆慶宮衛尉把思忠為夏國
生日使、 冬十二月、甲寅、夏遣使如金賀正旦、
光宗紹熙元年、金明昌元年、夏四月、丙辰、金以鷹坊使移剌為甯為橫賜夏國使、夏兵寇金嵐
州、又寇石州、 秋八月、己酉、夏遣使如金賀天壽節、金主以喪次不受朝、己未、以武衛軍副都
指揮使烏林荅謀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二月、丁未、夏遣使之金賀正旦、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金諭夏國使可令館內貿易一日、尚書省言故事許貿易三日、從之、辛酉、
金皇太后殂、丙寅、金以左副都點檢亩等報哀於夏、 三月、丁巳、夏遣使如金弔、丁卯、夏遣使
如金祭、 夏五月、西夏陷金鄜坊州、又攻金保安軍、 秋八月、乙巳、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丁
巳、金以西上閤門使白琬為夏生日使、 冬十一月、夏人肆牧於鎮戎之境、邏卒逐之、夏人執
邏卒而去、金邊將阿魯帶率兵詰之、夏廂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雲立伏兵三千於潤中、戎

午、阿魯帶中流矢死、金詔夏索殺阿魯帶者、夏人處以徒刑、索之不已、乃殺明契等、　十二月、癸卯、夏遣使之金賀正旦、

三年、秋八月、丁卯、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九月、甲戌、金以郊社署令唐括合達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二月、夏遣使之金賀正旦、

四年、夏五月、丙寅、金以尚廏局使石抹貞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甲子朔、金主以天壽節御大安殿受夏及親王百官朝賀、戊辰、以西上閤門使大碞為夏國生日使、癸未、夏國主仁孝殂、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國人諡為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陵、仁孝重文學、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祐立、改元天慶、　冬十一月、庚寅、夏嗣子李純佑遣使訃告於金、十二月、甲午朔、夏李純祐遣使奉故主仁孝遺表進金、甲辰、金以西上閤門使大碞等為夏國勅祭慰問使、是歲有亦剌哈走西邊、日剽掠以自資、既而亦為西夏所攻、走至龜茲國、為其國人所殺、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夏遣使如金賀、辛巳、金遣國子祭酒劉璣册李純祐為夏國王、　秋九月、壬午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金以引進使完顏衷為夏國生日使、

甯宗慶元元年、春正月、丁亥朔、夏遣使如金賀、　秋九月、壬午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辛卯、金以尚書左司郎中粘割胡土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春正月、辛巳朔、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壬辰、金以尚藥局副使粘割忠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丁丑朔、夏遣使如金賀天壽節、乙巳、金以國子監丞烏古論達吉不為夏國生日使、

三年、春正月、乙亥朔、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辛丑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乙巳、金以夏使朝辭、詔答許保安蘭州榷場、　冬十月、丙申、金以禮部員外郎蒙括仁本為夏國生日使、

四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辛丑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戊申、金以客省使移剌都為夏
國生日使、　秋九月、丙申朔、夏遣使如金賀天壽節、
五年春正月、癸巳朔、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壬寅、金以兵部郎中完顏撒里合為夏國生日
使、庚申、金以宿直將軍徒單仲華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庚申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六年春正月、戊子朔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甲寅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丁未、
金以宿直將軍完顏觀音奴為夏國生日使、
嘉泰元年、春正月、壬子、夏遣使如金賀、　三月、乙丑、夏國遣使如金謝、　秋九月、戊申朔、夏遣
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甲辰、金以刑部員外郎完顏綱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壬辰、金以
二年、春正月、丁未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壬寅、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宿直將軍紇石烈毅為夏國生日使、瀛王府司馬獨吉溫為橫賜使、
三年、春正月、辛未、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丙寅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壬戌、金
以薊州刺史完顏太為夏國生日使、
四年、春正月、乙丑、夏遣使如金賀、　秋九月、庚申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甲寅、金
以提點尚衣局完顏斐為夏國生日使、
開禧元年、春正月、己未朔、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甲申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一
月、蒙古軍聞西夏之警乃回師、　十二月、是歲蒙古奇渥溫鐵木真伐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
城大掠及其槖駝而還、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夏遣使如金賀、夏鎮夷郡王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純佑殂於廢所、年

三十、謚昭簡皇帝、廟號桓宗、墓曰莊陵、安全崇之孫、越王仁友之子、純佑兄之子也、　秋七月、丙申、夏鎮夷郡王安全使桓宗母羅氏上表於金、言純佑不能自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為王、金主賜羅氏詔詢其意、　九月、辛丑、夏人復以羅氏表來、金始命遣尚書左司郎中溫迪罕思敬冊安全為夏國王、　冬十二月、是歲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號成吉思皇帝、西夏改元應天、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夏遣使如金賀、　秋七月、乙未、金詔覈西夏人口、盡贖放還、敢有藏匿者、以違制論、　九月、甲戌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是月蒙古伐西夏、克斡羅孩城、　冬十二月、丙午、金以符寶郎烏古論福齡為夏國生日使、

嘉定元年、春正月、辛未朔、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西夏遣使求援於金、先是金泰和六年、大發兵侵西北諸乣、生蕃也、鄰接比、號曰驍騎、有衆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如初、諸乣還歸、因賞不均、皆叛北歸、又李藻及午逢辰白倫田廣明皆以上書言事杖一百、四人挈其家亡之北地、相與獻謀、又有諸乣輸其力、於是元軍益銳、恐西夏議其後、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援、金主不應、其臣僚諫曰、西夏既亡。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金主曰、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不聽、　冬十月、辛巳、夏遣使賀金天壽節、先是金詔移天壽節於十月、故至是始行、是時夏國有兵、復遣使告金、

二年、春三月、蒙古主入河西、夏主安全遣其世子率師拒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令公、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復敗夏師、獲其將嵬名令公、薄其中興府、引河水灌之、隄決水外潰、遂撤圍還、遣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安全納女請降於蒙古、夏自是益衰、　秋

七月、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
三年、是春西夏始為元軍所攻、遣使求援、金國主新立、不能救、元軍至興靈而反、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為所擾、勢益衰、夏人因此遂叛、乃改元皇建、　秋八月、夏侵金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為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　九月、金納哈買住曰、近見蒙古諸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制楯、非圖我而何、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夏遣使如金賀、西域哈剌魯部主阿昔降於蒙古、　秋八月、夏國主全安殂、年四十二、謚為敬穆皇帝、廟號襄宗、墓曰康陵、族子大都督府主遵頊立、改元光定、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終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

夾攻覆亡

嘉定四年、冬十一月、金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金陝西安撫使徼同知轉運使燕人韓玉以鳳翔總管判為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籍秦州場買馬官香及鳳翔冒買馬七百寶雞埋沒官錢他州郡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玉毅然有勤王志、因傳檄州郡、有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以賊臣貪容姦賂、繼緣二師貪錮威權、既上夏臺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齊魏以高壘為能、堅蒲絳以穿空為得計、裹糧坐甲、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命令不至、京師奈何、盼盼四集之師、懸懸半載之上、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

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王侯將相寗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時夏兵五萬方圍平涼又戰於北原夏人疑元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或誣玉有異志驛奏玉與夏人通謀金人疑之囚玉鞫死郡學獄中　有白廝波者益強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獲夏國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

五年春正月夏遣使如金賀正旦　三月金冊李遵頊為夏國主夏人旋攻金葭州金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婢禦之時金人方有蒙古之難夏人乘其兵敗侵掠邊境而通聘如故　冬十二月遵頊遣使如金謝封冊

六年夏六月夏破金之保安州及慶陽府　冬十一月戊辰夏人攻金會州金徒單醜兒出兵擊之　十二月夏取金涇州

七年秋七月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齎蠟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時制置使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　八月丁未夏人侵金金移文責之　冬十一月辛未金詔有司答夏國諜丙子金蘭州譯人程陳僧叛西結夏人為援

八年春正月乙亥夏人攻金環州　二月辛卯金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及斜卯毛良虎等擊卻之於州境詔進官有差　夏六月戊子金謀伐夏　秋七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　九月庚辰金陝西宣撫司來上第五將城萬戶楊再思擊走夏人之捷壬午以空名宣勅付陝西宣撫司凡夏人入寇有能臨陳立功者五品以下並聽遷授　冬十月丁亥夏人攻金保安金都統完顏國家奴敗之延安戍將又敗之是日捷至丙午夏陷臨洮金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刺被執庚戌金詔尚書左丞相僕散端兼都元帥行

尚書省於陝西、十一月、夏人攻金綏德之克戎寨、金人敗之、犯綏平、又敗之、金賞有功將士及來告捷者、甲戌、金移剌塔不也以軍萬人破夏人數萬於熟羊寨、丙子、金臨洮府陀滿胡土門破夏人八萬於城下、

九年夏四月己亥、夏人葩俄族都官汪三郎率其蕃戶歸於金、以千羊進、金詔納之、優給其直、五月己巳、金來遠鎮獲夏諜者陳呂等、知夏人將圖臨洮鞏州窺長安、命陝西行省嚴為之備、丙子、夏人脩來羌城界河橋、金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遣兵焚之、俘馘甚衆、秋閏七月、甲寅、夏人入金安塞堡、元帥左監軍烏古論慶壽遣軍敗之、己卯、夏人入金結耶觜川、守將擊走之、九月、壬辰、蒙古攻金代州、蒙古繖格巴圖魯率師由西夏趨關下、冬十一月、乙酉、金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奏提控石盞谷喜楊幹烈等大敗夏人於定西、金命行省視其功賞之、

十二月、丙寅、金皇太子議伐西夏、

十年夏四月、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五月、戊寅、陝西行省破夏人於大北岔、是日捷至、秋七月、甲辰、夏人犯金黃鶴岔、守將敗之、乙巳、夏人圍金羊狼寨、帥府發諸鎮兵擊走之、九月、戊寅、夏人犯綏德之克戎寨、金都統羅世暉逆擊卻之、冬十二月、蒙古圍夏口州、夏主遵頊出奔西涼、命其子居守、

十一年春二月、丙午、金人破阜郊堡、死者五萬人、先是、安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夏五月、丙子、夏人自葭州入鄜延、金元帥承立遣兵敗之、馬吉峯是日捷至、秋七月、辛未、夏人攻龕谷、金提控夾谷瑞及其副趙防擊走之、甲午、夏人復犯龕谷、夾谷瑞大破之、冬十一月、戊子、金龕谷提控夾谷瑞敗夏人於質孤堡、

十二年、春庚戌、金元帥右都監承立以綏德保安之境、各獲夏人統軍司文移來上、其詞雖涉不遜、而皆有保境息民之言、詔尚書省議之、宰臣言鎭戎靈平等鎭近耗夏人數犯疆場、此文正緩我爾、宜嚴備禦以破姦計、上然其言、又曰朕惜生靈、惟和議早成為佳爾、　二月、乙丑、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是時西夏以金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始遣使使至南宋、往議夾攻、宋安撫丁焴許之、　閏三月、戊午、夏人破金葭州之通秦砦、金刺史紇石烈王家奴戰沒、　夏四月、乙酉、夏人據通秦寨、提控納合買住擊敗之、辛卯、夏人犯金通秦砦、元帥完顏合達出兵安塞堡以擣其巢、至隆州、夏人逆戰、守軍擊之、衆潰、進薄城、俄陷其西南隅、會日暮還、　六月、癸巳、宋利州路安撫丁焴復以書約夏人伐金　冬十一月、癸巳朔、金前嵐州倉使張祐自夏國歸金、

十三年、春正月、戊午、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　夏四月、癸亥、夏大侵金、金元帥石盞合喜破之、　秋八月、庚午、夏人陷會州、金刺史烏古論世顯降、壬申、四川宣撫使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癸未、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以會夏人、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夏取金會州、甲戌、金陝西行省報龕谷敗夏人之捷、丙子、金陝西行省遣使如夏議和、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院寧子寧率衆二十萬圍金鞏州、且促宋師來會、甲午、統制王仕信引兵發宕昌、乙未、統制質俊李實引兵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命都統張威等分道進兵、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田冑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太白晝見、克金來遠鎭、繼又克鹽州鎭、進攻定邊城、金兵往救不利、庚子、夏人入定西州、癸卯、夏復侵金、乙巳、宋程信王仕信引兵與西夏會於金鞏州城下、丁未、遣

董炤等攻城不克、宋程信引兵趨秦州、己酉、夏人陷西甯州、壬子、程信及夏人攻鞏州又不克、安丙命張威出秦州及夏人侵金、威謂金人尚强、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威勉行至城下、無功而還、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金鞏州行元帥府事石盞合喜報定西州之捷、　冬十月、丁巳朔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宋程信以宣撫司之命斬王仕信於西和州、張威罷軍職、

十四年春正月壬辰、金議禦西夏及征南事、　三月、己亥、夏因叛人竇趙兒之招、入據來羌城、金孛朮魯合住以重賞誘脅從人為内應、督兵急攻城拔之、　冬十月、壬戌、夏人復侵金龕谷、丙寅、夏人復以書至四川、趣宋會師伐金、初蒙古主征西夏、太師國王木華黎從駐青冢、大饗將士、遂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遣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於河南、且遣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木華黎引兵東行、蒙古將石天應攻葭州拔之、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僕帥衆會之、迷僕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曰、汝見汝主、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拜、因引衆去、丁卯、夏人犯金定西饋石之境、　冬十一月、癸未、金陝西東路行省報安塞堡敗夏人之捷、乙未、夏人攻金龕谷、是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贄馬而拜、西夏世將野蒲甘卜率所屬降於蒙古、

十五年春二月、金賈天安上書、有曰、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擄守臣、敗吾軍而擒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吾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視宋人猶如前日哉、金主不省、癸酉、金提控李師林敗夏人於永木嶺、金郭文振奏、近得俘者、言南北合兵將攻河南陝西、金詔樞密備禦、　秋八月、甲申、積石州

蕃族叛金附於夏癸巳夏人攻金德順旋又掠其神林堡 九月是時元軍自去年收復陝西至是鳳翔邠涇及南山一帶壁寨皆陷冬十二月己丑金蘭州提控唐括昉敗夏人于質孫壘

十六年秋七月壬寅朔夏人攻金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沒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逋斯沒及荅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金詔賞諸僧鈐轄正將等官而給以廩祿丁巳金陰坡族之骨鞠門等叛歸夏金元帥夾谷瑞以兵討之以捷聞 冬十一月辛酉金鞏州行元帥府報會州破夏人之捷 十二月蒙古兵攻夏夏主遵頊傳國於其子德旺遵頊自號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時蒙古主使史天祥徇西夏破賀蘭山還遇敵射傷頷出血目為之昏

十七年秋九月先是蒙古主在西域夏國主陰結外援蓄異圖蒙古主密詔孛魯討之至是攻銀州克之斬首數萬級獲生口馬駝牛羊數十萬俘監府塔海命都元帥蒙古不花將兵守其要害而還夏及金平金以夏為北兵所偪將立新主以翰林趙周臣為詔冊使既遣至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卒追回初夏人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搆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人請和金馮子駿往議李獻甫預行夏使有口辯馮無以折之往復之際至以歲幣為言獻甫曰夏國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而為兄弟之國使兄而輸幣甯有據耶曰兄弟且不論宋曰曾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脩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之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為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敝邑雖歲捐五十萬無不可某請以身任之使者語塞和議乃定夏以兄事金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脩好於金各用本國年號來聘奉國書稱弟

理宗寶慶元年冬十月金以夏國脩好詔中外新軍政癸亥遣禮部尚書奥敦良大理卿裴滿叙甫侍御史烏古孫宏毅為夏國報成使國書稱兄是月蒙古鐵木真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　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川州以西夏納仇人亦臘喝翔昆及不入質子也有守納剌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蒙古將異之執以獻其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李恆其後也

二年春正月丁巳朔夏國遣使如金賀正旦蒙古主鐵木真以夏納仇人又不遣質子自將兵伐西夏取黑水等城　三月夏主父遵頊殂年六十四謚曰英文皇帝號曰神宗　夏五月蒙古主避暑於渾垂山取夏甘肅等州蒙古有察罕者父曲也怯律為夏臣其妾方懷察罕不容於嫡母配以掌羊羣者及長武勇過人為蒙古主所知及從攻西夏破肅州師次甘州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城中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命登城於高處示之且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曲也怯律父子併殺使者并力拒守及城破蒙古主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止罪三十六人　秋七月蒙古主取夏西涼府搠羅河羅等縣夏掌國史甯州斡札簣守西涼率父老以城降遂踰沙陀至黄河九渡取應里等縣夏國主德旺驚悸而卒年四十六號曰獻宗國人立其弟南平王晛以兵事方殷告於金各停使聘　冬十月丁酉夏遣使報哀於金　十一月庚申蒙古主進攻夏靈州夏遣嵬名令公以十萬衆來援丙寅蒙古主渡河擊夏師敗之甲戌金遣使之夏國賀正旦丙子夏以兵事方殷報金各停使聘蒙古主駐鹽州還次六盤夏人堅守中興蒙古主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金遣中大夫完顏履信為弔祭夏國使　十二月金人聞夏師屢敗召諸臣議兵事西夏改元寶慶

三年、春正月、蒙古主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兵渡河攻金積石州、 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蒙古鐵木真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於六盤山、仍命阿朮魯總兵與賜銀印懷都等與敵大戰於合剌合察兒之地、踰月、夏國主晛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太宗殺之、時議屠中興、察罕力諫止之、馳入安集遺民、蒙古太祖因命以夏主遺物盡賜懷都、夏立國凡二百餘年、抗衡宋遼金元四國、偭鄉無常、視四國之強弱以為異同、至是乃亡、元諸將多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藥物兩駝而已、是時實金之正大四年、元太祖之二十有二年也、進士高智耀、西人也、世仕夏國、夏亡、隱賀蘭山中、元太宗訪求河西故家子弟之賢者、得之、元史自有傳、

西夏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有二年[illegible]進士[illegible]
[illegible]元史自有傳

[illegible]

96

元史紀事本末

元史紀事本末

光緒己亥季秋
慎記書莊石印

DS
735
.A2
L5
v.46

元史紀事本末目録

第一卷
江南羣盜之平
第二卷
北邊諸王之亂 乃顔 篤哇 海都
第三卷
高麗之臣
第四卷
日本用兵
第五卷
占城安南用兵
第六卷
西南夷用兵 緬 金齒 八百媳婦
第七卷
阿合馬桑盧之亂
第八卷
科舉學校之制
第九卷
郊議
第十卷
廟祀之制
第十一卷
律令之定
第十二卷
運漕 河渠 海運
第十三卷
治河 窮河源附
第十四卷
官制之定
第十五卷
尚書省之復
第十六卷
諸儒出處學問之槩
第十七卷
郭守敬授時歷

第十八卷
佛教之崇
第十九卷
武仁授受之際
第二十卷
鐵木迭兒之姦
第二十一卷
晉邸之立
第二十二卷
三帝之立 明宗 文宗 順帝
第二十三卷
脫脫之貶 哈麻附
第二十四卷
小明王之立
第二十五卷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第二十六卷
東南喪亂
第二十七卷
諸帥之爭 孛羅 李思齊 擴廓 張良弼

陳桂龍兵起完者都高興擊走之

高興等擊斬陳吊眼桂龍等來降

林桂方等擁衆被擒合剌帶等招降尤宗祖等

黃華復反詔史弼等擊走之

命撒里蠻討黃大成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高安　陳邦瞻德遠　編輯

明大倉　張溥天如　論正

江南羣盜之平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漳州民陳桂龍兵起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兄子陳吊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朝廷命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為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為險人莫敢進興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爇薪焚山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畬洞

十九年夏四月陳桂龍降初桂龍既遁陳吊眼猶擁衆連五十餘砦未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等遂帥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邊地　十二月獲福州叛賊林天成戮於市

二十年三月廣州新會林桂方趙良鈐等擁衆萬餘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擒之　九月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聚衆剽掠海上合剌帶等招降之凡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　冬十月建寧路總管黃華復反聚衆十萬號頭陀軍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詔史弼等引兵急擊之華賊走自焚餘黨悉潰

二十一年二月漳州盜起邕州賓州梧州韶州衡州民黃大成等相延為亂命湖南宣慰使撒里蠻將兵討之　詔還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

欲捕宋宗室阿魯渾薩里止之
月的迷失擒黎德等
月的迷失討降郭逢貴等
趙和尚作亂伏誅
陳巽四等謀反伏誅
桑哥等議責州縣立限招捕盜賊
董賢舉等相繼起兵

縣言而信一人淨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故有是詔　十一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月的迷失擒海盜首黎德及招降餘黨百三十三人即其地誅黎德弟黎浩及僞招討吳興等檻送京師

二十二年二月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討潮惠二州盜郭逢貴等四十五寨降民萬餘戶軍三千六百一十人請將所獲逢貴等入覲面陳事宜詔許之秋七月至京師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對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前大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伏誅　八月婺州永康縣民陳巽四等謀反伏誅　十一月詔議弭盜桑哥玉速帖木兒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責州縣之吏其不能者黜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官軍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弭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從之詔江西行省平章忽都鐵木兒督捕廣東等處盜賊

二十五年夏四月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起兵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西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惲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況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

鍾明亮降

明亮復反

不憐吉帶討葉萬五陳機察等降

江西行樞密院討平華大老等

明亮降管如德留之遂復叛胡發等伏誅

不憐吉帶議習水戰

乎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不然禍未已也御史大夫月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為慮

二十六年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為兵　五月明亮率衆萬八千五百七十三人為來降　六月月的迷失請以降賊明亮為循州知州宋士賢為梅州判官邱應祥等十八人為縣尹巡尉帝不允令明亮應祥並赴都　冬十月月的迷失以邱應祥董賢舉歸于京師丙戌明亮復反以衆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復與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且諭旨月的迷失鍾明亮既降朕令汝遣赴闕而汝玩常不發致有是變自今降賊其即遣之　是月婺州賊葉萬五以衆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不憐吉帶將兵討之　十一月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邱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二十七年春正月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諸縣行樞密院討平之　三月建昌賊邱元等稱大老集衆千餘人掠南豐諸郡太平縣賊葉大五集衆百餘人寇甯國皆擒斬之　五月月的迷失與江西行省總管如德合兵討明亮降詔縛至闕下如德留明亮等不遣明亮復帥衆寇贛州　六月徽州績溪賊胡發饒必成杭州賊唐珍建平賊王靜照蕪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皆伏誅　十一月江淮行省平章不憐吉帶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觀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忙古解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置萬戶府七杭州行省諸司

朱三十五等作亂

裴居安請遣官問月的迷失

董士選討平劉六十不伐其功

府庫所在宜置萬户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宜增置戰艦分兵閲習水戰之法從之
是月興化路仙遊賊朱三十五寇青山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衆萬餘人寇温州平陽

二十八年秋七月遣慈散總兵討平江南盜賊

二十九年春正月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九月治書侍御史裴居安言月的迷失遇盜起不即加兵盜去乃延誅平民詔台院遣官雜問之

三十年二月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盜賊宜誅為首者餘徙内縣從之

成宗元貞二年冬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多觀望不進賊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姦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効不數日六十就擒餘黨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畧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張溥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天下始一統其年漳州陳桂龍即兵起與建甯黄華勢合繼以廣州之林桂方象山之尤宗祖循州之鍾明亮廣東之黄聖許等狐鳴豨突連歲弄兵終世祖之身未獲殄滅史皆目為盜賊抑以大宋觀之亦有殷多士之倫也成王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新洛邑以居殷民誥辭不一而足曰商王士貴之也曰毋我怨安之也王莽篡漢而州郡兵起金虜虐宋而山東兵起作史者當是時不惟不賤盜而反章有盜惡亂賊而外蠻夷天下之公心也趙宋以仁傳家亡於韃靼忠臣義士入海圖存餘枿不植而閭閻强暴奮臂一呼衆輒數萬假令崖山之師不潰太妃帝昺尚存資其蜂聚號令義兵閩廣雲從淮浙桴應文天祥張世傑等為之謀主力抗犬羊縱未能如少康光

武克復舊物其為蜀漢鼎立江左偏安尚有餘也獨恨幼君赴海天命先絕桂龍等擾擾新朝眾皆烏集弔忠魂於孤舟哭羈囚於燕市風塵六合莫識所依稱號僭國旋起旋撲竟不得與隗囂方望之徒齊驅姓字良可哀也羣盜分嘯害及趙宋阿魯渾薩里片言解紛善安反側月的迷失按兵養寇延誅平民雖屢立戰功義無取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北邊諸王之亂　乃顏　海都　篤哇

乃顏反阿沙不花請說安納牙諸王之謀乃解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乃顏烈祖第五子別里古台之曾孫也速不花之孫廣甯王爪都之次子也始乃顏遣使徵東道兵帝諭諸王闍里帖木兒毋輒發或告乃顏反帝遣伯顏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至是乃顏反時西北諸王多欲從之帝以為憂宿衛使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遣也先傳旨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乃顏所部者禁其往來毋得乘馬持弓矢時將校多乃顏部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密啟曰兵貴奇不貴眾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之勞臣請令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軍斷其後

帝從葉李計詔李庭等將漢軍

戰敗金家奴塔不歹遂執乃顏

塔出射殺帖古歹追北有功帝賜以明珠虎符

海都欲叛帝使鐵連往諭并約

以示死鬬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蹈之無不勝矣帝然之乃詔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六月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歹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鐵哥進酒塔不歹按兵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千餘人抱火礮夜入其陳礮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不歹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耳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　秋七月乃顏黨諸王失都兒犯咸平遼東宣慰使塔出遣使馳驛以聞帝命領兵一萬與皇子愛牙赤同力備禦之時女直水達官民皆與乃顏連結塔出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與乃顏黨大撒拔都兒等合戰雨中流矢繼知其黨帖哥杪兒赤等欲襲皇子乃以千餘人扈從渡遼水身與乃顏兵接戰轉鬬而前射其酋帖古歹中其口鏃出於項墮馬死遂軍懿州懿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塔出曰今日之事上賴皇帝洪福下賴將士之力吾何功焉又追乃顏餘黨北至金山戰捷帝嘉其功賜明珠虎符充蒙古兵萬戶

二十五年春正月諸王海都犯邊海都者太宗之孫合失大王之子也世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元初即有叛意廷議欲伐之帝曰朕以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其譯謹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左右以平陽馬步改達魯花赤鐵連對遂名見鐵連應對稱旨帝嘉其辯慧曰此事非連不可然必先詣拔都蒙哥鐵木兒所相與計事而後行使二人副之鐵連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視其虛實然後議于諸王副者持不可鐵連曰親承密旨違則當誅二人懼而從之既至海都日名宗親宴飲將伺其隙謀害之鐵連厲聲斥之曰且食毋令語言脫口相摭為

叔都蒙哥鐵木王備之

海都寇邊拔都也孫死之

詔鐵木耳等擊敗火魯火孫等

帝自將討海都

罪海都愕然曰直哉酒半鐵連求衣為歡海都嘉其雄辯將解與之其妃止之以皮服三襲付之因語其屬曰為使者當如是矣厚贈以行乃至拔都蒙哥鐵木王所具告之故王曰祖宗有訓叛者必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即外應勤絕何有鐵連還悉以事聞因言曰海都兵衆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壘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既固即無虞矣帝深然之勅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是歲詔封皇子那木罕為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以安童行省院事既而海都叛帝大閱兵將討之先命戶部尚書昔班使海都諭令罷兵置驛來朝昔班至海都傳旨海都聽命既退兵置驛而丞相安童軍先已克火和木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遁謂昔班曰我不難殺汝念我父嘗受書於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我罪也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尋命為中書右丞議政事妻以宗王女不魯真公主明年復使諭海都且曰苟不從我罷諸王蕃衛兵乎海都辭以畏死不敢至是復寇邊拔都也孫脫迎擊死之夏四月詔皇孫鐵木兒行邊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兒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土土哈擊敗火魯火孫札兀魯灰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二十六年二月哈丹兵寇胡魯口開元路治中兀顏牙兀格戰連破之 六月庚申諸王乃蠻帶敗哈丹兵於託吾兒河辛巳海都犯邊土土哈從皇孫晉王征之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失利惟土土哈以其軍直前鏖戰翼晉王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寇不敢逼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八黑鐵兒皆反應之劉哈喇八都魯乘間逃歸秋七月帝自將討海都至北邊召見土土哈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朮河之

闊里鐵木兒大破哈丹

明里鐵木兒叛伯顏遣忻都招降之

以玉昔帖木兒輔鐵木耳行邊召伯顏還海都遂遁去

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古人卿其勉之

二十七年二月哈丹寇遼東海陽五月寇開元平章政事闊里鐵木兒帥師戰於瓦法大破之

二十九年冬十月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至阿撒忽禿嶺已為明里鐵木兒所據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陳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兒挺身走命速哥梯迷禿兒等追之伯顏軍還夜至必失禿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至别竭兒會速哥梯迷禿兒等亦至乃夾擊之斬首二千餘級軍中獲諜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齎書諭明里鐵木兒以禍福明里鐵木兒得書感泣率其衆來降

三十年三月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為備從樞密李庭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六月詔皇孫鐵木耳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時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使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之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名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

成宗大德元年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攻破八隣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八隣之地時為海都所據牀兀兒帥師於金山進攻之其將帖良臺阻答魯忽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牀兀兒馳師奮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魯河與海都

闊吉里思力戰被執不屈死

援將孛伯遇牀兀兒麾軍渡河敵之孛伯敗走僅以身免　十二月駙馬闊吉里思遇寇敗沒是歲秋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於境闊吉里思特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闊吉里思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蹶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闊吉里思毅然曰我天子壻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命海山代闊闊出鎮漠北

三年十二月命兄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帝兄荅剌麻八剌之長子帝以甯遠王闊闊出總兵北邊怠於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

海山大捷海都旋死

四年八月海山與海都軍戰於闊別列之地敗之

五年九月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牀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跳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月赤察兒議受篤哇之降諸王叛者皆歸

七年秋七月篤哇遣使降篤哇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剌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月赤察兒平察八兒諸部

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月赤察兒進攻察八兒諸部平之月赤察兒言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過之心儻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款徹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據其腹心矣帝稱善趣軍進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款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賜察八兒幣帛

三年三月賜諸王察八兒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班賞既畢

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

張溥曰蒙古定宗貴由之殂也后稱制君位久虛兀良合台等推憲宗蒙哥即位失烈門與諸王心不能平憲宗遂肆殺戮宗族解體合州之變阿藍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都經勸世祖忽必烈直趣燕京大位始定既而少弟抗命稱帝和林六盤諸部莫不響應廉希憲削平關隴世祖親戰漠北大衆方解諸王來歸國歷三傳內難輒作母后銜寃同氣流血齊鸞梁繹代有其人胡人好殺固無親也至元年間世祖封其子那木罕為北平王帥兵鎮守安童行省院事防海都也久之昔里吉刼之以叛伯顏平之天下既一可以安枕至元二十四年復有乃顏之亂西北棘矣甘麻剌出鎮而叛黨尚逞鐵木耳撫軍而大同不甯蓋海都以太宗長孫世居北方定宗以來日尋干戈成宗即尊牀兀兒等奮勇鬬爭七年篤哇乃降骨肉附順正不易也阿藍荅兒渾都海之舉兵也廉希憲便宜處符立時殄滅乃顏之擁衆也阿沙不花請離其黨渠魁即縛神機獨運惟在任人海都寇邊伯顏力禦戰守持久將奏成功飛譖忽入軍中易將巨寇坐逃更煩天討元老頗飲班朮之水而廟堂不察樂羊之謗臨事一失鬼方幾震折衝樽俎聽言尤慎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高麗之臣

世祖至元十七年始置驛站於高麗初太祖十一年契丹人六哥領衆九萬餘竄入高麗拔江東城據之太祖遣哈只吉剳剌等領兵往其國助攻滅六哥諭令歲輸貢賦高麗尋進方物謝

高麗王瞰叛服不常

世祖遣高麗世子倎歸國為王更名植

高麗林衍作亂世祖議討之送植就國旋植亦死

十六年諭以伐女直事始奉表陳賀屢遣使至其國會使者為盜所殺遂絕太宗三年命撒禮塔帥兵攻之國人洪福源迎降撒禮塔使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瞰瞰遣其弟侹請和許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四年瞰盡殺朝廷所置官以叛復遣撒禮塔以兵往至王京南攻其處仁城中流矢卒軍還瞰亦上表謝罪自後叛服不常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拔其城十有四憲宗末瞰遣其世子倎入朝至帝中統元年瞰卒命倎歸國封為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二年倎更名植遣世子愖奉表以聞五年植自入朝至元三年帝欲通好日本諭高麗與日本隣國宜為鄉導五年植遣其弟淐入朝帝以植欺罔淐至面數其事切責之特遣使詔諭植責令供軍實造戰艦助攻宋及日本植復遣其臣來朝六年植上表奏誅權臣金俊等復遣世子愖入朝愖至奏本國臣下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淐事詔遣斡朶思不花李諤等至其國詳問之尋詔授愖特進上柱國率兵三千赴國難帝以植淐廢置出其臣林衍所為詔植淐衍等同詣闕面陳情實先遣兵壓境不至即以時進討未幾高麗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入附詔樞密院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為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為名乘勢可襲其國定為郡縣馬希驥亦言今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為一大抵藩鎮分則易諸侯强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為二分治其國使權侔勢等自相維持則徐議良國亦易為區處議皆未決會使者至其國植受詔復位旋親朝京師七年以高麗西京內屬改東甯府畫慈悲嶺為界忙哥都為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仍詔諭高麗僚屬軍民以討林衍之故時植復入朝朝廷遣軍送植就國勑將師嚴戒兵士勿令有所侵犯會林衍死衍黨復

植卒世子愖襲爵征東元帥府請屯田以備高麗

高麗王賰請戍金州

以高麗世子謜為王既而復廢

復立征東行省既而復罷

立承化侯為王寘入珍島大軍進至王京西闕城遣人收繫衍妻子植入居舊京是年復詔植送使者通好日本八年諸將大破珍島賊平之十年植屢言國小地狹比歲荒歉其生券軍乞駐東京詔令營北京界仍勅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十一年植卒世子愖襲爵改名賰尚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十四年征東元帥府上言高麗侍中金方慶陰養死士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謀作亂捕方慶等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新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鎮撫其民且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為屯田計從之十九年賰上言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請發闊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從之

二十年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賰與阿塔海共事

二十八年高麗饑詔給米一十萬斛賑之

成宗大德元年封高麗國王昛為逸壽王（賰前改名）以世子謜為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中書省臣奏謜有罪當廢復以其父昛為王

三年昛遣使入貢丞相等言昛在國僭擬不法謜年少妄殺無辜乞降詔戒飭從之會哈散使高麗還言昛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闊里吉思為高麗行省平章事

五年復罷行省官是年昛卒子謜復立謜死子燾嗣燾死弟暠嗣

張溥曰王建以高麗大族承高氏之敝權知國事後唐長興三年遣使朝貢明宗封為國王二傳及宋恭順不怠端拱之世契丹寇擾走使乞師朝廷弗問後遂受制於遼胥其封

帝屢遣黑的等使日本皆不報

册。遼亡。責使接踵至宋。金主。滅遼入汴。高麗王楷復臣事之。元興。又與金絕。傳世十數。臣屬。無恆。跡疑。反覆。然東夷馴柔異於三方之外。畏鬬。好服見强。大而屈。亦國勢然也。元太祖時。契丹人六哥等竄入高麗。攻據江東。大師往征。助其討滅。使臣約結。請輸貢賦。既而盜殺著古歟等。七歲絕使。太宗遣撒里塔征之。洪福源迎降。遂招其主王瞮。設官監治。明年復叛。詔數五罪。責其質子。定憲之際。命將凡四。瞮遣世子倎入朝。世祖中統元年。瞮卒。命倎歸國為王。高麗安矣。至元年間。令王睶及阿塔海擊日本。則非柔遠息兵之道也。王倎久質蒙古。新君即位。羇旅獲還。懷異人之感。無燕丹之怨。廢立再竄。大國施厚。子睶繼緒。望恩猶昔。强以伐鄰。豈所樂乎。即獻計者曰。今之高麗。本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並而為一。嚴兵假道。名取日本。乘勢襲之。離為二國。夷為郡縣。中國之利也。抑念父子素順藩屏。效職。衛滿高元。彼不敢為。何必譎出下陽。狡臣松岳。哉林衍廢倎。趙璧出問。吳祈搆睶。王約往徵。或死或流。不假兵刃。傳聞之變。可以情恕。而家人之隙無責用威也。漢置外國都護而西域驚。元設征東行省。而高麗懼。善撫四夷者。亦在靜之而已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三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日本用兵

世祖至元十七年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之東。先是至元元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宏副之。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上相接

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

尚務講信脩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高麗君臣感戴來朝歡若父子計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以帝命遣其臣宋君斐金贊等導詔使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為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植以為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臣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 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良弼將行乞定與其國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植送弼期必達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儻得便風半日可達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為鄉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徐稱導良弼至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良弼遣書狀官張鐸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彌四郎等至其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王使之云守護所者詐也詔問姚樞許衡等皆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復以書諭日本令必通好大朝竟不報十年六月良弼復往使至太宰府而

命忻都洪茶邱等征日本不克而還

還十一年三月命經畧使忻都洪茶邱等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三舟各三百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還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信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邱請自率師往征日本廷議姑少緩之

召范文虎議征日本

至是月帝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方畧旋詔括前願從軍者及張世傑潰軍往征日本　九月發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賜右丞洪茶邱所將征日本新附軍鈔及甲　十二月高麗國王睶率兵萬人戰船九百艘征日本詔給洪茶邱等戰具高麗鎧甲戰襖諭諸將兵道高麗毋擾其民

范文虎等喪師遁還

十八年春正月召日本行省左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等赴闕授方畧　二月諸將陛辭帝勅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若盡殺其人徒得地何用更有一事慮卿等不和耳假若彼國使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　六月阿剌罕卒詔以阿塔海代之　八月范文虎阿塔海喪師遁還上言初至日本欲攻大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戰餘軍還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閶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閶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吳萬五者亦逃還是役也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而已　十一月勅

命阿塔海等伐日本崔彧諫不從

王積翁使日本舟人謀殺之

大發兵征日本

從劉宣言罷征日本

也速答兒乞征日本成宗不聽

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高麗國王請完海濱城防日本不允　十二月罷日本行中書省

二十年春正月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詔糴糧於察罕腦兒以給軍匠　三月命阿塔海為日本行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劉二拔都兒大募兵造舟伐日本中丞崔彧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名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二三年後東征未晚不從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取道慶元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普陀僧如智同往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二十二年十一月勅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於明年三月以次而發會於合浦是月復赦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為水工以征日本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以方議伐安南故也先是立征東行省勅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有司征斂大為姦利吏部尚書劉宣上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阯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蝟興且交阯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

成宗大德元年江浙行省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

三年，遣僧甯一山加妙慈宏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日本竟不至。

八年夏四月，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

十年夏四月，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為獻，命江浙行省備之。

張溥曰：倭自後漢始通中國。南宋昇明間，國王武上表，言在昔祖禰躬親甲胄，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辭頗誇耀，然朝宗不愆，由來久矣。隋煬之世，其書不恭，置而弗責。貞觀受朝，遣使往諭，義存矜遠。及宋雍熙，國僧奝然浮海貢獻，太宗賜紫衣，厚存撫，詢彼土風，主唯一姓，臣皆世官，歎為古道。六十四世而下，未聞以兵見也。元世祖混一志侈，降書招徠，其國不應，窮兵東伐，喪沒五龍，落日波濤，信風山岳，具天險耶。隋混南北，開皇殷盛，煬帝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莫洗薩水之辱。元奮沙漠，滅金滅夏，破西域，以奄有中華，臣妾萬邦，地極四表，而東海島夷，遂抗顏行，淪師十萬，非高麗、日本反威重於九州大國也。天道惡盈，國君戒戰，楊廣、忽必烈處勢之極，忘兵之凶，知勝而不知敗，能進而不能退，志窮慾滿，鬼神來瞷，建號夷夏，而取侮一隅，威行天壤，而毒生蠭蠆，堯戒躓垤，蓋謂此耳。然楊廣不悟，平壤再釁，雁門、東都，縱淫頭頸不保。元世祖出師屢北，惕於劉宣之言，即下詔罷征，國以永甯。治亂翻覆，惟辨君心，不遠之復，烏容忽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四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占城安南用兵

占城王子補的負固

世祖至元十九年六月，詔發軍討占城。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

帝命唆都伐之

唆都破占城轉戰至木城下不克引還

命脫歡等征占城進圖安南

脫歡軍擊走陳日烜其弟益稷來降遂謀引兵還日烜遣兵追襲李恒唆都戰死

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被執。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千五百、命唆都將之以行。

二十年春正月、唆都攻占城、破之。入其國、王子適入山谷。後遣其臣寶脫禿花陽求歸順、以款師。復潛殺所執使臣皇甫傑等百餘人。唆都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唆都等遂謀引還。

二十一年二月、命阿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　秋七月、詔鎮南王脫歡征占城、與左丞李恒往會唆都兵、俱進。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十二月、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二十二年五月、脫歡軍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唆都李恒戰死。初脫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脩兵船、為迎敵計。脫歡乘間縛筏為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脫歡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盛。官軍疾疫、死傷亦衆。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人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思明卒。唆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唆都猶未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於乾滿江、力戰而死。　秋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阯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取鎮南王節制、以征安南。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為荊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安南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以陳益稷自拔來歸、封為安南國王、仍命鎮南王脫歡左丞相阿里海涯

脫歡等擊安南十七戰皆捷日烜走于海

日烜集兵遏脫歡歸路樊楫等皆死

日烜死子日燇襲位不忽木遣張立道徵其入朝

十定其國以兵納益稷時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弊轉輸賦役煩重貧民鬻子應役舉動之間利害非一且安南已嘗遣使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寛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未晚會吏部尚書劉宣亦言之帝是其請命還軍居益稷於鄂州

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飛參知政事樊楫等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於海

二十五年二月脫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竟待吾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八赤率衆攻之將士多被瘦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過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裹瘡以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昔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却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贖己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許入覲

二十八年冬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初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會日烜死子日燇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寗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二十九年九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編脩陳孚使安南徵其王入朝時以張立道既還日燇不至故特詔往徵之

亦黑迷失等征安南無功各被杖沒貲鐵木耳即位詔罷安南兵

三十年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曰燇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燇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燇辯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遂拘陶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解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等以征安南無功而還各杖而恥之仍沒其家貲三之一

三十一年五月罷安南兵釋其使歸國時帝崩皇孫鐵木耳即位故有是詔

張溥曰世祖之伐安南爲占城也占城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驩州素不通朝貢周顯德中王釋利遣使貢方物宋建隆初上表貢獻宣和時封國王累朝羈縻郊恩降制乾道以來貢阻國亂悉置不問元世祖并天下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王子補的負固不率遂命將往討以窮僻荒忽之國聲教迥隔王言不通即勤師旅懷遠字小義豈其然又遷怒安南忽張九伐黷尤甚矣占城之去安南也水行二日陸行十五日道固非遼絕也然輔車唇齒爲日已久開關延敵寧無懼心怒其不許移師遠加安南雖小其能堪乎鎮南王脫歡進兵安南王陳日烜旅拒雖勁騎電驅攻城破邑而中道回戈觸藩莫決天兵挫衄在彼穴中唆都李恆同時戰死乾滿之敗恥同平壤皆大國所自取也脫歡再出日烜屢走邀歸擊惰元師復北彼蓋避其朝銳殲其暮氣藏身大海之間伏毒當關之險戎車赫臨未嘗一勝日烜可謂善用兵矣日燇襲位元使徵朝張立道約以肆赦令修歲貢而忌言驟行欲邀先入懼不敢前復安置使臣更議專伐王靈數頓帝怒不懲終至元之世抱大業之慚佳兵自焚傷於蠆尾更足惜爾成宗罷征安南奉

職。其後日煖来朝武宗。日嬪来貢泰定。世順毋動嗟彼交人安於守文之中庸而獨不畏
開基之神武飛龍尚威固有時而屈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五終

納速剌丁請帝伐緬

西南夷十二部俱降

緬始平遣洸兀魯迷失征八百媳婦國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西南夷用兵 緬 八百媳婦 金齒

世祖至元十九年二月、議征緬國。先是至元八年、大理善闡等路宣慰司遣乞解脫因使緬國招其王內附。緬使价博詣京師。帝復遣使詔諭之。十四年、雲南省臣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勢須用兵。帝未許。已而雲南都元帥納速剌丁率兵入緬界稍稍招降其衆以天熱還師。至是上言緬國形勝。盡在臣目中。可擊。帝悅。遂以大卜為右丞也速的斤為參政令諸王相荅吾兒督諸軍復往擊之。

二十年十一月、相荅吾兒等分道攻緬。拔江頭城。令都元帥袁世安戍之。復遣使詔諭。緬王不應。議以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進兵攻拔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建都王烏蒙金齒西南夷十二部俱降。初諸國為緬所制。欲降。不果。至是因緬城既拔。遂皆來降。 夏四月、忽都鐵木兒征緬之師。為賊衝潰。詔發思播田楊二家軍助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

二十九年八月、遣洸兀魯迷失以軍征八百媳婦國。

成宗元貞二年十二月、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降。小徹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為之帥。招其來附。以為進討之地。從之。

緬王執兄被弒次子奔愬詔薛超兀兒等討之

劉深脅求蛇節金馬宋隆濟遂叛

遣薛超兀等伐金齒諸蠻

遣劉國傑等討隆濟蛇節

大德四年五月，征緬。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弒之。王次子奔愬京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省兵二千人討之。　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成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剌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勞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剌帶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寘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罷之出。

五年夏四月，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　五月，雲南土官宋隆濟叛。時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十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紿其眾曰：官軍徵發爾等，將悉翦髮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眾惑其言，遂叛。　六月，宋隆濟率苗狫紫江諸蠻四千人攻楊黃寨，殺掠甚眾。隆濟進攻貴州，知州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劉深於窮谷中。梁王闊闊兵救之，賊眾稍却。　八月，遣薛超兀等兵伐金齒諸蠻。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皆征之。　九月，誅高慶、察罕不花，免薛超兀兒為庶人。初薛超兀兒等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朝夕。慶等受其賂，首唱為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鞫之，得薛超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不花，薛超兀兒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十一月，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時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剌哈孫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寨因不

陳天祥請緩征諸夷

也速解兒等次第平諸蠻

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六年春正月宋隆濟屢攻貴州不觧劉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遠勤大衆經過八番縱横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不能制亂反為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無施或諸蠻遠阻險隘以老我師進不能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乃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朝之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茍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隙可乘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可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　二月罷劉深等官時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也速解兒等將兵會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也速解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哈剌哈孫勸帝誅劉深

國傑平隆濟蛇節

算只兒威招諭諸蠻得賂而還

七年三月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笞哈剌帶鄭祐罷雲南征緬分省時有司會赦議釋劉深罪哈剌哈孫曰徵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夏四月劉國傑敗宋隆濟蛇節於墨特川平之初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而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徉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趨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因不花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於墨特川蛇節降誅之隆濟遁去尋為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伏誅餘黨相繼平

成宗至大二年十一月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算只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為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

張溥曰世祖之擊緬成宗之擊八百媳婦皆兵之得已者也擊緬而及金齒諸蠻擊八百媳婦而及宋隆濟蛇節等憤兵不戢禍日蔓矣緬固西南夷地接大理成都而遙至元八年遣乞解脫因等持詔往諭尋釁不已一統而後大師盛出攻江頭拔太公金齒夷十二部相率來降棄戈勿用成宗大德初阿散哥也率黨弒君王子奔訴遣薛超兀兒等往討名雖問罪而勢隔山嶠金齒遮路移師進征無功輒還即誅戮將帥申儆國法不足以威外方讋遠人也八百大甸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荒徼小夷事絕聞見世祖招琉球擊爪哇六師雲翔無遠不屆獨赦彼弗問亦謂僻國萬里王享無與未可與日本安南等同責順逆也劉深鼓說嗣君好大諷發驛騷雲南震動蠻酋宋隆濟等紿衆結叛中國喪衂再易大帥僅殄叛黨遙望八百竟不能達武功頓矣或謂伐緬之役薛超兀兒始事高慶察罕不花受賂八百之禍劉深為之成宗奮怒刑殺無貸師行罰必與漢武帝之誅

王恢苟晁周世宗之斬何徽樊愛能同稱威武然敗績而行刑孰若臨事而慎動也世祖通緬實係金齒頭目阿必為引導其後阿郭阿禾數與緬難大德間復連諸蠻賊官吏小國反覆兵竊自擾隆濟蛇節酋官蠻婦迫於徵求敢抗顏行猶之南詔閣羅鳳苦鮮于仲通張虔陀而陷雲南瀘南之敗咎不在夷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六終

阿合馬以言利有寵超拜平章事

阿合馬欲罷御史臺提刑司廉希憲爭之乃止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阿合馬桑盧之姦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平章政事阿合馬奏理算江淮錢穀誣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丞崔斌殺之阿合馬回紇人以言利有寵於帝中統三年始立左右部分統庶務以阿合馬領其事仍兼諸路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親治之乎乃止明年阿合馬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民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至元元年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其賦帝以阿合馬為有能因罷左右部歸中書超拜阿合馬平章事六年新立憲臺阿合馬慮其發己姦因言於帝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内則糾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阿合馬語塞乃止時帝急為富國計見阿合馬行事時有成績又屢與史天澤爭辨天澤常詘帝由是益奇其材專委任之所言無不從阿合馬益橫初制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省尚書咨

阿合馬恨崔斌直言誣殺之并及阿里伯等

王著矯太子令殺阿合馬

中書然後聞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為言帝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帝從之阿合馬復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十五年復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崔斌上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於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參政或為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是斌言命黜之然終不以為阿合馬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入朝亦以官冗為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榷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至是崔斌遷為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憤其害己乃奏理算江淮行省錢穀誣崔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澍等雜治之竟致斌等於死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里海牙取荊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冤之

十八年閏八月括江南戶口稅課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為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

十九年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觿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史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觿問果

帝詢孛羅得阿合馬罪惡乃詔戮尸并誅其子

何為易附耳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相張惠於是觿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梃擊立馬者墜地眾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即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為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惲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四月詔戮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阿合馬既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史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塚剖其棺戮屍於通元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櫝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呪詛時置神坐於上又以帛二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張絃挺刃內向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於獄誅之

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為也阿合馬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為江淮右丞不為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名拜參知政事忽辛被逮勅廷臣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嘗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

桑哥薦用盧世榮

崔彧言世榮不可相帝下之獄

世榮立規措所擢用阿合馬之黨

問汝矣遂伏辜

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安童為右丞相盧世榮為右丞史樞為左丞撒的迷失廉希恕並參知政事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榷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名聞稱旨令與中書廷辯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合罷去故安童復為右丞相而以世榮為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之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説矣牧羊者歲嘗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以獻主者固悦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翦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置之法尋罷之鈔法者中統二年王文統請造中統元寶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名交鈔法

二十二年二月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乃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併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糴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榷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餽糧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

世榮以宣德王好禮為浙西宣慰使

世榮誣殺周戭

罷榷酤　盧世榮伏誅

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為汚濫出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三月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盧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并為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四月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盻視丞相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朝廷震懾無敢言者至是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自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於是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世榮所招罪狀上奏世榮對於帝前一一款服詔安童與諸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當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　九月罷榷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則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　十一月盧世榮伏誅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桑哥素主世榮聞太子言默然不敢救至是世榮竟以誅死　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有上書請內禪者臺臣匿其章不敢聞

帝怒內禪之言太子真金憂死

帝從桑哥言免甕吉剌帶阿必失合

安童諫用桑哥不聽

行至元鈔桑哥誣郭祐楊居寬棄市又捕殺吳德

而阿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殺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搖動人心耳太子聞之竟以憂懼殂

二十三年秋七月免左丞相甕吉剌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宮從總制院使桑哥之言也桑哥為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盧世榮誅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祐楊居寬等并仍前職甕吉剌帶等具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二十四年閏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并為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馬紹參知政事時麥朮督丁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三月行至元鈔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　十一月以桑哥為尚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為右丞馬紹為左丞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辯以為實掌銓選錢糧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掌其頰遂與郭祐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猾無令他日得以脅問誣服為詞由是祐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寃之時有江甯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鉤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為中書鉤考爾獨不死耶或以告桑哥乃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

葉李言桑哥宜相

桑哥請以忻都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錢穀

程鉅夫直言桑哥奏殺之帝不許

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為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

二十五年冬十月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於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　十一月立桑哥德政碑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為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時董文用為御史中丞獨不附桑哥使人諷文用頌己功德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官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荅會朔方軍興而征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恨之日摭臺事譖於帝言文用戇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

二十六年十二月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宗室居江南非便宜悉還京師桑哥以聞擢絜矩為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程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

趙孟頫奏行蠲除

帝論葉李賢于留夢炎

孟頫說徹里力言桑哥罪惡不

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鉤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有以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不許

二十七年八月朔日食地大震武平尤甚　九月武平地復大震地陷黑沙水湧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魯渾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但泛引經傳五行災異之言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魯渾薩里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慮耶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及阿魯渾薩里等以罪免先是帝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阿附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上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為萬姓除殘賊

帝遂免桑哥等官籍其家

罷徵理司

不忽木薦完澤為右丞相

麥朮督丁崔彧請貶桑哥黨

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時帝畋漷北徹里乘閒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朝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詞屈帝曰桑哥為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帥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資　二月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攷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攷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旨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　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祐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至是帝欲用為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學從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三月仆桑哥輔政碑初帝命翰林學士閻復撰文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　夏四月中書省臣麥朮督丁崔彧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親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歛蔽九重朘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攷覈凡入其黨者

下桑哥獄誅要束木

召還周祚桑哥伏誅

不忽木止立尚書省

並除名為民從之　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為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束木還湖廣誅之初要束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餓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束木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澤婉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擾既見鉤考日急天下騷動歎曰民不堪命矣即日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辯慢我亟拘繫之欲置於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　秋七月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黥徒方受上知即以舉桑哥為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荐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給還行臺御史周祚妻子祚嘗劾桑哥流祚於憨荅孫妻子家貲入官至是還之是月桑哥伏誅

二十九年三月誅桑哥黨納速剌丁等初桑哥既敗納速剌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桑哥恣為不法理算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隣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既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時麥朮督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　五月中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為詩譽桑哥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諭失當國史院編修陳孚發其姦狀帝曰詞臣何罪必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

詔麥朮督丁等釐正選法

嘗譽之矣是月詔以郭祐楊居寬死非其罪給還其家貲

成宗元順元年五月省臣言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賢否選法大壞乃詔麥朮督丁與何榮祖等釐正之

張溥曰世祖至元十七年混一天下十九年而戮阿合馬屍二十二年而誅盧世榮二十八年而誅桑哥三凶速殄中外鼓舞朝廷神武赫焉可觀然究其始用莫非以利動也阿合馬種族回紇中統三年即專理財賦寵倖登相掊斂作姦流毒海內王著痛發義憤殺之闕下帝尚不悟其惡孛羅言之始詔剖棺以創業之君經營夷夏有賊在側久而不察彼日而微何汶汶也盧世榮罪廢之餘浣濯再用桑哥為膽巴弟子黠横擅權後雖駢首市曹委肉鷹犬顧上下重困則已亟矣自古英君多好言利漢武帝之桑宏羊唐德宗之裴延齡同類並譏然四討匈奴府庫耗敝連兵藩鎮國用日竭不得已而立均輸之官竇度支之令猶有辭焉胡元幅員遼遠過前代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軍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漢唐極盛之際皆不能及寬徭薄賦富强有餘即日本安南占城緬國累歲用師中國之民國無罪也今日算錢穀明日括戶口立規措所而賈人皆官置徵理司而鉤考徧出鈔法數變中書拱手為阿合馬則殺阿里伯燕帖木兒崔彧為盧世榮則殺周戭為桑哥則殺郭祐楊居寬簡覈繁苛不顧淫刑世祖於利直性好之非以國勢為緩急也葉李在宋朝上書攻賈似道頗號剛直繼背而仕元即首舉桑哥毒國害民於法當斬李淦訟言帝不加罪反名佐完澤佞人逸誅天道鬱塞然原帝初心豈特愛李即三姦未嘗不庇也阿合馬威福自

忽太子畏不敢發。王著便宜行戮。罪狀始白。若使必告帝而後動。鮮不為秦長卿續矣。且進。世榮者阿合馬也。阿合馬死而復任。世榮薦。世榮者桑哥也。世榮死而復任桑哥。一姦死一姦入。凡至元一統之年。皆小人聚斂之日。古來人君好利。未有過於元世祖者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七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科舉學校之制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元自太宗下中原。用耶律楚材議。命朝臣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得東平楊英等若干人。皆一時名士。而廷議或以為非便。事復中止。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王鶚。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教習。俟其藝成。然後試用。皆未及施行。至是丞相和禮霍孫。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帝可其奏。繼而許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為新制。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耶律有尚請立國子監

二十四年閏二月。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至元初。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為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為祭酒。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

立小學並立書院

召吳澄為國子監丞

李孟等請進用儒者

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二十六年秋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

二十七年春正月、勅從臣子弟入國子學　立興文署、掌經籍版及江南學田錢穀

二十八年春正月、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

成宗元貞元年三月、增置蒙古學政、以肅政廉訪司領之　秋七月、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舉之、廉訪司每道歲貢二人、省臺立法考試、中程者用之、所貢不公、罪其舉者

大德八年、增蒙古國子生三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弟充之

武宗至大元年、召吳澄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學者興起、久之漸失其舊、澄至、諸生以次授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誨之

四年夏四月、敕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選用、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又嘗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式、至是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以吳澄為司業、澄用宋程顥學校奏疏、胡瑗六學教法、朱熹學校貢舉私

中書省臣請專立德行習經科以取士

詔定科舉之制

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静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蔽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以疾不赴

二年冬十月中書省臣上言科舉事世祖朝屢嘗命下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賦皆不用專立德行習經科以此取士庶人得人帝然之 十一月下詔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作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則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以次敦遣其或徇私濫舉併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詞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

虞集請重選學官

齊履謙議立升齋積分法

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三甲皆正八品兩榜並同

時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立致集賢修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耳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辯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才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方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原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不知根柢者矣

延祐元年十二月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二年三月廷試進士賜護都沓兒張起嚴等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

徹里帖木兒伯顏議罷科舉法許有壬爭之不得

巙巙請復行科舉

院又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
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詔以近歲公卿大夫子弟與凡民之子入學者衆其學官及生員五
十餘人已給廩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員二十四人廩膳並令給之學之建置在于國
都凡百司庶府所設譯吏皆從本學取以充之
順帝元統二年三月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學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
至元元年十一月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
平及復入中書省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
損太廟四祭為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不報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
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爭之丞相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耶有壬曰太師擢徹
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畏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有壬
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贓無算豈盡
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耳有壬曰若張伯誠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
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為士者初不
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
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
否也伯顏不聽翌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誚
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為大恥移疾不出
六年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巙巙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才以濟世用

賽典赤教雲南立學

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納其言復詔行之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　初世祖下雲南以賽典赤為行省平章政事時雲南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合親死則火之不為喪祭子弟莫知讀書者賽典赤始教民跪拜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奠祭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置學田其後賽典赤子忽辛相繼為行省右丞復請下雲南諸路遍立孔子廟選經學之士為之教官而文風始興元世學校之盛遠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

史臣曰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為先士褎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歧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為內官又廕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貲進至於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與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任之法曰掾吏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吏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院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躋要階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至竊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核之精曰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情破

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

張溥曰元世祖至正二十三年從程文海請詔訪江南人才趙孟適葉李趙孟頫張伯淳等咸見擢用求才殷矣乃科舉一法數議不決迄仁宗皇慶二年始詔行之國歷三主取士無制未識四十餘年間天下俊乂釋褐登朝何途之從也順帝即位徹里帖木兒議罷科舉伯顏主之呂思誠力爭出補廣西許有壬懼禍不辭班首久而嶢嶢進言始詔復行則貢舉之廢又六年矣太祖初得中原耶律楚材獻議用儒世祖將定天下許衡立法取士二祖草創經營甚詳而一統以後制反疏闊者何也蒙古用人以國族勳舊貴遊子弟為先而法不專於科目也前代之官人選士合而為一元之官人選士分而為二合而為一者以士為官而學校尊分而為二者官不必士而徼幸出怯薛以下吏道多端工匠輿隸宗班高品即曰好儒名焉而已有元數主文治寥寥延祐行科舉賜進士至順表先賢廣從祀號為知禮然仁宗初立釋奠孔子遣官者李邦寧行事大風變起文宗襲位于上都即以西僧輦真喫剌思為帝師大臣郊迎俯伏進觴名為尚儒而先辱元聖二帝之彬彬亦葉公之好龍耳况成武而降哉江南學田試官供帳所關國費亦復幾何明詔屢鬻而大臣懷忌知其所見者淺而夷道尚存也或謂國子之官師儒重職元世領之者如許衡李孟齊履謙輩代稱得人山谷興學草野傳書洛閩遺風于此為盛然學者不必用用者不必學學校科舉猶然而遂耳若李斯焚詩書韓侂胄禁道學則侏儒椎結又羣起而笑之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八終

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哈剌哈孫攝事

郊議

成宗大德六年三月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哈孫行事先是國俗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器用皆從其初憲宗二年秋始以袞冕拜天于日月山其冬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議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世祖中統二年夏親征北方躬祀天于舊檀州之西北灑馬潼以為禮皇族外不得與盡如國俗至元十二年冬以受尊號遣使豫告天地下太常檢討唐宋金舊儀於國陽麗正門東南七里築臺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行一獻禮自後國有大典禮皆即南郊告謝焉十三年夏以下江南遣使告天地中書下太常議定儀物以聞制曰其以國禮行事三十一年帝即位夏始為壇于都城南七里遣司徒兀都帶率百官為大行皇帝請謚南郊為告天請謚之始至是年三月乃合祭昊天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哈孫攝事為天地之始

九年二月復定郊祀禮丞相哈剌哈孫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今宗廟社稷歲時攝官行事祭天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遣官攝祭歲用冬至有司豫備儀物至期以聞制下翰林集賢太常禮官皆會中書集議議曰周禮冬至圜丘惟祀昊天上帝至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論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足法也今當循唐虞三代之典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禮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丈從祀之位今且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秸以祀天唐宋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修嚴非倉卒所能備舉宜取

議郊祀禮當取規唐制省郊祀配位

尚書省臣等請以太祖配南郊世祖配北郊

李之紹等議北郊從祀朝日夕月禮

買閭等議南郊十三事又續議四事

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今宗廟已有時享郊祭止天爲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是歲郊祀配位遂省

武宗至大二年冬十月復議郊祀禮尚書省臣及太常禮官言郊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南郊請以太祖聖武皇帝配享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皇帝配帝皆是之

三年春正月議北郊從事朝日夕月禮博士李之紹蔣汝礪議曰按方丘之禮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配以后稷其方壇之制漢去都城四里爲壇四陛唐去宮城北十四里爲方壇北角三成宋至徽宗始定爲再成歷代制雖不同然無出於三成之式今擬取坤數用六之議去都城北六里於壬地選善地於中爲方壇三成四陛外爲三壝乃依古制於外壝之外治四面稍低下以應澤中之制宮室墻垣器皿色並用黃其神州地祇以下從祀自漢以來歷代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各從其方從祀今盍參酌舉行九月太常禮院復下博士檢討儀物是年十一月有事于南郊以太祖配五方帝日月星辰從祀

仁宗延祐元年夏四月太常寺復請立北郊帝不從北郊之議遂輟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詔議南郊祀事中書平章買閭御史中丞曹立禮部尚書張埜學士蔡文淵袁桷鄧文原太常禮儀院使王緯田天澤博士劉致等會都堂議一曰年分按前代多三年一祀天子即位已及三年常有旨欽依二曰神位周禮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又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云北

辰天皇耀魄寶也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即天皇大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皇天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元年中書圓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圓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三曰配位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郊之所以有配也漢唐以下莫不皆然至大三年冬十月三日奉旨十一月冬至合祭南郊太祖皇帝配圓議取旨四曰告配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註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也告用牛一宋會要於致齋二日宿廟告配凡遣官犧尊豆籩行一獻禮至大三年十一月冬至日以質明行事初獻攝太尉同太常禮儀院官詣太廟奏告圓議取旨五曰大裘冕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黑羊裘服以祀天尚質也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陸佃曰禮不盛服不充蓋服大裘以衮襲之也謂冬祀服大裘被之以衮開元及開寶通禮鸞駕出宮服衮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冕而出次宋會要紹興十三年車駕自廟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袍祀日服大裘衮冕圓議用衮冕取旨六曰匏爵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謂陶瓦器匏用酌獻酒開元禮開寶禮皆有匏爵大德九年正配位用匏爵有坫圓議正位用匏配位飲福用玉爵取旨七曰戒誓唐通典引禮經祭前期十日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總

戒誓宮唐前祀七日宋會要十日纂要太尉南向司徒亞終獻一品二品從祀北向行事官以次北向禮直官以誓文授之太尉讀令天子親行大禮止令禮直局管勾讀誓文圖議令管勾代太尉讀誓刑部尚書蒞之八曰散齋致齋禮經前期十日唐宋金皆七日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國朝親祀太廟七日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大明殿圖議依前七日九曰籍神席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藳秸之尚按蒲越藳秸藉神席也漢舊儀高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以為天地尚質宜皆勿修詔從焉唐麟德二年詔曰自處以厚奉天以薄改用裀褥上帝以蒼其餘各視其方色宋以褥加席上禮官以為非禮元豐元年奉旨不設國朝大德九年正位藳秸配位蒲越冒以青繒至大三年加青綾褥青錦方圖議合依至大三年於席上設褥各依方位十曰特牲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天地之牛角繭栗秦用騮駒漢文帝五帝共一牲武帝三年一祀用太牢光武采元始故事天地共犢隋上帝配帝用犢二唐開元用牛宋正位用蒼犢一配位太牢一本朝大德九年蒼犢二羊豕各九至大三年馬純色肥腯一牲正副一鹿一十八野猪一十八羊一十八圖議依舊儀神位配位用犢外用馬其餘並依舊日已行典禮十一曰香鼎大祭有三始烟為歆神始宗廟則焫蕭祼鬯所謂臭陽達於墻屋者也後世焚香蓋本乎此而非禮經之正至大三年用陶瓦香鼎五十神座香鼎香盒案各一圖議依舊儀十二曰割牲周禮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又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也熟其殽謂體解而爛之為二十一體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别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也七體謂脊兩肩兩拍兩髀二十一體謂肩臂臑膊骼正脊脡脊橫脊正脅短

脅代脅并腸三胃三拒肺一祭肺三也宋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解豚解則為七以薦腥體解則為二十一以薦熟蓋犬豕牛羊分别骨肉貴賤其解之為體則均也皇朝馬牛羊豕鹿並依至大三年割牲用國禮圖議依舊儀十三曰大次小次周禮掌次王旅上帝張氈按唐通典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宋會要前祀三日儀鸞司帥其屬設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于午階之東西向曲禮曰踐阼臨祭祀正義曰阼主階也天子祭祀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宋元豐詳定禮文所言周禮宗廟無設小次之文古者人君臨位於阼階蓋阼階者東階也惟人主得位主階行事今國朝太廟儀注大次小次皆在西蓋國家尚右以西為尊也圖議依祀廟儀注續具末議一曰禮神玉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正義曰或有玉帛或不用玉帛皆不定之辭也崔氏云天子自奉玉帛牲體於柴上引詩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蓋卒者終也謂禮神既終當藏之也正經即無燔玉明證漢武帝祠太乙胙餘皆燔之無玉晉燔牲幣無玉唐宋乃有之顯慶中許敬宗等修舊禮乃云郊天之有四圭猶宗廟之有圭瓚也並事畢收藏不在燔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官典瑞掌玉器之藏蓋事已則藏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瘞從之蓋燔者取其煙氣之臭聞玉既無煙又且無氣祭之日但當奠於神座既卒事則收藏之二曰飲福特牲饋食禮曰尸九飯親嘏主人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尸嘏主人嘏長也大也行禮至此神明已饗盛禮俱成故膺受長大之福於祭之末也自漢以來人君一獻纔畢而受嘏唐開元禮太尉未升堂而皇帝飲福宋元豐三年改從亞終獻既行禮皇帝

文宗親祀南郊

飲福受祚、國朝至治元年、親祀廟、儀注亦用一獻畢飲福、三日升煙、禋之言煙也、升煙所以報陽也、祀天之有禋柴、猶祭地之瘞血、宗廟之祼鬯、歷代以來或先燔而後祭、或先祭而後燔、皆為未允、祭之日樂六變、而燔牲首、牲首亦陽也、祭終、以爵酒饌物及牲體燎於壇、天子望燎柴用栢、四曰儀注、禮經出於秦火之後、殘闕脫漏、所存無幾、至漢諸儒各執所見、後人所宗、惟鄭康成王子雝而二家自相矛盾、唐開元禮杜佑通典五禮畧完、至宋開寶禮并會要與郊廟奉祠禮文中間講明始備、金國大率依唐宋制度、聖朝四海一家、禮樂之興政在今日、况天子親行大禮、所用儀注、必合講求、大德九年中書集議合行禮儀、依唐制、至治元年已有祀廟儀注、宜取大德九年至大三年并今次新儀、與唐制參酌增損修之、侍儀司編排鹵簿、太史院具報星位分獻官員數及行禮并諸執事官、合依至大三年儀制、亞終獻官取旨、是歲太皇太后崩、有旨冬至南郊祀事可權止

文宗至順元年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蓋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是凡七世、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行焉、

張溥曰、遼祭木葉山以祀天地、神位東向、中立君樹、前植羣樹、懸牲告辦、班位奠祝致嘏飲福、微與禮合、金因其俗、始有拜天之禮、太宗吳乞買僭號、乃告祀天地、設位而祭、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禮寖備、及元一統、質文舉矣、然世祖躬祀天於舊壇州之西北、灑馬湩獻脯饌、尚從國俗、再傳而下親祀者鮮、英宗有志未遂、久而後成、逮至大間、大臣更議立北郊、亡何中輟、遂廢不講、郊社國之大事、其疏若此、又何言中祀以降哉、或曰、郊天配祖、周禮詳之、秦人忘之、襄公作西畤祀白帝、其子孫遂并祀青黄赤、而黑

帝獨缺西漢重郊祀而不能復三代之制祀雍五祀及甘泉太乙汾陰之屬皆出方士祈福之説非古人之報本反始也高惠不親祀文帝壹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親郊雖多而高祖失配哀平之間怵于禍福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以漢帝之好文諸臣之達禮累朝稽古嚴祀尚乖元起沙漠何足責也然漢承秦敝古文蕩滅文帝賈生宣室問對但言鬼神未遑典祀諸儒折衷畫一為難元承宋後南北二郊分祭合祭論者詳矣新王受命禮可立行而遲久靡定君子深惡其志之不在天地也漢武之世嘗三歲一親郊程頤猶謂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主不可一歲不祭天深譏其非禮元則南郊之祭丞相大夫三獻行事天下之主不主天下之祭祀而屬之其臣夭其肯久享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九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

廟祀之制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甲午始遷太祖以下神主于太廟國俗祖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蒙古巫祝致辭帝即位之元年設神主於中書省用登歌樂遣必闍赤致祭焉必闍赤譯言典書記者二年從中書署奉遷神主於聖安寺之瑞像殿四年詔建太廟于燕京至元元年冬奉安神主於太廟初定太廟七室之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皇伯考伯妣第二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皇伯考伯妣第五室皇兄皇后第六室皇兄皇后第七室凡室以西為上以次而東二年冬享於太廟尊皇祖為太祖三年秋始作八室神主設祏室丞相安童伯顏言祖宗世數尊謚廟號配享功臣增祀四世各廟神主七祀神位法服祭器等事皆宜以時

定太廟八室之制

始遷太祖以下神主于太廟

段那海等請廟分七室

祔明孝太子主于廟

定乃命平章政事趙璧等集議製謚及廟號定為八室烈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聖武皇帝皇祖妣光獻皇后第二室太宗英文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木赤皇伯妣別土出迷失第四室皇伯考察合帶皇伯妣也速倫第五室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莊聖皇后第六室定宗簡平皇帝欽淑皇后第七室憲宗桓肅皇帝貞節皇后第八室是年奉安神主于祏室歲用冬祀如初禮四年初定一歲十二月薦新時物六年冬時享畢復命國師僧薦佛事於太廟七晝夜始造木質金表牌位十有六設大榻金椅奉安祏室前為太廟薦佛事之始十三年改作金主太祖主題曰成吉思皇帝睿宗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皇后皆題名諱十四年秋詔建太廟於大都博士言古者廟制率都宮別殿西漢亦各立廟東都以中興崇儉故七室同堂後世遂不能革非禮遂以古今廟制畫圖貼說以聞至是始告遷于太廟命承旨和禮霍孫太常卿太出禿忽思等以祏室內栗主八位并日月山板位聖安寺木主俱遷奉太祖廟宗二室金主於新廟奉安遂大享焉撤舊廟毀之

十八年春博士李時衍等言歷代廟制俱各不同欲尊祖宗當從都宮別殿之制欲崇儉約當從同堂異室之制尚書段那海及太常禮官奏曰始議七廟除正殿寢殿正門東西門已建外東西六廟不須更造餘依太常寺新圖建之遂為前朝後寢廟分七室

二十一年三月太廟正殿成奉安神主

三十年冬十月祔明孝太子主于廟先是皇太子真金卒太常博士議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謚統曰昭明齊武帝謚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謚甯曰惠昭金世宗謚允恭曰宣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準中祀從之遂謚曰明孝太子作主用金至是祔於太廟後追尊帝號廟號裕宗

武宗即位追尊諸帝

成宗大德元年制享太廟增用馬

十一年武宗即位追尊皇考為皇帝廟號順宗太祖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

武宗至大二年正月以受尊號恭謝太廟為親祀之始　十二月親享太廟奉玉冊玉寶加上太祖聖武皇帝尊謚曰法天啓運光獻皇后曰翼聖睿宗景襄皇帝曰仁聖莊聖皇后曰顯懿其舊制金表神主以櫝貯兩棠自是主皆範金作之如金表之製

英宗入仁宗室欷歔流涕遂行四孟親享之禮

英宗至治元年正月始以四孟月時享親祀太廟先是延祐七年冬十月帝命太常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賢等議親祀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無以朕勞而有所損焉其一遵典禮十一月帝躬謝太廟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欷歔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至是遂行四孟親享之禮謂羣臣曰朕纘承祖宗丕緒夙夜祗慄無以報稱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自今以始歲必親祀以終朕身

定寢殿諸室之制

五月中書省臣禮官上言前代廟式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為一室正室增為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為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為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後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為寢作前殿十五間中三間通為一室以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為室庶幾情文得宜從之

議定太廟夾室

三年六月議定太廟夾室時以太廟夾室未有定制詔臺院禮官定議博士議曰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周禮曰西夾南向注曰西廂夾室此東西夾室之正文也賈公彥曰室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是則夾者猶今耳房之類也然其制度則未之聞東晉太廟

盜竊仁宗及后金主
太常禮官議罪
劉致議更太廟昭穆室次

正室一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共十有八所、謂儲者、非夾室歟、唐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又宋哲宗亦嘗於東夾室奉安、後雖增建一室、其夾室仍舊、是唐宋夾室與諸室制度無大異也。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今廟制皆不合古、權宜一時、宜取今廟一十五間、南北六間、東西二間、準唐南北三間之制、壘至棟為三間、壁以紅泥、以準東西序、南向為門、如今室戶之制、虛前以準廟、所謂夾室前堂也、雖未盡合於古、於今事為宜、從之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奉安仁宗及慈聖皇后神主、先是盜入太廟、盜仁宗及后金主、命重作、至是奉安、太常禮官以失守、議罪有差

四月、更定太廟室次、初博士劉致建議、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昭處於東、穆處於西、所以別父子親疎之序、而使不亂也、國朝取唐宋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為六世、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太祖室既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昭穆列之、父為昭、子為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為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為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為昭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為上、東以右為上也、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可為萬世法。若以累朝定制、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上。史稱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故君之上。況未嘗正位者乎。國家雖曰以右為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廟。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乎。至是中書省臣以致議上言、太廟太祖皇帝居

逯魯曾議真哥皇后當配享武宗

劉聞言順帝當拜甯宗

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以次祔西室、順宗成宗武宗仁宗以次祔東室、今議者言國家建太廟遵古制、古尚左、今尊者居右為少屈、非所以示後世、太祖居中南向、睿宗宜祔左一室。世祖祔右一室。裕宗祔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兄弟也。以次祔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次祔裕宗室之左。英宗祔成宗室之右。臣等以其議近是、謹繪室次為圖以獻、惟陛下裁擇、從之、

文宗天歷元年詔毀顯宗室、

順帝元統二年十月始以真哥皇后配饗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逯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為正。是為臣而廢先君之后。為子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昔燕王慕容垂即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為后。以配享先王。為萬世笑。豈宜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為后、是亦二后也、奚為不可、魯曾曰、堯之母為帝嚳庶妃。堯立為帝。未聞冊以為后而配嚳。皇上為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眾服其議、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

後至元六年詔毀文宗室、

至正三年冬十月、親祀太廟、帝行禮至甯宗室問曰、朕甯宗兄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甯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魯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下拜、

按元世宗廟之事本末因革大槩如此凡大祭祀尤貴馬湩將有事敕太僕司挏馬官奉尚飲者革囊盛送馬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酹馬湩則蒙古太祝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齋品物致其祝語以次詣列室亦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於南櫺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禮行事尤其所重云

張溥曰作史者曰元之五禮惟祭祀稍近古而郊廟親享又嘗不備郊祀之禮至大德九年乃定親享太廟則自至大二年始改號幾十年而典祀方舉則其荒於禮也久矣間考一統以來世祖一書幸大聖壽萬安寺成宗一書太后幸五臺山一書建天壽萬甯寺英宗一書作壽安山寺佛像泰定帝一書賜大天源延聖寺田一書建龍翔集慶寺于建康順帝一書賜大承天護聖寺田非禮之祠疊書史册彼固以為土木禱祀僧徒衣食致嚴已極即古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莫與齒也大報惟天一本惟親且從畧焉弗躬弗親謂可無罪於其禮也夷而泰泰而叛矣春秋定公九年書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元至治三年盜竊仁宗及后神主泰定三年盜竊武宗神主至正五年盜竊太廟神主神主之重重于國之鎮寶三見竊焉無人甚矣桓公十四年書御廪災成公三年書新宮災三日哭不恭之所致也元之大德六年太廟寢殿災至治三年奉元行宮正殿災不敬而災天變亟矣禮支庶有天下者始得立廟漢宣帝繼昭帝而戾悼二園不列昭穆以其非繼體也文公二年大祀於太廟躋僖公謂之逆祀元之顯順二君不當稱宗睿裕二宗不當立廟武宗繼體而追王順宗泰定入立而推尊顯廟則違支子之禮成宗君也順宗臣也以次升祔而反躋其上則蹈逆祀之譏厚私親而干大分如此而祭不如其

無祭也。真哥皇后。武宗正配。以無子之故。屈于妾母。元統初遂魯曾上議。始獲配享。與唐之懿安皇后。配享憲宗同。稱得禮。斯蓋夷而中國者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律令之定補

何榮祖上至元新格
王惲上政事書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夏五月。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家世業吏。習於律令。乃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緝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上之。帝命刻板頒行。使百司遵守。既而王惲上政事書。首言議憲章以一政體。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永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小大之法。尚無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皆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施為理。未免有酌量準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天下治矣。帝曰善。

命何榮祖更定律令

成宗大德三年春二月。命何榮祖更定律令。榮祖上書言。臣所定者三十餘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召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既而

鄭介夫請定律

鄭介夫上言。律者。至公大定之制也。皐陶作士。明于五刑。穆王訓書。罰屬三千。綱舉目張。井然不紊。故百官奉法。各知所守。而不敢踰。百姓視法。各知所避。而不敢犯。自三代而下。國家立政必以刑書為先。歷觀古今。未有無法而能一朝居者也。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以並緣為欺。如甲乙互訟。甲有力則援此之例。乙有力則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

到則無所可否遷調歲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顧鹿駭無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終之所斷是陷之以刑也欲強其無犯得乎內而省部外而郡守抄寫格例至數十冊遇事而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議擬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勅旨條令雜採類編刊行成帙曰斷例條章曰仕民要覽各家收置一本以為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例校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校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號令不常有同兒戲或一年二年前後不同或綸音初降隨即泯沒遂致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不聞如是可以立國者京都為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行況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醞者比屋有之酒益薄價益高而民益困又如禁牛而私宰者愈多輦轂之下十家而八又如奸盜殺人必不可赦而毋歲放秃魯麻以此人心輕於犯法又如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下折鈔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要財錢品官富人或索七十錠市庶之家不下二三十錠更要表裏頭面羊酒等物與估責軀口無異又如買賣田宅舊有先親後隣之例而今民業多歸勢要雖親與隣不得占執告到官府無力與辨業在豪家終為所有推此數端天下槩可知矣今有司每視刑名為重而婚田錢債畧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負寃上無所訴是開官吏受賕之路也審囚決獄官每臨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出斷一二便為盡職不知大辟以下刑名公事甚不少也路縣官吏未飽其欲每聞上司官至則將囚徒保候審錄既畢仍復收禁此皆無法之弊也又兼衙門紛雜事不歸一十羊九牧莫之適從普天率土皆為王民豈可家自為政人自為國今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校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

仁宗詔集風憲紀綱

命完顏納丹等定大元通制

曹伯啟言黥杖徒役法當改

府僧則宣政院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護府白雲宗所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各自管領不相統攝凡有公訟並須約會或事涉三四衙門動是半年虛調文移不得一會或指日對問則各司所管互相隱庇至一年二年事無杜絕遂至於強淩弱衆暴寡貴抑賤無法之弊莫此為甚昔先帝時嘗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尤多今宜于臺閣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參以先帝建元以來制敕命令採以南北風土之宜修為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國有常科吏無敢侮永為定制子孫萬世之利也諸色衙門投下頭目除管領錢糧造作外無問大小詞訟俱涉約會者並令有司歸問庶使政歸一體獄無久淹可謂成物之簡能太平之要道矣

仁宗皇慶元年三月詔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名曰風憲紀綱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御史李端言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為令使吏不得為姦治獄者有所遵守從之

三年二月命完顏納丹曹伯啟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為條九十有四條格為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為條七百十有七其五刑之目凡七十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為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鐐之流則南人遷于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淩遲處死之法焉伯啟又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卒不果行

張溥曰、元循金律、胡法參夷、世祖混一、蠲繁苛、畫新法、五等定罪、因多老死、後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大辟、始一加刑、七八十年中、老稚嬉戲、不覩斬戮、庶幾近仁、乃當時議律者、緦緦有憂、如何榮祖、鄭介夫等、獻新格、陳讜言、敬明乃罰、至于再三、虞夏無刑、而周誥詳刑、深慮、南北異規、出入多制也、繼體守文、風愆不戒、西僧天赦、奸宄遁逃、網漏呑舟、焚巢四起、元之不振、蓋由法玩乎、然秦人尚法、三族之辟、興自文公、商鞅論囚、渭水盡赤、始皇酷烈、專任刑罰、胡亥更律令、有罪相坐、戮蒙毅等于市、死諸皇子十公主于社、刑者半道、殊死積市、逾年覆滅、天之厭胡、必甚于秦、而元反子孫十傳、優游後亡、意者秦以暴、元以寬也、宋藝祖哀矜折獄、三宗務崇仁厚、羣臣犯法、大者下御史臺、小者下開封府、大理寺、未嘗特置獄、即元惡未嘗有凌遲刑、閭閻樂生、獄多不寃、然熙甯中、祖無擇下秀州獄、苗振下越獄、蘇軾下御史獄、臺臣承王安石意、詔獄亟用、制勘推勘二院並興、李逢之獄寃播天下、紹聖間章惇蔡京等用事、置元祐訴理局、置同文館獄、皇城司獄、窮治深刻、黨禍大作、高宗南渡、賊檜妬岳飛功、搆大獄死之、又搆趙汾與張浚胡寅李光等五十人謀逆、欲種誅、獄成病不能署而寢、以宋朝寬大、列宗仁恕、而權奸假借、禍同羅織、刑之能死人也、人主緩之、大臣急之、鍛鍊周內、害且數世、況尚嚴酷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運漕　河渠　海運

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浚通州運河、

十九年十二月、始海運、初朝廷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

世祖命羅璧張瑄朱清等造平底船行海運

復海運

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

從韓仲暉等言開會通河

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傭殺人亡命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為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等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户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各置分司以督綱運

二十年復海運是年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行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䚟言海運之舟悉至于是罷新河復事海運立萬户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户張瑄為千户忙兀䚟為萬户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蓋猶未專於海道也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户府二總為四府是歲遂罷東平河運糧

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令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海運

二十六年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項城縣安山渠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有一以時畜洩河成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

邱濬曰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甯任城牐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

山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運糧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甯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廷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塌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牐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百年于玆矣。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剏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為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于今國朝益修理而擴大之。前元所運歲數僅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昔宋人論汴水以為大禹疏鑿。隋煬開濬。終為宋人之用。以為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謂天意顓在宋。臣不敢知。若夫元之為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為今日輸輓用。其意豈不彰彰然明矣哉。

二十七年五月。省臣馬之貞言。霖雨崩岸。河道淤淺。宜加修濬。奏撥放罷輸運站戶三千專供其役。仍俾採伐木石等以充用。歲委都水監一官巡視。且督工易牐以石。而視所緩急為先後。從之。

令清瑄專督歲運

二十八年。併海運四府為都漕運府一。從朱清張瑄之請也。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

郭守敬請開通惠河

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童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鍤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邱濬曰、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牐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牐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然亦未覩其果便利也。

增海運糧

成宗大德五年、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八年、增海運米為百四十五萬石。

十年、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從之。

遣官至江浙議海運

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石走沙漲、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搬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水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併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悉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溥矣。先是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比歲賦斂橫出、漕戶困乏、逃亡者有之。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

孛羅帖木兒傳佐議開金口河許有壬極言其害脫脫不從後竟無功帖木兒傳佐俱伏誅

福建等處和雇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澉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為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己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雇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為遙授右丞海外諸番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所設達魯花赤千戶等官俱從之

仁宗延祐二年二月省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由會通河以達於都多踰期不至詰其故皆言始開河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來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往來舟楫今宜于沽頭臨清二處各置小石牐一禁約二百料以上之船不許入河違者罪之

順帝至正二年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時中書參議孛羅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一百十餘里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十五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是時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奏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脫脫排羣議務在必行左丞許有壬因條陳其利害言成宗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為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閘閘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文宗至順初因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通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令工部官併河道提舉司及耆老相視皆言水由二城中多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從來未會有漁舟上下此即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若可行船當時何不于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却於四十里外通州為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曠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

遣伯顏帖木兒徵海運于江浙張士誠方國珍拒命

殷明畧開海運新道

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于萬一乎又地形高下懸絶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澁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月專人淘洗是終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壩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此議方興傳聞于外萬口一辭以為不可若謂為成大功者不謀于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議上脱脱終不納興工四閲月而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既而御史糾劾建言者孛羅帖木兒傅佐俱伏誅是年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没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貢賦不供海運之舟不至京師

至正十九年遣伯顏帖木兒徵海運於江浙詔張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二賊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十有一萬石後三年復遣官往徵拒命不與

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黄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嶴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歴西海州海甯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後朱清張瑄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撑脚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過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過成山過劉島至之罘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最後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然風濤不

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漕河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歲運之數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　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　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　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石　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　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　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　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　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石至者二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　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　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　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　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　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　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　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　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　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　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　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　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　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　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　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

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　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　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　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　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　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　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　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　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　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　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　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　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　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　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　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十一石　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

六十二石　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歷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　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

史臣曰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策而江南之粟分為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輸輓之勞國有儲畜之富豈非一代良法與

邱濬曰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史稱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為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今于國家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悉知海道一日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

張溥曰天下有三大利曰西北水田曰導河入衛曰海運西北水田者何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塲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江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願耕者合衆授地定畔為限設萬夫千夫百夫之賞三年後征五年命以官十年許世襲近可得民兵遠可紓饋運而江海遊食輕剽者亦率有歸此元泰定中虞集之議也導河入衛者何古黄河自孟津至懷慶入于海今衛河自衛輝及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黄河道也三代前黄河東北入海宇内全氣隨而鍾于雍冀齊魯之郊漢時河決頓邱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至宋熙甯而河遂南宇内全氣遂因遷轉唐無幽燕六朝南宋偏安江左而胡元遂統天下至昭代定鼎燕京宇内全氣又自南而北今若于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導河使入衛以達于臨清天津不惟徐沛之患可息而京師形勝益壯其便者一元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邱陸運至淇門入于衛達于京師今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由江入淮泝流至於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其便者二又河西沃壤人力可盡臨清以北至京師修其溝洫既備旱潦兼捍戎馬而河南北直轉羸瘠為富強陝西沿邊修秦漢故蹟築為邊墻堰為陂瀦外捍衛而内灌溉殺徐沛上流之勢功及全陝其利者三此乃國朝江良材之議也海運者何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陸有河有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海運則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此元朱清張瑄之議也導河之役重大難言而水由海運便利易舉虞集初上議時當國者疑受田以賄成而中格及至正之季海運不至國用匱詘朝廷始思集言有海口萬户之設歲亦得數十萬石惜行之已晚無救上崩耳海運始于秦攻

匈奴。飛芻輓粟。起于黃腄瑯邪負海之郡。轉運北河。唐人亦轉東吳秔稻以給幽燕。元運仰給江南。發浙西。凌黃河。頓中灤。開膠萊。憂勞費甚。伯顏平宋。命朱清張瑄等載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燕都。後雖建海運之策。命羅壁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萬三千三百里。旬日輒達。視河漕費省無算。國歲資之。終元不廢。議者慮料角不可越。暴風不可測。一舟之失。米不過千百石。而從溺者。率不下數十百人。民命尤可念也。則斷斷難之。然都燕全勢。北有居庸醫巫閭以為城。南通大海以為池。非若唐人都秦。有險無水。宋人都梁。有水無險也。主于河而協以海。固可並行不悖乎。

元史紀事本末卷十二終

高安陳邦瞻 撰

太倉張溥 論正

治河（開河濬附）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月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鄢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處調民夫二十萬分築堤防

二十五年五月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潁二州皆被其害

成宗大德元年七月河決杞縣蒲口乃命河北河南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遠之計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北山東憲部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為魚鼈之區塞之便當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不能塞

DS
735
.A2
L5
v.29

尚文奏蒲口不塞便成宗不從後果如其言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高安陳邦瞻德遠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治河 窮河源附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月，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鄢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處，調民夫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二十五年五月，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潁二州皆被其害。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則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宜順水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量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時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賈魯上修河

脫脫從賈魯言開黃

二年七月汴梁等州大雨河決漂歸德數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七十六所

大德十年正月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

仁宗皇慶二年六月河決陳亳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没民田廬

泰定帝泰定二年二月以河水屢決立行都水監于汴梁倣古法備捍仍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防事　五月河溢汴梁　七月河決陽武漂民居萬二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三年四月修夏津陽武河堤三十三所役丁夫七千五百人

順帝至元元年十二月河決封

至正四年正月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是月河又決汴梁　五月大霖雨黃河溢平地水二丈決白茅堤金堤曹濮濟兗皆被災　十月議修黃河淮河堤堰

五年七月河決濟陰

八年二月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賈魯為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不果行

九年正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　五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

十一年四月開黃河故道初黃河決丞相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賈魯復申前議以為必

歐陽玄制河平碑又作至正河防記

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為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賈魯之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為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清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自其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金帶銀幣詔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以淮安路為其食邑命立河平碑其諸都水監有司官皆以功遷賞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　時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制河平碑既成玄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正任事者無所考信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豬慮夫壅生潰豬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剏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

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治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減水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尺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剏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樁橛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樁

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堤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去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剌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剌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五十步內剏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二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西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檾大繂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槀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謳於眾眾聲力舉用大小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互為接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以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橛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覆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樁就以竹絡上大竹腰

索繫於樁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纏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貓或大樁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樁分折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樁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惟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管結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創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底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三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廣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剏岸上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三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一岸北行河流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

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於上流硾之水中又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橛上每絙或硾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桅皆頭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楷拄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搥鼓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并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更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梢雜以草土以物隨宜塡垜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以次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樁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三四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豗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栗眾議騰沸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萬餘人日加奬諭辭旨懇至眾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硾後欄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硾前欄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土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用農家塲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薙前埽之

索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瀦水冬春凌簰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四尺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倍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二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剌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八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一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大小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貓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硾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稭扶椿鐵叉鐵吊枝麻搭火鉤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乃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

高爵為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訴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史臣曰議者往往畏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黃河北徙

二十六年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甯民皆被害

命都實往求河源

潘昂霄撰河源志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回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甯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如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

思本曰河源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二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滙為大澤曰火敦腦兒

羣流奔輳近五七里滙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

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出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

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度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剌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即闊提地

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一處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

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

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孤可跳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剌譯言細黃河也

思本曰哈剌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

思本曰自哈剌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河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成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

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拶河合鵬拶河源自鵬拶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甯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清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成廓州溝米站界羌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

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合湟水源自祈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浩疊河源自刪丹州之南山山下水東南流一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甯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

思本曰自洮水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甯路汾州霍州晉甯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張溥曰秦亡於漁陽之戍唐亡於桂林之卒元亡於開河之夫論者懲紅巾而惡賈魯謂

其動衆生亂罪與趙高虞世基等然元至至正胡運盡矣十世百年綱淪法斁天祿將終順帝優柔多慾上下無章雖享位之久幾同宋理而亡形之促直猶二世即使河役不興于衰亂固無補也河源之訪始自漢張騫使西域以為二水發葱嶺趨于闐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則云得之悶磨黎山而元世祖命都實者往求又云得于吐蕃朶甘思之西鄙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里雲南麗江之西北千五百里實中國山脊所自起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餘里外彼其時為吐蕃所遮道不得至故蔽而求之遠也河源既出星宿崑崙黃河九度人人爭言要而論之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界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與地絡相會並行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流與涇渭濟相表裏為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淮漢相表裏為南河於中國導地脉一也獨江在中國右為陰水泉出多洄渚善容雖險不敗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北地泉少水落伏漕時河身偏東淺者可涉秋水時至百川灌輸則西北浸潦盡奔入河無江永漢廣之蓄有懷山襄陵之患此古來導水者所以不言治江而言治河也河自宋熙甯中決澶淵曹村北流斷而南徙東滙于梁山濼灑為二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為濟水故道入于海蓋河與淮合始此然勢分而不專金之亡也河始與開封城北衛州入渦河以合淮元之亡也決河南決汴陳許決杞而用賈魯議塞北河疏南河與夫役而河益南夫汴宋而上河專入海尚為並河州郡患況河淮合一清口又合沁泗沂而歸淮哉謀國者欲因水自然通河于衛而朝議急漕務隄使南漕雖獲安河勢愈激則猶賈魯

之見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官制之定

太祖設官甚簡

世祖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

世祖中統元年四月、初定官制、初太祖鐵木真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及取中原、太宗窩闊台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世祖即位、始大新制作、乃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五月、立十路宣撫司、置宣撫使并副使、

高鳴論建三省不如一省

至元七年春正月、立尚書省、初議三省並建、侍御史高鳴上言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得官、不如一省便、帝深然之。

九年春正月、罷尚書省、

詔定武官承襲之制

十五年秋七月詔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危者降一等把總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為令

崔彧董文用議御史臺自選其屬

十九年十二月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彧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申中書寔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紀綱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復可望此不可行也從之

崔彧請增給官吏俸

二十年六月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彧請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唯賦之于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給五分

童安言近臣援引非類

二十三年秋七月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增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趙天麟上策汰冗官帝嘉納之

三十年春正月汰冗官先是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設計張網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

吏者官之佐也雖則事非位立而不辦亦有事因位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不貴衆欲靜
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職員愈多而治
愈不及古矣是以漢光廢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
在乎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今國家下制自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為爵自特進崇
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為階自正一至從九為品掌典當行為職各職所居為位各位養廉之
資為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吏為吏其制亦已詳矣然而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圖窗而似乎
難窗也臣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署局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不兼
可併不併亦已有之矣畿外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等諸衙門
及各衙門內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管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
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
既多當考滿之時近春秋之選資格之簿擾攘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猶且未暇
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也哉既不遑考校則取準于籍文薦書之所陳布者矣
于是雜流之人進貨賄之竇闢遂致員多缺少無如之何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
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
我此職也問其施為則曰僚屬非一豈我之所能獨主混齊于而難辨受王命而自安及乎朝
廷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歟此政事之弊也夫國家用人路廣浮濫得升使之臨蒞
在下必不能敷宣政化如是則刻剝之苦役使之煩為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徒
立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懼法之人姦欺之計亦益生矣伏望陛下察此三弊凡京師不急之

司院無用之局署、及天下諸衙門、可罷者、悉罷之、凡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等一切諸衙門、及萬戶千戶所管不及數之類、可併者悉併之、凡省臺院部以下、有諸司之官吏、及天下諸衙門之官吏、可減者、悉減之、然後以慎名器之法、擇人而用之、又以考幽明之法、順理而考之、則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于煩役、免于苦刻、而民業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業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上嘉納之、于是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張溥曰、論職官者曰、官名不正、莫甚于元、中書政本、既有中書令、復立左右丞相、既立左右丞為正宰相、復立平章政事、何多名也、降而末流、丞相且遙授矣、即欲治得乎、至元至大間、羣小用而尚書省建、名為理財、權反出中書上、亦繇官名不一、人得而竊也、宋之蔡確欲專政、忌王珪為首相、則建請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事、確遂攘中書、而珪不得預、元之阿合馬桑哥脫虎脫等、欲專政、忌安童等在中書、則請別立尚書一省、而勳舊大臣不敢問、朝廷之設官、務得人也、小人之欲官、務自利也、得人之謀疏、嘗不如自利之謀密、人主不察、而輕信之、張官置吏、徒為小人役耳、元代官制、左右萬戶與斷事官之立、自太祖始、十路宣課司之立、自太宗始、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與寺監衛府、以治內、立行省行臺宣慰廉訪與路府州縣、以治外、自世祖始、創業之初、令約事簡、二三親貴、出戰入守、即助為理、久而土地漸大、軍民日衆、改玉改步、恢張制作、官冗吏繁、所必然也、然周人備官、未患文勝、秦人變之、專設爵級、以勸武力、既併天下、罷侯置守、列國之盛、僅裁為三十六郡、設太尉主五兵、立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相、天地四時之官、蕩不復用、蓋至簡

也而佳兵尚刑急程吏事趙高進而二世速亡元制法金而晚參以宋復尊崇古而輕漢人南人儼然以秦自命又無法焉其命官固不足道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尚書省之復

脫虎脫等欲復置尚書省御史臺言不可不從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復置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鐵木兒為左丞、王熊參知政事、初帝從脫虎脫敎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等為之、帝並從其議、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諸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以尚書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從樂實言改造至大銀鈔

九月、帝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船興販

立資國院於大都　御史言銀鈔銅錢兼行不便

尚書省請兼中書之務

詔脫虎脫三寶奴盡總百司庶務

帝崩太子罷尚書省脫虎脫等伏誅

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竝禁之　尚書省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費壅塞朝夕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令皆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為定制竝從之　時又立資國院於大都山東河南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竝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尚書省上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當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掌之今臣議乞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省官委中書從之

三年六月詔尚書省右丞相脫虎脫左丞相三寶奴盡總百司庶務三寶奴言省部官不肯恪勤署事敕自今晨集暮退茍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敍

四年正月帝崩皇太子罷尚書省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罷等皆伏誅初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朶兒只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列司若孛羅忙哥鐵木兒闊里吉思烏馬兒等奸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

楊朶兒只言法不當視人為廢置

罷黜遂流忙哥等于海南尋復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有司百務復歸中書 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俱罷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朶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陳邦瞻曰元史尚書省之設凡三阿合馬桑哥脫虎脫三人相終始初皆以言利當人主意尚書省蓋專為理財用設也中書何不可理財而必別設一省與之並峙由元世任用勳舊諸人皆新進若與之同官勢必出其下不可得志惟別立尚書省而中書之權遂奪權奪而而諸勳舊束手擁虛位矣此阿合馬諸人之謀也

張溥曰宋熙寧初議行新法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以陳升之王安石領之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屬官三司曾布撿正中書五房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朝臣奏請不便羣奸即上疏條析莫敢難也後復併歸中書安石與韓絳共領久之復置三司會計司大抵以宰相之重兼財利之權諛成者進立異者黜及惠卿安石交怨相傾官仍不廢而海內敝耗矣元世祖至正八年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時宋度宗之咸淳六年天下尚未一也國君好利授政僉人逾年即罷併入中書或者有悔心焉二十四年聽麥朮督丁言而復立專任桑哥行至元鈔設徵理司鉤考嚴酷郭佑楊居寬棄市劉宣自殺二十八年桑哥要束木等誅罷省始罷論者謂朝廷誅殺民生毒痛未有酷于此四載者也武宗即位大臣方議汰冗官節財用而脫虎脫等巧言熒聽羣請復置帝崩乃罷雖諸奸左右任事日淺然鑄錢而立資國院編軍而質富民子二載斂

怨。殺身有餘矣。蒙古草創。算賦無準。耶律楚材相太祖。建立十路課稅。括中原民戶。國用充富。征討成功。四傳而後。掊克者起。轘商君。烹宏羊。害尚不救。咎言利之始。楚材。獨無罪乎。抑十一而取。當日之民不病。厲也。太祖輕用其民而大業成。世祖重用其民而世祚促。民不患上用之。而患上竭之。為人君者。亦何利于竭民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終

許衡臨卒以不能辭官為恨

劉因論周邵程朱諸學所長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諸儒出處學問之槩

世祖至元十八年三月。許衡卒。衡自辭國子祭酒歸懷孟。至是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其門。四方學士大夫聞訃。皆為位而哭。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虞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啟之。衡學問始末與姚樞竇默趙復等出處俱附見宋編

十九年十二月。徵處士劉因。因字夢吉。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數千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嘆曰。聖人精意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是以不忽木薦。詔徵之。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以集賢學士徵。因上宰相書。力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强。三十年卒于家。

履祥著通鑑前編論孟考證

蕭𣂏書酒誥獻東宮

成宗大德七年夏四月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字吉父幼敏寀及長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則親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及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于彝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主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主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謙嘗序其論孟考證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詞約義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呰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當時以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剛明高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為仁山先生

十二年十二月徵處士蕭𣂏為太子諭德𣂏字惟斗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吏與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二十年不求進取博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眾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俱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

瑛于律歷有獨得

吳澄以斯文自任

酒故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固辭而歸卒謚貞敏同時有韓擇字從善侯均字伯仁同恕字寬甫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皆奉元人以學行名振關中學者宗之

文宗天歷二年春正月贈緱山處士杜瑛為翰林院學士謚文獻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亡金時避地河南緱山中挾訪諸書盡讀之世祖中統初詔徵為懷孟提舉學校官不赴杜門著書優游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歷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獨邵子以為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為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為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闢物開物則曰開於己閉於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己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其說多先儒所未發云

至順三年六月吳澄卒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自幼用力聖賢之學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原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宋末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讀書著述

澄尤得于邵堯夫陸子靜之學

陳櫟學宗朱熹櫟卒揭斯徯志其墓與吳澄並稱

胡炳文深于朱熹四書辨明餘干饒魯之學

遂不復出。至元中召至京師欲官之。以母老辭歸。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所著書。置于國子監。除江西儒學副提舉。以疾去。尋為翰林學士。泰定間謝病歸。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履負笈。來學山中者。嘗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敘。尤有得於邵堯夫陸子靜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有大星隕其舍東北。贈臨川郡公。謚文正。

順帝元統二年夏四月。休寧處士陳櫟卒。櫟字壽翁。少有異質。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學。以朱熹氏為宗。延祐初詔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强之。試中選。遂不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所居堂曰定宇。學者稱為定宇先生。至是卒年八十三。揭徯斯志其墓。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居。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為知言。櫟同郡胡一桂。胡炳文。一桂字庭芳。婺源人。初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于黃榦。一桂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啟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啟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並行于世。學者稱雙湖先生。

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為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詞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

許觥妻陶氏授子謙以孝經論

金履祥告謙以理一分殊之學

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

至正三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字益之父觥宋淳祐七年進士謙少孤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既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讀之所涉尚博而有疑無所從質聞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遂委己而學焉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蓋自其登金氏之門即以聖賢之學為己任師弟子間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奥履祥沒謙益加充闡自得者為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即不敢強於儒先之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謙學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為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奥其教學者以立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諄切內外殫盡為學者師四十年部使者數列其行義于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浙鄉闈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所著述甚衆尤深于易嘗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注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學者稱為白雲先生後謚文懿

王褘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宋周程氏著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時氏一再傳為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羣弟子惟曾氏之傳得其宗曾氏以其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正焉朱氏之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黃榦氏榦傳何基氏基傳王柏氏柏之傳為履祥為謙其授受之淵

李洞請為澤弟子不許
趙汸為澤高弟

源、如御一車以行大遠、如執一籥以節眾音、推原統緒、必以四氏為宋學之正適、亦何其一出于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學、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著、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為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于一、可謂有功于斯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於為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於經、即其所以有功于道也、金氏許氏之為經、其為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五年十二月、資州處士黃澤卒、澤字楚望、生有異質、自少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為苦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大德中江西行省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既久、又為山長于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不復言仕、嘗以為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傅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既乃盡悟經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於是六經傳注之失、未決之疑、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翼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洞使過九江、請北面為弟子、授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之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嘆息而去、或問澤自閟如此、甯無不傳之懼、澤曰、吾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門人惟新安趙汸為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為多、

張溥曰、北方之學、起自趙復許衡、尊而明之者、姚樞竇默也、儒者世繼、傳人不絕、世祖時、

有容城劉因。成宗時有蘭谿金履祥。泰定元蕭𣂏。緱山杜瑛。文宗時有崇仁吳澄。順帝時有休寧陳櫟。婺源胡一桂。金華許謙。資州黃澤之倫。咸明道學。修經傳。濂洛關閩。家諷戶習著述之盛。冠于儒林。入褁國而皆章甫。莫能議也。衡與澄並官國子祭酒。教授諸生。四方誦法。雖難進易退。萬乘賓禮。而朱紱降志。易簣懷慚。履祥等。獨布衣終身。沒稱處士。尤白茅無咎。浩然天地者哉。隋文帝仁壽中。王通西遊長安。奏太平十二策。既知釁生蕭墻。即歸不起。大就六經。晉桓溫伐秦入關。王猛被褐上謁。署為軍謀祭酒。猛欲與俱還。其師止之。後乃事苻堅。丈夫蘊義博聞。雲蒸豹變。所自有也。六合橫流。託身靡所。非攘袂奮決。即退而著書。然。為通者。其常。為猛者。其變也。許衡生宋元之際。擇主未審。學本太原。而迹隣北海。低頭就之。得無有所未足乎。然世祖開府延訪。四出。巨儒碩士。弓旌賁野。苟不與文謝。同游地下。儒冠委蛇。或所不免。久而黍離之悲。漸微。下車之求。不至。巖阿肥遁。守貞自如。論隱于至元。難論隱于大德。易。夫亦各有時也。衡斥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徒為不孝子。若輩還家可也。英宗粉黃金為泥。書佛經。薦福。命澄作序。澄以為福田利益。彼教不言。況儒臣乎。持不進。二賢明道。得君言宜信用。而西域帝師橫行天下。膜拜成風。淫污蔽路。謂元尚儒。徒虛語耳。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郭守敬授時歷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一月甲子、行授時歷、先是至元初、劉秉忠言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立改、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沒、至十三年江南略平、天下混一、上思其言、遂

郭守敬造儀表式上進請遣監候官測景天下

議改修新歷立局以庀事詔郭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張文謙張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參預焉守敬乃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宜盡改其失更置之及擇高塏之所造木為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如以圜求圜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改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合而作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闚幾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進所造儀表式於榻前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及夕上不為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

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强。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强。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强。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强。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强。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强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虞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閒。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鎦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撿月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鎦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採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唯我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

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凡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丁丑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準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事、得明大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蓋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闚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日出

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三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令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格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令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句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是歲有詔頒行新歷賜名授時於是歷雖已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太史卒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註式十二卷二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為時候箋註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攷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並藏之官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演積分換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為歷測驗既精設法且詳令且九十年無分毫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齒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為儀但用天嘗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而

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為切密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為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為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

張溥曰西漢之三統東漢之四分劉洪之乾象楊偉之景初姜岌之三統甲子何承天之元嘉祖沖之之大明張胄玄之大業劉焯之七曜傅仁均之戊寅李淳風之麟德一行之大衍徐昂之宣明邊岡之崇玄王朴之欽天周琮之明天姚舜輔之紀元皆歷家傑然者也而漢太初以鐘律歷如衍以蓍策尤稱絕倫至郭守敬授時歷出則更度越矣守敬生有異操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使之從劉秉忠學巧思天縱史所紀水利六事歷書考正七事創法五事固絕學也顧其歷莫長于晷景堯有歷象舜在璣衡周公度日景置五表以潁川陽城一表為中漢人造歷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唐略太史測天下之景凡十三處宋測景于浚儀之岳臺元人測景之所二十有七則東至高句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矣渾天六合三辰四游儀表之最密者也獨守敬表式五倍於舊簡仰諸儀世共神之究其要莫先于考測考測者何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以今歷與古歷比而疏密見也歷家之傳學悟各出或悟之于月行或悟之于日食或悟之于交食或悟之于食衝或悟之于朔望及弦或悟之于極星或悟之于日月交道或悟之于五星或悟之于黃道或悟之于進朔或悟之于朔大小或悟之于日食氣刻時或悟之于五星遲疾或悟之于日法積年或悟之于食餘前法屢改則後悟日新總其大端無過唐之

紀差耳天運可驗以日月交食為著交食不爽以朔望有定為準定朔立則交不紊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具見杜預曰治歷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籌算為本天文為驗守敬蓋得其說而致精者也經曰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五十秒授時歷法以元之至元辛巳為歷元年遠數盈天度漸差起而修之算多必有賢於守敬者惟得大儒在位如能明歷理之揚雄善立歲差之邵雍為之折學顯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佛教之宗

八思巴製蒙古新字

八思巴死詔贈帝師其弟亦憐真嗣

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師亦憐真死荅兒麻八剌乞列嗣初土番人八思巴者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域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年十五謁帝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幸中統元年帝即位尊為國師授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凡璽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還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死詔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亦憐真嗣凡六歲至是死復以荅兒麻八剌乞列嗣位自是每帝師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為嗣終元世無改焉

文宗天歷二年帝師輦真吃剌思至上命朝廷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

帝命大臣郊迎真吃剌思惟孛术魯翀不為禮

世祖設帝師以理西域

泰定間帝師兄瑣南藏十尚公主封白蘭王

世祖用楊連真伽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陵墓

開元寺僧擅毆李壁

惟國子祭酒孛朮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栗然、

按元自太祖起朔方時、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且險遠、俗獷好鬬、思有以柔服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盡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之、帥臣以下、亦僧俗並用、軍民盡屬統理、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珠為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勅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姪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十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徒司空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燄薰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楊連真伽者、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十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

僧龔柯等毆王妃詔不問
仁宗為太子時奏寢毆詈西僧截手斷舌之令
李昌請更正僧人給驛法不報

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壁壁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捽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剌妃忽禿赤的斤爭道拽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污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更乞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蘭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搠思串卜華言護城也有曰朶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朶兒只列朶四華言美妙金剛廻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朶四華言廻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喈朶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朶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党剌朶四華言廻遮施食也有曰典朶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荅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搠思江朶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搠華言目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剌察坐靜華言祕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朶四華

阿里別沙兒等假功德司以追誅

言至尊太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歘白咱刺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有曰覩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咒也有曰收札沙剌華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荅昔里華言八十頌般若經也有曰撒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咒也有曰潤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咒也有曰八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咒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相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咒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庭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日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交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閭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逭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夤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勅以為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于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張溥曰漢武帝北伐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祠甘泉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中國經像所由來也明帝聘求西域本義戒行石虎符姚之世異僧踵集經綸彌廣逮梁武滅齊受戒捨身同泰武后誅鋤唐室造寺施經身行弒逆而口談清淨內懷誅屠

而外託慈忍借五宗之教文天下之惡惑且悖未有大焉宋代崇儒佛老頗詘王安石著字說而禍熙甯祁恕楊畏明禪學而攻元祐浮屠亂真君子所惡也元起朔方崇尚緇釋世祖平西域混六合錫八思巴以殊號寵楊連真伽為總統勝國故宮毀成梵刹山林珠玉發露無遺賊猶溫韜尊逾孔子開基爽德後嗣何觀白雲宗立而民田半空功德司立而大碑盡寘圓符馳路美女充堂撻留守毆王妃代歷六君莫敢問也順帝在位日久哈麻禿魯帖木兒等薦僧結媚西天演揲西番秘密二法並進遂男女同宮君臣為謔迄至正而國亡佛之流失何至是極哉秦二世之立也曰人生世間猶譬六驥過決隙悉耳目窮心志惟恐其不及也而趙高得售其奸伽璘真等之說人主也曰人生幾何當受秘密大喜樂禪定而順帝遂忘有天下小人惑君必導以多欲株林夏南詩戒之矣無如一入其中即沒而不出也孔子作春秋中國而夷則退之夷而中國則進之元之奉佛蓋夷俗也混一既成則當進而中國矣帝師佛子何紛紛為秦不變刑元不變佛彼皆守夷狄之教以御中國之人是以不能久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武仁授受之際

命海山出鎮漠北

成宗大德三年十二月命懷甯王海山出鎮漠北海山帝兄荅剌麻八剌之長子母曰宏吉剌氏同母弟曰愛育黎拔力八達

成宗不豫皇后出愛育黎拔力八達

九年六月立子德壽為皇太子　十月帝不豫皇后秉政詔出愛育黎拔力八達與其母宏吉剌氏出居懷州　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八達母子居懷州

太子德壽卒

帝崩后與阿忽台等謀立安西王拒海山哈剌哈孫不從遣使迎愛育黎拔力八達

十年十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毋擾於民、民皆感悅、

十一年正月丙辰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于玉德殿、皇后卜魯罕以己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忽台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眾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亟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使至、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庭、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行、先遣孟趨哈剌哈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剌哈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眾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爾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眾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至漳河、值大風雪、田叟有以盂粥進者、近侍卻不受、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漢光武嘗為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難、罔知稼穡、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叟綾一匹、慰遣之、 二月辛亥、愛育黎拔力八達至大都、與母宏吉剌氏入內哭盡哀、復出舊邸、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

愛育黎拔力八達至大都哈剌哈孫請誅阿忽台等監國以待海山

宏吉剌妃欲海山讓位海山使康里脫脫致言乃止

三日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剌哈孫聞之夜遣人啟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歹詰諸王禿剌定計囊加歹力贊之乃先二日三月丙寅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並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鞫問詞服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馬辛賽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闊闊出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王何為出此言也彼奸人潛結宮闈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剌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五月乙丑懷寧王海山至大都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戚合詞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戚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其母宏吉剌妃惑於日者言欲海山讓位于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肖次居長王命之言茫然難信設我即位後所為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耳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帥大軍由西道諸王按灰由中道狀兀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徘徊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慾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汝所致言殆有讒閒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花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大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輿中望見之

殺成宗后及安西王等

海山即位立愛育黎拔力八達為太子

封秃剌為越王哈剌哈孫爭之被譖左遷

趣使同載脫脫具述妃言懷寧王大感悟至是至上都即以阿沙不花為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宫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侍其母來會於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荅及諸王明里帖木兒　甲申懷寧王即位詔曰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承丕衍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十年親御甲冑力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藩內附邊事以寧遽聞宮車晏駕迺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于和林咸以朕為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以功以賢宜膺大寶朕謙讓未遑至於再三還至上京宗親大臣復請於朕間者奸臣乘隙謀為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禀命太后恭行天罰內難既平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嗣合詞勸進誠意益堅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八日即皇帝位任太守重若涉淵氷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宏吉剌氏為皇太后加哈剌哈孫朶兒朶海並太傅阿沙不花太尉以塔剌海為丞相狀兀兒乞台普濟明里不花並平章事　六月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受金寶　七月封秃剌為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剌哈孫為和林左丞相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魯台有勇力人莫能近秃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剌哈孫力爭以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秃剌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秃剌因譖于帝曰安西謀于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為和林行省左丞相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詹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宫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

帝以太子言徵李孟為執政

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陜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武宗崩太子即位

三年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李邦寧謀建太子武宗不悅

四年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免朝賀、庚辰帝崩于玉德殿、　三月庚寅皇太子即位、詔曰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祚、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院、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初帝在東宮、宦者李邦寧乘間言于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慙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

張溥曰成宗鐵木耳故太子裕宗真金第三子也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成宗兄順宗荅剌麻八剌子也真金仁孝恭儉中外繫心南臺御史欲請內禪世祖震怒真金憂卒長子甘麻剌與成宗同母嫡孫當立顧以至元三十年世祖詔授成宗皇太子寶撫軍北邊明年宮車晏駕拱手遜弟退就藩邸四閱月而成宗位定善讓之風庶幾吳泰伯漢東海矣成宗大德三年命武宗鎮漢北九年夏六月立子德壽為太子秋七月命仁宗居懷州冬十二月太子卒成宗之遠兄子欲安己子也其子既薨有天下者非兄子而誰帝不早建而大行忽崩二心之臣始得而間之矣安西王阿難荅本忙哥剌子世祖庶孫也屬遠親殺次不當立阿忽台等與成后伯岳吾氏交比召至京師謀令攝政將欲使位禪非次政由女主順宗二子蔑如無有也哈剌哈孫忠愛社稷謹守宮掖漢北懷州二使並發李孟贊決仁宗道迓先至遂鎮上都執奸黨大臣定絳侯之謀潛傳奮宋昌之斷清宮掃禁竄惡無朱虛東牟哉順宗后宏吉剌氏誕育武仁情無二視惑於陰陽云重光有災旂常長久欲使兄讓弟阿沙不花康里脫脫彌縫其間后意乃決於是武宗正位三宮協和立四年崩而後致位于仁宗弟監國以待兄兄舍子而與弟授受之順古未有也史言至大之朝粃政不少焉謀沙角觝也沙的等伶官也而並授平章教坊班覺也而翰林學士李邦寧閹也而司徒兼相脫虎脫等興利封公鄭阿兒思蘭無罪棄市築呼鷹之臺求沈檀之木西僧犯法虎符殺珍顛傷盛治獨友于性成不私天下較之曹丕蕭繹開釁唐棣其亦夷狄之有不如諸夏之無者哉甘麻剌仁厚自守卒于晉邸長子泰定帝即位追尊祔享廟號顯宗意者讓國之報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終

鐵木迭兒之奸

尚書省奏鐵木迭兒離職之罪皇太后赦之

武宗至大三年雲南行省左丞相鐵木迭兒擅離職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赦之

鐵木迭兒以病免

仁宗皇慶元年三月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以病免先是武宗崩帝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及李孟為中書平章政事銳欲更張政事而皇太后在興聖宮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為中書右丞相踰月帝即位因遂相之及幸上都命鐵木迭兒居守大都至是以病去職

阿散舉鐵木迭兒為右相

延祐元年九月復以鐵木迭兒為中書右丞相時右丞相阿散自言非世勳族姓不可獨當國因舉鐵木迭兒自代遂拜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相丞以阿散為左相丞鐵木迭兒奏言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蕃貨日重請遣官置綱以征其貨私往者沒官又請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以足用又江南田糧雖嘗經理多未核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令田主自實仍禁勢豪毋得阻撓帝皆從之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為甚明年贛民蔡五九作亂南方騷動詔罷其事五九尋伏誅

張珪劾鐵木迭兒太后杖之

三年三月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罷時帝如上都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為太師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懌遣使賜珪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楊朶兒只與蕭拜住賀勝奏鐵木迭兒罪惡帝但罷其相位

鐵木迭兒復起趙世延極論不聽

仁宗崩鐵木迭兒復相遂殺蕭拜住楊朶兒只

張思明規鐵木迭兒報復

四年六月、鐵木迭兒罷、以阿散為右丞相、鐵木迭兒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朶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朶兒只廉得鐵木迭兒受弼賂鉅萬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阿合馬桑哥上、四方憤嫉、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朶兒只持之益急、太后召朶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朶兒只為集賢學士、

六年四月、鐵木迭兒復起為太子太師、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併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帝以太后故皆不聽、

七年正月、帝崩、太后以鐵木迭兒為中書右丞相、　二月、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鐵木迭兒既相、以二人嘗攻其姦惡、必欲報之、遂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列門御史大夫禿禿哈雜問之、罪以違太后旨、朶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爾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朶兒只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為是狗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鐵木迭兒即起入奏、未幾傳旨、執二人載諸國門外殺之、並籍其家、是日風霾晦瞑、都人洶洶、道路相視以目、後欲奪朶兒只妻劉氏與人、劉翦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木迭兒日思報復讐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眾皆危之、鐵木迭兒稍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　三月、太子即位、鐵木迭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

鐵木迭兒殺賀伯顏
下趙世延獄
英宗任拜住鐵木迭兒快快而死
蓋繼元宋翼請追治鐵木迭兒罪

左遷前中書平章李孟為集賢侍講學士、鐵木迭兒以孟初不附己、欲因其不就陰中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曰、爾輩謂孟不肯為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五月殺上都留守賀伯顏、鐵木迭兒怨伯顏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為不敬、殺之、籍其家、

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為四川平章、鐵木迭兒猶以世延劾其姦、誣怨之不已、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之、逮世延置獄、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並究省臺諸臣、帝不允、謂近侍曰、頃鐵木迭兒必欲置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咸稱萬歲、

英宗至治二年八月、鐵木迭兒死、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為、乃任左丞相拜住、委以心腹、由是鐵木迭兒漸見疏外、因稱疾不出、及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童碑於范陽、將復涖省事、入朝至內、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快快而死、

三年五月、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鐵木迭兒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折毀所立碑、并追奪官爵、籍沒其家、

張溥曰、阿合馬盧世榮桑哥、至元之蠹也、鐵木迭兒、皇慶延祐之蠹也、燕帖木兒、至順之蠹也、伯顏哈麻搠思監、元統以來之蠹也、羣蠹害政、或竄或誅、考終者少、獨鐵木迭兒太師再相、權寵終身、燕帖木兒總政專國、淫樂及死、雖蓋棺罪顯、不免刑章、而放恣一生、竟逃國法、公憤所結、不能不與李林甫秦檜二賊同恨也、燕帖木兒者、固欽察氏、武宗鎮朔方、以宿衛得幸、泰定之崩、擁立文宗、倒刺沙梁王王禪等舉兵相向、敗績被誅、謀先定

英宗明斷鐵失與也先鐵木兒等弑之并殺拜住

策身兼血戰絳侯博陸謂莫予勞泰定之后取為夫人文宗之子養於私家男則帝兒女則帝后熏赫既極身死難作唐其勢謀叛家族破滅延及惠后名惡不可居勢重不可反一傳而敗得禍猶晚鐵木迭兒則辟陽賤臣功無尺寸太皇太后崩始議追奪緩誅益甚矣北魏宣武寵胡充華立其子翊而不忍殺也後為太后稱制嬖鄭儼徐紇殺元乂宣淫蠱政帝翊不堪詔爾朱榮至京師謀洩遇鴆榮遂稱兵洛陽大亂魏分為二順后不制幾同胡靈鐵木迭兒之奸亦類儼紇天下幸無患者主權尚握元凶早逝爾然燕帖木兒心乎文宗欲立燕帖古思順帝乃明宗之子非所樂奉也燕帖木兒死然後正位雖納其女竊心銜之伯顏等因勢搆郄斬戮立盡英宗素不悅鐵木迭兒其黨鐵失弒之泰定以晉邸鎮北邊為諸王所立感買奴之言始行議殺於鐵木迭兒固無怨也痛發於傷心者禍害必深義激於好名者報復嘗淺賊臣當此亦幸不幸存其間乎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晉邸之立

英宗至治三年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弒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而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

按梯不花等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

晉王即位買奴密請誅元凶

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手弑帝於卧所時年二十一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脩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耶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無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云　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也孫鐵木兒者裕宗之孫晉王甘麻剌長子也襲封晉王仍鎮北邊初王府内史倒剌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拜住遂脱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為倒剌沙言主上將不利于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斡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又以告倒剌沙曰爾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囚斡羅思別遣列迷失赴上京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弑於是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　九月晉王即皇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以也先鐵木兒為右丞相倒剌沙為中書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時諸王買奴言于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由而知陛下心帝深然之　十月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廟社稷誅逆賊也先鐵木兒完者禿滿等於行在所以旭邁傑為中書右丞相紐澤為御史大夫遣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没家產惟鐵木迭兒子鎖南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　十一月帝至大都　十二月御史臺經歷朶兒只班御史撒兒塔罕兀都蠻郭野先忽都並坐黨鐵失免官於是監察御史趙成慶等言鐵木

趙成慶等請誅鎖南等

流月魯等

旭邁傑等請封買奴為泰甯王

倒剌沙等以討逆進官

迭兒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鎖南親與逆謀久逃天憲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魯禿禿哈散敦皆鐵失之黨不宜寬宥遂並伏誅　流諸王月魯鐵木兒于雲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呂不花于奴兒干孛羅兀魯思不花于海島並坐與鐵失逆謀　時旭邁傑等言南坡之變諸王買奴逃匿潛邸願効死力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嘗蒙獎諭今臣等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甯縣三千戶封買奴為泰甯王　議討逆功以倒剌沙為左丞相紐澤鎖禿並加光祿大夫賜旭邁傑等金有差　詔改明年元為泰定

張溥曰英宗在位三年剛明圖治惟觀音保等之死一事失德其他書史冊者若免民租罷金銀冶減海運糧行助役法䘏孔氏子孫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皆善政也南坡駐蹕鐵失行逆年僅二十一而遇弒天下哀之然推尋禍本不能不咎太皇太后也太后順宗正妃體誕二聖成宗之世出居懷州武宗即位始上尊號建興聖宮更歷仁英冊寶益隆二子一孫皆為天子而太后優游三朝御殿受賀太陰沙麓異世協慶豈非后妃之極遇哉乃東朝既正淫恣無忌內則黑驢母亦列失八用事外則幸臣失以門紐隣及時宰鐵木迭兒相率為奸三主當陽而母后不制敝笱在梁言之醜矣鐵木迭兒於武宗之世擅離雲南竟赴京師尚書省奏行詰問太后庇之遽令還職仁宗御極與完澤李孟更張庶務罷迭兒勿用未幾旋進右相張珪直言太后杖責逐出國門延祐四年蕭拜住楊朶兒只糾正其罪迭兒懼匿后宮帝重違太后意僅罷相位逾二年復拜太子太師明年帝崩再正相位首殺蕭楊英宗稟王母之命心雖弗善不敢不任也後漸疏遠怏怏而死太后

亦崩。始削奪官爵。窮竟黨與。鐵失等為彼心腹。內不自安。遂手弒帝。雖置賊肘腋。驅除不早。帝計誠失。顧羣奸無上。內外盤固。由來者漸。不可謂非太后釀成也。仁宗崩時。太后屬意明宗。羣臣不聽。擁立英宗。太后來賀。帝色不悅。即退悔曰。吾不擬養此兒。欲恨成疾。彼之忌帝。奸黨必與聞之矣。唐武后死。而三思尚存。則其黨弒中宗。宏吉剌太后與鐵木迭兒死。而鐵失尚存。則其黨弒英宗。除惡不盡。害同養虎。自古而然。但中宗庸奴自斃。英宗強陽致疾。賢不肖相去則遠耳。

三寶奴勸立和世㻋康里脫脫爭之鐵木迭兒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譖和世㻋出鎮雲南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三帝之立 明宗 文宗 順帝

仁宗延祐二年十二月。立武宗子和世㻋為周王。出鎮雲南。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㻋。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大弟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和世㻋於兩宮。遂封周王。遣出鎮雲南。

三年三月。置周王常侍府官屬。以禿忽魯幹耳朵尚家奴孛羅教化等為之。 十一月。周王和世㻋次延安。其臣禿忽魯尚家奴及武宗舊臣釐目沙不丁哈八兒禿等皆來會。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左右讒搆致然。請以其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閒。不然。事變叵測。遂與數騎馳去。先是阿思罕為太師。鐵木迭兒奪其位。出之為陝西行省丞相。及教化等至。即與平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悉發關

教化與阿思罕懷憤發兵塔察兒脫歡襲殺之和世瑓遂北行

遷圖帖睦爾于瓊州

泰定帝崩燕帖木兒謀立武宗二子因烏伯都剌等迎圖帖睦爾于江陵

中兵分道自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襲殺阿思罕教化于河中、和世瑓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阿台等聞和世瑓至、咸率衆來附、和世瑓至其部、與定約束、每歲冬、居札顏、夏居斡羅斡察山、春則命從者耕于野泥、十餘年間、邊境甯謐、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遷武宗第二子圖帖睦爾于瓊州、時右丞相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搆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帖睦爾居海南、因禁日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召圖帖睦爾于瓊州、　十月、封圖帖睦爾為懷王、居建康、

致和九年九月文宗天歷元年三月、徙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　七月、帝崩於上都、年三十六、葬起輦谷、稱為泰定帝、

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惑于憸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仍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祖孫也、於次為長、雖守藩服、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耶、然則謂晉邸非所宜立者、亦過也、舊傳英宗之弒、晉邸與聞乎、故其歿不舉請謚升祔之典、明其為賊也、然考之實錄、皆不得其實、傳聞之謬、烏可信哉、

初帝由晉邸立、而和世瑓兄弟以武宗子播越南北、人心念之、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謀欲立其二子、乘帝有疾、與諸王滿禿等陰圖其事、至是帝崩、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剌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　八月甲午、百官集興聖宮、

圖帖睦爾發江陵

倒剌沙殺滿禿

燕帖木兒率阿剌鐵木兒孛倫赤等十七人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死遂手縛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兒分命勇士執中書左丞朶朶參政王士熙參議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邱世傑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下獄燕帖木兒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共守內庭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為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牙為中書平章速速為左丞王不憐吉台為樞密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調兵守禦關隘徵諸衛兵屯京師下郡縣造兵器出府庫犒軍士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是時周王和世㻋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遣前河南參政明里董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伯顏令簡兵以備扈從且令塔失帖木兒矯為南使言懷王已次近郊使民無驚疑　己亥明里董阿至汴梁與伯顏合謀執行省臣皆下之獄　癸卯伯顏殺平章曲烈及右丞別鐵木兒是日明里董阿等上江陵甲辰懷王發江陵遣使召鎮南威順高昌諸王來會執湖廣行省左丞馬合謀送京師以別薛代之河南行省出府庫金銀鈔錠分給官吏將士又命有司造乘輿供帳儀仗等物平章伯顏勒兵以俟參政脫孛臺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俱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是夜脫孛臺將手刃殺伯顏伯顏覺遂拔劍殺脫孛臺而奪其所部軍器馬匹　丁未燕帖木兒遣其弟撒敦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戊申燕帖木兒又令乃馬台矯為使者北來言周王亦整兵南行聞者皆悅懷王命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遣孛羅等將兵守潼關　己酉丞相倒剌沙殺諸王滿禿於上都滿禿時與阿馬剌台宗正札魯忽赤闊闊出平章買閭集賢學士兀魯思不花太常禮儀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同附燕帖木兒事覺被殺　庚戌懷王至

圖帖睦爾入京師

倒剌沙立泰定帝子于上都

燕帖木兒敗上都兵

燕帖木兒請圖帖睦爾即位

汴梁伯顔等扈從北行、以前翰林學士阿不海牙為河南行省平章事、辛亥、以燕帖木兒知樞密院事、 壬子脱脱木兒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即命守古北口、 癸丑上都諸王以兵分道攻大都、 乙卯脱脱木爾及上都諸王失剌平章乃馬台詹事欽察戰于宜興斬欽察于陣、禽乃馬台送京師戮之、失剌敗走、 丁巳懷王入京師、居大內、 以明里董阿闊闊台速速並為平章政事曹立為右丞、伯顔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 己未上都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鐵木兒太尉不花平章政事買閭御史大夫紐澤等兵次榆林、隆鎮衛指揮黑漢謀附上都坐棄市、 是月倒剌沙立泰定帝子阿速吉八為帝于上都、年九歲、改元天順、 九月庚申朔燕帖木兒督師居庸關、遣撒都以兵襲上都兵于榆林、擊敗之、追至懷來而還、隆鎮衛指揮斡都蠻以兵襲上都諸王滅里帖木兒脱木赤于陀羅臺、執之、歸于京師、 壬戌懷王遣使祭五嶽四瀆、命速速宣諭中外曰、昔在世祖以及列聖臨御、咸命中書省綱維百司總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興造、罔不司之、自今除樞密院御史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書奏語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 賜上都將士來歸者、鈔、各有差 召燕帖木兒赴闕、 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等自遼東以兵入遷民鎮、 丁卯燕帖木兒率諸王大臣請懷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王以兄周王和世琜在漠北、以。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天下、 己巳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引兵入崞州、 遣撒敦拒遼東兵于薊州東流沙河、阿兀剌守居庸關、 以也速台兒知行樞密院事、將兵行視大行諸關、西擊河中潼關軍、 辛未殺烏伯都剌流朶朶王士熙伯顔察兒脱歡等于遠州、並籍其家、 壬申懷王即皇帝位于大都、詔曰洪

殺烏伯都剌等圖帖睦爾即位于大都

燕帖木兒大敗上都軍王禪等遁

惟我太祖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先鐵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剌沙烏伯都剌等專權自用疏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操國柄用成其姦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以推戴屬于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百僚耆老以為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為天歷元年可大赦天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隳大業是以勉徇輿情尚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與輯寧億兆以成治功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癸酉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　乙亥上都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燕帖木兒軍次三河　丙子王禪游兵至大口燕帖木兒還軍次榆河帝出齊化門視師　丁丑燕帖木兒來見曰乘輿一出民心必驚軍旅之事臣請以身任之帝即日還宮　戊寅燕帖木兒與王禪前軍戰于榆河敗之追奔紅橋北其樞密副使阿赦帖木指揮使　忽都帖木兒復以兵會王禪來戰又敗之　辛巳燕帖木兒與上都軍大戰于白浮之野敗之明日大霧王禪等遁崑山收集散亡復來戰燕帖木兒列陣白浮西敵不敢犯至夜撒敦脫脫木兒前後夾攻敗走之追及于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使諭燕帖木兒曰丞相每臨陣躬冒矢石脫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燕

燕帖木兒敗遼東軍

月魯帖木兒等圍上都倒剌沙等出降阿剌吉八不知所終

帖木兒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　乙酉上都兵入古北口將士皆潰其知樞密院竹温台以兵掠石槽燕帖木兒先還撒敦倍道趣石槽掩其不備擊之自將大軍繼其後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木兒政事蒙古塔失帖木兒等殺之飛按降者萬人餘軍奔竄夜遣撒敦出古北口逐之脫脫木兒與遼東兵戰薊州南殺獲無算　丁亥遼東軍抵京城燕帖木兒引兵拒之令京城召募壯丁乘城拒守　戊子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兵入紫荊關將士皆潰陝西行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兵從大慶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之萬戶徹里帖木兒軍潰而遁河東官吏皆棄城走　十月己丑燕帖木兒引兵至通州擊遼東軍敗之遣脫脫木兒將兵四千西援紫荊關　癸巳上都諸王忽剌台游兵進逼南城燕帖木兒及湯翟王太平國王朵羅台等戰于檀子山之棗林殺太平死者蔽野餘皆宵遁　乙未燕帖木兒等帥軍循北山而西趣良鄉時諸將與忽剌台阿剌帖木兒等戰于盧溝橋聲言燕帖木兒大軍至敵兵皆遁　丙申中書省臣言上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惑於倒剌沙之言輒以兵犯京畿賴陛下神武王禪遂致潰亡生擒諸王孛羅帖木兒及諸用事臣蒙古塔失等既已明正典刑宜傳首四方以示衆從之　戊戌諸將追阿剌帖木兒等至紫荊關獲之送京師皆棄市　己亥禿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古燕帖木兒引兵禦之大戰檀州南敗之禿滿迭兒走還遼東　辛丑齊王月魯帖木兒蒙古元帥不花等以兵圍上都倒剌沙等奉皇帝璽出降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爲齊王月魯帖木兒所殺遂收上都諸王符印阿剌吉八不知所終

邱濬曰泰定帝乃裕宗之嫡孫甘麻剌之長子於屬爲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爲鐵失所弒

還泰定后于安東州遣使迎和世㻋于漠北殺倒剌沙等

和世㻋即帝位于和甯之北

諸王迎立之初不與其謀武宗二子次雖當立然既為英宗所據則非其有矣泰定初立之年即立阿剌吉八為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帖木兒遣兵攻之以致于死地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致之死地者圖帖睦爾也律以春秋趙盾之法非弑而何

丁未陝西兵至鞏昌縣黑石渡遂據虎牢復入武關 庚戌帝御興聖殿諸王大臣奉上皇帝寶分遣使者檄行省內郡罷兵 甲寅元帥也速荅兒執湘甯王八剌失里送京師初八剌失里及趙王馬札罕諸王忽剌台承上都之命各起所部兵南侵冀甯還次馬邑至是被執 十一月辛酉也先捏兵至武安也先鐵木兒以軍降 甲子陝西兵進逼汴梁聞朝廷傳檄罷兵乃解去 甲戌遷泰定后雍吉剌氏于安東州 庚辰遣使奉迎周王和世㻋于漠北 癸未倒剌沙王禪馬某沙紐澤撒的迷失也先鐵木兒等俱棄市 十二月甲寅復遣治書侍御史撒迪等迎周王時諸王皆勸周王南還京師周王遂發北邊諸王察阿台元帥朵列捏等咸率師扈行舊臣孛羅尚家奴哈八兒秃皆從至金山嶺北命孛羅如京師

二年正月庚申遣前翰林學士承旨不荅失里北還周王行在所仍命太府太監沙班剌奉金帛以往 乙丑復遣中書左丞躍里帖木兒迎周王 壬午周王遣孛羅至京師 乙酉撒迪等見周王於行幄勸進 丙戌周王即皇帝位于和甯之北遣撒迪還京師命之曰朕弟曩嘗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觀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舊臣及兩宮之人聞北使至皆歡呼曰吾天子真自北來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二月辛卯立妃宏吉剌氏為皇后 辛卯追尊周王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並為皇后

辛亥帝勅羣臣曰撒迪還言大兄已即皇帝位凡二月二十一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制勅後凡

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帝璽于和世㻋

和世㻋立圖帖睦爾為太子

行在次于王忽察都太子入見帝暴崩廟號明宗

銓選其詣大兄行在以聞、　三月辛酉帝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于行在所、　四月癸巳燕帖木兒見于行在所、行在嘉其功、拜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繫者、中書省臣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人居之、遂以武宗舊人哈八兒禿為中書平章政事、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孛羅為御史大夫、甲午立行樞密院、命昭武王知院事、火沙賽帖木兒買奴同知院事、是日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切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闕失、卿等亦宜以聞、朕不爾責、　癸卯行在遣使立帝為皇太子、　己未皇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阿璘帖木兒覲于行在、　乙亥行在勅大都省臣鑄皇太子寶、時求故太子寶、不知所在、乃命更鑄之、　丁丑皇太子發京師北迎行在、　六月丁亥行在次坤都也不速遣近侍別不花至京師、　庚戌皇太子次于上都之六十店、　辛亥行在次哈兒哈納禿、詔諭中書省臣凡國家錢穀銓選諸大政事、先啟皇太子、然後以聞、　八月乙酉行在次于王忽察都、丙戌皇太子入見、是日行在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于行殿、　庚寅帝暴崩于行在、皇太子入臨、哭盡哀、燕帖木兒以行在皇后之命、奉皇帝寶授于皇太子、

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

太子復即位于上都

皇后殺明宗后

廢明宗子妥懽帖睦爾立燕王為太子旋卒

文宗崩寧宗懿璘質班立旋薨燕帖木兒請立燕帖古思后不從迎立妥懽帖睦爾

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者歟

癸巳皇太子至上都。己亥皇太子復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以伯顏為左丞相。欽察台阿兒思蘭海牙趙世延並為平章政事。朶兒為右丞。阿榮趙世安並參知政事。塔失鐵木兒知樞密院鐵木兒補化鐵木兒脫並御史大夫。　九月丁巳帝還大都。　十月丙申上大行皇帝尊謚廟號明宗。

至順元年三月封皇子阿剌忒納荅剌為燕王。　四月皇后宏吉剌氏殺明宗皇后八不沙　五月廢明宗子妥懽帖睦爾。時帝將立其子阿剌忒納荅剌為皇太子。乃以妥懽帖睦爾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阿璘帖木兒奎文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虞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十二月立燕王阿剌忒納荅剌為皇太子。

二年正月皇太子阿剌忒納荅剌卒。　八月詔太子古剌荅納出居燕帖木兒家。　十一月詔養燕帖木兒之子塔剌海為子。

三年八月帝崩于上都。廟號文宗。　十月庚子鄜王懿璘質班即皇帝位。王明宗第二子也。帝始崩時。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鄜王。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啟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戊寅尊皇后為皇太后。　壬辰鄜王薨。廟號寧宗。　皇太后遣右丞闊里吉思迎妥懽帖睦爾于靜江。初妥懽貼睦爾既廢。從高麗使居大青島。後又徙靜江。至是鄜王薨。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闊里吉思往迎之。

燕帖木兒取泰定后為夫人後以淫死

妥懽帖木爾即帝位于上都立伯牙吾氏為后

馬祖常諷虞集謝病歸

唐其勢謀亂伯顏殺之併弒皇后

四年六月順帝元統元年、　三月燕帖木兒死、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為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六月己巳妥懽帖睦爾即皇帝位于上都、初帝自廣西迎至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畏之一無所荅、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與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　八月立燕帖木兒女伯牙吾氏為皇后、　九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議、集亦預焉、中丞馬祖嘗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帝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嘗以此諷集使去、集乃謝病歸、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不問、

後至元元年六月左丞相唐其勢伏誅、遂殺皇后伯牙吾氏、唐其勢燕帖木兒子也、時右丞相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荅隣荅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帝數召荅隣荅里不至、郯王撒撒禿發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之、併殺其弟荅剌海、時荅剌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併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伯顏殺之于開平民舍、晃火帖木兒亦自殺、　詔曰、曩者文宗皇帝以燕帖木兒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釁、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有旨

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於東安州放燕帖古思于高麗

崔敬請迎歸太后母子不報尋遇害

傳次于朕燕帖木兒貪利幼弱復立朕弟懿璘質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顏追奉遺詔迎朕于南既至大都燕帖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伯顏等同辭翊戴乃正宸極後撒敦荅里唐其勢等相襲用事交通宗王晃火帖木兒圖危社稷阿察赤亦嘗與謀賴伯顏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凶構難貽我太皇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俾予兄弟迭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為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伯顏為武宗捍禦北邊翊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憝明勅國憲爰賜荅剌罕之號至於子孫世世永賴可大赦天下　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六年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宏吉剌氏于東安州安置放燕帖古思于高麗詔曰昔武帝升遐太后惑于憸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遠居沙漠親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文宗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內懷愧慊則殺也牙里以杜口上天不佑遂降殞罰叔嬸不荅失里怙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幼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荅失里削去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也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方在幼稚此播遷

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明皇上賓皇弟方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不報未幾太后殂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

張溥曰泰定帝即位之元年即立子阿速吉八為皇太子四年帝崩于上都太子繼立正也燕帖木兒懷武宗舊恩妄生異謀迎立其二子文宗圖帖睦爾自江陵先發竟入京師治兵相攻忠義屠戮遂襲尊位陷上都太子不知所終乃走使漠北奉迎勸進明宗和世㻋至和甯之北竟即帝位立文宗為太子次旺察忽都文宗入見明宗暴崩明帝始願豈不謂吾弟孝友先驅奉璽猶之懷甯入而仁宗避無庸南向讓三北向讓再竟不知其愚而蹈死也然為文宗者則甚矣國有君而逐之兄既立而弒之亂賊之事一已不堪其可再乎燕帖木兒外託哈剌李孟之名而內行迭兒鐵失之詐始讐泰定而迎二王繼助文宗以戕明宗弒立大故反覆奕碁直卓操耳何平勃為至聖元年春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為鄜王冬立燕王阿剌忒納荅剌為太子二年春正月太子即薨詔皇子出居燕帖木兒家道人寄養漢后貽譏胡人不學甯知殷鑒及帝不豫后立鄜王鄜王遽薨又立妥懽帖睦爾揆以常情明宗帝兄其子猶帝子也文宗既弒明宗其子即帝讐也殺其父立其讐文后獨不為身計乎或者庚寅之變倉卒事秘后實不聞帝與國人亦交隱焉久而莫問也燕帖木兒不悅順帝遷延數月身死而後帝得即位內外保護莫非太后之力至元六年驟行遷殺遂至上廢廟主下戮皇弟反噬不仁喋血門內太后當此亦將悔不從燕太師蚤立已子乎然積憾不昣則皆仁宗為俑也仁宗受命武宗約萬歲之後傳位其子忽納鐵木迭兒等邪說立明宗為周王出鎮雲南致逃漠北易世無幾大難數作英宗

脫脫欲圖伯顏吳直方勸決之帝遂與定謀驅逐

弒而泰定乘虛泰定崩而明文爭立文宗崩而順帝報復自至治之末迄至元之初震器天祿骨肉誅夷禍無虛載天人並怨孰非延祐一君所貽哉且武仁授受天顯無間後人莫能繼述武宗殺成后文后即效之而殺明后仁宗背武宗文宗即效之而弒明宗凡人從善難而從惡易作法者尤不可不慎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脫脫之貶 哈麻附

順帝至元六年二月黜中書大丞相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國耳於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靡他遂聞於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構陷郯王徹徹篤奏賜死帝未允輒殺之又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洩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於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

脫脫薦阿魯圖為相

馬札台兒為別兒怯不花譖罷脫脫請與俱行

出。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為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衛兵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午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事只兒瓦歹齎赴柳林。黎明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曾見有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弒君。伯顏俛首有慙色。以馬札兒台為太師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詔脫脫之外、諸侯王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內府。十月馬札兒台辭右丞相、仍為太師、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脫脫既秉政、悉更伯顏所行、復科舉取士、行太廟四時祭、雪剡王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禁減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焉。

至正三年十二月、以別兒怯不花為左丞相。

四年五月脫脫罷、以阿魯圖為中書右丞相。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封脫脫為鄭王。

七年六月詔免太師馬札兒台官、安置於西甯。時阿魯圖罷、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以宿憾譖馬札兒台、故有是詔。脫脫力請與父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於西域撒思之地。御史大夫亦憐真班曰、脫脫父子無大過、奈何迫之於險、遂召還甘肅、馬札兒台尋卒。

脱脱復相聽汝中柏譖欲害太平其母力止之

九年七月復以脱脱為中書右丞相初馬札兒台卒左丞相太平請令脱脱歸葬左右以為難太平為之固請脱脱得還及拜太傅脱脱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己也因汝中柏讒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太平既罷又誣劾之脱脱母聞之謂脱脱兄弟曰太平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我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矣遂還奉元杜門不出

脱脱破李二于徐州

十二年八月脱脱自請出師伐徐州賊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密邇麻和謨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脱脱以弼亮天工庶内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脱脱以答剌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脱脱尋破賊於徐州即軍中加拜太師趣還朝　先是脱脱弟也先帖木兒出師討劉福通駐沙河軍夜潰西臺御史范文劉希僧等劾其喪師辱國脱脱庇之詔不問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脱脱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西臺御史大夫朶兒直班為湖廣平章而盡出文等由是人不敢言事汝中柏等復言於脱脱曰不殺朶兒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希指數侵辱之不為動脱脱復遣助教完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謂人曰平章國家耆勳舊德吾苟害之人將不食吾餘矣朶兒直班竟卒於黄州

汝中柏等勸脱脱殺朶兒直班

脱脱薦用哈麻

十三年正月以哈麻為中書平章政事先是脱脱西行也别兒怯不花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在上前營護得免别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納秃滿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及脱脱復相謫太平陜西出别兒怯不花般陽秃滿迭兒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逺殺之而深德哈

汝中栢搆哈麻脱脱有隙哈麻遂嗾袁賽因不花等劾削脱脱

竄脱脱於雲南

哈麻矯詔殺脱脱

麻復召用至是拜平章

十四年九月脱脱總制諸軍出討高郵賊張士誠尋破賊於高郵城外　十二月詔削脱脱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初脱脱之再相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于脱脱不為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脱脱改為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脱脱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己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污清臺紀綱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脱脱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為意削去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甯夏以泰不花月闊察兒雪雪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璲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受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脱脱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受詔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闊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甯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十五年三月竄脱脱於雲南初安置脱脱於淮安既又移置亦集乃路至是臺臣尤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碉門長子哈剌章肅州次子三寶奴蘭州仍籍其家產　十二月哈麻矯詔殺脱脱於雲南脱脱既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脱脱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詞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鴆遂卒年四十二

史臣曰脱脱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羣小急復私怨君子病焉

太平韓嘉納斡勒海壽以劾哈麻被謫

哈麻進西天僧禿魯帖木兒進西番僧皆以房術媚帝

哈麻者康里人與其弟雪雪早備宿衛帝深寵眷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為帝所嬖幸累遷宮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為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噀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為比太平為左丞相深惡之與御史大夫韓嘉納謀出哈麻諷監察御史斡勒海壽列其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御幄後無君臣禮又恃以提調徽甯寺為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徽甯寺者主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章再上帝僅奪哈麻雪雪官爵居之草地而太平等三人俱罷頃之復以脫忽思皇后言奪海壽官禁錮之謫太平居陝西加韓嘉納贓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哈麻復用初哈麻嘗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剌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姦狡帝愛之亦進西番僧伽璘真於帝伽璘真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為司徒西番僧為太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三人或四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婦女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與又為龍舟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游戲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出室曰豈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著聞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哈麻既譖殺脫脫遂拜中書左丞相雪雪亦由知

順帝君臣宣淫

哈麻欲除禿魯帖木兒語洩被聞搠思監等劾其兄弟杖死

樞密院拜御史大夫由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哈麻既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為恥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昏暗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為帝則己必誅即以聞於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耶帝即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定禿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麻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奏劾其罪帝猶不忍右丞相定住等論奏不已始詔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臨行俱杖死仍籍其家

張溥曰唐其勢用而伯顏殺之伯顏用而脫脫逐之脫脫用而哈麻殺之哈麻雪雪用而禿魯帖木兒殺之禍福出反勢若循環而天下獨寃脫脫者何也燕帖木兒輔佐文宗篡國弒兄自娶帝后亂賊橫行淫死牖下子唐其勢襲封謀不軌伯顏捕誅之當矣順后何罪而並弒之漢上官桀安謀反霍光盡誅其宗族昭后獨不坐廢曹操殺伏完並及獻后史書曰弒元順后伯牙吾氏雖燕帖木兒女兄弟謀逆未嘗與聞昭臺雲林宜聽自處竟戕諸氏舍罪與弒君等耳脫脫本馬札兒台子為伯顏所養宿衛禁近政令修明憂伯父放縱禍將赤族謀於父師黜竄南恩以子逐父似非人情然大義滅親君子所予本諸春秋季友鴆牙蓋先之矣哈麻雪雪緣乳母恩澤邀帝愛幸西僧一進荒淫日恣孔甯儀行父之徒也內忌脫脫譖貶雲南復矯詔鴆死大臣既隕寇亂益張亡國之罪斬戮無辭禿魯帖木兒同以房術結歡後漸攜貳發其異志兄弟杖死以小人誅小人以親戚圖親戚

舉世共快所恨者禿魯獨存耳唐其勢於順帝元統元年封太平王逾年而即誅伯顏於至元元年弒后六年而道死亂臣執柄命必不長脫脫旋罷旋起任用稍久出入將相中外稱賢功著東南身殲大理諸葛武穆感慨同歸然汝中栢纓夫之尤傾信不疑始憾太平而私讎致譏脫隙哈麻而家門及禍比之匪人傷何甚也唐李德裕相武宗制三鎮史稱其文章嚴馬政事蕭曹乃痛言朋黨而德怨未忘遂至力戰錐刀淪身漳海惜脫脫善讀史而未之知鑑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小明王之立

也先帖木兒等討擒韓咬兒

順帝至正十一年五月潁州妖人劉福通蕭縣李二兵起先是四方羣盜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欒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都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言宋山童實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福通等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為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兵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宋皐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甯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　九月劉福通兵勢日甚右丞相脫脫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寛徹哥總帥諸衛軍十餘萬討之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郭子興孫德崖等舉兵

也先帖木兒軍潰遣蠻子代之

脫脫大破芝麻李等被召還朝

福通立韓林兒為帝

荅失八都魯大破福通

福通等兵勢大振

十二年二月、定遠郭子興見汝潁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州、憚不敢　惟日掠良民指稱為盜以徼賞、由是人皆洶洶不安、訛言日甚、　三月也先帖木兒軍潰於沙河、時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章蠻子代之、　九月右丞相脫脫自出軍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遁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尋召脫脫還朝、

十五年二月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太清宮材建宮闕、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撾殺之、遂自為丞相、　十一月荅失八都魯進擊劉福通、戰于長葛、大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剌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　十二月荅失八都魯大破劉福通於太康、遂圍亳州、小明王遁安豐、

十七年二月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俄為察罕帖木兒所敗、乃退、　六月劉福通攻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良舅沙劉二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十二月太尉荅失八都魯卒于軍、時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荅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事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理麻失理戰沒、諸軍大潰、荅失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為荅失八都魯通好書、使者果得之以進、荅失八都魯聞之、憂憤死、

十八年五月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出走福通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為都　秋七月懷慶路守將周全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盌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為其所殺遂盡驅懷慶民入汴梁福通遣全收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

十九年八月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據安豐

二十三年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

二十六年十二月小明王韓林兒卒

張溥曰漢之後非漢而稱漢以殘晉者曰劉淵唐之後非唐而稱唐以滅梁者曰李存勗宋之後非宋而稱宋以亂元者曰韓林兒淵本匈奴左賢王豹子初為侍子在洛王渾李熹等皆折節稱道之乘晉八王之爭歸集五部即漢王位臨河東平陽蒲坂為首亂存勗年十一即從克用破王行瑜後承三矢之命竟服真定幷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冦殄滅此皆英畧天授壯氣蓋厲或為真王或為大盜俱非偶然林兒則韓山童子也山童説詐彌勒妄號宋裔刑白馬告天地縣官捕治立時就擒小寇無能直燕雀耳林兒逋逃之餘母子窮窘劉福通等強擁為帝戰敗輒走遂死滁陽楚懷王孫心牧羊民間項梁立之尊稱義帝項籍殺之江中劉玄吏繫逃匿王匡等推為天子建元更始敗于赤眉謝祿殺之兩人家族帝王羣雄推附器小任重亡不旋踵林兒父子蘖城草竊假名瀛國以盆子之懦兼王郎之詐奔北殺身宜其速也然紅巾賊起潁川最勁當其兵分為三也劉福通取河南毛貴取山東關先生破遼陽焚上都中原以北幾三分有二風馳電激

察罕帖木兒起義兵與思齊襲破羅山

察罕帖木兒定河北

豈徒藉宋虛聲哉天厭胡運石人生謠韓劉揭竿勢猶陳涉勝國空名河淮響震不必其人龍種也迨真人既出因其年號資其土疆大舉北伐傳檄遂定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其小民龍鳳之謂乎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順帝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以察罕帖木兒為汝甯府達魯花赤先是汝潁盜起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潁州沈邱人察罕帖木兒奮起義兵沈邱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羅山李思齊同設奇謀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汝甯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邱數與賊戰輒克捷

十五年汝潁賊勢滋盛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等州察罕帖木兒引其兵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鋒賊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帖木兒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州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帖木兒夜襲之虜其衆遂營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帖木兒結陣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勢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大振

十六年汝潁賊李武崔德等陷陝州遂斷殽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拔殽陵立柵交口陝城堅賊轉南山粟給食固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 而夜

王思誠求援于察罕帖木兒關中遂定

提兵拔靈寶城賊始覺不敢動渡河掠安邑察罕帖木兒追襲以鐵騎追之賊回扼下陽赴水死者甚衆賊勢窮遁去以功加河北行樞密院事

十七年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行臺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己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朝夕失將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得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赴援遇賊轉戰殺掠無算賊遂潰捷聞朝廷以察罕帖本兒為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赴之分軍張左右翼掩擊城中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亂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餘黨皆遁關中遂定

十八年賊毛貴等陷山東遂分道犯京畿朝廷徵諸道兵入衛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水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召時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雁門上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還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出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遂分兵屯澤州塞盌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卻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臺右丞兼行臺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於是朝廷乃詔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晉冀鎮撫漢沔荊襄便宜行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己

察罕帖木兒定河南

賁是年劉福通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自巴蜀荊襄江淮齊魯遼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自將中軍軍沔池將謀取汴會賊將周全以賊軍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乃奇兵出宜陽破之進陝西行臺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十九年察罕帖木兒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梁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梁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佯走簿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賊由是不敢復出自五月至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關忠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諸將賈勇登城斬關入遂拔之劉福通挾其偽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去捷聞進河南平章政事兼樞密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詔告天下先是中原亂江海南漕不復通京師屢告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至

察罕帖木兒父子克山東

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先是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亦降于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輿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兵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洛汴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遇兩戰皆敗之斬首

察罕帖木兒入田豐營爲王士誠所殺擴廓帖木兒復仇取二賊之心以祭父

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遺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克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拒戰察罕帖木兒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邱中循濱海郡邑乃自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濟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皆聞風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進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户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

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兒爲田豐所殺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潁川王贈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堅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遂拔其城執賊首陳猿頭等二百餘人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皆就誅復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張溥曰元順帝即位之四年廣東朱光卿河南棒湖四川韓法師等兵起其後漳州李志

甫袁州周子旺湖廣蔣丙汀州羅天麟等與燕南山東羣盜所在縱橫至遼陽之吾者野人雲南夷之死可伐靖州猺之吳天保紛籍告亂集慶花山賊僅三十六人破官軍萬數凡彼盜名字掠城邑者蓋無歲不動也溫台汝潁大盜寖昌天下騷動大將數没李黼死於徐壽輝泰不華死於方國珍星吉死於趙普勝李齊死於張士誠褚不華身經百戰盡命淮安余闕每戰必勝喪元安慶毛貴破濟南路而董摶霄被刺陳友諒寇信州而伯顏不花的斤戰死此數臣者或孤城窮守烈比睢陽或義士從游客同東海毋教子忠臣心貫日多賢殄瘁國何可長然水德閏位大運告終尤莫甚於脫脫之貶察罕之死也脫脫有道大臣東南之亂躬冒矢石破李二敗士誠賊勢大蹙功在旦暮哈麻修怨嗾袁賽因劾之削官安置鞏伯遂勸其一意進討勿開詔書脫脫不可束身歸命亂遂不救察罕志存當世奮義鄉邑一戰而破羅山二戰而定河北三戰而復陝州四戰而復汴梁五戰而平山東出奇制勝大師必克田豐詐降行營難發神龍困螾禍生不戒天真不欲祐元乎何奪之暴也李㧞死而趙亡其死以讒費禕死而蜀敗其死以疏脫脫之羅譖人其李㧞乎察罕之中賊傷其費禕乎大功垂成而臨敵易命錫命方隆而刺客間作國家急難嘗患無人有人矣嘗患不得其用既用矣嘗患不得其死班彪論王命有旨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東南喪亂

順帝至正八年十一月台州黃巖民方國珍兵起初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殺遂入海為亂劫

方國珍起兵執朶兒只班迫上降狀歸暘請討之不聽

孛羅帖木兒為國珍所執

徐壽輝起兵魏中立于大本死之

壽輝陷城丑驢俞述祖死之李黼大敗賊兵無援城陷遂戰死

掠漕運、詔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我兵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將治朶兒只班之罪、樞密參議歸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當從、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珍兄弟不肯赴、勢益猖獗、

十一年六月、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江浙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孛羅帖木兒被執、反為國珍飾詞上聞、朝廷復遣達識帖木爾等至黃巖招國珍、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泰不花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爾曰、我受詔招降、公等欲擅命耶、乃止、仍檄泰不花至海濱、散其徒衆、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十月、蘄州人徐壽輝等兵起、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壽輝自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二人不屈、並死之、

十二年正月、徐壽輝兵陷漢陽、遂陷武昌、 行省丞相威順王寬徹普化等棄城走、壽輝兵復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戰不勝、死之、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 二月、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孛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于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荊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

李冕李東昭死義

泰不花與國珍戰于澄江死之

董摶霄復杭州又平徽州

城中外援絶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兖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城已破賊兵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子東昭俱死州人聞之哭聲震城具棺葬之時冕居潁亦死于賊事聞贈黼隴西公謚文忠

三月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花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死之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刼其黨入海泰不花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而令其黨陳仲達往來議降泰不花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花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摶賊船奮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泰不花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追贈魏國公謚忠介

七月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使賊乘銳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亦相君在此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摶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摶霄為參政復提兵討之摶霄為日引兵扼新溪迫殺至於潛復其縣又復昱嶺關賊兵復大至陷千秋關摶霄按軍不動伏兵城下授以火礮約曰見旗動即發已而視賊稍懈進兵擊之伏兵見旗動盡發遂

余闕不用苗軍

星吉擒周驢復池州無援戰死

張士誠士德士信起兵李齊死之

奪千秋關賊復攻獨松百尺幽嶺三關搏霄先以兵守要路分三道會兵擣賊巢乘勝復安吉尋克廣德賊復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伏兵擊之已而妖霧開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萬級徽州復平　九月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時寇兵日盛闕抵官十日而賊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戰守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升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窺中國詔阿思蘭引還苗軍有暴于境者即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十二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星吉初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忌之出為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原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鄱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蘇羅拜餽食星吉叱之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搠思吉之子

十三年五月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起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知府李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殺參政趙連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偰哲篤鎮高郵出齊守甓社湖會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

以方國珍兄弟為各路治中不受

卜顏帖木兒等討敗壽輝

劉濬罵賊死子健復仇擒王善

達識帖睦爾為士誠所敗

報恩奴為倪文俊所殺

朶兒只班戰死

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强齊往至則下齊於獄、齊雖辭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捽倒椎碎其膝而剮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花及齊、皆不負科名云　十月以方國珍兄弟為各路治中、不受、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荅納失里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章廣德路治中、國英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絶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温沙等率兵討之　十二月江浙行省卜顏帖木兒及西甯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徐壽輝于蘄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人、初徐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讎、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于帥府、事聞、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令、

十四年六月張士誠寇揚州、達識帖睦爾兵敗、諸軍皆潰、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

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威順王寬徹普化令其子報恩奴等同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兵遂敗、報恩奴被殺、　三月徐壽輝兵破襄陽、　五月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戰死

十六年正月倪文俊建都于漢陽、迎徐壽輝據之、未幾復陷常德澧州諸路　二月張士誠陷

士誠據平江路殺烏馬兒孫撝

士誠破杭州左荅納失里戰死

達識帖睦爾為楊完者所制

褚不華父子死義

楊完者為士誠請封爵達識帖睦爾授以太尉

陳友諒殺文俊併其軍

平江路據之改為隆平府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傳士誠有降意朝廷遣烏馬兒孫撝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撝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事泄被害　三月方國珍復降命為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　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江浙丞相達識帖睦爾遁平章左荅納失里戰死先是達識帖睦爾兵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士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爾兵入富陽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睦爾乃還然苗軍素無紀律肆為抄掠所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爾方倚完者為重莫敢禁遏完者益恣凡事皆決于完者達識帖木爾僅署成案而已　是年淮安城陷廉訪使褚不華死之褚不華居羣盜間守淮安者五年大小數百戰糧盡食草木螺蛤魚蛙鳥燕及靴皮鞍韉革廂弓之筋俱盡撤屋為薪人皆露處城陷不華猶據西關力鬬中傷見執為賊所臠子伴哥亦死

十七年八月張士誠侵嘉興楊完者敗之士誠乃以書約降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爾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不許又請為三公完者亦力為之請達識帖睦爾幸其降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為達識帖睦爾之功加太尉　九月徐壽輝將陳友諒殺倪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

十八年正月陳友諒破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賊追

友諒破安慶余闕韓建全家死之

火你赤撓功而城陷

伯顏不花的斤援信州而戰死

鮮于氏教子死忠

友諒徙壽輝都江州

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揀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併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州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斌、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延齡、邱晉、許元炎、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歹、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 四月、陳友諒破龍興、時火你赤以左丞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化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你赤疾而撓之、城陷、火你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為追者所殺、友諒盡陷江西諸路、

十九年六月、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伯顏不花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道、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亦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而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

友諒弑壽輝

士誠殺楊完者自稱吳王達識帖睦爾飲藥死

十二月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曲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盡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二十年三月陳友諒殺其主徐壽輝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儀節

二十三年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爾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朝廷因以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事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朝廷未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官屬達識帖睦爾後飲藥死　是年陳友諒之衆明兵戰敗中流矢死國亡士誠

二十七年始滅方國珍亦降于明

張溥曰秦滅六國傳二世而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劉邦起兵於沛項梁起兵於吳不一年而項籍破秦軍沛公入關中子嬰出降而秦亡元滅金宋傳至正而方國珍起兵於台州劉福通起兵於潁川徐壽輝起兵於羅田郭子興起兵於定遠張士誠起兵於泰州十餘年之間而明兵北定中原順帝出走而元亡二代之興皆自西北其亡也禍則發於東南

東南為國咽吭豈不諒哉說者謂元末作亂三十七人閩廣江楚淮之南北浙之東西稱號幾徧類卑卑不足道其最大僭國有五韓林兒不能自立徐壽輝為下所制陳友諒篡位稱尊張士誠作臣作叛明玉珍出兵據蜀主亡建國保境後亡差近守正要之皆非命世之才也然友諒以沔陽漁人子不樂縣吏從徐壽輝倪文俊用兵尋為元帥及文俊專恣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即乘釁襲殺之遂併其軍破安慶而殺余闕攻信州而殺伯顏不花的斤戰勝出奇楊完莫敵亦一時草竊之才也士誠白駒場民初據高郵即殺李齊後入平江破杭州戰勝出奇楊完者至偽降要爵旋背之而稱吳王反覆跋扈窟僅狗偷哉迺至王師一臨勍敵瓦解友諒殺君之賊走死不暇士誠墨守之寇反接入軍漢吳尅而大業定廢興之際其誰為之或曰友諒逆賊梟果好殺起事既暴殞躬亦速士誠好施能寬其民屠城坑眾臠肉膾肝不忍為也人樂盡力可以緩死同盜彼善報施亦然豈盡無天乎然干戈橫行始於至正之十三年劉福通徐壽輝固亡胡之首功也福通殺於呂珍壽輝殺於友諒徒黨相攻元人所快然福通死而宋將猶橫壽輝死而漢夏益強盜賊日久則豪傑漸生後起之雄必掠於始事死者不足賀而生者深可弔也福通之起猶陳涉壽輝之殺猶義帝友諒之剽猶項羽士誠之守猶田橫其他則武臣韓廣者流又何足當赤帝子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諸帥之爭 孛羅 擴廓 哇 李思齊 張良弼

順帝至正十九年三月詔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孛羅帖木兒者荅失入都魯之子也從父討

孛羅帖木兒屢立戰功移鎮大同

孛羅帖木兒與察罕帖木有隙詔分守關南北

孛羅察罕交戰詔諭還鎮

孛羅侵擴廓帖木兒分地

孛羅遣竹貞襲據陝西擴廓遣貊高等攻降之

朴不花搠思監用事也先帖木兒等劾之皆左遷

劉福通等。屢立戰功。父沒。命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代總其衆。擊福通於衛輝。走之。遂屯真定。復自武安由彭城邀截沙劉等。敗之。引兵攻拔曹州。至是朝廷命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以為京師捍蔽。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分十道專督屯田。以孛羅帖木兒領之。

二十年八月。詔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欲併據晉冀。遂相讐隙。故有是詔。　九月。孛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發兵拒之。朝廷遣使諭令講和。未幾。復命以晉冀稗孛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不從。遣部將瑣住等來爭。交戰于東勝州等處。朝廷為再遣使諭解。二人始各還鎮。

二十一年冬十月。孛羅帖木兒復進屯真定。時察罕帖木兒被害。子擴廓帖木兒代其任。孛羅帖木兒結張良弼。欲復圖晉冀。引兵侵擴廓帖木兒分地。遂據真定路。

二十二年六月。孛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時陝西行省右丞答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為擴廓所有。陰結孛羅。請竹貞入城。刼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印。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貊高合李思齊兵攻之。竹貞遂降。

二十三年十二月。御史大夫老的沙罷。安置東勝州。老的沙匿匿孛羅軍中。時帝在位久。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奇氏乃謀内禪太子。而使宦者朴不花喻意于丞相太平。太平不荅。遂罷去。搠思監為丞相。帝益厭政。不花乘間用事。與搠思監相表裏。四方警報。皆抑不聞。中外憂憤。宣政院事脫歡與之同惡。為國大蠹。於是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傅公讓等乃刻奏朴不花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

搠思監等誣孛羅不軌詔削官解兵孛羅不受詔擴廓討孛羅孛羅乃遣禿堅舉兵向闕太子出走

太子命擴廓討孛羅孛羅自率兵向闕太子復走

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為言于帝、令二人姑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爭之、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等亦皆左遷、時老的沙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而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為雍王、遣歸國、已而復以朴不花為崇政院使、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羅帖木兒軍中、皇太子屢索之、不遣、

二十四年三月、詔削孛羅帖木兒官爵、時皇太子方倚擴廓帖木兒為外援、而怨孛羅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搠思監朴不花遂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等謀不軌、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孛羅拒命不受、 夏四月、詔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孛羅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為、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闕、禿堅兵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禿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搠思監朴不花二人畀之、遂復孛羅官爵總兵事、禿堅率兵自建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之、加孛羅太保、仍守禦大同、禿堅為中書平章政事、 五月、皇太子出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命還宮、皇太子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孛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孛羅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闕、 六月、白瑣住以兵至京師、 秋月月、孛羅前鋒入居庸關、皇太子親率兵禦于清河、軍士皆無鬬志、太子馳還都城、白鎖住引兵入平則門、遂扈從太子由雄霸河間取道走冀甯、孛羅進軍駐建德門外、與禿堅老的沙入見

孛羅幽皇后奇氏

也速討孛羅斬其將姚伯顏

和尚徐士本結伯達兒等殺孛羅

太子欲奔太原自立擴廓等不從

老的沙禿堅伏誅

封擴廓為河南王代天子親征

帝孛羅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止之帝以孛羅為中書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為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

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下令擴廓帖木兒軍中討孛羅帖木兒孛羅聞之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須之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逼后出而幽之遣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良鄉不進謀之于衆皆以孛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共討孛羅軍聲大振孛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破之擒斬姚伯顏孛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孛羅至百日始還宮　秋七月孛羅帖木兒伏誅孛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全那海伯達兒等陰圖刺殺之至是禿堅帖木兒遣使上告征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孛羅家屬北遁詔盡殺其部黨禿堅帖木兒引輕兵走八兒思之地朝廷遣使函孛羅首往冀寗召太子還京師　九月擴廓帖木兒扈從太子至京師詔以擴廓為中書左丞相知樞密院事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故事自立擴廓帖木兒與孛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擴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衆由是皇太子心銜之　十月樞密副使觀音奴獲老的沙誅之禿堅帖木兒尋亦被誅　閏月封擴廓帖木兒為河南王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皇太子屢請躬出督師征討帝

張良弼脫列伯推李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

擴廓戕殺使臣詔皇太子總制天下軍馬

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迤南一應軍馬便宜行事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等於朝廷

二十六年二月擴廓帖木兒移軍懷慶未幾又移彰德調度各處軍馬

二十七年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含元殿推李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夷及是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恃各請別為一軍不相屬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遂與良弼合兵連不能解擴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反退居彰德惟思用兵陝西由是朝廷始疑其有異志　秋七月詔皇太子總制天下軍馬詔略曰曩者隄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汎掃汴洛克平清濟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社屢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搆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遺朕憂詢諸衆謀咸謂皇太子宜遵舊典總師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與侯伯顏達世進取川蜀少保禿魯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共取襄樊詔書到日悉宜洗心滌慮共濟時艱時朝廷屢促擴廓帖木兒出師江淮擴廓僅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搆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戕殺使臣跋扈之迹漸張朝廷疑之故有是詔　冬十月詔罷擴廓帖木兒兵柄初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帖木兒終捍拒不肯受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擴廓帖木兒關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即為將勇冠諸軍功

詔罷擴廓兵柄擴廓不受貊高關保等列其罪狀太子率大兵討之

擴廓擒貊高關保帝罷撫軍院而復其位後奔甘肅

最高而貊高善論兵尤為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是兩人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沙藍答兒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以貊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落擴廓帖木兒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為食邑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從行官屬悉令還朝諸軍在帳前者白鎖住虎林赤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也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答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領之擴廓帖木兒既聞詔即退軍還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率兵東向以正天討明年朝廷命左丞孫景逸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為之守擴廓帖木兒即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擴廓帖木兒乃退守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會當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等乃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遂解兵大掠西歸獨貊高復攻平陽當是時擴廓帖木兒氣稍沮而關保貊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帖木兒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諜知貊高分兵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擊之大敗其衆貊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以誤國皆受誅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朝廷復下詔滌其前非當是時聞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中書左丞相以兵南下也速兵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潰思齊兵亦未嘗出擴廓帖木兒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敢復南向事已不可為矣已而明兵日迫克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其後明兵至

太原擴廓帖木兒即棄城遁領其餘軍西奔于甘肅後不知所終

張溥曰擴廓帖木兒李察罕子孛羅帖木兒答失八都魯子也答失胄出勳舊謀略善戰討賊荆襄恢復故壤進擊僞宋數奏捷功諜書間行一夕憂死察罕起義沈邱削平羣盜中原底定增邑封王忽白氣呈象身喪賊營二臣皆忠貞智勇勳懋王室大志未酬箕裘善繼孛羅揚旌破賊擴廓銜哀復仇為臣為子義皆無愧方謂同心斷金夾輔再造天子開景風之賞九泉雪戴天之辱即有小忿捐焉可也奈何孛羅尾大欲據晉冀察罕調兵拒戰怨隙遂深擴廓既代父將孛羅復來爭地陝西一戰連師不解重以朴不花脫歡用事老的沙禿堅出逃太子內懷積忿下詔專征孛羅遂舉兵犯闕因后劫君逆不可制後幸伏誅京國稍安而擴廓復橫元亡出奔原太子之心初討孛羅惡其納逋非為擴廓也原孛羅之心初拒朝命專攻擴廓非憾太子也兵一發而不收勢日激而愈重擴廓無仇而太子有仇擴廓無禍而太子有禍其故何哉主兵之名在太子也主兵之名在擴廓則孛羅之戰止兩下相攻而朝廷猶可以解主兵之名在太子則孛羅之戰直以下犯上而人主竟與為敵太子方問禿堅老的沙而孛羅已殺搠思監朴不花奇后被幽儲君出走大逆無將罪必不宥和尚定謀兇人就戮擴廓之怨雖除而國家之傷已甚矣孛羅既誅擴廓益專李思齊等忌其位任太高而不平則有渡河之爭太子望其助已內禪而不應則有奪軍之命始助擴廓以討孛羅者太子也終驅擴廓為孛羅者亦太子也燕京失守逆臣亦適至正促祚內叛居多豈必盡由外旅哉孛羅察罕初爭石嶺詔遣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解之受命不進張禎劾其懷安釀仇不報既而擴廓請太子討孛羅傳旨

訪禎時事。禎答書勉以廉藺之義。擴廓深然之。而竟不能改。上下分崩。水火擊射。佐鬭者進。解紛者退。惟有載胥及溺而已。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終

48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

光緒己亥季秋
慎記書莊石印

DS
735
.A2
L5
v.48

明朝紀事本末目錄

卷之一
太祖起兵
卷之二
平定東南
卷之三
太祖平漢
卷之四
太祖平吳
卷之五
方國珍降
卷之六
太祖平閩
卷之七
平定兩廣
卷之八
北伐中原
卷之九
略定秦晉
卷之十
故元遺兵
卷之十一
太祖平夏
卷之十二
太祖平滇
卷之十三
胡藍之獄
卷之十四
開國規模
卷之十五
削奪諸藩
卷之十六
燕王起兵
卷之十七
建文遜國
卷之十八

壬午殉難
卷之十九
開設貴州
卷之二十
設立三衛
卷之二十一
親征漠北
卷之二十二
安南叛服
卷之二十三
平山東盜
卷之二十四
河漕轉運
卷之二十五
治水江南
卷之二十六
太子監國
卷之二十七
高煦之叛
卷之二十八
仁宣致治
卷之二十九
王振用事
卷之三十
麓川之役
卷之三十一
平浙閩盜
卷之三十二
土木之變
卷之三十三
景帝登極守禦
卷之三十四
河決之患
卷之三十五
南宮復辟
卷之三十六

曹石之變
卷之三十七
汪直用事
卷之三十八
平鄖陽盜
卷之三十九
平藤峽盜
卷之四十
興復哈密
卷之四十一
平固原盜
卷之四十二
弘治君臣
卷之四十三
劉瑾用事
卷之四十四
寘鐇之叛
卷之四十五
平河北盜
卷之四十六
平蜀盜
卷之四十七
宸濠之叛
卷之四十八
平南贛盜
卷之四十九
江彬奸佞
卷之五十
大禮議
卷之五十一
更定祀典
卷之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
卷之五十三
誅岑猛
卷之五十四

嚴嵩用事
卷之五十五
沿海倭亂
卷之五十六
李福達之獄
卷之五十七
大同叛卒
卷之五十八
議復河套
卷之五十九
庚戌之變
卷之六十
俺答封貢
卷之六十一
江陵柄政
卷之六十二
援朝鮮
卷之六十三
平哱拜
卷之六十四
平楊應龍
卷之六十五
礦稅之弊
卷之六十六
東林黨議
卷之六十七
爭國本
卷之六十八
三案
卷之六十九
平奢安
卷之七十
平徐鴻儒
卷之七十一
魏忠賢亂政
卷之七十二

崇禎治亂
卷之七十三
脩明歷法
卷之七十四
宦寺誤國
卷之七十五
中原羣盜
卷之七十六
鄭芝龍受撫
卷之七十七
張獻忠之亂
卷之七十八
李自成之亂
卷之七十九
甲申之變
卷之八十
甲申殉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豐潤谷應泰賡虞編輯
吳縣朱記榮槐廬校正

太祖起兵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甲戌朔明太祖起兵濠梁太祖之先故沛人徙江東句容為朱家巷宋季大父再徙淮家泗州父又徙鍾離太平鄉母陳生四子太祖其季也太祖生於元天歷戊辰之九月丁丑其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嘗苦病父欲度為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貧不能殮藁葬之仲與太祖舁至山麓綆絕仲還取綆留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中比曉往視土墳起成高隴地故屬鄉人劉繼祖繼祖異之歸焉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為僧逾月僧乏食太祖西至合淝歷光固汝潁諸州道病輒見兩紫衣人與俱病差遂不見嘗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絕跡崎嶇三載仍還皇覺寺時汝潁兵起騷動濠州定遠人郭子興據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太祖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耶果大吉帝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抵門門者疑為諜執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為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為己女遂妻焉即高后也軍中咸呼為朱公子　九月元丞相脫脫既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帥餘黨奔濠脫脫命賈魯追圍之太祖與子興竭力捍守時子興屈已下彭趙遂為所制彭趙據濠稱王一日執子興於獄太祖曰吾受郭氏深恩可不赴乎遂入子

興家明日彭趙聞釋之

十三年春元將賈魯死圍解濠軍士亦多折傷太祖雖在甥舘每有大志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湯和等皆歸往焉

十四年秋七月狗定遠下滁陽時彭趙御下無道太祖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周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畧定遠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太祖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士費聚等從行至定遠界其營中遣二將出大呼曰來者何為聚恐請益人太祖曰多人無益滋之疑耳直前下馬渡水而往其帥出見太祖曰郭元帥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乏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帥許納請留物示信太祖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請諸軍促裝且申密約太祖還留聚俟之越三日聚還報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太祖即率兵三百人抵營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横澗山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亨舉衆降軍聲大振　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太祖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顧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救生靈於水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悅俾兄弟皆居帷幄預機密焉國勝一名勝又名宗異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幕下掌書記畫饋餉甚見親信　秋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花雲為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雲提劍躍馬横衝其陣而過敵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既戰遂克滁陽因

駐師焉、　朱文正李文忠來歸文正太祖孟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太祖喜甚文忠年十二牽上衣而戲太祖曰外甥見舅如見母也與沐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令高子育之為子何世隆來降并取鐵佛崗攻三汊河口收全椒大柳諸寨未踰月彭早住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遣人邀太祖守盱眙辭勿往未幾二人爭權部曲乘而鬪多創死彭亦中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并彭故部曲狼戾益甚銜子興必欲殺之太祖憂之使人說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悟為少寬太祖又賂其左右子興乃得帥所部歸滁稱滁陽王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歸之奉其號令居再閱月子興惑讒言悉奪太祖兵又欲收李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行自是征討之權太祖皆不得與且日疎遠而事之愈恭有譖太祖戰不肯力者子興信之遠令其人與太祖俱出戰其人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太祖直前奮擊衆皆披靡徐還了無所傷子興頗內愧又嘗與三百人出城覷聞鵓鴿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遽還俄而敵兵驟至一無所獲時諸將各有所獻太祖所至禁剽掠有得即分部下無所獻子興甚不悅馬皇后悉所有遺子興妻張氏張喜由是疑釁漸釋

冬十月元丞相脫脫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子興故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太祖曰六合破滁不獨存脣齒也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子興悟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且以禱神勿吉為辭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也於是帥師東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詰旦復完壘與戰尋以計紿之乃歛兵入

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錯愕不敢逼遂列陣而出徐引去還滁州既而元兵復大攻滁太祖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敗走滁得完　太祖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太祖即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虹縣胡大海來歸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太祖一見語合用為前鋒

十五年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向攻民寨時得兵三千號廬州路義兵今精選三千勇敢士椎結左衽衣青衣佯為彼兵以四橐駝載賞物而馳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至陡陽關和陽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誤約再成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元兵追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也先帖木兒夜遁再成兵既敗歸謂天祐等已陷沒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招降子興益恐召太祖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太祖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塡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興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之太祖曰殺之彼將謂我怯故滅其口是速之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子興從之明日元兵果解去子興急屬太祖率兵往收敗卒仍規取和陽太祖率鎮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十人先進始知天

祐已破城據之乃入撫定城中子興屬太祖總和陽兵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太祖既總和陽兵諸將多子興故部曲未盡心服惟湯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之太祖與諸將分闢和陽城諸將甃工未就太祖作色置坐南向出子興檄呼諸將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專擅今甃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違者軍法從事諸將恐唯唯由是皆奉命時元太子禿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埜先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鷄籠山等處道梗不通太祖率諸將擊走之元兵乘太祖出復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却之殺獲甚衆元兵皆走渡江　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子興故與德崖隙聞之怒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他往其軍先發德崖後太祖送其軍出城行三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軍鬬德崖為子興所執太祖大驚亟呼耿炳文吳楨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恨擁太祖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力止之子興聞太祖被留如失左右手急遣徐達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太祖於是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達亦脫歸　三月子興卒太祖併統其軍時劉福通等立韓林兒為皇帝號小明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檄興子為元帥張天祐右副元帥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曰大丈夫甯能受制於人耶不受　虹縣人鄧愈來歸愈年十六從父兄起兵父兄戰沒愈代領其衆每戰必挺身破敵軍中服其勇太祖命充管軍總管　懷遠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為羣雄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抄掠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假寐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適太祖騎從至即乞歸附請為先鋒太祖曰爾饑故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

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儻得效力於智者雖死猶生太祖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後臣我来晚也　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時廖永安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桑世傑張德勝華高等各率衆泊巢湖連結水砦以捍寇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為所扼乃遣使間道納款太祖大喜曰此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太祖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閘已脫險然未入江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屯黄墩會巢湖將趙普勝蓄異志永安等密露其機太祖遂聲言歸和陽取舟同攻蠻子海牙實欲以兵勢挾之既歸集商人舟載精銳猛士復至黄墩督兵攻蠻子海牙敵舟高大進退不利永安等小舟往來如飛奮擊大敗之時湖口淺涸會大雨連旬水漲遂縱舟至潯陽橋衆恐舟大不能渡比至纔餘分寸永安等遂得入大江從歸和陽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太祖帥諸將渡江永安請所向太祖曰采石大鎮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難為備禦攻之必克迺乘風舉帆舳艫齊發頃刻達牛渚太祖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户萬鈞達魯花赤普里罕忽里等棄城遁丙辰克太平路初太祖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飭軍士榜及入城揭之通衢一卒違令立斬之城中肅然太平路總管靳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具棺葬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太祖召安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

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禮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陶安叅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戰衣皆紅色蓋以火德王故也　時太平四面皆元兵蠻子海牙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閉姑孰口而義兵元帥陳埜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寇城下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於襄城橋埜先率衆來攻時有黃雲罩於城阜埜先驚敗為伏兵所擒太祖釋而用之　八月分命徐達等取溧水溧陽句容蕪湖皆下之　初陳埜先被執太祖釋不殺埜先詐曰生我何為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蠭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爾乃為書招其軍明日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埜先敗還駐峪溪口諸軍進克溧水將攻集慶路埜先之為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為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太祖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强也縱之還諸軍克溧陽埜先歸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因為書報曰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崗三面據水以山為郭以江為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並進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莫若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據險阻絶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下也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扼之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形同勢異

足下柰何舍全勝之策而為此迂迴之計邪埜先得書詐不行諸軍進攻集慶埜先遂與福壽合拒戰於秦淮水上諸軍失利張天祐與郭元帥皆戰死元帥子輿之子也埜先來追襲經葛仙鄉鄉民兵百户盧德茂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埜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攢槊刺殺之埜先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擁舟師結寨采石圖犄角窺太平　十一月壬子釋元萬户納哈出北歸納哈出木華黎裔孫也拔太平獲之待之至厚納哈出居鬱鬱不樂至是太祖語之曰為臣者各為其主况爾有父母妻子乎遂縱之歸

十六年春元兵屯采石將士家屬留和州道梗常遇春攻之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連艦大破之蠻子海牙僅以身免自是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朔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水陸並進攻破陳兆先營釋兆先而用之擇其降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衞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卧榻傍太祖解甲安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集慶路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庚寅克集慶路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康茂才等帥衆來降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為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獲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太祖嘉福壽之忠為棺衾以禮葬之

谷應泰曰明太祖之起兵濠梁也鼓其朝銳所向披靡六年之間北取滁和南收姑孰金

陵一下天物克基雖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光燭空紅羅浮水雷雨成塋紫衣視疾以至伽藍立珧之奇黃雲覆城之瑞論者嘖嘖莫不謂生而神靈天之所授也然予以厚德隆峻實則命世之器非夫羣雄艸竊所能闇奸而覬覦者觀其救民塗炭除暴去苛縱還婦女不貪玉帛納陶安之說進馮國用之謀是其仁也褒嘉靳義禮葬福壽赴子興之難縱埜先之去是其義也克太平而延見名士入金陵而拊慰父老是其禮也還軍降定遠移師救六合借天語以拒酖毒環宿衞以定反側是其智也擊海牙於黃墩麾遇春於采石坐叱元使者不奉韓林兒是其勇也嗟乎濠城之起始於揭竿乃能規模弘敞有茲不世出之畧是則五德既備百神自呵而術數之家沾沾以休徵福應為王者受命之符則但知其得天而不考其順人良足哂也雖然尤有異者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篤生江介徐達湯和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輿自戚屬李善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即在虹縣常遇春懷遠之雄廖永安巢湖之傑一時功臣人如碁布地皆錯壤豈高祖從龍多由豐沛蕭王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真人固若類聚而扶掖之者耶然而帷幄善謀汗馬著烈君臣之間相需魚水豈盡地脉使然哉人材良足多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平定東南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春三月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

法。縱者。罰毋赦。達等頓首受命。丙申、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遂分兵下金壇丹陽諸縣、克之、改鎮江為江淮府、命徐達湯和為統軍元帥、鎮守、已而復以江淮府為鎮江府、　六月乙卯、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改為廣興府、以鄧愈鎮守、　秋七月己卯、置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諸將奉太祖為吳國公、行丞相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賢為叅議、以李夢庚陶安等為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官、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親軍、以馮國用為總制都指揮使、復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元帥府、及五部都先鋒、置提刑按察司、以王習古王德為僉事、　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為校官、累遷置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太祖兵東下、謂徐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為吾訪之、徐達等至鎮江、得從龍、還報、太祖喜、即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太祖親至龍江迎之、以入、太祖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府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　十二月、長鎗賊謝元帥寇廣德、鄧愈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尋遣裨將費子賢攻武康安吉、皆下之、

十七年夏四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攻甯國、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長鎗軍來援、我師扼險、破走之、乃造飛車、編竹為重蔽、數道並進、守將楊仲英不能支、開門降、其百户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將朱亮祖、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匹、亮祖六合人、初為元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來降、尋叛去、數與我師戰、我軍為所獲者六十餘人、諸將勿能當、至是徐達等圍亮祖於甯國、常遇春被鎗而還、太祖督兵攻破之、縛亮祖以見、太祖曰、今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

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亦下　秋七月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先下績溪休
甯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户吳納等拒戰我師擊敗之庚辰克徽州路
納與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擊敗之納等自殺改徽州路為
興安府命鄧愈守之　九月青軍元帥張明鑑逐元鎮南王孛羅普化據揚州日屠居民以為
食元帥繆大亨攻之明鑑等不能支乃出降得其衆數萬馬二千匹改揚州路為淮海府以耿
再成張德林守之按籍城中居民僅得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元
苗帥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來攻徽州時徽州新附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方將兵攻婺源
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鄧愈乃激厲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
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夾戰十一月朔大破苗軍於城下殺其鎮撫呂才擒其
部將吳辛董旺呂昇等完者遁去愈遣裨將王弼孫虎攻婺源斬元將帖木兒不華婺源元帥
言無隱每以筆書淤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為先生而不名　九月太祖如鎮江
汪同降
十八年春二月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茂才蘄州人初結義旅為元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
都元帥戍裕溪采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收潰
散竪寨於天甯州太祖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追及
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屢敗天也
也生死惟命太祖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屢有功至是太祖進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
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

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泄得宜太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　李文忠等進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是月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恢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勵　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建德路太祖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大海等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出遂安長鎗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擊敗之追至淳安敵望風潰遂安守將洪元帥率衆五千援淳安復戰敗之降其衆千餘丙辰克建德路元守將不華等棄城遁走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改建德路為嚴州府五月苗帥楊完者率衆屯嚴之烏龍嶺文忠愈合兵擊却之癸酉下浦江縣文忠既下浦江聞鄭氏者自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為義門禁軍士毋侵掠是月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　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户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畊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户立民兵萬户府領之俾農時則畊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初胡大海取蘭谿分兵守要害遂進攻婺州已而婺州堅守不下太祖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甲子自率常遇春等兵十萬往征之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連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士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太祖悅命參帷幄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婺州人王宗顯往婺州偵探宗顯少攻儒業博涉經史避亂寓居嚴州胡大海薦之

宗顯至婺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僮、知城中守將各自為心、還報太祖、喜曰、我得婺州、命汝作知府、元參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攻婺州急、與參謀胡深章溢議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為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進、太祖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聞彼以車戰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以精兵遏之、其勢即破、援兵破則城中不勞而下矣、翼日命胡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長亘天、頃之白氣為黑氣所盪、深知其不吉、恐衆心驚懼、謬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畫疆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同僉寗安慶夜遣都事李相縋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太祖許之、甲申兵既入、守將惶恐失措、遂擒帖木烈思石抹厚孫等、下令禁侵暴、改婺州路為寧越府、分置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無不舉手加額、是月發倉賑貧民、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即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十九年春正月、樂平儒士許瑗謁見、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舉於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上於寧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夫有雄略者、乃可馭雄

才有奇識者。乃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太祖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饑渴方廣攬羣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喜卽授博士留帷幄、未幾以太平為股肱郡、命瑗為知府、　三月甲午、宥獄囚、

五月辛酉、太祖將自寍越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寍越為浙東重地吾以爾才、故特命爾守、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寍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遂還太祖既至建康、以無為州逼近肘腋遣兵克之　秋九月、常遇春進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宋伯顏不花悉力捍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斤秤鈎懶龍爪、用長斧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所架砲攻圍甚急院判張斌度不能支遣使約降夜出小西門迎大軍入衆遂潰擒宋伯顏不花遇春還寍越尋改寍越為金華府、　冬十一月胡大海趣再成進攻處州初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規取處州、黃龍四面陡絕再成樹柵其上以遏其衝敵兵來咸擣敗之元處州守將參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士卒皆弛怠無鬬志胡深棄軍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攻、大海卽出軍樊嶺與再成合攻之、桃花嶺據山嶺最險阨再成間道出其後、連拔桃花葛渡二砦遂薄城下壬寅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寍七邑皆下、以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孫收散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死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四人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

李文忠亦薦諸儒王褘許元黃天錫太祖皆徵用之

二十年春正月命馮國勝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先是馮國用卒太祖命勝襲兄職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洛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過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常建議勦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為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客有說基者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下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基曰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太祖下金華定括蒼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授非人力也既而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之太祖一日從容問陶安曰劉基四人之才何如安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未幾以濂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為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太祖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有在太祖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　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苗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叅將胡大海初苗帥楊完者為張士誠所殺

劉震等從員城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曰胡參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盜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寧安慶院判張斌脇其從己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罵賊不屈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愷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李文忠急遣何世明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走降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為得真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赴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之民乃定　丁亥處州苗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蔣英等殺胡大海亦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變即上馬收軍不及迎戰罵曰死賊何負爾反耶賊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都事孫炎被執賊環卒守之脇炎降炎不屈大罵賊賊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被害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皆不屈死文忠復調兵屯縉雲圖之時二郡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各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候諸軍同進討時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往處州起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再成舊部曲朱絢等遂集各部將士會同邵榮王祐等往討賊遇賀仁德戰敗之癸酉復處州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為浙江行中書省

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

二十三年春二月申將士屯田之令時康茂才屯積充牣他將皆不及特申諭及時開墾

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將奉上即吳王位建百官司屬以李善長為左相國徐達為右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動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圖治毋苟且因循充位而已　秋七月丁丑克廬州路徐達常遇春攻廬州部將吳復先登挫敵降其驍將樓兒張左君弼窮蹙棄城走安豐遂克其城執君弼母妻送建康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

二十五年春正月徐達遣指揮張彬克辰州傅友德克衡州胡海克寶慶路靖州軍民安撫司來降朱文正遣叅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謙斬之擢顯江西行省叅政時陳友諒既平荆襄南北次第皆下　夏五月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湘漢諸郡太祖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喉英雄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况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於煽動辟之樹木安陸襄陽為枝沔陽為榦若有損枝葉何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平章政事諭之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駐兵撫輯近聞王保保居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唯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人心之歸正如穿穴其堤使水走下力少而功多愈奉命遂行時元同僉任亮擁衆柵守安陸遇春遣吳復將先鋒自沔倍道徑擣之傅友德奮兵進擊身被九創亮兵大潰遂生擒之

乙未克安陸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釋之授指揮僉事遇春兵至襄陽己卯守將棄城遁 秋七月丁巳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本所斬之取永新州戮左丞周安等仍命和回守常州時元思州宣慰使田仁厚遣使獻鎮遠吉州二府婺川等十縣龍泉等三十四州

二十六年春正月禁種秫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右十有二年軍國之費吾民效順轉輸心甚憫焉曩因民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今歲農民毋得種秫 五月時淮地悉平徐達韓政等進兵攻安豐扼其四門晝夜環攻之於城東龍埧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辛未克安豐元將忻都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君弼裨將貢元帥而還竹昌君弼走汴梁既而元將竹真引兵來救復戰敗走之 八月庚申拓建康城初建康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因元南臺為宮稍隘太祖乃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圍凡五十餘里盡據山川之勝焉 十二月韓林兒卒于瓜步林兒為劉福通所立都於亳徙安豐自安豐徙汴梁兵敗復走安豐安豐沒於張士誠乃走入建康諸將欲奉之劉基不可而止至是林兒復自建康至瓜步卒于道太祖始及羣臣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 二月命免應天太平鎮江諸郡租賦有差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罹兵革生息未遂予甚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税宜與量免少紓民力省臣傅瓛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太祖因歎曰

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得食粗糲頗亦甘之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繫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租賦一年已復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糧稅三年　夏六月久不雨太祖減膳素食謂近臣曰予以天旱率宮中素食往時宮中所需蔬菜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太祖曰天雖雨害稼必多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於愛民乃下令免今年田租　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太祖即皇帝位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安臣民之望太祖曰我思功未服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徒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大志驕氣盈卒致滅亡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毋庸汲汲也

谷應泰曰語云始事者盛於東南收功者多於西北然秦據咸陽混一區宇漢都關中長轡六合於是談形勝者以為三吳於越勢同蕞爾無足貴也乃高皇帝畧定金陵分兵浙右經營江介之間蓽路偏隅之地若旦夕不能緩者勢有所不得已也蓋其時士誠國珍窺吾肘腋元人失馭彼且磨牙而爭我有遺利彼將乘之我有棄貨彼將資之顧安得而不汲汲耶方是時完者圖守鎮江楊仲英守寍國張明鑑據維揚八爾思不花駐徽州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州伯顏不花守衢州以至鄧仲謙拒命於新淦任亮擁衆於安陸十年之內諸將效忠天心佑順櫛風沐雨以次削平何其偉與然皆折矢費糧銖積寸累婺括之間反者再起蓋戡亂若斯之難也假令半壁垂成虛名別奉惑諸將之議

正林兒之位則彼將遥擅太阿予奪愛憎盆子聖公必隳大業時無青田沮散厥謀即江左非吾有也若夫命康茂才為營田使而積貯豐盈設民兵萬户府而農戰復古規取襄漢諸郡而上游建瓴屈劉宋四先生而忠益漸廣凡諸良法美意靡不始自江南而王者大一統之業即肇基於此豈若典午之短馭建炎之駑末乎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太祖平漢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冬十月常遇春廖永安吳楨等自銅陵進取池州太祖命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遇春楨等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破其北門入城執天完將洪元帥斬之天完徐壽輝偽號也并擒其副將魏壽徐天雄等天完平章陳友諒寇池州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友諒沔陽漁家子本姓謝先世贅于陳冒陳姓常為書獄吏意忽忽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等起兵慨然往從之初為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為元帥文俊漸專恣友諒積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黄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時友諒方强茲為戰爭之始

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陷江西隆興瑞州己巳遣其黨趙普勝自樅陽寇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率兵赴援遇賊敗没池州守將趙忠亦戰死俞通海尋復池州普勝驍將號雙刀趙初結砦巢湖已歸友諒趙德勝畧石埭擒友諒將錢清

十九年春三月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寧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程允汪柄等擊敗之獲其糧[illegible]

趙德勝等擊趙普勝柵江營大破之賊棄舟走獲巨艦艨艟癸酉復池州擒偽帥洪鈞等時太祖經營浙東方憂普勝剽掠聞捷大喜擢徐達同知樞密事諸將陞賞有差　秋八月遣徐達攻安慶達率張德勝等自無為登陸夜至浮山砦擊敗普勝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友諒叅政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達復大破之斬泰獲輜重無算遂克潛山　九月僉院俞廷玉帥兵攻安慶不克沒於陣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用間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術數嘗為普勝畫策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置書與客故達普勝客懼來歸盡得普勝平日所為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輙自言其功有德色友諒深忌之至是憤潛山之敗乃詐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普勝出迎至鴈汊登舟友諒殺之併其軍　冬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佯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即閉城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幽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

二十年夏四月徐達常遇春拔趙普勝之水寨友諒盛兵來援聲言出安慶遇春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兵九華山待之而以羸弱守城友諒明日果至直造城下鋒銳甚城下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人常遇春欲盡殺之謂徐達曰此皆勍敵也不殺將為後患若以上聞必不殺達不從遂以聞太祖諭使者曰亟還諭諸將今戰爭方始不可縱殺以絕人望三千精銳宜釋之為後用及使者返遇春已殺之止存三百人太祖聞之不懌命悉放還　閏五月友諒率舟師犯太平圍其城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結陣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南隅舟尾高與城平士

卒緣之上時城中乏食士憊甚不能戰丙辰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爲膾也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賊非吾主敵也曷不速降賊怒縛雲舟檣叢射之比死罵賊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皆抗節不屈死之方雲之與賊戰也勢甚急妻郜氏生子煒方三歲抱之泣語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已聞雲就縛郜氏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瘞之抱兒逃漢軍掠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僞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江中得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太祖所孫氏抱兒拜泣太祖亦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陳友諒寇太平時挾壽輝行既得太平亟謀僭僞號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白事壽輝前令壯士持鐵檛從後擊之碎其首以暴疾死令軍中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殊無儀節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乃率衆還江州友諒既僭大號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士誠齷齪自固不敢應友諒自江州引兵東下建康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戰不勝即走來晩太祖心非諸將議獨劉基張目不言太祖召基入內問計基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太祖意益決或謀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太祖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彼乃以巨艦乘城爲所

陷今往攻之猝難拔賊舟師十倍我我頓兵堅城之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太祖自將禦之太祖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急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於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擣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謂之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命太祖曰汝與友諒雅游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作書遣使貽友諒偽約降為內應招之速來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閽舊嘗事友諒遣使賚書必信無疑太祖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為誘致之太祖曰遲則二寇謀合為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賊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茂才遂令閽者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閽者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為驗閽者諾歸告太祖太祖喜曰賊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旦橋成有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路亟命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命常遇春馮勝華高等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太祖親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非木橋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悟茂才使謬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師趨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太祖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揮汗命去蓋衆欲戰太祖曰天將雨諸將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未信忽風起西北須臾大雨如注赤幟舉太

祖下令拔栅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衆來爭戰方合雨止太祖命發鼓鼓大震黃幟舉常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兵大潰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筭生擒七千餘人收得巨艦百餘艘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太祖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潰追至采石復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華雲龍躍馬擣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頷戰益力流血淋漓旋廻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德勝戰死周顯與賊戰於觀渡橋亦敗之諸軍乘勝追擊賊守太平者無固志辛酉遂復太平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為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常遇春命移築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　六月戊寅胡大海取信州大海率兵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擊敗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支衆潰遂克之改信州為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為同僉守之　七月徐壽輝舊將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偽漢將辛同知取饒州以城來降太祖命鄧愈往鎮之饒濱鄱陽湖友諒數遣舟師來攻愈與光等連營拒之屢殲其衆已而漢將侯邦佐陷浮梁于光單騎來歸　時安慶為長江上流要地先是趙普勝守之頗難攻取友諒既殺普勝用別將守安慶而以普勝部將張志雄帥兵從侵建康志雄怨友諒故龍江之戰無鬭志來降因獻取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太祖命巢湖將僉院趙伯仲守之尋為張定邊所破伯仲遁還太祖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當誅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宜曲赦之太祖曰不依軍法無以警後賜弓弦令自盡而官其弟庸行樞密院事　九月徐壽輝舊將歐普祥以袁州來降陳友諒遣其弟友仁攻普祥普祥擊敗之擒友仁友諒懼乃與普祥約和釋友仁歸

二十一年春二月陳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冦廣信據草平鎮遏浙東援兵胡德濟遣夏德潤出兵奪其墩戰死賊又犯玉山胡大海部將繆美聞之來援與賊戰於東津橋遂復玉山抵廣信絕明道歸路六月明道圍廣信急而德濟兵少僅嬰城守遣使求援於父大海大海率師由靈溪進李文忠亦遣兵援之德濟聞援兵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明道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戰馬器械無算大海送明道漢二於文忠文忠令漢二招友諒建昌守將王溥溥漢二兄也遂歸附乃俱送建康太祖釋而用之征江州南昌用為鄉道　秋八月太祖決計伐陳友諒會李明道具言友諒弒徐壽輝後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驍勇如趙普勝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恃也太祖召諸將諭之曰友諒殺主僭號犯我近疆須我名將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庚寅太祖御龍驤巨艦帥舟師乘風溯流而上烏數萬夾上艦而飛戊戌抵安慶敵固守不戰乃以陸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大破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拔劉基請棄安慶去徑拔江州傾其巢穴太祖從之遂率兵西上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傅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後徙碭山勇畧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喜剽掠入蜀常為軍鋒冠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明師攻江州而嘆曰此吾主也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上奇之擢為將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壬寅次湖口友諒舟出江偵邏擊敗之乘勝至江州友諒始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卒不能軍挈妻子夜奔武昌癸卯師入江州乘勝追拔蘄州黃州興國黃梅廣濟等處　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遣其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納款且請禁止數事勿散離其所部兵太祖有難色劉基自後躡所坐胡床太祖悟許之賜書慰諭畧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

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戮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梁鉉等攻江北功績並著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為之計廷瑞得書遣康泰詣九江降廷瑞後改名廷美 漢將餘千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曾萬中孫本立等皆遣使納款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瑞州臨江諸郡鄧愈師兵襲浮梁友諒叅政僕邦佐棄城遁于光進拔樂平敗偽蕭總管擒萬户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悉定十月愈駐兵臨川之平塘時友諒將鄧克明據撫州佯遣使通款無降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尋被獲諸將旋師攻安慶下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幸南昌胡廷瑞率祝宗康泰等迎謁以鄧愈為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鎮南昌時宗泰降非本意即欲謀叛廷瑞密以言上乃令宗泰帥所部從徐達攻武昌二月太祖率胡廷瑞等還建康宗泰行至女兒港遂叛道掠布商船為旗反兵刼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死之鄧愈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輙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走還建康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旋師赴之宗至新淦為鄧志明所殺泰走廣信以廷瑞甥特宥之南昌復定太祖聞之喜曰南昌控引荆越西南之藩屏得南昌去

陳氏一臂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叅政鄧愈鎮之八陳指揮聚衆結寨南昌之西山趙德勝孫興祖攻破之俘斬三千餘人　冬十二月漢將熊天瑞寇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鼎臣剽捍有膽畧所至毒害人呼為饒大膽丁亥朱文正遣兵復吉安鼎臣出走

二十三年春二月漢太尉張定邊陷饒州于光走還　夏四月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大作舟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艣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艣箱皆裹以鐵自謂必勝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兵號六十萬攻南昌壬戌薄城下諸將分門拒守鄧愈守撫州門趙德勝守宮步士步橋步三門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自將精銳二千往來策應丙寅友諒親督兵攻撫州門兵各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二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竪木柵賊爭柵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於是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友諒復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敵兵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友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關入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煆鐵戟鐵鈎穿柵復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萬方殺傷甚衆友諒分遣饒鼎臣等陷吉安李明道叛守將曾萬中死之劉齊朱叔華被執陷臨江復執趙天麟以三人徇於城下文正等不為動賊復攻宮步士步二門趙德勝巡城至宮步門賊伏蹶張弩射之中腰膂箭深入六寸拔出拊髀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者屢矣未有若此之創者命也獨恨不能從主上埽清中原耳遂卒南昌被圍既久內外阻絕文正遣千

户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友諒候至暮見無降意縛降卒至城下殺之張子明取漁舟從水關出越石頭城晝行夜止半月達建康時太祖方親破張士誠將呂珍於安豐解安豐圍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而自還建康子明至太祖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可必破也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乃遣子明先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曰若能誘降非但不死且富貴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時徐達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太祖遣使命解圍曰為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七月癸酉太祖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自廬州還太祖親督諸將會師禡纛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癸未進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丙戌友諒圍南昌凡八十有五日聞太祖至解圍東出鄱陽逆戰太祖率諸將由松門入鄱陽湖丁亥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太祖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為二十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鋒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聲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衆元帥宋貴陳兆先亦死戰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乘之達撲火更戰太祖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犯太祖舟舟膠於沙漢兵匝焉程國勝劍叱之與陳兆先大奮擊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信之攻少緩宋

賫陳兆先俱戰死常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太祖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退去會日暮太祖鳴鉦集諸將申約束恐張士誠乘虛入寇命徐達回守建康己丑太祖復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不前右師少却立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為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為人飾以甲胄持兵戟若鬬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百艘燔焰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畧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友諒為之喪氣普畧即新開陳也是日張志雄舟檣折為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植立舟中不仆持兵若戰狀是時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太祖知之庚寅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莫能辨敵益駭辛卯復率衆大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劉基侍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曰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言入他舟坐未定舊所御舟以礮碎矣友諒乘高見舟碎喜甚俄太祖麾舟更進皆失色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敵聯大艦拒戰蔽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為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友諒戰不利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罌子口橫

截湖面邀友諒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師扼江上流劉基亦密言當移軍湖口期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為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瀦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初友諒戰不利右金吾曰今戰不利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為再舉其左金吾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勢力一戰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無所據矣友諒猶豫不能決至是失亡多乃曰右金吾是也左金吾聞之懼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歸友諒兵益衰太祖旣駐師彭蠡移書友諒曰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敝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强暴正當親決一死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盡殺所獲我戰士太祖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侄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之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吾舟對泊瀦磯嘗遣使賫記事往不見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侄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太祖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分

兵克蘄州興國友諒食盡掠粮於南昌朱文正遣人燔其舟勢益困時我師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逈回太祖麾諸軍追擊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無妄言又曰縛汝水濱以俟乃遣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生死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死決矣乃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益爭奮擒其太子善兒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諸將多勸太祖乘勝徑擣武昌滅漢者不從初劉基自青田還建康上謀用兵吳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宜先基曰不然士誠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計伐陳氏會士誠遣呂珍攻韓林兒於安豐太祖親率諸將援之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及友諒急攻南昌張子明請濟師始解廬州圍親師而上至是太祖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割據惟友諒鷙悍為羣雄冠其初起也父普才戒之曰若捕魚兒耳而乃圖大事友諒曰相塚者言我家當富貴今其時矣及貴迎父父曰兒不守故業吾懼及也至是敗年四十四稱帝僅四年友諒既敗太祖喜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　九月壬申班師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餘賜金帛有差太祖經理建康守禦

畢留徐達等備吳壬午復率諸將親征陳理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湖北諸郡皆來降十二月甲寅太祖還建康命常遇春率諸將圍之

二十四年春二月乙未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城東有高冠山俯城中可瞰也漢兵屯焉太祖問諸將誰能奪此者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為沮人服其勇敵將陳同僉者驍捷善槊馳入中軍帳下太祖方坐胡床疾呼曰郭四為我殺賊英持鎗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太祖曰尉遲敬德不汝過也解所服紅錦袍賜之漢岳州守將張必先率潭岳兵來援至夜婁山太祖命常遇春乘其衆未集擊敗之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為潑張城中倚以為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為我擒尚何恃而不降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速降為善定邊氣索不能言後數日太祖復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固請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恨矣太祖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相持哭哭止復仁諭以太祖意詞旨懇切時陳氏將畧無右定邊者定邊亦知不可支癸丑陳理銜璧肉袒率定邊等詣軍門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太祖見幼弱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令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中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明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撫慰民大悅於是漢沔利岳郡縣

相繼降、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為叅政守之、封陳理為歸德侯、 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床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寳溺器何異耶、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 夏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於鄱陽湖康郎山、祀丁普郎、張志雄韓成宋貴陳兆先余旭昌文貴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咬住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幹王喜仙袁華史德勝常惟德曹信逄德山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乙巳、命建忠臣祠於南昌府、祀趙德勝李繼先劉齊朱叔華許圭朱潛牛海龍張子明張德山徐明夏茂成萬思誠葉琛趙天麟等、十有四人、 時漢既平、熊天瑞尚竊據贛州、未下、八月壬辰、命常遇春鄧愈率兵討之、愈與遇春合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執偽知州鄧志明、送建康、及其兄克明俱伏誅、時李明道匿武寧山、被獲、太祖以其反覆亦戮之、遇春兵次吉安、遣人語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坐而飲之曰、歸語而父、可善自為計、鼎臣即夜棄城走安福、遇春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已而鼎臣復肆剽掠、王國寶擊斬之、 九月乙未、命徐達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故偽漢知院姜珏等、以城降、改江陵為荊州府、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傅友德取夷陵、 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太祖諭遇春等曰、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二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鄧禹不妄誅殺、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百姓、苟得地無民、將安用之、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軍、遇春從數騎、猝與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壯士揮刀擊之、元震奮鐵撾以拒、且戰且

却遇春曰壯士也止勿追 十二月徐達克辰州衡州 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伐陳之事簡曰向敗陳氏於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用力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鬬殺傷實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殘破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敢復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士卒不傷一者生靈獲全所得不已多乎簡大悅服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降其所統南安雄州韶州諸郡皆下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提書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先是天瑞橫斂取民財太祖悉命罷之 甲戌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招諭韶州未下諸郡於是友諒韶州守將張秉彝南雄守將孫榮祖等各籍兵粮來降遇春振旅還

谷應泰曰概自元人失馭羣雄蠭發逐鹿之夫所在都有太祖崛起濠梁而同時並興者則有張士誠據吳徐貞一據蘄明玉珍據蜀方國珍據浙東然皆闔門坐大非有圖天下之志也獨陳友諒以驍鷙之姿奄有江楚控扼上游地險而兵強才剽而勢盛實逼處此以與我爭尺土者非特漢之文伯子陽唐之世充建德而已乃太祖之用兵也先規偽漢後取偽吳成算在胸次第不爽於是龍江拔柵大奪戰舸柴桑陳兵自天而下不待康郎報捷湖口移軍而敵在目中氣吞小醜矣雖其間茂才作諜韓成赴江履尾乘危亦煩經畫而太祖屢挫而氣不折友諒小勝而志益驕此明之所以興漢之所以亡也至若友諒者本沔陽漁家刀筆小吏徒有凶殘實無功德干城仗普勝而旋即殺之北面事壽輝而

旋即斃之名實交喪忠勇並失誠所謂蠅聲紫色聖主之驅除也而論者以周顛仰天鐵冠大笑劉基之手揮難星雷老之忽然不見王者所至諸神效靈而不知友諒者犯順多黑闥之風歸命少竇融之智盜竊空名進退無據抑亦人謀不臧匪特天亡之也然而江夏既平漸可北窺襄鄧荊揚混一便當分下中原從此摧枯拉朽帝業已成宜乎太祖有云此賊平天下不足定也雖然尤有異者友諒初破太平僭稱大號兵來甚銳議者欲降獨劉基以為取威定霸在此一舉豈直周瑜決策孫不降曹實乃隨何絕使漢終覆楚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太祖平吳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夏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陷高郵士誠白駒場亭民為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販鹽緣為奸利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至是因亂與其黨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聚兵陷泰州

十四年冬十一月元右丞相脱脱圍高郵張士誠引兵逆戰脱脱奮擊大破之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十八騎突圍出走脱脱遂克高郵

十五年春三月元竄脱脱于雲南尋殺之

十六年春二月張士誠陷平江脱脱既竄士誠亡命復聚衆渡海攻陷平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皆下之　九月徐達圍常州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下鎮江保二降至是復叛歸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去乙亥太祖遣楊憲通好於士誠書

畧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為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搆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以太祖比之隗囂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堠以舟師攻鎮江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又寇宜興耿君用以鎧騰柵中槊死宜興入于士誠太祖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于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鬬使其勝鋒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策馬走還伏馬蹶為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九六即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為多既被擒士誠氣沮十月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誠弟士信于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士誠既連敗乃奉書請和願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于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外來援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入城達率諸軍困之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十七年春二月丙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戊申遂克長興擒其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獲戰船三百餘艘立永興翼元帥命耿炳文統兵守之尋士誠遣其偽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來寇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部將費聚復追至項橋敗之自是士誠不敢犯長興者四年　我師

圍常州既久敵衆乏食不能支呂珍等復潛遁去三月戊午克常州立長春樞密院以湯和為同僉總管統兵守之　夏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略太湖入馬跡山衝賊水寨降張士誠將王貴紐津經洞庭山口呂珍兵猝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不可我寡乃身先士卒決戰矢中右目不為動徐令壯士披己冑立船上曰俞將軍珍不敢迫引去　命兩淮分院副使張鑑同僉何文正率兵攻泰興張士誠遣兵來救鑑等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己卯遂克泰興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等率兵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翼日己未進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為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密邇士誠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吳禎增兵協鎮良等戮力設備軍容甚張每寇至輒破走之　秋七月丁丑徐達等下常熟八月徐達常遇春康茂才襲江陰馬䭾沙克之元帥費子賢下武康士誠累敗勢日窘南攻嘉興杭州又為楊完者所破乃請降于元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十八年春二月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偽帥欒瑞帥州判朱錠等整兵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死永安等奮擊大敗之擒欒瑞朱錠盡獲其海舟　三月鄧愈李文忠胡大海率兵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出遂安遇長鎗元帥俞子貞擊敗之追至淳安遂安守將洪某率衆五千來援大海復戰敗之軍抵建德元參政不花等不支棄城遁丙申克建德路以文忠為帳前總制親兵指揮使守之文忠太祖姊子也時建德新破城中守禦未備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奄至城下文忠出奇兵大敗之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下水寇見之亦遁　夏六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力戰敗之擒其卒三百人士誠復寇

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追至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為張士誠所殺先是江淮既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為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累破張士誠兵歷陞至左丞然苗性貪殘好殺所過抄掠屠戮無遺郡縣苦之士誠為所窘既降欲圖之而達識帖睦邇亦厭完者驕橫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完者兵敗自殺丁酉其部將員成蔣英劉震等率所部詣李文忠降完者死士誠益無所憚尋遣兵據杭州嘉興達識無如之何矣　冬十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匹甲戌克宜興徐達邵榮帥師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未易猝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破既拔宜興廖永安復帥舟師擊士誠兵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為所獲不屈士誠因之太祖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許士德尋謀間殺之楊國興出太湖口與諸將趨湖州攻舊館破張士信兵又平宜堰口二十六寨太祖命國興總督元帥沈仁等守之國興勞徠安集民多歸之遂城宜興三月城完士誠水陸來寇國興率諸將擊敗之士誠遁去

十九年春正月庚申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州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已而士誠遣呂珍率兵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軍珍窮蹙即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然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　二月張士誠兵冦江陰艨艟蔽江偽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為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有頃敵陣于江壖良命弟楨整兵北門當

其西北面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賊分兵欲攻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敵大敗宵遁時賊屢侵常州良及其弟禎守禦有方每寇至輒破走之士誠屢敗氣索自是不敢犯境太祖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諸儒臣為詩文美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據浙西長興江陰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溯大江上金焦自是侵軼路絕平章邵榮自臨安進攻湖州戰不利還屯臨安李伯昇來攻設伏山下戒寇至勿動俟山上旗舉齊擊之伯昇果率衆奄至遇覆敗我師乃還　三月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禦之于東門使別將潛出小北門間道過鮑婆嶺由碧雞塢繞出陣後大破之士誠復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令部將何世明率精銳西出烏龍嶺至胥口與戰破走之士誠兵據分水嶺世明進擊斬首五百餘級　太祖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國用卒于軍士誠復遣兵陷紹興　九月張士誠遣兵寇常州吳復督兵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吳良間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士誠兵狼狽奪氣乃還　十二月張士誠忿分水之敗復遣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自是士誠不敢窺建婺尋改建德為嚴州府

二十年春三月常遇春攻杭州不克　秋九月張士誠兵侵諸全守將袁實戰死呂珍徐義自太湖分二路寇長興耿炳文擊破之總管湯全張珙被殺

二十一年秋八月胡大海攻紹興部將張英恃勇輕進至城下遇伏死之大海引兵還　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將李伯昇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勢甚銳誠中守兵僅七千耿炳文禦之

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往援、伯昇夜刼營、諸將皆潰、炳文嬰城固守伯昇悉兵圍之結九寨為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塡壕塹、以火船燒水關、攻益急、炳文晝夜應敵、內外不相聞月餘、十一月戊午、太祖在九江聞報急遣常遇春將兵往援伯昇聞遇春至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處州苗帥叛、張士誠乘間遣其弟士信、同僉呂珍、率兵十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鏖戰二十九日未決、走嚴州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且密邇桐廬賊境衢信兵又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議以兵貴虛聲乃揭榜義烏古朴嶺、揚言平章邵榮引兵五萬出江右、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出徽州、約會金華尅日抵諸暨、賊見榜轉相告、呂珍欲退軍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率兵來援、有降卒言賊情具得虛實、德濟與再興分門而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金鼓銃砲震天地、賊衆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躪、德濟督兵追擊之、士信大潰走、 冬十一月、池州帥羅友貴據神山寨、欲通張士誠杭歙震動、常遇春趙德勝擊斬之

二十三年春二月戊寅、命移置浙江行省於嚴州、時張士誠屢寇諸全、李文忠駐金華、應援不及、于是徙省治於嚴、留徐司馬守金華、 三月、張士誠呂珍率衆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韓林兒走滁州、太祖率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據城列柵、汪元帥攻其中壘拔之、會左右軍敗阻于塹、不得出、遇春橫擊、三戰三勝、珍大敗、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乘間入安豐夏四月乙丑、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降于張士誠、再興遣人往杭州私貿易、太祖怒其洩軍中

事召再興責之命叅軍李夢庚往節制其軍遣再興歸聽調再興懼殺知州欒鳳執夢庚以諸全軍馬赴紹興降左丞李文忠聞亂遣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以備之九月謝再興以張氏兵犯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鋭卒馳一百六十里來援壬午遇賊于義烏擊敗之胡深亦自處州來援與文忠議以諸全不守則衢州不支矣乃度地去諸全六十里並五指山築新城不旬日城完太祖以胡德濟為行省叅政守之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　時太祖伐陳友諒未還張士誠以嘗脇達識帖睦邇封王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即姑蘇治宮室置官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

二十四年夏四月俞通海汪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瓊等百餘人　秋八月張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睦邇罪失勒令自陳老疾避位脅將佐為上言江浙丞相非士信不可逼取符印幽達識于嘉興士信自為丞相又脅普化帖睦邇為請于元使為真王普化不從即遣使至紹興欲奪其印普化封其印置庫中曰我頭可斷印不可得也仰藥死達識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何為亦仰藥死士誠專有江浙時浙西殷富士誠兄弟驕佚無斷政在文吏然士誠尚持重寡言好士築景賢樓士無賢不肖輿馬居室多厭其心亦往往趨焉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為謀主後士德被擒史椿以讒出守淮安數年椿知士誠無成遣使以書來約降謀泄士誠殺之于是委政弟士信士信荒淫出師多携樗蒲蹴踘擁婦女酣宴其命將將或卧不起邀官爵美田宅既至軍即失地喪師多不問或復用之士信每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憸邪惟事蒙蔽故其國政日非太祖聞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民

謡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崑山郭翼上書士誠曰明公仗馬箠
下吳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不恤其下也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乘時
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宴安湛樂四方豪傑並起明公欲閉城自守其終能乎士誠怒欲殺
之翼亡去　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弟丞相士信寇長興耿炳文費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士
信憤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擊大敗之士信走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張士誠復寇長興耿炳文連破之于城下鎮撫歐大智戰死士誠自是不敢
復犯長興炳文守長興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與湯和守常州吳良守江陰氣勢聯絡俱為
東南屏障云　二月丙午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帥馬步舟師二十萬踰
浦江圍諸全之新城造廬室建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為持久必拔之計分屯精兵數萬於城北
隅遏我援師初至胡德濟遣部將繆美敗其前鋒于斗巖之下敵攻西門美趨之再戰皆捷既
抵城下德濟戒將士勿輕出但嚴為備來攻則矢石交發禦之遣使求救于李文忠文忠令指
揮張斌出浦江為聲援自率朱亮祖等日馳六十里赴救抵龍潭去敵二十里據險為營胡德
濟知文忠至潛使報曰賊兵方銳姑緩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謝玄
八千人破符堅八十萬衆何避焉吾若不戰而退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難攻矣死中求生正
在今日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輜重皆汝等有也詰旦軍方食
候卒告敵至文忠悉精銳陣于營外張左右翼待之文忠自將中軍既而直營右數里烟焰勃
興疑為寇乃分兵守隘扼之會處州參軍胡深遣耿天壁援兵適至文忠軍益奮兩軍既交文
忠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身以後三軍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

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數人所向皆靡叛將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慴失色大軍乘之敵大潰亂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十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食遣朱亮祖張斌乘勝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偽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如山舉之旬日不盡其偽五太子及李伯昇僅以身免太祖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名馬御衣擢德濟右丞　冬十月戊戌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等規取淮東時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太祖欲先取通泰諸郡剪其肘翼然後專事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乙巳達兵趨泰州浚河通州遇士誠兵擊敗之駐軍海安壩丁未進圍泰州新城擊敗士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己酉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時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來出沒請為之備太祖揣知其情諭徐達等曰寇初駐兵范蔡港吾度其詐今猶豫不敢即泝上游為詐益明彼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徒欲分我兵勢耳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而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閏十月庚辰諸將克泰州擒士誠將嚴再興夏思誠等分兵徇興化降其將李清十一月進攻高郵太祖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會士誠犯宜興達率中軍精卒渡江走之破擒士誠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十二月士誠遣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却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張士誠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溯流侵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太祖

親率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敵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敗之獲士卒二千人太祖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嘆久之良在江陰十年終始戒嚴夜嘗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延經術士講明經史兵法訓教將校馭胥吏不少假借敦教化興學校修屯田足軍餉境內帖然太祖有事江漢東藩無擾皆良等為之捍蔽也　馮國勝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為應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踰城而入皆為所殺三月徐達自宜興還攻高郵初士誠遣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屯太倉觀望不敢進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為高郵聲援從之遣使諭達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或由射陽湖或出䣳子角或出寶應趨高郵不可不備達得書遂會兵進攻一鼓克之戮其將俞同僉等興祖守海安士誠兵來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進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不敢犯海安　夏四月徐達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徐義舟師集馬瀼港夜率兵襲破之義泛海遁去獲戰艦百餘艘進薄城下士誠將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州太祖嘉其知命保民授都督府副使以華雲龍守之徐達還兵攻興化先是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太祖覽之見䣳子角為興化要地寇兵所經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戊午遂克興化淮地悉平　命韓政進取濠州濠自郭子興棄後屢為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將李濟守之太祖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太祖曰濠州吾家鄉今為張士誠竊據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即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水簾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兵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城中不能支庚申守將

李濟以城降太祖幸濠省陵墓晏父老

太祖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候隙而動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為富貴之娛耳居中用事黃葉蔡三參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大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出師八月辛亥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志不在民不過貪富貴刼奪寇攘而已友諒既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疆埸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今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燬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相輯睦勿縱左右淩士卒凡為將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太祖復御西苑召達遇春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平江平江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輩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太祖乃屏

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知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癸丑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而別遣李文忠趨杭州華雲龍向嘉興以分其兵辛酉師至太湖己巳遇士誠將尹義陳旺逆戰破擒之遂次洞庭山癸酉進至湖州之毘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山望風遁指揮熊天瑞果叛降張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騏分兵三路以拒我師黄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天騏自當北路唐傑為後繼達進兵薄之遇春攻黄寶王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陶子寶子寶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扼其歸遇春進擊寶敗之寶走入城阻橋不得濟還軍力戰又敗被擒天騏子寶不戰退士誠遣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四面圍之伯昇天騏閉門拒守士誠又遣呂珍朱暹等及其五太子率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遇春等分兵營于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絶舊館之援士誠壻潘元紹駐兵烏鎮東為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遁遂填塞溝港絶其糧道士誠知事急遣親兵來援達等與戰於皁林敗之九月士誠復遣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會天大風雨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舟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衆二千餘人別將廖永忠薛顯將游軍攻德清克之擒其院判鍾正士誠自徐志堅敗後懼甚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春扼歸路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張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復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王銘挺戈先登縱火

昇山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舊舘之東壁同僉戴茂降我師馳據之王晟亦降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出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躍入敵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五太子者盛兵來援常遇春小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敵衆大敗五太子朱暹呂珍等以舊舘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皆將軍之力吾不如也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士誠倚之而珍尤敢戰嘗鄣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每戰輒爲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譟至是皆降士誠爲之喪氣徐達以呂珍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遥語李伯昇出降伯昇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十一日甲申左丞張天騏等以城降伯昇亦降　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遣指揮朱亮祖取天壁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守將謝五謝再興弟也文忠遣人語之曰爾兄弟以李夢庚小隙歸張氏非爾謀也爾我之戚臣若降可得不死謝五亦降進兵杭州未至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款文忠曰吾兵遠來勝負未可知而遽約降得無以計緩我乎彝曰天兵如雷霆當者立敗杭雖孤城生齒百萬聞將軍來皆曰王者之師故乞降以求生耳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内令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己丑原明籍土地錢穀甲兵數并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文忠叱去之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强入民家磔以徇太祖以原明全城歸順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守舊城聽李文忠節制命懸胡大海像剌蔣英劉震心血祭之庚子李文忠攻紹興守將李思忠降華雲龍攻嘉興守將宋興降　徐達既下湖州會諸將進攻平江至南潯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進圍吳江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

癸卯達等兵至平江城南鮎魚口擊其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瀆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温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其上又設襄陽砲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没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水柵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平江城堅不可破天祐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為攻困之計益備指揮茅成攻婁門中流矢死　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爭獻牛酒迎道左通海却其獻慰諭遣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僞師陳仁等以大船百餘艘降崑山崇明嘉定望風皆附松江路守將王立中聞之亦降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二月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太祖手書慰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之輔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沉毅有謀用能遏絶亂畧消靡孽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達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頓首受命檄俞通海兵會攻姑蘇通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而身自還建康太祖幸其第視病病革太祖呼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言太祖揮泪出通海遂卒初徐達之圍姑蘇也太祖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久不下乃以書遣士誠許以竇融錢俶故事士誠不報夏六月己酉士誠

被圍既久欲突圍出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轉至盤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嚴陣待之分兵北濠截其後戰良久未決士誠遣兵千餘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卻遇春率衆乘之遂大敗其軍溺于沙盆之潭可量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其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兒舞女日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嘆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

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誓以死拒。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戸侯。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復率兵突出胥門。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卻。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遂鳴鉦收軍。遇春乘之。復大敗。自是士誠不敢復出。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叅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外兵。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伏兵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九月辛巳。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叅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唐傑不支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錢叅政等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予乳媪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戸經。伯昇決戸。令降將趙士雄抱解之。復蘇。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達又令潘元紹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至舟中。獲其偽將相李素徐義等并其宗室九人。皆送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師取通州。士誠守將張右丞降。丁亥。平章胡廷美帥師取無錫。先是士誠表天祐于元。授同僉樞密院事。守無錫。徐

達累遣使諭之皆被殺至是廷美等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為張氏守十二年矣張氏已就縛固守將為誰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天祐擲其帽于地曰誰不知降也亦降士誠卧舟中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舁至中書省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士誠竟自縊死賜棺葬之誅叛將熊天瑞劉三參軍藁于旗竿之首改平江曰蘇州府太祖乃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等還元浙西吳會皆平諸將振旅還太祖御戟門降敕褒諭論功行賞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諭諸將曰滅漢滅吳皆公等功公等何忝古名將今當北定中原矣各努力明日入謝太祖曰公等還第置酒為樂乎對曰荷上恩有之太祖曰吾豈不欲宴公等為一日懽中原未平非為樂時也公等不見張氏乎終日酣飲宜深戒之

谷應泰曰張士誠本泰州鹽儈至正十三年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弗克而士誠孤軍轉戰北跨淮海與山左相距南據浙西與方國珍接境中間帶甲數十萬沃野數千里即未能藉其富強削平區宇而官山多鼓鑄之資煮海盡魚鹽之利儻更勞心苦志收召豪傑傚典午之化龍憑赤烏以立國則江南雖小可全而王也乃論者以士誠之失在深居高拱上下相蒙驕將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黃蔡三參軍輩又迂濶昧大計以故謀主被讒爪牙受縛而予以太祖有可乘之隙三士誠乃內懷選懦坐失事機此其所以亡也方士誠之竊發也距太祖起兵僅一年耳其時太祖者濠圍初解鄉里募師未敢窺江外一步而士誠不以此時長驅姑孰畧定金陵為百里趨利之謀奮一鼓先登之氣其失一也洎乎友諒僭號約同入寇而江州兵下議者欲降明師單弱勢岌岌矣

士誠又不以此時乘夫差之伐齊規卞莊之刺虎而保境苟安喙息旦夕其失二也及予偽漢屢摧鄱陽大戰輔車唇齒可為寒心士誠又不以此時倣樂毅之結韓趙孔明之救東吳而肥瘠越秦不關疴癢其失三也比至江楚悉平藩籬鞏固全軍并力捲甲東來此時強弱之勢已明衆寡之形不敵譬之孤豚咋虎燎髮洪鑪必無幸矣為士誠者宜以犧牲玉帛待于境上河西三郡獻自竇融新都六城保于汪氏庶無喋血之憂不失通侯之賞而反鼓厲用兵分番四出命尹義陳旺逆戰太湖朱暹五太子結寨東阡又以張天騏當北路黃寶當南路陶子實當中路卒之桑榆不收噬臍無及齊雲一炬闔室自焚豈太祖滅士誠哉蓋士誠自滅之也然人但知友諒之失在輕戰而士誠之失在自守不知輕戰之弊原于氣驕自守之私叢于志滿急攻晉而符秦遂困不伐魏而蜀業亦忘過猶不及斯亦魯衛之政與雖其後士誠頗絕粒自經辭無撓屈然隗囂恚憤公孫洞胸遊魂倔強何足數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方國珍降

元順帝至正八年浙東台州黃巖人方國珍起兵劫掠沿海州縣元兵屢討不克

十三年十月時青田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執政多受國珍金者輒罪基擅作威福羈管于紹興竟受國珍降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國珍尋叛據温台慶元等路

十八年十二月太祖既下婺州遣典籤劉辰使方國珍招諭之國珍與其弟謀曰今元運將終

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

十九年春三月丁巳方國珍遣使因劉辰來奉書獻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織文綺百端願合力攻士誠許之以次子關為質太祖曰凡質疑也不疑何質厚賜關而遣之改關名為明完國珍復納溫台慶元三郡籍願輸金助軍守土如錢鏐故事事定即以獻

二十一年春三月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獻先是太祖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國珍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隗囂公孫述可鑒也國珍惶懼至是遣其檢校燕敬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珍玩非所好也卻之

二十四年九月乙酉方明善攻平陽元帥胡深擊敗之遂下瑞安先是溫州土豪周宗道以平陽來附明善率兵攻之宗道求援于深深擊明善敗之下瑞安進兵溫州明善懼與國珍謀歲貢銀二萬兩充軍資太祖許之命深班師

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參軍胡海攻樂清下之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送建康九月元復以方國珍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

二十六年九月元改方國珍為浙江行省左丞相國璋國瑛國珉及國珍子明完俱平章政事初國珍雖以三郡來獻實未納土特欲陽假借聲援以拒元及元屢加命國珍益驕橫遂據有瀕海諸郡縣不肯奉正朔時太祖方連兵張陳不暇往討累遣博士夏煜楊憲往諭之國珍心持兩端太祖聞之笑曰姑置之待我克蘇州後欲奉正朔晚矣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九月甲戌命參政朱亮祖討方國珍初國珍懷詐反復云俟克杭州即納土及大兵克杭州猶自據如故乃累假貢獻來覘虛實為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

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為犄角太祖遺書數其十二過且徵貢糧二十萬石曰克杭有日矣公何負約如故張士誠與公接壤取公振落耳所不敢者以誰在耶吾旦暮下姑蘇奄至公境背城一戰亦丈夫矣不然去之入海亦一策也然自古未有老海上者公審思之國珍懼與其弟侄將佐謀郎中張本仁曰江左方圖張氏勝負未可知計不能越境而致于人劉席曰江左多步騎平地用耳素吾海舟何丘楠曰皆非主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昔者江淮之間豪傑並起人人莫不欲帝然分鼎足者漢與二吳耳漢人敢戰不怯尚死九江張吳區區如竇中鼠敗可知也江左法嚴而軍威諸將所過秋毫無犯所得府庫還封識之以奉其主此乃吊伐之心必有天下且業已并漢勢復兼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不能越三郡不以此時早決不可謂智自居錢鏐抑又背焉不可謂信我之不信彼徵師焉不可謂直莫若與也國珍不能用至是命亮祖率馬步舟師討之初台州為國珍弟國瑛竊據已丑亮祖駐師新昌遣部將嚴德攻關嶺山寨平之辛卯至天台守將湯盤以城降進攻台州國瑛以兵拒戰擊敗之嚴德戰死遂至台州國瑛聞亮祖至即欲遁去會國珍入慶元治兵為城守計使人謂國瑛堅守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多懷懼亡去者亮祖等急攻之辛丑國瑛度力不能支以巨艦載妻子乘夜出興善門走黃巖亮祖入城撫定之十月進兵黃巖瑛復遁海上留其黨哈兒魯守黃巖哈兒魯即以城降亮祖分兵下仙居等縣國珍聞之氣沮　癸丑命湯和為征南將軍吳楨為副將軍率常州長興宜興江淮諸軍討方國珍于慶元諭之曰爾等奉辭伐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集乃吾所願也十一月吳楨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其不意抵軍廐會降卒言國珍已遁入海楨勒兵追之[illegible]

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邑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院判徐善等率父老迎降國珍乘海舟遁和率兵追敗之國珍率餘衆入海和分狥定海慈谿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船六十艘馬二百餘疋銀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　朱亮祖自黃巖進兵温州陳于城南七里國珍令其子明完引兵拒戰亮祖擊敗之破其太平寨追至城下餘兵潰奔入城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晡時克其城獲員外郎劉本善國瑛等遁去亮祖撫其民分兵狥瑞安守將同僉喻伯通降遂師舟師會吳禎襲明善於樂清之盤嶼島夜三鼓克之大獲其戰艦士馬　國珍旣遁入海島己丑太祖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下國珍惶惑失措和等復遣人持書招之諭以朝廷威德及陳天命所在國珍不得已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乞降又遣其子明克明則從子明鞏等納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巖方國珍及其兄子明善率家來降于是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太祖始怒其反復及覽表憐之表出其臣詹鼎所草詞辨而恭太祖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耶賜書曰吾當以投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辛亥國珍及其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得士馬舟楫數萬計和送國珍等于京師太祖讓之曰公胡反復陰陽勞我戎師耶顧實公左右舞小智教公公不能自裁耳乃悉召其臣以丘楠為韶州同知又知草表出鼎手命官之其餘盡從濠州浙東悉平後太祖即位厚遇國珍賜第京師宴位功臣次未幾授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一日侍宴坐不能興舁歸太祖官其二子曰令國珍見云國珍以善終

谷應泰曰元至正八年方國珍以黃巖黔赤首弄潢池揭竿倡亂西據括蒼南兼甌越元

兵屢討卒不能平以致五年之內太祖起濠城士誠起高郵友諒起蘄黃莫不南面稱雄坐擁劇郡則國珍者雖聖王之驅除亦羣雄之首禍也然而國珍地小力少不足以張國餉匱援絕不足以待敵此惟識畧過人真知天命若陳嬰以兵屬漢高馮異以地歸光武則功垂刑馬名在雲臺豈不善始善終哉而國珍者市井之徒斗筲之器宜其無定見也夫國珍智昏擇木心懐首鼠懼明之侵軼則受撫于元以壯其虛聲懼元之窮追則納欵于明以資其外衞其效忠于陳友定也豈非河朔之劉琨西凉之張氏而侍子於明太祖也又豈非下江之王常吳越之錢俶正所謂狺牙搖尾荒忽無常毋論明室鼎興貽羞鬼蜮就令元兵晩振亦斬鯨鯢蓋首尾衡決無一而可者而彼終情狡謀依違兩墮則以攝乎大國之間遷延歲月之命耳然究竟友諒凶强士誠給富無不先期殄滅而國珍以彈丸之地乃更支離後亡者非國珍之善守禦而太祖之善用兵也太祖之意以用兵如攻木先其堅者後其節目故先平吳漢後議國珍緩急之勢所不得緩也而中間允其納欵者一遣使招諭者再又且推還質子姑置後夫蓋吳漢者門庭之宄趕之宜速而國珍者樊籠之鳥取之如寄毋亦米成山谷盡天水于目中豈真兵白頭鬚置隴蜀于度外也卒之六師既加竄奔海島計窮歸命傳送京師語云不為禍始又云無始亂國珍之𥨊據非分適足為新主資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太祖平閩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盜起海上勢且及汀元汀州[illegible]

溪驛卒談軍事公安奇之授黃土寨巡檢從討延平邵武諸山賊平之遷清流簿尋為清流令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從福清徙居清流少孤病頭瘡傭于富室羅氏常與羣兒嬉設隊伍為戲羅奇之將以為婿媪不悅曰頭病郎足婿耶因失鵝而奔于隣隣家夢虎踞門得友定大喜召飲食乞于羅媪竟壻之俾習商販善敗大困然其為人勇沈喜游俠擊斷不問家人有無要以借軀狗急行其志而已衆憚服之爭願為之役

十九年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邵武鄧克明寇汀州友定以總管禦之戰于黃土盡獲其部衆克明逃去遷行省參政

二十年二月庚申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先是福建義兵萬户賽甫丁阿里迷丁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輩知元勢不振至是見明師下浙東方國珍歸附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款時福清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來降太祖賜書褒嘉之

二十一年鄧克明復寇汀州陳友定逆戰敗之遂開省于汀州遷左丞

二十二年夏元以陳友定守汀州友定兵勢日盛郡縣倉庫悉入其家元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擁虛位而已

二十四年陳友定開省延平遷行省平章政事時元大都道絕友定遣貢舶多由海道取登萊十達三四元主下詔褒美方國珍來寇擊敗之

二十五年二月陳友定侵處州參軍胡深擊之遁復追敗之已丑遂下浦城　四月乙丑參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餘衆敗奔崇安深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

路兵併攻之因取八閩太祖如深言遣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進兵擊之五月胡深等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敗之六月會朱亮祖克崇安建陽遂進攻建寧大兵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深視氛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叅軍何得以災為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迫深進兵深猶執不可會建寧守將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咎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進擊之破其二門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圍不解難以持久即突圍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被執友定頗禮遇之深為具道朝廷威德并陳天命所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諭之友定初無害深意會元遣使考至督迫之遂殺深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敗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太祖聞報痛惜之遣使賜祭追封縉雲郡伯

二十六年八月元以陳友定既敗胡深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八閩友定有勝兵萬人益發取諸郡縣遠近瓦解無敢角而長汀人羅良者故亦以散資募士為元捕殺漳山寇提兵解福州圍為閩將第一良數從海道漕元元爵良晉國公貽友定書曰足下向為叅政國大臣汀州之復固本職燕只平章足下僚長也足下迫之郡邑之長出自朝命足下竄之百司朝廷之役足下臣妾之足下所收復郡邑得其倉庫入為家資口言為國心實身耳跬步之間真偽甚明不審足下將為郭子儀抑為曹孟德友定大怒發兵攻漳良使三千人操弩毒矢伏險待之十長石古違良節制友定兵得渡柳營江良迎戰馬岐山敗績進圍漳良堅守旬月死之友定據漳使人鑿山道城守自固 十二月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中書平章胡廷美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諭廷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非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狥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制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征進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廷美拜命出　十一月壬寅胡廷美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己酉廷美克邵武元守將李家茂以城降丁巳廷美克建陽元守將曹復疇亦降　戊午勅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率舟師自海道取福州

庚午湯和克福州初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為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時湯和偕廖永忠吳禎等自明州乘東北風不數日奄至福州五虎門駐師南臺遣人入城招諭為元平章曲出所殺大兵登岸將圍城曲出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大兵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抗者不花左丞鄧佳中丞鐵木烈思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軍尹克仁赴水死時僉樞柏鐵木兒居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吾得為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刎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獲馬六百餘匹海舟一百五艘糧一十九萬餘石和遣袁仁暨員外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

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狥之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元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州遁耆民李子成等率衆詣湯和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于是莆田等十三縣皆降和進攻延平　胡廷美何文輝等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叅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明兵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逸吾因而乘之可以得志衆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挑戰達里麻等固守不出廷美督兵環其四門晝夜急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己欲屠其城文輝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乃止壬辰整軍入秋毫無犯執叅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人馬銀糧以萬計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　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垂發先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血置酒中盟諸將慷慨飲之誓以死報元大兵遂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戰不利歸謂諸將敵千里遠鬬氣銳愼毋戰戰徒殺吏士耳吾壖山塹壑蓄犀器飽士為持久計困之衆曰善遂乘城守日夜勒吏士擊刁斗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守者怨甚會諸將欲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遂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貳心收蕭院判殺之奪守仁兵守仁降士卒多踰城走者圍十日城中軍局火砲聲發明兵疑有內應急擊破之友定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叅政文殊海牙訣曰公等善為計吾為元死耳坐省堂按劍仰藥飲盡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嚮拜自經死文殊海牙頼正孫等開門降庚子大兵入城輿友定出值大雷雨復蘇其子海自將欒來就死并執送京師太

祖面詰曰元已亡若為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內使者今何億也友定恚曰已矣毋多談安得加我死乎遂并其子棄市　胡廷美等進兵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盜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納款于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置延平衛廷美以部將蔡玉守之六月甲子友定故將金子隆馮谷保等復率衆寇延平玉擊敗之追至沙縣青雲寨子隆負險自守會建寧指揮沐英攻鉛山上命英以兵會和丙寅英引兵夾攻破之擒谷保戊辰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金子隆等　閏七月李文忠帥師攻清化盜化諸山寨擒金子隆及其餘黨誅之閩地悉平

谷應泰曰太祖之取閩也嘗分兵從兩道入胡廷美何文輝由陸路湯和廖永忠督海師而其時為元守封疆者則福清人陳友定也友定以布衣談兵謁州判蔡公安從攻延邵諸山賊起家巡檢歷功擢行省平章何其偉也乃其為人勇沉喜游俠捐軀報仇不問生產又且明兵壓境義無反顧殺使者盟諸將閉城固守誓死報元豈非犖犖尤異者歟方羣雄割據中原雲擾之時友定藉海舶之利乘關門之險北引東甌南襟嶺表練兵積粟耑制一方則無諸之業閩越王之尊可坐而致也又不然則如徐煜之在江南錢俶之據吳越持虛名以奉唐挈土地以歸宋列爵侯王不失富貴亦數世之利也乃友定計不出此始終為元延平埀破慷慨就死仰藥復蘇父子駢戮亦足愧智士之持兩端人臣之懷二心者矣雖其閒胡深之殺頗有狐疑劉守仁之降亦多猜刻定之方畧要亦未稱盡善而英輔與哈麻以自經告終金子隆與馮谷保又血戰致斃蓋若田橫既死義士悉從李芾自裁潭城皆盡豈非激于忠勇奮臂不顧者耶然乎獨怪至正之末猶德祐之末也內

則叛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一矢加遺望風相屬乃其部落多奔潰而閩人獨為扼守京幾多散亡而閩地獨能死守者豈漢室將衰邊庭請附晉家解組張駿稱藩荒裔絕域固未測中朝之虛實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平定兩廣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十月甲子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張彬率武昌荊州潭岳等衛軍由湖廣取廣西諭璟等曰南方之人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美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取廣東故命爾等率荊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爾其務靖亂止暴使遠人畏服毋替予命璟等頓首出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楊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逆擊敗之進福永城守將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歛兵入城固守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容甚盛璟遣指揮袁子明擊敗之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二月癸卯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為副將軍由海道取廣東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以暴亂朕昔平定武昌荊湘諸郡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如其拒命然後舉兵扼其險要絕其聲援聞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諸郡可傳檄而定

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　癸丑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既克寶慶復為陳友諒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茱萸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文貴遁遂復寶慶　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等帥師會廖永忠征廣東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兵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取廣西先聲既振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三月楊璟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壬申我師克全州元平章阿思蘭遁去道州莫友遜寧遠州李文卿藍山縣黎元帥相繼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取廣東元左丞何真降先是嶺海騷動真固保鄉里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於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固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僕縛成以出真笑謂曰公奈何養虎自貽患成愬僕求賞真如數予之使人具湯鑊車上成懼以為將烹已也真乃縛僕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鉦督僕妻炊火僕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僕縛主者視此於是人具服以為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歸之遂併有循惠二州授惠州路通判尋以真為參政還右丞嶺表民賴以安或陳符瑞勸為尉佗計者輒斥絕之初廖永忠駐福州遣人以書諭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畧曰乃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分剖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號令或自擅兵威暴征橫斂蚕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削平惟兩漢僻在遐方未霑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走一介之使相告足下其留意焉至是永忠等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

甲兵錢穀奉表歸附上嘉其保境息民視漢唐竇融李勣等特召乘傳來朝。丙戌平章楊璟遣兵攻武岡州元守將曾權舉城降。四月朔辛丑廖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迎見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陸仲亨率兵下英德清遠連江連州肇慶等郡縣辛丑進克德慶路元守將張鵬程棄城遁按何真東莞人常為淡水場管勾元末嶺南盜蜂起剽掠真鄉真結豪民保障及亂兵據惠州真率眾復之以功授惠州路通判陞宣慰司都元帥時南海寇邵宗愚陷廣州真又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於廣東以真為參政又陞右丞遂據有廣東諸州郡至是始降。乙卯廖永忠擒廣州偽參政邵宗愚等誅之時宗愚據三山寨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下令往攻夜二鼓發兵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斬於市分捕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汲州廖仁南海麥康祖等皆誅之何真入朝賜宴并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段各百疋將校分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授真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圍永州久不下命指揮胡海洋等築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至是食盡力窮守將鄧祖勝仰藥死參政張子賢等猶率眾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璟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三鼓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率眾巷戰天明眾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俱就執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玉守之於是來陽等州皆遣人降五月己卯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翊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永忠兵適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應者既而

藤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沒張翔赴水死亮祖駐兵藤州 甲午朱亮祖引兵至容州同知明普化及普寧縣達魯花赤閻買等迎降朱亮祖師次貴州元鬱林州知州張那海迎降 六月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等俱遣使降 壬戌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柵據靖江險要絕其聲援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參政張彬屯西關朱亮祖亦帥師自廣東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城二旬不克璟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閘口關決其堤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閘口關殺守堤兵決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近與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又克其北門水監斬獲百餘人復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凡兩閱月攻圍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璟因使彥高陰搆其總制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期以是夜降既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城中積貯空虛人無鬬志可立取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四鼓從賓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眾徑進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初張彬始攻城為守者所詬恚曰城破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者死彬乃止眾心遂安 戊辰廖永忠進兵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等遣使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送咬住等赴京師 七月己巳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平章楊璟降 元平章阿思蘭自全州之敗率餘眾退保象州廖永忠遣指揮耿天璧等討之師至賓州境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窮迫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戊子遂自帥所部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 丁酉元彬州守將左丞楊以誠詣平章楊璟營降廣西悉平楊璟等

自靖江振旅還

二年二月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土酋爲安撫使大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祐首來款附宜錄用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上從之以天祐爲安撫司同知　三月癸亥置廣西行省初廣西隷湖廣至是時置行省九月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還京師　冬十一月丙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賫詔往諭廣西左右兩江溪洞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此古先哲王威德並施遐邇咸服者也睠茲兩廣地邊南徼風俗質樸自唐宋以來黃岑二氏代居其間世亂則保境土世治則修職貢良由審時知幾故保世滋大頃者朕命將南征八閩克清兩廣平定爾等不煩師旅奉印來歸嚮慕之誠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諭爾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職宣布朕意以安居民

谷應泰曰吳元年太祖命平章楊璟由湖廣取廣西又命征南將軍廖永忠由閩之海道取廣東兩路進師尅期同發趨之如猛獸鷙鳥追不及待者蓋亦乘新勝之威振發蒙之勢者也更考其時淮北山東曾無經畧秦晉關陝尙懸度外止徐達一軍由淮入河長驅北伐耳夫咸陽建瓴百二非止珠崖銅柱之險也中州沃野千里不特桂林象郡之饒也三晉兵馬莫强又不止尉佗之夷風番禺之敝俗也乃太祖不併力中原而分兵南徼不急爭隩府而先事蠻方緩急之數得毋出於下策乎而予以爲不然也方其時元人地大力全雖遺王時未窺虛實合衆叩關計需歲月而江南之地漢吳閩三方並沒所向無前粵服先聲畏之如虎更若一矢加遺即可傳檄而定兵法云避實擊虛又云攻其瑕則堅

者瑕於元由武岡入者皆長鬣之精騎從海道入者下樓船以濟師而又以陸仲亨一軍出贛踰嶺扺吭搗虛雖淮陰之用兵出奇岳侯之神筭料敵不是過也究之楊璟戰功止全永二州廖永忠戰績止三山一寨而靖江不下稍煩兩軍合圍旬月耳其餘郡縣無不開門納降望風迎附兵不血刃而拱手得之者則太祖之廟筭長也聞之孔明代魏先定南蛮秦國自强首吞巴蜀蓋正向而爭天下者殊恐人之議其後耳况乎南方既定兵力有餘海王出收軍資尤盛因而還師轉戰掃滅上游楊璟著唐州之功永忠鼓夔門之捷與徐達諸軍相為犄角克奏蕩平譬之光武悉定江淮然後一意隴蜀宋主先取兩川然後專辦東南所謂事形已濟迎刃而解者也至若元左丞何真者拒自王之謀全歸命之義而太祖嘉其保境息民與竇融李勣輩爭烈嗚呼不誣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北伐中原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明太祖遣千户王時往方國珍所附海舟至元都偵察元政及察罕帖木兒李思齊軍馬情形時察罕克汴梁平山西秦隴等處遂分兵鎮守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日練兵積穀謀恢復山東軍聲大振故遣時往探之

二十一年八月復遣都事汪河使元通好察罕帖木兒時察罕用兵山東招降東平田豊樂安俞寶等其勢頗盛上謂左右曰察罕帖木兒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孛羅帖木兒兵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所為乎又聞其好名如田豊傾側亦復待以腹心則昧于知人矣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行事然後議焉

二十三年春正月、元平章擴廓帖木兒遣使來通好、擴廓察罕甥王保保也、察罕養為已子、先是察罕駐汴梁、太祖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太祖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察罕尋為叛將田豐王士誠所刺、擴廓代領父衆、乃遣尹焕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太祖復遣都事汪河與俱往報禮、河至河南、擴廓留之、拘于陝州、踰三年始得還、以為吏部侍郎、

二十六年夏四月壬戌、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聞徐達等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降、太祖嘉其識天命、命為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於是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降、　秋九月、
上遣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於元主、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使以書諭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為擴廓所拘留、太祖以書諭之、不報、至是復與之書、畧曰、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左、閣下之先、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古人朝聘往來、不過將道誠意、今汪河去而不返、是所拘者少、所失者大也、閣下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于秦隴、俞寶畜變于肘腋、王信生釁于近郊、閣下自以功成安如泰山、坐使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所以數使遣人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自矜、尚將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如其不然、我則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衆、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又開我南國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命傅友德守徐州、二月丁未、元擴廓帖木兒遣驍將左丞李貳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俟其出掠、乃將步騎三千餘、泝舟至呂梁、捨舟、

登陸擊之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躍馬奮槊刺韓乙墜馬敗去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鬬趨還城開門出兵陣於城外令士卒皆卧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鋒李貳衆大潰溺死無筭遂生擒貳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匹擢友德江淮行省參知政事 十月甲子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生民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為衆所附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山東則有王宣父子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何如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可挺竿而勝也都城既克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頓于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達曰兵法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於是命徐達為征北大將軍常遇春為征北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長驅北伐復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無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遇大敵遇春領前鋒當與參將馮宗異

分左右翼各将精鋭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勇畧冠諸軍可使獨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将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厲羣帥運籌决勝不可輕動古云将在軍君不御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傅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于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是日太祖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七里山祝畢復召将士諭之曰此行非必畧地攻城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来求者即還之丙寅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檄曰自宋祚傾移元主中國此豈人力實乃天授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鴆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夫君人者斯民之主朝廷者天下之本禮義者御世之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及其後嗣荒淫失道加以宰相擅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也當此之時天運循環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阻兵據險互相吞噬皆非人民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日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

避乎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爾民其體之。十一月壬子克沂州初揚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為司農掾治河有功命為招討使從也速復徐州授義兵都元帥宣子信從察罕帖木兒破田豐復令宣與信還鎮沂州至是達師至淮安以書諭宣父子使降信得書遣使納款太祖遣徐唐臣等至沂州授信江淮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宣父子陰持兩端乃令信密往莒密募兵而遣人詐犒師以緩我軍達受而遣之使還宣即以兵夜劫徐唐臣欲殺之衆亂唐臣脫身走達軍達即日帥師抵沂州分兵急攻之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宣自度不能支開門降達令宣為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走山西於是嶧州趙蠻子莒州周黼海州馬驪及沭陽日照贛榆諸縣并隨信將士皆來降達以宣反覆執而戮之命韓温守沂州太祖遣使諭達曰聞將軍已下沂州如向益都當遣精鋭扼黄河要衝斷其援兵可以必克若益都未下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既下益都山東勢窮力竭如囊中物矣達命平章韓政畧榆行梁城諸鎮寨繼又令政分兵扼黄河以斷山東援兵政遣千戶趙實畧滕州元守將楊知院遁去達進攻益都路宣慰使普顔不花捍城力戰不能支城陷還與母訣曰兒不能兩全忠孝矣達聞其賢遣使召之不往被執不屈與總管胡濬知院張俊俱死之不花妻阿魯真亦抱其子女投井死執其平章老保與白知縣等獲士馬兵糧以萬計　十二月丁未都督同知汪興祖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走興祖遣指揮常守道千戶許秉進至東阿元參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元右丞狂天祐左丞蔣興皆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胞因帖木兒先驅人民引軍遁平章達朶兒只進巴等以城降得將士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命指揮陳勝守之庚戌汪興祖至濟寧元守將陳秉直棄城遁

甲子徐達遣參政傅友德取萊陽丙辰上復遣使諭達遇春曰聞大軍下山東所過郡縣元之省院官降者甚多二將軍皆留于軍中吾慮其雜處或晝遇敵或夜遇盜將變生不測非我之利蓋此輩初絀于勢力未必盡得其心不如遣之使來處於宦屬之間日相親近然後用之方可無患若濟寧東平諸來歸將士家屬亦發遣來將厚待之

太祖洪武元年二月癸卯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往濟南從大將軍達北征 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茌平等縣皆降 丙寅徐達平樂安初樂安俞勝納款達禮而遣之勝歸復叛達進攻之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士填壕以進郎中張仲毅出降勝遁去達命指揮華雲龍守之 戊子命中書省給榜撫安山東郡縣時山東悉平令所在訪賢才凡仕元者疑懼不自安故榜諭之 丙申上別命征南將軍鄧愈帥襄陽安陸景陵等處兵北略地愈遣別將王成李廷琛攻唐州克之進取南陽路擒其將史國新 徐達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師至陳橋己亥左君弼竹昌以汴梁降先是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安豐復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遣使諭以書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于此今足下奉異國之命與予接壤若欲興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乃足下丘壠之鄉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于老母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復得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于陳州

君弼感泣、至是大兵下山東、西指汴洛、克彝夜驅軍民遁入河南、君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命都督僉事陳德降汴梁、率步騎自中灣進取河南、　彗星出昴北、　夏四月、徐達率大軍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脫自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于洛水之北、我軍旣成列、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斃其前鋒、大呼殺入、達指揮乘之、俘斬無筭、脫目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達遂進營于河南城北門、李克彝復走陝西、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温送款軍門、戊申、河南平、達命左丞趙庸守之、壬子、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甲寅、入其城、分兵下未附諸山寨、戊子、元鞏縣孟夏寨叅政李成降、庚申、元福昌知院張興、鈞州守將哈剌魯、許州右丞謝李、陳州知院楊崇、各遣人詣大將軍降、辛酉、叅政傅友德分兵取福昌山寨、元右丞潘莽兒降、副將軍常遇春下海州、留兵守之、遂狥下郟縣、　壬戌、都督同知馮宗異克陝州、元守將脫目帖木兒復棄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大軍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雲勇敢有謀畧、時河南諸郡皆下、獨雲守裕州、累戰不克、招之不從、後以孤軍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　詔免山東夏税秋糧。中原兵難之後。流離失業者多。遣使賑恤。　甲子、車駕發京師、幸汴梁、時言者謂君天下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勸帝往視之、且會大將軍謀取元都、　五月庚午、大將軍徐達遣指揮王臻帥兵往虢州、取毛葫蘆山寨、甲申、登封鞏縣雞鉶山并天堂山寨復叛、徐達遣指揮豊諒率兵討平之、指揮任亮克露豹王山等寨、叅政傅友德取凌青黑山二寨、　庚寅、車駕至汴梁、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徐達尋自河南至、上皆慰勞之、達等頓首謝、旣退、上復召問達取元都計、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觀望不進。今潼關又爲我有。張良弼李思

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擣其孤城。必克無疑。上據圖示指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騎戰。不可無備。宜選裨將提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秦趙趨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受命退。丁酉。以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守河南。任亮守嵩州。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邑皆降。七月。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壬午。新寨麻張等叛。愈遣指揮吳復討平之。時潼關以東悉平。上命諸將還師。進取元都。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朕與公等率眾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鬭于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中。非得已也。今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征。拯民水火。昔元祖入主中國。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朕實不忍。爾諸將帥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以副將軍馮宗異留守。徐達遂檄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指揮高顯等。將益州濟寧徐州之師。會于東昌。元大都紅霧及黑風起。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灣渡河。庚子。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至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辛丑。徐達等師至淇門鎮。傅友德獲嘉縣尹胡仲信。達命從鎮撫王處仁守衛輝。癸卯。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陳同知等詣軍門降。達令左丞楊思祖守之。明日。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昱棄城遁。邯鄲尹都文王率父老降。克趙州。獲元將侯僉院等。己酉。進次臨清。遣人詣東

昌趙都督同知張興祖以師來會又檄守樂安指揮華雲龍將兵從征庚戌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為鄉道達因遣友德開道通步騎都督副使顧時浚閘通舟師時諸將駐臨清久知府方克勤籌應芻糧無匱乏朱亮祖勒民夫五千濬河克勤不忍勞民泣禱于天天大雨水漲舟遂行　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於是大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發命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揮高顯毛讓程華等皆會戊午達等師至長蘆元守將左僉院遁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分兵狥下青州師至直沽獲其海舟七艘造浮橋濟師常遇春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潰元都大震　癸亥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大敗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巴擒其知院哈喇孫等三百餘人達進兵至通州營于河東岸常遇春營于河西岸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攻之翼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為二斬首數千級擒其將卜顏帖木兒丙寅達率諸將入通州是月二十七日也元主聞報大懼集后妃太子議避兵北行遲明召羣臣會議端明殿時元都再遭孛羅擴廓之變民生喪亂守備多不設元主徘徊嘆息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遂決計北徙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留守是夜三鼓元主及后妃太子開建德門由居庸北走如上都八月二日庚午徐達等進師取元都至齊化門將士填壕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門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不花右丞相張康伯御

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并獲宣府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王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府庫圖籍寶物及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侵暴人民安堵達下令凡元朝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于官署民籍中違者有罰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欲投井為其僕所守乃紿僕曰吾甚愧何從得酒醉而出見可也其僕喜入市取酒殷仕遂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官郭允中皆死之學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死亡國史也遂往見達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鄭參政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衛軍校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參政張郎中等達遣將赴京獻捷仍命薛顯傅友德曹良臣顧時等將兵偵邏古北諸隘口 甲戌徐達遣人詣東昌令韓政分兵守廣平徐達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張興祖狗永平路下之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為大興左衛淮安為大興右衛樂安衛為燕山左衛濟寧衛為燕山右衛青州衛為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為永清右衛留兵三萬人分隸六衛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北平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等率大軍往取山西

二年二月庚辰元丞相也速侵通州時城中守兵僅千人也速萬騎營于白河守將曹良臣謂其部下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也乃密遣指揮許勇等于沿河舟中各樹赤幟亘三十餘里鉦鼓之聲相聞也速望之驚遁 大將軍達承制遣楊璟等還征唐州先是鄧愈下唐州以宋指揮守之尋唐州兵亂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事聞故有是命璟至南陽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惡南陽復平 六月元也速復侵通州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自鳳翔還禦之復命李文忠為偏將軍副遇春自北平往開平道三河經鹿兒嶺過會州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得士馬以千數次全寧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

速遁進攻大興州文忠策其必走乃分兵千餘為八屯伏其歸路也速果夜遁遇伏大敗走擒其丞相脫火赤遂師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巳北走追奔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改元都為北平府

谷應泰曰高帝起淮右布衣定鼎金陵削平吳漢奄有荊楚開拓閩越固已志清中原之民氣吞大河之北矣吳元年遂命徐達常遇春大舉六師奉辭伐罪乃不鼓我朝銳直擣幽燕而先取山東撤其屏蔽轉戰河南斷其羽翼再取潼關據其戶檻然後彈丸孫城所向必克猶之酈生說漢首下陳留光武滅新先收宛雒蓋論事者動言高皇之英武而不知平生之謹慎也至若虓虎之臣貔貅之佐莫不汗馬功高風雲氣壯以故塔兒灣之捷河西務之捷通州開平之捷比之垓下合圍悲歌四起昆陽大戰屋瓦皆飛固宜開國承家勒銘鐘鼎者矣然竟考其時大軍戡定者猶少先聲歸命者更多於凡青徐各郡千里扶攜兗豫諸司百城分潰東河茌平小邑也而降濟南汴梁巖城也而亦降馬德陳秉漢人也而遁忽林脫目元種也而亦遁蓋以其時乾綱廢弛羣情竄散柄臣尾大既誅帝后東宮腦滿擅討憸邪以至開河起大業之愁鼓轍有海山之戲又且列圖素女拱手望夷日肆恬淫坐視瓦裂太祖之興豈非天之所啟乎況乎禡牙北出伐亂救民屢詔軍中勿妄誅戮破都之日市不易肆彼以暴吾以仁彼以昏吾以義克紂都而去殷弊政入咸陽而除秦苛法從知天命之有歸乃在人心之豫附矣若乃會議端明棄同甌脫叔寶全無心肝紀侯大去其國審德量力吾何責焉獨是伯顏入宋妃后皆俘明室破元嬪嬙不御忠厚開基又何必天道之好還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畧定秦晉

太祖洪武元年，元將李思齊、張良弼聞王師下河南，即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良弼營，思齊仍移軍退守蒲蘆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五月，都督同知馮宗異抵潼關，思齊棄輜重走鳳翔，良弼奔鄜城。丙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至華州，元守將望風奔潰。先是宗異下陝州，上遣使諭之曰：若克潼關，勿遽乘勝而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守關，以遏其援兵，爾且率師回汴梁。至是五月庚午，徐達調僉事郭興、將慶陽衞指揮于光、咸武衞指揮金興旺守之。丙子，宗異回軍至陝州，與徐達俱還河南。　八月，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既定元都，受命帥師取山西。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平章楊璟俱從大將軍徐達征討。　九月乙丑，副將軍常遇春等下保定，留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以指揮董勳守之。遂帥師趨真定，元守將孫平章棄城走。　十月戊辰，大將軍徐達遣廣武衞鎮撫劉聚守河間，兼領府事。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由河南渡河，克武涉，下懷慶。元平章白鎖住棄城遁。兵至太行山，碗子成破其關，元兵奔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棄城遁。破磨盤寨，獲參政俞仁，戮之。進克潞州，分兵克雄州，以鎮撫陳信守之。　十一月癸丑，徐達克趙州，以參隨王成守之。右丞薛顯敗元脫脫帖木兒于石州。擴廓帖木兒遣其將韓札兒來攻澤州，楊璟、張彬往援之，遇元兵于韓店，大戰失利。　十二月，大將軍徐達率諸軍進取太原，擴廓帖木兒敗走。擴廓帖木兒者，察罕帖木兒甥也。先是察罕與羅山人李思齊起兵擊賊，元授察罕汝寧達魯花赤。察罕死，詔擴廓領父

兵封河南王而李思齊亦在節制中思齊自謂父行與他將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皆欲異軍思齊遂據盩厔良弼據麻臺擴廓遣關保虎林赤攻麻臺李思齊孔興脫列伯皆與良弼合元數趣擴廓出師擴廓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貊高往山東而自與思齊良弼相攻一歲餘元下詔與和解擴廓殺詔使拒命遣兵據太原元太子與關保思齊良弼諸軍合夾攻澤復削奪擴廓爵邑令思齊等誅之擴廓退守平陽關保據澤潞二州與貊高合戰而明兵已及河南思齊良弼乃自詣擴廓與結好因解兵西歸擴廓與貊高關保戰擒之上疏陳罪元赦擴廓帖木兒復其官使出兵禦明命右丞也速趣山東禿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梁然大將軍已至通入北平順帝夜開建德門北走仍命擴廓率兵出雁門關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衞之師足以鎮禦我與汝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吭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遂引兵徑進擴廓既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前鋒萬騎突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郤之擴廓軍于城西壓明軍而陣指揮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為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為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應之遇春等兵大至鼓譟相接軍大潰自相蹂躪擴廓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下出得驏馬從十八騎遁去達等勒兵進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

萬餘疋擴廓奔大同遇春率兵追至忻州不及得行人汪河還擴廓走甘肅　庚午徐達遣傅友德薛顯將步騎邀擊賀宗哲于石州敗之以戴復初署霍州丁丑明署忻州蔣應宗署崞州翁于奇守大石副將軍馮宗異西至猗氏擒元右丞賈成甲戌進攻平陽擒元右丞李茂下之參政陸聚率兵攻車子寨及鳳山成山帖山三寨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宗異進攻絳州克之擒元右丞田保徐伯昌獲將士五百人陽曲皮皮等十寨頭目各以其衆詣大將軍徐達營降

二年春正月詔免北平燕南山東山西河東河南潼關唐鄧光息等處稅糧　甲寅副將軍常遇春師師攻大同庚申兵至大同元守將竹貞棄城走擒知院于陳等八十餘人　參政傅友德將兵屯湖州右丞薛顯攻下潞州桃花寨大將軍徐達遣參政陸聚分兵守井陘散關聚進攻承天寨克之　癸亥遣使賫勅往山西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有定賞以大將軍等滅元未還故也于是遣諸偏將從大將軍征進楊璟兵出澤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兵家常事且太原得此為犄綴以分其勢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寇　二月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趨陝西　三月乙未元鄜城守將副樞施成詣軍門降徐達仍令成守之庚子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先是李思齊據鳳翔副將欽穆薛飛等守關中張思道與孔興脫伯列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奉元至是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由野口遁去達遣都督僉事郭興將輕騎擣奉元而自率大軍繼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達按兵遣左丞周凱入城撫諭明日

整兵入改奉元路為西安府以夏德署府事留耿炳文守之炳文在長安修築涇陽洪渠諸堰
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供億繁急炳文輸餉五千石赴鞏昌軍食賴以足達師之
至鹿臺也元陝西行省平章哈麻圖棄奉元走盩厔為民兵所殺平章歪頭西臺治書侍御史
王武遁去復降斬之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閫家洞達遣攻之勢窮倔不屈與妻子俱投崖死
左丞拜秦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尹朱春與其妻亦俱
投崖死時關中饑上聞命戶賜米一石繼又命赴孟津倉戶給米二石民大悅　癸卯常遇春
馮宗異等帥師發陝西進克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
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與抑元使適至不能隱而殺之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
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竭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為昔足下
在秦中兵衆地險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
足下此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
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鳳翔不守則必深入沙漠以
圖後舉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倘中原相從之衆以塞地荒涼一旦變生肘腋妻孥不能相保
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翻然來歸當以
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惑之至
是大兵至鳳翔思齊懼遂帥所部奔臨洮　參政傅友德克鳳州以指揮張能守之　夏四月
丙寅大將軍徐達會諸將于鳳翔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于臨洮
欲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

通番戎北界河湟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鬬其土地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威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縛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御史大夫湯和守營壘輜重令指揮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克之尋至秦州馬跑泉元守將呂德張義遁去遣都督僉事陳德追獲之以合肥衛千戶王宏將兵五百守隴州張規魯將兵千人守秦州達進師至鞏昌元守將梁子中汪靈真保等出降以都督僉事郭興守之遣馮宗異攻臨洮顧時戴德攻蘭州丁丑顧時等克蘭州以指揮韓溫守之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窮迫舉城降宗異遣人送徐達營達遣指揮韋正等守之臨洮捷奏至上覽畢即遣使諭徐達曰李思齊既降宜進攻慶陽寧夏張思道兄弟多詐若來降當審處之勿墮其計也李思齊入見命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己卯徐達師入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調青州右衛官軍守之克會州以參隨黎宗文署州事指揮陳壽守之乙酉徐達師入靖寧州遂徇下隆德縣

五月丁酉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　辛丑元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走寧夏而使其弟張良臣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為擴廓帖木兒所執徐達既下平涼即謀取慶陽令湯和遣兵往涇州別遣指揮張煥將騎兵偵邏慶陽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為小平章戊申良臣復據慶陽叛初良臣之降也遣其花參政詣徐達獻軍民數目尋又遣知院李克仁葛八來獻馬數達遣右丞薛顯將騎兵五千人同克仁等赴慶陽比良臣出迎匍伏道左佯為卑下以示歸順薄暮即以兵劫營顯等不意其叛為所衝潰指揮張煥被執顯被傷走還達聞語諸將曰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言然良臣之叛祇取滅亡耳當

與諸公戮力剪之。于是馮宗異傅友德聞良臣叛，帥師自臨洮至涇州，湯和亦帥所部來會。達恐其黨相扇為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顧時略其北，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達率諸將趨慶陽，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六月辛丑，達督諸軍攻慶陽。張良臣遣竹苛往寧夏求援于王保保，保保獲斬之，仍以叅隨王敬祖將兵守彭原。

秋七月甲午，徐達遣降將李茂等將騎兵千人往龍德、秦安等處收捕未附頭目杜伯不花羅左丞相等。 辛亥，王保保部將韓札兒陷原州，指揮陳壽死之。徐達聞報，與馮宗異傅友德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據之，又遣指揮葉石真守彭原，調指揮韋正守邠州，傅友德薛顯駐靈州扼之。宗異復與徐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為良臣聲援，故令扎兒攻原州，欲以救慶陽，請得移軍逼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是夜扎兒復攻陷涇州，丁千戶退保靈臺縣，宗異自驛馬關引兵赴之，扎兒走，追至邠州，又走宜祿遁去，宗異還屯驛馬關。 八月丙寅，慶陽小元帥謀納款，為張良臣所困，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帥出詣大將軍營，達受之，令軍中無虐降者。

先是七月己亥，常遇春還次柳河川，得疾卒。上令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眾，至是詔文忠自北平會師攻慶陽，行至太原，會元將脫列伯等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左丞趙庸等曰：吾與公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于國，專之可也。今大同被攻甚急，若俟進止，豈不失機。眾皆諾，遂由代出鴈門，至馬邑，適游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進至白楊門，又擒點冦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至五里，營于漫地，阻水，先遣由間道達大同，使知之。元將脫列伯悉銳

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為動良久度其饑疲乃分軍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馬足輜重甚衆縛脫列伯詣軍門文忠解其縛與之共食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先是元主北走屯益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脫列伯至京師上曰彼各為其主耳釋之賜冠帶衣服　癸未徐達克慶陽先是徐達率諸將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禦之走還良臣登城呼呂德約降達不聽初良臣之叛也自以其城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為聲援賀宗哲韓扎兒為羽翼姚暉葛行為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明師列營城下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俱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輒被獲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煑人汁和泥嚥之姚暉熊左丞胡知院知事不濟開門納降達勒兵自北門入良臣父子俱投井中引出斬之明日誅良臣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先是賀宗哲攻鳳翔或隧地或突至甕城凡十五日指揮金興旺周興嬰城固守至是慶陽下宗哲乃引去徐達聞宗哲由六盤山遁遣顧時薛顯傅友德將萬騎追之宗哲以其衆掠蘭州達遣馮宗異率步騎一萬七千道靖寧擊之宗哲由迭烈孫渡河遁去宗異乃率所部還　九月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以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　十二月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以兵襲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悉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為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于是整兵出戰保保兵

少邱、温欽兵入城、保保進圍之、温堅守不與戰、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但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賊怒、批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堅、夜二鼓、保保以兵登城、千戶朱祐醉不能起、巡卒擊却之、温屢設方畧、乘怠破其兵、保保圍數月不利、且聞大軍至、遂引去、温執朱祐數其罪、將殺之。知事朱友文諫曰、當其時、斬祐以狥、所謂軍法從事也、今賊已退誅之無及、徒有專殺罪、温秋而釋之、事聞、陞温都督僉事、贈恤于光、

谷應泰曰。初太祖之北伐也、直趨青濟者、正兵、而西扼潼關者、疑兵也、故以徐中山大軍。搗彼胸腹、而以馮宗異孤軍綴彼聲援、原未嘗命其仰關而攻、躍馬而入也、此時元將之守晉者。為擴廓帖木、其守秦者、為李思齊張思道、皆庸才耳、擴廓之應詔入援、出雁門、經居庸。其算神矣、而太原根本空國而去、一軍奄至、巢覆穴傾、此晉之所以亡也、李思齊負百二之險、藉建瓴之勢、乃不捲甲出關、以斷河南要路、而反徘徊關內、風鶴驚奔、使宗異拱手而取河西、安驅而入華陽、此秦之所以亡也、假令擴廓留守、如孟德之保三城、思齊出關、如趙奢之爭閼與、則明之重兵深入雲代、既壓其前、韓魏又議其後、妥懽未去、也速重來、安危之機、正未可必也、奈何徐常諸將由豫入晉、自晉達秦、擴廓不戰于北平、而戰于晉陽、思齊不戰于河津、而戰于崤底、譬之腐鼠孤雛、直坐受人縛耳、然又不特此也、思齊以父行倔强、擴廓以私釁稱兵、大敵在前、而兩虎自鬬、遂使明兵直入河南、迅掃上谷、方始解甲西歸、輸誠結好、憂卞莊之刺、講廉藺之歡、嗚呼晚矣、以予觀之、唐起冀方、混一區宇、秦據雍州、蠶食六國、而元末武臣、坐失事機、怯于公戰、正所謂倔强蓁莽之間、遷延

歲月之命豈真仗義勤王有深圖遠算之槪哉至于韓扎兒之河隍剽掠張良臣之慶陽復叛而明師乃能西臨驛馬東叩大同出奇無窮料敵制勝則晉室之表裏山河秦地之陝區陸海安得不為新主資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

故元遺兵

太祖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上以王保保為西北邊患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北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為左副將軍湯和為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之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狐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克雲州獲元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大同指揮金朝興克東勝州獲元平章荊麟等大同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　夏四月大將軍徐達率師出安定初達師至平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達遣左副將軍鄧愈立柵逼之至是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一日數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刦東南壘一軍皆驚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出達率親兵擊之斬東南壘趙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軍

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諸軍爭奮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郯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驢騾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保保至和林元嗣主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徐達以胡德濟失律械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赦之仍遣使諭達曰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胡左丞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今歸之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彼常守信州救諸全皆有功不忍即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　五月丁酉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師出野狐嶺擒元平章祝真進敗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朶耳只八剌等於白海之駱駝山遂次開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　都督孫興祖率燕山右衛指揮平定大興左衛指揮龐禮兵次三不剌川遇元兵力戰皆没於五郎口海寧衛指揮副使孫虎率兵至落馬河及元太尉買驢戰死之　癸卯李文忠克應昌文忠率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元騎問之知四月二十八日庚申君已殂文忠督兵兼程而進遇元兵一戰敗之追至應昌圍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宫人諸王省院達官士卒等宋代玉璽金寶一十五宣和殿玉圖書一玉冊二鎮國玉帶玉斧各一及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至京師百官稱賀上命禮部榜示凡經仕元者不與又以庚申君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上又自為祭文曰生死廢興非一時之偶然乃天地之定數古之聖賢於是四者一或臨之不為之變何也蓋知天命而不

惑者也君之祖宗昔起沙漠彎弓矢入我中國橫行天下九夷八蠻盡皆歸之非天命不至此及君之父子正當垂衣守成之時而盜生汝潁華夏騷然號令不行以致失國此人事歟天道歟朕於其時非有三軍六師以威天下乃代君家而為民主亦莫非天命也曩者君主沙漠朕主中國君與羣臣乃固執不移致邊警數興今聞君沒於沙漠朕用惻然特遣人致弔奠以牲醴以享爾靈爾其鑒之　六月李文忠遣人送俘獲元諸王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上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對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人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甚繁家給人足朕之祖先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衣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中國之服亦令謝恩乙亥買的里八剌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於龍山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丁丑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仍遣使賫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上諭之曰當元之季君則晏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斂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暇逸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其得乘隙而起耶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元宗室四大王初遁入靜樂嵓嵐山中結寨自固至是率衆冦武州太原指揮程桂等擊敗之追至龍尾莊四大王遁走獲其三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師　乙酉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吐番元陝西行省吐番宣慰使何鎖南普詣軍門降鎮西武諸王卜納剌亦以吐番諸部來降追

元豫王至西黃河抵黑松林殺阿撒禿干於是河州以西甘朶烏思藏等部皆來歸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九月命指揮韋正守河州正初至河州城邑空虛人骨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正語之曰正受命率公等出鎮邊陲當不避艱險報國恩今既至此無故棄去一旦遂生戎心其誰禦之吾與若等死亡無地妻孥不得相保毋寧死於王事乎於是衆感激如命正日夜撫循軍民河州遂為樂土　冬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還至龍江車駕出勞於江上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往北平訓練軍士繕治城池給守邊將士衣　二月甲戌元遼陽守將平章劉益降先是遣斷事黃儔詔諭遼陽諸處官民帥衆歸附益遂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兵馬錢粮之數遣右丞董遵僉院楊賢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謀殺益張良佐房暠復擒彥翬殺之保保走納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暠權衛事至是良佐以聞并遣使貢馬上元所授印章宣敕金牌獻賊殺劉益逆黨仍上其事於中書省曰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張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速之兵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之衆彼此相依互為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搆兵之釁乞留斷事吳立鎮撫軍民先將逆黨八丹知院僧兒械送京師詔以良佐暠為遼東衛指揮僉事　魏國公徐達徙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千八百戶散處衛府籍為軍者給衣粮籍為民者給田以耕凡已降而內徙者三萬四千五十六戶尋命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　秋七月遼東衛奏元納哈出據金山為邊患遣黃儔賫書諭之曰比者元綱解紐紅巾起於汝潁羣盜徧於中原僭名號者繼出小明王稱

帝於亳、徐真一稱帝於蘄、陳友諒稱帝於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玉珍稱帝於西蜀、擁兵數萬、割據中原、垂二十年。朕本淮民、為羣雄所逼、集衆渡江、與將軍會於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為名家、特釋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遣兵四出、北平中原、南定閩粵、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為俘馘、元君奔亡、華夏悉定、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草自守一方、不然、大厦將傾、非一木可支、舋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傳至金山、納哈出拘留不還。

置遼東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吳泉馮祥為同知、王德為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上以劉益之變、納哈出未附、特命雲等鎮之。雲等由登萊渡海、駐兵金州、招降元叅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一方遂安。命靖海侯吳禎帥舟師運餉遼東。

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諜知元平章僧家奴營於牙頭、夜遣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衆、獲駝馬四百餘匹、進至上都大石岸、攻破劉學士寨、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悉衆北奔。又遣指揮孫恭等帥兵口北、招諭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子蠻伯帖木兒等。冬十二月丙戌、遣人送伯都不花等至京師、上命賜第宅、襲衣、什器等物、仍月給錢米有差。

五年春正月乙丑、詔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庚午、命達為征北大將軍、出中路、文忠為左副將軍、出東路、勝為右副將軍、出西路、三道並進、以清沙漠、中路由鴈門趨和林、東路由居庸出應昌、西路由金蘭趨甘肅。

三月、徐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為前鋒、敗保保游騎於野馬川。丁卯、復敗保保於土剌河。保保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

於嶺北時師數發銳而心輕敵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達固壘而救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保保亦不敢入塞偏將軍湯和遇别部於斷頭山亦敗　馮勝師次蘭州傅友德率驍騎五千為前鋒直趨西涼遇元失次罕兵擊敗之追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朶兒只巴於忽刺罕口大獲其輜重牛馬進至掃林山勝等師亦至共擊元兵走之友德手射死其平章卜花追斬四百餘人降太尉鎻納兒加平章管著等夏六月戊寅元將上都驢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戸迎降勝撫輯其民留兵守之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師至别駕山元岐王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而還　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温敵聞之夜棄營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算遂進至合刺莽來敵部落驚潰復進至臚朐河文忠下令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以負重乃留輜重臚朐河令部將韓政等守之士卒人持二十日粮兼程而進至土剌河元太師合刺章蠻子悉衆渡河留其妻子北嚮而嚴騎以待文忠督兵力戰戰數合敵稍却復進至阿魯渾河敵兵益衆搏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敵騎乘之文忠得馬氣益厲據鞍横槊麾衆更進於是士卒皷勇皆殊死戰敵敗走逐北至騁海敵兵益大集文忠乃勒兵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縱所獲馬畜於野示以閑暇居三日敵疑有伏不敢逼稍稍引去文忠亦觧而歸迷失道至桑哥兒麻乏水渴死者甚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出士馬賴以俱濟是役也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粮且盡遇元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勇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擊敗之掠其輜重牛馬還軍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

入敗沒驍騎衛指揮使周顯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死焉秋七月乙未文忠以所獲故元官屬子孫及軍士家屬一千八百四十餘人送至京師　九月丁巳吳禎遣送遼東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院高大方同僉高世舉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賦等至京師　冬十一月壬申命賞甘肅京衛軍士時馮勝等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上曰祭遵為將憂國奉公曹彬平江南所載惟圖書汝等當法古人省躬以補過諸將叩頭謝　十二月壬寅遣使賫書與元幼主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書曰人臣致身於君貴有終始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初立朝之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事之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君數事且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以倔強絕父子之道爾君宗祀不絕二生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六軍出討旌旗蔽塞於陰山二生身膏草野固奇男子事也或不能狥國偷生免死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六年春正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　夏四月華雲龍奏上諸關防守事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戶所禦守從之　六月甲申武朔等州邊警時大將軍徐達駐師臨清報至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興將兵擊之　秋八月丙子河州土門峽邊警千戶王才戰死　陳德郭興兵至答剌海子口遇敵騎擊敗之生擒其同僉與都等斬首六百級獲駝馬牛羊千頭餘衆潰去　冬十月涼州屢有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渠帥也速兒殺獲甚衆又招降其國公吳把都等　十一月壬子徐達等擊元兵於懷柔三角村

擒其平章康同僉、李文忠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春正月、曹國公李文忠敗敵於白登、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擒平章陳安禮木厝飛於三不剌、斬其將珍珠驢於順寧陽門、　二月癸亥、臨江侯陳德獲韃靼禿魯迷失等九十七人、於會寧諸處、六安侯王志獲韃靼一百餘人於朔州諸處、俱送京師、三月丁卯、敕太將軍徐達分布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滎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屯種、達與李文忠馮勝還京師、　乙亥、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事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大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獲牛馬給之、　夏四月己亥、都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元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興、復鎮北邊、戊午、都督僉事金朝興等、獲元太尉盧伯顏不花、平章帖木兒不花等、於黑城子等處、河南都指揮使繆道獲元叅政等官於聖山兒等處而還、　秋七月、曹國公李文忠督兵攻太寧高州、火石崖克之、斬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　八月丙辰、追擊之於豐州、擒其帥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印、并斬其司徒答俊海、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　九月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上謂廷臣曰、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五載、能無父母鄉土之情、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二人送行、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文金綺錦衣各一襲、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即欲遣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以全骨肉之恩、又諭二宦者曰此

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遺書諭元主愛猷識理達臘、

八年夏五月詔永嘉侯朱亮祖同潁川侯傅友德率師往北平備邊、

八月故元王保保卒、保保自定西之敗、走河林、元嗣主復任以政、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於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縊死上一日宴、謂羣臣曰、天下誰為男子者、皆對曰、無如常國公所將不過萬人而橫行無留陣上乃拊髀歎曰是遇春耶我得而臣之我竟無以臣王保保真男子也竟冊其妹為秦王妃

冬十二月癸巳、元太尉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擊敗之、先是上敕遼東都司曰、今天寒冰結、敵必乘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可得、退有後慮、伏兵險阻、扼其歸路、可坐而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等嚴兵城守、敵至堅壁勿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取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寇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剌吾被傷悶絕、遂獲之、寇勢大阻、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緣河疊冰為墻、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豎旗、馬雲於城中亦立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敵騎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及凍死者甚眾、旺等

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九年春正月擢馬雲葉旺都督僉事　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帥師往延安防邊諭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而四裔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元騎聚散不常若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將受害卿等至邊上當嚴為之備雖不見敵若常臨敵三月湯和等至延安元伯顏帖木兒遣人請和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之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四月伯顏帖木兒果乘間犯邊傅友德設伏大敗之俘其衆獲馬畜輜重無算元平章乃納歹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　十一月吐番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為副將軍率兵討之

十年夏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無算俘男女一萬獲馬五千牛羊十三萬　十一月都督濮貞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已而高麗龍川鄭白等來降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勿納以破其奸

十一年春正月北平警　五月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　秋八月西番洮州等處戎寇亂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之首取甘朶降其萬戶乞迭迦平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酋據納鄰七站之地英進兵擊之

十二年春二月戊戌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諸處督理軍務　西平侯沐英兵至洮州番寇三副史阿卜商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州叛逃上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隴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請事宜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英進擊西番擒三副使瓊子等班師　夏六月命

都督馬雲率兵征大寧、

十三年春三月、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和林、為邊患、命西平侯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火脫赤等駭惑不知所措、皆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命大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湯和傅友德率師討之、夏四月、達率諸將出塞、友德為前鋒、軍至北黃河、敵駭遁、友德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不花太史文通等、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擣高州嵩州全寧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并其部衆而還、

十五年五月、上聞士卒海運多溺死者、命羣臣議遼東屯田、

十八年二月、國子監祭酒宋訥獻守邊策、大畧謂備邊在足兵。足兵在屯田。宜選諸將軍智謀勇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之法也。上嘉納之、

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命宋國公馮勝為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為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為左叅將、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為右叅將、率師北征納哈出、上諭勝等曰、納哈出譎詐、未易得其虛實、爾等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没、彼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既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出納哈出不意、必可擒矣、既而復遣前所獲乃剌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等、二月甲申、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聞敵騎有

屯慶州者遣右副將軍藍玉將輕兵出關襲之殺其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蘭奚獲人馬而還三月辛未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駐兵大寧夏六月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趨金山辛未上勅諭勝等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元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掩其無備彼衆可盡獲也丁酉勝等至遼河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人馬四百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時乃剌吾還至松花河納哈出見之大驚相勞問乃剌吾因諭以朝廷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劉探馬赤參政張德裕至軍門獻馬且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乃剌吾復備以撫卹之恩語其衆由是部落多有降意時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敵死之丁未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厚畜牧蕃息元主數招之不往至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窮乃剌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為納款而更覘兵勢勝即遣藍玉往一禿河受之使還報納哈出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藍玉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酌酒酧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座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之納哈出大驚起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凡四萬餘并馬駝驢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於地亦來降勝以禮諭納哈

出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奏常茂驚潰降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將騎兵三千為殿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軍還以其降衆俱行甚恨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猝為所乘衆寡不敵英馬蹶被執英絶食不言乘間剖腹而死秋七月丁酉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剌八禿等來降八月壬子上聞馮勝等在軍中多不律遣使戒諭之癸酉馮勝械常茂至京茂勝之壻也勝每於衆中罪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啣之及納哈出降而衆驚潰勝乃歸咎於茂奏之茂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曰如爾言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印召勝還令永昌侯藍玉總兵代之九月戊寅納哈出至京封為海西侯詔左副將軍傅友德編集新附軍士駐兵大寧防冦　丁未以永昌侯藍玉為大將軍延平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為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為左右參將率兵討殘元肅清沙漠冬十一月甲午藍玉奏元丞相哈剌章乃兒不花遁入和林乞進兵勦滅許之

二十一年夏四月藍玉率師自大寧進至慶州聞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乙卯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四十餘里哨不見敵玉欲引兵還王弼曰吾等提十萬衆深入沙漠未見敵而班師何以復命玉然之弼復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令敵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元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為前鋒直薄其營敵始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皆不知元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倉卒拒戰擊敗之殺蠻子其衆遂降元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列門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

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幷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illegible]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草間擒之及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illegible]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銀印章馬駝牛羊車輛各籍數入奏聚其甲兵悉焚之遂班師

二十二年夏五月癸巳置太寧福餘朶顏三衛於兀良哈以故元歸附阿禮失里為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撒男為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朶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　秋七月元也速迭兒弒其主脫古思帖木兒立坤帖木兒其部屬皆奔散元裔日微

二十三年春正月命傅友德為大將軍率列侯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訓練軍馬聽燕王節制出征沙漠勅王弼以山西聽晋王節制三月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哨得乃兒不花等駐牧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雨雪彼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癸巳遂抵迤都隔一磧敵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其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則相抱持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其營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燕王至毋恐乃兒不花與俱詣軍門降燕王降辭色待之賜之酒慰諭遣還乃兒不花大喜過望於是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而還報捷京師上大喜曰肅清沙漠者燕王也

二十四年春三月元遼王阿札失理寇邊命潁國公傅友德率列侯郭英等討之五月至哈者舍利王道友德遂下令班師敵聞信之越二日忽趨師深入六月至黑嶺鵮山等處洮兒河獲人口馬匹駐師金鞍子山七月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海蘭共山追其渠札都深入黑松林之地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剌罕掩襲其衆大獲而還　八月哈密寇邊命都督宋晟劉

真率師討之九月晟等破哈密擒其王子別列怯豳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俘衆一千三百人

二十五年夏四月涼國公藍玉率將士追逃寇祁者孫遂進征西番罕東之地五月藍玉兵至罕東遣都督宋晟等狥阿真州土渠合咎等遁去尋奉詔移兵討建昌叛帥月魯帖木兒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至雙狼寨攻破之擒偽千戶段太平等其衆大潰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落等寨拔之月魯帖木兒復遁能轉戰而前破水寨關及上匾寨進至打冲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破走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死者千計獲牛馬無算官軍入德昌知府安德渡打冲河遁去能遂調都指揮同知陶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之獲駕橋於打冲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餘孽進至水西斬月魯帖木兒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渠長沙納的等皆中兵死能還攻天星卧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柏興州九月罕西西番叛入寇命都督宋晟總兵討平之十一月甲午藍玉兵次柏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至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其衆悉降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玉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行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為衛漢州灌縣西連松茂碉黎當土番[illegible]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為要道皆宜置軍衛下羣臣議行之　都[illegible]周興帥兵討元逆臣也速迭兒興追至徹徹兒山破之　十二月壬申馮勝等奉命率列侯[illegible]太原平陽民為兵伍置衛屯田東勝立五衛大同立五衛大同迤東立五衛衛五千六百人

二十九年春三月寧王權言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道上恐[illegible]兵往來有盜邊之舉上曰狡寇

多奸此必示弱誘我軍耳於是勅燕王選精卒抵大寧沿河南[illegible]北兵所在隨宜掩擊甲子燕王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遇元兵與戰擒其將索林帖木兒等[illegible]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兀剌兀海戰敗之

三十年春正月命耿炳文郭英廵西北備邊　五月己巳勅[illegible]遼寧谷六王勒兵備邊戒勿輕戰俟敵分散驕怠邀截要路擊之

三十一年夏四月命燕王率諸王防邊勅曰北騎南行不寇大寧[illegible]襲開平可召西涼都指揮張文傑莊得開平都督宋真宋晟遼東武定侯郭英等皆以兵會遼王以護衛軍悉數北出山西北平亦然令郭英宋真宋晟翼於左莊得張文傑翼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兵法示飢而實飽外鈍而內精爾其察之五月戊午勅左軍都督楊文往北平并燕谷寧三府精銳往開平從燕王防邊勅郭英總兵往遼東隨遼王屯開平迤北險要防邊仍聽燕王節制乙亥命燕王總帥諸王防邊勅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朕之諸子汝獨才智秦晉已薨汝實為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奠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毋怠

谷應泰曰塞下之險東起開鐵北歷喜峰西亘偏頭五灰相距二千二百里而遙乃欲阻長城而堵之列亭障而蔽之設險守國蓋其難哉若夫高皇之定天下也與漢唐異漢唐之主所稱勝國之孽者悉中原之人耳乾符一御醜類盡殲寳籙攸歸餘徵革面然而漢圍白登唐苦突厥內地既輯邊患乘之強弩之末殊未可以易視也又況順帝北出漁陽旋輿大漠整復故都不失舊物元亡而實未始亡耳於時忽答一軍駐雲州王保保一軍

駐沈兒塔納哈出一軍駐金山失喇罕一軍駐西涼引弓之士不下百萬衆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資裝鎧仗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躡林祭纛大舉報仇田單一鼓而下齊申胥七日而救楚豈得云憤歸之氣没世不復歟然而太祖之攻之也分兵二道一出西安以擣定西一出居庸以擣沙漠則雲中鴈門之勢斷矣及其再舉也分兵三路徐達出中路李文忠出東路馮勝出西路則盧龍榆關之援又絶矣而且築東勝之險是南仲之城朔方也設屯田之利是充國之守金城也宜乎左丞右帥東底開平鄧愈沐英西臨弱水雖貳師之入大宛張騫之通屬國其長駕遠馭未有若斯之極也厥後應昌之捷買的就俘武平之戰惠儲歸命於是犁幕南而無庭過陰山而慟哭元氏舊墟幾乎盡矣至於設伏馬陵揚水蹺勒則桑哥兒之跑地冢駝寨之氷城似有神助功亦爛焉若夫燕雲割棄四百餘年石晋以來復還版圖豈景純定限南北更合將衛霍樹績王者無外耶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終

九十四

DS
735
.A2
L5
v.49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豐潤谷應泰賡虞編輯
吳縣朱記榮槐廬校正

太祖平夏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春、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以信義為鄉黨所服、初聞徐壽輝兵起、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授元帥、隷倪文俊麾下、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秃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微眇、十四年、以兵千人、巢斗船五十、溯夔而上、時青巾盜李喜喜聚兵苦蜀、元義兵元帥楊漢以兵五千禦之、屯平西、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身走、順流下巫峽、遇玉珍、詒之、且言重慶可取狀、玉珍未決、萬戶戴壽曰、攻重慶、事濟、據蜀、不濟、歸無損也、從之、遂進克其城、完者都遁、父老迎入城、玉珍禁侵掠、市肆晏然、降者相繼、

十八年、完者都自果州來攻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明玉珍使明三禦之、明三、黃陂人、驍勇善戰、玉珍弟畜之、後復姓名曰萬勝、又密遣猛士夜眼陳、刼烏斗山寨、擣嘉定、皆下之、惟大佛寺未下、玉珍親濟師、旬日城潰、完者都、叅政趙資、平章郎革歹皆死之、人稱三忠、道出瀘州、自訪元進士劉楨、喜曰、吾得一孔明也、

二十一年、明玉珍稱隴蜀王、初、玉珍謀討陳友諒、乃發兵守夔關、不與通、復立廟以祀徐壽輝、至是、遂自稱隴蜀王、

二十二年春三月、明玉珍僭稱帝于蜀、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承旨

學士國子監等官稅十取其一開廷試置雅樂供郊祀之祭皆劉楨為也
二十三年明玉珍遣萬勝等三道攻雲南梁王孛羅走金馬山勝入城據之孛羅復集衆來攻
勝敗于關灘引還
二十四年萬勝攻興元敗還鄒興克巴州
二十五年九月夏主明玉珍以萬勝戴壽為左右丞相遣參政江儼來通好命都事孫養浩報
之是年萬勝取興元
二十六年春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年三十六玉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子昇嗣昇年始十歲母彭氏同聽政改元開熙其都察院張文炳用事忌萬勝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殺之勝夏驍將也兵無不一當百勝死夏以不競劉楨代為丞相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解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不問　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險北有劍閣棧道之阻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富利饒實天府之國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太祖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為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于言語勿為誇大恐遺笑于人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為戒也遣參知政事蔡哲往報蜀哲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太祖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張本
太祖洪武元年冬十二月遣使以書諭夏主明昇
二年秋八月夏主明昇遣使來貢王師平關陝蜀人震恐戴壽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

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强盛竟莫能禦況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為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自强昇從其言遣使修貢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　冬十月壬戌遣平章楊璟諭明昇奉國入覲昇牽于羣議不能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曰古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無可度焉則為順圖足下自謂瞿塘劍閣一夫負戈萬卒誰何此皆不達時變相謬誤足下自度孰與劉備諸葛孔明然僅僅能自保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過興元王師一至所為足下謀者各自為計足下奉老母安歸乎足下即沖幼當亦痛心老母順逆之圖度之而已昇不能從

三年夏五月大將軍徐達既出安定走王保保乃遣左副將軍鄧愈招撫土番而自帥所部攻興元以傅友德為前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畧陽擒故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分遣裨將金興旺等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留金興旺張龍守之達還軍西安　秋七月蜀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張龍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而中流矢拔矢再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衆寡不敵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請援兵友仁圍城決濠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擂石敵兵多死傷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益門鎮先遣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砦友德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望見大驚乘夜遁

四年春正月丁亥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

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滎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為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左副將軍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憫明昇稚弱不忍加兵數遣賜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于羣議反以兵犯吾興元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大軍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于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諸將陛辭上復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仍命宋國公馮宗異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二月江夏侯周德興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進奪覃垕温陽關中山侯湯和率師克歸州李逢春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帥兵取桑植容美洞會周德興合攻茅岡覃垕寨克之

三月平章楊璟進次瞿塘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及聞王師臨境又遣左丞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等益兵為固守計壽等于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水板置砲石木竿鐵銃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王師至是璟師次夔州大溪口遣指揮韋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潁川侯傅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川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卑弱于是引兵趨

陳倉選精銳五千為前鋒攀援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夏四月丙戌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擊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庚寅上以湯和傅友德等伐蜀三月未得捷報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右副將軍帥師助之 丁酉傅友德下青州果陽留指揮潘忠守之進兵徇江油彰明二縣下之癸卯遂趨綿州友德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乘風縱擊蜀兵大敗遂克綿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死之大亨走保漢州友德至漢州阻水不得渡乃命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乃益震恐五月己卯戰艦成友德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大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初蜀人命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陣于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新敗必洶洶可一戰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等大敗之六月壬午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餘人馬三百匹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殺獲二千餘人并擒宣慰胡孔彰等獲馬騾五百餘匹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時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不得進乃駐師大溪口欲俟水稍平上聞之恐

其逗遛緩事而傳友德提書適至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及青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進和猶逡疑未決會得友德木牌于江流迺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趨夔州永忠兵先至舊夔州蜀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等出兵拒戰戊子永忠分軍為前後陣軍既交出後軍兩翼夾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并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上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山巖石間蜀人不覺也度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先破其陸寨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擊發火砲火筒夾攻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始至永忠乃與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騎約會于重慶　戊戌蜀平章丁世真陷文州先是傅友德克文州留指揮朱顯忠守之世真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拒却之其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為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邪詰旦世真攻益急顯忠出東門拒戰而世真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創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死之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

領士卒七百人、及城破、僅百餘人、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真棄城走、事聞、恤顯忠均諒家頁、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軍門降、獻良馬千匹、友德遣人送思忠至京、上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世真復率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友德調兵來援、擊走之、世真逃竄山巖、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梓童廟中、為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上曰、小校殺本官、非義也、不賞、　廖永忠帥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奔附、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怖、豈能效力、若毆之出戰、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門、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于京師、朱亮祖兵亦至、　秋七月、傅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器衝之、象却走、壽兵蹦藉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翼日庚申、壽率其屬降、友德整衆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分兵會朱亮祖徇州縣之未附者、壬戌、崇慶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敗斬之、判官王桂華率父老降、壽大亨既降、至夔峽、皆鑿舟自沈死、　八月、上遣使諭湯和等曰、為將貴審機而重料敵、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

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事乎和聞詔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克其城執友仁送京師誅之蜀地悉平明昇至京師廷臣上言宋乾德間孟昶降有叩頭伏罪禮上曰昶奢淫自恣昇幼孽自臣下可免其伏地罪封昇為歸義侯居第京師已而投昇于高麗　命曹國公李文忠經理四川文忠以成都舊城卑隘增築新城高壘深池規制畧備時傅友德駐兵保寧湯和駐兵重慶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明氏潰亡士卒來歸者因籍其壯丁丙子置成都右中前後四衛分隷之復置保寧守禦千戶所調濠梁等衛官軍守之

十二月辛卯賞平蜀將士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緞二十表滎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上親製平西蜀文紀傅廖二將之功

谷應泰曰聞之名山大川不封諸侯王公設險用守厥國而周都雒陽則曰南望三塗北望嶽鄙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蓋古者賢明之主在德不在險也夫中國之得地險者宜無過巴蜀棧道揭其北瀘水阻其西表岷峨之天闕帶二江之雙流勇夫重閉幾乎斗絕矣而自古及今敗亾相繼俘縶入臣罕有全者則蜀之地險固不足恃也方夫元運垂終羣雄並起明玉珍以隨州布衣結寨青山為徐壽輝之外臣倪文俊之守將及文俊見殺于友諒而遂奄有三巴盜竊名字比之劉宗下輩而自王公孫躍馬而稱帝功尤易易也玉珍不以此時北趨子午入叩關隴南下夷陵先窺漢沔而但固守夔門改元稱制偏隅自割坐待滅亡此策之最下者是則東之自守者無過士誠而西之自守者無過玉珍也方太祖之初逐鹿中原未遑外討答書通聘以待隗囂厚禮卑辭以驕李密而使者乃以張裔之口舌誇蠶叢之形勝井蛙坐大斯為過矣至于元都已沒秦晉悉平蜀道一隅

勢如黑子乃始命鄧興莫仁壽等瞿塘阻水鐵鎖横闗丸泥墨守不已晩乎若夫太祖之伐蜀也以湯和等舟師入峽疾趨重慶此正兵也而傅友德一軍揚言發金牛潛師取階文者此奇兵也夫鄧艾縋入陰平則綿竹之師不摧而潰吳漢襲至廣都則城市之橋可燒而斷宜乎劉仁表詣軍門明昇面縛銜璧而彭氏以為繼走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也乃知桓温既入李勢告亡全斌濟師孟昶不祀此張載勒銘于劍閣左思致誡于蜀都玉壘銅梁險無足據矣從此冉駹效順邛笮景從蒟醬出于番禺竹杖來于大夏版圖之盛固不必言獨是功紀傅廖文皆御製楊璟以無績而不叙小校以非義而報賞勸懲斯在又非特平蜀之規耳若夫明昇者封侯歸義居第京師要領克全母子相保雖劉禪樂魏身不生還而望帝歸魂死猶啼血嗚呼方西川僭號時其為寄生久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太祖平滇

太祖洪武五年春正月癸丑遣翰林院待制王禕齎詔諭雲南雲南古滇池地南控交阯北接土蕃西擁渚甸東以曲靖為門户與蜀黔錯壤麗江松潘烏蠻霑益如犬牙然戰國時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屬楚歸報會秦擊楚巴黔道塞遂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漢武帝元狩元年彩雲見南方遣使跡之起于洱河因寘雲南郡諭滇王入朝宣帝遣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蜀漢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雍闓斬之封其渠龍祐那為部長賜姓張氏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于是始有姓氏隋開皇

中爲史萬歲所破唐武德貞觀間張氏弱遜位蒙氏號南詔天寶七年閣羅鳳反敗節度使鮮于仲通西洱河後段氏有其地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改國號大理宋太祖立王全斌下四川請取大理鑒唐之禍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不被兵段氏得長世焉元世祖自臨洮過大渡河經山谷二千里至金沙江乘革囊以濟獲段興智滅其國乃以其子忽哥出爲雲南王瑱之仍錄段氏子姓守其土忽哥死封其子松山爲梁王至正時把匝剌瓦爾密嗣位明玉珍一攻之不克至是上既平夏乃遣使往諭之

六年冬十二月詔使王禕被殺於雲南禕初至雲南見元梁王君臣諭以奉版圖歸職方梁王不省館於別室數日又曰予將命遠來非爲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於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關明玉珍據巴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斧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至者誅乃今自料勇悍强獷孰與陳張士地甲兵孰與中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遣一將軍將龍驤百萬會戰昆明池爾猶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梁君臣相顧駭服頗有降意改館禕厚待之會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自西番徵糧雲南謀連兵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民間脫脫聞之請梁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邪欲躍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命訖汝元我朝實代之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使臣豈爲爾屈顧梁王曰爾朝殺我大兵夕至矣竟被害瘞地藏寺北禕有王佐才上嘗語曰吾國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後子紳走雲南求遺骸贈翰林學士謚文節

七年秋八月、遣元威順王子伯伯齎詔往諭雲南、

八年秋九月、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上諭雲曰、今天下混一、四方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重傷吾民、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對曰、雲南恃其險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曉以禍福、彼必順附、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易服、詐為元使、更制書、以紿梁王、雲不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

十四年秋九月壬午、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副將軍、帥師征雲南、列侯曹震王弼金朝興都督郭英張銓等皆從、上諭之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輒害使臣、在所必討、爾等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於眾、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使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煩兵而下也、師行、上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丁未、傅友德師至湖廣、分遣都督郭英胡海洋陳桓等帥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兵、由辰沅趨貴州、 十二月辛酉、傅友德率藍玉沐英等進攻普定、克之、羅鬼苗蠻犵狫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留兵戍守、進兵曲靖、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明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

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右副將軍沐英謂傅友德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若倍道急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丙寅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望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渡達里麻悉精銳扼水英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急撤眾禦之陣動英乃拔劍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破其前軍敵氣索退數里而陣我師畢濟友德麾兵進薄之矢石雨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眾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橫屍十餘里俘其眾二萬友德撫而縱之使各歸業蠻人見歸者皆喜慰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分遣藍玉沐英率師趨雲南而自以眾數萬向烏撒為郭英等聲援壬申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達里麻敗棄城走入羅佐山其右丞驢兒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于是把匝剌瓦爾密挈妻子與左丞達的驢兒俱入普寧州忽納砦焚其龍衣驅妻子俱赴滇池死癸酉藍玉沐英等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出降明日駐兵金馬山故梁王閫監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出迎玉等整眾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宮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餘日藍玉別遣曹震王弼金朝興等率兵二萬分道進取臨安諸路皆下之沐英分兵趨烏撒會友德先是都督郭英等出永寧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去河二十里為營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容掊蠻雲南諸部邑皆震至是[illegible]

師師循格孤山而南直擣烏撒元右丞實卜收兵屯赤水河拒郭英等友德大軍至實卜遁友德下令城烏撒版築方具實卜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陣待之諸將請戰友德故勿許士爭奮思致死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師既陣芒部土酋帥眾來援實卜合勢迎戰我師趨之戰數十合渠長多中槊墜馬死者我師益奮蠻眾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卜率餘眾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讋皆望風降附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元威楚路平章閭乃馬歹參政列車不花等詣曹震營降壬午元曲靖宣慰司行省樞密院同知怯列該傳慰高仁廉訪司副使孛羅海千及中慶武定徵江三路嵩盟晉寧昆陽安寧新興路南建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南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劄麻等官皆詣藍玉沐英營降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甲午遣使傳諭傅友德等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渠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靄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　金朝興兵略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俱下之革宣慰司立臨安府及各府十四衛置雲南都指揮司以都督謝熊馮誠署司事二月置雲南布政司改中慶路為雲南府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司事以張紞等為參政參議等官　閏二月靄翠至京賜衣帽及鈔遣還藍玉沐英等進兵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海為固土目段

世聞明師且至聚眾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閣是也號為險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為犄角勢自率眾抵下關造攻具夜半遣都督胡海洋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旗幟昧爽大軍抵下關望之踴躍讙譟敵眾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敵背腹受敵大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寉慶畧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于是車里摩歩和泥平緬等處相率降雲南悉平　三月藍玉遣兵攻拔三營萬戶砦更定雲南所屬府五十二州六十三縣五十四傅友德遣使以故元威順王之子伯伯及梁王家屬三百一十八人送京師并奏云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要害量宜設衛戍守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為豪右隱佔今循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覈諸衛所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洪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之上悉可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費　夏四月烏撒東川芒部復畔傅友德移檄沐英合兵進討西堡蠻賊寇普定貴州衛指揮同知顧成擊敗之　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守之造舟以渡往來上復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合征南三將軍攻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磐石關索嶺諸蠻　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滇池會傅友德兵進攻烏撒大敗其眾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萬計餘眾遁去復遣兵捕擊悉平之乃以烏撒烏桓芒部三府地近四州奏隸四川布政司　八月乙巳遣使諭傅友德沐英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擊破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隘慎勿輕動人自七星關來者又曰芒部烏撒

蠻至夜舉火挈家入靏翠符至可諭靏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蹂之開此道以接普定卽芒部渠長可盡獲將軍其熟圖之已復遣使諭曰雲南士卒旣艱食不宜分屯止于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無礙矣靏翠之地必用十萬衆乃可定也凡此者朕所見大槩耳萬里之外宜能周知將軍便宜自處置

九月傅友德沐英等分兵攻未服諸蠻以指揮馮誠守雲南諸蠻見大軍出謂城守虛弱遂相煽叛土官楊苴尤傑黠紿其下曰總兵領大軍歸矣雲南城可圖也遂糾衆至二十萬會于城下合三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乏食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爲憂誠與指揮謝熊以孤軍嬰城拒守備樓櫓戰具多置強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出奇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爲久困計時沐英駐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爲賊所得紿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相顧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邵甸普寧大祺江川等處據險樹柵欲圖再舉英至與馮誠等合兵剿捕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復定誠國用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傅友德等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叅政車里不花及渠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各賜其家衣服以觀音保爲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時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其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蠻民降者數十萬戶

三月甲辰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傅友德藍玉等班師而副將軍沐英以數萬衆留鎮之雲南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能爲指揮統兵守之

五月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尋甸等處

繕城池、立屯堡、安輯其人民、

十七年三月、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友德平雲南、上前後下璽書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皆中、友德奉行、不敢失、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夏四月壬午、論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潁國公、列侯藍玉仇成王弼子孫世及、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將校遷陞有差、　秋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元所授宣慰司印、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有城郭宮室、其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前代未嘗通中國、元始遣使招諭、遂入貢、至是大兵下金齒、與平緬壤地相接、思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冬十月乙酉、景川侯曹震奏言、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臣問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兩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間暇時、開通其道、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為便、詔從之、

十八年春正月、東蘭州韋富亂、沐英討平之、英在滇、仞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賴以安。分兵剪廣西維摩餘孽。通四川糧道。上喜曰。英能如是。吾無南顧憂矣。　冬十二月、思倫發反、率眾寇景東、馮誠擊之失利、千戶王昇死之、

十九年春二月、雲南谿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命傅友德率師討之、友德復移兵討平越蠻、麻哈楊孟等平之、　秋九月庚申、沐英奏、雲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畜、詔從之、

二十年夏五月庚申、敕諭沐英等、勿遣使往平緬、但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諸道固守待之、英自楚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率兵屯種、以備蠻寇、已復命景川侯曹震選四川精

兵駐雲南尋甸、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駐定邊、姚安、畢節、曲靖、越州諸處、立營屯種、候征討。

二十一年春正月、思倫發入寇、結砦於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一千五百級。

三月、思倫發悉其眾、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復寇定邊、欲報沙摩勒之役、勢甚猖獗、沐英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隔壘而陣、遣都督馮誠先出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驅象三十餘逆戰、雲南前衛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為前鋒、其渠帥跨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矢中象左膝及脇、象仆地、渠長中矢走、追射殺之、諸軍譟而前、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賊不足平也、乃下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為三行列陣中、俟象進、則前行銃箭俱發、不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詰旦分軍為三隊、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將士皆鼓勇而進、賊悉眾出營、結陣以待、其渠帥把事招綱等皆乘象、象披甲、皆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於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羣象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走、指揮張因、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之、直擣其柵、遂縱火焚其寨、烟焰漲天、還復以軍邀擊之、殺傷甚眾、賊黨有昔剌者、亦驍勇、復率眾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遥見一人抜刀飛騎而下、率眾更進、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鏖、不移時賊眾大敗、斬首三千級、俘萬餘人、生擒象三十有七、餘皆被矢如蝟死、渠帥刀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賊潰、英帥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藉、思倫發遁去。　夏六月、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沐英、陳桓為左右副將軍、曹震、葉昇為左右參將、率馬步諸軍討之。八月壬寅、沐英遣都督甯正從傅友德討東川。　九月、越州土目阿資叛、阿資故囉

囉種苦麻部、王師南征、沐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之、至是叛、傅友德等將兵討之、道過平㚟、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阿資、遂遷其山民往居旱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駐兵、立柵其上、後以為平㚟千戶所、阿資等復帥衆寇普定、燒府治、大掠、友德進擊之、斬其渠滿已青、

二十二年春正月、阿資退屯普安、倚崖壁為砦、傅友德以精兵蹙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寧正從友德擊阿資于越州、大敗之、斬其黨火頭弄宗等五十餘人、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分兵追捕之、阿資窮蹙降、甲午、曹震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悉平之、　冬十一月、思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來言叛逆之謀、皆其下刁厮郎等為之、以象馬白金入貢、願輸貢賦、百㚟遂平、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沐英以阿資畔服不常、請徙越州衛于陸涼鎮之、阿資復畔、平羌將軍何福督兵討之、至越州、阿資援絕降、福扼險置寧越堡、

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於雲南、雲南二十郡、左右分畫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蘭滄、俱入海、幅幀萬里、英鎮雲南、簡官僚、脩惠政、剔姦蠹、興學校、治水利、墾田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贏足、恩威並著、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嘗入朝、賜宴奉天殿、賚黃金綵幣、陛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爾也、既卒、追封黔寧昭靖王、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鎮雲南、

二十八年春正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平羌將軍何福擒斬之于越州、

三十年春正月、置雲南按察司、　秋九月、平緬諸蠻刀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奔京師、

西平侯沐春為征南大將軍、都督何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率雲南四川兵討之　冬十二月乙巳、遣思倫發還雲南、駐怒江上、命沐春令刁幹孟歸、而主毋為不臣、

三十一年春二月、刁幹孟請入貢、　夏五月、西平侯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司倫發於金齒、使人諭刁幹孟、不從、乃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福等躋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其渠刁名孟、斬獲甚眾、還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於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躪寨下、揚塵以警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率眾降、春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刁幹孟乃遣人乞降、帝以其反覆不之許、尋春病卒、何福討擒刁幹孟、思倫發始得還、平緬悉定、

谷應泰曰梁王以故元宗室裂土滇南國亡君死倫視蠻陲此其事非同天水之坐大隴西子陽之稱尊白帝也大義自裁誓不反顧則北地劉諶猶能殉漢烏孫公主義不忘隋瘞王禕於北寺斬吳雲於沙塘死從余闕生媿危公計非得已節斯烈矣若以大命既去新主有歸天子北門已棄中原於敝屣孤臣天末難塡滄海于丸泥則子嬰軹道詎是亡秦劉禪長安無須思蜀稱臣歸命納土入朝頡利冢留灞上突利老死并州我其臣僕之悲亦明哲保身之智也而乃猶豫兩端徘徊去就旌旗舳艫蔽江西上乃始開閫平章歛兵曲靖不知烏撒之師分出永寧普定之兵專攻曲靖大軍直擣雲南偏師還赴大理堂陛有聚米之形將帥成破竹之勢釜中游魂久已在太祖握中矣倉皇聞敗六宮出走龍衣焚於寶殿閶門驅死滇池鼠輩乃爾何因倔强如是耶或亦魯連帝秦願蹈東海田橫入朝道刎客舍之志與而太祖之下雲南也運籌萬里料敵如神山川險阨俱似躬行進

退指揮不爽尺寸史稱漢祖止於百敗不折敵畏唐宗不過身先諸將方其雄畧瞠乎後矣若夫曲靖之戰沐英決策冒霧疾驅兵臨白石寧我薄人毋人薄我此先軫所以克也張㡧展角潛出敵背此陳餘所以擒也臨江結陳退不能止此符融所以死也甲高熊耳之山馬飲昆池之水路踰萬里時纔百日耿弇功震祝阿李靖風行突厥潁川黔寧何多讓焉雖其後竊發時聞不煩左顧而軍若驚飈彼同敗葉遙傳仁貴咋舌稱神爭識令公望塵羅拜沐氏父子所以威行萬里也夫武帝用事西夏爨夜郎邛筰遂成荒服唐復陷入吐蕃宋乃劃於西夏元極兵威始分桐葉而黔寧永鎮三百年來不獨貝金象齒來自殊方抑且金馬碧鷄入參侍從豈非春風所及鷹眼能慈泮水之林鴞音速化猗與盛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胡藍之獄

太祖洪武二年冬十月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問劉基基素與憲厚以為不可上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犢耳將僨轅而破犂上曰吾之相無踰于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負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六年秋七月以胡惟庸為中書左丞相

八年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上既相胡惟庸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

其如蒼生何因憂憤增疾基嘗為上陳甌閩事蓋甌閩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為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于其地立巡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大豪復陰持其家基使子璉上書奏之而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故啣基使刑部尚書吳雲劾之以淡洋踞山海有王氣欲圖為墓地民勿與則建立司之策以窘其人致激變疏入上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獄上皆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見上不敢辨惟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俄有疾惟庸覘上念基怠乃陽為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不省也又三月寢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驛舟護歸青田亾何竟卒

十三年春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謀不軌伏誅自楊憲汪廣洋既敗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由是奔競之徒趨其門下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于上惟庸啣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己用為福壽所發惟庸故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餽遺善長黃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為太常卿累遷中書叅政遂與善長深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益無所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出竹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夜有光燭天于是惟庸稍自負有邪謀矣會惟庸家人為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吏奏之帝怒殺家人惟庸謝不知帝又究故誠意伯死狀惟庸懼且見發乃計曰主上艸菅勳舊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毋為人束手寂寂而是時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者常犯法帝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戇勇又見惟庸用事因與往來久之益密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坐

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亾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来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説善長以邪謀惟庸又使指揮林寶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奔入輓輅中馬死惟庸殺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逆謀益急而是時日本貢使適私見惟庸惟庸約其王令以舟載精兵千人僞為貢者及期會府中力士掩執帝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海就日本有成約正月戊戌惟庸因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内使雲奇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複壁間刀槊林立即發羽林掩捕拷掠具狀磔于市並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凃節等皆伏誅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株連甚衆羣臣請誅李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亾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於艸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既長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膂吾不忍罪之其勿問癸卯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倣古六卿之制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制丞相不旋踵而亾漢唐宋雖有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政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

十二月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以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延一師尚始終不忘恭敬宋先生親教太子諸王豈忍殺之且宋先生家居寧知

朝廷事耶上意解滌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十四年春二月有訢浦江鄭氏交通胡惟庸者時四方仇怨相告訐凡指為胡黨率相收坐重獄鄭氏素以孝義聞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其弟鄭湜曰弟在乃使諸兄罹刑辟耶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曁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伏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卽宥之擢湜為福建布政司叅議
二十三年夏五月乙卯太師李善長自縊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寃畧曰人情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弟之子善長于胡惟庸姪之親耳于陛下則子之親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男尚主女納妃而已矣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世絕宮汚不保首領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人年邁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尚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强暴感動其中也哉且善長子事陛下托骨肉無纖芥之嫌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自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為陛下明之猶願陛下作戒于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不報國用疏解縉代艸也　命刑部以肅清逆黨事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薛顯都督毛驤陳萬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
二十五年秋八月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伏誅

太祖洪武十八年秋八月、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西番。玉、開平王常遇春婦弟也、長身頳面、有勇畧、從遇春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遇春素稱于上、上亦以遇春故寵異之、累功至都督僉事、至是同英討西番、擒其渠瘦脖子、斬獲以千計、獲馬二萬餘匹、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

十四年秋九月、命永昌侯藍玉以征南副將軍、同潁川侯傅友德討雲南、轉戰平之。事見太祖平滇

二十年春正月、命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同宋國公馮勝襲金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衆十餘萬、勝以詿誤召還、即軍中拜玉為大將軍。事見故元遺兵

二十一年夏四月、大將軍藍玉襲捕魚兒海、獲元主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十人、男女七萬、馬駝五萬、上大悅、下璽書褒玉、比之衛青李靖。 秋七月戊寅、大將軍藍玉遣人送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上大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玉還朝、上切責之、戒以率德改行。 十二月壬戌、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先是擬封玉梁國公、至是改封涼、鐫其過于券。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番蠻人復叛、命涼國公藍玉率都指揮瞿能往大渡河邀擊之、玉討平嵓川雜道、克散毛洞、擒土目剌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户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賜黃金文綺、尋詔還鄉。

二十四年冬十月、命涼國公藍玉往陝西訓練軍士。

二十五年夏四月、涼國公藍玉捕逃寇祁者孫、遂畧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遣都督宋晟狥阿真川、衆番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建昌、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已

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柏興王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為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酉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伏誅初胡惟庸之畔有稱玉與其謀者上以其功大宥不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為大將總兵征伐甚稱上意嘗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川墜馬微傷手詔慰勞之比於中山開平二王然玉素不學性復狼愎見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橫暴畜莊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按問玉執御史捶而逐之先是北征還私其珍寶駝馬無算渡喜峰關吏以夜不即納玉大怒縱兵毀關而入上聞之不樂併詰責其私元主妃玉慢不省嘗見上命坐或侍宴飲玉動止傲慢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黥刺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脅制其下至是征西還意圖陞爵及命為太傅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為太師也恒怏怏不樂居宋潁二公下間奏事上不從玉懼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當是時寉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輅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為玉部將者玉乃遣親信召之晨夜會私宅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將為變約束已定為錦衣衛指揮蔣瓛所告命羣臣訊狀具實磔于市夷三族微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蔓衍過于胡惟庸　三月辛酉會寧侯張溫都督蕭用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　九月詔胡黨藍黨除已捕在官者外其未發不究

谷應泰曰昔者太公賜履南至穆陵鬻熊論封奄有江漢以啟土田圭瓚勒之景鐘而彤弓盧矢銘之太常用以分王功臣永保厥世甚盛典也乃高帝刑馬綰締伏鑕閭閻無國

伍胥屬鏤遺介推于綿上試文種于地下弓藏鳥盡良足悲矣明太祖力戰中原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賴茅土之爪牙枕戈臥鼓藉苴林之虓虎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論功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三十八人鐵券丹書誓諸白水河帶山礪爰及苗裔主非無勞之賜臣亦非無功之奉也獨奈何惟庸複壁藏兵藍玉家奴衷甲張赦不軌逼漢祖於柏人宣武稱兵追黃鬚于姑孰遂乃爵除五等禍及三宗然而推輿始初胡以傾邪升鼎耳藍以寵利居成功不學無術器小任重宜其及也乃論者以光武保全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故君臣之恩始終不替鹿鳴天保若魚水焉然予考太祖之分封也至尊貴者無過韓國食祿四千石魏國食祿五千石未嘗裂土自王也至任用者出師則本于廟算還軍則歸之禁旅亦未嘗得專征伐也凡此內安外攘勢若犬牙强幹弱枝何難控禦而乃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圖倉卒啟機傅會難明之事株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周內深文亦云憯矣夫淮陰陽夏就令關通彭越欒布罪無相及而況皂隸之後漸乃式微酎金之舉以次削除寧有朝登盟府夕繫檻車口血未乾爰書遂擬以致善長自縊景濂道亾蕭何三木而就徵望之仰藥而自殺豈尚功之典不設于齊侯而議功之條不載于周禮耶雖然高帝晚年甘露慶雲屢書于冊而醴泉之詐興貶爵削封播告于外而伏甲之謀起是則胡藍之釁抑亦鳳德之衰也至若徐中山之忠志無疵李岐陽之好學飭行湯信公之聽命唯謹沐西平之居貴不驕並皆攀龍鱗而有功履虎尾而不咥嗚呼與畢散之徒爭烈矣

開國規模

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率羣臣奉太祖即吳王位、以李善長為中書右相國、徐達為中書左相國、太祖退朝、語善長等曰、建國之初、先正綱紀、綱紀先禮、元氏主荒臣專、令儀鑒之　三月、置起居給事中、日侍左右、記言動、諭中書省臣、許山林士伍上書、効用、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有學識者、辟赴中書　夏四月甲午、太祖退朝、語侍臣孔克仁曰、秦主虐臣佞、天下叛之、漢高起布衣、寬大善駕馭、遂帝天下、今元政弛極、豪傑蜂起、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因感歎久之　五月、太祖御白虎殿、閱漢書、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于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二十六年夏六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闡明聖賢之學、尤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　十二月、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宮室、已、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太祖見雕琢奇麗者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聖、雕峻而亡、吾節儉是寶、民力其毋殫乎　禁箋文頌美、諭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適觀羣下所進箋文

多譽少規、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太祖吳元年春正月戊戌、諭中書省臣曰、吾昔在　中、嘗空腹出戰、得粗糲甚甘、今未嘗忘之、太平應天宣城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尤勞、其免太平租稅六年、應天宣城諸郡一年。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設文武二科。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三年一開舉。 夏五月、下令曰、予本布衣、因亂撫定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無所歸、吾乃積粟控弦、其徐宿濠泗壽邳襄陽安陸、免徭賦三年。 六月、諭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故欽恤為用刑之本。又諭中書省臣曰、法有連坐之條、吾以為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先王罪不及孥、罰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太祖曰、民之為惡、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不敢犯、其術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死之道。 秋七月乙亥、太祖御戟門、閱雅樂、自擊石磬、學士朱升辨五音、悞宮為徵、起居注熊鼎曰、八音石聲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太祖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鼎曰、樂不外求、在于君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太祖深然之。 除郡縣官、定賜予道里之費、以養廉也。 九月甲戌朔、太廟成。

癸卯、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宮以次序列、皆樸素不為飾、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甃地、太祖曰、敦崇儉樸、猶恐習於奢華、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言者慚而退、 冬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上左、先是承元制尚右、至是改之、以右相國李善長為左相國、 勑禮官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御史大夫福壽祠、歲時祀之、

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上下滋弊、至是臺察已立、按察司將巡歷郡縣、乃命李善長楊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吏則藉手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適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吾與卿面議斟酌之、庶可為久遠之法、已而律令成、太祖親閱視去煩減重、命頒行之、 十一月甲午、圜丘成、太祖出視、世子從行、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居處食用、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於饑寒、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堪命矣、 十二月丁未、以先聖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文武羣臣勸進、太祖辭、固請不許、明日復請、許之、辛酉、善長率羣臣以即位禮儀進、甲子、太祖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之意、祭告上帝神祇、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上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　丁丑、大宴羣臣於奉天殿、上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君上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不言。或臣下抗言直諫。而君上飾非拒諫。比來朕每發言。百官唯訥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可以直言者。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　辛丑。命廷臣兼東宮官。先是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齒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博通古今、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　、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為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於是以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不可忘也。　上欲官外戚、后曰、國家官爵。當用賢能。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聞前世外戚家多驕淫。不守法度。每致覆敗。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賜予。使得保守。足矣。若非才而官之。恃寵致敗。非妾所願也。上遂止、　上朝罷、從容謂劉基章溢曰、朕起淮右、以有天

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夫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饑渴之望飲食、若更敺以法
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民何賴焉、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　上與儒
臣論學術、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
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諸侯急於利者、多從之、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
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對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
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
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
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
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
田畝、諭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
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其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以定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
上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今天下次第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
民之道、在于寬仁、上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民必當阜民之財、息民
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
基頓首曰、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也、　二月、勅中書省臣、定郊社宗廟禮以聞、於是李善長傅
瓛、陶安等引古酌今、擬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夏至祀方丘、以五嶽
五鎮、四海四瀆從、四代各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祭、及歲除則合祭於高廟、社稷以春秋
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定衞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衞所、大率以五千

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為常。　丁未、詔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詔衣冠悉如唐制。　乙丑、命中書議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　庚午、命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　三月丁未、命翰林儒臣修女誡。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于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以預政事。至于嬪嬙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土地甲兵數、時近臣因進言山東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乙酉、蘄州進竹簟。命却之。諭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蘄州進竹簟。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　夏四月丁未、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丙辰、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未嘗不為之惋歎。易稱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秋七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府州縣開設學校。上嘉納之。　庚寅。賑恤中原貧民。中書省臣慮財匱。上曰。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患無其心。果心注之。何憂不贍。　閏七月丁未。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上語中書省臣曰。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先養其廉恥。然後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厚賜而遣之。　免吳江廣德太平寧國和滁水旱災租。　八月。漳州府通判王禕上言。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為心。寬大以為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生物為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無時而搏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浙西既平。租賦既廣。科歛之當減。猶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上嘉納之。時反元政。尚嚴厲。故禕以為言。　上謂宋濂等曰。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

始置六部官。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基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素剛嚴。凡僚友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啟皇太子捕置法。宿衛舍人奕碁于丞舍。按治之。人皆側足立。中書都事李彬骫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

銜之上還怨基者多訐于上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會基有喪告歸許之　上幸北京放元宮人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旁求隱逸之士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冬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　十一月辛丑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　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所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為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甲辰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大為曲阜知縣皆世襲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十二月己巳上退朝還宮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臺館榭為游觀之所誠不忍重傷民力耳昔商紂瓊宮瑤室天下怨之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當時國富民安爾等常存儆戒　辛未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時人民仍元俗喪葬作樂娛尸御史高原侃奏禁之

二年春正月庚子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　上

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于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縱弛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免中原田租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十有四年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懽然饋運近平燕都下晉冀民久被兵困征斂具北平山東山西免今年稅糧河南諸郡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亦行蠲免秦隴新附之民俱如一體以稱朕意　免江南田租詔曰朕渡江之始駐兵太平繼克鎮江下宣城西征北伐罔不底定朕念創業之初諸郡供億繁重嘗深憫之今天下十定其九太平應天鎮江免糧稅一年寧國廣德無為滁和亦如之　二月丙寅詔修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褘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取元經世大典諸書資參考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訪元統至正事績　壬午上躬耕籍田於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為祭祀衣服　三月戊申上與廷臣同論文章上曰古人為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夏四月癸巳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一莖五穗三穗者衆羣臣賀上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時為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好功生事卒使海內空虛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至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已而禮部尚書崔亮奏祥瑞國家休徵按唐六典四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大瑞景星慶雲麟鳳龜龍

之類上瑞白狼赤兔之類中瑞蒼烏朱雁之類下瑞岐麥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今擬祥瑞合大瑞者所司表奏餘瑞驗實圖進上曰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乃上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所司即時飛奏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體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窰室自裁未嘗辱之同因取大戴禮賈誼疏以進　六月丁卯諭國子學官敎養人才國子生習騎射　秋八月己巳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觀周禮閽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漿醯醢司服守祧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侍臣曰求善良于中涓百無一二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腹心即腹心病馭之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　監察御史睢稼請命府州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詔儒臣纂修禮書　九月上詔問羣臣建都之地或言關中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汴梁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宮室完備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長江天塹足以立國臨濠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詔以為中都　冬十月辛巳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兵革以來人習戰鬭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於是詔府設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人州設學正一訓導三生員三十人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三年春二月壬戌上行後苑見鵲巢卵翼之勞喟然而歎令羣臣親老者許歸養　召浙西蘇州富民至京師面諭無凌弱毋貪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母和睦親族周恤貧乏各賜酒食

而遣之。戊子詔天下有司推訪賢才。三月庚寅免應天徽州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稅糧。丁酉、鄭州知州蘇琦上言三事、一闢輔平涼北平遼右。餘孽未平。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一選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務者。分鎮要害。懷之以德。其沙漠非要害處。當毀其城郭。徙人民于內地。一墾田以實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為草莽。宜責之守令。召誘流徙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耕耨。其守令能增戶闢田。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書奏、命中書省采行之、〻夏四月、以危素為翰林侍讀學士、已謫素居和州、素居弘文館、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上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素踰年卒、夏五月甲午、置司農司。上以中原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設司開治所於河南。乙未、嚴宮闈之政。著為令。俾世守之。上以元末、宮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為典、皇后止得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不得與焉。宮貴奏目尚宮。內使監覆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外者。罪如之。宮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婦。節慶朔望。朝見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命婦禮。天子親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子女。進者。勿受。己亥、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策律五事試之。詔曰、成周之際。取才于貢士。賢者在職。民有士君子之行。漢唐宋科舉。但貴詞章。不求德藝。前元設科取士。權家勢要。結納奔競。賢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自今八月為始。特設科舉。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非由

科舉者。毋得為官。許高麗安南占城諸國。以鄉貢赴試于京師。　丁未、詔行大射禮。令太學生及天下郡縣學生員皆習射。　辛亥、詔定服色。禮部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國家取法周漢唐宋、以為治尚赤為宜、上從之、　六月癸亥、詔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以山水本名稱其神。禁淫祠。　免蘇州逋糧。詔蘇松嘉湖杭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耕種。以所種田為世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三年不徵稅。時徙者四千餘戶。　秋九月、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為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雷雲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禮冠、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賻、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具通五十卷、　冬十月丙辰、御史袁凱言保全功臣之道、從之、勑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與諸將說書。

四年春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屯種之民。　三月、策試進士於奉天殿。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　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殷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滎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殷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酃縣祀神農、寧遠祀虞舜、在浙西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

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　閏三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自監正、令五品以下。至從七品有差。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防之極嚴。犯法者必斥去之。履霜堅冰之意也。　夏五月、免江西浙江田租。　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作宴享九奏樂章。曰本太初、曰仰大明、曰民初生、曰品物亨、曰御六龍、曰泰階平、曰君德成、曰聖道成、曰樂清寧。上以協律善之。悉屏俗樂。　秋八月、免淮揚臨濠泰滁無為田租。　上手書問劉基曰、近西蜀平。疆宇恢廣。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寬。遂恣誹謗。今天鳴八載。日中黑子疊見。卿宜條悉以聞。基上言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五年夏六月甲辰、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于宮中。定宦官禁令。　冬十二月甲戌、勑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于督運。命黜之。山西汾州考平遙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為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　命仍祀孟子。初國子監請釋奠。命罷孟子祀。至是。上曰、孟子闢邪說。辨異端。發明先聖之道。其復之。

六年春正月、來朝守令陛辭。諭以慈祥豈弟。毋作偽。　甲寅、以舉人張唯王璉等為編修。入文華堂肄業。詔太子贊善宋濂、正字桂彥良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定其優劣。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遇甚隆。　二月甲午、詔暫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

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甚非所以稱朕意也其暫罷天下科舉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　夏四月命吏部訪求天下賢才　修昭鑑祖訓錄成初上命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可為鑒戒者書成賜名昭鑒祖訓錄目十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義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為之敍頒賜諸王　秋八月上嘗從容諮正字桂彥良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顛好惡顛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頗用重典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輒犯奈何彥良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也　九月庚戌詔禁對偶文辭命翰林院儒臣擇唐宋名儒箋表可為法者羣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令中書省頒為式　冬十月壬辰令考究前代糾劾內官法　十二月令郡縣止存大寺觀一僧道併居焉禁女子四十下者為尼

七年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老者就本部陞用諭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縣得一賢守令如潁川有黃霸中年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繁劇同其量減之

八年春正月甲子詔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丁亥詔天下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教子弟有司以時程督上以北方喪亂之後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往各郡分教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墮於小人給廩食衣服而遣之　山陽民父得罪當杖子請代上曰朕為孝子屈法特釋之　十二月陜州人獻天書

斬之。

九年夏六月、詔改中書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秋九月、中書省奏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死奸吏、上曰、君之馭臣以禮、臣之馭吏以法、吏詐則政蠹、政蠹則民病、朕嘗令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有司多不法、為下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今兩參政能寘奸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特賜璽書勞之、　閏九月庚寅、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雖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乃上言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分封太侈事見削奪諸藩　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也、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亡滅、陛下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求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無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唐太宗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於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敘為

辱令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
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
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
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
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躡豈
下人之不懼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為
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于山林矣未聞寔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
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賊
人偽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即驚駭潰散蒹之深山大
壑人迹不能追踪之地捕之數年既無其方乃歸咎於新附户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
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于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乃就附
籍者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户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臣恐自
玆之後北郡户口不復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錄
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備舉八議之法嚴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
黜之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
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
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
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求治之道莫

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丈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乃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條舉綱目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為要務以獲贓多者為稱職以事績少者為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升於太學太學正升諸司馬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今使天下郡縣生員升于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國未可拘于常法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賢者能有幾人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書奏逮問庚死獄中

冬十月上與侍臣論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四裔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入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由是矣漢之於外戚閹寺唐之於藩鎮戎狄然制之有道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私愛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職在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

維大小相制防壅蔽謹威福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財歸有司兵待符調豈有跋扈之憂至于御四裔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省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十二月諭中書省臣凡職官聽選者早與銓注勿使資用乏絕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

十年春正月工部承差張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慎擇監察御史二京師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三北方閑曠土令農民自實畝數以定稅粮守令不得責里甲虛增額數擢為宛平知縣　二月免仕者徭役著為令　夏五月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還鄉令終身不齒諭羣臣曰閹寺之人在左右久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竊權勢遂至于不可抑朕立法寺人不許預政事今決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六月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　秋八月庚戌改建圜丘於南郊先是郊祀一如周禮行之既久風雨不時災異迭見上謂天地猶父母父母異處人情有所未安乃命即圜丘舊址為壇而以屋覆之名大祀殿癸丑改建社稷壇於午門之右共為一壇　十一月丁亥冬至合祀天地奉天殿

是年免河南山西廣東湖廣田租

十一年春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十二年春三月上退朝御便殿召儒臣論治道以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獨無言謫之

十三年春正月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如古六卿之制見胡藍之獄　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糧額初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其民附寇且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因取諸豪族租簿佃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額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斛七斗五升至四

斗五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徵三斗、 五月、詔免天下今年田租。還山西軍二萬四千人為民。

十四年春三月、上以北方自喪亂後。經籍殘缺。命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秋七月、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以何德忠金思存等為參政參議諸官、

十五年夏四月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斥之、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請如元時置鐵冶都提舉司轄之、歲可收鐵百餘萬斤、上命杖之、流海外、 五月、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廣東儒士上治平策數千言、上以其不及用賢、責之、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擢用、 上一日錄囚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 秋九月、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事、曰法天道、廣地理、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脈、開經筵、精選舉、審刑罰、敦教化、馭四裔、蒐才俊、廣咨訪、上嘉納之、

十六年夏四月、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上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何堪。非朕所望也。濟強敏綜核善深文莫能自脫嘗鬻獄借死囚脫代、獄吏發之捶獄吏死、冬十月、下濟獄、伏誅、

十七年春三月戊戌、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場、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四書義主朱子集傳、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十五日試經史策五、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

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閑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秋七月丁酉、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監文移往來。冬十月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

十八年春正月、上諭戶部農桑衣食之本。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衣錦繡。

十九年春三月、上諭戶部、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輕徭抑末。使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毋事聚斂傷國體。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送京師、八月、上與侍臣論宋太宗改封庫為內藏庫、上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是。他如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餘者。必籍其數。貯于內藏。課賦有餘則儲之。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簽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財利之端。及其後世用于兵革。三司財用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佐軍需者。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二十年春正月、上聞錦衣衛多以非法訊鞫罪囚。命取其刑具悉焚之。所繫囚仍送刑部審理。閏六月、申養老之政於天下。秋七月、有司請立武學祀太公、上曰、文武非二塗也。太公從祀帝王廟。罷其舊祀。

二十一年夏四月、庶吉士解縉上言、陛下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于塗炭。此帝王之功也。絕女寵寺人之患。亡聲色遊畋之娛。此帝王之畧也。乃國初至今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

無過之人。陛下嘗云。世不絕賢。又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良由誠信有間。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誅鋤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輙有無及之嘆。陛下又好觀道德心經。說苑。韻府諸書。臣竊謂劉向學不純師。陰氏韻府。寒士叢說。臣願陛下聚儒生。上泝唐虞夏商周紀之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傳。令臣執筆而隨其後。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俗樂可肄。官伎非人道所為。痛懲法外之刑。永革京城之役。婦女帷簿不修方令逮繫。大臣過惡當誅。且勿加戮。倣古藍田呂氏。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率先以旌勸之。行授田均田之制。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書院學田。興復而廣益之。此化原所由始也。至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則又何取乎義夫節婦哉。夫粢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鈎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上手持其疏。稱繒奇。不然以其言頗迂。不及行。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二心。德以化君子。威以制小人。不因乎地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削潮州生員陳質軍籍。質父戍大甯已死。有司取質補伍。質上書請卒業。上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朕豈少一持戟之士乎。許之。除其伍。

二十五年秋七月。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恒給由至京師。上問民間疾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宋儒胡瑗為蘇湖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聖賢之道。所以濟世也。民情不知。則所教何事。其竄之極邊。命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九月。詔求通曉歷數。推往知來者。爵

封侯山東監生周敬上疏諫畧曰國祚脩短在德厚薄非歷數可定陛下但當修德則國祚自傳萬世陛下連年征伐臣民皆以為恥不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御璽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方今力役繁興戶口雖多民勞者衆賦斂過厚倉廩雖實民貧者多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强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稅粮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豈無善人君子偶入詿誤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非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上頗納其言北征之議稍息

二十六年夏四月詔戶部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秋七月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為常尋以東宮官屬闕徵浦江鄭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者選用九月甲子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為右春坊右庶子未幾擢鄭沂為禮部尚書　冬十二月天下學官入覲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泰州訓導門克新敷對亮直紹興府教授王俊華文辭工贍上擢克新為左贊善俊華為右贊善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庚戌上謂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忘飢煖則忘寒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比年以來時歲頗豐然預防之計不可不早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授

以種植法。又益種綿花。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秋九月庚申。寰宇通志書成。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太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五百里。四裔不與焉。

二十八年夏六月己丑。諭羣臣禁黥刺腓劓閹割之刑。　秋七月。有道士獻書。上曰。朕將躋天下生民于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命却之。

二十九年春三月壬申。詔文廟從祀。罷楊雄。進董仲舒。從行人司副楊砥言也。

三十年夏五月甲寅。大明律告成。刊布中外。上御午門。諭羣臣以祥刑之意。　諭侍讀張信。侍講戴彝。以論思為職。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世道。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擢用之意。　九月辛亥。命戶部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又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督者罰。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

十一月。上御奉天殿。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上問制用幾何。對曰。五百貫。上曰。五百貫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命切戒之。

三十一年春正月。上以山東河南民多惰于農事。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郡縣。督民耕種。具籍所種田地與收穀粟之數以聞。

谷應泰曰。太祖以淮西布衣。仗劍討亂。十五年之間。遂成帝業。開明堂。禮上帝。功云烈矣。然而身在行間。手不輟書。禮致儒臣。深思治道。慨自宋葉淩遲。生民無主。西京禮樂失自

周遷晉代風流已于江左繼之元人失馭濁亂乖離自古禍亂浸淫聖學放廢未有若是之酷者也非帝神靈倔起智勇挺興亦烏能克勘禍亂率由舊章撥亂反正若斯之速者乎觀其懲宦寺之失而禁內官預政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畧盡至於著律令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衛建學校無不損益質文斟酌美備稽考百王之蹟深明治亂之故振墜緒于秦灰永貽謀于周歷夫沛公老死行間漢治盡仍秦弊光武同符高祖三公僅參吏治唐美貞觀內多慚德宋推藝祖外寡經營求其網羅前哲範圍後王槩乎未之逮也觀其官制典禮律令寶訓女誡卧碑木鐸祖訓大言炎炎至文郁郁義監二代法備三千共貫同條金聲玉振所以吳札初來必觀周禮武王下車不改商舊蓋集大成者難為毀繼至善者難為功龍門作史不能成謗帝之書陸機悲吳猶能著辨亡之論以視秦中父老誇美三章宋室子孫侈功杯酒方斯蔑軌風云陋矣而或者謂其誅戮韓彭廣封宗室猜疑豪傑遷徙富民直言庾死獄中詩過謫戍荒徼賈誼流涕于劍盤絳侯摧心于牘背所以七國之釁實啟養癰黃巾之禍不無食報河北降城竟無男子青城仗節獨有侍郎或亦作法之涼遂有天道之還乎蓋汴都城陷盡殲諸王元季羣雄率起大盜因而懲噎不無吹虀帝性沈鷙果于屠殺微類漢高遜美唐宋或以此耳雖然隋文不永謂以急亡晉武短祚又以寬敗矯枉之不妨過正或亦英雄之善識時務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觀其開國規模弘遠矣

削奪諸藩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建文帝即位詔改明年為建文元年帝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生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皇曰善九月庚寅立為皇太孫時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侍讀太常卿黄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吾獲是謀無慮矣初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元裔時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並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乃發洪武九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訓導葉居升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略曰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及諸

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太祖怒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至是太祖崩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佑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俱因其故勿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疏間也　六月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帝患之謀諸齊泰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泰子澄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　冬十一月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儒請以德化道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　十二月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曰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諸王凡以護中國屏四裔為聖子神孫計至遠也夫何地大兵强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晁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

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
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襃賞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寧有不服順者哉上嘉之然不能用

建文元年春二月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更定官制　夏四月人告岷王楩不法事削其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麟廢為庶人又以湘王柏偽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為王豈能辱僕隸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榑陰事詔至京廢為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為庶人未幾靖難兵起

谷應泰曰聞之周南始化二公分陝及其東遷晉鄭焉依以故衆建諸侯分王子弟屏藩天室拱衛京師勢綦重也高皇帝大寶既定剪桐論封燕王居北平代王居代郡寧王居大寧棊布星羅屹然宗社揣其深謀不特維城之磐石抑亦北門之鎖鑰耳惟是幷州警備多蓄重兵馬邑防秋得專節制鄭京城實危莊公晉曲沃實弑孝侯大都耦國禍之本也又況秦晉四府湘岷六藩莫不帝制自為偃蹇坐大藉神明之冑挾肺腑之尊楊水以粼粼而興周道以親親而弱變所從來非無故矣況乎冲齡御極主少國疑强宗亂家視同報獻斯時賈生抱哭即召吳楚之兵主父設謀便啓晉陽之甲將使三家盡分公室餘地悉入廩延正所謂養虎貽患畜癰必潰者也故論者以建文之失在於削諸藩而予則以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論者又以建文之失在於削强藩而予則以不削强藩者燕王最强最先反寧王次强必次反毋怪齊泰黃子澄輩拊膺厝火捉手閤門次第芟除計

安宗社然而忠則竭矣算亦稍紕焉考其時周王岷王都被捽捕齊藩代藩並皆幽廢甯邸護衛見削湘王闔宮自焚數月之內大獄屢興案驗未明葛藟不庇必有托蒼天以報仇生皇家而勿願者況又中涓入燕逮繫官屬幾於十王並戮七國行誅釁起兵端非無口實矣以予論之方太祖小祥之時正諸藩遣子之日宜於大內置百孫院因而留之仍擇名臣傅之禮義四小侯就學於漢即長安君入質於秦也而又分命洪武舊勳以撫綏為名開閫通州分屯河濟倣亞夫之堅壁立辛毗於軍門仍賜溫綸躬行德化梁王罪狀咸悉燒除吳王不臣錫之几杖則天潢諸嗣逆節雖萌反形猶戢而稍俟諸子弟年各冠婚即以尺一之詔分裂其地國小則永無邪心內割則未遑外事天下亂絲可徐理而解也獨奈何葉居升之奏被譴於高皇而方孝孺之謀不行於嗣主比齊黃輩分道徵兵直出無策而石頭被詔激變蘇峻江陵蒙討逼反桓玄謀之不臧誰執其咎哉逮至燕兵南下建業合圍而谷橞獻門安樞首附周齊列藩以次復爵同惡相保理固然也獨是蜀王之賢無與興廢之謀超然評論之外雖河間之書集博士而畢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俱靡何以加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燕王起兵

太祖洪武三年夏四月、詔封皇子棣為燕王、太祖第四子也、

十一年冬十二月、定諸王宮城制式、太祖曰、除燕王宮殿仍元舊、諸王府營造、不得引以為式、

二十三年春二月、命潁國公傅友德為將軍、聽燕王節制、征沙漠、初燕王既之國、太祖欲諸王

知軍旅、乃勅秦王晉王燕王督諸將分道北征、已而秦王晉王師久不出、燕王率友德等北出、至迤都山、擒其將乃兒不花還、

二十五年夏四月丙子、皇太子薨、皇太孫生而頟顱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祖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命燕王、語乃佳、太祖常有意易儲、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太祖乃止、

二十八年、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為傅、僧道衍知燕王當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與大王戴、蓋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之、道衍至燕邸、薦鄞人袁珙相術、燕王使召之、至、令使者與飲于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

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建文皇帝即位、遺詔止諸王入臨會葬、燕王入、將至淮安、齊泰言於帝、令人賷勅使還國、燕王不悅、 秋七月、帝命李景隆訊周王橚、逮至京、廢為庶人、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泰黃子澄用事、遂簡壯士為護衛、以勾逃軍為名、異人術士多就之、 冬十月、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於獄、 十一月、燕齊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寘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急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泰對曰、今北邊有寇警、以邊防為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

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俾察燕王動靜圖之魏國公徐輝祖燕王妃同產兄也時以燕事密告之帝大見信用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

建文元年春正月燕王遣長史葛誠入奏事帝密問燕邸事誠具以實告遣誠還燕使為內應至則燕王察其色異心疑之　二月燕王入覲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帝覽奏袖之翼日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敬曰隋文楊廣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　三月燕王還國帝以都督耿瓛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參議皆使覘燕邸事尋皆召還又遣官為採訪使分巡天下都御史暴昭採訪北平具以燕邸事密聞於朝請為之備　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上變告按察使陳瑛受燕金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遂勑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衞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屯開平名備邊仍命都督耿瓛練兵于山海關徐凱練兵于臨清密勑張昺謝貴嚴為之備又召燕番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　燕王歸國即託疾久之遂稱篤　夏四月太祖小祥燕王遣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入臨或曰不宜偕往王曰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并留之黃子澄曰不可疑而備之殆也不若遣還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孫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帝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甯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入輝祖廄取其馬以行輝祖使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燕主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已而燕兵起高煦戮力為多帝曰吾悔不用輝祖之言　六月燕山護衞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于諒周鐸等陰事逮繫至京皆僇之有詔責燕

王。王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卧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長史葛誠密告昺貴曰。燕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會燕王使其護衛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具言王將舉兵狀。齊泰即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昺圖燕。使約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為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為燕王舊所信任。密勑之使執燕王。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亡何勑使趣之。信艴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乃召入。拜於牀下。燕王佯為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燕王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上擒王矣。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燕王見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僧道衍至謀事。適暴風雨簷瓦墮。燕王心惡之。色不懌。道衍以為祥。王謾罵和尚妄。烏得祥。道衍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王喜。有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密以疏草示燕王。因留匿邸中。燕王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為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等門。未幾削爵及逮官屬詔至。

秋七月。謝貴張昺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內。燕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昺。餘無能為也。燕王曰。是當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即令來使召昺貴付所逮者。昺貴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壬申。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燕王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昺。不來。復遣官屬內官。以所逮名往。乃至。衛士甚眾。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昺入。燕王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

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嘗之燕王自進片瓜忽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為天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為乎擲瓜於地護衛軍皆怒前擒貴昺捽盧振葛誠等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迫於若奸臣耳遂曳貴昺等皆斬之貴昺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昺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昺已被執亦潰散北平都指揮彭二聞變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千餘人欲入端禮門燕王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散燕王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其八唯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聞言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三日城中大定都指揮使余瑱既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守居庸關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癸酉燕王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為都指揮僉事擢李友直為布政司參議拜卒金忠為燕紀善金忠浙江鄞縣人精于卜燕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告遂署為紀善命侍帷幄用其謀策時布政司參議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降下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為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用率爾將士誅之罪人既得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乃上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為磐石計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橚榑柏桂楩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甯忍此蓋非陛下之心實奸臣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恆思加慎為諸王先而奸臣跋扈加禍無辜執臣奏

事人箠楚刺熱，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鞠于遠邇，圍守臣府。已而護衛人執貴、昺，始知奸臣欺詐之謀。竊念臣於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伐大樹，先翦附枝，親藩既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覩祖訓有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書奏，詔削燕王屬籍。甲戌，燕王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時都督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燕王命玉帥兵往攻。玉使人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眾出戰，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玉撫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為本。因簡勇士以夜四鼓登城開門而入，城中始覺。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甲申，燕兵攻懷來。時余瑱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王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是拊我背也，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燕王曰：宋忠擁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諸將皆曰：彼眾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王曰：當以智勝，難以力取。彼眾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宋忠紿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為燕兵所殺，屍積道路。欲以激怒將士。燕王令其家人張樹旗幟為先鋒。眾遙識旗幟，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無恙，輒喜，謂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帥餘眾倉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而前。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獲。燕王擇善射者射泰，中之，流血被甲，慷慨裹血而戰，奮呼陷陣死。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兵乘之而入

忠匿於廁搜獲之并執余瑱皆不屈死都指揮彭聚亦力戰死當時諸將校為燕師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燕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矣丙戌永平指揮陳旭趙彝郭亮以城降旭等遂從燕將徐忠分兵克灤河庚寅大甯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兵號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燕王聞之援遵化萬等退保松亭關萬有智勇陳亨陰欲輸欵于燕畏萬不敢發燕王貽萬書盛稱萬而詆亨緘識之召所獲大甯卒解縛賞勞俾歸密與萬書故使同獲卒見之尋遣與俱至則同歸卒發其事陳亨劉貞搜得與萬書遂縛萬下獄聞於朝藉其家　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兵為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乃以長興侯耿炳文佩大將軍印駙馬都尉李堅為左副將軍都督甯忠為右副將軍帥師北伐子澄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帥師並進擢程濟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吳傑等各帥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擣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帝誡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　八月己酉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至真定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潘忠駐莫州楊松率先鋒九千人據雄縣約忠為應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燕王曰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為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燕王悅躬擐甲冑帥師至涿州壬子屯於婁桑令軍士抹馬蓐食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緣城而上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忠在鄚州未知城破必引眾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喻遂

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樣橋伏水中領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帊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兵起據橋忠戰敗趨橋不得燕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衆多溺死燕王問諸將帥所嚮衆未有定王曰當徑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燕王曰善即趨真定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保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燕王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鄚敗狀燕兵旦夕且至諸將請曰令由間道不令彼知蓋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為備王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令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岸之衆必移于北并力拒戰一舉可盡殲之兼使知雄縣鄚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若徑薄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衆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壬戌燕王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訊狀南岸營果北移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馬雲朱能等率衆奮擊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貫南陣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降者三千餘人騎士薛祿引槊中李堅墜馬獲之寗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縶與語曰皇考之靈以汝授我因語以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奔入真定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死者甚衆炳文入閉門固守吳傑師師來援兵潰遁還燕兵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以擒李堅功擢薛祿指揮帝聞怒曰老將也而摧鋒奈何子澄曰勝敗常事毋足慮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

隆可比閑景隆今破矣遂遣景隆代炳文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滸復賜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僇之召耿炳文回　九月朔監察御史康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令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也貴則孝康之手足也尊則陛下之叔父也乃殘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方周王不軌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削地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是征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周王既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迄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臣愚以為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以敦親戚天下不勝幸甚疏上帝不能用　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與耿瓛楊文帥師圍永平　李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并調各路軍馬五十萬進營于河間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梁豎子耳寡謀而驕色厲而餒未嘗習兵見陣輒予以五十萬衆是自坑之也復聞景隆軍中事燕王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為將政令不修上下異心一也北平早寒南卒裘葛不足披冒霜雪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愎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喧嘩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奈何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出非專為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而誡世子居守曰景隆

來堅守毋戰也壬申燕軍援永平諸將請守蘆溝橋王曰方欲使九江困于堅城之下奈何之燕師猝至永平吳高不能軍退保山海關燕兵奔之斬首數千級燕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楊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貽二人書盛譽高而詆文帝聞之削高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瓛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

冬十月燕兵趨大寧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寧王善謀洪武間燕王受命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得甚歡大寧領朶顏諸衛多降人驍勇善戰燕王既起兵謀取之而朝廷亦疑寧王與燕合削其三護衛燕王聞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寧必矣乃為書貽寧王而陰率師兼程趨之諸將曰劉貞守松亭關急未易破李景隆兵方盛不如還師援北平以為後圖燕王曰今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皆老弱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其家松亭之衆不降且潰矣北平深溝高壘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吾正欲其頓兵堅城之下還兵擊之如拉朽耳諸公第從予行毋憂也乃自徑道捲旆登山從後攻度關至大寧克其西門獲都指揮房寬殺卜萬于獄都指揮朱鑑戰死劉貞陳亨引軍還援陳亨竟襲破貞率其衆降貞單騎負勑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大寧既拔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寧王執手大慟言北平旦夕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甚洽燕王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三衛渠長及閭左思歸士皆喜定約燕王辭去寧王出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騎士卒一呼皆集遂擁寧王入關與俱西燕兵既得朶顏諸衛兵益盛分遣薛祿下富峪會川寬河諸處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寶貨隨寧王還北平

李景隆聞燕兵攻大寧帥師進渡蘆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為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

女并乘城擲瓦礫、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號令壘營人各為戰、非受命不得親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明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時時夜縋城斫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唯都督瞿能奮勇、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後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至俱進、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不得登、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甯歸附之衆、分隷各軍　十一月庚午、李景隆移營向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燕王率兵至孤山、列陣於北河西、河水難渡、是日雪、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冰合、是夜冰果合、遂率師擊敗前哨都督陳暉兵、暉衆跳冰遁、冰乃解、溺死無算、燕王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夾擊、遂連破七營、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乃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頓首賀王神算、王曰、偶中耳、諸君所言、皆萬全策也、都督火真焚敵韉以煖燕王、鎧者趨馬、楯人呵之、王曰、止、是皆壯士、景隆師既敗、黃子澄等匿不以聞、帝曰、外間近傳軍不利、果何如、子澄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子澄遂遣人密語景隆、隱其敗勿奏　乙亥、燕王上書自理、以誅齊泰黃子澄、傳檄天下　十二月、加李景隆太子太師、景隆之敗、子澄不以聞、且云屯德州、合各處軍馬、期以明年春大舉、故有是命、兼賜璽書、金幣珍醞貂裘、燕王諭諸將曰、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敝其衆、令帥師征大同、大同告急、景隆勢必來援、南卒脆弱、苦寒之地、疲于奔命、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

其勢而利導之諸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荊關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燕王疏列二人罪也二人名雖罷退實籌畫治兵如故 薊州鎮撫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河北指揮張倫等率兩衛官軍自拔南歸曰矢死報國 參贊軍務高巍上書言臣願使燕曉以禍福遂遣至燕上書燕王曰太祖升遐皇上嗣位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六師臣以為動干戈不若和解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故願奉明詔置死度外親見大王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昔大王能割首計者送京師解去護衛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殘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晁錯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數月以來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在離間以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死于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儻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書再上不報

二年春正月燕王進兵圍蔚州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李景隆帥師救大同出紫荊關燕王由居庸關入還北平景隆軍凍餒死者甚衆墮指者十二三委棄鎧仗于道不可勝紀 二月韃靼率衆助燕 夏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進兵真定以圖燕帝賜景隆斧鉞旌旄中官齎往忽風雨舟壞沈于江復賜之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軍過河間前鋒將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期于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率諸將進駐固安燕

王謂丘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為惟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粮餉適足為吾資耳爾等但秣馬厲兵以待張玉請先往駐白溝以逸待勞王從之命率衆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前鋒都督平安至白溝河是日燕兵渡五馬河駐營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燕王坐胡床待旦忽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爗然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絃皆鳴燕王喜曰此勝兆也帝慮景隆輕敵乃遣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三萬為殿星馳會之已未李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次于白溝河列陣以待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平安豎子從吾出塞識吾用兵以故敢為先鋒今日吾先破之安驍勇善戰鋒初交安奮矛率衆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燕兵遂却燕有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率千戶華聚力戰河北岸百戶谷允入陣得級七王親率兵夾擊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執時已瞑戰猶未已至夜深始各收軍還是日也兩軍互相殺傷安軍哨馬失百餘匹而已景隆英傑藏火器地中人馬遇之輒爛戰既解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自上流倉猝渡河而北燕王既收軍還營擢谷允指揮夜秣馬待戰使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為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畢渡瞿能率其子攜房寬陣平安翼之寬陣披靡擒斬數百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即麾精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如注射王馬凡三被創三易之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缺不堪擊馬却阻於隄幾為瞿能所及燕王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隄而燕王復率

衆馳入陣斬其騎數人平安善用鎗刀所向無敵北將陳亨徐忠皆被創已而安斬亨於陣忠兩指被砍未斷自斷而擲之裂衣裹鎗而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高煦接戰彼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薄午瞿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越嶲侯俞通淵陸凉衛指揮滕聚復引衆赴之會旋風起折大將旗南軍相視而動王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殺瞿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走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燕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山積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燕兵追至韓山月樣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尸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降軍燕王悉慰遣之南師聞者皆解體是戰也魏國公徐輝祖師軍為殿獨全軍而還壬戌燕王進攻德州

五月辛未李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燕王遂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哨騎至濟陽縣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而死先是山東參政鐵鉉方督餉赴景隆軍會景隆師潰東奔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瓦解鉉與參軍高巍酌酒同盟收集潰亡守濟南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及景隆奔就鉉燕王令諸將乘勝倍道而進庚辰至濟南景隆衆尚十餘萬倉猝出戰布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於是燕兵列陣圍之鉉督衆悉力捍禦事聞乃陞鉉為山東布政司使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為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景隆還朝帝赦不誅黃子澄痛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副都御史練子甯執而數之朝以哭請卒不問燕王圍濟南久令人射書城中促降有儒生高賢甯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請罷兵不報燕王圍濟南已三月不下

乃捱城外諸溪澗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適矣鉉乃議令軍中詐降迎燕王入約壯士懸鐵板伏城上闉王且入則下鐵板拔橋計定使守陴之卒晝夜哭曰濟南魚矣亡無日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為社稷憂誰非高皇帝子誰非高皇帝臣民其降也然東海之民不習兵革見大軍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元之意或謂聚而殲之請大王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燕王大喜時王苦兵間謂濟南降即不得金陵可斷南北畫中原自守亟下令退軍王乘駿馬徐行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間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燕王比入門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王驚易馬而馳濟南人挽橋橋則堅燕王竟從橋逸去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陴罵燕王大怒乃以駁擊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兵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燕兵破之燕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進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於是撤圍還北平鉉及盛庸等兵乘勢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上即軍中擢鉉為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為歷城侯　九月朔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等屯滄州　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實多郭布政單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illegible]越淮歸[illegible]

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激發忠義　冬十月燕王聞盛庸兵北向欲出兵攻滄州恐南師為備乃陽下令征遼東諸將士聞之不樂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密邇大敵而勤師遠征遼地寒早士卒不堪恐非利也燕王屏左右語之故曰今盛庸駐師德州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陶銘築滄州相犄角為吾梗德州城壁堅且敵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亦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潰圮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築城不易我乘其未備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佯言往征遼東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間道直擣城下破之必矣玉與能頓首稱善徐凱諜知北兵征遼東不為備遣兵四出伐木晝夜築城燕師至天津過直沽王語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縣長蘆今塼垛竈兒等坡無水彼不為備由此可徑至滄州城下乃下令軍士循河而南軍士疑曰征東何南也王曰夜有白氣二道自東北指西南占曰利南乃自直沽一晝夜疾行三百里遇偵騎盡殺之比曉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衆運土築城如故兵至城下乃覺亟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栗不能甲燕兵四面急攻之玉帥壯士由城東北隅肉薄而登遂拔其城先遣兵斷歸路生擒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衆悉降燕將譚淵盡坑殺之械凱等至北平　十二月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王自率衆循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燕王遂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軍餉甲午燕王至汶上掠濟甯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于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軍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燕師至東昌庸與鉉等聞燕兵且至宰牛宴犒將士誓師勵衆簡閱精銳背城而陣具列大器毒弩以待時燕軍屢勝見庸軍即鼓譟前薄盡為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燕王以精騎衝左掖入中堅庸軍厚集圍燕

王數重燕王自衝擊不得出朱能周長率番騎衝擊東北角庸等撤西南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翼燕王出張玉不知王已出突入陣救之沒于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燕兵大敗遂北奔庸麾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是役也燕王數危甚諸將奉帝詔莫敢加刃燕王亦知之故挺身出輒短兵接戰王騎射尤精追者每為所殺至是奔北獨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逼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至擊退庸兵獲部將數人而去燕王喜以煦肖己慰勞之薛祿亦數擊退南兵燕王聞張玉敗歿乃痛哭曰勝負常事不足慮艱難之際失此良輔殊可悲恨師還與諸將語每及東昌事曰自失張玉吾至今寢食不安遂涕下不已諸將皆泣後舉報功之典謂侍臣曰論靖難功當以張玉為第一追封榮國公河間王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東昌捷至詔褒賞將士召齊泰黃子澄還朝仍預軍事享太廟告東昌之捷　初燕王師出僧道衍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自東昌還道衍曰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　二月燕王自撰文流涕祭陣亡將士張玉等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曰雖其一絲以識余心將士家父兄子弟見之皆感泣燕王因激勸將吏召募勇敢以圖進取乙未帥師南出進諸將士諭曰爾等懷忠奮勇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比者東昌之役接戰即退遂棄前功夫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白溝河之戰南軍先走故得而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爾等奮不顧身故能出萬死全一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自今無輕敵無選愎違者殺無赦己酉師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吳傑平安出真定燕王與諸將議所向丘福等言定州府民新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王曰野戰易攻城難今盛庸聚德州吳傑平安駐真定相為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真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

畀其中敵必出迎戰取其一軍餘自膽破諸將曰軍介兩敵使彼合勢夾攻吾腹背受敵奈何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軍相薄勝敗在呼吸間雖百步不能相救況二百里哉明日遂移軍東出　三月朔師次滹沱河遣遊騎哨定州真定多為疑兵誤之諜報盛庸軍夾河為營平安駐師單家橋燕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相距四十里辛巳盛庸軍及燕兵遇于夾河燕王以三騎覘庸陣庸結陣甚堅陣旁火車大銃强弩齊列王掠陣過庸遣騎追皆射却之乃以步騎萬餘薄庸陣攻其左掖庸軍擁盾自蔽矢刃不能入燕軍預作長稍約六七尺橫貫鐵釘于端釘末有逆鉤令勇士直前擲之直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牽連乘隙急攻之庸軍棄盾走燕兵蹂陣而入南軍奔潰燕將譚淵從軍中望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莊得帥衆死戰淵與其部下指揮董中峯皆為得軍所殺朱能張輔率衆並進王自以勁騎繞出南軍背貫陣前出與能軍合庸軍火器不及發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張皂旗亦戰死張皂旗者常以皂旗先登燕軍畏之呼皂旗張及死猶執皂旗不仆是日戰酣迫暮皆斂兵入營燕王以十餘騎迫庸營野宿天明見四面皆庸兵左右請亟去燕王曰毋恐日出乃引馬鳴角穿敵營從容去諸將相顧莫敢發一矢燕王既還營復嚴陣約戰謂諸將曰昨日譚淵逆擊太早故不能成功彼雖少挫尚銳必欲絕其生路安得不致死我也今日爾等嚴陣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敵有可乘之隙即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之所以破王尋也壬午復戰庸軍西南燕軍東北燕王臨陣督戰張奇兵往來衝擊自辰至未兩軍互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決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兩軍雖目咫尺不見人北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振地庸軍大敗棄兵走燕兵追至滹沱河踐溺死

者不可勝計降者燕王悉縱遣之盛庸走德州當是時盛庸恃東昌之捷輕敵將士咸携金銀扣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為燕兵所獲燕王戰罷還營塵土滿面諸將不能識聞語聲始趨進見　詔竄逐齊泰黃子澄于外令有司籍其家以謝燕人有司奉行徒為文具實使出外募兵也　閏三月己亥吳傑等自真定引軍出欲與盛庸軍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燕王語諸將曰吳傑若嬰城固守為上策若軍出即歸避我不戰是謂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我料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乃令軍士出取糧戒勿遠故令校尉荷擔抱嬰兒佯作避兵狀奔入真定報云燕軍各散出取糧營中無備傑等信之乃謀輕師掩不備遂出軍滹沱河距燕軍七十里燕王聞之大喜薄暮趣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旦王曰機不可失也稍緩之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攻之難矣遂進王先策馬渡河河水深麾騎兵由上流並渡遏水令淺輜重步卒得由下流畢渡循河行二十里與傑軍遇于藁城會日暮燕王恐傑軍遁去親率數十騎逼敵營宿以綴之明日吳傑等列方陣于西南以待燕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矣乃以軍縻其三面而親帥精銳攻東北隅大戰右軍稍却薛祿馳赴奮擊出入敵陣馬蹶為南軍所執奪敵刀斬數人復跳而免督戰益力燕王親率驍騎循滹沱河繞出陣後突入大呼奮擊南軍矢下如雨集王所建旗如蝟毛馬燕師多被殺傷平安於陣中縛高樓上可數丈登以望燕軍燕王以精騎衝之將及樓平安墜而走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等師大潰燕王麾兵四向蹙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至真定城下又擒其驍將鄧戩陳鵬等盡獲軍資器械吳傑平安走入城南兵降于燕燕王悉釋之南還王遣使送所建旗還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勿忘也燕兵自白溝河至藁城三

捷皆有風助之　癸丑燕兵畧順德廣平河北郡縣多降　夏四月燕兵次于大名大名官吏迎燕兵諜者言齊泰黃子澄皆竄逐有司已簿錄其家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棣大畧言齊黃奸削宗藩欲加死地故以兵自防誠不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摧衂臣不敢為喜輒用傷悼比聞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臣一家喜有更生之慶而將士皆曰恐非誠心姑以餌我不然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猶集境上是奸臣雖出而其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或然也故不敢遽釋兵惟陛下斷而行之毋為奸邪所蔽書上帝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孝孺對曰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為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今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日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機不可失也帝曰善命孝孺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為藩輔遣大理少卿薛嵓齎往燕師又為榜諭數千言授嵓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嵓遂齎詔至燕軍燕王讀之怒問嵓臨行上何言嵓曰上言殿下旦釋甲謁孝陵暮即旋師燕王曰嚄是不可紿三尺兒而指侍衛將士曰有丈夫者嵓惶恐不能對諸將盡譁請殺嵓王曰奸臣不過數人嵓天子命使毋妄言嵓戰慄流汗被體燕王乃耀武令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旗鼓相接而馳射其中使嵓觀之留數日遣中使送出境語之曰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于臣至親臣父天子大父天子父臣同產兄臣為藩王富貴已極復何望天子素愛厚臣一旦為權奸讒搆以至於此臣不得已為救死計幸蒙詔罷兵臣一家不勝感戴但奸臣尚在大軍未還臣將士存心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誅權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單騎歸闕下唯陛下命之嵓歸至京方孝孺私就問燕事嵓具以告且曰燕王語直而意誠又言其將士同心

南師雖眾驕惰寡謀未見可勝孝孺默然嵓入見帝亦備述前意帝語孝孺曰誠如嵓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惡之曰此為燕游說也　五月燕師駐大名吳傑平安發兵斷北平餉道燕王遣指揮武勝復奏書于朝大畧言朝廷許罷兵而盛庸等攻北絕糧餉與詔旨背馳帝得書有罷兵意以示方孝孺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朕叔父也吾他日不見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耶卽兵一罷散不可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計捷書當不遠願陛下毋惑甘言上然之縛勝下錦衣獄燕王聞怒曰俟命三月今武勝見執是其志不可回矣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以輕騎數千邀焚之德州必困若來求戰吾嚴師待之以逸待勞可必勝諸將皆曰善乃遣都指揮李遠等帥輕騎六千詣徐沛令易士卒甲冑與南師同插柳枝于背為識遠等至濟寧穀亭盡焚軍輿以來儲積丘福薛祿合兵攻濟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潛兵掠沙河沛縣南軍不之覺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悉為所焚軍資器械俱為煨燼河水盡熱漕運軍士散走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李遠率兵還盛庸遣將袁宇以三萬人邀遠軍遠設伏擊敗之斬首萬餘級　秋七月燕兵襲彰德時都督趙清守彰德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清遣兵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下乏薪折屋而炊既而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誘之清果遣兵出入伏擒殺千餘人南軍據尾尖寨梗餉道險隘難下燕王遣張禮間道夜襲擊下之乃使人招清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王悅其言為之緩攻　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眾固守遣人如燕王軍告急燕軍還次定州聞北平被圍王召劉江問策將安出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往江曰此不可疲于奔命徒為敵

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王喜呼酒送其行江與王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為號二次砲響則決圍三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外間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為殿者放砲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既來平保兒必駭散矣保兒安小字也王大喜然其計江乃率兵渡滹沱由間道行張旗幟夜多舉火炬至則與安戰果如其策大敗之斬獲數千人安還走真定

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平邸中知高煦高燧弗恭于燕世子中官黄儼素奸險儼方曲事高燧高燧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燕王軍時時傾世子而是時河北師老無功德州餉道絕孝孺乃言於上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世子誠見疑王必北歸王歸而我餉道通事乃可濟上善之立命孝孺草書遺錦衣衛千戶張安如燕貽世子令歸朝廷許以王燕世子得書不啟封遣人并安等送軍前中官黄儼者此書至北平則已先使人馳報燕王曰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世子所遣使以書及張安至燕王啟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乃囚安等

盛庸等檄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畧保定諸縣駐兵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昭欲據險為持久計窺北平燕王在大名聞之曰保定股肱郡保定失卽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下令班師

八月師北渡滹沱河至完縣諸山寨民來附悉慰遣之令孟善塡保定諜報吳傑遣都指揮韋諒以兵萬餘轉餉房昭軍燕王曰昭據西水寨寨所乏糧耳使真定餽餉入昭得固守未易拔也率精騎三萬邀擊破之又命朱榮等以兵五千圍定州燕王曰我圍房昭寨急真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下也時圍寨久寨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會夜霜月燕王令四面皆吳歌南軍聞之多泣

下有潛下寨降者十月真定援兵果至燕王自定州還與圍寨兵合擊南兵於齊眉山下令勇士捲旆登山潛出陣後張旗幟寨中望見大駭與真定兵俱潰斬首萬餘級墜崖死者甚衆獲其將花英鄭琦王恭詹忠等惟房昭韋諒走免遂破西水寨還師北平　十一月遣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殷尚太祖女甯國公主有才智太祖特眷注之臨崩帝與殷侍側受顧命太祖謂帝曰燕王不可忽顧語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出誓書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為朕伐之言訖崩至是燕兵漸逼諸將多選愞觀望乃召募淮南兵民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以阨燕師既而燕王遺殷書以進香金陵為辭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違者為孝不遵者不孝割使者耳鼻口授數語詞甚峻王怒　遼東守將楊文與王雄等引兵圍永平畧薊州遵化諸郡縣燕王遣劉江率衆趨永平命江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追之但聲言還歸北平既出則以夜捲旗櫜甲復入永平城中楊文聞爾還北平復來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言果敗文兵于昌黎殺數千人獲將士王雄等燕王還北平悉縱遣之仍令歸諭楊文等時燕王起兵三年所得止永平大甯保定旋得旋棄戰死者甚多南軍分布頗盛時時告捷廷議多謂燕出沒勞苦軍少不足慮帝又御內臣甚嚴皆怨望遂密謀戴燕王告以金陵空虛宜乘間疾進王亦太息曰頻年用兵何時可已政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於是踰城不攻決計趨金陵　十二月燕師出北平駐軍蠡縣復移營汊河命李遠率輕兵前哨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燕李遠兵至藁城遇德州裨將葛進領馬步萬餘為前鋒乘水渡滹沱河半渡遠進擊之進望見遠兵少斂退繫馬林間以步卒來戰遠佯却進來追遠分兵潛出其後解縱所繫馬前軍奮擊之進軍退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餘級進

僅以身免。燕將朱能率輕騎千人哨至衡水，遇都督平安遣兵復通州，能擊之，斬首七百餘級，生擒部將賈榮等。燕王乃以師由館陶渡，見一病卒仆道傍，王命左右以從馬載之，曰：「壯士為我也。」聞者感泣。進攻東阿，破之，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師至沛縣，知縣顏伯瑋知勢不敵，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預送其子有為出走，令還告其父母云：「子職弗能盡矣。」賦詩書公署壁間。夜二鼓，師至東門，指揮王顯以城降，師遂入。伯瑋衣冠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乃自縊死。子有為不忍去，復還自剄以從。無何，將士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皆死之。胡先還，收伯瑋父子屍葬之城南。沛縣既破，燕師遂向徐、淮。燕王久不見南師出，遣番騎指揮欵台帥十二騎前覘，至鄒縣，遇南師轉餉卒三千人，欵台大呼馳入其陣，曰：「燕王大軍至矣。」轉餉卒驚潰，擒千戶二人歸。燕王曰：「欵台以十二騎破三千人，真壯士。」命左右錄其功。遂進師徐州，守將閉城不出。燕王欲驅兵南進，而士卒多散出取糧，恐後至者為城中兵所掩，乃伏兵九里山，又先匿百餘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城下誘之。城中兵不出，乃嫚罵，焚其廬舍，徐發一矢射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復如之。城中不勝怒，乃開門以兵五千出追。所遣騎按轡徐行，既渡河，砲舉伏發，燕王親率勁騎馳西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城中兵大潰，爭渡橋，橋壞，溺死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餘皆奔入城。後單騎往來城下，城中兵竟不敢出，乃以師南行。

三月，師趨宿州。燕王謂諸將曰：「敵綴我，當備之。」乃留都指揮金銘將游騎百人哨其後，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必追襲。爾列隊徐行，彼疑爾為誘，必不敢進。吾令都指揮冀英先以數騎伏河南覘爾渡河，如敵來追，即舉砲，敵疑有伏，猶豫未決，爾師畢渡矣。」銘往，果遇南軍萬餘，徐行臨河，南軍來追，冀英連舉砲，南軍即斂退，銘遂得渡河，與燕王會宿州。乃進兵蒙城、渦河

等處平安率馬步兵四萬躡燕軍燕王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淝河地平無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淝河按伏勑諸軍皆束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敵見舉炬火多必驚潰按兵數日敵不至糧且盡諸將請還師燕王曰彼遠來銳氣求戰肯委之而去耶但一敗其前鋒彼自奪氣姑按甲待之時追暮令番騎指揮欵台以數騎往哨去南營四十里聞其更鼓還報南軍旦必至王喜命王真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緣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真束草置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南軍來追擲於地使往取亂之真等進與安軍遇相接戰南軍追至擲囊餌之南軍競往取囊陣稍亂又入伏内伏發南軍還走燕王率兵至平安以三千騎走北岸燕王以數十騎當之平安裨將火耳灰者故燕番騎指揮素驍勇被召入京師遂隷平安麾下持矟直犯燕王相距十步許燕王令胡騎指揮童信射其馬蹶遂獲火耳灰者其步曲哈三帖木兒亦勇見火耳灰者被獲持矟突陣亦射擒之平安易服以數騎走燕王率兵追之南軍大敗驍將林帖木兒等被執平安退屯宿州是日釋火耳灰者令入宿衛諸將以為言不聽

燕兵破蕭縣知縣陳恕死之

燕王以師向臨淮諭將士曰我師利在速戰敵駐宿州為持久計若斷其糧餉彼不攻自潰矣乃遣譚清帥兵至徐州擊轉餉兵大破之南至淮河又燒餉舟甚衆清還南軍圍之燕王見清旗幟亟馳往援鐵鉉來戰燕軍不利却王馳入陣火耳灰者翼之殺南軍數十人南軍披靡欲南遁燕王常以騎兵綴之又遣陳文李遠哨淮河擊敗守淮兵數千人

夏四月平安營於小河燕兵據河北燕王令陳文扼要處為橋先渡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明日總兵何福列陣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燕王帥騎兵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率後軍來援奮擊破

之俘獲數百人遂斬陳文于陣平安轉戰圍王真數重真身被十餘創自刎馬上平安遇王于北坂王急幾為安槊所及馬蹶不得前燕番騎指揮王騏躍馬入陣援燕王得脫南軍奪橋而北勇氣百倍燕將張武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與王騎合擊却之指揮丁良朱彬被執燕將都指揮韓貴亦戰死於是南軍駐橋南北軍駐橋北相持者數日南軍糧盡採蕪而食燕王曰南軍飢更一二日饋稍集未易破也乃留兵千餘守橋而潛移諸軍輜重去南營三十里夜半渡兵而南繞出其後比旦始覺時徐輝祖軍至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蔚州衛千户李斌馬蹶為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是時南軍再捷王真陳文李斌皆驍將敗没燕諸將皆懼說燕王曰軍深入矣暑雨連綿淮土蒸濕且疾疫小河之東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若渡河擇地休息士馬觀釁而動可持久也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矣而復北渡士不解體乎公等所見拘攣耳下令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王怒曰公等自為之朱能曰諸君勉矣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豈可有退心燕王不解甲者數日南軍相慶時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不可無良將帝因召輝祖還何福軍聲遂孤時南軍所至掘塹作壘為營軍士通夕不得休暨成而將旦復行往往虛敝人力故臨陣之際卒先罷困燕王行營不為塹壘但分布隊伍列陣為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即得休息自便暇則射獵周覽地勢得禽輙頒將士每拔破壘悉以所獲財物賚之人樂為用至是對壘日久諜報南師糧運且至燕王語諸將曰敵慮我擾必分兵護之乘其兵分勢弱必不能支遂遣朱榮劉江等率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游騎擾其樵採何福乃下令移營靈壁就糧時南軍運糧五萬平安帥馬步六萬護之使負糧者居中燕王覘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高煦伏兵於林間戒伺敵戰疲

即出擊於是躬率師逆戰以騎兵為兩翼安引軍突至殺燕兵千餘矢下如雨王麾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而為二南軍遂亂何福等出壁與安合擊殺燕兵數千卻之高煦窺見南師罷卻帥衆自林間突出王還兵掩擊其後福等大敗殺傷萬餘人喪馬三千餘匹燕師盡獲其糧餉福等以餘衆入營塞壘門堅守是夜福下令期明旦聞砲聲三即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庚辰燕軍攻靈壁營王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燕兵三震砲福軍誤為已砲急趨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濠塹皆滿燕兵急擊之遂破其營指揮宋垣力戰死何福遁走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都督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晟王貴等皆被執參贊軍務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死之平安被俘見王曰淝河之戰公馬不蹶何以遇我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王太息曰高皇帝好養壯士釋之遣還北平自是南軍益衰矣黃子澄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是月上用齊泰黃子澄謀調遼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合以絕燕兵後總兵楊文至直沽遇燕將宋貴截殺師潰文被執竟無一人至濟南者　五月燕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舉城降燕燕王謁祖陵泣曰橫罹權奸幾不免矣幸賴祖宗得今日拜陵下陵下父老來見悉賜牛酒慰勞遣之師抵淮盛庸領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之南岸燕兵列北岸相對燕王命艤舟編筏揚旗鼓噪指麾若將渡者南軍望之有懼色潛遣丘福朱能狗兒等將驍勇數百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南軍不之覺也及漸近營舉砲南軍駭愕福等前奔之南軍棄甲走庸股栗不能上馬其下掖之登舟單舸脫去北兵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攻下盱眙燕王乃會諸將議所向或欲先取鳳陽遏其援兵乃以兵趨滁和集舟渡江別遣一軍西據廬州出安慶據長江之險或欲以淮揚為根本次取高郵通泰以及真

揚遂可渡江無後顧憂燕王曰鳳陽城守固非盡力攻取不易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池兵強糧足若攻之不拔曠日持久援兵四集力屈形見非我之利今宜乘勝直趨揚州指儀真兩城勢單弱兵至可招之而下既得真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聚舟渡江久則必有內變諸將皆頓首稱善遂以師趨揚州遣使吳玉招諭守將王禮先是禮聞燕師至謀舉城降時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倚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濬城濠晝夜不解甲與彬共守揚州城禮既有異謀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燕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者厚誘力士母呼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遂出禮于獄開門降庚子燕兵至天長禮等縛二人以獻不屈皆死燕王遂至揚州命禮同指揮吳庸等諭下高郵通泰諸城并集舟以備渡江燕兵至高郵指揮王傑降遂克儀徵立大營于高資港儀真既破北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京師聞北兵漸近益危懼遣侍中許觀修撰王叔英募兵廣德諸郡都御史練子甯募兵杭州燕王駐師江北朝廷六卿大臣多為自全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虛帝下詔罪己遣使四出徵勤王兵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當至長江天塹北兵不閑舟楫相與決戰於江上勝敗未可知帝從之乃以呂太后命遣慶城郡主如燕師議和以割地分南北為請郡主燕王從姊也燕王見郡主哭郡主亦哭燕王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召還未復爵齊王仍拘囚燕王益悲不自勝郡主徐申割地議燕王曰凡所以來為奸臣耳皇考所分吾地且不能保何望割也但得奸臣之後謁孝陵朝天子求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即還北平祇奉藩輔豈有他望此議蓋奸臣欲緩我師俟遠方兵至耳郡主默然辭歸燕王送之出曰為我謝天子

吾與上至親相愛無他意幸不終為奸臣所惑更為我語諸弟妹吾幾不免賴宗廟神靈得至此相見有日矣郡主還具言之帝出語方孝孺且問曰今奈何孝孺曰長江可當百萬兵江北船已遣人燒盡北師豈能飛渡　甯波知府王璡永清典史周縉募兵勤王　六月癸丑朔燕王命都指揮吳庸集高郵通泰船于瓜州命內官狗兒（狗兒後賜名彥回）領都指揮華聚為前哨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北騎至王大喜遽起按甲仗鉞撫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於是煦殊死戰燕王率精騎直衝庸陣庸軍小卻朝廷大臣多遣使來燕軍獻渡江及入京城策者帝方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麾下謀迎降金都督首欲叛去植以大義責之遂為所殺金率衆降燕且邀賞燕王立誅之具棺斂植遣官護葬于白石山乙卯陳瑄具舟至江上來迎燕王乃祭大江之神誓師渡江舳艫相銜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微風輕颺長江不波盛庸所駐海艘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衆以禦燕王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庸師潰追奔數十里庸單騎遁餘將士皆解甲降諸將請徑薄京城燕王曰鎮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先下鎮江則彼勢益危矣乃令來降海舟懸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為其守將童俊遂率衆降帝聞江上海舟暨鎮江皆降甚憂鬱徘徊殿廷間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即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郡臣鄒公瑾等十八人即殿前毆景隆幾死請亟加誅不聽孝孺曰城中尚有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居民驅入城城外積木皆令民運入彼無所據其能久駐乎帝從之下令軍民商賈晝夜撤屋運木盛暑中飢渴勞苦死者相枕籍民憚于運木多自縱火焚其居火連日不息西南

城崩役兵民修築未竟東北復崩民晝夜不得息方孝孺請令諸王分守城門乃命谷王橞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為辭觀虛實以待援兵景隆瑺至龍潭見燕王伏地叩頭而已燕王笑曰勤勞公等至此有言乎景隆等惶恐叩頭稍稍及割地事燕王曰公等說客耶始吾未有過舉輒加之大罪削為庶人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土分封吾故有地矣此又奸臣計也凡所以來欲得奸臣耳公等歸奏上但奸臣至吾即解甲謝罪闕下謁孝陵歸奉北藩永祗臣節天地神明在上景隆瑺還報命帝令景隆再如師言罪人已竄逐俟執至來獻景隆趑趄帝令諸王與偕既至燕王見諸王相勞苦諸王具述帝意燕王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偽諸王曰大兄洞見矣燕王曰吾來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他遂宴諸王遣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援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為後舉齊泰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逃難且促徵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無應者子澄欲航海徵兵于外洋不果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長吁不已癸亥燕先鋒將劉保華聚哨至朝陽門外燕王慮京城完繕四方或有勤王者日夜為攻城計乃命保等領先鋒騎兵千餘哨至朝陽門覘知無備還報燕王大喜乃整兵而進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謀應燕御史魏公冕等請誅之不聽至是燕兵進屯金川門帝乃命左右捽增壽至責以大義斬之時谷王橞與李景隆守金川門燕兵至遂開門降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王馳千餘騎衛周齊二王周王曰吾死矣曰燕王之騎兵也乃喜入見拜且哭燕王亦哭已並轡至金川門下馬登樓燕王具言被讒罹禍不得已舉兵之由與周王相勞苦時朝廷文武俱降來迎帝左右唯數人遂盡閉諸后

妃宮內縱火焚之、挈三子、變服出走、倉皇復棄三子于宮門、被燕軍執寘師中、帝遂遜國去、是日、茹瑺先羣臣叩頭勸進、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劉儁、右侍郎古朴、劉季箎、大理寺少卿薛嵓、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譔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儤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　揭榜左班文臣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甯、禮部侍郎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鈍、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侍郎暴昭、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紞、侍郎毛太亨、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公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卓敬、修譔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燕王指以上諸人為奸臣、列其首從、先是出賞格、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綁縛奸臣為首者、陞官三級、為從者、陞二級、綁縛官吏為首者、陞二級、為從者、陞一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衆、乘機報私讐、刼掠財物者紛紛、雖禁不能止也、既而鄭賜、王鈍、黃福、尹昌隆皆迎駕歸附、自陳為奸臣所累、乞宥罪、令復其官、以茹瑺、李景隆言、并宥張紞、復為吏部尚書、餘皆不宥、尋復揭榜于朝堂、增徐輝祖、葛成、周是修、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璡、黃希范、陳彥回、劉景、程通、戴德彝、王艮、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等共五十餘人、丙寅、諸王及文武臣請卽位、燕王曰、予始遘於難、不得已、以兵救禍、誓除奸惡、安宗社、庶幾周公之勳、不意少主不亮予心、自絕於天、今纘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予菲薄、豈敢負荷、諸王及文武大臣皆頓首曰、天生聖人、為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生民者、太祖之生民、天下

豈可一日無君殿下為太祖嫡嗣德冠羣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太祖萬世之洪業永有所托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戊辰諸將上表勸進燕王再辭諸王羣臣頓首固請燕王乃命駕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曰殿下先入城耶先謁孝陵耶燕王悟遂謁孝陵畢入城燕王曰諸王羣臣以為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徇衆志諸王羣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遂詣奉天殿即皇帝位諸王文武羣臣皆上表稱賀復周王橚齊王榑封爵先是建文中有道士歌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人莫能測至是始驗其言云

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于建文者乃得留上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帝所在皆指認后屍應焉乃出尸於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讀王景問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從之復諸殿門舊名革去興宗孝康皇帝廟號仍舊諡號懿文皇太子遷太后於懿文陵降封吳王允熥為廣澤王衛王允熞為懷恩王徐王允熙為敷惠王尋復降允熥允熞為庶人允熙改封甌甯王後皆不得其死　追封都督徐增壽為武陽侯帝念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中山王之後一門二公焉　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帝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追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臣子孫免死而已帝大怒以元勳國舅欲誅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　錄用建文中所罷斥諸臣馬興張得李諒等宥前御史尹昌隆命為北平按察司知事初燕兵南下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奏章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藩王也若沈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

夫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按名捕治奸黨昌隆被執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按也帝乃命停刑閱其奏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 ● 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閱視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及對修撰李貫對曰臣實無之帝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危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乎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宗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隱蔽也　帝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言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于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猶小人之智謀至于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時吏部尚書張紞懼退而自經死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以即位詔天下大赦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改明年為永樂元年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悉復舊制　幽建文帝少子於中都廣安宮後莫知所終　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以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帝即位首召用之瑛怨建文諸臣最深既而瑛奏言建文之臣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顏伯瑋皆不順天命而效死于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無異宜加追戮帝曰朕初舉義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汝

所言數人其身已死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不聽　擢戶部侍郎夏原吉為戶部尚書初原吉自福建召還帝欲大用之忌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之高位上曰原吉父皇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建文豈不忠於朕哉逾月遂進擢尚書　九月封賞從征將士封丘福為淇國公朱能為成國公張武為成陽侯鄭亨為武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陳珪泰甯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玉子張輔信安伯譚淵子譚忠新城伯已上並子孫世世承襲封房寬為思恩侯子孫世襲指揮房勝為富昌伯劉才廣恩伯子孫世襲指揮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陳瑄有默相事機功增景隆祿一千石封茹瑺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子孫世襲指揮使以駙馬都尉王甯罹誣陷封永春侯子孫世世承襲餘將士論功有差

成祖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為北京設留守及行部官改北平為順天府

谷應泰曰天未厭兵孝康蚤世燕王在北怏怏非少主臣也然而高帝賓天太孫即位令帝開誠布公杜釁修睦几杖之賜頻及智囊之計不行獄詞燒毀曲庇梁王朝士留章封還錢傲羈縻之道亟行紫章之謀未決也若謂事亟厝火計決徙薪季友進酒而叔牙亡玄武喋血而建成斃當其堂皇不避升陛不拜則相如奏筑血犯秦王朱虛行酒追斬呂氏抑毀武士力耳齊黃獨不能爭建文仁柔類元帝舉事則學景宣齊黃迂謹類王陵進謀則效鼂錯先主已去操乃追擊當陽劉裕辭歸玄乃悔使京口為燕王者將散甲歸兵

縛見天子乎抑束手無策闔門自焚也遣張昺遣謝貴彼豈能擒燕王者哉速之反而假以名也燕既起兵非帝殺王即王弑帝其傳檄天下自比周公上書帝闕欲清君側呼忱日月指誓河山藉令帝囚縛齊黃歸致燕館亦或開門延叔握手迎師王敦既收伯仁安能反臣姑孰侯景朝見太極惟有幽帝東堂史稱文帝伏犀日角皇孫落月偏顱天生兩人聚於一宮久無兩全之理矣而齊黃用兵罪有難逭真定之戰炳文所將三十萬鄭壩村之戰景隆所將五十萬白溝河之戰景隆合兵又三十萬滹沱河之戰盛庸所將猶二十萬合天下之兵握一人之手不知燕王單旅孤城利於戰不利於守利於合不利於分嚮令山東北平堅城深溝縛甲儲粟驍將數十輩各將數萬衆分據險阻出沒敵間進破滎陽彭越燒其糧道南追漢王韓信收其河北燕王雖百戰百勝久且左支右詘甯能縱馬飲濟水之西加矢及聊城之上乎奈何挾萬全之勢搏匹夫之勇驚飈掃葉疾電奔雷執九江於朝堂哭包胥於海外嗚呼晚已獨是建文之初昇平繼體海宇晏清而燕王橫貪天位靦顏人上子突入而昭公出奔曲沃盛而孝侯遇弒毋亦弱肉強食豈為天與人歸宜乎練子寧噀血地上書成王安在而方孝孺衰經大罵以為不立成王之子弟也當其大內灰飛緇衣宵遁為燕王者急宜降德音下明詔咸與維新計安反側而乃縣賞討奸清宮戮御斬袪之怨旁及五宗射鉤之嫌蔓延婦寺國君含詬固如是乎至若司馬之心久暴於路人齊鸞之謀早形於諸議乃猶南向讓三連章勸進者欺天乎吾誰欺也幸而即位之後山東首給農器雲南不輕用兵省視旱蝗周諏郡縣勅吏部以拔幽隱顧學士以求直言而且耀武邊陲尊崇先聖政事之美頗班班可考焉然以予論之梁皇弒主

肺石達寃衛武纂兒賓筵好學益曲終奏雅逆取順守亦晩蓋之常規非哲王之天性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建文遜國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門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為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子在任心必縈繫宜各從便御史曾鳳韶曰願即以死報陛下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艤岸為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臣固知陛下之來也疇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檢討程亨澤州人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叅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程濟績谿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㴶黃巖人所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仲俱杞縣人翰林待詔鄭

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大監周恕和州人徐王府賓輔史彬吳江人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也諸臣泣諾廖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室家累并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遙為應援可耳帝曰良是於是環坐於地道士進夜膳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俱稱比丘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漼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時稱槎主趙天泰適衣葛即稱衣葛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號東湖樵夫亦稱東湖主人帝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史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況新主意尚未釋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南西北皆吾家也臣等中有家給足備旦夕者即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帝曰良是於是更主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史彬梁良玉帝曰此可暫不可久況郊壇所在明旦必行何所之衆擬浦江而鄭亦巨族且忠孝可居也夜分帝足脛痛度不能行微明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謀所以載者有一艇為吳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偵彬吉凶者也彬與景先亟迎帝且至彬家諸人聞之且悲且喜同載八人為程葉楊牛馮宋史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晤取道溧陽八日始知吳江之黃溪史彬家彬奉帝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衆出拜帝改題水月觀親筆篆文閱三日諸臣至彬家相聚五日帝命歸省成祖即位編籍在任諸臣遯去者四百六十三人俱命削籍八月命禮部行文州縣追繳革除誥勑至是蘇州府遣吳江邑丞鞏德至史彬家追奪且曰建文皇帝聞在君家彬曰無之微哂而去次日帝同兩比丘一道人行餘俱星散時八月十六日也帝附舟至京口過六合陸行至襄陽十月至廖平家適有詞其跡遂決意往滇

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十三日、建文帝至雲南永嘉寺、初帝期從亡臣、以三月復至廖平家、至是、留永嘉寺頗安適、將以明年游天台、而諸臣以帝舊約、俱集於襄陽廖平家、適馮濯自雲南來、傳帝命止之、令諸臣無煩往來、各散去、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離雲南、由重慶抵襄陽、六月入吳、八月八日、復至史彬家、時天將暝、彬家已舉火矣、帝突至、彬及家人出拜、舉酒半酣、帝曰、我明晨當即去、彬云、臣掃門而俟久矣、即有不肅、亦乞見原、欲留師數月、明晨何遽耶、先是帝命從亡者俱師弟稱、故彬等呼為師、帝泣曰、彼方急圖我、昨於西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目視我、此臣我目善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通臣、屈指先汝、我去、政為汝計、對哭久之、且曰、此近宮闕、不便、彬曰、亦無害、視帝衣履敝甚、固留三日、命家人製布衣而去、帝為兩浙之游、杭州計游二十三日、天台雁蕩計游三十九日、會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來石梁間、且云、諸臣俱約至此、然終不見、時天氣寒、帝返雲南、固卻諸臣而去、

三年春二月、建文帝至重慶之大竹善慶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尋舍之而去、嘗聞金陵諸臣慘死事、泫然曰、我獲罪於神明矣、諸人皆為我也、

四年夏四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留旬日、五月、結茆白龍山、

五年冬十二月、建文帝祭死難諸人、自為文哭之、時朝廷偵帝甚密、戶科都給事胡濙訪求張三丰、蓋為帝也、帝知之、遂遁跡不出、

六年夏六月、白龍菴災、程濟出山募葺、

七年春正月、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時胡濙鄭和數往來雲貴間蹤跡建文帝、帝東行

三月至善慶里五月復至襄陽廖平家已徙蜀帝還滇

八年春三月建文帝復至菴工部尚書嚴震使安南密訪帝震忽與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復結菴於白龍山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夏月患痢因有戒心不能出山見膳狼狽殊甚適史彬程亨郭節訪至帝相對大慟隨問曰汝等携有方物否各為獻史彬獨有僮而所獻豐且當年職居禁近知帝所好帝遍嘗之曰不食此已三月矣三人相留許久帝遣之歸別時痛哭失聲帝屬曰今後勿再來道路阻修一難關津盤詰二難況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首領命而去後帝復舍白龍菴他去

九年春有司毀菴　夏四月建文帝至浪穹鶴慶山其地頗佳因募建一菴名大喜

十年春三月應能卒四月希賢卒建文帝因納一弟子名應慧

十一年夏五月建文帝南行至甸六月還　冬十二月渡馬嶺遇寇適官軍至僅免

十二年夏四月遣程濟募糧　秋九月建文帝學易數

十三年秋八月建文帝游衡山冬十月還菴

十四年夏六月建文帝足疾發程濟乞藥於城西三日乃反帝飲獲愈　冬十一月帝命濟錄述從亡傳藏之山巖中帝自為敘

十五年春二月史彬復至白龍故道了不見菴山旁詢一老婦則曰官司毀之矣問僧徒曰不知所之至是彬忽與帝遇於鶴慶之大喜菴深林密樹不下數里先是楊應能葉希賢所建者甫落成而兩人死即於菴東葬之十一月帝避囂東行至衡山

十六年春三月建文帝還至黔

十七年夏六月、建文帝始觀佛書、
十八年夏六月、建文帝命程濟移居菴西偏、 冬十月、帝入蜀、程濟從、徧游諸勝、登峨眉、有詩云登高不待東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
十九年秋七月、建文帝入粤、游南海諸勝、十一月、帝還菴、
二十年夏四月、建文帝避暑於菴南四十里名漾泉、
二十一年春二月、建文帝入楚、程濟從、登章臺山、賦弔古詩、楚歌趙舞今何在、惟見寒鴉繞樹啼、六月、帝遊漢陽、登晴川樓、吟云、江波猶湧憾、林靄欲翻愁、七月、帝留大別山、
二十二年春二月、建文帝東行、冬十月、與史彬相遇於旅店、言及榆木川、稍色喜、史彬問道路起居狀、答曰、近來强飯、精爽倍常、即同彬下江南、至彬家、彬具酒餚於所居之重慶堂、帝上座、程濟東列、彬西列、彬有從叔祖名弘者、嘉興縣史家村人也、直入至堂上、彬不得已、亦與坐、問師何來、彬未答、即起趨出、招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弘曰、吾嘗於東宮見之、當吾家籍沒時、非帝吾無死所矣、帝實活我、恩無以報、彬不得已、實告之、即頓首堂下涕泣、問向來狀、帝曰、賴諸從亡者、給我衣食、周旋險阻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慟已曰、今想可老終矣、弘曰、帝今欲何之、曰、游天台諸勝、弘曰、吾當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帝行、戒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弘從之去、十一月、至寧波、渡蓮花洋、
仁宗洪熙元年春正月、建文帝謁大士於潮音洞、五月、自閩粤還山、止程濟從、聞仁宗崩、帝曰、吾心放下矣、今後往來亦少如意也、且悲且喜、
宣宗宣德元年秋八月、建文帝祭從亡諸臣於菴前、

二年春正月、建文帝移居鶴慶之靜室、秋八月、滇寇亂帝入蜀、程濟從冬十月、宿水慶寺、題詩云杖錫來游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閒吟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三年夏五月、建文帝遊神女廟、秋七月、游黃牛磯、冬十月、游漢中、四年春正月、建文帝至成都、再宿而去、五月、帝還浪穹、六月、至鶴慶山中、五年夏四月、建文帝欲稍廣其菴程濟等出募、六年春二月、建文帝往陝西、夏四月、至延安、秋七月、南行入蜀、九月、至蘷阻雪、七年春正月、建文帝入楚至公安、夏五月至武昌、秋八月、下九江、九月、游杭州吳山、冬十一月、游天台、八年春正月、建文帝在赤城、九年夏五月、建文帝復至吳江史彬家、程濟從、時彬已死、帝悲悼久之、慰勞其子倍至、復為會稽之游、八月還、十年春三月、建文帝往粵西、

英宗正統元年秋八月、建文帝還至滇卜築舊日之浪穹、二年夏五月、建文帝復游峨眉、冬十一月、還至浪穹、三年秋七月、建文帝欲往粵西不果會有弟子亡去帝恐露跡遂有粵西之行、四年夏四月、程濟勸建文帝還滇不聽、五年春三月十三日建文帝謂程濟曰我決意東行子盍謂我著得兑之歸妹濟拊几大呼曰大凶今太歲干支皆金火必尅之行夏之時其危乎帝好文章能為詩歌嘗賦詩曰牢落西南

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羣烏早晚朝至是出亡蓋三十九年矣會有同寓僧者竊帝詩自謂建文帝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駭聞之藩司因繫僧并及帝蜚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八月至金陵九月至京命御史廷鞫之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廉其狀僧實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論死下錦衣獄從者十二人戍邊而帝適有南歸之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閹吳亮老矣逮事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見亮輒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鵞棄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餂之乃云非是耶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內程濟聞之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菴散其徒帝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為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谷應泰曰聞之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然而乘機察變忍耻圖存一旅而中興奏五年而天節反則惠王居櫟仍殺子穨襄王居鄭終誅太叔建文之倉皇出奔或亦有深意焉又况鐵函鎖柙度牒剃刀先皇所遺也龍髮帝后妖讖亡周燕啄皇孫天心割漢厰有定數又非智力所移耳乃遜國之期以壬午六月十三日建文獨從地道餘臣悉出水關痛哭

什地者五十餘人自矢從亡者二十二士而廖平之議以為多人必生得失不若遥為應援于時謹侍左右者三人楊應能葉希賢稱比丘程濟稱道人是也往來道路給辦資糧者六人馮㴶郭節宋和趙天泰王之臣牛景先各諱名號潛相通問是也其經由之地則自神樂觀啓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游重慶東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中間結菴於白龍題詩於羅永而入荆楚之鄉三章史彬之第蹤跡去來何歷歷也特以年逼桑榆顏還骸骨岑英據之以聞吳亮辨其非妄夫不復國而歸國不作君而作師雖以考終亦云悉矣然以予論之假令成皇方死沙塲昭帝新居諒闇此時兵力黷於邊關内難伏於高煦國勢危疑人情暈劃必不能長駕遠馭經營萬里之外者而滇黔地險沐氏兵强因茲遁跡之時宜申控告之義非流亂而藉共和則東遷而依晉鄭一軍出荆門即襄鄧可搖一軍出漢南即長江可據孤先河水之功馮鄧雲臺之業後轂前推匪異人任也奈何枕席有涕泣之痕行旅多橐饘之奉而興復大討闕焉不講譬猶危葉畏飈驚禽易落正所謂亡國之大夫不足與言事者也洎乎正統改元帝易四朝統踰五紀内鮮患懷之亂外無連管之謀嗣服相承天命之集而況主君已老從者凋零方險阻備嘗之時正精志消亡之日魯展喜之已衰晉銅鞮而既死崎嶬待盡尚安望其復振乎至若從亡諸臣國爾忘家捍王於艱四十餘年櫛風沐雨即無包胥之義復楚王於郢中亦有子家之患哭昭公於野井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議者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疑一龍之未出擯衆蛇而不載夫隱巢之事不直序於貞觀燭斧之疑亦依違於興國時史所書非無曲筆矣而況胡濴訪仙恩恩擢職以及陵在西山不封不樹有目者所共睹又豈得

以傳聞異辭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壬午殉難

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首肯之及師次金川門大內火建文帝遜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偪之孝孺衰絰號慟闕下為鎮撫伍雲等執以獻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繫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說之叱曰小子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是非成祖欲草即位詔皆舉孝孺乃詔出獄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聲愈厲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不一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之聚寶門外孝孺慷慨就戮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氏妻與諸子皆先經死悉燔削方氏墓初籍十族每逮至輒以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絕徼死者不可勝計孝孺季弟方孝友就戮時孝孺目之淚下孝友口占

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為不愧孝孺之弟孝孺又有二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連袂投橋水死

兵部尚書鐵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鉉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文皇乃令舁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終不可得文皇大怒令內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濺起丈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文皇大驚詫命葬之鉉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氏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鞍轡局充匠尋皆殁死妻楊氏并二女發教坊司楊氏病死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皆適士人

戶部侍郎卓敬被執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曰爾前日裁抑諸王今復不臣我耶敬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豈得至此文皇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且繫獄命中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涕泣不可文皇感其至誠猶未忍殺而姚廣孝力言養虎遺患意遂決敬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自若經宿面如生誅三族沒其家圖書數卷而已文皇雅聞敬名既死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不負其君者唯卓敬耳

禮部尚書陳迪受建文帝命督軍儲於外過家不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登極召迪責問迪抗聲指斥并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于市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謾罵不已命割鳳山[illegible]指斥遂凌遲死宗族被戍者一百八十餘人迪既死衣帶中得詩

云三受天皇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歌皆悲烈云

刑部尚書暴昭被執抗罵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

左僉都御史景清建文中以左都御史改北平參議往察燕邸動靜王嘗宴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召還舊任及燕師入清知帝出亡也猶思興復詭自歸附乃詣見文皇文皇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劍于衣衽中委蛇侍朝人疑焉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靈臺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見清獨衣緋疑之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御袍乃命剝其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見後駕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為犯駕狀上大驚乃命燒之已而上晝寢夢清仗劍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為厲耶命赤其族籍其鄉轉相扳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有青州教諭劉固者建文元年以母老乞歸清為御史移書招固因依清同居京師金川門陷固弟國勸兄出降固曰固受朝廷厚恩以老母在未能即死矧降耶後清遇害連及固遂與弟國母袁氏同日受刑于聚寶門外固子超年十五有膂力臨刑仰天一呼紉索俱斷因奪劊子刀連殺十餘人事聞詔磔之

右副都御史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被臨安衛指揮劉傑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大怒命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親家之親被抄沒戍遠方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練氏姻族未及遠既官中朝恒為鄉人所持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曰使子寧尚在朕固

當用之況習禮耶、

兵部尚書齊泰、聞建文帝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宰皆死、叔時永暘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

太常卿黃子澄、初執李景隆于朝請誅之、不聽、江淮連敗、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建文帝密使子澄召兵、不及、責問不屈、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

吏部尚書張紞、遜國後、自經死、侍郎毛太、燕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畧、紞死、太亦死、

禮部尚書黃觀、字瀾伯、奉命徵兵上江諸郡、奮不顧家、且行且募、至安慶、聞金川失守、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報至、云家已被收、夫人幷二女給配象奴、夫人翁氏、持釵釧、佯使出市酒餚、急攜二女同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淮清橋下死、觀復痛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已遜位、知事不可為、乃朝服東向再拜、自投羅刹磯、湍激處舟人急鈎之、僅得珠絲糉帽以獻、命束芻象觀帽之、而剉于市、籍其家、并連姻黨百餘人、謫戍、

蘇州知府姚善、合鎮常嘉松四郡守、練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即位、索黃子澄甚急、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為麾下許千戶縛獻、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為其主耳、語多不遜、遂磔之、善友黃鉞者、仕為給事中、與善相期許、國破、鉞以親喪家居、聞善被執、鉞遂閉目三四日求死、或傳善款伏、已得宥、鉞復瞪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且少俟之、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方孝孺字也、乃稍稍食、已而善就刑、報至、鉞登琴川橋、西向再拜、

祀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吾忍背義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家人俱竄伏有友楊福日夜泣橋側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成禮葬之

翰林修譔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大慟會齊泰來奔叔英曰泰二心矣今執之泰告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舉已知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辭藏衣間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在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遂自縊于玄妙觀銀杏樹下夫人金氏亦自經死二女俱赴井死

翰林王艮初聞北平兵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與妻子訣曰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頂若等哉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為艮鄉人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仗義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墻聞靖呼曰外閙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舍哭聲動已伏鴆死矣初洪武中禮部廷試艮最優太祖以艮貌不揚易靖第一艮次之至是艮死靖改名廣降于燕

浙江按察使王良聞燕師入京慟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召之良執使者下獄詰旦縛出期戮以狥道中忽遇衆譟起而奪使者去良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携歸廨舍嗟嘆久之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吾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命妾饋食抱其

子、歔欷于厠、置子池傍、自投水死、良起而殮之、即列薪于戶、閉其家人毋得出、令妾抱幼子托鄉人之客於杭者、遂火、抱印、闔室焚、

兵部郎中譚翼、金川陷、赴火死、妻鄒氏、子謹、自縊、

御史曾鳳韶、請從建文帝出亡、帝麾使去、鳳韶泣曰、臣頃即以死報陛下、文皇後以原官召、不至、尋加侍郎、亦不至、乃刺血書憤詞于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氏子公望曰、吾死勿易衣殮、遂自殺、李氏亦自經死、

衡府紀善周是脩、為人卓犖有大志、嘗曰、忠臣不為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為生死累、故行無不果、乃輯自古今忠節事、為觀感錄、當金川失守、宮中自焚、是脩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為贊、繫衣帶上、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死、初、是脩與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義、惟是脩不負其言、後楊士奇為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吾亦同死、誰為爾父作傳、聞者笑之、

監察御史魏冕、力請建文帝誅徐增壽、及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亦不可也、奈何徒自污、遂自殺、陳瑛請追罪、詔誅其族、同邑鄒朴、建文初仕周府、諫王邪謀、錮獄、上嘉其忠、召至京、授御史、歸省、聞冕死、亦不食死、時稱永豐雙烈、刑科給事中葉福守金川門、兵入、死之、

大理寺丞鄒瑾、與甥魏冕同毆徐增壽于朝、請誅之、京師陷、自殺、詔誅其族、凡男婦四百四十八人、

户科給事中陳繼之被執責問不屈磔于市

大理寺丞劉端約刑部郎中王高同棄官去跡露被執召問練安方孝孺何如人端曰忠臣也文皇曰汝逃忠乎端曰存身以圖報耳命與高俱劓其鼻文皇笑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端詈曰我猶有面目即死可見皇祖文皇怒立捶殺之戍其家

駙馬都尉梅殷擁重兵淮上文皇既即位迫公主公主高皇后長女大長公主也公主嚙指血作書招殷中使至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亡與亡君存與存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文皇文皇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文皇銜之久之殷不能平時見詞色文皇嘗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納亡命私匿番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咒幾得罪明年冬早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文皇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文皇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公主牽文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曰為公主踪跡賊毋自苦公主護二子乃官其子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為指揮旗手衛僉事時駙馬都尉耿璿炳文子也尚孝康帝長公主與弟都督瓛俱論死

谷府長史劉璟誠意伯劉基仲子也自少靜朴峻厲博通經書究兵畧嘗同兄璉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温有子矣授谷王長史之國宣府建文初燕師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以病辭歸文皇登極璟卧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別姻戚舉餞戒之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也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聞即位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幸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集明倫堂為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與六生皆死之

叅軍斷事高巍洪武十七年旌孝行巍嘗上書燕王曰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願也京城破縊死驛舍又有高不危者同時死義弟宣戍南海衛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少從方孝孺游後文皇召見不屈死之族其家教授劉政聞孝孺死痛哭不食斃

刑部右侍郎胡子昭坐方黨受戮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弟僉事子義聞子昭死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為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于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聞燕王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閫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勛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文皇登極大方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棄市二孫添生歸生死獄中妻張氏發教坊病死命棄其屍

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而死姻婭同死者八十餘

監察御史鄭公智坐方黨召見不屈死之戍其族

大理寺少卿胡閏字松友日夜與齊黃密謀設法防禦又請誅徐增壽遜國後文皇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皆衰絰至哭聲徹殿陛文皇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曰死即死服不可更

文皇以族誅恐之閏不屈命力士以瓜落其齒齒盡罵聲不絕文皇大怒縊殺之以灰蠡水浸脫其皮剝之實以草懸武功坊子傳慶同日論死傳福方六歲戍雲南抄提全家二百十七人女郡奴年四歲其母王氏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曰以灰污面禿垢二十餘年功臣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行丐歸鄱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饋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脩貞姑

監察御史高翔在建文時戮力戎事激發忠義文皇聞翔名召之翔持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乃命殺之沒產誅族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漏澤院

刑部尚書侯泰督餉至淮安聞京師失守泰行至高郵被執下錦衣衛泰不屈死之妻曾氏配象奴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

左拾遺戴德彝被執責問不屈死之德彝死時有兄俱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赤族令盡室逃并藏德彝二子于山間毀戴族譜獨身留家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氏焚炙遍體焦爛竟無一言戴族遂全

戶部侍郎郭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三女給配

戶部侍郎盧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袁州太守楊任與黃子澄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被執至京磔于市子禮益坐死籍產族誅親戚莊毅衍等百餘家皆遠戍

禮部侍郎黃魁不屈死之

御史連楹立金川門下自馬首數文皇詬色不屈命收之引頸受刃白氣沖天尸僵立不仆

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使燕軍還見燕王起兵痛哭與家人訣自縊死

監察御史王度奉敕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壬午秋坐黨戍賀縣千戶所以語不遜論死誅其族

監察御史董鏞會諸御史中有氣節者于鏞所相誓以死後被執論死女發教坊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

監察御史甘霖被執抗言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

御史林英劾李景隆誤國謫知瑞安賜還同王叔英募兵廣德力屈自經妻宋氏繫獄亦自經死

監察御史丁志方燕兵偪京城謂妻韓氏曰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其攜幼子潛歸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

晉府長史龍鐔被執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云捐生圖殉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腑盡忠為臣盡孝為子二端于我歸于一所

宗人府經歷宋徵嘗上疏請削罪宗屬籍數言李景隆失律懷二心被執責問不屈遂磔之誅其族

徽州知府黃希范聞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上防禦策論死籍其家

遼府長史程通上防禦燕兵數千言衛士紀綱者方幸遼王通輒辱之文皇即位綱乘間言通

有封事指斥遂械通論死家人戍邊簿錄其家得遺書數百卷而已
賓州知州蔡運有善政遜國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燕山衛卒儲福建文末攜母妻逃去文皇即位錄戍卒入衛福在錄中挈妻母行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人在舟中日夜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為營地葬之范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聞其事曰節孝婦也我何忍犯之皆以壽終
中書舍人何申奉使至四川至峽口聞金川不守慟哭吐血不數日死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遜國後瑛召還窮治建文諸臣宗論死
盧振當燕兵起時與徐輝祖攻守力為多後逮至京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誅其族牛景先聞金川失守變姓名出走已而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振景先俱不知何許人
監察御史巨敬被執不屈死之誅其族
戶科給事中韓永遜國後杜門不出召入見欲復其官曰吾王蠋耳何以官為不屈死
國子監博士黃彥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帝論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
僉都御史程本立出為江西副使未及行值北師渡江本立悲憤自縊死詔奪其恩典籍其家止敝衣數襲而已
給事中龔泰北兵渡江奉命巡城泰與妻傅氏訣曰國事至此我自分必死爾第攜幼穉歸否

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泰馳赴為兵校所執見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自投城下死

四川都司斷事方法為方孝孺所取士文皇即位諸司皆表賀法不肯署名尋被逮舟過安慶投江死

指揮張安被執道亡隱于樂清以樵為業人莫知其姓氏自山採樵歸聞京師陷卓侍郎被殺呼天號哭曰國既就篡我不願為其民遂棄柴投水死

工部侍郎張安國當燕兵偪京師與妻賈氏曰大事去矣無能為也余職非司馬既不能率師應敵又不能屈膝事人奈何賈氏曰盍隱諸安國曰然乃與其妻乘舟入太湖忽聞人說京師陷皇帝自焚安國大慟與妻曰食人之祿而存身于新主之世耻莫大焉乃鑿其舟以沉

知府葉仲惠以脩高帝實錄指斥燕師為逆黨論死籍其家

刑部主事徐子權聞練子寧死慟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經死

神策衛經歷周璿建文時言事擢僉都御史遜國後逮至京不屈死妻王氏子鸞兒繫獄

御史謝昇建文時給兵餉有功後不屈死父旺子咬住戍金齒妻韓氏四女發教坊司

松江同知周繼瑜募戰勇入援文皇即位械至京不屈磔于市

徽州知府陳彥回奉命募義勇至京師赴援被擒不屈而死妻屠氏為奴

給事中張彥方以樂平知縣勤王詔下彥方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或阻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燕游兵執至樂平梟其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生無一蠅集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東平吏目鄭華亦不食死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臨海湖

上人相率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答曰燒宮自焚樵夫
大哭遂投湖中死

谷應泰曰聞之川澤納汙瑾瑜匿瑕王者之大度也以故什方舊怨漢帝首封射鉤小嫌齊侯不問況吠堯者主未必桀而詈我者節重于許乎若乃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發哀痛之言為謝過之舉其能從我游者固且厚犒以寵范陽尊官以禮魏徵矣若或天命雖改執志彌堅亦復放還山林聽其自適逢萌之掛冠東都伯況之杜門廣武徃奴故態何相迫乎而文皇甫入清宮即加羅織始而慕懸賞格繼且窮治黨與一士秉貞則袒免並及一人厲操則里落為墟雖温舒之同時五族張儉之禍及萬家不足比也乃若受戮之最慘者方孝孺之黨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鄒瑾之案誅戮者四百四十人練子寧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迪之黨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繫姻婭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閏之獄全家抄提者二百十七人董鏞之逮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魏冕王度盧元質之徒多者三族少者一族也又若赴義之最烈者鐵鉉之屍還反背景清之死猶犯駕就義之最潔者教授之明倫慟哭樵夫之自投東湖若此之儔則又未易更僕數也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故步闡之門皆盡機雲之種無遺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又況孔融覆巢之女郭淮從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誅從無玷染而或分隸教坊給配象奴潘氏承恩于織室才人下降於廝養此忠臣義士尤所為植髮衝冠椎胸而雪涕者也抑予聞之蕩陰之戰血惟嵇紹靖康之禍死僅侍郎而建文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盡田橫之客蹈死如歸奮臂不顧

者。蓋亦有所致此也。方高皇英武在上。其養育者率多直節。不事委蛇。而文皇刑威劫人。其捜捕者易于抵觸。難于感化。雖人心之不附。亦相激而使然也。至於宋朝忠厚。不殺大僚。孫皓凶殘。恆加燒鋸。臣以禮使。士不可辱。嗚呼。成祖之作法涼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開設貴州

太祖洪武十五年春正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彝有火濟者。從諸葛亮南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土。至是遣傅友德等平雲南。上遣使諭友德曰。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靄翠輩不盡服。雖有雲南。不能守也。靄翠故元宣慰使。已而見雲南俱平。乃與同知宋欽皆降。上仍授靄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部。居水西。為貴州宣慰使。隷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田茂安。暨鎮遠等府。隷湖廣。普安、鎮寧等州。隷雲南。已而靄翠請兵討部落隴居。上曰。中國之兵。豈荒服報怨之具耶。不許。

十八年夏四月。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楚王楨討平之。時蠻寇出沒不常。王師至輒竄匿。退則復出剽掠。和等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于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以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師還。留兵鎮之。

三十年三月。古州洞蠻林寛自號小師。聚衆作亂。攻龍里千戶吳得。率麾下馳擊之。中毒弩死。命左都督楊文為征蠻將軍。都督同知韓觀副之。統京衛、江湖兵往征。已林寛為指揮朱俊所

縛送京師、冬十月、兵至沅州、伐山開道二百里、抵天柱、遂涉苗境、營小坪、而以偏師、別由渠陽零溪西南山徑、銜枚夜發、犄角以進、分道夾攻、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永從諸洞、大破之、都督顧成亦勦平臻部六洞螃蟹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寨、班師還京、

成祖永樂元年春正月、設普安安撫司、以土目慈長為安撫、賜銀印、置流官、隸四川布政司、

三月、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奏金筑安撫司諸處士軍、宜一概訓練、上以蠻人憚拘束、止之、已而以貴州安寧、特賜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遠方、罷敝中國、朕無取焉、顧成老成、能持重安邊、非喜功好事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十一年二月、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八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政使、初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州諸宣慰使、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仍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及靄翠死、妻奢香代立、宋欽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為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為走愬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為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令不敢為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燁忠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為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後安氏即靄翠後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沙坑故、日尋兵、上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

又數宗鼎罪狀上曰思南舊歸明玉珍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耶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疆愼勿搆釁啓兵端再犯吾磔汝矣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至是上密遣鎮遠侯顧成率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人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日使出揭榜諭諸羅曰朝廷以二兇日搆殺荼若百姓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羅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為亂其易為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為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烏撒威清十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焉改蔣廷瓚為左布政使以廷瓚曾勘思州事諳彝情也

十四年設貴州提刑按察司戶部刑部各增貴州一司其鄉貢附於雲南

谷應泰曰秦皇開邊桂林象郡旋沒尉氏武帝窮兵越巂牂牁僅附臣屬或聚干戈或通璧幣用力若此獲效若彼蓋拓疆域通文教易稱革面書載頑民帝王若斯之難也貴州西接滇蜀東連荊粵地齒神州久淪荒服特以其地皆毒霧瘴山蠻峒夷寨無宛馬邛竹動中國愛慕而其君長世樂奉藩保不失禮貽憂邊吏黔遂無日通上國矣洪武初湯信國使之民蠻雜耕兵彝互習豈非天啓荒徼漸染華風朝鮮將開乃來箕子勾吳當治始有姬雍者與乃宋欽妻之乘間奔朝安奢香之聞呼赴闕兩女子觀變決機勇於丈夫甚至入見高皇后使高帝竟斬馬都督蒲伏掖門瞻仰天日指陳險阨立誓河山開赤水之

道通龍場之驛智謚唐蒙功高博望彼地有此異人山川豈能再阻蠻方耶永樂中二田復自相攻殺金雞命使特遣解紛翠華臨軒親承戒諭猶復怙終不悛攻殺如故夫亦夜郎恃遠于闐負險抑或天誘其衷折入中國閩人侵逼南粵歸漢延陀攻殺敕勒入唐廢興有數華置有時乎而顧成以校士數人入執二田繫頸檻車寂無知者比之介子樓蘭斷頭酒後班超鄯善捕使中宵天子神靈兵威不測斯為至矣此豈一時掩襲虎穴得子實乃二祖英武先聲奪人也二田授首處分郡縣為布政司者一為府者六為州者四為安撫司者一為衛者十五而黔中之省儼然進明堂分符瑞受冠帶祠春秋廁肩內地附麗皇輿矣國家無斗粟介士之勞邊臣無亡矢遺鏃之失自古開疆廓宇又未有若斯之易者也然則天馬蒲桃志寶物者不知畧地樓船橫海志畧地者不知化俗詩曰日闢國百里伊惟二祖有馬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設立三衛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故地畀三衛大寧故兀良哈地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為山戎秦時為遼西北境漢為奚所據後魏韓庫莫奚服屬契丹唐為奚契丹元為大寧路洪武中元兵遁沙漠屢侵之乞降高皇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地北設北平行都司領興營等二十餘衛所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寧為寧王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據大寧塞列戍控制遂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卒破降納哈出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為三衛處降人而以阿北失里等為三衛指揮使同知自大寧

前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顔自錦義歷廣寧渡遼河至白雲山為泰寧自黄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惟朶顔最强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後竟叛去附於元燕王起兵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奄至寧王猝出不意降燕王乃移王與其軍內地盡拔降騎還北平從戰有功遂以三衛地畀兀良哈使仍為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為外藩居則偵探警則捍衛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此棄大寧設三衛之始也三衛自遼瀋抵宣府幾三千里大寧既棄天壽山與異域為隣而宣府遼東斷左右臂乃調營州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州中屯衛於平谷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衛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隷大寧都司復設東勝中前後三所千戶于懷仁等處守備然諸部落已列我門庭矣亡何三衛復叛附阿魯台終明之世泰寧福餘常與東合而朶顔常與西合為中國膏肓之患則皆三衛為之鄉導也

二十年秋七月上親征阿魯台旋師討兀良哈大破之永樂初福餘衛請鬻馬令於廣寧開原互市尋三衛為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上遣使諭之納馬贖罪然時附阿魯台出没塞下至是上北征旋師召諭諸將曰阿魯台敢為悖逆以兀良哈為之羽翼也當分兵剪之遂簡步騎數萬分五道往而身率鄭亨薛祿等將大軍邀其西師次屈裂兒河兀良哈驅衆數萬西奔陷澤中上麾騎兵前擊之斬級數百遂自相蹂籍死無算上乘高瞭望見其衆復聚遂張左右翼嚴陳夾攻命吏士持神機弩伏深林戒寇至乃發頃寇騎突而左左師馳之走林中中伏驚潰死傷畧盡追奔三十餘里蕩其巢而還自是三衛稍創

宣宗宣德三年九月兀良哈犯大寧上親征出喜峯口至寬河大破之宣德初朶顔衛指揮哈

剌哈孫等朝貢不至武進伯朱榮鎮遼東請掩擊之上不許至是上親歷諸關塞駐蹕石門驛守將奏兀良哈萬衆盜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請益徵兵上曰孽寇無能為也但謂吾邊無備故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軍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不在多三千足辦擒賊遂決策親征簡士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夜銜枚出喜峰口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其營二十里寇望見以為乘障卒遂悉衆前上麾鐵騎分兩翼進夾攻之上親射其前鋒殪三人飛矢雨集神機銃疊發寇不能當大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寇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大驚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其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窮搜窟穴忠勇王金忠故韃靼名王子也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上許之或密言忠往不反矣上不聽忠與把台果大克獲歸上飲以金爵遂輟賜顧謂侍臣王者宜推誠待人漢用金日磾庸不足法耶遂班師

五年徙開平衛於獨石洪武初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永樂間大寧既棄而開平勢孤難守至是遂城獨石徙開平衛於此棄地盖三百里自是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陲斗絶益騷然矣

九年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因通兀良哈先是詔蠲三衛罪予自新以泰寧衛印沒于寇更給兀良哈遂駐牧遼東塞

英宗正統二年十二月福餘等衛阿魯叉等以五百騎掠葭州獨石守將楊洪遮擊西涼亭生擒百户乞麻里等奪所掠命集兀良哈貢使僇之市進洪都指揮同知初正統元年福餘衛失

印更給如泰甯例而脫歡遣使通兀良哈潛伺屢諭不悛至是復諭都指揮安出等縛首惡以獻

四年夏六月福餘衛都指揮歹都等數言賞薄互市失利非永樂時比上因使者還勅曰文皇帝以爾通阿魯台歲徵馬三千匹贖罪爾俛首聽命朕實爾寬而妄意無厭是速敗也其亟圖改已而以通瓦剌罷其部落貢獻　九月兀良哈犯邊右叅將楊洪追擊于白塔兒三岔口值兀良哈五百騎擊敗之射死十二人擒三人

六年冬十月左叅將黃真巡邊至閃安山值兀良哈三百餘騎擊敗之福餘衛脫火赤完哈等假射獵屢犯邊至是被擒磔於市尋復以遊騎犯密雲扒頭崖塞射傷戍卒又掠牛心山

七年冬十月兀良哈千騎自氊帽山犯廣甯前屯等衛守將曹義擒其將孛台會三衛來朝僇示之

九年秋七月兀良哈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等率諸軍三十萬分道出塞擊之朱勇同太監錢僧保由中路出喜峰口興安伯徐亨同太監曹吉祥由南路出劉家口左都督馬諒同太監劉永誠由北路出界嶺口都督劉懷同太監但住由西北路出古北口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于全甯復破泰甯朵顏于虎頭山出所掠萬計而都督楊洪出黑山俘斬安出部各論功加秩三衛從是寖衰然怨中國益刺骨因糾乜先入寇為之鄉導矣

十二年春正月都御史王翺同總兵曹義巡邊抵廣甯兀良哈伏騎林中義擊敗之時瓦剌也先亦東侵三衛乃遣使勑諭之毋為瓦剌誘

十四年三月福餘泰甯共潛結乜先入寇朵顏獨扼險不從乜先至不能入大掠二衛人畜去

其秋旋與乜先合土木北狩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京東并設叅將總兵罷朶顏三衛互市景帝景泰六年朶顏諸衛來朝乞耕地及犂鏵種糧詔予糧三十石未幾寇獨石先是既罷三衛互市景泰二年復議予貢然三衛常竄名兀剌使中窺我遇北使厚不無心望且結婚漠北挾為重稍侵軼盡沒遼河東西三岔河北故地薊遼多事自此始四年兵部尚書于謙言三衛使疊至頗為兀剌間宜令邊臣嚴備因條上防禦事詔自是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已而泰寧衛都督僉事單干帖木兒乞大寧廢城及甲胄謙持不可帝重絶三衛歡遣譯者語大寧城逼近塞不便馳獵又炎暑多生疫其甲楯須寇至乃給謀遂沮至是寇邊叅將葉盛督兵破走之

憲宗成化元年春二月孛來為三衛請賞不許自景泰末三衛多與孛來通貢使浮額隨孛來使者走雲中朝廷羈縻不問至是孛來為請賞勑諭四方貢使賞有成額三衛曩朝貢從東路喜峰口今朶顏都督朶羅干等擅易貢道希混賞朝廷照例分別又何誅焉請復闌入邊遣都督季鐸往諭至泰寧還兵部以奉使無狀請逮治詔貸之　十二月泰寧衛都督劉玉兀喃帖木兒等請市牛及農具塞下并乞賜蟒上諭蟒衣勿與他聽與民交易朶顏衛兀研帖木兒因請職事兵部覆未有成勞例無陞授不許

二年十二月兀剌遣使貢馬挾三衛從喜峰口入詔待以三衛禮勑其渠阿失帖木兒無糾朶顏妄更貢道

十四年秋七月三衛部落各請從便道入貢并求開市時太監汪直方與兵部侍郎馬文升爭遼東撫勦異同故三衛乘間挾我也詔邊吏以朝廷恩義諭之孝宗弘治二年兵部尚書馬文

升請修邊備先是自天順後孛來潛通三衛屢入塞中國羈縻不絕誘致之亦不敢大為寇至是文升奏往歲三衛盜漠北馬經大同宣府報敵老營令兩鎮經年不報疑彼此相通乞于團營選馬步三千赴永平三千赴密雲防禦及會兩鎮巡撫從之

十一年冬朶顏入寇先是邊軍燒荒出塞遇寇騎掩殺之邊釁遂起馬文升檄守臣分據要害相機勦殺仍請璽書切責三衛頭目從之

十七年秋七月朶顏道小王子入寇大同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出兵李東陽言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距京師一日而近宜固根本無遠出師自疲上深然之時朶顏部落益蕃屢侵盜而諸部獨花當以完者帖木兒裔種最貴花當次子把兒孫驍勇敢深入結婚小王子為中國患滋甚

武宗正德四年冬泰甯衛滿蠻率部落二萬餘欲附居塞下避北敵令居故鎮安堡戒無旁噬其後花當部屢挾增貢詔暫增一年不為額花當部堅請不從乃益勾小王子與合謀

十年夏四月朶顏把兒孫自鮎魚關毀垣入馬蘭谷殺參將陳乾命都督桂勇討之巡撫順天都御史王倬謀曰敵知吾兵屯西必東入乃命指揮葉鳳伏山下敵果入伏發敗之把兒孫遣杜禿等來請貢且獻馬贖殺陳乾罪兵部尚書王瓊持議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予貢把兒孫輙謾言呼杜禿等去竟予把兒孫貢班師亡何復入寇參將魏祥全軍歿終正德世不能

世宗嘉靖十一年十二月朶顏三衛寇邊先是朶顏都督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死其把兒孫謀奪嫡不得把兒孫尋亦死革列孛羅子革蘭台貢馬請嗣兵部令轉譯部落方許貢革蘭台乃寇漁陽諸小關堡率殘破至是巡撫都御史王大用欲厚劊朶顏城其霧靈山不果會

阿堆哈利赤頻入建昌喜峰口恣殺掠革蘭台又請陞秩御史連疏詆大用請以毛伯溫代大用既去諸衛益盜邊邊人皆廢耕牧而朶顏諸部日益橫

二十年秋七月革蘭台求增貢衛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亦不許時剽掠塞下聲言結小王子入寇會俺答自雲中深入太原邊吏恐謬曰山海關諸邊無儆亦朶顏諸衛功也詔補前貢失期者衛二百人

二十三年朶顏侵薊州塞先是薊鎮總兵郤永出塞襲朶顏別部李家莊斬四十餘級李家莊零騎居近獨石不通大部慣盜馬狡而善射敵追輒走險亦頗為我捍邊是役藉怨轉與敵合而遼東塞亦以朶顏故頻邊警

二十六年冬十月朶顏益結海西諸部出沒遼東西塞無何革蘭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衛以貢時身受職至革蘭台父子始遣人代請而影克剽悍踰于父益誘俺答大入塞

二十九年九月始置薊遼總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隷焉改孫禬為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初俺答逼都城數言遼陽軍遼陽軍者俺答所呼朶顏也至是始設薊遼總督以兵戎之然朶顏部時時犯塞咸甯侯仇鸞調知影克實首禍欲發兵掩之何棟曰朶顏犬羊也縱有反覆為患尚小若剪除朶顏漠北窺隙必且憑為巢穴是毀藩籬延寇以自近也上從棟言已而棟設計擒叛人哈舟兒陳通事傳首九邊

三十六年三月土蠻打來孫始收三衛導入薊州長林口踰建昌營灤河掠永平諸邑

三十八年二月薊州塞警自練兵議起鎮兵減什之二而春防視秋防又殺什之五以故最單弱把都兒辛愛擁數萬騎以朶顏影克為鄉導入寇總督侍郎王忬所遣偵諜皆被殺遂薄塞

下忭疏請援兵大學士嚴嵩謂忭挾寇為重欲坐縻金錢不報敵騎度灤水由潘家口入大掠薊忭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出其後牽之遂不敢深入三日引去忭兵尾而擊之頗有斬獲詔逮忭及總兵歐陽安俱論死

六月改宣大總督楊博于薊遼博聞命馳至鎮區畫戰守以朶顏諸衛每外通不為我用乃約諸帥同時舉烽燧揚旌纛自居庸至山海關彌漫千餘里旌旗蔽空駭石震山谷如是者三幕北大駭以為邊兵頓增益終歲不敢近塞

三十九年三月影克復糾把都兒辛愛等犯一片石叅將佟登禦卻之

四十年冬十月影克糾東西數萬騎潰墻子嶺而入大掠通州總督侍郎楊選逮論死

穆宗隆慶元年九月朶顏董狐狸糾土蠻數萬騎入界嶺口援師四集引還失道墜崖死者甚衆董狐狸亦革蘭台子也時影克出義院口邊軍以火鎗擊之斃而子長昂與狐狸頡頏

二年夏四月以侍郎譚綸為總督拜戚繼光大將軍專理練兵綸上言今之策邊防者皆曰乘障夫薊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散步于二千里之間畫地而守彼以十萬衆攻我一軍欲不破不可得也故臣以為禦敵莫如游兵燕趙之士自邊警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必無成功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散之歸農可使無後憂而時方虞其有他是尚疑臣與繼光不可信安能勝敵夫我兵素未一當敵戰而勝彼不心服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繼光亦上言邊鎮之卒壯者役于私門老弱僅以充伍有火器而不能用棄土著而不能練弓矢之力不强于賊而與賊共之且不知兵法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教練之法實用則不美觀美觀則不實用今皆虛名耳其實無有也臣又聞薊之地

有三平易交衝內地之形也險易相半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敵入平
原利于車在近邊利于騎在邊外利于步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
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迹浙江思用浙人願陛下更予臣浙江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
更于西北召募得馬軍五枝步兵十枝聽臣統練方今朝議紛呶易于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
嫌二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使臣無掣肘虞疏上俱報可綸繼光浚隍增陴邊備甚設
而時俺答亦奉款迄隆慶三衛修職謹邊鄙稍息長昂襲職為都督
神宗萬曆元年董狐狸索賞喜峰口啓釁總兵戚繼光猝勒兵青山圍之狐狸以身免尋縛首
惡獻予款始改喜峰口守備為參將彈壓之
三年二月總兵戚繼光追逐長昂墜馬幾獲之跳而免馳去生縛其叔長禿覊董家口昂納馬
鑽刀盟乃釋之已長禿復叛合董狐狸縱掠
六年三月泰寧衛速把亥犯遼東總兵李成梁直搗劈山大創之 長昂勒賞阻諸部入貢遣
弟蟒金率精騎窺喜峰口掠前屯薄山海一片石
十一年五月泰寧衛伯言把都糾眾花大等大舉攻鎮甯堡伯言故速把孩子也先是速把孩
入鎮彝堡李成梁遣裨將李平胡逆之射速把孩中脇墜馬蒼頭李有名斬之至是報仇入犯
成梁出兵黑山佯為北伐而夜遣李得全馳入鎮甯為內應旦日親自搏戰李甯以刀擊花大
傷額復貫矢中膊大哭失聲遁既而伯言復偕長昂董狐狸三萬騎犯廣甯殺掠吏士二百二
十有奇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晝晦頃之雷雨大作水深數尺走出塞時三衛屬部八十
餘種而昂與董狐狸兵最强然部落不踰萬

十二年春、董狐狸犯前屯、錦義、備禦祖承訓擊敗之、總兵李成梁追奔太康大定堡、多斬獲。八月、長昂入下莊、總兵楊四畏、副總兵徐從義擊卻之、追至老鵶嶺而還、已復糾皆不慎等數萬騎、以打牲為名、圖盜邊、會上視山陵、昂往來紅螺山射獵、調部落東西馳、甚恣也、然亦以犯邊罷賞、頗窘、

十三年夏四月、伯言把都復入塞、遊擊周思孝逐之、走遼河、河深不能猝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出布陣、為一二字、一字、衡鋒二字、繼進、伯言望見兵至、跳騎挑戰、成梁馳之、巡撫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前、大敗之、斬首八百級、得名王扯征孛來等十三人、　六月、董狐狸率其屬三百餘叩關脫帽請、甚哀、言犯遼皆東西部落同姓名者、非其罪、願得奉撫賞、長昂以李成梁聲搗穴、一夜數徙帳、亦哀請款、及已得撫、則愈驕、

十四年春正月、花大伯言等復糾土蠻犯前屯、李成梁選輕騎出塞、繞其後、而自率兵當之、夾擊、大敗走、　九月、伯言把都復入塞、攻鎮彝堡、邊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復大敗去、伯言痛哭曰、阿父怨終不可報矣、

十八年春正月、長昂部落入貢、奪賞、會同館大譁、欲殺禮部尚書于慎行、主事張我續、諭解之、

　長昂遣弟獐兔撥計來調盟石門、遊擊陳愚闇紿執通事張五烈等、僇之、長昂同弟蟒金犯董家口、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伯言復入塞、總兵董一元伏精騎鎮武堡、俟其深入、士卒從中起、循墻而進、搏戰、大敗之、伯言中流矢死、　哨騎生得伏諜郎打兒罕等七人、郎打兒罕、長昂心膂也、昂願革二年舊賞請贖、上幸許、昂至是稍戢、

二十四年冬十月福餘衛伯牙兒挾賞羅文峪拒卻之尋以千騎突青山口連犯扒頭崖二道嶺並失利去

二十九年冬十月伯牙兒妻唐翠阿不亥叩關求款命給半賞　十二月長昂求款命復朵顏諸衛馬市木市于甯前已而獐兔撥計修石門郝掠車廠庄總兵尤繼先出塞至紅草溝擊斬八十有奇昂與蟒金代叩關

三十四年冬十一月撥計挾賞革子谷長昂蟒金復勾西部班不來世等萬騎犯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之時督稅太監高淮在遼東鬧營倉卒調兵自衛及長昂退稱斬獲功未幾長昂圍獵墜馬死子賴暈歹踵昂轍同蟒金糾阿鎮等挾賞擦崖子關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賴暈歹入建昌河流口大掠而去復糾揷漢鬼谷吉等入寇連山驛總兵杜松出中左所長嶺山夜至哈流兎襲拱兎營大斬獲煞諸部益閧因入大勝堡總督侍郎王象乾諭諸部各聽撫專勳賴蟒賴蟒勢孤乃屬西部啞拜台吉請款

四十年十一月蟒金賴暈歹乘邊軍燒荒入圖山堡縱掠曹莊甯遠參將李應選失亡官軍九十人

四十一年春三月朵顏衛頭目脫來福餘衛頭目火燒赤各授指揮僉事賜勅　四月炒化宰賽煖兎等以三萬騎屯玉文谷陷七臺殺千總佟修鳳等邊軍失亡五百人　朵顏滿旦孽只赤連犯掛甲嶺麻郎谷

四十三年夏六月遼東邊將率兵出獵曹莊蟒金乘機入犯殺掠五十餘人喪卒二百二十餘人　十二月杜松擊火落赤于柳門敗之

四十六年夏四月滿旦及男温布台吉等睥睨石塘間而馬蘭亦報蟒金聲犯桃林界嶺劄鎮戒嚴未幾石塘遊擊朱萬良調援遼滿旦母子益恣以萬騎攻白馬關及高家堡頃之尋盟蓋自隆慶來長昂稱梟桀雄塞上垂四十年而土蠻部落如虎墩炒化宰賽煖兎輩東西颷動邊吏疲于奔命至滿旦以一婦躑躅曹石間竟不可制然亦自此漸微弱不能自立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終

卷十五

谷應泰 [illegible]

[illegible]

DS
735
.A2
L5
v.50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豐潤谷應泰賡虞編
吳縣朱記榮槐廬校

親征漠北

成祖永樂元年春二月遣使賫璽書往諭韃靼可汗鬼力赤賜金綺四并勑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右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意各賜文綺二未幾犯遼東塞十月寇永平是時鬼力赤非元種其臣不肯下已而鬼力赤與阿魯台擊兀刺馬哈木戰大敗馬哈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閏十一月阿魯台寇灰溝村黄甫川

三年春正月阿魯台部落掃胡兒來歸且告鬼力赤闖兀良哈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伺塞下令謹備之

四年春三月書諭鬼力赤可汗不報時諸部不服鬼力赤阿魯台執而殺之遂迎立蒙古族本雅失里以阿魯台為太師始與中國不通兀刺馬哈木與阿魯台勢不相一遂各相讐殺

六年春三月遣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以織金文綺持璽書諭本雅失里不報都督僉事吳允誠子答蘭柴東誠子別立哥請出塞自效從之允誠初名把都帖木兒東誠初名倫都兒灰皆降人也

七年夏四月遣都督指揮金塔卜亥給事中郭驥以綵帛賫書諭本雅失里并賜阿魯台馬兒哈咱哾火赤哈失帖木兒等綵幣竟殺驥　五月封瓦剌馬哈木為順寧王　秋七月以淇國公丘福為大將軍武城侯王聰為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為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

遠為左右叅將帥師北征陛辭上密授以方畧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毋為所給一舉未捷俟再舉爾等慎之八月丘福出塞率千餘騎先至臚朐河南遇游兵亂戰敗之福遂乘勝渡河又獲問我者尚書一人福飲之酒問本雅失里今安在尚書詐言本雅失里聞王師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之時諸軍未集諸將皆恐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孤軍深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力言不可福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大衆奄至圍之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陣聰戰死丘福及火真王忠李遠竝被執死全軍皆沒事聞上大怒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北征以其久在兵間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孤軍輕進安平侯等泣諫不從遂皆陷没若不早舉殄滅之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　冬十月詔户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以候大軍之發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二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每十日程築一城斟酌貯糧以候軍還上然之

八年春正月以皇長孫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丁未車駕發北京親征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從三月出塞次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萬里蕭條顧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也至清水原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西營北二里有泉湧出甚甘冽軍中賴以不困上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次長清塞地極北夜望北斗已在南矣師次瀾灤海其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水注其中五月丁卯朔入臚朐河哨馬畧黄峽遇寇騎得箭一矢馬四疋而還甲戌指揮欵台畧玉華峰擒一騎譯之始知寇在兀古

兒札河、大兵遂渡飲馬河、乙亥、以清遠侯王友駐兵河上、留金幼孜營中、上以輕騎前進、人齎二十日糧、以方賓胡廣隨、戊寅至兀古兒札河、本雅失里先遁、夜倍道追之、己卯、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以七騎渡河遁、去、六月、班師至飛雲壑、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衝陣、大呼奮擊、阿魯台墮馬、復上、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阿魯台攜家屬遠遁、時熱甚乏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己酉、車駕發廣漠、時殘騎尚出沒尾我、上命伏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誘之、上按精兵千餘最後發、寇望見大兵渡河、貪所載物、競趨而至、伏發、倉皇走、上率兵扼之、奔渡河、馬陷入泥淖、生擒數十人、遂無敢窺我後、師次擒狐山、上令勒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風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鑠六師、禁暴止侮、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會軍士乏食、上令以所儲供御糧鈔、散給之、下令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還京倍酬其直、軍中賴之、上在師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具進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七月、還次開平、宴勞將士、上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乏肉也、念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甘、味、故宜已之、車駕還至北京、

九年冬十二月、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直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此屬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矣、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十年秋九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滅本雅失里、立其族答里巴、馬哈木實專政、

十一年秋七月、上巡北京、敕阿魯台、無以立福事懷慮、比之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賜金錦諭意、先是阿魯台為瓦剌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于是遣使奉表稱臣、

貢駝馬上言馬哈木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上曰阿魯台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
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為和寧王賜金帛仍居漠北瓦剌馬哈木怨阿魯台朝貢不至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瓦剌以安遠侯柳升武安侯鄭亨將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
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為前鋒三月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
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夏
四月駐蹕興和大閱五軍盡出塞五月師次楊林城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
難六月三日甲辰師至撒里怯兒之地前鋒劉江遇敵三峽口擊走之上度其必大至嚴陣以
待[illegible]巳獲諜知馬哈木距此百里兼程赴之戊申發蒼崖峽次蘭忽失溫答里巴馬哈木太平
[illegible]掃境以三萬人來戰頓山巔不敢發上遣鐵騎挑之敵奮而下安遠侯升以神機砲斃其
騎數百上率鐵騎乘之遂敗卻武安侯亨追擊中流矢退寧陽侯懋成山侯通率兵薄其右掖
不動豐城侯彬都督青攻其左敵殊死戰都指揮滿都死上遙見率鐵騎馳擊呼聲動天地馬
哈木不能支大軍乘之遂大潰走追至土剌河生擒數十人馬哈木乘夜北遁時瓦剌雖大創
去然殺傷亦畧相當夜二鼓上還帳中遂下令班師壬子師出三峽口餘衆復聚山上數百人
據海子諸軍以火銃擊之遁去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不能
至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羣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慰撫甚厚是役也內侍李謙恃
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臨戰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師次黑山峪頒詔天下
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迎表至八月上還北京

十三年冬十月、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瓦剌使者言馬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已害、擬率衆至斡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防邊、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

十四年春三月、阿魯台遣使奏戰敗瓦剌、獻所俘人馬、特使宴勞彩幣、　秋九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使臣觀音奴不哈來朝辭還、賜鈔為道里費、遣使齎璽書、同往諭以順逆福禍之道、賜綵幣、

十五年秋八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順寧王、

十九年冬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初阿魯台為瓦剌所攻、窮蹙南竄、久之生聚蕃富、遂桀驁、每朝使至、輒嫚侮、或拘留苦之、時時部落出沒塞下、為寇、上常諭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圖興和、都指揮王祥戰死、上遂議親征、十二月、上命大臣集議、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刑部尚書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賓懼自縊、命錦衣官取原吉還、至則方啓廒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親征得失、具對如初、上令同中繫于掖庭獄、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憸邪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尸、將殺原吉、召楊榮問原吉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他、怒稍釋、置不問、

二十年春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

運總督官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騾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
泰寧侯陳愉都御史王彰等、領驢運者二十五人、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翃等、後運總督官二
人、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英等、各率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萬、車
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
並出塞分貯、　三月丁丑、親征阿魯台、戊寅、車駕發北京、辛巳、師次鷄鳴山、阿魯台聞上親征、
遂夜遁、諸將請追之、上曰、彼非有他計、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
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四月辛丑、師次龍門、戍卒言阿魯台倉卒遁去、遺
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敕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五月辛酉、師次獨石、端午賜隨征文武羣
臣宴、乙丑、師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丁卯、大閱諸將、戊辰、觀士卒射、有一卒三發皆中、
賜牛羊銀鈔、上親製平戎曲、俾將士歌之、辛未、師發隰寧、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
所、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次閔安、下令軍
中樵牧不得出長圍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右哨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
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周二十里、癸未、師發威虜鎮、次行州、命户部以山
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于山海、六月癸巳、師次威遠川、開平來報阿魯台進攻萬全、
諸將請分兵還擊之、上曰、此詐也、彼方慮吾擣巢、故為牽制之術、疾驅之、果遁去、七月己未、師
次煞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聞大軍發、所部日憂懼、有散
去者、其母及妻皆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為逆、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闊灤

海與其家屬北走矣上曰獸窮則走然或挾詭謀示弱誤我不可不備前哨繼獲其部曲亦言悉衆夜遁乃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命旋師簡精兵還擊兀良哈大破之（事見設立三衛）詢降騎言屈裂河東北深谷有賊千餘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以羸兵輜重誘之方接戰發伏大潰走斬獲過半八月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頒詔天下九月上入居庸關次龍虎臺饗隨征將校京師文武大臣迎見上乘法駕入京城十二月阿魯台殺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二十一年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秋七月諜報阿魯台將犯邊上曰去秋親征彼意吾不能復出當亟馳塞外待之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英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八月壬子宴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癸丑發京師命大學士楊榮掌軍中機務丙寅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廄馬戊辰次萬全九月師次沙城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今夏阿魯台為瓦剌所敗部屬潰散無所屬今聞大軍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萌南向之意上命賜之酒俱授正千戶冬十月師次上莊堡先鋒陳懋知寇在飲馬河北為瓦剌所敗追至宿嵬山口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為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為都指揮賜冠帶織金襲衣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唯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患兵甲不用斯朕志也遣書諭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發萬全十一月次懷來甲申還京師

二十二年春正月阿魯台冦大同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殘民數為邊患請討之願為前鋒自效上曰卿意甚善但師出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大同守將奏阿魯台侵塞遂大閱議北征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

四月戊申詔命皇太子監國發京師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庚午師次隰寧忠勇王金忠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諜者言阿魯台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遁及冬大雪丈餘人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答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把里禿為都指揮僉事五月己夘次開平遣中官伯力哥齎敕往諭阿魯台部落曰王師之來止罪阿魯台一人頭目以下輸誠來朝者優與恩賚命柳升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為叢塚瘞之上親為文祭焉六月戊午進次玉沙泉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己未命陳懋金忠率師前進戒之曰兩軍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張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生擒以來庚申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到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車轍馬跡亦多湮滅其遁已久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臣等分索山谷周圍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迹無睹者癸亥陳懋金忠亦還奏引兵抵白邙山無所遇以糧盡故還張輔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北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召輔等諭旋師時軍士乏食楊榮請供御之羸盡給之

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入塞官倍償之、衆賴以濟、上悅、秋七月庚辰、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功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問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頷之、既而諭楊榮曰、東宮涉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戊子、上次雙流濼、遣禮部尚書呂震齎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辛卯、上崩、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安南叛服

成祖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封黎蒼為安南國王、安南古交趾地、唐虞時曰南交、秦為象郡、漢初南越王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設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為守、教民耕種、制冠履、漸立學校、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為界、建安中吳分立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縣、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屬嶺南、安南之名始此、唐亡為南漢劉隱所并、未幾國內亂、擁立豪渠丁部領、宋乾德初南漢平、上表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公蘊死、孫日煒嗣、淳熙間封為安南國王、安南之為國、自此始、再傳無子、一女婿陳日照、王死、女主國事、日照得立、再傳為日烜、僭稱越皇帝、累世名皆取日下易一字、從火上陽之義、亦敘日煒而然也、元世祖平雲南、遣人召之入覲、不行、大發兵遣其將脫歡等討之、十七戰皆捷、日烜棄城遁入海、以粮運不繼還、日烜歸國、勢復振、日烜卒、子日燇嗣、曰吾祖舊名也、自是為藩臣、貢獻不絕、封

安南國王日煒卒子日煃立洪武初漢陽知府易濟頒詔安南日煃遣使朝貢上嘉之封日煃安南國王日煃卒兄子日熞嗣荒淫不治其兄叔明逼死之自立上曰叔明王法所必誅逮擇日熞親賢立之叔明懼請老傳政弟日端日端卒弟日煒嗣而叔明實耑制國事與占城搆兵十餘年數侵思明地叔明卒日煒為國相黎季犛所弒立叔明子日焜季犛叔明婿也上曰叔明弒日熞而有其國今季犛又殺日煒矣復以禮待是厚助亂賊也遣行人呂讓移書責之未幾日焜亦為季犛所弒立其子顒又弒顒立其幼子案在襁褓中又斃之因大殺陳氏自為舜裔胡公滿之後國號大虞紀元天聖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查稱皇帝自稱太上皇至是詐稱陳氏絕查為陳氏甥求權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

二年夏六月胡查遣使奉表歸思明侵地 八月老撾軍民宣慰使刁線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日烜之孫天明之子日煃弟也日煃恭遇天朝率先歸順太祖高皇帝封為安南王賜之章印數傳至日焜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日焜稍抑損季犛弒之立其子顒未幾復弒顒而立案案蒙然幼穉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并案弒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查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為主以討賊復讎方議招軍而賊兵見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餓困阨萬死一生度勢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涉以達老撾其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此賊造逆滔天陳氏宗屬橫被殲滅存者惟臣臣與此賊不

共戴天。因叩頭流涕。上憐而納之。安南故臣裴伯耆亦來告急。請討黎季犛。願為前驅效死。自比申包胥。十二月、安南遣賀正旦使者至。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查初云陳氏已絕。彼謂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曰可。乃下詔封之。今聞弒主篡位。暴虐國人。而臣民共為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

三年春正月。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齎敕往安南。問胡查篡奪陳氏之故。六月。安南胡查遣使阮景真隨御史李琦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仍命行人聶聰齎敕往諭胡查。十二月。安南胡查復遣阮景真隨行人聶聰來貢。請迎陳天平。遂敕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大理卿薛嵒以兵五千人護行。

四年春三月。黃中等護送陳天平至丘溫。胡查遣其臣黃晦卿等以廩餼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問胡查不至何也。則曰安敢不至。屬有微疾。已約嘉林江矣。嘉林江季犛所居也。中遣晦卿還促查。且遣騎覘之。迎者壺漿相繼於道。中信之。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叢密。軍行不得成列。會雨潦。忽伏發。大呼鼓譟動山谷。遂殺天平。大理卿薛嵒行人聶聰亦遇害。中等急整兵擊之。橋斷不得前。賊遙拜曰。遠人非敢抗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氏親屬。敢肆巧偽。今幸得殺之。以謝。交人吾主即上表待罪。天師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等引兵還奏聞。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曰。蕞爾小醜。乃敢欺我。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頓首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絕之。上遂決意興師。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以蜀兵七萬五千益之。徵黃中呂毅赴京。以送陳天

平失律也。　秋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為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為左右參將、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劉出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荊湖閩浙廣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參將統都指揮陳睿、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儁參贊戎務、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轉餉、是日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犯者、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以次定功。　冬十月、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先是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亡何能卒、事聞、上震悼輟朝、乃以輔代能、輔發憑祥、度城壘關、進攻隘留及雞陵二關、破之、傳檄數季犛二十罪、諭其境內、立陳氏意、進度芹站、雨旁皆有伏、遣黃中、呂毅搜捕之、遁、進次昌江市、造浮橋濟師、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而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縣、遣驃騎朱榮往約沐晟、晟軍自臨安府蒙自縣、經野蒲、斬木通道、攻奪猛烈柵、華關隘、賊徒悉奔、築壘駐兵洮江北岸、造舟徑渡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樁內、諸江海口俱下捍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新福移營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驍騎朱榮敗賊衆於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於城

北之沙灘、與晟合勢、時賊所立柵、皆逼江、不可上、惟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夜襲城、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啣枚舁攻具、過重濠至西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蔡福等先登、諸軍繼之、城上火炬齊鳴銅角、競響、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走、師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為陣、輔等督遊擊將軍朱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多中銃箭、皆退走奔突、賊衆潰亂、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數、辛酉、輔等遂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遣左參將李彬向西都、西都賊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詣軍門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賊復遁入黃江悶海等處、

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追敗賊於萬劫江普賴山、斬首三萬、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兩旬、輔等進次魯江、賊五百艘逆戰木丸江、大敗之、殺其將阮子仁黃世岡百餘人、三月、窮追至膠水縣悶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陽為還師、至鹹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躡、輔還軍遇於富良江、賊舟亘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刳船載木立柵、迎拒、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奮擊大敗之、斬獲數萬、江水為赤、乘勝追至悶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義安、其尚書范見覽等降、四月、輔率舟師追至海門涇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師舟膠不得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賛我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等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

追之又敗之於奇羅海口、賊屢敗困、衆遂潰、乙卯、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詗得黎季犛所在、前格之、縛送升軍、並其子澄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獲黎蒼及偽太子芮將相王侯柱國黎季貔等、皆縛獻軍門、安南平、輔奏安南本中國地、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民庶俱請為郡縣如中國制、乃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雞陵關為鎮彝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粮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勑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又以侍郎張顯宗為左布政使、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勑張輔沐晟劉儁交趾有懷才抱德之人悉心訪求送京師擢用九月、張輔沐晟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弑主簒國僭號紀元等語上問季犛父子曰此為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下之獄、赦其子澄孫芮等、後季犛釋自獄、戍廣西、子蒼澄以善兵器赦用之、　冬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贈故安南國王後陳氏子孫七人官、裴伯耆為交趾按察副使、

六年春三月、交趾總兵張輔沐晟振旅還、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四百七十二、上嘉勞之、賜輔晟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黔國公、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

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侯、並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校王柴胡超擢指揮使、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上從之、於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秋八月、交趾蠻寇簡定反、定陳氏故官、不肯臣黎氏、而輕騎跳歸我、從下安南、為別將、頗有功、知上不欲復陳氏、遂逸去、至化州、說羣盜鄧悉等下之、悉等推定為主、稱日南王、改元興慶、出攻鹹子關、黎賊餘黨多應之、而陳季擴鄧景異尤猖獗、黃福奏請益兵、遂命黔國公沐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軍事、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之、勢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勑曰、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鄧悉死、而八百媳婦老撾、猶供餽者何人、賊云有象五萬、又云我將帥皆易與、宜戒慎同心協力、早滅此賊、

七年夏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季擴者蠻人、自云陳氏後也、安南氏、不忍棄陳王、則相率歸季擴、秋八月、鄧景異攻盤灘、守將徐政戰死、張輔兵至交趾、敗賊於鹹子潤大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監門衛將軍潘坻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首阮世美鄧景異跳身奔季擴、季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清化、時季擴據地稍遠、而我兵悉窮追、簡定至演州、分沐晟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抵牛鼻關、輔自率騎兵至美良、簡定棄馬走吉利深山、搜得之、並獲其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鎔景異逃於義安、簡定至京伏誅、

八年春正月張輔敗賊黨阮師檜於凍潮州斬首五千級生擒偽將軍范友陳原卿等二千人悉坑之築尸為京觀上勞苦張輔久暴師役召輔還輔奏餘賊未平請留黔公沐晟鎮之五月追敗季擴於靈長海口別將江浩至魯江戰不利十二月季擴遣使胡彥臣上表請降上遣方政諭季擴以為交趾右布政使又以其黨陳原樽為參政胡具澄鄧景異鄧鎔為都指揮潘季祐為按察副使然季擴實欲緩師期耳不肯之任而掠如故

九年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為副將軍會征夷將軍沐晟討交趾陳季擴勑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朔胡具澄鄧景異等於九真州月常江尋復率舟師追梟賊黎蕋斬之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十年秋八月英公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擒其翊衛將軍鄧汝戲少保潘季祐遁可雷山乞降輔承制以季祐仍按察副使理義安冬十月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粮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心江

十一年冬十二月英公張輔黔公沐晟合兵敗賊於愛子江時輔晟等進兵順州賊黨阮師檜屯愛子江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大敗斬賊將阮山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筭

十二年春正月兵至政和縣羅蒙江皆懸崖側徑英公張輔捨騎步進大索射中鄧景異擒之並獲阮師檜於南靈州季擴遁走老撾都指揮師祐躡之進克老撾三關蠻人潰散棄季擴及其妻妾於南麽生縶以歸八月交趾陳季擴伏誅

十三年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加陳洽兵部尚書贊軍務輔下交南凡三擒偽王威

鎮西南、而尚書黃福有威惠、交人懷之、戢伏莫敢動、

十四年夏四月、交趾鎮夷衛百戶丁仕驗來朝貢馬、謝恩、賜鈔幣遣還、五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英國公張輔奏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猫尾港、至涌淪佛淘、從萬甯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温故路近七驛、傳便往來、從之、尋交趾布政司右參議莫勛三江等府、土官杜惟忠等來朝貢馬、及金銀等物、特賜宴勞、陞勛為右布政使、杜惟忠為參議、鎮夷衛並交州中左右衛指揮陶弘等、各遣人貢馬及方物、各賜鈔幣遣還、冬十一月、召交趾總兵英國公張輔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輔經營交趾、前後十年、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交趾營房皆覆茅、多火、宗載令三司募官伐材陶瓦、不半年、營房皆覆瓦、火患遂息、

十六年春正月、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反、利初從陳季擴、宂偽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為巡檢、然中懷反側、張輔還京、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相國、段莽為都督、聚黨范栁范宴等、肆出剽掠、總兵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擒斬數百人、利敗走、擒宴、彬請就交趾戮宴以徇、先是李彬代張輔鎮交趾、中官馬騏為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箇、騏墨而殘、交人苦之、三年間、叛者四五起、而黎利最劇、

十七年冬十二月、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上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至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污能否、以憑黜陟、疏上報可、

十八年夏五月、勅豐城侯李彬叛寇黎利潘僚車三農文歷等、迄今未獲、宜盡心畫方畧、早滅此賊　交趾左叅政馮貴右叅政侯保討黎利戰死、保真定贊皇人、由國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人撫治、陞交州知府、遷叅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為給事中、陞交趾叅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陣有功、後中官馬騏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強貴勦捕、獨以羸卒數百、遇賊兵衆、貴力戰而死、保為政廉恕、貴有方略、其死也、人皆惜之

十九年夏五月、豐城侯李彬上言、交趾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衞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粮餉、度地險易、為屯守征調之多寡、從之、　秋九月、李彬言黎利奔老撾、進兵討捕、老撾輒遣頭目覽耆郎阻我兵、勿入境云、即發兵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不獲利、上以老撾匿賊持兩端、令彬遣頭目至京詰之、尋召彬還、以榮昌伯陳智代、　冬十月、赦黎利為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諭利、竟不赴、

二十二年、仁宗即位、黎利自老撾復還寧化州、偽求降不出、九月、掌交趾都司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義安府茶龍州、不利、昌江衞指揮伍雲死之、都指揮陳忠與黎利戰於清化、破走之、召工部尚書黄福還京、勅兵部尚書陳洽代掌交趾布按司事、仍參贊軍務、福治交趾、視民如子、勞輯訓飭、每戒郡邑吏修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鉅細、咸盡心焉、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必加賙恤、拔其賢者與共事、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文皇知其妄、得寢、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

冬十一月、交趾參將保定侯孟瑛榮昌伯陳智言山壽未至、黎利復反、先後破茶龍諒山、茶

龍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命侯山壽至彼計議確當以聞

仁宗洪熙元年春二月以榮昌伯陳智為征夷副將軍討黎利冬十月總交趾布按二司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貳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勑總兵早滅此賊以靖邊方

宣宗宣德元年春三月總兵陳智方政討黎利進至茶龍州敗績時山壽主招撫擁兵自衛陳洽力爭不聽陳智方政復不相能洽以上聞上下璽書切責智等而以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討黎利仍命洽參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隸中軍自效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孫毋倚富強要戰功後因黎氏弒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弔伐之師蓋興滅繼絕盛心也而陳氏子孫為季犛殺戮已盡不得已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皇考念之深為惻然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臣等以為非是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上頷之　冬十月黎利弟黎善據廣威州擁衆數十萬分道攻交趾　十一月參將馬瑛大破賊於清威與成山侯王通合兵石室縣進屯寧橋尚書陳洽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覆言地險惡宜遠斥堠持

重不從五鼓麾兵竟渡天雨且泥濘伏驟起衝盪遂大敗洽奮馬突入賊陣死之失亡二三萬人通懼師却黎利時在義安聞之自以精兵來會圍東關通敗後氣大沮陰許為利請封而檄清化迤南歸黎氏清化羅通曰非君命而欲賣城義不可遂戰敗走之初都督蔡福守義安被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降賊至是福馳馬清化城下大呼守城者宜見幾全首領羅通大罵而去賊又逼鎮城平州知州何忠懷奏潛請王師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為賊所得賊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忠唾地罵曰賊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食奪杯擲中賊面流血盈頤遂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賜謚忠節　十二月交趾布按上言尚書黃福舊在交趾民心思之乞令復至以慰民望遂召福於南京赴闕議之　以安遠侯柳升為征夷副將軍保定伯梁銘都督崔聚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為征南將軍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由雲南二道討交趾尚書李慶參贊軍務黃福仍掌布按二司事勅王通守城練兵候升等至同進

二年春正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諭曰前者論交趾事蹇義夏原吉拘常見昔徵舒弑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申叔時以為不可楚子即復封陳古人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趾即欲為陳氏立後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無事卿等為朕再思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

二月交趾賊黎利攻交趾城總兵王通出不意猝擊大敗之斬其司空丁禮司徒黎豸而下萬餘級利惶懼不能軍諸將請乘勢亟擊通猶豫未決賊得以暇樹柵掘塹修器械四出剽掠未

賊勢復張、 三月、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廙、往廣東總督運粮赴交趾、又勅調武昌成都護衛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數萬、俱從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征交趾、黎利圍温丘、都指揮孫聚拒破之、 夏四月、黎利攻昌江、初蔡福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人憤、欲焚賊營、福報賊、賊盡殺之、遂攻昌江、都指揮李任顧福日夜拒戰、凡九閲月、城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自縊死、子輔有惠政、民愛戴之、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軍民俱立闘盡、無一人降者、賊縱火焚民居、大殺掠、王通斂兵不出、賊致書請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且意柳升師雖出、未能猝至、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徇其所請、按察司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非常人能之、汝何所知、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黎利攻隘留關、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寧不赴、隘留城陷、逮興祖下獄、九月、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勇而寡謀、連勝易賊、梁銘李慶曰、主帥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困罷而少斥堠、不拒險握重、而欲急發、卒如敵伏何、慶力疾語升、升唯唯、前至倒馬坡、獨與百騎先馳渡橋、既渡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梁銘李慶皆死、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聚宿將然倉卒新喪元帥、吏士沮且罵、賊驅象乘之、官軍大潰、聚被執、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脱歸、七萬人皆沒、王通謀知升敗、益大懼、決意與和、工部尚

書黃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賊終不忍加害其渠長餽以餱粮乘以肩輿贈金幣出境至龍舟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時晟兵竟不出　冬十月王通與黎利立壇為盟退師遣指揮闞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煃三世嫡孫臣陳暠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國弒戮臣族殆盡臣暠奔竄老撾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衆云天兵初平黎賊即有詔旨訪求王子孫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尚書蹇義夏原吉皆言不宜隳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寍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兵臣不忍聞且求立陳氏後者大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廑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厓前史榮之安在為示弱乎上曰卿二人言是先帝意朕固知之明日出暠表示羣臣且諭以息兵養民意羣臣頓首稱善於是以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為副使詔諭安南言黎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尚在老撾國人乞封暠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其以實對即遣使受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勑通等即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衞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攜家來歸

三年閏四月王通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瑛馬騏山壽等廷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藩方皆論死詔繫獄籍其家梁瑛等坐罪有差詔褒贈安南死事諸臣蔡福朱廣薛聚于瓚魯貴李忠皆伏誅黎利遣頭目黎公選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

七十八馬千二百匹聞留不遣者無算已而使還利奉表言暠死陳氏絕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不問先是文皇時用兵交趾侍讀解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文皇不悅至是言始驗云

憲宗成化十六年安南國王黎灝侵占城先是黎利死子麟立麟死子濬立濬為庶兄琮所弒國自立侵老撾宣慰刁板雅蘭掌為八百敗歸黎壽域等殺琮而立濬弟灝至是太監汪直用事好邊功議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加兵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甚急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沮事得寢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闗結諸夷姦宄繹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姦亂乃弭

世宗嘉靖元年莫登庸立黎懬僭號統元追諡黎晭為襄翼帝先是黎灝死子暉立暉死子敬立未封而死弟誼立正德間誼母戚阮种用事屠戮宗親逼誼自殺頭目黎廣討平之立灝庶子晭晭多行不義國人惡之諒山都將陳立孫與其子暠昇作亂鄭綏鄭惟鐐攻誅之遂弒晭立譓鄭氏國世臣譓母妻族也諸大臣疾鄭氏典兵攻之綏等亡走清華暠昇猶據諒山莫登庸者本都齋漁人負勇力時時淩波而飛持劍下刺魚得巨魚呼譟為樂詭言莫邃之後以武舉從立孫官參督有罪自拔歸譓用為宜陽參將將令與暠戰大敗之殺暠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時鄭氏既去譓倚登庸自強諸大臣皆受其賂方喜登庸起微陋可託因請以兵盡屬之加封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盛乃鑄九鼎為兵器竊庫藏金寶潛使其弟擻燒宮室人居殺傷吏民若他盜者因言寇急請自為興安王鎮之謀殺譓兄弟夜率兵圍其宮譓易服間行得脫

至清華復依鄭綏、國中大亂、登庸乃立譓弟㦓、初登庸妻譓母、㦓登庸所生也、

六年、莫登庸酖殺黎㦓、並其母殺之、而自立、時譓尚據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為之聲援、登庸立其子方瀛居守偽都、自稱太上皇、率兵擊譓取清華、據之、譓走義安、又追敗之、譓走葵州、又棄葵州、走老撾、

九年秋九月、黎譓憤悒死、衆復立其子甯、號曰世孫、有兵三千、登庸屢攻之、老撾為援不能克、寧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走海陽、據上洪下洪荊門南策太平諸郡、寧還國、誅大臣為請者、悉發兵二十萬、起鄭綏將而攻海陽、一月固守不下、登庸別選兵萬人、舟行出大江、竟掩國都、寧錯愕復走清華、登庸掠庫藏取世孫旗蓋張而還、呼曰、得王矣、鄭綏兵大潰、久之寧復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決、登庸陰結土帥郭遼鶴、使襲寧、大敗之、擒寧妃淑寶沈於江、寧與鄭綏子惟𡒊走老撾、聚兵八千人、保漆馬江、登庸以其子方瀛為大王、改國大正、

十六年夏四月、議討安南、先是皇子生、當頒詔安南、大學士夏言請問安南罪、下廷議、兵部尚書張瓚言登庸弒逆當討、戶部侍郎唐胄謂帝王之於荒服、以不治治之、自安南內難、兩廣遂少邊警、不必疲中國為黎氏復仇、然上意甚銳、而安南使者鄭惟僚適至、初黎寧居海曲、屢馳書總鎮告難、俱被邀殺、惟僚等十人、泛海自占城、附廣東商船、凡二年、方得至京、陳禍亂始末、乞興師問罪、惟僚有志操、能文章、為書引申胥張良豫讓為比、讀者悲之、禮兵二部議登庸有大罪十、不容不討、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釋門庭之寇、遠事瘴島非計、宜擇文武重臣佩印而往、移檄自定、上責珍妄言、對狀、閑住、廉州知府張岳亦上書諫、不聽、 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奏莫登庸聞發兵進討、陰遣知州阮景等、行覘至納更山、為土

舍李盂光所擒並獲偽撰大誥一冊上怒復勑征討先是交人武文淵以其衆來降汪文盛遣指揮趙光祖往撫諭文淵獻進兵地圖及登庸可破狀授冠帶賜四品武服賚金帛　冬十月廣東巡按余光疏安南自宋以來丁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黎又轉於莫互相為賊天道好還今於安南直宜問其不庭彼若聽服因而授之若必用兵勢難窮追必生他變古人臣出疆苟利社稷可以專之廣東去京八千餘里去安南又四千餘里若往復陳請而行將失機事乞假臣便宜往諭以輕率奪俸

十七年夏四月命咸寧侯仇鸞為征夷副將軍兵部尚書毛伯温參軍務討安南雲南巡撫汪文盛傳檄諭以禍福武文淵攻登庸守鎮營破之莫方瀛帥兵攻文淵不克文盛以蒙自縣蓮花灘當交廣水陸衝遣兵據其地以為諸來歸人聲援方瀛懼乃遣其黨范正毅齎公移詣雲南沐朝輔言前國王黎賙被逆臣陳暠殺害無子登庸同國人推立賙弟譓亡何譓被奸人杜温鄭綏誘遷清華登庸仍推立譓弟廣旋自清華迎譓歸與廣俱以病死黎氏無嗣廣垂死與羣臣議以登庸父子有功於國召登庸子莫方瀛入付以印章命嗣主國事遂為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貢者先緣陳昇據諒山為梗後乃守臣閉關不納耳黎寧乃亂臣阮淦之子冒稱黎姓非譓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誣罔多自飾沐朝輔乃以范正毅等並表疏公移送至京朝廷知登庸父子奸偽且雖稱求降而詞不款服又不束身歸罪乃決意討之以鸞總兵伯温參贊未幾巡撫蔡經上言安南水陸路有六憑祥龍州歸順欽州海洋西路皆接安南境用兵須二十萬輕調大衆終非完計上不悅然伯温師亦罷

十八年冬十月以莫登庸請降命禮部尚書黃綰翰林學士張治往諭登庸歸國黎氏未入境

召還。諭兵部會議以聞。兵部言登庸篡逼，罪所必討，宜臨以兵，如束身聽命，然後待以不死。上從之。仍命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温師師往討。

十九年夏四月，欽州知州林希元上言：「臣聞莫方瀛請降，命大臣查勘。夫降者，將籍其土地人民以獻也。今殺我士卒，奪我戰船，降者固如是乎？臣以為欲得其請，宜約之曰：必歸我四洞，必令黎寧不失位，必令黎氏舊臣鄭惟憭、武文淵者，皆有爵土，必奉我正朔，能從者降也，不然則詐也。而後興問罪之師，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方瀛之所恃者都齋耳。其地濱海，淤塗十餘里，舟不得泊。計以為王城不支，即守都齋；都齋不支，即奔海上耳。若以東莞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南，賊不得奔矣。以福建之師航海出枝封，湖廣之師出欽州，與之合，都齋無巢穴矣。以廣西之師出憑祥，雲貴之師出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則根本拔矣。如此莫氏可一舉而定也。」書凡四上，而為御史錢應揚所劾，言希元所稱祕策者，固道路傳聞之語，不足聽。六月，毛伯温等既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並檄雲南守臣集兵候師期。又檄諸司於臨邊諸郡縣儲積糧餉，議分正兵為三哨：廣西憑祥州為中哨，兵四萬人，參政翁萬達、副總兵張經督之；龍州羅回峒為左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鄭宗右、參將李檠督之；思明府思明州為右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許路、都指揮白泫督之。分奇兵為二哨：歸順州為一哨，一萬四千人，參政張岳、都指揮張輗督之；廣東欽州為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陳嘉謨、參將高誼督之。又烏雷山等處為海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涂楗、都指揮武鸞督之。中軍都指揮董廷玉率五百人為親兵，共兵一十二萬餘人。又議雲南兵於蓮花灘分三哨，哨各兵二萬一千人。中哨以副使倪象賢、都指揮王紹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鄭騶、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參政

朱方右哨以副使張綗都指揮馬立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程日皆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經畫既定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絶之義討罪止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一萬金官顯秩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而伯温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大懼遣使詣軍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温等承制許之約以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於鎮南關內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死登庸乃留其孫福海守國與其姪莫文明及諸頭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跣足尺組繫頸詣壇匍匐稽首納款書復詣轅門獻所部土地軍民籍還所侵欽州四峒境土請奉正朔及舊賜印章護守本國以俟更定伯温等宣諭朝廷威德稱制赦之暫令歸國待命處分

二十年春二月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初毛伯温疏言登庸畏威束身歸罪而黎寧所稱黎氏後譜系不詳莫可為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使撫安南因送莫文明等至京師下廷議僉如伯温言乃降安南為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使從二品子孫世及别給印章其所僭擬制度令削除改正海陽山南等一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職官襲替黜陟俱聽登庸總理通隸廣西藩司歲領正朔令三歲一貢其黎寧仍令守臣體勘果係黎氏子孫授與清華等四府妄則勿予莫文明等諸頭目賜賚有差制下登庸已死伯温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　夏六月毛伯温班師朝廷論功加伯温太子太保諸將校陞賞有差已而莫福海不能輯衆為黎寧所逐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問久之福海子浤瀷復振卒逐黎氏有其國

神宗萬曆九年安南莫茂洽來貢茂洽浤瀷子也隆慶中浤瀷為其下黎伯驪所逐死於海

陽至是茂洽始得襲

二十四年夏四月黎惟潭來降黎氏自寧死其舊臣鄭簡立寧子寵於西都簡惟潦子也寵死無子簡等共立黎暉四世孫維邦維邦死次子維潭立簡子松輔之攻殺茂洽復據安南莫敬用竄居高平維潭浮海遣使詣督臣歸罪請款因與約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難之謂高平乃其故土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為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為篡逆今日國家外臣也使得假息一隅毋遽殄絕國家鎮撫四裔良厚維潭乃聽命至是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莫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讐其名正宜許其來歸如祖宗成法詔以維潭為都統使予莫敬用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安南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衡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界兩廣雲南三省輻車往來必由廣西憑祥州鎮南關龍州為孔道由雲南臨安則蒙自縣蓮花灘可四五日至東都國中設十三道道不過中國一縣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帝其國中如尉佗故事死則加謚稱宗黎暉之弑或曰鄭惟鐐為之鄭宗強亡黎復黎皆鄭也鄭以江華為重莫以都齋為重維潭死子維新立維新死子維祺立補貢

谷應泰曰交趾自漢入為郡縣此與番禺桂林同歸中國非屬夷附庸僅稱職貢比也洪武陳氏奉國稱臣率先入貢太祖許為外藩不利土地及永樂中黎氏弒主盜國稱帝改元非徒得罪本國意實抗衡天朝俘馘其衆不得云暴編伍其地不得云貪也既分郡縣編置官僚垂三十年儼然宇下一旦匹夫犯順遽爾割土加王嗟乎是賞叛也是獎奸也若曰存亡繼絕則陳乃孫也以義當立黎乃賊也以法當誅若曰勤民畧遠則將立黎利

乃定之矣若猶未也不如勿伐王通力屈而請和柳升再入而敗殁然後下詔遣使如
撤藩城下之盟恥同新鄭割地之議辱比敬塘矣夫文帝不加兵南越光武罷西域都護
所謂量力度德懼啓兵端未有徒敗車奔師夷將隕形見勢絀忍詬攘詢韓王按劍牛後
魯連誓死帝秦而乃君臣相賀自鳴聖德至於旌節符紱狼籍裔土將吏公卿流離草莽
戰士污魂哭聞中夜孤臣嘆血碧化千年計其班師之日文武吏士攜家而歸者八萬六
千六百四十人為黎賊遮留不遣者尚數萬人死者君其問諸水濱生者不望生入玉門
貽笑蠻方損威中國誰秉國成至此極乎漢火方昌呼韓稽顙元成不競乃棄珠厓唐美
貞觀組加突厥文昭板蕩始棄維州宣宗四海又安九州鼎盛王通敗因紈袴柳升失在
輕浮乃拾捐之為美譚比祖宗於穆滿夫曹公東下子布請迎澶淵戒嚴堯臣勸避自古
儒生狃安憚勞摭經誤國二楊太平宰輔黼黻承明恆若有餘決機危疑必形不足不然
迎新主於金川阿欲璿於末路豈有立身朝堂進退狼狽而顧預謀閫外貽謀遠大者哉
夷考其後名為陳後實為黎竊嘉靖中黎世中葉莫登庸復睥睨之黎又匍匐告哀朝臣
又主二楊之說而世宗赫怒竟伸天討兵未出於國門莫己父子自縛泥首軍門削其王
號世守吏職不聞其倔强自大勞獘中國也所可異者太祖使沐英取雲南即留英世鎮
滇中成祖使張輔取交趾不以輔留鎮彼國二十年後并召還黃福禍發於中官亂成於
庸帥勃貂多魚特徵漏師短轂牝犢必敗乃公三百年來終淪王化夫亦廟筭有遺策而
春秋多責備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平山東盜

成祖永樂十八年三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翦紙為人馬相戰鬬、往來益都諸城安州莒州即墨壽州諸州縣、煽誘愚民、于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擊官軍、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為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瓛縣丞馬撝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即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於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則陷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專制、捽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鼇山衛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悉平、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不即就道、敕諭以賊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賊臨境不設備、至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更不救援、至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升

始至反忌青功故行摧擊人臣不忠莫此為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丁甯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娼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於獄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内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　七月以蚔民為山東左叅政是時大索唐賽兒甚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蚔民撫定綏輯曲為解釋人情始安初唐賽兒夫死賽兒祭墓回經山麓見石罅露石匣角發之得妖書寶劍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惟賽兒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里閈間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物隨所須以術運致初亦無大志乃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急賽兒遂反殺傷軍兵甚衆三司皆以不蚤發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遯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伏誅

谷應泰曰自古盜賊之起也莫不好為妖詟惑亂陳勝以篝狐張角以斗米而號則天公地公霧則三里五里何其恠也予以為男誠有之女亦宜然史稱瑯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為盜而同時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屯河阻中以是知婦女之輕剽好作亂大抵不少概見也成祖時有蒲臺唐賽兒者自號佛母能刻楮為人馬相戰鬭衆益信之於是莒即墨諸奸民遂蠭起而賊黨董彥杲賓鴻等亦掠兵應之幸所據不過數州轉戰不過旬月衛青王貴兩軍急擊旗靡轍亂魚爛而亡矣然則賽兒妖術果安在耶豈王凝之鬼兵相助而大道竟不可信耶抑費長房役使鬼物而遂為厲鬼所殺耶是皆不可知而獨是柳升以通侯之尊授鉞出師驛騷供億道遥河上乃更切責衛青忌

嫉有功假令大敵在前將校不和王師可一戰而潰也雖然成祖之用兵也南定金陵北征沙漠地拓三獵威行萬里而賽兒以一愚婦人躑躅其間乃欲結娘子之軍乘夫人之城礮之溥石擊柱多見其不知量矣然而予以賽兒之亂則黷武之所致也秦風尚首功而小戎亦談車戰河北盛藩鎮而女子亦通劍器牝雞之晨或亦怒蛙之式乎至於賽兒遁去而燕齊諸尼並天下奉佛婦女逮者幾萬人猶之石閔戮羯部多鼻高鼻者並誅袁紹斬宦官面不生鬚者亦殺玉石俱焚勢固然也尤可異者賽兒蹤跡杳不可問豈軍中張燕羣號沖飛河上孫恩相傳水化妖耶人耶吾弗知之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河漕轉運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原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城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黄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黄河百步置倉廒受南京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則公私交便也上命廷臣議俟民力稍甦行之

四年秋七月命平江伯陳瑄兼督江淮河衛轉運洪武中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俱以海運功封歲運糧七十萬石止給遼左一方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充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入黄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是為海陸兼運

八年以舊額漕運二百五十萬石不足給國用特令江浙湖廣三省各布都司自行督運共三百萬石有奇

九年春二月己未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河岸衝決河道淤塞故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輛歲久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也乃命禮等往視禮等極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氣和霽宜及時用工於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直隸徐州民丁及應天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民丁皆給糧犒賞蠲他役及今年田租命宋禮總督之

河南河水屢歲為患先是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金純相度開浚併命禮兼督之

六月會通河成以汶泗為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通於淮而新開河則居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道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閉又於寧陽築堽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禮還京上言會通河源於汶泗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馬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澀之患今汶水上流上自寧陽縣己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及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身

宜築壩者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年春正月巡按山東御史許堪言去年衛河水溢河岸倒塌命工部尚書宋禮相度措置夏四月尚書宋禮奏自衛河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内五里舊河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河泄水以入舊黃河則至海豐大沽河入海上命俟秋成爲之　九月工部主事藺芳言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囤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卻以横木貫於椿表牢築堤土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息從之尚書宋禮薦其才擢爲工部右侍郎　十一月浚鎮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達於江

十三年三月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以從河運歲運三百餘萬石初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輸輓甚艱故老爲瑄言淮南城西有管家湖自河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值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從之乃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置四閘曰移風清江福興新莊以時啓閉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内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税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建倉使轉輸議以原坐太倉歲糧蘇州並山東兖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並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自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名爲支運年凡四次河淺膠舟處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其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行人乃增置淺船三千餘艘海運遂罷凡漕渠在齊魯間者宋禮功

為多在江淮間者陳瑄功為多
通州、
十四年、設淮安之清河福興徐州之沽頭金溝山東之谷亭魯橋等閘各置官於是漕運始達、
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陳瑄復言支運法軍民均勞甚善但民病舍穡往還不若益耗兌軍便帝
是其議改為兌運法行之既久、耗亦納官失初意矣、
七年、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
二尺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三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
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憲宗成化四年、初正統間漕米入庾始有銳至是帝詰銳者戶部執暴揚之數取米石一其銳
暴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為耗、　巡撫江南邢宥修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
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為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頹水道淤
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順間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
五閘至是成之、
七年、罷瓜淮兌運並改四倉之支運者俱令兌各附近水次其瓜淮者於原耗外益以腳米四
倉故無耗者准量給耗米又復在軍云尋復定兌運改兌之額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
淮以北八百萬供邊境別貯額外米於臨德曰預備米以備漕米之撥補也先是宣德間定耗
倒二米一他物蓋做洪武時附載土物之意用以資軍便民至成化為改兌法則悉從本色聽
軍易用然多滯不便、

世宗嘉靖七年、通惠河成、糧運從河入、省輕齎銀一十二萬、詔給軍三之一、並令三歲後量減加耗、以寬民、初弘治中、議定折耗銀曰輕齎、凡輕齎之銀、官給之、大抵米以備遠涉、及顯加之耗銀以備庸僦鋪墊之用、要之正米無缺而止、正外諸羨、盡歸旗卒、官無利焉、一時軍卒饒逸、漕運於斯為盛、亡何漕撫李蕙請齎餘貯庫、聽來年缺者貸償之、上可其奏、著為令、嘉靖初、河漕總兵楊宏奏、輕賫隨軍人緩急有濟、若貯漕庫非法也、大學士費宏言、衛軍終歲勤勞、給京軍、幸有羨、宜與之、詔皆給軍、軍驩然、久之、戶部言輕齎之費、倉為甚、譬雀鼠之嗑、蟣蝨之吮、雖禁不可止也、上曰、禁革下曰扣除、不如其已、請令運官備列倉費前規、聽官給領之、而給軍遂革、至是通惠河成、遂有是命、

八年、疏治清江浦、復舊、乃由江入淮之道、

神宗萬歷七年、復築高堰、隆慶中高堰廢、淮水壞民田、至是議復築之、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坍損、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發折新莊閘、又改福興閘於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智禮二壩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恐有衝浸、移築天妃閘內、復命官修揚州高寶運河減水閘四座、加高閘石九座、自是寶應諸河、堤岸相接、

九年、於淮安府城南運河之旁、自窯灣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避清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堤、長二里、磯嘴七座、又建西橋石堤長九十八丈、以禦淮河之衝、又

議淮由昭靈祠南、黄河出口、歷羊山内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置閘、以避戚港之溜、十二年、揚州高寶運道石堤之東、傍堤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河、

谷應泰曰堯都冀方九州通貢水陸分道舟車遞興然皆方物筐篚非秸秷粟米負重致遠也秦人輸粟入邊十鍾而致一石蓋難之矣漢興海陵之粟號甲天下而分封列侯天子仰食不過中原三輔唐郡縣天下關中運道龍門險峻舟桴窄入歲值霖潦車牛不給天子至率百官就食東京奉天告圍蔓菁採食韓滉粟至脫巾讙呼宋都汴京運道四達路置兊倉號為轉運此劉晏遺規非豐熙創法也元建都北平張萬户以鹽盜出没習知海上險易獻書海運成山直沽無異安瀾明初海運猶致百萬文皇遷鼎屢勤宵旰海漕並進水陸互輸漕制漸增海運遂罷安危之勢易明内外之形易判也夫蜀道千年蠶叢不啓臨海只尺台宕猶遺自燕迄吳徑四千里踰江涉淮天限之已然而平江築堤考自張吳丹徒王氣鑿由孫氏黄池夫差之故蹟邗溝隋帝之遺規假勾吳之霸烈為聖王之驅除籍荒王之游幸啓千年之利涉至於渡淮而北昭陽獨山滕薛瀕湖洸沂汶泗魯郊多水齊擅清濟燕誇濁漳直沽至海潞水踰燕古今人力輸灌裁通遠近地形蓄瀦本盛蓋東南舟楫利盡人功西北高平險因天設莫不支延蔓引自成萬里之形璧合珠連已見百川之赴因而按圖求轍度地施工所以因山壘石計日成城依井求泉終朝獲汲者也稽其道里之畧京口設閘而浙舟入江謂之浙漕高郵築堤而江舟入淮謂之江漕入淮以後謂之出黄初鑿吕梁洪舟河行者五百六餘里繼開董家口避河險者二百七十餘里河行至此謂之入口南陽夏村皆引諸湖既達濟寧而湖漕入濟謂之湖漕而進此

皆會通河矣由天井閘至臨清三百八十餘里而濟漕入衞謂之出口而會通河盡矣衞水順流直抵天津謂之衞河衞漕入潞潞水之流謂之白河白漕既入徑抵通州矣若夫江淮以南陳瑄功著齊魯以北宋禮功多潘季馴之鑿開董口朱衡之廬居夏村而天井一閘南北之脊地如建瓴從老人白瑛之請出七十二泉之水南流達徐北流達衞觀其神功此亦秦皇驅石鞭跡猶存大禹鑿山掌形宛在漕河之底績古今之明德也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治水江南

成祖永樂元年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時嘉興蘇松諸郡水患頻年屢敕有司督治無功故有是命　六月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尚書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秋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求疏治之法原吉上言江南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亘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臣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

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黄浦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疏上行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百姓暴體日中吾何忍於是水洩農田大利

二年春正月復命戸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松疏通舊河以大理寺少卿袁復副之　六月以陝西按察司副使宋性為布政使右參政從夏原吉蘇松治水　九月戊辰戸部尚書夏原吉治水功成還朝

三年夏六月命戸部尚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上曰四郡之民頻年厄於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穉嗷嗷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撫綏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聞

宣宗宣德七年九月蘇州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南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吴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渰焉乞仍遣大臣督郡縣吏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行之

世宗嘉靖元年巡撫李克嗣開吴淞江吴淞自周忱修治後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吴淞弘治中設水利僉事伍性復濬吴淞中股及顧會趙屯浦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治吴淞自帆歸浦至夸莊七十餘里至是克嗣用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吴淞江四十餘丈十餘年無

水旱之憂

二十二年巡按呂光詢路修水利三事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泄蓋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昔人於下流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瀦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今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然大河諸水源多勢盛三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於是高下俱病治之之法先其要害者宜治澱山等處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並太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並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於是乃濬臧村第港以泄金壇濬溧港等河以泄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泄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泄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泄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泄常熟之北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蓋蘇松常鎮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為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吳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蓋惟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也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緩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既沮洳成陸歲歲修之即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為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郟僑亦云漢唐遺跡自松江而東至於海又導海而北至於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

與僑頗合。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
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橫瀝練塘鹽鐵各置閘如舊。
穆宗隆慶四年、巡撫海瑞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上海知縣張嶺、開浚王渡起、至宋家港、共長
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濶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濶七丈五尺、深一丈五
尺六寸、共用工銀六萬餘兩、是歲大饑、畚鍤雲集、不雨月、而河工告成、民得仰食焉、
神宗萬歷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奏請特設水利副使一員、駐松江、是歲命許應逵蒞任、發
帑金十萬為修治費、及首濬吳淞、後及支幹、開浚未完、而故道反塞、不一年盡為平壤、功未竟
谷應泰曰、天下之賦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半歸吳會。蓋江南之田資水灌沃、特號塗泥
又易霑足、偃鼠飲河、酌多孔取、非如雍州土厚水深、冀州神皋、天黨也、考浙西及蘇松諸
郡、以杭湖宣歙萬山之水、奔騰涌溢、盡入太湖、太湖蓄瀦之餘、溢於三江、東流入海、所謂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然則三江無可入之道、則震澤無可定之波也明矣、而乃吳淞
婁江、率皆淤塞、黃浦白茆、僅見虛名、江海之門、洩瀉既少、震澤汪洋。承流遂緩矣、加以山
水多沙、夏秋暴漲、乘勢飄流、勢緩波平、沙因類聚、瀕湖諸泖、相繼堙蕪矣、夫懸師幷陘、僅
容單騎、則良將為之躊躇、入告君門、路隔九閽、則忠臣為之泣血、況於滔天巨浸。洩於一
綫之流、倒峽傾江、阻於一坏之土、其魚之歎、能不為之寒心哉、而或者謂溪不入湖、皆由
吳江長橋之築、水清沙滯、勢至壅閼、賴江流剽疾、聚族蕞行、今橋梁既立、水勢紆迴、清浮
則去、濁重則沈、此猶賈讓治河、必欲盡徙民居、袪河北流、以入渤海、而宣房築渠。更播德
棣、分為八河、以息民患、誠云上策、其事蓋難言之、大抵嘉湖地據上流。故溪不入湖、則嘉

湖代受震澤之水蘇松勢處下流故湖不入江蘇松且代受三江之水。夏原吉躬履勘驗。始知太湖汎溢宜浚吳淞然蘇之吳淞沙泥淤塞旋疏旋積松之吳淞茭葦叢生漸成陸地請於嘉定開劉家港常熟開白茆港而蘇水入海於松江更開范家壩以達大黃浦而松水亦入海廣濬分支共受三江之水即所謂三江既入多為尾閭以殺震澤之怒即所謂震澤底定禹貢所書明易簡盡原吉所治委曲詳至江南水勢大畧可覩矣至宣德七年況鍾復請修築夏緒起民昏墊夫鍾之去夏僅三十年苟陂頻災渭湡需莊而況金城柳大滄海田成世紀奄逝陵谷推移又有呂光詢治水三利。海瑞濬築奏功苟非泥橇山樏視同推溺何以稱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太子監國

成祖永樂二年四月、冊立世子為皇太子、先是洪武二十八年、太祖親冊為燕世子、時秦晉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閱衛士蚤世子還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太祖喜、使閱章奏擇可施行者報命、太祖益愛之、後成祖即位、議建儲、武臣多請立高煦者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為不可上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蓋指宣宗也上又密以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昌隆對與淮同上意遂決及文華寶鑑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脩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鑒錄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

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侍講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儲貳為說講畢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含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皇太子曰然則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耶士奇對曰殿下此問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太子悅

六年八月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天下祗率彝典綂極之初已陞順天府為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過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接軍民官吏於境內朝見一切供億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無得有所進獻　冬十一月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事輒能裁決斯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

七年春正月敕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啓聞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留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脩齊治平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

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行。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君子何以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謹備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二月、帝發京師、三月帝至北京。　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啟潁川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從容啟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　贊善王汝玉每於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慍之詩、唐虞之君、其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問亦可裨益治道。如詩無益之辭、不足為也。太子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真德秀文章正宗、羨其學識純正。楊士奇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為君為臣、皆不可不知。太子即召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為治之鑒戒、不可無、遂命重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

八年冬十月、上還南京。

十一年、上幸北京、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等輔導太子監國。

十二年三月、帝發北京親征瓦剌、六月、班師、駐蹕沙河、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賫表往迎、八

月帝至北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使逮尚書蹇義學士黄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黄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問東宮事士奇叩頭稱太子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曰殿下知讒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為子耳

十三年秋九月直隸鹽城縣颶風海水泛溢傷民田二百一十五頃有奇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十餘石帝至京師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上以璽書諭太子命翰林院儒臣黄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書進上覽而嘉之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十五年春三月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太子監國七月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十六年春三月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言覽卿為予改詩甚善但今卿年邁恐輔予為勞似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弼成余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生犯鱗觸諱之慮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春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書函曰皇太子賚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者善述字也太子視朝之暇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云

夏五月上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太子監國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

者、讒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自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譖於上曰、上所謫罪人、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晃不諫止、並逮下獄、皆死、

六月、上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當、至京師、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濙至京師、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勳臣某者語不謹、侍衛捶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詞謝曰、方治冬衣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十八年秋九月己巳、北京宮殿垂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吉、宜御新殿、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召太子太孫於京師、期十二月終至北京、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其文、鮮知其忠、蓋太子為文章尤善、脩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脩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常命刊脩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脩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十一月、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傍、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之、耆老進謁、有知太祖時事者、從容與語、賜勞優厚、先是原吉自南京先馳奏、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緩行、至是原吉迎見太子於鳳陽、道上旨、太子以不敢緩諭之、且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太子過鄒縣、見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

舍。視民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動念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十二月，太子及太孫將至北京，原吉先入奏，上問原吉，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之切。上喜，賜鈔二百錠，命諸臣先期分官出候於良鄉。太子至北京，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猶舉麥舟濟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十九年，禮部尚書呂震語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箋牘，每有事以殿下過失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疏此人。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較耶。

二十年春三月，上北征。秋九月，還京師。

二十一年夏五月，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糾合羽林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為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太子處分，太子往往裁抑宦侍，宦官黃儼、江保尤見疏斥。儼等日讒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為之地，因偽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紿外廷。由是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上。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偽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

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為帝布置已定正密告其甥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上覽僞撰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為之耶高燧惴慄不能言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為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且有顯實當並寘極典上曰且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嚴治尋逮其黨悉誅之八月帝發京師北征十一月還京

二十二年春三月上議北征夏四月詔太子監國駕發京師秋七月庚寅上崩於榆木川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訃太子太子慟絶强拜受即遣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瀕行太孫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太子曰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曰殿下未踐祚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不久當歸汝汝可留之既行太子顧士奇曰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今即以付之浮議何從興壬子太孫奉大行柩至郊太子及親王以下文武羣臣皆哀服哭迎至大内奉安於仁智殿加歛奉納梓宮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谷應泰曰古之教太子者慎選師傅訓之德義過龍樓而問寢入虎闈而齒胄蓋若是其毖也及乎六師撻伐有事行間則從曰撫軍守曰監國非特重器所寄亦以周知艱大練察治忽為嗣王之要務耳方仁宗之未正青宮也睿質仁明天姿愷惻然而如意類上申生無寵非黄淮進貫詡之謀解縉效鄭侯之議則烏烏向背羽翼無成金玦偏裘憂方大

矣幸而皇祖親冊嫡長分定乘危履險克正重輪重耳之艱阻備嘗楚王之朝嬰夕惻非特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者也又若儲君昭鑒傳自高皇聖學心法須於成祖比之始皇之教以法律元帝之授以韓非貽謀度越抑何偉歟而況金忠蹇夏輔導於前黃淮楊士奇糾繩於後則商山茹芝之佐也學識特崇真氏文章獨許歐公則家丞秋實之采也賑潁川之饑而先發後聞恤鄒縣之荒而賜鈔輟食則豳風農事之規也又考成祖巡幸順天親征漠北駕凡五出年垂二紀中間大官大邑雖復啓聞而庶政庶獄咸就諮決名為儲位實則長君名為監國實則御宇故人以仁宗之歷祚短而予以仁宗之沛澤長也若夫宮闈煽禍國本瀕傾管蔡流言備極讒搆一時並集何以為懷又且迎駕緩期而逮捕官屬則高煦贊之偽撰遺詔而陰行廢立則高燧主之蓋以突陣者自命黃須樹功者侈談天策而又加之敬禮之密推曹植輔國之交鬪兩宮夫是以勢同孫孽危如累卵救過而不暇也自非胡濙密書七事王瑜上變一言則豫教之淑質壅於上聞含沙之吻口交亂四國非蒙戾園之誅必賜扶蘇之詔而仁宗一載之郅理又烏能覩其盛耶嗟乎安慶復而後良鄉侯孟賢敗而後榆川崩天祚人國以有此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高煦之叛　釋趙王高燧附

成祖永樂二年立郡王高煦為漢王仁宗同母弟也初文皇起兵時世子居守高煦狙詐多智以材武自負善騎射從征白溝東昌有功江上之戰文皇兵卻高煦適引騎兵至文皇撫其背

曰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寗皆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于扈從儲貳分定于嫡長且元子仁賢又太祖所立真社稷主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文皇不悅太子力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又嘗作詩有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凍之語　上嘗命太子及漢王高煦趙王高燧皇太孫同謁孝陵太子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恆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即宣宗也東宮性仁厚篤好經史有人君之度高煦不肯竟學然英武頗類上長七尺餘輕趫兩腋若龍鱗者數片上每北征令從左右上嘗與諸大臣微語及儲宮事大臣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上意頗釋一日上及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然高煦時媒孽東宮事以聞嘗譖解縉泄上易儲語縉坐貶交趾又譖之逮繫死獄中

十二年三月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上遲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黃淮等于是坐淮等奉表不敬逮下獄

十三年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于彰德漢王高煦于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十四年九月、漢王高煦選各衛壯建藝能軍士隨侍、勅都督僉事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

十五年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高煦所為不法、上以其長史程棕紀善周冕等不能匡正、皆斥交趾為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隷籍兵部、縱衛士于京城内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等事、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縶之西華門内、皇太子力為營救、乃免、上厲聲曰、吾為爾計大事、不得不割汝、欲養虎自貽害耶、令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去北京甚邇、即聞變、朝發夕就擒矣、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熾、太子數以書戒之、竟不悛、

二十二年、成祖崩、仁宗即位、八月己丑、召漢王高煦赴京、九月甲申、漢王高煦至京、

仁宗洪熙元年夏四月、遣漢王高煦子瞻圻于鳳陽守陵、當文皇北征宴駕時、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搆至此、乎穉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五月辛巳、仁宗崩、六月、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庚戌、太子即位、改明年宣德元年、　七月、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上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常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

日所言果出于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
宣宗宣德元年春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有言於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為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復書報謝　秋八月北京地震漢王高煦反初高煦既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帝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上曲狥其意索駝與之四十索馬與之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内應輔暮夜縶青聞于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為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烜後軍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坦居守指揮韋賢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偽授王斌朱烜等大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陞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唯二叔予所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為之備唯叔鑒之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勑南面坐跪太大言曰我何負朝廷哉靖難之戰非我死力燕之為燕未可知也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輙云祖宗故事我豈能鬱鬱無動作汝循營視漢士馬豈不可洸洋天下耶速報上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言上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上太怒太曰事定必治汝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勑封贈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為朝廷罪過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為奸佞並

索誅之、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汚蔑乘輿、上歎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為也、且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往、輔對曰、高煦驁而寡謀、外戇中恇、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諜、乙丑、勅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永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敬、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為先鋒、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百神、遂親征、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夸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煊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

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南人謀家耳、柰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興師問罪、不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為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身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茍安、若此者多矣、今六師壓境、王能悔過、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初、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于萬一、當率大軍乘之、一戰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為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為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六軍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絶、庚辰、薛祿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蓐食兼行、文臣請慎重、武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尒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黲、大軍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大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人股慄、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勑諭高煦不報、已復遣勑諭之曰、前勑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勑繫矢射城中、諭黨逆者以禍福、于是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御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盡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就擒辱矣、高煦曰、城小、給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衣白席藁、出見上、頓首、自陳、羣臣列奏其罪、請正典刑、上曰、

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大義滅親。上卻之。以羣臣劾章示煦。煦頓首、言臣罪萬死萬死、生殺惟陛下命、上令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罪止倡謀數人、赦城中脅從者、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為武定、乙酉、班師命中官頸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煊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等以歸、

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旨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此國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士奇因往見蹇義夏原吉、義曰、上意已定、衆意已定、公何能中阻、原吉曰、萬一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時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義曰、即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為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于國體亦正矣。義原吉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不肯、時楊溥亦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蹇夏、義以士奇言曰、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車駕遂還京、

九月、帝還京師、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命工部築館室于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

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凡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用兵之故、皆詳書之、逆黨王斌朱煊等伏誅、同謀伏誅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實口外者七百二十七人、獨長史李默免、　上至京、始思楊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拘趙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　漢庶人高煦鎖縶之內逍遙城、一日帝往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項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諸子皆死、

谷應泰曰、高煦爲文皇第二子。强力善騎射。燕藩兵起、摧鋒陷敵。從征有功、而仁宗之在青宮也、性仁柔、體肥足蹇。高煦輕之。以爲可取而代也。于是潛謀奪長。飛語傾危、私造兵器。陰養死士。中傷東宮官屬。自比天策上將。而駙馬王寧、淇國公丘福。亦復官府交通。陰圖翼戴。自非居守功高、嫡長分定、又且張妃執爨、陰教克修、則成師名子。如意類吾。文皇之。意亦未保其克終也、然而煦者、不過桀驁不臣、非有深圖遠算。特以成祖喜其猛鷙、昭帝曲加友愛于時、父兄見驕恃愛、肆奸。封雲南則恚怒不去、封青州則托故不行、支解無罪、僭用乘輿、逆節所萌、有自來矣、然而煦之謀、非有湘東刻檀之狡也、煦之才、非有曹植自試之敏也、地不過樂安、煦非有吳楚七國之强也、人不過王斌朱煊、煦非有貫高伍被

之佐也乃以宣宗初御輕其年少陳兵踞坐聲罪朝廷所幸神機內斷親督六師煦不先爭濟南轉蹰河北而困守孤臣束身就縛豈非外多誇詐內實怯懦宣宗料敵真神筭也至若陳山迎駕請襲趙藩楊榮希旨贊決大計賴士奇一言克保親親獻還護衛耳昔袁盎勸卹淮南田叔燒梁獄辭即令罪狀果明猶當曲全恩紀而況齊王後悔背約城守馬攸德望舉朝共知又安可借金吾片紙使有叔叔父名乎其後逍遙城中煦嬰鎖縶檻猿未嘗不牢縛虎未嘗不急而忽伸一足勾上踣地以致銅缸然炭身首為灰彼豈真有闍戕戴吳筑擊秦廷之智哉要不過桀驁不臣適以殺其軀耳雖然高煦之後寘鐇宸濠反者踵起豈前車之鑒不足懾以天誅抑靖難之風若或貽以家法蓋觀于漢庶人之變而歎蜾蠃之類我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仁宣致治

成祖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上北征崩于榆木川衆倉卒莫知所措大學士楊榮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有議欲借他事賫璽書馳訃者榮曰大行皇帝在稱敕今稱敕是詐也罪孰當之乃作啟先馳報皇太子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浮議藉藉慮趙王兵為變皇太孫辭行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皇太子然之急未有所與以問大學士楊士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今暫假之歸即進納太子悟乃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吾今即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楊士奇草詔如下西洋寶船雲南取寶石交趾採金珠撒馬兒等處取馬并採辦燒

鑄進供諸務悉皆停止、出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侍郎楊勉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溥、正字金問于獄、復其官、　以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侍郎、仍兼前職、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右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為翰林院學士、正字金問為翰林院修撰、初上嘗諭士奇曰、自今朝廷事、仗蹇義與汝、士奇對曰、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以為貶臣兩人侍陛下日久、雖聖恩不遺、不應先及臣等、上益重之　命減惜薪司賦棗之半、初楊士奇入謝新命畢、聞惜薪司奏准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為宮禁香炭之用、將復入奏、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見士奇顧義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言詔下才兩日、今聞惜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斤、得無過多、雖係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也、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其半復語義等曰、卿三人朕所倚、宜盡言匡朕不逮、　命吏部汰冗官、　九月、上念山林川澤、皆與民共、命自居庸以東、與天壽山相接、禁樵採、餘俱弛禁、　河南黃河溢、令右都御史王彰、往撫軍民、免今年糧稅、　工部奏修軍器、請徵布漆于民、命給鈔市之、上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強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槩下郡縣徵之、小民鳩斂金幣、博易輸納、而吏胥因以為奸、其一切禁止、　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不從、時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震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徧語羣臣、令釋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中有遺詔、今未可援以為例、且仁孝皇后崩、太宗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絰帶、月數日、令可、遽即吉乎、明旦、君臣宜素衣冠黑角帶、遂以上聞、上亦未答、已而視朝、上素冠麻衣麻絰、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上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士奇所執、是也、　以靈壁縣丞田誠為州判官、仍佐靈壁縣事、誠居官廉能撫字、九年考滿、父老詣闕留之、遂有是命、　長沙府民自宮求為內侍、上以其游惰不孝、發為卒戍邊、　以太常寺卿周訥為交趾升華府知府、訥永樂中為祠祭司郎中、請封禪、太宗不聽、後以方賓薦入太常、上曰、諛佞之人、宜置遠徼、不可以玷朝行、遂有是命、　治水左通政樂福奏蘇松常杭嘉湖六府水災、請俟來歲并徵、命以鈔布代輸直隸廣宗縣水溢、命賑給之、　諭兵部尚書李慶以太僕寺馬分給諸衛所及沿邊戍卒牧養、上念民力、恐廢耕桑也、　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繩愆糾謬圖書、　冬十月、革戶部及南京戶部行用庫、初建行用庫、專市民間金銀、至是、罷革之、　賜衍聖公孔彥縉宅、初彥縉來朝、館于民間、上聞之、顧近臣曰、四裔來朝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命工部賜宅、　山東登萊諸郡水患、蠲逋租、蘇州徐州水災、免今年稅、浙江於潛樂清民饑、命發倉賑之、　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曰、慎用人、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隳、曰、興學校、教育之道、本于師範、不在于備而在得人、曰、端風憲、都察院綱紀之職、令俾耑治獄、非設官本意、曰、廣儲畜、國用空乏、宜預為備、曰、惜民力、畿南之兵困于牧養、宜分給無馬郡縣、曰、通貨財、鈔法不行、由于出多而入少、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則自能流通、曰、治奸宄、畿民多盜賊、宜編里甲相覺察、犯者坐、命議行之、　大理寺奏決囚、命同大學士審錄、召楊士奇等、諭以欽恤至意、　命翰林院嚴考歲貢生、上諭楊士奇曰、百姓不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教、自今宜嚴試之、五經四書義、不在文辭之工拙、但取其明理者、或人材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蓋取之嚴、則不學者不敢萌僥倖之望、　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屬、上嘗語廷

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遂及寬典、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交阯按察司、復虞謙為大理卿、先是謙奏事、侍臣有言其當密請、不宜于朝中數奏沽名者、又言其屬官楊時習導之密陳、而謙不納、上乃降謙擢時習為卿、至是楊士奇從容言之、且曰、謙歷三朝、得大臣體、今犯過極小、上曰、吾亦悔之、顧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于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遂有是命、　召太監馬騏還京、騏還未幾、矯旨下內閣書勅、復往交止辦金珠、內閣復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騏在交阯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遣監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進戶部尚書郭資太子太師、命致仕、蹇義夏原吉言其偏執妨事、且多病、上問楊士奇、對曰、資強毅能守廉、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不得下究、上問其故、對曰、詔書數下、蠲免災傷租稅、不聽開除、必令有司依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遂有是命、　賜戶部尚書夏原吉繩愆糾謬圖書、　上諭夏原吉曰、古者寓兵于農、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立屯種法甚善、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自今天下衛所屯田軍士、毋擅役妨其農務、違者治之、　命都察院捕治湖廣副使舒仲成、以楊士奇言罷之、上監國時、仲成為御史、嘗奉旨理木植歲課之弊、忤旨、至是因吏部奏仲成他事、命捕治之、士奇上疏曰、向來小臣得罪者眾、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復追理前事、則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美之、上覽疏、喜、即有旨罷仲成、而降璽書褒士奇、賜鈔幣、面諭之曰、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上嘉羣臣能言、謂楊士奇曰、朕嘗處事有過、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廷臣已有言者、甚愜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上曰、然、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羣臣所言、有咈意

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實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于改、　十二月、諭吏部慎選師儒、　令吏兵二部、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內西序、上諭蹇義等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也、昔唐太宗書各刺史于屏間、有善政則各疏于下、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時復觀之、令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詢察其賢否、而在外諸司官、既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復自戒、爾吏部兵部具各司官姓名、揭諸西序、朕將考其行事而黜陟焉、　罷海子西湖巡視官、上謂蹇義曰、朕之心、苟可推以利民、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之利哉、　命戶部被災田土、分遣人馳諭各郡縣、停免催徵糧稅、　命刑部都察院通政司、自今內外官貪贓者、錄其姓名、藏于官、以便稽閱

仁宗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上諭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于上、宜受賀作樂如朝儀、上不從、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黃淮金幼孜皆言陛下言是、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觀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上顧士奇等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明日召士奇等諭曰、為君以受直言為明、為臣以能直言為忠、如昨日朝會從震言、今悔何及、自今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文幣、　南京龍山產靈芝、禮部尚書呂震請賀、不許、　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上親舉印授溥曰、朕命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識以進、　大祀天地于南郊、頒詔天下、罷山場園林湖池坑冶、聽民採取、悉照洪武年間例辦納、　罷給朝覲官舉牧馬、初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民間牧馬蕃衍、已散之

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太僕苑馬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楊士奇不可慶忿不納
士奇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令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名此於天
下豈貴賢賤畜之意乎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士奇又言之上曰偶忘之有頃上御
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呂震李慶等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為衆所傷不欲
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章則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士奇擬此草勑止之士奇
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呂震輩不識大體
不足語也　二月舞陽清河睢寧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　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呂
震等交奏其沽名上頗厭之楊士奇以主聖臣直從容為上言之且曰謙雖昧于大體蓋亦感
恩圖報耳上因免謙朝參而視事如故士奇復進曰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傳之
于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朕非惡言事謙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
言諭衆人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諭當以璽書開諭之上遂命士奇書勑引過而待謙如初命百
官毋以謙為戒已而召謙為副都御史時有中官採木四川擾民者召謙諭曰爾素清直其為
朕窮治之勿懷疑畏　三月諭三法司自今誹謗者悉勿治　樂亭連城萊蕪蓬萊黃巖民饑
命發本縣倉賑之　夏四月詔免山東淮安徐州今年夏稅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
自南京者言徐淮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催科方急上問蹇義義對亦同上命楊士奇草詔蠲
恤士奇言不可不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如拯溺不可須臾緩有司慮國用不足
必持不決因命中官給筆札士奇就西角門草詔上覽畢即遣使賫行顧士奇曰卿今可語部
臣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可與民較錙銖耶

大名府民饑命發長垣倉粟賑之　河南鎮汝鈞許四州延津襄城等二十二縣及山東昌邑直隸邢臺等縣民饑命所在發倉粟賑之　時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楊士奇進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休養數年庶幾人得其所上嘉納之復諭蹇義等曰曩與卿繩愆糾謬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餘皆無有豈朝政果無闕生民果皆安乎諸臣頓首謝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上言犧牲少請遣官市上曰愛人而後可以事神其令有司監市毋擾民　五月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咨訪可任都御史以聞上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都御史廉御史雖不才亦知畏憚令不才者無復畏憚矣時左都御史劉觀有貪名　上崩洪武中上隨文皇入侍太祖令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畢乃閱以故遲太祖曰善孺子知恤下矣又令閱奏疏多取言民瘼者上白太祖曰兒生長深宮乃知民間疾苦嘗聞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百姓何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太祖大喜稱善文皇即位為皇太子監國多仁政既即位天下益歸心每邊將陛辭輒戒曰民力罷矣毋貪功脫擾塞下驅之而已用法尚寬厚然深惡贓吏每戒法司曰國家恤民必自去贓吏始在位僅十月而百政具舉云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　罷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袁昱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為民和等坐贓遇赦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恥三人皆貪汙豈可復任方面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饑借驛糧千石賑救秋成償還上謂夏原吉曰有司拘文法饑荒必申報賑濟民饑死久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責其擅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仁宗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楊士奇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雖有才華多輕浮仁宗曰然則將何如士奇曰試卷

列緘其姓名、請于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仁宗曰、
然往年北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今如是則北方學者、亦感奮興起、命與禮部議聞、未上而
仁宗崩、上即位、遂行之、後復定南北中卷、北卷則北直隷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
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御史何文淵言太祖令州縣設老人
以年高有德者為之、比年所用、多非其才、或出自僕隷、憑藉官府、肆虐閭閻、上命戸部申舊制
違者并有司置之法、　冬十月、思州府通判檀凱九載考滿、其民詣闕乞留、令予正五品俸以
優之　十一月、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器物不足、請買于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
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以儉約率下、命止之
宣宗宣德元年二月、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
躬秉耒耜、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頓首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言及
此、蒼生之福也、　夏四月、戸部奏青州借官糧賑饑、乞復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當如拯溺
救災、即命就便分給、　五月諭三法司審錄繫囚、務在平恕、　御左順門、諭廷臣遵守皇祖舊
典、上曰、皇太祖肇建國家、皇祖考相承、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
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存可也、　秋七月、命六科
給事中凡內官傳旨、皆須復奏、然後行、　朶顏衛朝貢不至、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請擒擊之、
上曰、馭彝之道毋、令擾邊、而已、不許、　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高煦降、尚書陳山請移師彰
德襲趙王、楊士奇力止之、詳高煦之叛　冬十月、復李時勉翰林侍讀、先是洪熙中時勉言事過激
仁宗怒、命武士撲以金瓜、斷脇不死、繫獄、時上面訊釋之、復召入翰林、

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賜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範銀圖書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曰含弘貞靖士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正則直濙曰清和恭靖　上御左順門夏原吉等侍上曰讒慝小人直能變白爲黑聽其言若忠究其心則險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受命　八月禁有司沮格詔令　九月命浙江按察使林碩復職碩振舉憲法不稍貸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以沮格詔令誣之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毋怖但盡實對碩頓頭具言故立命馳驛復任而降勑切責可立　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儒臣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虞書所載一年徧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驛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況後世乎予謂治貴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帝王之心選賢任良不患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時征交阯屢失利上密問英國公張輔輔請益發兵誅之楊士奇楊榮力言棄交阯便上從之赦交阯罪詳議棄交阯

三年二月易皇后胡氏冊妃孫氏爲皇后先是上嘗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幸貴妃生子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中宮宜何如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妃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臣子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上問輔原吉云何二人依回其間曰此大事容臣詳議以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爲貶何謂無議

既退榮義語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但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不決明旦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皆誣詆曰即此可廢也上覽二三事遽赧然變色曰彼曷嘗有此宮廟無神靈乎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之上不懌而罷他日又詔問士奇曰皇太后必有主張上曰與爾等語太后意也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因問中宮與貴妃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但朕重皇子而中宮祿命不宜子故欲正其母以别之中宮今病踰月矣貴妃日往視慰藉甚勤也士奇曰然則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頷之數日復召士奇曰爾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堅不受太后亦尚未聽辭然中宮辭甚力士奇曰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當均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其議遂定敕曰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閑朕念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陳詞再三乃從所志就閑别宮其稱號服食侍從悉如舊貴妃孫氏皇祖太宗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于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爲皇太子羣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今允所請册妃孫氏爲皇后

上御文華殿諭侍臣曰治民有本末制田里設學校本也不幸而有愚頑者然後刑之然觀肉刑則過于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于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當重罪況漢承秦敝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傷殘者多矣隋唐

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漢文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針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漢唐享國長久有以哉　三月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游萬歲山命乘馬中官導引登山周覽上指御舟曰以操以濟羣卿之力也義等叩首呼萬歲上喜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于安逸然古人游豫之樂不可廢也復命乘馬游小山中官出酒饌皆珍奇及歸醉出西安門天已暝　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有司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夏原吉曰民饑流亡豈其得已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民取之全活五十餘萬人令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乃遣官往山西河南賑濟禁捕治　夏四月吏部尚書蹇義請裁內外冗員從之甯王權奏乞賜南昌土田上曰王者食祖衣稅令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　五月巡撫大理卿胡槩請增設杭嘉湖管糧布政司官一員上曰糧稅自有常賦朕方裁抑冗濫古語省事不如省官不許　六月出左都御史劉觀以通政使顧佐為左都御史上罷朝諭朝臣貪濁柰何楊士奇對曰貪風始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如對曰太宗自十五六年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即顧榮問令日貪者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歎息曰除惡務本顧觀去誰代觀者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為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是閱數月乃命觀巡閱河道而以佐代之尋下觀獄　工部尚書吳中以官木磚瓦私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遙望見之詰左右得其實下中獄尋釋之　上閱皇明祖訓諭侍臣遵舊法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但躬蹈當自陛下始上嘉納之　秋七月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游東苑賜宴于東廡上與義等語良久乃曰此中復有草舍朕致齋之所非敢比茅茨不剪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徧觀上臨河舉網取魚令中官賜食　青州民劉中等奏自永樂中歲歉流徙織南棗彊縣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遣還山東乞附籍棗彊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唐宇文融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縣承風勞擾百姓逃竄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為戒　八月上諭文華殿與侍臣論歷代戶口盛衰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悔輪臺煬帝遂以亡國玄宗卒至播遷皆足為世大戒　車駕巡邊發京師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帥師從駐蹕虹橋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有此行令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甚憫焉其將士有擾民者殺無赦　九月庚戌朔駐蹕薊州進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謠爾曹勉之又進耆老諭曰今歲豐稔無他虞善訓厲子孫務禮義廉恥毋安溫飽自棄衆叩頭退

四年春正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溥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令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于不虞邇來羣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不敢忘報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曰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為難上曰然　二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禮部尚書胡濙請上表賀上曰朕嗣位四年民生未能得所騶虞之祥于德弗類不許　夏四月上御便殿問侍臣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

武帝唐之玄宗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縱欲遂致禍亂武帝猶爲彼善于此又曰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工部尚書吳中言山西圓果寺爲國釐祝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爲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不許　五月諭六部都察院禁濫差擾民巡按御史及按察使不察舉者同罪　命工部尚書吳中申飭郡縣務及時修築陂池隄堰慢令者罪之　六月裁湖廣採辦竹木先是命侍郎黃宗載往湖湘採宮殿大材至是上聞湖廣災諭吳中曰百姓艱難宜恤比聞工部採辦竹木動以萬計不爲國家愛惜力而勞擾如此其斟酌裁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秋七月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曰隋文帝戶口繁殖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當時必有良法享國不永故無傳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漢唐初政立法未嘗不善而子孫力役繁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弊隋文克勤克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則生齒日繁財賦自然充足　廣東海陽縣進白鳥二胡濙請率羣臣上表賀不許　論御史沈潤戍遼東潤受金出死罪事覺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時事在赦前特命論戍　九月命戶部申明栽種桑棗舊令自洪武來栽種之令多廢不講上曰古人宅不毛者罰布其申明之務求成效并具文　冬十月上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器用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表謝降璽書賜詩褒答　改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史書上御左順門望見山謂楊士奇曰山爲人何如士奇頓首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識以對山雖侍陛下久其人寡學多欲而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近聞于諸司徵求不厭嘗

不令涸內閣也數日遂有是命山璵俱東宮舊臣瑛行事亦類山朝士皆多上明決云　十一月奸吏構左都御史顧佐過謂受命皂隸賂放歸訴通政司以聞上密示楊士奇且曰爾不嘗佐廉乎對曰所訴事誠有非誣蓋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而皂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臣僚皆然臣亦不免仁宗皇帝知之增朝臣俸蓋為此也上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欲罪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狀授之諭之曰此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惶恐請死佐曰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時又有四告佐枉法者上怒召楊士奇楊榮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陷佐因命法司窮治之得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上明決類如此

五年春正月吏部奏選官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設官益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可為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政務龐雜小人倖進則冗食者多上嘉納之　二月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議寬恤士奇首以蠲災傷田租進因及寬馬畜免薪芻蠲末買恤刑獄罷工匠清糧運數事詔下民大悅　三月上奉皇太后謁陵命召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太后曰卿等先朝舊臣勉輔嗣君太后退謂上曰先帝曩在宮時議諸臣優劣輔武臣達大義厚重小心但多思少斷士奇能持正不避忤意每議事先帝數不樂後竟從士奇言　帝還京師道中見耕者以數騎往眎之

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既還京因錄其語作耕夫記以示蹇義楊士奇等　夏四月江西淮安飢吉水民胡有初山陽民羅振出穀千餘石賑濟命行人齎璽書旌為義民復其家　工部尚書黃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戶兵部議尚書郭資張本皆言屯田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閑地以五萬頃為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連年飢旱流徙初復宜遣官行視以示開墾上從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而以福總其事已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恐分川滋勞擾竟寢不行　五月上以除郡守由資格多不稱任各部院大臣各舉薦擢用之禮部郎中況鍾以楊士奇薦知蘇州御史何文淵以顧佐薦知溫州皆有善政而鍾出吏員尤有聲　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十年安得令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民民何罪命杖之荷校示警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犯法恃中官為之救解也自今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須覆奏　六月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楊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餽榮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接諸將令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寇情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遠甚上歎曰朕初即位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顧為榮地耶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秋七月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上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反吏部以進退為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璽書申諭　八月日食陰雨不見禮

部尚書、胡濙請率羣臣賀、上曰、日食天變之大者、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古人云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其止勿賀。　上罷朝、諭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知之、擢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清、為治之道、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吏、卿其甄別以聞。　上與學士楊溥論人才、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溥頓首稱善。　九月、初設巡撫。　冬十月、車駕巡近郊、駐蹕雷家站、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　廣平大名水災、命蠲其租。

六年二月、逮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祚上疏、勸上務帝王實學、退朝之下、命儒臣講說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天下主乎、命緹騎逮至京、并其家下錦衣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祚之措詞若上未嘗學問者、故怒不可解。　勅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招隱歌及喜雨詩。　令北直隸地方、如洪武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秋七月、帝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微行、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俯伏地下、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明早遣太監范弘問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怨夫冤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旁林叢中、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羣、盜不疑、以謀告、遂為

所獲上歎曰、士奇愛我、遣弘賜金綺、　賜蹇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豳風圖詩圖、元趙孟頫所繪也、　九月宛平民以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之民、　十一月、敕賜蹇義楊榮楊士奇御製喜雪歌、　太監袁琦假公務擅遣內使、事發伏誅、

七年二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齋宮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更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即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書已下、戶部格而不行、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永樂末年循習之弊、往往高煦反以夏原吉為罪首、亦指此事、上怒稍解曰、令必舉此為第一事、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卿試言今日更當寬恤者、對曰、所在官司不能容逃民、則相結為非、宜令郡縣撫恤、不願歸者聽附籍為民、亦弭患于未萌、又言方面郡守、小民安危係焉、吏部往往循資格陞受、不免賢愚雜進、請自今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使薦用、犯贓者坐、又乞極刑之家、有賢子弟勿棄、上皆從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此事、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于是士奇等議增十數事以進、上悅、　三月、賜大臣御製猗蘭操及招隱詩、　五月、上御便殿觀宋史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于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以兵定天下、其子孫率流于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師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上言、洪武間郡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設富民守之、遇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廒倉廢弛、贖穀罰金、有司皆掩為己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從其言、命違者從按察使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賜大臣御製祖德詩九章、上曰、朕與卿等當思祖宗創業之難、守成不易、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又

賜織婦詞一篇上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也朕作為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圖揭于宮掖戚里令皆知民事之艱是以賦此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故能成帝業泰定以後享祚不久順帝荒淫紀綱蕩然使長守祖宗之法天下豈為我有侍臣頓首曰桀紂之跡殷周之鑒也上曰然　八月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上聞內官奉使者多貪縱為民害以太監劉清齎謹命同御史馳往各部盡收所差內官資槖并其人解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從來輒奮前捽齎手擊之御史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姑宥之侍臣言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彼當知所改過也　冬十月八百大甸宣慰司刁之雅貢方物且云波勒來侵掠乞發兵討之上曰八百去雲南五千里荒服之地也豈能勞中國為遠人役乎不許八年春正月天下朝覲官在京賜宴溫州知州何文淵等七人于廷以招隱詩賜之　命致仕大學士黃淮與張輔蹇義楊士奇等十人遊西苑賜宴萬歲山之麓淮尋辭歸上宴之于太液池親灑宸翰送之　夏四月畿內河南山東山西旱詔賑恤之上作閔旱詩示羣臣　八月南海諸國獻麒麟四景星見天門少傅楊士奇等進頌上謙不自居降璽書推功天地宗廟而勵羣臣勿恃以驕　十一月命楊士奇楊榮試吏部引進庶官六十八人錄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廖莊胡莊頎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晏昇七人命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知縣教諭歷事六科備用　巡撫南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令諸縣各設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司其籍每歲種蒔之際量給之秋成還官明年江南大旱諸郡發濟農米以賑貸民不知饑

九年三月盧陵民陳謙出穀一千二百石賑饑遣行人賚勅旌為義民　上御便殿觀晉史上曰晉武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托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以時區處國禍方般戎寇遂至東晉僅能立國而逆臣接跡然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教化蕩然豈久安之道　九月上臨朝諭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武今猶事既成朕將親帥六師以行邊塞飭武備于是車馬發居庸關駐蹕宣府洗馬林晚御幄殿楊士奇楊榮侍上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即墨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二臣頓首稱善　十二月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來朝貢請并獻前元玉璽降敕褒諭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使來朝進馬具悉王意所得玉璽朕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在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其毋獻　時有僧自陳修寺祝延聖壽上斥之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國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世人不悟可歎也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上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無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對曰帝王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嘉納之

宣德十年春正月上崩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太子方九歲大學士楊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擇老成識大體者輔之太皇太后皇太后為皇上慎選左右侍從之臣涵

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時中官王振故青宮舊侍上即位命掌司禮監一日太皇太后坐便殿上西面立召三楊及國公輔尚書濙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冲年幸同心協力共安社稷又召溥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溥伏地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蓋先是永樂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宮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善解縉等相繼死而溥及黃淮一繫十年仁宗每與后言輒慘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為言又顧英宗曰此五臣三朝簡任貽皇帝者非五人所言不可行也又召王振至欲寘之死英宗跪請得免（詳王振用事）踰年太后崩時蹇夏皆先卒而三楊相繼老振漸居中用事仁宣之業衰焉

谷應泰曰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然高成肇造享國長久六七十年之間倉廩贍足生齒繁殖而兵革數起脫剱未祀後之哲王但當愉愉煦煦撫摩瘡痏斲雕為樸廢撒為圜是所尚矣語有之承平之主與戡亂異假令永樂以前施仁宣之政則行軍而用鄉飲洪熙以後用高成之治則無疾而食烏喙也故余以仁宣之朝專務德化雖曰度量蓋亦有時勢焉乃仁宗之初御也停罷采買平反冤濫貢賦各隨物產陂池與民同利施經帶于常朝錄外吏于西省凡此皆善政也而戈謙直言坐徙馬騏矯旨不誅李時勉廷諍被擊毋亦外示止輦內則瑱規讓善即喜懟君即怒耶此則仁宗之失也方宣宗之即位也法祖重農賑荒懲貪文事則經史在御武備則車駕行邊又且郤騶虞之祥禁白烏之瑞豳圖織婦訓詁同風招隱猗蘭四詩媲美凡此皆善政也而棄交趾于荒外廢胡后于長門擊陳祚于犴狴毋亦稽中之德大醇小疵克終之規百里九十耶此則宣宗之失也雖然創業固難守成匪易仁宣之治非高成不開而高成之政非仁

宣不粹也嘗致仁宗一祀不永而繼以宣之濟美則久道化成宣宗十載未多而溯于仁之監國則重熙累洽故原其初造則仁危于宣席其已安則宣光于仁劉緒纘于元嘉宋治盛于慶歷王道無旦夕之效禮樂必百年而興嗚呼此其時哉然而三楊作相夏蹇同朝所稱舟楫之才股肱之用者止士奇進封五疏屢有獻替耳其他則都俞之風過于吁咈將順之美踰于匡救矣假令齊桓樂善管子勉之至王孝公奮烈商鞅進之於帝則仁宣之間化理郅隆又能進賢退不肖而數世之後固可蒙業而安也柰何章帝賓天太后震怒論誅王振大臣緘口坐令勑覲之禍伏于多魚石顯之專萌于病已而仁宣之業則幾乎熄朝廷尚為有人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終

明史紀事本末二十九

王振用事

宣宗宣德十年春正月甲戌帝崩于乾清宮時皇太子方九歲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為正統元年秋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矯旨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都督僉事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為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紀廣者常以衛卒守居庸往投振門大見親昵遂奏廣第一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太皇太后張氏嘗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

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暨諸大臣貸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

英宗正統元年冬十月、上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騎、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耶、然竟無殊擢、

四年冬十月、福建按察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故楊溥鄉里、僉事又士奇鄉里也、溥怨謨論死、士奇欲坐謨因公殺人、爭議不決、請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因對品降調、太后從之、降謨同知、振言既售、自是漸攙朝事、

五年春二月、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內閣機務、先是王振語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安得為此言、吾輩老無能效力、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能容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

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工部郎中王佑為工部右侍郎、振既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晞極意逢迎之、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聞者鄙之、　五月、兵科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事指揮馬順怙寵驕恣罔欺不法、不報、順王振黨也、　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為大理寺左少卿、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有是召、至京朝見、不謁振、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

二楊為謝、振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致己意、且言振素問之、賢至朝房、與瑄言、瑄曰、厚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復不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益深銜之、　十月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庭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為蹙然、乃命東華開中門、聽振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也、至門外、百官皆望風拜、振悅、　械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瑺于長安門、時以京城乏草、御用牛馬、欲分牧民間、言官劾其紊制、王振命械之、閱十六日得釋、以侍郎王佐署部事、

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初宣宗崩、上冲年踐祚、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三楊、政歸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施行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太后既崩、振益無所憚矣、　太監王振盜去太祖禁內臣碑、洪武中太祖覽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碑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尚存、至振去之、　十二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徐晞為兵部尚書、時振權日重、晞以諂見擢、于是府部院諸大臣、及百執事、在外方面、俱攜金進見、每當朝覲日、進見者以百金為恒、千金者始得醉飽出、由是競趨苞苴、乃被容接、都御史陳鎰王文俱跪門俯首焉、振姪千戶山、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尋命侍經筵、

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初張太后既崩、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時楊榮先卒、楊士奇以子稷故堅臥不出、惟楊溥在朝、年老勢孤、繼登庸者悉皆委靡、于是大權悉歸振、翰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勤聖學以正心德、親政務以總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選禮臣以隆祀典、嚴考核以篤吏治、慎刑罰以彰憲典、罷

營作以蘇民勞、定法守以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命、修武備以防外患、疏入下獄、初王振憾球阻麓川之師、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用事公卿率趨謁、球獨不為禮、德清銜之、會球疏上、乃激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三章、蓋訕公也、振怒、欲置之死、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而球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語、乃逮璘及球、俱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衞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獨攜一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埋衞後隙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尋得釋、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子釪、鉞、求屍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葬焉、小校盧氏人、故與耿九疇鄰、一日見九疇、視其瘠不類平時、曰、汝得無疾乎、校具以實告、且曰、馬順將舉事、密語我曰、今夕有事、汝當早來、至則使懷刃相隨、迫于勢、不得不爾、比聞劉公忠、吾儕小人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子亦死、死時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踰我、我劉球也、

太監王振陷大理寺少卿薛瑄下錦衣獄、誣死罪、瑄素不為振屈、振銜之、會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究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王文詬事振、諧之、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廷鞫、竟坐瑄死、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初瑄既論死、子淳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戍、贖父罪、不許、將決、王振老僕泣于爨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述其平生、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回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亦在京師謁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曰、為人師表、而求謁中官、可乎、忱乃

謂振曰、陳祭酒善書法、以求書為名、先之禮幣、彼將謂謝矣、振然之、乃遣金綺求書程子四箴
敬宗、為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敬宗為祭酒十八年、不遷、　秋八月、王振枷祭酒李時勉于
國子監門、尋釋之、王振嘗詣監、衛時勉無加禮、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有古樹、故許衡所
植也、時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代其旁枝、振遂誣以伐官木、私家用、矯旨令荷校、肆諸
成均、時為三械、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校、時、勉校特重、而窾、監鑑請易之、時勉不可、監生石
大用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于孫太后、太后為上言
之、始知振所為也、命立釋之、　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鞫之、得實、詔磔于市、仍
令內官出觀、乃知誹謗訐振惡也、
九年秋七月、駙馬都尉石璟詈家閹呂寶、太監王振惡之、下錦衣獄、　冬十月、下監察御史李
儼錦衣獄、時儼監收光祿寺祭物、值太監王振不跪、遂得罪、戍鐵嶺衛、
十年春正月、錦衣衛卒王永陰揭王振罪于通逵、匿其名、邏校緝得之、詔即磔于市、不復奏、
秋七月、霸州知州張需下錦衣獄、需善字民、順天府丞王鐸嘗旌異之、有牧馬官擾民、需置于
法、牧馬官以譖太監王振、遂被逮、箠楚幾死、謫戍邊、併坐鐸、私舉、下于理、
十一年春正月、賜司禮太監王振白金寶楮綵幣諸物、振姪林為錦衣衛指揮僉事、賜振敕曰、
朕惟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臣報國、臣子至情、爾振性資忠孝、度量宏深、昔皇曾祖時、特用內
臣選拔事我皇祖、教以詩書、玉成令器、眷愛既隆、勤誠彌篤、肆我皇考、以爾先帝所重、簡朕左
右、朕自在青宮至登大位、幾二十年、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贊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禆
益實至、特茲敕賞、擢爾從官、詩云無德不報、書曰謹終如始、朕朝夕念勞、爾其體至意焉、　三

月降巡撫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寺左少卿仍巡撫謙撫梁晉十餘年、懼盈滿、舉參政孫原貞自代、時王振方用事、謙每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嘗忤振、振意以為謙、嗾言官劾之、罷為大理少卿、二省民、倍道赴闕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請、乃復命巡撫、

十三年春二月、修大興隆寺、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建、太監王振言其敝、命役軍民修之、費巨萬、壯麗甲于京都、上臨幸焉、

十四年秋七月、瓦剌也先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八月、師潰于土木、帝北狩、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棰捶死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報至、廷臣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王毛二侍、一時被擊死、都御史陳鎰奉郕王令旨、籍其家、并振從子山磔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家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無算、

天順元年五月、英宗復辟思振、諱為忠所殺、詔復振官、刻木為振形、招魂葬之、祀智化寺、賜額曰旌忠、

谷應泰曰宣皇晏駕新主幼冲王振以青宮舊侍儼然自負顧命其時三楊猶在位也太后賢明有漢馬氏宋高后風當其責振掖庭呼刃加頸三楊能叩首力爭遠竄裔土勢如摧枯非直瑾城狐外庭口舌比也乃競庇鄉曲爭辨朝堂振陽持平允之名陰得中宮之喜然後知三楊之瑕振固已窺之早矣臣衡入相不制弘恭胡廣三公雖除甫節心薰祿位志怵禍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小人遂得乘其隙也太后升遐東楊謝世

二楊衰老。後進孤危。以諸賢垂暮之氣。當奸人新發之鋒。李時勉祭酒也。頭囊三木。劉中敷上卿也。荷械九門。石璟帝壻也。侍繫請室。薛瑄廷尉也。論斬禁獄。而侍中劉球竟爲振黨竊殺。蒲埋犴狴。歸葬血裙。悲夫。侍中戰死。僅返汚衣。呂社魂歸。惟持括帛。雖范滂不祭臯陶。絳侯見溺死灰。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英宗初立。年僅九齡。至張后崩時。年已十六。質果英敏。亦當知上官之詐矣。何至呼爲先生。使振周公自待。大晏不預。懼振慚憤。乃開東華中門。令振出入以悅之。此何異哀寵董賢。願讓天下。嘻呼阿父。遂作門生者與。夫宵人搆禍。自古多有。然或驪龍乘睡。盜竊寵靈。以故武愛韓嫣。旋爲賜死。文信新垣。亦隨誅滅。小人敗露。固有時也。亦或受制家奴。危同履虎。晉簡文風神憔悴。唐文宗涕下沾袍。猶曰勢已去矣。云如之何。未有奸形屢敗。酷政亟聞。外戚不昊其罪。親藩共聞其狀。振又勢若孤雛。根非磐據。而白金綺幣。頒賜寵褒。擅殺制威。槩置不問。土木之變。六軍敗績。九廟震驚。青城覆轍。躬自蹈焉。馬嵬播越。應思林甫之奸。回紇稱戈。當悟元載之罪。而乃復辟以來。常懷聖慮。九原可作。發歎捐軀。三徑猶存。空悲盧宅。招魂揄塞。雕木浮屠。爲振復雕貽譏後世。何其謬哉。考直瑾忠賢。皆蒙主眷。而沒後追思。惟振一人。天祐人國。假手也先。樊忠殺振。而後戰沒。功何偉也。嚮令英宗不陷賊。兇璫不授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窒竢令矣。

明史紀事本末二十九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

麓川之役

英宗正統二年冬十月。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叛。侵南甸州、洪武中。麓川思倫發内附、授麓川

宣慰、按思倫所居本麓川地、與緬接境、皆在金沙江之南、在元為平緬宣慰司、思倫不言麓川、蓋已據緬為己有、洪武中、大兵下雲南、改平緬為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麓川之名、始見、至二十九年、平緬入貢、更立宣慰司、不相混一、未幾思倫叛、黔國公沐英討平之、其後失官、改孟養宣慰使、以刁氏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發次子思任者、狡獪踰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會緬甸危、思任侵有其地、遂欲盡復父所失故地、于是擁衆叛于麓川、先是侵孟定灣甸、大殺掠、雲南總兵黔國公沐晟以聞、至是復侵南甸州、土官刁貢罕地、命沐晟遣官賫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思任不奉詔、

三年冬十二月、思任侵掠騰衝南甸、畧取孟養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居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滇王號也、中國遂訛為思任發云、事聞、上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服、

四年春正月、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討思任發、太監吳誠曹吉祥監軍、兵至金齒、思任發遣其將緬簡、斷江、立柵、而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詣晟、晟兒畜之、至是晟遣指揮車琳等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無渡江意、刑部主事楊寧曰、不可、兵未加、稱降、此詐也、懼有後悔、晟不從、檄寧督餉金齒、賊將緬簡數挑戰、政怒、造舟六十艘、欲渡江、晟不可、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簡、走之、破賊柵、賊奔景罕寨、指揮唐清擊敗之、指揮高遠等又追敗之、高黎共山下、共斬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也、遠攻疲甚、求援于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不進、政渡江追至空泥、知晟不力援、已賊伏兵四起、出象陣衝擊、乃遣其子瑛還、曰、若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軍殲焉、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至楚雄、上遣使者責

狀、仍以四萬五千人助之。晟懼罪、暴卒。思任發犯景東、孟定、殺大侯知州刀奉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連等長官司。五月、以沐昂為左都督征南將軍、右都督吳亮為副將軍、馬翔、張榮為左右參將、進討思任發。昂上路江之捷、陞賞有差。

五年春二月、沐昂討麓川、軍抵隴把、去賊巢甚近。右參將都督僉事張榮先令都指揮盧鉞擊賊、大敗、榮棄符驗軍器遁、昂等不能救、師還。勅責沐昂等、留昂鎮守、右都督吳亮、左參將馬翔俱逮下理。　秋七月、思任發屯孟羅、大掠、據者章硬寨、沐昂率都指揮方瑛、柳英等進克之、賊宵遁。威遠州土知州刁蓋罕戰威江、亦敗之。已而思任發遣流目陶孟、忙怕等入貢、禮部議減其饗賚。上曰、彼來雖緩我師、而朕不逆詐。遂賚而不宴、賜勅諭之。

六年春正月、命定西伯蔣貴為征蠻將軍、總兵討麓川思任發、以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晞督軍餉。初、雲南總兵沐晟等議、麓川險遠、攻之非十二萬人不可、宜徵兵湖廣、川、貴、各委善戰指揮、分三道、灣甸、芒布、騰衝、刻期並進。上下廷議。英國公張輔等言分兵勢孤、彼或扼險邀我、非萬全計、宜擇大臣往雲南專征、會思任發遣使謝、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麓川之在南陲、彈丸耳、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宜寬其天討、官軍于金齒且耕且守、舜德格苗、不勞征伐、而稽首來王矣。大學士楊士奇主其說。張輔謂思任發世職六十餘年、屢抗王師、釋此不誅、恐木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覘視窺覬、示弱小彝、非策。上從之。遂命貴、驥先赴雲南、復以副總兵李安、參將宮聚領川、貴兵、副總兵劉聚、參將冉保領南京、湖廣兵、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驥薦太僕寺少卿李蕡、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為參謀。陛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偏隅、即叛服不足為中

國輕重而脫歡也先併吞諸部侵擾邊境議者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王振專政欲示威荒服也 十一月定西伯蔣貴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去先是任思發率衆三萬至大侯州欲攻景東威遠兵部郎中侯璡都指揮馬讓盧鉞擊之驥等遂進至金齒鎮康守陶孟刁門傣乞降令右參將冉保以五千人入據之因其衆破昔剌寨移攻孟通王驥誓師分三道進取參將冉保自緬甸趨孟定會木邦車里之師驥同蔣貴中路至騰衝內官曹吉祥副總兵劉聚等自下江夾象石合攻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攻二百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大破之拔上江寨賊千餘猶迎戰官軍奮長戈蹴之賊將刁放戛父子俱沒刁招漢闔家自焚生擒刁門項先後斬五萬級上江平賊散走大兵由夾象石下江通高黎貢山道至騰衝留副總兵李安戍之王驥等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令指揮江洪等以八千人抵木籠山思任發乘險以二萬人列七營相救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分攻之不下驥貴同奉御監蕭保自中路進左右夾攻敗之斬數百餘級乘勝至馬鞍山破其象陣死者十餘萬麓川大震十二月王驥等直搗巢穴山周三十里柵堅塹廣其東南依江壁立以三千人探之賊象陣伏泥溝突起敗之賊又自永毛摩尼寨至馬鞍山同我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攻拔之瑛方政子也而右參將冉保從東路合木邦車里大侯之兵先後斬三千三百九十餘級于是進攻麓川積薪焚其柵思任發挈妻子間道渡江走緬甸焚溺數萬驥等班師敘平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以郎中侯璡楊寧為侍郎餘陞賞有差

七年冬十月復命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征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

為寇、上謂驥曰、卿為朕再行、遂起兵如前、復命驥等往討之、

八年春二月、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軍至金齒、遣諭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遣、驥曰、緬甸黨賊、不可不討也、乃至騰衝、分為五營、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道並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于緬江滸、覘我軍容、驥責以忠義、賜牛酒、遂感悅、効死、緬人擁衆大至、將貴率兵蔽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班師、蔣貴起至行伍、屢立顯功、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臨陣身先士卒、敵皆披靡、手擊殺數十人、不知書、然貴為大將、拱手聽人指揮、無傲色、故所向成功

九年春二月、王驥合木邦等諸部、進兵緬甸、累捷、緬人用大金縷船、載思任發至江上、覘我復匿之、欲以麓川予木邦、孟養戛里予緬甸、始獻思任發、詭以思任子思機發致仇、為解、驥等乃縱兵搗思機發寨、俘其妻子、及從賊九十餘人、象十一、事聞、上詔驥還京、然思機發尚竊據孟養、負固不服、

十年冬十二月、雲南千戶王政奉勅、齎諭緬甸宣慰男卜剌浪馬哈省、索思任發、來即遣適、晝晦二日、術者曰、天兵至矣、卜剌浪馬哈省懼、以思任發及妻孥部屬三十二人付政、思任發不食垂死、政遂斬首、函獻京師

十三年春三月、初思機發復據孟養地為亂、屢諭不從、復命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都督宮聚為總兵、張軏田禮為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為左右參將、率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土漢軍十三萬討之、以孟養舊宣慰刁孟賓為嚮道、又勅木邦緬甸南甸干崖隴川宣慰使刁孟發等、各輸兵餉、命戶部右侍郎焦宏督餉雲南、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以渡、攻

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衞指揮使瞿亨皆戰死思機竟失所在或謂死于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眞天威也驥還兵部落復擁思任子思祿爲亂攻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賊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土目得部勒諸彝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詔增驥祿賜鐵券子孫襲伯爵

谷應泰曰麓川地接平緬雖彈丸黑子然固皇輿以內地也洪武初思氏失官刁氏逐思據有平緬至正統時刁又衰弱思氏復振賓玉是死思任坐大且爭衡上國矣蠻彝自相攻殺趙奢所謂兩鼠鬬穴天子不必問也天使亟行誚讓數四而尉陀箕踞初無降意子陽不省乃更治兵倔强如是而討逆之旗不見於金齒問罪之旅不戰於昆池尚謂國有人乎且宣帝卽位已棄交趾新君踐祚又廢麓川雲貴二廣土彝環疆動以百計溪蠻苗峒列處內地耕牧成羣麓川不逞既有徵矣異類襲是跡而動誅戮子弟憂患長老甚者屠掠郡國并吞諸部再復數年蒟醬不見于番禺邛杖不來于大夏使斷牂牁之北地盡越雋之東矣爾時而欲用兵敗固不測勝亦大創且高帝定雲南思氏竊發沐英以三萬騎破其三十萬衆思然後俯首歸命既而刁氏又叛沐春疾驅刁戰擒斬諸刁納其故主其諭傅友德曰雲南雖平尚煩區置翠霧諸地不盡服從雖有雲南亦難守也蓋小懲大戒柔遠之良規一勞永逸王師之勝算故殷興夏緒必克鬼方蜀出中原先渡瀘水控遠與綏邇不同功討貳與貪功不同道也西楊主議彝德格苗劉球上書不稱荒服或亦朝

多濁亂。內憂羣小。北敵陸梁。外憂方大。文子不願楚敗。山濤方懼吳亡。大臣之用心。固如是耶。若乃長駕遠馭。則亦公孫弘之罷朔方。淮南安之諫閩越者也。蔣貴王驥初下麓川三路分進。斬首三千。思任竄緬。僅以身遁。再攻平緬。五營並進。焚其援舟。思任父子。又竄孟養。然而緬人內懼。傳首京師。勒石金沙。誓臣石爛。此亦勳著燕然。功高銅柱。豈僅唐蒙夜郎。相如邛筰者乎。然史稱其起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冒躐五等。橫被晃王。嗟乎。陳湯貪黷。曹翰凶殘。武臣之故態。而屯守之說不行。飛輓之繁不給。此則其智遜金城。而功比貳師者已。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平浙閩盜

英宗正統七年十二月、麗水盜陳善恭、慶元盜葉宗留、合衆盜福建寶峰場銀冶、命浙江福建有司捕治之、

十二年春二月、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山、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少亭坑、亦不給掘用、謂其徒曰、以吾之衆、即索金於市易耳、何至自疲山谷間、常苦不給也、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召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為教師、訓練武藝、由浦城刼建陽、所過焚掠、從者益衆、遂掠建甯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車盤嶺、山惴恐、行旅斷絕、

十三年夏四月、福建沙縣鄧茂七反、自稱閩王、命都督劉聚為總兵、陳榮為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為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茂七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傑為衆所推、殺人亡

命入閩至盜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聚衆集會常數百人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頤指殺人先是御史柳華按閩檄各郡縣令村落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長嘗佃人田例輸粟主家餽少物茂七令毋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訟之不受縛乃下巡檢追攝之因殺弓兵數人聞于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畧盡懼討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游兵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萬餘人自稱闘王與正景率黨刼上杭還攻汀州為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正景被擒送京師斬之獨茂七黨盛不可制至是率其黨據杉關刼商旅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軍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時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萬計賄王振得為左布政使抵任將責償焉小民苦為所迫于是尤溪爐主蔣福成號集居民貧人無賴者悉歸之旬日有衆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相聞將刼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官軍殲焉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賫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締置里圖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僅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且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搏都指揮并其從兵皆殪之前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官軍大潰茂七進攻延平張海登城諭之有緋衣賊曰我曹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如朝廷宥我且立散乞免傜三年都指揮范真等戰于城外衆潰真與指揮彭璽等俱死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上乃召都御

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聚陳榮等往討之、　九月、張楷等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閩、　十一月、指揮戴禮擊葉宗留斬之、禮與都督陳榮亦戰死、初張楷奉命討鄧茂七至廣信、以葉宗留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宗留、江西御史韓雍亦言、宗留近在咫尺、門庭之寇、皆國家事、豈可畫疆、而計、邪、楷不知所從、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竊逼二寇。逗遛不進。乃遣一步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耶。楷然之。遣榮以二千人率禮等往。禮先驅與賊遇于黃栢鋪、麾兵擊之、死傷相半、悉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會陳榮兵亦至、併戴禮軍搜山、至玉山十二都中伏、榮禮皆死、葉希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為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為渠魁、刼車盤嶺、八楚、浦城、還龍泉、衆數萬人、屯雲和麗水、陶得二、陳鑑湖、俱率衆從之、楷聞報方益兵進、而劉得新已率江西兵敗茂七于建陽、道始通、楷間道遂入閩、會劉得新等、取道走建寧、　十二月、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計擒賊黨周明松等尸于市、時葉宗留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金華武義崇安鉛山諸縣、朝廷慮其與閩寇合、命瑛及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諜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刼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為動、立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逡巡遁去、　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州、知府熊尚初逆戰于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以建寧知府張瑛為福建右叅政、鄧茂七以二千餘人攻建寧、瑛率建寧典史鄭烈鄉兵吳保等、合都指揮徐信分道乘霧襲斬五百餘、拔其寨、故有是命、

十四年春正月上以閩師久無成功命寧陽侯陳懋為征南將軍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參將尚書金濂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王瑾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率京營及江西浙江諸處大軍討之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死百餘人軍士亡者倍之以捷聞初賊于近城五里許斷橋為守道阻不通劉得新既敗賊張楷乃遣使諭之降其黨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諸民不許復私讐建陽路既通沙縣賊首張繇孫至延平降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願殺賊贖罪且云賊敗後皆據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為公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擊之吾為內應可覆也許之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七偽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擊殺千餘人賊衆稍卻茂七等復移兵寇建甯參政張瑛與賊戰死之于是楷等還建寧賊遂退保陳山　二月賊復下山攻延平葢張繇孫羅汝先誘之出也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為賊所易者出城挑之賊乘浮橋竟進伏起礮作合擊大破之官軍乘勝進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函之馳露布以捷聞而寧陽侯陳懋等大兵亦繼至楷等至順昌諸處慰撫居民餘賊復擁茂七兄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賊據九龍山楷遣兵二千出山後戒之曰明日賊必空寨攻我若疾入其寨據之比旦賊視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山後兵已據其寨驚潰　三月指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女賊廖氏偽號女將軍廖氏甌寧人被掠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幻尤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甚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璽書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黃琴為主簿羅汝先為縣丞賞其誘賊功也餘俟班師

論功、令陳懋等留勦閩賊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懋等乃立賞格、能自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賊將張留孫者、驍勇善戰茂七起事多倚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龔遂榮偽貽留孫書、若素有約者、佯使諜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砦、執伯孫送京師斬之、左都督劉聚兵至南平順昌甌寍、擒餘黨六十三人、斬首無算、諸將先後擒斬招撫畧盡、八閩悉平、懋等乃班師、　張楷劉聖等還師討處州寇、先是葉希八等據雲和山中、數月、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朱湖畫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掠人于松楊、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迫我矣、衆從之、遂掠處州、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於杭州、御史命都指揮沈麟叅議耿定僉事王定帥兵四千、至處州擊之、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都指揮徐恭為總兵、孫鏜陶瑾為左右叅將、工部尚書石璞督諸軍討之、會沈麟耿定王晟率千戶楊清等擊賊麗水敗沒、徐恭率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守城不敢出、賊攻處州、聲言取金華、時楷等兵尚未至、　葉希八分犯江西廣信境、永豐知縣鄧顒死之、時賊侵上饒、顒奉張楷檄禦却之、賊大至、或勸其走、不聽、遂被執、不屈、罵賊死、　陳鑑湖破松陽龍泉、屯金山岩、分刼青田武義義烏東陽、自號太平國王、改泰定元年、麗水縣丞丁寍以老人王世昌等、入賊巢諭鑑湖降之、進寍處州府同知、世昌等授巡檢、鑑胡至京、錮錦衣獄、有詔鑑胡擬死、免其妻子、民兵張祐王應叅王金禮等亦殺賊千餘人、獲皮甲八百、上俱授巡檢、責尚書石璞總兵徐恭玩寇、　五月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陳危急狀、時處州城中乏食、諸將登陴而泣、楷分兵水陸並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令軍中製竹笆數百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

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陽遣人求撫實覘之耳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趨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為竹笆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悉被擒獲賊敗潰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　初賊勢甚迫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詞懇惻賊黨環衆竦聽多率其黨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入山中至是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于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請以此三人往可得也楷從之令賫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狗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陶得二乃先出見楷優賞加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希八楊希陶秉倫率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鋪緋衣中流矢死者卽葉宗留也明日受等三人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下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　六月上下璽書諭張楷相機勦撫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欲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

景帝景泰元年五月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諸縣進攻武義武義無城郭副使陶成力禦之賊銳甚麾下勸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帥兵更進戰自辰自申餓而城中火起兵潰成策馬突陣死之成有威惠屢捍海冦有功至是死民思之不置未幾復得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惠戒官吏勿相激擾不聽撫者調兵勦滅偕復遣郡邑成倅等官賫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出降餘黨因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露布以聞楷還京會帝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廷議楷無功追論下于理議

上以冦平功贖罪得放歸

二年秋七月鎮守浙江福建侍郎孫原貞以處州盜平奏析麗水青田三縣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從之

谷應泰曰浙東入閩道險而狹迤邐千里山勢嵯嶫灌木蓊翳糾紛盤互不逞之徒往往跳穴其間內可以聚糗糧下可以伏弓弩急可以遠遁走緩可以縱剽掠以故浙閩多冦盜奸作亂長吏不敢問將兵者難撲滅地險然也又況括蒼諸坑頗產貢金椎埋嗜利者因緣為奸趨之如鶩聚衆益多以故慶元葉宗留以千餘人攻政和此亂之始也然其由浦城刼建陽則自浙犯閩攻上饒破永豐則自浙犯江而葉希八又焚浦城屯雲和麗水則自閩還犯浙矣其時閩地鄧茂七反寧化蔣福成反尤溪莫不據地稱王摧鋒陷敵擁衆萬餘轉戰數郡比之于浙為尤溪馬昔武帝之時東甌閩越治兵相攻遼濶阻深尚煩漢救而使其合兵連橫侵暴吏民咸陽雖遠可付之度外耶于是中丞張楷銜命督師劉聚陳榮分兵進討既而榮既敗沒賊又滋蔓宗留雖死明松復來希八未亡鑑胡更作何異淮裔煽亂徐戎並興甲午祠兵魯師欲潰乃始一侯二伯授鉞南征六將兩璫協謀東伐猶之赤眉敗禹更命馮異盧循摧毅還仗宋公雖望桑榆之收亦苦潢池之酷矣所幸者閩冦自閩浙冦自浙地雖旁掠勢不交通取虞取虢此成擒耳假令浙冦北下婺州東收廣信閩冦南驅光澤西薄建昌聯師有犄角之形事成有中分之約則八閩既困江浙亦搖而更待朱瑛橫格鉛山中官分守要地不已晚乎雖其後福成茂七先後並殲希八鑑胡同歸款附東陵渠帥次第盡矣而獨參政宋彰者輸賂王振責償閭閻民苦誅求盜

所自起。五年之間。村落爲墟。赤羽徵兵。青芻轉餉。土木之妖。先萌內地。奸閹柄政。禍如是乎。至于陶得二屢叛而貸死。張楷捷奏而下獄。蓋二以楷庇獲全。楷以振黨受過。刑賞失中。亦云忒矣。若夫孫原貞條奏。浙增雲宣三邑。閩置永壽二縣。犬牙相錯。馭險之規也。但磴道素多。槎枒叢益。易于伏莽。黃門薙髮。蟊乃不生。馬援伐樹。冦遂永絕。原貞之策。乃更不及此耶。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

土木之變

癸亥。正統八年夏四月。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

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瓦剌也先專候釁端。圖入冦。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奏聞。兵部尚書鄺埜畏王振。不敢主議。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籍一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瓦剌方驕。邊民疲甚。兼以邊地磽薄。若如所言。是絕衣食而逼其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十四年春二月。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詐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遂失和好。先是也先遣人入貢。通事輩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貢馬。曰此聘禮也。答詔無許姻意。也先益媿忿。謀冦大同。　夏六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至。謹身殿火起。延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自王振擅權。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狠

恣愈甚且諱言天變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遍生奏入不省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山移有聲三日不絕移三里不敢詳奏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渰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未踰時一火而盡南京宮殿火是夜大雨殿基上荊棘二尺高始下詔赦天下　秋七月乜先圖犯邊其勢甚張侍講徐珵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不欲作中國婦耶乃行八日乜先大舉入寇兵鋒銳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太監王振勸上親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征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留不允十七日命太監金英輔郕王居守每旦于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遂偕王振并官軍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駐營方一鼓衆軍訛相驚亂皆以為不祥明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諸臣連上章留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師深入八月戊申朔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鄺埜請回鑾振矯旨令與王佐隨老營埜乘馬蹶躓而前墜地幾殆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于是井源等報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王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勢決不可行振始有還意明日班師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應從紫荊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州人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

里、復轉而東、還至狼山、追騎且及、十三日庚申、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敵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掠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千餘兩未至、留待之、鄺埜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為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十四日辛酉、欲行、敵已逼、不敢動、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為也先所據、也先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時楊洪總兵在宣府、或勸洪急以兵衝敵圍、駕可突出、竟閉城不出、十五日壬戌、敵遣使持書來、以和為言、遂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北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踰塹而行、迴旋之間、行伍已亂、南行未三四里、敵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鐵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大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踏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被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從臣得脫者、蕭惟禎、楊善等數人、軍士脫者、踰山墜谷、連日飢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也先所得、太監喜寧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初、師既敗、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惟喜寧隨侍、有一胡索衣甲不與、欲加害、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擁出雷家站、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果有此勝、問衆何以為計、其中一人名乃公、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

先為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摧其面曰去。因力言兩軍交戰。人馬必中刀箭。或踐傷壓死。今大明皇帝獨不踐壓中刀箭。而問那顏問我等。無驚恐怨怒。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賞。雖天有怒推而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等何反天。那顏若遣使告中國。迎返天子。那顏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衆皆曰。者。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時惟校尉袁彬侍。命彬遣前使臣梁貴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傾聞敗報。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不知上所在。是日皇太后遣使持重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也先請還營車駕。不報。

谷應泰曰。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裔。及其季也。保境固圉。毋生戎心。是故馬邑之誘。加罪王恢。郅支之誅。靳封延壽。蓋以勒兵遠略。輕開邊釁。非細故也。況乃撐犂之帳。甫逼關門。而黃屋之尊。自為鎖鑰。晉武帝深窺姑孰。趙武靈突入咸陽。詭實謀國。而乃身試不測之淵。輕入虎狼之穴哉。若夫英宗踐阼。王振擅權。也先桀黠。狡馬啟疆。其時如羅亨信之議備土城。石亨之撥軍屯種。則先事之防也。王直之伏闕懇留。鄺埜之堅請回鑾。王佐之草間跽伏。則臨事之救也。而王振威福自擅。從來日久。銳意親征。有進無退。豈真楚國聯師滅此朝食。驃姚報漢。無以家為者乎。乃從來嚬笑竊弄者。必須假禦侮以固主恩。而勢焰炙手者。易于倖邊功以邀富貴。此振之所以據鞍顧盼。走死地如鶩耳。至于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十室之邑。可以免難。而英宗是時。勸駕之言易入。斷鞅之議不行者。毋亦文皇自征瓦剌。狃于易與。而宣宗自將。待邊又所親見者耶。以故追戎濟上。專目魯公。北伐令支。

羣推小白然而天時人事則有異焉方其天變見于上地變見于下南宮荆棘北殿塵灰比于梅福之金鐵皆飛宗國之三川告亡此何景也至龍臺而一軍皆亂出居庸而連宵風雨薄大同而僵屍滿路比于符堅之犬嘷宮門管子之鼙鼓皆濁此何兆也逮夫井源敗衂踵至朱冕全軍覆沒而振始還屯左次定議班師嗚呼晚矣蕩陰之血酷于染衣平陽之辱幾于執蓋徒使師武臣封尸俱死諸大夫茇舍無從楚三戶之衆見懷王以何期銳司徒之妻嘆吾君之不免幸而共和行政叔武入守適來邢顏之怒不用乃公之謀則貨匪居秦璧還入趙矣不然而皇太后遣賫重寶錢皇后盡括宮中幣與地同盡人與幣俱往嶶欽之禍復見于茲雪窖冰天魂終漠北矣然予嘗論之寇準饒學術可以戰而真宗受盟王振少方略不可以戰而英宗驟舉是則澶淵之會以重發而喪功土木之變又以輕為而至敗耳彼王振倡謀喜寧反噬雖一死沙塲二膏斧鑕而罪浮罄竹報不蔽辜宜乎靖康誅童貫而賈生之書必欲縛中行說而笞其背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景帝登極守禦

英宗正統十四年秋八月上北狩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諭曰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命郕王臨百官然庶務久曠今特敕郕王總其事羣臣其悉啓王聽令辛未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命郕王輔之詔天下曰邇者寇賊肆虐毒害生靈皇帝懼憂宗社不遑寧處躬率六師問罪師徒不戒被留王庭神器不可無主茲于皇庶子三人選賢與長立見深為皇太

子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萬姓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癸酉郕王臨午門言官大臣次第宣讀彈劾王振啓章言振傾危宗社請滅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詔羣臣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闔門眾隨擁入有令旨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眾曰順振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時太監金英傳旨令百官進眾欲捽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旁叱百官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順首曰馬順往時助振惡今日至此尚不知懼眾爭毆之或就脫順鞾捶擊躪踏立斃順眾又索振黨內使毛王二人英捽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適時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反接跪于廷眾唾罵之于是眾競喧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百官既毆殺順益恟懼不自安王亦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攬王衣曰殿下止振罪首不籍無以泄眾憤且羣臣心為社稷耳無他王從之降令旨獎諭百官歸涖事馬順罪應死勿論眾拜謝出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謙排眾翌王入袍袖為裂既出吏部尚書王直者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籍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　丙子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陳鎰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德清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宸居器服珍玩尚方不及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十餘庫馬萬餘匹皆沒官磔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暨山弟林等皆從駕死于兵太后命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二十三日也先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上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宣同出見獻蟒龍袍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英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飢可令刈以入城又曰也先聲言歸我情偽難測且嚴為備從騎叩城下索搞軍資并內官

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復不應、初也先來索賂、郭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刼駕營奪入城、此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上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祿、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寇覺驚擾而去、時登練兵整武、誓以死守大同、將士咸感奮、屢出奇挫敵、故以孤城得全　也先擁上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事聞、逮洪繫詔獄、上出塞過貓兒莊九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始入也先營、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為樂、仍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寨、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上、亦如也先禮、也先屢欲謀害、會夜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謀乃沮、且加禮焉、袁彬侍左右、頗知書、性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北、至是亦與彬同侍、又有衛沙狐狸者、亦隨上至漠北、供薪水勞苦備至　二十九日、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沖、郕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時議者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王再辭讓、衆請遵太后命、允之、遂擇日行禮　九月戊寅朔、上在迤北、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還、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幣二百匹、賜也先、癸未、郕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為太上皇、詔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　也先復遣使致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寇賊不道、勢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設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城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衛穎等給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等分出巡視、勿致踈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

安插。毋為寇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令在官者悉詣關支准為月糧之數。庶幾兩得。帝嘉納之。　以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為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荊等關、以薛瑄為大理寺丞、分守北門、命侍講徐珵楊鼎檢討王詢等行監察御史事、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調警調用、　起楊洪石亨于詔獄、命洪仍守宣府、亨總京師軍馬、亨有威望、方面鉅軀、鬚垂至膝、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以于謙言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贖罪　十月、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故韃靼也、土木之敗、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為彼嚮道、奉上皇入寇、七日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也先知有備。不攻去。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赦交阯敗績論死成山侯王通為都督。陞鴻臚寺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協守京城。太監興安問王通計將安出、通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為對。興安鄙之、侍講徐珵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徐珵問計、珵曰、驗之星象、歷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珵妄言當斬。太監金英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謙聞寇迫關。思各處芻粟數萬計。恐為敵資。急遣使焚之。然後奏聞。或請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皆據之。適齎以盜糧耳。獨不見宋牛駝岡事乎。衆皆是之。己卯也先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阯崔　將王通為都督、與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

戰守不一。主將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待賊鋒。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弱。是愈張也。乃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一謂寇多騎。長于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之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一謂寇深入。宜令死士夜襲其營。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寇卽舉國入犯。邊無所禦。宜分邊兵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為營。退有所歸。宜以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殉。不斬者同罪。使士知畏法。詔趨行之。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莫敢出。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朝上皇于土城廟。也先伯顏帖木兒擐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敕。上皇視漢字書也。先視番字敕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亨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寇益四出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散掠下邑。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莫能支矣。大學士陳循等疏請敕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又請旨募斬也先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偽作喜寧與太監興安書云。約誘也先入寇。欲乘其孤軍取之。書為也先邏卒所獲。也先頗疑喜寧。既而宣府遼東兵至。軍大振。時諸軍二十二萬。列城下。寇見大軍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謙。設伏空屋。遣騎誘之。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石亨出安定門。與其從子彪特巨斧突入中堅。所向披靡。敵卻而西。亨追戰城西。復卻而南。彪率精兵千人誘寇至彰義門。寇見彪兵少。逼之。亨率衆乘之。寇敗走。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都督孫鏜禦寇西直門。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叩門求入。給事中程信監軍西城。言鏜小失利。卽開門納鏜。賊益張。人心益危。乃閉城趣鏜戰。寇逼城。鏜兵走死地。亦附城

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鎗砲佐鏜毛福壽高禮往援禮中流矢石亨兵亦至乃引退于是也先知我有備氣稍沮于謙使諜諜知上皇移駕遠命石亨等夜舉火大砲擊其營死者萬人也先以上皇北遁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遁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荊關諸將分兵躡其後石亨與從子彪復破冦于清風店孫鏜楊洪范廣逐冦至固安又捷奪回人口萬餘時冦騎散掠各郡不過百餘騎驅人畜以自衞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獲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哈銘亦隨之既入冦營也先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卻之胡濙王直曰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餼金帛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議率所部并糾集義勇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戎馬南驅三關失險留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以賊退優詔褒答之時我師屢衂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必無他憂若敵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大同孤危登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為痛恤晝夜籌慮修城繕兵以圖後舉尋京師圍解登上疏言冦騎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有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備必先修乞推誠待下側席求賢明理克欲以成聖學親賢遠佞以收人心既又傳也先將復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鬬勇兵法知彼知己可守則守其淶水易州

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十一月。命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間瀋陽等衛。緝捕盜賊。時降人安置畿內者。乘時並起為盜。　以寇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回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有誦謙功者。輒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但不城下盟。何功也。學士陳循疏言。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曉暢軍事。宜召還。守宣府總兵楊洪及子俊皆善戰。宜留守京師。于謙曰。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邊備既虛。萬一乜先乘虛據宣府。為巢窟。京師能安枕乎。兵科給事中葉盛亦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馬營獨石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寇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其如寢陵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四郊生靈荼毒何。宜急令固守為便。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復召宣府總兵入衛京師。人心益懼。或欲遂棄宣府。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必斬。衆始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寇知有備。不敢攻。至是上從于謙葉盛言。乃以左都督朱謙佩印鎮宣府。紀廣楊俊副之。僉都王竑鎮居庸。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伯顏帖木兒妻阿撻剌阿哈剌令侍女設帳迎駕。宰羊遞杯進膳。尋值聖節。也先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哈銘袁彬常宿御寢旁。天寒甚。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汝夜手壓我胸。我俟汝醒乃下手。因言光武與子陵共卧事。銘頓首。上皇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使哈銘致意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婦人何能為。然官人洗濯。我侍巾脫。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並酒一卣。

來獻銘時時設喻慰上皇勿憂或成疾　時也先聲言欲送上皇還衆遂主多和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為重君為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賊計命尚書石璞鎮守宣府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城昌平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都軍務平江伯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羅通守山西

景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羣臣懼謝罪事遂寢　大同總兵郭登敗寇于栲栳山寇入大同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即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登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曾挫衂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為夾地龍飛天網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為神云時也先分調各部擾邊朱謙敗之于宣府杜忠敗之于偏頭關王翺敗之于遼東馬昂敗之于甘州脩城堡簡精銳各邊皆有備石亨佩大將軍印巡邊石彪楊俊亦間出中國勢遂振　閏正月叛人小田兒伏誅小田兒為也先鄉導雜使中來瞷虛實于謙授計侍郎王偉就大同道誅之　二月叛臣喜寧伏誅

盜懷二心、教也先攖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上皇深惡之、盜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彬與上皇謀、遣盜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宣府、參將楊俊出、與盜飲城下、磐抱盜大呼、俊縱兵遂縛盜、送京誅之、也先聞盜誅、與賽刊王等分道入犯、　三月、也先賽刊王寇大同陽和、大同王寇偏頭關、荅兒不花王寇亂柴溝、鐵哥不花王寇大同八里店、鐵哥平章寇天城、脫脫不花王寇野狐嶺、並萬全、　夏四月甲戌、戶部尚書金濂等議、寇騎犯邊、大軍失利、遺有馬營獨石龍門鵰鶚等處芻糧、宜令督儲、侍郎劉璉提督軍務、副都御史羅通、及宣府總兵朱謙、遊擊楊能、會計徙運宣府、從之、　都督楊俊請大舉出塞、大同宣府列營堅守為正兵、獨石偏頭乘間設伏為奇兵、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出塞逐北、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兵、于謙曰、報仇雪恥、臣等職也、顧興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即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塞、賊以偏師綴我、而別遣部落間道乘虛入寇、是自撤籬藩、非萬全計、臣愚未見其可、上從謙議、　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賷幣、以款寇兵、而徐為討伐計、于謙曰、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寇騎已至關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戲我、何似而可言和、況也先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貴介冑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是時上任謙方專、既疏入、于是邊將人人言戰守、也先不得挾衆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質、始謀歸太上矣、　諜報也先逼總兵朱謙于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于雁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于謙策也先大隊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畧授石亨、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若將大舉者、仍遣延綏總兵帥騎渡河、于保德州設伏截殺、從之、已而賊

果不至　于謙以畿輔諸州郡兵力單甚乃皆宿兵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竑等分屯涿鹿真定保定易州諸處而以右都督楊俊帥馬久之皆屹然重鎮　五月乙巳巡撫山西都御史朱鑑奏也先分道入寇請令關隘守將畫地救援寇犯河曲保德岢嵐宜令偏頭關策應犯寧化靜樂忻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山西策應犯五臺繁峙崞縣宜令雁門關策應其石州寧鄉宜令汾州守備分兵協守從之武清侯石亨奏寇騎六萬圍代州官軍出戰有斬獲又分營雁門關一路恐侵京師下廷臣議黃花鎮鞍口外衛西北邊境內護陵寢京師宜益兵守備從之仍令兵部稽在京軍馬數以聞寇騎犯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等率兵力戰却之官軍陣亡者百四十人都督江福等兵應援不利殺傷百餘人　兵部言通事馬雲馬青先奉使迤北許也先細樂伎女又許與中國結婚皆出自指揮吳良致開邊釁請寘諸法詔下錦衣衛鞫之　立京團營操法初太宗以北伐故宿重兵燕中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精銳畧盡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號令紛更兵將不相識于謙上言兵冗不練遇敵輒敗額四十餘萬非盡可用者徒費大家米于是即諸營選馬步驍悍者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領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都指揮領之團操以備警急是為團營而以謙總督列侯石亨楊洪柳溥為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歸三大營曰老營自是兵將相識每出征即令原管都督領之故號令歸一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為貪縱謙威令嚴密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亨等雖為大帥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頫首而已　戮左都督楊俊俊楊洪子也恃勇桀驁不馴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入城皆不守既而命為叅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輒調永寧守備

官軍于懷來、將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詔宥不問、後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死、父洪懼禍、奏取後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來私仇、捶死邊將之罪、謂非誅戮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于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

阿剌遣使貢馬請和、邊臣留之懷來、以聞、是時韃靼政事、也先專之、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也先欲和、恥屈意、陰使阿剌等來言、于是禮部會議、請遣太常少卿許彬、錦衣都指揮同知馬政、譯來使情偽、彬等言也先果欲議和罷兵、且奉還上皇、奏至、帝問尚書學士陳循曰、也先可和耶、循曰、遣而備之、上曰、然、乃降璽書厚賜阿剌、數也先挾詐、義不可從、卽阿剌必欲和好、待瓦剌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

六月、吏部尚書王直等言、也先遣使請上皇還京、蓋上下神祇、陰誘其衷、使之悔悟、伏望皇上許其自新、遣使臣前去審察誠偽、如果至誠、特賜俯納、奉迎上皇以歸、不復事天臨民、陛下但當盡崇奉之禮、庶天倫厚而天眷益隆、上曰、卿言甚當、然此大位、非我所欲、蓋天地祖宗宗室文武羣臣之所為也、自大兄蒙塵、朕累遣內外官員賚金帛迎請、也先挾詐不肯聽、若又使人往、恐假以送駕為名、羈留我使、率衆來犯京畿、愈加蒼生之患、卿等更加詳之、勿遺後患、

上皇駕至大同、先是也先入寇、聲言選戰馬南歸、是日至大同、定襄伯郭登奉上皇設計于城月門裏、具朝服以候、潛令人伏城上、俟上皇入、卽下城閘板、既及門、寇覺之、遂擁上皇退去、

武清侯石亨言、雁門關一帶山口、雖已築塞、賊猶漫山徑過、須斷其半山可行之處、京城四面、宜築墩臺、以便瞭望、署都督僉事劉鎧言京師與懷來止隔一山、請自懷來築烟墩、直至京師、土城遇事舉火以報、從之、

秋七月、也

先屢以和議不成復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叅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至京師請和禮部議尚書胡濙等奏奉迎上皇帝不允次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冦絕而卿等屢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對曰上皇蒙塵理宜迎復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帝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强樹焉今復作紛紜何眾不知所對于謙從容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答使者冀以舒邊患得為備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傳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乎眾未答王直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等惟皇上使誰敢勿行者。安語塞入復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帝命興安傳旨欲遣之對曰實不才然朝廷多事安敢辭。興安入復命遂以李實為禮部右侍郎充正使羅綺為大理寺少卿充副使馬顯授指揮使為通事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爾等見脫脫不花也先言立有體上遣書脫脫不花可汗曰我國家與可汗自祖宗來和好往來意甚厚往年奸臣減使臣賞遂失大義遮留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尚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命將出師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何異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于戰鬥恐逆天也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將各路軍馬約束回營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副天心復降璽書諭乜先及阿剌遣可汗乜先阿剌白金文綺時閣臣及府部諸臣承上意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皇意實等遂偕完者脫歡行以十七日至乜先營地名失八禿兒既見乜先讀書璽畢乃引見上皇上皇居伯顏帖木兒營所居氈毳帳服食飲皆羶酪牛車一乘為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銘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曰朕非為遊畋而出所以陷此者王振也因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上皇曰曾將有衣服否

實等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實等乃私以所有糗餌常服獻上皇曰此亦細故但與我圖大事也先欲歸我卿歸報朝廷善圖之儻得歸願為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言已俱泣下實等因問上居此亦思舊所享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上皇曰朕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于我日暮實等歸宿也先營酌酒相待也先伯顏貂裘胡帽其妻珠緋覆面垂肩盤酪盂肉更互彈琵琶吹笳兒按拍歌勸酒也先曰南朝我之世仇今天使皇帝入我國我不敢慢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皇上在此吾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上皇意也先曰南朝遣汝通問非奉迎也若歸亟遣大臣來實等遂辭歸上皇出三書授實其一上皇太后其一達於上其一諭羣臣伯顏帖木兒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也先幼子曰此皇朝廷議姻者實不敢對實未至京會脫脫不花亦遣使皮兒馬黑麻請和右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人皆危善善曰上皇在沙漠此為臣者效命之秋也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乃遣善榮及指揮王息千戶湯胤勣同皮兒馬黑麻往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敕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實旣還朝具述也先情及上皇起居狀諸文武大臣合疏言李實出塞道中行北騎聞欲議和皆舉手加額及見也先殊喜言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實又具道也先悔過宜迎復上曰也先詐楊善已去第以迎復意書敕付也先使還大臣言也先非詐也臣等詢李實詳矣彼使來和當遣使答今請迎復乃不與偕是輕迎駕重講和也不迎駕歸何以和為帝令再議李實言也先約臣迎駕毋出八月五日臣言須得旨不敢擅為期也先言期必不可失遂令渠長偕羅綺往大同調還擾邊人馬臣還過懷來宣府見軍民始敢出郊芻牧誠非空言伏望陛下俯從羣請脫

有虞詐亦可塞之若過所期更欲使臣亦不敢往帝竟付迎復于敕書而已不遣使曰待楊善歸監察御史畢鑾復言羣臣之請切矣陛下必待善歸夫中國所恃者信義也不迎不義失詞非信就令彼詐我備在也翰林邢讓亦以為言帝曰上皇朕兄豈有不迎彼情叵測正欲探之情誠而迎又何暮焉楊善旣出境也先使所善田民者為館伴來迎且有所探飲帳中謂善曰我亦中國人被留於此前者土木之役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止扈從一不為備故潰雖然彼幸而勝未見為福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砲藥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復穿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其人悉以語也先二十九日至也先營值其出獵八月初二日丁卯與也先相見也先問減馬價故善曰往時外使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即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豈得言薄也先曰然則奈何留我使予我帛時剪裂幅不足者善曰帛有剪裂不足者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即所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至使臣所從人為奸盜他所或遇害中國留之何用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因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覆辨論數千百言也先喜也先問上皇還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也先悅服平章昂克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以爾貪黷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書之史冊後世皆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為書也伯顏帖木兒請留使臣遣使欲南朝更請上皇臨御也

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大臣至矣不可無信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于其營善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為壽酒中令善坐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癸酉上皇駕行也先與渠帥送車駕可半日許下馬解弓箭戰裙以進諸渠帥羅拜哭而去伯顏帖木兒獨送上皇至野狐嶺進酒帳房既畢屏人語哈銘曰我也先順天意敬事皇帝一年矣皇帝此來為天下也歸時還當作皇帝即我主人有緩急我可得告愬衆皆道傍送駕進牛羊善口呼皇帝行矣伯顏帖木兒再送駕出野狐嶺口上皇攬轡慰藉而與之別伯顏帖木兒大哭歸仍命渠帥率五百騎送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上皇失色既至乃其平章昂克出獵得一獐馳使來獻受之乃去駕入關丁丑上皇至宣府南城上遣太常少卿許彬奉迎工部尚書高穀給事中劉福等言奉迎上皇禮不宜薄禮部連日會議未定壬午上皇至宣府癸未千戶龔遂榮投書于高穀所穀袖入傳示文武大臣王直胡濙謂禮失而求諸野欲以上聞中止給事中葉盛程信于太上疏言諸大臣持一帖羣立午門傍聚觀議論藉藉乞宣問之書言上皇之出以宗社故非遊獵也都人聞上皇且還無不喜躍迎復禮宜厚上亦當避位懇辭然後復位否則貽譏後世上詰諸大臣已而知書出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穀大臣胡不告朕為匿名書耶遂榮恐累穀乃發憤自白陳循王文見之恚甚請治其罪下錦衣衛獄然上不深罪也尋釋之己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百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孰以為來耶黠寇不索金帛必索土地耳衆素畏文相顧莫敢言給事中葉盛等造禮部問時胡濙已具儀注送内

閣矣畧謂天寶之亂玄宗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尊玄宗為太上皇帝肅宗收復兩京迎還上皇至咸陽備法駕望顏樓上皇在宮南樓肅宗着紫袍望樓上拜舞樓下上皇降樓撫肅宗而泣辭黃袍自為肅宗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下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保餘齡汝之孝也肅宗乃受今備法駕安定門外誠為太簡帝曰虜墮狡寇計故簡其禮大兄入城朕知尊親遂備法駕候安定門外庚辰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上皇于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遜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命保定伯梁瑤征苗寇以河間等降丁從征先是永樂間塞北部落來降者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强悍不可制方也先入寇乘機騷動至是大發兵征兩廣湖貴苗寇兵部尚書于謙奏遣之其有名號者厚賞稿隨軍有功則官之已而奏遣其妻子往自是肘腋無他患

二年秋九月也先遣使求通好固邀我使往報上從言官議詔絕之

三年夏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以兵科都給事中葉盛為山西右叅政協賛軍務先是楊洪鎮獨石馬營等八城己巳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仍命盛賛其軍務盛至列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帑金五千兩買牛犢簡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脩器勞功恤孤諸費皆取之盛在獨石五年軍民賴之邊境得安時土木北狩浙閩三楚貴竹盜賊蠭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少不中程律即請旨切責不貸片紙行萬里電燿霆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

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上能用人

谷應泰曰英宗北狩戰士兵甲死亡畧盡邊關守隘望風奔潰搖足之間黃河以北非國家有矣幸而遷都議格鍾簴不驚然而君父叩關臣子拒敵彼出有名我負不義狐疑既生上下瓦解講使亟行責問無已長安必不可守英宗必不能歸徒使有貞之輩操星象而笑其後也嗟乎南遷不行然後國存和議不行然後君存兩議俱息君國皆存而少保之禍不得旋踵矣當夫北兵四合守禦單寒虎穴故君已置度外圍城新主亦危孤注身先矢石義激三軍家置環寺之薪人守州兵之哭傲如石亨怯如孫鏜懦如王通無不斬將搴旗緣城血戰追奔逐北所向披靡此一役也軍聲復振君臣固守陵闕磐石矣然而遣使入朝動請迎駕懸師剽掠輒托回鑾彼直我曲彼壯我老也先者方且挾此奇貨覊制中原以戰不敗以和可成輸幣不還進而割地割地不歸誘之稱臣中原生靈自此無安枕矣而乃兄終弟及父子之情既割社稷為重君臣之義亦輕至則龍衣糗食敬輸槖饘之忱歸亦別院閒宮不過漢家之老然則挾天子者挾一匹夫耳邀利之心懈而好義之心萌郭登之言決而楊善之説行英皇至此生入玉門矣昔太公置鼎漢祖分羹嶽欽被執宋高哀請一則新豐雞犬還老闕庭一則淚灑冰天終于輿櫬蓋相如碎璧而璧存賈胡藏珠而珠去擁空名者視同虛器居必爭者勢難瓦全也夫昭王沈漢穆滿難歸楚懷入秦項襄不反彼此得失危不間髮故漢高分羹之語乃孝子之變聲郭登有君之謝實忠臣之苦節英宗不感生還反疑予敵謙死東曹登貶南都忠臣義士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景帝外倚少保內信興安狄冠危城不動聲色當時朝右豈乏汪黃建炎踐阼

亦有宗衮相提而論景誠英主而乃戀戀神器則又未聞乎大道者也

明史紀事本末

五十冊

DS
735
.A2
L5
v.51

豐潤谷應泰賡虞編輯
吳縣朱記榮槐廬校正

[seal]

河決之患

英宗正統十三年秋七月河決滎陽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隄奪濟汶入海尋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淮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弗就尋復以侍郎王永和代璞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元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會通河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績成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塲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為罷海運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與淮分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於淮以趨海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至明則妨漕矣故視古尤急

十四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治河事宜先是沙灣之役永和以冬寒遽停工又以決自河南敕彼共事上切責之至是言黑陽山西灣已通水從泰通寺資運河東昌則置分水閘設三空泄水入大清河歸於海八柳樹工猶未可用沙灣隄宜時啟分水二空瀉上流庶可亡後患從之

景帝景泰三年春二月河決沙隄灣命左都御史王文巡視河道

四年冬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遣治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

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凡七年皆績弗成乃集廷臣議於文淵閣舉可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乃進有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舫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沚循大河道濮范還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平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湮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上流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上從之

七年夏四月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功成先是有貞疏上既報可乃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為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𡼖由李𡼖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瀦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平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九堰既設水遂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田百數十萬頃凡堰楗以水門練以紅隄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五行用平水性而導汶泗之

源出諸山滙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一十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勿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錮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有功蓋三年而告成是役也聚而閘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絙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觔荊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筭然用糧於宮僅五萬石功成進副都御史初有貞方鳩功有言沮者上使中使問之有貞示以二壺一壺之竅一一壺之竅五注水二壺五竅先涸中使還報上上惟有貞之所為有貞常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心怪之聞僧居山中有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徐曰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悟曰僧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金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孝宗弘治二年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夏四月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河決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瀰漫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布政使徐恪力陳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徑符離橋而南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昂

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蓋東北分治而東南主疏云

五年秋七月張秋河決命工部侍郎陳政督治之時河溢沛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注潰黄陵岡下張秋隄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張秋隄乃遣政往政尋卒

六年春正月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僉都御史督治張秋決河

七年春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平江伯陳銳太監李興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上言河流湍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隄以禦横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河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復決九十餘丈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於海河口濶至九十餘丈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銳等協治之河南巡撫都御史徐恪上言臣按地誌黄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寍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横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内散逸瀰漫乃者上廑聖衷特命都御史劉大夏經理而伏流横溢功力未竟議者以

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隄復壞、遂謂河不可治、至有為海運之說者、得毋以噎而廢食哉、夫黃陵岡口可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故湍悍之勢不可遽回、今自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僅二百餘年、若疏而濬之、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且可以分水勢、今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毋求近功、毋惜小費、毋以小債敗輒阻、幸而成功、則萬世之利也、命下部議行之、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仁上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命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且水陰也、其應為宮闈、為四彝、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茂仁為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仁、守陳子也、　夏四月、塞張秋隄、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發民丁數萬、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浚祥符四府營縣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道、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又於黃陵岡南浚賈魯舊河四十里、由曹縣出徐州、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築西長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五旬而事竣、費輕功重、逾於徐有貞云、璽書褒賞、入為戶部右侍郎、始河自清河隙入淮、大夏治之、自宿遷小河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淮、　九月、加山東參政張縉秩、為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夏治決河、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為通政司右通政、時衡決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於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

以固舊防又新築南旺東隄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武宗正德四年河決曹單趨沛出飛雲橋命工部侍郎崔巖往治巖發丁夫四萬餘人塞垂成漲潰代以右侍郎李鐩四月弗成盜起而罷

七年秋九月以右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築大隄起魏家灣亘八十餘里至雙堌集都御史趙璜又隄三十里續之曹單以寧

世宗嘉靖七年春正月鑿新漕不成先是河決曹單城武陽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雞鳴臺沛北皆為巨浸東溢逾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刑部尚書胡世寧上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滙於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漫為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以致運道壅淤然壅淤既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禍小決而東北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矣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滎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至於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於運道臣與李承勛同行擬議莫若於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諸處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濶五六丈以通二

舟之交。來冬。冰結船止。更加濬濶。以為運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寍合。工部尚書童瑞、霞議從之。乃集民夫萬人。分標開鑿。已而其地居河上流。土皆沙淤。功弗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數萬治之。百姓滋怨。言者謂糜財用。勞民力。功必不可成。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渠之議寢焉。以侍郎潘希曾往代。踰年。豐沛單三縣隄成。

十三年。初。飛雲橋之水北從魚臺穀亭舟行閘面。豐沛以北稍遠水患。久之。復決趙皮寨。穀亭流絕。而廟道口復淤。議者欲引沁鑿衞。置敖倉。衞輝由渦經汴達陽武陸輓之。始由衞北運。言人人殊。時治河者工部侍郎劉天和專修復故道。未幾。河忽自夏邑太丘等集衝數隊轉東北流。經蕭縣。出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尋塞。益河勢南徙。

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涸。上命兵部左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役丁夫七萬。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糧運無阻。上悅。加以旂秩。尋復淤。是時河益南徙。頗便漕。然五河蒙城臨淮諸州邑。鳳泗之北。祖陵在焉。議者以為憂。

三十一年。秋八月。河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三閱月而成。

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為陸。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為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

四十四年。秋七月。河盡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東行踰漕。入昭陽湖。泛濫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徐倪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

十里、識者危之、嘉靖初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興工未半、為異議所阻、至是漕壅、以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濬鑿、衡與僉都御史潘季馴尋應期所開故道、以為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役丁夫九萬餘、八閱月而成、而水始南趨秦溝、

穆宗隆慶元年春正月、開廣秦溝、以通運道、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復故道、乃議新集郭貫樓諸處上源、尚書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兼欲資利、河流出境山之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之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為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西及飛雲橋、逆上魚臺、為患甚大、陛下不忍沛魚之民橫罹昏墊、欲開故道、臣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其不可一也、河流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為力甚難、其不可三也、曠日持久、役夫三十萬、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工費數百萬、司農告匱、其不可五也、臣以為上源之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行、脩築長堤、以防奔潰、上從之、乃鑿舊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其中注壩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堤、道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為閘八、減水閘二十、為壩十有二、隄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隄三十里、已而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浦、導沙河入獨山湖、凡為支河入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

名夏鎮河工成加衡太子少保於是河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并流秦溝

三年秋七月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壞山東莒郯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入邳州人民溺焉

四年秋九月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督河道侍郎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欲先開泇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者正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為異日慮耳今秋水游至橫溢為災臣以為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疏下部

五年河決雙溝先是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厓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至是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閻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糧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趙孔昭翁大立前後治之無功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泇河海運紛沓莫可歸一於是即家起都御史潘季馴治之季馴之治水惟求復故道而已乃上言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出小浮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水患別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嘉靖間河北徙故道遂成陸地臣奉命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由崔家口歷河南歸德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父老言去此十餘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里舊河形跡見在可開臣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皆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皆滂沙見水即可衝刷臣以為莫若修而復之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

迤東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每歲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得以安居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患五利也既報可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一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季馴閑住

六年春河決邳州運道阻總河侍郎翁大立復議開泇河以遠其勢潘季馴言泇與黃河相首尾今河南決淮揚北決豐沛漕渠不相屬泇處中將焉用之已而以漕舟壞季馴被劾歸給事中雒遵言治河有效無如工部尚書朱衡者乃詔衡與總河都御史萬恭覆視則泇口限嶺阻石竟報罷而一意事徐邳河衡上言茶城以北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防黃河之決而出故自茶城至邳州宿遷高築兩隄宿遷至清河盡塞決口蓋防黃河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以接縷水舊隄蓋防黃河之入則正河必淤往年曹沛之患是也二處告竣沛縣窯子頭至秦溝口應築隄禦之命萬恭總理其事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畫地而築之夏四月兩隄成北隄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束於河流睢邳之間可以稼建鋪立舍設軍民守之如河南山東黃河例河乃安運道嘉隆之間治河者以衡恭季馴為能

神宗萬歷五年秋八月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橫流四溢連年不治詔復以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理河漕時有議當疏海口者季馴言海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以水勢衡決計莫如築高家堰塞崔鎮東河淮正流使並趨入海上可其奏季馴為之三年而

得龍首以獻其大專車時以比龍首渠云

十五年冬十月命工科給事中韋居敬相度黃河議修治之策時黃河漫流自開封封丘偃師及東明長垣多衝決大學士申時行言失今不治河將北徙上流不下徐淮則運道可憂故有是命已而督河楊一魁議因決濟運導沁入衛居敬言衛輝城卑於河恐一決有衝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決口開河身加浚衛河民得灌田尤為完計上從之

十六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王士性上言黃河自徐而下河身高而東以隄行隄與徐州城平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黃水乘運河如建瓴淮安高寶興鹽諸生民託之一丸泥決則盡化魚鼈而議者如蟻穴漏卮補救無寧歲總不如復故道為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廬墓之碍至開河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為利無窮章下所司韋居敬言故道難復不行復議開鮑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淤者復疏　夏六月總理河道潘季馴上言河水濁而強汶泗清而弱交處則茶城也每至秋黃水發入淮沙停而淤勢也黃水減漕水從之沙隨水流河道自通縱有淺阻不過旬日往者立石洪內華二閘遇水發即閉之以遏其橫黃水落則啟之以出泉水但建閘易守閘難責使之馳行勢要之開放急不能待而運道阻矣乞禁啟閉之法報可

十七年河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遙隄築將軍廟至塔山長堤築羊山至土山橫隄河防幸無事

十九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於城溺人無數浸及祖陵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

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霪水漲久當自消時季馴凡四治河河皆治季馴之議以為河性湍悍善徙者水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循河故道束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為縷隄縷隄之外復為遙隄故水益淺遠不至旁決

二十三年夏四月命工科給事中張企程勘淮泗工先是邳州高郵寶應大雨水湖決壞隄泗州水浸祖陵巡按御史牛應元言治河在闢清口浮沙次疏草灣下流達伍港灌口廣其途入海次闢周家橋達芒稻河入江而鮑王諸口決為巨浸難以施工或分其水築黃堌戎口之壩疏符離集睢水之淺澀宿遷小河入黃之口故有是命已而企程覆奏隆慶末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狃於目前清口既淤又築高堰隄張福以東之障全淮以角黃舉七十二溪之水匯於泗者僅口數丈出之出之十一瀦之十九河身日高安得不倒溢以灌泗乎今高家堰費鉅未可議廢且并高寶淮揚亦不可少周家橋北去高堰五十里其支河接革子湖若浚三十餘里一自金家河入芒稻河注之江一自嬰溝入廣洋湖注之海則淮水泄矣武家墩南距高堰十五里偪永濟河引水自窰灣閘出口直達涇河自昭陽湖入海則淮之下流有歸此救急祖陵之之議也　九月總督漕運褚鈇議導淮總理河道楊一魁議先分黃次導淮御史牛應元議合行之又為祖陵計黃堌口決當制小林口淤當挑歸仁隄當培上從之括帑五十萬役夫二十萬分黃導淮自黃江嘴導河分趨五港灌口徑入海以殺黃勢毋盡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闢積沙數十里又於高堰旁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於湖為預浚入江入海路以泄之祖陵水漸退而水患息

二十四年九月戊戌河工成總理河道楊一魁總督漕運褚鐵等賞賚有差
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寅河決黃堌口總督漕運尚書褚鐵言黃口宜塞否則全河南徙害將立
見三月濬小浮橋沂河口小河口工成自河南徙徐邳復見清泗議者謂全河水微妨運決
口不塞恐下嚙歸仁為二陵患獨總河尚書楊一魁謂黃堌口深淵難塞議濬小浮沂泗築小
河口工成果利運尋久旱運河澀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議濬黃堌口及上歸灣活嘴以受
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黃河自古為患近自分黃道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
墊之災又自黃堌一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免河患而其餘波出於義安者又導之入小浮
橋足以濟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合於決隄放水之議矣而議者猶曰運道有淺澀之虞
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之苦不知國家運道原不資於河全河初出亳壽之郊以不治
治之故歲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漸決入運因遂資其灌輸五十餘年久假不歸又日築垣而
居之涓滴不容外洩於是濁沙日澱河身日高上遏汶泗則鎮口受淤魚滕被侵下壅清淮則
退而內瀦盱泗為魚以至潁河沒溺歲運飄流甚至浸及祖陵而當事者猥以運道所資勢不
能卻之他徙臣奉明命改絃易轍首開武墩經河次疏具壩固莊又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
故道幸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汶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
在固不必殫力決塞以同全河益決河所經有山西阜子諸坡湖以為之滙有小河白洋固朱
等河溝以為之委祖陵雄據上游崇岡疊嶂諒無可慮即歸仁一隄見為險要亦非水衝萬一
失守亦不過下浸桃清由洪澤諸湖以下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盱泗也至南流泛濫雖
不免為下邑民生之害碭山水道當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河患其以涸口被

災者惟有蕭宿靈睢往者全河未徙之時豐沛魚滕徐邳不被淹没乎近庚寅癸巳之秋徐邳二州不幾為魚鼈乎較之今日孰重孰輕故臣始終自信以為止就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為運道之虞亦不能為陵寢生民之患抑臣又有說焉禹之導河析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利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碁列星布在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則恐決張秋不及張秋矣又恐淤鎮口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我所占無容水之地固宜其有衝決也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量蠲一邑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此亦一時之省事萬世之良圖也

二十六年春三月工科給事中楊應文請開泇河泇河在滕嶧沂沭下流南通淮海隆慶以來翁大立數議未決舒應龍嘗鑿韓莊中輟時河決黃堌口請終其功報可　夏六月以工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劉東星總理河道漕運東星循行河隄謂阻漕治在標決河治在本兩利而並存之議開趙渠蓋商城虞城以下至於徐州元賈魯故道也嘉靖末北徙潘季馴議開之計費四百萬而止及河決單縣黃堌口稍通成渠惟曲里館至三仙臺四十里如故東星因欲浚之又自三仙臺至泗州小浮橋開支河又濬漕河起徐邳至宿費可十萬緡

二十九年秋九月河決蕭家口先是開封歸德大水商城蒙城等處河衝蕭家口百餘丈全河南徙淮泗賈舟不及去置於沙上　總督河漕工部尚書劉東星卒於濟寧東星浚趙渠開泇河工未竟而卒　十一月河南道御史高舉言膠萊海運嘉靖間山東副使王憲議開膠萊河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滄相距三百三十里其地河形至今尚在兩口皆貯潮水不假濬

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里但其下多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如何成我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馬家濠而來計良便國初罷海運者以馬家濠未通舟出大洋故也馬家濠通舟行小海中自不險從麻灣海滄二口徑抵天津直沽至是舉循其議上格於守臣而止

三十一年春正月山東巡撫黃克纘言開王家口為蒙牆上流上流既達則下流不宜旁泄宜塞從之

夏四月總理河道侍郎曹如春卒如春治河力主開黃家口須六十萬金竭智畢慮既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溢故水不行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曰若河流既回勢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勢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如春遂令放水河流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半矣一夕水漲衝魚臺單縣豐沛間如春聞之驚悸暴卒　以工部右侍郎李化龍總理河道

三十二年春正月總理河道侍郎李化龍請開泇河曰河自開封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出茶城向徐邳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豐沛出飛雲橋向徐溝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入宿遷出小河口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陵亦濟於運前督臣排羣議興茲役竟以資用乏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宛然故為今計惟守行隄開泇河為便上從之　秋八月河決蘇家莊淹豐沛黃水逆流灌濟寧魚臺單縣而魚臺尤甚　九月壬申分水河成

三十三年秋七月壬午呂梁河淤給事中宋一韓論前總督李化龍泇河之誤不報

三十四年夏四月癸亥河工成自朱旺口至小浮橋袤百七十里河歸故道役五十萬人費八十萬金五閱月而竣

懷宗崇禎六年夏五月運河淺阻降總理河道尚書朱光祚一級

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泇河從之

八年秋九月逮總理河道尚書劉榮嗣初榮嗣以駱馬湖阻運自宿遷至德州開河注之既鑿黃水朝暮遷徙不可以舟給事中曹景參劾之被逮

九年夏四月泇河重濬成

十五年秋九月李自成圍開封河決城陷先是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至是賊圍城久人相食壬午夜河決開封之朱家寨溢城北越數日水大至灌城周王恭枵走磁州以巡按御史王漢舟迎之也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俱北渡吏卒倉猝各奔避士民湮溺死者數十萬人城俱圮賊屯高地獨全開封古都會富庶甲於中原竟成巨浸水大半入濁入泗入淮與故河分流邳亳皆災

谷應泰曰河自龍門下浮東於萬山南至豫州地平勢怒而河無安流矣故河之決必在河南而既決之後不南侵全淮即北衝齊魯侵全淮者潰散於潁亳徐宿而害在田廬民業衝齊魯者橫激於曹濮單鄆而患兼在堤防運道然淮近而身大決入淮者患小而治速漕遠而身小決入漕者患大而治難也洪武初河決原武自潁壽入淮正統十三年秋河決滎陽入漕潰沙灣入海景泰三年春河又決沙灣宏治二年夏河決開封入淮三年夏河決原武支流三一自封丘下衝張秋一出中牟尉氏一溢蘭陽及歸德瀰漫至宿五

年秋河決張秋七年春河又決張秋世宗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鷄崗四十四年河決沛之飛雲橋神宗五年河決崔鎮二十五年河決黃堌口懷宗十五年河決汴城大抵決曰必在開封南北百里而被害之地淮三漕七後乃騷騷數病漕河馬蓋合大河以歸一淮物不能兩大況水又泥淖多滓驅二瀆之水行閼遏之途其必潰也明甚而兗州卑下齊魯瀕海黃河所向并牽漕河諸水盡瀉入海故河決之世陸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齊魯病水漕河病涸一隅病水全河病涸而說者謂河既欲自豫決兗入漕達海何不盡浚豫兗諸決地聽河北流過濟𥂕下臨清出直沽漕與河合漕不病竭淮與河分淮不病溢策至便也不知淮河浩瀚千里一瀉猶不能洩怒時思沸湧漕水千步百折委紆盤曲河豈能按轡徐行乎若必廢漕制以伸河體取咽喉之地為尾閭之衝必無幸矣故治河之道古無上策史冊所載不過三說曰疏曰浚曰塞塞在上流堙谷截流是也疏在下流分支灑澤是也浚在河身築隄固岸使之安行是也疏近上策神禹北播九河賈讓北放渤海棄地遷民費以鉅萬効已難言之近世以來浚塞兼施徐有貞謂水平後可治決決止乃可濬淤此先塞繼浚之法也故力築張秋金隄堅塞決口而徐濬漕河之淤水道乃平劉大夏言河道不治乃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此先浚後塞之法也故力浚賈魯河孫家渡殺水入淮又浚淤河出宿遷亳州入淮後築長隄起豫達河衝決遂止他如潘季馴之不失故道不分濁流楊一魁之首開武墩次疏具壩皆良策也夫殷都帶河囂耿屢遷武帝刑牲宣瓠時決終明之世河患時警未嘗一歲沮運者浚塞之力也九河故道已不能修漕河一綫勢不能廢然則塞浚之功與河終始尚其借鑒於茲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南宮復辟　易儲附

景帝景泰元年八月丙戌上皇至自迤北入居南宮羣臣朝見而退大赦天下　冬十月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萬壽聖節禮部尚書胡濙請羣臣朝賀不許既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荆王瞻堈表請朝上皇有詔止之

三年五月甲戌廢上皇長子皇太子見深為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先是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從乃分賜内閣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為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黄竑者思明土知府堈庶兄也堈老子鈞襲知府竑欲謀奪之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率驍悍數千人夜馳入堈家支解堈父子納甕中瘞後圖堈僕福童潛走憲司訴竑父子殺堈父子狀總兵武毅知之疏聞於朝竑懼乃謀為逃死計遣千户袁洪走京師上疏請易太子上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議且令釋竑罪予官都督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會廷議王直于謙相顧眙愕久之司禮監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為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於是禮部尚書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黄竑奏是詔從之王直得所賜金扣案頓足曰此何等事吾輩愧死矣　秋七月殺太監阮浪王瑤時浪侍上皇南宮浪門下内豎王瑤者往監盧溝橋浪以上皇所賜鍍金繡袋及鍍刀貽之瑤偶飲錦衣衛指揮盧忠家解衣蹴

踰。忠見刀袋非常製。命妻進酒醉之。解其袋刀入告變。謂南宮謀復皇儲。遺刀求外應。上怒殺浪。堯猶欲窮治不已。忠屏人詣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言盧忠狂言不可信。壞大體傷至性。所關不小。事得寢。後英宗復辟。忠果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性聰敏。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四方爭傳之。正統中客游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諭鎮守太監裴富。富私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計七八年當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朝廷率以為詐。寅力言于石亨。亨與于謙協議奉迎而歸。及後復辟。其言皆驗。

四年春正月。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言官劾文淵貪縱下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己所屬對也。乃令致仕。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五年夏四月。御史鍾同上疏請復儲。先是同嘗因待漏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繼之以泣。至是遂上疏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聞者韙之。　五月。下禮部儀制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獄。綸上修德弭災十四事。又曰。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陛下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宜率羣臣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上。下錦衣獄。鞫訊體無完膚。御史鍾同先有言。故併逮之。　以進士楊集為六安州知州。集上書于謙曰。姦人黃竑進易

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逃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獄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當進一級處之進士選知州始此　謫給事中徐正戍鐵嶺衛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非常上怒謫戍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嘗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復辟後正平皆復誅　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言宜篤親親之誼時朝見上皇於南宮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亦宜令親近儒臣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公天下之心不報

六年八月杖大理寺少卿廖莊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闕同死杖下綸仍詔獄謫莊定羌驛丞先是莊上疏忤旨至是赴京陛見上念及命杖之

英宗天順元年春正月壬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先是景帝不豫以儲位未定中外憂懼兵部尚書于謙日與廷臣疏請立東宮蓋請復憲宗也中外籍籍謂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白太后迎取襄王世子十有一日都御史蕭維楨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朝廷大臣不能為社稷計徒問安耶即日維楨集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眾曰皇儲一立無他慮矣眾還道作封事草會稿於朝眾謂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意他有所屬陳循知文意獨不言李賢以問蕭鎡鎡曰既退不可再文遂對眾言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楨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元良為早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疏進有候十七日御朝之旨時武清侯石亨知皇帝疾必不起念請復立

東宮不如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矣盍圖之徐元玉元玉徐有貞字也初名珵以巳倡南遷議朝廷薄之後更名有楨亨軏從其言遂往來有貞家有貞亦時時詣亨人莫知也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宅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國家耳況天下無離心今天子置不問乃紛紛外求何為也如公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軏曰一日前巳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亨軏曰至十六日既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事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聞而是時會有邊吏報警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大內誰不可者亨軏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户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與亨軏往會吉祥及王驥楊善陳汝言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為兵既入有貞仍鎖門取鎖投水竇中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亨軏亦惟有貞處分莫知所為時天色晦冥亨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南宮門錮不可啟扣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衆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之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亨軏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軏曰爾等何為衆俯伏合辭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輦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之掖上皇登輦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為誰各自陳官職姓名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衆掖升奉天殿武士以瓜擊有貞上皇叱之乃止時黼座尚在殿隅衆推之使中遂升座鳴鐘鼓啟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貞號於衆曰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上皇

宣諭之衆始定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耶既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明日上皇臨朝謂諸臣曰弟昨日食粥頗無恙詔逮少保于謙王文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永下獄命副都御史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典機務尋晉兵部尚書兼職如故出前禮部郎中章綸於獄擢禮部侍郎上以綸建議復儲出之獄喜歎良久遂有是擢

丁亥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於市先是巳巳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侯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千戶謙固辭且曰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亨聞恚甚亨從子彪貪暴謙奏出之大同亨益銜之徐有貞者常因謙求祭酒景帝召謙辟左右諭之曰有貞雖有才然奸邪謙頓首退有貞不知亦恨謙方上之復辟也有貞嗾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且誣謙下獄所司勘之無驗金牌符敕見在禁中有貞曰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蕭維楨等阿亨輩乃以意欲二字成獄文憤怒目如炬辯不已謙顧笑曰辨生耶無庸彼不論事有無直死我耳獄具上猶豫未忍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意乃決遂與王文及太監舒良王誠張永王勤斬東市妻子戍邊徼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間主和謙輒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景帝嘗賜謙甲第謙頓首曰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饗此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弓劍冠帶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謙以國家多事寓直房不歸家謙與中貴曹吉祥等共兵事氣淩之故小人無不憾謙者謙既死籍其家無餘貲蕭然僅書籍耳而正室鎖鑰甚固則皆上賜也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指揮朶耳者以觴酹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天下無不冤之都督范廣勇而知義爲謙所

任亨惡之、並斬廣、　論迎復功、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都督張軏為太平侯、張輗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以袁彬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奪大同總兵郭登定襄伯、以為南京都督僉事、召廖莊於定羌驛、賜還官、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左丞、謚恭愍、廕其子入太學、　二月乙未朔、皇太后誥諭、廢景泰帝仍為郕王、歸西宮、廢皇后汪氏仍為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可仍舊書之、郕王薨、祭葬禮悉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賜帛自盡、以殉葬、命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景帝即位、立妃為皇后、后無子、有二女、次妃杭氏生見濟、景帝廢立時、后泣諫、以為不可、景帝竟立見濟、而以杭氏為皇后、以后諫故、幽之宮中、至是上以郕王薨、欲令妃殉葬、大學士李賢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廢棄、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而皇太子雅知妃不欲廢立意、事之甚恭、遂得出舊府、太子又時時護持之、悉得挾貲屬外、二女育宮中如故、由是母子得全、　三月、封直內閣兵部尚書徐有貞為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初于謙之獄、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於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為言之上、上曰、我寄語有貞、但僇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詔封之、歲支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錦衣指揮使、賜貂蟬冠玉帶、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軏埒、　夏四月、復立元子見深為皇太子、　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宮中、上覽之感歎、手敕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

者刑薄斂上供手謝曰敬受教　六月逮徐有貞下獄曹吉祥石亨憾有貞嗾諸閹巧詆數為險語觸上上殊不為動錦衣官門達復劾其阿比排陷石亨詔執鞫之降廣東参政既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上謂有貞實主使逮歸置獄窮達鍛錬無所得摘其誥辭纘禹神功語為所自草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黔首謫戍雲南金齒有貞去而曹石日益專横矣

谷應泰曰土木之變司徒不戒車駕蒙塵九廟震驚百官拔舍國無長君不幾青城五國乎郕王膺統喪君有君天誘其衷擁駕還國當是時新君有捉髮之迎故主效止郊之哭弟兄握手且喜且悲夫蘇李相違河梁戀別聲椒偶值異國班荊矧在同氣又何能已棠棣之詩所為作也弟又北面稽首恭上璽綬兄且自陳失德不敢復事宗廟以臣避君弟不先兄景能辭位史著美談實則大寶已登南向讓三西向讓再抑又何傷焉至於菟裘營室吾將老矣千秋之後願屬梁王舍賢與子如上皇何廢不復興如天下何而乃初聞返蹕不欲郊迎旋入南宮復止朝賀勢且駸駸焉登臺授兵矣不幾貪天之位應憎寡兄實逼處此繼乃授旨廷臣廢深立濟忘餘祭傳札之言貽德昭憂死之漸君子謂郕王末路自同盜國奪門之釁身實召焉若上皇者亦宜追悔前愆不預國事夫平王東遷春秋貶之降為王風英宗身授祖宗重器輕信宵小被縶北庭幸而脫還亦已得罪祖宗矣辟之閫外之吏棄師而歸封疆之吏委城而走高帝之法尚當引繩批根況在至尊短垣而自踰之乎即至景帝賓天羣臣力請英宗亦宜開諭至誠明予慚德嗣王可輔大統有人玄宗出奔靈武即位道君北狩康搆稱尊父子兄弟之間豈不克全無憾者與而乃暮夜

倉皇驅車踐位逼景帝於彌留假閹弁於翊戴奪門二字英皇不得正始景帝不得正終授受之際弟兄交失而况升遐日月史無明文燭影斧聲不無疑案以至革除帝號加戮于謙夫景受國有名非少帝昌邑之比而謙功在社稷豈產祿舞陽之徒乎觀其軫念煢嫠撫恩弱息荳箕瓜蔓之洊又何淫淫也始知曹石所謀不臧小人貽誤人國刻薄寡恩如是哉獨惜于謙者百折不回於社稷無君之日不能出一言於東宮易位之辰處人骨月自古其難漢留唐鄴所由擅美千載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

曹石之變

英宗正統六年春正月以定西侯蔣貴為征蠻將軍太監曹吉祥監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郎中侯璡主事楊寧隨軍贊畫討思任發吉祥灤州人出王振門下至是監軍號都督多選降丁騎射以從此內臣總兵之始也

十二年春二月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參將守萬全亨渭南人伯父巖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亨善騎射有膽略方面豐軀美髯及膝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先登輒立奇功累官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亨為都督僉事彪亦為指揮使從亨參謀

十四年春正月命太監曹吉祥監寧陽侯陳懋軍進討鄧茂七餘黨悉平之事見平浙閩寇 七月上北狩八月太后命郕王權總國事遣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參將石亨繫錦衣獄 九月郕王即皇帝位出楊洪石亨於獄命亨總京營兵 十月也先犯京師于謙石亨分營城北也先縱騎

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散刼下邑謙督軍出德勝門背城而戰時孫鏜范廣皆小捷而亨功為第一也先宵遁亨復追擊至定州清風店敵懼且出倒馬關亨使紿曰石將軍行未至來者皆假將軍名耳敵以為然皆反戰亨彪合擊之大敗始知石將軍在也皆倉皇盡棄其羊馬輜重自紫荊關遁出當是時亨彪名震幕北矣既論功封亨武清伯尋進侯彪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

景泰元年閏正月命正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 八月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荊居庸關 始立團營以曹吉祥劉永誠節制諸軍此內臣總京營之始也

三年春正月普化可汗與也先仇殺石亨請率兵出宣府大同討寇復仇不許

天順元年春正月景帝不豫會當郊使石亨攝召命於榻前亨見帝委頓狀出與張軏張輗謀謂帝疾必不起不若迎復上皇陰約徐有貞結太監曹吉祥蔣冕內白皇太后外為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子為東宮遂率其羣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城迎上皇復辟乃譖于謙於上殺之論奪門功又第一進封忠國公召彪大同以為都督同知充游擊將軍其家人石鑑等數十人皆授指揮千百戶時吉祥已晉司禮監矣姪欽封昭武伯鐸鉉鐙皆都督此內臣子弟封爵之始也 三月以戶部侍郎陳汝言為兵部尚書汝言附石亨曹吉祥謀奪門故亨薦用之及理部事益阿比表裏為奸亨冒功陞賞不下四千餘人天下都司及邊吏爭趨之 夏四月石亨張輗請盡罷各邊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從之 逮巡撫大同都御史年富下獄上問李賢曰年富何如賢曰行事公廉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由是富得致仕歸田里 削都御史王竑籍安置江夏石亨忌

竑、嗾言官論其犯闕也　五月、石亨擅令守關軍放歸、徐有貞李賢言於上、命別遣兵戍之、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其怙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曹吉祥在旁慚懼、已盛怒、欲罪之、上不許、及亨出兵歸、聞之怒、訴御史言不實、意賢有貞主使、乃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我、賢等欲排陷其意可知矣、初吉祥見亨冒濫恩賞、頗不平、恒訐其短、至是聞亨言、勢復合　六月、彗孛見、御史張鵬周斌交章劾石亨諸不法事、疏未上、給事中王鉉知之、潛告亨、亨與曹吉祥馳訴上、謂鵬乃已僇宦監張永猶子、今結御史為永報仇、上震怒、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之、斌執彈章、且誦且對、言亨事且有驗、上曰、事即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問訊瀕死　逮大學士徐有貞學士李賢、都御史耿九疇下錦衣獄、初有貞得首輔、欲立功名、自異稍貳、石亨左李賢入閣、力助之、知無不言、曹吉祥不能堪、會御史張鵬等既詔獄、給事中王鉉錦衣指揮門達乃上疏言九疇阿附有貞賢、嗾御史排陷石亨吉祥、復乘間頓首言、臣等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必欲殺臣、伏地哭不起、上從之、乃逮有貞等置於理、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家水深數尺餘、翼日、乃降有貞賢叅政、九疇右布政、張鵬楊瑄等從末減、戍邊衞、既而上曰、近日行事惟有貞一人、李賢不可去、命召還　以贊善岳正直文淵閣、正以吏部尚書王翺薦、召見文華殿、特用之、正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求得一人、問為誰、上曰、岳正、亨軏陽賀、上曰、官卑奈何、亨軏因奏曰、陛下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　秋七月、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石亨曹吉祥請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令內閣撰榜格、岳正言於上曰、

為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募構之理。時吉祥在傍、請甚力、上徐曰、正言是也、已而亨等譖徐有貞怨望、謫戍金齒、　謫內閣贊善岳正為廣東欽州同知、初正入值文淵閣、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令內臣武臣權過重。上頷之、正退語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滅。即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情。故令早自為計、上不悅、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己、歷陳姦邪蒙蔽狀、亨見之怒、遂指為謗訕、營內批有是謫、兵部尚書陳汝言者、故恨正、復中以私事、戍肅州衛、　陳汝言阿曹吉祥意、取還征雲貴兩廣降下、

九月敕左順閽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得輒入、先是石亨張軏怙寵、干請無算、一日率千戶盧旺彥敬入侍文華殿、上問為誰、亨曰、此臣腹心也、迎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工部侍郎孫弘、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請以為尚書、上曰、且使侍郎、再遷則尚書矣、亨出、曰、一遷、尚書何不可者、乃再遷耶、其驕恣如此、上亦頗知亨、然念其功、間屏人語大學士李賢、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乃可、既又語賢語及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且內府門盜當奪耶、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者、臣辭不與、上驚問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假事泄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此輩籍陛下圖富貴耳。豈有為社稷之心哉。上大悟、寖疎之、　十月孛來近邊求食、石亨請領兵巡邊、襲之、取寶璽、以李賢言、止不行、

十一月逮兵部尚書陳汝言下錦衣獄、籍其家、給事中高明等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私籍甚、故逮之、上命所司陳籍汝言物於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

餘物汝言未朞得賂多若是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寃而惡亨等矣初謙之死也皇太后不及知後為上備言迎立外藩之誣上疑之每詰亨軏吉祥等皆對曰臣亦不知徐有貞向臣言耳由是上深惡之軏尋死

二年春正月三大營將石亨曹欽言太僕亟徵諸衛馬非便請隸兵部太僕卿程信執奏言太僕職專馬政高廟有旨馬數不令人知今隸兵部使馬之登耗太僕不與聞脫肘腋變生馬不備給孰任其咎兵部懇亦以為然詔復其事歸太僕　夏四月復設督鎮巡撫官初石亨以文官提督軍務武臣不得逞請罷之邊徼騷然軍無紀律上謂李賢曰朕初復位時奉迎之人皆以此為不便今乃知其謬也

三年春正月大同總兵石彪誣奏都御史李秉坐除名　八月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彪之出鎮大同也禦寇磨兒山斬犯禿王寨其衣甲旗幟大敗之三山墩以功封定遠伯召還其明年寇屯賀蘭山又使彪往彪與寇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敗之埜馬澗半坡墩轉戰六十餘里斬鬼力赤平章擒獲無數又召還進侯彪至京會北使入貢者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其威望如此然性陰狡兇暴在大同素侮總兵官總兵官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為流言稱彪有異志上固疑彪屢有功屢召還彪乃陰使大同千戶楊斌等五十人詣闕乞留為鎮守上知其詐下彪獄詞連亨上猶念亨功宥之惟罷其兵權令以本籍歸第

四年春正月彗星見日暈錦衣指揮逯杲上言石亨怨望與其從孫石後謀不軌上以章示羣臣遂下錦衣獄初亨見上稍疎斥懷怨望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一日退朝歸私第語盧旺彥敬曰吾所居官皆爾等所欲為者旺敬不知

所謂對曰旺敬以公得至此他何敢言亨曰陳橋之變史不言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旺敬股慄莫敢對會瞽人童先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絶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矣遂請以盧旺守裏河及孛來寇延綏上命亨往禦之先又力勸亨亨曰為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為之未晚也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亨不聽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會彪敗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而亨之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死獄中斬彪於市其黨童先等俱坐死先是上使工部為亨營宅至三百餘間上登翔鳳樓恭順侯瑾撫寧侯永侍上指宅顧問永謝不知瑾曰必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孰敢上顧太監裴當曰人乃不敢言石亨亨生子彌月上召見摩其項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婚姻取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云

五年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昭武伯曹欽反殺恭順侯吴瑾都御史寇深懷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率兵討平之吉祥欽俱伏誅方石亨之敗也上命由亨冒功以進者許自首革吉祥念與亨同功亨敗已且不得獨完因日犒諸降丁金帛倚為腹心諸降丁亦念已由吉祥冒功進一旦不測身且隨後相與為死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問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耶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由是陰畜異志未發也錦衣百戶曹福來曹役欽家常之外貿易欽慮其洩遣福來妻告福來病狂出走錦衣指揮逯杲奏捕之欽又遣家人亮追獲福來箠楚瀕死廷臣疏劾欽上是之出彈文示欽曰速改過不悛罪

無赦而下諭廷臣守法無有專縱似欽者先是石彪得罪上亦先諭羣臣欽以故大懼又逯杲
伺欽甚急會是月孛來寇甘涼上使懷寧伯孫鏜統京軍往征之兵部尚書馬昂監其軍擇庚
子昧爽出師於是欽與諸昆季其黨都督伯顏也先數十人謀曰縣官持我急不發我為石彪
續矣遂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人約以是日昧爽朝門開則擁殺鏜昂奪門入此時吉祥素所
部禁兵且可為內應謀定以其夕飲諸降丁酒厚贈之酒半夜可二皷鏜與恭順侯瑾廣義伯
琮方待漏朝房都指揮完者禿亮從欽席上亡走見瑾琮告變瑾琮趨告鏜相與去匿他所手
作奏投門罅間上上止開門縋入吉祥鎖繫之欽不知也與弟鉉鐩鐸率番將伯顏也先至東
長安門門閉欽知事泄即召死士馳至逯杲門杲方出斬之碎其屍杲故吉祥黨被恩遇素厚
後為上伺欽欽大恨都御史寇深亦善欽既乃與言官疏劾之欽亦以為恨與鐸馳入西朝房
索深斫深肩破其身為兩時長安街中甲卒馳驟入朝者以為征西軍也及訊知各悖散去大
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馳索之戶外之聲洶洶賢驚出則甲而刃者數人一人斫賢肩傷
耳刃跗擊賢背少選欽持逯杲頭來叱刃者執賢手曰今日直為此激變非得已也可為我草
疏進上亡何又執尚書王翺賢乃就翺所索紙為草疏同翺投入長安左門隙門堅不啟欽火
之守衛軍拆御河之崕磚以壘門欽往來嘯呼擬賢刃者數舍之馳去又索馬昂不得時已昧
爽矣懷寧伯鏜謂其子軏若弘曰若號於道有獄賊反獲者得厚賞征西軍可集也已集至二
千人甲兵具鏜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謀反兵必擊殺者予金皆曰諾工部尚書趙榮被甲
躍馬奮呼市中曰能殺賊者從我從者亦數百人鏜之東安門逐賊欽退屯東華門則鐩接戰
鏜軍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擊斬鐩欽中流矢創巨振策馳恭順侯瑾將五六騎出覘賊猝

與遇力戰死欽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官軍環結自潰鏜執斬潰者以狗發神臂弓射之遂追斬鉉鏜子軏遇欽於道奮砍中其膊軏亦死欽懇率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門盡閉大雨夜竄歸鏜督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會昌侯孫繼宗兵又集鏖戰軍士奮呼而入欽迫投井死鐸見殺遂屠其家親黨同謀一時盡死捷聞上以是夕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於市且追磔欽鐸鏴鉉伯顏也先馮益湯序伏誅餘並流嶺南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見欽勢盛絕不與通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不可欽敗姻黨株連三老獲免　八月進伯孫鏜為懷寧侯馬昂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少保完者禿亮為都督將士陞賞有差追封吳瑾梁國公謚忠壯贈寇深少保謚莊愍以擒賊詔示天下布寬卹開言路時李賢奏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予停罷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己必欲塞之以肆其非上曰此石亨曹吉祥實為之今宜列之於詔使天下聞知

谷應泰曰石亨石彪驍勇善戰有隴西李氏之風使之臥虎北陲自當匹馬不南矣帝既北狩也先再薄京師陵寢崩摧祭器灰燼朔騎憑陵目無中國于謙督軍九門亨彪轉戰甚力德勝安定彰義清風店倒馬關諸捷軍聲復振也先諸部慟哭出關既懼且悔乃擁還上皇以結好中國戰之力也既而龍歸興慶幕從南庭亨彪窺伺君側逆知不起合謀曹寺取功奪門李賢有言陛下應天順人門何必奪當前星已隕震位久虛聖敬方躋乾符奪筭上天垂象益可見矣即在景帝憑扆羣臣憂懇或心歸沂邸或意屬襄藩然而襄王自外入內憲宗以子先父則上皇之必能復辟不待仰步乾象而後決也一旦挾萬乘

之尊行僥倖之事乘晦勒兵登垣掖駕萬一謀臣不謹郕邸預知曹石之內其足食乎邀天之幸私為己功吉祥蒙狐趙之勛亨彪受蕭曹之賞功以倖成福以滿敗當其請官卿貳建第長安武安侯之除吏竇都鄉之沁園曹石此時帝固已芒刺在背矣於時彪鎮大同亨守延綏分控要害屢斬名王捷聞幕府帝輒召還帝疑乎石石遂自疑妖言遽興同悲黃犬向使石氏無奪門之功亨彪豈少通侯之賞積勞汗馬以功名終石氏子孫雖至今存可也吉祥無尺寸微勞欽鐸鏞鋐蟬貂簪玉稍加抑裁輒生怨望犯闕稱兵反形尤著易著負乘詩歌相鼠身族誅滅固其宜爾嗟乎方其論吉祥之功曹欽身膺五等未幾論誅　祥之功懷盜又進列侯高帝白馬之盟唐叔桐圭之賜稍稍淩遲衰微矣英宗間關險阻再御萬幾祭則寡人有同王振至天順五年始下詔悔恨曹石君子以為不勝其悔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七

汪直用事

憲宗成化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詗刺外事汪直者大藤峽猺種也猺賊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為昭德宮內使尋掌御馬監事年少黠譎上寵之先是妖人李子龍以左道惑衆內使鮑石鄭忠敬信之夤緣入內府時引至萬歲山觀望謀不軌錦衣官校發其事伏誅自是上銳意欲知外事乃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則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永樂中盡僇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始設東廠主刺奸至是名西廠以別東廠也縱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採以聞　二月籍沒福建都指揮楊曅家曅少師榮曾孫也居鄉

逃罪入京師、錦衣百户韋瑛故無賴、冒內官韋姓者、從征延綏、陞百户、至是詣汪直報之、謂畢家貲巨萬、常殺人、將招納亡命、下海、直喜、發卒捕之、詞連兵部主事楊仕偉中書舍人董璵俱下獄瘐死、畢竟斃、復遣瑛籍其家、 三月、左都御史李賓奏擬妄報妖言者坐斬、時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籍者多為贋書誘愚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冤死相屬、無敢言者故賓奏之、 夏四月、汪直令韋瑛執左通政方賢太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浙江布政使劉福起復至京、汪直並令韋瑛執繫之、御史黃本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汪直令韋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衣衛、問為民、五月、罷西廠、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悚怵、大學士商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也、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往者曹欽之反、皆逯杲有以激之、一旦禍興、卒難消弭、望陛下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汪直以全其身、誅韋瑛以正其罪、疏入、上怒曰、一內監輙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不可一日缺、直則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輙收捕、諸近侍直輙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畱指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責之、謫韋瑛戍宣府、 兵部尚書項忠削籍為民、初汪直掌西廠、士大夫無與往還、左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韋瑛、遂深相結、日往伺直、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屬越為介、既見直、相率諸卿貳叩頭、出直大悅、一日項忠途遇直、既過、覺之、追及、下輿謝、忠不為禮、尋辱忠於朝、復遣校卒直上堂辭色甚厲、忠亦不為禮、而王越謀代忠、又毁短之、直以是啣忠、日摭拾其事、危

甚忠具疏倡九卿劾奏直令武選郎中姚壁持赴昊署名昊曰本項公所撰當以兵部為首壁曰公六卿長也昊怒曰今日亦知六卿長乎即遣人報韋瑛直愈怒思有以中忠會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忠逐綬綬從直營求書記頗工文詞直喜得授錦衣副千戶及西廠罷上有時密召直察外間事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綬於鎮撫司問刑直乃嗾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指揮黃賓事誣構忠給事中郭鏜御史馮瓘附直交論忠違法忠廷辯慷慨不少屈獄成竟坐削籍壁亦降調壁故尚書夔子也　六月以御史戴縉王億言復西廠命汪直仍刺事縉言近年災變洊臻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論而止以官校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誠任人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上悅時縉九年不遷以覬進故頌直其自陳一事尤直所喜蓋直常惡商輅李賓難於施行也億言汪直所行不獨可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　大學士商輅尚書薛遠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時越附汪直嗾御史馮瓘排諸大臣輅既致仕遠等相繼自陳去　十一月以御史馮瓘為大理寺丞戴縉為尚寶司少卿縉尋擢僉都御史王億為湖廣按察副使

十四年夏五月汪直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如進士例　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遼尋還京先是海西兀者都指揮散出哈上書言開原驗放管指揮索其珍珠豹皮命遼東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會散出哈姪產察入貢指揮賄之察乃言其誣散出哈聞之怒謀聚衆入犯邊守臣乃譯番書招散出哈來廣寧面質之散出哈遂率所部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叅將周俊守開原恐散出哈至則事泄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進恐啟他日

之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即阻之散出哈巳入關聞之大怒折矢誓恨去而遼左諸衞故有執殺董山之怨既藉海西之勢遂留散出哈相煽結合兵入邊勢漸熾汪直惑於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欲遣之懷恩以直年少喜功同覃昌至南閣集尚書余子俊侍郎馬文升議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又屠其家今若何可以消弭或言酬以大官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為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懷恩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既傳旨命馬文升詹升往直令王英與俱文升謝之直深以為恨文升疾馳至撫順縱貢使重陽歸諭其衆使知朝廷德意尋召其部長聽宣璽書慰勞備至已而海西復縱兵寇掠文升擊敗之旋撫定事聞直言既受撫何又入寇終信王英言請自往諸部聞直聲勢久無一人出聽撫者直至開原文升在撫順直不與之接於是文升所招兀者野人堵里吉三百餘人皆怒欲歸叅將周俊恐敗事謂直曰不可不請馬侍郎來直乃遣人邀文升文升馳至直曰若之何文升曰太監既至此屬即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此直揣知事不易聽文升言犒之遂與文升俱歸遼陽會聞於上

秋七月江西人楊福偽稱汪直伏罪福嘗為崇府内使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酷似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識者即偽為校尉自蕪湖乘傳給廪歷常蘇由杭州抵四明有司及市舶官皆屏息奉命咸福大張既至福州為鎮守太監盧勝所覺執問如律

十五年夏六月命汪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事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重慶初陳鉞巡撫遼東行事乖方文升更置之約束不得動汪直至遼東鉞戎服伏道左余道飾厨供張鮮麗文升獨與抗禮頤指左右左右多譽越毀文升鉞又乘間譖之會給事中張良劾劾鉞激變屬部逮至京鉞賂直言海西皆以文升禁農器不與交易故屢寇邊直遂奏文升妄

啟邊釁擅禁農器仍遣直同聰往訊直繆致恭敬深自結納於聰聰上報竟如直言然文升所禁鐵器非農器也　秋七月命汪直行邊　冬十月遼東巡撫陳鉞請討海西以撫寧侯朱永為總兵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監之直既至遼東有頭目郎秀等四十人入貢遇直於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出塞俺不備焚其廬帳而還以大捷聞論功加汪直歲祿監督十二團營朱永進保國公陳鉞戶部尚書已而海西諸部以復仇為辭深入雲陽青河等堡殺掠男婦皆支解以狥邊將斂兵不出鉞隱匿不以聞以太僕少卿王宗彝為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宗彝故大學士文子也以郎中督餉遼東阿汪直得驟進

十六年春正月給事中孫博上言東西廠緝事旗校多舉細故中傷大臣旗校本厠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傷國體非治世事疏入切責　三月命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敵於威寧破之越封威寧伯　夏四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上疏劾太監汪直總兵侯謙巡撫陳鉞前失機隱匿罪於是都給事中吳原御史許進等亦以鉞為言比之黃潛善賈似道詔罰鉞俸鉞因怨王越掌院事縱珍而汪直適巡邊還京鉞郊迎五十里訴珍承越意旨見劾直怒越亦來逆不見越巡撫遼東王宗彝遂阿直意誣珍妄奏械珍至京下錦衣衛獄戍遼東　秋七月汪直議征安南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直因獻取安南之策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失叛逆之形未著一旦以兵加之恐貽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十七年秋八月亦思馬因寇大同以威寧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太監汪直監其軍

冬、十月、巡撫宣府都御史秦紘密疏汪直縱旗校擾民、上釋之、紘既抵宣府、直亦以事至、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紘獨與抗、直亦不為較、紘乃密疏論直、後直還、上問各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紘疏示直、直叩頭伏罪、稱紘賢不置、

十八年、春三月、復罷西廠、先是有盜越皇城入西内、東廠校尉緝獲、太監尚銘以聞、上喜甚、厚賜賚、直聞怒曰、銘吾所用、乃背吾獨擅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潛以直構禍事、達於上、上自直行後、李孜省用事、萬安結昭德宮、頗攬權、惡直浸淫、上亦漸疏之、於是科道交章奏西廠苛察、非國體、萬安亦謂宜罷、劉珝不可、上竟罷西廠、中外欣然、珝有慚色、　秋八月、調威寧伯王越守延綏、都督許寧代、時萬安恐汪直為越所誘、求復用、故有是調、

十九年、夏六月、調汪直南京御馬監、直與總兵許寧不協、巡撫郭鏜以聞、故有是命、方直之貴盛也、車蓋所至、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箠撻、率皆預治具、夙戒以待、使僕從皆醉飽、直然後悅、至是被調、過州縣、有司皆避之、直困頓仰臥公館、孤燈熒然、有知州裴泰者、向供具甚肅且備、適迎謁上官、遇直、直善求食、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未可測、旦日發、得馬夫足矣、泰拱手而立、　秋八月、御史徐鏞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曰、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為腹心、自相表裏、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為奸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汪直有罪罷、削王越威寧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錦衣指揮使吳綬革職為民、起前兵部尚書項忠、復其官、召還馬文升、以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初汪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善詼諧、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諷諫風、一日丑至

酔者酤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酤罵如故又曰駕至酤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及其罷斥中外莫不快之尋尚銘亦有罪黜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韋瑛譎萬全衞計要功起用自撰妖言誣巫人劉忠興十餘人不軌會鞫得白瑛伏誅

谷應泰曰有明百餘載海內乂安朝野豢業太阿潛移刑人執柄中官之禍屢作至憲宗命汪直設西廠喟然廢書歎曰嗟乎法之涼也國制亂矣夫千尋之木必有壞枝徑尺之璧必有微瑕故黈纊塞聰垂旒蔽明山澤納污國君含詬媿張武之金錢隱河東之酒過所以匿疵呈瑜鼓策羣力也國武好言人過君子知其見殺隋文苛細繩下識者陋其貽謀乃欲刺事暮夜詗人牀第方言巷語競入宸聰瓜蔓枝連立成大獄不知竹箭鉤距賢吏薄之謂其行衰俗惡況以萬乘之尊行攻訐之智乎而且委柄匪人寄權近寺招致奸民顯行繫械其始也李膺破柱將閭呼天因而權歸北寺獄奏黃門禍發清流慘同白馬繼也薑桂皆鋤脂韋成俗呈身宮掖屈膝私人中官勢成而主上孤立矣憲宗躬法桓靈養奸甫節卿貳大臣直皆收問局司近侍直得更張檻車逮治南署空曹緹騎行邊北門不守明世中人多竊寵靈亦未有顯挈利器授人斷割如憲宗者昔高皇帝罷錦衣衞獄焚其械具垂示子孫刑人於市以明大公勿幽置禁闥委命奄竪也西廠既罷弊不復革瑾讀直書魏傾善類至懷宗手平內亂晚年東廠緝捕無遺商鞅治秦道無偶語元濟竊蔡火不夜燃斯亦酷吏哀痛之風衰國亂亡之漸也彼汪直以大藤猺賊幼畜禁中不思

日磾竊瑟之忠妄有祿山赤心之詐酷好用兵輒開邊釁海西一獄幾激降人而垂羽北陲邀功南服不知南海明珠寂寥久矣馬文升撫順推功劉大夏安南焚籍大臣之委蛇人國固如是也阿丑詼諧悟主談笑除奸覃懷乃心王室倚毗正人夫亦寺人女子之流淳于優孟之智也與談言微中說人主者又何可不察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

平鄖陽盜

憲宗成化元年夏四月荊襄盜劉千斤反荊襄之上游為鄖陽鄖古麇國春秋時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流賊作亂終元世竟不能制明初命鄧愈以大兵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漢中守臣以聞且言不即誅恐有後患上曰小民為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命御史金敬往撫輯敬至諭數人成餘陽聽撫而大奸皆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通之眾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辭甚諄切不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千斤遂倡亂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號為劉千斤正統中潛往襄陽房縣與僧尹天峯謀亂成化元年有石龍號石和尚糾合馮子龍數百人四散剽掠通令男聰約子龍舉事乃於大石廠立黃旗聚眾據海溪寺稱王偽號漢建元德勝偽署將軍元帥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為羽翼眾至數萬[illegible]

朝曰、民可撫也、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威、　五月、命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慎林貴監軍、合湖廣總兵李震討劉千斤、副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進、擣其巢

二年春二月、擢鎮守荆襄王信為都指揮同知、劉千斤之亂、荆襄震驚、信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人突至圍攻之、援絕、信多張旗舉火、日夜不息、歷四旬、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為援兵也、驚潰、信追擊大利、　三月、提督荆襄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奏言、賊首劉千斤在襄陽房縣豆沙河諸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縣、一從穀城、犄角並進、剋期會勦、上報曰、兵不可遙制、悉如卿所議行、　五月、兵部尚書白圭及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師討荆襄賊平之、先是圭至南陽、與撫寧伯朱永由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永適有疾、留鎮、圭與唐慎李震湖廣巡撫王儉進兵潭頭坪、林貴鮑政自安遠進兵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縣進兵浪口河、王恕率都指揮劉清等、亦自穀城進兵洞庭廟、賊見勢逼、千斤走壽陽、欲出陝西、苗龍走大市、欲出遠安、郎調兵往壽陽、截其奔軼、千斤退保大市、與龍合、都指揮田廣進至鴈坪、擊賊敗之、追及於古口山、明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賊陣、斬其子劉聰、偽都司苗虎一百餘人、乘勝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淖、圭身先士卒、至格兕、賊憑險為拒、時諸路兵會已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聞圭來倍奮勇、圭乃命劉清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圭與震儉攻其右、王信擊其左、鮑政衝其中、賊數萬餘迎戰、顧其營火、遂驚走、蹂躝死者無算、擊斬萬人、生擒劉千斤、獻俘京師、與苗龍等四十人皆磔於市、男子十歲以上者斬之、惟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深入岩險、會永病愈、更帥兵搜餘賊、　六月、石和尚集眾千餘、焚劫四川大昌縣、殺夔州通判王禎

命分兵討之、　冬、十月、提督湖廣軍務白圭誘執賊首石和尚、時石和尚劉長子聚眾巫山、圭遣叅將喜信鮑政都指揮日玉隨賊向往勦之、賊計窮食盡乞降、圭遣指揮張英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至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乞食、信餉之俾居近營、既而并誘執劉千斤妻連氏及其偽職常通王靖張石英等六百餘人、事聞、上命捜捕餘黨、賊平、諸將忌張英功、譖於朱永謂英多獲賊賄、以事捶殺之、遂班師、　十一月、磔石和尚劉長子於市、叙平荊襄功、進撫寧伯朱永為侯、李震興寧伯、白圭進太子少保、

四年、春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為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流民、

六年、冬、十月、荊襄賊李鬍子聚眾反、先是賊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會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鬍子新鄭人、劉千斤餘黨也、千斤敗、與其黨王彪走免、糾合餘黨小王洪石歪膊往來南漳內鄉渭南間、復倡流民為亂、偽稱太平王、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累捕不獲、荊襄南陽為之騷然、　十一月、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荊襄軍務、討李鬍子、

七年、春正月、右都御史項忠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調永順等土兵、從之、諸將請速進、忠曰、流民逃聚山谷、陷盜中、不能自脫耳、乃駐兵分布險要、遣人持榜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於是民多攜老弱來歸、王彪引數十人覘軍、且阻歸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尚書白圭言賊黨困饑寒、出於迫脅、宜勅項忠相度機勢、計撫綏長策、不必調永順保靖土兵、以滋騷動、忠奏曰、賊據險在萬山中、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臣奉詔旨、開諭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日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民聞之、仍懷疑懼、且王彪雖授首、而渠魁李鬍子尚伏竄、設復再聚、重調為難、上報曰、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為非者、目[illegible]設

法撫安之　十一月荊襄南陽流賊平進總督軍務項忠右都御史勅雷撫治忠之用兵荊豫也遣人持榜入山招諭負險不服即縱兵勦不赦李鬍子勢孤潛伏山寨忠遣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遇鬍子於竹山縣盡死拒敵為官軍所擒小王洪尚有眾五百屯於鈞州龍潭亦破擒之凡遣還鄉者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家業延子孫未嘗為惡者兵入盡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貴者又多道死棄屍江滸議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既樹平荊襄碑或亦呼為墮淚以嘲忠云　十二月都御史項忠獻荊襄俘李鬍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八年夏四月給事中梁璟疏劾都御史項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縱殺要功上曰荊襄流民為患中外皆以為慮今及蕩平即議其後非所以激勸天下也兵部尚書白圭又言忠所上荊陽功次文冊與震前後不同請勘上亦不聽　五月都御史項忠乞致仕慰留之召還院先是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荊襄殺戮所致忠再疏自列因乞骸骨上溫旨荅之

十二年春二月命都御史原傑經畧鄖陽撫定流民自成化初年陝西至荊襄唐鄧之間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鬍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奉命捕逐之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謨乃著流民說畧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見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西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荊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業則流民皆齊民矣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賓乃援洪謨說疏

上之。上可焉。命傑往蒞其事。 秋七月北城兵馬吏目文會疏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匿聚為非。正統中。民胡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劉千斤石和尚李鬍子相繼作亂。大臣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能保無後日之患。謹條上三事。曰荆襄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所附籍者領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願回籍者聽。曰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良有司為之撫綏。軍衛官為之守禦。則流民自安。曰荆襄上流為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之處加設府衛州縣。立為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趨於善矣。上大是之。命都御史原傑採其言用之。九月都御史原傑奏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刼帑藏。執縣官。民庶騷動。誠宜思患預防。今請於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令二司巡守官選壯丁。備器械馬匹。委任二官督之。緝捕盜賊。又信陽軍民雜處。奸盜尤衆。請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官。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請遷置縣馬頭山。詔悉如所言行之 十一月開設湖廣鄖陽府。即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時都御史原傑偏置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至則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諸父老皆忻然願附版籍為良民。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藩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力限給之。令開墾為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之。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津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為商南山

陽二縣而以商縣為商州使流寓土著者參錯以居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行都司衛於鄖陽以保障控禦之經畫既定乃上其事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鄰境良能吏習知其事者為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己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上遂擢道宏為大理少卿代傑撫治馳璽書賜傑召還以為南京兵部尚書傑勞苦成疾南還竟卒於驛舍荆襄之民聞之無不流泣者尋以撫治鄖陽大理少卿吳道宏為右僉都御史開府鄖陽著為令

谷應泰曰鄖陽斗絶西北錯處陜蜀南下則光信南陽豫州之域漢北楚山又皆蜿蜒亘屬下抵鳳陽盧霍地徧千里壤接數省河流四達複嶺萬里麋羅之故國鬻熊之邊陲也終元之世嘯聚不散高皇削平竟虚其地禁民勿入夫亦周終徙洛漢不復豊惡其淵藪遂作丘墟然而鄖處萬山林篁叢密地既紆迴利堪樵給流民生長莫隸版圖家占土田不知租稅此亦桃源之於武陵五丁之於蜀道矣流聚既多遂生雄長天水泥丸之志尉陀坐大之形劉通以膂力號劉千斤石龍以妖讖號石和尚憲宗之世僭號改元唐鄧荆襄騷然不靖白圭以大司馬出督五道俱進敗之南漳懸軍深入焚其中營千斤獻俘闕下而臨陣斬獲者萬有餘人蹂亂走死者不可勝算兵威懲創於斯烈矣既而劉長子又以餘黨復聚巫山圭發師掩捕連營入討食盡援窮誘殺渠帥獲縛者復六百餘人而上猶命縱兵誅勦必無噍類示不臣之烱鑒明天威之莫犯也既而李鬍子又以餘黨搆亂荆襄項忠主勦尤力徧召土兵進營竹房陳俘二千編戍滿萬乃史稱其草薙良民枕籍山谷戍多道死尸棄江干項羽盡屠外黃晉楚遂築京觀不是過也然而流民入山就食

雲集如前大臣悔禍始議吏張洪謨著流民之說文會有三事之陳原傑乃披榛履險宣布慰問於是山東之民扶杖聽詔河北之老流淚觀軍入籍者十一萬三千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户各占曠土並輸賦役劃地三省設置六縣而鄖陽巍然重鎮矣鄭國成渠秦漑萬頃受降河外唐築三城國寶慢藏利器誨盜非惟棄險實啟戎心故一介之吏賢於十萬之師耰鉏之民勝於組練之甲然後知歛至凱旋稱俘獻廟當時虜劉我赤子抑又何多也原傑崎嶇布置竟以勞卒萊公雷竹叔子峴碑視死人如刈以為己功者吾又以傑為百世如生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

平藤峽盜

憲宗成化元年春正月兩廣蠻寇亂以都督同知趙輔為征蠻將軍都督僉事和勇為游擊將軍擢浙江左參政韓雍右僉都御史贊理軍務率兵討之太監盧康陳宣為監軍戶部尚書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矗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遠至潯帶峽磵如徒杠也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巔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也諸蠻以此為奧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户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如仙人關九層崖其極險阸者峽以南有牛腸大峝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為力山力山之險倍藤峽焉又南則為府江周遭盡六百里其中多冥巖奧谷懸磴絕壁人皆非猿足

稜十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產猺人藍胡侯盤四姓為渠魁力山又有獞人善傅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猺亦憚之景泰中猺渠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吏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時朝廷方北患瓦剌未遑也天順中益縱恣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燬兩廣守臣皆待罪至是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為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為功譬之驕子愈恤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浙江左叅政韓雍有文武才以討賊屬之可抒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勇畧可任故有是命閫外之事一以屬雍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三司而下不用命者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　夏六月韓雍至南京會諸將議進兵方畧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令一軍由庾嶺入廣東而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雍曰不然賊巳流劫蔓出而所至與戰是熇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既至彼地南可以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心腹既潰諸處之賊假息遊竄耳何煩於逐乎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燬所謂救火而嘘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秋七月韓雍大軍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出偏師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軍中股栗九月大軍至桂林雍按圖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西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大敗之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冬十一月大軍至潯州雍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峝密箐三時瘴癘某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領且

賊聞大兵至為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戰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峽山遼遠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悉防兵法曰寍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百倍賊聞震恐喪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參將孫驥高瑞等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白全楊嶼張剛王屺等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由桂林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參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防其奔軼雍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既號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韓雍督諸將四面並進攻之別遣兵斷諸山口賊聞兵來置婦女積聚於桂州橫石寺塘諸崖乃悉力出捍峽南排柵堅密滾木礧石鏢鎗毒矢下如注官軍登山仰攻雍督戰益急敵少息雍覘其怠急擊之將士用團牌扒山虎壓二笆等器魚貫以進皆殊死戰呼聲撼山峽若崩賊氣奪雍命縱火焚烈烟焰蔽天日晝晦賊大潰散盡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屋廈諸舍老鼠塞嶺竹踏梁腦紫荆林峒沙田古營牛腸大岵大寨等寨賊屋廬藏積皆赭日暮雍命就營賊巢中衆栗栗視雍恬然整暇咸恃以安賊既潰入橫石諸崖雍飭兵窮追伐山通道行數日至其地賊上九層樓等山絕崖懸壁勢控霄漢林箐叢惡非人所處樹柵據之用千觔礧石大木轉而下聲若雷巖谷皆應弩矢雨注雍誘使大發而令人間道潛陟其巔覘賊發竭舉砲為應自卯至未賊發竭砲舉大駭雍督將士緣木扳蘿而升猨引蟻附漫山奮擊連數日夜鏖戰數百合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等亦自林峒來援與大兵合賊大驚潰生禽侯大苟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磨崖石紀歲月而還土人

謂自國初。但禁禦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度。故曰大藤峽。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先是大軍由修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自為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疑雍何乃殺良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廼知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刳腸胃分掛箐棘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有新會丞陶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公。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慴慄如小吏。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譁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搤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若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答。魯不拜抗言曰。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麗統廢邑事矣。後乃為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曰。何少。曰。魯猶以為多也。兵貴精。請擇。雍曰。任若自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自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叩首乞為良民。得毋死。幸甚。魯。成子也。雍又奏調達官軍千餘。專命偏將領之。猺獞出入山林。利用標鎗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輙克。賊畏之。既平。雍乃上言。諸猺之性。憚見官吏。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暇昧。蠻戎之族。不必責以彝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

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效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沖巡檢司於勒馬。移靖寧巡檢司於獻俘。移思隆巡檢於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別類獞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卽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卽以李慶為之渠帥統之。亦可羈縻獷悍。藉以保障地方。奏上。上皆納之。卽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鐸為知州。屬潯州府。班師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綺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初出軍時。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而輔但用命戰。故所向有功

世宗嘉靖六年夏五月。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先是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五年後。遺孽漸熾。峽南賊尤甚。橫江禦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榷稅然。不得為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易峽名永通。亡何。諸蠻緣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愜。卽殺之。因循猖獗。遂負固大為寇。至是守仁至兩廣。定田州盧蘇王受降。而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入寨賊倡亂狀。守仁上疏請討。從之。

七年春二月。王守仁以湖廣兵至南寧。而盧蘇王受初降。亦願立功自贖。守仁乃集諸守臣將師議。命湖廣僉事汪溱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湖廣土兵。襲勦斷藤峽賊。仍督分永順兵進勦牛腸等寨。保靖兵進勦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各至信地。先是峽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復聞以蘇受降。罷兵。又守仁駐南寧。故為散遣諸兵狀。寇弛不為備。湖廣兵皆偃旗臥鼓。馳至與官軍突進。四面夾攻之。賊敗。退保山女大山

據險結砦官軍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五日復攻破油碎石壁大陂等巢賊敗奔斷藤峽官軍追擊破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軍自後急擊俘獲甚衆賊潰散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順兵由磐石大黃石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寨破滅則大懼方據險設伏待之官軍驟進奮勇夾擊賊不支奔入永安力山乃分兵圍之賊復大潰奔諸路者多為防截叅將沈希儀等所擒於是斷藤之賊畧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稍遠別遣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土目盧蘇王受五千餘衆進勦八寨猺賊各兵乘夜啣枚襲之昧爽抵賊巢遂破石門天險賊始驚覺且戰且走日午賊結聚二千餘人來拒官軍奮擊之賊既失險氣奪不能支遂大潰奔入重險官軍夜募死士掩其不備襲古蓬寨破之連克固安古鉢都者峒諸寨於是八寨之賊亦盡前後擒斬三千餘人兩江底定守仁乃班師疏薦林富為都御史巡撫其地論功褒賞有差

十五年夏六月斷藤峽盜攻殺戍卒先是王守仁既歸卒於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賊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肆猖獗其目侯勝海者居弩灘為亂指揮潘翰豆聽土目黃貴韋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廬也勝海弟公丁集衆譟城下殺人僉事鄔閱參議孫繼武言於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叅將沈希儀沮之曰滑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閱繼武還潯州以千人往擊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歛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旦不聽六月堡成閱令

黃貴韋香以三百人戍之、許擇取勝海田廬不禁、諸猺大憤恚、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集衆二千人夜寇堡、殺戍卒二百餘人、貴香走免、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閔與繼武以啟釁罷去、亡何旦亦去、侍郎蔡經代之、

十七年春正月、蔡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度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賊為備久矣、勦之無功、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潯人苦之、　冬、侯公丁伏誅、先是副使翁萬達力請討公丁、御史鄒堯臣亦贊之、蔡經乃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户許雄素通賊狀、劾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即論如法、雄懼、請効力自贖、萬達陽庇公丁、謂讎家誣之耳、乃捕係訐訟公丁者數人、責其啟釁、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陽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為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參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詒公丁曰、潯人久以爾為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自訴寇堡事由他猺、庶相信也、公丁然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寃狀、汝成曰、聞仇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譁、遂逮入係獄、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猺、須鞫實坐之、若等誠謂公丁寃、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勿以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謂猺競言事果由公丁、聽論之、不敢黨、乃檻致公丁軍門、磔誅之、

十八年春三月、兵部侍郎蔡經平斷藤峽諸盜、先是田汝成既誅公丁、乃言之督府、謂首惡既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

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周新孫文綉屬馬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國章屬馬副使蕭畹紀功叅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經議欲以少兵勦之畧示威勿深入又欲舍紫荆諸處賊藪勿擊萬達持不可謂少出兵墮損軍威諸猺恣肆久不大創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如萬達議萬達又言之督府曰峽南亦劇賊但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俟後經然之乃以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三等村渡蓼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水昂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綠水冲諸巢孫文繡由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等由武宣入山攻羅淥上峒戚振攻中峒吳國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南北夾攻之賊大窘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首千餘賊謂往年據險結巢故被官兵擊破皆殲焉至是不復立砦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於追逐且曠日久多費糧饟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運山萬達移兵攻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於諸險隘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級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又土兵盧蘇受賊賂歛兵縱之漫匿諸山谷人言羅運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時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亦據險勿靖萬達等移兵勦之三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姓諸猺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盡平萬達汝成獻議於督府凡七事曰編保甲以置新民立營堡以通江道設備禦以控上遊清狼田以正疆界改州治以建屯所處款兵以慎邊防榷商稅以資公費蔡經多採納疏行之捷聞諸將帥守臣皆陞賞有差

谷應泰曰大藤當粵西潯州地其水則潯水府江環五百里其山則夾江峻嶺峆岈峭削盤矗捫天高瞰數百里下乃臨不測入邃谷矣其徑則引一綫歷千盤非手援足躡不得施步而上也其中則前庭後戶左障右屯一夫荷戟千夫辟易也其前則牛腸大峼臨江壁立敵不敢仰闚而攻也其後則仙人九層岩峒星列道里不可裹糧而窮也其產則密箐叢篁毒瘴惡霧非人所處也其器則長矢勁弩淬毒傅藥人且應弦輒斃也披圖攷俗綜其大畧而大藤之勢蓋不特蜀有鳥道蠶叢華有天門箭括已為之開立郡縣而流官土官交錯難治建置學校而猺獞獷悍淫殺性成通魚鹽以誘之則見利犬狺建營堡以備之而失勢獸駭辟之癭匏腫樗輪匠不能斲蘧篨戚施官司不能材神皐之甌脫上天之驕子也然而俗紾赤縣未可不臣地屬神州終難度外而嚴尤論狄古無上策賈讓治河僅行中計大軍不可久駐孤軍不敢追險合圍防其軼出屯守更苦劫掠癬疥之疾能廢七尺之軀涓滴之流可盡江河之水王竑所以決戰韓雍所以肆伐也先渡潯水決其樊籬縱火大藤空其巢穴賊乃悉衆憑險斂兵拒戰而王師援木攀蘿楚歌四合獲韋蟻附漢幟先登磨石橫崖之谷題銘九層之樓鋸藤絕絙奪其世險至於支離身首剸剔肝腸金鼓陳兵旌旗秉纛蓋以天兵不易至重險不易得扼吭拊背急擊勿失宣暢皇靈顯彰天殛取威定亂在是役也然猶武備中弛苞孽復盛二十年而有新建之師又十年而有蔡經之捷賊勢稍殊兵形亦異類皆窮追深入耀甲橫戈蓋孔明巴蜀率用嚴刑張詠益州輒行捕斬亂國重典有自來矣然而興利除弊勿擾其俗仁漸義摩久革其故蠻戎猶有人性長吏者又何可以馬上治之也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終

興復哈密

憲宗成化九年秋九月土魯番速檀阿力王入哈密掠王母併金印去哈密漢西域唐伊州地也漢武帝置酒泉張掖燉煌三郡即今甘涼肅之境又出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己校尉以斷單于右臂則今之哈密云晉為涼州牧張實所據歷後魏西域復通隋煬帝因裴矩進圖記躬度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唐隸隴右道安氏之亂盡沒吐番地無水而常寒多雪雪銷乃得水元封其裔勿納失里為威武王居之明初高皇帝定陝西甘肅諸愼嘉峪關以西置不問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貢馬詔封為忠順王即其地置哈密衞關以西衞七曰哈密安定阿端赤斤蒙古曲先罕東罕東左而哈密最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數百里抵瓦剌以天山為界授其目馬哈麻火只目等指揮分居苦峪城賜金印詔命凡西域入貢悉道哈密譯上亦漢武遺意也洪熙元年哈密貢硫黃上曰哈密既有硫黃猝遇戰鬬須有備敕邊吏知之正統四年瓦剌強數侵哈密哈密懼稍持兩端璽書諭毋背德終不悛至拘留漢人轉鬻使至多暴橫邊吏請責詔曲貸之而忠順王再傳為孛羅帖木兒天順末見弒無子王母砮溫答失力署國事為乩加思蘭所破成化二年兵部奏王母以乩加思蘭侵掠避居赤斤苦峪令寇退宣敕復還哈密乃以把塔木兒為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本畏兀族故忠義王外孫也把塔木兒死子罕愼嗣而土魯番時強盛控弦可五萬其速檀阿力尤雄黠至是挾哈密赤斤諸夷王母不從遂見掠及劫金印去罕愼竄苦峪城衆或歸附居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甘肅撫臣婁良以聞兵部尚書白圭言哈密為我西藩土魯番無故凌奪不救則赤斤諸衞盡為

蠶食嘉峪、外皆強敵、而禍中甘肅、請集廷議恢復、因舉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經畧之、比至哈密、衆已潰散、文等不敢深入、止調集罕東赤斤諸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乘虛擣二衛、宜還兵自爲守、遂引還、阿力始經中國、益侵內屬諸衛矣、

十二年秋八月、土魯番速檀阿力遣使亦兒米郎來貢、且致書鎭巡飾罪、稱王母已死、朝使至、卽歸金印城池、然特漫語無還意、其冬、更鑄哈密衛印賜罕慎、於苦峪立衛居之、給土田及牛具穀種、

十四年秋九月、土魯番速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甘肅撫臣王濬請乘間納罕慎、

二十年冬十一月、罕慎入哈密、嗣忠順王、罕慎貪殘、國人觖望、西域諸貢使苦要索、亦有違言、

孝宗弘治元年冬十二月、土魯番阿黑麻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時有奸回誘阿黑麻攻哈密、阿黑麻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王故應我、陽好語罕慎聯姻、至哈密城下、頂經盟、誘殺之、亦未敢顯言據哈密、遣使入貢、請代領西域職貢、且乞大通事往和番、兵部尚書馬文升議阿黑麻與哈密各有分地、安得相併、以北敵之強、我屢卻款、何小蠢輒與我搆、且憫然王也、姑許如例入貢、請敕阿黑麻還王母及金印、歸我哈密、璽書下、阿黑麻怒、欲勒兵、近塞要求之、其帥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輜輳遠出、已難、況又近塞乎、今既殺其國王、番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還城印、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爲然、

四年秋九月、遣哈密衛目寫亦虎仙齎敕諭阿黑麻、時王母已死、阿黑麻亦悔禍、上金印、及所據城、詔褒予金幣、以寫亦虎仙爲都督僉事、

五年春二月、封哈密陝巴爲忠順王、遣使護歸之、馬文升謂戎俗重種類、且服元久、哈密故有

回回、畏兀兒、合剌灰、三種、而北山又有小列禿、也克力相侵逼、必得元裔鎮之、可懾諸番、乃行求忠順近屬、得曲先安定王姪陝巴、奏令甘肅守、再詢諸番族、立陝巴可否狀、番族合詞稱陝巴可立為王、主國事、乃遣使立之、輔以奄克孛剌、阿木郎、未幾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木郎更引哈剌灰、彝掠土魯番牛馬、阿黑麻怒、復構兵、

六年冬十月、土魯番復入哈密、執陝巴、支解阿木郎、掠金印去、事聞、大學士丘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敢辭勞、但西域賈胡嗜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為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濬復言、文升乃請行、諸大臣言北寇方强、文升不當往、甘涼委四方邊事、乃敕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往經理之、會阿黑麻前遣部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修貢至京、事下廷議、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也克力諸部、怨土魯番剌骨、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互市為利、我聲阿黑麻罪、謝勿與通、令彼窮而歸怨、皆吾間也、而廷議皆欲命海以檄往、如土魯番歸陝巴、聽子貢、否則留前使勿遣、而絕其後使、上從之、海等至甘州、遣哈密人齎璽書往責阿黑麻、歸陝巴、不報、乃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奏請戍廣西、

七年春三月、下張海、侯謙于獄、張海等不俟命、遽歸、上言西域遠方、勢難興師、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上怒其無功、下海謙獄、黜之、馬文升乃請安置寫亦滿等四十餘人於閩廣、示懲創、而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命西域諸賈胡歸怨阿黑麻、以攜其黨、從之、乃閉嘉峪關、絕西域貢、時西域諸胡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卻不受、即從河西貢者、賞宴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

拒命。中國能奈我何。阿黑麻遂復入據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郡。諜言土魯番用雲梯攻肅州。且躪甘州。文升曰。是虛聲恫喝我耳。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絕水草。貢使往返。馱水行。我第整師旅。謹斥堠。俟彼至肅州。出奇縱擊。以逸待勞。可匹馬不返也。

八年春正月。阿黑麻西去。留其將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守哈密。牙蘭機警驍勇絕人。能并開六弓。夜宿十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脅從者。皆懾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從之教以撓中國之術。馬文升聞之曰。是可襲而執也。召肅州指揮楊翥至。計事。撫其背曰。爾諳番情。悉西域道里。今欲擒斬牙蘭。策安出。翥言罕東有間道。可進兵。不旬日達哈密。文升曰。如若言。以罕東兵三千為鋒。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若何。翥稱善。而甘肅巡撫都御史許進亦以方畧聞。且曰。不斬牙蘭。則天威不振。土魯番終不知懼。文升乃即以前策屬之。遣副總兵彭清統銳卒。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冬十一月。許進及總兵劉寧抵肅州。駐師嘉峪關外。遲罕東兵不至。乃偕彭清循大路行。以水草乏絕。不得馳。牙蘭詗知。乘千里馬宵遁。惟餘番人八百。登臺自保。師入哈密。得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斬級六十。拔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還。我士馬乏糧。多物故。文升徒取空城。竟失牙蘭。然西域亦自是頗憚中國。上念邊吏冒險出塞。進等及太監陸誾皆以功陞秩。

九年三月。阿黑麻自將撒他兒等復襲哈密。據之。先是王師入哈密。牙蘭遁歸。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為赤斤蒙古所邀殺殆盡。至是仍自率兵下之。令撒他兒[illegible]奄克孛剌居苦峪。撒他兒不敢守哈密。[illegible]奄克孛剌[illegible]

結瓦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還守哈密阿黑麻遣兵圍之哈密人舉火小列禿來援退走

十年冬十月阿黑麻以絶貢失互市又自許進撫甘肅小列禿及乜克力等部中國撓之窘甚令其兄馬黑上書願悔過還陝巴及金印易前四十餘使予貢如故馬文升恐挾詐請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始取寫亦滿速等於閩廣 十一月起前左都御史王越總制甘凉等處邊務經畧哈密

十一年秋八月復封陝巴為哈密忠順王先是都御史王越出河西而陝巴至甘州越乃令三種都督回回則寫亦虎仙畏兀兒則奄克孛剌哈剌灰則拜迭力迷失共佐陝巴奄克孛剌以罕慎弟與陝巴不協乃妻陝巴以罕慎女結好遂賜陝巴蟒玉大帽為忠順王而釋寫亦滿速等西歸會越卒哈密三種人久厭兵初以國亂入居甘肅境上射獵為生不願歸哈密文升請畱家之半肅州往來自便

十二年春正月遣兵護忠順王陝巴還哈密以都督寫亦虎仙奄克孛剌拜迭力迷失三種輔之主國事土魯番諸部許復入京朝貢勞賜良厚已而陝巴嗜酒掊尅諸部阿孛剌等咸貳

十七年春三月阿孛剌陰搆阿黑麻迎其次子真帖木兒來王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邊吏遣指揮董傑及奄克孛剌往諭部衆迎陝巴還阿孛剌不從傑等遂擒殺阿孛剌并其黨六人餘怖服乃別令都指揮朱瑄勒兵送陝巴復王而以真帖木兒還土魯番真帖木兒時年十三其母亦罕慎女也會阿黑麻死諸子讐殺真帖木兒懼不敢還願依奄克孛剌曰吾外祖也守臣恐與陝巴嫌乃攜還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尋定國亂自立

武宗正德元年秋九月忠順王陝巴死子拜牙郎嗣位淫虐不親政事

八年春二月、真帖木兒還土魯番、先是滿速兒稱速檀、朝貢上書、求真帖木兒、兵部議質所愛不予、尋逸出城、追獲之、七年冬、始令哈密三都督、送真帖木兒西還至哈密、奄克孛剌欲止之、寫亦虎仙滿剌哈三不可、護至土魯番、以國情輸滿速兒、潛誘拜牙郎叛中國、拜牙郎淫暴、心怵屬部謀害、欲掩奄克孛剌往、不從、奄克孛剌奔肅州、八月、拜牙郎棄城叛歸土魯番、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取金印、守哈密、又令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哈密諸部、乃譯書言拜牙郎棄國從番、乞命將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守城勤勞、命撫夷官賜之金幣、撫夷官入哈密、滿速兒亦率衆至、分據剌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南大饑、人死亡、且言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日夜聚謀、侵甘肅矣、

九年秋八月、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統延寧固原諸鎮兵、經畧土魯番、滿速兒旣據哈密、遣責鎮巡索金幣萬贖哈密城印、總制都御史鄧璋以聞、故有是命、　敕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赤斤等衛、如遇土番內侵、并力捍禦、

十年春正月、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彭澤抵甘州、復遺澤書、索金幣、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番戎可以利啗、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遣通事火信同寫亦虎仙入土魯番、說令和好、滿速兒喜、許增幣歸金印土地、澤不俟報、遽上言速檀滿速兒畏威悔禍、已還哈密侵地及金印、四月、遂召澤還京、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言澤處置失宜、講和辱國、兵部尚書陸完寢其奏、滿速兒諜知兵罷、益驕、四出侵掠關外諸衛、及結瓦剌寇我河西、且遣人索所許增幣歸印、

十一年秋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初彭澤旣召還、趙鑑亦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代鑑巡撫甘肅、滿速兒以金印來歸、兵備副使陳九疇語昆曰、彭總督遇事多模稜、何面目立天地間、昆不能違、以雜幣二百貽之、令送拜牙郎還國、質畱來使虎都六撒者兒、麇其意、滿速兒聞畱二使、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而身引萬騎直犯肅州、總兵史鏞欲自甘州來援、九疇以乏食止之、肅州急、乃以游擊芮寧出禦、土魯番鋒銳甚、芮寧陣沒、亡七百騎、兵迫城下、哈密降回居肅州城、頗為內應、九疇廉得其情、收繫諸回及都督失拜烟荅等、凡衷甲者捶殺之、嬰城守、調屬部兵刼其老營、而潛遣使誘瓦剌、擣巢穴、破其三城、滿速兒狼狽走、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剌尾擊敗之瓜州、土魯番乃引去、九疇遂發寫亦虎仙傾陷哈密狀、滿速兒復請和、巡撫李昆以聞、時方命彭澤及中使張永視師、疏至、罷還、而滿速兒實無意和、又不歸拜牙郎、九疇謂土魯番不臣、宜絕其使、勿通、與昆異議、兵部尚書王瓊修郄澤、雅右昆、且忌九疇功、日媒孽河西事、

十二年夏六月、失拜烟荅子米兒馬黑麻方入貢在京、覘知王瓊與彭澤郄、突入長安左門訟冤、下錦衣衞、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瓊因發澤欺罔辱國、及陳九疇輕率激變罪、逮昆九疇至、請廷鞫、戶部尚書石玠曰、大夫出使於外、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王瓊曰、納幣寇廷、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衆不能奪、澤幾不免、大學士楊廷和善澤、得與九疇並削籍、昆謫浙江副使、已刑部會訊、并脫寫亦虎仙死、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以秘術干進、得賜國姓、隨上南征、

十六年夏四月、帝崩、世宗踐祚、六月、逮兵部尚書王瓊下獄、謫戍榆林、言官劾其忌功、陷彭澤陳九疇也、遂起彭澤兵部尚書、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寫亦虎仙論斬、死獄中、

世宗嘉靖元年秋八月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以二萬騎入甘州都御史陳九疇率衆先登力戰解甘州圍滿速兒走肅州九疇乘夜倍道間抵肅州夾擊破之殺其驍將火者他只丁衆譁滿速兒中流矢死遂以聞時上以河西危急方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濟師至蘭州聞捷用九疇議遷其使閉關絶貢而滿速兒故無恙也滿速兒歸路遇亦不剌兵復邀擊之大創去

四年春二月土魯番牙木蘭復據哈密率衆入沙州侵及肅州

五年春三月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邊務先是起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請羈縻土魯番還城印未幾召入閣以憲代憲盡出平涼羈番貢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伏罪歸我哈密

七年春正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初哈密二種避讐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寺諸處陳九疇議移肅州北境棄地以杜後患大學士楊一清以各部一旦外徙不北合瓦剌必西連察台徒足召釁議遂寢曁王憲為提督復遣使往諭之土魯番亦未肯服而楊廷和坐議禮罷彭澤亦去職張璁桂萼等用事方讐廷和知王瓊故怨之而哈密不靖由彭澤澤以廷和曲庇惟急用瓊西鄙乃可寧也至是遂以瓊代憲總督瓊被用即上書論澤九疇事言滿速兒實不死按驗九疇誣罔璁萼擬坐斬并罪廷和刑部尚書胡世寧力爭九疇雖上首功失實然其人忠勇再保河西有功為土魯番所忌得不死戍邊澤金獻民歸里廷和得免　十二月牙木蘭率衆來歸牙木蘭者本曲先人幼為土魯番所掠黠而善兵滿速兒倚之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且數盜邊至是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番貢使且率帖木哥土巴攻肅州以遲回欲殺之牙木蘭懼率罽帳二千老稚萬人奔肅州降乞白城山金

塔寺住牧未報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為辭糾瓦剌寇肅州副使趙載遊擊彭濬等拒却之

八年春二月置哈密諸部於肅州滿速兒以牙木蘭叛乃遣人貢獅子因齎譯書言願歸哈密城及原掠人口求牙木蘭王瓊上言哈密既歸乞令失拜烟荅子米兒馬黑木守之其所歸各番貢使千餘人宜散置沙州土巴帖木哥部落五千四百人置白城山哈密都督乩吉孛剌部落置肅州東郭赤斤都督瑣南東置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丹置甘州南山且欲縛牙木蘭予之下兵部議廷臣頗言哈密難守詹事霍韜力言置哈密者離西北之交以屏藩內郡或難其守遂欲棄之將甘肅難守亦棄不守乎太宗之立哈密因元遺孽力能自立借虛名以享實利今嗣王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惟於諸戎中求雄傑能守城印戢部落者因而立之毋規規忠順後可也兵部尚書胡世寧言先朝不惜棄大寧交阯何有於哈密哈密非大寧交阯比也忠順自罕順以來狎比土魯番且邀索我矣國初封元孽和寧順寧安定俱為王安定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存亡不可知一切不問而議者獨言哈密何也臣愚謂宜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中國使又言牙木蘭本屬部歸正非叛者不宜遣還唐悉怛謀之事可鑒也張璁等不聽力主王瓊議安置諸戎於肅州境內獨留牙木蘭不遣如世寧言

九年冬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使貢方物復索牙木蘭不予滿速兒欲伺奶翁歸即率諸戎寇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死瓦剌又攻其北鄙我稍息肩來降人言土魯番欲以哈密城與失拜烟荅妻兵部因請許土魯番貢令三年或五年為期使十二人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名存哈密而金印遂失忠順王拜牙郎終不可復無何哈密竟為土魯番所據諸戎部落皆為厲食失故土雲翔河西塞而北寇窟西海瓦剌巢北山河西三面並居寇盜守臣頻歲備羌戎無

暇及關外事矣

谷應泰曰環西北鄙部落百千非叩邊而臣即仰關而攻也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以斷單于右臂殫財隕兵浮河抵漠其與蒲桃天馬妄事異域者殊矣高帝開置甘肅二鎮勢甚孤危成祖乃設立哈密七衛西出肅州千五百里北抵天山所謂斷右臂隔西羌也取不亡矢遺鏃守不畱兵屯戍百年逋寇扼其吭而有之為國西藩計誠盛哉英宗即位土魯番始盛控弦數萬奄有哈密刼其王母夫晉楚勢鈞猶爭新鄭蜀吳通好必取荊州以世守西藩不能出一旅相存活僅鑄哈密衛印更賜罕慎棄地損威端先見矣其後乘喪納主盡非長策阿黑麻既壯復修夙釁再殺罕慎孝宗仍聽其款更立陝巴至七年陝巴就執張海見欺朝議方主用兵許進上方畧楊翥議乘間夫定遠以一介使者決機俄頃猶然橫行絕塞諸部怵息至甘英抵條支歷安息臨西海而進筭策召罕東罕東不赴計斬牙蘭牙蘭宵遁兵不遇敵死亡畧盡僅得空城為世口實中國長技蓋可見矣自此以後賀蘭以外不見漢室旌旗成紀以西無復李家部曲然土魯猶心憚中國蒲伏納土自武宗時惡順王拜牙郎棄城抱印歸番而番長乘釁移書邊將責取金幣贖還城印巡撫彭澤復私許繒幣邀功恢復罪過王恢辱浮廣利自西方用兵幾四十年土番未嘗一矢及關也自此心輕中國徑薄甘肅中國稍稍被兵馬封疆之寇未除中朝之鬬旋作左袒彭澤者輔臣力排彭澤者司馬訟大禮者又借封疆為赤幟修小隙者還假通敵為兵端嫉輔臣之激始許彭澤之欺發主帥之謀并陷九疇之罔去年對薄今歲賜環暮入軍門朝流荒徼置大帥如奕棋視岩疆如孤注而河西以外拱手

授之他人若夫天府金湯棄同潄屣而西藩甌脫又當罪從末減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平固原盜

憲宗成化四年夏四月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初洪武中平陝西故元平涼萬戶把丹率衆歸附高帝授平涼衛千戶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號土達以畜牧射獵為生家多殷富把丹孫滿四以貲方雄諸族成化初孛來毛里孩內侵土達李俊者獨以羊酒奉孛來孛來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徙意致仕都督張泰牧鳴沙州與土達鄰張把腰等時時假寇盜劫掠之泰以狀聞於巡撫陳介會有通渭縣民避徭役匿滿四所陳介下吏捕治之滿四素縱佚不知法頗危懼參將劉清初至指揮馮傑斂諸土達賄利為餽李俊素狡黠遂以言激滿四等為亂滿四姪滿璹為平涼指揮有司移檄平涼衛捕滿四張把腰甚急璹素戇不知滿四等異謀率衆往捕滿四知之俟璹至佯許歸罪有司紿遣其衆散遂刦璹號集諸土達以四月叛入石城石城在衆山中去平涼千里四面峭壁數十仞無徑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山罅皆牆高二三丈城中有數石池可汲池外設棧道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數仞如拱壁狀山後悉築牆高二丈五六尺各留小門僅容單騎城外皆亂山蓋昔人造之避亂者不知所始滿四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而先據地得前代行帥府印心動遂叛入居之其徒相率偽尊四為招賢王李俊順理王散劫甘州旋攻固原千戶所李俊戰死劉清自靖虜率衆馳戰不利都指揮邢瑞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於城下兵敗申澄死之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從之

遠近震駭五月勅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巡撫綏延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各率所部兵討之秋七月寧夏兵先至介等不俟延綏兵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勞疲比曉即出架梁順嶺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有卒馮信頗知兵言於介等曰賊雖降誠偽叵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即行且乏水飲力疲矣不可戰姑聽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款我兵至此豈可退乎遂麾兵進賊遁去至城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繼時賊尚無兵械執木挺而鬬官兵大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左右救免遺失軍資甲械千數兵有被圍在山者皆棄之而歸盡殲焉賊乃益猖獗凡係土達盡逼入城時截靜寧州道掠奪甘肅糧運無算且聲言欲窺陝西事聞逮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下錦衣獄命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總兵劉玉參將夏正率京營兵并發陝西三邊兵五萬人往討之起大理寺少卿馬文升為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冬十月朔項忠馬文升先後至固原明旦於營外得賊所遺書求宥罪容居石城免其傜役衆知為緩兵計置之忠等議進兵方畧令善畫者圖其山谷形分六路進兵忠與文升等屯中路由莽金佛溝進延綏巡撫王銳參將胡愷由李俊溝進伏羌伯毛忠由木頭溝進右參將夏正由亂麻川進都指揮姜盛由墨城子進副總兵林盛由好水川進都指揮張英由驢母川進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地勢後乃大舉比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兵恃勇輕進失利明日復會戰賊佯敗斂衆入城伏羌伯毛忠麾其兵進據木溝翼日忠督精銳四千先登奪山北三峯又奪山西四峯與各路官軍會進攻石城擒斬甚衆忠為流矢所中還至半山而卒諸軍皆却劉玉被圍城下衆潰玉中流矢項忠斬退縮千户一人以狥衆懼不敢退玉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文升

曰勝負常事耳況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北徙無深憂可徐圖之 朝廷聞毛忠敗死兵部尚書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等議恐賊連北寇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朱永欲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會項忠報軍中事至時曰賊四出掠信可慮令入保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庸再出大學士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羣然附和謂不出師必遂失關中多尤時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詔問忠須益兵否忠上疏言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請命永率精兵五千沿邊西得賊平報止不來未平則西戮力攻之信等以忠異己各煽浮言會有星孛於台斗中外洶洶占者以為木在秦州不利西師忠聞之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類此乃不待援師至督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掩捕芻汲者多被擒乃知城中無水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挑戰至暮引還以疲之賊信胡神神降曰若今日出戰勝則利不勝已矣是日賊一出敗歸始大懼會調甘州兵三千至乃益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會日暮兵在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亦自危詐請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邀忠文升等詣城下與語忠與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擐甲馳遶門外以示武文升在溝外賊來邀亦赴之帥數十騎往叱賊使斂兵滿四等訴被劉指揮馮參將激變故乞宥死請降忠等言劉馮二人 朝廷已械赴京下獄矣爾速降朝廷必宥爾死又問滿璹曰爾被刦入城非反者璹乞命忠等遂納其降撫璹歸營而滿四狐疑復

走上山明日復設木柵請戰不降　十一月諸將相持久時天寒甚士卒墮指忠等言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即黃河凍倘有外警我師豈能久駐倘賊乘間突出與西戎合患有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之衆不能決文升議欲縛木為廂車渡壕攻城衆恐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攻具甚懼漸有出降者忠等皆給票縱之歸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楊虎狸者最驍悍滿四所任倚夜使虎狸出營遠汲被擒忠先揚言斬之虎狸乞命仍諭之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鉤賜遣之令為內應劉玉刲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朝廷有賞格必不爾負虎狸請自效且曰賊兵精當以計移其精騎於山上誘四出東山口出戰可擒也忠等厚撫慰遣之明日整兵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所守忠等不欲泄謂其將曰爾暫休今日余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白馬出城即滿四也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忠等始信虎狸約乃伏兵東山口滿四出諸軍競前撲之伏兵四起滿四倉皇突陣墜馬遂就擒斬首七千餘級俘獲二千餘文升欲乘勝擣城忠恐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援兵明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為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即捕南行勿追蓋欲散其黨使易成擒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自叛逆以來前後大小三百餘戰殺我一伯三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逸去他日必為陝患乃屯兵日覘之賊度不能支一夜潰走散去因發兵分捕復斬首數千級滿四從子滿能者最驍捷逸去詢其黨知入青山洞乃用火薰之出亦就擒并獲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人盡分給諸軍惟宥楊虎狸家文升謂忠曰石城之險非盡毀前後所築墻垣恐後有叛者必據此為巢窟遂令萬人悉平之立石紀平賊歲月於山餘賊百餘人走據彗箒山會有報西戎入套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勦餘賊忠等還固原時生擒

千人惟滿四火敜等并各罪大者械送京師餘八百人就軍中斬之捷奏至人始服彭時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初忠日披堅於石城下矢石如雨畧不退怯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時論偉之

五年正月彗箒山賊首毛哈喇被獲誅之餘賊解散忠等下令各歸農業不問奏於石城北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設兵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陞賞有差

谷應泰曰太祖之平陝也元部落把丹率衆歸附授平涼衛千戶以畜牧射獵為生頗饒樂足用而成化初年把丹孫滿四又以貲雄諸族然招納亡命抵觸文網石勒倚嘯東門劉淵請歸會葬蓋未嘗一日忘北徙也乃以撫臣陳介捕治逋逃叅將劉清斂錢餽贈而遂聽李俊之狡黠刲滿璹以鼓亂然不西通甘肅東屯河套而但入據石城憑險負固者此直緩死之圖非有啟疆之志也夫石城去平陽千里而遥緣峭壁十仞而上繩行懸度四面陡絕昔人經營以避禍亂者萬年奄有氐服豈居鄗塢之中劉曜入據長安匪保桃源之境吾知滿四者特僨轅之小犢非飛食之攫獸矣比至陳介出討賊衆偽降斥馮信緩師之謀用吳琮進兵之策薄城一戰軍盡殲焉假令禁馬謖之輕出則街亭無敗用許歷之據險則閼與可勝介實輕敵罪則奚辭若夫項忠身冒矢石馬文升躬擐甲冑圖山谷則聚米成形斷樵牧則困獸自斃而且金鈎賜虎貔刲刀誓賞格數月之內俘獻京師功垂竹帛乃知岳節使之神算竟定湖湘祭征鹵之奉公終摧隴蜀者也然其始王師屢挫兵力單微中外洶洶頗言星孛不利西方書生豈能料敵而忠以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安拒苻堅郗部遣罷豈非意思安閒知彼知己者耶總之辦賊之方由於將帥命將之畧

本於政府所喜者彭時斷其就擒商輅欽其布置夫論思密勿之地決勝千里之外比於真長料桓溫之必克郗超識謝玄之有成猶為過之而彼張解設難發言盈廷豈非肉食者鄙哉若夫丹穴之逃薰以蕭艾東門之役撤其關梁則尤長駕遠馭之規毋俾易種於茲邑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

弘治君臣

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寅皇太子即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為弘治元年妖人李孜省伏誅妖僧繼曉發原籍為民太常卿道士趙玉芝鄧常恩謫戍邊番僧國師領占竹等悉革職斥佞豎梁芳陳喜等往孝陵司香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盡繼曉尋伏誅　冬十月召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為吏部尚書初太監懷恩以直道屏居鳳陽止素知之至是召還恩言大學士萬安諛佞王恕剛方請上去安而召恕遂有是命恕至京庶吉士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即時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更無可見時矣恕善其言時恕負重望其居冢宰銓政多釐正焉　十一月大學士萬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奸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結納表裏奸弊上在東宮稔聞其惡至是于內中得一篋皆密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持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遂命罷去安在道猶夜望三台星冀復進用尋卒　禮部右侍郎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禮部尚書先是濬以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者分類彙集附以己意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

進之上覽之甚喜批荅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輔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刊行　十二月加祀先師孔子籩豆舞佾

孝宗弘治元年春正月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陛見賜大紅織金衣一襲文升為左都御史蓋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自奮勵知無不言　閏正月詔天下舉異才　二月上耕籍田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承應或出褻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即斥去時山陵未畢而中官郭鏞請選妃以廣儲嗣謝遷力言不可文升主之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于是得釋時論偉之　三月上視學釋奠先師吏部尚書王恕請加禮於孔子前特用幣改太牢　起用謫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李文祥先是五人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瓘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狥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為伍情寔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命吏部皆起用之

少詹事楊守陳上開講勤政疏上嘉之初開經筵講畢賜講官程敏政等茶及宴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不過寄聽明于左右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專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識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　馬文升條時政十五事曰選廉能以任風憲禁摭拾以戒貪官擇人才以典刑獄申命令以修庶務逐術士以防扇惑責成效以革奸弊擇守令以固邦本嚴考課以示勸懲禁公罰以

勵士風、廣儲積以足國用、恤土人以防後患、清僧道以杜遊食、敦懷柔以安四裔、節費用以蘇民困。足兵戎以禦外侮。上嘉納之、悉施行、于內節用一條云、一應供應之物、陛下量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言尤剴切、　夏四月、右庶子張昇劾大學士劉吉不報、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劾罷、吉附阿科道、建言當超遷、待以不次之位、昇遂上疏、言應天之實、以人才為先、人才以輔臣為先。初科道以萬安、劉吉、尹直為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獨存、遂建言超遷科道、自是無復肯言、而羣臣靡然附之、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宜合而為一、請亟遣斥以應災異、以回天心、不報、御史魏璋附吉、劾昇、遷南京工部員外、　六月、王恕上言禁文職奪情起用。上從之、　冬十二月、徽州教諭周成進治安備覽、謂商鞅有見于孔門立信之說、少詹事程敏政摘其狂妄、置不問、

二年春正月、左贊善張元禎上疏、言定聖志、一聖敬、廣聖知、勸行王道、反覆萬言、上嘉納之、

二月、御史湯鼐、壽州知州劉槩下獄、先是萬安、劉吉、尹直在政府、嘗語鼐朝廷不欲開言路、鼐即以其言劾之、已而安、直皆免官、鼐與李文祥等以為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劉吉在、不足慮也、吉使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殊擢、使伺鼐、鼐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夢一人牽牛陷澤中、鼐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鼐復安之兆也、鼐大喜、出書示客、璋以劾之、謂其妖言誹謗、下錦衣獄、辭連庶吉士鄒智、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大理寺評事夏鍭上言、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等、皆以言獲罪、寔大學士劉吉誤陛下、豈知劉吉之罪、不減萬安、尹直乎、疏留中、鍭謝病歸、　五月、以刑部侍郎彭韶為吏部左侍郎、王恕為尚書、得韶

為貳皆不避權貴請謁路絕　六月京城及通州大雨水溢壞廬舍人多溺死詔求直言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言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禁奇巧却珍貢慎毀譽重詔諭抑外戚開言路所司議行之

三年春三月中官乞鷹坊牧馬場千頃戶部尚書李敏言場止二百餘頃餘皆民業安得奪耕種之地以為飛走之所上從之　夏四月定預備倉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詔大臣極言時政得失吏部侍郎彭韶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役錢上嘉納之禮部尚書耿裕率羣臣條時政七事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左侍郎倪岳上言當今民日貧財日匱宜節儉以為天下先又言減齋醮罷供應省營繕上俱採納焉

四年春正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脩明敎化六事擇師儒以重敎化之職慎科貢以清敎化之原正祀典以端敎化之本廣載籍以永敎化之基復會饌以嚴敎化之地均撥歷以拯敎化之弊　三月御史鄒魯誣奏刑部尚書何喬新受餽遺下獄先是喬新每重王恕不平劉吉吉銜之會鄒魯謀陞大理寺丞喬新薦魏紳補之吉遂嗾魯有是奏　禮部尚書耿裕上疏禁自宮從之　秋八月吏部尚書王恕懇疏求致仕不許恕時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可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恕遇事敢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乃可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進秩人呼為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監中老舉人為之吉因奏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至是禁除　冬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

五年春二月右諭德王華上疏畧曰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或間旬月始一行則緝熙之功毋乃或間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宦官宮妾之時少後可免于一暴十寒之患上嘉納之　三月巡撫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戚假供應奪民園詔罷還之　夏四月大學士丘濬上疏言時政之弊大畧言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佞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度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朝廷抑過奸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為切中時弊　太監李廣以城垣工完乞恩量加內官俸級王恕力持不可止之　五月遣廷臣賫內帑銀賑杭嘉湖大水　冬十月中官傳旨以通政經歷高祿為本司叅議吏部尚書王恕侍郎周經執奏止之　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開納事例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有開納事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遂以此例為長策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乎上從之

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年被黜者復其官從大學士丘濬之言也　三月亢旱求直言吏部左侍郎張悅上弭災五事并修德圖治二疏上嘉納之　吏部尚書王恕致仕時太學士丘濬與恕俱階太子太保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己冢宰不宜居禮部尚書下頗有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格不行文泰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詳述留中之疏濬謂恕賣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恕求去益力詔允之

命乘傳歸于是言官交章劾濬媢嫉妨賢上不聽　秋七月京師大雨雹禮部尚書倪岳疏弭災急務勸上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上嘉納之

七年冬十月西域進獅子禮部尚書倪岳言獅者外域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非中國宜畜非真無為外域所笑詔還之

八年三月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大學士徐溥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説黷于祭祀時謂勿欽且設內閣者寔欲其議政事論經史弼正得失奈何阿順邪說以取容悅也乃止　十月詔取番僧領占竹至京禮部尚書倪岳執奏給事柴昇上言其誕妄引孟軻韓愈為證反覆數千言上讀之而悟詔中止天下誦之　十二月倪岳類奏各處災異上令諸廷臣同加修省先是四方報災異禮部類集凡歲終一覆以為故事岳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經史懇切為上言之戶部主事胡爟上疏言災變異常皆由奸官楊鵬李廣所致不報

九年閏三月諭德王華日講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華諷上上樂聞之命中官賜食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飭武備　秋八月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疏諫燒煉齋醮時中官李廣以左道被寵溥等力言其邪妄引唐憲宗宋徽宗為戒上嘉納之　冬十月中使取寶坻港銀魚并取麻峪山銀礦橫索害民順天巡撫都御史屠勳疏言不可詔戒中使俱止之

十年二月上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悟納之召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葢為若輩好為之竟罷遊　三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賜茶而退東陽謂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嘗召內閣不過數語即退是日經筵罷

有此召因得見帝天姿明睿、廟算周詳云、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地震、詔求直言、祠祭郎中王雲鳳上言納忠言、罷左道齋醮採辦傳奉諸事、上嘉納之、　秋八月上欲施恩后家、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四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税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税、將貽無窮之害、不可、疏三四上、後有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上因經前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倖有所陳請、一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十一月詔取太倉銀三萬兩、周經言皆小民脂膏、上遂止

十一年秋七月以浙江大水、戶部尚書周經請停織造、從之、　九月清寧宮災、勅羣臣修省、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弊政、上嘉納之、　以少監莫英等督京通倉、周經言其弊、不納、　冬十月、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會幼公主痘殤、太皇太后歸罪于廣、廣懼飲鴆死、上命搜廣家、得納賄簿籍、中言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上曰、廣食幾何而多若是、左右曰、黃米金也、白米銀也、上怒、籍沒之、已而太監蔡昭請廣祭葬祠額、許之、閣臣言其不可、上命止予祭、　十一月下詔寬恤天下、　議修清寧宮、兵部尚書馬文升請發內帑、免征派、停止四川採木之擾、從之、

十二年春正月、給事中楊廉疏講書宜用大學衍義、從之、　夏五月吏部尚書屠鏞疏請禁內降、弭災變、大意言天下士事詩書而躬案牘、積數十年不可得、而奔競之士、或緣技藝、豪幸如拾芥、然不可以為訓、又曰今日之傳奉、即漢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內批之降、陛下當遠宗堯舜、豈可襲末世之弊轍乎、下所司知之、　六月刑部侍郎屠勳勘壽寧侯與河間民構田事、直由歸民、勳上言食祿之家不言利、況母后誕毓之鄉、而與小民爭尺寸地、臣

以為不可上嘉納從之　秋九月南京禮部尚書謝綬因災異率九卿陳時政二十八事下所司議行之　冬十一月清寧宮興工詔番僧入宮慶讚吏部尚書屠鏞上疏諫甚剴切末云自今以後乞杜絶僧道停止齋醮崇聖賢之正道守祖宗之家法使天下後世有所取則上悅從之

十三年春正月上以法司律例繁多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　大學士劉健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祖宗黎明視朝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大遲散歸或至昏暮四方朝貢奚所瞻觀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薦災尤為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上嘉納之　二月命戶部侍郎許進往勘河間貴戚田莊進會巡撫高銓勘之寃聲撼野至擁州縣吏不得行進遽欲執以復命銓曰若是固為民至意萬一不測如民重得罪何請勘實以聞上雅愛民必不忍奪其業以利左右進以為然遂勘實上疏係民業宜予民上從之　三月給事中曾昂上言以邊方調度日煩請令諸布政司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餘盡輸太倉戶部尚書周經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豈藏富于民之意乎乃止衆皆服其議　夏五月吏部尚書屠鏞戶部尚書周經各以星變乞致仕許之　翰林檢討劉瑞上言八事崇聖德親儒臣嚴近習全孝思旌直言勵士風畏小民飭邊備上嘉納之　六月陝西巡撫都御史熊翀得玉璽來獻禮部尚書傅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贋作無疑即使非贋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上迺屬庫藏之

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歷述漢晉以來宮闈內寺柄臣之禍請減

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正人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祇畏變異痛加脩省勸上積金帛以備緩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西織造裁損內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上嘉納之　禮部尚書傅瀚率九卿疏弭災時政三十一事不報瀚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者所陳當如拯救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宸斷何以為理疏入從之時南北九卿上疏言事俱報可　三月保定撫臣獻白鴉以為瑞禮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秋九月詔遣中官王端往武當設像脩齋大學士劉健吏部尚書倪岳兵部尚書馬文升各疏諫上遽止　冬十月改馬文升為吏部尚書

十五年正月大計天下吏上召馬文升至煖閣諭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陛自是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　召兩廣總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大夏素以安內攘外為己任命下人心翕服先是大夏在廣東西一歲再求去皆不許既廷謝上御帷殿召問之曰朕素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徵斂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即臣在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若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斂可一一議革也上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勇可用否對曰向者臣固言民窮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銳上曰在衛有月糧戍征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耶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

為人主。乃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而擇行之　二月吏部尚書馬文升上言二事

一曰裁冗官。言近年以來傳奉等官。總有八百餘員。每歲冒支米不下萬石。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二曰杜奔競。言朝覲既已去之。又復留之。故覬覦之徒。干求復進。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可惜。則天下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三曰革濫進。邊圉多警。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千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糧入監。通前共有數萬餘人。大害選法。人民受害。上皆納之　冬十月上欲于近畿地方團操人馬為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亦即此意。遂將保定兩班軍萬人。發回衛團操。乃有造飛語帖宮門。以誣大夏者。上召大夏示之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為此耳。上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削鎮守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即臣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此輩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故闕焉可也。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先是光祿供奉內府。自有常額。成化以來。內員漸繁。常供不足。乃責京師邸戶辦之。甚苦。至是大夏因言光祿日辦煩費。殺牲數百。既損民財。復虧愛物之仁。上為惻然。即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金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然中官因是愈側目大夏矣

十六年春二月。勅河南取牡丹三十本。巡撫都御史孫需上疏不可。上命止之　夏五月。京師大旱。兵部尚書劉大夏因言兵政之弊。未能悉革。乞退。不允。令開陳所言弊端。大夏條上十事。

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上又召大夏于便殿諭之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啓朕大夏對曰不敢上問何也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以致太平上曰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內閣亦豈盡可托時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為無足異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執之而已上默然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大夏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

十七年春正月內旨脩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疏諫止之　三月內旨行河南取樂工巡撫都御史韓邦問疏諫止之　夏五月勅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官據撫按語多失寔務備細參訪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六月小王子寇宣府劉大夏請屯兵喜峰口燕河營以備之太監苗逵謀師師擣其營上召大夏問以王越威寧之捷大夏曰臣聞之從征將士當時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寇方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矣上曰即爾太宗何以屢得志大夏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人馬不能什二三擬也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而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有守耳而戴珊亦從旁贊其語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為人誤事遂止珊亦以材見知上御文華有所召

對、必大夏再宣必及珊、　秋九月、清寧宮未完、旨下兵部撥軍工萬人、劉大夏知工少人多、中官有所利為此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上、上令內閣擬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人、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溫旨勉留猶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辭。上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所裁之數、　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事、上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為隱覆不盡、雖日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臣等敢不盡心、諸臣叩頭出、　十一月、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奏請免立皇莊等六事、上納之、

十八年、春正月、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面議政事、議畢、上曰、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定賜之、曰、小佐爾廉、且屬無廷謝、恐他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之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卿、卿不在班、恐不免御史糾、故已之、珊嘗以老病乞骸骨、不允、屬大夏一從臾、上謂卿、珊何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寔病、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珊出而語大夏曰、死此官矣、　巡撫保定都御史王璟疏乞罷諸內璫田、盡歸之民、下部知之、　二月、上諭各司大小諸臣曰、朕方圖新理政、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者、諸臣悉心開具以聞、

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壽寧侯尤切、至疏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于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既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遊南

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在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言罪壽寧也、既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議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至德如天地、上曰、夢陽疏内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太常寺卿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性理諸書、上急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五月帝不豫、庚寅、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健等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諸先生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强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荅、上又曰、朕為宗祖守法度、不敢怠荒、然亦諸先生輔助之力、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即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諸内臣羅跪榻外上曰、受遺旨、太監陳寬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諸先生須輔之以正道、俾為令主、健等叩首曰、臣等敢不盡力、諸臣出、翼日上崩、

谷應泰曰、三代而上、成康啓甲尚矣、降是、其漢文宋仁乎、乃予所聞于明之孝宗、近是人主在襁褓、則有阿姆之臣、稍長、則有戲弄之臣、成人、則有嬖倖之臣、即位、則有面諛之臣、千金之子、性習驕佚、萬乘之尊、求適意快志、惡聞己過宜也、漢文止輦受言、張釋之、馮唐皆以片言悟主、宋仁開天章閣、圖治韓范富歐、無一不先後登朝、孝宗之世、明有天下百余

年矣海内乂安戶口繁多兵革休息盜賊不作可謂和樂者乎而孝宗恭儉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輔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絕嬖倖之門却珍奇放鷹犬抑外戚裁中官平臺煖閣經筵午朝無不訪問疾苦旁求治安非如曲江興慶賞花釣魚歌鳳凰于卷阿醉豐草于湛露流連清讌擬迹成周恣詠太平比蹤虞德者也當是時冰鑑則有王恕彭韶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老成則有劉健謝遷文章則有王鏊丘濬刑憲則有閔珪戴珊夫孔甲好龍真龍降豢孝武好馬天馬西來上所好者下有甚焉延攬之門閒外吏封還誥敕誹謗之禁疎小臣執奏椒姻黃鐘大呂能生瓦石之音帝室皇居不棄㯬梃之器雍雍濟濟斯為盛矣然而郭鏞李廣以中宮進壽寧二張以外戚進燒煉齋醮以方士進番僧慶讚以沙門進夫弘恭石顯已在病己之朝廖光陰隲不絕馬鄧之世牛腹玉杯能號後元譯書天竺進自永平蓋盛陽之月必有伏陰舜禹之朝不無共鯀得志則虎變失志則鼠伏用之則風生不用則泥蟠是故官隱在朝刁開難亂孔明作相黃皓無權世豈有無小人之日哉人君進賢退不肖之閒安危倚伏不可不審也聞帝與張后情好甚篤終身鮮近嬪御琴瑟專一出自掖庭玄鳥呈祥遂在中宮尤古今僅事云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

劉瑾用事

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以神機營中軍二司內官太監劉瑾管五千營瑾陝西興平人故姓談景泰中自宮為劉太監名下因其姓成化時領敎坊見幸弘治初擯茂陵司香其後得侍東宮

以俳弄為太子所悅。太子即位，時瑾掌鐘鼓司，內侍之微者也。瑾朝夕與其黨八人者，為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帝狎焉。八人者，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其一瑾。瑾尤獪給，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為人，至是漸用事。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禁門、太廟脊獸、奉天殿鴟吻。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聞帝與八人戲亡度，連疏請誅，畧曰：政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行。或旨從中出，畧不與聞；或衆所擬議，竟行改易。若以臣言為是，則宜傳賜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責。而往往留中不發，視之若無。臣等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語甚切直，不報。　冬十月，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對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為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得諸大臣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捋鬚昂肩，毅然曰：是也。即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文密叩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皆應諾。文退，乃囑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不省，不可多，多覽勿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曰：臣等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嘆，不若昧死進言，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伏覩近歲以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高鳳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聖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祥。緣此輩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

四海列聖繼承傳之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游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前古閹宦誤國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為患非細伏望陛下將永成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閹大懼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奸閣議持章不肯下諸閹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監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為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大臣有歸咎韓文者文不應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侍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出一語韓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天變日增羣小輙導上游宴無度荒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榮曰疏備矣上非不知第欲稍寬之耳上固有處吏部侍郎王鏊曰脫不處奈何曰是在榮榮頸裹鐵邪敢誤國是日諸閹益窘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亦廉知王岳密奏事八人者遂夜遶上前環跪哭以頭搶地曰微上恩瑾等磔餧狗矣上色動瑾輙進曰害瑾等者岳也帝曰何也曰岳東廠也外謂諫官諸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稱是此何情也夫狗馬鷹犬岳買獻否而獨咎瑾等帝怒曰吾收岳矣瑾曰狗馬鷹兎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為誰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瑾夜傳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為各上疏求去瑾矯詔勒健遷致仕

惟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訾瑾等不休、惟東陽稍緘默、故得獨留、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不允、健遷瀕行、東陽祖道歔欷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無以應、瑾尋矯詔追殺岳、亨於途、擊折徐智臂、得免、初、舉朝必欲誅瑾、兵部尚書許進曰、此屬得踈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果如進言、刑科給事中吳翀、山西道御史劉玉、俱上疏論劉瑾佞倖、棄逐顧命大臣、乞留劉健謝遷、而以瑾正典刑、上怒、下獄、斥為民、瑾既得志、於是內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使自救不暇、而莫敢進言、帝喜、益謂瑾可委任矣、瑾又素善矯飾、谷大用用鎮守太監言、請臨清開皇店、瑾捕獻計者罪之、馬永成以私故欲陞錦衣百户邵琪、瑾持不可、丘聚主東廠、頗恣肆、偶忤瑾、瑾發其事、調留都、王瑒建新第於大內、誘上居之、因奏令賈人居積、代諸計吏輸物內帑、多獲羨餘利、瑾聞怒曰、安有天子、而攬納稅糧者乎、罪其人、事得寢、其善矯誣如此

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芳潛通瑾黨、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亂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上言、八月初火角及心宿中星搖動。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乞親元老大臣、罷去內侍寵倖。安居深宮。絕嬉戲。禁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章下禮部、

左都御史張敷華上言政令紛拏。百臣爭之不足。數幸豈壞之有餘。工部尚書楊守隨言劉瑾等八人。罔上誣下。恣意肆情。而瑾尤甚。並不報、

初劉健等致仕、給事中呂翀劉菃上疏留之、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嘆息、於是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請斥權閹、正國法、留保輔、托大臣、以安社稷、劉瑾矯旨、遣緹騎逮繫錦衣衛獄、

罷户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

內有假偽矯旨文不能防姦落職閑住瀕歸陰遣邏卒伺於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上言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停勒昂坐除名為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降戶部郎中李夢陽為山西布政司經歷尋罷之　劉瑾矯詔勒張敷華楊守隨俱致仕以宣府總督劉宇代敷華宇附焦芳結瑾故有是用尋以宇為兵部尚書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進奏南京科道皆要職欲行南京部屬暫署而待各官問畢還職瑾怒矯旨罰進俸先是進在兵部與瑾同督京營故改吏部至是與瑾多不合瑾銜之尋劉茝呂翀及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各廷杖除名為民瑾復矯詔降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為浙江左參政致仕瑾素嫉瀚正直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臚且議上章直之瑾聞益怒勒科道詞連瀚矯旨降之南京副都御史陳壽獨疏申救瑾亦矯詔除名　兵部主事王守仁上疏言戴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為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命遽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然莫敢為陛下詘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無補國事而徒增陛下之過舉耳臣恐自茲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萬一遣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所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心然後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豈不休哉疏入瑾怒矯詔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謫後瑾使人伺之途將置之死守仁至錢塘慮不免乃乘夜佯為投江而浮冠履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江濤泣子胥之句浙江藩臬及

郡守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隱姓名入武夷山中已而慮及其父華卒赴驛華時為南京吏部尚書劉瑾勒令致仕　帝悉以天下章奏付劉瑾瑾時雜搆戲玩娛帝候帝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帝曰吾安用爾為而一一煩朕瑾由是自決政瑾初亦送內閣擬旨但秉筆者逆探瑾意為之其事大者令堂候官至瑾處請明然後下筆後瑾竟自於私宅擬行多出松江人張文冕手張文冕者故市儈嘗犯法南京兵部尚書何鑑捕置之理亡匿附瑾瑾倚之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日候瑾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長跪大小官奉命出外及還京者朝見畢必赴瑾見辭以為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擬旨東陽等必極為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為國除弊等語識者鄙之　劉瑾使禁直指揮點視六科官辰入酉出毋離其次二年春正月劉瑾矯旨枷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於長安左右門外郎中張瑋於張家灣俱以違例乘轎為東廠所發也時瑾遣邏卒伺韓文于途無所得遇璿等遂以其事上已而以大學士李東陽疏營救甚力瑾不得已乃瀕死而後釋之各坐謫戍　閏正月劉瑾矯詔令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瑾處詳議兩京都察院各道有奏章必先呈堂稟詳然後上聞　二月以都御史曹元巡撫陝西元故與劉瑾親遂用之　劉瑾矯詔遣科道查盤天下軍民府庫其存留者皆令解京郡縣積儲為之空匱　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頒示天下畧曰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簡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

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鐘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偉朱廷聲劉玉遞相交通彼此穿鑿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勑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是日朝罷令廷臣跪金水橋南聽詔　劉瑾矯詔京官養病三年不赴部者革為民未久者嚴限赴京聽選瑾知科道等官忤己者養病避禍故嚴禁錮之　夏四月劉瑾矯詔令內閣撰勑天下鎮守太監得預刑名政事其最為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輦送數十萬於京師畢貞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勑自山東沿海達於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司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准備事由送內閣請勑書未有不由六部內閣自出勑者瑾付內閣創為之東陽等不能執奏唯唯而已　逮南京巡撫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獄先是魏國公徐俌與無錫民家爭田璞歸田於民俌賂劉瑾差官覆勘使者乘瑾風旨悉以其田予勳戚且劾璞前勘非是瑾矯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此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甦謫海南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袁㯄賂劉瑾求封郡王傑持不與曰皇帝祖訓無載也瑾矯旨許之而勒令傑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昇初以忤瑾致仕已而復不合罷　寧王宸濠厚賂劉瑾請復其先世已革護衛瑾矯旨與之　劉瑾等誣逮工料給事陶諧廷杖落職為民諧前後上殿戒逸游遠讒佞停止不急工作差官賣鹹織造皆直指羣奸欺蔽之罪瑾等以是大恨之已而復以他事逮之理据摭百端終不屈杖戍肅州衛　五月以講官詹事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舊事御經筵畢必獻規諫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官耳何多詞劉忠與廷和皆舊東宮官奏曰二人當令南京去遂有是遷時南部無缺皆添註雖陞之實遠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

為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乃以蜀錦饋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遂厚廷和而疎忠時劉宇為中樞託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日數往來兵部郎中楊廷儀廷和弟也每俟瀛出必招入私署留坐款語四司官有不附宇者瀛必言於瑾令外補廷儀獨諂諛宇廷儀能文宇章奏皆廷儀為之　吏部推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掌南京都察院事劉瑾矯詔令致仕繡在兵部結怨中貴至兩廣供應裁革日唯廩結數升而已瑾使人蹤跡其人嘆息而去瑾竟不能害致仕歸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　六月給事中許天錫手具登聞鼓狀力陳時弊懷中不敢奏自經屋梁死天錫在弘治中素言事有氣節時給事中郗夔覆視榆林功次瑾私人冒功多夔難所紀敘亦自經死給事中周鑰使還當賂瑾無所借資自刎桃源舟次　劉瑾議革天下提學官吏部尚書許進謂提學作育人材之本執奏不可止之　太監李榮傳旨御馬太監谷大用父奉御用太監張永父友俱陞錦衣衛指揮使尋俱進都督同知此內臣父兄授官之始　秋八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奏自正德二年以來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思患預防意蓋指劉瑾也瑾大怒曰源何官亦學為忠臣耶矯旨逮送錦衣衛杖三十謫戍肅州至懷慶卒妻度氏斬蘆荻覆屍葬於驛後源父御史瑄以劾曹石謫戍嶺外猶幸生還源忠直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免朝野悲之　劉瑾改其姪壻納粟監生曹謐為千戶起其妹夫致仕禮部司務孫聰贊畫大同軍務　冬十月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入朝命改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

起張綵復為文選司郎中綵美丰儀先為文選郎與焦芳相得給事中劉茝劾歸至是芳薦綵於劉瑾綵故瑾鄉人謁朝數日後始往見瑾瑾喜迎笑曰好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卻來

鄉里遲來最得也時許進議調驗封郎中石確於文選疏已入而瑾欲復用綵迫進追回用石確疏以綵易之尋復以綵為右僉都御史而合水韓鼎者亦由瑾陞户部侍郎與綵同廷謝鼎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吃不能致詞谷張輩屛後羣笑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既謝皆嘆曰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綵歸過瑾瑾設酒餚預待曰非都憲我為老韓愧死矣相得益歡 十一月劉瑾矯詔革天下巡撫 始遣科道查盤各邊芻糧劉瑾素知邊方召商中納積弊遣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内有糧粗粃草浥爛者瑾矯旨逮繫各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既至鎻扭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賠償凡各商人納過糧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日乏 劉瑾矯詔裁革天下按察司兵備官 十二月逮順天府丞趙璜下詔獄斥為民璜任濟南知府裁抑鎮撫中貴故瑾恨之 巡撫四川都御史劉纓謂蜀水惡請開通巫山道可自夔陵達夔州旨未下遂開道瑾矯旨械纓下詔獄廷臣論救釋之

三年春正月劉瑾令朝覲官每布政司納銀二萬兩 考察朝覲官既上奏翰林學士吳儼家故富劉瑾嘗有所求儼不與御史楊南金者都御史劉宇廷撻之不堪辱養病去瑾矯旨綴奏尾曰學士儼幃幙不修其致仕御史南金欺詐無病其為民 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擿出之猶未釋也復羅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海輙瞯亡答之竟不一見至是夢陽客左氏者詣獄語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下今死生之際始托之寧不愧於心乎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强之再夢陽乃以片紙書數字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為能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

是誠在我我豈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避咎也遂詣瑾瑾大喜延置上座海曰昔唐玄宗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即當為先生役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而公曾不為之援柰何欲為白脫靴哉瑾曰此朝廷事今聞命當為先生圖之海遂解帶與之飲達曙別去夢陽由是得釋而海與瑾往復竟羅清議矣　左都御史屠滽掌院事一日上審錄重囚本内寫劉瑾傳奉字重復數多瑾怒罵之滽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於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久乃起　二月起前都御史雍泰提督操江先是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及給事中潘鐸等復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薦於瑾瑾以同鄉故起之鄉人諭泰謝瑾泰曰進退在天若柰我何　三月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為部屬時焦芳子焦黃中會試中式芳意欲得大魁既而取呂柟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於劉瑾改清等官而授黃中簡討及劉宇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為庶吉士數月黃中仁等俱擢編修　劉瑾修理莊田擅掘天地壇後土侵壓官地五十餘頃毀官民房屋三千九百餘間發民間墳二千七百餘塚　降湖廣按察司僉事湯沐為武義知縣罷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洛恪沐為御史時忤瑾故降之　逮御史徐禎下獄死禎江西新淦人初為江陰令治行奏天下第一徵為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剳送該年餘鹽銀兩禎不從瑾御之後禎復命俟於朝門遇瑾不為禮即矯旨下錦衣衛獄杖戍肅州衛禎重傷死於獄仍行原籍查禎男涂樸起解補伍瑾敗始得釋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先是一清巡邊上疏陳戰守之策請復守東勝開屯田數百里省内運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尅期完工而劉瑾憾一清罷之工亦止至是又惡其築邊糜費下詔獄大學士王鏊言於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修

邊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乃得釋、　夏四月、劉瑾假湖廣災傷為名、奏遣同鄉侍郎韓福出理糧餉、福科斂剝削、饋銀數萬、已復命福兼副都御史、督理湖廣逋賦、民甚苦之、　逮御史王時中下獄、正德初、時中抗疏論瑾、瑾啣之、識名於屏、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廢弛、極意振厲、總督劉宇、瑾私人也、常以贓吏囑時中、不從、瑾既憾時中、宇復譖之、瑾矯詔逮繫、令荷重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日、數踣且殆、李東陽援之、得釋、　以王佐為南京戶部尚書、時遣科道稽覈各邊糧芻、先後巡撫憲臣、多坐累繫獄、佐一日同尚書顧佐等見瑾、瑾言及茲事、曰、朝廷必大誅戮、乃大懼耳、佐曰、本朝未嘗戮大臣、有毀尚書許進者、瑾語諸大臣曰、許進奸邪、若尚書劉宇可為吏部、佐曰、佐與劉尚書素厚、與許尚書交淺、然許素有望、恐劉尚書不如也、毀之者因曰、王佐黨進、瑾怒、遂有是遷、欲姑遣之去、而徐圖之、　劉瑾矯詔令進士陳璋致仕、璋登弘治乙丑進士、既歸、欲終身養母、母讓之曰、不聞舍孝子而為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至是抵京、值瑾竊政、獲罪、遂矯命令致仕、許進宣言於朝曰、古今曾有進士致仕者乎、欲援之而力不能、同事强璋賄瑾、璋曰。官以賄成、吾不為也、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母終。議者謂天下以成孝子也。後瑾誅。應詔起用、　五月、南京大饑、劉瑾矯詔勅運米三十三萬石、轉邮鳳陽、南京、兵部尚書何鑑執奏、言留都地方重於鳳陽、災傷甚於淮西、止之、始得遣官賑濟、　劉瑾矯詔籍沒已故戶部尚書秦紘、通政强珍財產、家屬遣戍、　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南康民吳登顯等三家、以端午競渡、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華衣怒馬京師語音、輒相驚告、官司密賂之、人不貼席矣、　六月、鎮守太監廖堂薦舉內外官、預擬陞調、吏部多狥之、吏科給事中何紹正劾堂雖奉旨察賢否、注遷當付吏部、上責堂下所薦于御史、

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時早朝有遺書丹墀者、上命拾以進、則告瑾不法狀也、瑾大怒、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諸監立門東監之、有頃命大臣出、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內監雅待衆翰林敢爾、亦使出、御史等官東向跪、曰、御史習知法度、亦寧敢爾、瑾不聽、時暑甚、僵仆十數人、命曳出、內監黃偉忿曰、書中所言、皆為國為民、好男子死即死耳、何不自言、嫁禍他人、為瑾努目曰、是何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匿名固死也、翊御前拉諸監入、李榮曰、入矣、公等俛而舒、令內豎擲冰瓜焉、有頃、瑾還來、榮曰、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盡送下詔獄、長安鬻飯者爭飯百官市中、明日李東陽疏救、瑾微聞出內寺、乃得釋、上手匿名書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遂退李榮黃偉、任瑾益專、 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瑾已勒文落職、怒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遺失簿籍、遣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考訊、欲置之死、監禁數月、罰米二千石、赴大同親納、時諸大臣忤瑾去者、瑾俱誣以舊事、令輸粟塞下、尚書王佐張縉楊守隨何鑑都御史熊繡孫需戈瑄等、皆不免、鬻產不能給、稱貸以償、縉紳為之騷然、 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張彧劉子勵、俱以查盤後先忤瑾意、下獄、奎彧荷校且死、李東陽疏救之、始釋、希曾子勵杖三十為民、 秋七月、以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瑾以泰不附己、恨之、併欲逐許進、尋遂矯詔令泰致仕、時保國公家人朱瀛者、謀傾許進、以劉宇代之、因進嘗薦雍泰、乘間言於瑾曰、許尚書佯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為山西按察使、及宣府巡撫、皆以剛暴辱屬吏、朝廷屢貶不用、今進欺公舉用、又揚言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原任文選郎中張綵入內、詰問雍泰貶謫事、如何不備入奏、內綵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塗之、瑾索原稿視之、果然、於是擬旨以進欺罔、斥致仕、尋除名為民、馬文升劉大夏俱以薦雍泰削籍、編修劉瑞亦以薦泰罰粟

二百石、輸大同、　八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獄、謫戍、大夏在中樞、議革勇士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滋不悅、大夏既歸、有激怒於上者、太監甯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大夏建白、乃免、又孝宗召見嘗言劉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權貴、孝宗密遣錦衣衛百户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太監李榮為解得免、至是宇御舊怨、言於劉瑾、謂籍大夏家可得數萬金、焦芳亦共譖之、會土目岑猛怨潘蕃、圖還田州、納賂瑾、瑾簡蕃原奏岑猛獄詞、大夏在兵部議覆、遂矯詔以猛為田州同知、逮大夏蕃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都御史屠滽亦言大夏不宜深罪、瑾怒嫚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婉解之、瑾使使詗大夏家實貧、乃與宇謀、與蕃俱擬戍廣西、焦芳曰、是送二人歸也、遂發甘肅衛、大夏雇騾車出都門。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進果食。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户部尚書致仕、泰素清貧、為都御史、奉表賀聖壽、以土葛遺瑾、瑾啣之、會吏部推補是職、瑾矯旨致仕、　劉瑾矯詔以劉宇為吏部尚書、曹元為兵部尚書、　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上言惜老成宥狂直、謫廣東揭陽縣丞、琳因瑾排大臣、出臺諫、故言及之、　九月江西按察司副使王啓忤劉瑾、降廣西容縣知縣、啓為御史時、敢言、忤中貴、瑾啣之、故有是降、尋又令廣西巡按提問、罰米三百石、輸官、瑾又矯旨、留巡按御史胡瓚二年、瑾以己陝西人、瓚不附己、故留之、未幾論遼東事、罰米三百石、　劉瑾禁各處有司、不許奏災異、　冬十月劉瑾矯詔以翰林學士張昺為鎮江府同知、修撰何塘為開封府同知、昺塘皆抗直、見瑾不為禮、坐事謫之、　下陝西舉人郝序於獄、序户部侍郎郝志義子、志義卒、序援例乞祭葬、瑾謂洪武禮制、無此例、下錦衣衛獄、

譎戍瑾自擅政馬永成等入黨父俱封都督造墳葬祭所命祭文皆李東陽撰臺諫不敢言　劉瑾矯旨改惜薪司外廠為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為內辦事廠時既立西廠以谷大用領之瑾又自領內廠比東西廠尤酷烈中人以微法往往無得全者市井遊食無業之人如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千餘人集城外東郊持白挺刼人聲言欲甘心瑾瑾懼乃復之瑾又令寡婦盡嫁及停喪未葬者盡焚棄之京師閧然瑾恐有變乃罪其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皆立內廠以後事也　劉瑾矯詔天下發遣盜賊連親屬　十一月劉瑾創立真觀於朝陽門外大學士李東陽為製碑文極稱頌

四年春正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邵寶致仕時公卿多出入瑾門寶一無所通瑾數以危言撼之不為動瑾惡平江伯平江伯漕帥也事與寶相關瑾怒禍且不測李東陽力解之乃得致仕去　以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為國子祭酒鴻儒在山西有聲劉大夏嘗對孝宗稱其大可用吏部從人望舉之尋以守正忤劉瑾回籍　罷興化知府張嵿為民嵿先任刑部郎中時隆平侯張佑卒無嗣弟姪爭襲賂瑾瑾囑之不為狥正德三年出守興化瑾有所餽不報郡人戴大賓弱冠登第瑾欲奪其舊聘以弟女妻之以囑嵿亦拒不許瑾怒遂擴隆平侯奪爵事誣罷歸家　二月劉瑾矯詔行吏部不時考察兩京及在外方面官　勒原任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先是詔舉懷才抱德之士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應詔劉瑾以四人皆遷鄉人而草詔由健欲因而害之矯旨下禮等鎮撫司鞫之劉宇阿瑾意劾有司訪舉失實鎮撫詞連健遷瑾持至內閣欲籍其家李東陽徐為勸解得少釋焦芳抗聲曰從輕處亦當除名既而旨下健遷除名禮等戍邊令餘姚人從此毋選京朝官　三月以錢璣為户部尚書璣附瑾故不

次用　夏四月大學士王鏊致仕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鏊然見鏊開誠與言術亦間聽及焦芳用事專事媕阿而瑾驕悖日甚毒流搢紳鏊欲遏之力不能居嘗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鏊因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鏊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鏊無所得鏊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歸時方危鏊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　以王雲鳳為國子祭酒尚書張綵以人望起之始被命欲堅辭及有遺書言執政者誦太祖寰中士夫不為吾用者當殺身滅家語雲鳳父大司徒佐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耶雲鳳泣就道至無所餽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教廢雲鳳立條約示諸生約束甚嚴士子卒感服尋乞養病歸　劉瑾矯詔以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壞祖宗舊制雜以新例悉毀之降吏部尚書梁儲為右侍郎庶子毛澄諭德傅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鏊致仕免究唯李東陽如故　五月逮廣東兵備僉事吳廷舉下獄時鎮守恣橫廷舉劾太監潘忠二十罪併及劉瑾忠亦誣列廷舉逮獄鞫之無狀止以枉道歸家荷校吏部門前主事宿建輩謀救之尚書張綵閱奏稿心賞其能言於瑾凡十二日得釋謫戍邊衛踰月赦為民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為南京部屬瑾素惡諸翰林不行跪禮至是修孝宗實錄成例進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摘所忌十餘人為南京員外郎主事等俾擴充政務始瑾以翰林慢己與張綵謀欲調之外綵不可至是瑾復持之綵為講解意已平而焦芳父子及段炅輩謂可乘此擠其素有讐隙者乃以名投瑾從臾成之　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　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初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屯政修舉故軍食自足後為世家所佔以此不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

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各邊偽增屯田數百頃悉令出租人不聊生周東在甯夏尤苛刻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寘鐇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為名瑾禍自此始矣　六月進吏部尚書劉宇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以吏部左侍郎張綵為吏部尚書時吏戶兵尚書皆瑾黨　八月榮王祐樞之國常德劉瑾惡王居京邸與張綵謀遣之　劉瑾受都督神英賂加涇陽伯爵給誥券　劉瑾招引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等占候天文推測命數私置軍器明等妄稱瑾姪劉二漢當大貴瑾陰令內使藏小刀二於扇內出入禁闥　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爵正德三年熊總督漕運劉瑾橫索金錢不應瑾因中以法欲置之死李東陽力爭之瑾曰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予誠姑息然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甯河道通漕大有功勒銘鐵券子孫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不悅竟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海南衛奪其誥券　劉瑾矯詔下刑部侍郎陶琰獄陝西游擊徐謙訐奏御史李高而謙故劉瑾黨也又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會上命琰往覈其事琰據法直高謙以告瑾瑾矯詔下之獄禁錮兩月削籍　冬十一月命給事中張繪御史房瀛等查盤兩直隸各省錢糧先是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禍各斂銀賂之每省至二萬兩往往貸於京師富豪復任之日取官庫貯倍償之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為異時張綵聞而言之瑾不自安謀差官查盤蓋欲掩其迹也　劉瑾奏訪金華知府萬福老疾蘇州知府鮑瑋同知王卺贓貪江西左布政馬龍貪濫僉事阮賓輕浮謫降提問有差巡按山東胡節斂銀饋瑾瑾知之捕下獄死侍郎張鸞自福建還斂銀二萬送瑾瑾收之承運庫降黜鸞給事中歐陽雲御史貝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皆以賄瑾削籍時瑾酷法繩人內外貨賂

不貲吏部尚書張綵過瑾從容為瑾言瑾殊納之然終不能改也 劉瑾擢都督僉事曹雄為左都督陝西自楊一清罷邊寇猖獗不可制總督尚書才寛好野戰自將由興武擊套部斬首數十級狃勝深入遇伏中流矢卒巡按御史劾曹雄臨陣退縮不救瑾挾私切責御史而更超擢雄 十二月追奪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誥勅為民充軍從都給事中李憲言也 改吏部尚書梁儲於南京儲不附瑾故有是調

五年春二月以兵部尚書曹元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正德中不由翰林入閣者三人楊一清以才望劉宇曹元皆附劉瑾得之 劉瑾出太監張永於南京不果行瑾欲盡除軋己者一日伺間言於上調張永於南京旨未下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永入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己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奮拳欲毆之谷大用等勸解上令諸近臣置酒和釋 夏四月劉瑾矯詔令南京刑部尚書吳洪致仕甯河王鄧愈後有兄弟爭田宅者其兄倚瑾為援洪直之故及 安化王寘鐇反起都御史楊一清命太監張永提督討之一清與永西行一日嘆息泣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為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羽翼已成耳目廣矣且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甯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鐇偽檄并述渠亂政兇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天下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脫上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即退瑾必見殺又涕哭頓首得請

即行事無緩頃刻漏事機禍不旋踵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 六月大學士劉宇致仕宇附瑾排斥正人知瑾將敗先乞身免 秋八月劉瑾伏誅初寘鐇反移檄數瑾罪莫敢上聞有指揮徐鯤者傳檄示人瑾捕下獄論死因下赦寬恤以收人心未幾而寘鐇就擒悔欲反之方侈然自為功矯旨加己祿米擢兄劉景祥為都督張永等與瑾爭權勢不相下至是望日甲午永至自甯夏獻俘上迎之東華門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謂瑾激變甯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狀永黨張雄張鋭亦助之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步臣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為永曰取天下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上悟允其奏當夜即命禁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禁兵排闥入瑾驚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疑矣趨出户被執就内獄明日降為奉御閑住之鳳陽命廷臣議其罪瑾嘗招置術士余明等太監孫和造衣甲弓弩遺瑾瑾皆受藏之竊有不軌圖是時瑾兄都督景祥死將以八月甲午葬百官多會送瑾初嚴夜禁星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中夜聞兵甲聲錚然里巷私語籍籍謂傾朝送葬瑾且因為亂永之獻俘也瑾使以乙未入永知即以甲午入以故得先發明日晏朝後外人微聞瑾得罪猶莫敢顯言者及旨猝中發邏卒飛騎交馳於道浹日乃定初上尚未有意誅瑾瑾聞鳳陽之命曰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湯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八爪金龍四玉琴一玉璽印一盔甲三千冬月團扇飾貂皮扇中置刀二衣甲千餘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付獄吏部尚書張綵錦衣衛指揮楊

王石文義等六人皆送都察院獄於是六科十三道共劾瑾罪三十餘條上是之命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廷訊之都給事中李憲亦劾瑾憲故出瑾門下瑾聞之笑曰李憲亦劾我耶鞫之日刑部尚書劉璟猶噤不敢聲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卻駙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使人批瑾頰曰公卿朝廷所用何由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既上獄上命毋覆奏淩遲之三日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於天下諸被害人爭買其肉啖之有以一錢易一臠者瑾親屬十五人并二漢張文冕楊玉石文義等皆論斬張綵死獄中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宇子編修劉仁芳子侍讀焦黄中戸部尚書劉璣兵部侍郎陳震並削籍為民黄中為檢討踰年即陞侍郎性尤狂恣無恥時土官岑濬没入家口內有殊色芳求瑾得之後臥病黄中烝焉瑾誅言官交章暴其罪並褫職瑾流毒五年變易吏兵二部選法將官失律有加封伯都督者或徑自傳奉時綴批別本惟意而已又以事籍沒故大臣家收其妻孥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添設巡捕巡鹽等官四出誅求諸邊屯田賦税以肥私家海內騷然以有寘鐇之變而卒及於禍五年中惟大理評事羅僑抗疏得脱中外聞而異之士大夫悉為曲學阿世瑾嘗有所惜以驗士大夫應違一朝士某從其門下某請見某曰我公好近眉而冠君之冠高柰何曰業定矣聊姑入及見瑾瞪目視朝士驚更低冠入謝瑾乃悦祭酒王雲鳳先提學陝西榜笞生徒有同囚訊瑾聞而還之雲鳳於是往見瑾瑾叱曰何物祭酒一嘴猪毛耶雲鳳惶恐謝既退請瑾臨視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復請較刻瑾近行法例永著為令給事中屈銓亦如雲鳳請刑部尚書劉璟數被詬懼因劾奏其屬三人瑾謂能督責意乃悦於是瑾以為無所不可為矣一日瑾涕泣語張綵曰始谷張諸人恚外

臣籍我輩推余當之余以身狥天下所摧折衣冠多矣今天下之怨皆集於余諸人晏然享之予未所所稅駕也綵因辟左右曰今上未子勢必立宗室子若長且賢公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無憂也瑾曰善居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為吾自立耳綵告不可瑾怒以茗盤擲綵綵不敢言瑾敗坐綵同叛綵呼曰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可鑒其心初瑾被縛有旨降鳳陽李東陽語諸大璫曰脫復用當奈何張永曰有我在無慮已而瑾上白帖言就縛時赤身無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上見帖憐之命與故衣百件永始懼謀之東陽令科道劾瑾劾中多及文武大臣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况兩班官耶今罪止瑾一人可易疏入獄詞具乃止連文臣張綵武臣楊玉等六人綵疏稱寃盡發東陽阿瑾事卒斃獄剉尸市中

詔焚諸與劉瑾往返書札時籍瑾書得秦府永壽王為瑾慶壽詩序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旨切責李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朝廷威福以刼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工誰不屈意待之况王府懿親自非同惡助叛法不可赦其細故小過亦宜曲賜包容若降旨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傳聞驚駭各不自安臣願聖明廣大涵容將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悉焚之以滅其迹上從之

封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為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玘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給誥劵世襲李東陽奏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永等之功故加恩典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事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上疏請上還內宮擇宗室之賢者養於別宮收召老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等以修舊政又言瑾雖死而權柄猶在宦豎安知後無

復有如瑾者詞旨剴切大忤左右不報御史張芹劾大學士李東陽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內變又攘以為功冒膺恩蔭乞賜罷斥不聽時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魏彬馬永成等擅執朝政兩河南北楚蜀盜遂起

谷應泰曰嗟乎宦寺之禍自古烈矣周禮重奄寺之司秦風著寺人之制蓋以其人進身刑餘厠員灑埽非有忠孝砥礪之素而其入也優游房闥窺伺色笑其出也口御天憲手秉王章固宜其威福剸恣發不旋踵而傾軸覆軫動成烱鑒者也劉瑾以青宮舊侍狐蠱君側當其始也豈遂有莽懿非常之志溫卓不軌之謀乎假狗馬音樂以巽君王之憐惜取富貴苟容足矣而乃毒蛇不斷將夫螫手韓文一發不中而顧命諸臣斥逐無遺六給事十三御史之章再入而諫官宰臣誅鋤畧盡於是北門之獄驟興搢紳之禍尤烈內閣樹其私人部寺張其羽翼威燄加於郡國更置及於岩疆瑾遂駸駸馬不能安於人臣之位矣夫水之湍也風又激之湯已沸也火又烈之廷臣自李東陽而下無不靦顏要地甘心頤指間或微言解鬬自托於太邱之弔張讓然而固寵依違詎殊於商君之因景監乎清流之望既歸宮府之權自一小人得志有自來矣焦芳劉宇寗足責哉然而李夢陽之閣部密謀無異於楊一清之密說張永也王岳范亨徐智之從中奏上又無異於張永之叩頭哭泣也李計中洩於政府而楊謀獲成於閫外岳亨敗事於濡遲而張永決策於立談言於寘鐇倡亂之後者信而有徵言於狗馬娛心之日者迷而難悟卒之國家受恭顯之禍政府有匡趙之羞張永收桑榆之功諸賢深徙薪之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豈不信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

寘鐇之叛

武宗正德五年夏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鐇反、寘鐇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炵、靖王第四子、永樂十九年、封安化王、弘治五年、寘鐇嗣王、是時劉瑾擅權、毒流天下、寘鐇素有逆謀、與寗夏衛生員孫景文孟彬往來甚密、覡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鐇、輒呼老天子、寘鐇益懷不軌、會瑾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寗夏、倍益頃畝、徵馬屯租甚急、敲朴慘酷、諸戍將衞卒皆憤怨、景文謂寘鐇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寘鐇遂令景文家寘酒、邀諸武弁、素所被辱丁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且謂寘鐇多奇徵、可輔、欲盡殺諸守臣、刼衆舉事、衆方怨、聞景文言、皆忻然從之、曰、即事不就、死無恨、遂歃血盟、定計、衆散去、景文以報寘鐇、寘鐇令人往平鹵城、說戍將、及素所厚張欽等十餘人、皆從之、各集衆待時、有邊警、總兵姜漢命周昂簡銳卒爲牙兵、得申居敬等六十人、昂領之、初五日、寘鐇遂置酒、召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謀反、錦昂者、故常托景文貸寘鐇金、納級陞都指揮、德寘鐇深、寘鐇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少卿周東鎮守太監李增鄧廣漢等、惟學東辭不往、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錦等詐言塞下警急、呼壯士申居敬備邊、執兵械、跨馬呼譟、儀賓韓廷璋等伏兵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等、遂走行臺、殺惟學及都指揮楊忠、又殺周東、縛侯參議、放獄囚、焚官府、刼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召逆黨平鹵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僞造印章、旗牌、又令景文爲檄、數劉瑾諸罪狀、張綵劉璣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爲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

爲軍師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一人總管關中大震陝西守臣將寘鐇等列印劉瑾激變罪惡告示榜文封奏瑾匿不以聞　總兵曹雄等聞變率兵沿河堵截遣廣武營指揮僉事孫隆將大小二壩積堠捲埽柴草盡皆焚燬楊英率黃正等發靈州順流而下鐇遣魏鎮等至廣武營散賞孫隆用弓箭神鎗拒却之曹雄親帥兵至靈州　初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聞變警帥兵出玉泉營寘鐇反遣人招仇鉞令以其兵來會佯許之帥衆還鎮鐇奪其軍單騎歸私第京師訛言鉞已從賊又與武營守備保勛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勛爲外應朝議用勛爲叅將鉞爲副總兵令率兵討賊於是勛上疏言臣母及妻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以謝朝廷鉞亦稱病卧陰納游兵壯士俟保勛等兵至從中起爲內應俄而總兵曹雄亦遣人持書約鉞鉞蒼頭書童者没河潛入城具言保勛楊英韓斌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焚兩壩埽捲河舟盡泊東岸矣鉞喜嗾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遏東岸兵勿使渡河何錦果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覘渡口留昂守城時四月二十三日也寘鐇出城祭祀社稷旗纛等神使人呼鉞陪祭鉞復稱病不出昂自來問疾鉞陽呻吟卧伏諸蒼頭陶斌來得俟昂入用鐵骨朶擊殺之割其首級鉞即披甲仗劍跨馬出門呼諸壯士楊真等從者百餘人直趨安化府執朱霞孫景文等十一人殺之擒寘鐇及其子台溍儀賓謝廷槐韓廷璋並黨李蕃張會通等詐傳鐇令召錦還而别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錦方帥兵還卿等即以所部兵擊殺胡璽魏鎮等十餘人聲言城中事定以攜衆心又往河口執劉鉞姜永殺之衆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正脫身走追擒之賀蘭山外并獲申居敬等曹雄楊英各先後至寧夏鐇起兵凡十八日而敗　上聞寘鐇反頒詔天下慰安人心詔內有宥充軍罰

米官員、停徵糧草等件、出內閣、草中又欲取回各處差出官校、劉瑾有難色、以李東陽言、從之、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太監張永總督軍務、太監陸誾管領神鎗、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爲提督、率中外兵討寘鐇、時朝內不知四月二十三日事、故出師、神英等統京營兵、合陝西諸鎮兵馬、分道進勦、瑾矯詔改戶部侍郎陳震爲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討寘鐇、暫行總制事、震附瑾、由光祿卿陞戶部侍郎、瑾倚之爲腹心、會寘鐇反、衆推楊一清提督軍務、瑾屈於公論、不得已從之、然度一清必辭、故遣震彌縫其間、冀其成功、將柄用之、已而聞寘鐇已就擒、楊一清上疏乞將京軍取回、以安反側、上詔涇陽伯神英以兵還、命張永及一清仍往寧夏綏安地方、時道路相傳、總督率京營兵將屠寧夏、一清慮激變、遣百戶韋成賫牌曉諭寧夏官舍軍民、大賊已擒、地方無事、天子遣二王重臣來撫定爾輩、又出示朝廷止誅首惡、不究脅從、有功者許錄用、各部官員不許聽人誣陷、敢有流造訛言者、治以軍法、　侍郎陳震械寘鐇送京師、楊一清以事干宗室、處置少疎、恐生他變、又各犯有原謀脅從、情罪不一、一概解京、將無可活者、故馳往正之、時已渡河、乃收繫靈州以待、一清會太監張永檄鎮守撫按督同王司官公審、分別首謀共謀隨從等、時鎮巡逮至千餘人、一清出者凡百餘、申居敬徐欽程保等、止逮其身、繫家屬、俟正犯誅後、徙其妻子、奏聞下法司議、從之、一清又謂永曰、恩威當並行不悖、大變之後、堂陛凌替、不復知上下之分、維時造僞命僞符、手刃大臣者、戕殺主將、奪其家者、遺姦尚存、無以善後、乃密諭鎮巡捕指揮馮經等奏上伏誅、　八月、太監張永回京、楊一清仍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削慶府護衛、寘鐇錦廣等械至京、皆伏誅、論功封仇鉞爲咸寧伯、

谷應泰曰、正德二年四月、慶府寘鐇反、十四年六月、寧府宸濠反、逆同罪均、固已然、古者

天子居重馭輕先眞根本分建宗子次固維城無事則修職稱貢率土歸王有事則環甲荷戈用紓國難是以家裕苞桑國鞏磐石計深遠也劉瑾威刼大臣權傾萬乘帶及畜何羅之謀術士進蒯通之論二世之禍直須時耳寘鐇聲罪發難志清君側夫產祿在而與居之兵非叛武壘墓而敬業之兵亦正惜其溺志亟覬擅殺命卿狼狽稱戈既無觀變之智徘徊河上初無撥亂之心所以身膏斧鑕而秦人莫之哀也不然扶蘇受沙丘之詔而吞聲自裁湘岳得臺城之命而環甲不進强枝固本又何以稱焉雖然寘鐇一狂悖豎子也天誘其衷狡焉思逞天殆借鐇爲逆璫授首資乎寘鐇不反則張楊夜半之謀不合寗夏不亂則武宗腹心之愛不割張父趙母社稷之憂詎有艾歟觀楊一清道聞鐇擒而急反京兵緩誅惡黨豈非狡童游魂應時剪滅而璫毒方深人心易震內憂未靖外寧非福豹房之計得行而後戰勝之賀乃在廟堂也然則寗夏之功不在寗夏在於楊一清乘寘鐇以誅城社之奸南昌之捷不在南昌在於王守仁滅宸濠以寒覬覦之膽嗚呼皆可謂大臣者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

平河北盜

武宗正德四年秋九月畿南盜起時劉瑾用事專恣驕横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刦掠號響馬盜至是聚黨益熾瑾欲速除之分遣御史寗杲于眞定殷毅于天津薛鳳鳴于淮陽專事捕盜舊例御史出不得以家屬隨至是杲等許攜家往以滅賊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爲樂邏卒奏之

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五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用皷吹前導金皷之聲彌日不絕瑾以捕盜功擢杲毅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五年冬十月霸州隆盜劉六劉七叛初霸州文安縣大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爲深窖同時劉六劉七齊彥名李隆楊虎朱千戶等皆附之諸大璫多文安人茂通賂納交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與茂居鄰結爲兄弟因得徧賂馬永成谷大用輩常因內官家人出入禁中進豹房觀上蹴踘蓋無忌憚河間參將袁彪數敗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吾弟耳今後好相看無相扼也又舉屬茂曰袁將軍與爾好今後無擾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諸將聞風腼肭及甯杲至有巡捕李主薄承杲意僞作彈琵琶優人入茂家具知曲折杲率驍勇數十人乘不備掩擒之斧折茂股載歸餘賊相率至京謀逭罪忠與永成爲請于上且曰必獻銀二萬乃赦之劉瑾家人梁洪亦索萬金六七楊虎計無所出潛赵近境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六七知事敗散去六七膽力弓矢絕倫諸盜皆畏之涿州州官知其能召至協捕有功御史蔣瑤亦用而賞之或勸瑤并絕禍本二人竟颺去杲仍圖形捕之逮繫妻孥盡破其家六等窮蹙憤恚乃相聚抗官府刼行旅旣劉瑾伏誅杲亦被劾罷下健兒多歸之詔下討賊仍許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姊出首自領三十四人詣州知州郭坤以聞貰之令捕他盜自效至是復叛去往附畿內盜白英時英已流刼至山東

六年春正月霸州巨盜劉六劉七聚衆攻安肅縣刼取繫獄盜黨齊彥名時窮民響應旬日間衆至數千刦掠畿南州縣霸州文安生員趙風子者名鐩有勇力好任俠每大言自負先是劉六等攻掠文安鐩率妻子避賊立水中賊刼其妻將汙之鐩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

擒說使降許納歸家與弟鐇鎬聚五百人會于河間、由是賊黨益繁、自畿南達山東、倏忽來去勢如風雨、乃命指揮同知李瑾統京營千人往討、瑾至德州、奏言白英約四百人、分爲二、一刲諸城高密安丘沂水、一自穆陵關、南陷魚臺、直趨金鄉、賊所得皆民間馬、一晝夜數百里馳而官軍馬少、無以追敵、請于山東直隸、取給備戰、從之、命瑾充參將捕盜、　三月賊入博野饒陽南宮無極東明等縣、深冀定祁開等州境、大肆殺掠、攻濱州、臨朐臨淄昌樂日照蒲臺武城陽信曲阜及泰安州、皆破之、時賊衆强、多出不意突犯、所在單弱、勢不能支、李瑾東西奔命、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從之、命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召馬中錫爲右都御史、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夏五月兵部尚書何鑑奏禦盜事宜、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郡縣望風奔潰、甚至開門迎款、以故南北不通、人情洶洶、鑑建議選將練兵、嚴號令、公賞罰、募義勇、起用舊將白玉等數人、奏行山東直隸等處、修濬城隍、選補軍餘、錄用民間武勇、不許遺以資賊、鄉村鎮店、結伍立寨、互相應援、河南山西等處、設兵黃河、斷太行、以防奔突、京操官軍、俱留本處、分守郡縣、又于漕運十二把總部下、每船選精卒一人、沿河駐劄、以防運道商旅、詔悉從所議、鑑復奏遣都督黃琮張俊統兵分布霸州等處、　六月流盜趙鐩劉三、邢老虎、楊虎分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分掠山東、鐩等由河南、山西、自西而東、踰曲周威縣、直抵文安、復往河間泊頭慶雲、由山東陽信海豐、向西南、上、江、爲、蔵、地、六七等、踰山東河南出湖廣江西、仍由故道、入長清齊河等縣、直抵霸州、復走山東、向、東、南、下、江、爲、絕、地、所至縱橫、如蹈無人之境、大抵賊俱起畿內、恃馬力、倏忽馳驟、棲野不佔城郭、踏虛不立方所、每戰驅脅從者居前、呼號衝突、官軍見形即縮、賊相與笑樂、恣所殺掠、稍遇勁兵、前者俱陷、自以精騎覘

勢爲進退莫可控揣官軍雖屢有小捷然失忘多黠者又受賊賂多縱舍賊指揮桑玉嘗與劉六劉七遇文安村中六七匿民家樓上欲自剄玉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脇官軍敗衂者數十人至樓下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六七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去各地方官互相推委時馬中錫張偉所領京營人馬多不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撫解散張偉紈袴子怯不能戰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獲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單車從數卒直抵賊壘開其自新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伺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刦金銀輦載至京餽權倖求赦不得遂益肆刦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刦馬都堂家由是謗騰謂中錫玩冦殃民兵部尚書何鑑劾中錫偉擁兵自衞縱賊不戰逮下錦衣衛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革爵閑住　八月丁巳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等合兵以二千騎破棗強縣屠戮甚慘知縣段豸死之　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大發兵討流賊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以討賊非書生所能辦遂以大用等師兵討賊何鑑奏令陸完率領主事田蘭等招募民兵地方大擾又奏調宣府副總兵許泰遊擊卻永大同總兵張俊游擊江彬延綏副總兵馮禎入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節制　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真定都御史蕭翀憲等撫馭無方遇賊失機兵部奏逮下獄除名爲民且著爲令凡州縣官失守者比守邊將士例　劉七等困滄州不克進抵霸州信安京師戒嚴時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賊在固安甚急上召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兵部尚書何

鑑諭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卿等何以處之鑑對曰邊兵已至涿州賊來送死但恐望風遁去耳上喜初副總兵許泰奉調率部下入居庸關駐涿州馮禎入紫荆關駐保定上乃諭鑑即追還陸完東出往信安鑑承旨畢退至部中已秉燭矣遣人留都門鎖鑰賷牌馳諭戒以失誤者斬時陸完方欲整兵南行而賷牌適至遂直趨固安許泰郤永出霸州平口賊易之泰等逆擊殺數百人賊始懼南奔天津指揮賀勇過之信安灣賊復敗泰等追擊於東光半壁店擒斬二百七十人永再破之景州鑑橋馮禎敗賊于東明裴子嶺斬賊帥僞千戶郤永復破賊棗强縣合兵又破之叅老集及薛家屯擒斬千餘人皆楊虎趙鐩黨也諸將進擊虎鐩于景州朱門村一日數戰殺賊千餘人賊奔遁小灘河北保定都司田彬率指揮趙文等扼之敗績文被獲尋走還副總兵李瑾擊趙鐩于山東蒙山亦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蟒衣虎鐩衣蟒衣沿途炫燿過泰安縣題詩有縱橫六合誰敢捕之句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益熾　冬十月劉六等攻濟寗不克初賊自滄州解圍南走破日照海豐壽張陽穀丘寗陽曲阜沂水泗水費十城至是攻濟寗焚運船千二百艘執工部主事王寵釋之　給事中竇明言弭盜安民擇將事下獄太監張永選團營驍卒聽征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武定州逵河南固始人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橫行河北逵修城濬隍踰月而成又使民家各築墻高踰屋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守號令視旗鼓進退違者無赦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撫按交薦其才擢是職　十一月趙鐩等至宿遷初鐩等攻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南攻徐州不下至是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

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殺高郵等衛官軍三百餘人、執指揮陳鵬、攻靈璧、知縣陳伯安戰敗被執、攻宿州不克、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鐩止之得釋、又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尋亦釋之、又破歸德府、守備萬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餘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武平衛百戶夏時扼之河、楊虎率壯士黃寧九騎渡河、時兵不知其爲虎也、擊之、虎奪舟欲濟、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溺水死、鐩等推劉三爲主、總兵白玉擊劉三於泰和縣小南門、敗績、殺官軍一千五百餘人、失亡盔甲鎗刀二千、神器七十餘、攻破霍丘、殺萬人、執都指揮潘翀、釋之、殺都指揮三保、射殺河南布政司經歷任傑、軍民死者千餘人、至鹿邑、鹿邑潰、執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兵部主事、乞爲劉三子、至新蔡、致仕知府張釋率衆遺劉三金帛萬計、不攻去、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逋、諸將利劫掠、戰不力、賊勢日盛、劉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寧龍謀、兵無主必亂、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營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爲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降者秋毫無犯、拒者寸草不遺、劉六等攻徐州、掠淮西、劉七等覘知谷大用毛鋭等駐軍臨清、復擁衆走霸州、賊以十二月朔車駕出郊宮省牲、圖犯御蹕、時兵部尚書何鑑未寢、左右無一吏卒、乃自具帖子、令廁卒遞入長安門、遂門遞入司禮監、轉奉上知、復傳示各衙門、嚴加防守、又絕城賫報通州良鄉涿州各守備官、整備兵馬、兼以常制、駕出南郊、分調軍馬於南海子盧溝橋羊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衝

突處分甫定漏下五鼓矣有頃上命司禮監大監呂鑑至左順門問今日駕可出否對曰駕當早出以安人心車駕遂出迄暮方回賊知有備不敢犯十二月劉六等西奔掠新城雄縣定興安肅易州淶水而南破高陽蠡縣博野容城深澤東鹿覘知祁州有備乃迂道竟攻臨城高邑成安饒陽由真定掠趙州安平直抵晉州藁城栢鄉內丘南河衡水等處鑑計賊非東向臨清必南奔彰德移文促陸完督軍分道追襲至彰德賊方圍湯陰聞官軍至望風遁去許泰馮禎郤永金輔李瑾張俊成剴追戰敗之渡河溺死者無算劉七等復糾衆萬餘圍李瑾馮禎營許泰與禎瑾內外夾攻敗之賊遁去　劉六劉七齊彥名劉三趙鐩邢老虎等復分掠山東河南賊欲牽制官軍故分冗其勢盜熾　劉三等攻陷上蔡縣知縣霍瑄死之前鋒臨商水知縣率吏民降進攻西平知縣王佐拒敵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之乘勝攻破舞陽劫獄獄有僧德靜偽稱唐府宮人子賊黨賈勉兒留之至葉縣執知縣唐天恩并其父殺之攻襄城襄城人餽銀馬不攻攻破寶豐縣僉事孫磐貴黃榜撫賊趙鐩復書曰羣奸在朝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雄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羣奸有掠縣令妻子者鐩殺之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同知郁采屠其城　命遼東巡撫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咸寧伯仇鉞爲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帥延綏榆林諸路軍馬討河南賊澤至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追縮嚴軍政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息頓首請自効良久釋之遂鼓行前時河南親藩告急何鑑建議復于宣府大同遼東延綏諸將部下續調未發官軍分道赴之復以諸賊分責諸將計日勦滅

七年春正月劉六等復攻霸州何鑑續調宣府邊兵在涿州者遏之賊遁去先是陸完聞賊北

奔、恐犯京師、卽調許泰郤永追至德州、泰永方恐後期獲罪、而賊東遁之報忽至、泰永驚喜、久之、乃知遇賊宣府續調兵也、嘗語人曰、何公此舉既解霸州之危、復舒吾輩之罪、既而遼東續調軍亦至、郤永率邊軍追賊至山東、大敗賊李隆于穆陵關、隆奔劉七營、劉七惡其反覆、斬之、并其衆、復歸河南、陸完分調諸將、許泰等大敗賊衆于汴北、時撫治鄖陽李士實亦發兵夾攻、賊奔商水、倉皇阻河不能渡、官軍併力蹙之、方可殄滅、而紀功御史雷宗力勸諸將朝崇府盤薄久之、賊因得渡商水、何鑑劾宗阻誤兵機、逮下獄。　伏羌伯毛銳至真定敗績、銳衰老怯懦、所領京軍萬餘、皆怯不諳戰、谷大用擁衆觀望不敢進、銳帥師至真定、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適許泰援至、銳僅以身免、失亡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大用同事、不問、罷歸第。　三月趙鐩等攻唐縣、先後二十八日不破、邢老虎病死、鐩併其衆、號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均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鐩以馬文升家在圍中、引衆去之、總制彭澤咸寧伯仇鉞督各邊將師敗鐩于西河縣、殺賊二千餘人、奪回馬騾器械無算、鐩奔鄢陵、焚掠而過、至新鄭鄭州、攻城不能入、遂至滎陽汜水、攻偃師。　陞陸完右副都御史、先是楊一清議擒斬賊三名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雖擁衆數萬、然多刼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民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競取財帛、斬獲脅從首級、屢報捷音、陸完谷大用降敕獎勵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卒無獲者、甚至賊已去、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游擊江彬過冀州、入民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大用完皆不問、大用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坐功冒級、日

費饟稟自出師以來芻糧犒賞費太倉銀二百萬餘府庫爲之虛耗　三月劉三趙鐩等至河南府參將金輔懼不敢渡河總兵馮禎率榆林兵方列陣而姚信所部京軍馳越禎前失利先遁賊麾衆突至禎下馬力戰死賊亦殺傷多乘夜奔汝州復犯汝寧府殺湖廣土軍數十人入潁州朱皐鎮官軍追敗之前後斬賊及渡河淹死人馬五千有餘沿途逃散者甚衆鐩等由光山六安州攻破舒城刦掠人馬　夏四月桐栢知縣李褧率鄉兵敗趙鐩于縣外生擒潘僧等八名泌陽縣劉機率鄉兵擒獲逆盜劉喜等總制彭澤督官軍敗趙鐩于六安州殺獲四百餘人追至定遠連敗之湖廣僉事郭韶敗劉三趙鐩等於應山縣二郎畈廣水店追逐懸崖溺水者千餘人彭澤同巡撫劉丙督各路軍馬追殺鐩等於應山卉子舖隨州蓬甑山等處劉三劉資等潛匿山谷去　李鋐率邊軍敗劉六等于臨朐沂水殄之劉六劉七等東入登萊掠膠州平度萊陽破文登招遠攻圍寧海陸完復分調許泰郤永合兵追勦賊潰分兩隊一隊由高密西奔李鋐追至沂水勦殺無遺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復北走霸州犯香河寶坻玉田諸縣敗官軍殺參政王杲于武清八里庄兵部奏調參將成釗等統領京軍陸完寧杲亦分調諸將會兵截殺賊過馬東圈殺戮寧杲子弟兵甚衆乃越霸州竟往雄縣迤南直抵山東賊雖屢衄然隨在脇聚寡而復衆先是正月劉六等自文安而下二月至宿遷屯小河口刦船欲渡指揮周正禦之不得前退往桃源屯于城子河率衆萬餘掠邳州之泇口集遂由贛榆過郯城既擁衆復寇邳州賊皆白衣彌漫郊野知州周尚化悉力拒走之三月賊過呂梁沿途焚掠無遺總兵劉暉破賊于滕之呂孟社尋敗賊于邳之郭家庄殺獲千餘人賊且戰且走至魚頭集復破之四月賊奔登州海套陸完率大軍與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遇于嵩淺坡古縣集等處時宣大鐵騎

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將十萬人、合圍、諸軍奮勇鏖戰、斬首二千三百、殺傷二千有奇、俘獲百餘、諸酋渠殆盡、六七彥名獨挾驍騎三百餘潰圍而走、間道馳至河西務、其勢與前諸軍悉出、莫能禦、賊將北出塞外、尼關險不得通、乃復越臨清而南、下邳之新安、逾運馬家淺雙溝、頻欲渡不得、復由靈壁西南而去、　閏五月劉三自河南入羅田、轉掠黃陂、都指揮陳表擊敗之、還據羅田、仇鉞擊賊于光山、神周姚信爲左、時源金輔爲右、大敗之、斬首三百九十人、盜奔六安、諸將進至七里岡、賊分爲三、神周追趙風子、姚信追賈勉兒、二賊急復合、其黨張通等率衆數千降、鐩屢與官軍戰不利、陳翰見勢敗、亦向總兵仇鉞降、時源金輔追劉三由黃陂光羅至桐柏南召、從騎十七人、夜亡其半、至土地坡、指揮王瑾射劉三中其左目、三縱火自焚、瑾滅火斬其首、都指揮朱忠等復追擊賈勉兒于扶溝、賊奔沙河、溺死者甚衆、追至永城、勉兒變姓名匿項城之丁村、老人王試獲之、餘衆悉潰、趙風子走德安、知事不成、行至應山縣東化山坡下、遇僧真安、因削剃鬚髮、藏度牒、令賊黨邢本道等各散、遂同真安欲渡江、從江西賊再圖大舉、湖廣巡撫劉丙督官軍擒邢本道等三十餘人于隨州天王險寨等處、斬賊百餘級、獲馬騾器械千數、本道被獲、始知鐩削髮遁去、分命各道物色之、武昌衛軍人趙成趙宗等行至黃陂縣九十三里坡、過鐩、過見鐩狀貌異常、思與頒示合、心疑之、追至武昌江夏縣管家套、鐩入軍人唐虎店飯、成等進擒之、搜獲真安度牒、檻車入京伏誅、　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僉事許逵追至高苑敗之、錢鸞以百騎劫德平、逵復引兵追至楊二庄盡殲之、劉六劉七圍邳州、督漕都御史張縉擊敗之、東海千戶張瀛率銳卒開柵迎敵、賊三騎馳突而前、皆渠帥也、中矢斃、其黨悉遁、六等遂從棗林渡邳、騎能屬者纔三百人、奔河南光山確山、入湖廣、棄馬登舟、沿江掠

聚復聚黨至七百人駐兵武昌陽邏團風鎮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攜家赴官賊過之于爛泥舖脅與俱至南京炳怒罵之遂遇害掠其家人　內旨立監鎗名太監陸誾以陸完討賊久不滅謀出統軍禮部尚書傅珪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將士心禍旦夕及宗社諸公尚唯唯乎力爭之明日竟遣誾監鎗出征傳旨令珪致仕　劉六爲湖廣官軍所追風折帆檣擊死于水其子劉仲淮數人亦死劉七齊彥名等糾合水寇自黃州下九江剽湖口彭澤等處帶郡邑經安慶太平儀真所過殘滅　六月陸完帥諸將邊兵馳至揚州斬退避指揮程鵬劉七龐文宣等舟過蕪湖操江官軍不敢逼直抵瓜州燒燬戰船搶奪軍器鎮江官軍禦之敗績殺掠過壙泊于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山港遂淩駕江面縱橫上下通泰如臯濱江之區咸被創殘秋七月劉七等復自通州泝流上犯九江劉七彥名等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遊掠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揚州官軍所拒與其黨韓三等謀復自海門而上泝流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湖賊凡三過南京往來如入無人之境賊在海門東七里港謀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又泊隸上斷腰地方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迤邐蘄黃登光州固始還泛九江安慶至石灰河江口遂往銅陵時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鎮叢蘭俞諫及副總兵時源等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東下越瓜州蹂周家橋歷孟瀆下港掠常州殺常州守李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仍泊狼山下賊有舟三十餘衆六七百人陸完至鎮江留總兵仇鉞駐溫恭騎兵駐江北劉暉郤永以舟師趨江陰八月劉七等既泊狼山其黨以失地利相尤多潰去丁丑賊率衆二百餘攻通州我軍擊之賊退入船是夕颶風大作賊船皆解散飄墮其衆顛踣不支嘔泄臭穢自相擊撞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

於礮矢中發之又爲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機發自爲運轉轉透船沈試賊一舟沈之
賊益駭勢迫乃登山團聚或下崖散逸輒爲通州兵所殲通州最與賊密邇而守吏亦特嚴整
壬辰夜三鼓副總兵劉暉帥遼東兵千總任璽帥大同兵游擊郤永帥宣府兵並進癸巳與賊
戰我軍聲欲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巔古垣馮高控險鎗矢瓦石雨下鏖戰賊初不識山
路火勢既熾僧行居人逸出賊從之上山得路而我軍方奮勇直前日加晡劉暉率部將張春
蕭澤高雲李春美饒徵等誓死決戰分軍爲三劉暉在山北郤永在山南皆戴盾跪行而上手
施鎗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不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筭其餘先具舴艋山下以備
逃竄至是覓嬰谷下山爭船不得入劉暉立崖下百矢齊發劉七勢廹遂赴水死彥名爲宣府
遊兵十旗張鑑斬首劉暉擒獲餘賊及龐文宣等解京伏誅賊逸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闇弟陸永爲鎮平伯咸寗伯仇鉞進封咸
寗侯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陸完彭澤加太子少保完召回掌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內閣
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

谷應泰曰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初發難于霸州趙鐩邢老虎劉三等附之而盜愈劇至鐩
等入河南七等入山東是羣盜分寇之始也既而并兵薄都城至尊倉皇召對左順中旨
夜出指授方畧社稷無人幾于發蒙振落矣乃馮禎纔破鐩于景州而田彬沒全師于山
左許泰甫奏捷於裴巖而劉七屠名城于冀右徒敗車奔旗靡轍亂以此易彼得不償失
游魂漸大禍延淮北賊騎有京觀之築池隍無郎墨之堅指斥乘輿妄陳天命而羣盜再
薄都城矣夫金湯天險百靈呵護么麼小寇敢爾蹂躪則以七等固嘗潛入宮門縱觀禁

掖窺龍顏于豹房分天香于御苑彼項籍偶觀會稽石勒倚嘯東門亦未有睥睨彤闈軒寢卧榻如茲盜者也於是宮門晨扃南郊幾阻徵調繁興六師雲集然後七等再入齊遂等再入豫自此以後盜不復合劉三趙鐩猖獗于兩河巡撫彭澤以大同遼東宣府之師禦之劉六劉七枝蔓于濟北少司馬陸完及禎暉許泰諸將禦之其餘咸寧侯仇鉞伏羌伯毛銳中貴谷大用邊將江彬類皆將門世冑良卒信臣莫不赤羽耀日鐵騎屯雲然而魚駭鳥窮狠奔豕突偏師少利擁麾不前軍氣初揚緩追逸賊甚至斬掠難民邀勳幕府紈絝輿徒動加青紫太倉少府濫若泥沙此怨毒所以自深中原所以不靖也既而鐩等屢挫自豫南竄楚境楊虎溺而賊勢蹙趙鐩擒而賊黨盡矣七等自齊北掠京畿南窺徐宿鋒似鴟張勢亦窮迫由邳流豫由豫流楚劉六沉于水濱此亦天亡之秋也然而舍陸登舟死灰復燃賈其餘勇三江騷動天門無安都之柵京口無徐盛之城踰楚窺吳如履平地幸而妖星已隕風伯揚威當是時劉暉帥遼東兵任璽帥大同兵郤永帥宣府兵聚天下之全力撲窮途之逋寇猶莫不水戰火攻矢窮弦絶然後骨截專車頭行萬里當其始也劉瑾以威激之張忠以賄縱之及其繼也甯杲以酷激之馬中錫以撫縱之事發于中宮禍成于庸帥卒之封爵定勛先及中人子弟馬夫張讓通書張角黃巾平而讓等俱封列侯令孜致亂黃巢長安破而令孜居功扈駕敗亡之主各賢其臣而五省生靈魚糜肉爛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六

豐潤谷應泰編

[illegible]記參

平蜀盜

武宗正德三年冬十月，四川保寧賊藍廷瑞[illegible]

[illegible]

DS
735
.A2
L5
v.52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六

豐潤谷應泰賡虞編輯
吳縣朱記榮槐廬校上

平蜀盜

武宗正德三年冬十月四川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起漢中攻陷郡縣起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贊理軍務督兵討之初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命遂與其黨惑愚民倡亂時保寧賊劉烈亦聚衆作亂侵掠陝西漢中等處

四年十二月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鄢本恕自稱刮地王廖惠自稱掃地王合衆十萬入寇湖廣鄖陽等處已而聞巡撫林俊督兵捕勦因流侵他境　劉烈等復還至四川初烈等四出剽掠侵陝西漢中勢頗猖獗至是復還勅巡撫都御史林俊相機勦賊未幾劉烈爲亂兵所殺餘黨廖麻子喻思俸復熾

五年春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鐘兼左都御史總督川陝湖廣河南四省軍務征勦四川等處流賊　夏四月藍廷瑞廖惠等破通江縣林俊遣官兵及調玀猓石柱等處土兵攻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生擒廖惠藍廷瑞奔紅口與鄢本恕合兵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六年春正月朔江津賊曹甫自稱順天王攻圍縣治僉事吳景被殺巡撫都御史林俊聞報馳赴乘元日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蓐食銜枚往圍燒之賊奔潰又于山坪伏子岸等連戰敗之抵賊營殺死曹甫等先後擒斬三千餘人收回被掠男婦七百餘口獲馬騾器仗無算　五

月鄢本恕藍廷瑞等縱掠蓬劒二州命總制尚書洪鐘同巡撫林俊總兵楊宏相機勦捕以靖地方復勑巡視都御史高崇熙鎮守太監韋興同洪鐘林俊會勦劇賊藍廷瑞鄢本恕　六月洪鐘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不得速進藍廷瑞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鐘乃會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兵及檄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勦鐘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熨斗壩賊見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鐘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但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鐘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埡刼掠民家計欲脱走官兵分七哨扼之不得間賊窘甚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嫁與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結歡世麟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鐘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逸山谷鐘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老弱兵仗騾馬甚衆未盡者許自首撫之惟賊首廖麻子未獲提聞加鐘太子太保俊章陞賚有差　江津賊曹甫餘黨方四任鬍子麻六兒等擁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方四僞稱總兵任鬍子僞稱御史賊首三十餘人僞稱評士等名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三跳等處先後擒斬三千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　八月賊攻南川馬頸雀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諸處玀狪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會百戶柳芳等陣没官軍却賊遂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叙州以攻成都遠近震駭林俊駐江津高崇熙駐瀘州太監韋興駐成都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

珊都指揮鄧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愬率兵由江津進、夾攻之、 九月賊攻江津會石砫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賊以八千人舁攻具、復攻江津、林俊李鉞曹愬督酉陽播州石砫等兵、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乃乘高下石、不得進、賊復擁衆、時出衝擊、李鉞幾不免、賴從吏何士昂等力戰得解、林俊見賊勢猶盛、遣降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方四僞令其黨李廷茂出降、竟不出、高崇熙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人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撫、遣人來言、聽其自散去、乃從翼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埡小埡月埡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支、六面皆合、破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崖塡壑數里、奪獲馬騾四千五百有奇、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官兵少、還擊、殺千戶田宣冉廷質等、方四妻妾復逸去、遂率餘賊二千餘人、遁入思南境内、 巡撫右副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者用事、各邊征勦、必以其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功陞賞、俊一切拒絶、權倖惡之、又與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平、内批卽允之、臺諫疏留、不報、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賊復熾、内江蒙慶之境、騷然踰年、不能定矣、 命巡撫都御史高崇熙調兵討方四廖麻子麻六兒等、

七年二月、江津賊方四等自去年正月奔貴州、八月復聚、至是刼掠南川等縣、高崇熙連戰敗走之、 閏五月方四自南川破綦江、僉事馬昊敗之、奔婺川、衆遂散、乃變姓名潛走、開縣義官李清獲之、送于官、 十一月漢中賊廖麻子喻思俸内江賊駱松祥崇慶賊范藻等、分刼州縣

衆號二十萬洪鍾分勦不暇給御史王綸劾鍾縱寇殃民罷職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軍務同總兵時源征之

八年二月巡撫四川右都御史高崇熙以盜賊不盡滅逮下獄以右僉都御史馬昊巡撫四川

夏四月彭澤率苗兵攻漢中劇賊廖麻子破之衆遯竄山寨多伏匿箐棘中澤分兵搤出入奪水道渡開一面縱賊夾誅之且盡廖有異術能隱形事急跳身遁購之卒不獲因移兵內江討松祥平之

九年春正月彭澤率兵討崇慶劇賊范藻等平之四川羣盜悉定加總制軍務彭澤爲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時源爲左都督

谷應泰曰正德中蜀盜藍廷瑞鄢本恕廖惠起漢中曹甫方四起江津廷推林俊優詔特起俊時憂闋家居也俊既受命通江之戰擒廖惠走廷瑞賊勢窮蹙轉窺秦隴吳景之死曹甫授首江津不振僅走貴州俊之視蜀初効可謂李綱入來方有朝廷光弼代軍旌旗變色者矣而乃洪鍾出督崇熙會勦兵有連鷄之形將無輔車之勢我志方瑕醜氣復振然後羣帥戮力數道並進雖誘而殺降疑近不祥詎知縱之復叛無異養癰廷瑞本恕檻車詣闕保寧餘黨誅鋤畧盡所不獲者廖麻子一賊耳方四再寇江津俊又六面督攻斬其渠帥四之妻孥悉俘帳下雖蠻官小卹四幸漏網喙息黔中已墮心膽假令借籌有人處置得宜璽詔優獎留俊撫綏汲黯臥治淮陽黃皐久鎮西川錦江三峽之間遂將桴鼓不鳴乎角巾扁舟輕裝還里蜀民追送涕泗橫流誰東國成何其謬哉於是漢中餘孽廖麻子再與喻思俸等倡亂矣黔中逋寇方四復與麻六兒等出掠矣內江崇慶相繼動

范藻松稚入思雄長夫蜀寇紛紜本非劇賊王師壓境實皆勁旅然而中人邀爵必使子弟監軍部夫秉均喜言賊平受賞彭澤再出餘黨旋平益用兵六載屢成屢衂俊既去位人多畏咎至崇熙逮而洪鐘撤爭利諸臣抑已知難而退矣澤遂得專制閫外削平全蜀夫林俊當小衂初張舉朝貪功之日而彭澤當賊氛滋蔓命臣畏禍之時澤遂享有功名俊以齎志老死君子於俊不無李廣祖逖之感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七

宸濠之叛

武宗正德二年夏四月劉瑾受寧王宸濠重賂矯詔擅復護衛屯田寧藩舊在大寧今三衛地也初太祖諸子燕王善謀寧王善戰靖難兵起燕王以計挾寧王遷北平後以其地與朶顏三衛遂徙封江西天順間寧府不法革去護衛改為南昌左衛于是宸濠遣內官梁安輦金銀二萬通瑾朦朧奏請准改南昌左衛為護衛又准與南昌河泊所一處侵奪民利

五年秋八月劉瑾伏誅兵部奏革寧王宸濠護衛仍為南昌左衛

六年冬十月寧王宸濠葬母於西山青嵐乃先朝禁革舊穴也

八年夏四月寧王宸濠建陽春書院僭號離宮宸濠懷不軌術士李自然等妄稱天命謂濠當為天子又招術士李日芳等謂城東南隅有天子氣遂建書院當之

九年春三月復寧王宸濠護衛屯田先是陸完為江西按察司為宸濠所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為公卿完亦心附之至是完為兵部尚書濠喜曰全卿為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自完入內與王嶽時問遺不絕王致書完欲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者有

寵於上左右近習錢寧張銳張雄輩皆陰結之以求固寵賢婿司鉞坐法充南昌衛軍宸濠因之以通于賢每手書寄賢字賢為良之至是乞護衛輦載金寶于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宣言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阻之乃密謀于錢寧等會三月十五廷試進士內閣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遂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護衛疏十五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密約楊廷和出下制許之而宏竟不與聞廷和與完懼宏發其狀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復乃謀去宏以宏私其弟費寀入翰林鄉人黃初及第譖之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咎朝廷傳旨令宏致仕宏南歸舟至清源濠黨陰遣人入舟中縱火行李皆為煨燼濠黨使人舟尾窺之見舟焚而餘貲盡遂以是復濠濠乃已

寧王宸濠自稱國主妄傳護衛為侍衛改令旨為聖旨　夏六月寧王宸濠密令承奉劉吉等招劇盜楊清李甫王儒等百餘人入府號把勢　八月寧王宸濠令撫臣以下朝服見撫臣俞諫不可時宸濠久畜異志會有上賜欲撫臣等朝服見諫不可又嘗去其左右為惡者濠深啣之　冬十月寧王宸濠招鄱湖賊首楊子喬統賊徒楊清等肆行刼掠

十年春二月寧王宸濠招舉人劉養正入府密謀濠聞養正有才名習兵法延至府講論宋太祖陳橋之變養正甚稱濠有撥亂之才密約待時舉事　夏六月寧王宸濠忌都指揮戴宣擅捶殺之　冬十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奏寧王宸濠無道罪狀下兵部移文寧府令鈐束其下時宸濠反跡已著人莫敢言世寧發憤上疏畧曰寧王自復護衛以來騷擾閭閻鈐束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羣盜也伏乞聖明廣集羣議簡命才節威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撫之職設以[illegible]

撓有司以防未然疏上宸濠頗懼委過近屬以自解　以河南左布政孫燧為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江西先是俞諫以忤宸濠奪官閑住宸濠謀益横朘削百姓輦珍寶結禁近以為奥
援及結連各洞寨通賊縱其流刼鎮巡藩臬以正自持者必百計去之畏禍者遂翕然依附燧
知大變將作乃均征賦飭戎備實倉儲散鹽利諸凡摧剝黎萌者漸次削除偵姦黨置之法以
翦其羽翼　宸濠奏副使胡世寧離間親親妖言誹謗賄營内旨逮之先是世寧已陞福建按
察使宸濠臨發毒之下血幾殆濠深銜世寧必欲置之死摘前疏語為謗上賂用事者中以危
法逮捕之世寧既遷福建便道抵浙歸家濠屬其黨巡浙御史潘鵬發卒募取世寧欲甘心焉
會李承勛為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世寧獄中三上書言江
藩横逆朝野皆聞微臣愚戇天日共鑒兩京言官陳啓充徐文華交章論救世寧繫再經冬訊
鞫榜掠幾瘐死　十一月江西豕生象宸濠三司稱賀左布政使張嵿以義折羣議止之
十一年春三月寧王宸濠以上東宮未立密遣萬鋭林華賄錢寧等稱長子宜入太廟司香為
名迎取來京錢寧臧賢受厚賂陰助之　夏五月宸濠欲拓府居擬大内左布政張嵿以非制
拒之　秋八月謫福建按察使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初世寧刑訊一年錢寧蕭敬張雄張鋭
江彬等受宸濠重賄脇刑官必坐以誣告親王罪至死大理寺少卿胡瓚抗言曰濠謀賴世寧
以發而置之極刑何以服天下衆直之及行撫按孫燧李潤奉勘委曲明世寧無辜得減死謫
戍奪瓚等俸　九月宸濠奪官池賄李士實左布政張嵿不可濠遣承奉劉吉饋以四果啓視
之則棗梨薑芥也嵿呼吉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西界也臣子受命于君行止豈人所能
預濠聞之默然　冬十月以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十二年春二月、寧府典寶閣順内官陳宣劉良奏宸濠不法事、濠遣承奉劉吉賄錢寧矯旨發順等孝陵衛充軍濠疑承奉周儀實使之、併家人六十餘人盡捶死、　三月宸濠令王春余欽等招募劇盜凌十一閔廿四等五百餘人四集亡命、同楊清等藏丁家山寺、刼掠官軍民財商貨、復厚結廣西土官狼兵、并南贛汀漳洞蠻、欲圖為應遣人往廣東、收買皮帳、製作皮甲、及私製鎗刀盔甲、并佛郎機銃兵器、日夜造作不息、　夏五月宸濠忌布政使張嶺賄錢寧囑吏部陞光禄卿、以遠之、　秋七月以許逵為江西按察司副使、　宸濠以進貢方物為名、遣徐紀趙隆盧孔章等赴京偵伺、沿途伏健步快馬、限十二日報知、　九月巡撫孫燧奏宜重九江兵備之權、湖東分巡兼理兵備、佞倖阻之不行、　冬十一月宸濠仇大學士費宏遣人焚毀其廬墓、并攻城掠羣從兄弟、殺之孫燧請兵擒捕、下兵部議、　十二月命太監畢貞守江西、貞遂附宸濠謀逆、

十三年春正月寧王宸濠誣奏清軍御史范輅賄近倖逮問除名、輅與畢貞爭坐、及辨朝王服色故被陷、　秋八月宸濠大集羣盜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四出刼掠、有抗者陰使盜屠其家吳十三刼新建庫銀七千餘兩南昌知府鄭瓛置其窩主何順於理、濠怒誣瓛事、執送按察司監禁、　九月宸濠賄佞倖、改中官畢貞鎮守浙江、　冬十月巡撫孫燧捕賊首吳十三等、繫南康府獄、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刼獄奪之、

十四年春二月寧王宸濠持重賄交通南京留守太監劉琅　夏四月孫燧自劾乞罷、不許、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劉吉萬鋭等日夜與宸濠謀、恐事起、以反為名、欲伺宴駕後乘變起、益遣奸黨盧孔章等、分布水陸要道、萬里傳報、[illegible]

康瑞州。又請勑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兼設南康甯州武甯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横峯香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大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刼兵器假討賊盡調衛城兵器於外嘗笑曰即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處分故速滅也會江西大水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等出没鄱陽湖為寇燧與許逵自江外掩捕之夜大風雨不克濟三賊走匿宸濠林墓中竟不得濠恐乃致書陸完曰急去孫燧用梁辰湯沐來王守仁亦可切勿用吳廷舉時燧疏宸濠逆謀凡七上宸濠奸黨邀諸途皆不得達燧又以朝廷懿親不敢先發故自劾乞休不報　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顔頤壽戒飭宸濠時江彬錢甯有隙太監張忠等常欲借彬以傾甯會濠居父喪矯情飾禮復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奏其事燧等欲緩其逆謀具疏上之上見奏驚曰百官賢當陞甯王賢欲何為且將置我何地耶張忠乃乘間密言曰朱甯臧賢交通甯王謀不軌陛下不知乎稱王孝譏陛下不孝也稱王早朝譏陛下不朝也上頷之東廠太監張鋭大學士楊廷和初亦黨濠為復護衛已而鋭知有反謀且知上入忠言乃與廷和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於是御史蕭淮疏稱甯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反形已具疏入江彬張忠贊其説遂勑義等往革其護衛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各上疏宸濠不法事詔發兵大索宸濠偵卒于臧賢家時宸濠偵卒林華匿賢家家多複壁外鑰木廚開則長巷人無覺者華以是得脱歸不獲　六月丙子甯王宸濠反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先是朝廷遣賴義崔元顔頤壽等行崔元過楊廷和詢之廷和曰宣德中有疑於趙府常令駙馬袁泰往竟得釋或此意也元等遂行而京師競傳以為且擒治甯王偵卒林華者即兼程逃歸以六月十三

日至江西值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蓋舊日擒荊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震都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此必擒我不復記廷和所云趙府事也罷宴遂密召劉養正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殺其不附己者因而舉事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等飭兵器以候待旦急召致仕侍郎李士實入以謀反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尋各官入謝拜畢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監國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孫燧毅然曰密旨安在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張目直視濠厲聲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大怒命縛燧衆駭愕相顧失色按察司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耶顧燧語曰我欲先發不聽今制於人尚何言濠併縛之訊逵且何言逵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捶折燧左臂并縛逵喝校尉火信等拽出惠民門外殺之逵且死罵曰今日賊殺我明日朝廷必殺賊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城中聞之無不流涕者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右布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并太監王宏俱械鎖下獄思聰黃宏不食死逆黨舉人劉養正至宸濠自出城迎之養正常言帝星明江漢間故屬意宸濠至是與李士實謀令參政季斆僉事潘鵬師夔持檄諭降諸郡縣左布政梁宸廉使楊璋副使唐錦為所脅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乘輿以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為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大元帥分遣逆黨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戊寅閔廿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近攻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頴等亦遁城俱陷宸濠即令師夔居守婁伯至進賢知縣劉源清誅之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

史王守仁移檄遠近暴露宸濠罪惡起兵討之先是守仁提督江西致仕侍郎李士實素與宸濠通一日守仁見宸濠舉晏士實亦在座宸濠因言上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陰為之備會五月閒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作亂兵部尚書王瓊知宸濠且反謂主事應典曰進貴亂小事不足煩王守仁但假此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可也乃具題降勅令守仁查處福州亂軍故宸濠之叛江西守臣俱遇害被執惟守仁以往勘福建出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十五日守仁至豐城知縣顧佖告濠反守仁易服潛至臨江幾為宸濠所及臨江知府戴德孺聞守仁至喜迎入城調度守仁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會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抵吉安為宜又以三策籌之曰宸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趨南都則大江南北亦被其害但據江西省城則出下策勤王易為也及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為計佯奉朝廷密旨先知寧藩反狀令兩廣湖廣都御史楊旦秦金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藩兵至復取優人數輩厚賞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縫置袷衣絮中臨發適捕李士實家屬至舟尾故令覘知之守仁乃佯怒令牽上岸處斬而陰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還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不敢即發庚辰守仁飛報宸濠反王瓊宣言曰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當有捷報耳丁亥守仁集兵糧傳檄四方諸郡縣知府伍文定等皆至議所向守仁曰兵家之道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我故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彼必他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擣其巢穴俟彼還兵來援然後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宸濠果使人探守仁不出　秋七月壬辰朔宸濠會李士實劉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叅政季斆同南昌教授

趙承芳等齎偽檄榜諭吉安守仁執縛軍門固封上進疏畧曰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可為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陛下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奸回以動天下忠義之心絕遊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宸濠率兵出江西留其黨宜春郡王拱樤同內官萬銳等守南昌自與拱栟李士實劉養正閔廿四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王綸為參贊指揮葛江為都督載其妃媵世子從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舳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太監畢貞守浙江許起兵應之戊戌宸濠趨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遂留攻安慶時九江南昌既陷遠近震駭三人憑孤城以忠義激士誓眾死守僉事潘鵬安慶人也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入城諭降崔文手斬之磔其尸投城下宸濠令鵬至城下說之文引弓欲射鵬鵬走免張文錦即鵬家盡誅之宸濠盡攻擊之術不能克時朝廷聞濠反乃收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寧優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從蕭敬罰二萬金得免秦用陸完謫戍邊餘死獄中　癸卯王守仁率知府伍文定等起兵會于臨江樟樹鎮于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至臨江徐璉引兵自袁州邢珣引兵自贛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端州通判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其兵至十八日己酉至豐城眾議所往或謂寧王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猝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大兵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破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illegible]

流而南昌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寗王久不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寗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圍還兵自救暨來我師已克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為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為遊兵策應之諜報寗王別伏兵攻廠為城中聲援守仁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之以撼城中十九日發兵以二十日昧爽各至汎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誅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為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遂昇攻具至城下梯絙而登城上雖設守禦聞風倒戈城門有不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城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皆降盜頗驍悍然多肆殺掠不遵約束民被殺傷者衆守仁執數人斬之衆稍定擒拱㭿及萬銳等十餘人宮中皆縱火自燒殺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充軍資及兵士畧取不盡者籍封之城中始安時宸濠憤安慶不下方自督兵填壕塹期在必克聞守仁帥兵攻南昌大恐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取南京既即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江先遣兵二萬還援江西宸濠自率大軍繼之二十二日諜報至江西守仁乃集衆議或謂寗王兵盛憑其憤怒悉衆而來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潰矣守仁曰寗王兵力雖强然所至徒恃焚掠刼衆以威未嘗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鏖戰者彼所誘惑其下不過以事成封爵富貴為說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亦帥兵至於是守仁大賑城中軍民慰諭諸宗室榜示宥釋脅從常受賊官爵能自逃歸投首者皆置不問二十三日

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諸將帥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文定後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之諸將各受命出二十四日乙卯賊兵乘風鼓譟而前逼黃家渡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北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陣賊敗走文定恩還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兵合勢夾擊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是夜宸濠問舟所泊地其下對黃石磯南人謂黃王宸濠惡其音為王失機殺對者賊衆見兵敗稍稍散去是日建昌知府曾璵等帥兵至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槐帥兵四百合知府林瑊兵攻九江知府曾璵帥兵四百合知府周朝佐兵攻南康宸濠大賞將士當先者千金被傷者百金使人盡發南康九江兵至丙辰并力合戰官兵敗死者數百人伍文定急斬先却者以殉身立砲銃間火焚其鬚鬢不移足士殊死鬬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為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擊其右余恩等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丁巳宸濠朝羣臣執其不盡力者將斬之爭論未決官兵四集奮擊之火及宸濠副舟賊復大潰宸濠與諸妃嬪泣別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并偽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徐吉涂欽王綸熊瓊盧行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勛何鏜王信吳國士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源僉事王疇潘鵬參政陳杲布政司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溺水死者約三萬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復遣兵分勦擊破之于樵舍又破之于吳城

擒斬千餘級守仁所遣曾與陳槐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各于沿湖諸處擒斬千餘級將士執宸濠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宸濠見守仁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為庶民可乎守仁曰有國法在遂頫首不言初宸濠謀反妃婁氏泣諫不聽及宸濠被擒于檻車中泣語人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天下我以不用婦人言而亡其國今悔恨何及守仁為求婁妃尸葬之得宸濠交賄大小臣僚手籍悉焚置不問　八月上下詔親征時王守仁擒宸濠捷書未至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永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于是上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邊將江彬許泰劉暉中貴張永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上方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至且慮有沿途竊發欲自獻俘闕下疏畧曰臣於告變之際選將集兵振揚威武先收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逆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擅作威福睥睨神器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于沿途伏有奸黨期為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奏入上屢檄止之令以俘候車駕至大學士梁儲蔣冕屢請回鑾不聽　九月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江彬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屢遣人至廣信止之守仁不得已乘夜過玉山械繫宸濠等取道由浙河以進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脅從今將遂成土崩之勢然後興兵定亂不

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君側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皇上意將順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乘夜渡浙江過越還江西　太監張永復命先見上備言王守仁之忠并江彬等欲害之意初江彬張忠等謀欲奪功誣守仁初附宸濠及知其勢敗然後擒濠攘功張永知其謀語家人曰王都御史忠臣為國今欲以此害之他日朝廷有事何以教臣子之忠乃先見上備言其事彬等毀遂不入張忠又言守仁在杭竟不至南京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無君可知上召之守仁即奔命至龍江將進見忠殊失意又從中阻之守仁乃綸巾野服入九華山張永聞之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棄其官入山為道士由是上益信之命守仁巡撫江西擢吉安知府伍文定為江西按察司贛州知府邢珣為江西布政司右參政

十一月上在南京張忠許泰劉暉等復營內旨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時守仁受命巡撫江西許泰等領京邊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餘賊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北軍旦暮呼守仁名嫚罵或衝道啟釁守仁畧不為動務待以禮預遣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守仁給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時新經濠亂民間哭亡酧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者忠泰自挾所長較射教場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强守仁守仁故不得已應之忠泰笑守仁乃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同聲踴躍呼應遠近忠泰不樂而罷且曰我軍皆附彼矣遂班師時江西[illegible]

費浩煩江西騷然不勝其擾　十二月宸濠等至南京上欲自以為功乃與諸近侍戎服飭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于前為凱旋狀既入囚禁之　十五年秋九月上以大將軍鈞帖令巡撫江西都御史王守仁重上捷書守仁節畧前奏入江彬張忠等姓名於内上之疏入始議北旋

冬十月上自南京班師還京　十二月上至通州賜宸濠死燔其尸餘黨至京師磔誅之獨抑王守仁功未敘至嘉靖初始起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谷應泰曰武宗慢棄神器王綱不守累葉金甌視為中原之鹿于是羣邪睥睨蕭墻之内眈眈虎視人有風雲之想矣宸濠復護衛于正德二年舉兵于正德十四年十餘年之間碁布星羅賊黨幾徧海内當其始也覬覦斯龍種之衰妄冀千秋萬歲之約畜梁孝淮南之志要結伍被嚴助之歡輿服升朝儼然大寶稱戈喋血詎其本懷既而玉歷無疆妖謀漸洩羅落彌嚴腹心愈廣其骨鯁不附者内則大學士費宏外則巡撫孫燧副使許逵數人已耳宮掖樹其私人六卿半其羽翼京省津梁飛騎立達荆蠻百越振臂能呼知義旗之莫舉料乘輿之必東設伏關輔之間陰謀博浪之事嗟乎飛鷹颺羽已上其韝遊魚鼓鬐已呑其餌武宗方且改號將軍貶名鎮國右挈江彬左倚忠永張皇國門有同兒戯豈不危哉所幸宸濠身居彭蠡之間結聚椎埋之客地利既失人謀不臧玉燭反而復明皇輿昃而旋正是乃天意夫豈人事焉若王新建崎嶇江介倡率羣僚亟攻南昌覆其巢穴迎戰鄱陽擊其惰歸柴桑捷而長鯨晝徙湓口圍而寶帳宵灰兵甫萬餘時纔旬日天生李晟為國非為朕也大功甫立疑謗旋生角巾野服口不言功委蛇於羣閹之間調護于悍軍之日所憂在國釁而不在身危所爭在民心而不在己爵卒之上動格而不行五等

加而又奪然而陳湯之爵失而不泯其功魏徵之碑仆而詎損其直微彰柔剛龍蛇伸屈殆所謂浩然正氣日月爭光者與若夫孤城單旅牽制賊兵不使下留都者安慶知府張文錦武臣楊銳崔升也聞難赴義先登摧敵佐成大功者知府伍文定及邢珣徐璉戴德孺也分勇支蔓收復降郡者知府陳槐曾璵也王瓊拔守仁于未有事之先未雨綢繆國之元臣張永一寺人耳片言感悟力為左右呂疆張承業之功何以加焉悲夫樊噲以呂戚而得免菹醢杜預賂朝貴而始遂功名功臣志士所遇抑又何窮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七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

平南贛盜

武宗正德六年夏四月江西盜起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討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蠭起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胡雷二等據越王嶺瑪瑙寨華林賊陳福一破瑞州既而撫州東鄉饒州桃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合征之

七年春正月南贛巡撫都御史周南率兵攻破大帽等山寨盡平之大帽山交界江閩廣三省賊首張番壇李四仔鍾聰劉條黃鏞等聚徒數千流劫攻陷建寧寧化石城萬安諸縣南分遣江西兵從安遠入攻破巢穴七廣東兵從程鄉入攻破巢穴九福建兵從武平入攻破巢穴八擒番壇等悉斬之俘獲賊屬奪回良善甚衆　二月江西按察司副使周憲率兵討廬山左湖盆塘賊敗之擒斬數百人　四月周憲移軍攻華林賊于仙女寨拔之進克雞公嶺先後擒斬

千餘人進薄華林絶其出道賊益窘五月周憲攻華林賊及其子幹俱死之先是陳金檄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率兵進會諜者言賊饑疲憲信之遂檄兵夾攻其二路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如雨兵敗憲被執刀中憲首血流滿面左髀復中鎗不能行大罵賊不絶口賊怒支解之子幹見父被執躍馬直前中流矢力戰墮崖死賊勢復振事聞贈憲官謚忠愍旌其子六月南昌知府李承勳會同按察使王秩督兵進攻華林賊承勳招降賊帥黄奇置麾下有智畧任用之人謂勳宜防不測勳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勳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勳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勳令黄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為內應勳乃與猛帥五百人夜啣枚登山歴重險上黄奇與數人前導至壘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率衆入五百人奮刀砍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為求甲仗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靖安瑪瑙寨賊盡俘之都御史陳金奏江西華林賊已勦平桃源賊王浩八願撫加金太子少保餘論功行賞有差冬十月命右都御史陶琰總督諸軍務事初廷議以河北江西諸寇未平故復勅琰總理軍務事至則劉六已滅王浩八聽撫琰慮浩八譎詐難信乃奏設兵備及簡拔郡寮有才者分處要害

八年春正月桃源賊王浩八等復作亂率五洞蠻兵與東鄉賊分刼州縣命操江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同總兵劉暉率狼兵進勦夏四月江西兵備副使胡世寧約王賽一內應引兵征東鄉劇賊樂庚二陳邦四等盡擒之東鄉故賊巢世寧撫禦反側務立信義樂庚二陳邦四

怙亂復叛悉擒馘王賽一效順有功奏原其死既而修復城濠遷縣治經武賑飢百姓晏然　五月江西參政吳廷舉單騎入桃源諭劇賊王浩八等計擒賊渠以出桃源賊用兵歷年征討費以萬計而賊益熾廷舉欲用奇謀取勝免胄單騎入賊巢諭令解散為賊所留耀武刦威廷舉署不為動久之因得以識其左右有謀勇者陰結之使執其渠因奉廷舉歸　俞諫率狼兵大敗桃源賊于裴源初諫因吳廷舉被執移兵桃源進勦知府李承勳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及南昌兵自岳陽分兩翼伏裴源待之賊果入裴源大敗遁去　桃源賊棄巢奔突四出蹂饒信縱掠嶽衢諸州縣初賊聞狼兵至頗懼欲降按察司王秩欲受之已有約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滅取降者殺之賊復大亂棄巢奔突四出刦掠嶽衢等處民被其害

六月總督浙江軍務都御史陶琰巡撫應天都御史王縝會總制江西都御史俞諫夾攻桃源賊王浩八于嶽衢平之初琰慮桃源賊聽撫難信預為之防至是果突入境督兵會勦餘黨悉平總制俞諫奏江西賊平請建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從之　十二月俞諫調兵征建昌賊徐九齡等平之建昌賊為患數年勢逼益府官軍不能討至是諫命師悉擒以還

九年三月總制軍務俞諫檄兵備胡世寧等會兵勦臨川四塞宿盜盡平之　十月陞南昌知府李承勳浙江按察司太監黎安欲奪承勳功誣陷之大理卿燕忠卽訊廣信得直

十二年二月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檄四省兵備官選募民兵操練初陳金討桃源華林諸賊多所招撫未大示懲創又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讐時相詬詈諸凶不自安轉徙嘯聚不數年仍起為盜又南贛地多山險易為巢穴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藍天鳳漳州

仁才特薦用之守仁至以前者多調狼達土軍糜費踰萬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中選驍勇有膽力者縣千人少或八九百選最者優廩餼署為將領其兵備原額官軍汰老弱三分之一各縣賢能官統之專守城隘所募精兵隨各兵備官屯札別選官分隊統習之於是各縣屯戍既足防守而兵備召募者又可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　三月王守仁調三省兵攻信豐龍南流賊連敗之賊突至信豐守仁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之乃潛令兵往徑道夾攻賊奔潰象湖山拒守又潛兵擣其巢穴大敗之賊復潰入流恩山岡等巢尋遁去　五月王守仁調兵攻河塘洞山寨賊酋張師富等及長富村等處二十餘巢平之其脇從餘黨悉願攜帶家口出官聽撫守仁委官安插復業四千餘人復檄知府季斆調兵擒賊帥陳能平其巢穴　秋七月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初守仁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轉輸之苦重困于民乃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事無掣肘可以相機勦滅衆迂其議屢不報尚書王瓊慨然曰朝廷有此等人不與以柄又將誰用因守仁疏覆議即奉旨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冬十月王守仁討汀州左溪賊藍天鳳等平之天鳳等與贛南下新穩下等洞賊雷文聰高文輝等盤據千里守仁集從事議曰諸巢為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吾利也況賊但聞吾檄湖廣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意可以得志橫水左溪既破移兵桶岡勢如破竹矣乃遣都指揮許清率兵自南康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自上猶縣白面峪入皆會橫水指揮郟文率兵自大

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斅率兵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自上猶縣金坑入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搗橫水與諸軍會分布既定乃以初七日分道並進守仁至橫水謝志山等倉卒據險拒之守仁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賚銃砲由間道攀厓上險分布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度我兵至險舉砲火應又預遣人夜率壯士緣厓上險奪發其滾木礧石十二日守仁率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憑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煙焰漲天守仁麾兵進逼之賊大驚失措謂官兵已盡得其巢穴遂棄險走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杲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焚賊巢賊退無所歸大奔潰遂破橫水大巢邢珣王天與等各破數巢皆會于橫水郟文唐淳等各破數寨皆會于左溪會天霧雨休兵已諜知諸潰賊收集餘衆據險立柵然倉卒無資糧守仁乃下令各營皆分兵奇正為二哨一前攻一後繼用土人為鄉導自是諸營各分道破餘巢伍文定張戩亦連破數巢入會左溪賊悉平　十一月王守仁會兵攻桶岡初守仁乘橫水左溪之勝遣人諭以禍福於是桶岡賊鍾景納款降守仁使夜入賊巢諭之期以初一日使人于鎖匙籠出降賊方恐見使至皆喜而橫水左溪賊持不可遲疑未決守仁遣使于鎖匙籠促降而別遣邢珣率兵入茶坑伍文定率兵入西山界唐淳帥兵入十八磊張戩率兵入葫蘆洞俱冒雨入藍天鳳方于鎖匙龍聚議忽聞諸兵已入險皆震慴急奔入內隘阻水為陣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戩衝其右伍文定又自張戩右懸厓繞出賊旁賊敗走舒富王天與亦由鎖匙籠入賊悉衆奔十八磊唐淳嚴陣迎擊之賊又敗會日暮阨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邢珣先破桶岡大巢諸軍奮勇並進俘斬甚

衆湖廣兵亦至賊餘衆遁入山谷守仁遣諸將分道捕之於是横水左溪桶岡之賊畧盡賊首藍廷鳳蕭貴模等皆斬獲無遺守仁出師凡兩月平賊巢八十四處遂議于横水等處建城設安遠縣治控禦三省捷聞擢守仁右副都御史

十三年春正月王守仁討浰頭賊平之先是守仁征横水桶岡等賊慮浰頭賊乘虛出擾乃使人賞以銀布諭降之惟賊首池大鬢不從守仁計兵力未暇羈縻之勿深問有金巢等率衆降守仁厚撫之令從征及横水破大鬢懼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詣守仁乞降即願從征立功實覘虛實為內應也守仁知之令從別哨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浰頭諸縣被賊害者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集兵衆候平桶岡後殺師期及桶岡平大鬢益懼守仁遣使至浰頭賜諸賊牛酒見賊嚴為備詭語使者曰龍川新民鄭志高盧珂欲讐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鄭移檄臨川廉二人擅兵狀且令大鬢除道候還兵討之大鬢假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龍川已招新民也仍領舊部三千餘衆時諸縣民皆為大鬢所脇三人者獨抗賊賊讐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言大鬢反狀時池仲安方領兵在守仁所守仁乃佯怒三人收縛將斬之曰大鬢方遣弟領兵報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辨列三人罪惡守仁佯信之械繫珂等置之獄守仁密使人至獄中諭以意令三人無恐且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横水桶岡既平浰頭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宜休兵為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仲安歸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遣使令大鬢勿撤備以防珂黨掩襲大鬢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安所親說仲安令自來投訴云官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況使盧珂等言無所入大鬢信之謂其下曰欲伸先屈贛州伎倆

須自往觀之。遂帥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龍川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大鬢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候浰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賫一檄為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間見檄。遂不為意。大鬢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繫獄。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晏犒大鬢等。綏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大鬢等入。悉擒之。出珂狀訊之。皆服。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同抵賊巢。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冷水徑直擣下浰大巢。諸路兵皆令入三浰。賊弛備既久。驟聞官兵四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于龍子嶺。官軍為三衝。犄角進。指揮余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伏發被扼。適推官危壽兵至。鼓譟前衝之。千戶孟俊率兵繞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浰大巢。餘賊精銳尚八百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面得上。賊設礌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詐為賊敗奔者上山。賊見之。果相招呼。官兵乃得渡險。遂扼其路。賊覺。急禦。則大衆已闌入矣。賊不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四路設伏待之。擒斬略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相視諸險隘。以和平地方控扼三省。奏設縣治。下部議從之。遂班師。捷聞。賜璽書褒賞。餘功賞賚有差。南贛自此無警矣。

谷應泰曰。正德濁亂。羣盜蠭起。而江西之盜有五。大帽山者號贛賊。仙女寨、鷄公嶺者號華林賊。瑪瑙寨、越王嶺者號靖安賊。王浩八為桃源賊。樂庚二、陳邦四為東鄉賊。自江西副使周憲戰死華林。總督陶琰再撫浩八。而二賊稱最劇矣。至巡撫周南平贛賊。知府李承勳平華林。靖安參政胡世寧、吳廷舉平兆源東鄉。當是[illegible]

舉功最出奇經營九載至正德十一年而南贛賊黨畧平皇靈未暢芭蘖旋萌於是江西之賊復有四藍天鳳等為左溪賊謝志山等為橫水賊鍾景等為桶岡賊池大鬢等為浰頭賊新建以廷推舊望簡荷新銜規畫山川廣行間諜親破賊巢者八十餘增設縣治者二特設南贛提督軍門者一自正德十二年受命至十三年而江西賊悉平矣夫諸臣平賊遲而變隨新建平賊速而賊定蓋江西南臨百粵北枕大江東連閩嶠西接荊蠻地延千里址交五省又有崇山峻嶺鳥道叢篁車騎不得長驅米芻不得時給王師直指則鳥遁深林振旅還朝即鼠謀竊發揆其形勢則央地之翼不能離巢徑丈之鱗終難失水然而尉陀有七郡之計任囂劾坐大之志庾嶺以南舉足非國家有也當四賊再發浰頭遠在汀州桶岡實處楚境左溪橫水連亘其中彼且視狡兔之窟成率然之形漢天子有神靈豈能從天而下乎而當時議者動思言撫此何異招麋鹿于金鑣呼亡猿於朱檻有躑躅徜徉去之惟恐不速耳撫不就而用勦徵調狼達兼招苗洞刦掠性成罕知王制引入內地恃為長城賊甫歡駭我已鴟張賊苟帖耳求生則我已受之恐後矣羈縻勿絕豈久安長治之道也哉新建悉罷客兵自募鄉勇養兵數月觀釁旬時德裕築籌邊之樓文淵畫聚米之勢猶慮賊兵四出牽制我師偽撫浰頭佯委桶岡使皆懷疑觀望徘徊之間鼓行而進直搗中堅奇兵雲擾鐵騎飈馳橫水覆巢左溪失險矣桶岡既斷右臂王師已入門庭兼兩寨遁逃自相駭觸乘其破膽一鼓遂登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浰頭愚狡新建玩弄股掌賊首池大鬢等皆千里誘致縛之樽俎渠魁已在檻車天兵已薄賊險而彼且鼾寢晏然鼓角一鳴千山聲動賊於斯時登陴授兵則一木不支倉皇出逸則四面楚

歌相顧解甲慟哭請降武侯五月渡瀘而南人不復反矣夫江介嶺表限在天南捫背扼吭專支閩外楊僕樓船馬援銅柱比之新建何以稱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江彬奸佞 錢寧附

武宗正德七年冬十月內旨欲調邊兵入衛京師大學士李東陽等及府部科道力諫不聽時倖璫有獻密計者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官軍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更調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持以為不可大用謂上有先入之言不可破姑試之以俟再議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今日曲從即有後患百死何贖乃上疏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漠北朝廷屯宿重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流盜猖獗動調官軍乃一時權宜甚非得已蓋京軍官軍各有分地無故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聞之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恃勢淫佔將官護短而不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違妻子棄捐墳墓或風俗之不相宜或糗糧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須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糜費無紀七不便也往來交替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疏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疏上翌日竟降內旨行之　召大同遊擊江彬等入京師彬宣府人驍勇狡險時從宣府副總兵張俊征流賊於山東

寗引入豹房得見上彬機警善迎人意上喜留侍左右陞左都督冒國姓為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劉暉等皆有寵于上號外四家而彬尤甚邊卒縱橫驕悍都人苦之上嘗于西內練兵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陣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禁中千戶周麒常叱之彬竟陷麒死于是左右皆畏彬

八年冬十月以錢寗掌錦衣衛事賜姓朱寗鎮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寍幼鬻能家能死事劉瑾因得見上上甚悅之嘗醉枕寗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但伺寗寗內侍帝外招權納賄諸大臣造謁恐後小拂意即中害內侍武臣率重資投寗求鎮守總兵都察院經歷錢宬至拜寗為父密伺廷臣忤寗者彈斥之是時內臣張銳掌東廠威勢與寗埒中外號曰廠衛

九年春二月帝始微行黃花鎮等處近倖錢寗張銳張雄等日導上遊畋微行不可諫止

十年秋七月浙江左布政方永良劾錢寗鬻鈔害民不報時寗黷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兩永良上言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雨雹為災嗷嗷千里臣苟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寗之手而民心傷民心傷則邦本搖陛下寗不為之寒心乎臣惟朱寗竊寵以來陛下之賜與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箧笥之中必不少此乃苛斂無已負恩實深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急行浙江巡按監察御史將已斂鈔銀盡給還民民怨可慰臣死且甘心倘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蠹軍食民肆無厭之求有出于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悔之晚矣疏入寗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寗怙寵恃威舉朝屏息獨永良訟言攻之憾之不置尋永良

上疏乞致仕、從之、

十一年春正月上御豹房與江彬等同卧起、彬泰暉皆賜姓朱、彬等與都督錢寧中貴張忠盧明泰用蕭敬優人臧賢表裏擅權為奸、諸司章疏多阻格不上、然諸寵皆出彬下、彬時導上出宮禁遊獵近郊、羣臣諫不聽。八月大學士楊一清上疏乞休畧言宮府異體、用舍違宜、官帑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弊、徵求苛歛不能除、讒言可以惑聖聽。匹夫可以搖國是。禁庭雜介冑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日。覥顔在位、將安用之。疏入忤錢寧、致仕歸、

十二年夏六月中旨革彭澤職為民、先是彭澤經畧哈密、納幣土番、頗失國體、既名同掌都察院事、常與言官論及錢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刃此賊。兵部尚書王瓊數憾澤、因以語寧、且曰、吾為公致彼來、公自察之、遂招澤相過、匿寧屏後、故以言激之、澤復大罵寧、由是深銜之、至是瓊劾澤擅命納幣土番、致啟邊釁、奏上、寧營內旨除名、 八月上出關遊獵、先是江彬等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彬並騎鎧冑、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至是遂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下、巡關御史張欽上疏諫、不報、彬為上營鎮國府第于宣府、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時時入民家、益索婦女以進、帝樂之忘歸、九月上幸大同、獵陽和諸城、上時獨乘一馬、鹵簿侍從皆不及、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北寇數萬騎犯陽和、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引去、 十月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都督江彬以梟雄之資、懷憸邪之志、自緣進用以來、專事從諛導非、或遊獵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

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寇騎深入應州使當日各鎮之兵未集強寇之衆皆來幾何不蹈土木之轍哉是彬在一日國之安危未可知也不報上還京封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冒應州功也　典膳李恭具疏請回鑾指切江彬罪擬朝賀上之彬聞逮恭梏斃于獄給事石天柱刺血上疏御史葉忠言尤深切俱不省

十三年春正月上郊祀畢復出關遊幸太皇太后王氏崩乃還京　江彬為營卒報怨遣百户朱英執人于平谷御史董相杖而繫之且欲奏聞彬遽譖于上降相徐州判官　夏四月上以太后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幸黄花鎮密雲等處遊獵　六月寗夏塞有警上復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内閣草勅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指此為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内有奸邪為名陛下之左右與臣等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劍起曰不草制齒此劍儲免冠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彬亦罷副將軍命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時錢寗意在寗藩世子江彬意別有屬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易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聽狥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力言不可議遂寢　七月上北巡出居庸關先是上既還京輙思宣府樂稱曰家裏至是復歷宣府至大同巡撫都御史胡瓚乞回鑾瓚以沙漠之地不宜久留而扈從邊將恃江彬等怙寵大為邊地害上疏極論且引漢袁盎諫文帝為言不報十月上至偏頭關渡河幸榆林彬索金璧裘馬數十萬令邊吏獻虎豹犬馬南京禮

部右侍郎楊廉兵部尚書喬宇上疏諫止不報
十四年二月上自榆林還京 三月上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制下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謂曰主上聞直諫輙引刀為刎狀完意蓋以阻言者也于是翰林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陸震聯疏入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醫士徐鏊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孫鳳陸俸等率部寮合疏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亦合疏先後入上大怒名江彬示之以彬言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錦衣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時舒芬疏最切直而鞏以事出江彬故獨劾之芬疏畧曰陛下之出以鎮國公為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朝之乎抑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不盡其志非恭順蓋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亡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為故事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漫游哉鞏疏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勿知也亂本已生

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因陳六事一曰崇正學二曰通言路三曰正名號四曰戒游幸五曰去小人六曰建儲貳陸震見其疏稿同署名以進于是京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時三月二十五日也金吾衛指揮張英者肉袒挾兩土囊數升當蹕道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頃命獄中是日內旨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廷杖三十疏首謫外任餘奪秩半年黃鞏等六人俱廷杖五十徐鏊戍邊鞏震良勝潮俱削籍林大輅周敘余廷瓚廷杖五十降三級外補餘杖四十降二級外補死杖下者員外陸震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平甫李翰臣刑部照磨劉玨十餘人車駕竟不出彬等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憚之　六月寧王宸濠反初錢寧受濠賄左右之太監張銳思傾寧力言濠不法事銳言先入寧不知也見帝且盛稱濠賢帝不應寧懼乃馳報濠而委罪臧賢賢謫戍邊中道使校尉偽為盜掩殺之帝亦執寧下之獄彬等欲邀功贊上親征會王守仁已擒宸濠以俘獻上詔止之　九月上戎服至南京令百官皆戎服迎各官竟朝服往上不問

十五年春正月朔上受朝賀于南京時江彬率邊卒數萬扈從恃恩無人臣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國公徐鵬舉設宴招彬不啟中道門又不設座中堂彬大怒問故對以高皇帝曾幸其第遂為故事彬不得已就宴　六月江彬遣兵官索南京各城門鎖鑰兵部尚書喬宇危言止之宇為南京兵部務持法守正亦名材畧每事稍裁抑彬人倚以為重彬亦頗憚之一日彬遣使索城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鑰有祖宗法制在雖天子詔不能得督府以宇言拒之乃止彬毋矯制日有所求宇承制必請面覆始行彬計少沮時上

駐蹕南京久居舊邸不入大內復欲往幸蘇浙湖湘間宇倡九卿臺諫三上章伏闕請回鑾上名彬議彬怒欲重譴其黨勸之曰往歲京師已甚何可再也彬意乃解請慰諭百官各歸治事七月扈從大學士梁儲蔣冕跪伏行宮門外泣諫請從百官奏同鑾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乃令中官復出傳旨不日即還儲等出閏八月上至鎮江十月上自南京班師

十六年春正月上還京江彬益驕橫其所步邊卒桀驁不可制　三月十四日丙寅上以疾崩于豹房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議奉遺詔迎取興獻王長子嗣皇帝位初上寢疾彬猶改團營為威武團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慮彬旦夕反帝崩彬偶不在左右皇太后召廷和等議恐彬為亂秘不發喪以上命名彬入彬不知帝崩并其子入俱收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歸鎮執其黨數人下詔錦衣獄論罪磔于市籍其家金七十櫃銀二千二百櫃金銀珠玉珍寶首飾不可勝計隱匿奏疏百餘本世宗即位正彬黨罪惡謫戍及論死者數十人并誅錢寧太監竄逐者亦數十人

谷應泰曰江彬以邊卒入侍稔惡十年顛越乘輿幾危社稷然迹其所為非有他謀特崛強鷙悍庸材耳方彬之起家塞上睥睨宮闈此何異祿山之侍玄宗乎且其外握邊兵內交近侍錢寧張忠皆其羽翼辟之莽乃依恭卓復結讓庭湊內附守澄沙陀通好令孜區區之天下一物亡商二憾覆晉武宗在則挾天子以令諸侯武宗崩則矯遺命以擅大寶不待智者而決矣而乃招致邊軍入演大內君臣戎服凶器為娛繼遂厭心萬乘屏足九重誘導以離宮之歡恣情于馳騁之樂搏蒼鹿臨虎熊樂如是足矣即其珍滅善類作遺

正人。血飛犴狴。逐半朝堂。亦猶之猛虎在檻。咆哮欲出。饑鷹在鞲。忿颺思飛。初非有翦除異己之心。質封公卿之志也。夫彬本武人。而武宗所喜在戎服言兵。彬生沙磧。而武宗所喜在游巡天下。順其志。即相與揚戈躍馬。拂其意。則相與嚴威峻法。同聲相應。同道相謀。書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非徒聖主。彼亦誠然。逮其震主之威已立。赤族之禍將成。雖有中庸。亦必巧營三窟。計成百足。乃至武宗彌留之際。彬猶晏然歸卧私第。命一介之吏。奉尺一之詔。名之而即至。同車疾驅。父子駢首。何其愚與。夫曹爽釋兵歸天子。求老私第。商鞅刑太子傅。孝公崩欲自亡入魏。自古以來。器小而位高。威重則身危。奸邪前敗。禍患後隨。瀕死而不知悟者也。然予以為武宗之世。逆瑾之變。十常侍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黃巾黃巢之亂也。寘鐇宸濠之變。七國八王之孽也。江彬之奸。董卓祿山之釁也。然而陰曀甫合。旭日旋升。大廈欲傾。漂搖不入者。則以搆禍諸人。類皆乳臭茫茫。草澤更無英雄。至於在內如六給事十三御史。編修舒芬等百有七人。在外如楊一清王守仁林俊彭澤。莫不慟哭斬奸。呼戲阻駕。枕戈流涕。投袂登舟。觀于水溢宮門橋柱七折。上天告譴。似為言官。兼之明星夜隕。特勸回鑾。吳楚颶風。盡飽魚腹。此非諸君子格天之功。抑或祖宗在天之祐與。傳曰。善人國之紀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之謂與。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

大禮議

武宗正德十六年夏四月。帝即位。帝興獻王子。憲宗純皇帝孫也。憲宗生十皇子。長孝宗敬皇

帝、次興獻王、弘治七年甲寅、興獻王之國安陸州、正德二年秋八月、帝生於興邸、時黃河清、慶雲見、軫翼分、已而獻王薨、帝受勑嗣理國事、至是年十有五矣、武宗無子、臨崩遺詔曰、朕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有孤先帝付託、惟在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賴、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時三月丙寅也、翼日丁卯、遣司禮監太監韋霦、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齎詔諭金符之安陸州、戊寅、霦等至興邸、帝迎詔國門外、至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座受符、朝藩衛、四月壬午、帝辭興獻王園寢、癸未、發安陸、辭帝母蔣妃、嗚咽涕泗、帝母曰、吾兒此行、荷負重任、毋輕言、帝曰、謹受教、比發安陸、帝以藩衛官校不隸有司、恐為沿途擾、特命從官駱安等嚴勑之、所過辭謝諸王供饋、屏絕有司珍獻、禁行殿毋過奢、丁卯、禮部員外郎楊應魁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大學士楊廷和命儀部郎中余才所擬也、壬寅、車駕至良鄉、帝覽禮部狀、謂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所具狀、帝不許、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凡正德間冒濫軍功將校、夤緣監織榷稅諸弊政、盡行釐革、赦死雜犯以下、末減有差、丙午、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

戊申、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尚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此篇為據、異議者即奸諛、當誅、時有待對公車舉人張璁者、為禮部侍郎王瓚同鄉士、詣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宋英不

士汪俊代之尚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師丹以為得禮今上入繼大統宜以益王子崇仁主後興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以孝宗為考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祭告上牋稱侄署名而令崇仁主考興獻王叔益王帝覽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於是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頤濮議最得禮義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為萬世法興獻祀事今雖以崇仁主異日仍以皇次子後興國而改崇仁為親藩天理人情庶兩無失尚書澄侍郎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已而廷和復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皇上取法二君斯聖德無累澄等七十餘人又上議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既同不可為世孝廟而上稱祖高曾以次加稱豈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也因錄魏明帝詔文以上留中不報御史周宣進士屈儒俟廷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帝終不從六月勅修武宗實錄仍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　七月觀政進士張璁上大禮疏曰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王妃為皇叔母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明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況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皇上為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

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當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悞朕楊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是日帝御文華召廷和冕紀入諭曰至親莫若父母因授以手勑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為康壽皇太后廷和退而上言曰皇上聖孝出於天性臣等雖愚夫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勑於是給事中朱鳴陽史于光等御史王溱盧瓊等復奏興獻王尊號未嘗聖裁大小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張璁之說耳陛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入承大統雖拘長子不得為人後之說璁乃謂統嗣不同豈得謂會通之宜乎又欲別廟興獻王於京師此大不可昔魯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非正也如廟興獻王於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魯僖躋閔之失乞將張璁斥罰奏入俱命禮部議八月尚書毛澄等仍議給事中朱鳴陽御史王溱等皆欲皇上早從原議蓋有見於天理人情之公斷不容以私意為初政累也御史盧瓊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璁建議之偏若與仇者豈得已哉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羣疑宜將張璁戒諭不聽

九月興獻王妃至通州先是禮部具議聖母至京宜由東安門[illegible]

斷議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璁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有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上又命駕儀奉迎聖母禮部請用王妃儀仗迓之帝不從命錦衣衛以母后駕儀往又命所司製太后法服以待至是聖母至通州聞朝廷欲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為人之子謂從官曰爾曹已極寵榮獻王尊稱胡猶未定因留通州不入帝聞之涕泗不止啓慈聖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羣臣惶懼　冬十月上諭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曰朕受祖宗鴻業為天下君長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俾朕得申孝情廷和上言聖諭令臣等委曲折衷以申孝情切念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四方觀聽議之不可不詳必上順天理下合人情祖宗列聖之心安則皇上之心始安矣張璁乃復為或問一帙辨析統嗣之異及尊崇墓廟之說甚悉吏部主事彭澤錄遺內閣及禮官勸改前議不從璁乃齎至左順門上之廷和令修撰楊維聰等阻之不得帝覽之留中不下廷和見勢不得已乃草勅下禮部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纘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帝從之廷和意假母后示非廷議意也　壬午興獻后至自通州由大明中門入帝迎於闕內朝議不謁太廟上見奉先奉慈二殿而已　兵部主事霍韜見張璁言欲用亦上言禮官持議非是時同知馬時中國子監諸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如璁議帝益為之心動矣　甲午楊廷和以追崇禮成擬上慈壽皇后及武宗皇后尊號帝因遣司禮監諭廷和曰邵太后興獻帝后亦各擬上尊號廷和等上言不可宜俟明年大婚禮成慶宮闈加之可也　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上言以為興獻王

不宜稱考廷和覽疏乃擢孟春吏部侍郎給事中熊浹上言皇上貴為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禮處之安乎臣以為當稱帝后而祀興獻於別廟則大統之議所生之恩兼盡矣乃出為按察司僉事浹大學士費宏鄉人也宏慮廷和疑已故出之　十二月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於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不易恐終當從之宇不聽至是廷和銜璁授意吏部除為南京主事尚書石珤語璁曰慎之大禮說終當行也廷和寄語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為大禮說難我耳璁怏怏而去　都御史林俊致仕家居廷和寓書於俊以定國是俊上疏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大禮未協過於孝故耳司馬光有言秦漢而下人繼大統或尊崇其所生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何忍襲之疏入留中廷和遂奏起林俊為工部尚書俊力辭不聽庚寅帝下御札諭加興獻帝后以皇字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追尊今日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與慈壽孝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吏部尚書喬宇等奏曰皇者正統大義若加皇字於本生之親則與正統溷而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今皇帝婚禮將行其興獻帝宜加與皇號母興獻皇太后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命廷和等見不可爭乃俱求罷歸不報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俊等上言若帝后之上有加則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天下內閣大臣直言規諫宜賜諭旨帝不聽仍曰宜遵懿旨稱興獻皇帝興獻皇太后於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等編修陳沂等百餘人各上言加稱非是因請斥璁不聽

世宗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甫畢清寧宮小房災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此殆天意況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悅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言逆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為廢禮之應主事高尚賢鄭佐相繼上言鬱攸之災不於他宮而於清寧之後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帝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曰邇者廷議大臣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袞衣臨御之日皇上入繼當宮車晏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皇上嗣纘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統也非繼武宗之統繼祖宗之統也以皇上承繼武宗仍為興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為過也禮本人情皇上尊為天子慈聖將臨設無尊稱於情難已故追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毋乃擬議之未定乎臣愚謂宜定號皇考興獻帝別立廟於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於慈聖應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字加之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具疏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二疏俱中沮不果上　三月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先是司禮監傳諭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等上言不可復傳諭宜稱孝子廷

和等言册文稱長子本生文情自明請勉行正禮從之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尊號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册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遵廷和指題其主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叙子名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定為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十二月上壽安皇太后尊謚孝惠皇太后羣臣奏壽安皇太后服制已滿宜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

二年春二月太常卿汪舉上言安陸廟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從之禮部請置奉祀官又言樂舞未敢輕議帝命楊廷和集議之禮部侍郎賈詠會公侯九卿等上言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於太廟安陸樂舞似當少殺以避二統之嫌帝曰仍用八佾於是何孟春及給事中張翀黃臣劉最御史唐僑儀秦武等南京給事中鄭慶雲各上言力爭不報　冬十一月奉孝惠皇太后主於奉慈殿遣官告安陸廟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曰與張璁討論古禮其議符合至是上言大禮并獻席書方獻夫議草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與為人後而强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之宗夫孝宗有武宗為子矣可復為立後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建議論者指為干進故達禮之士不敢遽言其非切念皇上在興國太后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為是可乎臣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别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者定[illegible]

玉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為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承孝宗詔而為之子乎則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明矣然則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可以質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為皇上必為之惕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并錄二臣疏以聞疏奏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文武羣臣集議可否

三年春正月楊廷和罷禮部尚書汪俊請曰公去誰與主者適主事侯廷訓據宗法為大禮辨遍示羣臣俊得之喜曰違斯議者當斬也於是吏部尚書喬宇率九卿上言必以孝宗為考而後大宗為不絕俊復會公侯卿佐及翰林臺諫官上言祖訓兄終弟及以同產言也皇上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母昭聖前後章奏惟張璁霍韜熊浹與桂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其當從違可知矣帝曰更參衆論議之給事中張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各抗章力論以為當從衆議上怒其朋言亂政俱奪俸修撰唐皐亦言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帝謂皐模稜持兩可亦奪俸於是汪俊等更議於興獻帝興國太后止各加一字以備尊稱不報是時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衛千户聶能遷各上疏議其言與璁議合帝益心動乃命取督賑侍郎席書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張璁詣京集議時霍韜居里中亦並召之　興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覲賀宴賚倍常是月晦日昭聖皇太后聖旦先期有旨命婦免入朝賀朱淛馬鳴衡上言暫免朝賀在尋常固可然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危惶之際忽傳報罷安得無疑竊

謂此意若出太后其間必有因事拂抑之懷往時存歿之感若出自聖意則母子至情有隆無已豈可以聖旦嘉節而輟此盛禮哉疏入帝怒命逮訊侍郎何孟春論救不報已而陳逅李本刑部員外郎林惟聰各抗言馬鳴衡朱淛不知太后懿旨輒有論列原其本心以為議禮之初太后輒不受朝人將謂陛下之心有所偏主而奸讒之流或從而乘間獻媚其禍有不可言爾今乃下之詔獄加以嚴刑天下聞之將謂陛下以宮闈之故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不能無所軒輊而忠臣義士且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矣帝怒其煩擾併逮繫考訊大理卿鄭岳論救不報

三月奉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初帝召張璁等都御史吳廷舉恐璁至不變初說請勑諸生及南京大臣及耆德舊臣各陳所見以備采擇璁萼乃復上疏申明統嗣之辨璁且曰今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者仍必議之不已也帝嘉納之是日帝御平臺召冕紀宏論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等願陛下為堯舜不願為漢哀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能對乃命草詔加上尊號給事中張翀等御史朱實昌等交章力諫帝切責之勑禮部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特加尊號為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又勑曰本生父興獻帝本生母興國太后今加稱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又曰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稱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慕之情禮部尚書汪俊上議曰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為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為共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為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為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襲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太廟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至情吏

部尚書喬宇等復奏曰皇上聖眘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於奉先殿側以避大內之名也推此則專於大宗必降於小宗安陸祭祀無庸改議矣時湛若水石瑤張翀任洛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去上切責罷之　户部侍郎胡瓚等上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來京上從之併止璁等勿來時璁蕚已抵鳳陽矣見邸報勑加尊號乃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曰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禮官之陰術皇上不察以為親之之辭也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辭也必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而人心信從矣疏入上命復召來京蔣冕言於帝前曰二人若來必撲殺之帝不問而遣人趣使速來遂降中旨以書為禮部尚書給事中安磐等上言大禮之失自霍韜張璁欲考本生而邪說始起自桂蕚進席書方獻夫之論而邪說益張乞寢書新命治蕚等奸罪張漢卿等亦上言書督賑乖方煮粥誤民致死生民數萬宜正國法以快人心南京給事中黄仁山等亦上言書巧詐邪佞私蓄議藁而不自進陰託桂蕚代奏干寵而璁蕚每造書所必在暮夜其為陰類憸人無疑乞加罷斥召還汪俊南道御史田麟等亦上言汪俊席書邪正相反進退失宜且祖制上卿俱推舉簡用今何取於書而出自內降耶乞同璁蕚併黜以避賢路俱不報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會侯伯卿貳翰林臺省力言建室之非且曰臣等遵祖訓本禮經守師丹程頤之論以悟主心姑停建室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祭俟異日皇子衆多襲封興王世世承享帝曰朕承天命祗奉宗祀孝養聖母皇考陵園遠在安陸卿等安乎今黨同執奏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冲年尠忽綱常其奉先殿西室亟行修飾盡朕歲時急切之情於是修撰吕柟編修鄒守益俱上疏爭之帝怒俱逮赴鎮撫司考訊給事中張翀章僑御史張鵬

翰等交章論救不報已而獄具謫耕解州判官守盎廣德州判官　命內閣擬撰聖母昭聖皇太后與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冊文帝遣司禮官傳諭欲於昭聖冊內稱嗣皇帝獻皇帝冊內稱孝長子章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蔣冕等力言不可仍以原文封進帝覽之遂於獻皇帝冊內加一孝字章聖冊內欲去本生母三字冕等復上言此字惟宗廟祝文用之今稱長子已盡孝情又加此字有干正統且本生母三字係勑諭擬定亦難輕去仍封還御批乃依原文止稱長子章聖冊內加一聖字帝御奉天殿受賀布詔天下詔曰朕躬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祗奉宗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興獻帝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稱未極恒用歉然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興國太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是時張璁至東昌讀詔書嘆曰執政忍為此欺乎兩考並稱綱常紊矣蔣冕求罷歸帝曰朕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定既而冕上言皇上恭詣仁壽宮加上尊號聖母昭聖皇太后遽有懿旨免命婦入賀其故非臣等所知又命書為禮部尚書璁萼復取來京聖意所向中外不能無疑宜追寢前命不報冕遂移疾乞去帝從之御史王洋等疏留不報　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欲安獻皇帝主也禮部侍郎吳一鵬朱希周郎中江必東員外郎翁磐主事彭黯等上言獻皇帝主在安陸廟中神靈依依奉先殿西室宜設神位以便時享如奉慈殿之儀不報遣司禮監太監賴義京山侯崔元侍郎吳一鵬之安陸改題神主奉上冊寶尊號本曰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迎如京師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代無自寢園迎入大內者況安陸乃啓封之地獻皇帝神主不宜輕動惟永祀安陸則本生之情盡而正統

之義得不報　霍韜將赴召復上言力辨二統之非而席書在鳳陽亦上大禮考議言諸臣講學不明固執私意且曰斯禮也廷臣昔舊自有知者不敢犯衆而璁萼等感激不平力犯羣議舉朝疾之如仇甚可畏也臣途窮矣尚言此者九廟神靈使之言耳六月璁萼至京復同上疏條七事極論兩考之非以伯孝宗而考興獻為正俱留中不下鴻臚寺少卿胡侍上言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藝祖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帝怒其狂率出侍為潞州判官初張璁桂萼至京師廷臣欲捶擊之無一人與通璁萼稱疾不出數日後退朝班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入武定侯郭勳家勳喜約為內助臺諫官交章攻擊以為當與席書並正其罪章十餘上俱報聞給事中張翀取羣臣彈章奏發刑部令擬璁等罪尚書趙鑑私語翀曰若得俞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遂降中旨命桂萼張璁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切責翀鑑罪之璁萼獻夫各上疏辭不允吏部尚書喬宇上言萼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願賜罷黜帝怒切責之宇遂求去從之修撰楊慎廷和子也率同官姚淶編修許成名崔桐簡討邊憲金臯等上言君子小人不並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也萼等所言者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恥與萼等同列上罷其俸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吉棠等亦爭之俱下獄外補已而南京尚書楊旦顏頤壽沈冬魁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陳鳳梧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復以為言俱切責之員外薛蕙著為人後解以駁璁萼之議畧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為後輕小宗也為人後者為之子言雖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既為之子則當稱父矣而可仍曰伯叔父乎帝覽之怒逮繫詔獄已而釋之　秋七月璁萼既拜新命復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相訓亦無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斥為人後

者、四曰武宗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入生父母、六曰祖訓侄稱天子、為伯叔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為其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論定陶事為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外事無得干預、十一曰皇上失行壽安皇太后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令決宜重改、十三曰臺諫連名上疏、勢有所迫、皆條列禮官欺罔之罪、疏入、留中、何孟春為論條辨、帝切責之、璁萼復辭職、不許、乃就官、帝采其議、屢遣司禮監官至閣諭毛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亡、何、帝御平臺、召紀等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紀等惶怖退、召百官至左順門、勅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旦、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郎中余才、江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諭、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孟春與尚書秦金、學士豐熙等、及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戊寅、帝朝罷、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為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秦金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劉玉王時中張潤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吳琪張瓚陳霑張縉蘇民余瓚張仲賢葛檜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維聰姚淶張衍慶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勳陸釴王相應良金臯林時

韓楷黃臣胡炳凡十有六人、余翱葉奇鄭本公楊樞劉頴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
陳克宅譚纘劉琊張錄郭希愈蕭一中張恫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曰韜
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有九人、余寬黨承志、劉天民馬理徐一鳴劉勲應大猷李舜臣馬
晃彭澤張鵾洪伊凡十有二人、黃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昌楊淮胡宗明栗登黨以平何岩馬朝
卿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廷鸞高登程旦
尹嗣忠郭日休李錄周詔戴亢繆宗周丘其仁祖琚張希尹金中夫丁律凡三十有六人、余才
汪必東張聰張懷翁磐李文中張澯張鏜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陶滋賀縉姚
汝皋劉淑相葛瀾劉漳楊儀王德明汪溱黃加賓李春芳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
陳賞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相世芳張峩詹潮胡瓊范祿陳力張大輪葉應驄白轄許路戴
欽張儉劉士奇祁勅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
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金廷瑞范鏓龐淳伍餘福張鳳來張
羽車純蔣珙鄭鏳凡十有五人、毋德純蔣同仁王瑋劉道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徽王天民
鄭重杜鸞凡十有二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之、命司禮監諭退、
不去、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紀與石瑤遂赴左順門跪伏、上復遣
司禮大監諭之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迨午、帝怒、命司禮監錄諸姓名、收繫諸為首者豐熙張
翀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等八人於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
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於獄、何孟春等二十有一人、洪伊等六
十有五人、姑令待罪、己卯、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庚辰、錦衣衛以在繫官上請、初逮繫時有

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百有二十人上責之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者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王相與王思裴紹宗毛玉胡瓊張日韜楊淮張燦申良臧應奎牟瑜余禎安璽殷承叙等十有九人俱病創先後卒恭穆獻皇帝主至自安陸帝迎於闕內奉謁奉先奉慈二殿已乃奉於觀德殿上冊寶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不復言本生是日復取席書來京南京祭酒崔銑以災異陳言議禮一事或擯斥或下獄非聖朝美事上不悅令致仕而陳洸先為給事中言事忤旨出為按察司僉事至是上言曰陛下察幾致決毅然去本生二字有人心者咸謂始全父子之恩無不感泣乞罷喬宇夏良勝以息邪說復史道于桂曹嘉以作正氣帝悅復以洸為給事中逮繫修撰楊慎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御史張原王時柯於詔獄復撲之謫楊慎王元正劉濟戍邊何孟春調南京工部毛紀罷　南寧伯毛良上言楊廷和要定策功沮撓大禮使陛下失天倫之正廢追崇之典千戶聶能遷百戶陳紀錄諭王价錄事錢子咸各論奏議禮差謬更正得宜俱留中不報　八月席書至京以孝宗考名未正悉發諸議留中者命禮部集議鄭岳徐文華仍力言孝宗祝享昭聖冊寶尊奉已久不宜輕改帝切責之胡世寧時居憂里中亦上言與璁等合帝嘉之　九月改稱孝宗敬皇帝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初集議時汪偉鄭岳徐文華等猶與璁等力辨可否武定侯郭勳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於是書萼璁及獻夫會公鶴齡侯勳鸞等六十有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曰皇伯考昭聖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獻皇帝主別立禰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上從之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為皇伯母

祭告天地宗廟有詔天下安陸松陵帝既改名顯陵等請陵寢及大禮既定百官隨全請改遷
顯陵下工部議尚書趙璜等上言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爲法帝命禮臣會多官
集議尚書席書等會公侯九卿諸廷臣上言乞治全罪帝曰先陵遠在安陸朕瞻仰哀切其再
議之書與璁萼等復上言舉大事當順人心今多官皆曰帝魄不可輕動地靈不可輕洩臣等
敢不盡言帝乃罷議命顯陵祭如七陵　十二月評事韋商臣上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臣自
今年七月授官以來見以大禮伏闕觸犯聖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一人編戍者學士豐熙等
八人決杖死者編修王思等十有七人以忤使臣而逮繫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玉等若而人
以織造抗使臣逮繫者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
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此皆國家大獄上干天
象下駭民俗所關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惟陛下大奮明斷將諸臣錄復其官及其子孫庶不
失欽恤之意疏入調外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亦言之留中不報

四年春三月詔修獻皇帝實錄　夏四月光祿寺丞何淵請立世室崇祀皇考於太廟帝命禮
部集議尚書席書等上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
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祧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
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於太廟甚無據不報張璁
桂萼俱言不可璁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改爲獻皇帝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
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獻皇帝爲自出之帝比周文武不經甚
矣上干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定陶共王爲共皇

立廟京師比孝元帝至今非之今淵請入獻皇帝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之上與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別立禰廟禮之得為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為之入於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勿為席書會羣臣復上議爭之大學士費宏石瑤賈詠尚書廖紀秦金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璁萼乃謂書曰觀德殿規制未備宜聖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書等遂上議宜於皇城內擇地別立禰廟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尊尊親親庶為兩全從之 六月作世廟初席書上廟議有曰親盡之期與孝廟同帝問其故書對曰我朝德祖比后稷太祖太宗比文武皆百世不遷懿祖以下隨世而祧獻皇帝與孝宗同世親盡同祧帝曰別廟不與祖宗序列他日奉祧藏於何所何以伸朕世享之情其再議之書上言宜藏主寢殿歲暮出祭如太廟議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立廟世世不遷伸朕孝思乃命工部相地於太廟左環碧殿旁立廟前殿後寢一如太廟而微殺其制路由闕左門入已而命定廟名曰世廟禮科給事中楊言等上疏乞罷世室畧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為藩臣小宗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人分以小宗並大宗干天下大統無一可者不聽 十二月席書上大禮集議帝命頒賜藩府及中外羣臣仍令各省刊布以傳

五年夏六月獻皇帝實錄成 秋七月帝以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勢迫隘欲改建於奉先殿左工部尚書趙璜言移觀德殿於奉先殿左必與奉慈殿對峙孝肅太皇太后獻皇帝之祖母孝惠皇太后又聖母也廟出其左恐神靈有所不安席書亦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當節帝復諭大學士費宏等曰遷觀德殿與奉慈殿無預卿等勿蹈前日之誤宏等乃乞

勑禮工二部卜日營度給事中張嵩衛道御史郭希愈陳察等各上言災異非常乞仍舊以寬民力不報丁丑世廟成帝自觀德殿奉獻皇帝主於世廟復自武英殿迎獻皇帝神位於觀德殿禮成羣臣表賀撰世廟樂章　九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先是帝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費宏楊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帝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為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席書劉龍曰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為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璁萼所引俱大婚禮今世廟告成是大祭禮不可附會章聖皇太后宜於奉主之後祇謁觀德殿則祖宗法守之益堅矣璁萼曰周天子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為不可因自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大學士石瑤上言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乃天子對越之所非時享祫祭亦未輕出入而況后妃乎漢唐之季事不師古女禍時作其患不可勝言可不慮哉帝怒切責之席書等乃上請聖母謁廟必得上同行以重斯禮從之　禮部議祭世廟用太廟次日太常寺謂時享太廟及觀德殿先三日齋戒先一日視牲今祭用次日則齋戒視牲日各不同且歲暮之際難於次日舉行禮部復請歲暮權與太廟同日帝曰俱用同日次第舉行

六年春正月諭修典禮全書張璁纂要畧二卷以進上言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

之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故皇上之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爭爭漢宋諸臣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今宜如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為綱事關大禮者必書備載聖裁乃輯為要畧以獻帝命付史館纂述　費宏等定議世廟樂舞止用文舞隨堂何淵上言世廟樂舞未備下禮部集議侍郎劉龍等議宜仍舊帝諭輔臣再議大學士楊一清賈詠翟鑾上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治舞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治昭德世廟止用文舞亦此意也不為缺典張璁獨上言王制有曰祭用生者皇上身為天子尊獻皇為天子父宜以天子禮樂祀之缺一不可且天子八佾為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為人三十有六國朝太廟文武佾各八計百有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有二人獻皇在藩時固用七十有二人今乃六十有四可乎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帝從之

七年夏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張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追奪議禮諸臣官勅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為六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為禮部仍注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胥持庶官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不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僇市特寬宥削籍為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發原籍為民其餘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

自鑒省、秋七月、加上皇考聖母尊號、皇考為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聖母為章聖慈仁皇太后、詔告天下

八年十月朔日食、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上言、詩十月之交、刺無良也、意者陛下以議禮之故、亟用張璁、皇父專權致召天變、則所議者不為公、禮臭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疏入、帝怒其疏末有引用茅焦語、謫鎮海衛、與楊慎等永遠不宥、死戍所

十五年冬十月、更世廟為獻皇帝廟、帝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朕思皇考廟名、似大不安、太宗百世不遷、故名世室、恐皇考亦敦讓太宗、宜別擬議、且世字、來者或用作宗號、今施於皇考、徒擁虛名、可會郭勛、李時議之、既而又諭曰、皇考廟止稱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推尊之意、於是夏言上言、禮惟有功德者、別立廟祀、百世不遷、名之曰世、周之文武世室是也、皇考獻皇帝、雖篤生皇上、比跡契稷、而前有文皇、既稱太宗、義當尊讓、後有聖帝、必為世宗、理宜虛竢、今欽定獻皇帝廟、庶幾明祀正、而公議定、帝從之、命以所議付史館、　十二月、九廟成、獻皇帝廟、止修時祀、以避豐禰之嫌、

十七年五月、議集明堂秋饗禮、先是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不祀太廟、于是揚州府同知致仕豐坊上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為宗、以配上帝、又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拜祝、君上以尊朝廷、勿寄位釋宮、褻體統、下禮部議、坊熙子也、尚書嚴嵩上言、諸儒論禮不一、臣惟明堂圜丘、皆以事天地、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饗之禮、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於侑饗之禮、傳以為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迄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至於錢公輔、司馬光、孫抃、程朱諸賢所論、主祖宗之功德

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第揆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庸有所弗寧矣至於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臣不敢妄議以負陛下惟聖明裁擇帝以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明堂秋饗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稱宗不為過情何在為不宜也復命集議户部侍郎唐胄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為人後之說於是力正大倫者惟張孚敬席書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陛下嘉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顧今日乃惑於豐坊耶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禮為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上大怒下胄錦衣獄出為民尚書嵩乃上言考秋饗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侑饗允合周道帝嘉納之

秋七月議祔皇考於太廟初帝因嚴嵩請既勅禮部議又諭嵩曰太宗靖難功與開創同當稱祖以別之嵩遂上議曰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不係父子故也晉則十一室而六世唐則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詔議太廟禮學士宋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禘祫圖又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皆古事之可據者皇考親孝宗弟臣謂宜奉皇考於孝宗之廟我太祖即位仁祖雖自布衣必饗天子之祀皇考顧獨闕焉聖心必有所不安又曰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得稱漢世稱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再造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文皇定鼎持危功莫大焉尊稱為祖聖見允宜嵩奏出羣臣翕然無異議時張孚敬死已六年矣　九月辛巳奉太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癸未祔皇考於太廟辛卯大饗上帝於玄極殿奉睿宗配享

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時久暘不雨是日初昏陰雨驟至大雷雹以風忽震火起仁廟列風嘘之須臾燬其主延及成祖主亦燬遂及太祖昭穆羣廟惟獻廟獨存

二十四年秋七月太廟成布詔天下

穆宗隆慶元年春三月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言獻皇帝入廟稱宗在今日猶有當議者蓋獻皇雖貴為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祖宗諸宗諸帝並列雖親為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武宗而今乃設位於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為未合故先帝於獻皇帝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先帝之心亦自有不安者臣以為獻皇祔太廟千萬歲後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萬世不改惟陛下下廷臣議求至當以妥獻皇之靈以光先帝大孝章下所司格不行

谷應泰曰孝宗仁聖麟趾不蕃武廟盤游前星失耀再世衰微古今至變也當是時重繼嗣者私恩重承統者大義而世宗以臣紹君以弟承兄敷天臣民誰忍孝宗之嗣一傳卒斬者既已斬焉則忠臣義士不能復續求其同氣之近者立之統在嗣亦在矣所以武宗遺詔不敢予視世廟也既已兄稱武廟因欲併考孝宗則孝以無孫反因得子於義為誣稱子逼武二統嫌孝於理亦礙況父子至親豈可隔世軼代妄相附屬比之定陶濮王生視寢膳死視歛含曾有鞠養之恩蚤定父子之分者迥相判也既不考孝即考興獻天下有無父之人乎漢宣不皇其父未嘗不考皇孫光武不皇其父未嘗不考南頓既考興獻即當皇興獻天下有子為天子父為列侯者乎據稱兵逆父遂不敢皇猶之舜不王瞍禹不王鯀也興獻以肇肩啓聖儼然皇焉亦猶之周王王季周王文王也湯不王商癸而周

王王季光武不王南頓而世宗王興獻踵事增華以義起孝子之至也所疑者考興獻則疑於無孝宗皇興獻則疑於躋武宗憑几彌留奉迓入繼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反欲召興獻而亂其統此舉朝所以沸騰百官所以號泣也不知太廟者承統之地皇而不廟者有異稱宗者繼統之名皇而不宗者亦殊懿文太子亦得為康皇帝英宗斥郕王然亦稱景泰帝不入廟則地不偪不稱宗則名不嫌親近則尊親盡則祧辟之遥除之官追贈之號曲體罔極之私情無預朝廷之名器乃世宗尊為天子必欲使之不王其父興獻為天子父必欲與之共臣其子此則議禮諸臣之過也至於觀德殿足矣必欲遷近太廟與之同門獻皇帝足矣必欲削去興獻崇加徽號見太后於世廟著獻皇之實錄折衷禮經毋乃不倫興國皇太后聖旦則宴賚有加昭聖皇太后千秋即傳免朝賀傳聞垂異存歿傷心卒之不加宗不入廟殺徽稱止遷葬則亦聰蕚有功於存統也若夫廷和等之伏闕呼號甚於牽裾折檻世宗之疾威杖戍竟同元祐黨人大禮未成大獄已起君臣交失君子譏焉而廷和戮及身後楊慎謫死聚所濮議諸臣旋蒙賜還興國之獄無復金雞此則世宗之錫類之仁亦聰蕚諸人無休休之量也至於豐坊倡議嚴嵩附和嚴父之說興睿宗之號進孝宗幾疑逼宮武廟嫌躋新鬼以明察始以豐禰終蓋豐坊固予政之劉歆分宜實議禮之林甫善作者不必善成惜乎不令張孚敬見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世宗嘉靖九年二月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洪武初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夏至則祀地於方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德祖而下四代各為廟廟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祀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太祖從之行之十年水旱不時多災異太祖曰天地猶父母也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乃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列朝仍之至是給事中夏言上言古者祀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瘞於北郊即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至於一祖二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於二至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疏入上方以大禮憲羣臣將大有更易得之甚悅賜言四品服織幣以旌其忠

夏四月廷臣集議郊祀典禮先是夏言疏見納詹事霍韜嫉之上言分郊為秦朝政亂祖制帝置不問韜復為書遺言甚言祖宗定制不可變周禮為王莽偽書諸儒議論皆言夢語東西郊之說起自是而九廟亦可更矣言飛章并其書上之帝怒下韜獄於是中允廖道南上疏雜引周禮漢志唐六典諸書以明我朝郊廟之禮皆所當議其畧曰我太祖高皇帝初年建圜丘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至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始命即舊址為壇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災異之應禮緣人情者也太宗遷都當時未有建白以復古制者禮樂百年而後興詎不信哉至於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熙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九年十月改建太廟乃仍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累朝衣冠於神座而

祀之於是始以功臣配享矣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我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聖祖初制兆圜丘於南郊以祀天兆方丘於北郊以祀地尊聖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太祖太宗於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兆天明於東郊兆夜明於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禘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疏入下禮臣議贊善蔡昂脩撰倫以訓姚淶祭酒許詔學士張潮編脩歐陽德給事中陳侃趙廷瑞御史陳講譚纘皆以合祀為宜而淶言猶切夏言復疏申明祀享之議曰周人以后稷配天於郊以文王配帝於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宜奉太祖配天於圜丘所以尊太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所以尊太宗於是復會羣臣集議右都御史汪鋐編脩程文德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李循義等八十二人皆主分祀大學士張璁董玘聞淵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謂成憲不可輕改時詘不可更作尚書李瓚編脩王教給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鰲柯喬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為方丘尚書方獻夫李承勳詹事霍韜魏校編脩徐階郎中李默王道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為非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帝命再議於是張璁雜引五經及諸史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明分祀之是名曰郊祀考議上之又疏言太祖太宗分配未當帝然其郊議疏言不報尚書方獻夫詹事霍韜亦上言前主合祀非是帝不問尋復韜職

五月初建四郊羣臣議上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圜丘於南郊其北為皇穹宇建方丘於北郊其南為皇祇室作朝日壇於東郊夕月壇於西郊

秋七月罷姚廣孝配享太廟移祀於大興隆寺從禮部尚書李

時之請也　罷列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於京師　初立文華殿聖師之祭奉皇帝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凡歲春秋開講先期一日皇帝皮弁服拜跪行奠禮　冬十月正孔子祀典易木主及釐正從祀諸賢洪武初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畧曰世之言禮者皆出於孔子不以禮祀孔子褻祀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意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為菆無像設之事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焫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非簡乎古者郊廟祭饗皆設庭燎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瀆乎古之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氏書有伏生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附世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輕重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漢魏律所制大成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得行之可乎他如廟制之非宜

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更僕不可盡昔者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淪於醫師太公不辱於老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取當時左右贊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不果用天順間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也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像疑之鶚曰此土耳豈聖賢耶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為木主然其他郡縣如故也至是上因纂祀典議成諭大學士張璁凡雲雨風雷之祀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叙纂入璁因奏孔子祀典自唐宋以來未有得其正者臣謹採今昔儒臣議上聖明垂覽以為百世永遵之典一謚號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聖公唐玄宗追謚為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平帝始封謚蓋新莽以文其奸也國初大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春秋列國僭王則黜之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而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布政夏寅曰唐元宗開元既尊老子為玄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則追謚孔子不得而缺豈可以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為萬世程乎祭酒丘濬曰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至開元加以文文者經天緯地者也若夫宣之為言謚法

之美不過聖善周聞而已何足為聖人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未聞有喻言者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加此於至聖文宣王之上於聖德無謂也一章服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徽宗崇寧間始詔冕用十二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曰宣聖之設像非古也洪武間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像今國子監有設像者仍元之舊也丘濬曰塑像之設自佛教入中國始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祀聖人法也後世化其道而為之長短豐瘠郡異縣殊非神而明之之道也一籩豆樂舞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九宮舞用八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冪全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為八佾加籩豆為十二祭酒章懋及夏寅皆非之以為十二籩豆八佾惟太學可行天子所自祭也郡縣皆行之祭禮僭矣夫孔子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自蹈非禮之祀哉一配享唐貞觀間始詔顏回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以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次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其何以安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杞國公顏無由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侑食西嚮弘治時謝鐸程敏政俱是之敏政又以程子之父珦朱子之父松請珦不附王安石新法松不附秦檜和議其歷官行已足述也一從祀程敏政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七人從祀孔子廟庭而并及馬融等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

太守以貪濁免髡徙朔方又為梁冀草奏殺李固作西第頌美之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所著洪範五行傳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附會圖讖致通顯不脩小節蓋左道亂正之人也王弼何晏倡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守多不法何武劾之而免及為博士毀武於朝子賓客為盜繫獄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武謝王肅仕魏封蘭陵侯乃以女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毋丘儉濟其惡杜預守襄陽數饋遺洛中貴要伐吳因所癭之議盡殺江陵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皆當罷黜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融等不過訓詁釋章句而已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未能明聖學也臣愚乞罷戴聖等八人祀鄭衆等五人祀於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禮禮記賴以傳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至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者顏回而下六十六人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所畫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朝廷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甚無謂且公伯寮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為夫子家語史記林放俱不在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字畫相近之誤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等五人宜罷其祀而瑗放者各祀於其鄉又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請黜揚

雄進董仲舒。高皇帝納其言行之。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僞。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宜并况黜之。其尚可議者。則隋之王通、宋之胡瑗也。先儒以通為僭經。而瑗亦少論著。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其粹處殆非楊荀所及。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亦宜加封爵。使得從祀學宮。臣按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採。而弘治初禮官沮格不行。同時謝鐸請祀楊時。罷吳澄。舉人桂萼亦請祀蔡元定。以為律呂大衍諸書。俱有功於性理。又授其子皇極範數。此亦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脩所著本論。有翊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孔子。五百餘年而得韓愈。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得歐陽子。夫韓愈既以從祀。歐陽脩豈可缺哉。疏入。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脩徐階上言。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衆人愚昧。將妄加臆度。以為陛下奪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天子像祀孔子。衮冕章服。顯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毁。臣聞愛其人者。杖履猶加珍惜。况先聖之遺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宮牆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籩。蓋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夷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太祖之初制矣。帝覽疏不懌。出階為延平府推官。帝乃自著正孔子祀典說。頒賜羣臣。璁復為孔子祀典或問。上之。上嘉焉。衆議乃定。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棖申黨二人。存棖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蘧瑗、鄭玄、盧植、鄭衆、服虔、范甯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脩。又以行人薛侃議。併進陸九淵從祀。而別祀啟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由、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焉。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十

一月己酉初有事於南郊先是上命製圜丘祀器金爐玉爵鉶簠圭璧及鐘磬貢鼓諸樂器既
成陳於文華殿召大學士張璁閱視是日帝親祀於圜丘奉太祖西向配各騂犢一用璧三獻
九奏樂舞用八佾從祀四大明夜各騂牛一恒星五曜羣星及雲雨風雷師各牛一羊一豕一
明日布詔天下頒恩錫於庶官布寬恤於小民　大學士張璁言頃者生員李時颺疏請舉祀
郊禖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於禖孔子之生亦禱於尼山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
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臣願當茲慎
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於太廟世廟以祈祖考之祐慰聖母之心以嘉其請擇十二
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充祈嗣醮壇監禮使
十年春正月乙未特享太廟正太祖南向位初太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
春特享於羣廟三時各祭於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
俱各祭於宗室仍序昭穆如初罷特享禮至英宗升祔九室悉備憲宗將祔用禮官議祧懿祖
孝宗祔祧熙祖武宗祔祧仁祖獨德祖不祧時享則太祖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帝諭張孚
敬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羣廟於太祖之室
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並享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
行於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祭於崇先殿庶祭義明而萬世可行也邪論勿惑卿會
李時議上或咨夏言以助之孚敬唯唯如諭議聞帝從之乃命祠官於廟中設幄如九廟狀奉
太祖南向羣宗遞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始退德祖於祧殿不復預時享矣　祈穀於大祀殿
初帝以孟春上辛行祈穀於大祀殿祭皇天上帝用騂犢一蒼玉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奉太

祖太宗配享夏言建議二郊奉太祖配祈穀奉太宗配張孚敬以為不可留中不下言又疏請
帝謂羣臣違君悖禮切責之乃命祈穀太祖太宗並配二郊尊奉太祖焉已而驚蟄始祈穀
命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乃命輔臣及禮官集議已而兼問大
雩秋報諸禮命五品官亦與議焉侍讀學士夏言上言惟天子有禘故立始祖之廟則有世系
可考者十世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為始祖自出之帝而祀之始祖之廟乎我祖宗之有天
下以德祖為始祖百有六十餘年尊享太廟之祭今又定為大祫統羣廟之主矣然則王禘之
祭又可復尊德祖乎身為始祖而又為始祖之自出恐無是禮也三代而下必欲如夏商之禘
黃帝帝嚳則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為也臣愚以為宜設
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蓋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疏入帝深然之時中允廖道南上言皇
姓為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大學士孚敬曰言虛位者失之幻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為當
李承勛等皆以為然夏言復抗疏折其非是已而帝竟從言議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
太廟凡祭先一日令中書官書神牌於太廟曰皇初祖帝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帝又欲於奉
天殿行秋報禮中陛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於大祀殿奉文皇帝配大雩宜於郊兆傍為壇
孟夏後雩祭帝謂孟春上辛既行祈穀禮若春夏雨暘以時則雩祭代攝否則躬祀秋報禮姑
寢不舉　二月庚辰初朝日是日春分初行朝日禮於東郊大牢一用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
佾　三月建大神殿於南郊初南郊撤屋為壇祭之奉上帝神牌圜丘上配以太祖既祭而神
牌莫知所藏帝命建大神殿以藏之帝又念舊存齋宮在圜丘北是踞視圜丘也欲改建於丘
之東南夏言言向者大神殿之建乃陛下竭誠事天此制為可若更起齋宮圜丘之傍似於古

人掃地之意夫為允協且秦漢以來並無營室者質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故推大次之設為合古典陛下前日考據精詳豈今偶未之思耶伏望齋宮寢建以仰答太靈帝報可遂建土穀祇先蠶壇於西苑初議皇后親蠶於北郊自夏言首發之至是帝召張孚敬李時詣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乃併建先蠶壇於神壽宮側而毀北郊蠶室焉　五月壬子初有事於北郊是日夏至帝祀地於方澤用騂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太祖西向配騂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基運翊聖神烈山為一五鎮及天壽紀德山為一四海四瀆為二各太牢一　八月癸未初夕月祭於西郊如朝日祭東郊

十一年夏四月初營九廟帝御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翟鑾禮部尚書夏言議復古七廟制其太廟寢祧俱存舊弗撤惟度地分建羣廟不決而退廖道南疏請建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及御札曾及其名者三帝悅下禮臣議夏言上言昔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為都宮內叙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異地不合都宮不叙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為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魏晉唐宋皆然我太祖初立四親廟始為近古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皇上大釐祀典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召論者屢矣第太廟南近宮墻東逼世廟西阻前廟地勢有限垣外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即盡闢其地猶不能容欲稍減規制則太廟嵬然而羣廟湫隘於義未安即使廟成皇上冠冕佩玉循紆曲之逵遍列羣廟而奠獻之日亦不足矣議者謂羣廟可攝皇上仁孝誠敬可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而不一至羣廟乎丘濬謂宜間日祭一廟自十四日而遍此蓋無據而强為之說也馬端臨曰後世失禮豈獨廟制漢儒以來講究

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蓋昭穆必父子繼世而後可兄弟相及則紊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也帝曰朕於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獨太廟之禮未能復古可乎今太廟堂寢俱有定制不必更移其昭穆廟次即會官相度地勢奏聞於是言惶懼謝罪請先詣太廟旁量定地勢審度方位以聞帝從之乃撤故廟改建新宮太祖居中昭穆各三廟成祖廟在六廟之上諸廟合為都宮廟各有殿殿後有寢藏主太廟寢後別有祧寢藏祧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相向内門殿寢皆南向

十三年三月帝視太學釋奠先師帝以孔子改稱先師服皮弁服謁拜用特牲奠帛行釋奠禮樂三奏文舞八佾從祀及啟聖分奠用酒脯已視學進諸生横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辭章 六月南京太廟災夏言上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陛下建德之意聖祖啟後之靈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也帝喜令亟起新廟南京太廟不復建遂址築周垣焉時祀并入南京奉先殿蓋失鎬洛遺意矣

十四年二月初建九廟先是夏言請定七廟頌謂陛下復古廟制正太祖南向位則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太宗功德隆赫特建百世不遷之廟宜曰文祖世室在三昭上仁宗宣宗各為昭穆第一廟英宗憲宗為昭穆第二廟孝宗武宗為昭穆第三廟則萬世不刊之制也帝從之

十五年二月纂脩祀儀成自天地日月神祇帝王社稷及禘祫先師先農諸祀悉為分類成書首冠祀壇圖制及宸諭詩歌中書禮儀禮器樂舞樂章末附諸王表箋羣臣疏頌於是侍讀學士廖道南撰禮頌九章以獻 五月建慈慶慈寧宮黜禁中佛像時帝欲黜去禁中釋殿以其地奉建慈慶慈寧二宮命廷臣議僉以為可帝即命撤之召李時夏言入視大善殿見金範佛

像不下千百俱命銷毀其几案懸鍍金函藏貯尚多佛骨佛牙諸物言退上疏力請焚瘞帝從之於是禁中邪穢迸斥殆盡　六月勅祀姜源后稷於武功　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夏言據程頤議為請也　十二月九廟成詔天下帝乃定五年一禘祀皇初祖於太廟以太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於寢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冬大祫於太廟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

十七年秋九月奉太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宗配上帝詳大禮議　十一月薦大號於天改昊天上帝稱皇天上帝

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詳大禮議

二十四年夏六月撤元世祖廟祀及其侑饗木華黎等五人從給事中陳棐議也　秋七月太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

穆宗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今二祀並行於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於先農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惟四郊如舊

谷應泰曰漢制近古然禮制缺焉唐祖李聃宋祀靈應禮官式微愈彰誣褻明初宋濂諸臣講禮戎行頗多釐正高祖喜簡易不見採擇豈禮樂必百年後興歟後世謹守故府學士大夫莫敢辨難世宗自大禮議慨然有更定制作之思而諸臣紛紛然祀事矣嘉靖九年二月議郊社禮冬十月議孔子禮十一月有事南郊十年春正月享太廟議祧禮二月祈穀議禘行朝日禮建土穀先蠶壇五月有事北郊八月行夕月禮十三年四月視太學行釋奠禮十四年二月建九廟十七年五月議明堂秋饗禮九月祔獻皇帝加睿宗配祀上帝嗚乎盛哉至尊莫大於天也至親莫大於祖宗教天下莫大於孔子養天下莫大於

土穀尊天地故有郊社郊壇於南社壇於北本其氣也日月風雷山海嶽瀆隨焉從其類也配以太祖明受命也秋復饗於玄極殿報其功也秋則配於太宗告成功也晚易睿宗昵於私已親祖宗故有太廟太廟七太祖三昭三穆也文世室一別祀成祖不敢祧也立春特享三時合享勤時祭也季冬大祫萃渙也五年一禘設皇初祖主配於太祖報本追遠也德祖祧矣禘宜用德祖焉虛設皇初祖位泥古而誣者也黜德祖若羣帝然嫌高帝已教天下故祀孔子孔子加封自漢平帝始也王拜於帝僭已稱先師禮也廟祀設像自唐開元始也其褻已甚易木主禮也八佾十二豆籩自宋徽宗始也祭用生祿太學乃之郡國減等禮也帝釋奠舞六佾謬已從祀四聖七十二賢矣曾點顏路退食廡下子先父食改附啟聖禮也刪申黨黜公伯寮等十三人改蘧瑗等七人進后蒼等五人考證班班勿僭勿黷禮也養天下故祀土穀祈穀於太祀殿用人道也配以太祖太宗有天下之主也遷蠶室於西苑申內禁也土穀壇亦遷焉非其類已帝悰稽典聞精思禮祀進退羣心斟酌美備庶幾一代之典亦十世可知之故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

嘉靖元年春三月簿錄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財資及玄明宮佛像毀括金屑一千餘悉給商以償宿逋齊瑞竹正德間賜玉璽書金印賞賚無算至是從工部侍郎趙璜言也禮部郎中屠埍發檄徧查京師諸淫祠悉拆毀之　七月帝漸興寺觀崇奉諸教汪珊疏言十漸其三言議復諸不經淫寺觀非初罷之意章下所司

三年夏四月暖殿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乾清諸處各建醮連日夜不絕又命內監十餘人習經教於宮中賞賚不貲大學士楊廷和九卿喬宇等疏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給事中周瑯張嵩張汝安盤等交章劾文乞置重典俱不報　閏四月停齋祀時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臣巡光祿見正德十六年以來宮中自常膳外少有所取邇者禱祀繁興制用漸廣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至於五花宮西暖閣東次閣亦各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俱虛設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謂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囊以欺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陛下急誅之遠之可也伏願改西天廠為寶訓廠以貯祖宗御製諸書西番廠為古訓廠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廠為聽納廠以貯諸臣奏疏選內臣謹畏者司其筦鑰陛下經筵之暇遊息其中則壽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哉帝曰天時饑饉齋祀暫且停止

五年以道士邵元節為真人吳尚禮為左至靈

七年春正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宮寢之中非祀天之所每日拜祝恐勞且褻請已之報聞

十年十一月遣行人召大學士張孚敬還朝建祈嗣醮欽安殿以禮部尚書夏言充醮壇監禮使侍郎湛若水顧鼎臣充迎嗣導引官文武大臣遞日進香上親行初終兩日禮

十一年冬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斥汪鋐郭勛之奸乞罷工作禱祀上怒收繫械訊瀕死謫戍

十三年五月上御重華殿召大學士張孚敬武定侯郭勛等五人入觀祀天青爵作紀樂同遊詩

十四年夏四月、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請順天心、絶異端、勅禮部尚書夏言覆奏改僧錄寺丁
大隆善寺僧徒還俗者聽併移姚廣孝神位廣孝神位帝更定祀典、撤太廟配享、移入興隆寺
者也、
十五年春正月、加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賜玉帶袍服、元節與安人仙源范文泰見而奇之、授
以龍圖龜範之秘嘉靖初、徵入京召對便殿、首以真教主靜之説進、帝嘉納之、已為禱雪輒應
命為致一真人、領金籙醮事、給玉金銀象印各一、會帝有事南郊、召元節分獻風雷靈雨壇、預
宴奉天殿班二品、并封真師為真人、勅建真人府都城西、落成、命夏言作記刻之庭、歲給祿一
百石、遣緹騎四十人充掃除役、贈田三十頃、蠲其租徭、至是寵待益隆、　夏四月、詔東紅黃玉
以禮神　十月、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時帝欲除去釋殿、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
部尚書夏言入視大服于善殿、有金鑄象神鬼淫褻之狀、又金函玉匣藏貯佛首佛牙之類、及
支離傀儡凡萬三千餘斤、言退、上疏力請瘞之中野、不得瀆留宮禁、帝曰、朕思此類、智者以為
邪穢而不欲觀、愚民無知、必以奇異奉之、雖瘞中野、必有竊發以惑民者、其燬之通衢、永除之
于是禁中邪穢迸斥殆盡　十一月、大修金籙醮于玄極殿七日夜、以謝儲祥、以大臣為上香
監禮迎嗣引導等使如舊、　十二月、以皇嗣生、錄致一真人邵元節禱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
一品服俸、賜白金文綺寶冠法服貂裘、授其徒邵啟為等祿秩有差、先是上命中使郎貴溪山
中建仙源宮、既成、元節乞暫還山、已而帝遣錦衣千戶孫經往趣起之、舟至潞河、命中使迎入
賜彩蟒衣、併闡教輔國玉印、時帝以祈嗣設醮、旦夕有雲氣見于圻壇上、大悦越三日皇子生、
遂有是命、

十七年命建金籙大齋于內皇壇白鶴遶壇卿雲捧日賞賚天師張彥頫有加嘉靖初彥頫入賀上賜問以清心寡慾對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遂留京邸既而請還山上遣行人持詔召之稱卿不名宅燬為作治給事中黃臣諫曰昔者欒巴郭憲噀酒止火彥頫宅燬陛下又安用治之上不從彥頫尋卒詔如列侯例賜郵典天師永緒上所命名也

十八年八月致一真人邵元節死時上躬視顯陵元節留京師一日晨起召其徒語之曰我殆將逝矣安得走行在一見皇帝言未既卒帝駐蹕裕州聞之慟手詔勅行在禮部贈諡命中官錦衣護其喪喪還勅有司營葬郵典如伯爵例　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真一名仲文黃岡人少為縣掾喜神仙方術嘗授符術羅田萬玉山而邵元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授遼東庫大使秩滿至京師時元節貴幸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宮中黑青見元節治之無驗遂薦仲文代已試宮中稍能絕妖帝寵異之至是扈駕南巡至衛輝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帝以問仲文對曰當火遣仲文禳之仲文曰火終不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無算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竟無恙明日勅行在吏部授仲文是職給誥印許攜其家于官　九月上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監國朕靜攝一二年然後親政太僕卿楊最上言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夫堯舜性之湯武身之非不知修養可以成仙以不易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智不知學哉孔子謂老子猶龍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易得哉臣聞皇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犬馬之誠惟望端拱穆清恭默思道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期仙而自仙不期壽而自壽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足以傷元氣不可信也帝覽之大怒逮繫鎮撫司考訊久之死獄中

十九年春正月上疾不朝拜天玄極殿二月建宮祈禳三日　八月萬壽聖節建三晝夜醮告天玄極殿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為金銀因以所化銀器進上大悅曰殆天授也因授朝用紫府宣忠高士薦其器於太廟加勛祿米百石　十一月進陶仲文為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食一品俸

二十年春正月逮繫御史楊爵下詔獄爵上言曰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饑民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重委部臣遠建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執左道以惑衆聖主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廷苑金紫赤紱賞及方術保傅之位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貴而予之邪怪之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縱之聖為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此邪佞之術立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福哉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羅洪先等以言罷黜國體治道所損實多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遠于萬里矣疏入帝大怒命鎮撫司長繫之

二十二年春二月段朝用下獄論死初朝用以黃白術結郭勛干進久之技窮勛有罪繫獄脇索勛賂捶死勛家廝役張瀾復上疏賣奏帝怒收送法司論死　宮婢楊金英等謀弒伏誅帝曰朕非賴天地鴻恩遏除宮變焉有今茲朕晨起至醮朝天宮七日醮之日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羣臣賀

二十三年冬十月大同邊卒獲叛人王三上曰叛惡就擒固義勇之効力實神鬼有以默戮之

加東一眞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

二十四年三月建祈年醮朝天宮　秋八月永和王知𤇆獻白鹿上壽遂告鹿瑞于太廟是時上重箕仙箕下亦命有司掩骼出故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爵怡魁甫出三日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復逮獄如故浹乞休命錦衣衞道校尉送原籍爲民

二十五年秋七月久雨上曰鹿瑞龜祥洊呈去歲今朕辰日近醴泉復出承華雖聖賢不恃以怠也而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八月望舉謝停封貢事毋擾八月加封陶仲文伯爵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任一子尚寶司丞

二十九年夏四月加封陶仲文恭誠伯先是春不雨上以問仲文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楊武知縣王濂以罪坐絞子策走京師誣巡撫胡纘宗私隙故入人罪述纘宗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雲殿湘竹英皇淚不磨爲詛咒上怒逮訊久不決至是因仲文言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傳旨封仲文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

三十年夏五月復事鎭鹵法壇先是帝從陶仲文請設立符鎭鹵法壇嚴事之曰褫鹵魄勿窺我邊圉至是帝以馬市成俺答款塞欲撤之忽報鹵有異謀帝諭羣臣曰朕于十九日欲撤鎭鹵法壇二十日即有警報玄威所至亦不可忘遂益敬事之冬十月邊吏獲叛人哈舟兒陳通事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實賴玄貺所至宜告謝雷霆洪應壇行獻俘禮從之

三十一年二月太上道君誕辰建醮永壽宮九日　三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

三十三年秋七月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吏部尚書李默禮部尚書王用賓左都

和以不語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辭願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帝怒曰景和故出不詳語當擬怨訕律乃革爵安置崑山時諸臣覬撰玄營進景和獨不屑直贊　夏四月舉祀高玄大典止封停刑工部尚書趙文華乞歸以病請上方修玄禁奏疏尤諱言疾疏入觸上怒罷

三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命翰林院侍讀嚴訥修撰李春芳並為翰林學士右春坊右中允董份直西內撰玄自是詞臣多舍本職往往求供奉希進用　九月廢徽王載埨為庶人王善伺上意上宮中有需王輒先時獻道者南陽梁高輔年八十餘手甲長數寸善導引王厚遇之進之上拜散人高輔謹有所賜予皆辭王使人求謝不能應王故煉女癸服之上亦需此高輔馳求王不與而王方自恣興土木詐稱張世德自走南京市美女事聞奪爵幽鳳陽王聞之自殺是歲上睿皇帝道號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獻皇后號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孝烈皇后號九天金闕玉堂輔聖天后掌仙妙化元君上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

三十六年冬十月玄嶽諸山獻紫芝已而總督胡宗憲巡撫阮鶚御史路楷等相繼上者不可勝計

三十七年夏四月總督胡宗憲獻白鹿五月復獻白鹿于齊雲山帝曰一歲二瑞天眷也命告謝玄極殿太廟以宗憲忠敬陞一級百官表賀　秋七月禮部類進四方獻芝凡千八百六十

有四詔吏求廣徑尺以上者

三十八年六月以陶世恩為太常寺丞世恩以蔭歷尚寶少卿為言官所列奪官至是仲文乞復于原職帝命改為太常寺寺丞兼道錄司右演法是時仲文請假還里帝下璽書褒諭之遣錦衣千户一人護歸仍賜白金彩繒以示眷懷令有司歲時存問

三十九年二月浙江總督胡宗憲上汪直獄上曰玄祐也命告玄極殿而論宗憲功有差已而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上悅賜金帛金彩鶴衣一襲禮部請謝玄告廟許之不數日白龜亡上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也　十一月東一真人陶仲文死仲文習祈禳術得幸賜坐稱為師然亦小心憚帝威嚴不敢他有所干列爵五等死謚榮康惠肅以伯禮葬隆慶初奪爵籍其家

四十年二月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奚鳳等往天下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諸書　十一月禮部奏四方進芝凡七百六十九本命採五色盈尺者　淮王獻白雁二賜金幣帝曰天降祥羽其告廟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災于四十年十一月不三月而告成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禧諸殿極其宏麗上悅加大學士徐階等秩有差　夏四月癸酉方士鄠縣王金進五色龜靈芝授太醫院御醫命成國公朱希忠告廟表賀　壬寅大學士嚴嵩免初方士藍道行以箕幸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箕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褻中官乃合方士啟示而後焚之每答其如旨上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其賢否對曰賢如徐階楊博不肖如嵩上心動會御史鄒應龍劾之詳嚴嵩用事　上曰人惡嚴嵩久矣朕以其贊玄壽君持優眷

乃縱逆子負朕其令致仕已而上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諭徐階欲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諫上曰必皆仰奉上命闡玄修仙乃可有再言嵩者并鄒應龍斬之嵩知上意密賂左右發道行怙權及矯稱王詔諸不法事竟以妖言律論死　秋七月內苑獻嘉禾一莖三穗者兩穗者三十有一羣臣賀　十二月辛酉甘露降顯陵松上守備太監張方奉祀都督僉事蔣華等以進上悅告郊廟

四十二年夏四月嚴嵩上祈鶴文檢及法秘嵩罷歸至南昌延道士藍田玉等為上醮鐵柱宮玉因以所藏召鶴符驗法書附奏嵩玉皆賞賚有差　秋八月御苑黿生卵者五　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鵲言出自景陵羣臣表賀

四十三年三月妖人李應乾等伏誅應乾居河南之濟源一目微渺兩手涅日月字懷衞間不逞者多附之陰鑄印章數百太白旗數十付徒衆為符驗約四月八日起兵時山東宣大真順諸處妖人尤衆互相煽結而呂某者潛入京以白社法惑衆陰結無賴千餘人其黨有以偽告身二帙辟穀藥餌一褁首告大學士徐階者緝獲鞫實奏聞應乾匿山西久之乃獲俱伏誅

五月乙卯桃夜降于御幄左右云其空墮上喜脩迎恩典五日丙辰桃復降是夜白兔生二子上益喜謝玄告廟頃之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上以奇祥三錫手詔答之

四十四年春正月帝不豫帝注意玄脩先是王大任奉命陝西湖廣招至方外士王金等能合內養諸藥姜儆奉命江西廣東亦得能通符法者還復命俱授翰林侍講儆不自安乞還里大任仍在朝不為翰林所齒上雖修玄西內而權綱總攬夜分至五鼓猶覽決章奏自王金等以修鍊幸與陶仲文子世恩希求恩澤乃偽造五色靈龜靈芝以為天降瑞徵又與陶倣劉文彬

申世文高守中偽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及以金石藥進御其方詭秘不可辨性燥熱非神農本草所載帝服稍稍火發不能愈然倣竟得遷太醫院使世恩太常寺卿全太醫院御醫文彬太常寺博士　三月方士熊顯趙添壽各進法書數十冊帝命留覽賜冠帶銀幣遣還添壽又進法秘乞留靜虛觀祈咒　五月方士胡大順藍田玉等伏誅初有藍道行者以方術見帝帝頗信之已而事敗下獄死胡大順者故陶仲文徒也亦以事敗斥去希復進用乃偽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以箕授者用黑鉛取白名先天玉粉丸命其黨何廷玉齎至京時嚴世蕃已敗乃資以賄因道行徒藍田玉通內侍趙楹獻之帝曰既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等遽謂帝念之也遂與羅萬象者詐偽旨徵大順至京更名胡以寧薦于帝具奏求圖書及薦宮地及至則大順也帝惡之時宮中屢有氛孽藍田等遂以為藍道行下獄故至此欲以動帝帝頗惑之以問徐階階力言大順小人不畏法紀而田玉尤甚且宮孽已久恐非道行下獄所致帝悟階又言田玉乃嚴世蕃黨妄進白鉛其意叵測至妄傳密旨罪惡尤重帝乃命收大順等下訊獄具帝猶欲寬之復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詐傳他日夜半出片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于是併擬論死　八月御凡及褥各得藥丸一躬謝太極殿告宮廟　冬十月戶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履冠辨分除孔廟之像立敬聖之祠瘞斥元世祖于國門之外官宮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為薄于夫婦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孑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

桃天藥相率表賀陛下誤為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玄修夫玄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聖之至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方外士亦未見有歷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天不愛道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真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擣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然則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設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已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旦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心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臯夔伊傅周召之列內之宦官宮妾外之蔭恩叙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廚內庫下之寶物貨賄多有無事而積者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節省間耳宮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為奸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間耳陛下為此非勞也民熙物洽薰為泰和陛下性中真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為諛小臣畏罪而為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疏上帝大怒命逮繫瑞下鎮撫　交城王表柵得白兎于藐姑射山撰頌以獻賜金衰

四十五年春正月上久病不瘥諭大學士徐階欲幸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階奏止之是年冬帝崩于乾清宮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

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至奸人誑惑自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卽釋復職
　穆宗踐祚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中逮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恩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詔
獄論死

谷應泰曰宋臣李沆之言曰人生當知四方艱難不則土木禱祠次第並作而伊尹之訓太甲亦曰酣歌恒舞時謂巫風此皆豫大之良規嗣王之炯戒矣世宗起自藩服入纘大統累葉昇平兵革衰息毋亦富貴吾所已極所不知者壽耳以故因壽考而慕長生緣長生而異術舉推備福于箕疇乃希心于方外也爰考初政卽設齋宮及其末年猶餌丹藥蓋游仙之志久而彌篤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方其前星未耀玄鳥方來瑤筐誕祥高禖有應世宗信之欣然以天神可降焉于是命道士邵元節為致一真人金銀象印陪祀南郊風雨靈壇職司秘籙而且祠神紅玉分諮詔使享天青爵召視重華雖黃帝憑五城以授神人漢武寵文成以延方士未為過也繼又召真人張彥頨設金籙大齋則有白鶴降庭卿雲捧日去天尺五幾于呼吸可通矣然元節身死玉棺不來彥頨宅火噀酒不滅而世宗之意冀遇其真復召陶仲文者拜為神仙高士徐市旣去更用盧生混康以還復徵靈素卽蓬萊之想愈殷祈年之觀益麗矣乃若旋風四繞則行宮果災疑獄初平卽春霖早霈以至白鹿一雙獻于浙地紫芝千本貢自荊州又且雲氣降于圻壇綏桃來于御幄比之建章宮中芝房露掌玉津園裏幡節樓臺以今準古史不勝書宜世宗之甘心于此也雖其後段朝用下獄被戮胡大順藍田玉等以次伏誅不過少翁牛腹致疑辛平玉杯得譴耳而仲文死後更訪異人羈縻弗絕一至此乎更可駭者世宗清虛學道不御萬幾奸

嵩擅權二十餘載二世居深宮而趙高柄國徽宗稱道君而蔡京專政陰行蠱惑吾無責焉至於周瑯鄭一鵬等諫之于前楊爵海瑞等爭之于後而永嘉再相同游撰詩貫溪典禮充壇監醮豈王旦附會祥符寇準依阿乾祐為國大臣典忍宜爾耶然而世宗初御括燬佛金燒除佛骨海內喁喁想聞聖學而乃于佛則絀于道則崇崔伯深不事胡神更奉天師孔祭酒詆訶佛法心存道黨較長絜短卽二氏何擇也究之金石燥烈鼎湖既有龍升王陶論死雲中不乏雞犬語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又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吁可慨也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

誅岑猛

世宗嘉靖五年夏四月姚鏌督師討田州指揮岑猛按廣西諸土族岑氏爲大自稱漢岑彭後國初元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帝嘉其誠設田州府令伯顏爲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爲岑溥溥二子長猇次卽猛弘治六年猇以失愛弒溥土目黃驥李蠻發兵弒猇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搆釁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父官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衞猛入田州濬猛族也亦土官兵力方雄兩江洎至田州李蠻拒猛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濬留之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釁十五年十月濬襲攻陷田州僞以其族子洪守之猛走免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戮之并誅洪改思恩爲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户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爲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蠶食傍郡自廣嘗自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冀

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衆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之猛兵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驕蹇督府使又不得饜者厚賂多譖猛不法猛亦恃兵力凌轢鄰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盛應期揣猛冀得猛重賂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遽再疏請征猛制曰可至是鏌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率師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參議胡堯元爲監軍督之

九月岑猛奔歸順州知府岑璋誅之初猛聞大軍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鏌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翁岑璋歸順州知州也以其女失愛于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自爲功乃誘猛走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土官有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恐璋爲猛婦翁或黨猛召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得實以復希儀察其部下千户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讐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迓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來何嗔也稍語須臾復歎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我過耶臣曰無之璋曰鄰壤有所控訴將逮勘耶臣曰無之璋挽臣卧内跪叩之臣潸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卽死耳君何秘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

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為自脫計即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猛取吾女雛視之吾何暱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心如是盍自列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亟遣馳詣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效希儀許之遂陽使追臣返以其事白鏌鏌喜乃不備璋岑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為閒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為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張列侍美女地遠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為變幸緩五日當捕致之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為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為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鴆酒一盂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為計猛大怒罵曰悔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閒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為邦彥既敗死次邦佐邦相出亡邦彥側室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諸惡目韋好陸綬馮爵俱被擒斬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捷聞論功行賞鏌請置流官治之事下

兵部覈奏從之

六年五月盧蘇王受反有自右江來者言岑猛實不死糾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藩省旦暮當不保于是靖江諸宗室倉皇出奔人情惶懼藩臬諸司素銜姚鏌者又倡言猛實未死鏌爲歸順所紿御史石金聞之遂劾鏌攘勦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思恩而失之帝大怒落鏌職以王守仁代之先是鏌上言田州遺黨復叛再乞集兵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處帝命動支廣東司府帑庫金錢不得自分彼我致悞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鏌候代偵知思恩未陷欲徵兵擒蘇等自贖乃徵廣西諸司議事而銜鏌者紿郵吏發檄交誤各以檄誤不至鏌竟不獲集兵而去

七年春正月王守仁將至田州調集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土目皆憚之守仁乃自弢晦示以無事及南抵寗見盧蘇王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使人招諭使來輸罪會有造浮言誑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祗候皆盡以田州人守仁許之蘇受乃期日來見盛兵自衛守仁數罪箠之蘇受衷甲受箠已而諭歸俟命守仁乃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民間已不勝況田州外捍交阯縱使克之置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田州官猛子邦相爲判官以盧蘇王受爲巡檢別立思恩府設流官統之帝皆從焉乃命邦相歸田州盧蘇等各之官田州以寗守仁復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御史張佑爲總兵官鎮廣西守仁乃往南寗

三月王守仁檄盧蘇王受等攻斷藤峽八寨盜賊盡平之兩江底定守仁上言盛稱蘇受等功大獲賞賚時兵部侍郎張璁及桂蕚言守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之

十三年秋九月巡檢盧蘇殺田州判官岑邦相先是林富代王守仁爲提督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竟主守仁前議降田州爲州治以邦相爲判官命副總兵張佑鎮之許以三年而代時邦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畜之盧蘇自矜功大專横邦相不能平遂有隙會張佑將代去望邦相厚賂已邦相賄之不滿意佑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乃購得邦彥子芝育之別所邦相時時欲殺芝佑不果代留鎮庇芝得免尋佑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諧畜之至是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與土目羅玉等伐盧蘇事覺蘇伏甲擒斬羅玉遂刼諸土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賂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乃立芝遣歸田州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鄰府諸土官皆不平盧蘇弒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江震駭諧遣人諭諸土官曰邦相實病死盧蘇何與而爾等自相殘害也亡何諧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皆曰思田苦兵革久矣朝廷今復以盧蘇故興問罪之師征伐當何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葉俛參議陳大珊曰盧蘇稱亂殺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以上聞令立功贖罪耳經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其母田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衆怨殺之朝廷遂置蘇不問仍官芝等如故于是兩江土官聞之莫不解體

谷應泰曰田州爲粤西南徼蠻瘴荒裔不足重輕後失安南議者稍稍視田州爲南海外屏欲寄重焉岑氏世守田州自弘治六年岑猛父膏逆鏑身逼强鄰間關奔走存邢遷衛朝廷視猛恩至渥也至十八年岑濬始懸首藁街正德中岑猛始克復舊業黎子式微重耳河水猛身托天朝不忘舊德分固應爾而乃晉惠入絳遽絶秦關衛燬廬漕坐觀齊亂猛之單騎棄軍仰藥逆旅夭亡之矣然猛桀驁性成反形未見追兵四集猶勑下勿交鋒

裂帛書寃上狀軍門亦云哀已而雲夢陳兵決收韓信陳平奏詔竟斬舞陰姚鎮輕于討賊重于受降信于請兵疑于對壘猛既寃死不白鎮亦功名不終猛負國恩而身殛鎮貪軍功而官奪天道好還適相當也至盧蘇王受之反釁本姚鎮失又似由新建蓋新建怜田恩厭苦兵革曲撫盧王立岑氏之後設田州之官陰假戰功陽羈蘇受而所舉張佑貪賄比匪種禍岑族張佑既隕邦相之毒邦相旋膏蘇受之戈沈王構惡義真必棄關中鍾鄧相傾姜維幾反蜀道新建寄托不終識者微有憾焉而繼佑來督者陶諧也邦相賊殺鎮臣朝廷寢而不問蘇受執殺州主大臣陽言病亡大夭南末郡不知天子寵靈式憑皆懸督府張佑索袠不與拘執唐傒陶諧寶賂亟行遂黨莒僕處置舛錯刑賞乖張貽笑蠻方損傷國體君子知明綱不振先在遠彝矣要之姚鎮之非在于捕反太急而貽謨者索賄之盛應期陶諧之罪在于有賊不討而貽謀者亦索賄之張佑官務賄章邊釁日急故皇甫安邊奏免墨吏奉仙載寶僕固稱兵好利亡國好色亡身古今龜鑒蓋不誣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四

嚴嵩用事

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禮部選譯字諸生嵩至即要貨賄已而苞苴過多更高其價御史桑喬列其狀請罷黜之嵩乃疏辨求免帝曰卿所云爲人臣于今日率皆觀望禍福必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已盡但盡心翼贊以副簡任不必復辭嵩意得甚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其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得飾辯日月[illegible]

乃令以後大臣被劾宜自省脩勿得疏辨嵩懼益爲恭謹以媚上
十六年秋九月禮部尚書嚴嵩劾應天試官品隲文字不書名大不敬大學士夏言又謂策以戎祀爲問多譏訕語當寘于理遂命官校逮繫典試官江汝壁歐陽衢下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楊麒何宏沈應陽俱命南京法司即訊同試官舒文奎等各行所在巡按即訊貢士不得應試南宮　十一月嚴嵩摘廣東試錄有體存故可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微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微故可以鼓舞等語參錯不經飛衞紀昌道遇交射及黃郊紫微碧虛子之問答詭異尤甚且中庸畢命二篇不道口指俱戾體格帝怒命監臨余光法司鞫問提調陸烋余鑑監視蔣淦鄒守愚巡撫都御史鞫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鞫問貢士不得赴試南宮
十七年夏五月通州致仕同知豐坊上言請復古禮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嚴嵩上言萬物成形于秋故王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若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恐皇考有所不寧帝悅已而嵩復阿上旨請尊文皇帝稱祖獻皇帝稱宗上從之乃尊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天下祥更定祀典
十八年二月景雲見夏言顧鼎臣以聞嚴嵩請帝御朝受羣臣賀嵩乃作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詔付史館　帝南幸嚴嵩從賞賚優渥與輔臣等嵩以桑喬胡汝霖故嘶且恨因于帝前以他事自白且激怒帝
十九年春正月巡按雲南御史謝瑜上言嚴嵩爲桑喬所劾不自咎責反謂贊議明堂扈蹕南幸爲諸臣所嫉將以揚己功激聖怒箝衆口且臣以嵩之可論難以枚數選譯字諸生通賄無

筭宗藩有所陳乞每事徵索故王府胥吏交代動以千計至于齎詔官役去索重賄旋索土物收買內外童子充斥家庭豈宗伯大臣所爲乎嵩不以此自省而巧佞誣罔何奸邪無賴至此也不報

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柵謀襲之遣校尉任得貴至京以黃白金三千兩賂嚴嵩復賂儀制司令史徐旭及王府科胥人皆受焉嵩乃題覆從之東廠邏卒執其籍以聞下法司問受賂者皆戍邊嵩無恙既而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熻與嫡孫懷熺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亦受之爲覆允永壽莊僖王妃遣人擊登聞鼓奏訴于是御史葉經劾嵩貪狀乞賜救正嵩急歸誠于帝帝憫之乃曰表柵惟熻襲爵應否行所司勘之嵩安意任事勿以介意

二十一年夏六月大學士夏言罷言與嚴嵩同鄉稱晚進以議禮驟貴嵩謹事之言不爲下時嵩爲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言阻之遂有郄會言坐失旨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上所幸東一真人第謀擠言言覺之囑所善者劾嵩時上已心愛嵩攻益力上益憐之上在西苑齋居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用小腰輿以乘上恠之勿言會上不欲翼善冠而御香葉巾命尚方倣之製沉水香爲五冠以賜言及嵩等言密揭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嵩于召對日故冠香葉而冒輕紗于外令上見之上果悅留嵩慰諭甚至因泣訴言見凌狀上怒卽下敕逐言科道官以失職不糾降調奪秩者七十三人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爲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仍掌部事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材御史童漢臣等首論嵩奸汚不當乘君子之器南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紹等復論嵩并及子世蕃同惡相濟關通苞苴動以千百計嵩疏辨乞休帝優詔百餘言慰留之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賜其家藏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玄

之閤曰延恩堂曰忠弼 冬十月給事中童漢臣伊敏生喻時等再上疏論嚴嵩巡按四川御史謝瑜上言堯舜相繼百四十年誅四凶而陛下數月之閒轉移之頃四凶已誅其二如郭勛胡守中而其二則張瓚嚴嵩是也請陛下奮乾斷亟譴之以快人心于是嵩復上疏乞罷帝慰諭留之已而謝瑜童漢臣俱以他事謫去

二十二年夏四月嚴嵩解部事嵩既入內閣竊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許諾然後上聞于是副封苞苴輻輳其戶外大學士翟鑾位望先嵩而勢實不競遂至不相能給事中周怡上疏論之語多侵嵩疏入下獄已而鑾以二子倖第削籍去 秋九月逮山東巡按御史葉經廷杖死初經劾嚴嵩受表柚惟熜賂嵩銜之及經監山東鄉試嵩摘試錄中有諷上語激帝怒逮之至京杖闕下死布政使陳儒以下皆遠謫自是中外益側目畏嵩矣

二十三年秋八月以吏部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璧爲文淵閣大學士嚴嵩事取獨斷不相關白讚論之嵩乃上言獨蒙宣召于理未安往歲夏言惡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不宜有此嫌異今諸閣臣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同僚且明言妬也

二十四年夏五月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薛應旂補外職初嚴嵩入內閣南京給事中王爟首劾嵩于是言者踵至嵩恨之是春大計京官嵩令所私尚寶丞諸傑移書應旂使黜爟應旂執傑使并其書白尚書張潤欲以奏聞潤止之釋其使而傑先爲南京兵部主事有貪聲于是尚書潤及都御史王以旂并黜之常州守符驗故留臺御史也亦在所黜嵩乃嗾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本郡守謫補外 十一月許讚削籍去 十二月復召夏言入閣自嚴嵩入相同

事者多罷去嵩獨相以太廟工成加太子太師後帝微聞其橫厭之于是詔起夏言言至盡復其原官且加少師位在嵩上言凡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嵩亦唯唯雖斥逐其黨不敢救心甚恨之是時嵩子世蕃爲尚寶司少卿通賂遺且代輸戶轉納錢穀多所朘削言知之欲以上聞嵩懼甚挈世蕃詣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賂其門者直走言榻下及世蕃長跪泣謝言遂置不發嵩父子愈恨之會御史陳其學以鹽法論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炳等造言請死有所進稟皆長跪而解嵩知之日與謀傾言言不悟上左右小璫來言恆僕視之詣嵩必執手延坐持黃金置其袖中故璫輩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瞰嵩言言多酣寢嵩知之每夜視青詞草初言與嵩俱以青詞得幸至是言已老倦思令幕客具草不復簡閱每多舊所進者上輒抵之地而左右無爲報言嵩則精其事愈得幸言以是益危

二十六年秋七月以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世蕃納賄日盛嵩憚夏言知之乃疏遣世蕃歸帝特命馳驛往還世蕃益橫

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嵩既忌言都督陸炳亦怨言持已陰比嵩圖之會都御史曾銑議復河套言主之而嵩則極言其不可語頗侵言及言請給誓劒得專僇節帥以下上亦稍稍惡之會澄城山崩裂又京師大風上益疑以套議問嵩嵩因詆言擅權自用及退復上疏劾銑開邊起釁言雷同誤國并自求去甚力上溫旨留嵩而切責言于是吏部尚書聞淵禮部尚書費寀左都御史屠僑皆謂言誤國帝乃命緹騎捕銑至京因盡奪言師傅俾以尚書致仕　三月殺都御史曾銑銑既被逮嚴嵩復令仇鸞訐之刑部侍郎詹瀚左都御史屠僑錦衣衛都督陸炳阿嵩意謂銑行賄夏言論斬棄西市　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先是言既歸舟至丹陽復就逮

至京上疏極陳爲嚴嵩所陷帝不聽刑部尚書喻茂堅等據曾銑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入議所謂議貴議能者帝怒責茂堅等阿附言值居庸報警嵩復以開釁力持竟坐與銑交通律棄西市言既死大權悉歸嵩矣　十二月給事中厲汝進劾嚴嵩及子世蕃奸惡謫爲典史尋以大計削籍

二十八年五月杖給事中沈束于闕廷初大同總兵周尚文屢立邊功卒其家奏求䘏典不報沈束上疏請䘏尚文語侵嚴嵩嵩恚乃下束法司訊鞫法司論贖刑上嵩恨未泄仍予廷杖長繫鎮撫司

二十九年夏六月以仇鸞爲宣大總兵鸞坐廢已久以重賂嚴世蕃得之　八月加嚴嵩上柱國嵩力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爲比帝悅進嚴世蕃爲大常寺卿仍行尚寶司事　俺荅薄都城令人持書入朝求入貢言多悖嫚上召嚴嵩及禮部尚書徐階于西苑曰事勢至此奈何嵩曰此窮寇乞食耳毋足患帝曰何以應之嵩無以對乃命階集羣臣議司業趙貞吉抗言其不可帝壯之予金五萬募戰士而敕中無督戰語不得統攝諸將因謁嵩嵩故與貞吉有郤辭貞吉怒會通政趙文華趨入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叱守門者嵩大恨已而貞吉單騎出城徧諭諸營將諸將皆感奮而大將軍仇鸞獨難之比復命嵩謂貞吉狂誕且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束非是廷杖謫嶺南　殺兵部尚書丁汝夔初俺荅薄都城嵩授汝夔計謂地近喪師難掩當令諸將勿輕戰寇飽自去諸將固怯戰輒相謂曰有禁勿戰故民間歸罪汝夔及被逮嵩恐露前畫紿曰毋慮吾爲若地汝夔信之弗自辨臨刑乃大呼曰賊嵩誤我遂棄市　冬十二月帝以俺荅故詔羣臣令人人盡

言刑部郎中徐學詩上言外攘之備在急脩內治內治之要貴先正本原今大學士嵩位極人臣貪饕無厭內而勛貴之結納外而羣小之趨承輔政十年日甚一日釀成敵患其來有漸而嵩泄泄自得謬引佳兵不詳之說以謾清問縱子世蕃受失事李鳳鳴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郭琮金使補漕運私徒南還輜車數十乘斬車四十乘潞河樓船十餘艘貯載而歸悉假別署封識以誑道路嵩謀已得如君父何今士大夫語嵩父子無不嘆憤而莫有一人敢抵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而勢成也世蕃狡黠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疑畏者必關白然後上聞蓋嵩之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耳目乘機搆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辨精神敏給揣摩巧中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會令色脂言足以結歡當路而緘奪人口故凡諸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如給事中王燁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當時已蒙聖恩寬宥今則安在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也臣請亟罷嵩父子以清本源疏入帝謂其乘間報復下鎮撫司拷訊斥爲民

三十年春正月杖錦衣衛經歷沈鍊于闕廷初俺荅薄都城求通貢趙貞吉以爲不可鍊在衆中申貞吉指不休吏部尚書夏邦奇目之曰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吏弗言故小吏言之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邀擊其惰歸必大捷是時大學士嵩用事數寢格邊檄不以上聞故鍊書奏不報鍊乃抗疏言嵩受國重任貪婪愚鄙不聞諮諏方畧治國安邊惟與子世蕃爲全家保妻子計以朝廷之賞罰爲已出故人皆計嵩愛憎不知朝廷恩威因歷數其十大罪請戮之以謝天下詔以鍊詆誣大臣廷杖之謫田保安　三月大計

京官嚴嵩授指吏部中傷善類甚衆以徐學詩劾己削籍并黜其兄中書舍人應豐吏部奏上
帝察其枉留之然亦不問

三十一年冬十月御史王宗茂疏論嚴嵩負國大罪八帝謂其狂率謫平陽縣丞

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巡按御史趙錦請罷嵩以應天變疏上帝方以供奉青詞悅嵩命逮繫錦衣獄久之削籍爲民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嚴嵩十大罪五姦畧曰方今在外之賊爲俺荅在内之賊惟嚴嵩賊有内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内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絶俺荅之先嵩之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然皆止言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專政孰有過于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過于嵩者如四方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感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于此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唯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訓有曰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一人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禀而後敢啓藁嵩之直房下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絶一或少違顧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于人是嵩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一以票本自任遂作威福用一人即先謂曰我薦之也罰一人則又號于衆曰此得罪于我故報之也羣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竊君上

之大權二大罪也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名曰嘉靖疏義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擬題疏方上滿朝紛然既下若合符契如錦衣衞經歷沈鍊劾嵩疏發大學士李本擬旨本即叩之世蕃乃同趙文華自擬以上此人所共知也嵩既以臣而弄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置其表侄歐陽必進爲總督朋奸比黨將長孫嚴效忠冒功奏捷遂陞鎮撫效忠告病嚴鵠襲代加陞錦衣千戶效忠嚴鵠皆世蕃豢養乳臭子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鸞重賄薦爲大將後知陛下疑鸞遂互相誹謗以掩初迹是通寇者逆鸞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不肖蒙顯戮引悖逆之奸臣六大罪也俺答犯内深入兵法擊其惰歸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于邊可掩敗于京不可掩且俺答飽自退耳故丁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世蕃革任爲民矣又于考察京官之時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戶科給事中屬汝進以劾嵩世蕃降爲典史矣嵩于考察外官之時逼吏部削汝進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將官既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皇上雖累加撫卹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

域中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尚巧滑者以爲通材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者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者蓋有五奸以濟之嵩知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厚以賄結之聖意所愛憎嵩皆預知以得遂其逢迎之巧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其奸一通政司納言之官嵩令義子趙文華爲之凡疏到必有副本送嵩世蕃先閱而後進早爲彌縫是陛下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奸二嵩既內外周密所畏者廠衛之緝訪也嵩則令世蕃籠絡廠衛締結姻親陛下試詰嵩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瓜葛其奸三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親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隸其奸四科道雖入其牢籠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爲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其奸五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濟之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奏帝怒其引用二王命繫錦衣獄詰訊主使者繼盛曰盡忠在己豈必人主使乎又問引用二王故繼盛大言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嵩者獄具杖百送刑部尚書何鰲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郎中史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豈可誣也嵩怒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說竟坐絞繫獄

二月逮兵部郎中周冕下詔獄初楊繼

盛劾嚴嵩父子言及歐陽必進竄嚴效忠名冒功濫擢事必進上疏辨請下兵部查覈世蕃乃自爲題草遣人遺武選司郎中周冕欲冕依草上覆冕奏之畧曰臣職司武職敢以冒濫軍功一事爲陛下陳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武舉不第志欲報效本部資送兩廣聽用次年據兩廣總兵平江伯陳圭及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瓊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即援故事授錦衣衛鎮撫無何效忠病廢嚴鵠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遂授千戶問效忠爲誰曰嵩之廝役也鵠爲誰曰世蕃之子也不意嵩表率百僚而壞朝亂紀一至于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猶私創覆草架虛遺臣欲臣依草覆奏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見存伏望聖明特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疏入帝以冕爲挾私逮繫詔獄削籍　嚴嵩以十五載考滿錄其二子又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勞遷世蕃爲工部左侍郎嵩辭帝諭以脩城贊玄實爲忠首不允

三十三年春倭寇浙江工部侍郎趙文華請禱海神殺賊遂遣文華如浙初文華爲主事有貪名出爲州判以賄嵩得復入爲郎未幾改通政與嵩子世蕃比周嵩目爲義子不二年擢工部侍郎至是往浙凌轢官吏搜括財物公私苦之

三十四年冬十月殺兵部員外楊繼盛初仇鸞既誅上思繼盛言自謫所月餘遷主事隨改兵部武選司員外繼盛嘗感激思報妻張氏曰公休矣一鸞困公幾死今相公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繼盛不聽密具疏疏成上方怒逮諸言官乃更越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竟得罪繼盛每出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竊嘆曰奈何不以此囊嵩頭司業王材詣嵩曰人言籍籍謂繼盛且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

救之令其子世蕃謀之胡植鄢懋卿懋卿曰此養虎自遺患也植亦言不可嵩意遂決乃以張經李天寵疏覆奏附繼盛于尾上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是歲論大辟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繼盛與焉將刑張氏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聖旨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雪一歲四遷臣夫啣恩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妄有陳說荷上不即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觔斷筋二條日夜籠棰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兩賜奏俱蒙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儻以罪不可赦乞將臣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魑魅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陛下奏入爲嵩所抑不得達蓋殺諫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惡嵩父子矣

三十五年春正月趙文華自江南還京與吏部尚書李默搆隙知默與嵩異疏劾之摘其部選策題有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復淮蔡而晚業不終爲謗訕上怒收繫獄拷訊竟死獄中嵩德文華擢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二月以大學士李本攝吏部事本疏諸臣百十有三人別爲三等其上二十八人吳鵬趙文華嚴世蕃等其中七十人鄢懋卿徐履祥等其下十五人宜斥免乃葛守禮艾守淳等多可大用者時論非之　十一月逮總兵俞大猷下錦衣衛獄大猷不善滑剌世蕃怒其不附己授胡宗憲意論其失事故有是逮逮至大猷假貸三千金餽世蕃得不死罷職發大同立功　時有建議薊州增設戶部侍郎督糧練兵者嚴嵩佯以推趙貞吉且召之飲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貞吉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酒半貞吉徐曰今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徒增擾耳況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也嵩作色而罷嗾其黨張益劾之奪官去　十二月賜大學士嚴嵩免朝賀惟入直西

苑仍賜腰輿先是賜得乘馬入禁至是復加恩寵爲異數云

三十六年冬十月楊順路楷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初鍊旣編保安卽子身至里長老問知鍊狀咸大喜遣其子弟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大節乃爭爲鍊詈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嘗束芻爲偶人三目爲林甫檜及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而侍郎楊順來爲總督故嵩黨也應州之役多殺邊氏掩敗鍊怒讓之且爲樂府以誚順順大恚以具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世蕃所白之且謂鍊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而御史路楷來又嵩黨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楷至則與順合筴捕諸白蓮教通叛者竄鍊名籍中以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不爲申理嵩竟殺之籍其家嵩乃予順一子錦衣千户楷遷太常卿順猶怏怏曰丞相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復取鍊二子杖殺之併繫其長子襄順楷敗乃得脫　十二月趙文華罷文華自浙歸私行珍寶于嵩夫嬪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妻嵩妻勞苦文華謂相公尚不能爲郎君易腰帶耶兼以李默故嵩亟稱文華于帝進位尚書躐加太子太保然文華得寵眷乃稍欲結知帝不禀嵩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帝曰嵩有是方不奏乃文華奏我嵩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嵩取疏示之文華慚頓首謝罪嵩怒不令起呼左右拽出令門者毋得爲文華通文華日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憐爲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憐之一日嵩休沐諸義兒及世蕃咸候起居置酒堂上嵩夫人上坐義兒及世蕃侍列文華遥望不得入乃曲賂左右伏軒檽下酒中夫人曰今日舉家在座何少文華嵩嘻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

因宛轉暴白嵩色微和文華竊望見遂走入伏席前涕泣嵩不得已遂留侍飲然意未慊也又文華初賂世蕃金絲幕一具其姬二十七人皆寶髻一世蕃以爲薄恨之乃爲疏草使上引疾歸帝從之而是時帝方脩玄以其疏中有病語怒削其職子戍邊

三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疏劾嚴嵩輔政十二年引用匪人邊事日壞令其子世蕃入直干預國政窺覘幾微以市私恩引其親萬寀爲文選郎中方祥爲職方郎中比周爲奸公行賄賂進退一人行止一事必關白世蕃不論賢否是非唯視所入多寡如趙文華南還餽遺數萬猶爲未足而授草引疾張經被逮行金五千及聖斷不貸而爲治裝賻卹王汝孝失律以三千而得遣戍蔡克卿撫淮陽以三千而轉地卿楊順誤國而二蔭其子吳嘉會脩邊侵冒而驟遷三官邊事之不振由于軍民之困窮軍民之困窮由于上官之貪縱上官之貪縱由于謀國之匪人拔本塞源之喻願皇上察之主事張翀董傳策亦交章論之俱下獄廷杖謫戍嶺南

三十八年夏五月逮總督侍郎王忬下獄論死嚴嵩以忬悤楊繼盛死銜之忬子世貞又從繼盛遊爲之經紀其喪弔以詩嵩因深憾忬嚴世蕃嘗求古畫于忬忬有臨幅類真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會灤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爲草授御史方輅令劾忬嵩即擬旨逮繫爰書具刑部尚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棄市

三十九年夏六月以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運懋卿益通賄無虛日御史林潤劾其貪冒五罪懋卿疏辨不問

四十年春正月以萬壽宮災命大學士徐階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先是嚴嵩在內閣凡御札下問辭旨深奧西苑玄脩聖躬卧起不常外廷得失時釐于懷內侍傳出或早或暮嵩耄而

智昏多瞶目不能解世蕃一見躍然揣摩曲中據之奏合悉當上意又陰結內侍纖悉馳報報必重賚每事必先有以待上益喜蓋上不能一日亡嵩嵩又不能一日亡其子也嵩政既久諸司以事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東樓議之東樓世蕃別號也世蕃益自恣一時無行之士債帥墨吏羣然趨之嵩妻歐陽氏嘗語嵩曰不記鈐山堂二十年清寂耶嵩甚愧之駁世蕃尤嚴歐陽氏卒世蕃當護喪歸嵩上言臣老無他子乞留侍許之以孫鵠代行世蕃因大佚樂干預各司事如故然不得入直房代議間飛札走問則世蕃方擁諸姬狎客徵逐胡盧不甚了了亦不能得當如往時中使守直房迫促嵩引領待片紙不得至乃自以意對既至追還復改大抵故步皆失上不懌頗聞世蕃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上以為神一日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為箕仙對具言嵩父子弄權狀上曰果爾上玄何不殛之詭曰留待皇帝正法上默然適萬壽宮災宮在西苑上自壬寅宮變即移于此不復居大內忽火作乘輿服御皆爕上暫居玉熙宮隘甚邑邑不樂廷臣請還大內上以列聖宴駕于此不報嵩請徙南內故英宗幽錮所也大不樂次相徐階與尚書禮疏并力營新宮上喜報允自是凡軍國大事悉諮之階間有及嵩者不過齋醮符籙之類而已　十二月吏部尚書吳鵬罷鵬嚴嵩黨也先是御史耿定向劾其六罪故罷嵩復薦所親歐陽必進代之未久亦勒歸　進禮部尚書袁煒太子太保入閣參預機務時帝漸有疑嵩意密諭徐階舉堪輔政者階密奏曰人君以論相為職陛下斷自宸衷則窺伺陰阻之私自塞矣帝從之遂有是命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加大學士徐階少師任一子袁煒少保嵩加祿百石而已　五月嚴嵩罷猶給歲祿繫其子世蕃詔獄以御史鄒應龍為通政司參議初嵩見張璁夏言以言禮驟

貴乃從臾興獻帝稱宗祔太廟眷遇日隆人言不復入自徐學詩王宗茂楊繼盛沈鍊吳時來張翀董傳策或死或戍縉紳側目不敢言至是徐階日親用事廷臣多知之未發御史鄒應龍欲具疏一夕夢出獵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塿樓其下甚將樓俯平田有米草覆其上一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上疏劾世蕃數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乞置于理因及嵩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槀竿以謝世蕃父子帝覽之心動命嵩致仕乘傳去而下世蕃于理擢應龍嘉其敢言世蕃因行金內侍云鄒應龍疏皆藍道行泄之帝怒并逮道行鄢懋卿萬寀復私致道行許以金令其委罪徐階則無事矣道行大言曰除貪官自是皇上本意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何與徐閣老事懋卿寀懼乃囑法司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擬罪上請于是戍世蕃雷州衛子嚴鵠嚴鴻及其爪牙羅龍文牛信等分戍邊遠衛家人嚴年錮獄追贓年最黠惡即士大夫所呼爲萼山先生者也上猶以嵩故特宥其孫鴻爲民嵩既去上追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諭徐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極言不可上曰卿等即不欲違大義必天下皆仰奉君命闡玄脩仙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同鄒應龍者俱斬嵩知上意已動仍密賂左右發道行怙寵招權諸奸利道行亦下獄論死　六月御史鄭洛劾大理卿萬寀刑部侍郎鄢懋卿太常少卿萬虞龍皆朋比奸贓不職寀懋卿罷虞龍降調　九月給事中趙灼劾工部侍郎劉伯躍刑部侍郎何遷右通政胡汝霖光祿少卿白啟常副使袁應樞給事中沈淳劾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給事中陳瓚劾諭德唐汝楫國子祭酒王材俱罷去伯躍女適嚴嵩之甥應樞嵩婿遷撫江西時厚斂遺嵩父子汝霖雨貪肆不簡啟常匿喪遷光祿入世蕃幕至以粉墨塗面爲歡笑汝霖吏部尚書龍之子以父

事嵩得及第世蕃弟畜之與材俱出入卧內交通請托。至是士論大快之

四十二年夏四月嚴嵩具奏起居并進祈鶴文及各宗秘法上優詔答之仍賜銀幣始嵩之致仕歸也至南昌值聖誕即鐵柱觀延道士藍田玉等爲上建醮玉自言能書符召鶴嵩試之良驗會上遣御史姜儆王大任訪秘法嵩乃索玉所藏諸符籙以上久之疏言臣年八十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鵠俱赴戍千里之外臣一旦先狗馬塡溝壑誰可托以後事惟陛下哀其無告特賜放歸終臣餘年上曰嵩有孫鴻侍養已恩逮矣竟不許世蕃未達雷州至南雄而返龍文亦逃伍潛住歙縣藏匿亡命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要當取應龍與徐老頭洩此恨階聞厚爲備嵩久之亦聞驚曰兒誤我多矣幸聖恩善歸汝雖行戍猶在枕席上久可望赦若作此舉止如武元衡故事橫屍都門上方眷徐厚陛應龍官一震全族沉矣初階之入政府也肩隨嵩者且十年幾不敢講鈞禮嵩懲夏言禍亦頗自恭謹惟世蕃多行無禮階既曲忍嵩亦不知也方應龍疏上階往謁慰藉甚嵩喜頓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爲托既歸其子密啟曰大人受侮已極此其時已階僞罵曰吾非嚴氏不至此負心爲難人將不食吾餘嵩遣所親探之語如前蓋階亦知上猶眷戀未能即割也嵩既去書問不絕久之世蕃亦忘舊事謂徐老不我毒鳩工大治館舍陰賊彌甚先是伊王不法納數萬金求援嵩既歸遣校尉樂工三十餘人走分宜坐索如數與之密遣人邀于湖口盡劫殺取前貲以歸其他睚眦必報類如此嵩益老謬示恭謹而終不能禁世蕃世蕃勢益橫

四十三年冬十月復逮嚴世蕃下獄先是御史林潤旣劾鄢懋卿罷去知讐在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諫臣以公事過嵩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爲督諫臣至箕踞不起役人戲以瓦礫擲

諫臣亦不禁或尤之曰京堂科道官候主人門叱嗟誰敢動此何爲者諫臣遂具揭上之潤潤得之大喜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爲主事之世蕃自罪譴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聚衆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絶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卽付潤逮捕至京潤下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祁捕龍文自駐九江勒兵以待

四十四年三月嚴嵩削籍没其家其子世蕃及羅龍文俱棄市初林潤聞命馳至九江郭諫臣白監司盡散其工匠四千人龍文走匿世蕃家捕得之潤因諭袁州府詳具嚴氏諸暴横狀得之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畧曰世蕃最惡積非一日任彭孔爲主謀羅龍文爲羽翼惡子嚴鵠嚴珍爲爪牙占會城廢倉呑宗藩府第奪平民房而又改鼈祝之宮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欄横檻峻宇雕墻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庠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爲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僕嚴年謀客彭孔家貲亦稱億萬民窮盜起職此之由而曰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駢居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珠玉之寶張象牀圍金幄朝歌夜絃宣淫無度而曰朝廷無如我樂甚者畜養廝徒招納叛卒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郭寗三劉相誼洪斗段回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没江廣劫掠士民其家人壽二銀一等陰養刺客昏夜殺人奪人子女誘人金錢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禍心陰結典楧在朝則爲寗賢居鄉則爲宸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奸之惡雖赤

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顧子未赴伍朦朧請移近衞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國法爲不足遵以公議爲不足恤世蕃稔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父嵩嵩閱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諉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縱之又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疏入帝怒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而聚其黨竊議自謂賄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聚衆以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塡楊沈下獄爲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定乃令其黨揚言之刑部尚書黄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亦以爲然依其言具稿詣徐階議之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屛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爲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衆愕然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爲主而闡發聚衆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當羣以讓階階乃出一幅于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爲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囑攜印及寫本吏同至寗忘之乎皆曰已至卽呼入扃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計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償楊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咫飲不十日釋縲絏善歸上因此念吾父別有恩命未可知雖然先取徐階首當無今日吾父養惡故至此今且歸矣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第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侈狀且曰逆賊汪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金十萬于世蕃擬爲授官兇藩典楧陰蓂非常世蕃納其賄爲護持向非聖神威斷或徙或誅則貽憂宗社矣

世蕃罪擢髮難數。陛下曲赦其死。謫戍邊衛。不思引咎。輒自逃歸。羅龍文招集王直餘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自山海棄伍北走。擬誘至北寇相爲響應。臣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觖望排上。尤爲不道。罪死不赦。上覽疏曰。此逆情非常。爾等第述潤疏一過。何以示天下。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鞫訊具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署。問數語。遽至私第。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不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于市。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爲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譽階能剪大憝者。蹙額曰。彼殺桂洲。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其天也已。而籍嵩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于天府。江西巡按鞫彭孔及嚴氏家人。得其蔽匿奸盜。椎埋殺人。及奪民田宅子女罪狀。二十七人各遣配有差。　十一月。山西巡按張檟言往者嚴嵩與逆子世蕃奸惡相濟。皇上納言官鄒應龍議。悉置之法。而籍其家矣。復顯陟應龍。以旌其直。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張翀王宗茂等。或雜列戎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赦還錄用。以旌直臣之節。疏入。上大怒。命緹騎逮檟下于理。　十二月。謫原任大理寺卿萬寀充邊衛軍。廣西副使袁應樞充烟瘴軍。下刑部侍郎鄢懋卿于巡按。逮問。尋亦遣戍。亡何。嵩寄食故舊以死。

谷應泰曰。嚴嵩相世宗。入于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去位于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盤踞津要。盜竊寵靈。凡二十餘歲。比之林甫相玄。寵任十九載。元載輔代。驕佚十餘年。嵩且過其曆矣。考嵩以茸闒庸材。黷貨嗜利。帝號英睿。竟稱魚水。嵩遭何道哉。或者謂其議禮贊玄。曲當

上旨然議禮創自張桂嵩曉拾唾餘不足要結主惟惟佑贊玄功帝心感嵩夫加爵賜酺封禪用以媚臣民美酒明珠天書用以結朝貴英主好佑之心避諱之智方交戰于中而朱能造書冠準召相桓譚非讖光武加誅桂洲胎禍于香冠分宜追思乎召鶴批逆鱗者無全功盜鎖珠者有巧術也況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賍梦累累嵩即自服帝前人言籍籍嵩遂狼狽求歸帝且謂嵩能附我我自當憐嵩方且謂嵩之曲謹有如飛鳥依人即其好貨不過駑馬戀棧而諸臣攻之以無將指之以煬灶微特訐嵩且似汚帝帝怒不解嵩寵日固矣漢武寡用公孫賀田蚡不能用董仲舒汲黯德宗甚喜盧杞裴延齡甚不喜陸贄顏真卿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嗟乎嵩下有殺人之子上事好殺之君身之頻死固亦危矣又從而固寵持位鼓餘沫于焦釜餂殘膏于兗鋒二十七年殺曾銑是年殺夏言三十四年殺楊繼盛三十六年殺沈鍊三十七年殺王忬假令嵩早以賄敗角巾里門士林不齒已矣乃至朝露之勢危于商鞅燎原之形不殊董卓非特嵩誤帝帝實誤嵩歐陽氏勸憶鈐山堂鄒御史夢射培壘樓霍山將誅第門自壞申生訴帝披髮見形嵩父子至此寧有死所乎夫羊舌之族將覆叔向之母已知獨惜世宗自負非常而明殺輔臣始于夏言明殺諫官始于繼盛大禮之獄猶云母子之恩爲其太甚夏楊之誅乃以儉壬之相甘爲戎首萊朱貽戒于自用仲尼致恨于鄙夫其所由來也久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四終

沿海倭亂

太祖洪武二年夏四月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畧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上幇及其未　麾兵衝擊之斬獲不可勝計生擒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艘命擢德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帛白金有差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諸寇

三年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令革心歸化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縮波而宅自玄菟樂浪底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國君居山城所統五畿七道三島為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師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不復來貢至是帝遣使諭降之

四年冬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朝來進表箋貢馬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掠男子七十餘人詔賜文綺答之　十二月詔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戶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隸各衛為軍仍禁濱海民不得私出海時國珍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禎既至三郡每挾私意多引平民為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為兵即上封事詞甚切上立罷之

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今北邊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禽獸之性時出剽掠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翦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畧來若奔狼去若驚鳥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內寇不可得也上從之

七年夏六月倭寇膠海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叛約日本令伏兵貢艘中會事覺悉誅其卒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示後世不與通

十七年春正月倭頻寇浙東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

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　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為兵以防倭寇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倭寇寧海尋犯廣東

二十七年春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暠巡視兩浙復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訓練海上軍士同楊文等防倭　秋八月命吳傑同永定侯張全往廣東訓練海上軍士防倭　冬十月倭寇金州

三十一年春二月倭寇山東浙東

成祖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金印

四年冬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於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眾

九年春正月丙戌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師勦捕海寇　三月中軍都督劉江守遼東不謹斥堠海寇入寨殺邊軍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圖後效　夏五月倭寇浙東

十四年夏五月敕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及緣海衛所備倭寇相機勦捕　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廵捕倭寇六月倭舟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命福等合山東都司兵擊之　十二月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堝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爪牙山敵臺七所

十五年春正月倭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　冬十月遣禮部員外郎吕淵等使日本先是帝命太監鄭和等賫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捕倭將士寇數十俘獻京師倶日本人羣臣請誅之以正其罪上乃遣淵賜敕切責之

十七年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堝先是江廵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廣可駐兵千餘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寇至必先經此實濱海咽喉之地上疏請用石壘堡置烟墩瞭望上從之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堡備之翼日倭寇二十餘乘海艢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醜惡揮兵率衆勢鋭甚江令搞師秣馬畧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户江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鳴砲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盡起繼以兩翼並進賊衆大敗死者横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官軍追圍之將士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待其奔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脫走艢者又為隆等所縛無一人逸者凱還將士請曰將軍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迨賊入堡不殺而縱之

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勞且饑我以逸飽待饑勞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為蛇陣故披髮作此狀以鎮服之所以愚士卒之耳目。作士卒之銳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路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敕獎進封江廣寧伯子孫世襲將士賞賚有差先是元末瀕海盜起張士誠方國珍餘黨導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海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至是為江所挫斂跡不敢大為寇然沿海稍稍侵盜亦不能竟絕

英宗正統四年夏四月倭寇浙東先是倭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東遇官兵矯云入貢我無備即肆殺掠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倭情已而備禦漸疎至是倭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東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得孕婦卜度男女刳視中否為勝負飲酒積骸如陵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合兵分番屯海上寇盜稍息

世宗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諸道爭貢大掠寧波沿海諸郡邑鄞人宋素卿者初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澄識之告素卿附倭狀守臣以聞置不問至是其主源義植幼闇不能制命羣臣爭貢各強給符驗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貢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甯波爭長不相下故事番貨至市舶司閱貨及宴坐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而素卿狡賄市舶太監先閱佐貨宴又坐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讐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而設眾強拒殺不已遂燬嘉賓堂劫東庫逐瑞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設追之城下令縛佐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至西霍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執指揮袁

璡百戶劉恩又自育王嶺奔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浙中大震設負固據海嶴巡按御史歐珠鎮守太監梁瑶奏聞逮素卿下獄待訊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　給事中夏言上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初太祖時雖絶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故設太倉黄渡尋以近京師改設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葢以遷有無之貨省戍守之費禁海賈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自市舶内臣出稍稍苦之然所當罷者市舶内臣非市舶也至是因言奏悉罷之市舶罷而利權在下奸豪外交内訌海上無寧日矣

四年二月宋素卿伏誅初宗設遁海島不獲獨素卿及瑞佐下獄會朝鮮兵徼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等三十三人國王李懌奏獻闕下於是發仲林等至浙責與素卿對簿備鞫遣貢先後及符驗真偽既悉有司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死釋瑞佐還本國

十八年國王源義植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入數恒不如約至者率遷延不去每失利云

二十五年倭寇窺台自罷市船後凡番貨至輒主商家商率為奸利負其責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索急則避去已而主貴官家而貴官家之負甚於商番人近島坐索其負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没海上為盜輒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當事者謂番人汎近島殺掠人而不出一兵驅之備倭固當如是耶當事者果出師而先陰洩之以為得利他日貨至且復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挾國主貲而來不得志曷歸報必償取爾金寳以歸因盤據島中不去並海民生計困迫者糾引之失職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與通為之鄉導時時寇沿海諸郡縣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華人僭稱王號而其宗族妻子田廬皆在籍

無恙莫敢誰何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開軍門治兵捕討聽以軍法從事乃以朱紈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興泉漳未至而泊寧波台州諸近島者已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廨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瀚守土參議鄭世威因乞敕紈嚴禁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徒從之紈乃下令禁海凡雙檣餘艎一切毀之違者斬乃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藪破誅之因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遂鐫暴貴官家渠魁數人姓名請戒諭之不報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以上紈立決之於演武場一時諸不便者大譁益是時通番浙自寧波定海閩自漳州月港大率屬諸貴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與詆誣不休諷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奏改紈為巡視未幾紈復上言長嶼諸處大俠林參等號稱刺達總管勾連倭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擅造艅艎走賊島為鄉導躪海濱鞫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侍郎詹榮覆奏中國待外裔不以向背責之以昭天地之量紈所論坐俱關重刑乞下都察院覆覈從之於是御史周亮等劾紈注措乖方專殺啟釁因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鏜黨紈擅殺宜置於理帝遂奪紈官命還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禎往福建會巡按御史陳宗夔訊喬等併覈紈事汝禎宗夔勘紈聽信姦回柯喬盧鏜擅殺無罪皆當死奏下兵部尚書丁汝夔如其議上帝從之命喬鏜繫福建按察司待決紈恚自殺士論惜之遂罷巡撫御史不復設

三十年夏四月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應參前後請寬海禁下兵部尚書趙錦覆議從之自是舶主土豪益自喜為奸日甚官司莫敢禁

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寇犯台州破黃巖大掠象山定海諸邑汪直者歙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

為舶主渠魁倭人愛服之倭勇而戇不甚別死生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浙閩人善設伏能以寡擊眾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而推直為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峯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列近洋為民害至是登岸犯台州破黃巖四散象山定海諸處猖獗日甚知事武偉敗死浙東騷動　秋七月廷議復設巡視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海道及興漳泉地方忬巡撫山東聞命即日至浙度所至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吏目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內應之律寬損傷之條勦撫勿拘從之改巡視為巡撫忬乃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為心膂徵狼土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桀黠少年分隸諸將布列瀕海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云

三十二年春三月王忬破倭於普陀諸山初忬廉知俞大猷湯克寬材勇既虛己任之而都指揮盧鏜坐前都御史朱紈事尹鳳坐贓累俱繫獄忬知其能奏釋之以為別將亦募兵分帥之日犒撫激厲欲得其死力倭魁汪直等結砦海中普陀諸山時出近洋襲官軍忬偵知之乃夜遣俞大猷帥銳兵先發而湯克寬以巨艘佐之徑趨其砦縱火焚之倭倉皇覓餘艘走官軍隨擊大破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獲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值颶風發兵亂汪直等乘間率眾逸去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擊於表頭北茭諸洋斬首百餘級生獲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白金文綺有差　夏四月汪直毛海等既潰散剽忽往來不可測溫台寧紹俱罹其患參將湯克寬率兵循海壖護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當於是賊移舟而北犯蘇松郡二郡素沃饒賊至捆載而去有蕭顯者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屠上海之南滙川沙遍松江而軍餘眾圍嘉定太倉所過殘掠不可言王忬遣都指揮盧鏜偕遊掩擊斬蕭顯餘眾復奔入浙俞大猷

等邀殺殆盡先道吳淞間人習逸懊而文武大吏復不能以軍法繩下遂至破昌國臨山霩衢
乍浦青村柘林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寧上海太倉嘉定諸州縣忬不欲冒功有
所隱沒隨擊走之計倭所得亦不償失前後俘斬共三千餘級東南賴之　五月給事中賀涇
奏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門戶請設總兵駐鎮江
從之　秋七月太平府同知陳璋敗倭於獨山斬首千餘餘眾浮海東遁　冬十月倭寇太倉
州攻城不克分掠鄰境有失舟倭三百人突至平湖海寧等縣自獨山之敗倭東遁江南稍寧
惟崇明南沙失風者幾三百人不能去總兵湯克寬及僉事任環留兵守之環屬兵三百皆新
募勵以必死不入與家人訣為書赴之而去親介冑登陣士無敢不用命者環敝衣芒屩與士
雜行伍依草舍間噉精飲水同甘苦至是相守不下賊潛出沒環常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佩
恐有失衣環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環嘗匿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得之又遇矢
石士以死捍環環被傷舁之至水濱梁已徹丈餘超而過追急宰夫留禦之死焉環求其首為
流涕親酬之相拒數月不克克寬復督邳漳等兵擊之敗績失亡四百人官軍疲不能攻乃開
壁東南陬倭遂潰圍出掠蘇松各州縣百餘人由華亭縣漴缺登岸流劫至木涇金山衛移舟
泊寶山克寬引舟師迎擊及於高家嘴毀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別隊失風至興化
殺千戶葉臣卿知府黃士弘指揮張棟擊殲之時沿海諸奸民乘勢流劫真倭不過十之二三
三十三年三月倭自太倉潰圍出乃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皋海門諸州縣復焚掠
鹽場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大震　改王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
寵代之忬在浙江薦盧鏜釋柯喬激勵諸將鄧城劉堂孫敖等爭奮逐北以[illegible]要酋卻復[illegible]島

偵刺凡沿海大猾為倭內主者悉繫之按覆其家自是倭不復知中國虛實與所從向往而餘艘在海中者亦無以菽粟火藥通往往食盡自遁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陴守多怨苦忬曰吾斥堠明無慮勿及奈何先敵受困耶令罷之一郡皆歡至是去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為僉都御史代忬忬去而浙復不寧矣初忬薦盧鏜為參將鎮閩閩人故忌鏜劾鏜兇險不可用罷之而沿海大猾且言忬令大猷搗巢非計欲搖動忬忬不為動已而南京各官復薦鏜乃用鏜為參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 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時朝議方徵狼土兵勦倭以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惠為狼土所戴服故用之敕令節制天下之半便宜從事開府置道幕自辟參佐經亦慷慨自負中外忻然謂倭寇不足平 夏四月倭寇自海鹽趨嘉興參將盧鏜禦之稍卻次日復戰於孟宗堰伏發殺官軍四百人溺死無算都司周應禎等死之賊乘勝入據石墩山分兵四掠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夔帥兵禦卻之焚其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寧諸縣既而東掠入海至崇明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岑死之倭自崇明進薄蘇州大掠六月倭自吳江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禦之背王江涇而陣倭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蘇州倭寇至嘉善轉掠松江出海總兵俞大猷擊敗之於吳松所擒七人斬二十三級八月倭寇自嘉興還屯採淘港柘林諸處進薄嘉定會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鎗手六千人至與賊遇於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官軍追及之斬八十餘人許國恨逢時與同事不約已乃別從間道擊賊欲分逢時功追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 工部侍郎趙文華上言倭寇猖獗請禱祀東海以鎮之帝命往祀

兼督察沿海軍務文華至浙淩轢官吏公私告擾益無寧日

三十四年柘林倭奪舟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轉掠塘西新市橫塘雙林烏鎮菱湖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撫李天寵束手無策惟募人縋城自燒附郭民居而已張經駐嘉興援兵亦不時至副使阮鶚僉事王詢竭力禦之僅免失陷致仕僉都御史張濂目擊時事痛之乃上言臣本杭人頃復家居五載頗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嚴遂致猖獗而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有垂破之勢徒以意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去來賊寇野心欲如谿壑能保其不復至哉臣恐賊退之後又復收拾傷殘首級虛張功次以欺陛下仍有從而庇之者則罰罪之典又移而為賞功之命矣臣寓父母之邦同舟共濟志惟切於報君嫌何避於出位敢以三策為陛下陳之一曰重軍法以作積弱之氣士惟力戰而後克敵亦惟畏法而後力戰今江南非無義勇也迎敵九死退走十生何怪其有退而無進哉軍法之行不在行陣而在平時誠得必死之士萬夫海寇百萬不足平矣一曰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夫江南衛所已成虛設地方有急輒假外兵糊口而來原非義勇掉臂莫可勾查臣愚以為莫若盡散調募之兵專責州縣立保伍更番較閱期於不擾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共保身家寇小至則率眾以攻之大至則堅壁以守之一曰復海市以散從賊之黨夫海市舊制原非創設向使瀕海之軍衛如故則市舶未為害也惟武備日弛不能制變而後海禁漸嚴倭寇之食海寇之食海寇由之以起惟軍民既練寇掠則懼遭斬獲交易則可保首領彼雖至愚必不以彼易此然後相機稍復海市之舊不惟散已聚之黨而瀕海窮民假此為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

夏四月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引狼土兵至蘇州總督張經分隸總兵俞大猷等殺賊時倭

據川沙窪柘林為巢經冬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賊分衆三千過金山
衛俞大猷遣游擊白泫及瓦氏兵邀之稍有斬獲趙文華至松江因謂狼兵可用厚犒之使擊
賊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不勝頭目鍾富黄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衆於是賊知狼兵不足
畏復縱掠如故　倭犯江北淮揚諸處前後由通州之餘東場海門之東夾港登岸流劫狼山
利河諸鎮呂四餘西諸場復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三丈浦倭賊分掠嘗熟江
陰村鎮兵備任環督保靖土兵及知縣王秩統兵三千攻其巢破之賊奔江陰川沙窪駕舟出
海官兵縱火焚其巢賊舟一至戚家墩游擊白泫劉恩邀獲之江陰賊亦出江東遁　五月張
經破倭於王江涇逮經及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俱下詔獄論死初經至浙中用將佐何卿沈希
儀輩名位已抗驕不為用而新拔士又慓猾不任兵所徵田州兵瓦氏山東鎗手俱不受律連
戰敗衂望大損侍郎趙文華出視師頤指凌經經自以大臣位出文華上文華恚則連疏劾經
謂其才足辦賊特以閩人避賊讐故縱賊耳帝大怒會臺諫亦有言者趣官校逮捕經時倭寇
自柘林犯嘉興經遣叅将盧鏜督狼土兵水陸攻之大敗賊於石塘灣賊北走平望俞大猷邀
擊奔平望至王江涇永順宣慰官舍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躡其後遂大敗之斬
首二千級溺死者稱是餘衆奔柘林縱火焚其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遁自有倭患來此為戰
功第一而文華論經之疏已上矣捷聞兵科言宜留經平倭以自贖不聽并李天寵湯克寬俱
逮至京以縱寇論死文華既疏劾經奏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為僉都御史代天寵巡撫而以周琉代
經未幾復罷琉以南京戸部侍郎楊宜為總督　倭寇自海洋突犯蘇州南京都督周于德來
援一戰而敗鎮撫蘇憲臣被殺賊中分其衆一由齊門撞馬頭而北轉掠滸墅關長洲五都地

一由胥門木櫝而南轉掠吳縣橫鎮蔓延嘗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　御史屠仲律上言宜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海關絕湖口灣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扼鼈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責江南守令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內爲殿最沿海沙民鹽徒及打生手宜收錄併力禦賊詔從之　川沙窪倭賊犯閘港周浦僉事董邦政遊擊周藩擊之遇賊驚潰藩被創死賊屯石塘橋流劫崑山石浦　六月倭寇蘇常諸縣嘗熟知縣王鈇江陰知縣錢錞及居鄉叅政錢泮各督士民出禦力屈死之旋復寇蘇州民爭入城門不啟號呼震野乘陴者望之而嘆攀援上者又絕縋而下任環還自儀真曰奈何坐視之縱有覘諜我在無患也乃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所活益數萬人復率解明道兵出城力戰賊退入太湖遺舟師邀之乃棄所獲遁去環以功進副使環復擊賊馬蹟山圍逃倭嘉定民家投火爇之盡死既而環有親喪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爵谿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錢鯨遭於蟶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嚴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趨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禦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袒裼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臺夾岡沿鄉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滸墅關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

追及於楊家橋盡殲其眾賊自紹興高埠流劫杭嚴徽甯太平犯南都六七十人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僉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悉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磚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並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二百餘人賊勢大張文華恨邦輔至是乃以罪委之及僉事邦政詔下邦政總督逮問既而刑科給事中孫濬言後期之罪不在直兵今蘇松士民交稱邦輔實心任事而流劫留都之倭又為邦輔所滅功績顯然遽請罪斥文華非是兵科給事中夏栻亦言之上乃申飭文華秉公視師以圖大效已而邦政及指揮樓宇賞竟不及文華惡之也邦輔旋亦謫戍邊巡按直隸御史張雲路為論奏不報

十一月止徵狼土諸兵土兵瓦氏等至浙驕悍不受約束所過殘掠而百姓苦之於是總督楊宜力請止徵從之命兩廣督臣隨路掣止

閏十一月給事中孫濬上言防倭諸臣既有巡撫總兵又有總督及都察院重臣事權不一牽掣靡定迄無成功兵部覆奏諸臣職守督察主竭忠討寇寔覈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畧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糧餉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至於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隍帝然之命行諸臣各遵敕行諭施行

十二月趙文華疏乞還京許之文華初奉命至浙適狼兵瓦氏等至知倭厚畜銳意請戰文華惑之亟趣張經進戰不得則上書痛詆經被逮代經者周琉楊宜皆無遠畧賊勢益熾及瓦氏戰敗攻陶宅餘倭復大衄始知賊未易圖有歸志至是川兵破周浦賊俞大猷復有海洋之捷文華遽言水陸成功請還然是時海洋回倭泊浦東川沙窪舊巢及嘉定高橋皆倭據如故

副使

任環率永順保靖土兵勦新塲倭寇時賊衆二十人皆伏不出而詐令人舉火於數里外若將引去者上舍彭翅先入營之不見一人於是頭目田菑田豐等爭入伏發皆死之賊衆突去未幾復攻上海環以輕兵三百及之擊敗於五里橋習家墳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間行抵太倉毛家蕩隆諸處賊方會集治攻具衝梯隊道肉薄而登環率死士飛刃砍之連碎其首矢石交下相殺傷甚衆又縋兵下突而前賊漸氣奪遂棄委走環既居憂哀毀又積苦兵間疾作卒

三十五年春正月巡按御史周如斗叅總督楊宜提督曹邦溝輕率寡謀致川兵敗於東溝苗兵敗於新塲東兵敗於四橋乞罷黜時上深以南寇為憂疑趙文華言餘寇將滅為不實屢問大學士嵩嵩曲為營解上意終不釋文華懼因言餘寇指日可滅督撫非人一敗塗地皆因吏部尚書李默恨臣前歲劾其同鄉張經思為報復臣繼論曹邦輔則嗾給事夏栻孫濬媒孽臣及胡宗憲黨留邦輔浙直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王誥然則東南塗炭何時可解陛下宵旰何時可釋也默因得罪宜削籍為民邦輔亦被逮罷王誥以宗憲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　夏四月倭薄温州同知黄釧馳檄出迎擊被執倭欲還之索千金為贖釧罵之不置倭怒磔殺之江北倭流劫至圖山山北等港無為州同知齊恩率舟師迎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尚文次子嵩叔仲實弟寶榮姪慎寅友良大卿孫童俱在行間嵩年十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伏發恩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獨嵩慎寅三人得脫賊竟遂乘勝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良於江中　倭率衆賊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游擊將軍宗禮帥兵九百禦之逆戰於皂角林分左右翼夾擊三戰三捷獲首功七十餘級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侯槐何衡義官霍貫道力戰俱為陷陣死之禮驍

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事聞贈卹有差　總督胡宗憲奏遣生員蔣洲胡可願使倭呰傳諭渠魁令無犯順從之已而可願等還言倭渠欲通貢市宗憲以聞下兵部集議不可乃止　倭圍巡撫阮鶚於桐鄉初鶚督學浙江開武林門納難民全活數萬人超擢巡撫方倭之寇嘉興也鶚議主勦而胡宗憲議主撫不相能倭自嘉興轉寇桐鄉氛益銳去來實徐海麻葉領之陳東附焉東薩摩王弟書記也宗憲謀間之遣辯士說海海心動私語桐鄉守兵曰吾已款督府矣城東門陳黨善備之是夕海道崇德而西東方急攻桐鄉宗憲說海縛麻葉因偽為麻葉書致東令圖海故達海所東海中自疑始解圍去　五月御史邵惟忠上言倭薄通州圍未解餘眾自狼山轉掠瀕江諸郡縣而瓜儀為留都門戶鎮常乃漕運咽喉不可視為緩圖宜大集兵救諸臣戮力靖亂下兵部議請調河南睢陳及山東入衛陝西延綏兵及徐沛募兵救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以為犄角保障留都帝然之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嚴嵩揣知上覺趙文華欺罔且見譴乃令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為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俟文華至乃止良才命文華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直隸軍務文華既至浙假監督權凌脅百官搜括庫藏百萬計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留漕粟除京帑給醵課迫富民脫凶惡浪授官職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　六月倭入慈谿縣知縣柳東伯亡初王忬在浙計城各邑未城者慈谿士人獨持不可至是倭眾大至知縣不知所禦攜印組亡去殘殺民人無算而縉紳尤甚始悔失計東伯失守當坐死以無城可憑削籍為民省祭官杜槐與其父文明率兵追敗倭於王家團海道劉起宗委防餘姚慈谿定海未幾與賊遇於白沙一日三戰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帥槐被創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倭于演武場斬白首倭帥一

從七生擒二倭驚遁呼為杜將軍已而追至奉化楓樹嶺以兵少無繼陷陣死　倭薄海鹽指揮徐行健程禄百户方存仁逆戰死之　八月海寇徐海伏誅初胡宗憲以簪珥遺徐海侍女翠翹綠珠令日夜説海縛陳東以報朝廷海且感而趙文華方治兵擊海宗憲佯曰彼且縛陳東何戰為海果賂薩摩王弟縛東以獻于是海勢日孤海自念數有功又信羅龍文誘約八月入謁督府于平湖海先期以數百人冑而入宗憲文華鵠坐堂上海等叩罪復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且赦若慎勿再虞厚犒遣之海既出知官兵大集自疑宗憲使使諭之曰官兵防東黨爾毋恐海請居沈庄陳東居西沈庄又令東詐為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夾勦汝矣東黨果疑相攻海令裨將辛五郎歸島宗憲密遣盧鏜計擒之文華調兵六千既集移營薄沈庄督之急宗憲猶心憐海不欲遽戰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與總兵俞大猷整師前進海知事變掘深塹自守柵數重官兵望之不敢入阮鶚檄趨之大猷乃從海鹽進攻東庄破之又追擊於梁莊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餘級海倉徨溺水死引出斬其首淛直海寇平海故杭之虎跑寺僧雄海上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至是捷書上文華皆襲為己有帝命械繫首惡至京正法時淛東仙居淛西桐鄉二寇略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敗之江北寇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敗之蘇松甯紹相繼告捷兵部奏文華功帝從之降敕令文華還京論平倭功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錦衣千户餘陞賞有差倭俘麻葉陳東等械繫至京禮兵部請獻俘從之羣臣俱賀時倭畧平惟舟山賊據險結巢未下官兵環守之不能克諸狼土兵俱已遣歸而川貴兵六千人始至胡宗憲方留防春汛隸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鋭出敵官軍競進賊敗歸乃以椶簑捲火擲之賊四

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海寇汪直伏誅徐海等既死汪直復糾衆三千餘入寧波岑港大掠四境汪直徽人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為都督置海上通互市乃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之而奏遣生員蔣洲往諭與之盟直信之遂自奮言能肅清海波贖死命與其黨毛海峰葉碧川等從蔣洲來杭州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罪洲於是逮洲獄洲乃陳諭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風阻耳已而直果乘巨舟還頭目數十人隨來泊舟定海蓋初舟實為颶風所損也宗憲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洲方對理疑其覘望不還遣千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不疑遂詣軍門請罪具言自效狀宗憲待以賓禮使指揮為其館主給輿夫出入復出蔬米酒肉供餽其舟人日費數百金且交質為信故因具狀聞請赦之科臣王國禎力持不可疏入上謂直元兇不可赦宗憲乃密檄按察司收直等斬之論平倭功加宗憲太子太保餘皆遷賞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皆直死士無所歸益恚恨復大亂

三十七年春二月倭犯潮州之鮀浦攻蓬州千戶所僉事萬仲分部水陸兵馬東西哨攻之臨敵而哨兵皆潰領哨千戶魏岳高洪俱死尋犯福州巡撫阮鶚不能禦取庫銀數萬兩賂之以新造大舟六艘俾載而去　夏四月倭掠台州臨海之三石鎮約數千人總督胡宗憲擊走之　倭攻福清破之執知縣葉宗文舉人陳見率家僮禦賊不克與訓導鄔中涵俱罵賊死五月自海口出港參將尹鳳引舟師擊之沉其舟七斬首六十餘級生擒七人餘衆遁去鳳追擊東洛外洋復敗之銃傷及溺水死者甚衆福興患少熄　倭攻惠安知縣林咸乘城禦之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者數百人倭亦失亡相當乃引去咸率兵擊倭鴨山乘勝追奔陷伏中死之

倭分犯同安長樂漳泉諸處　秋七月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詔奪總兵俞大猷參將戚繼光職期一月蕩平命胡宗憲督之初宗憲遣毛海峰誘降王直直至下獄海峰遂與倭目善妙等五百餘人燒船登岸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屢斬獲然海中數苦毒霧賊憑高死鬬先登者多陷沒新倭復大至冬十月岑港倭移巢柯梅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　兵備副使谷嶠捍禦海上屢破倭制府以捷聞進山東參政

三十八年春三月倭寇自象山河金纜井諸處焚舟登岸海道副使譚綸與賊戰於馬岡敗之斬首七十級　總督胡宗憲上言舟山殘孽移住柯梅卽其焚巢夜徙力已窮蹙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參將黎鵬舉邀擊不力縱之南奔播害閩廣宜加重治上命逮大猷鵬舉至京訊治時人言籍籍謂倭之開洋也宗憲實陰遣之倭南行泊浯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人大譁謂宗憲嫁禍御史李瑚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俱福建人宗憲疑大猷漏言故委罪以自掩而大猷不善滑刺素不為嚴世蕃所喜故有是逮廷臣惜大猷才共假貸得三千金餽世蕃不死罷職發大同立功　夏四月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鄧成禦之不利指揮張容被殺倭進據白浦鎮兵備副使劉景韶以遊擊丘陞擊白浦于丁堰如皐海門三戰三捷賊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擊敗之焚死二百人賊遁入潘家庄盡銳攻之先後斬首三百餘級初賊自南沙登岸犯通州至是勦絕　廟灣倭合衆攻淮安參將曹克新禦之戰於姚家蕩自寅至申大敗之斬首四百七十級賊遁入姚庄縱火焚庄死者二百七十餘賊退入廟灣拒守劉景韶督兵擊倭於印莊斬首四十級賊西走次日復戰於新州賊遁入民庄我兵以火攻之凡再戰斬首二百六十級賊悉焚死無一人脫者時江北流倭悉殄惟廟灣據險固守不出五月工上

兵攻倭於廟灣衝其巢斬首四千我兵死傷過當復退守之時賊營甚固巡撫李遂以我軍鼓戰而疲宜圍守之賊之食且水陸絕其行道可收全勝通政唐順之以為玩寇乃自擐甲持矛麾兵以進屢挑戰賊終不出遂督兵入險賊盡銳東西衝殺傷相當自是復稍稍出掠覓舟為走計矣順之知失計乃篤言經畧三川沙倭南去踰月倭困廟灣既久劉景韶督卒填壕塹逼壘而陣令水兵截葦焚其舟復水陸進擊倭潛遁入舟官兵進據其巢追奔至瑕子港斬獲頗多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 福建新倭大至多賫攻具先攻福寧連江羅源流劫各鄉進攻福州不克移攻福安破之參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時沿海長樂福清等境皆有倭舟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間浙江舟山倭其移舟南來者尚屯浯嶼福州漳泉無地非倭矣舟山倭屯浯嶼經年至是乃開洋去其毛海峰者復移眾南嶴建屋而居永福倭移舟出梅花洋參將尹鳳擊敗之巡按樊獻科請趣胡宗憲應援未及行巡撫阮鶚往勦之倭稍創 六月倭眾別部二十餘艘屯崇明三川沙總督胡宗憲檄總兵盧鏜師師攻破之前後斬首百餘遁去宗憲以捷聞兼言唐順之贊畫功擢僉都御史秋七月三川沙倭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流劫過金沙西亭將犯揚州參將丘陞禦之戰於鄧家庄賊敗走仲家園復追至鍋團陞輕騎先進賊覘無後繼盡銳來衝陞馬蹶被殺已而官軍大至賊遁八月倭自鄧家庄敗後沿海覓舟不得官軍尾之於劉家橋白駒沙諸處倭餒甚奔庄我兵圍之時劉顯兵至先登各營繼進縱火衝擊破其巢斬首二百餘敗奔白駒沙追擊又敗之于七灶庄花墩共斬首四百餘賊盡殄焉顯驍勇敢戰江北軍悉屬顯節制故有功

三十九年春二月、倭寇六千餘人流劫潮州等處、時浙直倭患稍息、而閩廣警報日至、 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四十一年春三月、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擊倭破之、生擒江一峯、泉寇稍寧、 倭陷福建永寧衛大掠數日而去、復攻永寧城破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幾盡、 冬十一月、逮總督兵部尚書胡宗憲削籍、從給事中陸鳳儀之言也、獄具、罷浙閩總督大臣、設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

四十二年五月、復逮胡宗憲詣京、宗憲自殺、是時大計京官、復有言宗憲未盡法者、有旨逮治宗憲至京自殺、宗憲在浙中、與趙文華同事、文華選愞不敢前、宗憲輒自臨陣戎服立矢石間督戰、方倭圍杭時、宗憲親登城臨視、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慄懼為流矢所加、宗憲恬然視之、殲徐海汪直、皆有功、然稍稍事文華、又握權太重、勳臣總兵者由掖門通謁庭拜、巡撫悉聽節制加三邊例、宗憲才得展、而禍機亦萌此矣、上好玄脩、宗憲進白鹿稱賀、大學士嵩比之、會嵩敗被逮時、歸安茅坤上書頌其冤、 冬十月、倭犯福建、其自浙之温州來者、合福建連江賊、登岸攻陷壽寧政和寧德等縣、自廣之南粵來者、合福清長樂賊、攻陷玄鍾所、蔓延及于龍巖松溪大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初浙江參將戚繼光既連破賊於林墩等處、閩之宿寇盡平、繼光引兵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營澳登岸、麾兵擊之、斬首一百八十級、遂行、而倭至者日衆、始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殺遊擊倪祿、遂攻玄鍾所城及寧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巡撫游震得以狀聞、請調義烏兵以繼光統之、起丁憂參政譚綸、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協力共濟、上從之、十一月、劉顯率兵援興化、顯大兵留江西、勦廣寇、所提入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疲屢戰、倭新至氣甚銳、顯知不敵、乃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

按兵不進欲掩逗留之罪遣五卒賚文詣府約欲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剋期入城約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詐以五人為劉卒賚入至期賊陽稱顯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旣大入猝起格殺城中驚亂叅政翁時器叅將畢高倉皇縋城走同知吳時亮被殺賊遂據城中三閱月殺掠焚燬顯卒乘亂攫之叅政王鳳靈妻竟為顯掠去賊旣飽欲始如平海衛欲掠舟泛海去十二月倭結巢崎頭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久之不出深望見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其下數百人皆戰死賊乘勝陷平海衛事聞罷巡撫游得震建叅政翁時器叅將畢高劉顯坐觀望不救立功自贖倭引兵出海把總許潮光以輕舟抄之賊還屯平海衛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劉顯俞大猷合擊倭於平海衛大破殲之斬首二千二百級墮崖溺水死者無算福州以南諸寇悉平

四十三年春二月舊倭萬餘攻仙遊圍之二月戚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餘衆奔漳浦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畧盡閩寇悉平其得出者遁出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幾無遺類初倭旣自浙創歸嘗一犯淮揚吳越皆不利遂巢閩中首尾七八載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十餘萬雖時有勝負而轉漕軍食天下騷動至是倭患始息

谷應泰曰島夷卉服首見禹貢秦漢以來罕被倭患葢以其俗愛鮮華地多饒沃五州七道三島五百七十三郡率皆樂土環以大海君臣自保不愛慕中國也若乃海王充牣居民仰食雲帆所指有無懋遷則又彼此咸賴高帝時士誠友定遺孽竄伏北邊南粵歲被創殘已而通謀逆臣伏兵市舶帝乃閉關謝貢示弗復通然而創設市舶互市不絕計深

遠也後世識慮迂拘放失舊典初開横海旋棄珠崖民競刀錐吏鮮保障秦關夜柝楚吏晨疆勇士蹈險貪夫忘生於是內地奸民勾引潛深海邦貴倖藏匿不可勝數計矣貧民勢家黷貨負直窮蹙困頓進退咨且逃生水國求食波臣邊吏戒心搜捕始急於是沿海不逞之徒陳涉力耕怨家日衆黄巢下第憤恚思兵稍稍收聚倭奴尚窺竊上國矣朱紈下車不畏疆禦窮治黨與少所報聞夫廣漢索酤先求魏相李膺破柱不避黄門政求亂本雖得河源禍發朝堂意悲虎尾紈死而朝貢與海通交相賀也代臣畏禍海禁復弛浙東再亂王忬出督拔大猷於偏裨出盧鏜於獄中普陀一戰幾殲渠帥游魂四潰旋掠江南而忬隨處邀擊頗多斬獲括乃代頗騎還易毅大功不終自古悲歎此閫外有遙制之憂中樞失內贊之力也嗣是天寵握兵乃棘門之兒戲文華祀海實天雄之誦經倭患愈劇張經再出經以功在銅柱因而偃蹇凌轢度亦自大匹夫耳然視事一月指揮羣帥王江涇之捷賊兵宵遁史稱其兵驕將悍或亦讒人之蜚語獄吏之深文也文華行諂檻車入國蓋左豐求賂盧植徵還張讓交通王允下獄自古未有小人同事而得剬制成功者胡宗憲曲意主撫因勦成功賄斬徐海誘擒汪直武安誘殺李廣誅降長致恨於封侯空悲寃於賜劍憲雖引刃應無顏見二賊於地下也憲才望頗隆氣節小貶側身嚴趙卵翼成功狀秉因竇憲勒勲杜預事朝貴甚謹封疆之吏固應折節乃爾耶倭寇披猖禍延三省任環効命留都俞大猷經營兩浙戚繼光驅馳閩海類皆大國干城足以滅此朝食而乃大戮亟行吏張不一事權牵制流毒生民九閽無全城之任分宜少裴度之忠羣賢隕喪國事凌夷固其宜也中丞張濂家居省會身在圍城訟言時事涕淚交頤觀其疏中所稱

殘難民之首。以償縱寇之功。而督撫可知。移罰罪之典。為賞功之命。而樞可知。軍法不重。人無死志。客兵掉臂。士無鬬心。而卒伍可知。嗚呼。鄭監陳圖莫救。當時之苑耳。然而睢陽劍在。已成今日之爰書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終

DS
735
.A2
L5
v.53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六

豐潤谷應泰賡虞編輯
吳縣朱記榮槐廬校正

李福達之獄

世宗嘉靖五年秋七月、妖人李福達坐死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一名午、初以妖人王良謀反事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五窠居陜西洛川縣、與季父越同倡白社妖術、為彌勒佛教誘愚民嘯聚數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諸處殺掠亾算已而官兵追勦捕得越及其黨何蠻漢等誅之福達跳去占籍徐溝縣、變姓為張寅寅賄縣中大姓以為同宗編立宗譜塗人耳目已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為山西太原衛指揮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以燒煉術往來武定侯郭勛、後仍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逸入京官司捕其二子、按繫之福達窘乃自詣獄置對先後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證之者李景全等具獄上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皆如訊獨巡撫畢昭、謂福達果張寅為仇家誣所致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為證坐良罪獄未竟昭乞侍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傳爰書如前訊勛為遺書囑免錄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飛章劾勛黨逆賊并上其手書帝下之都察院席書亦助勛為福達地大理寺評事杜鸞上言劾勛及書乞將二人先正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達之罪不報都察院覆奏李福達罪狀宜行山西撫按官移獄三司會鞫先是御史馬錄咨于徐鄉鄉紳給事中常泰泰言寅為福達不疑又咨于讞獄郎中劉仕仕鄜人也其言如泰錄復檄取鄜洛父老識福達者辨之俱以為真福達也乃檄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

指揮使馬豸雜鞫之福達對簿無異辭遂附爰書上錄錄乃會巡撫都御史江潮上言福達聚衆數千殺人巨萬雖潛蹤匿形而罪跡漸露變易姓氏而惡貌仍前論以極刑尚有餘辜武定侯勛納給匪人請囑無忌雖妖賊反狀未必明知而術客私干不為避拒亦宜抵法薄示懲艾章復下都察院　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聶賢等覆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磔死帝從之錮獄待決因詰責郭勛令自輸罪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問勛又令福達子大仁具奏求雪父冤章下聶賢與原訊御史高世魁知為勛指奏寢其議勛謂大仁曰苟弗解爾曹姑亡命勿蹈叢戮也于是給事中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祐鄭自璧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各劾勛交通逆賊明受賄賂福達既應伏誅勛無可赦之理給事中常泰亦上言勛以輸罪為名實代福達求理論以知情何辭勛為福達居間晝令大仁等事急亡命論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逵等亦上言凡謀反大逆宜服上刑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移書請託黨護叛逆不宜輕貸聶賢亦奏勛當連坐帝不從勛亦累自訴具以議禮觸衆怒為言帝信之尋命錦衣千戶戴偉移取福達獄詞及囚佐下鎮撫司羈候會鞫給事中常泰秦祐御史任孚邵豳郎中劉仕復交章劾勛江潮馬錄仍會疏極言福達不枉乞問如律勛乃與張璁桂萼等合謀為蜚語謂廷臣內外交結借事陷勛漸及議禮諸臣逞志自快帝深信其說而外廷不知也帝命逮取福達至京鞫問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王啟劉玉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張閏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寺丞毛伯溫汪淵及錦衣衛鎮撫司各官會鞫福達于京畿道對簿無異辭奏請論磔帝不從命會九卿大臣鞫于闕廷時告者薛良衆證李景全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畢昭引證薛良之誣者戚廣也訊之復云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顧

壽等以其詞上上心益疑命俟齋祀畢朕親臨鞫問大學士楊一清上言庶獄無足煩聖慮者乞仍屬諸勘官會訊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上怒黜為民頤壽等懼乃雜引前後讞詞指為疑獄帝切責頤壽等

六年夏四月遣錦衣官劉泰等逮馬錄赴京下鎮撫司獄待鞫仍取原勘各官李璋李廷章綸馬豸詣京即訊顏頤壽上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況彼以神姦妖術蠱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舍異時復有洛川之禍臣雖伏斧質何抵欺罔之罪帝怒謂頤壽職司邦刑朋姦肆誣令戴罪辦事顏頤壽等復請會訊從之乃出錄與福達對鞫情無反異頤壽等復以上請帝謂頤壽等朋比罔上乃逮繫頤壽及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于詔獄其原鞫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逮繫待罪　八月帝命桂萼攝刑部事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雜治之太僕卿汪玄錫與光祿少卿余才忽偶語曰福達獄已得情何更多事乃爾詗者以白璁等奏聞帝命逮繫玄錫才于詔獄并掠之大學士賈詠與馬錄俱河南人錄被逮詠遺書慰之鎮撫司以聞復搜得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大理寺丞汪淵御史張英私書上責狀詠引罪得致仕去而逮仲賢等　九月張璁桂萼方獻夫逢合帝意復鞫錄等于闕廷榜掠備至錄不勝五毒乃誣服挾私故入人罪璁等以聞遂釋福達帝怒錄欲坐以死璁營解之得免乃論戍編伍南丹衛子孫世及焉帝以羣臣皆抗疏劾勛朋姦陷正命逮繫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逵程輅王科沈漢秦祐鄭鵬等御史姚鳳鳴潘壯高世魁戚雄等刑部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鸞等詔獄一死箠楚狴犴者十餘人餘戍邊削籍流毒至四十餘人謫大理少卿徐文華顧佖戍邊初顏頤壽等既逮治備嘗五毒聞者慘之

巳而皆奪官罷歸獨文華㣼論戍邊二人皆與璁等殊爭大禮者江潮李璋李廷章綸馬豸等俱奪官韓良相及其佐證俱論遣璁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內外諸臣以明頤壽等之欺罔從之

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為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為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妖教假稱唐裔當出馭世惑民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同坐斬奉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縉紳而樞要之人悉頤指氣使一至于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為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官爵追奪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宗從之見當時死事謫戍者皆得叙錄是獄始明

谷應泰曰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為平亭寃獄乎哉亦黨武定譬諸臺諫爾當其議大禮時禮官嘗要勛同疏攻永嘉勛後竊語永嘉曰吾嘗謂汪俊此事關係甚大宜折中不可偏執俊與吾力辨至大詬而止竟署吾名疏中非吾意也永嘉信之收其語于大典中且曰勛竟以是搆怒于衆云及後再議考獻皇帝徐文華等與璁力辨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更何議于是璁等與勛同上議當考獻皇伯孝宗而勛益見悅於永嘉矣游言一唱鼓簧宸聽則帝亦以勛為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力攻勛必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讞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為福達為武定耳武定獲伸則諸臣之竄削有弗恤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臺諫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之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及福

以方術見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知前日之爲叛賊也迨其事露特不宜與之請囑耳
而㬥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囑之罪亦足矣而何故
必欲其連坐哉況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勛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
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福達之獄前巳奉命監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伏
誅之後羣攻武定則勛亦百口莫解雖欲再鞫福達以白爲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
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諸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七

大同叛卒

世宗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正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大同古雲中地北距塞地平漫不甚阨險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戍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敵至誰復相應援者卽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參將賈鑑望風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時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寇連招撫之入城卽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囚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博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發府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官朱振於獄脇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吾與衆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否寧死無與諸亂卒曰唯命衆稍戢遂

脇鎮巡為奏乞赦宥　八月代王出居仙府時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為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為巡撫先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刼掠天祐至乃會武忠桂勇集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亂亂卒刼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擒殺五十餘人乃咨郭鑑柳忠諸亂首餘釋之而人情洶洶相傳必盡殺大同人無何妄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勒大同矣適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衆夜集擊李枝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知縣王文昌曾白巡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文昌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代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賄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陷害率子弟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委曲撫諭不定以狀聞　九月命戶部侍郎胡瓚都督魯綱師師討大同叛卒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　冬十一月大同叛卒執總兵桂勇胡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計擒首惡文移日下數十於是城中大懼衆白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即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煽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疤子糾胡雄黃臣徐氈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於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至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奈何若今能除首惡吾為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氈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疤子暨諸首惡皆逃匿瓚聞之欲提兵而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謂首惡既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

疏上命瓚旋師瓚還御史蕭一中給事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勅天祐等擒捕餘黨仍宥脅從弗治復遣使諭慰代王還國

四年春二月巡撫蔡天祐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刼軍器令首官衆稍定郭疤子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自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意且詰亂故衆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門户索之得首惡郭疤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皆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賚間諜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定數年天祐遷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任之張文錦妻李氏上疏請卹上怒執抱疏者治之廷臣屢以為言不許江西巡撫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致滋大患誠宜譴責第事在朝廷雖誅僇之可也若假手士卒又從慫之臣恐羣小藉曰寢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書奏上切責之萬曆中贈文錦右都御史謚莊愍

十二年冬十月大同戍卒叛殺總兵李瑾先是七月套部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為總制都督郤永總兵禦之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於天城之左濬濠四十里以遏突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及承源清令益為捶楚鎮卒季富子王寶等倡亂從者六七十人脅朱振攝指揮使遂殺瑾還圍巡撫潘倣倣踰垣避匿亡其符勅諸卒搜得之倣為奏鎮將用法苛刻兵悉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卽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未必悉變脅從宥弗治渠魁必殲降璽書責總制巡撫相機撫勦之倣督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十餘人縛以

獻時源清駐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朝廷處太寬乃令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必加者五堡遺孽見榜示輙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又五堡事朝廷已處分願勿以為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囚屬御史蘇祐訊而遣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黨儆驗所捕名多擒賊有功為諸囚所仇誣者乃止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晚諸鎮卒皆變捕巷不納捕者源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王師至夜城中益譁言兵來屠城矣遂羣起為亂儆命允中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餘解散源清為書召朱振振至切責之振飲藥死明日源清師至城下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橫屍枕藉五堡遺孽遂變悍横不可制閉城門弗啟擁指揮馬昇楊麟為渠帥亡何郤永師亦至整隊及城亂兵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儆允中亟馳往諭之衆曰城外屍塞道矣尚紿我反覆諭不聽儆與允中計曰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間道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劾儆罷去翌日乙卯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殺故源清曰毋為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張孚敬意吏部以他事謫參政出綰發憤上疏自列且指言用兵失上悟命復其官　十一月兵部尚書王憲謂大同之變非大發兵誅之不可張孚敬主其議乃以江桓總兵擢參政樊繼祖為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劉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立下且云恐賊計無復之且北走胡貽患非小也疏入不報源清於諸關設邏卒遏城中章疏又連疏奏宗室諸文武悉已從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旨命趣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決水灌之諸叛卒堅守不下

十三年春正月小王子寇大同塞初大同叛卒大掠城中潛出漠北誘小王子數萬人大舉入寇郤永帥師禦之失利殺傷甚衆城中叛卒鼓譟以應之其渠長數十人入城諸叛卒指代府曰兵退以此謝小王子留精兵相持餘衆分掠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京師中外洶洶

二月劉源清罷源清畏北騎猖獗再請設總制分禦之而已專事攻城張孚敬請從之

上納夏言議不許下御劄謂叛卒殺主將法毋赦然非舉城所為郤永劉源清貪功引水灌城大同北門鎖鑰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其罪二臣別遣大臣禦之密擒逆賊之魁庶免師老財匱劄下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郎中詹榮都指揮紀振游擊戴廉俱陷賊中相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謀為內應指揮馬昇者為賊所擁戴威令行於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歃血盟令鎮撫王掌出告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清源清陽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粟汲水灌之穴者死馬昇大恚恨將不利於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為乃謝病乞解任上大怒罷斥之以戶部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瓚入軍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孫允中於懷仁與議時允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書入書遂入慰諭之且言用兵非朝廷意衆皆望闕呼萬歲書乃進馬昇等陳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黃鎮等二十四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郤永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為內應衆果夜驚繼祖堅臥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繼祖乃榜諭城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稍繩以法無賴縱恣者撾殺一二人以徇衆稍定瓚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諸將領以次上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入置酒高會賞賚將士城中乃大定小王

子聞之亦遠遁瓚還居上谷遂制之事聞上大悅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黃綰往核功罪定賞罰永猶欲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御劄璽書慰宗室傷殘掩骸骼賑窮乏命守臣捕誅遺惡雪誣罔乃核激變之由正欺蔽之罪差別諸將士功賞疏上久之徵劉源清郤永下獄源清削籍去永降級立功贖罪濬儆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等各賞賚有差

谷應泰曰大同南蔽太原西阻榆林東連上谷蓋屹然重鎮矣更得一二賢明將吏分甘絕少嗅咻士卒號令嚴明勇氣百倍則李牧守郡匹馬不窺郅都在邊幕庭遠徙斯蓋外攘之重寄盜有內潰之猝患哉乃嘉靖三年巡撫張文錦議以去城百里增築五堡堡各列戍徙卒實之藩籬固而後明堂尊屏障列而後天府重文錦之策未為謬也但當出車以遣新軍采薇以勞還戍拊循有素踐更有法信而後勞誰敢違者奈何澤門興役鞭箠買怨秦法送徒後期皆斬而郭鑑柳忠一呼倡亂文錦賈鑑裂尸並亡嗟乎楊炎建城而涇原兵叛弘靖刻糧而盧龍軍反事勢相激無足怪者此時便當擇智勇之臣秉節鉞之重或恩義久敷或雅量素蓄聲罪渠魁撫輯餘醜收元振之黨以戮叛人燒王郎之書以安反側則戍卒雖譁可一鼓而定也無如下多獷悍叛服不常上鮮方畧勦撫均失以故鑑忠授首郭疤復起氊兒既斃季富又興脫巾相尋勢若蝟毛此固不可以勦也又若泣訴天祐更焚王振縛獻胡雄旋殺李瑾磨牙相向狀同瘈狗此又不可以撫也逮至劉源清斬關大殺李文芝決水灌城而後獸不走險鹿不擇音非馬顒厚結元海即懷恩外誘吐番許河西以賂秦師指金帛以酧回紇邊關重險幾於拱而授之矣所幸樊繼祖單騎直入張瓚麾退王師發粟賑饑鼓吹高宴亂卒憂危自茲釋矣譬之子儀入河中而一府

無譁秀實入軍門而衆皆解甲無他開誠布公推以赤心而已然則亂廷十祀變凡七起者非真豺豕性成威惠兩絀也特以上下相蒙弓影之疑蓄於中恩信不著投杼之說動於外也所可恨者劉源清之主勦也王憲和之於內張孚敬持之於上而繼祖疏入不報便宜濟事卒之奬獲璽書劉繫廷尉奸臣在內大將立功賴肅帝之心開爾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八

議復河套

英宗天順六年春正月毛里孩等入河套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部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為可汗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部始入河套然以爭水草不相下不能深入為寇時遣人貢馬頗通朶顏諸衛擾塞下河套周圍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密邇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可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諸部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王驥等兵次甘肅申明號令河套以寧然間亦渡河繼而守將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層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要衝景泰初犯延慶不敢深入至是阿羅出掠邊人以為鄉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為邊境門庭之害

憲宗成化元年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及彭武伯楊信禦之遁去

二年春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河套寇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

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子海子葭州等民多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囬囬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河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帶營堡移徙直道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帝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証據其言有理兵部卽會官議處以聞　六月大學士李賢等奏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敵人巢穴今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苟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處請畫又秋禾方熟彼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部尚書王復同孫繼宗等集議以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寧夏延綏甘凉大同宣府鎮廵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期調發帝允所擬遂召信還以修武伯沈煜代之乃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

三年春正月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謹備之毛里孩不得貢渡河東侵大同廷議楊信兵少不足制之於是以撫寧伯朱永為大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許之　二月毛里孩入大同界帝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

四年春二月飢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元孽滿魯都入河套

六年孛羅忽等據河套邊人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

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陝西孛羅忽乩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嘗阻於我師然未經挫衂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寇夏深入我平鞏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乞命廷臣共議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定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河套尋以疾還遂不復舉

七年春二月朱永以河套寇未退議戰守二策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為守禦以圖萬全帝從之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時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驅之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盛往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帝從之

九年秋九月滿魯都與孛羅忽並寇韋州總督王越偵知其老弱盡行巢於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游擊周玉等率輕騎晝夜馳三百餘里襲擊之尋斬三百餘級獲雜畜器械甚衆盡燒其廬帳而還自據河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敢誰何徼所遺老弱及殺平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師亦多效邊將故習以是益橫內地且危廷臣日議搜套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算而師竟不出至是搗賊內失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弭

孝宗弘治八年北部復擁衆入河套住牧

十三年冬十二月火篩入河套火篩等渡河而東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為衝其要在偏頭關三受降城受降城者唐所築禦寇於河外者也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

榆林相距各四百餘里花馬池要地成化前患在河西據套而河東為其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楊一清王瓊新舊城效力甚堅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寇路折牆頗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營鐵柱泉小鹽池一帶為捷徑自大廣武渡河而下至靈韋亦易

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總制三邊楊一清上言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甌脫巢穴其中而盡失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邊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又上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迤東邊牆其二修復寧遠基邊迤西北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其四防禦靈州上達其五整飭韋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臺多中機宜帝可其奏刻期奏績以忤劉瑾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屹然巨嶂也初弘治末朝廷清明諸大臣協和盡心體國為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孝宗崩瑾既專政一清復得罪去遂無敢言及河套者我邊日減敵日進矣

嘉靖元年套騎二萬自井兒堡撤牆入固原平涼涇州殺指揮楊洪千戶劉瑞先是正德間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殺阿爾倫遁入河西西海之有寇自亦不剌始也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七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營環之又東有罔留罕哈爾填三部罔留部營三其渠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渠猛可不郎

爾填部營一其渠可都笛三部共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朶顏為鄰西有應紹不阿爾禿厮滿官填三部應紹不部營十曰阿速曰哈喇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剌兒罕曰失堡嗔曰叭兒廒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哈不乃麻故屬亦不剌亦不剌遁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哈剌一營僅全阿爾禿厮部營七故亦屬亦不剌後從吉囊今為四營曰哱合厮曰偶甚曰叭哈厮納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官嗔部營八故屬火篩後從俺答合為六營曰多羅曰土悶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剌三部衆可四萬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阿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甯宣大南有哈剌嗔哈連二部哈剌嗔部營一渠把答罕奈衆可三萬哈連部營一渠失剌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北去至今相攻又西為瓦剌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為讐諸部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皆有分地不相亂　十一月寇固原環衛間殺傷以萬計

十七年冬十一月巡按山西御史何贊疏言河套為吉囊所據外連西海內搆大同宜急勦除其策有二一曰計以破之二曰勢以走之而其要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議寢不行

二十四年春正月巡按山西御史陳豪疏言北寇三犯山西殺傷百萬此不可以常寇目之計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諸臣建議動稱屯守不知賊衆內侵不出諸隘口皆猿攀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何足恃況諸鎮烽卒皆媒寇日為生計多囊鍼刀遇偵者賂求不殺彼此譯語互為和同待其深入然後舉燧發礮降堠轉走蓋不止一日一處為爾且邇來之寇類多我民亡命為彼向導故連歲非時條至冒險深入如履徼途乞下廷臣集議萬全之策期於必

戰盡復套地庶可弭其內擾之患而邊境無虞矣章下兵部議行
二十五年秋八月套騎三萬餘入犯延安府至三原涇陽殺掠人畜無算總督三邊侍郎曾銑
請復河套條為八議一曰定廟謨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任賢能六曰足
芻餉七曰明賞罰八曰修長技計萬餘言指據明悉下兵部議行冬十二月總督曾銑巡撫謝
蘭張問行等奏延綏密與套寇為鄰自定邊營至黃甫川連年入寇率由是道所當急為修繕
分地定工次第修舉起自定邊營東至龍州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為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
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為下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乞發帑銀如宣大山西故事疏
下部議銑復言套賊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計宜用練兵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
千多備矢石每當秋夏之交攜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穴材官騶發礮火雷
擊則彼不能支歲歲為之每出益勵彼勢必折將遯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出然後因祖宗
之故疆并河為塞修築墩隍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
此中興之大烈也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
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兇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惟陛下裁之疏下兵部議行謂築
邊復套兩俱不易相較則復套又難夫欲率數萬之衆齎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城以
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故不若修牆築邊為計完而成功可期也但延綏一帶地勢延
漫土雜沙鹻居民隔遠最為荒涼若欲一千五百里之地而責成於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
能成亦難為守宜仍行銑等計議以聞帝曰寇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被荼毒朕
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本兵乃久之始復迄無定見何

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筭若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但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十萬兩與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

二十六年夏五月總督曾銑出塞襲套部勝之初春時銑督兵出塞掩擊敗還不以聞至是復擊之寇覺銑搜選銳卒督之戰馘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脫脫虎斃於矢石者甚衆獲馬牛駝橐九百有五十械器八百五十三以捷聞敵移帳漸北間以輕騎出掠銑復督諸軍驅之遂遠遁不敢近塞銑旣以捷聞更列上諸臣功罪帝以套寇連年深入如蹈無人之境大損國威銑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命增俸賜白金紵幣有差 十一月總督曾銑會同陝西巡撫謝蘭延綏巡撫楊守謙寧夏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議復套方畧乃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套修築邊牆選擇將材選揀士卒買補馬贏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多置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職守息訛言寬文法處孳畜又上營陣八圖曰立營總圖及遇敵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兵各圖帝覽而嘉之奏下兵部尚書王以旂會廷臣集議言曾銑先後章疏俱可施行帝曰寇據河套為國家患朕軫宵旰有年念無任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旣已詳酌卽會同多官協忠抒謀以圖廓清其定策以聞

二十七年春正月大學士夏言罷初河套之議言力主之嚴嵩積憾言且欲躐其首輔於是因災異疏陳缺失謂曾銑開邊啓釁誤國大計所致夏言表裏雷同淆亂國事當罷遂罷言逮銑詣京出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軍務廷臣議罪凡與議復套者悉奪俸并罰言官廷杖有差於是復套事宜悉為停止會俺答蹈氷踰河入套將謀犯延寧聲勢甚張巡撫延綏楊守謙以聞

嵩激上怒謂俺答合衆入套皆曾銑開邊啓釁所致於是兵部侍郎萬鏜等劾曾銑罔上貪功之罪甘肅總兵咸寧侯仇鸞初被銑劾奏逮京亦上疏訐銑嵩主之棄銑市銑有機畧初為御史廵按遼東會遼陽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畧悉捕首惡誅之全遼大定時論以為才比視西師乃倡復套議夏言好邊功遂力主持之時敵勢方熾而我兵積弱銑疏下部議久之未覆上亦危疑之密以訊嚴嵩嵩素與言不相能欲因是陷言銑銑竟論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後九月復寇宣府上曰寇以言銑收河套故報復如此遂并斬言天下並冤之自言銑死竟無一人議復河套者

谷應泰曰邊備所爭者二地勢坦衍敵騎四入列守不足追哨難及蘇子所謂大梁四戰之衝汪立信所謂長江隨處可入是也地或險阨山谷林薄寒峣不畊沙鹵之水耿弇弟言五溪水險絕糧而食馬文升言西域道旱因雪為泉是也若河套三面憑河荷戈守禦險踰長城地又肥饒耕桑自給然則河套屯守歲省租稅數十萬障塞之卒亦十餘萬東距偏頭西抵寧夏二千里中晝乏旌旗夜罕鼓柝矣周城朔方漢開河西有自來也邊備久虛縱敵深入畜牧既久樂不思去伏莾之雉不復畏鷹鷙穴之鼠不復畏貓而邊將又坐視養癰莫敢深入憲宗時楊琚請建一十二城堡七十四墩臺李文達又以中筦力贊乃三師授劍或輿疾徵還或遷延不出惟王越深入紅鹽池焚其廬帳刼其器甲賊喪失妻孥相顧慟哭而大師不繼虎牢一關卒為楚有河西數郡折為秦臣武宗時楊一清又請力圖受降旋以璫瑾去位夫仁愿且爭險於黃河之外而扼受降令人乃斂兵於河套之內僅守延綏開門延寇角勝堂奧三方被敵秦晉騷然世宗之世延安涇陽皆供蹂躪

矣曾銑毅然請行願以數萬之衆持五十日之糧水陸星馳矢礮電發燔燒積聚驅掠馬牛往來出沒歲無寧晷食道既窮項王亦欲踐鴻溝之約將士思歸關羽不能救荆州之潰世宗屢降璽書特頒文綺展圖嘉歎刻期廓清而夏言又力主銑議樞臣俱先後奏行矣之充國既有孝宣復煩魏相魏尚已逢文帝更遇馮唐君臣將相千載一時而乃急殺大臣以當星變先誅渠帥以謝兵端道濟誅而長城自壞得臣死而晉毒已亡予所怪者反禍為福難于轉石化成為敗疾又轉圜九重廟算倏智倏愚幕府平章忽功忽罪匣中之劍竟斬曹彬拜將之壇并收相國世宗之英察何如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

庚戌之變

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俺答寇大同境潰牆入悉精兵伏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往來為餌偵騎信之報總兵張達達素以果銳敢入至大將意輕之合兵兵未合而遽率麾下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遂見殺副帥林椿聞達被圍不介馬而馳救達不克亦死之達椿皆驍勇善戰俺答得二將首輒引去事聞逮總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耀杖死宗臯謫戍遠左贈達左都督椿都督同知賜祀立祠春秋祀之　八月俺答入薊州塞初張達敗沒乃起復翁萬達代郭宗臯總督趙錦代陳耀巡撫以仇鸞為宣大總兵萬達家居未至命侍郎蘇佑攝其事佑抵鎮即上疏請益兵食未報而俺答狼台吉復擁衆窺大同初仇鸞坐廢居京師邸以賄嚴世蕃得總兵宣大至是惶懼無策厮養時義侯榮者說鸞曰主勿憂吾為主解之乃為鸞持重賂賂俺答令移寇他塞勿犯大同俺答受貨幣遺鸞箭纛以為信而與之盟遂東去諜者

復白敵中語欲寇宣府東遼左西兵部尚書丁汝夔謂帝厭警報不悉以聞但申飭薊州撫鎮使嚴備已而警報漸甚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京營兵二萬四千騎分布宣薊諸關隘邊兵取符驗期會未即至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識者知其必敗　秋八月乙亥俺答帥部下至古北口以數千騎攻牆都御史王汝孝悉眾出火砲矢石下攻之俺答乃佯督兵綴薊師而別遣精騎從間道黃榆溝潰牆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寇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無算長驅入內地巡按順天御史王忬聞報度兵弱無能禦者夜草疏言敵兵慓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漫行無衛戍瞭望神京陵寢萬一蕩搖事係非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而身出駐通州召吏民給仗聽約束收漕舟艤潞河西勿使為敵用甫畢而夜半敵兵果至營河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忬復為疏縋城使使來京師請援京師震恐急集諸營兵城守少壯者已悉出邊墩敗喪僅餘四五萬人而老弱半之又半役總兵提督太監家不令出伍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閣又援例需價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丁汝夔乃以聞帝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提督九門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守一門又別遣都御史商大節督科道官募民間材力者蒼頭義軍垂四萬及坊甲保伍分置諸門睥睨間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檄召諸鎮兵勤王時寇騎逼通州數日前阻水未能渡王忬日夜乘城守不能支連告急詔遣都御史王儀往援　己卯咸寧侯仇鸞得勤王檄以大同兵二萬入援先是寇既東行時義侯榮謂鸞曰賊騎東公宜自請入可以為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即佯奏臣偵賊東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宜應援或隨賊搏戰或徑趨居庸為防守帝壯之詔留駐居庸關聞警入援而俺答果由薊鎮攻古北口入犯京師帝益信鸞詔入援鸞與副

總兵徐珏遊擊張騰等率兵馳至陳通州河西帝大喜時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延綏副將朱楫以三千騎至人心稍安已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諸將各以兵先後至凡七鎮五萬餘人帝內視稍彊各賜璽書褒獎予金帛令躡賊而拜咸寧侯仇鸞為大將軍諸道兵悉屬馬賜襲衣玉帶上尊及千金又賜封記文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啓奏進以楊守謙為兵部左侍郎總督各路戎務衛京師都督陸炳提督皇城諸門譏察不虞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釁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階奏釋故叅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效分遣京營諸將營於城內外各巷陌間京營兵素未見敵驅之出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連日夜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都督陸炳請出太倉米減直濟流徙老弱俱報可時變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各輕騎馳至未賫糗糧制下搞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開庾發粟則囊釜甑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疲都督陸炳言戶部臣失預計軍興糧餽不支士多餒死帝怒奪尚書李士翺以下諸官職戴罪辦事俺答兵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火日夜不絕郊民扶攜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號痛之聲徹于西內帝命啓而納之是日俺答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往返六門外仇鸞率勤王諸兵不敢擊時時遣義榮與之通許貢市以自安辛巳至東直門執御廐內八人以去不殺縛之見俺答踞坐氊帳中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為我致書自解送歸見帝啓書多嫚語求入貢壬午帝召大學士嚴嵩李本尚書徐階對於西苑出書示之曰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唯上主之帝曰正宜商議階曰寇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策一無所有宜權許以款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帝曰茍利社稷皮幣珠玉皆非所愛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萬一有不能從將柰何帝

踈然曰卿可謂遠慮階因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難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令退出大邊外別遣使齎番文因大同守臣為奏事乃可從往返間四方援兵計皆可至我之戰守有備矣帝曰卿言是命出集廷臣議日午羣臣畢集階出俺答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緩兵否則益兵破京師羣臣相顧莫敢發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奏請上裁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曰此不必問問則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說進者萬一許貢則彼必入城三千之衆恐烏蠻驛中莫之容也且彼肆深入內外夾攻何以禦之不幾震驚宮闕乎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迫而許之何異城下盟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邀使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力叱起羣臣俱難之奏入乃止是夕火光燭天德勝安定門北人居皆燬上在西內大震懼闈中官稍稍道貞吉語乃馳使召入對給筆札命疏所欲言貞吉上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詔罪己追獎故都督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給事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為城守遣官宣諭諸營兵使力戰且士不力戰以主將多冒首功令誠得首功一郎予金百捐金不十萬賊且盡矣帝壯之擢貞吉為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稱詔齎五萬金宣諭行營將士通政使樊深條禦寇七事中言仇鸞未聞一戰非士不用命即主將養寇要功乞密遣近侍詰狀書奏上大怒黜為民　癸未寇由鞏華城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保定皆震時帝久不視朝吏部尚書夏邦謨疏言人情洶洶非上躬御正朝延見廷臣不足以塞天下望振威武許之是日文武大臣具服待命闕下晡時帝始出御奉天殿降勅切責諸大臣還宮羣臣就午門跪聽宣勅皆惴慄計有處分迨散門且下鍵矣乃勅遣官校逮繫駐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巡撫薊遼都御史王汝孝及薊州總兵羅希韓詣京即訊已而儀至下獄以畏懦不戰削

籍去汝孝以道梗不及逮初儀至通州命營兵屯戍城外而身閉閤臥城中會仇鸞引兵至敵少卻鸞兵往掠食諸村落儀發兵捕執下獄死者十數人鸞兵大譁欲甘心儀時巡厰御史上其狀帝怒故逮治之尋以巡按御史王忬為僉都御史代儀守通州　甲午執兵部尚書丁汝夔及左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初寇逼通州汝夔聞警束手無措遣募哨敵虛實者出城不十數里道遇扶傷者輒奔還妄言見敵某所城中輒震已而言不信汝夔不加罰復募他卒偵之如故城中數震而成國公朱希忠理京營兵多役占行伍不足恐兵少見且獲罪乃東西調掣為掩飾計士疲不得息多出恚語而莫曉誰調爭訾汝夔欲魚肉之語稍聞禁中時宣府延綏遼陽山西援兵悉集廩餉不能給兵饑怨望仇鸞大同軍尤無律往往椎髻劫掠村落中時被逋獲或自詭為遼陽軍遼陽軍者朶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賊中語遼陽實導我來者故京師訛言遼陽軍叛而鸞方被寵遇雖獲大同行掠者有司不敢置之理必以聞帝謂大同軍首入援行掠亦出饑寒令付鸞自處鸞復置不聞汝夔不得已乃下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無忌民苦之甚於賊大同軍既自詭為遼陽民間不知遂謂汝夔山東人以鄉曲故庇遼陽叛軍及寇薄城下汝夔益惶急恐喪師令諸將勿輕戰諸軍故恇怯不敢戰皆諉言汝夔禁不發民間益歸罪汝夔而鸞機譎謀于大學士嵩嵩謂敗于邊可隱敗于郊不可隱飽將自去惟堅壁為上策鸞數稱率兵往擊賊賊實在城下顧遠屯郊坰外不敢近城中莫知鸞擊與否鸞得死賊首六級奪馬十餘詐謂戰得之守謙被命屯城下又以兵少故不敢一擊賊帝聞之益謂鸞遠出禦敵而守謙畏懦不出師與汝夔并切責之諸中貴園墅在城外又多所殘毀爭泣訴帝前謂守謙汝夔貳于賊帝時從高望城外火已心恚諸治兵者由是益奮怒不誅一大臣亡以懲乃捕

汝夔下詔獄就廷訊使使自軍前逮守謙入下法司議罪以聞命王邦瑞攝兵部艾希淳代將守謙兵于是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少卿沈良才等論汝夔守謙罪當斬而爰書冗長錄不速竟帝坐齋宮趣獄具不得謂黯等比周將有所規免俱逮繫獄各廷杖有差汝夔守謙俱棄市流其妻三千里外子戍鐵嶺衛　謫左諭德趙貞吉荔浦縣典史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于西苑直房嵩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通政趙文華趨入顧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怒曰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乃佯薦貞吉出城賚銀勞軍方北騎充斥徵發旁午戶工二部官皆得罪犒銀不時發諸軍分屯城外貞吉僦民車致銀仇鸞所鸞不受敵騎已稍遠貞吉計無所出賚勑巡城外偏給諸營而還復命嵩謂貞吉狂誕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東非是下獄杖九十有是謫　己卯俺答引而西前後所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既滿志捆載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京師外以為疑兵諸道兵悉屬大將軍凡十餘萬騎相視莫敢前發一矢俺答至白羊口守將阨險禦不得出稍棄牛羊婦女等復擁衆東南行至昌平北猝與鸞兵遇鸞出不意倉卒幾不能軍敵縱騎蹂陣而入殺傷千餘人幾獲鸞以裨將戴綸徐仁力救僅以身免乃更取平民首上之自以為功寇騎遂長驅至天壽山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奪道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解嚴九月辛卯朔俺答悉衆出塞疲甚又顧戀輜重不能軍諸將故怯兼白羊之敗愈不敢逼徐尾其後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還其前後禦敵有功者大同遊擊王祿戰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匹山西遊擊柴縉戰平昌奪還男婦二百四十二人都督仇聚戰海店生擒四人既而鸞報功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　遣戶部侍郎駱顒賑撫被寇諸郡縣掩骼埋胔慰集瘡痍　罷

京營提督太監高忠成國公朱希忠遂安伯陳鏸改十二團營為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總三營曰戎政府以咸寧侯仇鸞入理之為製印章重其任以王邦瑞協理戎政為鸞副邦瑞奏用兵部主事二人給事中御史各一人議論多牾鸞主事申燧復持法不為屈疏京營弊政乞釐革之鸞怒密陷燧出補外乃言京營用給事中御史不便皆革之　置薊遼總督大臣以薊州保定遼東三鎮隸焉改孫襘為兵部侍郎總督薊遼未幾以何棟代之　冬十月募諸道兵入衛京師山東山西河南諸府歲集京師練備秋防秋後復散去以是為常如踐更卒例復選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以京營將分練邊兵從咸寧侯鸞之請也兵部覆言二鎮京師之門戶禦寇者不干門戶而與之格鬬於堂奧之間鮮不危矣帝不聽第免二鎮卒不預徵于是各邊共選六萬八千餘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之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而京師在邊者不任邊責恣意朘削自營人人自危矣　仇鸞請駐師宣大間整飭兵甲俟冬月大舉以紓華夏之氣乃班師入衛以備秋防帝嘉之命兵部會官集議兵部左侍郎史道戶部尚書孫應奎工部尚書胡松等上議曰俺答犯順深入郊圻震驚陵寢荼毒元元罪在不赦皇上深懷大計欲興問罪之師而復有敵愾禦侮如鸞者身任其事臣等僉謀俱如鸞議卽今整齊士馬臣道等之職預儲軍餉臣應奎等之職利精器械臣松等之職帝悅從之　十一月仇鸞請易置三輔重臣以大同總兵徐珏駐易州以徐仁代守大同而宣府薊鎮總兵李鳳鳴成勳互易其地帝命兵部從之于是王邦瑞上言予奪者朝廷之大權命將者天子之重柄祖宗時總兵正副官皆兵部會同府部大臣集議每上一人恭候裁定所以愼重防杜其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今鸞坐名擬任更易四將則九邊握兵柄者有不目屬鸞向妄生覬覦者乎皇上聖明推心督

帥何所不可臣愚以為國家典制關係非輕聖人舉動萬世作則臣待罪本兵不敢不言帝曰
戎政初修忠賢是託況朕有密咨非鸞專權爾兵部若隨事效忠用無不當不待更易矧勞朕
心耶一籌未發而攻毀之謀國之忠固若是乎復諭廷臣曰昔吾太祖兵柄多委任諸大將未
有作謗者邦瑞以敵退未受加擢故為是言是猩鵰之怨上也夫破格舉事而盡忠者乃不能
容倘敵再至其效汝夔之誤國乎邦瑞聞諭莫知所措仇鸞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搗巢歷久
不擊乃稍出近塞夜襲敵營斬老弱數級而還鸞自劾無功上不問乃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
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各省布政司貯積且督歷年逋賦時鸞恃寵作威福所上
疏既自內批行之不下兵部議王邦瑞屢疏辯之鸞擠之遂落職去禮部尚書徐階極言北征
事難以成功且後患有不可測議乃稍寢

谷應泰曰明制內立京營外列邊戍邊卒屯守要害蕃衛神京京營羽翼王室填撫中夏
有事不相徵調無事不忘訓習制甚周也嘉靖時坐營大帥半出勳臣紈以耳貴括讀奢
書兼以勃鞮制閫魚朝觀軍戎伍貔貅入侯門之廝養羽林組練於中貴之蒼頭游手市
閑不操寸刃厠身兵籍濫食數丁于是京營一制幾同贅疣矣庚戌之事主邊兵者仇鸞
主京兵者丁汝夔也逆鸞私盟俺答賄路避兵鄭牛私犒用伐秦謀晉馬入陳故假虞道
葦弦萄息果如是乎汝夔選懦素不知兵驟聞邊警悉遣禁軍倉皇就道莫知適從而敵
騎已蹂躪內地王師外潰于潼關烽火內達于甘泉矣然後索虎旅于空營求兵仗于武
庫楚軍不戰皆化蟲沙晉國先聲愈搖風鶴傳檄召募命曰義軍編列市人驅之城堡京
營至此尚可問乎至于邊軍雲集九門敵騎長驅都下便當四面合擊隻輪不返而乃懷

光便橋屯兵不進宏淵靈壁搖扇清涼楚兵皆屬冠軍邯鄲全恃晉鄙長戟不施長鎩不刺邊軍亦復至此國家武備真無可恃矣乃始親御午門召問百官時無樊噲僅有終生急散陳平之金親叩亞夫之壘宋義堅不渡河魏將虛名收趙惟有亟斬丁公先除元振奈何守謙無兵而使戰仇鸞不戰而陳俘賞加元惡聚出無名當時俺荅實無志中國縱掠而歸不然幸則奉天梁州變且晉愍宋欽矣前車既覆後軫方遒汝夔出京兵以防邊仇鸞召邊卒以實京揚水之卒圻父以卒召當誅涇陽之兵德宗又以未雨失算亟罪酬功國是全非焦頭曲突人謀兩誤嗟乎已無澶淵之智尚思衛霍之功上表出師鸞欲誰欺乎百官明知其詐謬為陳情以逭上譴蓋世宗所惡者直言而不必其忠所喜者殺戮而不必其當朝有直言則損其明朝有殺戮則損其武究之嵩本賄政當褫鸞已家居失職必欲强予將相之位成其亂賊之名身誅族滅為世指笑吾故曰嚴嵩仇鸞亦無死道其死也世宗殺之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

俺荅封貢

世宗嘉靖八年冬十月吉囊俺荅寇榆林寧夏塞總督王瓊率兵禦却之初小王子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阿爾倫既死二子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阿爾倫子卜赤而阿著子二曰吉囊曰俺荅强甚小王子雖稱君長不相統攝也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地肥饒俺荅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為寇其後漸强盛有騎十餘萬遂雄於諸部滿官嗔等八營皆服屬之時時入寇瓊乃請修沿邊垣墉起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　十月俺荅寇大同掠

井坪應朔

九年夏五月俺荅犯甯夏時俺荅與小王子吉囊諸部或合或分時時犯塞至是入甯夏六月入宣府

十年春三月入大同塞秋九月犯陝西冬十月犯大同旋出松潘犯西川西境自是無歲不入寇前後殺畧吏民剽人畜以億萬計

十九年七月俺荅諸部大舉犯宣府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九子言北部哈剌嗔糾俺荅几祿吉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共十餘部禱旗晾馬負十日糗糒入塞比報至俺荅已過聖順川抵蔚州所過盡破關隘殺人盈野總兵白爵禦之戰于水兒亭敗績總兵雲冒又敗績于連雲堡俺荅留宣府境內兩月始出塞　八月朶顏革蘭台結吉囊俺荅分道入大同大掠太原諸處初大同之變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荅諸部俺荅擇其黠桀者多與牛羊帳幕令為僧道丐人偵諸邊或入京師凡國中虛實盡走告俺荅其有材智者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署為長至是俺荅率諸部入塞大同鎮卒陰遣人與約勿掠我人畜我亦不鬬汝俺荅諸部喜與折箭而去乃竟越大同由井坪朔州抵雁門破靈武關入岢嵐興縣交城汾州文水清源諸處殺掠人畜萬計過大同卒以所掠輜重遺之求假道焉巡撫大同史道總兵王陞若不聞宣府總兵白爵調赴應援亦觀望不戰巡撫山西都御史陳講告急事下兵部尚書張瓚曰寇且退矣何事張皇俺荅吉囊縱掠既飽乃旋出塞　十二月俺荅吉囊寇大同

二十年九月吉囊入大同塞大掠太原等處又越而南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已而吉囊出關未及塞俺荅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甚衆上命宣大總督樊繼祖發兵應援繼祖

竟不應援俺荅縱掠而去

二十一年夏六月俺荅入大同大掠太原而南時吉囊掠忻代倡佞縱淫樂不休病髓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套中而俺荅日强盛有子曰黄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于父俺荅乃糾青台吉呪刺哈哈刺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等各擁衆數萬入大同塞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刃矢銛利望之若氷雪然不輕與我戰即餘騎足扼我矣至是經朔州破雁門關掠太原而南京師戒嚴　秋七月廷議懸賞格斬俺荅頭與千金官不次其下偏裨三百金官三級無有應者俺荅乃擁衆越太原列營汾水東西掠潞安平陽諸州縣上命翟鵬提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諸軍務未至諸軍連營不相統攝皆觀望不戰縱寇深入俺荅大衆駐平遥介休間散騎入山落中殺掠人畜輜重迤邐就大營諸將竟無肯乘險邀擊者已而俺荅大得利整衆且歸副總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起營約誓諸將躡寇力戰諸將皆閉營不救俺荅見世忠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蹙世忠圍之世忠傷矢裹創下馬步戰俺荅衆亦窘會矢及火藥俱盡俺荅益衆蹙之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逭耶復上馬督短兵接戰自巳至酉兵死傷殆盡諸軍卒無援者世忠力竭腦中二矢墜馬死部將張宣張臣痛世臣死亦力戰死之俺荅既勝復分掠定襄五臺盂縣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殺掠人畜十餘萬乃從廣武出關安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而去俺荅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始出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擄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二百萬衣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詔贈世忠右都督立祠祀之

二十三年秋九月俺荅入大同塞總督尚書翟鵬禦却之　冬十月俺荅破宣府塞入紫荊關

時以巡撫朱方請撤防秋兵太早致俺荅深入翟鵬不能禦俱逮繫下獄鵬削籍方杖死闕下

二十四年加總兵咸寧侯仇鸞太子太保鸞寧夏人祖鉞以襲寘鐇功封伯已平河北盜進封侯鸞粗悍敢大言朝臣俱薦之襲封守寧夏先是吉囊寇甘肅鸞與總督侍郎張珩巡撫張錦禦却之遂上言督兵禦寇追至朵蘭地及之大戰一日凡五捷斬首百餘級及斬吉囊子狼台吉而竄其昆季廝養卒姓名於籍中稱有功書上兵科劾鸞奏捷辭多虛構意涉夸張往歲黑山墩之捷謂馘吉囊子太不孩意成空言今復以衣鎧鮮華謂為狼台吉濫引勤王之語妄覬封侯之勳宜行勘覈帝曰勦獲既多厥功可嘉其加鸞宮保任一子所鎮撫

二十六年夏四月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上言俺荅請求入貢乞叅酌其可否巡按御史黃汝桂奏北邊自火篩為梗貢禮寖廢迄今四十餘年自嘉靖辛丑北邊諸部懷叵測之謀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今又復踵行前詐豈可輕信墮其計中蓋諸寇自庚子以來連年蹂大同深入潞澤宣府抵紫荊西掠延綏東寇遼陽塗炭我疆宇殺掠我人民凡我臣工皆思剪此以雪憤但時未可乘勢當徐圖耳故貢亦寇不貢亦寇者外寇之故習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臣之至計也事機貴乎先圖軍令重於申命乞嚴勅總督鎮巡等官加防禦上曰逆寇連歲為患詭言求貢勿得聽從其各嚴邊兵防禦如有執異處以極典

二十七年春正月俺荅入河套　三月總督宣大翁萬達上言俺荅復投譯書求貢帝命拒之

五月俺荅寇偏頭關七月寇大同　九月俺荅入宣府塞寇居庸諸處嚴嵩言于帝曰俺荅諸部以夏言曾銑收河套故報復至此帝於是益怒言不可解銑與言先後皆棄市（詳議復河套）

二十八年春二月俺荅大舉入寇畧大同直抵懷來指揮江瀚董暘迎擊之斬獲頗多力竭無

援死之總兵周尚文帥兵萬人追至曹家庄及俺荅兵大戰總督翁萬達親率銳卒繼之俺荅敗走斬首五十五獲其器鎧無算俺荅兵傷痍甚衆乃馳出塞議者謂數十年間無此戰功捷聞諸臣升賞有差　八月俺荅入宣府大同塞備禦官張景福百户成策李松力戰死之

二十九年秋八月俺荅越宣府走薊州塞入古北口圍順義長驅直入戊寅逼通州大掠密雲三河昌平諸處辛巳進犯京師壬午俺荅求入貢命廷臣集議之癸未俺荅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遂東去京師解嚴詳庚戌之變

三十年春三月與俺荅通馬市初咸寧侯仇鸞倡大舉北伐之議內實畏怯乃密遣時義結俺荅義子脫脫使俺荅以貢馬互市為請俺荅利中國貨幣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求通市佑以聞帝命羣臣集議鸞力主之羣臣弗敢異上從之乃以兵部侍郎史道往大同總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力言不可畧曰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俺荅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曰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以堂堂天朝而下與邊臣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天下豪桀日夜磨礪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和欵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豪桀效用之心其不可四庚戌之變頗講兵事無故言和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往者邊臣私通外寇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交通之門其不可六伏羌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怛而議和啟內地不靖之漸其不可七俺荅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有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俺荅輕中國之心其不可八俺荅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

之邊彼負約不至未可知也或因互市而伏兵若吐番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護他部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隳俺荅狡詐之謀其不可九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年之後彼馬少而我帛亦不計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策其不可十凡為謬説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俺荅至無厭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于羈縻此一謬也曰互市之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彼亦安肯損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于朝貢而中國之捐資以奉寇益大矣此三謬也曰彼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于己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匪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敢有為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于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慴俺荅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皆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為陛下勒燕然之績懸俺荅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後世疏奏帝連閱頗然之下內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嚴嵩等唯唯莫敢以為是鸞憤然曰豎子目不識兵宜其易之乃密疏搆之而帝意遂中變下錦衣獄拷訊繼盛持論不變獄具謫狄道典史

夏四月宣大馬市成史道主市事每一馬償帛若干俺荅驅馬至城下計直取償事竣俺荅貢良馬九乞再為市仇鸞請勅厚賚之賜衣幣甚渥遣官宣諭朝廷恩威仍勅嚴飭部落勿得生

事開邊釁　秋七月俺答獻叛人蕭芹等初華人蕭芹張扳隆王得道喬源丘富等六十餘人潛出塞降俺答俺答任用之丘富每教以火食屋居俺答竟不敢屋居也為築板升處之至是馬市通俺答頗利之芹等弗肯請仍謀入塞剽掠俺答不悅仇鸞遣時義啗俺答以利諷令縛獻芹等俺答以為然遂擒芹及扳隆得道等三十餘人械至大同塞下納譯書於總督史道所道以聞其丘富喬源等三十五人俱走免芹等伏誅詔進仇鸞史道官爵餘各陞賞有差　十二月俺答寇大同初史道主宣大市事俺答以羸馬多索價直弗予輒大譁入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併所得羸馬掠之去俺答衆日往來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為言將士不敢拒各邊垣及諸營堡俱壞戍卒盡撤俺答遊騎可長驅至城下矣史道上言俺答無馬者許以牛羊入市酬粟豆科道交章阻之俺答又請開市于遼東巡撫遼東許宗魯移書兵部反覆陳不可狀事得寢俺答知市利不博是月三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數日之內俺答三入寇似與通市情實相左乞勅邊臣多方備禦仍遣使俺答宣示恩威令其約束部落勿啟邊釁每歲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復求請倘若服從與通市如故若面從心違據實奏報一意戰守可也兵部尚書趙錦言自古禦寇之道戰守為上羈縻終非上策乃開市甫畢而旋三入寇防微杜漸誠宜審處上命督臣偵探備禦并嚴私通之禁三十一年春正月俺答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上言俺答敢於歲初擁衆入犯可見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之計惟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宜行各邊臣合兵征勦仍勅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事征進勿得隱忍顧忌釀成大患帝曰俺答非時擾攘邊兵不能防禦皆因平日恃馬市全不設備故爾令後一意戰守如仍前觀望重懲不貸　二月俺答復入大同塞時仇鸞

佩大將軍印偃蹇畏懦不敢發兵征進又恃通市亦不嚴飭邊將防禦而大同總兵徐仁復驕縱聲言馬市既通無庸戍守恣意朘克巡撫都御史何思亦以通市故即有警輒匿不以聞有拒殺零騎者抵死以故俺荅衆出入關隘無復顧忌動以責市為名往來官寺有司廩餼惟謹稍拂意輒大鬨甚至直入堡城奸辱婦女莫敢誰何至是俺荅衆萬餘入塞直抵懷仁大掠徐仁等各擁兵觀望不擊遊擊劉潭陰遣人結俺荅嚮路獨中軍指揮王恭率所部禦之戰于管家堡力屈死之俺荅得利遁去代府饒陽王上言其事上命逮徐仁劉潭等詣京即訊議處何思削籍王恭贈都督僉事任一子祠祀　三月罷馬市時邊防久廢言官屢以為言仇鸞亦慮禍及密疏請止乃罷市召史道還帝命復言開馬市者論死著為令于是兵部上言往歲宣大戍卒自足戰守自簡銳卒入衛京師衆分勢散致調各鎮兵赴援奔命罷勞餽饟繁費數年以來費百餘萬後將何繼不若以本鎮土著壯夫補足原額庶供億可省而戰守足恃從之初總督翁萬達修築宣大邊垣千餘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頗完固後以通市故大半為俺荅衆所毀兵部請勅邊臣修補給事中李幼滋上言敵壘卑小宜於垣上增築高臺營建房廬以棲火器俱從之　夏四月大將軍仇鸞帥師出塞襲俺荅于威寧海敗績而還　朶顔三衛導俺荅衆數萬由遼東前屯衛撤去邊垣七十餘里掠至寧遠備禦官王相力戰死之詔贈相都督同知時俺荅數寇邊薊皆朶顔導之為患益劇　秋七月俺荅寇薊州塞先是遼東報至仇鸞請行邊已而中止至是薊州報愈急鸞當出禦適疽發背不能出師然顧戀大將軍印不肯辭又無有敢言易將者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言大將軍病不能禦敵而印在大將軍所諸偏裨令不行請暫假大將軍印自將兵禦之帝謂本兵不可出師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

將將兵錦乃夜馳至鸞第收鸞印綬以總兵陳時代鸞佩大將軍印鸞聞大恚疾益劇遂死時上已心知鸞奸逆未發命都督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動靜得其諸奸事欲即發尚恐無案驗會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遂以八月十一日出奔居庸關犨華城諸處欲叛出塞炳知之使關吏及邏者執之以聞詔下獄炳乃盡發其前後交通納賄諸亂政狀帝大怒令諸司會鞫之下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其屍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等皆斬籍其家下詔布告天下俺荅聞之引去趙錦亦以初附鸞謫戍于是帝諭更戎政悉改鸞措置約束　冬十月宣大總督蘇祐與巡撫侯鋭總兵吳瑛奉詔出師北伐鋭率數萬人出塞襲擊俺荅幕俺荅知之會兵逆擊殺把總劉欽等七人士卒死者無算瑛等急斂衆歸塞內巡按御史蔡朴上言其狀因劾祐鋭詔不問仍命卹劉欽等

三十二年閏三月俺荅寇大同副總兵郭都出戰死之詔逮巡撫侯鋭為民予都卹典　夏四月巡撫宣府都御史劉璽上言修築邊垣須用磚灰以圖永久山西一鎮須用六十餘萬請給發御史秦朴亦言土沙易圮費當不貲俱下兵部議尚書聶豹言奏乞之數六十餘萬則經營必須十年財力既不辦況曠日持久無救目前可姑為旦夕防禦之計日後別圖永世之利從之　冬十月朶顏糾俺荅率衆二十萬薄古北口烽火達京師帝懲庚戌事憂日旰忘食遣使偵諸軍戰守狀總督薊遼侍郎楊博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甚力俺荅百道攻塞垣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聞帝大悅即軍中賜博衣一襲發帑金萬兩犒將士博承命宣朝廷威德諸將士人人喜勇氣益倍與俺荅守八日俺荅不得利乃引退猶徘徊數舍外不即去博募敢死士持火械夜數入其營擾之寇衆倉皇宵遁去

三十三年秋七月俺荅衆數萬入大同塞官軍敗績逮總督尚書蘇祐巡撫齊宗道于獄十二月俺荅寇大同總督侍郎許論巡撫都御史王忬徵兵擊走之

三十六年秋八月俺荅衆二十萬入雁門塞破應州四十餘堡總督楊順縱兵殺避難兵民上首功以自解已而辛愛妾桃松寨私部目懼誅來降順上其狀以為功辛愛俺荅子士馬雄諸部且入寇順懼上言俺荅叵測欲脅朝廷歸之敵故薄順等無能且黠甚詐言以叛人丘富來易順信其言予之辛愛戮桃松寨丘富竟不可得順懼罪賂巡按御史路楷隱其事給事中吳時來聞之上言桃松寨來降不過寇中一亡婦耳苟明於啟釁之媒拒之勿納可也始則張皇己功既而輕墮敵計乃行賂按臣相為欺蔽然則朝廷邊餉之用祇借順等潤家之資耳疏入上怒逮順楷下獄削籍以兵部尚書許論比順楷亦罷之

三十七年春正月俺荅圍大同右衛不克　四月命兵部尚書楊博出督宣大軍務時右衛圍久不解議者以為非博往不可遂有是命仍虛部中位以待之博乃徵諸鎮兵聲言出塞北伐羽檄日數十下俺荅聞博至乃引去守將尚表拒守四閱月誓志勵衆死守不屈博上其功優敘之王德戰死奏立祠加卹參將周現潛通俺荅奏褫之自是邊人俱砥礪思自奮博因陳善後二十餘事築牛心諸堡為烽堠二千八百餘所濬濠千餘里五旬訖功帝大悅加博太子太保

四十五年春正月俺荅寇宣府塞西陽河先是朶顏革蘭台影克每歲引小王子諸部寇薊遼四十二年由墻子嶺直犯通州京師震動而宣大諸邊頗安靖至是復入寇宣府旋引去

穆宗隆慶元年夏五月俺荅犯大同參將劉國引兵禦却之　九月俺荅子黃台吉擁衆窺同

陵後南山上命總督劉燾率兵防護陵寢俺答寇山西石州陷之殺知州王亮留壁石州剽掠交汾等處山西騷動會有薊鎮之警京師戒嚴上命羣臣議防禦策大學士徐階條十三事時俺答入邊已二十餘日勢甚橫已雨潦連旬馬多死皆杖馬箠徒步歸所剽獲不能盡載往往遺于道甚衆十餘日始盡出邊而官軍無一人邀擊者大同總兵申維岳孫吳等覘俺答既去汾石始約兵進戰及俺答出岢嵐東北孫吳以非已信地引還大同維岳等終不敢戰而還十四日俺答始悉去諸將乃稍稍出獲奸細明海等及他老幼疲弱掩襲得之以為功諸將獨方振一與俺答遇九月逐俺答于嵐縣稍稱敢戰而已事聞詔奪督撫鎮諸臣官聽勘而逮諸將至京鞫之議功罪賞罰有差時邊臣巽愞怠玩擠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寇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罰將士始知畏法焉

二年夏五月兵部言山西一鎮舊以大同為藩籬警備差少自嘉靖壬寅失事之後大同棄墻不守遂與俺答為隣三關邊隘皆俺答必犯之地矣然鎮臣尚在內地俺答必糾合諸部乃敢深入故在關內則憂大舉傍老一帶逼近寇巢居常則有遊騎出入之苦遇冬則有套騎履冰之備故在關外則慮零寇今甯武在忻代偏岢之中既以總兵駐師便於東西策應而關外一帶宜增設防禦請發太僕金益募軍買馬以備之上令施行

四年冬十月癸卯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之子也幼孤育于俺答妻一刻哈屯所命僕阿力哥之妻乳焉及長那吉多智有口辯俺答娶壻比吉女為之婦不相能復聘兎擋金的之女適俺答長女啞不害有所生三娘子者貌甚豔麗已受襖兒都司聘俺答奪取之襖兒恚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即以那吉所聘兎

擒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與人吾不能為若孫吾行矣遂與阿力哥同妻比吉女等十人南走叩關請降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因而為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蠡袄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搆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搆則以師助之外以溥興滅扶危之名而實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為不可御史葉夢熊爭尤力上曰寇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為指揮使阿力哥為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尋亦悔遂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命百戶鮑崇德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俺答頗銜之乃留崇德隨遣騎覘之則那吉方蟒衣貂帽馳馬從容歸報俺答與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于叛人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臾無間言　十二月俺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索那吉許之先是山西妖人呂明鎮以白蓮妖術謀不軌全與邱富等從之事覺明鎮伏誅富與全率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國王之屬叛歸俺答駐邊外古豐州地名曰板升已而我百戶張文彥遊擊家丁劉天祺邊民馬西川等二十八人悉往從之衆至數萬因尊俺答為帝富犯邊死全等治第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至是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古受其獻悉送闕下誅之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攜其妻以歸崇古以款俺答功加少保尚書巡撫方逢年兵部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遴各陞賞有差又加恩輔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殷士儋及原任大學士趙

貞吉等五人
五年三月己丑封俺答為順義王及其子弟部落為都督等官俺答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王崇古疑吉囊大把都未與盟恐有詐未許蓋吉囊者俺答兄老把都兒昆都力哈俺答親弟也吉囊死子四長曰吉能皆為俺答姪而元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部又多其支屬俺答于諸部為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內附始可假以王封得比三衛例崇古以此脅俺答俺答以土蠻故主力不能致為辭而崇古獨自計老把都與土蠻善且內親黃台吉會黃台吉使來乃令其約老把都以拾土蠻與俺答會同請封因可以破三衛交搆之私至是俺答始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請通貢開市以息邊氓詔下羣臣廷議定國公文壁吏部侍郎張羅等二十二人為可英國公溶戶部尚書張守直等十七人為不可工部尚書朱衡等五人以為封貢便互市不便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上卒如崇古議封俺答王號貢期聽於三四月後一行互市之數先定馬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諸物不得闌出賞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緞八表裏　五月總督王崇古為俺答陳乞四事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二請許貢入京比于三衛各貢使貢馬三十疋三請給鐵鍋議廣鍋十觔煉鐵五觔尚未可為兵器洛鍋生粗每十觔煉鐵三觔宜可給與以敝易新四請撫賞部中親屬布段米豆散所部窮丁塞上仍許不時小市　六月順義王俺答使恰台吉打兒漢執趙全餘黨趙崇山穆教清張永保孫大臣及妖人李夢陽等求獻上嘉其誠順賞白金三十兩彩幣四表裡恰台吉等各十兩一表裏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上疏陳六漸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屬部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又

言黃台吉嚮化不醇他日必為邊患大學士高拱言嘉靖十九年北寇求貢當事憚於主計斬使絕之三十餘年邊民肝腦塗地此往歲之明失今其感恩慕義直受而封錫之猶非要領之圖夲意之所在也及此閒暇積我金修我險練我士整我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皆得次第行之彼若背約遂興問罪之師進退各有餘地苟見一時遂爾偷怠良時不再得邊備寢弛難振矣上嘉納施行

六年九月俺荅貢馬二百五十匹時穆宗已崩神宗即位　十月授俺荅兒子永邵卜大成都督同知　十二月遣俺荅舊使火力赤奴謀赤北還嘉靖間奉使六人以俺荅內犯下獄二十年餘俱物故至是釋之

神宗萬歷元年三月頒順義王俺荅番經幷給鍍金銀印

二年十二月順義王俺荅子賓兎求河西互市邀索刀仗朝議絕之兵部言以一部啟各鎮拒絕之心非計也宜諭俺荅令其子改圖遂令督撫臣諭之

三年夏四月賓兎駐牧西海役屬皃革白利等番屢擾邊境詔陝西總督諭俺荅嚴緝賓兎俺荅言賓兎因甘肅不許開市苦窮違途遠巡撫甘肅都御史侯東萊上言賓兎屢侵諸番以報其掠馬因圖請市河西彫敝開市為難苟可安邊何惜甘肅一垣而不以縻之也上從之遂立大市於甘州小市於莊浪　十月俺荅乞佛像蟒段且城市成求賜名賜城名福化量給其請

是年黃台吉改貢市於新平堡

四年十二月銀定台吉所屬嘗盜邊絕其貢俺荅聞之從彼法罰羊千馬二百駝二詔宥之已服罪馬駝等不必進

五年二月順義王俺荅執叛盟獻鶴等四人上賜俺荅幣諭叛者如法　三月俺荅請開市茶馬又求都督金印朝議以請屬部並無金印宜諭遣上從之　九月俺荅上書甘肅巡撫復求茶市初西番氈藏請納馬保塞廷議勿受巡茶御史李時成上言氈藏生西番中俗極遠未嘗通貢市一朝率衆來降彼實畏我威靈第以洮西極邊地更得此族不益厚固藩籬耶矧今急須馬何為拒之上從之俺荅以番人入漢久且慢我遣大都巴石虎啟幕府請得比番開茶市廷議且許之李時成復奏言俺荅今求茶市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夫洮西一帶抵嘉峪金城綿亘數千里番族星羅西寇之不敢長驅而南以番為之蔽也顧番人須茶最急一日無茶則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懸于中國俾世受約束藩我西土脫以茶市假之俺荅遂利而專意於番番求生而制命于俺荅彼此合一其遺患可勝道哉上是之兵部謂茶市不可許但俺荅稱迎佛僧寺必須用茶量給數十篦示恩報可俺荅復求開洮州茶市進馬五百疋諭止之

七年秋俺荅請寺額詔名其寺曰弘慈

八年秋八月加順義王俺荅次子不他失驃騎將軍常漢我不良台吉等百户

九年秋八月順義王俺荅上表貢馬　十二月順義王俺荅死賜祭七壇采幣十二雙布百疋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黃台吉上謝表貢馬黃台吉者俺荅長子也嘉靖時有精騎萬餘庶弟曰青台吉精騎半之俺荅老矣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俺荅予萬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黃台吉日夜扼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及俺荅歸欵益老而厭兵且佞佛聽番僧言戒殺掠而朝廷威信亦足以服之以故十餘年終保塞不敢南犯先是王崇古入為大司馬繼崇古者方逢時吳兌代為總督各部俱貢市無失期而三娘子切切

慕華不時款塞常詣克兒兒女畜之情甚暱或三娘子致手書索金珠翠鈿兒隨市給與以敦和好部落中間有梗化者三娘子時時報聞督府得預為備

十年總督鄭洛遣通事馬應時伴為趣貢事陰以調之三娘子遣土骨赤請寬假辭以無嗣王表文空其印

十一年閏二月黃台吉襲封順義王更名乞慶哈黃台吉先配五蘭比妓後受西僧給納婦一百八人以象數珠俺荅死黃台吉將收三娘子三娘子嫌其老病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三娘子別屬我封此黃台吉何用乃命人說三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婦耳于是三娘子逼于利害乃歸之黃台吉襲封僅四年三娘子佐之貢市惟謹

十四年二月順義王黃台吉死子扯力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荅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以己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荅用事臣恰台吉不從陰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為妻三娘子名哈屯別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至是黃台吉死扯力克當嗣督臣鄭洛復諭扯力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與娘子聚則封不亟聚封別有屬也扯力克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帳中合婚其部落牙荅漢盜我助馬堡洪賣盜我偏頭關三娘子俱罰治如法

十五年秋七月封扯力克為順義王三娘子為忠順夫人

十八年大學士王錫爵上言吉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封款十九年順義王扯力克以助火落赤敵罷市賞兩年來與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人史二致塞上請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為都督史二即豬力克兒安兒壻也仍寬假其罪分列于龍門滴

水崖史二亦欵服二十年來吏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辦啜啜追咎首事此一反也武官釁下求安專啚欵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鬬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為熟套以日月玩愒為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逃責於已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臣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葢欲少省議論使當事可以措手暫寬文法使文武貴于同心上是之

四十一年春二月扯力克既歿卜失兔以長孫嗣封而素囊阻之越冬講乃成于是總督涂宗濬以爵禮請詔卜失兔襲封順義王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西僧哀乞葢授都綱遣官賫封勑至邊各散去不受御史李若星疏論卜失兔抗旨回巢踰年告欵塞上乃始受封其部落多散失遂不競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江陵柄政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秋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

穆宗隆慶元年二月加恩侍從藩邸諸臣以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直內閣四月進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二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保　八月居正上疏陳大本急務六事一曰省議論凡事不貴無用之虛詞務求躬行之實效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不為揺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一曰振綱紀近年以來綱紀不肅摸以模稜兩可謂之調

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伏望刑賞予奪一歸公道而不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一斷宸衷而勿紛更乎浮議一曰重詔令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格廢不行至十餘年未竟者文卷委積多致沈埋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乞勅下各司嚴立限期責令奏報違者查參一曰覈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勅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一曰固邦本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强兼併賦役不均花分詭寄偏累小民乞勅內外諸司悉心清理一曰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位雖缺而糧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冒占隨宜募補從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以撫養戰鬬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勇併守墩堡臣考前代及吾祖宗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師內外守備單弱伏乞勅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農隙之時恭請大閱以試將帥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外寇之謀銷未萌之患疏入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悃所司詳議以聞於是都御史王廷等覆振紀綱重詔令二事析為八則疏上上允行之兵部覆飭武備事宜一議兵一議將一議團練鄉兵一議守城堡一議整飭京營又奏大閱之禮宣宗英宗嘗行之恭請親臨較閱如閣臣所奏上曰大閱既有祖宗成憲允宜修舉其先朝整飭俟明年八月舉行餘悉如議戶部議固邦本言財用

之當經理者有十宜嚴法整飭上一一允行之　十二月廢遼王大學士張居正故隷遼王尺籍至憲㸅頗驕酗多所凌轢居正銜之而又羨其府第壯麗會告王謀反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案驗無謀反狀僅坐以淫酗憲㸅國高墻廢其府居正攘以為第後復恚朝選不附反律謀殺朝選

三年九月上大閱於京營教場勑諭戎政官及諸吏卒先是給事中駱問禮言大閱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居正力持其說上遂行之

四年十二月大學士張居正秩滿進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進少傅兼建極殿太學士

六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師　五月上不豫已酉大漸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上倚坐御榻皇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於左上困甚太監馮保宣顧命曰朕嗣統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負先帝付託東宮幼冲以屬卿等宜協輔遵守祖制則社稷功也拱等泣拜而出翼日上崩　六月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歲時太監馮保方居中用事矯傳大行遺詔云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廷臣聞之俱駭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為吾且逐若曹矣內臣還報保失色謀逐拱拱與居正俱負氣不相下居正乃結保自固時臺諫交劾保必欲斥之而高拱自以與居正及高儀同與憑几每慷慨收宮府權曰老臣謬膺托孤不敢不竭股肱凡內降命敕府部章奏自合公聽並覲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白老臣折衷之以復百官總已之義拱內慮馮保專恣與居正儀謀去之居正陰洩之保乃與保謀去拱六月既望庚午昧爽拱在直居正引疾召諸大臣於會極門促居正至拱以為且逐保也保傳皇后皇貴妃皇帝旨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

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爾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阿附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洗滌忠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拱即日出朝門得一牛車立而附載緹騎兵番踉蹌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為異聞拱去居正為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未幾亦卒以病死居正褒然首輔矣 辛酉上御平台召張居正慰勞之曰皇考屢稱先生忠臣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隨賜酒饌銀幣居正既柄政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一意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皇帝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於上召群臣廷飭之百寮惕然 八月張居正請開經筵復請更定常朝日期御門聽政俱從之上遂御文華殿日講以為常 十一月太監崔敏請買金珠寶石居正上言前六月間奉命停止今忽有此舉是前詔不信也乞暫停之以甦民力因封還敏疏遂報罷 十二月張居正進帝鑑圖說上見捧冊進喜動顏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冊居正從旁指陳大義上應如響因即宣付史館賜居正銀幣一日上御文華殿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言皇上當留意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備日弛不可不及早講求也上稱善 甲戌張居正奏請明年正月上旬即御殿日講但先帝喪未期勿設宴并免元夕燈火上曰已早停止每侍聖母膳甚簡素或逢節日具果宴不設樂居正稱善尋諭光祿卿免節間供應七百餘金 戊寅張居正上言制勅宜尚簡嚴近來過為誇侈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乎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壞制體從之

神宗萬歷元年春正月辛卯命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張居正知經筵事上甚敬禮居正每日御經筵居正以詩書入在文華殿後張小幄造膝密語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搖扇隆冬進講以毡片鋪地　庚子早朝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僞作宦者狀袖有佩刀趨走惶遽左右執之馮保立鞫之曰南兵王大臣奚自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保使密報居正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禁無妄指可借以除高氏保故甘心陳內監洪已逮洪錮禁獄令大臣供之矣先是大臣為戚帥三屯營南兵不遂流落都下為人巧捷便佞一中貴暱之至是令稱拱使改籍武進縣即令廁辛辛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劒劒首飾猫精異寶送繫廠中入以聞請究主使人居正亦上疏如保意上即付保鞫保令辛儒屏語大臣曰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來刺願先首免罪即官汝錦衣賞千金不然重榜掠死矣因使儒昇大臣金美飲食之儒日與大臣狎款即令誣拱家人為同謀獄具保飛發五校械拱僕而居正前疏傳中外口語籍籍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于吏部尚書楊博博曰迫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持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赤不懌會大理少卿李幼孜者居正鄉人亦輿疾告居正曰公奈何為此惡名污青史矣居正强應曰吾為此事憂不如死何謂我為居正禁科道官不得有言而御史鍾繼英上疏不敢明言暗指之居正怒擬旨詰問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楊博過張公必諍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輿望屬公謂公能不殺人媚人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已告為解即共過居正居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即疏處之耳守禮曰守禮敢附亂臣黨耶願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曰願相公持公議扶元氣廠中寗有良心倘株連者衆事更有不可知者居正堅不承博與守禮因歷

數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華亭新鄭遞相傾軋相名坐損可為殷鑒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內取廠中揭帖投溥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而居正忘之守禮識居正手跡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為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即上聞先政府耶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第何以善後溥曰相公患不任耳任則何難善後須得一有力世家與國休戚者乃可委治居正悟始言上前度處之上即命馮保與左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而希孝懼與其兄成國公希忠相對泣曰設畫此策也以覆吾宗急詣居正請命居正曰第見冢宰大中丞希孝泣謁溥溥曰欲借公全朝廷宰相體耳何忍以身家陷公顧亦何難公第使善詞校尉入獄訊刃劍口語所從來雜高家僕稠衆中令別識且問見高公何所今在何地立辨矣希孝如溥言使善詞校尉密諭大臣何日來則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校尉即告大臣入宮謀逆者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實或免罪大臣茫然哭曰始給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無恙官且賞豈知當實言適高家僕建至希孝雜諸校中令揚色大臣不辨也及會審風霾大晦尋雨雹不止東廠理刑白一清者謂保初問官二千戶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相國顧命大臣本無影響强我誣之我輩皆有身家異日寧免誅僇耶皆曰馮公已為具詞固有陰持之者奈何一清曰東廠機密重情安得送閣改乎頃之天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何雜治也馮保即問曰誰主使者大臣瞪目仰面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强再問爾言高相國何也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相國希孝復詰其蟒袴刀劍曰馮家僕辛儒所予保益懼希孝曰爾欲污試吏耶遂罷保密飲大臣生漆酒瘖之而內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殷內監者年七十

餘奏上曰高拱故忠臣何為有此隨顧保曰高鬍子是正直人張居正故懷忮刻必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大沮而內監張宏亦力言不可於是上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斬拱被居正齮齕杜門屏居仕宦中州者不敢過新鄭率枉道他去　六月張居正上言稽勳章奏隨事考成有遠延隱蔽者即舉劾上從之　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張居正進講言及宋仁宗不喜珠飾上曰賢臣為寶珠玉何益居正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上曰然宮人好治粧朕歲賜未嘗不節省居正曰皇上言及此社稷生靈之福也上又曰秦始皇銷兵挺可傷人何銷兵為居正曰人君布德修政以結民心為本天下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於戍卒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曰然人定真能勝天也

二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上引見廉能官做祖宗午朝之儀從之甲午上御皇極門引見朝覲清廉卓異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五人特加獎勵各賜金幣并宴　張居正進講章疏畧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知新臣今將今歲所進講章重複刪定大學一冊虞書一冊通鑑四冊進呈睿覽雖淺近之言然亦行遠登高之一助　四川西南都蠻平初隆慶時都蠻作亂張居正薦曾省吾往討之省吾有偉畧而四川總兵劉顯以在閩事被彈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竣當并閩事逮治之於是顯奮不顧身受省吾方畧以平蠻自効凡六越月諸寨悉平俘蠻長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　上御文華殿講畢問建文果出亡否張居正曰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披緇雲遊題詩於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上太息命錄詩進居正曰此亡國之事不足觀也請錄皇陵碑及高皇御製集以上見創業之艱聖謨之盛明日輔臣進皇陵碑上覽畢謂居正曰朕覽碑讀之數過不覺感傷欲泣居正曰祖宗

當日艱難蓋以天心為心故能創制顯庸皇上以聖祖之心為心乃能永保洪業因述聖祖徽時事及即位勤儉上愴然曰朕敢不黽勉法祖然尚賴先生輔導也　秋九月辛巳刑部請錄囚慈聖太后欲停之上問張居正對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皇帝即位以來停刑者再矣稂莠不除反害嘉禾凶惡不去反害良民上為請太后從之　十二月壬子張居正率大臣上御屏屏繪天下疆域及職官姓名用浮帖以便更換上命設於文華殿後時加省覽　閏十二月丁亥上御書弼予一人永保天命賜張居正明日居正侍進諫曰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自堯舜至唐宋賢主皆脩法行政治世安民不以一藝漢成帝知音律能吹簫度曲梁武帝陳後主隋煬帝宋徽宗皆能文善書畫無救於亂亡則君德之大豈沾沾一藝哉他日上日講畢問居正元夕烟火鰲山祖制乎曰非也成化間以奉母后時多諫阻今新政宜裁上曰然居正曰明年雖禫繼此當大婚又皇弟潞王出閣諸公主釐降所費甚煩宜預節省上曰朕極知民窮居正請減元日賜賚上大然之上又嘗與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甚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慈甯也居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皇上念之起還宮白慈聖即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觴歡宴而罷

三年夏五月大學士張居正上言近郡縣入學大濫宜勑學臣量加裁省并勑吏部凡所在督學臣非方正勿遣　遼東告警上深以為憂張居正對曰暑月非北騎狂逞之時必無慮既而薊遼總兵戚繼光報稱諸部解散無警居正因上疏論邊事曰昨遼東撫臣張學顏報稱寇衆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鋒已抵大甯皇上面諭臣臣已面奏料其無事今據總兵戚繼光報稱寇久解散臣又使人于宣府密偵西人青把都動靜則把都在巢駐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

屬虛聲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取勝今無端聽一訛言倉皇失措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真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敵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猶貴審察機宜沈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便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語徒使君父焦勞于上以憂四方豈僅以題覆公牘謂已畢本兵之事耶乞傳諭兵部詰以寇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并請賑各邊飢卒俱從之　八月張居正請增閣臣許之即日進吏部左侍郎張四維為禮部尚書入東閣故事入閣者止曰同某人辦事至是上手注隨元輔入閣辦事四維恂恂若屬吏矣　十一月張居正上郊祀圖考為書三冊首叙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次列儀注樂章大意遵高皇定制歲一合祀奉二祖並配上褒答之

四年春正月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四維張瀚為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罔上行私橫黷無厭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獎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嵩擅之訊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之百遠戍之時議藉藉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為解免杖奪職為民然心終恨之後竟致之死　三月戊戌上御文華殿言及唐玄宗於勤政樓宴安祿山上曰樓名勤政而佚樂何也張四維曰玄宗開元之治有三代風至天寶荒佚乃致播遷居正曰無論往代我世宗

皇帝初年西苑建無逸殿省耕勸農末年崇尚玄修不復臨幸治平之業亦寖故大寶箴云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上嘉納之　五月辛酉上視朝張居正等請覽奏章時閱聖祖所親批疏稿為法上曰然居正因簡內閣所藏聖祖手諭六十三道御製四十四道聖旨并帖共七十道上之　秋七月丁酉張居正上言致治之道莫要於安民安民之法莫重於守令守土牧民者削下奉上以希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草率以逭罪責其實心愛民者未嘗概見明春外計考察舉錯乃向背所係惟以安靜宜民為最虛文矯飾雖浮譽素隆當列下考居正又請行考成法有司以徵解為殿最於是奉行者督責小民不勝朴楚相率為怨言然賦以時起居正上言近者仰賴皇上愛人節用京通儲粟足支八年太倉銀庫所積亦少宜將明年漕糧量折十三足國裕民一舉兼得上從之時府庫充溢太僕寺亦積金四百餘萬　冬十月丙子進張居正左柱國太傅仍加伯爵祿曰先生親受先朝顧命輔朕沖年今四海昇平實賴匡弼精忠大勳言不能殫惟我祖宗列聖祐爾子孫與國咸休欽哉居正固辭伯爵許之　山東撫按劾昌邑知縣孫鳴鳳貪贓上怒甚欲遣逮張居正曰貪人固當盡治但故事俱下臺訊上曰然鳴鳳之婁乃出進士乎居正曰此人惟恃進士故爾恣肆若乙科明經尚有畏忌今後用人但問功能不可拘資格上深然之　十二月上御文華殿舉袍示輔臣曰此何色也居正以為青上曰紫也久而色渝居正曰紫易渝昔皇祖不尚袨服御衣敝甚始易享國長久未必不由此願皇上以皇祖為法節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得其煖者輕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時左右亦言民窮至鬻妻子應上供上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午上御文華殿大學士張居正言殿之東堂祀伏羲以下數聖君皇上所當法

也法古聖惟在省覽章奏日閱一二講明國事則他年躬攬萬幾無難矣上嘉納之　五月戊申諭修慈慶慈甯兩宮張居正言兩宮于萬歷二年落成令壯麗如故足以娛聖母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急也請輟工從之　嶺西羅旁平羅旁據山海間驚江急峽巖壑險絕諸猺窟穴其中前代不入版籍國初甫一定之世宗朝諸猺轉相寇掠不可撲滅督撫殷正茂旣討平惠潮寇上疏言羅旁當誅廷議不能決居正毅然言當誅舉兵部尚書凌雲翼請賜璽書屬之討賊雲翼瀕行居正謂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即令兩廣諸猺雖所在都有然乘間竊發要當審所緩急耳雲翼旣至部諸路兵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衣山破諸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賜賚有差　先是四方多草竊有司秘不以聞張居正特嚴其禁匿盜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報決有司凜凜盜亦衰止　閏八月丁亥上視朝張后正因言近因陰雨朝講暫輟恐中外不知謂皇上勤學漸不如初願日慎一日非有他事及風雨不得輟上深然之　九月上諭停刑葢慈聖太后以大婚期近也居正上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憤聖主明王不為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為妖沴氛祲之襃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從之　己卯張居正父喪訃至上以手諭宣慰視粥止哭絡繹道路又與三宮賻贈甚厚然亦無意留之所善同年李幼孜等倡奪情之說於是居正惑之乃外乞守制示意馮保使勉留焉冬十月居正再上疏乞終制不允乃請在官守制不造朝許之居正旣父喪奪情吉服視

事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因星變陳言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時大宗伯馬自强曲為營解居正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學士王錫爵徑造喪次為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怒亦為公語未訖居正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二日中行等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追琢琢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黝不惜刻心胷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鐐鎖且禁獄越三日始僉解發戍為吏慘毒時鄒元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三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　罷吏部尚書張瀚先是瀚為南京工部尚書廷推吏部瀚名第三以居正言上越次用之居正以為德希瀚報奪情議起遂邀中旨屬瀚留居正居正亦自為牘風之使留已瀚若不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居正乃令所善客說瀚瀚不聽又不欲顯居其名乃偕三尚書密晤居正動以微言居正大不悅於是有詔切責瀚謂瀚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爭惴慄各倡保留之議瀚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益怒嗾臺省劾之以為昏耄勒令致仕　丙午上戒諭羣臣曰奸邪小人藐朕冲年忌憚元輔乃借綱常之說肆為誣論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任意自恣茲已薄處如或黨奸懷邪必罪不宥時言奪情者得罪都人士皆憤怒作謗書懸長安門謂居正且反上聞之故宣諭於朝謗議稍息已而召居正於平臺慰諭甚至即日入直初居正喪次凡閣中事令吏賫奏就擬處分手詔稱元輔稱太師稱先生皆盡古師臣之禮　十一月癸丑朔以星變考察羣臣始張居正自矯飾雖或任情而敏英善斷中外

羣譽之居正亦自負不世出迨劉臺論居正得罪志意漸恣至是益知天下不見與思威權刼之矣　令天下度田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後漸減歲久滋偽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張居正請料田凡莊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埋無有隱其挠法者下詔切責之

六年春正月將舉大婚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副使給事中李涞疏言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乞改命上不允以聖母諭諭居正遂從吉　三月甲寅張居正乞歸治塋許之辭朝上召見于平臺勞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事至重朕將焉依居正奏言皇上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而哭上亦為之哽咽墮淚曰先生雖行國事尚宜留心乃賜銀印曰帝賚忠良令得密封言事進辭兩宮各賜贐金慰諭有加庚辰遼東再奏大捷上歸功張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以聞召趣還朝居正以母老俟秋上道命錦衣歸馳趣之　六月乙未張居正還朝上召見於文華西室問沿途所見稼穡如何民生如何邊事如何居正對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　十二月命纂宗藩要例書頒示諸王先是世宗朝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頗加損抑至是居正等念諸藩裁削非天子親親意乃畧舉事例未當者十一條請敕禮官集議著為令諸藩於是感激親上而厚薄親疎有體矣

七年二月上患疹慈聖太后命僧於戒壇設法度衆張居正上言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衆數萬恐生變敗俗也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為福哉事遂寢　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有水患河決入淮淮勢不敵淮揚咸為巨浸直逼泗洲患近陵寢上以問張居正因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

乃降璽書即其家拜都御史使持節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帑藏不問出入諸奉行不及事者下詔獄鞫治之於是當事者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堤成轉漕無患　三月上疹愈徵光祿寺十萬金張居正上言財賦有限費用無窮使積貯空虛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可為寒心：後望力加樽節若再徵金臣等不敢奉詔矣時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屢有宣進居正上戶部所進御覽錢糧數目請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為出因言萬歷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有奇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則已少八十餘萬矣五年歲出四百四十九萬有奇則已多四十餘萬矣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前此不可不留心也王制量入為出計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況財用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用自足上嘉納之　夏四月上以內庫缺錢賞賚不足命部鑄大錢以進張居正上言先朝鑄錢呈式非供上用也萬歷二年進錢一千萬其後歲半之已非本意若闕錢鑄進是以外府之儲取供內府大失舊制矣上從之乃罷鑄錢　癸卯張居正上肅雝殿箴命書于御屏　五月封遼東總兵李成梁為甯遠伯張居正言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為一時冠加以顯職此鼓勵將士之法也已而成梁使使餽以金居正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勳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卻不受　七月甲子給事顧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災請罷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張居正居正奏民重困宜召還孫隆上曰彼織幣且完當俟來春耳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暫去之俟稍稔可復也上從之時給事中李淶請卹江南水災并言四事上怒其譏訕居正曰水災請卹亦言官之常雖或觸忤恐傷聖度上意乃解　冬十月薊遼總督梁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張居正奏言臣諭邊臣如敵騎入勿輕戰

堅壁清野野無所掠彼將自阻請令夢龍駐永平戚繼光駐一片石伺間邀擊上善之旣而土蠻以四萬騎犯前屯梁夢龍李成梁率兵禦却之　十二月張居正服闋召見于平臺

八年春正月己未先是永豐梁汝元聚徒講學吉水羅巽亦與之游汝元揚言張居正專政當入都頌言逐之居正微聞其語授指有司捕治之已湖廣貴州界獲妖人曾光寬入汝元巽姓名云謀不軌汝元巽俱先死湖廣守臣具爰書下法司訊之并曾光亦非真也第據律論罪

三月大學士張居正具疏乞休再上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傳慈聖口諭張先生受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歲再審處讓後人非晚也居正因復就職　甲子賜進士張懋修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懋修兄敬修亦成進士得禮部主事俱居正子　八月戊子刑部侍郎劉一儒移書張居正曰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厚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大小臣工鰓鰓奉職治功能精明矣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覈旣詳弊端剔盡而督責復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養敦渾之體也昔臯陶以寬簡贊帝舜姬公以惇大告成王淪洽當代矩矱後世願明公法之居正得書不懌

十一月戊寅上以夜宴惑於內侍孫海客等撻二內使幾斃慈聖太后聞之切責上令取霍光傳入覽上悔悟降孫海客等明日上諭閣臣朕在沖年自多過愆惟藉諸先生力諫使朕為堯舜之君張居正因奏諸內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玩好以定心志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端趨向以肅士風則聖德愈光矣上深嘉納之　十二月甲辰張居正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錄分四十餘則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

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守法曰敬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甘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寇盜仍勑次第進呈俟明年開講其諸司章奏切要者即講畢面裁時上留意翰墨居正以為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故有是請上嘉納之

九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令翰林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　夏四月辛亥上御文華殿張居正以給事中傳作舟疏進覽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連被災傷民多乏食至以樹皮充飢或相聚為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對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元末之亂皆起於此今當破格賑之上曰然居正極言今有司負職如積穀一事屢旨申飭竟成虛文上作色曰有司忽民宜重處之居正曰以後犯者當如聖諭又曰江南北旱河南風災畿內不雨勢將錙賑惟皇上量入為出加意樽節如宮費及服御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若施舍緇黃不如予吾赤子也上曰然令宮費俱節賞賚不溢居正曰皇上謂從舊亦近例耳如今年暫行明年即為例非祖制也臣不敢遠引如皇祖用度最繁然內帑尚有餘積隆慶初庫貯尚百餘萬今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之惟皇上省察上是之　十一月張居正一品考滿賜金幣及酒菓甚厚手勑褒諭有精忠大勳言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加上柱國太師支伯爵俸居正固辭允之

十年二月丁酉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今尚有一事為民害者帶徵稅糧也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

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將今年所徵抵完舊逋即令歲所欠又為將來帶徵矣況徵輸額緒繁多年分清雜小民竭脂膏胥吏飽溪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夫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歷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在百姓易辦在有司易徵是官民兩利也上從之詔下中外大悅　三月丁卯張居正有疾求私宅票擬從之六月甲午居正以疾再乞休不允上以細務委張四維大事即居正家平章以遼左大捷斬速把孩功進張居正太師　甲辰上遣司禮太監賫手勅諭張居正曰聞先生糜飲不進朕心憂慮國家大事當一一為朕言之居正力疾疏謝幷上密奏薦禮部尚書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明日上即命二人入閣丙午大學士張居正卒上震悼輟朝遣司禮太監張誠監護喪事賜賻甚厚兩宮太后及中宮俱賜金幣賜祭十六壇贈上柱國謚文忠居正性深沈機警多智數為史官時嘗潛求國家典故及時務之切要者剖晰之遇人多所諮詢及攬大政登首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來海內肅清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攘地千里荒外讋服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富國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倖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績炳然惜其褊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廢遼王久直信任奸倖好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至章疏不敢斥名第稱元輔始譽以伊周漸進以五臣且諛之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而中允高啟愚至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當時目為勸進居正卒餘威尚在言官奏事尚稱先太師方奪情時威權震主上雖虛己以聽而內顧不堪身死未幾遂遭削奪幷籍其家子孫皆不保云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作背字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

上諫然而驚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憚之及居正卒後蒙禍時比之霍氏之驂乘御史郭維賢疏薦吳中行等降調然上意已漸移御史楊寅秋劾王國光罷之發馮保南京閒住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王用汲余懋學朱鴻謨趙應元傅應禎趙世卿鄒元標俱復官會潞王昏禮所需珠寶未備太后間以為言上曰辦此不難年來廷臣無恥盡獻張馮二家耳太后曰已抄沒矣必可得上曰保黠猾盡竊而逃自此內中張先生張太岳稱謂絕以為諱而籍沒之舉亦胎於此

十二年上從遼府次妃王氏奏請籍沒張居正家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荊川騷動上曰遼府廢革既奉先帝宸斷又無應繼之人着推舉親枝以本爵奉祀仍准王歸葬原封抱養子述聖准依親居住給與庶糧二百石本折中半支王氏從厚援藏府例贍養張居正誣衊親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聰私佔廢遼地畝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尸念効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俱令烟瘴地面充軍

谷應泰曰聞之虞書良弼義取協恭秦誓介臣都無他技蓋下吏奉職乃在才具而端揆裁物則在度量卿貳奔走不越章程而宰相坐論必資道術也矧承平之相與刱制異沖人之相與長君異周公以愽大告成王韓琦以才偏貶公著凡以養蒙作聖不專在于宣之綜核明之察察耳世稱張居正相業譽者或許其幹畧毀者僅惡其專恣然予以皆非事實真知居正者也考居正大節特傾危陗刻忘生背死之徒耳而其他緣飾以儒術眩曜以智數譬之黃子艾墻高基下陽處父華而不實求其論思密勿之地表帥百寮之間

此實難矣方夫穆宗憑几顧帝冲齡居正拱儀同受顧命而內臣馮保竊叢于側斯時逐刁之議未行弔讓之謀潛固賁交附璫漏言市重彼商鞅之因景監相如之藉繆賢揆之結主固如是乎卒之會極傳宣新鄭被斥而馮保以快巳之怨者即以酬次輔之恩居正以去保之疾者還以固綸扉之寵鬻權夸眦若至市然及乎九齡遠引頤浩外徙始乃宮府交通更唱迭和馮倚執政則言路無憂張恃中涓即主恩罔替以故扇殿清暑鋪毡禦寒居正所蒙壹皆媚璫之力也至於犯蹕具獄詞連拱奴謀發宰臣風生內侍苟非天變見于上公議格於下則上官黠詐立碎奉車易之飛文赤誅魏氏居正之包藏禍心傾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餘矣若夫父喪奪情太阿不釋李幼孜倡之於外馮保應之於內而居正貌乞持服心冀慰留無魯伯禽之東郊不啟蹈翟方進之脫衰視事語云求忠于孝又云移孝作忠居正其無人心者乎何相倍之戾也矧乃三月歸葬六月還朝宰我之意惟在短喪曾勝之心恐失兵柄而但吳中行趙用賢俱以星變陳言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各以忘親入告乃復横被鎖鐐咸加杖戍又且論死劉臺庚斃士期錫爵以刎頸驚奔張瀚以拊膺被斥雖王巨君之芟除忤恨梁將軍之收拷太史淫刑以逞不是過也又況懋修嗣修非列巍科則躋清秩是豈向歆之學冠乎漢廷抑亦京鏜之派相援宋室乎蓋至身死踰年遼妃訴闕而東園秘器甫錫象門緹騎金吾簇圍府第匪漢元勳師傅之恩亦田蚡貽滅族之釁也乃論者以居正之為相也進四書經解而聖學修明進皇陵碑帝鑑圖而治具克舉請詞林入直而清讌無荒請宮費裁省而國用以裕任曾省吾劉顯而都蠻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而邊陲坐拓厥罪雖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救時似姚崇

福徵則似趙普專政似霍光剛鷙則類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長轡獲騁則吏道雜而多端治術疵而不醇斯豈貞觀之房杜而元祐之司馬乎更可異者自居正以錢穀為考成而神宗中葉大啟礦稅居正以名法為科條而神宗末造叢脞萬幾嗚呼手實之禍萌自催科申商之後流為清靜則猶居正之貽患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二

援朝鮮

神宗萬歷二十年五月倭酋平秀吉寇朝鮮平秀吉者薩摩州人僕也始以魚販卧樹下有山城州倭渠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獵遇吉欲殺之吉善辨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信長賜與田地於是為信長畫策遂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為其參謀阿奇支刺殺吉乃統信長兵誅阿奇支遂居關白之位因號關白以誘劫降六十六州朝鮮釜山與日本馬對島相望時有倭戶往來互市通婚姻時朝鮮王李昖湎於酒弛備吉乃分遣其渠行長清正等率舟師數百艘逼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分陷豐德諸郡時朝鮮承平久怯不諳戰皆望風潰朝鮮王倉卒棄王京令次子暉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界是時倭已入王京毀墳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庫蕩然一空八道幾盡沒旦暮且渡鴨綠請援之使絡繹於路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潘諭其王以匡復大義揚言大兵十萬已擐甲至賊抵平壤朝鮮君臣勢益急出避愛州　七月遊擊史儒等師至平壤不諳地利且霖雨馬奔逸不止儒戰死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江援之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以宋應昌為經畧員外劉黃裳主事袁黃贊畫軍前　八月倭入豐德等郡我兵稍集而行長等願

習兵詐謂不敢與中國抗以緩我師兵部尚書石星亦謂諸將未得利計無所出議遣人探之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頼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據王京分其將行長等各發兵守要害為聲援惟敬至平壤行長令牙將以肩輿迎之時平秀吉廢山城君自號大閤王惟敬至執禮甚卑行長詭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既還奏廷議以倭多變詐未可信我師利速戰乃趣應昌等統兵進擊而石星頗惑之以惟敬緩急可任題假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間　八月布衣程鵬舉請發暹羅兵自海道擣其巢穴時以為奇策又朝議調播州楊應龍援朝鮮　十二月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帑金十萬犒慰且重懸賞格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士馬芻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縻倭西向前所羽檄徵兵七萬餘至者半乃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柏將左張世爵將右楊元將中軍趨遼陽至是如松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如松大會將吏叱惟敬憸邪當斬叅軍李應試請間曰籍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標營二十五日誓師東渡如松將諸鎮士馬四萬餘東由石門度鳳凰山馬皆汗血臨鴨綠江天水一色望朝鮮萬峯出没雲海監軍劉黃裳慷慨誓曰此汝曹封侯地也

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初沈惟敬三入平壤約以正月七日李提督齎封典過肅寧館至是初四日諸軍抵肅寧行長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檄遊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鬬僅獲三人餘走還告行長行長問惟敬曰此必通事兩誤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禪守藤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六日抵平壤行長迎風月樓候瞻龍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松分布將士

整營入城諸將遶巡未入形已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惟遶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柏營擊卻之如松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峯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詭麗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攻其東南倭砲矢如雨軍稍卻如松手斬先退者以狥募死士援梯鈎而上殺數人不退倭悉力拒守倭方輕南面為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甲倭急分兵拒堵如松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柏等亦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時吳惟忠中鉛洞胸猶奮呼督戰而如松坐騎斃於砲易馬馳墮塹具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貿首後勁已踵突舞於堞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提兵渡大同江遁還龍山是役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餘死於火及從城東跳溺無算禆將李甯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潛伏江東僻路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柏進復開城得倭級六百十五朝鮮郡縣如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平歸平壤惟咸鏡道為清正拒守聞開城破亦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咸鏡忠清為之犄角頗據天險而援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七十里朝鮮人以倭棄王京遁告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去王京三十里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斃倭猝至圍之數重將士殊死戰自巳至午弇中矢且盡金甲酋前搏李將軍甚急禆將李有昇以身蔽如松殺數倭竟中鈎墮為倭支解李如柏李甯乃益遮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至砍重圍入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失過橋者盡死天且雨遁王京平地俱陷畦冰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山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諸軍乃退駐開城　三月經畧宋應昌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上

益發帑金二十萬佐軍興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言關白揚帆入犯李如松分留李甯等駐開城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柏等軍寶山諸處為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將銳卒東西策應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粟數十萬從間道縱火盡焚之倭乏食　東師議歎初我師捷平壤鋒甚銳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及碧蹄之敗久頓師絕域氣益索經畧宋應昌急圖成功於是惟敬之欵始用而倭芻糧並燼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因而封貢之議起經畧既得請於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源弘謨同惟弘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於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如松及應昌整衆入城所餘米四萬餘芻豆稱是如松以兵臨漢江尾倭後欲乘惰歸擊之而倭步步為營用分番迭休法以退別將劉綎帥兵五千趨尚州鳥嶺鳥嶺亘七十餘里懸崖鑱削中通一道如線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由間道踰槐山出鳥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為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兵布釜山海口時倭已棄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給事中侯慶遠謂與倭何讐為屬國勤數道之師力爭平壤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振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兵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應昌復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覘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盡棄考輿圖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西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正日本對馬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國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止為屬

國也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京師鞏於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為第一策卽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　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使小西飛禪守籐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江漢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李如松計全羅沃饒南原府尤其咽侯乃命李平湖查大受鎮南原祖承訓李寗移南陽劉綎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退誘我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已露宜節制征勦遼東都御史趙燿亦報款貢不可輕受　七月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時我師久暴露聞撤勢難久羈宋應昌乃請戍全羅慶尚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薊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尚之大丘而兵部尚書石星一意主款謂留兵轉餉非策應昌師老無成功亦願弛責然策倭多詐恐兵撤變生已而命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竣役乃并撤吳惟忠等兵止留綎兵防守　諭朝鮮世子臨海君琿居全慶督師以顧養謙總督遼左　九月兵部主事曾偉芳言倭款亦去不款亦去款亦來不款亦來蓋關白大衆已還行長留待知我兵未撤不能以一矢相加遺也欲歸報關白捲土重來則風帆不利正苦冬寒故曰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倭營講購咸安晉州隨陷而欲恃款冀來年不攻則速之款者速之來耳故曰款亦來不款亦來為今日計宜令朝鮮自為守弔死問孤練兵積粟以圖自強章下部　十月總督顧養謙力主撤兵許之因疏請封貢上命九卿科道會議時御史楊紹程奏臣考之太祖時屢却倭貢慮至深遠永樂間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稔窺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豈非封貢為厲階耶今關白謬為恭謹奉表請封之後我能閉關拒絕乎中國

之釁必自此始矣且關白弒主篡國正天討之所必加彼國之人方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劫於威而未敢動耳我中國以禮義統御百蠻而顧令此篡逆之輩叨天朝之名號耶宜急止封議勑朝鮮練兵以守之我兵撤還境上以待之關白可計日而敗也是時廷臣禮部郎中何喬遠科道趙完璧王德完逯中立徐觀瀾顧龍陳維芝唐一鵬等交章止封而薊遼都御史韓取善亦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兵部尚書石星恐不能羈縻關白甚張皇終主封貢不已

二十二年八月總督顧養謙奏講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為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為使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九月朝鮮國王李昖疏請許貢保國上乃切責羣臣阻撓封貢追褫御史郭實等詔小西飛入朝時改總督侍郎孫鑛新受事倭使抵京石星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闕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倭俱聽從以聞上復諭於左闕語加周複大畧如樞部意　十二月封議定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時禮部議日本舊有王未知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授都督僉事適諜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石星遂謂封事必可成矣

二十三年春正月遼東都御史李化龍疏倭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紿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運諭燕將討間之時封使已發竟不從

二十四年春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懷觀望至是始抵釜山而沈惟敬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取阿里馬女與

倭合寺宗城紈袴子經行之營所在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儀智夜飾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不允儀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并欲淫之智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誅其左右以倭將行刺宗城懼棄璽書夜遁比明失路自縊於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副使楊方亨聞於朝上震怒逮問宗城議戰守會方亨復揭倭情無變正使自為奸人誤耳上乃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副之廷臣交請罷封上切責下御史曹學程於理立限渡海於是惟敬益舞智揣摩玩大司馬股掌矣　三月工部郎中岳元深叅石星力主封事有三辱四恥五恨五難疏入謫為民　九月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加日本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節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禮畢欵使者備至朝鮮王議遣光海君致賀已而聽嬖臣李德馨言使州判奉白土綢為賀秀吉怒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秀吉曰今留石曼子兵於彼候天子處分然後撤還翼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齎表文二通隨冊使渡海至朝鮮廷議遣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議以為飾說云

二十五年春正月石星請自往朝鮮諭兩國就盟罷兵不許　二月再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從釜山渡海倭於大版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禮又微仍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等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石星前後手書進呈御覽上大怒命逮石星惟敬按問以兵部尚書邢玠總督薊

遼改麻貴為備倭大將軍經理朝鮮僉都御史楊鎬駐天津申警備楊汝南丁應泰贊畫軍前　五月邢玠至遼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窖水索朝鮮地圖玠遂決意用兵麻貴望鴨綠東發所統兵僅萬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嫺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幷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兵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勦貴密報倭宣大兵到乘倭未備竟掩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玠以為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　大學士張位請屯田開城平壤以資軍興朝鮮恐中國吞併以嶢崅為辭議遂寢　六月倭數千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安窟放丸如雨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經略邢玠陽為慰藉檄楊元襲執之縛至貴營惟敬執而倭嚮導始絕　七月倭奪梁山三浪遂入慶州侵閑山夜襲恭山島統制元均風靡遂失閑山要害閑山島在朝鮮西海口右障南原為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至而我水兵三千甫抵旅順閑山破經略檄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　八月清正圍南原乘夜猝攻守將楊元聞倭至驚起帳中乘城跣足而遁遼人衞楊元西奔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忠各扼要而全州去南原僅百里相犄角南原告急愚衷懦不發兵聞已破州民爭棄城走麻貴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為朝鮮八道之中東臨為鳥嶺忠州西臨為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貴請於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使蕭應宮以為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麻貴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鳥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玠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問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

八字密畫無洩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絶望其不敢殺楊元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則退矣因請使李大諫於行長馮仲纓於清正玠從之　下石星於法司併沈惟敬俱坐大辟　九月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用兵有乖靜俟處分之實行長正成亦尤清正輕舉乃退屯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正亦屯退慶尚離王京四百里貞明反至中途為人所刺死麻貴遂報青山稷山大捷蕭應宮具揭上曰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青山稷山並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宮恇怯不親解惟敬並逮　十一月總督邢玠徵兵大集上發帑金犒軍併賜玠尚方劍而以御史陳效監其軍玠大會諸將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經理楊鎬同麻貴率左右協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復遣中協屯宜城東援慶州西扼全羅以餘兵會朝鮮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幟詐攻順天等處以牽制行長東援　十二月會慶州麻貴遣黃應暘賄清正約和而率大兵奄至其營時倭屯蔚山蔚山之南島山俱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塞其陸路由彥陽通釜山貴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高重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兵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二十三日乃進攻蔚山游擊擺寨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奔島山於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出方力攻山寨時裨將陳寅身先士卒冒彈矢勇呼而上砍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至其第三柵垂拔楊鎬遽令國器竊割倭級戰稍解國器復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收軍詰朝如梅至攻之不拔島山視蔚山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乃議曰倭艱水道餉難濟第

坐困之清正可不戰縛也鎬等以為然分兵圍十日夜倭用砲者從隙發多命中彈皆碎鐵為之中多壘傷然倭亦饑甚瞰我師稍怠偽約降緩攻而冀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不敢輕進乃選銳卒三千虛張幟蔽江上朝鮮將李德馨訛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無統御皆潰清正縱兵逐北我兵死者萬餘游擊盧繼忠三千人殲焉鎬貴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邢玠露布言蔚山大捷諸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鎬大怒駁正止稱百餘人贊畫丁應泰聞蔚山之敗慚惋詣鎬問後計鎬示以內閣張位沈一貫手書並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怒驗進退情實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付勢煽禍飾罪張功及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并鎬駁改陣亡兵馬卷冊封進上覽之震怒欲付法輔臣趙志皋力救乃罷鎬聽勘因遣給事中徐觀瀾查勘東征軍務上怒張位以其密揭薦鎬削籍為民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楊鎬經理遼左

二十六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以前役乏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精講海運為持久計　二月都督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邢玠分兵三協為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勦時倭盤踞朝鮮七年沒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而恃釜山為根本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州北恃晉江南通大海為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畨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玠懲島山之失特於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尋報遼陽警李如松敗沒詔李如梅還赴之中路以董一元代　九月東征將士分道進兵劉綎進逼行長

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為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綎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部將詐為綎而綎詐為卒執壺觴侍令軍中曰視吾出帳即放砲圍倭盡殲之翼日行長果率五十騎來僞綎磬折迎於帳外及席行長顧執壺觴者曰此人殊有福綎驚愕置壺觴出司旗鼓者遽傳砲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鴈列風翦電掣旋轉格殺游擊王之翰急率黔苗兵來援倭已奪路而去明日行長遣人謝宴綎亦遣官謝謂昨登席放砲敬客禮也誤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遺綎以巾幗綎進攻城奪其橋斬首九十二陳璘舟師協堵擊毀倭船百餘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綎不利退璘亦棄舟走麻貴至尉山據險割其糧稲頗有斬獲倭僞退誘之貴入其空壘伏兵起旗幟蔽空遂敗董一元進取晉州乘勝渡江南連毀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州老營鏖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沒於陣前逼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千計築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倉十月董一元遣步兵游擊茅國器彭信古葉邦榮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登科繼之游擊藍方威攻其東北水門自辰至未彭信古用火横擊寨門碎城堞數處步兵競前拔柵忽營中横破火藥發煙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郝三聘馬呈文率騎兵先走遂大潰奔還晉州勘科徐觀瀾奏四路喪敗旨下部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一元等各帶罪立功初上見丁應太疏謂御極二十六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於御屏沈一貫一會玉熙宮宦侍演東征劇熒惑聖聽上為之霽顏復召一貫入閣

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俱有歸意十一月十七夜清正發舟先走麻貴遂入島山酉浦劉綎攻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陳璘統蒼唬船邀擊之得級二百二十四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衝鋒沒於陣子龍驍將也諸倭揚帆盡歸經畧

萬世德自六月受命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邢玠奏捷督學御史李堯民知之因告廟獻俘上言諸臣欺誤狀上艴然抵疏於几而罷丁應太亦再疏賂倭賣國上念將士久勞苦仍發帑金十萬兩犒師持諭優敘勘科徐觀瀾抗疏論沈一貫蕭大亨邢玠萬世德黨和賣國疏至京戶部侍郎張養蒙尼之不得上時觀瀾方駐遼造冊身歷釜山蔚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獲各處敗狀據實入冊大亨危之一貫簡觀瀾前疏有抱病語票准冊籍調理改命給事中楊應文代完勘事

二十七年四月征倭告捷上御門受俘梟磔平秀政平正成傳首九邊　總督邢玠刻贊畫主事丁應太落職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報東征功次四路擒斬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晉邢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世襲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董一元復職再敘稷尉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楊鎬以原官敘用御史陳效病死蔭一子錦衣棄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棄市

谷應泰曰關白本薩摩州人倭部之稍黠者耳非有奇才異能武勇絕藝特以李昖縱酒朝鮮備弛遂狡焉啟疆思有吞噬之舉方其陷王京刼世子剽府庫毀墳墓八道盡沒進窺鴨綠勢岌岌矣而請援之使絡繹於路救邢救衞春秋之義也況乎勢拱神京地牽關海薊遼之外藩東江之咽喉一或失守重險撤焉非如應龍之反播州猓玀之陷西川荒徼弄兵有傷國體而已然予以援之之法有三命武健之將選精銳之師出其不意急擊勿失如陳湯甘延壽之於康居策之上也其或因糧於敵分兵斷道坐而困之窮蹙自斃

如趙充國之於金城策之次也又或始則震以兵威繼則結以恩義開誠布信堅明約束如諸葛武侯之於孟獲策之又次也乃勦既不足以樹威而撫又不能以著信臨事周章首尾衡決不可謂非行間之乏謀而中樞之失筭矣方李如松平壤大捷李如柏進拓開城四道復平三倭生縶廓清之功可旦夕竢而乃碧蹄輕進兵氣破傷功虧一簣良足悼也又若麻貴蔚山之捷三協度師勢相犄角砍柵拔寨鋒銳莫當而割級之令解散軍威僉都之肉豈足食乎況於沈惟敬以市井而銜皇命李宗城以貪淫而充正使以至風月候節之給壺觴好會之詐邢玠飛捷之書楊鎬冒功之舉因上行私損威失重煌煌天朝舉動如此毋怪荒裔之不賓也向非關白貫惡疾亡諸倭揚帆解散則七年之間喪師十餘萬糜金數千鎰善後之策茫無津涯律之國憲其何以辭而乃貪天之功倖邀爵賞衣緋橫玉任子贈官不亦忝乎乃馬棟丁應泰之疏能直伸於關白未死之前而李堯民之章反見抵於關白已死之後者蓋以用兵之初神宗怒白甚銳怒則望其速濟故必欲核其真用兵之久神宗憂白漸深憂則幸其成功故不欲明其偽卒之忠言者落職欺君者封爵而所遭逢異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三

平哱拜

神宗萬歷二十年二月寧夏哱拜亂拜故韃靼種也嘉靖中拜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拜伏水草中得免來投守備鄭印隷麾下驍勇屢立戰功歷陞都指揮拜妻施氏孕將產拜夢空中大響天裂出火焰一妖物如虎入施脇下不見拜急手劍之驚覺遂產子狼貌梟蹄名曰承恩

萬歷十七年拜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十九年洮河告警上遣科臣巡九邊尚寶丞周弘禴以御史往甯夏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併拜義子哱雲等拜雖請老居恒多蓄蒼頭軍聲稱報國會經畧鄭洛檄夏鎮調發巡撫党馨奉檄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陣恐不能獨將乃詣洛轅門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薦馬羸者不與易有餘馬亦不給拜拜怏怏去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賊平馳還取徑塞外戎騎辟易不敢逼遂有輕中外心恣睢驕橫党馨每裁抑之且欲覈拜冒糧罪而承恩以强娶民女為妾箠之二十哱雲文秀又以陞授事怨馨會鎮戍請冬衣布花月糧久勿給坐營江廷輔請給前銀以安衆心馨曰此有挾而求漸不可長彼不畏族乎軍鋒劉東陽拔撫署前鹿角作忿狀拜嗾之曰若等任為之遂羣哄不可制東陽者靖鹵衛人素梟桀有異志於是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總兵張維忠素鮮威望為衆所輕見衆驚懾不能彈壓衆露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党馨急匿水洞索得刦至書院同繼芳僇之時二月十八日事也遂縱火焚公署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刦張維忠以侵糧激變報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抵鎮賊並刼之請招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部寵諭降二十三日哱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自中衛互市歸合叛卒殺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二十五日索敕印維忠與之自縊死東暘遂自稱總兵聽拜主謀據城刑牲而盟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哱雲左右叅將挾慶王代請貰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雲等至東暘曰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甯夏不者與套騎馳潼關也承恩狥玉泉營遊擊傅桓拒守千户陳繼武執垣降狥中衛狥廣武叅將熊國臣棄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文秀狥平鹵叅將蕭如勳堅守不

下如薫妻楊氏總督尚書兆之女也謂如薫曰若為忠臣妾何難為忠臣婦盡出簪珥勞軍士
妻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克賊又率兵過河欲取靈州齎金帛誘套部著力兔等許以
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大猖獗全陜震動　三月四日副總兵李昫奉總督魏學曾檄攝總
兵進勦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轉戰獲賊于正
等八人舟十八艘賊鋒少挫總督駐下馬關徵調時靈州裨將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與賊
應叅將來保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却之昫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赴逆謀始折翼日調延綏蘭
靖兵稍集昫乃分遣渡河收復營堡廣武偽遊擊張天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
棗園堡靖鹵叅將吳繼祖擣中衛擒賊黨王虎石空寺堡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套部千
騎薄邵剛堡千總汪汝漢發三矢殺三人乃解去進復玉泉營凡先後收還營堡四十七河西
唯鎮城為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套部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迎之二十五日
著力兎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騎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掠城中子女
媚之奉河東西地圖套人聲言已與哱王子為一家拜文秀並易服合兵攻玉泉急二十九日
哱雲引着力兎攻平鹵堡叅將蕭如薫伏兵南關佯敗誘之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吳敖霸套
部遁出塞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武駐玉泉被困急李昫馳赴之圍亦解昫會原任總
兵牛秉忠督六路兵翼日抵鎮城下時總兵已擢董一奎李蕡副之官兵抵城下賊東北二門
各出精騎二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為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河溺死賊
無筭延綏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其家丁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殺入北門招榆林諸師兵為後
繼不至被殺通亦傷額榆林遊擊俞尚德戰死翼日許朝土文秀脇慶王至東城上樓乞暫罷

兵願縛首惡獻劉川白金等謾語支吾顧投誥勑城下示無所畏拜妻施氏時諫不聽又翟珮而立謂拜曰此何來悖德不祥奈何自取奇禍承恩推跌去之登南城遥謂都司李鯤曰吾父出萬死為國捍邊蒙恩至上將撫臣朘削激變自取滅亡吾父子勒部曲待命當事不察反以為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戢亂者吾甯保此完城結塞北自全耳會官軍糧糗乏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日夜促芻餉調延綏莊浪兵乃以二十一日進攻復抵城下塹濠豎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承恩與東暘勒精騎潛伏從延渠掠我糧餉二百餘車先是衆議以李蕡非衝邊才乃調麻貴自戍所代之貴素以勇聞且多蒼頭軍至是軍亦至二十九日夜貴等乘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豫治滚木礧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賊日恣淫虐城中婦女寶貨已經搜括尚根索不已死者甚衆至迫脇慶府甚急妃方氏懼辱拔劍將自刎保母抱持并世子匿土窖中以被服置井上環哭賊見信為溺盡取金帛及他宮人去比發窖妃已死矣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憂之或謂招劉許陰授意殺哱拜父子立功贖罪無不應者督府然其謀遣家丁葉得新往見時四人方約共死生不可間暴其謀執得新折脛下獄　命李如松總甯夏兵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其軍時言者謂李氏握重兵不宜拒虎近狼而國楨力保如松忠勇可任故有是命巡撫甯夏已推朱正色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協力赴之　五月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降以張傑嘗總甯夏兵與拜交善追入城招安傑單騎往切責之許朝乃述葉得新用間謀殺語傑未信即舁至使吐實得新大罵曰死狗賊計不得行命也天旦夕磔汝何喋喋為朝怒攢刀殺之傑亦被擊時頓兵數月未能即下乃重懸賞格購哱拜等上特賜總督魏學曾劍違者立斬　六月都御史葉夢熊

至靈州從甘州攜神砲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巡撫常居敬募浙江千人糧糗自辦詔嘉其忠調赴寧夏於是分為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攻其北而麻貴率遊兵策應二十日並逼城下哱拜自北門出戰意欲自往勾套部麻貴率參將馬孔英先登赴敵遂拜入城擒斬百十七先是拜與套部深相結日夜從着力兔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得出套部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麕集軍聲大振賊嬰城自守國楨樹受降旗於城南賊因索面陳歸順許之東暘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刃芒曜目城上皆控弦注矢以待國楨策騎直前朝大驚不覺膝之屈也然賊實紿我無降意自此盡力攻城矣二十五日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為砲石擊卻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上南城翼日遊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入城皆為砲箭擊卻我兵會食賊即縋下奪梯牌益縱火焚攻具是夜指揮趙承光葛臣戚欽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為內間夜半四面並舉烽火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蚤發南火第起城中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外兵行未中道欽復亟跳城下呼救而賊早覺已盡縛趙承光戚欽等殲之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以外兵整不敢出自是城中糧且盡銳氣益喪矣　七月給事中許子偉劾總督尚書魏學曾惑于招撫罷秩命葉夢熊代之賜劍如故

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欵語僉事隨府乘間同家人抱關防從城躍下傷肱不能起賊復縋執繫獄翌日定議水攻寧夏城西北卑下且與金波三塔諸湖之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渠紅花渠形如釜底遂遶城築隄十七日隄成長千七百丈決水以灌先是哱拜遣養子克力蓋往著力兔求援松詗知狀命裨將李寧追斬之并其從騎二十九級獲符令箭

居有頭荅部莊禿賴與卜失兎合部落三萬先使土昧絹糾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檄麻貴偵擊以韋打正別遣董一元乘虛出塞擣其穴麻貴進戰石溝旁敵稍却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遣遊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堵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一元報擣土昧巢斬獲三千餘級荅部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直前扼之衆寡不敵被圍十餘匝子敬力戰死然荅部竟以擣巢解散賊援絶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賊小舟挖隄洩水官兵擒斬十六級生得一人為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疋民食樹皮死亡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叅將來保所治堤亦各崩二十丈水頓減總督斬吳世顯以徇來保用靈州功免仍悉力補堤賊數出兵來擾多被斬獲城中飢民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檄賊以飢民故為治錢穀檄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賊不報時荅部數闌入堡來救二十一日着力兎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總兵李如松遣裨將李甯等馳赴黃硤口擊之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行至張亮堡遇敵搏戰自卯至巳敵鋭甚如松劍斬縮朒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亦至張左右翼夾擊李甯手殪二人敵遂却追奔至賀蘭山盡走出塞我師捕斬百二十餘級馳馬獲無筭乃移級示賊賊為之奪氣　九月三日叅將楊文提浙兵至已苗兵莊浪兵俱至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葉夢熊布告軍中有能先登以城下者予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薛永壽等約內應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鏖戰李如松蕭如薰潛以鋭卒掩南關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梅國楨呼諸將曰老將軍登城矣餘何怯也遂畢登夢熊入城勞苦百姓承恩等見南關下則盡氣奪乃急縋張傑下城懇貸死夢熊陽許諾益治

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時承恩雖求撫堙門斷塹守益固有賣油李登者跛而黠負罌木歌于市曰癰之不決而狃于痏危巢不覆而令梟止監軍梅國楨聞之曰是可使也召登授三劄縛木渡東門見承恩曰監軍以哱氏有安塞功令與鼠輩駢首并誅深用惜之軍中非乏所使以登殘民不駭視有密記授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則殺劉許自贖即不聽願死麾下毋留登承恩猶豫許之登踰而出間道詣東暘朝亦各致劄曰將軍故漢將而首亂在哱氏何橫身與人嬰禍鎮卒幾何能當都督軍此無異驅乳雀而鬪羣鶻所恃不過套援將軍不記演武臺上彼親土哱目中豈有將軍哉所為貴智者以能度時審勢轉禍為福也東暘朝亦心動自是互相猜疑十六日圍愈迫東暘頓足歎曰遂至此耶佯為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顱毋令他人砍之先是鎮民郭坤有妾美坤死賊黨周國柱以繭蜺一雙聘焉許朝亦往議妾曰受周家聘矣朝以問柱曰誠有之朝怒其不相讓銜之會承恩聞李登之說方惶惑名所親石棟問計棟曰周國柱見事審而決雖東暘臣然與朝有隙盍呼之國柱至承恩與謀欲名東暘朝飲醉誅之國柱曰兩家前後皆戈鉞之士以一制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誅朝城南柱乘間取東暘也承恩然之遲明承恩過呼朝時朝正坐考訊承恩急呼曰將軍何暇問此有密事登樓議之麾衆下曰將軍知周國柱有異心乎吾將與將軍斷其首語未竟承恩家卒世富大宣遽曰外營礮向樓毋宜久駐此承恩疾下朝跛從後大宣掖之梯半世富抽佩劍砍之首隕梯下因縛其從騎盡斬之國柱見塵遝起有兵劍聲知事濟乃披鎧登樓佯謂東暘曰官軍已入南城矣東暘驚起馮軒望國柱自後斬之不死走入廁房支戶國柱引足破戶梟其首出衆譁曰國柱奈何殺將軍柱叱曰若不避死走官軍盡斬汝誅一逆賊何譁也衆盡散承恩既殺東暘朝及

文秀懸首城上於是李如松楊文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甯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時哱氏尚擁蒼頭軍總督葉夢熊在靈州聞之亟令詰旦不滅哱氏者服尚方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監軍梅國楨出叅將楊文執之李如松急提兵圍哱拜家拜方與牛秉忠飯鬪承恩擒秉忠趨出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養子哱洪大土文德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等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甯庶士夏平捷奏上御門受賀已復輿致承恩獻俘　十一月詔磔哱承恩哱承寵哱洪大土文德等俱騈斬長安市頒市天下及四裔君長下詔慰慶王復甯夏田租王妃方氏不屈死特賜褒異大賞甯夏功臣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各蔭世官武臣李如松功第一加宮保蕭如薰次之麻貴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官有差如薰妻楊氏守平鹵有功制勑旌賞贈死事龔子敬都督僉事給事中曹大咸劾穆來輔隨府依違緹騎逮治遣戍邊魏學曾以原官致仕

谷應泰曰哱拜以嘉靖中亡抵朔方屢立戰功萬歷中備位副將其子承恩襲爵乃拜雖請老而多蓄蒼頭軍聲言報國蓋不無異志焉方其矍鑠請纓挾其子從三千人而西也毋亦覯諸鎮之虛實結套部為腹心潛伏陰謀待時而動豈真有廉頗之壯志文淵之據鞍哉乃以不給壯馬侵剋月糧為黨聲罪此特哱氏之權譎借為兵端者耳以故劉東暘之變則拜嗾之哱雲文秀之怨則拜陰中之揣拜之意不過恃套為長城緩則倚之為外援急則引之為內助夫是以立於有勝而無敗敢於倡亂而輕於為叛逆也若然則善勸者不當勸拜而當勸套不在挫套拜之鋒銳而在隔套拜之聲援套絕則拜者孤雛腐鼠

取之如寄者耳想其初拜套聲言聯為一家即可驗其情狀而東暘之恐喝則曰與套馳潼關着力兎之入寇則曰畀以花馬池克力蓋之求援則能遠致莊克賴如是即拜之恃套相倚為命者也善乎葉夢熊為帥而五路分兵扼守甯夏拜不得出城套不敢渡河而哱氏之計窮蹙極矣迨至打正鶩奔賀蘭遠遁拜雖游魂可坐而縛也尤有幸者文秀見殺於東暘東暘蒙誅於國柱許朝隕命於承恩始則虎狼之殘物以類聚繼而昆虫之噬還相為攻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比神宗受賀承恩俘馘雖師武諸臣協謀有力而葉夢熊聲請討賊自辦糗糧梅國楨仗劍從軍力保李氏蕭如薰之妻楊氏簪珥犒軍羣婦墨守則尤犖犖者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平楊應龍

神宗萬曆十七年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反按播州夜郎且蘭地漢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楊端應募決策馳白錦出奇兵定之授武畧將軍值唐亂留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中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鏗內附改播州宣慰司使隸四川其域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為關東南附江為池蒙茸饒削居然奧區領黃平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姓世為目把嘉靖初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水宣西慰安萬銓挾奏索水烟天旺地聽還葬烈即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剽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應龍生

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從征喇麻諸番九絲膩乃楊柳溝等多卻敵先登斬獲無筭先後賜金幣萬歷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蜀將或從借給漸驕蹇輕縱法所居漸飾龍鳳擅用閹寺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姦汪出之已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刄取張并其母首屠其家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益結關外生苗為翼肆行刼掠於是妻叔張時照與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葉夢熊疏請發兵勦之而蜀中士大夫率謂蜀三面鄰播屬裔以十百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征調有功翦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朝議行西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二十年十二月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愬辨願自將五千兵征倭報效許可釋之兵已啟行尋報罷巡撫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王繼光乃一意主勦

二十一年春正月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叅將郭成等議分三軍各道並進時軍至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佯令其黨穆炤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都司王之翰軍覆殺傷大半會繼光論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畧盡黔師協勦亦無功以譚希思為四川巡撫與總兵劉承嗣會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勦時王繼光既罷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亦上書自白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令戴罪立功尋劉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久不決應龍遣其黨攜金入京行間執原奏何恩詣綦江縣

二十二年三月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車駕郎中張國璽主事劉一相贊畫軍前

二十三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乘傳至蜀察永甯酉陽暨馬千斛皆應龍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為仇讐計先翦其枝黨以檄曉諭應龍大畧稱引哱劉事請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為計吾不而欺也會水西宣慰安彊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彊臣趣應龍就吏得貰罪彊臣亦奉札至播招龍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為利院道文移輒從中阻　四月重慶太守王士琦奉總督邢玠檄詣綦江縣趣應龍安穩聽勘士琦屬綦江令前往宣諭應龍使弟兆龍至安穩治郵傳儲糧郊迎叩頭致餔資餽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者以安穩多奏民伏兵伺殺往有明鑑誠恐中計故不敢出使君幸枉車騎臨貺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曩奏勘地也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旁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廷中得自比安國亨國亨者曩亦被訐懼罪不出界故應龍引之太守為請總督乃遣贊畫張國璽劉一相及道府詣安穩應龍因服蒲服郊迎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其族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專事東方天子亦以應龍向有積勞可其奏總督議設撫彝同知治松坎從之論功加邢玠右都御史還朝以重慶太守王士琦為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覓政益怙終不悛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心益痛促取屍棺以勘報未完不肯發趣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即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而去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僭立巡警搜戮軍民刼掠屯堡殆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没其家以養苗由是諸苗人願為之出死力矣

二十四年七月楊應龍肆逆劈餘慶土吏毛承雲棺磔其屍已又掠大阡都壩焚刼餘慶草堂二司偏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遣弟兆龍引兵圍黃平戮重安司長官張熹家勢復大熾

二十五年三月楊應龍流刼江津縣及南川　十二月楊應龍臨合江索其讐袁子升縋城下臠割之　石砫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母覃與應龍私覃寵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於是聘應龍次女為聲援

二十六年十一月兵備副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浸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詗原奏讐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慘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請於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兵千二百人扼岡門綦江募兵二千人扼安穩

二十七年二月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勦楊應龍龍遣子朝棟弟兆龍何漢良等迎敵於飛練堡我師奪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囤誘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死於是江東之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之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廣三省兵事決意進勦調東征諸將南征劉綎督川兵先發麻貴陳璘董一元相繼回兵　五月總督馳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甯各漢土兵設防　六月楊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屯趕水猫兒岡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甯宣撫與貴州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二十一日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遊擊房嘉寵

誤熱火礮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師師巷戰蜀兵爭譟走水上嘉寵乃殺其妻與良赴敵死應龍因刼令縱囚焚掠出綦江庫犒師依倉就食盡取資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而下水為赤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毋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總督郭子章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分戍南川合江瀘州軍聲漸振賊遷延不進初賊本無意竟反徒以安忍猖狂既覆我師飛練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生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然猶冀我如往事曲宥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營葬并索奸民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為好語縻之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上聞破綦江追褫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為民緹騎逮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旨進勦總督益調各路兵專俟大舉　十月命總督李化龍駐重慶調度川貴湖廣兵總兵劉綎兵亦至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然夙與應龍昵人皆疑之於是總督延入卧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為比綎大慟願誓死報效總督乃騰書於朝遂委綎專制而總督治軍益有次第

十一月楊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黄平龍泉所在告急賊復據偏橋出掠興隆鎮遠總督議置勁兵萬餘據要害通楚黔道黔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　命僉都御史江鐸巡撫偏沅監總兵陳璘之師

二十八年春正月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惟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託臺謁走思南鸚鵡溪土官安民志率步卒五百拒守死之吏目劉玉鑾偕妻子並死於賊副總兵陳良玭託守偏橋不之援石柱宣撫司馬千乘軍鄧坎賊乘夜掩襲我軍堅壁詰旦奮

擊連破金竹青岡崗虎跳關等七寨酉陽宣撫司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初賊既下龍泉方移兵攻婺州聞敗撤兵遁　徵兵大集延甯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各土司亦用命總督李化龍分兵八路川師分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參將麻鎮等隸參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參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參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甯入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參議史㫌貴監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董元鎮統土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五司遺種及七股惡苗盤踞故也其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移沅州部署既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苗見驚曰今番真天兵與昔不同總督諭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為期移鎮重慶節制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不可信也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十五日劉綎進兵綦江連戰破三峒綦江自東溪入播並峻嶺茂箐楠木山羊簡臺三峒素號奇險賊首穆炤等盤據綎力戰克之三月楊朝棟統苗兵數萬分道迎敵鋒甚鋭我師夾擊綎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棟潰圍走幾為我獲初綦江諸苗自分屠城慘毀罪不赦又應龍憚綎威名冀首挫其鋒屬朝棟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

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餘無能為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膽落益為守禦計諸軍分道並捷南川則酉陽石砫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克桑木關烏江則播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遂克烏江關翌日克河渡關陳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囤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突犯烏江詐稱水西瀧澄會哨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參將楊顯守備陳雲龍阮士奇白明達指揮楊續芝等死之事聞逮總兵童元鎮下於理時有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眼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戮其使擊斬偽將楊惟棟等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以示不背二十九日劉綎戰九盤八婁山關關為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籐魚貫毀柵入　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綎親勒騎衝堅以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合連破龍爪海雲險囤壓海龍囤而壘海龍囤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將軍璘帥師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囤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囤死守每路投降文綏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毋為所紿虜綎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縱械其人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賊詭令婦人於囤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囤以火砲擊死所謂楊珠也珠驍勇善戰既死賊痛如失左右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海龍囤下五月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囷窮蹙知兵在頸矣會總督李化龍聞父喪詔以縗墨視師

化龍跣而草檄益治軍念賊囤前阻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率勁兵壁其間餘併力攻後屯時天若雨將士馳淖中苦戰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綎身先士卒進克土城應龍益迫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壘見四面火光燭天徬徨長歎泣語妻子曰吾不能復顧若矣詰朝我師遂登屯破大城入應龍倉皇同愛妾二闔室縊且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妾田雌鳳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項而甦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播賊平總督露布以聞劉將軍綎為軍功冠　十二月獻俘闕下剉楊應龍尸磔楊朝棟兆龍等於市分播地為二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

谷應泰曰楊應龍播州土司官也其地屬漢牂牁郡唐乾符中楊端應募長子孫焉歷宋元皆授世官明室因之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然其賓叛不一荒忽無常亦土司之風類然也應龍之初從征喇麻進貢大木亦嘗效忠順膺賞賚矣乃以嬖小妻田雌鳳屠妻張氏之家而何恩宋世臣連章告變黃牛白泥諸司久為仇讐于凡七姓諸豪咸喜龍之得罪不欲其就徵對簿而五司遺種九股碩苗及輕剽好作亂之徒又鼓動其間同惡相濟龍雖狼子野心亦所謂生長蠻鄉無與為善者也所幸援兵大集調度多方督臣李化龍發蹤之才總戎劉綎軍功之冠於時八路分兵四月告捷卒之應龍戮尸朝棟棄市威震遐荒功業爛焉然而重慶之會登壇誓師海龍之圍剋期並到兵法曰兵貴有謀又曰以多筭勝固先定其規模非漫嘗於一擊也若應龍者倔強偏陲不知漢大宗嗣蕩滅取世戮笑尤足為憑險負固之戒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礦稅之弊

神宗萬歷二年二月、太監張誠等求領真定木稅、工部執論不許、

七年七月、給事中顧九思王道成請撤浙直織造內臣、上以示大學士張居正、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督、撤之便、上從之、 十一月、命浙直織造添織七萬三千、張居正言添織之費不下四五十萬金、在庫藏則竭、在小民則疲、浙直水災、蒙恩蠲濟、方撤織監、又復加派、非聖意所以愛養元元也、上命減其半、

八年九月、太監王効稱缺歲額銀硃等料、戶部尚書張學顏奏登極一詔盡損不急之務、宜諒停罷、上從之、

十年四月、順天府尹張國彥請豁房稅、不報、

十一年正月、戶部請停買金珠、不報、

十二年六月、四川巡撫雒遵奏採木之害、 八月、房山人史錦請開礦、命下撫按、 九月、戶部

十四年四月、南京工部尚書陰武卿乞減免織造、燒造瓷器、停解花梨杉楠、不聽、

侍郎張國彥言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瓷器、公主之廣求珠寶、得無與漢文百金之費相類乎、不聽、

十六年十一月、遣內臣禱祠五臺山、還奏言紫荊關外廣昌靈邑可定礦砂作銀冶、奸民張守清擅其利、一日上視朝畢、召大學士申時行等於皇極殿語及之、時行等請勅部行撫按查問禁戢、上是之、命逮守清伏法、閉塞礦洞、

十八年九月、易州民周言請開礦、玉田豐潤民復以請、部未報、上遣文書官至閣、諭之、輔臣因言開礦之害、御史郃以仁亦力言其不可

二十四年六月、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從之、命戶部錦衣衛各一、同仲春開採、給事中程紹、工楊應文言、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命採礦、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餘、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約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不聽　七月、錦衣衛百戶陸松、鴻臚寺隨堂官許龍、順天府教授馮時行、經歷趙鳳等、各言開礦、助大工、從之　戶部尚書楊俊民言、真保薊易永平開礦、恐妨天壽山龍脈、上謂、距陵遠、且皇祖嘗開之、不聽　命戶部郎中戴紹科、錦衣僉書楊宗吾開礦汝南　八月、詹事府錄事曾長慶、錦衣衛百戶吳應麒請山西夏邑開礦、府軍後衛指揮王中允請青沂等開礦、從之　指礦盜開採、仍編富民為礦頭、從太監王虎請也　錦衣衛百戶汪文通言、沂州礦、指揮郝承爵言、費縣礦、指揮劉鑑言、棲霞招遠等礦、指揮馬清言、文登縣礦、千戶趙良將言、沂水蒙陰臨朐礦、命太監陳增同府軍指揮曾守約開採　九月、巡撫山西魏允貞請停開礦、不報、太監王虎論保定巡撫李盛春阻撓開採、下旨切責　十一月、戶部郎中戴紹科進礦砂銀、自後進者踵至　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各開礦　輔臣沈一貫言、留守中衛王一清請稅煤炭、為民害、不報、先是奸人王君錫奏開易州礦、旨下戶部議、尚書林材執奏、且上言、山冶之害、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囮冦之藪也、遂幡然從之、逐君錫、令勿潛住、生奸計、至是新建張位秉政、以為利出於天地之自然、可益國無病民、採之便、上遂從其言

二十五年春正月、御史況上進、給事中楊應文言、建昌採木之害、人夫渡瀘、觸瘴死者、被野、吏

胥、假公行私、毒流百姓、不、報、户科程紹言開礦事變多端、疏凡五上、俱不報、　二月、給督徵天
津等處店租内官關防、　三月、浙江巡按王業弘言礦税不便者六、乞停罷不報、　四月、刑部
侍郎呂坤言洮蘭之絨、山西之紬、浙直之段絹積於無用、若服有定期、歲用千匹、而江南山陜
之人心收、採木之害、饑渴瘴疫死者亡論、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遭險蹉跌、死嘗百人、倘減其
尺寸、少其數目、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礦税無利、勒民間納銀、民不能支、括庫銀代、豈開礦之
初意哉、誠勅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而各省之人心收、自趙承勗造四千之説、而皇店
開、朝廷有内官之遣、而事權重、且馮保八店、為屋幾何、而歲四千金、不奪市民將安取乎、誠撤
各店之内官、而畿内之人心收不報、　九月、太監陳增劾福山知縣韋國賢阻撓開採、逮下獄、
巡撫萬象春奪俸、　山西巡撫魏允貞奏言巨璫出領礦税、為民蟊螽賓簮而礦為尤甚、璫亦
反噬、以激上怒、允貞又上書言朝廷得失、譏切宰臣不、能輔導、致使刑餘之人播惡、上切責之、
二十六年六月、命内監李敬採珠廣東、七月、神武衛千户朱仁等、奏湖口船税可萬餘金、鴻
臚寺主簿田應璧言兩淮没官餘鹽、命内監李道督税湖口、魯保經理淮鹽、俱許節制有司、户
科給事包見捷上言、開礦之害、陛下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閭閻、搥擊入山者十二、
載、虎狼出柙者半天下、科臣趙完璧、郝敬、道臣許聞造、姚思仁交章言之、不、報、　奪保定巡撫
李盛春等俸、以天津店税銀解進遲延故、罰、　八月、太常寺少卿傅好禮、言近郊假官抽税、不、
報、越三日、好禮伏文華門求面對、上怒、降廣昌典史、大理寺卿吴定疏救、削籍、而假官二十八
人下鎮撫司、　惜薪司柴炭歲兵工二部二十餘萬、至是、求益給事賈維春言歲進物料、上用
什之二三、餘盡入溪壑、今復求益不已、豈真為國家計盈絀哉、不、報、　九月、益都知縣吴宗堯、

奏礦務太監陳增囮上營私、益都有鉛砂無銀礦、增强之入銀、業非法矣、夏强採者代納稍緩、逮及吏民、陛下所得十一、而增私橐十九、山東巡撫尹應元条增罪狀、二十餘條、忤旨奪俸、宗堯下鎮撫司削籍、　十月、下雲南大理採石、

二十七年春正月、分遣御馬監高寀榷京口、供用庫官暨祿榷儀真、　二月、百戶張宗仁、請復浙江市舶、命太監劉成榷稅浙江、　千戶陳保、請榷珠、命內監李鳳採珠廣州、兼徵市舶司稅課、設福建市舶司、　命御馬監高寀兼礦務、　命內監楊榮開採雲南、陳奉徵荊州店稅、陳增徵山東店稅、孫隆帶徵蘇杭等處稅課、魯坤帶徵河南、孫朝帶徵山西、時奸弁馮綱等、望風言利、皆朝奏夕遣、　湖口稅監李道条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債侵國稅、命緹騎逮下理、寶秀至任纔十六日、初任大理廉平有聲、至是忤道被逮、妻陳氏自縊檻車旁、　內監丘乘雲徵稅四川、兼礦務、梁永徵稅陝西、各以原奏千戶、瞿應泰樂綱等、往御馬監潘相督理江西瓷廠、前珠池太監李敬兼廣東礦稅、輔臣沈一貫言、中使衙門、皆創設、並無舊緒可因、大抵中使一員、其從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須百人、則千人矣、此千人每家十口為率、則萬人矣、萬人日給千金、歲須四十餘萬、及得纔數萬、徒歛怨耳、今分遣二十處、歲靡八百萬、聖恩偶未之及也、乞盡撤之、不報、尋諸省皆併稅於礦使、　三月、內監王忠徵稅密雲、張爗徵稅蘆溝橋、　太監陳增馬堂爭稅、命堂稅臨清、增稅東昌、　命錦衣衛千戶韋夢麒、同御馬監奉御陳奉徵收湖廣等處店稅、徵銀六萬有奇、上以湖廣荊州原有辛效忠店房、曾經遼藩竊據、後張居正私意革免、命撫按奏明、巡撫支可大奏湖楚內錯江湖、故稱澤國、物產非有縑纊綺繡之奇也、厥貢非有璆琳琅玕之珍也、比歲採木重役、焚林竭澤、十室九空、舊有各項稅課、

如荊州遼府、張居正店房已經沒入、變價解京、盡屬民間之業、今僅於沙市徵收稅銀及各府原設有稅課司、有門攤商稅、有茶鹽油布雜稅、內以給解京濟邊之用、外以充宗藩吉凶之資大之供、官軍俸錢、科舉兵餉之需、小之作紙劄公費工食衣糧之數、紀載甚明、今若併前項收入內帑、則百用乏絕矣、若迫於用詘、復議加派、則下民怨咨矣、此猶以在官言之也、至其在民行貨有稅矣、而筭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筭及廬舍、米麥菽粟、饔飧也、而稅、雞豚肉食也、而稅、耕牛騾驢一畜產也、而稅、搜刮於十五郡之中、遍及于一百十六州縣之內、一歲之中、驛遞錢糧動益千計、雖欲不擾地方、不可得矣、楚故獷悍、又以橫政驅之、有莫知其所底止者、不報、戶科給事中包見捷、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左阽危、礦市為患尤烈、一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時論韙之、謫貴州布政司都事、未幾、臨清百姓變、毆稅使馬堂、幾死、見捷言若左券、　歙縣監生吳養晦投稅監魯保、言大父守禮逋鹽課二十五萬、乞追入給占產、從之、　左春坊左庶子葉向高、請罷礦、使不報、　大學士趙志皋病篤、特疏請停礦稅、不報、　四月、河南礦監魯坤言礦砂贏縮不一、請均派官民、從之、　十月、南京守備太監郝隆、劉朝用採寧國池州等礦、　戶科給事中李應策、姚文蔚、以播警乞停中官礦稅、不報、　八月、錦衣衛總旗申敏、奏湖廣興國州礦洞丹砂、命陳奉開採、　逮荊州府推官華鈺、黃州府經歷車任重、降荊州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荊門知州高則巽、各一級、以稅監陳奉誣劾也、初奉由武昌抵荊州、商民鼓噪者數千人、飛磚擊石、勢莫可禦、道府諸臣身犯其衝、殫力防護、獨華鈺以公事至夷陵、奉疑之、又惡其禁革差官冠帶、阻截司役書筭、故受誣尤烈、又稅課襄陽商人聚徒鼓譟、知府李商耕治其叅蹟、開鎮荊門、增設稅課、而荊門故非巨鎮、往來商船頗少、

誣知州高則巽阻撓俱降調　雲南稅監李榮虐諸生見詬榮劾巡撫陳用賓命下諸生於理
九月戶部進大珠龍涎香　十月驍騎衛百戶請徵湖廣郡縣積貯羨銀又興國州人漆有
光報徐鼎等掘古墓得黃金巨萬命陳奉同撫按查解　十二月命應天府取帘屏龍拆龍簾
諸上供物府丞徐申上書言費將巨萬弊不可言必不得已請增鑪鼓鑄以濟急報可　武功
衛百戶韓應桂奏土民夏國瑚報湖廣京山县有真礦鉛砂大青等物是時興國麻城開採止
得鉛砂得不償失即陳奉亦經營勞瘁苦於奉行巡撫支可大疏參應桂欺罔請置法上免其
罪撤回雲南道御史葉永盛奏差璫播虐請誅首禍不報
二十八年春正月武昌漢陽民千餘集撫按門陳稅監陳奉之毒撫按不敢理民情益憤　貴
州巡按宋興祖請停採木專力討播　逮西安府同知宋言稅監梁永劾其激衆倡亂也　二
月己卯命太監暨祿兼徵鳳陽安徽慶廬常鎮稅前止徵應天太平寧國淮陽至是從羽林千
戶王承德金吾百戶王鎮請也　南京守備太監邢隆稅沿江洲田　辛巳內監魯坤開彰德
衛輝懷慶開封等礦洞以武驤衛百戶張欽請也　戊子錦衣衛百戶王體仁奏徵長江船稅
從之　三月戊申四川貢扇不至左布政使程正誼等五人俱降調　庚戌兩淮鹽務少監魯
保叅稅監陳增委官程守訓假武英殿中書舍人恣虐不報　廣洋衛鎮撫戴君恩奏廣東遺
鹽及名馬天鵝絨鎮伏西錦珠寶皆土產上即命徵收總督戴燿極言之不聽　四月甲申雲
南礦稅寶井內監楊榮叅雲南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等　乙酉珠池市舶稅務內監
李鳳激變新會縣因叅鄉官吳應鴻等命逮治　鳳陽巡撫李三才請停礦稅曰自礦稅繁興
萬民失業陛下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併其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併其食而奪之征榷

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銀若干、今日某處稅若干、明日又加稅若干、今日某官阻撓礦稅、拏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上下相爭、惟利是聞、如臣境內、抽稅徐州則陳增、儀真則暨祿、理鹽揚州則魯保、蘆政沿江則邢隆、千里之區、中使四布、加以無賴亡命、附翼虎狼、如中書程守訓、尤為無忌、假旨詐財、動以萬計、昨運同陶允明自楚來云、彼中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聖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皇上愛萬世、人亦戀妻孥、柰何皇上欲黃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皇上欲為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不報、辛未、三才復奏、數月以來、章奏但繫礦稅、即東高閣臣前疏、非泛常國脈民命之所關、天心祖德之所在也、人主能為萬姓之主、然後奔走禦侮、若休戚不關、威力是憑、劫奪之已耳、斬刈之已耳、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產、掘人之墓、即在敵國讐人、猶所不忍、況吾祖席之赤子哉、窮困無聊、遂生窺竊、如徐州趙古元之類、是已、夫天下非小弱也、草澤之人、至廣且眾也、欲為古元者何限、獨以朝廷虛置得宜、欲乘之而無釁、故俛首降心從教、從令耳、今乃驅之使亂、臣懼萬姓不肯為朝廷屈也　南京守備太監下廬州、問六安州礦有無狀、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安有礦、高皇帝恐人盜採、有傷皇陵來脈、故六安衛特重巡山之任、不敢妄議開取、詔止之　六月戊戌、礦監趙欽劾富平知縣王正志、逮訊　七月、稅監王虎劾通州同知邵光庭、香河知縣焦光卿、降調、戊申、稅監陳奉訐江防參政沈孟化、蘄州知州鄭夢禎、降調、戊午、巡按御史王立賢奏稅監陳奉貪暴激變、不報、時陳奉道承天之金花灘、勒居民黃金、拷及婦人、并拘鍾祥知縣鄒堯弼、遠近大震　八月、把總韓應龍奏四川成都龍安

産璽茶重慶馬湖産名木命內監丘乘雲往徵　十二月辛丑湖廣稅監陳奉遣荊州衞王指揮開礦穀城不獲責貸主簿脅庫金若干邑人大懼羣擊之指揮走免餘俱溺江中

二十九年二月天津稅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方物禮部言大西洋不載會典眞僞不可知且所貢天主女圖既屬不經而囊有神仙骨等物夫仙則飛昇安得有骨韓愈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宜量給冠帶令還勿潛往京師不報　己丑武昌兵備馮應京劾陳奉十逆大罪逮至京下司理削籍奉欲開礦青山棗陽知縣王之翰以近顯陵拒之因誣及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俱削籍逮下獄之翰尋斃　三月武昌民變逐陳奉奉列兵殺二人匿楚府中命甲騎三百餘射死數人傷二十餘人奉踰月不敢出衆執奉左右六人投之江奉自焚公署門事聞謫知府王禹聲知縣鄒堯弼為民沈一貫論陳奉激變不報　四月督理直隸儀真等稅御馬監暨祿言臣徵盧鳳徽安遺稅并沿江船稅各撫按皆云重疊不敷請題寛處臣未敢憑二項共二十萬金今徵不滿萬始信撫按為可據而原奏人無憑也乞軫念民瘼以實徵觧上毋拘原奏人揣摩之數上從之時榷使奇暴獨暨祿請寛卹凡五上　六月己巳太監孫隆採稅浙直駐蘇州激變市人殺其叅隨黃建節等數人撫按詰亂民有葛成獨引服不及其餘下獄論死　直隸廵按御史劉曰梧行部徽州見程守訓豎坊曰特旨下書咸有一德即收之守訓訐奏曰梧短不報　七月陝西撫按奏歲貢羊絨四千匹奉命改織盤陵又降柘黃暗花二則每疋長五丈八尺日織一寸七分半年得匹豈能如額乞悉改織不報　九月起禮部尚書沈鯉大學士入閣辦事鯉陛見具疏望上以言致治又極陳礦稅之害尋值長至節上使太監陳矩晏之語及開礦事鯉言洩山川靈氣傷陵脈關係聖躬與聖子神孫不細上頷之　禮

部侍郎郭正域、　言世宗朝、罷内臣鎮守、及珠池貢物擾驛遞、濫奏帶開銀場者、按問遣戍不貸、備在實錄寶訓、幸罷諸中使、以杜亂萌、不報、　十月、以内監魯保司兩淮鹽政、兼浙直織造、請專勅與關防、禮部侍郎郭正域持不可、往白内閣、朱賡曰、勅去矣、勅中多勸戒語、正域曰、今文武臣奉勅者、孰無勸戒、能一一奉行否、何望於閹、退而具疏力爭、關防得無給、

三十年二月己卯、上偶不豫、急召輔臣沈一貫入諭、以勉輔太子、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翌日上安、諸事遂寢、停稅諭已出、上悔、急令追之、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不可反汗、上怒幾欲手刃義、義不為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唾之、始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温純約即日奉行、且頒天下、刑部謂弛獄須再請、亡何而旨格矣、　饒州景德鎮民變、稅監潘相舍人激之、相誣劾通判陳奇遠、下獄、三月、雲南稅監楊榮肆虐激變、滇人不勝憤、火廠房、殺委官張安民、撫按以聞、上怒、持其章不下、大學士沈鯉揭言、定亂宜速、久且生變、又具列榮罪狀、得毋株及、五月戊辰、太監劉成徵稅蘇松常鎮、激變、江西稅監潘相掠諸生、及輔國將軍謀託各宗大閧、抉門入、相走免、誣劾上饒知縣李鴻報怨、鴻除名、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稅之害、滇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粤以李鳳釀禍、欲剸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方、劫毀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翥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亂在旦夕、皇上能無動心乎、不報、

應天大風、拔富家樹成穴、魯保誣以盜礦、府尹徐申力白富家冤、而盛言帝京王氣、不可鑿、保不能奪、　九月、揚州富民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授其子弟、各中書舍人、

三十一年九月、雲南稅監楊榮、責麗江土官木增退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上言、麗江古荒服也、木氏世知府、守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土番、不宜自撤其藩、貽悞封疆、不報、

三十二年三月、都御史温造言礦稅毒虐乞逮廣東稅使李鳳撤陝西稅使梁永雲南稅使楊榮不報、　八月丙午、武驤百戸陳起鳳請採大木以覬利除名盡逐其黨、時大雨、都城奔壞、戸部尚書趙世卿言蒼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可畏礦稅貂璫掘墳墓奸子女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今將索元元於枯魚之肆矣不報　九月戊申、翰林簡討蔡毅中上皇明祖訓節畧内關礦稅者為註疏二十二卷不報

三十三年春正月壬辰廣東撫按戴燿林東漢奏稅監李鳳憾潮州推官姚會嘉遮辱於廣州、不報　二月丙午、巡按廣西楊芳國言稅監沈永壽以土產金銀鉛錫派有司包解永康思恩等州原無礦洞亦派多金宜免不報　八月、禮部侍郎馮琦上言礦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兵稅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礦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必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繹騷而繹騷更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疏留中　十二月壬寅、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釋礦稅在獄承天諸生沈機等十二人

三十四年春正月癸巳逮咸陽知縣宋時隆下獄時命停礦稅監梁永堅報咸陽潼關委官不宜罷益樹黨布虐巡撫顧其志捕惡黨置之法永大恨之永又檄時隆取絨氊千五百隆時不予遂誣時隆刼稅閣臣揭沮不報　二月己未南京内官監丞徐壽偽造印牒稱中旨徵南工部杉枋三千部報詐窮下守備太監劉朝用訊之　三月己巳朔大學士沈鯉朱賡言秦人恨梁永甚宜撤不報乙亥、江西礦務太監潘相以停稅移景德鎮請專陶從之丁丑仍以江西湖口稅務歸稅監李道己卯雲南礦務太監楊榮被殺榮久於滇恣行威福杖斃數千人榜掠

指揮樊高明等盡捕六衛官人人自危指揮賀世勲韓光大遂倡衆焚其署徒黨輜重皆燼事聞上怒不食曰榮不足惜何紀綱頓至此罪其首事罷中使不遣以稅課歸四川稅使丘乘雲世勲下獄死光大戍邊　五月巡撫鳳陽李三才言恩詔中格流傳二說一新政原非聖意故旋開旋閉一沈一貫恐沈鯉朱賡妨位恥事不出己計傾左右致善事不終上怒奪俸三月一貫奉辯不問

三十五年七月壬辰撤陝西稅監梁永還京初巡按陝西御史王基洪劾稅監梁永陳兵殺傷吏民巡撫顧其志奏至平甚上疑之梁永遂訐奏咸陽知縣滿朝薦承御史意伏兵渭南刼貢上怒命逮朝薦廷臣論救不聽時緹騎止灞上宗室士民毋慮數萬人圍永署朝薦閒道就檻車藍田知縣王邦才亦發奸剔蠹與永相左并為永誣逮至是中旨撤永還　十一月巡撫福建徐學聚戶科給事中江灝劾稅監高寀不法不報初寀肆虐閩中舊撫袁一驥捕其爪牙置之法寀造樓船舿艎治戎器招集亡命徵集百貨將出與諸番市閩人集其門詬之寀所殺傷百餘人焚民居無筭一驥力輯之乃定已又招紅夷入市殺戮商漁漸窺內地故學聚奏之

三十六年五月甲寅遼東稅監高淮激變錦州淮恃寵恣橫吏民小拂意父子老弱係累相屬於道徵稅私賦倍之每開市奪其善馬駑者强勒堡軍以重價購償自疏調度兵將詡其功伐總督蹇達劾奏內臣不得豫政典兵不報至是索賄錦州軍戶軍戶殺其使激衆千人圍之淮倉皇逃入山海關吏部左侍郎楊時喬戎政尚書李化龍力言遼東重困危在旦夕皆高淮擾民激變以資禍患上命撤淮還京

四十一年六月初廣東珠池自萬歷三十二年停採至是金吾右衛指揮倪英上章請開刑科

給事中郭尚賓、論開採之害、不報、

四十二年二月、命各省稅課減三分之一

四十三年八月、命內官呂貴暫提督浙江織造、江西稅監潘相、擻催福建廣東稅課、閣臣言之、不聽、　九月丁丑江西湖口稅厰火大學士吳道南請罷湖口商稅、不報、

四十四年四月丙午、雷火焚通州稅監張燁、樓居、御史金汝諧以聞、請罷稅使、不報、　八月、萬壽節加稅監河南胡江、江西潘相、通灣張燁、天津馬堂、四川丘乘雲、南京劉朝用歲祿、賜呂貴飛魚服、

四十七年五月、吏部候選儒士蔣定國、奏採山西夏縣等礦、疏不由通政司、通政使姚思仁糾之、時遼東三路敗兵餉告急、歙人曹致廉等、奏乞同內監搜江南富家借餉數百萬、思仁復疏爭之、

四十八年七月、上崩、遺詔罷一切礦稅、并新增織造燒造等項、建言廢棄及礦稅詿誤諸臣、酌量起用、奉皇太子令旨、盡行停止、稅監張燁馬堂胡濱潘相丘乘雲等、撤還京、

谷應泰曰、聞之、銀鏤金品、列之禹貢、甘人璣貝、載在周禮、國有常經、非可以無藝征之也、況王者藏富於閭閻、天子不下求金車、良以多欲者仁義難施、黷貨者亂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謹也、神宗奕葉昇平、邊圉封貢、海內乂安、家給人足、而乃苞桑之憂不繫於慮、日中之昃不虞於懷、遠賢士大夫、親宦官宮妾、女謁苞苴、陰性吝嗇、孳孳所談利之所萌耳、逮至萬歷二十四年、張位主謀、仲春建策、而礦稅始起、於是命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駐山東、高寀領福建、楊榮辦雲南、丘乘雲駐四川、李敬揖廣東

郝隆劉朝用采池州陳奉領湖廣魯坤開彰德衛輝大璫雜出諸道紛然而民生其間富者編為礦頭貧者驅之墾采繹騷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礦務之外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榷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荊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襍稅莫不設璫分職橫肆誅求有司得罪立繫檻車百姓奉行若驅馳馬雖漢室牢盆桑孔乘傳熙豐手實雞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至乃國法恣睢人懷痛憤反爾之誠覆舟之禍亦間有之以故高淮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當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而深宮不省疏入留中其始因礦稅而設璫者繼則璫媚而迎合在礦稅者繼則璫肥而交結在宮闈則根深固未易卒拔故也善乎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逮至三十三年而稅歸有司礦使停罷輪臺之悔不亦晚乎然且兩載以還稅監不革七年之後珠池復開比之衛武飲酒之悔秦穆臨河之誓亦何習與性成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六

東林黨議

神宗萬歷二十一年二月京察竣三月己未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論吏部稽勳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郎中楊于庭臺省交謫而吏部曲為解僅議一職方主事袁黃非體上責吏部回奏尚書孫鑨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亦言之臣

不忍以功為罪且既命議覆自有異同惟各原其心求歸於當若知其無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為上以不引罪奪俸三月考功郎中趙南星鐫三職調外淳熙等並罷劉道隆以不指名亦奪俸鑨乞休不許鑨復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朋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為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權固有在不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為專權則無往非耑矣以留二京職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為口實又大罪也因請乞骸骨歸先是內計去留先白閣臣鑨及南星力矯之王錫爵不悅鑨既被譴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賈巖國子助教薛敷教俱論救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啟睿復合疏言之孔兼允成敷教俱謫外甲子禮部員外郎陳泰來疏曰臣通籍十七年四歷京察部權自高拱張居正以來尚書惟張瀚嚴清選郎惟孫鑨陳有年頗能自立餘則唯唯吶吶濫觴於楊巍而掃地於劉希孟謝廷寀今復借拾遺熒惑聖怒卽去時之故智將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為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閣臣而後為不結黨上怒降泰來癸未左都御史李世達請宥泰來等不聽南星淳熙于庭黃各削籍　四月辛丑吏部尚書孫鑨罷　九月吏部右侍郎趙用賢罷先是用賢為檢討生女三月中書舍人吳之佳約以幣及用賢諫張居正奪情削籍之佳為御史過吳門用賢往餞不為禮因反幣終字女蔣氏之佳子鎮亦他娶不相及也用賢負氣節素不為王錫爵所善鎮訟之罷用賢之佳亦降戶部郎中楊應宿議趙用賢絕婚非是行人高攀龍申救得罪諸臣語侵閣臣指應宿為諂諛應宿遂訐攀龍并及吏部文選郎劉四科趙南星

顧憲成等錫爵封應宿疏上閏十一月甲午行人高攀龍上言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近李禎魯乾亨復乞歸選司孟化鯉又削籍矣中外不曰輔臣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果謂出於聖怒則諸臣自化鯉而外未見忤旨何以皆至罷斥也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媢嫉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遺以拒諫之誚為聖德累不小丙申都察院左都御史孫丕揚覈揚應宿激而嫚罵高攀龍踈而易言命降應宿湖廣按察司經歷攀龍揭陽縣典史仍諭建言諸臣時事艱難不求理財足兵寔政乃誣造是非部院公論所出今後務持平覈寔

二十二年五月丁亥吏部推閣臣王家屏沈鯉陳有年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右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不允初閣臣王家屏以諫册儲罷歸至是上諭有不拘資品堪任閣臣語吏部遂以家屏等名上上覽不懌下旨詰責以宰相奉特簡不得專擅吏部尚書陳有年爭之以為冢宰總憲廷推自有故事王家屏為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因乞骸骨上命馳驛還籍以孫丕揚代之辛卯以沈一貫陳于陛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調文選郎中顧憲成給事中盧明陬遂中立先後疏救上益怒憲成削籍謫明陬中立按察司知事甲午禮部郎中何喬遠奏救憲成謫廣西布政司經歷先是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為請政府惟王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放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然時行性寛平所斥必旋加拔擢一貫既入相以才自許不為人下憲成既謫歸講學於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

持附一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二十三年秋七月己卯巡按直隸御史趙文炳劾吏部文選郎中蔣時馨倖進鬻爵下廷議尚書孫丕揚代時馨辨丙戌時馨削籍時馨貪黷初知新喻調嘉魚遷南京大理寺評事故為散衣冠從鄒元標講學歷考功文選二司及被劾請廷責且曰戎政兵部左侍郎沈思孝庇浙江海道丁此呂避察不得又求少宰不得遂同諭德劉應秋大理右少卿江東之等詆李三才授趙文炳奠陷太宰而代之上怒其瀆辨甲午逮故浙江海道副使丁此呂蔣時馨既斥孫丕揚為釁由此呂沈思孝以此呂建言不宜察丕揚遂上此呂訪單貪婪贓跡雖建言無倖脫理命逮下獄對簿之日承服硃砂床具等纍纍丕揚遂與思孝交惡矣八月沈思孝言孫丕揚庇屬負國丕揚乞休不允十一月丁丑工部員外郎岳元聲言言官攻言官大臣攻大臣不若俱罷之

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大學士張位乞罷不許時吏部尚書孫丕揚乞休疏二十上言權官坐謀鷹犬效力義難再留以位黨丁此呂沈思孝也上責丕揚無大臣體宜協恭毋相牴牾閏八月吏部尚書孫丕揚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沈思孝罷

二十七年五月丁巳以光祿寺卿李三才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

二十九年九月戊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沈鯉朱賡兼東閣大學士值文淵閣時廷推九人上已點朱國祚馮琦而沈一貫密揭二臣年未及艾曷少需之先爰立老成者賡得入鯉先任禮部與申時行左請告上不許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因疏劾鯉鯉求去益力上私語曰沈

尚書不曉我意遂有是命

三十一年夏四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趑等相訐章下禮部初楚恭王隆慶初廢疾薨遺腹宮人胡氏孽生子華奎華璧或云內官郭綸以族人如綍奴產子壽兒及弟如言妾子尤金梅所出並入宮長為華奎次華璧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堅持之乃寢華奎既嗣楚華璧封宣化王華趑素強禦忤王趑妻又如言女知其詳趑遂盟宗人二十九人入奏楚先王風痺不能御內乃令宮婢胡氏詐為身臨蓐時抱妃兄王如言子為華奎又抱妃族王如綍舍人王玉子為華璧皆出於妻恭人王氏口王氏如言女故知之二孽皆不宜冒爵章入通政司沈子木持未上六月楚王劾宗人疏亦至事下部禮部右侍郎郭正域曰王奏華趑事易竟華趑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世系事難竟楚王襲封二十年何至今始發而又發於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趑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真見出真情否王假則華趑當別論王真則華趑罪不勝誅沈一貫以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正域江夏人一有偏徇禍且不測非勘則楚王跡不白各宗罪不定王跡勘各宗罪不勘人於何服時正域右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祭酒黃汝良皆謂王非假一時閣部互相齟齬給事中姚文蔚劾郭正域故王護衛中人修怨謀陷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劾御史于永清給事中姚文蔚刺及沈一貫九月己巳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皋各劾郭正域夢皋并及次輔沈鯉俱不報上卒以王為真而正域罷去尋楚府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煊等請復勘假王不聽時票楚事皆朱賡二沈引嫌不出　十一月妖書事起沈一貫疑郭正域為之錢夢皋遂直指正域且及輔臣沈鯉陝西道御史康丕揚將例轉內監賈忠貞語丕揚乘妖書可

免丕揚遂起而佐之、後歸獄曒生光得解、詳爭國本
三十三年春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部左侍郎楊時喬輔臣沈一貫憚其方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疏上、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時喬與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疏上留中、三月辛巳吏部趨計疏、中旨留被察給事中錢夢皐御史錢一鯨等復論京察科道不稱職者甚衆豈皆不肖必有私意朕不得無疑蓋以一貫私人被詰責也時喬純言察處科道萬歷二十一年科七人道七人二十七年科五人道九人今議處科四人道七人皆參衆矢公而聖諭嚴切臣等無狀宜罷上不問南京總督糧儲尚書王基以拾遺自辨上特留之夏四月、刑科給事中錢夢皐復論楚事、請削前侍郎郭正域籍并言左都御史溫純黨庇工科給事中鍾兆斗例轉、亦誣奏純、純乞休、大理少卿、徐宗濬吏科都給事中侯慶遠御史孔貞一等、皆論夢皐違禁妄辨、吏部左時郎楊時喬亦言之、俱不報五月候補職方郎中劉元珍劾沈一貫、徧置私人蒙上箝下、錢夢皐妄奏求容士林不齒一貫夢皐皆疏辨夢皐謂元珍為溫純鷹犬降一級調極邊六月、吏部員外郎賀燦然言被察科道與溫純皆當去、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蕭如松朱吾弼各論王基錢夢皐鍾兆斗必不可留沈一貫結近侍陽施陰設秋七月兵部主事龐時雍直攻沈一貫欺罔誤國於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致仕、錢夢皐鍾兆斗各避疾京察始得奏尋謫賀燦然龐時雍奪朱吾弼俸拾遺南京戶部尚書免王基時有布衣在一貫坐夢皐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布衣應聲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識者噱之
三十四年夏六月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御史孫居相劾沈一貫奸貪大學士沈一貫沈鯉並致

仕、一貫連歲乞休疏八十上、始允鯉居位四載、嘗列天戒民窮十事、書之於牌、每入閣則拜祝
之、或譏鯉為詛咒、上命取觀之、曰、此非咀咒語也、妖書事起危甚、賴上知其心得无恙、及放歸
得旨不如一貫之優、各賜金幣、鯉半之、出都日猶有譏其衣紅袍閱邊者、中官陳矩為解乃已、
孫居相奪歲俸、陳良訓鐫三級調外、
三十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直文淵閣、又諭朱賡名舊輔王錫爵、時顧憲成移書向高、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為工、賢否溷淆、
引張禹胡廣為戒、廷機故出沈一貫門人多疑之、給事中王元翰胡忻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
宗契等、交章劾廷機、廷機故清介、而攻之者詆為輦金輿援、御史葉永盛極辨之、廷機伏闕辭、
不允上下旨切責元翰等、　秋七月、總督漕運李三才、請補大僚、選科道、用廢棄、其論廢棄曰、
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路、永棄不收、總之於皇上無忤、今乃假主威以錮諸臣、又借忤主
之名以飾主過、負國負君、莫此為甚、參政姜士昌賫表入京、奏別遺奸、錄遺逸、遺奸指王錫爵
沈一貫朱賡、又曰古今稱廉相必稱唐楊綰杜黃裳、然二賢皆推賢好士、惟恐不及、而王安石
用之驅逐諸賢、竟以禍宋、時李廷機有清名、故士昌規及之、賡廷機上疏辨、隆士昌廣西僉事
御史宋燾論救、謫平定州判、加謫士昌興安典史、
三十六年五月、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輔臣朱賡李廷機大罪十有二、指一貫賡廷機為過去現
在未來三身、布置接援、從風而靡、上以其誣詆、謫普安州判、　九月、先是王錫爵辭召手疏言
皇上於章奏一概留中、特鄙棄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囂、臣謂君父至尊、必自
立於無過之地、請幡然降旨、盡降關稅、名還內差、散內庫之有餘、濟邊儲之不足、上下必歡呼

踊躍以頌聖德、留中章疏、亦自有緩急、如推補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為先、庶官以科道為急、如道考選久停、與其故裁抑留不肖、以塞賢者之塗、孰若稍疏通簡新進、以決舊日之壅、此今日攬權上策也、時疏甚密、而都御史李三才、鈎得之、泄言於衆、請錫爵以臺省為鷹犬、於是南京戶部給事中段然首論錫爵與朱賡密揭擅權亂政、不報　起孫揚丕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月壬戌、起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為南京光祿少卿、辭不至、丙寅、工科給事中何士晉、劾錦衣衛左都督王之楨為輔臣爪牙心腹、亟宜顯斥、禮科給事中張鳳彩、刑科都給事中蕭近高給事中張國儒交章糾王錫爵朱賡、國儒言臺省五十餘人、共糾朱賡奸狀、而尚書趙世卿曲媚之、俱不報、十一月壬子、朱賡卒於官、賡性淳謹、同鄉沈一貫當國、善調護、故妖書楚獄、其禍不蔓、賡卒、廷機當首揆、言路益攻之、廷機決計不出、葉向高獨相、而攻廷機者未已也、遂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廟、乞放、凡五年、至萬曆四十年、始得請、寒暑閉門、無履跡、

三十七年春二月、丙寅、御史鄭繼芳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貪婪不法、元翰亦奏辨繼芳為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初給事中王紹徽、善湯賓尹、營入閣甚急、嘗語元翰曰、公語言妙天下、郎一札揚湯君、湯君且為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元翰辭焉、紹徽啣之、因嗾繼芳擿元翰、　夏四月吏科糾擅去諸臣、初工科給事中孫善繼拜疏竟去、劉道隆繼之、王元翰顧天峻李騰芳陳治則各先後去、命削善繼籍、道隆等各降秩、時南北科道、互相攻詆、至不可問、　戶科給事劉文炳請名鄒元標、不報、　十二月乙丑、工部主事邵輔忠論總督漕運李三才、結黨徧天下、前圖枚卜、今圖總憲、四岳存鯀、漢臣諛莽、天下之大可憂也、時三才需次內臺、輔忠首劾之、繼以御史徐兆魁、三才奏辨、工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在衡

交章為三才辨俱不報三才負才名初為山東藩臬有聲民歌思之撫淮十年方稅璫橫甚獨能捕其爪牙以尺箠驚大盜三才多取多與收採物情用財如流水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憲成信之亦為游揚三才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即寒儉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至是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為難公論絀之

三十八年五月壬子吏部主事王三善乞勘李三才不報前吏部郎中顧憲成遺書葉向高謂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學力行為古醇儒當行勘以服諸臣心時給事中金士衡毅然力保三才給事中劉時俊兵部郎中錢策爭之紛如聚訟

三十九年二月戊子總督漕運李三才免　三月吏部尚書孫丕揚糾御史金明時倡言要挾逃察命下都察院議處初明時巡關劾寶坻知縣王淑汴吏部右侍郎王圖子也及臨京察知不免遂先發攻王圖御史史記事論之明時奏辨主事秦聚奎言明時論王圖在去年十二月丕揚論明時在今考察先一日而卒之明時撓察之疏杳乎無聞大臣結黨欺君天下大勢趨附秦人今之丕揚非復昔之丕揚矣於是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俱以撓察論聚奎丕揚奏叅聚奎并以湯賓尹等七人訪單送內閣閣臣葉向高疏如丕揚指金明時以不謹免尋以辨疏犯御諱削籍四月庚辰計疏下命秦聚奎閑住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郎中張嘉言主事徐大化御史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岳和聲降調有差　五月給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湯兆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　翰林院修撰韓敬疾去敬先師事湯賓尹在禮闈越房

拔為第一、敬有時名、而好縱横之學、恣色貨之好、時攻賓尹因及敬、
四十年二月癸未、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十一年二月辛丑、御史劉廷元劾光祿寺少卿于玉立依附東林、東林風波翻覆、宜顯斥不報、十月禮科給事中亓詩教言今日之爭、始於門戶、門戶始於東林、東林倡於顧憲成、刑部郎中于玉立附焉、憲成自賢、玉立自奸、賢奸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諸曹、關通大內、操縱朝權、顧憲成而在、甯顧見之哉、末刺及葉向高、向高奏辨、
四十二年八月癸卯、大學士葉向高致仕、十一月御史劉廷元參李三才估廠盜皇木結交內侍起官、御史劉光復給事中官應震等交章論之、命給事中吳亮嗣往勘、亮嗣報其實、下三才舍人於理、三才尋削籍、
四十五年三月、京察革刑部主事王之寀職為民、賓尹子倩陸大受皆被斥、時葉向高既去、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短長、吏部尚書鄭繼之、主察徐紹吉韓浚佐之、之寀初爭挺擊、為韓浚所糾部處坐以貪汙、子倩大受有清操、持論與之寀合、亦被逐、時上於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於是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為亓詩教韓浚周永春、楚為官應震吳亮嗣、浙為劉廷元姚宗文、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為之主、賓尹負才名而淫汙、辛亥京察被斥、至是察典竣、韓浚以問鄉人給事中張華東、華東曰、王之寀論甚正、何為重處之、浚驚愕不語、
四十六年十二月、主事鄒之麟奪職閑住、之麟負才名、附給事中亓詩教韓浚、求轉吏部不得、遂訐奏詩教浚、又擅離任被斥、

四十七年十二月、會推閣員禮部左侍郎何宗彥、以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不得預、御史薛敷教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惜之、而禮科都給事中亓詩教兵科薛鳳翔、又屢駁其如延登指、各歸責於輔臣方從哲、從哲奏辨、俱不報、先是國本之論起、廟堂益相水火、上頗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方從哲獨相七年、上喜其無能而安之、山東趙煥為冢宰、詩教又從哲門人、故其勢尤張、已而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為選君、必以年例處姚宗文劉廷元、齊浙遂離、之麟既被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嘉賓鍾惺皆有才名、俱改用、而嘉遇素潔清、亦與衆共擯、趙興邦為兵垣、仍入禮闈、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興邦遽陞京卿、御史唐世濟助嘉遇攻興邦、而亓趙之勢衰、時廷議所喧持者、唯禁道學一事、吏治邊防、俱置不理、

泰昌元年、卽萬歷四十八年也、八月己酉、起鄒元標為大理寺卿、科臣惠世揚上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之治亂、然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吏部尚書周嘉謨奏列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於是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悉起部寺諸官、壬戌、以侍讀學士劉一燝韓爌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仍諭內閣特名舊輔葉向高、初光宗踐祚踰月崩、未及用向高、熹宗既卽位、乃遣行人徵之、 十一月給事中惠世揚遇災陳言、因条大學士孫如游、薦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寀陸大受等、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致仕、從哲以紅丸移宮二案、臺省交章論之、至是歸、

熹宗天啓元年春正月、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漣以移宮一案、御史賈繼春侵之、漣因乞歸、詳三 御史馬逢皋上言、楊漣何罪、無罪卽功、功在安社稷、罪在攻大璫、罪璫未誅、而發璫罪

者先作楚囚之悲君子退則小人進矣、　二月、御史周宗建上言國家之治亂由於議論之公
私皇祖戊申以後沈一貫未敗之時、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
芟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皋康丕揚為之首、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
雜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擯、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紹芳
等為之首、壬子癸丑之交、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雜以小人則學差可擯考選可排、吏兵之諸
事可日試以為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為阱、時則有亓詩教趙興邦為之首、有如今日、三洛
並下、君子進庸矣而臣竊為先事之慮者以用人言之、如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
熊明遇魏雲中等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如必借此相引、積攢之貪邪、齊思梯架於月旦、窮
凶之醜類、尚留春夢於餘灰、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援臣之所謂不得不慮
也以移官言之、如方震孺毛士龍等十有餘章闡發既明、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名、用
於他日、臺臣賈繼春質心愛主、何妨付定論於國人、若復侈談羽翼追憶几筵、欲歸疑端愈增
滋蔓又臣之所謂不得不慮也臣請約言之、銓除在真品、毋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毋輕
出言以佐鬪、國家要以邊事為首務、毋自起室內之戈今日終以君德為大本、毋徒為將順之
節、　三月起劉宗周禮部主事、王之寀刑部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　八月、給奉聖夫人客氏
地以陵工成命敘錄魏進忠御史王心一馬鳴起吏科給事侯震暘倪思輝朱欽相等先後糾
之降調有差、詳魏忠賢亂政
二年春正月、起吏部郎中趙南星為太常寺卿、　三月、禮科惠世揚疏參輔臣沈㴶借募兵之
名、為護身之術、陰使其黨晏日華潛入太內、誘劉朝等練兵、再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

死士、有違祖制、不聽、御史侯震暘亦以劾漼調外、六月、刑部尚書王紀奏劾輔臣沈漼巧能移人主之視聽、力足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黨、誅鋤正士、黃臺瓜詞已賦、同文館獄將興、又曰、臣指其蔡京、而漼不肎受、試取惡世揚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等疏、一一讀之、則京之為京、隱括於此矣、上以煩言責之、漼尋予告回籍、紀革職為民、 八月、以楊漣為太常寺少卿、 兵科給事朱童蒙疏劾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建壇講學、醵金立院之非、標等上疏自理、上優詔答之、工科給事郭興治復劾、內有、比擬妖賊、諸語、上責其狂悖、奪俸、於是元標從吾互疏乞休、元標卽移家出城、遂予告馳驛去、 翰林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寔、留中、庶吉士鄭鄤疏促之、俱降調、詳魏忠賢亂政 太僕少卿滿朝荐上言國事顛倒、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疏入、除籍為民、 十一月、以趙南星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十二月、以顧秉謙魏廣微為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二月、奪御史周宗建俸、南京御史徐世業、劾宗建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辯、詞連郭鞏有結交宮闈、獻媚進忠之語、中旨切責、 冬十月、以楊漣為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

四年二月、推南京吏部尚書、鄒元標中旨以衰老罷之、 夏四月、吏部尚書趙南星、上言吏部四司、惟稽勳司一人、餘司皆二人、以稽勳事寡也、然今日之稽勳、皆儲為文選考功之用、宜就近推補司官、不資拘格、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調吏部、呂坤黃克念等同邑同司之例為言、上從之、於是南星調職方司郎中鄒維璉為稽勳、主外察、維璉與原任主事吳羽文皆江西人、羽文遂拘舊事求去、維璉亦不敢履任、刑科傅櫆疏侵之、羽文求去益堅、維璉亦上疏力辭、櫆復疏以僉都御史左光斗、吏部都給事魏大中、交通故內監王安中書汪文言、詔下文言於獄、

嚴訊之、光斗上疏自理、大略謂璫之意、不利於稽勳、有鄒維璉、銓司有程國祥、吏垣有魏大中、故欲一網去之、且指其冒東廠理刑傅繼教為兄弟、布置窟穴、大中亦上疏辨、得旨命大中赴任供職、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相繼為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請骸骨疏曰、臣十八疏乞歸、皇上謂時艱主憂、臣卽去何安、顧臣罪戾多矣、卽如科臣傅櫆所論汪文言、寔臣具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臣取罪之故、當聽公論、不敢妄辨、以滋紛紜、耿耿愚忠、竊謂言官之訐奏、釁不可開、駕帖之拏人、漸不可長、惟皇上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於以釋官府之嫌、消縉紳之禍、上慰諭留之、已而大中既涖任、復傳旨詰責大中櫆情事未明、何得赴任、櫆乃上言、明旨不宜二三、中旨恐開旁竊、糾近臣以自解、七月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再入相、政移忠賢、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動卽掣肘、楊漣二十四罪疏上、忠賢恨刺骨、御史林汝翥忤璫、羣璫圍向高第索之、向高知時不可為、發憤決去、疏三十三上、後得請、　左都御史高攀龍、糾劾貪汚、御史崔呈秀落職回籍、呈秀巡按淮陽、有狼籍聲、吏科都給事魏大中、發其餽遺、攀龍因回道考察劾罷之、已而呈秀以魏璫義子起用、　冬十月朔、有事太廟、輔臣魏廣微不至、魏大中糾其無禮、指稱惟奢安不拜正朔、廣微深銜之、上疏自辨、御史李應昇復疏糾之、謂廣微不可見乃父於地下、廣微見疏恚甚、廣微父魏允貞也、嘗為諫官、得罪閣臣去、　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不允、亦調外、時推山西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沈靜有為、欲以處之、言於員外夏嘉遇、嘉遇述其意於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化中深然之、及化中途逢大中、告以故、先是應祥令嘉善、大中知其才守、遂會推焉、陳九疇有私

恨遂論應祥昏耄大中以門牆私之互相奏辨有旨會勘吏部坐臺臣論人失寔上中旨以比周切責之降大中等於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士韓爌力救不聽引疾歸已而刑部尚書喬允升吏部侍郎陳于庭都御史楊漣左光斗太常卿謝應祥部屬張光前鄒維璉科道袁化中許譽卿等一時盡黜部署皆空戶科給事中陶崇道上言諸臣各執成見不無異同尤望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而天語頻煩責以朋比彼此之互異既章水火之情形立見虞廷黜陟不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為殷鑒疏入降調　十二月起徐兆魁為吏部左侍郎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燁太僕寺少卿徐大化呂雲鵬孫杰大理寺寺丞霍維華郭興治楊維垣等皆科道以御史梁夢環追論復逮汪文言自是羅織靡已楊漣魏大中相繼斃於獄（詳魏忠賢亂政）御史李蕃疏劾輔臣朱國禎時韓爌既去魏廣微未得為首輔嗾蕃劾之

五年秋八月御史張訥請廢天下書院　殺熊廷弼初楊左事起以移宮為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也已復改為封疆周朝瑞曾疏薦廷弼而顧大章與楊維垣相疏辨與楊左又無與也乃以封疆牽入移宮於是一網盡矣（詳魏忠賢亂政）

七年八月上崩無嗣遺命以信王入繼大統誅魏忠賢客氏其黨相繼伏法（詳魏忠賢亂政）　冬十月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上言東林餘孽徧布長安每欲因事起釁憂不在小乞勅下廠衛嚴緝禁之上曰羣臣流品先帝澄汰已分初朕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毋事揣摩形影以滋爭競　十一月戶部員外王守履劾崔呈秀薦舊輔韓爌上以韓爌清忠有執下所司知之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臣入都邸抄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夫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又邪黨乎虛中言之東

林則亦天下之才儁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秉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己寧任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矣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恩綸酌用乃任事諸臣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深防報復臣竊以為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為同心況年來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不須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所謂方隅未化也韓爌清忠有執聖諭鑑知而廷議殊有異同則徒以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封疆失事累累有徒而時議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詞臣文震孟三月居官昌言獲罪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起用之旨再下悠謬之談曰甚豈以其前兄從龍不逞之事乎夫賢愚相越古今多有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臣所謂正氣未伸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於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毀折者俱宜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為勝負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疏入上不納御史楊維垣以詞臣持論之偏疏駁之元璐復上言維垣疏臣持論甚謬怪臣甚稱東林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之楊漣提問崔呈秀之高攀龍乎且當

時于三才特推其揮霍之略。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特未即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今忠賢窮兇極惡。維垣猶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為國為民。而何況三才虎彪結交近侍。律當處斬。初擬止于削奪。維垣不聞駁正。又何況廷弼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觸璫嬰禍之蹤。加以說情罔利。已非矣。如廷弼特票免一梟。未舍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逆璫借為楊左諸人追贓地耳。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著聲。以參沈潅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均得罪於逆璫者也。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躐級之儔。孰為榮辱。自此義不明。于是畏破帽策蹇者。相率為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邪謀。則不可。逆璫毀書院。逐正人。籍學士大夫之口。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宣聖為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假借矯激四字。夫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爲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而謂東林之名義。盡假也。東林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外。如顧憲成趙南星馮從吾陳大受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真理學真骨力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維垣以真小人侍其貫滿可攻而去之。崔魏之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維垣以無可奈何之時。為頌德生祠解嘲。假令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為不可異同。而舞蹈稱臣乎。

又令逆璫以兵刼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所借。頗就節不阿。或逐或遠。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别妍媸。而揭揭代逆璫分謗。臣願維垣之熟計之也。上是之。時元璐屢言事、大學士來宗道常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相、　五月、御史袁弘勳劾大學士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閑住無虛日、最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事、未暇平章、惟亟亟要典、謂水火元黃、是書為祟、今燬矣、水火玄黃息耶、戰耶、未燬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燬以後、鴻訓又借之以殛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鎮撫司僉書張道濬亦訐攻鴻訓、工科給事中顏繼祖爭之、且言道濬出位亂政、非重創不止、御史史范高捷相繼彈鴻訓、鴻訓尋以事罷歸、　十一月庚申、會推閣員、吏部侍郎成基命、禮部侍郎錢謙益等、禮部尚書溫體仁訐謙益天啓初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上召廷臣及體仁謙益於文華殿質辨良久、上曰、體仁所參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衆、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之典、俱自謙益主持、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深望重、如糾謙益、何不先於枚卜也、體仁曰、前猶冷局、今卜相事大、不得不為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上叱之、下錦衣衛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旋回籍、除名為民、下千秋於刑部、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皆故事、僅一二人主持、餘無所言、即言出而禍隨之

矣、上大稱善、遂停枚卜、卒用延儒、延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延儒以召對稱旨、至是枚卜謙益必欲得之、而慮以延儒同推勢必用延儒、遂力扼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延儒、不推適滋上疑耳、於是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深、體仁發難、而延儒助之、謙益不知也、忽蒙召對、謙益自為枚卜定於此日、及入見、方知有體仁疏、體仁與謙益廷辨、體仁言如湧泉、而謙益出不意屈、

二年春正月、定逆案、 召廷臣於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華劾禮部尚書温體仁有媚璫詩刊本、上問體仁、體仁謂出自錢謙益誣論、又出御史任贊化參體仁疏、其語褻、上不懌、謫贊化於外、御史吳甡言、因温體仁前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斥任贊化、班行無色、乞召還言官、不聽、

三年五月、左諭德文震孟上言、呂純如羅織諸賢、今藉與援恩借邊才起用、吏部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年例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才、疏入、命指實具奏、永光有清執東林以其異己、給事中張國維、御史毛羽健等交劾之、俱不問、至是震孟再糾之、

四年春正月、翰林院編修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調外、初定魏崔逆案、輔臣錢龍錫主之、袁崇煥之獄、御史史𡎴力謀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延儒、温體仁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不敢任、又上英察、不能遽起大獄也、道周疏上、延儒意稍解、時大學士韓爌亦被劾歸、 二月、給事中葛應斗糾御史袁弘勳、錦衣衛都督同知張道濬、通賂竊權、命下理、弘勳坐參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賄囑、於兵部尚書梁廷棟、吏部尚書王永光、弘勳、道濬皆永光

所任也俱論戍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論永光蒞貪崇墨、永光罷　五月、釋故大學士錢龍錫獄、戍定海衞、龍錫出獄周延儒即過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龍錫深德之未幾溫體仁至龍錫因述延儒語體仁曰、上固不甚怒也、於是聞者謂體仁質直而延儒虛偽然亦體仁之巧於擠延儒也嘉善錢士升、為龍錫門生聞體仁語頗多之而輕延儒體仁遂與相結

五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薦黃克纘劉宗周等、御史吳彥芳奏薦李瑾李邦華等、上以其朋比惡之下彥芳執御於理、坐上書不以實律杖為城旦、

六年三月、刑科都給事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借叢威人延儒嘗語去輔李標事云上先允放余封還原疏上即改留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羲皇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至指借停刑以罔賄利、此固通國所共聞也且引刑科給事李世祺為證、世祺亦奏延儒有此言不問、戶科給事中朱文煥、亦劾延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六月大學士周延儒罷始溫體仁與延儒深相結納、延儒力援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攻延儒體仁無一語相助、於是陳贊化屢糾延儒、即羲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體仁知上意凡與延儒為難者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詘、延儒放歸、

七年三月、召大學士何如寵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刑科給事中黃紹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俳徊瞻顧、則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為相、水旱洊臻盜賊滿路燮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旨必孰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責其率妄調外、　八月甲戌召廷臣於平臺問誰堪冢宰總憲者、令各給條對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

所舉與衆不同上許之勛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室捷旁皇四顧大學士王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勲戚亦如之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冢宰非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善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上問溫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是之應熊故善周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善者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淑泰吳甘來交章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計反逆案乙亥召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為吏部尚書以唐世濟為左都御史

八年夏六月刑部主事吳江給事中何楷宋學顯御史張纘曾各劾大學士溫體仁并及王應熊初流盜陷中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被劾而振纓體仁鄉人曲庇之時何吾騶亦與應熊不合錢士升力劑其間得解　秋七月進少詹事文震孟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既而以疾告不允溫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至是出特簡入政府　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文震孟罷初吾騶震孟在直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自恃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嘗與體仁論庶吉士鄭鄤當遷除大拂體仁意至是票陞疏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冐震孟作色擲筆曰即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譽卿擊璫有直聲沈淪謫逭十年不調至是削籍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齟齬同官不竟其用　逮庶吉士鄭鄤鄤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鄤薄於宗達宗達嘗揭其杖母蒸妾震孟既忤體仁體仁并恨鄭鄤即以宗達所揭入告下獄

九年二月吏部尚書謝陞疏救陳子壯不聽先是子壯以論宗秩事下獄（詳崇禎治亂）　巡按蘇松常鎮御史王一鵬奏薦周延儒等以濫及廢籍責之　夏四月大學士錢士升罷初溫體仁深

結士升其入相也體仁凡有所為必力推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體仁意而士升成之體仁逐文震孟頗引士升為證士升亦助體仁至是體仁并欲去士升因福建右衛經歷吳鯤化訐奏士升弟士晉即擬嚴旨仍囑林釬毋泄言欲借弟以逐其兄也士升遂引歸　五月逮滋陽知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剛激入前大學士文震孟之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凡十上盡發其奸狀母張氏伺體仁與出輒道詬之德移獄刑部戍延綏　秋七月國子祭酒倪元璐免元璐與同邑左庶子丁進不合嗾誠意伯劉孔昭訐奏也　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於獄世濟以邊才薦故兵部尚書霍維華上謂維華逆案世濟蒙蔽下刑部獄明年正月霍維華戍沒

十年春正月常熟章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疏上溫體仁修郄逮之下刑部獄幾殆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憤其冤發從儒陰謀立枷死謙益等尋得釋　二月逮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初提學僉事袁繼咸守官奉公自書卷外無長物孫振貪穢不職誣奏之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冤命并孫振逮訊　三月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元珙因極言文聲之妄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溥采為古學以相砥礪天下靡然鄉風不為政府所悅故朝論多苛及之時蘇州推官周之夔亦訐奏溥等樹黨挾持　夏四月兵科給事中宋學顯貴州道御史張盛美俱例轉湖廣河南參議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私左都御史唐世濟遂學顯盛美上不聽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　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吳本泰護歸體仁在事諸臣

攻者無虛日、體仁與舉朝為仇、其庇私黨、排異己、未嘗有跡、但因事圖之、使若發自上者、而主柄陰為所假、上竟不之疑　八月、以薛國觀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十月、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讓左諭德黃道周、閣臣以道周意見偏、上疏有不如鄭鄤之語、寢之、刑科給事中馮元飇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已而道周疏劾楊嗣昌奪情、謫外、詳崇禎治亂

十一年八月、南京戶科給事中張焜芳論前巡鹽兩淮御史史𡎺侵帑三十餘萬、命逮𡎺下刑部、先是、巡鹽御史張錫命憂去、遺課二十一萬、𡎺攝事、盡入其家、簡討楊士聰攻之、𡎺諉槖錫命、時錫命前卒、子沆奏辨、大學士錢士升擬旨罪𡎺、王應熊曰、史太僕大有才、未易攖也、擬上、上果不聽、至是𡎺復奏辨、又發張焜芳朋黨狀、焜芳奪官

十二年六月、以左懋第、袁愷、陰潤、顏剛中、范士髦為給事中、詹時雨、李近右、汪承詔、張緒論、楊四重為試監察御史、吳昌明等並各部主事、昌時首選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不測、昌時謂薛國觀所為、恨之　八月、故庶吉士鄭鄤磔於市、先是中書舍人許曦訐奏鄤不孝瀆倫、與溫體仁疏合、法司定罪、擬辟、上命加等、鄤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當時欲借鄤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鄤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

十三年夏四月、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解學龍薦舉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狗私、俱逮下理、廷杖論戍、戶部主事葉廷秀請寬之、併杖削籍、監生涂仲吉上言、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戇、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

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言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過抑言路再奏道周上怒下獄杖之論戍　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上頗向用之至是因擬諭失旨下五府九卿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據并及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遂下鎮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語及朝士婪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於是專偵其陰事以及於敗國觀既削籍吏部尚書傅永淳南京吏部尚書朱繼祚並免下左副都御史葉有聲於獄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十二月國觀奏辨不聽命入京即訊

十四年春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刑科給事中袁愷誣劾出於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　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歛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　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在繫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襄贄於庶吉士張溥之門歸語知縣丁煌誇溥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及臣旦夕必逮未幾而王陛彥果劾臣矣一里居庶常結黨招權陰握黜陟之柄豈不異哉上令丁煌指證下倪襄於獄既而奕琛亦劾張溥并及故禮部侍郎錢謙益　八月辛亥故大學士薛國觀賜死誅中書舍人王陛彥各籍其家初國觀以王陛彥通賂免官命伺其邸則王陛彥至執下獄陛彥為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即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於東廠僉云昌時實啟其機十二月甲子戍黃道周解學龍初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道周之罪

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十五年夏四月、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故太常少卿阮大鋮為營救、得起用、　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能談言微中、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延儒以微詞解之、得減放、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浦還宮、即傳旨復官

十六年三月、改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為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尚書鄭三俊嘗以問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石麒遂薦於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不知、　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盡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文選主事吳昌時特廣其數、意脅臺省、為驅除地也、　夏四月、河南道御史祁彪佳劾吳昌時桼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參之、　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以荐吳昌時引咎罷、大學士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絅復劾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

人御史蔣拱宸何綸交劾之七月乙卯上自訊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徵延儒聽勘延儒先薦大學士王應熊途中密語令先抵京上遣緹騎趨延儒入偵知之罷應熊尋誅昌時賜延儒死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既沒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於敗

倪元璐曰自神祖中葉以來三四十年間朝廷之局凡三變其始天下靜攝聽臣工羣類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鬬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其既閹寺擅權宵人處必勝之地正人亦戢心摶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宵人亦不曰戰直曰禽獮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禍患其心愈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握照虛公百爾臣工皆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箝鍵以繩貪人者宵人皆借之以彈正人其正人既禍敗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宵人亦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於禍敗宵人正人皆以不敢言黨而黨愈熾黨愈熾而國是不可問矣究之指以朋比斥為偽學竄逐禁錮殆無虛日予以世患無真品望不患無真經濟耳所謂道德事功垂之竹帛貞之珉石蓋槩乎未有睹也嗟乎此後世之所以哀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六終

明史紀事本末

四十四冊

DS
735
.A2
L5
v.54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

豐潤 谷應泰 賡虞 編輯
吳縣 朱記榮 槐廬 校正

爭國本

神宗萬歷十年八月丙申、皇元子生、頒詔赦天下、

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爲貴妃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疏曰、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自元子誕生、五年于玆矣、卽今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玆、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歲、孝宗以六歲、武宗以一歲、成憲具在、惟陛下以今春月吉旦、勑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上曰、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 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沈璟上言、貴妃雖賢、所生爲次子、而恭妃誕育元子、主鬯承祧、顧反令居下耶、乞收回成命、首進恭妃、次及貴妃、上怒、謫應麟廣昌典史、璟亦調外、上諭閣臣曰、降處非爲冊封、惡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以私意壞公論耶、邢部主事孫如法上言、恭妃誕育元嗣、五年未聞有進封之典、貴妃鄭氏一生子、卽有皇貴妃之封、貴妃能得之於皇子之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不能無疑也、上怒、謫朝陽典史、御史孫維城、楊紹程請定儲位、俱奪俸、 禮部侍郎沈鯉奏宜並封恭妃王氏、上諭待元子冊立行、 皇貴妃鄭氏父鄭承憲爲其父請卹典、援中宮永年伯王偉例、禮部疏駁、上命予墳價五百兩、

十五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王三餘、御史何倬、鍾化民、王愼德各奏建儲、不報、輔臣請建儲封

尚志學林藏書

王令候旨行、
十六年六月、山西道御史陳登雲請册立東宮、且罪鄭承憲驕橫之狀、不報、
十八年春正月朔、上御毓德宮、召輔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於西室、以册立東宮係宗社計、請、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大使出、輔臣復請曰、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上頷之、時行等出、上遽令司禮監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來與先生一見、輔臣還至宮門內、有頃、皇長子皇三子俱至、引至御榻前、皇長子在御榻右、上手携之、向明正立、輔臣等注視良久、因奏曰、皇長子龍姿鳳表、岐嶷非凡、仰見皇上昌後之仁、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澤、聖母恩庇、朕何敢當、輔臣奏皇長子春秋長、宜讀書、且云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矣、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皇三子云、是兒亦五歲、尚不能離乳母、遂手引皇長子至膝前、撫摩歎惜、輔臣叩頭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曰、朕知之、時行等叩頭出、　十月、吏部尚書宋纁、禮部尚書于慎行、率羣臣合疏請册立東宮、上怒、下旨奪俸、輔臣申時行、引疾乞休、王家屏居中調之、上意稍解、以鄭國泰請册立疏示羣臣、傳諭建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立、廷臣無復奏擾、如有復請、直踰十五歲、
十九年冬十月、閣部大臣合疏請建東宮、先是建儲事既奉上旨、申時行與同官約、遵守、稍需一歲、每諸司接見、亦以此告之、故辛卯歲自春及秋、曾無言及者、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備東宮儀仗、時行方在告、次輔許國乃曰、小臣尚以建儲請、吾輩不一言可乎、倉卒具疏、首列時行名以上、時行聞之大愕、別具揭云、臣已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故事閣臣密揭皆留

中而是疏與諸疏同發禮科羅大紘遂上疏論時行迎合上意以固位武英中書黃正賓繼之上怒杖正賓削大紘籍　十二月輔臣王家屏乞明春建儲以塞道路揣摩之口銷墻幃牽制之私不報

二十年春正月禮科都給事李獻可疏請豫教削籍大學士王家屏具揭申救封還御批上怒給事鍾羽正舒弘緒陳尚象李固策丁懋遜吳之佳楊其休葉初春御史錢一本鄒德泳賈名儒陳禹謨主事董嗣成交章申救削籍降調有差科臣孟養浩疏最後上加杖一百家屏三疏乞歸許之吏部主事顧憲成章嘉禎等廷推家屏忠愛不宜廢置請召還上怒憲成削籍嘉禎謫羅定州州判　十一月禮部尚書李長春屢請冊立疏十有四不報尋罷去

二十一年春正月輔臣王錫爵歸省還朝密疏請建東宮曰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爲小臣激聒所阻皇上親發大信定以二十一年舉行於是羣囂寂然益皆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無虞也倘春令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復何名而又緩伏乞降諭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謀上報云朕雖有今春冊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復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復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養之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與其曠日遲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臣謹遵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尚望皇上三思臣言俯從後議以全恩義服人心上竟用前諭工部郎中岳元聲調科臣張貞觀史孟麟曰此舉何如貞觀曰此乃錫爵密進者元聲復詣禮部郎中陳大來家兵科給事許弘綱禮部郎中于孔兼皆在弘綱以屬元聲元聲曰我方論錫

爵若言謂有成心反敗乃事其以元聲爲後勁可也弘綱不允元聲遂歸草疏適禮部郎中顧允成張納陛至遂聯名上大約言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青年莊皇帝不設爲未然事以誤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光祿丞朱維京疏繼上曰皇上念及中宮良厚顧中宮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避位何嫌何疑令以將來未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恐中宮聞之亦有不安者皇上以手札咨之錫爵錫爵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如旨擬勅難以厭中外之人心光祿少卿徐傑署丞王學曾郎中陳泰來于孔兼疏繼上上怒如堅維京謫戍傑學曾等爲民而元聲允成納陛得寛旨然並封旨竟如故元聲與允成納陛泰來孔兼爲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面詰錫爵于朝房錫爵色甚厲元聲曰閣下奈何誤引親王入繼之文爲儲宮待嫡之例鳳儀語稍遜元聲厲聲呵之曰曾員外不知祖訓錫爵容霽衆欲出元聲曰大事未定奈何出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當以廷臣相迫告之皇上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爲首杖戍惟命錫爵唯唯庶吉士李騰芳上書錫爵曰聖明在上議者俱爲杞憂以公苦心疑爲集菀此皆妄也但聞古賢豪將與立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則不難晦其迹于一時而終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公事隳公功而罪公爲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讀訖爽然曰諸公詈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每揭皆手書秘跡甚明也騰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由知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乎錫爵默然良久復曰古人留侯鄴侯皆以權勝騰芳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爲元帥而咏摘

爪詩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遲廣平爲太子、別是一則、然建甯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强諫爲無益、而招致四皓、有似行權、然未嘗請太子與趙王並封、且行權必大智人委曲宛轉、或立語而移、或默然而定、若需之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賜爵不覺泣下、翌日上疏自劾三誤、不允　二月、輔臣王錫爵復疏冊立、上命三皇子俱停封、錫爵復疏爭之、畧曰、皇上旋止封王之命、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聖王從善轉圜之盛德、顧臣私憂過計、去年之命既改於今年、則焉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究及宮闈之隱情、慮及千萬世之流禍、復曰、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傅、從來所未聞、皇上縱欲稍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上不允、尋降陳泰來、薛敷敎于孔兼、顧允成于外、削禮科張貞觀籍爲民　八月、王錫爵以星變言天以皇上爲子、皇上以太子爲子、天子之象帝星、太子之象前星、方今禳彗、第一議莫如冊立、上慰答之　十一月、上御煖閣、召輔臣王錫爵、錫爵叩頭力請建儲、上允明年、出閣聽講、尋又傳諭皇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欲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奏皇上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又晦矣　十二月、輔臣王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上報云、東宮與王袞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則異、今冠禮將何從、宜暫着常服出講

二十二年二月、皇長子出閣講學、禮部侍郎馮琦進儀注、上以未冊立、免侍衛儀仗

二十六年五月、吏科給事戴士衡、全椒知縣樊玉衡削籍、謫戍、先是庚寅、山西按察使呂坤輯閨範圖誌、鄭國泰重刻之、增刊后妃、首漢明德皇后、終鄭貴妃、科臣戴士衡指其書上言、謂呂

坤逄迎掖庭菀枯之形已分、語侵貴妃樊玉衡前疏皇長子冊立中、亦有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等語、貴妃聞之、泣訴于上、會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著爲一書、內刺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鄭承恩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等、名曰憂危竑議者、戚黨疑其書出士衡手、張位教之、鄭承恩遂上疏力辯、并奏士衡假造僞書、中傷善類、目爲二衡、以激聖怒、欲併殺張位、上怒甚、二臣謫戍　六月、御史趙之翰、以憂危竑議爲戴士衡僞造、主於張位預謀者徐作劉楚先劉應秋楊廷蘭萬建崑也、中旨禮部右侍郎劉楚先都察院右都御史徐作罷國子祭酒劉應秋降調、吏科左給事、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俱謫典史、張位先以密薦楊鎬東征失利、罷去、命值赦不宥、

二十八年春正月、禮部尚書余繼登、請先皇長子冊立、而後冠禮可致祝、婚禮可致醮、大學士沈一貫、請皇長子冠婚、不報、　三月、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等、乞行皇長子三禮、不報、已已、移皇長子慈慶宮、再諭內閣冊立有期、羣臣不得瀆擾、　夏四月、刑部主事謝廷讚請冊立、謫貴州布政司照磨、戊寅、沈一貫密揭請撰勑、上報曰、謝廷讚狂妄、少待之、俾天下臣民曉然知出自朕心、　秋七月、癸卯、諭皇長子清弱、大禮稍俟之、百官毋沽名煩聒、　冬十月、乙酉、諭內閣來春冊儲、庚子、工科都給事王德完言臣入京數月、道路相傳、中宮役使、止數人、憂鬱致疾、阽危不保、臣竊謂不然、第臣得風聞、言事、若如所傳、則宗社隱憂、臣羨袁盎却坐之事、祈皇上眷顧中宮、止聲虛受、臣死且不朽、上震怒、下錦衣衛獄、訊其由、吏部尚書李戴御史周盤等、論救俱切責之、　十一月、戚臣鄭國泰疏請皇子先冠婚後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署禮部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明旨有背、恐釀無窮之禍、不報、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嚴寒、皇長子噤甚、講

官郭正域大言天寒如此殿下當珍重喝班役取火禦寒時中官圍爐密室聞正域言出之上聞亦不罪

二十九年五月丙午戚臣鄭國泰請冊儲冠婚奪俸戊申禮科右給事楊天民王士昌等請立儲俱謫貴州典史御史周盤等疏救奪俸　八月甲午沈一貫上言詩既醉之篇臣祝其君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繼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則願其子孫之多又曰釐爾士女從以孫子願酬淑媛而生賢子孫也斯干之篇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美新宮也繼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言吉祥善事當生聖子神孫無窮也今稱觴萬壽兩宮落成在廷同祝而啓天之祥實自聖心始皇上大婚及時故得聖子早今皇長子大禮必備其儀推念真情不如早諧伉儷之爲適皇上孝奉聖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飴弄曾孫之爲樂乞今年先皇長子大禮明春後遞舉諸皇子禮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坐見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矣上心動諭俟郎日行之　冬十月乙亥上以典禮未備欲改期冊立沈一貫封還聖諭力言不可十五日己卯冊立皇長子爲皇太子暨冊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詔告天下上特諭在籍輔臣申時行王錫爵知之壬辰皇太子加冠福瑞諸王俱冠

三十年春正月丁巳増東宮官屬己未福王暫講武英殿西廡二月丙子冊皇太子妃郭氏上引疾免賀

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卯有蜚語曰續憂危竑議凡三百餘言謂東宮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寓後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賡賡者更也內外官附賡者文則戎政尚書王世揚巡撫孫瑋總督李汶御史張養志武則錦衣都督王之禎都督僉事陳汝忠錦衣千户王名世王承恩錦衣

指揮僉事鄭國賢、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爲之主、沈一貫右鄭左王、規福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勤王之事、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列其書、一夕間自宮門达于衛巷皆遍、厥明、舉朝失色、莫敢言、大學士朱賡得于私宅以聞、請緝其人、乞歸不允、上大怒、令廠衛搜緝務得造書主名、責項應祥喬應甲回奏、沈一貫請嚴跡之、偵校塞路、購賞格五千金、官指揮僉事、或曰妖書似出清流之口、將以傾沈一貫者、或曰、此奸人作之、以陷郭正域、正域時有清流領袖之目、見忌一貫、已喬應甲項應祥各回奏、奸書誣人、無自名理、不問、召皇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隨令內監以慰安太子語、諭內閣、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郭正域、正域輔臣沈鯉門生也、鯉素踽踽、尤負望、供天啓聖聰熚于閣、入則禮之、時開告密、鯉語人曰、此事何必張皇也、一貫大不懌、正域放歸、待凍潞河之楊村、閭問不絕、一貫益側目、十二月壬午、給事錢夢皐直指正域、併及沈鯉、御史康丕揚佐之、初喬醫六江沈令譽多貴遊、丕揚巡城跡捕之搜得楚王揭華越副封、及刑部主事于玉立所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以玉立起官、士騏與正域左右之、又前漢中府同知荊門胡化、首渠縣訓導阮明卿擬妖書、廉問無據、而明卿爲夢皐姻故、夢皐首攻正域、跡中稱沈令譽郭氏之食客、胡化同鄉之年友、當亟諷奸黨、治正域罪、次輔沈鯉、屢爲奸人緩頰、舉朝曰大變、彼曰小事、舉朝曰當捕、彼曰可容、所上揭有震動人心、虧損聖德等語、回互隱伏、意欲何爲、疏入、中外大駭、于是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媼十三人、巡捕都督陳汝忠、又獲正域舍人毛尚文、江夏布衣王忠、巡城御史康丕揚捕僧達觀、琴士鍾澄、百戶劉相等、同沈令譽下詔獄、考訊無所得、遍校且環逼鯉邸、迫脅不堪、皇太子遣閹人語劉臣曰、先生豈容我、乞全郭寺丞、會部奏完温

解陳矩亦力持之鯉得安王士騏于玉立以詞連落職錦衣都督王之禎千戶王名世等首錦衣都督周嘉慶下東廠會鞫闔門搒掠嘉慶亦不承吏部尚書李戴爲嘉慶外父拷訊時不忍搒視起入中堂上聞而惡之罷戴歸命錦衣嚴鞫妖書沈一貫朱賡請寛疑獄沈鯉亦上章引咎且乞歸不聽最後錦衣百戶崔德緝順天黜生皦生光并其子其篇婦趙氏陳氏鞫之生光性險賊善脅人金坐譴戍大同赦歸終不悛猶脅鄭國泰家方廷訊時丕揚等皆欲坐郭正域御史牛應元指天爲誓沈裕厲聲折生光從重論恐株連多人無所歸獄生光自誣服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活乎刑部尚書蕭大亨必欲窮究之禮部侍郎李廷機趙世卿告輔臣賡謂即此可以具獄賡以語一貫事得稍解

三十二年夏四月乙酉提督東廠司禮太監陳矩上妖書獄移皦生光刑部論斬上欲加等以謀危社稷律論磔矩素清直妖書事保全善類爲多壬寅皦生光磔于市妻子戍邊妖書非生光也第其人可死故人不甚憐之或謂妖書出武英殿中書舍人永嘉趙士禎後士禎疾篤自言之肉碎落如磔

三十九年九月己酉皇貴妃王氏薨妃雖生皇太子失寵目眚比疾篤太子始知之亟至宮門尚閉抉鑰而入妃手太子衣而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憾太子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須臾薨

四十年冬十月閣臣葉向高請福王之國報明年春舉行

四十一年春正月禮部請東宮開講福王就國不報四月兵部尚書王象乾復請之上曰親王之國祖制在春今踰期矣其明年春舉行五月辛未葉向高言福王之國奉旨明春舉行頃復

以莊田四萬頃責撫按如田頃足而後行則之國何日聖諭明春舉行亦寧可必哉福王奏稱祖制謂祖訓有之乎會典有之乎累朝之功令有之乎王所引祖制抑何指也如援景府則自景府而前莊田並未出數千頃外獨景府踰制皇祖一時失聽至今追咎王奈何尤而效之自古開國承家必循理安分爲可久鄭莊愛太叔段爲請大邑漢竇后愛梁孝王封以大國皆及身而敗臣不勝忠愛之念不得不明言之 六月己丑錦衣衛百戸王日乾許奏奸人孔學與皇貴妃宮中內侍姜麗劉諸人請妖人王子詔詛呪皇太子刊木像聖母皇上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衛帶刀行刺語多涉鄭貴妃福王葉向高語通政使具參疏與日乾奏同上之向高密揭日乾孔學皆京師無賴譸張至此此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俱在法司真情立見皇上第靜俟勿爲所動動則滋擾上初覽日乾疏震怒及見揭意解遂不問東宮遣取閣揭向高曰皇上既不問則殿下亦無庸更覽皇太子深然之尋御史以他事參日乾卜之獄踰年而挺擊之獄興辯三

四十二年三月丙子福王常洵之國

四十三年二月南京御史汪有功言福府內侍李進忠擅祭告孝陵不報 秋七月太常寺少卿史孟麟請册立皇太孫謫兩淮鹽運判官

四十四年八月壬寅皇太子出閣講學益曠期十二年

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后賢而多病國本之論起上堅操立嫡不立長之語羣疑上意在后病不可知貴妃即可爲國母舉朝皇皇及上年高后以賢見重而東宮益安至是崩中宮虛位數月貴妃竟不進位 上不豫洛諭德張鼐爲上言皇上起居靜攝皇太子執禮之暇時親

左右皇長孫少成之氣娛樂庭除既足寬懷亦稱聚順臣竊見士民之家或慈母見背嚴父孤單惟兒孫繞膝可開眉宇雖天子不同民間而骨肉應無二理七月時上寢疾久皇太子希得召見御史左光斗等詣方從哲請候安從哲曰上諱疾即入門左右不敢傳兵科給事中楊漣曰昔宋文潞公問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令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內臣知大臣在門且公當宿閣中從哲曰非故事曰潞公不訶史志聰乎此何時尚問故事二十一日丙申上疾大漸召輔臣方從哲等入弘德殿尋出日已旰皇太子尚徬徨寢門外不得入漣光斗遣人語東宮內侍王安曰上疾甚不召太子非上意太子當力請入侍以備非常即夜毋輕出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即日上崩遺命封貴妃鄭氏爲皇后

泰昌元年即萬歷四十八年也八月光宗既踐祚遵遺命封皇貴妃命禮部查例行尚書孫如游爭之曰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遺詔于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殿下豈非先王所留意者乃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于其母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冊傳之後禩將爲盛代典禮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爲孝也中庸稱達孝爲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爲孝義不可行則以遵禮爲孝臣不敢奉命從之

谷應泰曰光宗本恭妃所產神皇之元子也恭妃無寵擅寵者鄭貴妃耳乃自萬歷十四年輔臣申時行以建儲爲請至二十九年而儲位始定自古父子之間未有受命若斯之

難也語云貴夫人愛孺子又云母愛者子抱其時枯菀之勢旣形金玦之寒斯據羽翼孝惠者少樹功舒王者多而青宮一席尚忍言哉乃首以爭國本獲譴者禮垣羅大紘中書黄正賓也又給事李獻可尚書李春長輩或杖或戍一鳴輒斥甚至九臣面詰政府十四官同時降削而神宗動加激擾之名冀箝天下之口不特不欲建儲也因儲禮之不舉而婚冠愆期曠不豫教其後乃令三王並封又欲二王並講女戎伏妖益若是其忍乎夫易稱長子主器記美一人元良重光重潤自古榮之而神宗乃以正天倫之語爲不入耳之言深相怨毒酷罰示威則有物以蔽之也究之前星之耀漸朗摘瓜之謀不行論者以諸臣靜聽則蚤且覩成予則以諸臣力爭故久而克定也方鄭妃盛年神宗固嘗許以立愛矣而言者紛紜格不得發始則譴諍臣以快宮闈終亦未必不援朝論以謝嬖倖始則欲以神器之重酬晏私之愛究亦不能以房闥之暱廢天下之公如是則王家屏之封還御批李騰芳之上書執政斷當以口舌爭之者也已而妖書反問詛呪横行緹校勾攝紛然四出與漢治巫蠱何異嗚呼王之禎猶江充也四明猶公孫賀也即不株累東宮而含沙射人寗有幸乎幸生光誣服得弛羅織設事更蔓延魚網之設鴻則離之都人士寗得安枕臥耶比太子旣建而禁不出閤者又十二年至史孟麟請册皇太孫猶加降謫焉蓋神宗怒未怠已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

三案

神宗萬歷四十三年五月己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内官李鑑

直至前殿簷下、内官韓本用等、執縛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庚戌、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語言顛倒、形似風狂、臣再三考訊、本犯呶呶稱喫齋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係黠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鞫重擬者、乙卯、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倉燒差柴草、氣憤、于四月内來京、要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識門徑、往西走、適路遇男子二人、紿曰、爾無憑據、如何進、爾拿槓子一條來、便可當作冤狀等語、差日夜氣忿失志顛狂、遂于五月初四日、手拿棗木棍一條、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決不待時、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末至新犯張差、見其年壯力强、非風顛人、初招告狀、着死撞進、復招打死罷、臣問實招與飯、不招當餓死、即置飯差前、差見飯低頭、已而云不敢說、臣乃麾吏書令去、止留二役扶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爾幾畝地種、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鋪、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說你先衝一遭、撞着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棗棍、領我由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阻我、我擊之墮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縛、小爺福大、又招有栢木棍琉璃棍、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名至死不招、臣看此犯不顛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啖之以飲食、始欲默欲語、中多疑似、願皇上縛兇犯于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其情立見矣、辛酉、戶部郎中陸大受言、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驚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爲人死、至

大姦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庸庸者、姑試之于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驍桀、用其死力于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何以不知其處、彼三老三太亙爲表裏、而薊州武舉高順寧等、今竟匿于何所、變豈無因、警甚非小、乞皇上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凶人于朝市、以謝天下、疏中有姦戚二字、上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爲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顛始末、諸臣據爲口實、以風巔二字定爲鐵案矣、乙丑、刑部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楨勞永嘉王之寀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龎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龎保處送灰、龎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來、說打上宮中、撞一箇打一箇、打小爺、喫也有着也有、劉成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票封我爲真人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龎保劉成對鞫、給事中何士晉上言、頃者張差持挺突入慈慶宮、事關宗社安危、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寀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涉宮闈、百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逼、業已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疏留中、閣臣促之、上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奉襄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方在靜攝中、突有風顛奸徒張差、持挺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致朕驚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已傳內宮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衛護、連日覽卿等所奏、要究主、則行

徑隱微既有主使之人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戚知州同文以上壬申上再
諭法司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語多涉戚臣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復奏陸大
受疏内雖有身犯姦嘅克鋒等語特借此發端以明杞憂之果驗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内
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
從容少待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宮中力求皇上速將張差所供
龎保劉成立送法司考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
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後凡皇太子皇
長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疎虞即便坐罪則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犯
招舉一惟熒惑聖聽久稽廷訊或潜散黨與使遠遁或陰斃張差使口滅則疑復生疑將成實
事惟有審處以消後禍不報癸酉駕幸慈寧宮召見百官從御史劉光復請也輔臣方從哲吳
道南暨文武諸臣先後至内侍引至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禮時上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
俯石欄百官復至御前叩頭上連呼曰前來羣臣稍膝而前去御座不數武上練冠練袍皇太
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御座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上宣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
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
癲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庭有許多問説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耶適見刑部郎中趙會
楨所問招情止將本内有名人犯張差龎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
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尋執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御史劉光復跪于班後大
言曰皇上甚慈愛皇太子甚仁孝其意固将順也上不甚悉詰問爲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

光復猶大言不止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仍申前說上色頓改連呼錦衣何在者三無應者遂令中涓縛之挺杖交下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候旨方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解乃以手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既已至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乎因命內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諭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爾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曰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上因謂羣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又述東宮言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上屢顧閣者令續到官皆旅進無阻以故後來者踵趾相錯班行稍右與帝座遠上又持皇太子面向右問曰爾等俱見否衆俯伏謝乃命諸臣同出甲戌決張差于市乙亥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于文華門前鞫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語俱轉展不招方審問東宮傳諭曰張差持梃闖宮至大殿簷下當時就擒並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癲誤入宮闈打倒內寺罪所不赦後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參詳保成身係內官雖欲謀害本宮于保成何益此必保成素曾凌虐于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宮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舉龐保劉成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況姓名不同當以讐誣干連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平本宮陰隲亦全矣六月戊子刑部審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從律論應流李自强李萬倉應笞從之尋斃龐保劉成于內庭王之寀爲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所糾部處閒住中旨特黜爲民補何士晉于外着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奪刑部侍郎張問達俸既而釋光復于獄

熹宗天啓元年閏二月御史魏光緒上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先皇帝以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瓜抱空蔓奸人搆煽每思爲所欲爲海內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上爲阱驅除既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張差挺擊之謀九廟有靈旋即撲滅而招據黃花山園聚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內外多人之布列棗木栢木棍之凶器打死小爺之逆詞洞心駴目此時稍有人心謂宜請劍殺賊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難問官首捏風癲以爲張本司官望風承旨曲意偏護改黨內爲教內都頭爲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致張差以首搶地謂同謀做事事敗獨死竟付之不問也主事王之寀懼爲赤族之誅明言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己巧借察典追奪誥命主事李俸聲言處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張廷卒以憂死而大受又以大計黜去嗟嗟逆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借風癲漏獄詞者有罪扞公憤捐身命者何罪是非不兩立之案非則張差是矣之寀當罪則張差當賞矣況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先帝請下法司者先帝皇祖曾不以先帝之請爲非而爲之決張差磔奸監凡十年不御之朝堂一旦召見羣臣面行撫慰然則皇祖之于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諸臣以風癲二字無所歸着故寗寬賊徒而罪之寀耳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建言受杖之人先後光明而三臣去國孤蹤不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以感憤而不平也伏乞皇上立賜擢用以爲忘身殉國之勸若傍撓有人終從禁錮亦須明白此案于天地間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人議之者即三臣終老巖穴無恨若區區一官三臣自誓之日業已棄擲而今日乃欲以腐鼠嚇之乎嗟嗟之寀本無罪而諸臣强名之曰罪楊漣本無功而諸臣强名之曰功有罪者去有功者亦去則爲今之臣必當

何如而後可乎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質之上可其奏

二年二月刑部主事王之寀上言乙卯之變先帝安危在於呼吸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無復忌憚遂欲睥睨神器化家爲國國泰雖死法應開棺斷尸僇其族赭其宮以爲人臣大逆不道之戒總之用藥之方即通閭之術通閭之術即挺擊之謀向使張差事發窮究根株今日之盧受崔文昇敢復爾哉長安公論有曰風癲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謀謀勢緩而促之藥是昇之藥慘于差之梃是受之書烈于晳之書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亂賊接踵而皇上孤立于朝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風癲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風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須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風癲後寬奸宄勞永加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加言不及究紅封敎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盎高一奎主持紅封敎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龎保劉成供給紅封敎多人撒棍者也諸奸亦有人心者以堂官對衆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增減之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疏入上不問五月御史馬逢皐給事中張鵬雲交章劾劉廷元吏部尚書張問達覆奏廷元倡論保奸降調

五年春正月御史楊維垣劾張差一案王之寀偉功躐躋誣皇祖負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又曰從來君臣父子之間閒以理喻未聞以勢激也投鼠者既不忌器則騎虎者豈復擇音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是先帝之危不危于張差之一挺而危于之寀之一激也即碎之寀之骨

豈足贖哉疏入削之案籍　五月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復申挺擊始末疏入起用王之寀遠訊追贓之案竟以重譴死

夏允彝曰挺擊之事王之寀所詢張差其言甚悉刑部各司官會鞫時亦多相合于是舉朝喧然以為國戚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于上上命自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辨甚力貴妃拜太子亦拜且拜且泣上亦掩泣為斃二璫以解而攻東林者言上于貴妃盛時曾許以立愛晚而媿言之不符也因勸貴妃廣修佛事且助其費上發銀十萬建祠二璫以為磚瓦甚多不若置窯自造利甚奢居民多鬻薪于璫者張差賣田貿薪亦往市于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土人于璫璫復嚴責差差以產破薪焚訟又不勝憤憤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事亦不可知然東宮雖侍衛蕭條何至使外人闌入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斷斷不可少顧事聯宮禁勢難結案若必誅外戚廢親藩度能得之于神宗乎從古有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何者光宗固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乃彼劉廷元韓浚輩必斥逐執法者而後已是何心與

神宗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光宗踐祚先是七月光宗遵遺命封皇貴妃鄭氏為皇后命禮部查例鄭貴妃進美女四人乙卯上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診視丁巳上力疾御門視事聖容頓減己未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上一晝夜四十三起支離牀褥間辛酉上不視朝輔臣方從哲等赴宮門候安有數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頭目眩暈身體罷軟不能動履之旨乙丑鄭養性請收還皇貴妃封后成命允之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上書方從哲責以用藥乖方之故給事中楊漣上言賊臣崔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為嘗試

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毀之餘一日萬幾于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相伐之劑然則流言藉藉所謂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葢其悞藥之奸冀掩外廷攻擿也如文昇者旣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謬誤皇上一用文昇倒置若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虀粉不足償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誤皇上奈何置賊臣肘腋間哉丁卯傳錦衣官宣兵科楊漣并召輔臣方從哲劉一璟韓爌英國公張維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御史顧慥等時廷臣疑上且杖漣旣入上目視漣久之各諭以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辛未再召見羣臣于乾清宮上御東煖閣倚榻憑几皇長子侍立上命諸臣前連諭曰朕見卿等甚喜從哲等請皇長子移宮上曰令他別處去不得請慎醫藥上曰十餘日不進矣久之又諭冊封李選侍諸臣退二十九日甲戌上再召諸臣等于乾清宮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以冊儲原旨期宜改近蚤蕆吉典以慰聖懷上因顧皇太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則自指曰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要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卽命中使宣可灼至胗視具言病原及治法上喜命趣和藥進上飲湯輒喘藥進乃受上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竢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未申可灼出輔臣迎訊之可灼具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亟問復何狀可灼以如前對五鼓內宣急召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矣時九月乙亥朔也中外籍籍以李可灼誤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

安舜首爭之疏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帝之脉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脣赤紫滿面火升食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症、幾何不速之逝乎、然醫有不精、猶可藉口、臣獨恨其膽之大也、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格、臣謂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之議論也、夫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爲謬、猶可言也、以其爲善而荐之、不可言也、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蠭起矣、御史鄭宗周上言往歲張差之變、操椎禁門、幾釀不測之禍、祗以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尤而效之、臣請寸斬文昇、以謝九廟、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中國憲而消逆萌、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復置不問、奸人得志、何所憚而不爲也、從哲擬旨下司禮監、于是御史郭如楚、主事呂維祺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　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劾奏輔臣方從哲言、鄭貴妃包藏禍心、先帝隱忍而不敢言、封后之舉、滿朝倡義執爭、從哲兩可其間、是狃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李選侍原爲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且以因緣近侍之故、欺抗先聖母、從哲獨非人臣乎、及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味、夜半密約、封妃不得、仍居乾清、是視登極爲兒戲、而天子不如宮嬪也、無君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廷臣交章言之、從哲何心、必加曲庇、律之趙盾許世子何辭、弒君之罪、無君當誅者三、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請究醫藥奸黨

熹宗天啓元年春正月、御史焦源溥請誅崔文昇、　十月丁卯、御史傅宗龍馬逢皐李希孔交章請誅崔文昇、

二年夏四月、光祿少卿高攀龍上言崔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弒也、在律故

違本方殺平人者死況至尊乎陛下不即誅僇僅止斥逐令文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爲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劉保謀逆實係盧受主謀受鄭氏人不可掩也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拷訊其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不聽　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皇考賓天雖係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太醫院官呈方劑明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速劍自裁以謝皇考義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次也而乃晏然支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已實荐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皇考可忍乎臣謂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卽忠愛深心欲爲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藥兩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爲后者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祖英明不聞有楚歌楚舞唏噓之態卽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徼幸而突傳此旨觀禮部疏云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社稷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一也又有議上尊謚稱恭皇帝夫宋之恭端將亡哀主晉主降宋隋主降唐周主降宋俱爲恭帝皇祖四十八年平倭平播平寧夏豈無他懿美可稱而比降王通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詛咒君國等于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二也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事卽劉遜李進忠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爲從哲實敎之從哲卽未肯承然以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任

婦寺之縱橫、忍沖主之杌棿、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相臣所宜相慎重之事、反覺勇猛直前、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伏乞皇上大奮乾綱、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其攀援也、毋畏忌諱、忌諱其布置也、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拷問、置之極刑、如臣言無當、即以重典治臣、亦所甘受矣、奉旨會議具奏、左都御史鄒元標上言、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恃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舟過南中、諸士縉爭言先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先帝无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聞諸臣曰、說到先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壬辰以後諸相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益復致疑、近讀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人之疑、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上三書、催戰將祖宗櫛風沐雨、一片東方、盡致淪沒、試問誰秉國鈞、而使先帝震驚、使張差闖宮、使豺狼當道、使宵人亂政、使潛鱗駭浪、將何辭以對、從哲近在肘腋、羣陰密布、臣投林一世、耻言人過、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爲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義、今日不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陛下隆禮舊輔、未必能毅然立斷、諸輔同籍同官、未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凶事政所以益之也、臣讀學士公鼐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真實錄真史筆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臣不知忌諱、爲先帝計、爲陛下萬壽無疆計、爲天下萬世君臣計、爲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疏入、方從哲上疏

辯自請削奪、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時九卿科道、會奏久延、給事魏大中速之曰、禮臣孫慎行痛
先帝崩殂、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皇上命諸臣據實回報、何以迄今未奏也、葢先帝之棄
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心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挺不中、而
圖所以中者百端、至藏酖毒於女謁、俟元精耗損、憊不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爍以純火之鉛、
先帝彌留而不起矣、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先帝之賊也、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何、
賊者誰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賜、獎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罰俸、優
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爲委之於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所羽翼
之賢良、數十日深山窮徼所謳吟之堯舜、一旦戕於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
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闌入慈慶、非張差之意、固鄭國泰之意也、投劑
益疾、非崔文昇之意、固鄭養性之意也、而執政者何以不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
恃、今造意者何所恃、黨賊者何所恃、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意、而從哲已爲罪之
魁也、何以迄今未奏也、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
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叅之三案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
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之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時先後彈者
主事、王之寀、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彭汝南、傅櫆、御史吳甡、薛文周、沈應時、方有度、安伸、溫皐
謨、江日彩、張慎言、會議駁正者、尚書王紀、汪應蛟、王永光、侍郎楊東明、陳大道、李宗延、張經世
陳邦瞻、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于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
柯昶、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太常少卿高攀龍、給事中劉弘化、霍守典、御史蔣允儀、劉嶶、李玄

等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略曰、禮臣孫慎行、首論李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至、奉皇考宣召於乾清宮、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又宣臣等進宮內跪御榻前、諭臣等輔皇上為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何在、可灼至、視疾、進紅丸、少頃又進一丸、至中間聖體服藥後微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始末、臣等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視皇考之疾急迫、倉皇悽然、共切弒逆二字、何忍輕言、但以我皇上之身、可灼輕進嘗試、從哲未能力止、九卿與輔臣并候於宮門內、亦未能力止、諸臣均有罪焉、至於可灼之處分、中外共痛之、憾之、乃臺臣王安舜上疏力爭、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則失之輕、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於辨疏後、自請削奪、以釋中外之疑、臣等謂應如輔臣之請、為法任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至於選侍欲垂簾聽政、吏部九卿公疏請移宮、科道專疏請移宮、皇上允其奏、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奏不毅然為諸臣倡也、倘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乾清何地、今其竊靈威福、又將如我皇上登極還宮何哉、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脈知醫者也一旦以紅丸進、希圖非望之福、而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即勅行法司、究問、以正刑章、崔文昇當皇考哀感傷寒之時、進大黃涼藥、可灼輕進紅丸、不加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法應逮文昇於法司、從重究擬、以三尺除二惡、肅綱紀、而洩公憤、庶中外之心可以釋輔臣之心、可以明、議上、李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是時與從哲合者、刑部尚書黃克纘詹事公鼐、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十月、李可灼遣戍

五年四月、免李可灼戍　十一月、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劾原任禮部尚書孫慎行、倡不嘗藥之

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并侵及葉向高張問達命
宣付史館

懷宗崇禎元年三月太監崔文昇下獄戍南京初魏忠賢擅權復以文昇督漕運至是敗

谷應泰曰光宗方諒闇鞠凶哀勞毀瘁而宮中巧相蠱惑更進女尤於是罷免常朝輭脚致疾一月之內玉几再凴梓宮兩哭嗚呼斯亦皇家之不幸也考其時提督御藥房橫加攻泄者內侍崔文昇也洎乎疾漸彌留氣息纔屬而玉椀初調金甌不御者李可灼也然而光宗之疾無文昇或猶可以倖生而却可灼亦難免於必死者蓋文昇之調護在初而可灼之援救已劇也善乎吳甡之言曰文昇故投泄藥可灼誤進紅丸故以藥之補泄相較則大黃之剋過於紅鉛而以事之早晚相衡則文昇之辜浮於可灼此時為政府者宜援憲宗柳泌之事純皇李孜省之獄論坐文昇薄譴可灼伸嗣主之吁號慰域中之哀痛則其法平矣而奈何文昇保全可灼蒙賚掩罪為功一至此乎夫庸醫殺人律應永錮拙工誤治俗奮老拳何嘗疑其別有主使內蒙酖毒而情有所激法不得貸獨奈何宮車晚出銀幣叠膺崇德報功義於胡有執筆者不學無術甚愚鮮量矣宜諸臣之起而攻之也夫諸臣以攀髯之忠矢批鱗之奏小雅傷時幾於誹怨嬰兒哭母失其常聲過於騷激無足怪者至若以文昇可灼之不慎而即比之王莽之椒酒梁冀之煮餅則深文周內不無傷於好盡矣語云吾黨兩分其過可也

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乙卯上不豫傳諭禮部曰選侍李氏侍朕勤勞皇長子生母薨逝後奉先
帝旨委托撫育視如親子厥功懋焉其封為皇貴妃欽天監擇九月初六日行乙丑主事孫朝

肅徐世儀、御史鄭宗周、上書輔臣方從哲、請冊立皇太子、且移居慈慶宮、庚午、上召閣部九卿至榻前諭曰、選侍數產不育、止存一女、隨傳皇長子出見上、又言皇五子亦無母、亦是選侍撫育、傳皇五子出見、辛未、上召諸臣於乾清宮、又諭速封選侍、禮臣孫如游奏、臣部前奉聖諭、上孝端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謚、加封郭元妃、王才人爲皇后、皆未告竣、宜俟四大禮舉行之後、若論皇儲保護功、則選侍之封、惟恐不早、卽從該監之請、未爲不可、上命如前、期甲戌、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仍諭封皇貴妃、語未旣、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咄咄語、復趣之出、皇長子向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語、九月乙亥朔、上崩、給事中楊漣、語周嘉謨、李汝華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託少主者、急宜請見嗣主、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出宮、移住慈慶、爲是、二臣然之、以語方從哲、漣遂先諸臣排闥入、閹豎挺亂下、漣厲聲曰、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駕、嗣主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意欲何爲、閹者郤、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皇長子爲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紿選侍抱持以出、諸臣卽叩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羣臣共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還皇長子者三、唱諸臣曰、汝輩挾之何往、漣叱之、共擁皇長子登輿、至文華殿、皇長子西向坐、羣臣禮見畢、請卽日登極、不允、諭初六日卽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燝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卽詣乾清宮哭臨、須臣等到乃發、皇長子首肯、漣語中宮曰、外事緩急、在諸大臣、調護聖躬、在諸內臣、責有所歸、王安等踴躍稱諾、諸臣退、諸臣有議卽日正位者、令中宮再傳、不允、衆皆朝服侍命、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唾漣、不宜阻今日卽位、漣恐語錦衣帥駱思恭嚴緹騎、內外防護、丙子、尚書周嘉謨等、合疏請選侍移

宮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嬪妃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卽貴妃之請許於先皇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俯錫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閒之稱有斷斷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於今上諭移宮已有旨册封事既云尊卑難稱着禮部再議給事中暴謙貞抄叅曰大寶將登上有百靈呵護下有羣工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爲且聞選侍非忠誠愛國者萬一封典得行事權或假則滋蔓難圖愼終慮始事屬可已抄出寢之戊寅選侍用李進忠謀邀皇長子同宮王安忿然宣言且逮楊左楊漣遇進忠於宮門問選侍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李娘娘怒甚今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漣叱曰誤矣幸遇我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移宮異日封號自在且皇長子年長矣若屬得無懼乎進忠默然去科道惠世楊張潑從東宮門來駭傳今日選侍垂簾逮光斗漣曰無之　己卯選侍尚無移宮意楊漣上言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謂選侍外托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故力請殿下暫居慈慶欲先撥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宮蓋祖宗之宗社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此臣等之私願也今登極已在明日矣豈有天子偏處東宮之禮先帝聖明同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護爲名病體之所以沉錮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安得不爲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以負先帝憑几輔殿下之託亦在今日疏上漣復往趣方從哲從哲曰

侍初九十二亦未晩漣曰天子無復返東宮理選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漣怒曰國家事大豈容姑息且汝輩何敢如是聲徹大內皇長子使人諭漣出命司禮監按盜藏諸侍收李進忠劉遜等選侍移居仁壽殿己亥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至德曰孝先帝命諸臣輔皇上爲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先帝之於鄭貴妃三十餘年天下側目之隙但以篤念皇祖渙然氷釋何不輔皇上取法而乃作法于涼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夙有舊恨此亦婦人女子之常態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選侍產有幼女歔欷情事草木感傷而況我輩臣子乎伏願閣下委曲調護令李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慮意外辛丑御史左光斗上言選侍既移宮之後自當存大體捐其小過若使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是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伏乞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御何方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正劉遜李進忠法其餘槩從寬政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謀疏入上傳諭內閣朕幼沖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傳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暫居慈慶選侍復差李進忠劉遜等命每日章奏文書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選侍於噦鸞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田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卿可傳示遵行輔臣方從哲讀諭驚愕具揭封進言皇上既仰體先帝遺愛不宜暴其過惡傳之外庭上再諭發抄南京御史王允臣糾從哲曰陛下移宮後發一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宰相輙自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

十月丁卯噦鸞宮災上諭選侍皇妹俱無恙　十一月丁亥給事中周朝瑞以賈繼春之揭

謂其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復揭曰保全選侍益亦人倫天理布帛菽粟之言非旌旗題目也朝瑞揭駁之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安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主上父子相繼宗祏何嘗不安而必待傾選侍以安之即移宮原是正理豈必移時驅逐革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困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朝瑞又揭謂繼春操戈於解忿平爭者繼春又揭職非操戈乃止戈也聖德無損爲臣子者同心爲國有何不解之忿不平之爭而煩左右袒之費詞乎　刑部尚書黄克纘執奏鄭隱山劉尚禮姜昇劉遜四人罪名當從末減不允克纘執奏如初因言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迹似涉於忘父之過必委曲周旋使渾然無跡方爲大孝因力求罷　十二月乙卯都給事楊漣疏曰前選侍移宮一事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及今不一昭明將以今日之疑端成他時之實事臣蒙先帝召見目擊當日情形敢不一語憶先帝憑几之言間及選侍而再四叮嚀則曰輔皇上要緊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夫君臣正相引痛之時忍於要挾求封一旦事權在握豈僅僅虛名足稱其意此八月二十九日事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急召諸臣而龍馭上賓矣此時主君爲重宜急於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宮門内使乃有持挺不容入者臣冒犯忿詈與爭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事也諸臣哭臨畢請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不敢當者三諸臣捧龍軒至文華殿門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工共祈皇上即日登極上傳諭卜期而諸臣皇皇深以未登極爲危益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在旁窺伺誰爲可恃此初一日辰刻事也爾時諸臣議皇上宜歸何宮臣思選侍推挽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貴寵乃云從來冲齡天

子不宜託之素無恩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强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雖
强之留而亦不可得而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事也御極卜期初六至初二日
九卿科道有移宮之請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請益因皇上一正九五斷無避宮而又不可同
居至初五日期且廹矣臣是以有正位叅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嬪自有定分即加恩選侍
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假令登極之後而宮嬪悍然居天子之宮天子歸青宮非理歸乾清不
得尚得朝廷尊而體統正乎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事也至本日移宮臣
即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
靈始妥即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宸居未淨先帝之社稷付託為重則
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
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移宮之後忽來蜚語有倡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處皇
妹失所至於投井者或傳治罪璫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者使夙夜憂時之士悏收為一時感
慨嘆息之言作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緝拏罪璫此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
僕乘間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只在法司得其平耳於選侍恩禮何與臣謂寧可使今
日惜選侍無使移宮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得以因
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帝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以此為愉快耶況兩
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噦鸞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妹無恙之旨方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
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帝之唏歔海涵天蓋盡仁無已伏乞皇上採臣戇言更於皇
弟皇妹時勤召見諭安不妨曲及李選侍者酌加恩數遵愛先帝之子女當亦聖母所共喜者

疏上下旨褒諭又特諭廷臣曰朕沖齡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謗語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朕於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後悔又使李進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來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煖閣司禮監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梓宮於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命依選侍朕不住彼宮飲食衣服皆皇祖皇考所賜每日僅往彼一見因之懷恨淩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則彼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既毆崩聖母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尊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以仰體朕心矣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今後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時方從哲在告劉一燝等上言皇上嗣位以來宮禁肅清乃以形跡影響之疑互相紛辨致厪聖懷伏讀聖諭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辟宮景象悽惋危衷宛然在目諸臣徒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爲多事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恐有之若云庇護黨私則萬萬不敢也御史王業浩上言先帝毓德青宮止孝止慈何以一女子之微致生枝節如聖諭泒與照管并毆崩聖母等語天下萬世不察則先帝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普天率土俱有同仇之義而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日之肅清既未得爲義之盡今此之優厚亦不得爲仁之至外廷臣工比肩事主至分日之日安社稷安選侍臣恐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辯方興

奏留中、庚午、都給事楊漣乞歸疏曰、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臣不過發明移宮始末、使了然在人耳目、而旋荷綸綍之褒、過邀忠直之譽、使臣區區之苦心、反爲夸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嵩呼者、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捧皇上左右手者、張維賢劉一燝也、臣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懃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籍清平、豈可貪天爲力、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杌隉、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之不安三也、臣引分自思、俯全臣節、惟有決去一着而已、臣蹇窮骯髒之人、披上方之文綺、賚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真覺俯仰皆寬、即不幸先犬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皇考於在天、見先人於地下、臣亦可瞑目安寢矣、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未罪臣、又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而已、詔許之、

熹宗天啓元年、春二月、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旨切責、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宮之後、祗因痛切先帝、急欲效忠皇上、及捧讀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曲爲保全、而小臣之狂愚、猶妄有規勸、謹備錄原揭回話、上以其疏中無雉經入井二語、着再回話、夏四月、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云繼春席藁待罪、懇請優容、仍下旨切責、落職、永不敘用、

四年夏四月、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遵遺命、封李選侍爲妃、下旨切責、先是光宗青宮舊監王安强直不阿、選侍魏忠賢既矯殺之、乃盡反其所爲、會楊漣上疏發忠賢二十四罪、忠賢益憤、六月、遂矯上命、復議封選侍、禮臣林堯俞奏止之、不聽、竟封李氏爲康妃、　十二月、召還御史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

夏允彝曰、庚申一月之內連遭大喪中外洶洶楊漣率衆排闥見東宮即羅拜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禮自待左光斗遽疏言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持論自正但中言武氏之禍立見於今差亦過當楊左即拉閣臣揭請即日移宮選侍頗覺皇遽御史賈繼春遂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亦未可盡言其非然宮之應移自屬定禮楊左不可居以爲功他人亦何可詆之爲罪也楊與賈互相識諷賈以楊必將與大璫共受封拜譏之楊遂掛冠歸中旨切責賈賈倉皇自辨詞頗哀高弘圖張慎言出疏兩解之言至平且確乃賈終黜爲民而楊不久優擢至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寃彌甚即賈亦心憐之總之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顛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亟不失調停卒以此罪諸賢而加以一網不大謬乎

五年夏四月、給事中霍維華、上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畧曰、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妃之未封、而況於后、請之不得、而況於自后、不妃不后、而況於垂簾、臣謂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難移宮者、所以重選侍之罪、而張擁戴之功、神祖册立東宮稍遲、諸臣羣起而爭之、然篤愛震器、始終不渝、倘果如奸邪所稱、廢立巫蠱之謀、則九閽邃密、乃藉一風癲之張差、有是理乎、非神祖先帝慈孝無間、王之寀陸大受同惡相濟、開釁骨月矣、神祖升遐、先帝哀毀、遽發夙疾、而悠悠之口、致疑於宮掖、豈臣子所忍言、孫慎行借題紅丸、誣先帝爲受酖、加從哲以弒逆、鄒元標鍾羽正從而和之、兩人立名非真、晚節不振、委身門戶、敗壞生平、伏乞嚴諭纂修諸臣、以存信史、已而三朝要典成、起乙卯、止辛酉、魏忠賢矯宸翰弁之、

懷宗崇禎元年五月、侍講倪元璐、上言、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

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未幾而魏忠賢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推慈歸教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拔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以臣所見惟毀之而已假閹豎之權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當毀二矯誣先帝爲托宸篇旣不可比司馬光資治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爲例當毀三臣謂此書不毀必有受其累者則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爭三案諸臣品原三等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曄等不足問矣最上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旣遇小人而自能爲異本末炳然然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數人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者雖非盡有執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當日更有難言者丹鉛未下斧鑕先懸姜逢元闇筆一嘆朝聞夕逐楊世英吳士元余煌等備極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有刪其已甚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寗加醜詆之詞決不下一不道無將等字以傳會爰書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若復彈章一加萬節俱喪此臣之所謂累也願敕部立將要典鋟毀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形奏牘則廓然蕩平上從之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九

平奢安

熹宗天啟元年九月四川永寗宣撫使奢崇明叛奢氏猓玀種也洪武中歸附命爲宣撫司世

守其土數傳至奢崇周無子奢崇明以旗人得立崇明性陰鷙佯爲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入漸狎之子奢寅有逆志負雚倮招納亡命時以邊事急徵四方兵崇明遂上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樊虎以兵至重慶四川巡撫徐可求點核汰其老弱發餉餉復弗繼龍等遂鼓衆反龍走馬舞槊直刺可求可求死遂一擁而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總兵黃守魁王守忠參將萬金王登爵等皆死之原任罩昌同知董盡倫聞變帥衆入城殺賊遇伏死募兵科臣明時舉臺臣李達通判王天運俱負傷踰墻遁時土兵數千列江岸城內砲震城外應之賊遂據重慶分兵一扼夔州水口一踞綦江遵義一踞瀘州一截川西棧道全蜀震動　奢崇明陷遵義時遵義道臣李仙品參將萬金督兵援遼俱赴重慶城中守備空虛奢崇明同其子寅帥衆奄至遵義署府通判袁任先期委城遁賊乘勢焚刦納溪瀘州江安等城興文永川長寧榮昌隆昌璧山皆空賊攻合州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悉力捍禦破走之陷興文知縣張振德不屈率妻子赴火死石砫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秦氏世爲宣撫司良玉兄秦邦屏邦翰援遼力戰死弟秦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藺賊厚遺秦氏求其助良玉斬使留銀率所部精兵萬餘同弟民屏侄秦翼明等捲甲疾趨潛度重慶營于南坪關扼賊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燒其船以阻賊汎舟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留兵一千多張旗幟護守忠州等地方以爲犄角之勢移文夔州設兵防瞿塘爲上下聲援　十月賊逼成都時瀘敘諸郡邑瓦解枏木龍泉諸隘口俱失賊乘勢向成都指揮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愷帥衆拒之邦太先至資陽遇賊不戰降冉世洪等至九泉賊駐兵山上據高臨下衆寡不敵我兵陷陣世洪安世英俱死之張愷

走免賊兵進薄城下懸旗僭號四面夾攻城内僅有鎮遠營七百人調到松潘茂州龍安兵一千五百餘人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燮元登陴而守初燮元方以輯瑞就道蜀王出國門與百姓遮留之燮元慷慨自誓賊薄城燮元使土司坤汝常乘賊指揮常恭等火砲助之賊稍卻斬賊先鋒一人坎目賊數千人障革裹竹牌進矢石不得近燮元命架七星砲火箭火磚衝擊之殺數百人至暮賊擁鉤梯數千攀城欲上燮元戒士卒第放砲礧石亡譁遲明賊積屍陵城下時冬濠水涸賊帥降民持茷束薪載濠土壘如山上架蓬蓽形類行屋以避銃石伏弩仰射城中垂簾蔽矢石燮元夜縋壯士持芻塗膏殺守者縱火火舉山隤賊大沮燮元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濠濠滿賊乃治橋得少息因緝獲城中與賊通者二百人懸其首陴上賊又于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等燮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剽掠其中虛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其三將燒樓而還當是時諸道援兵相繼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復安岳縣二十八日復樂至縣與賊戰于倒流鎮石橋永清舖俱有斬獲各路兵或轉戰得至城下或潰敗去秦良玉兵三千亦至然賊兵亦日益增無退意賊圍城八十餘日歲且盡城中人伏臘不祭王正不賀賊城外日發諸人塚墓城上望見皆泣會有俘民脫歸者言賊旦夕須旱船一決勝負

二年春正月賊數千自林中大譟而出視之有物如舟高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簟茀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旂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梯如左右廣俯視城中老幼婦女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爲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舟不得近燮元復募敢死士以大砲擊牛中其當軛者牛駭返走乘勢縱擊敗之然城中亦力竭矣裨將劉養鯤言有諸生范祖文鄒尉陷

賊中遣孔之譚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拔効用燮元即遣之譚復往至則與乾象俱來燮元方
卧戍樓呼與飲乾象衷甲佩刃燮元不之疑就榻呼同卧酣寢達旦乾象感激誓以死報許之
縋而出後賊營舉動纖悉無不知者乾象之力也踰數日又使牙將周斯盛詐降賀其來設伏
待之崇明果自至甬懸一人上松潘守兵不知大譟崇明走伏起獲其從騎數人崇明跳身免
乃謀遠遁燮元偵知造水牌數百面投錦江順流而下令有司沉舟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賊
夜半果逸乾象等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拔營走乾象等皆來歸成都圍凡百有二日
而解賊渡瀘歸重慶事聞以燮元爲巡撫　三月羅乾象復江安四月官兵復新都初奢賊據
新都繕城積粟爲守計因克安岳攻保寧聲言直取潼關人心震動安綿副使劉芬謙湖廣監
軍楊述程合兵攻之兵至牛頭鎮賊以騎數千步萬人來援秦良玉譚大孝等夾擊敗之遂復
新都賊退入蘭州復遵義府時有湄潭叛民王倫引賊焚掠湄潭爲川貴險要都司陳一龍追
至水西境降之諸軍進駐遵義時惟重慶尚爲賊巢五月諸軍進逼崇慶初奢崇明父子據瀘
汭倚樊龍爲聲援龍盤踞重慶已九閱月重慶古渝州地也三面臨江春水泛漲一望瀰漫不
可渡其出入必經之要道惟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賊自通遠門城濠至二郎關連營十有七
宿精兵數萬監軍副使丘志充楊述程總兵杜文煥帥兵進攻之再戰幾入其壘翌日文煥帥
叅將楊克順等直抵賊營石砫宣撫官秦民屏率部兵遶出其後賊驚敗遂連復佛圖二郎二
關殺賊三千餘人積屍深溝兩岸俱平乘勝進逼重慶二十七日以計擒賊首樊龍張彤何若
海等三十一人遂克之　六月川師復瀘州　七月遵義復臨　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叛邦
彥安堯臣別枝也安堯臣冒隴姓并隴地受撫得襲兒疆臣世職堯臣死妻奢社輝子安位幼

邦彥挾之反時四十八馬頭與頭目安邦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愚陳萬典等蠭起和之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沒于畢節參將尹啟易等自烏撒奔回霑益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彝衛亦爲賊黨李賢所破賊圍普安安南雲南都司李天常帥兵四千救之賊將羅應奎僞降誘至疊水鋪伏發全軍皆沒於是交水曲靖武定尋甸嵩明之間騷然苦兵矣賊分遣王倫石勝俸下普安襲偏沅以斷我軍倫等楊應龍餘孽也洪邊土司宋萬化糾苗仲九股據龍里邦彥自統蜀賊苗仲數萬進圍貴州自二月初九日薄城下造雲梯製濠廂築墩臺百計攻城撫臣李橒按臣史永安悉力御之賊沿山紮營四面伏路把截以斷城中出入盡掘環城墳墓殺掠甚慘置木栅壘戶墻鳥雀不能飛渡鎮將張彥芳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不得進　貴州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與賊戰于江門白杵營死之　安邦彥破烏撒衛指揮管良相死之先是水西未叛良相語李橒曰奢氏反安必繼之黔中無兵餉猝然有變計將安出宜招兵萬人積二年穀用許成名將之以觀其變橒以力不能止後良相以祖母病乞假去泣而曰烏撒孤城且與安效良相仇水西有難禍必首及良相隻身無子願以死報國乞圖長策保此一方橒亦泣良相去甫一月而難起烏撒首被賊破良相自縊死　巡撫都御史王三善進兵平越時平越所陳兵止萬餘人副總兵徐時逢參將范仲仁不相能仲仁先進遇賊于瓮城河戰不利時逢擁兵不救遂大敗諸將馬一龍白自強等殲焉各處聲援俱絕貴陽圍益困城東隅有山岡與城齊賊踞其上作廂樓官兵設計燒之火三晝夜不絕城中糧久乏將士病不能戰巡按史永安上疏詆王三善大聲疾呼十一月三善大會將士議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至吾輩死法死敵等死耳尚何俟耶命道臣何天麟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部道臣楊世賞督兵萬人從都

匀進爲左部、三善自將二萬、與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十二月、抵新添啣枚疾走、二日、
進毋猪洞、三日次新安、是夜賊報至、營中驚擾、議退兵、三善曰、退卽虀粉、以死捍之、按兵不動、
卒無賊、四日、命劉超爲前部、抵龍頭營、三善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銃聲、衆股栗欲止、三善
曰、前驅當賊、必無退者、吾當爲後勁、遂策馬而前、未一里、劉超提音至、超兵遇先却、超下馬斬
二人、持刀斷賊一標、賊首阿成驍勇善戰、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適大兵至、
大呼齊進、奪龍里、賊衆復大集、大戰却之、五日住龍里城、衆議去省會不遠、賊必重兵堵截、宜
少休息、三善曰、我兵猝至、賊無備、不能持久、急擊之、勿失、六日、遂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覘者、亦
知新撫自將、意有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給其衆曰、吾當增兵來助、遂遁去、賊相率退
屯龍洞、我師奪高寨七里冲、乘勝進兵畢節鋪、賊步騎如雲、孫元謨將所製木發貢、七門齊發、
賊死無筭、楊明楷率烏羅兵如墻而進、賊大敗、其渠安邦俊被銃死、棄輜重器械山積、遂乘勝
抵會城、撫臣李標、按臣史永安、學臣劉玄錫、死守者幾十月、旦夕城且陷、忽見賊兵奔潰如蟻、
喊聲雷震、俄頃五騎衝鋒至城下、云新撫至矣、軍民大悅、慶更生、是時三善同將卒披氈單騎
冒矢石、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標等迎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軍心未定、我。大。帥。也。不。可。卽。安。遂
營于南門外坡上、大雪、次日移營宅溪、賊聞遠遁、陸廣河外、三善遣使諭奢社輝母子縛安邦
彥降、不報、越數日、左右兩部兵至、又十日、而楚粵蜀之兵亦至、三善怒其後期、且憂乏食、欲謝
遣之、將校皆曰、數千里赴援、不可却也、三善念衆多倉儲空虛、欲因糧于敵、又諸軍視賊過易、
十二月三十日、前鋒楊明楷率兵渡河、札營三十里外、一軍屯陸廣、向大方奢社輝一屯鴨池
向安邦彥巢穴、

三年春正月、賊復糾藺賊與雲南安効良等帥衆數萬并力攻陸廣、楊明楷奮勇接戰蒙兵先潰衆遂亂溺水死者數千明楷陷賊中賊乘勝赴鴨池我兵退屯威清三善收兵入城土司苗仲見我軍不利復肆刼掠自龍里至瓮城屍橫四十餘里　夏四月、川師復遵義時賊首尤朝柄楊維新鄭應顯據遵義副將秦衍祚侯良柱督兵二千攻之誘戰于九接灘以銃斃其渠抹賽復追敗賊于南城外羅鋼渡遂克之　賊安鑾帥妻子部衆降安鑾爲奢寅右臂監軍道趙邦清密遣賊黨了相喻文富招之鑾心動顧以妾石氏子安在嵩在符國禎營未敢發十四日官兵抵羅付大河口擊奢寅敗之鑾見寅敗乃密約副總兵侯良柱助兵挾取妻子良柱分遣羅安良進陶公灘以牽賊自帥親兵七百人同鑾部兵夜經三寨抵賊巢銃砲震天賊倉卒不知我兵多少符國禎先走鑾率妻子及部兵數千自拔來歸　川師復永寧先是川撫朱爕元會衆議曰我之久不得志于賊者我以分賊以合也於是列營納谿陽爲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首攻麻唐坎觀音庵青山崖天蓬洞等處乘霧奪險而入與石砫兵會進攻永寧遇賊于土地坎奢寅親率兵搏戰我兵奮勇擊敗之追至老君營涼傘鋪盡燒賊營寅身被二鎗樊虎亦創死復敗賊于橫山八甲青崗坪等處直抵城下一鼓拔之生擒周邦泰等降賊二萬踰城溺水死者無算奢崇明父子列營江岸上官兵隔水而壘降者日至賊復遁　安邦彥知我兵潰煽誘苗仲糾合逆黨宋萬化等復欲犯貴州使其黨何中尉據龍里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圍青巖斷我糧道宋萬化督洪邊兵苗仲爲左翼吳楚漢結八姑蕩平八莊苗仲爲右翼自統水西兵約共犯會城王三善遣遊擊祁繼祖統盧吉兆左世選兵下龍里一鼓破蓮花堡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五十處何中尉敗逃深箐龍里路通遣叅將王建中劉志敏宋𨓜屈朝先

等救青巖斬首三百餘級王元佐等兵繼進焚賊寨四十八莊李阿二中神鎗逃歸水西定番路通諜報賊方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進犯會城三善夜遣王建中祁繼祖等兵一萬五千進勦八姑蕩焚生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渡河溺死者無筭焚其積聚數萬賊粮絶謀遂寢宋萬化遣人詐降覘動静三善佯許之而調監軍楊世賞督劉志敏祁繼祖等擐甲赴之賊倉皇出戰遂被擒并其妻子及僞軍師劉洪祖等萬化驍勇善戰邦彥倚之至是奪氣四路既通秦氏屏兵至平越復還守龍里諸苗叛者相繼降三善給黃旗使各竪寨中邦彥望見之不敢復出但于鴨池陸廣諸要路掘坑塹脩補水西屯兵爲自守計　五月川兵發永寗進追奢崇明連克紅崖天台二寨賊數千人迎降遂安撫紅潦四十八砦時總兵盧世卿禽僞御史汪澤遠僞參謀文道南副將秦翼明禽僞監軍夏奇雲僞給事中孔聞過等并僞印十餘鎧仗如山又獲安兵田進忠云奢賊計窮將美女黃金降水西借兵安邦彥遣兵十六七營已過河到獅子山目把曾仲英領兵六營尚駐赤水河謀分兵一由鎮雄兵三營乘永寗之後一由普安入新寨攻永寗之前十三日羅乾象督兵破藺州焚其九鳳樓掃其巢奢賊狼狽走　雲南六佐縣營長安應龍合霑益賊首補鮓爲亂圍羅平巡撫閔洪學攻羅平克之移兵覆其巢俘其妻子應龍逃普安復入烏撒已安效良乞降責其縛補鮓應龍以誘之效良縛應龍以獻　水西藺賊合兵窺遵永時藺賊奢崇明奢寅戰屢敗窮蹙投水西安邦彥復助兵合謀一窺遵義一窺永寗官兵合長納兩路敗之於芝麻塘賊遁入青山　六月貴州總兵魯欽等三路進兵直入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紅崖者天台水脚婁石牛酸草等七囤素稱天險官兵未有至者總兵張彥芳擊賊于羊耳亦敗之追至鴨池河奪其戰象斬首二百七十餘七月大

兵戰勝、深入大坝洪紅鳥岡賊所借鳥芸等部、苗望風奔潰、三善按轡直入大方、降者千計、救出田景猷、劉志敏、楊明楷等、奢社輝、安位焚大方老巢、竄火灼堡、安邦彥逃入織金、 川兵入龍場陣、獲奢崇明妻安氏及奢崇輝、蔡金貴、李廷、王承恩、張尚極等、 安位母子遣漢把劉光祚赴鎮遠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授賊黨袁紹等狀、令擒奢寅父子自贖、遣之回、衆紹等至省羈留未發、而撫按會議亦勒限安位母子、縛解安邦彥、奢寅、然後請吉治罪、大抵三善以元凶未窮、當用勦、爲撫而述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三善駐大方日久、邦彥日夜聚兵自益、令其黨陳其愚詐降、其愚者、目把中大猾也、三善輕信之、多與參贊軍務、由是邦彥纖悉盡知、

四年春正月、王三善自大方還貴州、陳其愚相繼隨行、忽傳其愚山後遇賊、三善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墮地、三善知有變、將帥印付家人、囑令護持先去、卽抽襪中小刀、自刎頸皮已破、其愚下馬奪其刀、玀鬼諸苗蜂擁而至、三善罵賊不屈、賊割其首去、副將秦民屏亦死之、秦佐明、祚明突圍出、賊勢復張、事聞、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既而監軍御史傅宗龍獲陳其愚誅之、其愚狡凶多計、數邦彥倚爲耳目、至是伏誅、 秋七月、總理魯欽、劉超克巖頭寨、破平茶乘勝深入、至織金、敗績、

五年春、雲南巡撫閔洪學復霑益、水西、蘭、烏、霑三逆合兵數萬、窺霑益、敗走之、四川烏撒土目安效良、水西賊安邦彥肺腑之親也、其順逆惟水西是視、水蘭相繼叛、滇撫閔洪學以兵力不繼、羈縻之、令其擒賊自贖、效良亦佯爲恭順、擒安應龍以獻、而所遺獻功之人、領文還中途被刼、效良又見黔師出陸廣、滇師入霑益、隱然有撫背扼吭之勢、水烏益成騎虎矣、至是遂乘截黔之餘燄、南向入滇、合蘭、水、烏、霑、安南諸部三十九營、直抵霑益、衆十倍于我、副總兵袁善宣

撫使沙源等督率將士奮勇血戰對壘城下者五日夜屢出奇兵破走之
六年春水西苗老虎阿引等殺賊酋奢寅來降苗老虎隨侍奢寅有年着巴乃寅騎引馬卒李老松乃寅看茶卒與寅同居聶舌填上寅妻在箐林山上相去二三里奢崇明居克仲填相距三百餘里寅子阿甪年七歲一女嫁芒部時水西約二月三路興兵一攻雲南一攻遵義奢寅專攻永寧寅素性凶淫附近夷人妻女有姿色者強奸之富于財者勒索其錙不遂輒死以此部下多往鎮雄芒部逃生其麾下人阿引等故嘗受撫臣宋燮元金錢令圖寅與總兵李維新歃血盟謀舉事寅微覺縛阿引拷掠之以利刃穿其左足一晝夜阿引至死不承乃釋之阿引因勾合苗老虎李明山等同謀適奢寅與其下痛飲酣歌登床而寢老虎佯與寅盜絮見寅睡方鼾持刀砍其胸寅大呼李明山復助砍身死腸出明山刀折僞總兵等闖入苗老虎走直往箐中擒寅妻妻已聞變逃矣賊黨追苗老虎等甚急至一碗水遇官兵乃降　二月安邦彥率衆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總理魯欽力禦之抵暮賊兵益衆而我兵因數月無餉乘夜皆潰魯欽自刎死賊燒刼麻姑孫官堡苗仲復助逆貴州三十里之外樵蘇不行城中大震巡撫王瑊巡按傅宗龍先遣王國禎等攻河沙壩獮鬼畫俘之廣順定番青巖白納一帶苗蠻爲之奪氣繼遣張雲鵬逆邦彥于趙官堡小戰二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甚衆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道路復通　總督朱燮元以父喪歸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從中調度控制五省　夏黔兵攻匀哈長田一帶諸苗黔中四面苗仲而最狡悍者無如匀哈安邦彥初叛圍龍里新添皆藉其衆至是數出沒刼掠清平新添地方餉道爲梗平越知府會同都司張雲鵬率兵攻擺沙大寨擺沙居寨之中距平越百餘里乘夜由間道掩襲破之賊遁入箐其中米積如山次日

捜百里大山移營牛場箐保丈鸞攻爽岳等寨復攻都匀城西南仲賊八路會兵入箐各有斬獲復攻江時戶西高平養古數十寨斬首二千餘級掃蕩二百餘里

七年秦參將楊明輝奉命宣諭安位令擒獻首惡爲安邦彥所殺

懷宗崇禎元年秋九月詔起朱燮元仍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

二年夏六月初大方東倚播北倚藺相爲犄角後播藺既平賊惟恃烏撒爲援而畢節爲四裔交通處先是王三善由貴陽陸廣入大方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皆玀鬼巢窟前可衝我後可包我左右可衝擊我三善卒以失地利陷天啟間燮元建議滇兵出霑益過安効良應援而別布天生橋尋甸等以絕其走蜀兵臨畢節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而別出龍場巖後以奪其險黔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徑趨彥巢而陸廣鴨池擣其虛粵西出泗城分兵策應然後師大軍由遵義鼓行而前尋以憂去未及用總督閔夢得繼之亦以貴州抵大方路險而賊惟持畢節一路外通用兵宜從永寧始自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郭可憑而守宜結營于此漸進漸逼四十里爲白巖六十里爲層臺又六十里爲畢節畢節至大方不及六十里賊必併力來禦須以重兵扼之斷其四走之路然後遵義貴陽尅期並進亦不果用至是燮元再涖黔乃檄滇兵下烏撒蜀兵出永寧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帥大軍駐陸廣逼大方

八月奢崇明號大梁王安邦彥號四裔大長老歹費小阿烏繼阿鮓怯等各號元帥悉力趨永寧先犯赤水謀知之燮元授意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出其背急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等皆被創漢兵斬其首獻燮元不欲窮兵乃移檄安位赦其罪

許其歸附而位豎子不能自決其羣下復謀合潰兵拒我燮元乃大會諸將曰水西多山險叢箐篁蠻烟棘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以此多敗當與諸君扼其要害四面迭攻漸次蕩除使賊之糧將自斃於是焚蒙翳剔巖穴截溪流發勁卒馳騁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聚暮還歸屯賊益不能測凡百餘日所得首功萬餘級生口數萬每得嚮導輒發窖粟就食而賊饑甚劉養鯤遣其客入大方燒其宮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與約四事一貶爵一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一獻殺王巡撫者首一開畢節等驛路安位皆受命遂率土目納款燮元爲奏請詔許之乃條陳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懇闢聚落日煩經界既正土目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便二黔地瘠仰給于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永爲折衝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訓農治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便七從兵民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便九上可其奏

九年朱燮元遣兵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勢益孤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以便往來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亂燮元奉命移兵討平之名聲伏誅

十年水西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欲乘其弊郡縣之燮元上書諫乃止燮元遂傳檄土目諭以威德諸部爭納土獻重器燮元召將吏議以爲衆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爲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

西而滇之定者彈丸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者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悉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谷應泰曰天啟中奢崇明以猓玀種據重慶安邦彥以水西酋反貴州蓋苗俗叛服不常乃其天性而兩家者又倚爲唇齒時通姻婭所謂同功一體之人也乃謀亂之初則奢先而安繼窮追之日則奢敗而安亡覆轍相尋合若符契小醜墜宗于人何尤焉以予觀奢崇明陰鷙有謀其子寅招納亡命一舉而全蜀震動剽銳莫當宜非邦彥所敢望也然而邦彥之師尚堪持久而崇明之衆旋即挫衄又往往降于水西投于安部者則以安之地大而力盛也奢酋竊發止蜀道一隅而安酋轉戰西通巴僰南壓滇黔又合烏霑安南諸部落綿亘長驅動搖數省此之不戢真江楚之深憂也以故恢蕩之功亦以平安爲首平奢次之平奢者秦良玉之夜襲兩河杜文煥之佛圖奪壘盧元卿之紅崖積仗其功不可泯也平安者王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衍祚侯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其功更不可泯也乃崇明邦彥同時陣殲奢寅淫橫內自相圖既平五洞叛猓又開清平四衛新設亭障增置游徼者凡一千六百餘里雖漢之樓船十道西通冉駹其盛不能及也然其時發蹤指示出奇無窮多出于督臣朱燮元之方畧論者以固守成都蕩滅羣妖招降安位爲燮元功不世出而不知善後撫綏分裂其地使南人不復反者皆燮元之長筭也善乎燮元之疏曰今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臣咸俾世守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昔主父偃令宗室得分王子弟而藩服益削

則知衆建土司而少其力者其真馭遠之良規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

平徐鴻儒 附王暨 于弘志

熹宗天啓二年夏五月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鴻儒鉅野人遷鄆城萬曆末以白蓮教惑衆黨數千人深州人王森以救一妖狐妖狐斷尾令藏之招人人聞異香多歸附之號聞香教森死遺貲巨萬子好賢藉其資以結客有異志景州于弘志以棒箠會聚惡少年好賢與通密約鴻儒于八月望日三方同起而鴻儒以他事相激先發在下家屯刑牲誓衆令衆至梁山泊奇家口然後起兵往圍魏家庄又二千餘人圍梁家樓據為巢去縣二十里官兵不敢前又攻鉅野縣其黨楊子雨李泰等被擒又曹州擒張世佩其身旁匿紙人數千號四大金剛亦鴻儒黨也鴻儒攻鄆城知縣余子翼逃遂據城曹濮騷動兗西道閻調羹以聞巡撫都御史趙彥總河侍郎陳道亨巡撫都御史王一中合兵捕之其時四川亦有白蓮妖賊洪衆劉應選白仙台等助賊蜂起巡撫朱燮元擒捕正法 夏六月徐鴻儒陷鄒縣署印通判鄭一傑挈家出走進陷滕縣知縣姚之胤逃遂踞二城時括遼餉殆盡至是徵兵無餉可給止練鄉勇責有司捕治魯王捐貲保城上賜璽書褒之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賊盤踞巢穴動以數萬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千餘級砲擊死者六七百人又焚武安集賊巢近旁小寨俱燬之賊勢窮蹙奔梁家樓都司楊國盛與賊對壘斬首千級其東南東北之賊充塞道路官軍攻擊賊不能支復斬首二千餘級賊欲窺伺兗府官軍尾其後襲之連戰皆捷遂復鄆城鉅野 秋七月錄叙山東平妖將士楊國盛廖棟等功績巡撫趙彥奏妖賊聚衆日多官兵策應日難乞

暫留秋班邊軍隨營勦賊可省招募之費從之　賊攻夏鎮至彭家口掠糧船四十餘艘阻絕運河侍郎陳道亨告急上命兵部議添兵防守時沙溝營把總姚文慶等集軍壯鄉勇擒賊十一人殺五十餘人奪回漕艘淮兵又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山東一日二報捷賊奔滕縣與鄒縣賊會合攻曲阜領馬步萬餘擁至城下知縣孔聞禮率民極力捍禦殺賊甚衆衆賊不能陷旋以援至拔營而去復刦官營都司楊國盛大敗遊擊張榜等皆死之營內糧草火炮器刄俱被刦賊僭稱大乘興勝元年巢有十數兵十餘萬欲先取兖州次取濟南聲勢甚鋭陳道亨疏請登萊兵防兖恐糧餉有失也　景州妖賊屯阜城武邑殺人祭旗聲言取景州焚掠四十餘里官兵往捕之賊首于弘志立馬仗弓飛舞而來官兵斬之于馬下餘賊披靡四散又擒妖民田付民等于是賊衆牛朝利等退據白家屯掘深濠伐木為寨以固守　艾山賊趙大奉劉永明為主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面稱二十八宿聚黨二萬餘人合鄒滕賊共十七枝官兵攻破之獲永明臨刑猶稱寡人云　賊攻兖州先是趙彦親至兖州同監軍道王從義徐從治總兵楊肇基至演武場閱兵賊衆進逼城下肇基迎敵都司楊國盛廖棟分擊殺賊千餘人賊回滕縣　九月賊流刦金山口徐州震動官軍復錫山賊始懼偽都督侯五偽總兵魏七等據城乞降去其幟而鴻儒同黨高尚賓歐陽德鄲九敘許道清等三百餘人復力守官兵分攻之趙彦下令鴻儒不出即四面焚攻賊因縛鴻儒出降二道臣入城安撫軍民復滕城十月安插鄉民共二萬七千餘人收騾馬千匹神槍八百杆大炮二百六斧九十九餘弓刀匕筭十二月獻俘山東俘徐鴻儒等磔于市加趙彦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鴻儒臨刑歎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屬甚衆更遲數日孰敢攖其鋒者而好賢見鴻儒敗走薊州又挈家二十餘

人南走至揚州事露就擒吏科給事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雖平地方善後宜策并請存恤修復孟氏墓廟上從之命官致祭

四年八月鄒縣賊餘黨因旱災復聚于泗州數百人刼掠兗州知府曹文衡鄒縣知縣郭人吉署泗水縣事同知張景親詣其地安撫李守已等二十餘人訴為鄉里凌偪願就招撫編入保甲始安

谷應泰曰慨自周之成康刑措不用漢之文景斷獄四百海內乂安何其盛也其他致治之主非有外患則有內憂若夫火坑之寇旋即芟除飛燕之兵逾時解散此亂之小者也然而疥癬致患蜂蠆有毒兩葉不去斧柯是尋有國者可不慎乎明室數傳中外多盜憲武世神反者數起雖常命張敞于兆京遣虞詡于朝歌而沸釜游魚相隨斬馘然弄兵者疇非赤子饕食者皆吾腹心止渴而進鴆酒救瘵而吞烏喙萑苻屢殄明祚不得長矣比及熹宗東省又起鄆人徐鴻儒倡亂號白蓮教應之者深州王好賢號聞香教景州于弘志號棒箠會艾山劉永明號安民王而其餘四大金剛二十八宿莫不三方並起剋日興師猶之樊崇鼓亂而下江新市互有聲援張角煽妖而小方大方各推渠帥雖賊徒之故智亦奔命之深憂也然聞之孽不自生釁由人作考其時閹璫擅政必外吏撟虔苞苴在官必朘削在下俗敝則輕於為非民貧則去而為盜固然其無足怪而論者又云蓮社以梵教而惑妖狐以吹火而興經營廿年盜亦有道豈足盡信哉乃若魯藩捐貲保城趙彥盡力擒捕而廖棟破之于武安楊國棟馘之于鉅鹿夏鎮告捷運艘復通滕縣既恢鴻儒遂磔彼諸臣者雖非龔遂之平渤海亂絲徐理抑亦廣漢之治三輔枹鼓不鳴矣然而折

蜂不懲亂令亟行黄巾既叛仍行鉤黨之誅河朔初平更遣括田之使從此鴻蜚滿野長楚無家政散民流積薪縕火人以為潢池雲擾禍烈于懷宗予以為東陵伏莽釁叢于熹廟也後三年而餘孽聚泗州又七年而李自成起米脂明竟以亡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一

魏忠賢亂政

熹宗天啓元年秋八月魏忠賢矯殺前太監王安魏忠賢初名盡忠河間肅寧人也少黠慧無籍好酒善啗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彀絃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亦有膽力能決斷顧猜狠自用喜事尚諛嘗與年少賭博不讐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而自宮萬曆十七年隷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時熹宗為皇太孫忠賢謹事之導之宴游甚得皇太孫歡心孝和王后太孫生母也忠賢夤入宮辦膳其介紹引進者魏朝朝故屬太監王安名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日譽忠賢安善視之朝初與太孫乳媪客氏私即所稱為對食者然朝以侍安又承事太孫多不暇忠賢乘間亦通焉客氏者故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寡生子國興光宗踐祚冊太孫為東宮忠賢得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光宗升遐東宮暫居慈慶給諫楊漣疏參及忠賢忠賢無措泣求魏朝朝於王安力營救之遂與李選侍宮中李進忠為一人外廷不知也忠賢深德朝結為兄弟而兩人皆客氏私人上即位數月一夕忠賢與朝爭擁客氏於乾清宮煖閣醉詈而囂聲達御前時上已寢漏將丙夜俱跪御榻前聽上令客氏久厭朝儇薄而喜忠賢憨猛上逆知之乃退朝而與忠賢忠賢卒矯旨發朝鳳陽縊殺之自是得專

客氏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初帝之立也王安與諸大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奏之帝會御史方震孺上疏請逐客氏帝乃令客氏出宮忠賢發安鞫問安詰責令其自新忠賢得釋客氏夤緣復入宮將甘心於安焉時安奉旨掌司禮監辭未赴王體乾即欲起攘之因忠賢以危言動客氏曰爾我比西李何如勢在騎虎無貽後悔西李者李選侍也忠賢遂嗾給事霍維華劾之又令劉朝田詔等上疏辨冤客氏從中附和之於是矯旨革安職而以體乾掌司禮監忠賢必欲殺安遂以劉朝提督南海子而降安為南海淨軍勒令自裁方光宗居青宮時憂讒畏譏幾三十年安左右勤勞靡敢怠玩光宗頗任用之安素剛不肯頗使於李選侍劉朝李進忠皆選侍私人故以移宮恨安至是安既死忠賢益無所憚矣忠賢闇文義乃取舊司禮監李永貞入備贊畫李實李明道崔文昇各司監局探上意為奸忠賢自掌東廠客氏封奉聖夫人　命奉聖夫人客氏如皇祖戴聖夫人例加其子侯國興為錦衣衛指揮使御史劉蘭上言皇上初登寶位客氏保護是賴今鸞降之儀肇舉關雎之慶方新恩禮所加權勢歸之初上大婚禮成魏忠賢蔭姪二人給事中程注周之綱亦奏祖制非軍功不襲國典不當濫予俱不聽　九月上以客氏保護聖躬命戶部擇田二十頃以為護墳香火之用魏忠賢侍衛有功命工部于陵工成叙錄御史王心一奏云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既成強入忠賢之勤勞於禮為不順於事為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上怒責之　冬十月降吏科給事中侯震暘於外初客氏已出宮復召入震暘奏曰皇上於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中涓羣小煬竈借叢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媾曹節王甫之禍可為寒心上怒降之時倪思蕙朱欽相馬鳴起王心一相繼疏劾皆夺謫吏部尚書周嘉謨論

救不報　刑科給事中孫杰疏糾周嘉謨劉一燝謂統均仰輔臣之權輔臣奉王安之意中旨錯出致悞封疆嘉謨免一燝尋亦回籍

二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惠世揚疏糾大學士沈㴶使其門客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頓使聖明之朝再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包藏禍心上慰留㴶而謫世揚於外初㴶籍內監劉榮得通於忠賢內操之議皆自㴶導之未幾刑部尚書王紀亦劾㴶與客魏交通彼此攻訐忠賢矯旨削紀籍　夏五月御史周宗建上言近日朝廷處分章奏外庭嘖嘖咸謂奧窔之中莫可測識論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忠賢者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揭其志慮有何嘉謨又曰耳目嚬笑之暇漸與相親宮廷禮法之事漸與相近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奏入咸為宗建危之　秋八月兵科給事中朱童蒙疏糾鄒元標馮從吾醵金講學比之妖賊元標等致仕歸　冬十月修撰文震孟上言勤政講學之實中云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則左右近習無緣可以蒙蔽疏入忤魏忠賢不下庶吉士鄭鄤復疏促之曰經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圜之義不經御覽而留中必有藏伏奧援之奸本朝故事惟武宗及神宗末年有之權璫煬竈相顧太息無可如何矣忠賢深惡之承上觀劇摘震孟疏中傀儡登場語激怒上時太僕寺卿滿朝薦亦言之力俱謫歸　十二月命劣轉科臣霍維華孫杰優陞京堂顧秉謙魏廣微為大學士入閣辦事

三年秋八月內官張守仁等索冬衣譁於工部堂上尚書鍾羽正致仕歸　詔開內操鉦鼓之聲喧闐宮禁或云皇子生震死焉御史劉之鳳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御史李應昇黃尊素宋師襄交章論之尊素疏有阿保重於趙

嬈禁旅近於唐末等語忠賢尤惡之皆矯旨切責忠賢自殺王安後益驕横設内標萬人衷甲出入内監王進嘗試銃上前銃炸傷進手上幾危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選侍盡出光宗所賜珍玩列於庭再拜投繯而絶裕妃張氏方娠膺册封禮客氏譖於上絶飲食閉禳道中偶天雨匍匐掬簷溜數口而絶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貴人嘗勸上罷内操容魏惡之矯旨貴人誹謗賜死成妃從容爲上言之乃矯旨革封絶飲食成妃故鑒裕妃饑死密儲食物壁間數日不死魏客怒少解斥爲宮人遷乾西所皇后張氏素精明魏客深憚之后方娠腰痛客氏密布心腹宮人奉御無狀隕焉又於上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以暴疾聞

四年春二月加錦衣衛田爾耕太子太保以其緝捕有功也爾耕尚書田樂之孫以軍功補廕錦衣附魏忠賢遂得美擢　三月刑科傅櫆疏參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詞引故内臣王安及中書汪文言　廕魏忠賢弟姪一人錦衣百戶　五月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　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魏忠賢二十四罪曰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内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責無他委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内批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忠賢急於翦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愼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顧於護黨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於蟒玉以贈其行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交辞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㴶交搆陷之削籍去

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愼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黜陪貳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聖上寵注忠賢恐露己驕橫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忠賢以抗不附己囑其私比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以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是不但讐王安而實敢於讐先帝之老僕與皇上老犬馬畧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於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大罪十三也因立枷之法以示威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持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脉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

牧地細事、而徑置囚阱、草菅士命、使青燐赤壁之氣、先結於壁宮泮藻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傳單忽傳詰責、及科臣覆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非常、不以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野子傳應星等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為之投罟設網、片語違忤、駕帖立下、如近日之逮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而傳應星等、造謀告密、日夜未已、勢不至於興同文之獄、刋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客深謀不宄之人、識者每為寒心昔劉瑾招納王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車夫為遲、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左右既畏而不敢言、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即或內廷奸狀敗露、又賴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飾遮其回邪、故掖廷之

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皇上、而止知有忠賢、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威靈尚尊於忠賢耶、疏入、忠賢亦惴惴懼禍、欲結輔臣韓爌為之地、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之、遂令魏廣微條旨、廣微素固結忠賢、附為同姓、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語、廣微恨之、是時忠賢亦有疏辭厰、疏先下、備極溫諭、次日乃下漣疏、切責不少貸、先是漣疏成、意欲於午門面奏、出疾雷掩耳之計、繕寫甫竟、次日免朝、恐再宿則機洩、且害成也、遂循例封進、故忠賢得以彌縫、漣愈憤激、冀補牘以伺對仗、忠賢聞之、阻遏上不御朝者三日、至四日、乃出御皇極門、刀劍倍於往時、侍班官僚吏為嚴謹、左班諸臣不許擅出奏事、而諸臣公憤愈甚、繼漣上疏者、捆至、給事中陳良訓、魏大中、許譽卿、劉茂、傅櫆、陳熙昌、周之綱、杜三英、楊夢衮、顧其仁、胡永順、朱大典、陳奇瑜、熊奮渭、李精白、孫紹統、陳維新、楊維新、御史袁化中、周宗建、劉芳、劉廷佐、李應昇、房壯麗、劉璟、胡良機、喻思恂、林汝翥、胡士奇、謝奇舉、洪如鍾、黃尊素、梁元柱、李光春、張鎮翟、學程、劉之待、周汝弼、李喬崙、劉其忠、宋政、南科道徐憲卿、趙應期、兵部尚書趙彥、詹事翁正春等、卿寺朱欽相、胡世賞、吏部郎中鄒維漣、撫寧侯朱國弼等、不下百餘疏、先後申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俱不聽、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已引疾杜門、不與公事、及見楊漣參疏、忽奮擊扼腕曰、國家安危、誠在此舉、吾備位大臣、不言誰為言者、即日出署、合部院九卿諸大臣公疏以上、凡千言、指陳剴切、疏入、嚴旨切責、道亨歎曰、此何時、尚可在公卿間耶、乃具疏力辭、而

去　屯田司郎中萬爆先授營繕司主事管寶源局疏請內監廢銅佐忠賢意至是爆復上疏白忠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名而思忠賢之義乎夫以忠賢珠玉盈笥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以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握定者其設心以為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疏入忠賢矯旨杖爆於午門外羣閹至爆廬捽之而出辱毆於道爆幾危及至闕受杖忠賢命立斃之先是御史林汝翥葉向高鄉人也忠賢欲借之以傾向高會翥巡城有火者曹大傳國興挾人命劫財鬭於塗汝翥欲參之皆願受杖免參翥信其無他也即杖之數日後萬爆禍作忽中旨逮汝翥廷杖汝翥懼出亡羣閹疑向高匿之百餘人直入其廬辱及婦女嫚罵坐索向高奏之置不問至七月林汝翥自詣遵化軍門獄蓋翥懼未受廷杖先須命於中涓之私毆故逸出都門詣遵化撫臣獄求為代題各道潘雲翼等疏救不聽執前旨如故已而被杖創甚幾斃向高奏曰楊漣一人之言容有過激未幾而諸疏繼至矣又未幾而臺省九卿復有公疏舉朝闃然即臣等亦被其指摘甚者欵其為忠賢畫策當與焦芳同傳矣臣地居密勿不敢自同於廷臣即受疑受謗情固耳之惟是皇上念忠賢則當求所以保全之而今日保全忠賢之計莫如聽其自請且歸私第遠勢避嫌以釋中外之心使天下曉然知忠賢之無他其於轉禍為福直俄頃間耳至內操一事祖宗朝所無聚數千之甲兵於宮廷肘腋間在今日雖無可慮他日終屬隱憂疏上溫旨復悉數忠賢勤勞責羣臣附和　詔錦衣衛杖汪文言革為民　大學士葉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初相時猶可展布自忠賢專擅同官顧秉謙魏廣微希意阿旨向高强半註籍疏三十上至是以御史林汝翥逸出羣閹圍第決意去初廣微以己意

用黑筆點縉紳一冊分差等目為邪人其人則葉向高韓爌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人密達於忠賢以漸擯斥復手書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鋮等五十六人指為正人以次點用至是向高去秉謙居首揆吏部謝陞起用至京見時政日非勉終一選歸且以書規廣微中旨大拂廣微之意史記事黃汝亨各有書以大義告廣微咸拒不納　八月署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博士門洞開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徵姚士儒孫世裕董天胄學正王永輿蔣紹煃學錄聶雲翔杜士基典簿萬民懲典籍陳烈公疏劾魏忠賢上不問毅中既與璫忤四疏請告亦不許　九月左都御史高攀龍疏參貪汙御史崔呈秀革職聽勘　冬十月朔有事太廟上冕而升百執事咸集大學士魏廣微不至迨飲福受胙禮且告畢蹌蹌入班拜跪吏科給事魏大中劾之曰皇上升殿頒來歲之曆四方萬國誰不頫首奉行其矯命雄行獨奢安耳廣微執政重臣何以騖焉不拜正朔也皇上於一日間行二大禮頒朔不至享廟則後至其無禮於皇上亦以甚矣廣微上疏自理且乞骸温旨留之廣微恨大中甚御史李應昇上言閣臣魏廣微疏辨自謂罪止失儀夫行禮悞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悞朝賀者笞四十祭奠失悞者杖一百廣微尚可靦焉入中書之堂乎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父允貞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為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每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廣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

官為難異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上切責之　降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三級調外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許之大學士韓爌力爭不報南星等狼狽去國　削吏部左侍郎陳于庭右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籍趙南星之去也銓部以陳于庭代署西臺以楊漣代署俱留中及會推冢宰漣以註籍不與其所會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仍以南星私人責之并責楊漣袁化中一時盡去部署皆空　降御史房可壯三級吏科許譽卿沈惟炳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各一級降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三級俱調外光前甫入署二旬因南星等先後奉旨去乃上疏曰臣若緘默不言為苟免之計是賣友也賣友之人即是欺君之人臣豈敢蹈欺君賣友令皇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　冬十二月復逮汪文言

五年春正月起崔呈秀復為御史呈秀為高攀龍所糾乃微服持賂叩忠賢願為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遂出中旨免其勘起用時忠賢竊柄動曰中旨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阿忠賢意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時論鄙之　罷禮部侍郎何如寵右諭德繆昌期削太僕寺少卿劉宗周籍起用阮大鋮十一人　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賂命逮汪文言至鞫之　削御史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籍工部主事曹欽程復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高攀龍黃尊素鄒維漣魏大中大約誣以受熊廷弼賂以汪文言為之證　三月上視太學魏忠賢王體乾擅改儀注賜坐而大臣不得賜茶

五月上祭方澤還宮即幸西苑時日已晡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歡甚上獨與宦豎二人泛小舟蕩漾上身自刺舟一璫佐之相顧笑樂忽風起舟覆上及二璫俱墮水中二璫死焉上

救免忠賢及客氏相顧錯愕而已　詔肅寧縣建坊賜勑旌奬魏忠賢并廕其弟姪一人都督僉事　特賜璽書褒美錦衣衛都督田爾耕仍命所司賚之羊酒建坊以示眷荅至意時修舉屯政以濟軍需爾耕乃捐田土七千餘頃以佐縣官之急故下璽書美之　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辭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雄璉鄧漢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寀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畧曰移宮建議原為立名躐等之資整頓銓政實是偏聽招權之藉布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啓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總文言得力於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朝政請勑法司研鞫已而忠賢矯旨仍命顯純訊之於是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并以求緩楊熊獄入馬初文言再下詔獄鍛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相泣耶至是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為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魏周諸人以贓文言躍起曰天乎寃哉以此衊清廉之士有死不承

六月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責官軍文煥求解於崔呈秀呈秀引入璫幕青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為忠賢義子閱數日即具疏劾周順昌等以逢其意忠賢悅自此入幕用事　秋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初獄上擬漣以移宮一案許顯純等相與謀謂不引入移宮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贓遂坐以受熊廷弼賄漣等不肯承而顯純箠楚甚酷無生理左光斗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鞫以斃之又或陰害於獄中徐以病聞耳若初鞫輒服即送法司或無死理於是靡焉承順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比時纍纍跪堦前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桚弛鐐則受夾弛桚與夾則仍戴

枉鐐以受棍創痛未復不再宿復加榜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臥堂下見者無不切齒流涕　材官蔣應陽因熊廷弼下獄代為投揭白其冤時時入監左右之魏忠賢緝獲以其所攜遼東圖畫指為妖書以獻上命寘重辟加廕忠賢以羊酒銀幣賜之　八月御史張納上書論東林書院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　副都御史楊漣卒於獄漣身事三朝親受光宗顧命自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裹置棺中後櫬歸無葬地置於河側母妻俱棲息城樓而忠賢仍令撫按追贓　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卒於獄其子學洢死之大中家徒四壁卓然以名教自持熊楊之獄大中力言宜寘重辟諫草傳布而竟誣以熊楊賄賂坐贓死方溽暑殷雷旨故遲遲不下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尸潰甚慘方被逮時其子學洢徒跣攀號欲隨之北大中曰覆巢寧有完卵耶父子俱斃無益也學洢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以救其父追獄益危榜掠益毒度無生理欲撾登聞鼓上書自刎已而不果扶櫬歸朝夕號哭未嘗入寢室勺水不進而死　決熊廷弼於市　僉都御史左光斗卒於獄先是楊漣疏上魏廣微惡之時有謂廣微者曰楊漣攻魏公波及於閣下公知其故乎曰不知也曰出疏者楊漣造意者左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吾為閣下足了此事矣廣微首肯遂與盟授旨於御史陳九疇發其端而旋以會推彰其事復理移宮為傷孝垂簾為阿黨定策元勳為居功及再鞫改為封疆誣以贓矯旨五日一比竟斃於獄　九月賜魏忠賢印文曰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欽賜奉聖夫人　顧大章下獄尋卒　冬十月逮御史惠世揚夏之令於獄刑部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俱削籍　中書舍人吳懷賢下獄懷賢以忠賢傾陷忠良目擊不平時閱

邸報見楊漣有二十四罪疏擊節稱快旁註曰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適工部吳昌期以劾忠賢還籍懷賢服其不阿遺書稱之為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辭多激烈凡對客及貽書親朋輒厲感憤義形於色同官傅應星入告忠賢即逮之下獄拷死籍其家妻程氏以驚死　十一月以崔呈秀為工部右侍郎歲加魏忠賢祿米一千二百石為殿工也呈秀初倚許秉彝通忠賢至是殿工興忠賢借督工無日不與呈秀相見屏人密語移時呈秀授黨人姓名如天鑒等錄忠賢奉為聖書一時梁夢環李魯生曹欽程各獻諛入告而追贓嚴比等旨俱自顧秉謙出之天鑒錄首列東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于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東林之黨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惟炳熊奮渭侯恪等又列真心為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珍劉廷元等同志錄者首列詞林部院卿寺則陳宗器韓維思易應昌張潑等臺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弘化侯恂游士順等部屬則賀烺張光前孫必顯汪如亨等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鄤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鼓上皁汪文言等共七十二人　揚州知府劉鐸下獄僧本福攜鐸贈三詩至京為其語多譏刺遂逮之　錦衣衛指揮僉事高守謙毆翰林丁乾學斃之乾學試典江西試策中引汪直劉瑾觸怒忠賢降級調外未及赴守謙與乾學有舊憾遂嗾忠賢使二十餘人擁入乾學厲聲稱有詔乾學俯伏就逮守謙詬諸人箠楚交下乾學創甚尋卒時科臣陳熙昌詞臣陳子壯亦以

試錄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語、亦削籍、戍吏部尚書趙南星、南星以忤沈一貫削籍、家居三十年、其入朝也、大理寺卿周應秋知其柄用、郊迎結歡、南星益鄙之、歎曰、吾入山三十年、安知士風至此乎、見大學士魏廣微、廣微父魏允貞與南星善、以父執自居、廣微因力排之、中旨削奪巡撫山西郭尚友、誣其贓、追論、戍振武衛、子清衡戍莊浪衛、南星日短衣執士伍、卒於戍所、

六年春正月、削曹欽程籍為民、欽程以媚璫劾周宗建諸人、稱忠賢為父、躐秩太僕寺卿、復與同黨不合、忠賢厭薄之、遂責其敗羣、削籍出都門時、再拜忠賢前云、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遂倉卒踉蹌而去、　命修三朝要典、以紅丸、挺擊、移宮三案編緝成書、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劾南京巡撫周起元、松江知府張宗衡、同知孫應崑、詔逮之、時李實特印空疏遣人持至京奉忠賢、忠賢令李朝欽、李永貞屬草、而命孫昇書之、以上、　三月、御史周宗建下獄、宗建屢疏劾魏客、魏客恨之、先是為曹欽程所誣、逮至詔獄、鞫時、箠楚較衆更毒、宗建偃臥不能出聲、許顯純罵之曰、此時尚能說魏公不識一丁否、蓋宗建前疏魏忠賢有目不識一丁語也、卒斃於獄、　遼人武長春往來京師、魏忠賢指為間諜、緝之以邀功、竟磔之、以獲武長春功、封魏良卿肅寧伯、世襲、并賜養贍田七百頃、忠賢用事、奬勅約百道、閣臣撰勅、全倣曹操九錫文、為之先、是掌司禮秉筆者、非公事不得出、忠賢獨招搖畿輔、以恣馳逐、每先期治儲、待於停驂所在、數千百騎、絡繹不絕、民閒皆焚香插柳枝於戶、又以輿夫遲駕四馬、與青蓋羽幢環遮、夾擁疾於飛鳥、凡朝中章疏、李永貞必遣急足馳白、即百里外、一日常再往返也、章疏至、分閱者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有關切者、鈐以寸紙、又捏一指甲重痕為識、永貞等以次朗

誦而體乾為疏其意旨焉　左諭德繆昌期下獄昌期湖廣典試策語侵魏忠賢忠賢啣之以昌期負文名人望所屬不即發及楊漣二十四罪疏昌期為之屬草忠賢深恨之昌期往告葉向高以清君側之惡向高唯唯昌期色變而出韓爌當國頗信昌期益持正議及爌去趙南星高攀龍逐楊左削奪昌期日慷慨置酒餞別忠賢愈怒使人詈於朝曰昌期何人敢留此送客耶昌期請告忠賢矯旨勒閑住忠賢嘗營壙於玉泉山遣人詣昌期乞墓碑昌期瞋目叱曰吾生平恥為諛墓豈肯順璫旨耶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咥乎壽甯事可鑒也昌期大恚曰壽甯曾困李獻吉今日壽甯安在忠賢怒益不解至是起大獄與周順昌同詔獄為許顯純所斃

左都御史高攀龍卒攀龍家籍家居杜門著書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繕遺疏封固以授其子其子世儒曰事亟方啓之乃紿家人令各自寢息勿得驚恐夜半密起整衣冠望闕叩頭自投於園池次日世儒瞷戶寂無人聲啓視之留詩以寓意亟走池中出尸因以遺疏附呈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忠賢復矯旨逮世儒

吏部主事周順昌下獄順昌吳縣人時緹騎出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臨別涕洒即以女許配其孫允柟緹騎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婚事劾順昌削籍內臣李實復疏參順昌攀龍應昇尊素宗建五人俱矯旨逮擊緹騎挾威橫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順昌者復至吳中沸然士民素德順昌聞其逮不勝冤憤吳令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牀為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語良久令請順昌入治裝舉家

號慟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幀徐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棲三字後識年月投筆而起改囚服出門士民擁送者不下數千人順昌出赴使署開讀巡撫毛一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王節楊廷樞劉羽儀文震亨等遮中丞懇其疏救一鷺汗流不能出一語緹騎見議久不決手擲銀鐺於地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敢置喙於是市人顏佩韋等前問曰旨出朝廷乃東廠耶緹騎曰旨不出東廠將誰出衆怒鬨然而登叢毆緹騎立斃一人諸司不復相顧順昌徬徨立久之無所屬步詣府署適緹騎之逮黃尊素於浙者舟泊胥門要挾需索聞變焚其舟沈駕帖於河緹騎皆泅水遁不復往浙時有謂順昌者曰公不幸遭清流之禍忠良無得全者矧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苦順昌歎曰以我一人貽禍桑梓死且目不瞑我豈不知自裁然順昌小臣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死死則訴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手書別親友以三月二十六日行人無知者就詔獄顯純拷比倍酷身無完膚罵不絕口無一語哀乞好義者醵金代其納贓顯純令獄卒私殞之臨死短章祈以尸諫獄卒見而毀焉　魏良卿請第宅朝房工部議如李成梁例給庫銀一萬九千兩為第宅之價以武清伯西朝房改付從之　御史李應昇下獄忠賢擅權應昇草十六事欲上會楊漣先發遂易稿以奏忠賢切齒嗣後救萬璟有疏劾魏廣微有疏廣微見疏棄擲於地不食者三日欲廷杖之讀至異日何以見乃父於地下氣歉乃已方駕帖之至也應昇獨立門側佇望使來一無他顧惟入慰父母云兒此去或邀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縣令至門奮身就道登舟作賦畧無抑鬱之色至獄亦拷死卒之前一日寄詩別親友遺書誡其子詩有云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草淒淒泣路岐寄與兒曹焚筆硯好將犂犢聽黃鸝聞者傷心

馬　戍毛士龍削夏嘉遇姜志禮王心一劉大受等籍　御史黃尊素卒於獄卒前一日獄吏告尊素曰公休矣內傳欲斃公公何語即書以寄家尊素畧不及他事即於三木上賦詩是夜卒　五月王恭廠災兵部尚書王永光請寬訟獄停工作慎票旨給事中彭汝楠御史高弘圖亦言之俱削籍未幾降勅獎忠賢撲滅雷火功從尚書薛貞之請也　六月命逮吳養春等養春歙縣人家世饒富祖守禮常輸邊二十一萬養春官中書有黃山收息不貲又淮浙中鹽與從兄弟許訟置僕吳榮於獄榮脫入京訴於東廠誣其私占黃山歷年獲租稅六十餘萬金忠賢遂矯旨逮養春至京坐養春贓六十餘萬程夢庚贓十三萬六千其山場木植估價三十餘萬命官變易之以助大工忠賢以能發奸剔弊廕錦衣衛指揮時養春等俱拷死工部遣主事呂下問至歙追產吳氏家已破其妻女俱自縊呂下問專召富家派買坐累至破家者甚多激民變下問遁回忠賢復命太僕寺丞許志吉至歙續追志吉即歙人其酷不減下問　殺揚州知府劉鐸方鐸下獄時李承恩方震孺同繫獄鐸與二人相得甚洽會鐸以前詩乃歐陽暉所作事白得釋遂為承恩行金救免為張體乾所緝獲體乾欲媚璫遂誣劉鐸與假官曾雲龍同謀倩道士方景陽咀呪廠臣忠賢聞之怒甚即使谷應選逮景陽至榜掠數百景陽不勝楚誣服然景陽實未識鐸具獄時鐸亦不復與景陽面質獄成始擬戍既擬絞賢矯旨今從重擬是時景陽已斃於獄而刑部尚書薛貞承忠賢意竟擬斬決不待時疏上報可方貞再鞫時語鐸曰當今之時以己功名為重耳他人生死何與己事鐸曰一時功名有限千秋清議難逃貞大恨之撲之二十未幾詔斬於西市并戮景陽屍　浙江巡撫潘汝禎議為忠賢建祠宇乞賜額從之時汝禎疏先至而巡按劉之待疏遲至一日忠賢怒削奪之　僉都御史周起元下獄拷

死　九月削廣西副使曹學佺籍時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議論與要典相反故削籍毀板
以皇極殿工成晉魏忠賢為上公加恩三等原封肅寧侯魏良卿進寧國公賜鐵券世襲加吏
部尚書侍郎周應秋等十八人宮保進秩金幣有差馬嘉會崔呈秀廕子錦衣衛指揮世襲郭
允厚薛鳳翔廕子入監徐大化孫杰升工部尚書科道郭興言加銜賜銀幣有差加恩張惟賢
等七人傅應星加太子太保李承錦加太子太傅魏士望等十四人升都督僉事各賜銀幣有
差又勅賜魏忠賢庄田二千頃寧國公祿米照魏國公例歲支五千以示酬眷至意　蘇杭織
造李實奏廠臣祠宇已建乞授杭州衛百戶沈尚文等永守祠宇世為祝釐崇報上允之祠建
於西湖之麓居關壯繆岳武穆祠之中備極壯麗閣臣縉紳施鳳來撰記張瑞圖書丹賜額曰
普德子衿徵有反唇者則守祠之豎叢毆之蘇州立普惠祠松江立德馨祠者巡撫毛一鷺巡
按徐吉也淮安立瞻德祠揚州立沾恩祠者漕運郭尚友巡撫宋楨模許其孝也蘆溝橋立隆
恩祠者工部郎中曾國楨也崇文門内立廣仁祠宣武門外立茂勳祠者順天府通判孫如洌
府尹李春茂巡撫劉詔巡按卓邁戶部主事張化愚也濟寧立昭德祠河東立褒勳祠者巡撫
李精白巡按李燦然黃憲卿并漕運郭尚友也河南立戴德祠成德祠者巡撫郭增光巡按鮑
奇謀守道周鏘也山西立報功祠者巡撫牟志夔曹爾楨巡按劉弘光也大同立嘉德祠者巡
撫王點巡按張素養汪裕也登萊立報德祠者巡按李嵩也湖廣立隆仁祠者巡撫姚宗文巡
按温皋謨也四川房山立顯德祠者工部郎中加侍郎何宗聖也陝西立祝恩祠者巡撫朱童
蒙巡按莊謙王大中也徽州立崇德祠者知府頡鵬也通州立懷仁祠者督漕内監李明道也
通州昌平二鎮立崇仁彰德二祠者總督閻鳴泰也密雲立崇功祠者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

也林衡署中立永愛祠者庶吉士李若琳也嘉蔬署中立洽恩祠良牧署中立存仁祠者上林
監丞張永祚也福建則絕未有請江西亦最後明年六月內方題建賜隆德祠者巡撫楊廷憲
巡按劉述祖也各曲意獻媚務窮工作之巧攘民田墓伐人樹木無敢發聲其上食饗祀一如
王公像以沈香木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肺腑皆以金玉珠寶為之衣服奇
麗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璫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
稱冠馬小璫抱頭痛哭責匠人　薊州道胡士容下獄士容任薊州督師有聲崔呈秀薦其妾
弟蕭惟中宋珏等為守備私人鄭冲宇等為中軍不從且置之法欲建祠於薊州士容又勿聽
遂激忠賢怒矯旨逮之許顯純拷掠最毒幾斃　大學士顧秉謙同籍　冬十月順天府丞劉
志選上言張國紀怙惡不悛上下旨切責國紀后父也后賢明客氏忌之誣稱后非國紀女幾
搖天聽忠賢嗾志選及御史梁孟環論之志選疏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等語尤悖逆上一日
幸后宮顧見几上書一卷問后何書曰趙高傳也上默然忠賢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於便殿
上御殿搜得之懷及上大驚送廠衛忠賢乃誣后父國紀謀立信王為不軌欲興大獄謀之王
體乾曰主上凡事憒憒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亟殺之以滅口
事得寢

七年春正月削禮部尚書李思誠吏部主事于志舒懷來兵備邱志充籍命錦衣衛逮志充同
上林監署丞王家棟下獄家棟以太醫院醫士授署丞出入崔呈秀門時戶部主事于志舒託
家棟通賄呈秀得除吏部而懷來兵備邱志充亦與棟有交囑棟營求呈秀謀升太僕寺卿棟
暮夜攜賂呈秀適遇廠中旂尉獲之棟窘甚往呈秀家叩門求解時呈秀與禮部尚書李思誠

接壤而居、遂誣以此所以賂思誠者、忠賢疏發其事、而思誠實不知也、因削籍、　魏忠賢欲、任天下兵柄、以提督忠勇營内操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守山海關、又命司禮監涂文甫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原任司禮監崔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疏通河道、凡司道以下、俱行屬吏禮、李明道至淮、以淮安道楊廷槐不廷跪、參論削籍、　削翰林陳仁錫文震孟鄭鄤籍、擬孫文豸顧同寅罪、斬文豸仁錫戚也、嘗作策論、嘲時、忠賢知之、因誣文豸造妖言、謗朝政、置重辟、所指妖言者、則韓愈原道篇、欽天監步天歌也、先是仁錫在講筵、因王恭廠火災、又見正人屠戮、忠賢竭土木不休、講時不避忌諱、忠賢怒、復以不撰寧國勑、怒愈甚、遂命許顯純擬文豸獄詞連仁錫等、因削職、追奪誥命、　夏四月、遵化道耿如杞下獄、時劉詔巡撫順天、行縣至肅寧、叩首於忠賢家、及謁祠、見忠賢像、即行五拜三叩頭、因立生祠、諭意於如杞、如杞不應、祠成、又欲率如杞往拜、如杞半揖而出、事聞、忠賢怒、令詔疏劾之、疏連入、而如杞遂下獄、　遣三王之國、忠賢包藏禍心、故有是遣、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旁、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許之、　秋七月、以邊功加恩魏忠賢三等廕弟姪三人、錦衣衛指揮世襲、王體乾等、各有差、既而以嚴臣安攘天下、封魏鵬翼安平伯、三殿告成、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襲伯爵、錦衣衛指揮魏明望進秩少師、封魏良棟為東安侯、時良棟僅三歲、鵬翼二歲、世襲、賜奉聖夫人客氏金幣、加恩三等、廕一人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以田吉為兵部尚書、霍維華總督薊遼、袁崇煥不為魏忠賢所喜、邊功不叙恩廕、維華請以已廕讓之、上下旨切責、初維華内弟陸藎臣為午門璫、得通於忠賢、因進仙方靈露飲、其法、雜取秔穤諸米、淘淨入木甑蒸之、甑中底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米漸添漸熟、水漸漸熟漸易、而瓶中之露滿矣、乃

米穀之精也上飲而甘之以餘瀝分賜近侍及上不豫忠賢歸罪於此因恚維華維華又偵知上彌留於是先與魏忠賢二　八月以崔呈秀為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御史奪情視事從來九卿未有兼官如呈秀者呈秀初以御史監工帶左都銜及晉司馬尚如故既竊兵柄復擅紀綱奪情視事不用縗墨　上不豫禮部頒爵賞列封廕羣臣謝恩之日即帝上賓之日也二十二日乙卯上崩初上病亟時召皇弟信王入諭以當為堯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宮為託及委用忠賢語既崩忠賢自出迎王入王危甚時羣臣俱在寓聞訃恐入朝之時有他變生死且不測厥明至殿門宦者持門不得入告以宜用喪服既改服又言未成服宜如常羣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宦者乃得入既哭大行皇帝司禮太監王體乾及忠賢在喪次獨體乾語禮部備喪禮忠賢目且腫無所言羣臣出少頃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曰忠賢欲自篡而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丁巳信王即皇帝位　九月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位不許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　國子司業朱之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宜罪命下獄忠賢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其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同時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殂　給太師寧國公魏良卿少師安平伯魏鵬翼鐵券　巡撫江西僉都御史楊邦憲巡按御史劉述祖請建魏忠賢祠不許　冬十月巡撫登萊孫國楨報宣州之捷敘及廠臣論賞廕魏忠賢王體乾徐應元崔呈秀各錦衣衛指揮同知　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崔呈秀呈秀奏辨求守制不允維垣再疏劾之維垣黨忠賢首糾顧大章入熊廷弼案羅織諸賢以嘗代其座師徐召吉謀攘戶部左寺郎魏廣微銜之故未大用至是維垣遂首與其黨貳然未敢直指忠賢也　工部主事陸澄源

接壞而居遂誣以此所以賂思誠者忠賢疏發其事而思誠實不知也因削籍　魏忠賢欲任天下兵柄以提督忠勇營內操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守山海關又命司禮監涂文甫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原任司禮監崔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疏通河道凡司道以下俱行屬吏禮李明道至淮以淮安道楊廷槐不廷跪參論削籍　削翰林陳仁錫文震孟鄭鄤籍擬孫文豸顧同寅罪斬文豸仁錫戚也嘗作策論嘲時忠賢知之因誣文豸造妖言謗朝政置重辟所指妖言者則韓愈原道篇欽天監步天歌也先是仁錫在講筵因王恭廠火災又見正人屠戮忠賢竭土木不休講時不避忌諱忠賢怒復以不撰寧國勑忿愈甚遂命許顯純擬文豸獄詞連仁錫等因削職追奪誥命　夏四月遵化道耿如杞下獄時劉詔巡撫順天行縣至肅寧叩首於忠賢家及謁祠見忠賢像即行五拜三叩頭因立生祠諭意於如杞不應祠成又欲率如杞往拜如杞半揖而出事聞忠賢怒令詔疏劾之疏連入而如杞遂下獄　遣三王之國忠賢包藏禍心故有是遣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國學之旁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許之　秋七月以邊功加恩魏忠賢三等廕弟姪三人錦衣衛指揮世襲王體乾等各有差既而以廠臣安攘天下封魏鵬翼安平伯三殿告成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襲伯爵錦衣衛指揮魏明望進秩少師封魏良棟為東安侯時良棟僅三歲鵬翼二歲世襲賜奉聖夫人客氏金幣加恩三等廕一人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以田吉為兵部尚書霍維華總督薊遼袁崇煥不為魏忠賢所喜邊功不叙恩廕維華請以己廕讓之上下旨切責初維華內弟陸藎臣為午門璫得通於忠賢因進仙方靈露飲其法雜取秔糯諸米淘淨入木甑蒸之甑中底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米漸添漸熟水漸熱漸易而瓶中之露滿矣乃

明史紀事本末

卌五十五

明史紀事本末

五十五冊

封伯曰傷民財郡縣請祠遍天下記祠所費不下五萬金敲骨剝髓孰非國家之脂膏乎曰褻名器順天賢書崔呈秀之子鐸目不識丁遂登前列疏上俱報聞太監魏忠賢有罪免寧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賢於鳳陽籍其家初上神明默操忠賢黨與林立莫發其奸楊維垣首糾崔呈秀語侵忠賢而崔魏之勢衰後陸澄源錢元慤直攻忠賢至錢嘉徵十大罪疏上忠賢不勝憤哭訴於上上命內侍讀嘉徵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客魏相倚知信邸內監徐應元為上所任忠賢屈身事之餽以貨告之辭東廠印援為後勁應元果為間至是謫忠賢鳳陽司香祖陵籍客魏二氏安置徐應元於顯陵尋謫戍丁卯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庚午魏忠賢宿阜城尤氏邸舍其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至是始驗下魏良卿鎮撫司獄庚辰奉聖夫人客氏有罪誅先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之得宮人維身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攜其家侍媵莫如呂不韋李園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國興下獄良卿國興俱伏誅客光先客璠楊六奇等永戍光先璠客氏之兄子六奇忠賢之婿也初忠賢肆惡皆客氏成之忠賢晤客氏必屏宮人密語移時其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造意也天啟初矯旨慰留客氏皆體乾為之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員之如妃嬪禮儼然自視為上八母之一誕日上必臨幸升座歡飲賞賚無限中宮皇貴妃迥不及也客氏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着紅玉帶前驅客氏盛服倩粧乘輿由嘉德門經月華門至乾清宮

前亦不下輿出西下馬門傳殿侍從之盛遠過聖駕燈炬簇擁熒煞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都人士所罕見也其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各以銀幣犒答之欽賜金幣無筭每日三時輟御前膳以賜絡繹不絕在外或住旬日忠賢促之始入出入皆以五更忠賢亦有私第與客氏居斜對不遠先是熹宗崩上准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盈用黃色龍袱包裹皆先帝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香而去良卿謹慎稍善言詞國興昏愚與人坐輒欠伸入夢鄉至是俱駢首受戮嬰孩赴市有眊睡未醒者天下以為慘毒之報無不快之　給事中許可徵劾崔呈秀下吏部勘處都給事中吳鴻業論吏部尚書周應秋南京兵部右侍郎潘如楨及呈秀子倖舉呈秀歸薊州列姬妾羅諸珍異器縱飲飲一巵即擲壞之飲已自經其子鐸覆試僅搆二義削籍戍邊廷議呈秀死有餘辜命法司按律暴其罪於天下　河南道御史倪文煥吏部郎中周良材工部尚書吳淳夫吏部尚書周應秋兵部尚書田吉太僕寺卿白官始尚寶司卿魏撫民並劾免　東廠太監張體乾漕運太監李明道崔文昇免　復先帝成妃李氏裕妃張氏封號右都督張國紀爵　釋薊鎮兵備道耿如杞於獄復其官　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削籍　復撫寧侯朱國弼俸　復故太監王安官予祭葬立祠愍勞　降太監李實奉御安置南京涂文輔司香鳳陽　尚書楊夢袞孫杰左副都御史李夔龍免　戶部員外王守履奏逆黨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為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為五彪命削爾耕籍籍其家爾耕貪婪好羅織諸臣榜掠慘毒皆爾耕為之　御史楊維垣參太監李永貞劉若愚佐逆御史卓邁亦言永貞習於文字其惡過於忠賢遂下永貞獄戍顯陵初永貞辭任聞忠賢敗

其黨徐應元王國泰俱危餽太監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五萬金懼泄以獻內承運庫永貞知之即遁久而獲之赴戍所　十二月監生王之鼎劾大理寺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毒害民命下志吉於理　初監生胡煥猷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㰐當魏忠賢專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祠各撰碑稱頌宜亟罷併糾督撫按之請祠者法司引臥碑生員禁言事律論杖除名立極等各上疏辨言忠賢碑文使其食客游士自為之至於取旨褒贊則文書官稱上命擬票臣等不能盡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忠賢不惟視臣等去就輕即視臣等死生亦輕不得已徘徊其門冀有毫髮之益於國則亦少盡區區之心耳鳳來疏中並引及陳平周勃狄仁傑事上優答之　太常寺卿阮大鋮論魏忠賢之罪且辨要典勒入臣名　釋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御史方震孺獄李承恩論減卹工部郎中萬燝　定逆案先將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時呈秀已伏法夔龍淳夫文煥吉追贓遣戍爾耕顯純死應元雲鶴寰戍邊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召前兵部尚書霍維華維華辭勅命且述忤璫始末薦周道登郭鞏不允辭　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又戮客氏屍尋復誅許顯純田爾耕天下快之　阮大鋮請合計先朝奸狀畧曰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宮之疏紛紛迎合此中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力爭汪文言等嗾臺省諫王安佐楊漣左光斗繼春削職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尚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復任經畧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閹效之逐戚畹撼中宮此中外謀危母后之始時逆黨次第伏法　二月免楊漣熊廷弼等誣贓　戶部尚書曹爾楨免爾楨撫山西祠魏忠賢明年追論削籍　御史高弘圖劾順天府

丞劉志選太僕寺少卿、梁夢環順天巡撫劉詔媚璫、俱逮之、　下太監李永貞劉若愚李實於獄、永貞粗通文墨、為司禮監秉筆導虐、李實往蘇松織造、誣陷周起元周順昌等、若愚博洽典故、永貞每諮問之、俱為言官所劾、尋誅李永貞、共籍銀二十七萬、　太監崔文昇下獄、戍南京、

五月、兵部推戎政尚書霍維華署督師事、工科給事中顏繼祖上言維華狡人、璫熾則借璫、璫敗則攻璫、擊楊左者維華也、楊左逮而陽為救者、亦維華也、以刑科給事中、三年躐致尚書無敘不及、無賚不加、即維華難以自解、乞褫華以儆官邪、遂罷維華、行邊、尋免官歸、　太僕寺少卿楊維垣削籍、御史鄒肯祚劾維垣為逆璫私人、占氣最先、轉身最捷、貪天為功、沽名反覆、故有是命、　光祿寺卿阮大鋮免、大鋮與左光斗同里、有隙、天啓四年、吏科都給事中闕宜補大鋮、廷議以大鋮貪邪、遂授魏大中、其後左魏被陷、皆大鋮意也、至是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明年追論削籍、　兵科給事中李魯生、太僕寺少卿李蕃相繼免、魯生當忠賢之時、迎合中旨、倡為執中之說、李蕃督學建忠賢祠、至是給事中顏繼祖、御史王之朝劾罷之、魯生蕃故與禮科給事中李恒茂、號三李、謠曰、官要起問三李、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賈繼春免、先是繼春首爭移宮削籍、楊左去、中旨復繼春官、上嗣位、踰月、繼春督學南畿、馳疏劾忠賢、怙權流毒狀、累遷內臺、至是劉新埉劾其變詐、明年削籍、　編修倪元璐追論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媚璫奪恩廕、廣微尋削籍、上曰、故輔魏廣微持國柄、授逆璫毒遍海內、實為禍首、其以先朝焦芳例除名為民、以為人臣附奸不忠之戒、　六月、前吏部尚書周應秋戶部尚書黃運泰兵部尚書門鳴泰太僕寺卿郭興治、御史卓邁並削籍、南京兵部尚書范濟世免、以言官劾其媚璫也、大學士楊景辰新被命、亦以豫修要典、罷、誅前提督巡捕營張體乾谷應選、　八月、前兵部尚書邵

輔忠戶部尚書李精白黃憲卿翰林院編修吳孔嘉削籍孔嘉徵時故怨族人及登第因誣奏黃山之案傾陷數百家　九月協理京營兵部尚書呂純如免
二年春正月召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永光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定逆案論以首閹諂附傾陷擁戴及頌美不置并雖未頌祠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狥初逆璫既伏法上欲因臺諫言定逆案大學士韓爌錢龍錫不欲廣搜禁錮僅列四五十人以請上大不悅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輕則削籍閹臣又以數十人進上怒其不稱旨諭以稱頌贊導速化為題皆書列入又曰忠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且內臣同惡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閣臣指黃袱所封章疏纍纍示閣臣曰此皆璫實迹也宜一一按入之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司輔導三尺法非所習也上呼王永光問之以吏部止諳考功不習刑名對乃召喬允升曹于汴參定之二月壬子召廷臣於平臺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對曰二臣無實事上曰瑞圖善書為璫所愛宗道祭崔呈秀母稱在天之靈其罪著矣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繼春欲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間有可取上曰唯反覆故為小人於是發原奏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案列無遺三月辛未廷臣上欽定逆案詔刊布中外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磔死外曰首逆同謀兵部尚書崔呈秀等六人結交近侍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結交內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結交內侍未等俱配贖大學士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閑住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谷應泰曰魏忠賢者河間惡少肅寗醜類樗蒲坐困腐身自媒斯固以刀鋸之克殘蕇鼎
俎之拾瀋者也遂乃潛事皇孫惟供刀匕玄宗籓邸力士傾心肅帝東宮輔國稱職攀鱗
附翼有自來爾乃熹宗之初御忠賢輙伺嚬笑欲攬太阿而乳媪客氏又以妖倖毀政之
姿為洽比對食之舉於是勢同𩟐附情昵晏私王聖寵而京閏煽尊趙嬈尊而甫節媾禍
女子小人朋淫於國矣乃王安者名在閹餘職邀顧命郭躭清謹不事威權呂强剛直終
陷刑戮蓋自安死而忠賢愈肆滔天益無顧忌讎奉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此左悺有回天
之名令孜有阿父之號也乃若釁開宗社毒流縉紳誣織封疆飛文宮禁威明豈貨羣羗
乃輸左校張儉詎危社稷更煩北寺耶洎乎文言冤獄徧染清流楊漣左光斗等並繫銀
鐺魏大中周順昌等同嬰桎梏正如朱並所告二十四人李膺所坐六百餘士雖夕陽亭
下震酖何辭首陽山前滂屍不愧而田爾耕三木横加許顯純五毒備至乳虎乍逢盡灑
萇弘之血蒼鷹所擊皆含杜伯之寃是則拊髀之憤原不憑生而破柱之風猶能為厲矣
倘非金閶告變佩韋倡怒殺詔使於厠上沈駕帖於河中則懸金之募沈命還多瓜蔓之
抄囊頭未已也又若中外戚屬濫賜褒封呈秀淳夫具邀顯秩五人同貴首自單超一子
為侯咸尊馬惪而伯榮出入宮掖張朔貪横野王又有光和太尉承望內官延光司空徧
徵親故此所謂蹶馬番徒倡予和汝者也尤可異者祠宇徧天下俎豆及學宮賢非荀勗
乃祀安陽學異荆公敢配孔子頌功德者四十萬人趨勢利者鴻都門下也至操兵禁御
將衷甲於桃園蓄孕閨房欲繼牛於典午又且遣王郡國遠徙扶蘇危后中宮謀誅伏氏
取代之規誠難掩覆矣而況大行當憑几之日多官邀横拜之恩弓裘不御鬼蜮仍多城

社已摧狐鼠猶據所幸者武陽色變易與北軍猶豫無成而信邸英開神明獨運雲龍初入方深斷伏之憂江陵收璽漸除徐傳之黨迨至卓躋燃京莽頭傳宛而人心始快國紀肅焉嗚呼自予考之神光二廟朝議紛爭玄黃溷淆明徒互揣至此則鉤黨同文得禍斯酷矣然封諝事發始知顧及之賢蔡京事敗益信元祐之正身雖蕩滅名義所從判爾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一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

崇禎治亂

熹宗天啟七年八月上不豫時魏忠賢張甚中外危栗上召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為堯舜之君信王惶恐不敢當但云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信王出上崩忠賢自出請王入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當是時羣臣無得見王者王秉燭獨坐久之見一奄攜劍過取視之留置几上許給之賞聞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以宜問之光祿寺傳令旨取給之歡聲如雷次日即皇帝位于中極殿受百官朝毋賀朝時忽天鳴 九月諭停刑 十一月魏忠賢客氏伏誅罷各道鎮守內臣戶部郎中劉應遇上言天下六大苦一逮繫二獄死三追贓四仕途去就五新進禁錮六廷臣被劫上然之命逮死各臣贓銀盡免之釋其家屬魏崔黨次第伏誅時魏璫甚熾帝不動聲色逐元兇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宗社再安崇禎始政天下翕然稱之 工部尚書楊夢衮請停開納事例 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朕甚憫焉不忍以衣被組綉之工重困此一方民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

敬天恤民至意。　十二月復故建文臣練子甯官、　南京御史劉漢言四事崇正學以培治本、勵廉恥以清仕路、惜名器以尊體統、重耕農以節財用、上是之命吏部嚴加清汰凡會典額外官。添註添設者。有闕勿推補。文臣非正卿武臣非勛爵。總兵非實有戰功者。不得加保傅銜。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階墄間、乃定、詢內官此自何至、曰宮中舊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悞也、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禁衣飾侈僭、及娼女金冠袍帶等。從御史梁天奇之言也、　命司禮監斥賣魏忠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功臣。榜曰策勳府。　二月以侍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日講、　三月以周延儒為禮部右侍郎、　五月上召廷臣于平臺、諭輔臣來宗道曰、票擬之事、宜悉心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多、會推宜慎、責戶部措辦邊餉無術、侍郎王家禎引罪論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語未詳、命中官給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法宜平允。次日復諭吏戶兵三部曰、昨召對九卿科道官、輔臣劉鴻訓言吏調甚速。宜行久任之法責實效又云。海內罷于賦役。朕甚憫之。夫吏調速則民滋擾。任事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臬郡邑。毋輕改調。言官薦舉人才市私恩坐之。遼黔兵興。催科日益加。其有司私徵者。撫按禁飭毋貸、　六月上召廷臣于平臺以摔漢故、發帑十萬給邊吏、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營伍之弊、令自宣讀、至闕門虛冒、上善之、復示諸臣、召提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勳、戒以訓練、已命翰林官凡值召對、入侍記註、　戶科給事中黃承昊上言祖宗朝、邊餉止四十九萬三千八十八兩、神祖時、至二百八十五萬五千九百餘、先帝時至三百五十三萬七千七百餘、其他京支雜項萬曆間歲放不過三十四萬一千六百餘、邇來至六十八萬二千五百餘、今出數共五百餘萬。而

歲入不過三百二三十萬即登其數已為不足而重以逋負實計歲入僅二百萬耳戍卒安得無脫巾司農安得不仰屋乎乞敕各邊督撫清覈歷年增餉至京師雜項亦令各衙門自加嚴汰又先臣葉淇變鹽法改折色以至邊粟踊貴必復祖制開中輸邊之法西北多曠土責有司開荒以足軍餉上納之召廷臣于平臺以御史吳玉錢糧積弊疏宣示閣臣問何不指名也玉對曰此風弊非獨一人一事無可指名出黃承昊疏問戶部侍郎王家禎何濫增至此曰皇祖入數多出數少故太倉粟紅朽內帑又無算後邊臣隨請隨給出入不相準又讀至鹽法閣臣請復祖制闢屯種上然之出宣府巡撫李養冲疏云旗尉往來如織不賂之恐毀言之日至賂之愁物力之難勝上不懌兵部尚書王在晉曰大同焚掠宜以按臣勘不煩旗尉上曰疆事仗一喇嘛僧講款諸文武何為敵不輕中國耶諸臣退時大同以挿漢講款不設備故上責之

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召對平臺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為納賄之魁今言蠹民者俱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碍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衙遞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號為開市臣兩月來辭金五百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乞大為懲創逮其已甚者使諸臣視錢為汚懼錢為禍庶幾不愛錢之風可覩也上召廷臣于平臺命一良誦前奏嘉奬之擢一良右僉都御史 八月諭曰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恐不暇給惟是輔臣左右拂予自今非盛暑祁寒朕當時御文華殿閱章奏丁未上御文華殿翰林科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班 十月己丑召廷臣于平臺以錦州軍

譁袁崇煥請餉疏示閣臣閣臣求允發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禮部侍郎周延儒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前寧遠譁錦州尤而效之未知其極上問延儒若何對曰臣非阻發帑雖予之當益求經久之策上稱善又責科道官言事失實郎召對商確徒具文耳諸臣俱媿謝　十一月辛未召寧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錡清平伯吳遵周誠意伯劉孔昭于文華殿問京營整理何若各有所對上以守錡總督京營　十二月己丑大學士韓爌入朝

二年夏四月時秦晉飢盜起朝臣捐俸助餉上曰諸臣興利除害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

六月御史李長春論周延儒有私不聽　九月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召對文華殿躬勤細務朝令夕考庶幾太平立至然程效過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夫近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邊事也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者矣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司農告匱而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歛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以掊尅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贓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不盡息者由于道之未盡善而功利之見不泯也　十一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言皇上急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衆推舉或自簡拔亡論為故為誤俱褫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于亂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猶四岳不薦鯀乎績用弗成初未併四岳殛之也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聞責其逆命也皇上以策勵望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戴罪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于是有忍罪夫不斷其忍罪之心而[illegible]

以免究認罪亦成故套矣侵糧欺餉之黑吏逮之宜也恐夷由之侶不皆韓范宜稍寬之不以清吏詘能臣令諸臣怵于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征餘征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如此則諸臣可幸無罪而尤望皇上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有寇賊奸究不可入而謂大小臣工不圖報為安攘者未之有也　十二月進禮部侍郎周延儒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三年春正月甲申召戶兵丁各科于會極門令註銷案牘各委給事中一人清理六曹勒期奏報　前尚寶司卿原抱奇劾大學士韓爌致寇爌致仕歸　復故大學士張居正廕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　六月進禮部尚書溫體仁東閣大學士

四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言理財加派不得已而用之未有年餘不罷者捐助搜括二者猶難為訓上曰加派原不累貧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亦豈至病民乎不聽　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于平臺問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浙閩相連海寇備禦之策對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即去問江西布政使何應瑞爾省宗祿何以不報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覈有司尚未報耳問湖廣右布政使杜詩爾楚去夏民變樹幟何也詩曰樹幟之後地方仍安問福建布政吳賜陸之祺海寇備禦若何賜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但官軍狃撫為安賊又因撫益恣故數年未息耳上問實計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練鄉兵築城要地多設火器以戰為守此上策也問河南布政楊公翰賈鴻洙以收稅耗重宜斥有司鴻洙曰近奉上命已革去矣問廣東布政陳應元焦元溥曰爾省所負宣大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解納問其數曰七千兩上少之曰宣大重鎮急需其毋玩問山西

按察使杜喬林流氛若何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曰山陝界河倏去倏來故河曲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失于內應問導賊何人乎喬林曰大抵出于飢民問陝西參政劉嘉遇對曰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我赤子也可撫撫之曰今方用撫上曰前王子順既降何又殺之曰彼撫仍掠宜其僇也近寇何如對曰一在延安一在雲岩宜川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按察使孫朝肅時問禮已除南贛巡撫上曰南贛多盜若何對曰南贛在萬山中接壤四省當行保甲練兵伍庶足弭賊上曰此須實效空言何為問海寇若何曰廣東海寇俱至自福建舟大而多火器兵舡難近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為害問廣西布政鄭茂華李守俊靖江王府爭繼何也對曰憲定王二子履祥履祐履祥早沒王請立履祐為世子而履祥有未奏選之妾生子今已長矣是以爭問四川布政華敦復鄉紳挾御史何也以通賊對上曰守臣何不彈壓對曰遠方有司多科貢故不能耳時雲南布政婁九德被劾問貴州布政朱芹以安位事對曰督撫臣責安位以四事一擒奢崇明一獻樊虎奢寅妻馬人子阿甫一送賊巡撫王三善人一責削地故議未決對畢召各官諭之正己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不則罰隨之各退謝召左都御史閔洪學左副僉都御史張捷高洪圖諭洪學曰巡按賢則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飭回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不難為乃退

四月上念旱釋前工部尚書張鳳翔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于獄

五月吳執御上言昨見計臣疏稱歲額四百萬今加至七百萬闕額尚百六十萬則餉猶未裕也加派則害民不加派則害兵前年遵永之變袁崇煥王元雅皆以數百萬金錢狼狽失守而吏應張星王象虞左應

選各以一邑固守于嬰城之際由此言之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可知已臣妄謂沿邊諸邑宜敕吏部選補賢能畀以本地錢糧訓練土著此法一行餉不取償于司農兵不借援于戍卒計無便于此上以錢糧留本地則國課何從出不聽　八月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私其鄉人塘報奏章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案也皇上習見延儒摘發細事近于明敏遂爾推誠抑知延儒特借此以行其私乎上切責之執御劾疏凡三上俱留中　十一月中允倪元璐上言原任中允黃道周抗疏獲譴臣恐海內士大夫之氣化為繞柔前府尹劉宗周清恬耿介道周既蹇諤承貶宗周以戇黜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為陛下奮其忠良者上不聽時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　十二月時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征輸于是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熊開元鄭友玄俱謫吏科都給事顏繼祖上疏救上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字專于催科此法制一變也　禮部侍郎羅喻義直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聖武章送閣溫體仁裁其半以所引京營大閱語也喻義執不可體仁上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進命下部議聖聰天亶何俟喻義多言遂放歸

五年六月兵部員外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刺溫體仁閔洪學上切責之允誠回奏又極言其失謂私沈演唐世濟等上怒奪允誠俸體仁上疏自理　十二月詔停開納例

六年二月諭吏部薦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耑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知推垂為法　冬十月論因上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商榷溫體仁竟無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七日城陷竟棄市上頗心惻體仁不為救人皆冤之

七年春正月刑科給事李世祺劾大學士温體仁吳宗達謫于外復罪考選郎中吳鳴虞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紲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為太息也且皇上所樂聽者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為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三月山陝大飢民相食發金五萬賑之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　六月江西飢逋賦益多觀政進士陸運昌上撫字八條上可其奏下戶部議　冬十月上數御經筵遇雪不輟諭講官尚書韓日纘姜逢元等毋忌諱少詹事文震孟講春秋上論仲子歸賵云此見當時朝政有闕所以當講自今進講當以此類推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離敵交繕旁邑優守兵靖降戎益寇餉儲邊才奠輦轂嚴教育又制虛八策曰正根本伸公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勸勵名節明駕馭疏入上令確奏伐交實計其撫降戎儲邊才留秦晉餉館監敎習俱下部其制虛八策多係奉旨不必繼陳既而元璐再陳間敵之術且請盡徹監視內臣以重邊疆不報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温體仁體仁盛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勲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八年春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盛再劾温體仁庸奸誤國謫外御史吳履中劾温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上切責之　議湖廣加派　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秩其遷除如常例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隳籓規溷銓政上以其沮詔問親下于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滋官多不法公私

苦之　二月侍讀倪元璐上言盜賊之禍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陛下下罪己之詔布告天下然此非徒空言也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興言蠲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有司考成亦少寬之東南雜解擾累無紀如絹布絲綿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于下誠益于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遠追數年十之事糾章一上蔓延不休扳貽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冤號四徹誰有以民間之若告之陛下者乎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于牛犢阡陌決為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上是之　候補給事中劉含輝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承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直金花銀共逋八十九萬命趨之　夏四月予故遼東總兵甯遠伯李成梁祭葬　五月諭戶部暫停援納濟軍需　秋七月進文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忤溫體仁罷歸　丙子召廷臣于中左門試時政邊才論又出各疏命翰林官擬上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一人亾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知府各舉州縣官一人亾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者議處失舉連坐　冬十月乙巳上罪己避殿徹樂下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詘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媿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恫民仇責實在朕今調勍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水食麤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錦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為止

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十二月城鳳陽。初潁州賊將趨鳳陽、巡撫楊一鵬請移鎮大學士王應熊擬旨止之賊陷鳳陽焚皇陵幽宮不保諸臣忌諱不敢聞尋以罹穴為解又因而秘之至是城始成。

吏部尚書謝陞奏起廢張士範等一百六人不果用先是寛恤條款議及罪譴諸臣奉旨下部刑部方具招列名疏請旨未下而陞為冢宰銳意欲疏起用大學士錢士升語陞曰公意大善盍俟刑部疏下先釋罪而後起廢方有次第陞守前說不聽疏上臚列無有遺者上怒切責遂下選郎于獄而事不可為矣至是復以一百六人上溫體仁力沮之事遂中止。

九年春正月以劉宗周為工部右侍郎。

淮安武舉陳啓新上言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資格用人推知行取科道惟皇上停科目以絀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推官行取以除積橫之習蠲災傷錢糧蘇累困之民而且專拜大將舉行登壇推轂之禮使其節制有司便宜行事庶幾民怨平而寇氛靖上異其言特授吏科給事中命遇事直陳毋隱啓新本庸人時政府覘知上意必有闖門特達之典故令啓新上書跪正陽門曹化淳實闡之于內立致省垣將借以搏擊善類迨啓新既得進惟從事敝車羸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故政府恨之不見信任。

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甚盛心也而施為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意邊疆賊臣以五年為期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廠衛司譏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簾之情違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甚者參核之法推重征輸官愈貪民愈困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

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夫君臣相遇至難也得一文震孟以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過戇詔下獄矣而于是市井雜流者乃得操其訛説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尚可問哉夫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遂幾于莫可匡救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已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至輕言改作以寬大養人材以拊循結人心而且還內庭以掃除之役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慎宗賢以改秩之授特頒尺一遣廷臣賷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耑責撫鎮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啓新一言投契立置清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可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皇上天縱聖明而諸臣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臣竊痛之疏入不報

國子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縣學生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幽燭隱而宵人干進薄孔孟為粃糠網簪纓為桃李吳鯤化部民也忝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伸眉豈可得乎上是之

夏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室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自流寇蔓延皇上憫生民之憔悴懲吏治之貪殘擢陳啓新置省闥豈真謂其言遂為確論哉毋亦借此以勵縉紳動其愧懼耳比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載在史冊而敢陳于聖人之前小人之無忌憚一至于此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其萬計者不勝枚舉臣江南人也以江南論之數畝

以對大數以百計者十之六七以千計者十之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中一二江南如此他郡可知且所惡于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士升遂乞罷許之初士升以助體仁幾見擯公論至是復為體仁所搆去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乎輔臣以執爭去也此舉差強人意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為要譽耶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為尸祿保寵習為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之疑皇上者不少矣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以去所日與皇上處者維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豈可言哉癸巳上召廷臣及御史詹爾選于武英殿上怒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不為詘問如何為苟且對曰即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復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即不聽臣亦可留為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頸繫直廬下都察院論罪

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閹寅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　心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為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為言乎不聽宗周尋罷歸

令有司務脩練儲備毋科擾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算故榜後騎射

刑部尚書馮英以藐玩下法司擬罪英自赴獄左侍郎朱大啓以聞上令出

私邸待非重慶瞿昌進白兔斥之　秋七月都城戒嚴召廷臣于平臺問方畧時斗米三百錢上憂之户部尚書侯恂言禁市酤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啓請列營城外為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為便　冬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自巳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禍亂一至于此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户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寘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淺疎朝政日隳邊政日壞今日之禍實巳巳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于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二州八縣生靈塗炭極矣廷臣之纍纍若若可幸無死者又何以消韓爌張鳳翔李邦華之或戍或去豈昔之為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與臣于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至于近日刑政最舛成德傲吏也而以賍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營求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乂于鄉議而杖母之獄特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廷臣無敢言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于是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惟皇上念亂圖存進君子退小人急罷三協通津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備職業不再以人國為僥倖體仁桑榆之收庶幾在此疏入不報　禁文武輿蓋器飾

之際、　起守制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命採平陽鳳翔諸礦、以儲國用、　十一月、蠲山東五年前逋租、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上切責之、以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嘗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尚書謝陞罷

十年、春正月、工部尚書劉遵憲因培築京城、上加派輸納事例、　二月、遣廷臣趨各省逋賦　夏四月、諭百官求直言、刑科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寇盜馮陵以來、天下財賦之區、已空其半、而又遇此亢旱、吳楚齊豫之間、幾千萬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盡空矣、臣謂斂怨干和、皆財用為之也、國朝祖制、千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揞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斥、今下明詔求直言、儻赦其前愚、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俱泯默、未有聞也、此聰彼顧、結黨狥私、蓋自八九年、拂戾干和之事、始于宮隣、成于金虎、又何怪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于獄、　左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清刑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清強、曾何益理亂之數、臣願陛下訓練軍士以固邊圉、選舉賢能、以任州縣、而最切者尤在起抵鱗強項之臣、旌應詔直言之士、使天下淒風苦雨、盡為皎日祥雲、則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何必敝敝于兵刑錢穀之下哉、上不懌、切責之、　新安所千户楊光先劾吏科給事中陳啓新及元輔溫體仁、舁棺自隨、上怒、廷杖、戍遼西、　楊嗣昌上均輸事例、　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初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

芑苴𨳝狀體仁以殘刻輔之圍扉之內候訊追比纍纍趾相屬者千餘人性忌而險初籍周延儒入旋以權相軋周去而溫獨存同官文震孟何吾騶錢士升皆先後牴牾罷自佐政以來邊徼潢池之警漫無經畫惟斥斥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敬信之　八月上登正陽門閱城徧視雉堞樓櫓成國公朱純臣以京營兵屯宣武門外上善之召登西南城樓賜之爵閱外城以南城薄詔加築命內官監太監丁紹呂馬光忻總理分任濬大濠于五里外壞塚墓無筭工未竟而止東西北無城不之問　十二月罷禮部尚書姜逢元兵部尚書王業浩先是陳啓新疏論考選又進吏部訪冊而逢元業浩獨圈多上嫌其濫啓新遂叅知縣尹民興等俱降調

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八十九員　翰林簡討郭之祥請進士二甲以下盡任知縣推官不歷州縣毋補部曹不歷部曹毋改翰林科道　二月撫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任學親得巡撫且欲薦故丹徒知縣張放極詆諸總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上竟以總兵授之意大沮悔尋被逮　丙午上御經筵畢召詹事府翰林院諸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孰為得人少詹事黃道周言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推殘之後必深加培養既復班又詢之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諳形勢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供勦寇之用也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上曰三俊蒙徇雖清河濟又命諸臣各陳所見上曰言須可行如故講官姚希孟竟欲折漕一年誤矣編修楊廷麟曰自溫體仁薦唐世濟王應熊薦王繼章今二臣皆敗而薦者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上默然命諸臣出宴午門之廡道周等退

各補奏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得釋三俊為司寇敝衣一篋爨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還　三月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五人為班遞進問兵食計知縣曾就義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為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即有勦餉練餉之加　夏四月己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五月丁卯夜熒惑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政事相感災祥之應不一其致昔漢世祖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冠後宮常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馬援以椒房不與焉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内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以召和治内以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工科都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脩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措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先省刑今爰書之牘極矣部司議宥止于重辟數人而未折之案先後纍纍誰復過而問焉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建武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宣慰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意所指斥矣嗣昌上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先是嗣昌因講筵誦孟子善戰服上刑語上非之至是乃借月食火星以為可化災為祥冀以動上意然考之漢書建武二十三年三月月食火星二十五年匈奴部人始立呼韓邪單于内附則與明年無與永平二年少府陰就子豐坐自殺陵鄉侯梁松坐誹謗

下獄死而圖畫雲臺則三年事與日食火星亦無涉嗣昌不自知其說之謬也時戶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禮科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詒　六月兵部尚書楊嗣昌改禮部兼東閣大學士仍署兵部　七月命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時嗣昌母服纔五月工科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并及在籍守制者葢嗣昌為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侍講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懌乙巳召廷臣于平臺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出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鄤臣始太息絕望鄤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鄤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責其朋比道周曰眾惡必察何敢為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偽而辨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秪成佞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諂面諛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

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毋黨同伐異、宜共脩職業、翰林院脩撰劉同升編脩趙士春都給事何楷試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嗣昌俱謫調有差、　十一月括廢銅鑄錢、

十二年二月、貴州道御史王聚奎劾刑科右給事中陳啓新緘默溺職、上切責之、左僉都御史李先春議當奪俸上不懌、謫聚奎吏部左侍郎董羽宸以不能駁正奪俸、并罷先春、先春前河南布政使、以編脩林增志薦入、遂追責增志、增志亦引罪、　三月乙酉召叅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即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曰諸臣條陳盡之矣。在得其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上曰、各處災傷奈何、曰裁不急之官。亦可省費。又曰、臣見州縣殘破。急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二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四月免高淳去年旱蝗田租、諭釋輕繫時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禮科給事中張埰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遣太監劉允誠馳驅西域。可為鑒戒。山西道御史廖惟義亦言之、不聽、　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尚絅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為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于水濱。孰若移而用之于巖疆。使敵騎不得躪入哉、不聽、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　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禁有司收賦耗羨、遣京官摉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　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淫祠、括絕田、助餉、　七月辛未戒中外官饋遺請託、　九月免唐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十之五、禹州等十州縣十之二、光州等八州縣十年之五、去年之二、時中外

交訌上念窮民罹災已卯庚辰之間蠲貸屢下而有司翫法侵蠹如故　十月彗星見諭停刑

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十三年春閏正月紀錄卓異諸臣蘇州知府陳洪謐多逋賦不預尋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亦以逋賦奪官　浙江永康知縣朱露上言有司科罰攫取撫按不以聞上命申飭各官擢露吏科給事中改名統鐼　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饑發帑金八千賑真定　諭戶部以保定永清等郡縣芻糧給畿南饑民抵秋以償發帑金六千賑山東　二月令會試貢士先廷對日校射

風霾亢旱下詔求直言　三月免畿郡十一年料匠等銀賑京城貧民各錢二百戶科給事中左懋第上言去歲彗見下詔停刑而彗即消何今日之不應也夫停刑之詔特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即繼以實此時得毋實尚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不得已之事也今兵汰而餉猶未減恐貪者籍以飽其私惟陛下詔寬加派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于刑獄之輕重宜一一得其實停刑可以消彗豈明刑不足以返風乎已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免兩河積逋其災甚者緩征之免八年九年十之三宿州沭陽通州等州縣災免逋賦有差　策貢士于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上召貢士四十八人于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娓娓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得拔第一　夏四月命撫按薦舉分治兵治餉失實者坐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以吏部考選不列舉貢遂命貢士并歲貢士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為例令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才

五月減商州湖廣田租上以兩京及山東西河南陝西各處告飢命地方有司設法賑濟招徠

流徙撫按躬行州縣定殿最以聞、　召九卿科道于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麒以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對、上是之、　截漕米萬石賑山東、免霍泰潛山七年以上逋稅之五、近年之三、　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　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飢民、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飢民、　九月免汝州十年前田租、隴西五縣逋賦、折徵江南絹布等歲課、諭災荒停刑、又恐人心肆玩、其事關封疆及錢糧勦寇者、限刑部五月具獄、命有司祭難民、瘞暴骸、　諭吏部推侍郎巡撫、併及資深翰林、著為令、　御史魏景琦論囚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十五人已論辟、忽內臣本清銜命馳免、因釋十一人、明日景琦回奏、被責下錦衣衛獄、盖上以囚或有聲冤者、停刑請旨、景琦倉卒不辨也、　冬十月命抵通州漕米每石帶練米八升、以山東河南飢、十五年為始、餘從明年、　出帑金萬兩市舊綿衣二萬、給京師貧民、　户部尚書李待問請損交際、裁工食、為恤窮之計、從之、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　諭刑部繫囚早結、毋延斃、

十四年、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入朝、時薛國觀有罪、尋賜死、國觀性褊刻、自僉憲驟登政府、溫體仁實薦之、上常憂用匱、國觀對以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為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皇子病、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夭折且盡、上大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　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詔訪徵辟、稱朕破格旁求之意、

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宗師道、

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跪謝　蠲各省直十二年以前蠟茶等稅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又從刑部左侍郎惠世揚請、免十二年以前贓罰豁罪　夏四月禮科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等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陞、言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為務、天下俱壞、陞位極人臣、敢罪歸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陞籍　周延儒奏詞臣一員佐兵部、從之、著為令　免四川貢扇三年　諭釋輕繫　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　進蔣德璟黃景昉吳甡東閣大學士、且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慎、今稱詡狥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玫、並與推舉、此豈大臣之道　辛酉召廷臣于中左門賜饌、上青袍、皇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隳職業、不破情面兩語、昨枚卜猶濫舉如此、況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力為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于理、日宣等戍邊、可壯等削籍、初大學士陳演所親廖惟一為試御史、及考核、託副都御史房可壯為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游西苑、演從容陳云、枚卜大典、皆二人主持、上怒、故有是譴　御史吳履中上言、皇上之失有二、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為受過、圖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多分、臨御之初、天下未大壞也、溫體仁託嚴正之義、行媢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釀成禍源、體仁之罪也、專任楊嗣昌、恃款撫、加練餉、致民怨天怒、水旱盜賊、結成大亂之勢、楊嗣昌之罪也、皇上信任二人、二人售其奸欺、輒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擅、是皇上為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至于圖治自有綱領、因時制宜、內治闕而後戎馬生、民促而後寇盜起、今者敵起

于外而政治愈棼寇起于内而賦斂愈急欲無生亂得乎　八月刑部尚書鄭三俊改吏部尚
書范景文改刑部尚書進劉宗周左都御史　蠲濟南兗州東昌濮州逋租　刑科右給事中
陳啓新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　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初周延儒為營解甚力因奏
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即勿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不聽　十月
賜貧民米布　十一月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
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致治之本曰貞法守高皇帝讀老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
之立焚錦衣刑具請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
令九卿科道會詳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係此于僇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曰清伏
奸凡禁地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為風聞
彈劾之惟祈嚴斷曰飭吏治令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為常例矣至于營陞
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賍之律為回道考察第一義上是之　召考選官時敏等
面問兵食即註官俱補給事中初敏令固始縣轉主事因禮部主事吳昌時通周延儒自奏固
始禦寇求考選得首對上面註御史敏出語人曰安能以獸補向人乎是夕延儒揭入改給事
中
周延儒薦大學士王應熊延儒知外漸有異議故以自代蓋資其強狠為援也上從之命
召應熊已而延儒敗上知其非入朝陛見請老許之賜金幣還　發帑金十萬資餉　閏十一
月詔曰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宵旰靡寧皆朕不德所致也自今日始朕敬于宮中默告上
帝戴罪視事以贖罪戾惟二祖舊制每日朝畢勳戚文武諸司等奏事者赴弘政門報名候召
下禮科給事中姜埰于理先是上戒諭言官又時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埰言

皇上脩省罪己。又致誡言官。唯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卸。安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閉天聽。誰為皇上言之哉。上怒立置獄。

甲子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禦敵及用督撫之宜。左都御史劉宗周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為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宗周退。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劉宗周進曰。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為勁。誤專在此。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為中國之長技。命宗周退。羣臣以次對。上色解。宗周又進。請釋姜埰熊開元。云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東廠錦衣衛俱為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左副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責宗周免冠謝。徐起退。先是行人右司副熊開元求獨對。召入德政殿。請屏閣臣。周延儒求退不許。開元所奏大抵摘延儒之失。命補牘。明日奏劾延儒以釋罪囚。蠲宿逋。起廢籍。奉行德意。自謂有裨于聖德。有功于人才。孰敢起而攻之。願皇上徧召羣臣。問延儒賢否。即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于是察吏安民。誅凶除暴。天下之治。端在于此。若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狃于賄賂。雖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者。上怒。下鎮撫司詰主使。周延儒引退。手敕慰留。初開元出朝。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力沮之。雖補牘未敢盡。在獄列款具奏。鎮撫司格不以聞。尋廷杖姜埰熊開元。仍下鎮撫司。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吏部尚書鄭三俊。刑部尚書徐石麒。各疏救不聽。貢士祝淵奏寬宗周。下淵于刑部獄。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等疏救埰開元不聽。徐石麒罷。以埰開元竟具獄。不廷訊也。開元至十七年。始釋獄。埰戍邊。

刑科給事中陳燕翼上言兵餉匱乏。朝廷無剛正之臣。利口獲進。陛下

設厰衞即因厰衞為介紹托近侍即因近侍為援引陛下籌兵措餉不遺餘力而此輩平日所輦輸以得官者皆陛下之兵所滿載而候代者即陛下之餉也陛下深居法宮左右大臣發憤改圖庶幾挽積習而强國本

十六年三月免直隸山東殘破州縣去年田租　夏四月釋輕繫　五月巳亥召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鷄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平上欷歔泣下標又曰須嚴邊防天下以邊疆為門户門户固則堂奥安其要更莫若修内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上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於此皆朕之罪標又言車戰墾田上善之標四月巳卯受事辛卯陛見賜金幣至是復召葢上閔畿民欲得其詳也　五月進修撰魏藻德為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閱京營刀甲車矛於觀德殿命勳武臣子習騎射　六月戊辰召廷臣及桐城諸生蔣臣于中左門臣前保舉户部尚書倪元璐薦為户部司務其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賣鈔者以九錢七分為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内帑矣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　詔除河南五年被陷地方税糧其省直殘破州縣自十六年為始一切三餉雜賦俱蠲免　巳卯召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演祚入朝先是總督范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演祚面奏之上命逮訊七月巳亥召演祚及志完面質於中左門問志完兵淫掠又金銀鞍數千兩馬百匹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有指因召問演祚云爾所言稱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怒即命逮廷獻又問志

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且曰是日臣在大王莊副總兵賈芳名等禦敵乘大風郤之上斥其妄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尋誅志完　以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　發帑金四十萬貯富新倉出陳納新毋得輕重　出千金資太醫院療疫時京師自春徂秋大疫死亡畧盡又出金二萬下巡城御史收殯　八月諭入覲官薦將才令兵部彙上并廷臣所舉堪督撫總副者時所用多夸誕雖三尺不貸而嗜進不已　九月諭廷臣凡失事定罪戰守定賞俱限十日奏餘犯矜疑可速結毋淹留朕乂服澣衣減膳各衙門裁節事宜各條對　擢山東漕儲副使方岳貢為左副都御史岳貢上言四事清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于荒殘儲將才于部伍上是之尋進岳貢東閣大學士　冬十月諭有司贖鍰其留額積穀外俱充餉括民間廢銅鑄錢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　免懷來桐城田租　十一月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錄之　十二月誅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以事連前大學士周延儒賜死

谷應泰曰嗚呼自古未有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馴致敗亡幾與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者則以佗導鮮術貪濁之風成于下股肱之材孤立之形見于上夫是以欲安而得危圖治而得亂也考之懷宗以漢昭嗣服之年膺唐堯繼見之曆手翦貂璫人賫玉燭減五登三將在是矣而無如神祖倦勤王綱解紐熹宗拱手魁柄潛移譬之漢遭靈帝以還周自赧王之後斯眞儒生流涕而指陳聖哲馳騖而不足矣然而懷宗之圖治與其所以致亂撥之事實蓋亦各不相掩焉方其大東罷貢便殿停香記注重珥言之臣寒暑御文華之講進監司而問民疾苦重宰執而尊禮賓師以至素服論囚蠲逋弭

亂。罷已則輟減音樂。賑饑則屢發帑金。于凡愛民勤政。發奸擿伏。此則懷宗之圖治也。及其禦寇警。則軍興費煩。急征徭。則閭閻告病。以至破資格而官方愈亂。禁苞苴而文網愈密。惡私交而下滋告訐。尚名實而吏多苛察。于凡舉措聽熒。貞邪淆混。此則懷宗之致亂也。然其時亦未嘗無深識之士。不二心之臣。强項批鱗。呼號入告。如弭亂有近功之慮。臣時多救過之憂。批龍鱗則制實八策。攀殿檻則應詔一言。而究之賈生慟哭。無救突薪。索靖御悲。自然荆棘。無他。九關之虎豹。格于中間。而文具之積弊。澤不下究也。雖然。吾有疑焉。周藉舊基。天命未改。秦得中主。二世不亡。以懷宗之殫慮竭精。勤求民瘼。英察類漢明。猜忌則優于唐德。綜覈近孝宣。偏聽則異于宋神。斯固治世足奮烈。而亂世足救亡者。獨柰何皇輿掃跡。天祿隕墜。相報蓋若斯之酷耶。是豈炎精害氣。必難逭于夷庚。抑亦榮公賄風定。欲推其傾輅也。語云。始于宮隣。成于金虎。懷宗之遇。則然。而議者欲與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則皆吠聲之論矣。予無取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終

DS
735
.A2
L5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三

豐潤　谷應泰　賡虞　編輯
吳縣　朱記榮　槐廬　校正

脩明歷法

太祖吳元年、冬十一月、太史院使劉基率其屬高翼上戊申大統歷、

洪武元年、冬十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剌司天監丞迭里月實一十四人、脩定歷數、

二年夏四月、徵元回回司天臺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歷法、占天象、

三年、六月、改司天監為欽天監、設欽天監官。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歷、曰回回歷。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畯科肄焉。五官正理歷法造歷。歲造大統歷、御覽月令歷、六壬遁甲歷。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歷。凡曆註上御歷三十事。民歷三十二事。壬遁歷六十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正丞。

十五年、八月、命大學士吳伯宗等譯回回歷經緯度天文諸書、

十七年、冬閏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歷。隨時脩改。以合天道。今歷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為歷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歷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

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己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歷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筭以宣昭一代之制書奏報可擢統為監正

二十年冬十一月選疇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

二十六年秋七月欽天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己為歷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驗將來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歷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己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己為歷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巳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己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己為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歷元實於舊法無爽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為歷元而造歷依授時法推筭如初

英宗正統十四年造己巳大統歷冬夏二至晝夜六十一刻行之而踈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年更三造歷唐三百年更七造歷宋三百餘年至十八造歷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曆理數極精古今歷無過之者乃天生桀出之智豫國家歷數無疆之用也

憲宗成化十七年秋八月真定教諭俞正己言歷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歷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法也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於歷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下之常度本歷元以步筭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歷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

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於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勑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歷。頒布天下。疏下部。尚書周洪謨掌欽天監事童軒與正己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己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筭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歷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己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錦衣衛執治之。

孝宗弘治十一年訪世業疇人并諸能通歷象遁甲卜筮者。

武宗正德十三年夏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歷元。

十五年冬十月。禮部主事鄭善夫奏曰。今歲及去年三次月食。臣皆同欽天監官登臺觀驗。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多不合占步。蓋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以人合天誠亦未易。歲差之法晉虞喜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已密矣。今據法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故二至之時只爭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而變為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盈虛之數以制閏。故定朔必視四。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為朓朒。只在一分之間。此又所宜定也。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闇虛大。月入闇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

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歷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令按交食以更歷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足者也若皆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矣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歷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占天之書國法所禁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明理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歷元可更也不報

世宗嘉靖三年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歷明時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將每朔絃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無以該治生靈而世亂矣夫歷數之典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眾思人無遺智法無遺巧期於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歷所以差由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於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歷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算迕桼惟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革命改憲之年合則調元正歷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伏揆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以鐘律唐太衍以著策元授時

以晷景而晷景為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律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為皆空言臆見非事實已伏望許臣暫任朝參督同中官正周灝及掄選疇人子弟諳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請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之度視元辛巳所測差次錄聞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歷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臣三者無一蚤夜皇皇罔知所措乞勑禮部延訪有能知歷理如楊雄精歷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不報、

神宗萬歷二十三年、秋九月、鄭世子載堉疏請改歷、畧曰、高皇帝革命之時、元歷未久、氣朔未差、故仍舊貫、不必改作、但討論潤色而已、今則積年既久、氣朔漸差、似應修治、後漢志所謂三百年斗歷改憲者宜在此時仰惟列聖御極以來未嘗以歷為年號至我皇上始以萬歷為元而九年辛巳歲距至元辛巳正三百年適當斗歷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而歷元應在是矣繼述之盛舉當不可待於今日乎前代人君或有新歷考成則改年號以歷為名以紀之以為福壽之徵然此不過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聖上預以萬歷為元此乃先天而天弗違固宜有歷以應之為聖壽萬萬歲之嘉徵乃俟之久而未見焉此愚臣日夜之所惓惓也於是採衆說之所長輯為一書名曰律歷融通其學大旨出於許衡而與衡歷不同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效陰陽效則和否則占晉志曰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其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

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夫黃鍾乃律歷本原而舊歷守言之新法則以步律呂爻象為首此與舊歷不同一也堯時冬至日躔所在宿次劉宋何承天以歲差及中星考之應在須女十度左右唐一行大衍歷議曰劉炫推堯時日在虛危間則夏至火已過中虞劇推堯時日在斗牛間則冬至昴尚未中蓋堯時日在女虛間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軌漏使然也元人歷議亦云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而授時歷考之乃在牛宿二度是與虞劇同大統歷考之乃在危宿一度是與劉炫同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元年甲辰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之說合而與舊歷不同二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授時歷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日大統歷推之得壬辰後左傳三日新法推之與左傳合此與舊歷不同三也授時歷以至元十八年為元大統歷以洪武十七年為元新法則以萬歷九年為元其餘各條不同者多詳見歷議新法比諸授時庶幾青生於藍而青於藍者章下禮部覆言歷名沿襲已久未敢輕議至於歲差之法當為考正所以求之者大約有三曰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曰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曰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考以衡管測以臬表驗以刻漏斯亦佹得之矣夫天體至廣歷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紀日月星辰之行次又析一度為百分一分為百秒可謂密矣然在天一度應地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其在分秒又可推也譬之輪轂外廣而中漸以狹至於輻輳之處間不容髮矣夫渾儀之體徑僅數尺外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不及指

許安所置分杪哉至於臬表之樹不過數尺刻漏之籌不越數寸以天之高且廣也而以徑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不亦難乎故方其差在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踰一度乃可以管窺耳此所以窮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與今之談歷者或得其粗而無測驗之具即有具而置非其地高下迥絕則亦無準宜非墨守者之所能自信也即如世子言以大統授時二歷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於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在二日之昏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四日之夕矣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此以歷家雖有成法猶以測驗為准為今之計直令星歷之官再加詳推以求歲差之故亟為更正嘗聞前禮官鄭繼之有言欲定歲差宜定歲法於二至餘分纖忽之間定日法於氣朔盈虛一晝之際定日月交食於半秒難分之所斯其言似中歷家肯綮要在得精思善算而又知歷理者以職其事誠博求之不可謂世無其人而其本又在我
皇上秉欽若之誠以建中和之極光調玉燭默運璇璣正歷數以永大統之傳是在今日識千載一時也載堉議遂格不行

二十四年河南按察司僉事邢雲路奏窺天之器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大統推在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一刻是大統實後天九刻餘矣不寧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午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為細故且歷法疎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

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蓋日食八分以下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固歷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在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月也若或值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亦言國朝歷元聖祖嘗諭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撰之洪武甲子僅百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遠至正德嘉靖已當退三度餘奚俟今日哉春秋不食朔猶值書官失之今日食後天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應應損九百餘分乃云弗失乎歷理微秒日月五星運轉交會咸取應於窺管測表歐陽修所謂事之最易差者雖古太初大衍諸書詎不深思玄解得羲和氏之歷象授時遺意然果以鍾律為數無差則太初曆宜即定於漢而後之為三統四分者若何又果以著策為術無差則大衍歷亦當即定於唐而後之為五紀貞元觀象者又若何蓋陰陽迭行隨動而移移而錯錯而乖違日陷不止則躔離之謬分至之忒積此焉窮雲路持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秘星歷書一編閱而校焉必自有得於是欽天監正張應候等疏詆其誣禮部言使舊法無差誠宜世守而今既覺少差矣失今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其何以齊七政而釐百工哉理應俯從雲路所請即行考求曆算漸次修改但歷數本極玄微修改本非易議蓋更歷之初上考往古數千年布算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歷之後下行將來數百年不無分秒之差前此不覺非其術之疎也以分秒布之百餘年間其微不可紀蓋亦無從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而始微

見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微得其概。即今該監人員不過因襲故常推行成法而已。若欲斟酌損益。緣舊為新。必得精諳歷理者為之總統其事。選集星家。多方測候。積業累歲較析毫芒。然後可為準信。裁定規制。伏乞即以邢雲路提督欽天監事。該監人員皆聽約束。本部仍博訪通曉歷法之士。悉送本官委用。務親自督率官屬。測候二至太陽晷刻、逐月中星躔度。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秒方位諸數。隨得隨錄。一切開呈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舊法。則萬世之章程不易。而一代之歷寶維新。其於國家敬天勤民之政。誠大有裨益矣。疏奏。留中未行。

四十一年。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歷法。畧言邇年臺諫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往往差謬。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由是皆舛。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廸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其言天文歷數。有我中國昔賢所未及道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經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都有不同。二曰地面西北。其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景有表北景。有南景。亦有周圍圜景。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為一重。天層層包裹。推算周經。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為晝夜一周之天。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為小輪旋轉於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

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筭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為減差。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曰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勻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歷志諸書。皆未能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歷學為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疏密較者哉。觀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即使郭守敬諸人而在。未或測其皮膚。又況現在臺諫諸臣。刻漏塵封。星臺迹斷者。寧可與之同日而論也。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傳。溘先朝露。士論至今惜之。今龐迪我等鬚髮已白。年齡向衰。失今不圖。政恐後無人解。伏乞勑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龐迪我等所有歷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益也。

懷宗崇禎二年九月癸卯，開設歷局，命吏部左侍郎徐光啓督修歷法。先是五月乙酉朔日食，時刻不驗，上切責欽天監官。五官夏官正戈豐年等奏言：大統歷乃國初監正元統所定，其實即元太史郭守敬所造授時歷也。二百六十年來，歷官按法推步，一毫未嘗增損，非惟不敢，亦不能。若妄有竄易，則失之益遠矣。切詳歷始於唐堯，至今四千年，其法從粗入精，從疎入密。漢唐以來，有差至二日一日者，後有差一二時者。至于守敬授時之法，古今稱為極密，然中間刻數依其本法，尚不能無差，此其立法固然，非職所能更改。豈惟職等，即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歷，越十八年為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載在曆律志可考也。是時守敬方以昭文殿大學士知太史院事，亦未能有所增改，良以心思技術已盡於此，不能復有進步矣。於是禮部覆言：歷法大典，唐虞以來咸所隆重，故無百年不改之歷。我高皇帝神聖自天，深明象緯，而一時歷官如元統、李德芳輩，才力有限，不能出守敬之上，因循至今。後來耑官修正，則有童軒、樂頀、華湘等；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等；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己、周濂、周相等。是皆明知守敬舊法本未盡善，抑亦年遠數贏，即守敬而在，亦須重改故也。況曆法一志，歷代以來載之國史，若史記、漢書、晉唐書、宋元史，尤為精備，後之作者稟為成式，因以增修。我國家事度越前代，而獨此一事畧無更定。如萬歷間纂修國史，擬將元史舊志謄錄成書，豈所以昭聖朝之令典哉。已而光啓上歷法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五十年、六十六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真率、東西

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違離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其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三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似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同襄歷事疏奏報可故有是命

三年夏五月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秋七月徵西洋陪臣羅雅谷供事歷局

四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徐光啓進日躔歷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　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徐光啓豫定月食分秒時刻方位奏言日食隨地不同則同地緯度筭其日分多少用地經度筭其加時早晏月食分數寰宇皆同止用地經度推求先後時刻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蓋食在早獨見于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為未密也唐書載北極出地自林邑十七度至蔚州四十度元人設四海測驗二十七所庶幾知詳求經緯之法矣臣特從輿地圖約畧推步開載各省今食初虧度分盖食分多少既天下皆同則餘率可以類推不若日食之經緯各殊必須詳備也又月體一十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耳而臣

今推二十六分六十秒者蓋闇虛體大于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即月體不能全入闇虛止從月體論其分數是夕之食極近于二道之交故月入闇虛一十五分方為食既更進一十一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為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歷推十八分四十七秒畧同此法也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光啟復上測候四說其畧曰日食有時差舊法用距午為限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不用加減故臺官相傳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既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黃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冬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近午不加不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果可無差即食于他時而不在日中即差之原尚多亦復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為顯証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期實候其加時亦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真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真率二也時差一法溺於所聞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今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人人知黃道極之歲一周天奈何以赤道之午正為黃道之中限乎臣今取黃道中限隨時隨地筭就立成監官已經謄錄臨時用之無不簡便其他諸術亦多類此足以明學習之甚易三也該監諸臣所最苦者從來議歷之人詆為擅改不知其斤斤墨守者郭守敬之法即欲改不能也守敬之法加勝於前矣而謂其至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等術

蓋非一人一世之聰明所能揣測必因千百年之積候而後智者會通立法若前無緒業即守敬不能驟得之況諸臣乎此足以明疏失之非辜四也有此四者即分數甚少亦宜詳加測候以求顯驗故敢冒昧上聞

六年冬十月以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李天經督修歷法時徐光啟以病辭歷務逾月卒所著崇禎歷書幾百卷

七年春正月乙巳督修歷法山東右叅政李天經疏言七政之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九月初旬會於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於是月前犯鬼宿之積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即天驗法之一據也從來歷家於列宿借星有經度無緯度雖回回歷近之猶然古法故臣等所推經緯度數時刻與監推各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歷筭在八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筭在閏八月二日未初一刻一十分相距兩日臣於閏八月二日同監局官生測太陽午正高五十度零六分尚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一刻一十分脗合新歷隨取輔臣徐光啟從前測景簿數年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語可為今日節變差訛之一証蓋太陽行黃道中線迨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之所以平而分應所由起也迨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十三度有奇夫過赤道二十三度為真至則兩道相交於一線詎不為真分乎太陽有平行有實行平則每日約行若干而實則有多有寡不獨秋分為然謹將諸曜會合淩犯行度開具禮部委司官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　蒲城布衣魏文魁上言今年甲戌二月十六日癸酉曉刻月食今歷官所訂乃二月十五日壬申夜也八月應乙卯月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之望為晦并白露秋分皆非其期訛謬尚可言哉奏上命文魁入京測

驗。秋七月甲辰，李天經上歷元二十七卷，星屏一。冬十一月，日晷、星晷儀器告成，上命太監盧維甯、魏征至局驗之。先是，西儒羅雅谷、湯若望在歷局造測儀六式：一曰象限懸儀，二曰平面懸儀，三曰象限立運儀，四曰象限座正儀，五曰象限大儀，六曰三直游儀。復有弩儀、弧矢儀、紀限儀諸器，不槩錄。

谷應泰曰：古今改曆者，無慮數十家。由黃帝訖秦，凡六改；由漢初漢末，凡五改；由曹魏訖隋，凡十三改；由唐訖周，凡十六改；由宋初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訖元，凡三改。其間傑然名家者，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為最密。明太祖吳元年，太史令劉基率其屬進戊申大統歷，已而欽天監博士元統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歷元，大約錫名雖殊，立成罔異，與授時都無增損，良以才非守敬，革故滋難也。自時厥後，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己、鄭善夫、周濂、周相諸人，專官修治則有童軒、樂頀、華湘諸人，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諸人，志切持籌，事同築室，言人人殊，旋復報罷。迄于萬歷，西儒來賓，繼軌迭至，一時象緯歷算之說，迥出尋常，嘿與天會。李之藻既推轂于定陵，徐光啟復連茹于懷廟，開局京圻，允稱甚盛。其法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八十八秒六十四微為平行歲實小餘，而以均數加減之，則為定冬至。由是太陽有平行實行，而三百六十五度之盈縮因之；太陰有自行次輪又次輪，而朔望之遲疾因之；交食有時差、里差、視差，而食時之刻數分秒方位因之。有所為根數者，猶授時氣應也；引數者，猶授時盈縮歷遲疾限也；均數者，猶授時加減差也；黃道東行一分四十三秒餘者，猶授時歲差一分五十秒也。至如午中分黃赤之辨，分至有高贏縮之殊，而隨動自動疾動遲動不同，則交道

之廣狹生焉闡微析幽思出象表雖使楊子譚玄洛下握算無以及此衆言淆亂迄未通
須適我
皇南嚮之辰詔司天西歷之布法象維新璣衡愈密豈非宏制尚闕于垂成而大典終歸於有待
哉唐于盛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四

宦侍誤國

熹宗天啓七年秋八月懷宗踐祚冬十月魏忠賢伏誅南京守備太監楊朝浙直織造太監李實承天守備太監李希哲提督太和山太監馮玉天壽山太監孟進漕運太監李明道崔文昇並免　上御日講畢召閣臣入便殿出薊遼督師王之臣疏示之曰王之臣自云贅員又云虛拘非內臣牽制之乎其盡撤各邊內臣十一月戊辰諭曰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諸地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概罷之一切相度機宜俱聽經督節制無復委任不專以藉其口凡爾諸臣宜體此意先是自萬歷以來礦稅既行騷然苦之既而魏忠賢擅權敲骨剝髓天下重足而立上即位首罷之朝野翕然望至治焉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　二月諭戒廷臣結交近侍

二年夏四月以內官監太監曹化淳提督南京織造　秋七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南下始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太監馮元昇覈軍訖始下戶部發餉又命太監呂直勞軍　十二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

鳳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
三年春二月、司禮太監曹化淳等各廕錦衣衛指揮僉事、
四年秋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户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 冬十月、命太監監軍王應朝往關甯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詔西協、 十一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初上既罷諸内臣外事俱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崇禎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内臣眎行營自是卸憲四出動以威倨上官體加於庶司羣相壅蔽矣 罷工部郎中孫肇興肇興監督盔甲廠以帑詘疏劾張彝憲上怒落職、
五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内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為侍郎也貳尚書非貳内臣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慎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甯已之雖大拂彝憲意臣不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别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内外平上以軍興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弘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 秋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冬十二月、南京禮部主事周鑣上言内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遠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憲用而高弘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撫蘆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良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结投閒矣王弘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王弘祖之激直李曰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斥未能屈指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半屬内侍之温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委褻天言秪狗中貴之

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繼咸疏救之、不聽、　以司禮監右少監劉
勞譽提督九門、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匹、餘合進俱納于御馬監、實、賚金貿之本監也
否則雖駿驥亦却之
六年、春正月、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太監王坤疏劾、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
王坤不宜侵輔臣、上召廷臣於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
昨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為內臣耶、對曰王坤
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為紀綱法度之憂、臣為法度惜、非為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
之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周延儒曰志
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延儒
遂放歸、　夏五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收放、　太監張應朝調
南京、與胡承詔協同守備、　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
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為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尋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
應昌合勦、汾陽知縣費甲鏸以逼迫苦供億、墜井死、　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甯、張國元
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　秋七月、敘內臣守萊州功、徐時得、翟升各廕錦衣衛正千戶
命湖廣守備太監魏相監視登島兵餉、
七年、春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鰲獻上太平十二策、內撤監視、因求罷不允、貶
鰲獻於外、　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士
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臣有覲官賚冊之令、皇上從之、特在剔釐

奸弊非欲羣臣詘朕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呵責為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自以為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所為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既張彝憲亦奏辨謂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為安事創彝憲即長揖秪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　夏五月陝西按察司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上不問　六月敘禁旅功蔭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户袁禮楊進朝盧志德各百户賜衣幣以擊盜屢捷也　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已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引罪今經制麤立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知省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俟漕竣即回監供職惟關甯密通外境高起潛兼監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　秋七月發幣金蟒段給監軍太監高起潛賞功　九月司禮監太監張從仁改內官監提督九門　冬十月命兵部同內中軍張元亨崔良用往西甯監眎及茶馬御史易壯馬　總理户工二部司禮太監張彝憲改司禮監提督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言邊臣之情歸命軍容無事稟成為恭寇至推委百出陽以號于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

賞必罰以持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試之鋒鏑又使藉口近用無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績即撤今行之無績益宜撤不聽　十二月以乾清宮太監馬雲程提督京營戎政撤南京守備太監胡承詔張應朝以司禮太監梁洪泰內官太監張應乾協同守備

八年夏四月承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直金花銀共逋八十九萬命追之　冬十一月太監高起潛弟廕錦衣衛中所正千户世襲

九年夏六月命司禮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　秋七月我
大清兵至居庸遣內中軍李國輔守紫荊關許進忠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守固關勇衛營太監孫維武劉元斌以六千五百人防馬水沿河　兵部尚書張鳳翼督援兵出師以監視關寧太監高起潛為總監南援霸州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為提督同山海總兵張時傑屬起潛給起潛金三萬賞功牌千購賞格　以前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為副提督巡城閱軍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徵總督宣府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良輔為分守太監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太監杜勳分守　以張元佐為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即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　以司禮太監盧維甯總督天津通州臨清德州內中軍太監孫茂霖分守　八月命科道各官分地督運從太監張彝憲之言也召廷臣於平臺及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初光宸叅督師張鳳翼及鎮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叙內臣功為借援又請罷內臣督兵上勿善也是日上怒甚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即借題沽名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議謫　九月我
大清兵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遏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

報師已盡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　司禮監太監孫象賢調南京同張彝憲守備、
冬、十月工部侍郎劉宗周上言人才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依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于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時各進馬也、　敘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廕指揮僉事、各世襲、賜金幣、初化淳為京營提督、收用降丁、及守昌平俱散去、至有叩京師城下者、皆稱京營兵、莫能辨、　十一月敘禁旅功、太監劉元斌廕錦衣衛百戶、　命御馬太監陳貴總監大同山西、牛文炳分守宣府昌平鄭良輔協理、　召兵部左侍王業浩司禮太監曹化淳于平臺　十二月、曹化淳加後軍都督府左都督、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十年春正月、常熟張從儒訐錢謙益溫體仁修郄、下之獄、謙益嘗為王安作祠記、太監曹化淳者、故王安門下也、謙益得免、體仁等致仕還、詳東林黨議　以御馬太監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王之俊副之、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分守津通臨德總理太監楊顯名參前巡鹽御史張養高欽舜各侵稅額、詔逮之、時養先卒、下撫按錄其家、　夏四月、命南京守備太監孫象賢張雲漢同兵部尚書范景文清覈兵馬械杖、　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于國俱恥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于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時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以飾功掩過、故邊吏

皆樂有監視而上方倚任中官不察也　秋七月工部員外郎方重謫外重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閹豎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況人臣感激聖恩苟知報答何論內外每見廷臣處地懸絕不若宮庭暬御効忠倍易凡此內臣儆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不必緦緦過計也刑科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上手改降三級謫外　冬十一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提督京營孫茂霖分守薊鎮中西三協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十一年春正月任丘清苑淶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各有司不法上內訪逮入責撫按不先劾為溺職近畿如此遠地可知命部院申飭　二月丙申城蘆溝各拱極城太監督役掠塗人受工民力為憊　冬十月以御馬太監邊永清分守薊鎮西協

十二年春正月敘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廕錦衣衛百戶　二月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鹽課賦稅　秋七月以司禮太監張榮提督九門王裕民總督京營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　九月以內官監太監杜秩亨提督九門

十三年春三月詔撤各鎮內監還京　夏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先是上召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浹沾背於是專偵其陰事而國觀亦褊忮坐通賄敗詳東林黨議

十四年　四月召大學士周延儒入朝　秋八月辛酉上幸太學以重脩告成也正一真人張應京請扈從臨雍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于太學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寧釋奠事　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　冬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

于是侍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　十二月、諭停內操。勅內臣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毋干外政、并申飭廷臣毋交通近侍。

十五年春正月、罷提督京營內臣、　御史楊伯顧上言臣讀勅諭中結交內侍之律因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之令。臣工不法止于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甚者誘人作奸、挾仇首告矣。夫餌人以陷禍、擇人而肆噬、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罹於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條例、東廠寬而刑罰可以漸省。抑臣復有請焉。如臣子獲罪、但勅撫按檻車送詣闕下。未為不可。若緹騎一遣、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斂餽為害匪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戒錦衣校尉奉使需援、　秋七月、以司禮太監齊本正提督東廠、王承恩提督勇衛營、　冬十月、誅司禮太監劉元斌。初元斌監軍河南、羣盜在陝洛、元斌留歸德不敢進、縱諸軍大掠、殺樵汲者論功、及論辟、未得旨、即奏辯、上怒、并誅太監王裕民。

十六年夏五月、以內官監太監王之俊提督京城巡捕練兵、　秋七月、戒廷臣私謁內侍、果有事朝房商之。　八月、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贊周守備南京、　冬十二月、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訌、竟無能為上畫一策、其罷內監撤廠衛、內臣日夜文致之、故延儒始終皆以璫敗。初延儒受主眷深、諸璫稍稍乘間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忽之不為慮。迨視師行邊、上意稍移、而諸璫乃盡發其蒙蔽狀、上信之。吳昌時事發、聖怒遂不可回矣。

十七年春二月、李自成自山西趨真定保定、命太監高起潛等分據要害、　三月、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迎降、入居庸關、太監杜之秩迎降、　以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召前太

監曹化淳等分守諸門丙午賊騎薄彰義門太監杜勳縋城上入見大內張皇賊勢語守璫華曰吾黨富貴自在也是夕太監曹化淳開門降上死社稷內臣從死者惟王承恩一人

谷應泰曰嘗聞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而腐身薰子動相銜達金貂左璫口含天憲者所由來漸矣然秦以趙高敗漢唐以常侍亡太祖鑒之凡內豎不令讀書取備掖庭給灑掃而已及乎中葉寵用刑餘英憲武熹亂者四世比至懷宗中齡踐祚睿謀天縱手翦凶璫雖李閏有伺安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而卒之張達坐收甘露無變不動色而去大奸斯已奇矣然其初年江南織造即便撤還塞北監軍悉皆免罷仍諭內臣受命始出禁門廷臣在官勿交近侍于時頻笑不假狐鼠無竊宮中府中肅清極矣詎意渭水陳兵甘泉舉火而問錢穀則大僚不對咨廟筭則肉食寡謀泰既無人王真孤立乃始參任貂璫往來給使勞軍轉餉偵刺行間蓋亦有所不得已也自是之後曹化淳等以錦衣蒙麽而張彝憲總理戶工唐文征親督京營高起潛監盼錦甯張其鑑盤驗收放內外各司必兼貂貴緣邊諸鎮復設中涓語云西頭勢重南衙樞機權過宰相良不誣矣其後高宏圖熊開元次第投劾倪元璐袁繼咸先後上章侯覽用事而朱穆發疽朝恩即席而魯公爭坐國體既傷宜士大夫之所鄙也然而英主在御太阿未落非有王振土木之罪汪直西廠之酷劉瑾不軌之謀魏忠賢閹奸之狀而潛窺意旨馴致敗亡者無他陽授以國柄者猶摘龍之珠而陰寄以耳目者直竊叢之神也總之懷宗怒在門戶故必用甬節以伺曆落而懷宗疑在蒙蔽又必用弘石以發揚賈卒之中常子弟悉合黃市涼州議郎青輸貨賄而天下事不可為矣以予論之崇禎初造人望太平假令推誠置腹則煬竈可除任賢去邪則

小人羣可渙與其詗之于閹人孰若信之于正士回天獨坐固無事此曹也獨奈何輔國就
誅元振更用左悺既殺張讓復然眉睫之喻乃為識者所悼惜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四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

中原羣盜

崇禎元年延安饑十一月府谷民王嘉胤倡亂饑民附之白水盜王二等復合徒衆刼掠蒲城韓城間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巡撫陝西都御史胡廷宴庸而耄惡聞盜杖各縣報者曰此饑民徐自定耳于是有司不以聞盜偵知之益恣刼宜君縣獄北合嘉胤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

二年正月壬戌撫治鄖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請兵撫標止步兵三百人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報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等處流賊恣掠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喬應甲撫秦置盜刼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隄防之法有臨事翦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己巳固原逃兵掠涇陽富平執游擊李英　二月陝西兵備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川兵敗賊畧陽守備黃元極擊賊馬蹶被殺猶手刃賊不置賊走漢陰應遇遣兵追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並自殺漢南盜平　三月丙子流盜掠真寧寧州安化三水　四月甲午固原賊犯耀州督糧參政洪承疇合官兵鄉勇萬餘人圍賊於雲陽幾覆之賊乘夜雷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　劉應遇以千人偪漢中賊於五

丁峽寧羌知州陳元璘失防盜遁 巡按陝西御史吳煥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狃於積弛束手無措則舉而委之邊兵至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為盜又委之內地總之兩撫欺飾釀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西安延安諸邑皆被盜矣盜發於白水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報盜皆騎銳動至七八千人則兩撫之推諉隱諱實釀之也 十一月京師戒嚴山西巡撫都御史耿如杞以兵入衛譁於涿大掠良鄉如杞逮論死西兵皆沿邊勁卒潰而失次竄走剽掠山東 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青澗等縣起前總兵杜文煥勦之

三年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掠綏德衆三四千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提兵赴援斬首三千級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賊走西川官兵追擊降三百餘人餘大奔苗美叔苗登霧嘯聚于安定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先是萬歷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為常崇禎二年秦大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延綏巡撫楊鶴甘肅巡撫梅之煥分道勤王兩年復以稽餉而譁其潰卒畏捕誅亡命山谷間倡饑民為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咸釐汰裁餉至數十萬乘障兵咸譟而下又以給事中劉懋請裁定驛站即給郵乘傳有額毋濫用縣官錢歲省費無算謂蘇民力也而河北游民向籍食驛糈用是益無賴歲不登無所得食所在潰兵煽之而全陝無寧土矣 命洪承疇以都御史巡撫延綏 王嘉胤陷府谷他賊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四月賊王子順苗美陷蒲縣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俱鄰陝河最狹賊自神木渡河陷蒲已分三部東犯趙城洪洞汾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隰賊首自號橫天一字王 五月賊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 六月王嘉胤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洪承疇與杜文煥圍之賊夜劫營官兵擊敗之 延安知府張輦都司艾穆感賊于延川賊

求撫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等俱降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主撫不以聞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牒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焚殺其淫掠如故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而寇患成于此矣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為鄉導土寇倚邊賊為羽翼六七年來韓蒲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法刦經原富耀之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勦也所斬獲皆饑民也而眞賊飽掠以去矣其撫也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刦掠名降而實非降也且今年麥苗盡枯斗粟金三錢營卒之食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保其子彼官且柰兵民何哉且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供納賦之一金至于捕一盜而破十數人之家完一牘而傾人百金之產柰何民不驅為盜乎若營兵曠伍半役于司道半折于武弁所餘老弱旣不堪戰又不練習當責督撫清汰操練以備實用也 山西流賊破蒲州潞安官兵敗沒 七月御史黃道直言盜起于饑請發餉銀易米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洛宜陸路賑饑民庶收拾人心解散黨附不報 八月王嘉胤勾西人入犯佯乞降仍奪路走黃甫川復引西人入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賊犇潰 十月王嘉胤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宗復陷府谷大盜李老柴于鄜雒間糾三千餘人攻合水甯夏總兵賀虎臣擊賊于盤谷斬六百餘級又敗之甯州 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于河曲發西洋礮礮炸兵自亂賊乘之大潰遂陷河曲 十二月乙巳盜神一元破甯塞據之殺參將陳三槐圍靖邊副使李右梓固守賊勾西人四千騎益圍靖邊三日夜遂陷柳樹澗保安等城

四年正月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神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 癸未山西賊犯平陽 庚寅王嘉胤渡河掠菜園溝副總兵曹文詔擊却之 己亥命御史吳甡齎金賑陝西饑荒招撫流盜諭曰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彼災處次賑給仍曉諭愚民即或脅從僅入賊黨若肯歸正即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 上詔輔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監司于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寇之事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近聞漸已渡河河曲尚阻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對曰山陝隔河倏去倏來故河曲獨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大抵饑民為之內應今不早圖有誤國事上問陝西參政劉嘉遇以流寇對曰流寇因兵餉不足故難勦耳且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撫之又問近寇所在對曰寇亦延安一在宜川上凝思久之命退 甯武總兵孫顯祖言聞喜稷山賊二十餘萬日勦日益官兵不過二十奔逐不支乞發京營或調邊騎夾勦命下所督便宜專制總督張宗衡以兵餉並乏竟不行 二月壬子總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保安神一魁勾西人千餘騎突圍出復糾賊數萬刦甯夏都指揮王英兵潰諸道將棄城南犇戊午一魁至慶陽破東關游擊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 戊辰賊圍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即援宜君賊趙和尚等南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各賊分犯不知其數 壬申神一魁陷合水 三月丁丑張應昌等援慶陽賊圍解時議招一魁散其黨 癸未賊帥孫繼業茹成名等六十餘人來降總督楊鶴受之設御座于固原城樓上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各解散或歸伍或歸農自此羣盜視總督如兒戲矣 甲午陝盜劉五可天飛據鐵角城混天飛獨行狼等聚葢保嶺衆各萬餘分犯平涼

固原耀州涇陽三原盜混天猴薄甯州分犯環縣 賊陷武安走平凉詐稱官兵襲陷華亭時大盜王老虎圍莊浪曹文詔王性善西勦諸賊乘虛四犯 楊鶴給降人牒令各還鄉簡其豪千餘人以參將吳宏器領之駐甯塞而宜君綏川盜又蠭起矣 副總兵曹文詔擊賊于栗園大敗之 四月己未神一魁降于楊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言乞賜一二萬金濟賑又止巡撫練國事北征宜雒賊亦求撫于國事從之其脇從饑民各給牒回籍首領置軍中 省臣劾宣大總督魏雲中陝西總督楊鶴恇怯玩寇上切責雲中等平盜自贖時言官交論鶴鶴疏引咎 曹文詔等克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級獲兵械馬騾數千 丁卯延綏巡撫洪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 庚午賊陷始興御史吳甡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委同知趙鶴年分賑賊各解散游賊聞之皆回受賑撫賊七千有奇 降盜不沾泥擁衆脇糧賞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三千人至葭州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以待連戰賊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溺死無算官兵屯西川雙湖峪其間窰寨六十有四皆險絕盡為賊藪承疇乃令在在設防堵截不沾泥濯率百騎逃闖山嶺都司馬科等追之盡殲其騎不沾泥乃降手殺賊目雙翅虎縛獻紫金龍以自贖 五月乙亥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賊闖王虎金翅鵬乞降金翅鵬即王子順姪成功也餘賊走宜君其衆二萬 陝西都司曹變蛟追甯塞遺賊于唐毛山賊大潰四戰皆捷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而甯塞之逸賊稍殺矣 御史吳甡至榆林鎮以晉兵過糴斗米銀六錢草根木皮俱盡人至相食甡因奏榆林為西北雄鎮宿將勁兵出焉非他鎮比雜販牟利商民欣赴初無損于晉若以防河為名而絕秦人之命恐謀國不在此也 延安賊趙四兒以萬餘人掠韓

城邰陽、靈州參將張全昌以五百人戰三日、斬三百餘級、賊走鄜州、復進、擊斬六百餘級、時榆林連旱四年、延安饑民甚衆、西安大旱、巡撫練國事、更請帑賑濟、不報、趙四兒尋降、 初洪承疇撫盜王子順等駐榆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誅之、上謂賊勢蹶甚、招撫為非、殺之良是、命吳甡覈奏、 丁酉延綏榆林大雨、始有禾、 庚子盜滿天星降于楊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散其黨萬二千人、即命其魁分勒回籍、未數月皆畔去、 壬寅賊萬人自合水保安逃出、攻中部、降丁內應城陷、 六月癸卯曹文詔擊斬王嘉胤于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六營、 辛酉鄜州賊混天猴張孟金謀襲靖邊、張應昌邀之于真水川、敗之、追斬四百餘級、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萬餘人自甘泉犯合水、洪承疇率兵追擊敗之甘泉山中、混天猴等乞降、 七月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列三營于太平原、楊鶴王承恩擊破之、上天龍等以二千人降、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 癸未逮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楊鶴下刑部獄、論戍之、 丁亥曹文詔等諸將擊賊連敗之、賊奔東北是役也、合督撫四鎮之兵、窮追半月、先後數十戰、賊敗潛遁山谷、延安慶陽千里內暫安焉

甲午賊趙四兒六千餘人東渡山西、總督洪承疇等兵從之、賊入泌水縣、縣東北有竇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銓父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牆為堡、甚堅、至是賊犯竇莊、五典已沒、銓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守、合衆議棄堡去、霍氏語其少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死于野乎、且我守堅、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為守禦、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其避山谷者、多遇賊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

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辛丑陝西賊陷中部、王承恩擊斬千七百級。　八月癸卯總兵賀虎臣擊斬慶陽賊劉六、斬其餘黨五百餘人、西路漸平。　先是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御史吳甡確查報聞。甡上言、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蠭起、西路則神一元破甯塞安邊、攻保安、一元死、弟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招撫四千有奇、餘黨郝臨菴劉六等衆不下數萬、掠環縣真甯間、此保安合水之流孽也、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清澗、脇從甚衆、幾於無民、流刦延南、點燈子衆號數萬、自山西回黃龍山、西安北界數州縣、被毒甚慘、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近官軍南剿、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等降于榆林、餘賊遂從而北、其降賊雖散原籍、仍復刦掠、于是有官賊之謠、而人致恨于招撫之失事矣、點燈子衆五六千、在清澗、旋撫旋叛、慶陽郝臨菴劉六等亦曾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贐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資之說有自來矣、為今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為也。　山西賊陷隰州蒲州、命許鼎臣巡撫山西。　洪承疇駐慶陽、報乏餉、已承疇兵大敗趙四兒于山西桑落鎮。　九月山西賊入河北、犯濟原。　神一魁復叛、據甯塞、刦守將吳宏器、范禮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　盜獨頭虎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五部、恣掠宜雒、副總兵趙大肩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土人强之出、報斬五十級、驗之、則率婦女首也、給事中魏呈潤劾大肩落職。　壬辰命洪承疇總督陝西邊、張福臻巡撫延綏。　黃友才復叛而遁、追斬千一百級。　洪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即點燈子也、起清澗綏德奔突延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至是伏誅、平陽

稍安其黨黑煞神起又有過天星蝎子塊與紫金梁等共數十部自賊據中部官軍攻圍兩月不下冬十月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克之 陝西賊陷宜川 十一月丙子陝賊譚雄陷安塞襲掠一空仍乞撫閏十一月王承恩誘譚雄等五人斬之 癸丑陝賊不沾泥張存孟等陷安定甲子王承恩克安塞斬五百餘級即進勦安定賊潛走綏德 降丁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刼餉銀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永圖備兵河西張允登戰死洪承疇聞之遣王承恩分勦以甘泉鄜延咽喉而自以四百人赴之賊勢日熾承疇日不暇給矣 甯武總兵孫顯祖敗賊蝎子塊于萬泉 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備兵僉事郭景嵩死之 己丑諸降盜復叛攻綏德 上憂延綏賊蔓以山陝督撫請餉疏切責戶兵二部兵部尚書熊明遇請措二十萬金接濟秦中 甲午孫顯祖于河津開喜等處與賊六戰俱捷

五年正月延綏賊偽為米商入宜君遂陷之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甯大掠四出山西巡按御史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鄰為壑給事中裴君賜晉人也上言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剿撫蓋當事之無定見如此 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資勦費并以勸農從之 先是甯塞逸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走鳳翔漢中陝撫練國事檄固原備兵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等截守各隘口檄平涼兵備徐如翰同副總兵董志義守涇州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謨等緝奸殺賊塘馬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又食乏互相猜疑洪承疇從鄜州間道疾至慶陽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濠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犇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算而甯塞之寇盡矣惟混天猴等尚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甯州時以西濠之捷為用兵來第一 戊午洪承疇等擊敗賊于槐安堡賊遂犇竄

尚破華亭、擾莊浪、而官兵追捕、皆破膽潛匿、先是延西諸寇、承疇偕文詔先後清蕩、而鐵角城、乃邊盜藪、郝臨庵、可天飛為官軍所敗、獨行狼跳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為持久計、聞他盜盡平、甚懼、承疇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自西澳捷後、軍聲大振、曹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甲子、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奏曰、三秦為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為關中藩屏、榆林又為延慶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於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饑、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盜為饑民、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為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於東、賊馳於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尚忍言哉、乞勑所司、亟措餉二十萬、給民牛種、為兵士犒賞、急圖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鎮安矣、

張應昌等擊黃友才、斬之、

二月、甯塞逋寇復熾、

庚寅、盜夜入鄜州、備兵僉事郭應響死之、

三月壬戌、陝西賊陷華亭、知縣徐兆麟赴任七日、城陷、逮至、竟坐棄市、人皆冤之、

四月、湖廣流盜自興國入江西秦和吉安等處、

七月、山西賊陷大甯、

八月、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洪承疇令脇從者免殺、降四千餘人、散者亦數千人、餘賊散匿山谷、

山西巡撫宋統殷擊賊於長子、賊犇沁水、庚辰、賊首紫金梁、老回回、八金剛以三萬衆圍竇莊、時張道濬得罪家居、率其族禦之、賊多死、聞秦師且至、懼、欲乞撫、紫金梁呼於壁下、道濬登陴見之、紫金梁免冑前曰、我王自用也、誤從王嘉胤、故至此、此來乞降耳、俄老回回亦至、道濬諭之曰、急還所俘、撤若徒衆、吾為請於撫軍、貸爾死、賊乃還所掠、拔營而西、入陽城界、道濬以賊情告於統殷曰、賊狡未可信、因

遣使往覘賊、諸賊咸就約、惟八大王闖塌天五營不受命、紫金梁歸款未決、諸軍乘賊不備、輕
騎襲賊營、賊怒南犯濟原、陷溫縣、　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修武、殺知
縣劉鳳翔、焚掠武陟暉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尚燝殺賊自贖、賊既盡
嚮河北、山西巡撫宋統殷備兵冀北、王肇生率軍次陵川、扼賊北歸、賊北走、遇官軍、賊死鬬、互
相勝負、會夜與賊爭險、對營兩山頭、賊緣窮谷而登、大譟、官軍亂、統殷肇生皆走、與諸軍相失、
宣大總督張宗衡將兵至高平、統殷肇生以師畢會、大破賊於桑子鎮、賊復入沁水、　十月詔
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人援懷慶、　癸未王承恩敗安塞遺賊於西川胡堡、賊目喬六
自斬其魁以黨降、餘遁、延綏稍甯、　十一月罷山西巡撫宋統殷、以許鼎臣代之、　十二月張
宗衡許鼎臣同逐賊臨縣、賊轉入盤磨山、山方六百里、賊闖正虎據交城文水以窺太原、邢滿
川上天龍據吳城向陽、以窺汾州、紫金梁以秦豫毛兵俱集澤潞東南、遂乘虛從沁州而北入
榆次、又入壽陽、距太原不五十里、許鼎臣撤師北歸、時賊首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掠婦、搆小
隙、遣其弟混天王來歸、廷議方督進討、諸將諱言受降、權辭謝之、約得紫金梁頭、始為請於朝、
混天王唯唯、泣涕而去、亂世王與破甲錐合謀、圖紫金梁、賊分為三、陷霍垣曲長子諸縣、壬辰
陷遼州、是日除夕也、　是月趙和尚等賊斬其魁霍維端以降、諸將分領入營、還宜君、
六年正月丁酉、賊闌入畿南西山、距順德百里、時大隊在山西、分為二、一北向西犯平縣、窺固
關、一南向河北懷衛之間、盡遭蹂躪矣、　丁未左良玉敗賊於涉縣西、斬其渠、賊望其旗幟皆
靡、然賊勢尚熾、謀渡河南犯、　癸丑進曹文詔都督同知、文詔連敗賊於忻代間、斬首千五百
級、　二月許鼎臣曹文詔屯平定、張應昌屯汾州、駐太原東西以禦寇、　賊踞林縣山中、饑民

相望而起、左良玉敗績於武安、河南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賊益熾、左良玉勢孤、乃請鄧玘兵相援、備兵井陘副使寇從化檄守備李定王國璽逐賊、畿輔陷賊伏中、兵敗死亡畧盡、賊長驅保定、備兵副使盧象昇禦卻之、　曹文詔敗賊於榆杜、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逗遛不進、紫金梁老回回從榆次敗北犇、　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　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益以石砫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馬鳳儀敗沒、　丙午山西兵擊賊於陽城北、張道濬設伏於三纒凹、賊至、伏起擊之、斬其魁、生擒賊首滿天星闖王、賊大奔、巡撫鼎臣獻俘闕下、奏道濬功第一、　四月丙寅山西賊陷平順、　乙酉曹文詔敗賊於陽城、斬千餘級、　河南西路賊自輝縣入清化鎮、所在守將敗沒、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賊使入、撫臣不得無罪、　五月癸巳山西巡撫鼎臣以流寇恣掠、請蠲積逋、并豫免數年額賦、不許、　乙酉上以勦賊諸將、一切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內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蟒叚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　庚申曹文詔夜襲賊於偏店、賊亡走、墜山谷者亡算、盡南奔、諸將會兵逐之沙河、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　河北賊陷涉縣、　六月乙丑川兵潰於林縣、毛兵殺傷甚衆、潞王告急乞濟師、　丙寅河北賊圍湯陰林輝涉安諸邑、別賊自陽城垣曲來合於濟源、　山西賊陷和順、　辛巳左良玉破賊於懷慶、賊盡奔太行山、　上念中州寇盜蔓延、命總兵倪寵王樸分將京營兵、監以內監楊進朝盧九德、賜二帥弓矢千五百、戰馬三百、健丁三百、馳赴中州夾勦、　七月乙未賊屯彰德汾州、張應昌進勦汾陽、知縣費甲鐩以逼迫苦供億、投井死、　丙申山西賊陷樂平、　河北賊攻彰德、左良玉禦卻之、　辛丑山西賊陷永和、旋陷沁水、賊自秦入晉、五犯沁水、至是陷之、

八月丁亥、陝西賊攻隆德、殺知縣費彥芳、分守固原叅政陸夢龍戰於綏德城下、死之、九月己亥、張應昌敗賊於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即一盞燈也、十月丁卯、山西河北諸賊二十四營、乘冰渡河而南、犯閿鄉、陷澠池、分入河南、湖廣、漢中、興平、畿內賊至甯晉、掠南宮甚慘、尋走五臺山、山周數百里、賊據顯通寺、其中薪儲皆具、險阻足守、官軍不敢擊、十二月己未、河南賊陷伊陽、庚申陷盧氏、徧掠汝州、淅川、內鄉、光化、均州、戊寅犯南陽、庚辰湖廣賊假進香客陷鄖西、癸未湖廣賊陷上津、丙戌陝賊陷鎮安、時秦賊既盡入晉、流突畿輔河南、至數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獨據永甯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川、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佚、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盜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是年陝西山西大饑、

七年正月壬辰、降盜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王之臣即豹五、通天柱孝義土賊也、而嵐岢大盜高加計號顯道神、尤橫、會大旱、饑民投賊者逾衆、　畿輔兵漸集、賊西竄、　河南賊自鄖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而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賊四五千人入鄖界、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夷陵、　辛丑陝賊陷洵陽、逼興安西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興安賊連陷紫陽平利白河、道臣王在臺固守興安、洪承疇赴援、城得全、時練國事移兵商雒、賊南破鳳縣、入四川、癸丑陷遷安、　乙卯楚賊陷房縣保康、　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宜以宿壽襄葉為咽喉、淮徐則京師咽喉也、乞敕淮撫楊一鵬急宜預備、防賊東犯、　二月壬戌、蜀賊陷興山、壬申入瞿塘陷

夔州、一宿去、　賊既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為各鎮撫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制曰可、僉擬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詔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眎賊所向隨方勦撫、奇瑜檄諸將會兵於陝州、　三月己丑、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上言流寇有四、一亂民、一驛卒、一饑黎、一難氓、宜分別勦撫、上善之、下總督奇瑜　乙巳、川兵賊於巴州、　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人相食、　四月丙辰、逮撫治鄖陽蔣允儀、以失陷鄖西諸邑也、　川賊渡利州河、札陽平白水等關、分四路、土人力拒之、賊走奉節　楚賊在房縣、婦倍於男、總兵張全昌連擊敗之、

甲戌、發帑金五萬、命御史梁炳賑饑陝西、時山西永甯州民蘇倚哥殺父母炙而食之、　川賊三萬人返屯鄖陽之黃龍灘、分三道、一均州、趨河南、一鄖陽趨淅川、一趨商洛盧氏、張應昌兵敗於均州、　丁丑、川賊復入陝、陷兩當、己卯、陷鳳縣、先是三邊總督洪承疇因插漢犯甘肅即漢中北行至棧道、青橋驛、聞州賊數萬營甯羌、乃迂至沔州援之、賊由陽平關過河、犇鞏昌承疇追至成縣、見賊勢盛、須益邊兵、乃檄副將賀人龍劉成功等兵三千、赴藍田夾擊、及兩當鳳縣連陷、賊分道一向邊方、一向漢中、知府斷棧道、守雞頭岡、賊不得前、聞道犯城固洋縣、官兵禦卻之、賊走石泉漢陰、又別部賊二萬、由鳳縣趨寶雞汧陽、求撫、承疇姑慰諭焉、時撫治鄖陽盧象昇總督陳奇瑜以數省兵力萃於楚、楚賊盡西奔漢中、而川已通江入西鄉者復三二千、凡名賊盡歸漢中興平、而接於商雒、癸未、賊復謀入川、阻大江、入西安之終南、五月陝別賊陷文縣、文縣去歲大旱、入秋早霜、冬無雪、今春不雨、斗米銀七錢、延綏西路數年不登、賊分部一畧鄜延、一掠延慶、官軍追之、賊皆傍終南山竄入商雒、羣盜畢集、深入山峪、承疇會師進逐

之遂東走綳峪川復入大山遠竄　乙亥賊復出再陷鳳縣漢南招撫之賊一出棧道西陷麟游永壽東陷同安庚子賊走鳳翔西趨汧陽隴州　乙巳洪承疇自漢中西援甘肅　巡撫陝西練國事奏今日最難有五曰缺兵大盜起延綏榆林兵不足轉調甘肅自甯夏甘肅再喪師今防插漢尚不足能分以勦賊乎榆林兵止五千陳奇瑜率以勦賊而防秋又當西還則兵愈少三曰缺餉西安鳳翔兵荒所留新餉即使支盡不抵三鎮之用司府無可借餉將安出三曰缺官荒盜頻仍有參罰戴罪有追贓客死有失城就逮道府且不樂就何況有司今官缺三十餘員何以治民辦賊故缺官宜急補而參罰亦宜少減也曰宗祿秦俗囂悍貧宗尤甚亟涎賑金漸不可長曰驛地秦晉驛遞倒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千倍故人人思逃凡在衝路宜全給以安其心　洪承疇進師岐山駐三原賊十餘萬承疇兵僅三千張疑設伏賊從耀州奔同州時漢中兵三千四百有奇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鞏兵三千四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兵千人副總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張全昌等兵六千專貽盜所向為援剿　六月丙寅總督奇瑜鄖撫象昇勦竹山竹谿各山寇連戰斬一千七百餘級奇瑜復敗賊於硤石斬七百餘人淹死五千餘人墮崖死者二千餘人　七月陝西降盜陷隴州　乙丑洪承疇奏言入陝猖獗之賊大抵可十四五萬明知官軍一二萬不能四馳持其勢衆旁伏遮進則勦賊之難賊多精騎每跨雙馬官軍馬三步七則追逐之難賊攻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待餉轉運則糧芻之難賊入山負嵎官兵相持一日即坐誤一日則時日之難且請鹽課銀三十萬加曹變蛟秩鼓其敵愾從之　辛卯賊至鳳翔西關藉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啓須縋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為辭劾地方官紳撓債撫局以激上怒

命緹騎逮寶雞知縣李嘉彥及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　叛兵楊國棟擁二千騎披雙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粹無計登陴固守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賊至濠畔語一日夜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鄠盩厔密檄沿途官兵飭備更設伏盩厔之夾水溝時禾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國事遣官招之諭殺渠自贖予上賞頃之一賊斬國棟以獻賊人人自疑互戕千餘人餘仍入南山　乙未洪承疇進次華州各賊聞之自朝邑折而北犇澄城郃陽　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犇云犯西安洪承疇馳一日夜入西安檄諸路兵赴西安合擊賊賊颺至西安東境官軍以力疲未能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曹變蛟間道走渭華過其前而自率兵至潼關紅鄉溝追賊游擊李效祖栢永鎮力戰賊卻不能出關因登山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勦之丙午賊覘知官兵意夜走商雒初老回回等萬餘先踞南雒山中今又益盜萬餘其地山谷險阻承疇率諸將共兵三千人赴潼關大峪口截其出仍備閿鄉靈寶諸處　總兵尤世威兵潰於雒南羣賊越盧氏奔永清先是守隘諸兵露宿凡三月皆致疲痛不任戰左良玉兵自內鄉赴援盧氏　慶陽賊南下烽火徹三原涇陽耀州富平　八月上憂寇詔發各鎮兵四萬五千並赴河南時豫賊衝突禹許長葛間凡十三營大營在永甯盧氏約九月向山東誘官軍東出謀襲汴梁　陝賊復陷隴州屯州城浹月參將賀人龍等援隴州賊圍之羣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為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餌官軍故諸臣動稱斬馘報捷賊勢不減　總督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斬渠十人餘俱延安民並令還鄉先是賊為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西諸險賊饑無所得食故乞降於奇瑜凡數萬人奇瑜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諸盜未大創本無降意徒以

饑疲困於地險不得逞、姑從款以紓我師、奇瑜檄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之、既度棧道、已出險、數萬衆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壽、勢不可遏矣、　賊先鋒高傑降於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卻之、　閏八月乙酉、陝賊陷靈臺、辛卯、陷崇信白水、丙辰陷涇州、　河南大旱、　壬寅、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則盩厔寶雞、衆殆二十萬、始悔其見愚、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　九月、賊二十餘營、西至函谷關、東至河陽、連屯百餘里、別賊萬餘、連營雒南閿鄉、　癸亥、陝賊陷扶風庚午、命吳甡巡撫山西、　甲戌、豫賊東至於蘄水、大隊盡入黃州廣濟、　兵部檄河南兵入同華、湖廣兵入商雒、四川兵入漢中、興平山西兵、入韓州蒲州、　丁丑、陝賊分三部、一由鳳縣攻漢中、一出略陽、由陽平關入梓潼劍州犯蜀、一由甯羌犯廣元、　辛巳、洪承疇遣副總兵左光先等援隴州、賀人龍圍始解、　十月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盜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嵩主招降、謂盜已革心、不許道途訛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勒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甡言、招安流盜、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服、況邊地窮荒、無居無食、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　癸巳、河南盜掃地王等趨江北、自英霍分掠潛山太湖宿松、別部陷陳州靈寶、　己酉、楚賊自京山間道趨顯陵、明日遁入山中、時大寇仍聚秦中、老回回屯武功、　辛亥、河南賊陷盧氏、　上以秦寇猖獗、壬子、建巡撫練國事、命李喬巡撫陝西官軍三敗賊於華陰南原之間、斬首千二百級、　十一月、總督奇瑜請各撫鎮分地責成、從之、時撫局大潰、賊氛日熾、故有是請、欲分委其過也、　壬戌、江北賊陷英山、焚霍山、　庚辰、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勘、　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

務、其總督三邊如故、先是西寗殺將領、承疇還軍寗亂、賊遂分陷關隴、西寗旣定、承疇自甘肅旋師東行、賊聞承疇將至、悉衆東奔、分道盡入河南、集宛雒間、左良玉軍澠池、總兵陳永福合鄧玘軍南陽、頗有斬獲、而山西防河之戍多逃、自靈丘廣昌徑走五臺、陝西鄜陽各處告警、賊游兵東下常德

八年正月丁巳、河南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時秦賊數十萬出關、分為三、一自陝州上平平陽入晉、一自武關嚮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北、河南北諸盜復分為三、一走伊汝、陷滎汜、焚掠無遺、東剽及鄭州、復分道犯商城、一自葉蔡南圍汝寗、一自懷慶東渡河、掠歸睢汝陳許等州、其襄陽賊與汝寗合十五營、衆數十萬並入襄陽境、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羣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澠、陳治邦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堵南陽、賊勢日衆、兵力日分、賊二三十萬、大小七十二營、蜂屯伊嵩宛雒之間、以數千官軍東西堵拒、賊何所畏而不長驅哉、乞更選邊兵、統以廉勇之將、特選重臣視師、庶腹心不致決裂也、　河南逸賊復入漢中、陷寗羌、轉入臨鞏、　庚申、江北賊陷霍丘、　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共七萬二千、餉九十三萬六千、并發內庫銀二十萬、齎赴督臣軍前、更命尚書承疇統率大兵出關、節制諸路撫鎮、合力剿除、期以六月掃蕩廓清、立頒上賞、如仍留餘孽、督撫諸臣立寘重典、其進止一聽督臣、概不中制、承疇率軍赴河南、　陝西賊陷靈臺、　河南賊分三道、一趨六安、一趨鳳陽、一趨潁濮、　壬戌、陷潁州、知州尹夢鼇、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　丙寅、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樓殿、為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相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渠掃地王太

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賊渠張蓋鼓吹、坐堂上、杖容暄於堂下、殺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俱殺、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於槊、燔公私邸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戊辰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犇、以筳篿卜於神祠不利、刳神像而去、賊拔營南下、沿途殺掠無遺、趨廬州　丁卯命洪承疇趣東馳剿寇、　甲戌鳳陽賊陷巢縣、已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於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諸縣、是日圍六合、聚稚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為笑樂、又裸婦人數千、詈於城下、少有媿阻、即磔之、攻三日而去　出帑金二十萬助勦餉、發太僕金十萬、輸西安、其湖廣餉十九萬、資鎮筸等兵鹽課十萬、貯淮揚以防寇逸、初兵部會戶部調南北主客兵七萬、馬一萬五千、每兵日銀三分米一升五合、馬日草一束、銀二分、豆三升、銀二分、計五閱月、約十一萬金云　戊寅江北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偽許之、夜襲城、城陷、己卯陷無為州、　洪承疇抵河南、河南諸盜知承疇至、又入潼關、承疇遣副總兵來肯昌以千二百人往戍西安、令總兵秦翼明游來朝間道向山東、趨徐州、捍江北逸寇、　庚辰江北賊滿天星張大受等、攻桐城、不利、賊渠乘輿繞城呼降、守將射中其腰、夜走潛太諸邑、諸邑多山、民習獵射虎豹、藥弩窩弓甚設、所在結寨殺賊、賊遂西向麻城、抵漢口、　二月癸未江北賊陷潛山、乙酉陷羅田、　命總兵曹文詔勦寇陳許、時湖廣扼賊、賊仍走太湖、攻陷之、而河南賊迫於諸路兵、其在南陽者、過應隨駐棗陽、在汝寇者、則入黃州、而鳳潁賊入英霍蘄黃一帶、擾殆遍、其在嵩盧靈陝諸寇、竄逼潼關、雒南者、又折入秦中、約六七萬、西安諸縣並遭蹂躪、有四大營、北渡渭、突剽邠耀間、其山西寇則在平陽汾

川諸縣並野掠而土寇助之　癸未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始以皇陵之變疏聞是日上當御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俱素服從事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　乙未命侍郎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洪承疇協勦承疇請四川撫鎮俱移夔門達州進援襄漢湖廣撫鎮分駐承天襄陽鄖撫移駐鄖襄漕督移駐潁亳進援汝甯歸德山東撫臣移鎮曹濮進援江北江南山西撫臣移蒲州進援靈陝陝西撫臣移商州調度興安漢中河南撫臣移汝南南陽閒保定撫鎮移駐邯鄲磁州可南北策應從之　三月癸丑湖廣賊陷麻城　丙辰省臣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　庚申蘄黃大盜爬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民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倡亂十二年陷十州縣其子日啖人心髮雙目俱赤　先是鳳陽賊犇蘄黃洪承疇次汝甯慮其再入江北令鄧玘扼之令曹文詔遏之應隨閒又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率兵分駐信陽泌陽恐其入豫也　壬戌漢中賊陷甯羌　丙子總兵鄧玘為叛卒殺於樊城玘無紀律所將蜀兵好淫掠俄騎營畔玘避樓隆火死舉營北竄惟步卒未動洪承疇命副總兵賈一選周繼元分領之　是月給事中常自裕言皇上赫然振怒調兵七萬其實不過五萬且分之各處未足遏賊鳳陽焚刼四日而馬爌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玘來潁亳安廬之賊返旆而北尤世威等信尚杳然至賀人龍等各處淫掠所謂賊梳而軍櫛也唯皇上嚴飭之以伸軍法　四月乙酉承疇次汝州以各寇之復入秦也率諸將自汝入秦檄曹文詔以師會丙午承疇次靈寶文詔自南陽至以商雒為賊藪漢中興平其寄境也令文詔出閿鄉直擣商雒自馳興安遏其犇軼　五月甲寅曹文詔夜至五峪寇伏險以誘文詔擊敗之張全昌自咸陽出興平之東老回回等拒官兵營五十里

賀人龍南入子午谷、奪其南徑、劉成功及游擊王永祥往東南、遏其北走、夜渡河走鄖縣、承疇亦渡河追之、丙辰至王渠鎮、寇方下南山恣掠、賀人龍遽擊走之、追至大泥峪、寇舍騎登山、丁巳官兵至鄖縣之秦王嶺、值寇、張全昌擊敗之、自是商雒之寇迸終南山中、餘寇西奔興平、蓋冬、春之間、寇奔豫、奔楚、奔江北、其勢多而且散、至是寇又悉萃於秦矣、 六月壬午、下河南巡撫玄默於獄、丁酉、免陜西巡撫李喬官、議罪、以庸懦玩寇也、以甘學濶巡撫陜西、 乙酉、秦賊搖天動襲陷西和、 丙午、總兵曹文詔至婁羅寨、寇大至、力竭自刎、文詔敢鬬、前後殺賊萬計、為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 秦賊在晉者、巡撫吳甡會兵逐之、走河南、惟顯道神、活地草、鄉里人三營留晉、甡方謀合兵勦滅、會西人入塞、歛兵防河、賊復熾、 七月癸亥、秦賊陷澄城、 八月壬午陷咸陽、 丁酉商雒寇復入河南、犯盧氏、 癸卯、命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直隷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劍、便宜行事、節制中原、洪承疇勦寇西北、象昇勦寇東南、如寇入秦、象昇進兵合擊、 十月壬辰、老回回襲陷陜州、 乙巳、上下詔罪己、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除典禮外、惟以青衣從事、以示與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 先是賊翻山鷂降於承疇、賊首闖王退屯乾州、承疇令降賊翻山鷂說之、不德、南走武功、承疇追擊敗之、闖王率大隊自盩厔武功、分道渡河、 十一月辛酉、河南賊焚闖廂而西、老回回犯南鄧、 秦賊一字王等部衆二十萬、撞天王統十七萬、自潼關出犯閿鄉、靈寶、大隊東行、塵埃漲天、濶四十里、絡繹百里、老弱居中、精騎居外、左良玉與總兵祖寬兩軍相隔、東西七十里、遥望山頭、不敢邀擊、賊抄掠諸路、截燒糧草、諸軍乏食、秦賊屯於鄘州、綿亘百里、 乙未、祖寬被賊敖疋齊王於九嵩、賊潰而為二、東走偃、鞏、南走汝州、 丙辰、羣賊大會於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里、祖寬分兵、龍衣擊

之斬首千餘級、羣賊敗衂東南、犇光固、入霍丘、進逼鳳陽、淮督朱大典率兵馳壽州、　十二月乙酉、賊闖王曹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礟二十座攻城、然二礟、城拉然崩頹、城中頃刻火作、賊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漢中羣賊會於漢南、戊戌、雅黎參將羅於莘連擊敗之、窮追賊於子午谷、奪其所掠子女二千口、賊犇饒風關、　庚子、江北賊陷巢縣含山、遂襲陷和州、

九年正月丁未、總理盧象昇師次於鳳陽、諸道兵畢會、　壬子、闖王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連營數十萬、攻滁州、環山為營、包絡原隰百餘里、行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太巽督率士民固守、賊雲梯衝翢、穴地填濠、百道環攻、城頭火輪巨礟相續發、訇轟毀諸山、出賊不意、縱將士奪其雲梯燔之、賊衂者衆、斂兵稍退、賊復進攻、掘為支河、洩濠以涸之、賊騎黑牛渡河、城上連礟擊之、賊死益衆、　癸丑、賊退、掠郡落山谷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盡斷其頭、孕者則刳其腹、環嚮堞、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血穢淋漓、以厭諸礟、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噪呼向城、城上然礟、礟皆迸裂、或喑不鳴、城中惶懼、覺斯立命取民間圊牏亦數百枚、如其數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礟皆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　甲寅、盧象昇合諸道兵馳援滁州、祖寬以關遼勁卒為前鋒、象昇以火攻三營為後勁、躬率麾下三百騎居中督戰、昧爽至城下、賊以雲梯魚麗肉薄攻城、已墮西北兩關羊馬牆、賊多空營出掠、塵起、大兵至、賊不虞也、祖寬躍馬而進、賊羣起接戰、諸將竝至、戰於城東五里橋、官軍踴躍爭奮、賊大潰、象昇麾諸軍追之、逐北五十里、積死相撐枕、獲其器械甚衆、斬級一千二百、朱大典遣副將楊世恩復截之於定遠、斬六百餘級、其東犇者、劉良佐扼之於廣武、賊遂西突池河、乙卯、賊自池河別道出東岡、守禦劉光輝等以五百人守東岡、賊萬衆竝至、孤軍格鬭、光輝等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沒、賊襲其甲裳

旂幟渡河守者不覺也既畢渡賊乃奪路而走、江浦提督總兵杜弘域自浦口馳追之不及、丙辰滁州潰奔諸賊西向鳳陽犯園陵、漕撫朱大典總兵楊御蕃列營陵墻、守甚嚴、賊不敢攻、遂西渡河焚抄懷遠、　丁巳襄陽土賊廖二袁世儒李玉石以牛酒迎河南大賊張樂高譙連夥入營、　癸亥江北賊紫薇星陷懷遠、甲子朱大典兵至懷遠、賊焚廬舍、北渡己丑陷靈壁進逼泗州、　副將祖大樂敗賊於永城、斬賊首混天王、奪驢馬萬頭、　鄖襄賊焚穀城、士民空城走、　戊辰江北賊陷蕭縣、　己巳陝西賊陷麟遊、　滁陽敗北之賊、祖大樂再破之於永城、精銳散亡大半、東奔宿州、突入沛縣、焚僇婦豎不遺、盡掠丁壯營營中、　壬申河南別賊陷閿鄉、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即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今秦賊在宜君鄜州、不過闖將、當責成秦撫、豫賊在河南汝州者止老回回數賊、當專責豫撫、而督理兩臣宜令尚圖闖王、在承疇以王承恩孫顯祖等邊兵川兵二萬出關、由汝魯疾趨光固、遏其後、在象昇以祖大樂祖寬等關兵筸兵二萬由息潁奔英六截其前、淮撫朱大典提督楊御蕃等屯於廬霍、防其東突、應撫張國維以許自強等屯於潛太、防其入安慶、楚撫王夢尹以秦翼明等屯於麻黃、防其南衝、唐鄧隨棗之閒、則責鄖撫宋祖舜、若獵獸合圍、則賊自無所逃、賊渠殲而餘賊自成破竹矣、　闖王合掃地王紫金梁等二十四營攻徐州不克、遂西陷虞城、入河南、一字王曹操掃地王五營由歸德趨開封、至石家樓、辛未祖大樂潛師歸德、截其前、分兵設伏、而以輕兵誘之、遇賊於雪園、既戰、官軍佯敗、賊爭先馳逐、大樂鳴鼓舉麾、東西兩翼突出攻賊、賊驚大亂、官兵三面奮擊、斬首一千四百餘級、　鄖襄賊分為二、一往均州、一入四川、　乙亥羣賊大會於蘭陽、盧象昇駐師壽

春　二月丙子賊陷潛山、己卯陷太湖、　鄖襄賊犯竹山、竹山自崇禎七年為賊屠陷、八年十月知縣黃應鵬僅棲草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遂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盡為賊有、食盡焚縣治而去、為空城矣、　山西饑、人相食、　甘肅總兵柳紹宗敗賊過天星於西甯州、過天星合九條龍等八營西掠蘭河、南擾會甯、洪承疇檄左光先與紹宗合兵擊之、絕其西奔、賊復自萬安走鹽池、兩軍力戰破之、賊窮蹙請降、陝西巡撫甘學潤受其降、安插其部數萬人於延安、尋延河刼掠如故、　三月丙午山西陷陷和順、　兵部奏賊在秦豫山中、聞其向來糧餉多由淅川水運以通荊襄、賈販可艤而致之、宜遣將往淅川斷寇報可　丁未賊九條龍張胖子從南漳柳池陷穀城官山、逼保康、二千里焚掠靡遺、庚戌陷竹溪房縣、知保康城空不入　總理盧象昇率諸將追賊至穀城、丁巳賊走鄖州、官軍三道並進、大霧賊迷道、不知兵至、倉猝接戰奔山、官軍逐之、賊顛而墜者無算、殺賊將黑煞神飛山虎、追奔數十里、屍填溝壑、時河南巡撫亦討內鄉淅川餘寇、祖寬李重鎮兵由荊門達荊州、防其奔軼、會秦冀明楊世臣等搜山祖大樂由光鄧夾擊江北、賊略盡、河南賊少、大寇俱遁秦楚萬山之中、象昇言秦豫楚大山綿亘千里、賊出沒無端、若奮勦窮追、何地可歇、凡崇岡峻嶺、密箐深林、板木懸崖、日行三四十里、馬不能進、人苦於登、此時折色銀無所用、本色糧無從運、車驢無所施、勢必以人負米二斗、隨兵來往、日食一升、一供兵、一自贍、十日而二斗之糧盡、毋論此十日內遇賊勝負、而以千兵入須千人肩運、萬兵入須萬人肩運、即賊不出而俱歸於盡矣、　唐王聿鍵奏南陽洊饑、有母烹其女者、　癸亥陝西巡撫甘學潤削籍、聽勘、以孫傳庭代之、　乙丑賊闖王蝎子塊自興安入漢中、　甲戌撫治鄖陽宋祖舜削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　四月以苗胙土撫治鄖陽、　免

上津等十五州縣田租、　辛丑總理盧象昇會師次於洛陽、　五月癸丑、下詔大赦山陝脅從
羣盜、令地方多方安插、以消反測、違者重治之、　是月陝賊過天星復叛於延安、謀渡河入山
西、李自成老回回混十萬等數部、自楚豫入商南雒南大嶺、　總兵秦翼明擊賊南漳山中、敗
之、　總兵俞中霄擊賊安定、恃捷輕進、敗沒、　命職方員外郎包鳳起賚詔招撫羣盜、　六月
乙酉、洪承疇上言、秦中兵今實數共騎步一萬三千有奇、見選川兵五千有奇、俱步卒、專藍田
商雒等處堵勦、秦豫接界之寇、先是闖將李自成衆約三四萬、混天王衆約二萬、過天星滿天
星衆約二三萬、歷次勦散、混天王逃延綏定邊、勢孤、復合闖將過天星滿天星等、今奔延綏等
處、猶可督責收拾、闖塌天闖王蝎子塊俱出鄖襄、已犇興安漢中、進則入三秦、退可犯楚豫、亟
宜合兵湊餉、力圖協勦、　七月癸丑、陝西賊陷成縣、　壬戌巡撫陝西孫傳庭擊賊於盩厔大
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於市、蝎子塊走河西、　八月庚辰老回回焚
開封西關、時羣盜出沒豫楚間、屢剿散而復合、　九月京師戒嚴、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
入援、癸亥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初象昇方追賊至鄖西、聞警、以師入衛、遂有改督之命
時闖王已誅、蝎子塊已為象昇追逐入秦、河南少甯、自羣盜擾河南北者三年、夾河千里、雞犬
無聲、闗市盡空、荒村深谷殘黎、多夜伏豐草深林中、採野穗以食、田壠間亂木枒槎皆成拱矣
虎狼千百成羣、沓非人境、賊既無可掠、而象昇合大軍於中原、羅而蹙之、羣盜盡入楚疆、悉銳
以相持、及是象昇既以關遼之兵北去、老回回等盤踞鄖襄間、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
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共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蘄黃六合懷甯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及於
儀揚矣　壬戌寇至尉氏、甲子至登封、至汝南、於是寇復入河南矣、　己巳以兵部侍郎王家

貞巡撫河南總理直隸川湖山陝軍務、 十月甲申、河南賊陷襄城、 漢南賊陷襄城 十二
月以鄖襄賊逞、罷撫治都御史苗胙土以陳良訓代之
十年正月丙午老回回等趨桐城、 丁未總兵秦翼明逐賊於麻城黃岡間、敗之老回回所部、整齊王八大王九營潰而為四、一支走羅田、一支走團風鎮、一支向蘄水、一支趨岐亭、闖塌天等諸賊、分兩路至江北、一自桐城犯廬江舒城、一由光固踰霍山六合東行、各分為數十股、分擾江北、戊午淮撫朱大典馳赴之、時諸賊混天星侵軼商洛李自成縱橫西安、過天星盤踞汧隴、獨行狼在漢南蝎子塊在河西、與西番合謀、其餘楚賊盡在江北、而豫賊亦自光固而南會之、應天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甲子別賊自潁亳趨滁州、營火夜燭數十里、羣賊會之至池河、禮醮於大山寺、薦拔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甫常山諸山、儀真六合人民俱倚擔而立、 二月、左良玉大破賊於舒城六安、連戰三捷、秦翼明敗闖塌天於細石嶺、擒賊首一條葱新來虎賊至英山、分營山險、伐竹為筏、謀渡江、潛竄大山中、張國維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發、憚入山險、屯於舒城、逾月、擁降丁萬人、軍中婦豎數千、為營環數十里、所至焚掠、壯丁衣緋橫行、郡縣為虛、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譟而西歸、給事中凌義渠劾之、詔逮王忠入都、革良玉職、殺賊自贖、 乙酉命陝西巡撫孫傳庭兼總理河南、 閏四月壬寅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理直隸山陝川湖軍務、督勦流寇、時文燦新平閩寇、有威望、故有是命、 大旱、羣盜盤踞江北、老回回等八營、謀避暑六安、乃散入潛山太湖諸嶺、蔭林樾以息焉、時出抄掠、因分屯醉石嶺諸路、離安慶四十里而軍、 河南巡撫陳必謙罷、以常道立代之、 廷議大

發兵討臣苦於無餉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為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萬兩下詔有
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等語　五月鄖襄賊犯荊州焚荊王墳園　七月以史可法為
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泰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　丁亥江北賊陷六合遂圍天長
八月戊申賊突入鳳陽掠械器而出渡河分往河南泗州　十月陝賊過天星同李自成入蜀
混天王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蝎二賊於廣元斬首千級　十一月庚寅兵部尚書楊嗣昌
請限勦寇之期令秦撫斷商南雒南鄖撫斷鄖西楚撫斷常德黃州安慶撫斷英六鳳撫斷潁
亳應撫截潛山太和江西撫截黃梅廣濟東撫截徐宿晉撫截陝州靈寶保定撫扼渡延津一
帶總理熊文燦提邊兵太監劉元斌提禁旅豫撫率左良玉陳永福等兵合勦中原從之　癸
巳江北賊陷靈壁　十二月禁軍大集於襄陽賊盡走鄖西　乙巳以戴東旻為都御史撫治
鄖陽　命洪承疇合孫傳庭并剿河南寇
十一年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　二月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
總兵官鎮守河南任學欲薦故丹徒縣知縣張放極詆諸總兵不足恃盛稱文吏原有奇才可
以禦寇故有是命　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言臣任清澗知縣於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
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
在冬春昔大賊王嘉胤破河曲據其城曹文詔等奪門砍殺而嘉胤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
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甯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
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
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犇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

及汝雖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披其黨牽制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塲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若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番兩軍一追一駐賊富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叙縱一股則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四月丙申奪總督洪承疇尚書銜仍以侍郎總督總兵左光先曹變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　六月逮湖廣巡撫余應桂以方孔炤代之　八月總督洪承疇報陝西賊勦降畧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癸卯江北賊陷睢寧　曹操會羣盜過天星托天王十反王整齊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萬革里眼於陝州遂南走內鄉淅川犯襄陽　九月庚申熊文燦次於襄陽甲子遣副將龍在田邀擊革里眼射塌天於雙溝大破之老回回等俱東奔棗陽諸軍追逐數十里斬首六千級奪其牛馬騾萬頭羣盜披靡四逸曹操獨留內淅山中勢孤守險自保文燦檄良玉洪範進兵淅川招安羣賊　十月京師戒嚴召孫傳庭於陝西召洪承疇於三邊於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曹操聞之謂為勦己也率九營從鄖陽淺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為言於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俱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令諸將宴曹操於迎恩官署授操為遊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　庚戌以丁啟睿為都御史巡撫陝西　羅汝才既撫分屯羣賊於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受署為官並不願食餉願為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為羈

麻檄汝才解散脇從諸衆、間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遂與為聲援　撫治鄖陽戴東旻奏曰、曹操過天星十數大寇近以理臣襄陽之捷回革東逸、曹操就撫、分插其衆於鄖均諸邑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説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將候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荊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鄖地四面合圍有釜魚穽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渠魁授首、脅從盡散此實蕩平之機也　十二月改承疇薊遼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庭以失聰辭、上不許、尋逮傳庭繫獄

十二年正月癸未巡撫河南常道立削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　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於許州、國能降　老回回既東奔、請降於監軍孔貞會、未決革裏眼射塌天等東走合於混十萬分掠信陽光山、　三月羣盜集於固始東北阻河、河上之兵嚴守不得渡羣盜乃趨六安、息馬茶山以避夏、　庚午逮河南總兵張任學　左良玉大敗河南賊於内鄉、上聞其步兵淫掠責之、　四月戊子撫治鄖陽戴東旻免以王鰲永代之、　辛卯左良玉再破射塌天老回回改世王於河南之鎮城射塌天乞撫連營百里奪民二麥以自給良玉遣人諭止之不聽　戊申良玉率副將陳永福金聲桓會兵壓賊壘賊倉卒接戰諸大軍擊之斬首二千七百賊退保山險良玉遣降將劉國能招之　庚戌射塌天李萬慶率其衆四千解甲詣内鄉城下降於良玉良玉言於文燦文燦署國能為守備其黨散去七千餘人賊渡淮進光山或走黄州境革裏眼走商城　六月張獻忠復叛於穀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七月二賊合

於房縣左良玉追及之大敗而還良玉失其符印事聞革文燦任仍視事降良玉職戴罪殺賊　安慶巡撫史可法以憂歸　初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僨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上甚慰勞之　八月壬戌命大學士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尚方劒并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　九月丁卯嗣昌陛辭上宴於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三爵賜詩勒詩於各文廟嗣昌南征會兵十萬本折色銀二百餘萬兩　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中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　丙子拜左良玉為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為請於上故有是命　老回回革裡眼左金王南營四股合二萬人分屯英霍潛太諸山寨突犯安慶桐城諸路遠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賊賊每避兩軍賊多購蘄黃人為間或攜藥囊蓍蔡為醫卜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緇流黃冠或為乞丐戲術分部江皖諸境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相持逾年毒流四境　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饑

十三年正月乙丑逮湖廣巡撫方孔炤命宋一鶴代之　閏正月督師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元吉為軍前監紀從之　二月甲子給楊嗣昌黃金賜斗牛服又賜海騮馬一棗騮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陽調兵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　辛未羅汝才掠信陽尋陷光州　三月丙申嗣昌次荊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為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　四月罷鄖撫王鰲永以袁繼咸代之　五月羅汝才過天星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門　癸未賊陷大昌犯夔州石砫女帥秦良玉發兵援夔州萬元吉與合兵以舟師由巫山上三峽賊十三哨過夔門魚貫而進羅汝才為殿

官軍遥望不敢擊、賊循河而行、欲渡川西、元吉左良玉川撫邵捷春俱會於夔州、副將賀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丁、思得總兵號名以統轄之、捷春為請於嗣昌、初嗣昌以良玉兵強足破賊、表佩平賊將軍印、良玉進止多不從節度、嗣昌乃密疏於朝、請以人龍易之、後不果、人龍始怨、　羅過諸賊、自夔州山後抄掠、官軍分扼諸隘、賊掠無所得、副將羅于莘擊過天星於、鄭家寨敗之、過天星以百騎走、羣盜既困、謀奪尖山西走四川、總兵鄭嘉棟湖廣副將張應元汪雲鳳會陝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之師赴之、賊以奇兵攻尖山寨、人龍等諸軍奮呼齊進、入賊陣、斷賊為二、賊皆騎、陷泥淖不得馳、川兵跳澗谷、類猿猱、賊潰、自相騰踐、斬首七百餘生擒自來虎等七十一人、奪甲仗馬騾無算、賊退屯羊橋、四出抄掠、石砫兵邀之於馬家寨、復斬首七百、又追破之留馬埡、斬賊首東山虎、　庚子賊屯譚家坪南北兩山、山頭張幕魚鱗相掩疊、諸軍分道並進、南山賊拔寨起先走、北山賊馳而下、逆擊官軍、諸軍薄之、賊不能當、退守山巔不動、官軍仍分兵疾走、繞山後前後齊登、賊披靡竄走澗谷、諸將皆下馬、人曳草履一量、緣山逐賊自龍溪、追犇四十里、斬首千一百餘級、賊走營仙寺嶺、癸卯諸將會秦楚蜀兵擊賊於嶺上、諸軍雲合、賊營大亂、斬首千級、秦兵奪羅汝才大旗、擒其老管隊副塌天、賊突圍遁走七箐坎、入於乾溪、　丙午羅過諸賊犯夔州、下闘城羅汝才老而滑多機詐、過天星多擁徒衆、二賊以智力相倚、至是屢戰不利、謀歸楚、以瞿塘水漲不得渡、反走下關城、巡撫捷春檄總兵嘉棟副將應元雲鳳以楚兵自夔州出雲陽、邀其師、監軍元吉督人龍等將秦師間道疾走尖山以截之、夔府山溪險隘、七賊連營數萬、林樾不能勝營帳、酷暑炎歊、毒人馬、矢熏達數十里、蚊蚋噆草間、人馬俱病、羅過分道西行、汝才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鶯五營走雲陽尖

山㙟過天星闖索二營走雲陽水硭口期同會於閔寨戊申人龍等追賊至七箐坎賊簡其銳為殿以挑官軍潛以老營先走人龍擊破殿後兵長驅擣其中堅賊逾山人龍亦逾山夜抵馬溺溪壓城壘而軍 是月江北賊陷羅田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肆毒姦宄出沒尤善偵走如官軍在汝潁襄德彼奪鳳陽臨淮一日一夜兼程行數百里光州固始為吳楚往來之要地宜設一道臣於此此亦扼吭之計也然賊分則寡合則衆晝則賊騎相顧夜則賊營遠哨且賊日馳二百里醞酒耽色濁睡不醒若將卒勇敢御枚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六月辛亥昧爽賀人龍等諸將薄賊營賊奔已疲秦師三道俱進大噪騰而上賊驚潰秦蜀軍爭逐之斬首千二百俘六百人赦其俘一捍鎗自來虎伍林三人隸為軍鋒壬子秦軍躡賊而前度賊必設伏以邀我遣都司李仲與高光榮勒輕騎先往人龍國奇潛以大兵繼之二將已入隘賊伏起兩山間圍之數重二將戰方酣人龍國奇麾兵並進噪而揚塵聲動山谷圍中奮呼以應之賊圍開四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賊渠掠山虎十六人羅汝才精騎二千餘二日之內俘其部曲四十人斬馘無算精銳殆盡狼藉東走與四營合保其婦豎共萬人走大甯之小嶺諸將扼之於夔東乙卯過天星闖索走開縣屯南壩知羅汝才東竄而楚蜀兵漸逼因北走丁已鄭嘉棟率諸將連營躡賊及之於觀音山逐北二十里至於臨江斬首二百餘張應元窮追至寶山遇賊百餘騎轉手殺二十騎餘騎皆大呼釋甲渠托天王常國安請降應元止兵裂帛作書令國安所部扼地虎馳諭過天星過天星曰必托天王身至為信乃可也扼地虎反命庚申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遂之邀止百餘騎來者七十

五騎皆闕西健兒常為楚師軍鋒辛酉過天星西走諸軍拔營逐之至新甯西閭外賊騎三千不戰而走高守達率其健兒當先陷陣賊陣亂馬竄禾中泥驚蹎相騰踐官軍僦而射之追犇二十里血流稻畦泥徧赤酷日炎赫刀甲皆生烟諸軍以泥滑不得馳斂兵壁於風烈鋪諸軍共獲首千七百餘級擒賊首流金錘金狗兒奪馬騾三百過關二賊東奔達州張應元等進逼之丁卯常國安前馳遇賊川楚兵並進斬首二百餘奪其營賊奔袁壩驛設伏溝澗中營火出林間如星者二十里明日應元等前驅搏戰令常國安高守達繞谷中擣其脇賊伏發戰方接國安突出四圍奪呼賊驚墜山澗共斬首九百獲甲仗弓矢無算生擒滾地狼等一十七人降其管隊可天虎等四十人庚午賊自袁壩東犇開縣至高城諸將分營出戰嘉棟將中軍副將羅於莘將左軍降將楊旭一隻虎將右軍戰於城下賊敗走大昌　七月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鷺連營踞大甯監軍元吉在夔遣守備劉正國及羅營降丁伍林入其營招之汝才疑以香油坪之役殺我楊羅二將或不赦擒正國東走聲言詣夷陵乞撫於督師先是汝才與金翅鵬不相能金翅鵬不相能金翅鵬常懼為所并至是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於嗣昌汝才殺伍林劉正國正東走巫山左良玉兵分屯興房二竹間汝才屢敗黨羽多降勢益孤而張獻忠時在巴巫與良玉相持謀西走汝才遂合於獻忠謀渡川西走　過天星素與獻忠有郤前在新甯諸將招之過天星對常安國曰作賊非本懷諸將驟攻之狼狽東走聞羅張既合益懷不竝立之勢決計歸命左良玉乘勝移師擊之過天星惠登相乞降嗣食令良玉撫其衆七千人簡其精銳隸良玉軍中安其老弱於鄖西以降將掃地王李靖王隸監軍元吉登相清澗人八月癸丑元吉遣降丁入羅汝才營嗣昌復命降將金翅鵬所部飛上天入其營招之汝

才逡巡未決時張羅新合獻忠慁汝才之再降也日說汝才毋為官軍所獲且曰闖部已俘過天星闖下矣元吉請檄左良玉攜惠登相至陳前招汝才汝才必聽嗣昌不從汝才降意遂決饑民復相煽為盜嘯聚太行山所在蠭起應之　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王突霍太閒上命太監劉元斌監禁軍六千馳赴河南江北合皖豫兵討之禁軍擊破賊於霍山賊竄走尋陷麻城黃梅　是月發倉賑河東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饑民　給事中戴明說上言荒極盜起蠭動疊告畿輔淮陽陝西中州所在不一皆緣撫按有司素不休養饑荒不卹招徠無策迫盜起議勦死於鋒鏑者此百姓也用兵加餉死於追呼者此百姓也今乞責成撫按諸臣以卹荒弭盜為第一事上是之　九月上諭河南巡撫誅勦以平賊為功不必屢報捷級無裨掃蕩丁亥河南郟縣盜李際遇申請邦任辰張鼎衆至五萬總兵王繼禹遣游擊高謙擊之一日三捷斬二千餘級追至尉氏　己丑嗣昌屯巫山先是闖索敗伏深箐中聞過天星降益懼嗣昌遣人招之闖索見諸降將効力軍前遂來歸與其黨王光恩謁嗣昌於巫山舟次率其副楊光甫等數人頓首涕泣請死罪嗣昌撫慰之給以銀幣光恩延安人光甫郎陽人所部六千殺傷散亡已去其半存者三千乃簡其精銳赴軍前殺賊羅汝才之入川也凡九股整十萬掃地王小秦王金翅鵰托天王過天星闖索惟汝才合於獻忠其入相繼俱降矣嗣昌飛章以聞敘賚文武將吏有差　回左革諸賊走英霍逼鳳陽　是月秦師大破賊於函谷斬首數千誅蝎子塊餘賊分竄延安慶陽　十月嗣昌在夔州令楚將王允成楊文富自巴巫趨當陽東勦　回革趨楚撫軍宋一鶴赴蘄黃協勦命諸將分屯襄鄖承天諸扼要　降將掃地王張一川擊獻賊於梓潼陷陣被擒賊剮之監軍元吉命卹其妻子於夷陵　十一月陞陝撫丁啟睿總督陝

西三邊山西河南軍務、河南巡撫李仙風率諸將高謙李建武擊河北賊於菜園斬首一千三百餘級、十二月楚豫皖兵大集、回革懼而乞招撫、丙辰監軍員外郎楊卓然入二賊營議之　是冬闖賊困于崤函、蝎子塊既死、羣賊滿天星張妙子邢家米及闖賊部將大天王鎮天王一條龍小紅狼九梁星相繼請降、闖賊潰圍而出　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道殣相望、河南土寇並起、自真定至河上、道路梗塞、開州人袁時中聚衆數萬、破開州、時壽州賊有袁老山一營、時中自號小袁營、以別之、諸賊各有衆數萬、惟時中最桀黠、羣賊相繼敗死、時中走河南、

十四年正月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鉉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東平東阿張秋肥城所在皆賊、兗州二十州縣、一時嘯聚響應、惟濟甯滋陽無盜、京畿道梗、省直餉銀數百萬俱阻於兗州東平州吏胥倡亂、迎賊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賓發六道官兵防兗州、檄總兵劉澤清擊破東平賊、復其城　河南土賊艾一侯二侯四嘯聚數千人、封丘知縣蘇茂柏擊破之　二月丁卯河南土賊陷新野、　張獻忠羅汝才俱自川入楚、惟搖天動留川東、萬元吉留秦蜀兵千八百屯白帝神女之間、絕其入楚路、　戊午河南土寇瓦罐子一斗穀諸盜盡歸於李自成、合攻開封、　山東土賊留東阿汶上、時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橫、又旱荒大饑、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　革左諸賊因張羅遠竄、豫皖之兵四集、急而歸款、楊卓然議插之潛太間、二盜實無降意、借款以緩師、而公行肆掠、卓然每左右之、以塞人責、及闖獻陷襄雒、革左遂承機復熾、倚山剽攻、詔朱大典進總督節制諸路鎮撫兵、進英霍以討之　己丑魯王捐金數萬募兵於山東以防盜　丙寅河南土賊孟三陷河陰據之、游擊李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斬孟三、　三月革

山東巡撫王國賓職命楊御蕃劉澤清會兵勦曹濮賊　是春招安內丘山西餘寇　革左賊五營聞獻忠東來走麻城以勾之湖廣巡撫宋一鶴聞之渡江進兵屯蘄州縱賊謀焚舟師渡

五月設徐臨通津四鎮以護漕以東寇熾故也　河南土寇袁時中聚衆至二十萬入江北窺鳳泗自宿亳入蒙城土礦羣盜蟻附之丁丑朱大典率諸軍擊敗之率衆保險潛棄牲畜宵遁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自義門追擊五十里賊竄逸深林良佐分輕兵追捕明日及賊大隊賊方扼險拒守官軍以火砲奮擊之賊大奔自義門至界捕二百里尸撐交橫棄仗滿阡陌賊或自經林間或自刎餘或降或逸去二十萬衆鳥獸散時中以數百騎宵遁北渡河走入河南所獲仗甲弓矢山積　泰安土寇十餘萬掠甯陽曲阜兗州所至燔屋廬掠婦女賊蒙婦女以甲胄執刀仗僞為男子守營賊則四出焚掠聞青州兵至遂走鄆州焚其南郭至沙溝屠僇嬰稚不遺　庚子犯徐州北關焚之抄掠至揚州南沙河店燬漕船十六艘復東北行入東平州豐縣土寇十餘萬圍縣城徐州賊合之攻城愈急東平賊首李青山屯於梁山　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多饑盜　庚戌革左諸賊陷宿松英山朱大典駐師壽州造長槍三千長丈二尺鳥銃三千大閱諸軍數萬人刻期入山搜勦賊方分掠諸縣聞之盡合營屯潛山　七月庚辰革左陷潛山遂圍麻城督師丁啟睿大破賊於麻城斬千二百級賊解圍去　九月羅汝才自南陽趨鄧淅以合於闖賊特獻忠大敗於鄖陽其衆散盡闖賊踞河雒有衆五十萬故汝才往附之　張獻忠敗犇命於回革左諸軍同入霍山扼險拒守　十月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兵與總兵周遇吉黃得功合追賊于鳳陽及之元斌留四十日不進城門晝閉縱諸軍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已而欲攻城索賂乃免　張獻忠糾合回革左諸賊自霍太北行會

闖賊於河南　十一月襄城守將李萬慶沒于賊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闖賊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　十二月傳制朱大典受命督賊專辦五營從賊流毒全無一効其革職聽勘以高斗光提督鳳陽兼督皖楚豫會剿

十五年正月丙子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屠人乘饑嘯聚數萬人屢寇兗州給事范淑泰魯府左相俞起蛟拒之俘青山　辛巳左革陷潛山壬午陷巢縣　二月左革陷全椒三月丙子革左老回回五股合步騎數萬趨壽州復以兵合獻忠攻六安袁時中亦會之時中旋合於闖　五月丙子革賊陷無為州士民投河自沉者亡算　潁州參將李栩大破左金玉于壽州癸巳左金玉合回革連營趨潁州以報壽州之役也李栩偵知之分布步兵伏城東南二十里栩以騎兵迎擊戰於城南樊家店伏兵繞其後奮擊敗之斬首千餘　六月革左諸賊復入六安英霍諸山中倚林樾度夏秋爽復出歲以為常安廬州縣殘破者半官吏咸攜印篆艤舟理事城中荆榛塞路人烟久斷革里眼入舒城屯於板山　癸丑詔逮安廬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斗光入京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　七月甲戌革賊毀廬州城　八月回革左連營光山羅山一軍掠信陽一軍出麻城仍與獻忠合軍　保鎮遊擊趙崇新與賊袁時中講撫於亳邑為賊所給被殺時中復佯就撫詔許其投誠自新時中出不備突入蕭縣執知縣以去

九月老回回分兵犯蕪湖掠桐安革左犯潁州旋北合於闖賊　十月戊午誅監軍太監劉元斌以征勦縱軍焚掠也　十一月袁時中會合於闖賊　閏十一月李自成令其渠賀一龍趨德安以窺黃麻一龍至黃陂沮水不前止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而回先見羅汝才自成大恨之始忌汝才　河南土寇蜂起大者李好孫學禮李際遇眾各數萬小者亦數千　十二月

袁時中東犯鳳皖

十六年正月、左良玉率眾二十萬、避賊東下、沿江縱掠江南北、流土寇降將叛兵白貴、小秦王托塔王劉公子混江龍管泰山等、所在蜂擁、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振、南都留守諸軍盡列於沿江兩岸、不問為兵為賊、進兵擊之、斬千人、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羣寇始盡散、 二月、湖廣土寇陷澧洲常德、又陷武岡州、殺岷王、時湖南諸蠻獠皆伺隙、土寇勾引攻掠、盡歸於闖賊、 三月癸卯、闖賊襲殺革里眼左金王、并其衆、時羣賊俱歸闖賊、聽約束、無敢異同、惟革里眼恃其衆、意不相下、闖賊置酒宴左革、殺之席上、革里眼名賀一龍、 闖賊屯襄陽、命羅汝才攻鄖陽、久不下、多死、汝才所部怨闖賊、 四月甲子朔、闖賊數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臥未起、入帳中、斬其頭、汝才一軍皆譁、闖賊以大隊兵脅之、七日始定、所部多散亡、降於秦督孫傳庭、汝才延安人、賊中號為曹操、以其多智而狡也、初隸賊首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每破城、自成取六、汝才取四、汝才戰士四五萬、戰馬萬餘、騎馬騾廝養、不下四五十萬、闖兵長於攻、羅兵長於戰、相倚為用、汝才老而猾、嗜聲色、每破城邑、擇子女之美者數十人、後房數百、女樂數部、所至華侈、珍食山積、酣燕歌舞、闖賊每噱之曰、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玄珪為謀主、每事取決焉、闖賊并殺珪、 五月、闖賊攻袁時中、殺之、初時中困於陳蔡間、闖賊過而招之、許配以女、遂為闖前鋒、時中畏闖之強、非心服也、時中叛而他徙、有衆數萬、擾潁亳、時通款于巡按蘇京、然終無降意也、扶溝諸生以闖賊命招時中、時中執送於京、斬之、復擒闖賊遊騎送于京、闖賊大怒、以兵二萬攻時中、殺之、小袁營遂滅、于是秦中蠭起之賊、大半降於官軍、其強者俱為闖賊所併、至是而盡、惟老回回遂為闖賊所部、老回回名馬守應、自後止闖獻兩大

賊陸沉中原矣

谷應泰曰天禍人國延安盜起揭竿響應所在縱橫亦猶樊崇弄兵于莒而逢安徐宣引衆相附韓拔陵聚黨于沃野而二夏豳涼叛者蠭發此雖同惡相濟實繁有徒良亦鋌而走險短于撫御也方饑民王嘉胤之倡亂也自成輩從之而白水王二邊盜苗美等往往合潰兵以應假令汲黯發河內之粟秀實定郭曦之軍則解甲歸農賣刀買犢匪異人任也奈何應變乖方蔓延莫制嘉胤擒斬之後分顯道神活地草等為三十六營而混天星侵軼商雒過天星盤據汧隴獨行狼屠毒漢南蝎子塊焚掠河西中原版圖蹂躪盡矣比之苞蘖不剪流為臃腫疥癬不治結為大疽以至匠石輟斧而躊躇扁鵲望色而却走嗟乎豈不晚哉乃羣盜之最可恨者窮則乞降勝即狂逞此則投誠彼即負固以故羅汝才之入巴蜀也八部投戈李自成之困崤函也九軍歸命及乎孫傳庭盩厔之戰擒闖王以獻俘劉良佐左良玉義門之戰破賊兵二十餘萬此何異李固之入荆州度尚之臨艾縣而乃摧陷雖多廓清難奏者則以分閫之事權不一前門拒虎而後門進狼行間之款附非真豺聲已成而鷹眼不化也至于十五年之後袁時中既滅老回回并營而弱者半降於官軍强者悉隸於闖部究至公私塗炭宗社淪胥論者咸謂自成之罪上通於天而予未嘗不嘆息痛恨于羣盜也譬猶蠹木焉獻忠啄之自成殊之實羣盜攢穴之譬猶逐鹿焉獻忠掎之自成攫之實羣盜聚踣之葢自成者鴟張之孽而羣盜者蟻附之妖自成者肘腋之憂而羣盜者腹心之疾矣若夫懷宗減膳撤懸則奉天之德音也常自裕合圍獵獸則楊侃之奇策也奈軍士曾無激勸韜鈐絕不奉行卒之周鼎既遷庭堅不祀豈罪己之

詔聽者克耳而決勝之條談者掛壁歟嗚呼秦祚之亡關外俱為賊藪隋國之末山東悉屬寇壤懷宗志在蕩平而禍同瓦裂以彼羣狐聚涸蜂蠆有毒也悲夫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六

鄭芝龍受撫

熹宗天啟七年六月海寇鄭芝龍等犯閩山銅山中左等處芝龍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芝龍父紹祖為泉州庫吏蔡善繼為泉州太守府治後衙與庫隔一街相望芝龍時十歲戲投石子誤中善繼額善繼擒治之見其姿容秀麗笑曰法當貴而封遂釋之不數年芝龍與其弟芝虎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為盜後振泉死衆盜無所統欲推擇一人為長不能定因共禱于天貯米一斛以劒插米中使各當劒拜拜而劒躍動者天所授也次至芝龍再拜劒躍出於地衆咸異之推為魁縱横海上官兵莫能抗始議招撫以蔡善繼嘗有恩於芝龍因量移泉州道以書招之芝龍感恩為約降及善繼受降之日坐戟門令芝龍兄弟囚首自縛請命芝龍素德善繼屈意下之而芝虎一軍皆譁竟叛去六年春遂據海島截商粟閩中洊饑望海米不至于是求食者多往投之七月刼商民船勢浸大其黨謀攻廣東海豐嵌頭村以為穴芝龍乃入閩泊于漳浦之白鎮時六年十二月也巡撫朱一馮遣都司洪先春率舟師擊之而以把總許心素陳文廉為策應鏖戰一日勝負未分會海潮夜生心素文廉船漂泊失道賊暗度上山詐為鄉兵出先春後先春腹背受敵遂大敗身被數刃然芝龍故有求撫之意欲微達于我兵乃舍先春不追獲盧遊擊不殺又自舊鎮進至中左所督帥俞咨皋戰敗縱之走中左人開城門求

不殺芝龍約束麾下、竟不侵擾、警報至泉州、知府王猷知其詳、乃曰、芝龍之勢如此、而不追不殺不焚掠、似有歸罪之萌、今勦難猝滅、撫或可行、不若遣人往諭、退舟海外、仍許立功贖罪、有功之日、優以爵秩、興泉道鄧良知從之、遣人諭意、

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工科給事顏繼祖劾福建總兵俞咨臯、下獄、初巡撫朱欽相招撫海寇、楊六楊七等、鄭芝龍求返內地、楊六給其金不為通、遂流劫海上、繼祖上言、海盜鄭芝龍生長于泉、聚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總兵俞咨臯招撫之議、實飽賊囊、舊撫朱欽相聽其收海盜楊六楊七以為用、夫撫寇之後、必散于原籍、而咨臯招之海、即置之海、今日受撫、明日為寇、昨歲中左所之變、楊六楊七杳然無踪、咨臯始縮舌無辭、故閩帥不可不去也、疏入、逮咨臯下于理、　三月、禁漳泉人販海、芝龍縱掠福建浙江海上、　六月、兵部議招海盜鄭芝龍、

九月、鄭芝龍降于巡撫熊文燦、工科給事顏繼祖言、芝龍既降、當責其報效、從之、

二年春二月、海盜李魁奇伏誅、魁奇本鄭芝龍同黨、芝龍忌之、擊斬粤中、　夏四月、廣東副總兵陳廷對約鄭芝龍勦盜、芝龍戰不利、歸閩、不數日、寇大至、犯中左所近港、芝龍又敗、寇夜薄中左所、

四年春正月、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于平臺、問福建布政使吳暘陸之祺海寇備御若何、暘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但官兵狃撫為安、賊又因撫益恣、致數年未息、上曰、前撫李魁奇、何又殺之、暘曰、魁奇非鄭芝龍比、即撫終不為我用、今鍾斌雖撫、亦反側不可保也、上問寔計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團練鄉兵、多設火器、以守為戰、勦之不難、上問巡撫熊文燦、暘曰、文燦才膽俱優、但視賊太易、故前有吉了之敗、祺曰、鍾斌與鄭芝龍勢不兩立、七月間

祗擾福州撫臣計誘往泉州前聞撫臣同芝龍討賊僇其兄賊遁去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對曰廣東海寇俱自福建至舟大而多火器兵船難近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為害

五年冬十一月海盜劉香老犯福建小埕遊擊鄭芝龍擊走之

六年夏六月海盜劉香老犯長樂

七年夏四月海盜劉香老犯海豐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時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往謝道山招劉香老被執上以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尚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命巡按御史確覈以聞已令文燦戴罪自效

八年夏四月福建遊擊鄭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于田尾遠洋香老脅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本張一傑脫歸八月香老家屬六十餘人部屬千餘人至黃華降于温處參軍

十三年秋八月加福建參將鄭芝龍署總兵芝龍既俘劉香老海氛頗息又以海利交通朝貴寖以大顯

十六年冬十一月設南贛兵三千以副總兵鄭鴻逵統之

十七年春正月前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薦副總兵鄭鴻逵緩急可用詔益南贛兵二千命鴻逵鎮守踰年鴻逵以舟師守鎮江我
清兵南下潰歸鄭芝龍降

谷應泰曰海上亡賴奸民多相聚為盜自擅不討之日久矣蓋以魚鹽蜃蛤商舶往來剽

掠其間者累千金利則乘潮上下不利則嘯聚島中儼然以夜郎扶餘自大東南邊徼益騷然苦之矣泉州人鄭芝龍莞庫之子也年未弱冠為海寇顏振泉所掠振泉愛芝龍狀貌因有寵泉死衆推為魁然而龍特饒智數桀黠喜持兩端其他無絶殊者方其侵暴外洋也輸金于楊六緩追于洪先春黃巾未破于曹公赤眉約降于光武其持兩端者一也及其受撫內地也私鬬則勇于魁奇公戰則怯于廷對殺陳餘于泜水縱臣衛于石頭其持兩端者二也又若擁兵閩越援立外藩定策功高闔門欃玉而乃陰懷首鼠百計沮軍滹沱既未合兵東吳豈能遠下居異人為奇貨以澶淵為孤注其持兩端者三也又若閩門既下釋甲入臣居第京師招搖海上曾無麟閣之功但比遼東之豕隗囂侍子而身反于外延之在臺而子更舉兵其持兩端者四也夫奉先之失在于去就輕脫故依建陽則背建陽依董卓則背董卓牢之之敗在于天性反覆故附道子則反道子附元顯則反元顯今芝龍以盜賊之雄挾遨遊之智而鷹眼不化狼心已成身在樊籠之中志存江湖之上一旦緩急可得信乎然予又怪崇禎之初芝龍既撫銳意行金織皮丹珀來自貫胡明珠文犀至皆兼兩是以薦剡頻上爵秩屢貤坐論海王奄有數郡人但知元龜象齒都自淮來而不知寶玉大弓原從魯竊若能却盜泉之水則不至奪君子之器矣說在孔子之對康子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七

張獻忠之亂

崇禎元年延安饑谷府民王嘉胤作亂延安人張獻忠從之獻忠陰謀多智賊中號八大王其

部最强、旁掠延安諸郡邑、
四年張獻忠率衆二千人、就撫于三邊總督洪承疇、
五年獻忠復叛、隨賊首高迎祥紫金梁等、轉寇山西諸郡縣、
七年羣賊轉寇河南張獻忠犯信陽鄧州、遁入應山、洪承疇率諸將逐賊于河南、獻忠西奔商
雒、遁盩厔間與延安賊李自成陷澄城、寇平涼邠州、旋與羣賊出潼關寇嵩汝、
八年正月諸賊盡集宛雒、張獻忠東走、掠廬鳳安慶二月與老回回西走商州、復至秦川、 十
一月獻忠與羣賊自潼關出犯閿鄉靈寶、東行、庚申總兵祖寬大破獻忠于姑家廟、 十二月
獻忠合諸賊圍廬州、分道陷巢縣、含山遂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
九年正月張獻忠合羣賊圍滁州、總理盧象昇大敗之、賊竄河南
十年羣盜久擾河南、無可掠、悉入楚、寇蘄黃間官軍敗獻忠于黃岡、獻忠復入江北、東掠至儀
真揚州告急獻忠尋西走入楚、
十一年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西、張獻忠請降、初獻忠自良家喿而為盜、洪範、
捕獲獻忠異其貌而釋之、以是懷舊恩乞降于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效、總理熊文燦承制撫
之、獻忠請置家口于鄖西、文燦為請于朝詔貸其罪立功自贖獻忠乃率部曲數千、居白沙界
山、獻忠狡而多計、羣盜每以為的、其降也自言能制鄖襄荊承數百里內外無一賊、文燦每曲
狥其請、益驕不奉法屢檄從征不應、獻忠又求襄陽一郡以屯其軍、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
餉十萬人、文燦遷延不能應、十月獻忠聲言寄家口于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盜于四郊、 十
一月羅汝才亦就撫文燦安其衆于房竹間、與民錯壤而處、遥與獻忠為聲援奪民禾而食、不

奉縣官法鄖楚偏沅諸撫、咸以為憂、文燦剛而愎、又新有功而驕、皆不聽、鄖襄人惴惴恐禍至、無日矣

十二年五月、張獻忠叛于穀城、初賊首高迎祥既誅、李自成困川西、羣盜失勢、獻忠連敗精銳俱盡、始乞撫以緩誅、初無降意、及據穀城、潛勾諸賊為犄角、遂復思叛去、舉人王秉貞為之謀主、至是遂殺穀城知縣阮之鈿以叛、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獻忠脅御史林鳴球上書求封于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 七月熊文燦檄諸將進兵穀城、獻忠焚穀城西走、與羅汝才合、左良玉追賊于房縣西、賊設伏羅睺山、良玉兵度隘入伏中、賊四合圍之、突圍戰敗績、一軍盡沒、良玉失其符印、僅收殘兵數百走回房縣、事聞、文燦良玉俱革職、殺賊自贖、 九月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十月至襄陽、逮熊文燦論死

十三年二月、平賊將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于太平縣之瑪瑙山、斬首萬級、獻忠精銳俱盡、止驍騎千餘自隨、遁走興歸山中、尋自鹽井竄興房界上、左良玉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圍而不攻、賊伏深箐中、重賄山氓市鹽芻米酪、山中人安之、反為賊耳目、陰輸兵情于賊、獻忠得以休夏收散亡、養夷傷、羣盜往往歸之、兵復振、時羅汝才過天星七股賊盡入蜀 六月、獻忠自興房走白羊山、入巫山監、聞川兵躡之、益入深谷中、掩息旂鼓、轉入而西、不知所往、都司曹進功率兵入山偵賊、不見一人而還、 七月獻忠既西、羅汝才屢為官軍所敗、勢孤率黨走合于獻忠、共謀渡川、西諸將賀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雲鳳張奏凱等、會師擊之、應元雲鳳營于夔之土地嶺、待賀人龍兵、三檄不至、初督師嗣昌以左良玉跋扈難制、而人龍屢破賊有功、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既而以良玉瑪瑙山捷、度未可動、復奏留良玉佩印如故、別

加人龍總鎮銜須後命人龍初聞大將之拜踴躍動三軍既報寢乃鞅鞅良玉知其故意亦恨當獻忠之遁伏興歸也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觖望遂逡巡不復深入致獻忠復熾皆嗣昌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人龍屯開縣每以餉乏為辭頓兵不進癸亥人龍兵譟而西歸巳巳官軍敗績于土地嶺時張應元汪雲鳳所將楚兵五千皆新募未經行陣待人龍兵久不至獻忠知官軍無後繼悉銳來攻應元雲鳳簡銳千人搏戰晨至日中未決賊分兵繞後山而下突入營中守營新兵皆譁賊乘之前後合圍二將連兵死戰應元中流矢奮擊突圍出賊方渡巴霧河應元馳赴河上然礮擊殺一賊帥衣緋者賊不得渡雲鳳苦戰久得脫渴飲水斗餘臥血凝臆而卒兵多潰亡　九月獻忠汝才陷大昌庚寅屯夔城山背賊行營輜重婦女甚衆而諸軍多觀望不前但尾賊後所至關隘防兵多遠遁賊長驅直過二賊合兵趨達州謀西渡　丙午賊渡河遂入巴西督師嗣昌命監軍萬元吉監諸軍西行尾擊賊　十月壬戌獻忠汝才陷劍州甲子過劍閣趨廣元直走陽平關從間道別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守陽平甚嚴賀人龍李國奇復整兵而東賊乃踰昭化走西川丙寅川兵追賊于劍州敗績賊擒四將以去官軍轉戰于綿州逐北至城下賊渡綿河而西　十一月庚辰督師監軍元吉大饗將士于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立大帥以統之以總兵猛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為副總統癸未發保寧趨綿州諸將分屯要害元吉督諸軍自間道趨射洪扼蓬溪以待之癸卯賊屯安岳知大兵且至宵遁走內江巳巳猛如虎至安岳選驍騎逐賊元吉與應元屯于安岳城下以遏賊歸路　十二月巳酉賊走瀘州賀人龍等以兵躡之辛亥賊陷瀘州瀘州三隅皆陡絕臨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擣其老營伏兵旁塞險

要、蹙賊北竄永州。逆而擊之。可以盡殲也。乙卯元吉兵至立石站賊營先移渡南溪官軍隔水追之不及、癸亥賊越成都走漢川、德陽復至綿河、

十四年正月丁丑獻忠汝才入巴州、己卯走達州、甲申賊渡達河而東往新開、焚燬驛道、人烟斷絕者七百里、初賊南竄、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嗣昌檄諸軍躡賊急追、不得距賊遠、令他逸、諸將皆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巳丑猛如虎率諸將及賊于開縣、日暮雨作、諸將咸以人馬乏、請詰朝戰、參將劉士傑曰、自瀘州逐賊馳鶩四旬、僅而及之、惟敵是求、今遇賊不戰、縱敵、失賊、誰執其咎乎、請為諸君先揮戈而進、如虎亦率親兵從之、士傑奮、勇前、搏賊、陣連、勝之、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左軍皆前、卻不進、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及游擊郭開如虎子猛先捷皆戰死、前軍已覆、如虎突戰潰圍出、馬仗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大昌、監軍元吉赴開縣、收召殘兵、祭陣亡諸將哀動三軍、嗣昌在雲陽聞開縣失利、始悔不用諸將扼歸路之謀矣、初賊之西渡達河也、嗣昌策其必入秦、令左良玉自興歸趙漢中、及賊東走、嗣昌復檄良玉自夷陵進勦使者憚行、中道反命曰、平賊已入漢中矣、既慮其言不售也、更使人給良玉曰、賊向漢中矣、良玉不至、嗣昌之使十九返、良玉曰、向依督師令、瑪瑙山安得功乎、遂撤興房兵趙漢中、賊下夔門、無一人攔截者、賊既度巫山、晝夜疾走興房山中、

二月獻忠汝才走當陽、鄖撫袁繼咸悉兵扼賊于房竹、賊走宣城偵襄陽無備、簡二十騎持符、偽為官兵、巳酉夜至城下、守者驗符信啓關賊既入即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縱火光燭天、賊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門洞開、庚戌昧爽、賊盡入城、知府王承曾突圍走、兵備副使張克儉推官鄺曰廣死之、賊焚

襄王府執襄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已燼僅拾顱骨數寸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十五萬以賑飢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積盡為賊有初左良玉屢破賊掠其輜重盡畜之許州為獻忠襲取良玉在鄖眷家口貲蓄于襄陽至是復盡為獻忠有良玉聞之同鄖撫袁繼咸發兵馳援已不及癸丑賊渡江破樊城已未陷當陽郟縣乙丑陷光州新野　三月丙子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自縊于軍時李自成已陷河南福王遇害嗣昌以連失二郡喪兩親藩度不免遂自盡監軍元吉部署行營命猛如虎駐蘄黃防獻忠東逞上以襄陽失陷左良玉違制避賊削職戴罪平賊逮鄖撫袁繼咸入京　四月獻忠焚掠襄陽既空聞左兵漸逼以兵三萬犯應山知縣章日煇擊卻之北至隨州掠汝甯縣難民逸歸見獻忠面帶刀瘢二箭創一方令羣盗備乾糒為半月糧往攻固始陷光州漸逼麻城　革左諸賊在皖桐聞獻忠東來自潛太至麻城勾合之將謀渡江巡撫宋一鶴擒賊諜焚其舟　庚午獻忠汝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淳之之合户被殺吏民屠僇不遺血流成溝澮　六月左良玉敗獻忠于南陽之西山獻忠西走與汝才合兵攻南陽晝夜穴城知府顏日愉力拒之賊去陷信陽獲左兵旂幟令羣盗襲以入泌陽陷之癸亥走隨州　七月丁丑獻忠圍鄖陽鄖兵禦之多殺傷已卯獻忠宵遁　總兵黃得功戲下兵叛西走投獻忠獻忠陷鄖西　羅汝才忤于獻忠北走合自成左良玉敗之于鄧州再敗之于淅川　辛卯鄖兵與獻忠戰敗績獻忠以所擒鄖兵人斷一手縱歸以辱官軍督師丁啓睿與左良玉俱屯南陽頓兵不進獻忠既拔鄖西馬騾器甲搶獲甚盛羣盗蟻附之衆至

數十萬獻忠屢勝而驕八月東掠信陽左良玉營多降將家在鄖襄多被獻忠殺掠人思致死于賊良玉乃自南陽引兵逆擊獻忠于信陽斬其首將沙賊大破之奪其馬萬餘降衆數萬獻忠負重創易服夜遁竄入山中良玉軍聲大振降附日衆遣諸將分道窮搜獻忠戊午獻忠收餘衆數千反走向鄖陽縣遇官軍不戰而潰棄馬騾二千尚有衆二千趨南陽負創不能馳保其婦豎日行三十里部曲日逃十六七僅隨數百人辛未良玉自鄖北發獻忠已過南陽追之不及監軍御史汪承詔劾將士觀望縱賊　羅汝才既北合李自成自成踞河雒有衆五十萬獻忠衆散且盡九月因汝才以奔自成初獻忠與自成並起延西以狡詐相雄長自陷襄陽嗣昌縊死自以威名遠出自成右及敗來歸僅從數百騎自成方強欲屈之獻忠不為下自成怒欲殺之汝才知之陰選良馬五百騎資獻忠令他徙獻忠乃晝夜東馳與回革諸賊合入霍山扼險拒守督師啓濬以兵赴商城旋北行討李賊獻忠得逸山中　十月張獻忠合六營賊復出攻舒城

十五年二月乙卯張獻忠陷亳州亳州官吏先已棄城走賊按兵入城　三月獻忠合回革諸賊復攻舒城　四月壬寅舒城陷時舒城無令叅將孔廷訓以兵千人同編修胡守恆率民共守七閱月廷訓降于賊勾賊攻城守恆倡舒人死守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恆督軍民補塞之賊射書脅降守恆燔其書于城上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恆刃其腹被數十創以死獻忠屯舒城改曰得勝州令降將孔廷訓攻霍山　河南賊袁時中以兵會獻忠乙巳獻忠合諸賊陷六安　五月甲戌張獻忠襲破廬州先是獻忠遣英霍遊民陽為貿易者潛入廬州城適督學御史以較士至郡獻忠遣賊數百負書卷衣青衿雜諸生應試者旅寓城中甲戌夜漏三下獻

忠捲甲疾馳入郡城中賊縱火應之城陷學使者及備兵副使蔡如蘅俱走知府鄭履祥死之廬州城池高深賊屢攻不能克至是一夕而陷獻忠斂兵退屯巢湖畧含山巢縣　六月辛亥獻忠襲陷廬江焚僇一空還兵舒城　八月辛丑獻忠分三軍一軍上六安一軍趨廬州一軍往廬江三河掠雙橋巨舟二百艘復大治舟艦于巢湖習水師因大會羣賊合水陸五十六營集于皖口　壬子獻忠復陷六安將州民盡斷一臂男左女右總兵黃得功劉良佐兵救六安營于夾山嶺再戰敗績得功歸定遠獻忠再陷六安挫得功良佐兵謀渡江入南京遂潛號改元刻偽寶選自宮男子偽署總兵以下官　九月黃得功復以大兵逐之己卯賊悉走潛山命賊將一堵墻為殿營于山上步騎九十哨分營為四前阻大溝後枕山險為持久計得功良佐捲甲疾趨夜半緣山後譟而升賊驚起失措且前阻大溝不能成列官軍奮擊賊踰崖跳澗四潰追奔六十里斬首萬餘獻忠潰圍走一堵墻伏林中焚殺之塡屍溢溪壑臭達百里奪馬騾數萬賊腹心謀士婦豎俱盡　十月丙午劉良佐再破獻忠于安慶奪馬騾五千救回難民萬餘獻忠引兵西走蘄水　十一月獻忠西入楚劉良佐旋師淮安黃得功旋師定遠　十二月獻忠復東去陷桐城屠之初獻忠西遁諸軍俱勦袁時中于潁故獻忠乘虛突出丙戌陷無為州遂陷黃梅壬辰陷太湖

十六年正月辛酉張獻忠以二百人夜襲陷蘄州明日令薦紳孝廉文學各冠帶自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遂屠蘄州留婦女毀城稍不力即被殺執守道仁和許文岐獻忠曾販杭州識文岐頗禮之文岐陰謀圖賊乃被殺時楚兵盡隨良玉東下蘄黃一帶惟士兵三百人守蘄水獻忠乘虛充斥三月丁酉陷蘄水屠之　甲寅左良玉引兵自池口西上屯安慶　丙辰獻忠自

蘄水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黎明城陷執副使樊維城欲降之罵賊不屈賊刺之洞胸死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麻城諸生周文江倡亂迎降獻忠獻忠大喜偽授文江知州賊尋陷羅田五月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扼蘄州獻忠西向武昌武昌武備積弛闖獻交窺江漢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絀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長史貸金數十萬以贍軍王不應大學士賀逢聖家居倡義捐貲募兵僉謂宜募土著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盡募之為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領之號楚府兵　獻忠沿江而上悉師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撤江上兵嬰城守參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小有斬獲賊攻武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壬戌楚府新募兵為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攢矛刺之洞腋死大學士賀逢聖與文榮俱守武勝門城陷歸家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者十二人逢聖屍沉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壬子始出葬長史徐學顏與賊格鬬斷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賊支解之楚宗多從賊者賊執楚王盡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載數百車不盡楚人以是咸憾王之愚也賊以篋輿籠王沉之西湖屠僇士民數萬投屍于江尚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圍而蹙之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其遺民數百多刖斷手足鑿毀目鼻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楚王府僭稱武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殿試取三十人為進士授郡縣官　初李自成兵臨漢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殺行將及汝矣獻忠得書而懼多賚金寶報使于自成自成留其使獻忠愳

之　六月丙戌諭平賊將軍左良玉專勦張獻忠毋老師糜餉　七月辛亥方國安合左營副
將徐懋德馬士秀等步騎二萬從蘄州而上夜擊賊于大冶斬首千級前鋒旣勝左鎮諸軍並
進獻忠聞之戊午以四賊帥守武昌為浮橋于金口悉衆西渡屯舟師于湖中謀向岳　八月
丙寅方國安等進兵黃州斬偽知府癸亥諸將進次陽邏堡距武昌三舍監紀知縣吳敏師聯
絡蘄黃四十八寨義勇數萬人與師會總兵常安國以舟師先進轉戰金沙州奪賊舟百艘賊
騎反走焚城下諸舟嬰城自保安國等退屯漢口　丙寅諸軍齊壓武昌而軍賊出戰大敗退
入官軍逐之遂入城賊開門西走諸將縱兵屠僇萬計遂復漢陽并諸屬縣　張獻忠陷咸寧
蒲圻距岳州二百里沅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以兵二萬守城陵磯盡移岳州居民他避令軍
士詐為居民開門迎賊賊入城伏發賊盡殲留四賊賊割一耳貫箭縱回以辱賊獻忠怒益兵
進攻乾德虛立營壘道傍林中植旗幟伏大砲積薪其上賊以火攻之延燒積薪砲大發殺賊
數百賊益怒水陸並進乾德飾戰艦中流向賊營度矢石可及即止不進賊連弩射良久乾德
度賊矢礮且盡水陸奮擊大敗之三戰三捷獻忠乃悉衆二十萬圍岳州百道俱攻力屈城陷
乾德希貴俱走長沙戊辰賊前鋒至湘陰湘陰民俱空城走獻忠分軍為二一軍下長沙一軍
上荆州獻忠欲北渡卜于洞庭湖神不吉三卜神終不許庚辰獻忠斂舟湘潭數千艘將北渡
忽大風起覆舟百餘溺死數千人因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投屍江中焚其舟火延四十里
江水夜明如晝遂陸行向長沙甲申至城下長沙人民先已走李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丙
戌長沙陷總兵尹先民何一德降賊巡撫王聚奎單騎走江夏推官蔡道憲死之先是武昌陷
聚奎南奔長沙道憲請還屯岳州謂岳與長沙唇齒也併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聚

奎屯岳數日仍南徙驅萬人入長沙所過如洗慘甚于賊尋遁入湘潭及賊至城下呼推官曰吾軍中皆知爾名可速降毋自苦也道憲挽强弩射之獻忠怒攻三日夜而城陷執道憲百計誘降不屈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勸道憲降時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主不降爾亦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併殺之內四卒奮然曰願且延旦夕瘞主骸而後受刃賊義而許之于是四卒解衣裹骸葬之南郭畢四卒自經死獻忠既陷長沙設立偽官大書偽榜馳檄遠近降賊將先民一德願効前驅進取江西獻忠悅偽封世襲伯　庚寅賊襲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九月獻忠拆桂王府殿林至長沙搆造宮殿遣兵南追三王至永州巡按湖南御史劉熙祚督水師禦之遣兵護三王南行入廣西而自入永州死守奸人內應開門迎賊熙祚被賊執賊欲脅降之不屈囚之永陽驛中閉目絕食題絕命詞于壁賊再三諭降之臨以白刃熙祚大罵不已遂遇害于是全楚皆陷　戊戌官軍入岳州初獻忠陷岳州置偽官守之悉率羣賊南畧地官軍進復之偽官俱伏誅　獻忠屯衡州復分軍為三一軍往永州一軍入廣西全州一軍犯江西袁州獻忠歸長沙開科取士　丙辰賊前鋒至袁州獻忠至萍鄉知縣棄城走萍鄉士民牛酒遠迎賊路相屬戊子賊陷萍鄉盡焚公廨屋廬空其城獻忠歸長沙分兵徇攸縣分宜　十月甲子賊陷萬載于是瑞安臨江新喻分宜之人俱空　獻忠遣別將趨連州南贛兵備副使王孫蘭駐韶州兵不滿百聞之遽自經知府踰城遁韶民盡逃　袁州迎降于賊賊陷袁州左良玉以副總兵吳學禮援袁州次于分宜　甲戌進圍袁州偽將丘仰寰拒守都司高山奮身先登斬賊二千四百奪馬六百擒斬丘仰寰遂復袁州時江西袁州吉安臨江人民多從山谷官兵淫殺獻俘三郡

民所在屯結以拒官軍江西巡撫郭都賢檄撤兵回九江招土著戍三郡官兵既撤賊自長沙突至吉安丁丑備兵副使岳虞巒方閱軍于郊俄報賊至皆潰虞巒走戊寅吉安陷諸縣同日而陷賊設偽官改吉安為親安府廬陵為順民縣賊將張其在發偽檄馳下袁州兵民皆傾城先竄賊復入袁州　獻忠在長沙增兵為九營四營皆老卒五營皆新附左良玉令馬進忠諸將馳兵赴袁州馬士秀以步兵上臨湘岳州令惠登相規復襄陽劉洪起規復南陽　乙酉獻忠遣賊將馬賜下臨湘取米及釜方國安遣兵進扼于蒲圻　十一月壬辰江督呂大器兵復吉安　癸巳獻忠遣四賊將下岳州沿江設伏藏輕舟于汊港以巨艦載輜重順流下副將王世泰楊文富以兵三千邀擊之賊逆流陽走以誘官軍官軍爭利泝流上盡奪其資入舟舟重不能速行賊輕舟四出圍之夾岸賊兵邀擊官軍殺溺無算方國安等諸將合兵救之僅奪回文富世泰喪師二千舟二百艘岳州軍民空城走賊疾趨復陷之　壬寅詔承天太監何志孔勞良玉軍以恢楚有功加良玉少師蔭一子吏士各陞秩大賚各軍詔良玉移鎮武昌良玉令馬士秀趨長沙搗賊後令馬進忠等趨袁吉迎擊其前甲寅馬士秀等復臨湘賊奔岳州諸將追至岳州賊將混天龍步騎數千拒南岸以輕舟數十順流下邀官軍士秀三分其軍以殿後者交射南岸賊乘風直上繞賊舟後反擊之賊大敗盡奪其舟南岸賊疾入城士秀麾諸軍登岸四面乘城鱗次入賊突門復走長沙斬首四千餘級遂復岳州　乙卯馬進忠等進兵分宜賊盡竄袁州丙辰進趨袁州賊開門西走諸軍逐之三十里復袁州盡誅諸偽官斬首三千級奪賊馬五百弓矢數萬　十二月張獻忠遣兵陷建昌又陷撫州南豐　獻忠遣人通好于老回回時老回回為李自成據荊州獻忠與修舊好合兵李自成既入關獻忠益橫荊岳間　丁

亥獻忠前鋒艾四轉戰至蒲圻馬進忠禦之再戰敗績
十七年正月張獻忠自岳陽渡江虛設僞官于江南大隊俱往江北遂棄長沙造浮橋于三江口以一軍過荆州盡棄舟楫步騎數十萬入夔州　二月方國安馬進忠復長沙左良玉遣兵追賊于沙陽　六月張獻忠陷涪州瀘州蜀王告急請濟師于南都左良玉兵屯德安獻忠順流陷佛圖關遂圍重慶悉力拒守四日而陷瑞王闔宮被難舊撫陳士奇死之賊屠重慶取丁壯萬餘劓耳鼻斷一手驅狗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爲令但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　八月張獻忠進陷成都蜀王闔宮被難巡撫龍文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獻忠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既而懸榜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咸挾筆握策以死蜀中士類俱盡復大殺蜀民全蜀數千里蕭條絶無人跡時中原多故諸將無暇西顧獻忠遂奄有兩川李自成敗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忠逡巡自守不敢出未幾獻忠以病死于蜀中

谷應泰曰昔者周書越人閔不畏死三輔縱横持斧而出以至鄭苦萑苻之警楚定僕區之法草竊奸宄自古患之矣然未有自秦寇晉豫由豫入楚蜀轉掠江右旋犯粤西二十餘年之間取肝益膳流血成渠里落蕭條宗社顛覆若張獻忠之甚者也考獻忠與李自成因飢熇亂並起延安孫恩甫叛盧循即興仙芝既起黃巢來附同惡相濟若連矢然天禍人國以有此孽耳其時掩捕渠魁賑卹餘黨用張京兆之鳴鼓兼汲長孺之發粟平定安集一長吏事也柰何燎原莫撲滋蔓難圖嘯聚爲羣旁抄郡邑楊大作而湖湘悉陷黃巾起而山左不平使天子有西顧之憂蒼生有喋血之患者揆厥亂源誰執其咎哉然而

獻忠無他技巧止以陰謀多智暴豪嗜殺可乘之敝正自不少耳方夫賊師屢挫其弱可擒賊氣方張其驕可掩賊黨內攜其釁可間也假令良玉太平之捷精銳俱盡得功潛山之捷屍填溝壑便當乘勝追奔不令逸去即子儀克新店而收東京懷仙克河陽而滅朝義故曰其弱可擒也又若襄陽初陷獻忠橫恣六安再下獻忠改元若能轉敗為功出彼不意即元濟氣盛而李愬夜襲淮蔡潁川甫陷而長源規取范陽故曰其驕可掩也又若南陽之敗自成蓄謀以圖漢陽之取自成懸金以購若能用諜出奇雨虎自鬬即呂布交疎于袁術慶緒授首于思明故曰其釁可間也乃諸臣計不出此而天與不取地險坐失遠棄漢川近防江夏纔屯石站已渡南溪以至萬元吉才同崔浩不竟其用李乾德孔希貴智埒淮陰勢絀而走賀逢聖蔡道憲忠比睢陽力盡而死比至歲月遷延四分五裂師老財匱而天下之大勢去矣然予以元和討賊全倚裴度建興恢復獨任武侯而楊嗣昌者白面書生不嫻將畧寇氛剽銳即非郗曇之移疾大藩蹂躪便同孟昶之仰藥雖復引義自裁亦云無媿而應元士傑尚昧發蹤如虎人龍終乖駕馭譬之次律陳濤之敗中軍石頭之衂為法受惡亦所不得辭也論者又以獻猶據蜀闖則犯闕按法行誅薄乎減等而不知獻亂以來材賦絀于吳楚士馬斃于荆襄民命塗于中野夫是以瓦解土崩一變而壞譬猶人之死也獻縶其手而後闖刺其心獻揕其胸而後闖扼其吭則獻之與闖厥罪惟均也窮奇檮杌又可以九品差次乎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八

李自成之亂

懷宗崇禎元年延安大饑不沾泥楊六郎王嘉胤等率衆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揭竿為盜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為驛書往投馬已而參政洪承疇擊賊破之不沾泥等相次俘獲自成走匿山澤間得免

二年冬十月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入援兵潰于涿鹿叛走秦晉間山谷李自成出與之合旬日間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轉寇山西河南賊中稱自成為闖將已而官軍擊迎祥斬之羣盜推自成為主

七年總督洪承疇率總兵曹文詔等先後勦諸賊斬獲甚衆羣盜悉奔入商雒興平大山中衆潰散李自成與張獻忠奔盩鄠間　六月總督陳奇瑜圍李自成于漢中車廂峽會連雨四十日賊馬乏芻死者過半弓矢俱脫賊大窘自成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票回籍自是復縱横不可制矣　秋七月李自成陷澄城圍郃陽聞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李自成陷真寧殺知縣趙躋昌洪承疇兵至賊棄金帛餌官兵竟西遁屯乾州招之不聽　十月總兵左光先擊李自成于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于監軍道劉三顧真寧知縣王家永遽信之出城招諭失其印三顧逆其詐卽入堡自守賊走涇原

八年羣賊盡集宛雒李自成獨留秦中其衆七八萬總督洪承疇邀擊連敗之秦中郡縣俱堅壁清野賊饑疲東西分竄退屯興平武功諸渠計窮乞撫以緩兵陰遣諸賊攻掠山谷堡塞搜掘巨室窖藏芻糧盡為賊有賊既得食復連營走漢中為西兵所挫東走邠寧環慶其衆漸散會承疇以寧夏兵變旋師邊鎮自成得收餘燼復振突出潼關守將艾萬年等兵俱潰

九年春正月李自成出河南攻固始左良玉遇自成于閿鄉相持六日總兵陳永福援之敗

于朱仙鎮自成走登封密縣　三月李自成誘別部賊入河南當官兵而自帥麾下奔漢南循南山險阨遵商雒而行復出陝西官軍敗績于羅家山失亡士馬無筭自成自鄜州至延綏

夏四月李自成欲往綏德渡河入山西定邊副將張天機力戰却之賊沿河犯朝邑將圍綏德延綏總兵俞翀霄引兵逐賊陷賊伏中翀霄被執綏延精卒盡覆　分陷米脂延安綏德賊本延安人至是再入延安衣錦繡晝遊衒其親戚故從亂者益衆

十年春正月官軍敗績于寶雞李自成寇涇陽三原西安大震賊勢益熾　冬十月丁酉李自成同過天星九股陷寧羌分三道入西川自成自七盤關度朝天閣戊戌至廣元壬寅陷昭化癸卯過劍閣甲辰陷劍州乙巳陷梓潼黎雅叅將羅尚文大敗賊于廣元斬首千級賊自梓潼分為三一走潼川一趨綿州一入江油遂陷青川彰明盤亭諸縣圍綿州庚戌賊漸逼成都土寇蟻附之巡撫王維章次保甯畏賊不敢出丙辰賊焚郫縣詔革維章職以傅宗龍巡撫四川

十一年二月李自成陷瀘溪陝寇盡聚川西總督洪承疇檄川中諸道兵嚴守要害賊因乏食承疇以川師誘之陝兵設伏于梓潼自成率羣賊逐川兵川兵走伏發賊大敗斬首千餘幾殲之自成率殘衆數千走溪南子身入楚依張獻忠不許至竹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騾日行六百里走商雒至淅川老回回營卧疾半年餘老回回授以數百人仍出剽掠其同自成入川諸賊仍出階文向陝西

十二年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自成衆散略盡其部下相繼俱降自成竄漢南秦兵蹙之于北左良玉阨武關以南自成窮蹙不得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初諸將困自成崤函諸山中斷其要害合圍甚

密、將坐甕之、督師大學士楊嗣昌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路設伏商雒鄖均以待之、可一擊而盡也自成乘隙突走、諸將不能禦遂自武關逃入鄖陽息馬深山中、時河南大饑、饑民所在為盜自成乃自鄖均走伊雒饑民從者數萬勢復大振、　十二月自成圍永寧雲梯肉薄攻城陷之焚殺一空殺萬安王采𨮁連破四十八寨土賊一斗穀等羣盜響應遂陷宜陽衆至數十萬杞縣諸生李巖為之謀主賊每以剽掠所獲散濟饑民故所至咸歸附之其勢益盛

十四年春正月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戰斬獲頗多賊引退賊以大砲環攻城城守嚴不動及昏而退總兵王紹禹兵有馳而呼于城上者外亦呼而應之紹禹兵即執副使王胤昌于城上紹禹馳解之諸軍曰賊已在城下即總鎮其如我何揮刀殺守陴者數人守陴者皆驚墜堞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遂入賊焚福王府福王及世子俱縋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執副使王胤昌已下各官皆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河南方大饑通判白尚文墜城死其屍為饑民所食頃刻盡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饑民先是自成聞福藩最富為謀已久適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招至城中禦寇事聞詔逮其首惡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懼乃陰勾自成襲河南為內應故一夕而陷　丁酉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遇王於西關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免怖泥首乞命自成責數其失遂遇害賊置酒大會以王為俎襍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維祺罵賊不屈死世子遯走遇亂兵刦之裸而奔于懷慶是時羣盜輻輳自成自稱闖王雄諸賊變聞上震怒逮總兵王紹禹磔之籍其家　二月李自成搜掘河南富室窖藏席捲子女玉帛捆載入山以書辦邵時昌為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尋開門迎官軍仙

風收時昌斬之　戊午、自成合羣盜圍開封、開封城為宋汴京、金完顏亮益加增築、土堅厚五丈、賊以洞車數百、障壯士、多具犂鋤斧钁、環傅城鑿而穴之、七晝夜不息、鑿之深者四丈有奇、巡按高名衡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賊兵砲及城中、殺傷相繼、軍餉告匱、周王恭枵出庫金五十萬、買米麥、日夜造飯屑麥餉守陴者、復懸金募死士、能擊死一賊者予五十金、兵民踴躍、共擊賊、斃者甚衆、賊懼、退數舍、　李仙風督諸將高謙等馳至開封、陳永福背城而戰、一日三捷、賊退、開封解嚴、仙風與高名衡互相訐奏、詔逮仙風、仙風聞之自縊、遂以高名衡巡撫河南、　壬辰、李自成陷歸德、　四月甲子、進陝督丁啓睿兵部尚書、代楊嗣昌督師討賊、時嗣昌討賊無功、飲藥死、啓睿督秦師至潼關、　左良玉自襄陽進擊李自成、自南陽、自成北出屯於盧氏、永寍寶封舉人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降于賊、自成以其女為妻、金星薦卜者宋獻策、善河洛數、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獻圖讖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　五月乙亥、賀人龍破李自成於靈峽山中、高名衡屯開封、保定總督楊文岳屯禹州、左良玉屯南陽、張獻忠羅汝才漸北向、思合於自成、猛如虎進阨德安黃州、疽發背、退屯承天、　癸巳、敍兵部尚書傅宗龍出之獄、以右侍郎都御史督陝西兵討賊、　羅汝才不合於張獻忠、七月自內鄉淅川走鄧州、與自成合營、時自成有衆五十萬、復得汝才軍、衆益熾、九月張獻忠衆散于南陽、以數百騎奔自成、自成將殺之、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獻忠東奔合回革、　丁丑、陝督傅宗龍率兵四萬次新蔡、與保督楊文岳之兵會、賀人龍李國奇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定兵、共結浮橋渡河、合兵趨項城、戊寅、兩軍畢渡、走龍口、是日自成汝才亦結浮橋于上流、將趨汝寧、覘官軍至、盡伏精銳松林中、陽驅諸賊自浮橋西渡、人龍使候騎覘賊、還報曰、賊渡河向汝矣、己卯、宗龍文岳兩、

軍並進、次孟家庄、諸將以士馬俱疲、請詰朝戰、諸軍遂弛馬中散行墟落、以求芻牧、賊覘之、突起林中、搏官軍、人龍斂兵不戰、國奇迎戰不勝、兩軍俱潰、人龍大威北奔、國奇從之、賊以步兵攻二督營、以火礮擊却之、日暮、賊引去、保定兵宵潰、文岳夜奔項城、宗龍獨立營當賊壘、壬午、飛檄人龍國奇以兵還救、二帥不應、以兵走陳州、宗龍穿塹築壕以拒賊、賊亦穿壕二重以困之、宗龍兵食盡、乃殺馬騾以享軍、馬騾復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辛卯、營中火器弓矢俱盡、宗龍簡卒尚有六千、夜漏二下、潛勒軍突賊營、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散卒、且戰且走、壬長至攻城、賊追之、被執、至城下、賊呼於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啓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為所紿、賊唾宗龍、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為賊詐城以緩死、賊抽刃擊宗龍中腦而仆、復厲聲罵賊、斵其耳鼻、死城下、人龍國奇俱歸陝、賊獲衣甲器械無筭、遂陷項城、屠之、分兵屠商水扶溝、所在土寇蠭起騷動、詔復宗龍兵部尚書、太子太保、　戊戌、督師丁啓睿自商城北發、檄左良玉兵共擊李自成、楊文岳招集散亡於陳州、兵稍集、自成汝才合兵陷葉縣、殺守將劉國能、初國能與自成汝才同為賊、結兄弟、十二年、左良玉大敗國能於陳州、國能率衆萬人降、汝才恨之、誓殺國能、至是聞國能在葉、乘勝拔其城、執國能、責其負約、殺之、詔贈國能左都督、賊移兵陷泌陽、　十月、張獻忠糾回革左諸賊自霍太北行、會李自成河南諸土寇以兵畢赴自成、衆逾百萬、　左良玉兵至臨潁、臨潁為賊守、良玉攻破、屠之、盡獲賊所掠、自成怒、合兵攻良玉、良玉退保郾城、自成汝才圍之、良玉悉兵拒守、賊陷襄城、　十一月、陝西巡撫汪喬年率馬步三萬、總兵鄭家棟牛成虎賀人龍將之、趨河南、先是喬年于陝西發李自成先塚、得小蛇、即斬蛇以狥、誓師兼程進兵、以輕騎萬餘抵郟縣、時

襄城新破喬年遲疑不敢進襄城貢士張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屯於城下自成聞之解郾城之圍來迎戰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大潰賊乘之一軍盡覆喬年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喬年自刎未殊被執見殺自成深恨諸生遂劓刖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匿免屠其族人九家殺守將李萬慶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數萬威鎮河雒乘勝圍南陽數日城陷總兵猛如虎死之唐王遇害楊文岳屯杞縣丁啓睿屯汝寧太監劉元斌率京軍救河南聞南陽陷乃擁婦女北去俄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之于河　十二月李自成連陷洧川許州長葛鄢陵鄢陵知縣劉振之方詘衣冠北向再拜自剄死自成汝才合兵陷禹州徽王遇害復圍開封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等竭力守禦周王貯庫金于城頭禽一賊者予百金斬一首者五十金戰歿者䘏其家五十金傷者以輕重為差殺賊甚衆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屯朱仙鎮內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于賊鄧州知州劉振世死焉

十五年春正月李自成攻開封益急洞車附城鑿城塼土而空之廣數尺實以火藥燃之一烘而裂曰小放窪城縱橫數丈實火藥燃之一發震天曰大放癸未賊以精騎數千布圍于外執汴人畚土穴城為大窟十餘輦火藥數萬斤百炬齊燃賊擐甲持矛望城崩將擁入賊穴城畚其土礫於外累累成阜火藥一發崩天輒缶皆飛鳴外響賊之布圍於外者人馬成血糜城之未穿者堅如石猶尋丈賊駭解圍去南陷西華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兵勦寇　三月庚午李自成羅汝才合羣盜八十萬圍陳州兵備副使關永傑率士民死守賊周圍四十里更番進攻永傑力竭城陷戰死城上鄉紳崔必之舉人王受爵等咸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

屠陳州、辛卯陷睢州、陷大康、遂圍歸德府、歸德無兵、民自為守、乙未賊觧次穴城、城陷、賊乘勝、陷寍陵考城、

夏四月孫傳庭檄召諸將于西安聽令、固原總兵鄭家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勦總兵賀人龍各以兵來會、傳庭大集諸將、縛賀人龍坐之旗下而數之曰、爾奉命入川討寇、開縣譟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由、爾為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米脂人、初以諸生効用、佐督撫討賊、屢殺賊有功、總全陝兵、叛將劇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往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與賊通、密勅傳廷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

癸亥李自成羅汝才合羣賊復攻開封、先是賊再攻不克、士馬多殺傷、羣賊畏葸、日逃亡數千、賊乃申約圍而不攻、以坐困之、五月、李自成分兵陷開亳、六月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官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月賊圍開封久、守臣告急、詔援勦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渡河援之、定國兵潰于覃懷、已巳督師援勦諸軍潰于河上、時督師丁啓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次于開封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啓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啓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咸懼、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啓睿文岳聯騎奔汝寍、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騾七千、兵數萬俱降賊、啓睿敕書印劍俱失、事聞、詔逮啓睿下獄、文岳革職聽勘、八月開封久困、食盡、人相食、周王先後捐庫金一百二十餘萬、復損歲祿萬石、以養兵、國廩空虛、宮人咸有饑色、詔山東總兵劉澤清援開封、澤清以朱家寨距城八里、提兵五千、渡河為營、列水環之、達于大堤、築甬道以運糧、則救援可濟、遂往立營、賊攻之三日、諸兵不至、澤清引兵去、時

羅汝才營亦食盡謀他徙自成乃分糧以餽之約破開封以東隅屬之汝才汝才乃留不去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城守且不支恃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隄灌賊可潰也李自成遺兵攻陷歸德推官王世琇死之九月河決開封賊先營高處然移營不及亦沉其卒萬人河流直衝入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巡撫高名衡陳永福咸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率宮眷及諸王露棲城上雨中七日督師侯恂以舟迎王庚寅總兵卜從善以水師至開封城上推官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隄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乘高據筏以矢石擊汴人之北渡者城中遺民尚餘數萬賊浮舟入城盡掠以去河北諸軍以大礮擊沉其前鋒奪回子女五千人舊河故道清淺不盈尺歸德隔斷在河北邳亳以下皆被其災汴梁佳麗甲中州大隄之上紘管紛咽羣盜心豔之前後三攻汴士馬死者無筭賊積恨矢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憤其城久不下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波臣斷垣蟲水上數堞隱見而已黃澍以守禦功詔授御史　回革左諸賊北合于李自成　孫傳庭率兵至南陽李自成羅汝才西行逆之傳庭設三覆以待牛成虎將前軍左勷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陽北以誘賊賊奔逐入伏中成虎還兵而鬬高傑董學禮突起翼之左勷鄭嘉棟左右橫擊斬首千餘級賊潰東走追之賊盡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爭取之無復步伍賊覘官軍囂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繼之喪材官將校七十有八人賊倍獲其所喪焉　冬十月李自成復陷南陽屠之回兵屯開封北孫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傳庭圖功自贖自成汝才合兵趨汝寧　十一月孫傳庭治兵于登封收斬逃帥進兵汝寧賊游兵窺懷慶欲北渡劉澤清禦卻之　閏十一月

己酉、李自成合諸賊圍汝寧、監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楊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賊兵進攻相拒一晝夜、川兵潰、保定兵不支、庚戌賊四面環攻、戴扉以障矢石、雲梯如墻而立、城上矢石俱下、賊死傷衆、而攻不休、一鼓百道並登、執文岳及分巡僉事王世琮于城頭、文岳世琮厲聲罵賊、賊怒縛文岳等以大砲擊之、洞胸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屢却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屠士民數萬、燔燒邸舍無遺、丁巳拔營走確山、向襄陽、擄崇王由𣼴及世子諸王妃嬪以行、　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久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有衆二十萬、其餽于官者僅二萬五千、餘俱因糧村落、襄人不聊生、　十二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四十萬、由唐縣而西、良玉結營襄陽、近郊大造戰艦于樊、將避賊入郢、襄人怨其淫掠、縱火焚之、良玉怒、掠荆襄巨估舟、載軍資婦女其中、而身率諸軍營樊城高阜、賊勢既盛、襄民咸焚香牛酒以迎、戊辰賊以數萬騎至樊城、良玉乘高飛礮擊殺賊千餘騎、賊從間道至白馬渡、臨江欲渡、良玉移營拒之、賊不得渡、良玉拔營而南、賊亦不敢逼、自成切齒于良玉、每戰必力、良玉懼、不敢復與爭鋒、故恆避之、鄖撫王永祚跳城走、己巳襄陽陷、賊分兵陷夷陵、宜城、荆門、向荆州、良玉全師出漢口、遂下武昌、次于金沙洲、賊逼荆州、甲戌偏沅巡撫陳睿謨棄荆州、奉惠王走湘潭、自成遣賊將馬守應據夷陵以犯豐、賀一龍趨德安、窺黃麻、辛巳自成至荆州、士民開門迎之、賊入荆州、荆州諸縣士寇蠭起、

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圍承天、知府開門迎賊、巡撫宋一鶴時守城下、城巷戰、將士勸之走、一鶴不聽、揮刃擊殺賊數人、死、鍾祥知縣蕭漢有賢聲、賊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無赦、乃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當屠爾寺、僧謹視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經、賊改承天府曰揚

武州遂犯顯陵巡按李振聲守陵迎降賊賊列之上班振聲自以與賊同姓肩輿出入營中揚揚自得自成坐陵殿大會羣賊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亦降于自成自稱天文禮樂兵法地理俱該洽請賊發顯陵怨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分兵陷潛江京山諸縣遣賊將攻德安乙巳陷雲夢丙午陷孝感丁未自成汝才至黃陂知縣懷印走賊設偽令黃陂士民殺偽官賊怒反兵攻黃陂屠之夷城垣為平地戊申陷景陵賊別將陷德安自成馳檄黃州指斥乘輿偽托仁義以誘遠近黃州守將王允成棄城順流東下掠江上客舟大擾江南北方國安諸將退屯漢口賊大隊逼漢陽左良玉自金沙渚東下九江遂至于蕪湖　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既而連陷荊襄鄖郢席捲河南有衆百萬始侈然以為天下莫與爭思據有城邑擅名號矣羣賊俱奉其號令推自成為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號汝才曰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自成據襄陽號曰襄京其餘所陷郡縣俱改易名號修襄王宮殿設官分職武官有權將軍等九品文官有太師六政府諸品封崇王由櫍為襄陽伯邵陵王在城保寧王紹圯肅寧王術授俱降賊改封伯偽吏政府侍郎喻上猷薦列荊州紳士賊下檄徵之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偽檄下萬策自經開先觸墻死楊永裕又勸進牛金星不可乃止　二月庚午李自成遣賊陷麻城城空無人賊回屯德安自成分兵為四老回回守承天羅汝才守襄陽革裏眼往黃州自將其一癸未自成攻郏縣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一晝夜殺傷甚衆賊百道環攻一鼓而拔縱兵大殺李貞大聲叱賊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妄殺何為罵賊不已自成怒褫其衣倒懸于樹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之上帝以殺賊賊斷其舌剮之母喬氏及妻俱死　三月乙未澧州土賊勾李自成陷常德常德富强甲湖南生齒百

萬積粟支十年巡撫陳睿謨遇賊于郴先奔士民無固志賊遂陷之自是長岳諸府相繼俱陷而雲貴路梗矣 丁酉命大學士吳甡出督師給五萬金旌功以大理評事萬元吉為職方員外郎仍充督師軍前贊畫兵部尚書張國維請隨輔臣躬率六軍討賊優詔答之 癸卯李自成襲殺革裏眼左金王并其衆 甲寅左良玉引兵自池口西上屯安慶傳制襄承失守明法具在左良玉憫其久勞行間責令圖功自贖方國安陳可立革職充為事官殺賊 夏四月李自成殺羅汝才并其衆降將惠登相王光恩在鄖陽陰使人招汝才所部多犇降之自成怒攻鄖陽登相光恩屢敗之自成遂築長圍以困鄖丁酉陷保康知縣石惟壇死之辛丑自成遣賊將以兵十萬至禹州守將楊芬張朗先期具禮迎賊賊設偽官之任 甲申下詔厲將士討賊告諭天下 五月河南所在擒斬偽官 李自成在襄陽所造宮殿皆傾塌遂屯移鄧州益兵攻鄖陽王光恩禦之賊屢戰不利孫傳庭復遣高傑以兵援鄖陽擊賊敗之賊退屯襄陽拘鐵工晝夜造鐵鉤釘各萬餘謀向潼關踰越山險 戊申上諭轉臣甡奉命督師討賊自當星馳受事乃三月以來遷延不進將出都門籌畫不固若在行間何以制勝還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詔趨孫傳庭作速勤寇 丙辰李自成攻袁時中殺之并其衆 巡撫河南秦所式上言中州大勢闖曹蹂躪五郡八十餘城盡為瓦礫及革左諸賊由宛汝跨江漢旬日陷數名郡此流寇之大畧也自永城以至靈閿自宛汝以抵河岸方千里之内皆土賊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棲山結寨日事焚掠此土賊之大畧也辦賊必須兵舊撫餘兵不及二千陳永福餘兵不及四千合卜從善三千人亦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畧也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淪没河北强半蒿萊額賦五十萬昨年完不及二十萬撫鎮闕餉五月有餘此糧餉之大畧也轉餉必須民自經寇十

餘載、人烟幾斷、守城修河轉運、至于稚子荷旗、老婦鳴柝、此民生之大畧也、撫民必須官、按除目則有人、稽地方則無官、或年餘不赴、或士圖寄命、此官吏之大畧也、敗壞已極、惟願皇上速發內帑、亟練精銳、佐以土寨、開荒選牧、庶有濟乎、時上召保定巡撫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欷歔泣下、標又上言屯田及車戰諸策、上善之、是月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藩、實棄城走、乞敕諭各藩、并覈王永祚等棄城之罪、上不問、

六月丁丑、立賞格、購李自成萬金、爵通侯、購張獻忠五千金、官極品、世襲錦衣指揮、餘各有差、

進孫傳庭兵部尚書、總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剿寇軍務、仍總制三邊、鑄督師七省之印、

李自成大造戰艦于荆襄、遣老回回攻常德、自成謀自王于荆、其親信大帥二十九人、分守所陷郡邑、自成自隨騎兵五營、營精騎二千、步兵十四哨、哨精卒三千、劉宗敏總步、白旺總騎、每屯以騎兵一營外圍巡徼、晝夜更番、餘營以次休息、警候嚴密、入不得逃逸、逸者追獲必磔之、營兵不許多攜輜重、兵各攜妻孥、生子棄之、不令舉、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咸掠為養子、為奴隸、故每破一邑、衆輒增數萬、每一精兵則蓄役人二十餘、其馱載馬騾不與焉、衆實五六萬、且百萬也、雖拔城邑、不聽屋居、寢處布幕、彌望若穹廬、其甲縫緜帛數十重、有至百者、輕而韌、矢鏃鉛丸不能入、每戰一騎兵必二三馬、數易騎、終日馳驟、而馬不疲、嚴寒則掠茵薦布地以藉馬足、或剖人腹為馬槽、實以芻椒飼之、飲馬則牽人貫耳、流血雜水中、馬習見之、遇人則嘶鳴思飲啖、馬行兵倏忽、雖左右不知所往、雞再鳴、並起蓐食、鞴馬以俟、百萬之衆、惟自成馬首是瞻、席卷而趨、遇大川、則囊土壅上流、雖淮泗諸水、亂流而渡、百萬合營、不攜糧、隨掠

而食飽則棄餘有斷食斷鹽數月者臨陣鐵騎三重反顧則殺之戰不勝馬兵陽北官軍乘之步兵拒戰馬兵繞而合圍無不勝矣以牛金星為謀主日講經一章史一通每有謀畫集衆計之自成不言可否陰用其長者人多不測也其攻城分晝夜為三番以鐵騎布圍步兵內薄向城人戴鐵冑蒙鐵衣攜椎斧鑿城得一甎甓即還易人以進穴城可容一人則一人匿之畚土以出以次相繼遂穿空旁劖迤四五步留一主柱巨絙繫之去城十百丈牽絙倒柱而城崩矣望風降者不焚殺守一二日殺十三四或五六日不下則必屠矣殺人數萬聚屍為燎名曰打亮城將陷以兵周布濠外縋城者殺之故城陷必無噍類掠馬騾為上功次軍仗次幣帛衣服次珍寶其金銀恆散棄之或以代鉛置礮中屠城則夷其城垣令後莫與為守立投順牌四凡破城四向負牌至村落降者即負牌過別村否則加兵牌所至日蹙千里性慘酷斷耳刖目截指折足剖心鏤體日以為常談笑對之其兄從秦軍來自成獲而殺之性又澹泊食無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嫗不蓄奴僕無子以李雙喜為養子嗜殺更酷于自成自成在襄陽以搆殿鑄錢皆不成斬一謀士令術士問紫姑卜之不吉因立李雙喜為太子改名洪基以厭之鑄洪基年為錢又不成七月聞秦督兵將至留毛賊守襄陽家口自成率精銳往河南

庚子督師孫傳庭發兵潼關分道進討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洛陽之下池塞檄左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寧夾擊賊大營移向宛雒詔薊遼總兵白廣恩四川總兵秦翼明入衛土漢官兵陝西三鎮兵俱隨督師進討傳庭以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為中軍命秦翼明出商雒為犄角總兵王定官撫民率綏夏二鎮兵為後勁八月辛未傳庭師次閿鄉自成盡發荊襄諸賊俱會于河南步賊沿河列守自汜水至滎澤伐竹水結筏人佩三葫蘆

將渡河先驅千餘賊北渡總兵劉弘起以兵逐之復渡南岸丁丑牛成虎率諸將前驅遇賊于洛陽擊破之再敗之河岸追奔至汝州成虎以孤軍無繼退屯澠池九月己亥傳庭次汝州僞都尉四天王李養純率所部來降知賊并兵守寶豐傳庭進軍寶豐合圍賊堅守不下壬寅自成以輕兵來援戰于城東白廣恩高傑盧光祖分兵逆戰却之癸卯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諸將復擊走之傳庭曰寶豐不即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僞州牧陳可新等數千級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口賊滿營痛哭誓殺官兵壬寅傳庭自朱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又道淖未至士馬俱飢或勸傳庭旋師就運傳庭曰軍已行即還亦飢奚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甲辰傳庭復郟縣縣俱窮民集騾羊二百餘頃刻分臠食盡不足給己酉命河北山西就近餉傳庭軍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官軍前鋒擊斷自成坐纛進逐之賊披靡賊營逃亡者相屬時傳庭前鋒盡收革左故部皆致死于賊而高傑統諸降賊備悉賊中曲折自成遣其弟一隻虎逆戰三戰三北自成奔襄城諸軍進逼之自成累敗而懼挑土築墻自守已食匱賊有飢色

初自成在河南以河雒荆襄四戰之地且荒蕪赤地千里關中其故鄉也士馬强甲天下據之可以霸乃謀西向憚潼關天險將從淅川間道入陝如不能則從楚豫下淮安金陵可襲而有也既至陝州屢敗盡發河上屯守諸賊以迎官軍驅所掠難民為前鋒以誘敵官軍屢勝輕敵日馳逐數百里河南所在皆荒諸軍既深入饋餉不繼丙子自成書巨牌行至官軍刻期會戰時襄洛豪傑並起各保塞以逐賊大者萬人少者數千若毛顯文劉弘起沈萬登皆起布衣為將領潛山宋正奇集鄉兵數萬扼險隘賊不敢下承天方國安以兵復承天老回回屯夷陵

官軍擊敗之諸縣多恢復　大雨連旬傅庭軍乏餉壬子兵譟于汝州降盜李際遇陰通賊癸丑賊率精騎大至傅庭問計于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我師困宜駐師分據要害步步為營以薄賊易耳傅庭恐賊遁曰將軍何怯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恩不懌引所部八千人先去賊前鋒名三堵墻一紅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來薄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陷泥淖死者數千人高傑立領上望曰不可支矣麾衆退諸軍盡西走賊驅大隊疾追一日馳走四百里至于孟津官軍死亡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數萬傅庭與傑收散亡數千騎渡垣曲走河北初賊驅難民誘官兵斬獲皆良民也傅庭不知其詐奏賊聞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父識者憂之至是果敗賊別將克汝州殺僇過當戊午自成向潼關白廣恩擊破之孫傳庭亦回軍潼關衆同四萬　十月辛酉朔副總兵沈萬登復汝寧萬登汝寧大俠也聚鄉勇萬餘人李自成偽授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授副總兵是日偽將軍馬尚志蒞任萬登潛遣諜入城因擁衆入誅尚志并諸偽官　壬戌一隻虎陷閿鄉即自成弟李過也疾走至潼關獲督師大轟丙寅賊以轟給守關者乘間突入潼關陷李自成間道緣山崖出潼關後夾攻官軍大潰賊既入關西行一隻虎陷華陰傅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賊合衆數十萬陷渭南傅庭沒于陣知縣楊暄被執不屈死賊屠渭南陷華州戊辰陷商州商雒道黃世清不屈死之賊屠商州乙丑陷臨潼關中人心所在瓦解陝西巡撫馮師孔知寇棘急入西安收保餓賊至辛未師孔督兵出戰陣陷被執不屈死之西安陷按察使黃烱自盡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爾達俱投井死秦府長史章世炯自經死紳士死者甚衆右都御史三原焦源溥罵賊磔死磁州道副使祝萬齡至學宮拜先聖從容自經死禮部主事南居業罵賊死宣撫焦源清

參政田時震俱不受偽職死御史王道純大罵賊不屈死解元席增光舉人朱誼泉俱投井死山東監軍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都司吏丘從周罵賊死餘吏民皆相率降于賊總兵白廣恩逃而追獲降之初自成剽掠十餘年既席捲楚豫始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至是既入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自成據秦王府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富甲天下擁資千萬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之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齊盜何如享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鑒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熟于計必知所處矣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府庫盡為賊有賊分兵狥諸縣皆陷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初自成在楚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擣京師楊承裕欲先據留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擣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為元帥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為全策賊從其計先是賊好殺掠牛金星勸以不殺遂嚴戢其下民間稍安堵輒相誑惑人無鬬志自成遂改西安府為長安榜掠巨室助餉　辛未進白廣恩盪寇將軍勦賊時上信廣恩尚未知其降賊也　李自成分兵畧鄜延中部知縣華堞知城小不支先令妻妾自縊一妾年少遣之其妾亦垂泣投繯華堞遂經死　官兵進勦汝甯一路偽官土寇俱盡河南稍寧　庚寅上始聞潼關失守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總督陝西三邊收拾邊兵相機勦寇應桂聞命飲泣陛辭曰不益兵餉雖去何濟上默然發帑金五萬給軍應桂遷延河上不進　十一

月總兵王定高傑自渭南敗各帥所部奔延安自成命賊將田祇守西安自往塞上甲午高傑聞賊至以兵渡河而東入山西王定奔榆林自成陷延安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數十里於米脂祭墓以五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自成怒親攻鳳翔陷之屠其城壬寅李自成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以大寇繼之備兵副使都任及故總兵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惠顯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無二遂推世威為長主號令繕甲兵賊遣偽官説三日不聽賊怒乙未賊四面環攻城上强弩疊射賊死屍山積更發大砲擊之賊稍卻丙午賊攻寧夏鎮兵逆戰三勝之殺賊精銳數千自成歸西安益發賊往寧夏關中諸賊聞寧夏之敗數萬東奔商雒出潼關復散入河南壬子自成復往攻寧夏丁巳李自成陷榆林榆林被圍諸將力戰殺賊賊死者萬人賊攻益力逾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擁入城遂陷副使都任闔室自經死總兵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榆林為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絕軍士饑困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闔城男子婦女無一人屈節辱身者榆林既屠賊擣寧夏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三邊俱没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自成攻慶陽城中堅守四日力不支城陷備兵副使段復興董琬鄉紳太常少卿麻禧死之屠慶陽執韓王時賊遣偽王往關東靈閿諸路大張偽榜移檄河南郡縣河南西境賊皆設偽官官兵守懷慶府　十二月李自成遣賊入漢中不克高傑在絳州聞李自成將東渡分道東走戊辰至蒲州李自成前鋒度河入山西巡撫蔡懋德先屯平陽至是以歲暮還太原庚辰賊至河津陷平陽知府張嶙然走太原吏民皆降賊殺西河王等三百人高傑聞平陽陷擁兵東下

澤州、山西郡縣聞賊至望風迎欵賊遣僞牌偏行山西、其辭甚悖、　李自成遣賊陷甘州、先是鳳翔蘭州、關門迎賊、賊渡河莊浪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州、乘夜雪登城巡撫甘肅林日瑞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殺甘民四萬七千餘人西寧衛尚堅守不下、至明年二月詐降殺僞官賀錦等

十七年春正月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僭國號大順、改元永昌、自成久覬尊號、懼張獻忠老回回相結為患、既入秦通好獻忠、獻忠厚幣遜詞以報之、自成喜遂僭號牛金星為丞相更定六政府尚書等僞官　三月乙巳李自成自山西抵京師環攻九門、丁未京城陷、帝后崩、　丙辰遼東總兵平西伯吳三桂聞京師陷、帝后殉難遂縞素發哀乞師于我

清討賊、薄山海關、傳檄遠近、李自成聞之大驚脅三桂父襄作書招三桂、令舊將唐通書勸降、且言東宮無恙三桂不答、上書其父略曰、父既不能為忠臣、桂亦安能為孝子、桂與父訣、請自今日、雖寘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書至自成益懼、三桂頓兵山海關、以忠義激將吏規取京師、唐通不能禦三桂、殺賊騎殆盡、初三桂諭其下曰、吾不忠不孝、何顏立天地間、欲自刎、其下俱曰、將軍何至此、吾輩當死戰、遂大破賊、己巳京城外、徧張吳三桂檄、共約士民縞素復仇、一時都人皆密製素幘、庚午李自成率兵六萬東行、劉宗敏李過等從之、挾太子永王定王吳襄自隨、太子二王皂幘綠衣、各一兵拖之馬上、都人擁觀、多隕涕、甲戌李自成向永平丁丑吳三桂大破賊于關門、賊初破京師精銳不過萬數、所至虛聲脅下、未常經大敵、既飽掠思歸、聞邊兵勁、無不寒心、自成知成敗決于一戰、益驅賊連營並進、三桂悉銳出戰、無不一當百、奮擊殺賊數千人、賊亦賈勇疊進、自成挾太子登高岡立馬觀戰、賊衆三面圍三桂兵、三桂

兵東西馳突賊散而復合我
清兵至繞出三桂右所向披靡莫當自成策馬走諸賊遂大潰自蹂踐死者數萬人諸軍分道
乘之殺其太師五人奪輜重無筭自成以數千騎急走永平戊寅自成遣使赴軍中議和三桂
曰歸我太子二王速離京城使鍾簴如故而後罷兵自成請旋師如三桂言求和三桂許之自
成拔營而西己卯三桂追賊于永平又破之賊奔竄還京師毀京城外民居數萬間并夷牛馬
墻稍遲者殺之凡數萬人三桂兵壁城自成合兵一十八營以拒戰三桂進攻之連拔其八寨
斬首二萬自成殺吳襄首以高竿懸城上盡殺襄家三十八口三桂披髮墜鞍哭于地三軍感
憤怒拔刀砍地誓殺賊　丙戌李自成自稱帝即位于武英殿偽磁侯劉宗敏扶創出平立不
拜曰爾故我等夷也偽官皆拜宗敏不得已再拜而退丁亥昧爽李自成出齊化門西走先運
薪木積宮內縱火發砲擊毀諸宮殿又燒九門雉樓火光燭天先是三桂知賊將西走設疑兵
于西山密取酒罌數千實以石灰夜埋齊化門道上上覆浮土賊萬馬並馳而出踐罌皆穿馬
足驚踣後騎相壓奔石灰迷目不可眎疑兵遠譟以驚之賊陣大亂三桂望城中火作知賊走
燒城而西追奔三十里賊馬騾俱重載日行數十里追兵至盡棄其輜重婦女自蘆溝至固安
百里盔甲衣服盈路賊兵散去者又數萬三桂徐收所棄已逾數百萬賊既得脫西走三桂復
率大兵追賊至保定賊還兵而鬬奪擊破之又追破之于定州北奪其婦女二千獲輜重無筭
招降潰賊萬餘人自成屯真定既屢敗憤極復勒精騎擊三桂三桂兵張兩翼以進擊斬其大
將三人首萬級自成大敗還真定益發兵攻三桂三桂接戰自晨至晡未決三桂分兵疊戰自
成漸引却自成中流矢墜馬掖而騎馳還營即拔營西走度故關入山西三桂以兵逐之及關

而止遂還軍京師　李自成自幷陘西行至平陽分兵守山西諸監益發關中兵西攻漢中陷之　李自成復遣兵出潼關攻掠河南又遣降賊叛將馬科至四川略保寧一路　吳三桂追賊入山西時西部復攻臨洮甘肅以牽之自成數戰不勝遂棄山西走西安我
清兵西伐李自成合賊數十萬悉銳迎戰鐵騎衝堅而入賊披靡斬首數萬劉宗敏田見秀等俱死賊衆大潰棄西安走商雒丙子自成棄陝以兵出潼關分軍為八營三道俱下南畧地至襄鄖我
清兵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荊襄李自成南奔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陽部賊亡大半然尚擁衆十餘萬乏食遣賊將四出抄掠黔陽四境雞犬皆盡川湖何騰蛟進攻之自成營于羅公山倚險築塹為久屯計勢彌蹙食盡逃者益衆自成自將輕騎抄掠何騰蛟伏兵邀之大敗殺傷幾盡自成以數十騎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築堡自守合圍伐鼓共擊之自成麾左右格鬬皆陷于淖衆擊之人馬俱斃村民不知為自成也截其首獻騰蛟驗之左臚傷鏃始知為自成李過聞自成死勒兵隨赴僅奪其屍滅一村而還結草為首以衮冕葬之羅公山下賊諸將奉李過為首改名李繡渡湖入險山中後改名李赤心羣盜俱散

谷應泰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史稱關中大祲而三輔寇盜縱橫周官荒政十二而興大役以業貧民至若青徐歲饑樊崇以起長垣歲凶仙芝作亂蓋揭竿之變往往由于請嗸之匱也況乃汰郵驛減冗卒使亡賴奸人無所得衣食則益煽而為亂走死地如騖耳崇禎之初銳意恭儉東南織文西北游徼並行裁罷而李自成以驛胥失職值饑民不沾泥等倡亂延安因往從之又與耿如杞潰兵相合旬月之

間眾至萬餘推為闖將蓋潰兵得飢民則嚮道既精飢民得潰兵則壁壘益厚又況延綏
地連邊鎮俗嫺弓馬民多獷悍秦長西陲雄制列國唐起靈武終復兩京揆之自成起事
雖屬毛賊實則勁旅也此時明察之官剽銳之將使當厚集眾師一鼓擒滅比之唐周上
書馬元車裂宋賢謀亂鷹揚捕斬斯為得之而乃養癰生大馴致蔓延此豈非計之失耶
雖然自成之起延安也自秦入豫由蜀躪楚轉寇關東僭號襄鄧十餘年之間曹文詔敗
之于商雒陳奇瑜敗之于漢中左光先敗之于富平左良玉扼之于武關賀人龍破之于
靈陝孫傳庭敗之于襄城亦未嘗不自縛乞降投繯引決而究至狼奔豕突死灰復然者
則以號令乖方韜鈐不飭中朝無良平之謀而行間無李郭之將也乃者車廂峽之困自
成解甲矣而更給票免死興平武功之捷自成計阻矣而乃緩兵待撫崤函合圍之舉自
成坐斃矣而云圍師必缺又且得臣之猛按劍行誅節度之師同日奔潰以至嗣昌仰藥
于前傳庭陣亡於後而天下事不可為矣自成乃更北攻寧夏略定三邊東搗居庸長驅
京邑洎乎祿山陷都惟事聲色黃巢入篡大掠貲財突令言于宜春坐朱泚于北闕遂使
銅駝榛莽鐘簴灰銷自古潢池之禍未有若斯之酷者也嗟乎彼自成者非有殊才絕力
不過狡黠善騎射耳而謀主牛金星顧君恩輩則井窺之智也孽黨劉宗敏白旺等則瘈
犬之猛也奈何千丈之隄潰于蟻穴天府之險踣于困獸哉以予論之假令貨賄屏絕則
將必盡材文法便宜則權不中制而又有武侯以興復自任晉公以討賊自効者即寇雖
鴟張不難一舉而撲滅之也然則顛覆之禍固當責之廟算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八終

甲申之變

懷宗崇禎十七年春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城破鳳陽地震　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賊掠河東河津稷山榮河絳州一路俱陷自成偽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予十金代投以為詐斬之上憂寇臨朝而歎曰卿等能無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晉人頗知寇中事臣願以家財佐軍可資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又曰進士石𥗉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盜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寇立功否亦内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上欲用石𥗉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癸丑夜星入月中占云星入月中國破君亡　乙卯上命大學士李建泰出師行遣將禮命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上臨軒廷授建泰節劔備法駕蹕御正陽門賜宴餞之命五府掌印侯伯内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親賜巵酒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上目送之良久返駕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憂之授進士凌駉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軍敕李政修罷隨輔臣軍前效用以郭中杰為副總兵充督輔中軍旗鼓西洋人湯若望隨行條火攻水利進士程源私于監軍凌駉曰此行也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為矣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建泰家且破因遲行日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兵逃歸者三千人行至廣宗紳衿城守不納攻三日破之殺鄉紳王佐箚知縣張弘基是日即移兵出城初建泰承上寵命侍有

家財可佐軍需已聞家破進退失措逡巡幾內而已　二月朔上平旦視朝忽得僞封啓之其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朝罷遂不復問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懷慶不守福王出奔與太妃相失遂至衛輝依潞王自成至太原太原無重兵為守山西巡撫蔡懋德遣牙下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于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殁城中奪氣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絶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皆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讀之多為扼腕蔡懋德知事必不支寫遺表令監紀賈士璋間道奏京師中軍盛應時見之退歸先殺其妻子誓將死敵初八日風沙大起賊乘風夜登城懋德應時策馬赴敵死趙布政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十六員咸死之賊屍之干城　李自成至黎城他將陷臨晉上下罪己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豢養肆廿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積成丘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絶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

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冨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没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詔下賊前鋒已至大安驛議京師城守賊至忻州官民迎降遂攻代州五臺官吏迎降總兵周遇吉守代州出奇奪擊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賊合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守甯武關賊陷懷慶抵固關分趨真定保定督輔李建泰兵過東光不戰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上至是始聞山西全陷命跡訪諸王遣内官監制各鎮太監高起潛監甯前鎮盧惟甯監天津通德臨津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勳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牛文柄監衛輝懷慶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先監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西協兵部言各處物力不繼而事權紛挐反使督撫藉口上不聽　真定兵叛降賊知府丘茂華聞儆先遣家人出城總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伺標登城畫守禦刲標城外殺之出茂華茂華遂檄屬縣叛待寇賊數騎入城收帑籍近京三百里寂然無言者　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往天津進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甯魏藻德辭新銜允之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遁遂止藻德等不遣　詔徵天下兵勤王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於文華殿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

志已定毋復多言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　前總督陝西余應桂奏賊衆號百萬、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可、天下鎮將、河南左良玉關東吳三桂並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清土國寶劉良佐葛汝芝及副將丘磊惠登相王光恩孔希賢金守亮等、合之調赴軍前會師真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賜以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　大學士陳演乞休許之、賜金幣、始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求去、　寇薄寧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大砲擊賊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殺賊巨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或為賊策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為識、見戴帽者擊之、遞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鬬、被流矢、牙兵且盡、見執、罵賊、賊矛于市、磔焉、遂屠寧武、嬰稚不遺、李自成既殺遇吉嘆曰、使守將盡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寇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理糧儲、戶部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六日、殺代府宗室殆盡、留偽將張天琳守之、天琳殺僇凶暴、閱兩月、陽和軍民約鎮城軍民內應、殺天琳、

二月己丑、命部院廠衛司捕各官譏察奸宄、申嚴保甲、巷設邏卒、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不許、召兵部尚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治陳川諸生張鐸于中左門、鐸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耆臣輔之、　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胤偵寇所向、

庚寅召文武大臣科道于中極殿問今日方畧奏對可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乏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餘皆練兵加餉習聞也是日命内監分守九門稽出入京城武備積弛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至是命襄城伯李國楨提督城守守西直門各門勲臣一卿亞二諭文武各官輸助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辛卯督師大學士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還願奉太子先行壬辰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上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寍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救印劉澤清實陞一級劉良佐周遇吉高傑馬岳馬科姜宣孔希貴黃蜚葛汝芝高第許定國王承胤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吉楊御蕃各陞署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沆分別應加實署始棄寍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清前命移鎮彰德因縱掠臨清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已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　賊犯保定大學士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毓峒從子振孫以武舉效力行間登城射賊多應弦而斃城陷衆解戎衣自匿振孫王補襜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姪也賊支解之毓峒子婦陳氏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一時盡投于井張抱孫于懷同下侍婢四人亦從下　乙未命太監馬思理馳赴大同督兵援勦　李自成

宿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騶郊迎、三十里、軍民聚謀籍籍、巡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應、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燃火、兵民競挽其手、之馮乃奪士卒刀自刎、宣府軍民俱迎降于賊、鄉紳張羅彥自殺　上按籍勳戚大璫、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為倡、奎謝無有、高泣諭再三、奎漫詞以對、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其額、奎匿中宮所畀二千金、僅輸三千金、太監王永祚曹化淳助至三萬五萬、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于門曰、此房急賣、復雜出雕鏤玩好諸物、陳于市以求售、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魏藻德首輸百金、陳演既放未行、召入、訴清苦、百官共議捐助、勉諭至再、最後每省限額、浙江六千、山東四千、先後共二十萬、時諭上等三萬金、皆無應、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前三門巨室、各輸糧給軍、且贍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不樂、而止、或謂從逆官吏多非其心、請赦河南北所俘偽官、以擒賊黨。　丙申大風霾晝晦、命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薊遼王永吉節制各鎮、俱聽便宜行事、賊警益逼、有勸上南遷者、上怒曰、卿等平日岩營門戶、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曰、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寇、敢有訛言惑衆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　庚子上召對、惟問兵餉、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議增兵外城、則內闕、增兵內城、則外闕、襄城伯李國禎在事、亦不敢抗王承恩　辛丑分營都門、設大砲上、又召對羣臣、問禦寇方

畧諸臣皆噤喑不能對、廷臣舉兵部職方司員外萬元吉知兵筭任司馬、　給九門守者人百錢、召前太監曹化淳可守城　南京孝陵夜哭、　癸卯風晦、寇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僞死私遁、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僞權將軍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舘暫繳、京師大震、詔三大營屯齊化門外、　甲辰賊陷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鑅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鑅拔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傳檄至京師、先是上知寇儆益急、下吳麟徵請徙寧遠疏飛檄趣三桂入關、三桂徙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是日始及關、賊騎已過昌平矣、太監高起潛棄關走西山、賊分兵掠通州糧儲、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琦對中旨、授給事中、餉以次對、未及半、秘封入、上覽之色變、卽起入、諸臣立俟移刻、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羸弱五六萬人、內閣數千人、守陴不充、無炊具、市飯為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而賊自破中原、旋收秦晉、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輦金錢、氈罽飾為大賈、列肆于都門、更遣奸黨挾貲、充衙門掾史、專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卽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迤平則門而西、營兵屯近郊者、詰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實皆賊候騎也、時人心洶洶、皆言天子南狩、有內官數十騎、擁護出得勝門矣、守門皆內官為政、卿貳勳戚不得上、乙巳昧爽、開西直門、納避難者、內官坐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啟、無敢詰問、勳戚大臣惟坐視而已、　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

監王之心尋拭去漏下巳刻急足叩城下曰遠塵衝天寇深矣守城内臣使騎探之報曰哨騎也不為意日且午有五六千騎彎弓貫矢大呼開門守卒亟發砲斃二十騎難民死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大至方報過蘆溝橋俄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蒺藜鹿角皆為賊有賊反礮攻城轟聲震地京軍五月無餉一時驅守率多不至每堵一人多不及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馬馳闕下汗浹霑衣内侍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相見不可多得矣内臣叩之曰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上召入因命内臣俱守城譁曰諸文武何為且言官止内操我甲械俱無奈何或曰我輩月食五十萬效死固當乃請如巳巳歲所派數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金者或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錦衣衛千户丙午寇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懼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燄鳴之猶揮手示賊賊稍退礮乃發賊驅居民負木石填濠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盡傳城陷闔城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化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填西直門因單騎馳入西安門吏部侍郎沈惟炳守門曰内守有宦寺百官不得入奈何麟徵排門而入太監王德化語麟徵曰守城人少奈何請增益之麟徵至午門遇大學士魏藻德止之曰兵部調度兵餉巳足公何事張皇耶藻德且出閣上方休公安從入麟徵流涕固請得以非時見藻德挽之出是日封劉澤清東平伯時左諭德楊士聰衛胥文入直語閣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遺劉清澤且臨清地近可虞也閣揭上得封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至正陽欲登城中貴拒之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

曰留一人下為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為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見大內盛稱賊勢重皇上可自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為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縋下勳語守璫王則堯褚憲章輩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贈司禮監太監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至是方知勳固從賊為逆也兵部尚書張縉彥奏曰時勢如此危急臣屢至城閫欲覘城上守禦輒為監視抑沮今聞曹化淳王化成縋賊杜勳上城未知何意恐有奸宄不測章上上手書遣縉彥上城按之至城內監沮之如故示以上傳始登問杜勳安在云昨暮上今晨下之已上聞無容致詰又曰尚有秦晉二王在城下亦欲通語縉彥曰秦晉二王既降寇如何可上化淳拂衣去因閱城上守卒寥寥兵部侍郎王家彥痛哭云賊勢如此監視將營兵調去李襄城處尚有十之四家彥所守兩堵僅一卒語未竟城下坎墻聲急太監王承恩砲擊之連斃數人化淳化成飲酒自若縉彥馳至內閣約同奏至宮門傳止之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即有之何足當賊乃罷已召王承恩亟飭內員備親征申刻彰義門啟蓋太監曹化淳獻城開門也賊恣殺掠前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創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上不能寢內城陷一閹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何往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來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連沃數觥嘆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

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上召公主至年十五嘆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上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召王承恩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南門手持三眼鎗雜內豎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閽人辭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天且曙矣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太監王承恩對縊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已得硃諭也不知內臣持硃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反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　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微雪須臾城陷賊先入東直門殺守門御史王章守卒蟻墜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塞巷大呼民間速獻騾馬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內臣前導兵部侍郎王家彥自經于民舍大學士魏藻德等未聞變猶傳單醵金方岳貢范景文方傳導至西長安門亟還賊千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於是俱門書順民太子走詣周奎第奎卧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兩宮已自盡宮人號泣出走宮中大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成國公第尚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肩仆地與宮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何新曰賊已將入恐主公遭其辱且至國丈府中避之乃

負之出、午刻李自成氊笠縹衣乘烏駮馬、偽丞相牛金星尚書宋企郊等五騎從之、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環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一二百人、自成自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手發一矢中坊之南偏、至承天門、自成顧盼自得、復彎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趨而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司禮視印太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先迎德勝門、令仍舊任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因集選百餘人、餘皆散去、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偽尚璽卿黎某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自成登皇極殿、據黼座、牛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于朝、禁民間諱自成等字、自成同偽都督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秩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之、賊分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等、亦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眢井、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紿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攜出、費氏復紿曰、我實天潢之胄、義難茍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　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為宋王、太子不為屈、辛亥改殯先帝后、出梓宮二、以丹漆殯先帝、黝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袞玉渗金靴、后袍帶亦如之、

谷應泰曰、粵稽懷宗。以戊辰即位。而李自成諸賊。即以是歲起延安。禍本相尋。若與俱始焉。自茲以後。懷宗未明求衣。徵兵檄餉。日以討賊為事。而自成輩蹶而復振。有同鳥獸之

散忽若鳶烏之聚遂使民勞板蕩將賞妖氛蓋至十七年之久而黄巢直逼闕門赤眉大入内地雖有智者又安所謀禦敵哉乃若正旦風霾孝陵夜哭恒星入月帝曜下移則天變見矣又若僭號咸陽畧據太原突入居庸驟窺畿輔則地險失矣更若勤王之徵徵者未赴罪己之詔聞者不感飾貴吏于輦下而機務盡輸誘撥馬於營中而偵刺鮮實則人事去矣當此之時茍且以自救忍恥以圖存者止三策耳余應桂請會師真保吳麟徵請徙帥入衛范景文李邦華請遷國南都此其可行者也然而發言盈庭是用不集者智絀于晚圖而事乖于窘步也卒之北門鎖鑰盡授貂璫東閣鼎鐺徒聞肉食帑多瓊林之聚兵多祁父之呼奪禁門而不啟幸戚里而却返斯時虞淵日墜空想揮戈周鼎天移誰能没水蓋至後宮賜盡三王出奔國破家亡既血飛于繡襪生人死別又腸斷于桓山豈非涉亂世而多艱生皇家而不幸者乎更可哀者酌卮内殿望火南宮殺身取義甯從青蓋之占披髮投繯不入景陽之井然且朕屍可裂民命毋殘恨結幽泉言存衣帶語云國君死社稷又云亡國正其終宜乎蓐螻之暬御誓欲前驅而茇舍之大夫相從地下也然而致禍有由因衰激極彼周業衰于幽厲不在愍狐漢道替于桓靈豈關蜀郡故明不亡于武皇者以孝宗之蘊澤厚而明無救于懷帝者以熹廟之留毒長也乃論者又以善善惡惡郭公致亂知人則哲帝堯所難即懷宗遺詔亦以諸臣誤國理或有然爾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九終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

甲申殉難

懷宗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賊李自成陷京師帝崩于煤山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范景文死之初賊犯都城景文知事不可為嘆曰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埸少樹功伐雖死奚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歛泣入告聲不能續翌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經家人解之乃賦詩二首潛赴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經

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難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責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為別酬漢壽亭侯像前遂投繯題几案云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因詔家人曰若即欲殮必大行殮方收吾屍乃縊死三日後賊突入見之顏色如生賊驚避他去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

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嘆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得為東宮導一去路死庶可無憾已矣勢不可為矣乃題閣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祠中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詞于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死乃更飲藥而卒

大理寺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盡焚其生平所著述及評騭諸書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訖遺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繫帛奮身絕吭而死

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賊犯都城奉命守得勝門城陷家彥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僕收其遺骸歸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賊犯都城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其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大人妻曰爾死吾亦死章明以頭踣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止留一婢在側章明視妻縊取筆作詩已復大書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為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緋自縊囑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

左諭德馬世奇是日方蚤食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柰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若辭我去耶二妾言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並入室自縊世奇亦遂縊家人救之復蘇告曰聞聖駕已南幸矣可為從亡計世奇不應睹二妾已死笑曰若年少遂能死乎乃朝服捧勅北面再拜取冠帶焚之于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囑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復南向拜母端坐引帛力自縊死

左中允劉理順賊入城理順題于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其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吾軍奉李將軍令護衛公何遽死也數百人下拜泣涕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者以劉狀元為最

太常少卿吳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勢急同守者相繼避去麟徵遺友人書曰時事決裂一旦至此同官潛身遠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丁未城陷徒步歸賊已據其邸因入道左三元祠時傳天子蒙塵有勸公南歸不應同官來招之降賊怒揮之戶外遂自經家人救之甦泣而請曰明旦侍祝孝廉至可一訣麟徵許之先是祝孝廉淵以奏保劉宗周被逮留京師淵晨至

麟徵酌酒慷慨與別曰自我登第時夢見隱士劉宗周題文信國零丁洋詩二語于壁數實為之今老矣山河破碎不死何為相對泣數行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籍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暝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書畢投繯死之淵為視含殮乃去

右庶子周鳳翔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外鳳翔赴哭慟絕歸寓遺書訣父有曰男今日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為報矢之來生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

簡討汪偉先是聞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偉恇懅累日不食妻耿氏從容語曰苟事不測請從君共死丁未城陷偉趨吳給事甘來所約同殉難歸與妻耿氏呼酒命酌偉大書前人語于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為兩繯于梁間偉就右耿氏就左既皆縊耿氏復揮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繯正左右序而死

戶科給事中吳甘來賊薄京師兄禮部員外泰來至寓執甘來手泣曰事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城陷傳聞聖駕南出甘來曰上明且決必不輕出乃疾趨皇城不得入返寓家人進飲食卻之有勸甘來潛遁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顧欲苟全求活耶遂作書以後事囑其兄弟簡几上有疏草在日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遜國程濟皆可為也否則求真人于白水起斟鄩于有仍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免之遂冠帶北向拜者五南

向拜者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死

監察御史王章賊犯京師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同巡城至阜城門賊緣堞而上從人駭走賊持刃問曰降否章叱之曰不降賊以刃築其膝仆地遂遇害章子之拭後亦死難于閩甚烈與章同

監察御史陳良謨聞變痛飲作詩為繯于梁欲自盡妾時氏有娠良謨謂之曰吾年踰五十無子汝幸有娠倘生男以延陳氏血食汝必勉之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為賊辱不如無子也妾請先死以絕君念遂入投繯良謨別作一繯與之同盡

監察御史陳純德時提督北直學校行部至易水試士未竟聞都城賊警即戒裝入都不數日城陷自縊死之

四川道御史趙譔巡視中城捕賊諜殺之城陷賊護譔譔瞑目大罵賊怒殺于白帽衚衕

太僕寺丞申佳胤聞城陷投井死

吏部員外郎許直都城陷時傳先帝從齊化門出有客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扈蹕偕行共圖光復直唯之既而出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比聞帝崩號慟幾絕有客從旁慰解動以親老子幼直曰有兄在吾無憂也是夜為書報其父作詩六章起拜闕已復拜父畢自縊死之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

兵部郎中成德賊報急即致書同年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君常忠孝夙稟諒有同心也及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德以雞酒哭奠梓宮前賊怒露刃脅視之不為動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妻張氏亦死一子六

歲德撲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員外郎金鉉、賊攻城急、鉉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耶、事急廡下井是吾死所、鉉慟哭、即辭母往視事、丁未歸、至御河橋、聞城陷、鉉望寓再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齧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滓死之、家人報至、母章氏亦投井死、鉉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錝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而死、

光祿寺署丞于騰蛟、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

副兵馬使姚成、中書舍人宋天顯、皆自盡、

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咸投御河死、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父子俱自經死、又菜傭湯之瓊、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襄城伯李國楨、賊李自成舁帝后梓宮于東華門外、設廠、百官過者、莫進視、國楨泥首去幘、踉蹌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國楨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堦、血流被面、賊衆持之、自成以好語誘國楨使降、國楨曰、有三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扶出、賊以天子禮、藁葬先帝于田貴妃墓、惟國楨一人斬衰、徒步往墓、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于帝后寢前自縊死之、

新樂侯劉文炳、賊破外城、帝召文炳同駙馬鞏永固、各率家下二十餘人、欲于崇文門突圍出、不得、乃回宮、文炳嘆曰、身為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弟適李、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城陷、與弟左都督文耀、擇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其妹十六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

第火燃俱投火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即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亦投井死

駙馬都督鞏永固從帝突圍出不得歸家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仗大書于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樂安公主先薨以黃繩縛子女五人于柱命外舉火遂自剄從之

太傅惠安伯張慶臻聞城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燔死

宣城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

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聞變自縊死

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即為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

錦衣衛千戶高文采守宣武門城陷一家十七人皆自殺屍狼籍于路

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

太監王承恩從帝于煤山帝崩承恩再拜慟哭退而自縊于亭下與大行相望

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百戶挽鍾帶至斷鍾不聽百戶自經

長洲生員許琰聞京師之變悲號欲絕遍體書崇禎聖上四字絕粒七日而死

谷應泰曰聞之君臣大義有死無貳忠孝大節有死無隕以故須漕碎體弘演納肝蕩陰被矢侍中濺血莫不氣激傾輸志堅化碧皜皜乎與秋日嚴霜比潔也然而為之君者或智昏菽麥恩同草芥有若東昏在齊屠肉沽酒孫皓居吳燒鋸截頂而且軹道牽羊莫存末裔東堂索蜜猶丐餘生甚乃騎導劉聰之畋身墜景陽之井莫不義辱宗社形污囚縶

然為之臣者猶尚奮臂不顧蹈難如歸辛賓之死抱而不解吉朗之亡哭而彌罵嗚呼主辱臣死無所逃也況乎懷宗宵旰臨朝唏噓畢命公主捐胸妃后並縊引經死社稷遺詔愛百姓自古亡國正終未有若斯之烈者以故鼎湖弓墜到處攀髯望帝魂歸自然啼血雖穆滿之一軍皆化田橫之五百從死傳美殺身成仁易稱致命遂志蓋亦未為過也考其時闔門同死者中允劉理順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鞏永固金吾高文采是也父與子俱死者少司寇孟兆祥儒生張世禧是也母與妻子俱死者樞部郎成德金鉉是也妻妾從死者大學士范景文左諭德馬世奇簡討汪偉御史陳良謨勳丞于騰蛟是也獨身效死者大司農倪元璐中丞施邦曜廷尉凌義渠少司馬王家彥太常卿吳麟徵庶子周鳳翔給諫吳甘來御史王章陳純德吏部郎許直兵馬姚成中書宋天顯滕之所阮文貴百戶王某知事陳貞達經歷張應選毛維張是也聞難餓死者長洲諸生許琰是也凡此諸臣者無論道術素許至性勃發位列三階榮邀一命莫不推心扼吭追路相從良以衣帶夙銘馮生者固少宮車晏駕蓐蟻者益多耳若乃袁景倩之父子並殲石頭江萬里之夫妻同趨止水甚者一門伏劍闔室自焚雖祖宗豢養之恩亦懷帝拊循之效也論者又以生多誤國死未酬君夫文山開闢宋室何功張巡嚼齒睢陽不守而諸人乃以刀筆之深文詆箕尾之毅魄含血噴人適以自污其口矣又若李國楨斬衰送葬絕命陵前王承恩扶服煤山雉經亭下以至菜傭湯之瓊慟哭梓宮觸石而死抑何盡節之多也嗚呼石窌河西盡有吾君之痛風車雲馬猶聞殺賊之聲予蓋讀懷帝之君臣而嘆其亡國之正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終

56

三藩紀事本末

三藩紀事本末

光緒己亥季秋
慎記書莊石印

DS
735
.A2
L5
v.56

三藩紀事本末序

闖賊肆逆禍及君后明之子孫臣庶不能討
朝念萬古君臣之義不可以不正共怒興師逆成西竄勝朝不共之仇藉以復焉
人出而大難平乾坤之位定矣有明諸藩誠思復仇之大德痛餘氣之未除憑藉 威靈共剪
殘孽迨乎罪人斯得藉土來歸庶幾上順天心下從民願度德量力計無踰此昔殷辛失德微
子抱器歸周夫子刪書不以微子之不正位號為罪而亟稱之曰仁當是時取殷之天下者周
也視
朝之取天下於闖而且為明之子孫臣庶復不共之仇者彼此相衡判若天壤乃微子可以歸
周諸藩顧思僭號自立仁者固如是乎秦人失鹿楚人攫之與楚人爭之可也與攫楚之人爭
之不可也何也義不可也且向也以全盛之天下授之羣盜今也以破殘之疆土抗衡
朝天既厭明德尚思挺而走險豈惟違乎仁悖乎義云爾哉抑亦不智甚矣然猶藩之者何也
曰不沒其實正所以不予其僭也其實藩也則明之祖宗未嘗以統授之也明之百姓未嘗以
統歸之也上不以統授下不以統歸而妄干大號是僭而已矣僭竊之人 王法之所不宥然
則諸藩之隨起隨滅身膏斧鑕夫亦其自取焉爾若夫擁立諸臣獨無罪乎夫伊尹五就管仲
一匡可審所優負而為之君子且不以為過不然則首陽餓夫不聞佐武庚以倡亂也審此而
諸臣之為功為罪瞭若指掌矣酉春多暇檢閱遺編凜 大命之莫干悼王行之自絕因類次
其事而書之卷首時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仲春下浣青浦楊陸榮采南氏書

三藩紀事本末目錄

卷之一
三藩僭號
卷之二
四鎮
卷之三
兩案
卷之四
馬阮之奸
卷之五
王師平南浙
卷之六
王師平閩
卷之七
金王收江右
卷之八
李成棟收粤東
卷之九
魯藩據浙東
卷之十
益藩擾湖東
卷之十一
楊劉萬殉贛
卷之十二
金王之亂
卷之十三
王師南征
卷之十四
何騰蛟徇楚
卷之十五
瞿式耜徇粤
卷之十六
孫李搆隙
卷之十七
孫李奔北

卷之十八
永明入緬
卷之十九
檄緬取王
卷之二十
蜀亂
卷之二十一
鄭成功之亂
卷之二十二
雜亂
三藩紀事本末目錄終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一

青浦　楊　陸　榮　采　南　編輯
吳縣　朱　記　榮　槐　廬　校定

三藩僭號

福王名由崧神宗孫福王常洵之子洛陽陷王避亂南下次淮安值甲申三月國變南中府部等官會議監國鳳督馬士英移書史可法及兵部侍郎呂大器請奉福王可法大器以潞王稍有賢譽持未決而士英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擁兵迎王於江上王至南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四日監國十五日僭即位稱明年為宏光元年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王召史可法高宏圖馬士英入閣辦事姜曰廣王鐸俱為大學士張慎言為吏部尚書

以總兵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分鎮淮上史可法開府揚州督其軍

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

召劉宗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疏論時事一言據形勝江左非偏安之業宜以親征之師東阨淮徐北控豫州西顧荊襄漸恢漸進一言重藩屏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遠劉澤清高傑亦有家口寄江南之說是二鎮一撫皆可斬一言慎爵賞各帥封賞孰應孰濫宜嚴加分別如左帥以恢復而封高劉以敗逃而亦封將誰為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言覈舊官燕京既陷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宜分別定罪又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二三督撫坐

視君父之危亡。未嘗遣一騎入援。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督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止圖定策
未嘗肎移一步。洎乎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而諸臣之計。又不出此。紛紛制作。盡屬體
面更難解者。先帝升遐喪詔。距今月餘。浙中尚未頒至。近省如此。遠省可知。仰惟陛下再切
發哀痛之詔。立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未幾宗周予告去。
遣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原名坤
上崇禎帝謚、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　即皇后、既易思為毅、
追尊建文君為惠宗讓皇帝、景泰為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
王為恭皇帝、尋改孝皇帝、立專廟、
削溫體仁文忠謚、允禮部尚書顧錫疇請也。未幾、錫疇以請削溫謚奪職、
釋高墻罪宗七十五案、
予大學士文震孟謚文肅、劉一璟謚文端、賀逢聖謚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謚文介、詹事姚希
孟謚文毅、兵部尚書呂維祺謚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謚忠襄、隨州知州王燾謚忠愍、懋德謚
尋奪、
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
命總兵王之綱迎太妃於河南郭守義家、洛陽之變、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至是迎之、隨諭工
部於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
御史祁彪佳請禁革詔獄緝事廷杖三弊政。時議復廠衛、人心皇皇、故彪佳言之、戶科給事中
吳适亦言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

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疏入俱不省

八月、以逆案原任光祿卿阮大鋮為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於是太僕少卿楊維垣徐景濂給事中虞廷陛郭如闇御史周昌晉陳以瑞徐復陽編修吳孔嘉參政虞大復輩皆相繼起用、

命錦衣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禮科給事中袁彭年言、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設東廠、然不見正史、嗣後一盛於成化西廠汪直、踰年即罷、再盛於正德逆瑾煽虐、天下騷然、三盛於天啓逆魏之禍、幾危社稷、頃先帝亦嘗任廠衛緝訪矣、乃當世遂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廠衛之盛衰、關世運之治亂、不可不革、疏入、謫浙江按察司照磨、

詔選宮女及內員、廷臣交章諫不聽、

九月、予北京殉難諸臣謚大學士范景文文貞、戶部尚書倪元璐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文忠、副都御史施邦曜忠介、戎政侍郎王家彥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忠貞、大理寺卿凌義渠忠清、太常寺卿吳麟徵忠節、庶子周鳳翔文節、諭德馬世奇文忠、中允劉理順文正、簡討汪偉文烈、太僕寺寺丞申佳胤忠愍、給事中吳甘來忠節、御史陳良謨恭愍、陳純德恭節、王章忠烈、吏部員外許直忠節、兵部主事成德忠毅、金鉉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節愍、立祠賜名旌忠、勳戚惠安伯張慶臻忠武、襄城伯李國楨貞武、新樂侯劉文炳忠壯、左都督劉文燿忠果、駙馬都尉鞏永固貞愍、太監王承恩王之心忠愍、李鳳翔恭壯、大同巡撫衛景瑗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忠壯、總兵吳襄忠壯、周遇吉忠武、補予大學士孫承宗文忠、太常少卿鹿善繼忠節、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各予祭葬、

開納貢助工例、

十月朔命鑄宏光錢

以楊維垣為通政使維垣亟謀起官禮部尚書錢謙益力薦之謙益東林領袖至是附和馬阮為天下所笑明年二月維垣進左副都御史

修興寧宮慈禧殿時廟門告災鳳陽祖陵一日三震而王荒湎漁色工費無度識者知其不堪旦夕矣

十一月補予大學士孔貞運謚文忠薊遼總督吳阿衡忠毅簡討胡守恒文節

二年乙酉正月元旦日有食之

重刊要典楊維垣既任事追論三案力詆王之寀楊漣等而為劉廷元霍維華等訟寃請重定欽案章下吏部尚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追賜卹典贈蔭祭葬謚全者霍維華劉廷元呂純如楊所修徐終吉徐景濂等六人贈蔭祭葬不予謚者徐大化范濟世等二人贈祭葬者徐楊先劉廷宣岳駿聲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許鼎臣徐卿伯陸澄源等雖名不麗者亦賜卹有差唐世濟楊兆升等復起用袁洪勳請追論樊丕袁繼咸皆言要典不必重頒不聽

二月禁宗室入京師

阮大鋮進本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閱江防

予吏部侍郎顧起元謚文莊都督劉源清謚武節

四月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愫伏誅本兵張縉彥首從賊仍授原官總

他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原官

五月 大兵渡江王奔蕪湖十五日 大兵追至蕪湖執王北去丙戌五月賜死

唐王名聿鍵端王碩熿孫父器墭先死聿鍵於崇禎五年嗣立後因率兵勤王擅離南陽錮高墻會赦出南都勿守總兵鄭彩鄭鴻逵撤師回閩適王自河南來因奉之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肎堂巡按御史吳春枝在籍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會議立王監國鴻逵請正位不然無以壓眾心諸臣以監國名正候出關建號未遲李長倩有急出關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一疏而擁立者豔推戴功不數日即定議僭即位於福州時順治乙酉閏六月十五日也改福州為天興府以布政司署為行宮大赦僭改元隆武

以張肎堂為吏部尚書李長倩為戶部尚書曹學佺為禮部尚書吳春枝為兵部尚書周應期為刑部尚書鄭瑄為工部尚書八閩俱設巡撫

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為大學士曾櫻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桂以次至閩皆令入閣辦事閣臣至三十餘人然不令票旨皆王親為之

封鄭芝龍為平虜侯鄭鴻逵為定西侯鄭芝豹為澄濟伯鄭彩為永勝伯戰守機宜悉芝龍為政於是集議戰守兵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十萬戰兵如之合閩浙兩粵之餉不足供兵食乃令撫按以下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借徵錢糧大鬻官爵王屢責芝龍出師於是議兵一出浙東一出江西然每云餉乏終無一軍出關也

改庶吉士為庶萃士

十月曾妃至妃警敏頗知書每羣臣奏事妃於屏後聽之共決進止王頗嚴憚焉

順治三年丙戌正月、王以鄭鴻逵為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為副元帥、出江西、既出關、不行、未幾稱餉絕而還、

命黃道周督師出江西、道周憤鄭氏無出師意、乃請募兵江西、王給空劄百函、持一月糧以行、道周出衢州、至婺源、為　我兵所擒、死之。

蔣德璟疏請行關、遂告病去、

二月、王親征、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來迎、王欲往江右、芝龍固請還師、乃駐劍津、

王子生、大赦、

六月、鄭芝龍還安平、八月、王決計赴贛、二十一日啓行、二十四日抵順昌、　大兵追及、獲之、與曾妃同斬於汀州、

永明王名由榔、桂王常瀛少子、神宗孫、初封衡陽、張獻忠陷衡州、桂王避於梧州、乙酉、王薨於梧、丙戌、唐王死、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閣學兵部尚書呂大器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俱至、以丙戌十月十四日稱監國、十一月、僭改元永歷、以肇慶府署為行宮、以丁魁楚呂大器為大學士、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未幾大器辭入蜀、

追謚唐藩曰思文、

以王肇基為司禮太監、遂擅朝政、於是戶部郎中周鼎瀚內批予給事中、兵部侍郎王化澄內批予尚書、廷臣爭之不聽、

李永茂去、以疏薦劉湘客王肇基持之、被斥故也、

以朱治澗為兩廣總督、守肇慶
順治四年丁亥二月、以瞿式耜嚴起恒為東閣大學士、
以錦衣指揮馬吉翔掌絲綸房事、同票擬、
三月進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守桂林、
五年戊子四月、王子生、大赦、
召舊輔何吾騶黃士俊為東閣大學士、
六年己丑冬十月、封黔鎮皮熊為匡國公、播鎮王祥為忠國公、防滇寇也、
七年庚寅春正月、王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胤守肇慶、二月、下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詔獄、彭以反正功、免議、堡與時魁並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年時朝士各樹黨、從李成棟至者袁彭年曹曄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自誇反正、從廣西扈行者、朱天麟嚴起恒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自恃舊臣、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李用緝堵胤錫王化澄萬翱程源郭之奇、皆內倚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倚李元胤、元胤成棟子也、彭年等附之、時號五虎、於是互相攻訐、無虛日、王知羣臣水火、令盟於太廟、然黨結益固、不可解、堡尤恃彊、化澄吾騶相繼排去、貞毓等欲排之、而畏元胤、不敢發、是春、王赴梧州、元胤留肇慶、邦傳率兵援廣州、貞毓乃合御史程源等十四人共訐之、
八年辛卯春二月、孫可望遣賀九義殺大學士嚴起恒、追殺督師兵部尚楊鼎和於崑崙關書并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等、並執閣學楊畏知以歸、殺之、

以吳貞毓為東閣大學士

九年壬辰二月、孫可望遷王於安陸所、改陸為隆、升所為府、後復改為安龍

十年癸巳二月、王使林青陽於李定國、約來迎也

十一年甲午三月、孫可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隆、殺大學士吳貞毓及張鐫等十八人、并議廢后、后泣訴於王乃止

十三年丙申、孫可望自置內閣六部等官、以文安之為東閣大學士、安之走東川、李定國護王遷雲南、

十六年己亥、王入緬、

十八年辛丑、緬人執王歸於　王師

十月、從官請造庚子歷從之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二

四鎮

崇禎甲申、封黃得功為靖南伯、福王僭立、進侯、令駐儀真、命總兵劉澤清為東平伯、駐廬州、總兵高傑為興平伯、駐瓜州、總兵劉良佐為廣昌伯、駐臨淮、大學士史可法開府揚州、兼督其師、得功榆林衛人、素忠勇、醉後運雙刀如飛、每戰、血漬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脫、軍中呼黃闖子、建功河北、與良玉先得封、傑本闖賊部將、竊自成妻邢氏來歸、積功至總兵、京城陷、傑南走、福王設鎮、淮上諸將皆欲得揚州、而傑先至揚、民畏傑淫毒、不納、傑遂攻城掠婦女、可法議以瓜州予傑乃止、九月、移鎮徐泗、而家屬寓揚、得功故守廬州、可法慮傑難制、乃移得功儀真相牽

劉、傑死後。得功乃駐廬州也、時東萊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稱兄弟、得功聞其將至、率騎三百迎之、高郵、傑疑得功圖已、潛帥精卒伏道中、得功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得功出不意、舉鐵鞭走、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將舞槊直前取得功、得功反鬬、挾其槊、而挾之、復殺數十人、聲咆哮如雷、躍入頹垣中、乃免、所隨三百人、無一存者、而儀真兵將亦被傑劫殺傷過半、得功大忿恨、歸訴於朝、願與傑決死戰、可法命萬元吉和解之。適得功值母喪、可法命傑以千金為賻、乃止、傑以得功事解、感可法、與謀恢復、請調得功澤清赴邳宿。而自提兵趨歸開。且瞰宛洛荊襄。以為根本。可法壯之。然揣知得功。必不為傑後繼。故不調。仍駐儀真、傑復具疏言、自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為江南門戶已耶。伏乞和盤打算。定期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隨發總兵李朝雲赴泗州、參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八月、可法巡淮安、閱澤清軍、隨具疏請餉為進取計、九月、巡儀真、閱得功軍、十月、聞自成敗還陝西、傑即率兵進、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為經略中原根本、時諸將各分汛地、自王家營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十月、 王師致書可法、以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今聞有僭號江南者。棄恩忘仇。將謂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耶。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潰池。而欲以江左一隅。抗衡大國。勝負之數。不待著龜矣。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可法答書、言有賊未討。新君不得即位。乃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即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如光武昭

烈晉元宋高皆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又言契丹和宋歲輸金帛回紇助唐不利土地況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今賊未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慮伏祈合師進討問罪秦中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盈道十一月 我兵入宿遷可法令劉肇基李棲鳳復之未幾 大兵圍邳州肇基援之相持半月而解十三日傑至徐州遺書 大軍約同滅闖賊 大軍回言同滅闖賊具事不合與予言且勸其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我副將唐起龍父唐虞時亦致書於傑勸之早降有大王小侯世世茅土之語傑並不從乃沿河築墻專力備禦又具疏請以重兵據歸洛聯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且以銀幣貽定國與結好時聞我豫王將由孟縣過河河南撫鎮接踵告警傑遺書澤清言彼軍若一越渡則長江迤北盡為戰塲時事至此令人應接不暇澤清以聞馬士英疏稱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況彊弱何常亦壁三萬泗水八千惟在諸將刻厲之而已時陳洪範奉使燕都還亦言 清兵萬分緊急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 大兵至夏鎮別由濟甯南下一從雒陽攻海州圍鄧州可法傑澤清各具疏告急不應十二月 大兵下邳宿可法飛章報聞不應乙酉正月傑抵歸德約定國同事時定國駐雎有言其送子渡河者傑遣人邀定國不至傑因邀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同赴雎定國郊迎其傑諷傑勿入城勿聽十三日傑兵已盡發開封戍守且邀定國去雎是夜定國享傑傑醉徵言及送子事定國大疑傑既臥傳礮大呼衆擁傑至定國所殺之其傑潛夫遁明日傑部回雎攻城老弱無孑遺定國來降於 王師傑為人淫毒揚民聞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取之志甚銳故時有惜之者可法聞傑死急如徐州為請卹於朝王贈傑太子太保許其

子元爵世襲封廕一子錦衣百戶而以傑部李本身為左都督領傑兵提督本鎮赴歸德本身傑甥也故使之後亦來降於　王師得功聞傑死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復焉可法急遣同知曲從直解之乃去可法尋歸揚州三月　大兵入儀封破歸睢進逼江北直下徐潁四月左良玉以清君側為辭提兵下九江急調得功良佐傑之澤清亦託名勤王大掠而東可法連疏告警王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為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審輔臣何意矇蔽若此又移書士英士英惟以左兵為慮不應劉洪起亦奏稱清兵直下恐為南京憂總督王永吉亦言徐鎮勢不能有何以保江北俱不應　大兵渡淮人情鼎沸十九日召對羣臣大理卿姚思孝尚寶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淮揚工科給事中吳希哲亦言淮揚亟應備禦王謂士英良玉雖不該逼南京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如今還該守淮揚士英厲聲曰此皆良玉死黨為遊說不可聽甯可君臣同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默然二十日　大兵屯班竹園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欲劫可法出降可法叱之二人遂拔營來歸二十四日　大兵薄城下時諸將惟肇基自白洋河以兵四千至請乘　清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不可而止可法血疏告急不報劉澤清通款我　朝我　朝惡其反覆磔誅之二十五日　大兵攻城礮發城牆敵樓頃刻崩陷城破可法自刎不死參將某擁之出小東門遂被執諭降不從殺之肇基率所部巷戰一軍盡殁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樓挺江雲龍李豫副旗鼓參將陶國祚内左營參將許謹内右營參將馮國用前營參將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聞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皆巷戰死兵部職方主事何剛入城甫一日而城破投井死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數創死

妻楊氏子婦郝氏從之。時得功破左兵於銅陵、收軍屯蕪湖、五月八日、　大兵抵江滸、京口水師總兵鄭鴻逵鄭彩及僉事楊文驄等、督兵守江、我軍用大礮擊江南軍、每礮發、江水湧激高數丈、二鄭帥先遁、文驄亦逃、九日昧爽、煙霧蔽江、乃縛芻置木筏上、順流下、以給京口兵而大軍潛從龍潭竹哨渡。十日士英猶有長江天塹之對、十一日。　大兵薄都城、士英奉王母妃率先遁、城中無一卒禦敵者、王荒宴至夜半、乃奔蕪湖、都城破、勳臣自趙之龍湯國祚文臣自王鐸錢謙益以下文武數百員、軍士二十三萬、俱迎降、吏部尚書張捷、刑部尚書高倬、死之。庶僚同死者。則有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雜流諸生殉難者。則有陳於階吳可箕黃金璽陳士達。六合則有諸生馬純仁抱石投水死。如皐則有布衣許德溥刺字於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字於臂。曰生為明人、死為明鬼、遂被逮殺之。邳州則有監生王台輔自縊死。王至得功軍、得功驚泣曰。王死守都城、各鎮尚可合兵以圖興復、奈何聽奸臣言、先出乎。　大兵追王、十五日及於蕪湖、得功戰於荻港。時良佐已降於我、即陣上招得功、得功叱之、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得功中喉、偏左、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箭刺喉、以死、其妻聞之亦自經也。總兵翁之琪投江死。中軍田雄挾王出降、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三

兩案

順治二年乙酉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初甲申之變、太監栗宗周王之俊以太子二王、獻於李賊、賊幽之劉宗敏所、至是南來、左良玉疏稱吳三桂實有明驗、今不可放、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往浙召至寓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報不實、尋命移寓錦衣

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職認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趙上不識也又問先帝親鞫吳昌時時東宮立何地不能對於是給事中戴英直詰其偽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都尉王昺姪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回奏遂勅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將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胤請勿加刑時有内員上密疏於王王令持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處實多既為東宮幸脱虎口不即到官說明却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凝重此人機辨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以為宜付法司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而棄之越三日鞫於午門外夢箕穆虎皆具服下刑獄士英欲并傾姜黃令法司究主使附逆者甯南侯左良玉具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實有明驗朝廷諸臣但知逢君不顧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仇敵明知窮究必無别情必欲展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靖南侯黃得功言東宮之來何人定為奸偽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顏者少即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禍乎廣昌伯劉良佐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貽天下後世口實湖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内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不發抄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何可不慎江督袁繼咸言太子移氣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臣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以隻身流轉到南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各疏上王惟以王之明自

供甚明將審明節畧諭之而已四月左良玉稱奉太子密旨舉兵南下至九江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止之王切責不聽五月十一日　王師薄南都王奔南都士民出太子於獄奉之監國十四日同趙之龍出降北去

順治二年乙酉三月十三日福王故妃童氏自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氏故周府宮人洛陽破氏逃至尉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王之南也妃與太妃各散不相顧已迎太妃於河南陳潛夫奏妃故在王勿召至是自其傑所至王益不悅劉良佐言童氏必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詢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為敵體王終不應命馮可宗鞫之氏細書入宮年月及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王棄勿視可宗亦辭勿審改命屈尚忠嚴刑拷掠氏號呼詛罵尋死獄中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四

馬阮之奸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王僭立於江南進馬士英東閣大學士仍督師鳳陽士英大怒陰令劉澤清高傑疏趨史可法督師淮揚可法出士英遂入閣兼掌兵部事

八月中旨傳陞張有譽為戶部尚書時欲起用阮大鋮故先以清望傳陞有譽

吏部尚書張慎言罷士英處慎言秉銓大鋮終不能起乃令劉孔昭湯國祚趙之龍等攻去之

馬士英奏薦逆案阮大鋮以知兵賜冠帶陛見初大鋮被斥居江甯與士英及守備太監韓贊周深相結福王僭立贊周屢稱大鋮才王固已心識之及士英以邊才薦遂命陛見高宏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鋮必不得用宏圖曰臣非阻大鋮舊制京堂必會議姜曰廣亦

如宏圖言士英逆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可比宏圖曰廣於己所愛者卽曰先帝無成心於己所惡者卽曰成案不可翻欺罔莫甚於是於是劉宗周言祖宗故事凡列大僚必用廷推郭維經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將此案抹殺起用大鋮赫赫英靈恐有餘恫羅萬象言輔臣薦用大鋮或以愧世無知兵者然大鋮實未知兵詹兆恒言先帝異變百姓莫不洒血搥胸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聚兵以圖復仇一旦忽翻前案召用大鋮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呂大器熊汝霖萬元吉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尹民興等各疏力爭於是士英為大鋮奏辨力攻曰廣大器等月餘遂以中旨授兵部添注右侍郎

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面糾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獻賊偽兵部尚書周文江賄罪當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復前助澍士英跪乞處分澍直前舉笏擊其背士英佯稱疾而陰賂內閹田成張執中等言王非士英不得立今逐之是背舊恩也且士英在閣主上可以優閒士英若去誰復有念主上者王遂諭留士英澍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立功於外者又言自魏璫竊窺神器以來實釀今禍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賊心乞懸諸日月以除魍魎王不聽諭澍還楚

十月以逆案楊維垣為通政使

鎮國中尉侯玫吏部朱統鑽疏糾姜曰廣詞連史可法呂大器等禮科給事中袁彭年疏言中尉有奏請先啓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齎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宜加禁戢通政使劉士楨言曰廣勁骨戇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鑽何人不由職司飛章越奏此真奸險之尤豈可容於聖世皆不聽先是呂大器訐奏士

英賣官鬻爵、敗法亂紀諸罪、而曰廣事事與士英為忤、故士英授意許之、大器予告去、曰廣降
調、而換授統鑌為行人、
內批予封疆失事太監孫呈琇原官、章正宸疏爭、不聽、
御史祁彪佳論詔獄廷杖緝事三大弊、票擬革禁發改、高宏圖言擬票發改、不審內廷何人主
持。使正論不容若此。王切責宏圖、尋予告去、
內傳以張捷為吏部尚書、
例轉科道陸朗為僉事、黃耳鼎為副使、內批留用、
加翼戴恩進士英太子太師蔭錦衣衛指揮僉事、九月叙江北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
大學士、十二月、以南臨恩進少師、明年二月叙殿工恩進太保、罷浙江巡撫黃鳴俊、降調浙江
巡按任天成、以許都餘黨復叛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光先係光斗弟、與大鋮世仇、又
首劾士英大鋮、故借事陷之、蘇松巡撫祁彪佳言許都之變。實發於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
光先事竣出境。聞變復還。調兵措餉。宵夜經營。變起不一月。元兇授首。既不錄其功。豈可反以
激變罪之乎。於是士英大鋮並恨彪佳、遂嗾御史張孫振論其奸貪、罷之、
起越其傑巡撫東萊、其傑以貪遣戍、以士英妹壻起用、
召降獻賊劉僑至京、補原官、僑以玉杯古玩進張獻忠、即用為錦衣都督、左良玉恢蘄黃、僑削
髮逃去、士英納僑賄、遂復原官、
士英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分上中下戶、納銀若干、即赴院試、又行納貢助工等例、於是民間
有掃盡江、南金、塡塞馬、家口、之謠。

布衣何光顯上疏請誅士英、詔戮於市、籍其家

以楚宗朱盛濃為池州府推官、盛濃疏劾御史黃澍毀制辱宗、貪贓激變、故士英擢之、立命逮澍、江督袁繼咸代為申理、乃止、澍匿左良玉軍中、良玉由是有隙

二年乙酉二月、以阮大鋮為兵部尚書、賜蟒服、大鋮雖長兵部、專職江防軍事、一切不問、引所善蔡琛唐世濟張孫振袁宏勳等、布列要路、撓六部權任、劉應賓文選、濁亂銓政、擢私人林有本王錫袞等二十餘人為給事御史、江督袁繼咸薦鄧林奇為總兵、大鋮索賄、既足、始給勅印、白丁隸役賄至立躋大帥、時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

賜中書舍人林翘一品武銜、翘善星術、決士英必大用、士英薦授中書舍人、尋躐一品武銜蟒服趨事。

以被劾杭州府推官黃端伯為禮部主事、端伯入京、稱姜曰廣逆謀有狀、故有是擢、

以楊維垣為左副都御史、大鋮得志、專務報復、與維垣謀盡殺東林復社諸人、時有狂僧大悲出語不類、為總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獲、下詔獄、大鋮因與維垣及張孫振謀、令引諸人擁潞王、則一網可盡、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海內人望、無不備列、納之大悲袖中、大獄將興、會上游告急而止

倉場尚書賀世壽、僉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大鋮密遣人刼之江中、

殺禮部主事周鑣、原任武惠道雷縯祚、鑣鍾之從兄、以附東林、而縯祚與大鋮有隙、因於從逆案內奏二人宜連坐、遂殺之

四月初一日、命各衙門印文、盡去南京二字、禮部管紹甯印被竊、謀於士英、因請於王、各衙門

俱改鑄另給、

初四日甯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馳疏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罪狀、無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真為假、必欲置之於死而後快、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猶冀士英夜氣稍存、亦當剔腸悔過、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裂目指髮、人人思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事與先帝為難、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修復之、思宗改謚、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仇雪恥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日、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傑以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陞巡撫、張孫振以贓污絞犯、不數月而夤緣僕少、袁洪勳與張道濬、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竟復原官、如楊文驄劉泌王燧黃鼎趙書辦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於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為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法度、且又引其腹心阮大鋮為添設尚書、以濟其篡弒之謀、兩子梟獍、各操重兵、以為呼應、司馬昭復見於今日、罪不容於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為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鋮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鋮

以來睚眦殺人如雷縯祚周鑣等煅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深埋陷穽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率土碎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猶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已況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大鋮一手握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為四海謳歌訟獄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鋮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壯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東兵計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士英大懼專理部事不入直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士英遣朱大典阮大鋮黃得功劉孔昭等禦之而撤劉良佐等以從時 大兵已過山東徇徐州下亳泗史可法血疏告急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等皆云良玉非叛請無撤江北兵十九日王諭士英左良玉雖不該興兵逼南京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防江兵士英厲聲指諸臣言此皆良玉死黨為遊說其言不可聽甯可君臣同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默然未幾良玉死左夢庚敗於采石論功晉大鋮太子太保

五月 王師渡江圍江甯王奔蕪湖士英以黔兵與大鋮奉太妃走浙江兵至廣德州知州趙景和言彼不奉王而奉太后詐也閉門拒守士英攻破之殺景和至紹興紹人猶未知王存亡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因上疏言戰鬬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忿憤之心必發於廉恥之念事

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不曾真真實實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援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大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醽醁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進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為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子一肩卸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攫盡金錢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見兌即題其餘編頭修腳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為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猶可復鼓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門墻固黨從不講戰守之備以致乘輿播遷謀國至此郎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若仍逍遙湖上潦倒煙霞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則我越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汙之地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至杭州熊汝霖責士英當從王士英無以應杭州破士英走錢塘 王師追躡之斬其五百級

魯王監國紹興張國維首參士英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而依方國安於嚴州時大鋮投朱大典於金華士民檄逐之乃亦送於國安軍未幾 王師復敗士英兵於餘姚國安兵於

富陽、已士英率衆渡江窺杭州、復大敗、
三年丙戌六月、 王師渡錢塘江士英國安計刼魯王來獻王脫去阮大鋮同謝三賓宋之晉
蘇壯等來降、
唐王僭立於福州、士英擁兵求入關、王以其罪大、不許、
八月、 王師討湖賊吳易、并獲士英、 詔俱斬之、而野史則云士英適至台州、來降於 王師、
已 大兵執唐王於順昌、搜龍扛得士英大鋮及方國安父子方逢年請駕出關為內應疏在
已降後、大鋮方遊山、自投崖死、仍戮屍、斬士英等四人於延平城下、妻子給賜兵丁、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五

王師平南浙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二十日、 王師抵鎮江知府某、推官某丹徒令某俱死之、巡撫霍達遁徇
常州蘇州下之、蘇州在籍諭德徐汧舉人楊廷樞攜一女俱赴水死、而野史則云廷樞留髮遁
居芝塢、至丁亥始被執、書血衣以遺其孫、有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難、遂
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日為孟夏之終、方隱遁夫山塢、忽罹陷於羅網、雖云突如其
來、亦已知之久矣、生平所學至此、方為快然、千古為昭、到底終為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
展、是人臣未竟之志、辜累朝所授之恩等語、復賦絕命詩十二章、已見士巳二師、不順命、十二
月斬於松陵之泗州橋上、太倉既下、諸生王湛與兄澋復舉兵圍城、兵敗、澋赴水死、湛沒於陣、
六月、我貝勒留兵二千駐吳閶、大軍悉趨杭州、掠嘉興而過、時潞王常淓在杭、撫按請命奉書
迎降、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知縣唐自綵俱被執、不順命死、而嘉興士紳屠象美等、復集兵據

城守。大兵還攻，半月而破。在籍吏部尚書徐石麒死焉。閏六月八日，我兵入吳淞。時吳淞副總兵吳志葵煽惑作亂，王師偵知，遂令偏將率兵二千入據之。七月初四日，屠嘉定縣。在籍通政使侯峒曾死之。峒曾集眾守城，大兵攻之不能下，大雨城壞，遂入之。峒曾先驅二子元演、元潔沈後河，乃赴水死。邑人進士黃淳耀與弟淵耀對縊於城西僧舍。舉人張錫眉自經死，妾何抱女赴水死。秀水教諭龔用圓與兄用廣赴水死。諸生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俱死之，全昌妻亦從死。七月初七日，屠崑山。崑丞閻茂才遣使迎降，崑民殺茂才。惟原任狼山副總兵王佐才為主，貢生朱集璜及周室瑜、陶炎、陳人任等共起兵據城，參將陳宏勳、原任知縣楊永言助之。大兵至，詭稱神武新詔至，城門啟，兵遂入。永言遁，佐才被執殺。集璜同門人孫道民、張謙投河死。室瑜與子朝鑛同死。室瑜妻諸被執，不辱死。朝鑛妻王自縊死。炎自縊死。大任與妻張、予思翰皆死之。時以守禦死者，蘇達道、莊萬程、陸世鏜、陸雲將、歸之甲、周復培、陸彥中；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軾；救母死者，徐洛；自盡者，徐潑、王在中、吳行貞。八月初三日，屠松江府。兵部職方主事章簡、行人李待問死之。先是在籍兩廣總督沈猶龍與義兵頭目蔡喬據城守。初三日，大兵下青浦，諜至，猶龍猶未信。日西晡，我兵詭稱黃蜚解奸細至，門啟，遂入。時城中已伏內應，兵乍入，城上悉改張大清旗幟。簡、待問俱被執，不順命死。猶龍出奔，蔡喬遁入海。華亭教諭眭明永投繯死。御史夏允彝、諸生戴宏赴水死。徐念祖與妻張、妾及子女七人闔門自縊死。允彝兄之旭、子完淳，後涉吳兆勝之難，之旭自縊，完淳被殺。先是黃蜚兵多以青白布纏其首，大兵效之，潛於城中，至是去布，悉辮髮者。初六日，襲破黃蜚、吳志葵水師，蜚投水死，志葵乞降，不許，殺之。參志葵軍事嘉定舉人傅凝之投水死。二十日，破金山衛，守將指揮使侯

承祖及子士祿死之。松城破。總鎮李成棟以書招承祖。不應。厲志堅守。郎妻子亦不令出城。避難二十日。　大兵薄城。城上矢石雨下。兵不得乘。　大兵以竹梯緣城上。守城兵士用防牌蔽矢。隨登隨斫。既而西北備稍弛。乃以小舟壘城下。蟻附而登。城遂破。承祖及二子俱被執。長子士祿大罵不順命。叢射死。成棟欲降承祖。承祖不從。戮之。成棟稱承祖為江南第一忠臣。特宥其少子。令殮父屍歸葬。破江陰。居之先是六月中。諸生許用倡城守。應者數萬人。以陳明遇主兵。徽人邵康公為將。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不利。乃請故典史閻應元入城主兵事。　王師圍攻。堅守不下。八月二十一日。從祥符寺後入城。乃下。用明遇舉家自焚死。應元赴水曳出斬之。訓導馮厚敦冠帶自縊於明倫堂。娣與妻王赴井死。中書舍人戚勛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皆死之。城中死者數萬人。時有貢生王毓祺者與徐趨起兵行塘以應城內城陷。兩人俱逸去。明年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趨被執論死。毓祺又逸去。獲於江甯。臨刑。命取襲衣自斂。趺坐而逝。十一月十三日破崇明。先是九月中。成棟督兵渡海。攻崇明不克引還。至是八之初我　兵之下杭州也。　王師散遣官吏招撫浙東郡縣。其先後失事死者。杭州在籍同知王道焜投繯死。山陰在籍蘇松巡撫祁彪佳赴池水死。在籍左都御史鄭宗周不食死。行人陸培自縊死。海甯舉人祝淵投繯死。會稽諸生王毓蓍先遣宗周書云。願先生早自決。無為王炎午所弔。隨自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袖石自沈死。周卜年赴海死。明晨海濤湧尸上。冠履不失。山陰朱瑞投江死。原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城外。不食死。而二年乙酉閏六月。起兵江北徽州者。則有左僉都御史金聲。聲聞南都陷。集義於徽之績溪。分兵扼六嶺。在籍山東巡撫甯國邱祖德職方郎中涇縣尹民興徽州推官溫璜貴池副榜吳應箕等。多

應之唐王授聲以僉都兼兵侍總督諸道軍拔旌德甯國諸縣九月御史黃澍完髮來歸聲信
之遂為内應城破聲與門人江天一同就執行至某所天一笑謂聲曰一泓清絕洵足怡人意
欲聲同盡此也聲曰丈夫死則死耳當與天下共見之至江甯内院洪承疇諭降天一朗誦懐
宗御祭承疇文以誚之遂被戮聲亦隨見殺時丙戌三月十五日也應箕亦被獲見殺祖德退
還山中 大兵攻拔其寨磔死諸生麻三衡沈壽蕘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
家及祖德子某俱死之璜猶嚴兵守郡城城紳黃澍以城獻璜先殺長女語妻茅同難茅匿其
幼子遂整衣臥璜以刀截其喉少頃茅呼曰未也再刃乃絕璜自刎不殊絕粒五日以手抉其
創乃死祖德之死也有徐淮者與吳漢超收其潰軍連破句容溧水高淳溧陽涇縣太平諸縣
三年丙戌正月襲甯國兵敗漢超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膽長三寸妻戚投樓下死同時
舉兵先後被難者有青陽知縣龐昌胤溧陽諸生謝琮鹽城諸生司石磐都司鄧某之屬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五終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六

王師平閩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 我朝使内院洪承疇招撫江南御史黃熙胤招撫福建熙胤晉江人與
鄭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使通款我 朝唐王每遣芝龍出兵芝龍每以餉缺為辭三年丙戌六
月 王師平浙東芝龍聞渡江信遂撤守關兵 王師至仙霞嶺關門無一守兵無一敵兵寂
如也遲回數日從容過嶺然我兵入閩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甯俱走山谷間不必仙霞也八
月 大兵入建甯至浦城科臣黃大鵬上游四郡巡撫鄭為虹死之為虹僕陳龍從焉原任浦

城千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鶯都督洪祖烈俱死之為虹故浦城知縣王聞其賢召為御史
士民相率乞留乃令以御史巡視仙霞關尋擢巡撫 大兵至為虹亟還浦城縱士民出走遂
與大鵬同被執以死初王之在福州也知芝龍不可恃而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咸有疏迎
芝龍還安平王遂赴贛八月二十一日啓行從延平趨汀州 王師尾之破延平知府王士和
死之士和崇禎時舉人王擢之守延平警報疊至士和曰我以書生不一月忝二千石安敢偷
生遂投繯死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自縊死御營總兵胡上琛護王至汀王被執上
琛奔還福州拜辭祖廟與妾劉同飲藥死給事中熊緯扈行至汀死於兵其後聞王被難而死
者大僕寺少卿王瑞旃自縊死御史艾南英縊於僧舍我貝勒駐福州別遣李成棟韓固山徇
各州郡九月八日入泉州大學士蔣德璟絕食死十五日下江州十九日下漳州閩地悉平惟
芝龍屯安平以前通款之信未固猶豫未敢迎師又自以先撤關兵無一矢相遺有大功而兩
廣素屬部下若招以自効兩廣總督可得貝勒令泉紳郭必昌招之芝龍恐以立藩為罪會韓
固山兵逼安東芝龍怒貝勒乃切責固山令移軍而貽書芝龍曰我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立唐
藩也人臣事君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今兩粵未平鑄
閩粵總督印以相待芝龍得書大悅子弟皆力諫芝龍不從進降表於泉州十一月芝龍至福
州見貝勒握手甚懽痛飲三日夜遂挾芝龍北去芝龍子成功入於海初唐王之立也以黃道
周為武英殿大學士與芝龍不協道周見芝龍無出師意憤激請督師出江西乙酉七月齎一
月糧從廣信抵衢州募兵得九千人十一月進至婺源遇 王師戰敗被獲夫人蔡氏聞之急
貽書道周言忠臣有國無家勿以內顧為念丙戌三月至江寧洪承疇遣人諭降道周不從命

乃斬之與道周同事者、職方主事趙士超。通判毛玉潔、蔡春溶、毛繼謹俱死之。士超死尤烈。道周既死。門人陸自巖匿其元。并全身瘞之。越數年、夫人蔡氏令長子覔迎喪東歸。葬於於贈公之側。士超等四人、葬於道周之側。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六終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七

金王收江西

順治乙酉四月、英王追闖賊至九江、甯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率所部三十六營來降、王北旋擒降將俱北、惟後營總兵金聲桓請於王、願收江省自効、王許之、乃命闖部降將王體忠合營屯潯、規進取、六月聲桓先遣牌招撫江西、巡撫曠昭故選懦、率先遁、士民送款聲桓、十九日、聲桓入南昌、南康九江不煩兵而下、而舊撫標將白之裔、鄧武泰駐袁吉、以兵扼峽江、湖東分巡道王養正與布政夏萬亨建昌知府王域推官劉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輔益藩起兵建昌軍報旁午、聲桓令前營劉一鵬禦峽江、屬體忠備撫建、七月體忠率兵下撫州趨建昌時有保甯王者、自河南來、好談兵、益藩倚信之、而私通於體忠、及戰、保甯從陣後以大箭傷象兵、遂敗、三日城破、益藩被執殺、詳具益藩擾湖東、王養正等五人、俱被執、械至南昌、殺之、養正妻張氏絕粒九日死。萬亨妻顧氏子婦陸氏一孫一孫女、同赴井死。夏隆自南昌來避、與其難者也、諸生鄧思銘被執不屈、叢射死。屬縣皆降、新昌舊知縣譚夢開迎降、為縣民所殺、知縣李翔與監軍張家玉御史徐伯昌共城守、家玉戰敗入關、城破、翔與伯昌死之、而一鵬亦破峽江兵、武泰死之、攻袁州同知署府事李時與力城守、守將胡纓兵潰、時與自縊於萍鄉官舍、遂收吉安、長驅至萬安、萬安知縣梁於涘死之、八月二十五日、聲桓矯殺體忠、以忠部將王得仁代、而是時益宗

永甯王慈炎復舉兵克撫建屯兵進賢縣既以糧不繼退守撫州聲桓令得仁率兵來爭時吏部文選司主事曾亨應者家臨汝初同益藩起兵益藩敗復捐貲聚衆歸永甯得仁夜率百騎潛至臨汝圍亨應宅執亨應殺之亨應從叔祀從弟之璋之球之琦子筠俱死焉初亨應舉事時自斷爪嚙血裹而瘞之子筠亦時語人曰我一門已登鬼籙父子立志殉國如此永甯守撫州糧不繼乃退保建昌得仁追及被獲死焉三月破甯州監軍許文龍死之文龍起兵甯州聲桓遣人招之不從率兵逐我所置官吏屯兵奉鄉聲桓乘間破甯州遂攻奉鄉圍守三月糧盡乃走保界首砦食復盡被擒死之是月也吉安復失職方主事郭錕死之先是乙酉九月劉同升結忠誠社於贛州與李永茂恢復吉安丙戌春　王師來爭副將劉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　大兵退駐峽江至是克之四月破廣信巡撫周定仍副使胡奇偉兵部侍郎詹兆恒御史胡夢泰兵部員外萬文英同知胡甲桂貴溪舉人畢貞士俱死之初黃道周提兵出江西命詹兆恒以兵侍協守廣信御史胡夢泰拜疏請出湖東後遂擢右僉都巡撫其地文英奇偉俱奉命協守甲桂以永州同知道梗改授而夢泰則以郡人奉使旋里者也得仁破安仁貴溪定仍督副總兵姜天衢戰連湖　我兵小却已戰於小箬渡及河口遂大捷城破定仍自縊死文英赴水死妾胡從之奇偉被執殺於南昌衢前甲桂自經於幽室貞士先赴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橋望拜祖塋觸橋柱死夢泰夫婦同縊死兆恒奔懷玉山復糾衆攻衢之開化兵敗歿於陣江西悉平惟贛州未下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八

李成棟收粵東

順治二年丙戌　大兵既平閩十二月我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閩趨惠潮下之晉師襲廣州先是十一月唐藩弟聿鐭浮海至廣閩中舊相蘇觀生何吾騶與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道華曾道唯奉王監國督改元紹武召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為總兵時永明已自立於肇慶使給事中彭燿主事陳嘉謨至廣曉譬倫序監國先後觀生殺燿於市嘉謨亦死之觀生遂率兵而西職方主事陳邦彥自廣至肇見永明王王以東事為問邦彥曰彼強我弱以戰則非計彼曲我直以和則非名北師已迫觀生若懼當求和於我如其不然粵東十郡我據其七而使其三代我受敵不亦可乎已而巡撫林佳鼎與廣州將陳際泰戰於三水際泰敗既與林察戰於海佳鼎故粵中監司與察同姓相善察因使四姓盜偽降迎佳鼎佳鼎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鼎赴水死肇慶大震而廣州失援至是成棟襲之用惠潮符印為文書紿廣州報平安故觀生不設備十五日成棟令前軍效廣軍裝束直抵城下是日觀生方隨聿鐭視學或報　大兵臨城觀生猶以為海上盜也叱而斬之　大兵入東門觀生始倉卒召兵不能集城遂破聿鐭投繯死周益遠等二十四王皆及於難祭酒梁朝鍾自刎死太僕卿霍子衡與妾莫氏子應蘭應荃應芷子婦梁氏徐氏區氏同赴井死時有梁鍙者妾人也觀生每才之用為吏科給事中至是觀生走問計鍙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西房鍙入東房扼吭氣湧有聲觀生以為鍙死矣乃自縊明日鍙獻觀生屍來降吾騶道華元鏡等俱來降二十三日成棟別遣兵徇南韶而親下肇慶二十五日報至肇慶王上西峽

四年丁亥正月奔梧州走平樂成棟入肇慶別遣副將楊大福張月徇高雷廉三府而自率兵趨梧州二十九日一鼓入之巡撫曹煜降王走桂林時南韶二府亦報捷乃別遣副將夏瓊州

時丁魁楚在岑溪成棟使杜永和襲而殺之藤江遂下平樂高雷廉俱報捷廉州推官張孝起謀興復兵敗妻妾俱赴海死孝起羈軍中後成棟叛擢孝起巡撫其地成棟敗後廉州復失孝起死之四月定瓊州方警報之疊至也王震恐適武岡鎮劉承胤兵至全州王遂奔全而以瞿式耜守桂林 大兵薄桂林式耜與總兵焦連力城守承胤奉王赴武岡以三千人援桂之餉潰歸桂林垂破會給事中陳邦彥在高明聞桂林圍急乃走說甘竹灘盜魁余龍乘虛襲廣州巡撫佟養甲飛檄召成棟於桂林揚言順道徑取甘竹龍聞急歸而桂圍亦解於是邦彥起兵高明陳子壯起兵九江郝霍師連起兵花山張家玉起兵東莞粵東大擾詳見襍亂未幾殲家玉於龍門戕邦彥師連於清遠破子壯於高明粵地復定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九

魯藩據浙東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之子遵謙殺我招撫使於江上與張國維方逢年等迎立魯王以海於台州在籍大學士朱大典亦上表勸進即日移駐紹興國維逢年大典俱拜大學士封方國安荊國公守嚴州張鵬翼永豐伯守衢州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甯伯國維督師江上子世鳳為平虜將軍七月復富陽八月復於潛十月 王師至固安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禦之戰於草橋門天大風雨火礮弓矢不得發急收兵故不甚敗會唐王自立於閩中頒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下令返台國維馳疏閩中言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子孫臣庶所宜同心并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悔莫可追疏上乃止然浙閩自是水火矣自草橋門敗後諸將無敢復言戰

者王之仁上疏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遂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尚何忍言臣願帥所部沈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三年丙戌三月一日

我兵開堰入江國維之仁統水師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國維遂同諸軍渡江圍杭州不克而還四月我貝勒屯兵北岸以江涸可試馬用大礮擊南營方國安軍廚竈皆碎國安曰此天奪我食也遂欲投閩五月二十七日拔營走紹刼王南行二十八日江上各營聞報俱潰走遵謙入海國維振旅追扈六月一日 大軍畢渡江禮部尚書余煌衣冠赴水死國安決計獻監國來降遣人守監國會守者病監國得脫登海航命國維過防四邑圖後舉二十五日 大兵入義烏或勸國維入山國維曰悞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赴池水死兵部侍郎陳函輝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大理寺少卿陳潛夫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袂沈河死兵部主事葉汝蘅妻王氏同赴水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薙髮死鄭之尹赴水死諸暨諸生傅日炯山陰諸生朱瑋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縊死鄞縣諸生趙景麟赴泮池死浦江諸生張君正自縊死瑞安諸生鄒欽堯永嘉諸生鄒之琦赴水死

我兵至金華朱大典厲兵固守 我兵以紅衣大礮破之大典闔門自焚死西席武進鄭邠亦與其難張鵬翼守衢州副將秦應科為我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巡按兼視學政王景亮知府任經正推官鄧巖忠皆自縊死江山則知縣方召死焉餘皆望風迎附兩浙悉平方國安方逢年薙髮來降八月誅之延平城下王南奔至石浦定西侯張名振護王航海至舟山舟山守將黃斌卿不納王浮海至厦門鄭芝龍已降於我乃走南澳四年丁亥王命鄭彩王大振阮進張名振等共討殺斌卿時閩中舊相張肎堂以私財募兵

海上王貽書肎堂云將北還舟山約肎堂共事五年戊子大學士劉中藻恢福甯州與平夷侯
周崔芝相犄角連復建甯邵武興化三府及漳浦海澄等二十七縣軍聲頗振温台響應六年
己丑王還舟山以張肎堂為東閣大學士八年辛卯 王師破福甯州中藻敗兵部右侍郎林
汝翥員外郎林垐歿於陣閩中所復州縣相繼俱失福安破大學士劉中藻衣冠坐堂上為文
自祭服金屑死興化破大學士朱繼祚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嵋知縣都廷諫死之海澄破知縣
洪有文死之永福破邑人給事中鄔正識御史林逢經投水死長樂破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
死妻李氏同難建甯破守將王祈自焚死台州破督餉知縣沈履祥被獲見殺 王師遂逼舟
山王復航海令肎堂城守城破肎堂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自經同死者兵部
尚書李向中禮部尚書吳鍾巒吏部侍郎朱永祐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通政使鄭
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甯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
朱萬年顧珍臨山衞李開國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工部所正戴仲明定西侯參
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錦衣指揮王朝相太監劉朝王航海之明年兵部侍郎沈廷揚督舟師
北上福山被獲死之向中被執我帥呵之曰聘不至捕而至何也向中對曰向則辭官今就死
爾 大兵至甯波鍾巒渡海入昌國衞之文廟抱孔子木主積薪左廡自焚死永祐被執請為
僧不許殺之名揚名振弟抱母范自焚朝相聞城破護王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
井以巨石覆之自刎其旁開國之母瑛及明楫之妻皆自盡十一年甲午鄭成功奉王居金門
初至禮侍甚恭既益懈王積不能平成功銜之未幾王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九終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

益藩擾湖東 附傳揭

益王名由本、封建昌、兩都繼沒、郡紳勸王舉兵、郡儀賓諸生鄧思銘言、王身兼臣子、宗社傾危、豈容坐視、因首建庠兵之議、以贍財者助餉、負才者參謀、有勇者出戰、王大感動、然年少柔仁、不習武事、乃悉以戰守機宜委郡藩永甯王慈炎、及羅川王某主之、於是羅川王與東鄉艾命新艾南英謀、因以書約諸紳士同仇共義、募集劉琦楊獨龍僧丹竹等三十六人、就南英家歃血誓盟、得義勇七八千人、王謝二紳各捐貲助餉、兵勢稍振、時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也、時有保甯王者、自河南來、好談兵、王倚信之、而保甯私與我將王體忠通、約為內應、王不知也、雲南總兵趙印選以象兵赴援南都、不及而反、路出建昌、王留之助戰、戰初合、保甯從陣後以火箭傷象、象兵師遂潰、王奔旗塘佛舍、已歸唐王於福州、福州破、被執見殺、永甯走甯都、遂入粵招蕭閻兵圖興復、先一日蕭陞閻總夢紅日臨其門、翌日而永甯至、以為吉徵、遂與同事提兵出湖東、復建昌、乘勝拔撫州及進賢縣、先是永甯之走甯都也、羅川與艾命新拔撫州、而不能守、退師許灣、招集貴東安仁兵、近二萬、永甯復撫建、羅川率兵來合、約分道進恢江省、會粵兵與羅川兵爭舍、羅川亟出止之、流矢中其喉而卒、永甯以糧餉不繼、棄進賢守撫州、我將王得仁率兵圍之、糧復匱、將退保建昌、為得仁追獲死焉、

甲申之變、原任福甯州知州揭重熙同副總兵洪日升起兵勤王、至南京、授吏部考功司主事、以艱歸、順治二年乙酉、南京破、江省亦入版籍、重熙復招集鄉勇徐組綬萬民望王宏等起兵湖東、會益藩兵起、重熙走謁、請急臨省會、事不果、我將王體忠圍建昌、重熙提兵來援、戰於許

灣而敗吏部主事王兆熊劾之既以曾櫻薦唐王復授重熙考功員外兼兵科給事中從傅冠辦湖東兵事又令原任翰林院檢討傅鼎銓以原官兼兵科給事中統義師由泰甯出關召募瀘溪告急冠不能救重熙劾冠去兵事專委重熙永甯既敗重熙復趨福州統諸將進克金谿復撫州有眾十萬捷聞授右僉都御史代劉廣胥巡撫湖東以諸將進止不協退保瀘溪與我兵戰於銅蒲隘師姑嶺及高田孔坊俱捷三年丙戌八月福州不守鼎銓往甯都借兵於田海忠不應因集鄉勇復宜黃駐兵於樂安重熙聞　主師入關提兵援福州聞王赴贛州倍道趨贛為　我兵掩擊大潰急收散卒還攻撫州破之而中軍洪深亦歿於陣兵士僅存千人乃退次王洞間行至安東金貴諸砦令聯絡以待而身為日者裝入南昌以覘虛實五年戊子金聲桓以南昌叛首迎重熙鼎銓而兩人殊不欲駐省請任閩事我譚固山圍南昌重熙赴粵求援鼎銓兼督兩軍與張自盛合營援南昌敗於三江口重熙至肇慶永明拜重熙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兵未及歸而南昌破沿途召募猝遇　我兵戰於程鄉大敗監軍桂浤陣歿重熙身中三矢僅免金王死其故將張自盛洪國玉等聞重熙奉新命出湖東爭來歸兵大集駐甯都石城間而鼎銓被內召不願往請再舉終江事重熙亦疏留乃拜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鼎銓隨令監軍陳化龍馳檄浙東有徐孝伯者引軍來會同駐徐博七年庚寅重熙以張自盛駐閩赴其軍約廣信曹大鎬並進甫入閩界　我兵圍之數重重熙分部諸將戰數合併北引　我兵入伏中前後夾擊大捷遂徇諸郡邑皆下之進至撫州幾獲我帥八年辛卯鼎銓至廣信張村為我守將所執江撫夏一諤諭之使降不應令以書招重熙不可八月五日見殺搜其笥先置木主書死年而空其月日自盛掠邵武戰敗被執重熙乃率數十人

赴大鎬於百丈磜、適大鎬還軍鉛山重熙至惟空營　我兵偵得、率衆圍之射重熙中項執至建甯、日某死。十一月三日、戮於南街市口、未幾曹大鎬亦敗都昌督師余應桂亦以是歲亡江西之兵遂盡。應桂者、都昌人萬歷己未進士嘗為御史疏劾周延儒有直聲。累官兵部侍郎金王之亂起兵都昌、率舟師援會城敗於落星湖已復傾貲募衆而南昌已平、我潯帥楊捷以步騎奄至城下、被執及子諸生顯臨中軍帥師俱死之、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楊劉萬殉贛

崇禎甲申、闖賊破京師、江西在籍翰林院脩撰劉同升聞變、痛哭幾絕。檄告江西、十、三、郡、紳士、舉義復、仇、縞素別邸壟而出、至南昌。遇職方主事楊廷麟。大集紳士。於澹臺祠、為懷宗發喪涓吉。誓師進發。福王立、授同升左中允、廷麟左庶子、俱辭不拜、唐王立於福州、擢同升少詹事兵部侍郎總理江西而廷麟以東閣大學士名、廷麟以國破君亡、偷安海甸為非計、辭不拜與贛撫李永茂及同升共舉義旗。會粵東有入衛兵三千過贛即疏留之立忠誠社於贛州招致四之士於是王皐宏其蔭劉明保彭曰趣等各率家丁自齎糧入社立功者幾二萬人廷麟乃大享士於城西率兵收萬安抵泰和復吉安全部乃奉表迎唐王赴贛　順治二年乙酉十一月李永茂以憂歸而萬元吉以總制七省至贛與同升廷麟同心規畫時事永甯王已復撫建約同下省而同升已病、未幾湖東告潰十二月同升卒於雩都、事以不果初元吉佐楊嗣昌史可法兩閣部軍、與江西總兵金聲桓素善聲桓收江右、以書幣招元吉、元吉辭、以各行其志。聲桓知、之、也。至是元吉至撫金以掠省因移書聲桓聲桓頗心動、而未決、三年丙戌三月、吉安守將

胡長陰違元吉節制為我將柯永盛所敗吉安復失元吉走皂口欲赴水永豐令林全春亟持之乃還保贛州　我兵尾之拔萬安遂圍贛聲桓聲問遂絕給事中楊文薦者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願留共城守元吉賴之先是正月廷麟招降峒寇得四萬人所謂四營者也張安者四營之一驍勇善戰賜名龍武新軍元吉倚之而蔑視雲南廣東諸將諸軍解體五月江西巡撫劉遠生督琮來援戰於梅林而敗龍武新軍亦敗於梅林於是援兵皆不敢前元吉苦客將不用命且出掠為民患乃謀練土著更番出戰頗有斬獲　我兵移下沙然元吉御兵士嚴刑威不少假貸故兵士不樂為之用贛圍久王賜郡名忠誠加元吉兵部尚書文薦僉都御史六月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以廣東兵五千至七月吏兵兩部尚書郭維經奉命總理江西湖廣軍事與御史姚奇胤沿途募兵得八千人至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兵三千至大學士蘇觀生遣兵亦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至軍聲頗振諸軍皆欲戰而元吉欲俟水軍至共擊是時中書舍人袁從諤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軍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兵部主事王其宏謂元吉曰水師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且令水涸舟行為難豈能如約不聽八月　大軍聞水師將至即令兵士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明受遁於是諸營皆散去元吉弟六吉調廣西狼兵八千至南安亦不戰潰已聞唐王被難汀州全城氣索十月天霧雨雪　我兵乘夜上城城破元吉率士巷戰奪門出至東關歎曰大事去矣投貢江而死廷麟死於清水塘我將賈熊歎為忠臣以四扇門為棺瘞之東門之外維經同奇胤同縊於嵯峨寺湖西兵備僉事加太常卿彭期生衣冠自縊職方主事周瑚被獲磔死通判王明汲編脩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吏部主事龔棻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宏同弟其曜黎遂

球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鋗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吳國球監紀通判郭甯登訓導徐君鼎都督僉事劉天駟臨江推官胡縝贛縣知縣林逢春皆被戮邑人河南同知盧觀象盡驅男婦入池乃自沈死馬平知縣謝讚與子脩繡姪脩斗衣冠自縊舉人劉日佺同母妻子姪弟婦同日自盡薦授萬州判官月世光攜幼孫同盧觀象赴池死世襲贛衛千户孫經世同弟緯世紘世閤門自焚死監紀軍務聶邦晟同子士燫士煥妻劉閤門死貢生楊萬言同妻子赴池水死庠生郭其昌同妻范號泣三日死董纘卿同子麒兆正宸正朝俱死之謝明登同妻羅子佛生赴池死馮復京同妻張對縊死余學義母周先自縊學義同妻鍾子婦邱二孫赴水死陽麗天同妻赴清水塘死金之杰巷戰殺數人攜妻赴水死王統王純縊於文廟周癸陳君猷積薪自焚死鄉約謝明登同妻楊赴井死雩都訓導胡董明被執見殺甯都曾嗣宗楊燧俱自經死書工趙廷瑞赴水死織人熊國本赴義忠誠社至是被執贛令舉人也叱之曰爾織人何知義國本曰織人不知義舉人顧當為不義耶引出斬之參將陳烈其弟降於我烈奮勇疾鬬至是被執其弟勸之降不從乃殺之其以流寓同難者廣東提學道符遡中同凡述中新喻進士萬發祥廬陵庠生段之渾新喻庠生蕭瑛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金王之亂

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衛籍　王師平遼東全家被俘獨聲桓跳走入關王得仁闖部裨將驍勇善戰軍中所稱王𢳆毛者也聲桓性沈猜善持兩端以軍功累官總兵都督同知隸左良玉後軍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左夢庚率之來降命與闖部降將王體忠合營規取江右未幾聲桓

矯殺體忠以得仁代之江右既平聲桓自以為不世功旦夕望侯及收江䟽還僅授副總兵而得仁銜不列得報氣沮招撫孫之獬至南昌聲桓所置將吏漸有更易江撫李鳳翔繼之益加裁制聲桓心怏怏聲桓嘗師事維揚僧德宗德宗每奇聲桓嘗拊聲桓背曰勉旃二十年江右福力變紅頭蟲此其候也及是果着紅纓建牙江省益尊信之德宗每為聲桓言勸其改圖南昌胡以甯在聲桓幕中言如德宗指胡澹陳大生等各緣以迎合聲桓又覘知得仁所居故宜春王第每後堂張宴自着明衣冠令優伶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諸客聞之益心動先是福州之破仕閩者或有空頭敕劄持歸至是因緣間露且言唐王尚在二帥聞之益自喜且貿江撫李鳳翔死章於天代之遇諸將益倨索賄無厭是一日宴於藩署席地鋪氈文吏皆坐氈而聲桓得仁顧坐氈外得仁有怨色於天嘻笑顧視曰王把總欲反耶宴歸二帥恥甚四年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往建昌於天又遣人索賂累億得仁怒罵詆大有惡言八月歸自建昌勸聲桓速舉事而聲桓以前遼東被俘妻子留京未歸又胡以甯新亡遣人往湖南覘知何騰蛟為 我兵所敗遲疑未發巡按董學成至有以二家陰事告者學成揚言欲奏聞而陰索得仁賂並其侍兒得仁恐以侍兒予之則居家狀泄有驗堅不肯予時幕中諸客詭言唐王在五子寨二帥即遣客往探唐王實耗客即假唐王命封聲桓為鎮江公得仁為維新侯二帥大喜過望五年戊子正月章於天忽率數騎出瑞州捕掠諸富室或告得仁曰此非為索賄賂也前聞有滿騎數千不知所往或徑往贛州約同贛撫會議而後發發則須搖公等得仁大懼適聲桓妻子還自燕聲桓乃召胡澹等入議遣人以書約山東河南並發得仁提兵出建昌合揭揚諸部然後舉議既定或說得仁曰聲桓疑而多詐脫中變而公顧居外且奈何不若坐據省會仗鉞投袂

為必不可遏之勢脅聲桓聲桓不敢不從但貴神速耳得仁大喜立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圍守董學成官署時正月二十六日夜漏下三十刻矣翌日癸亥七門不啓得仁躬擐甲往縛學成赴聲桓署白狀聲桓蒲伏問故得仁曰詔云然何敢後也聲桓唯唯得仁即前為聲桓割辮以聲桓令箭傳示諸協悉去辮出示安民稱隆武四年即日絞殺學成及副使成大業軍民戴滿帽者輒射之城中委棄纓笠積如山阜得仁遣將擒章於天於江中聲桓首迎在籍閣臣姜曰廣入省諸金弟族皆為都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為兵部侍郎聲桓幕客黃人龍為總督二人各開幕門如市初聲桓誅體忠後謀嘗與得仁合及是各自為功所樹吏率分東西府嫌隙始開二月朔得仁提兵下九江胡澹說得仁宜乘破竹之勢疾趨建業下流猝無備必舉建業舉則兗豫響應率兵而北中原可傳檄定也而聲桓聞捷輒召得仁還得仁以澹謀告聲桓衆皆主之獨黃人龍不可曰贛州居省上流文武督在焉宜先定贛不然且擬我後聲桓從之立議取贛聲桓得仁偕行而以宋奎光守南昌兵圍贛州城固不可克聲桓乃令得仁往綴章貢上下而自引兵踰嶺恢雄韶時南中頒永歷年號至乃遂稱永歷四年聲桓遺書廣督李成棟共興復成棟遂叛拜表粤東迎永明王駐肇慶王因實封聲桓為昌國公得仁為新喻侯師留貢且老省内虛四月 大兵入湖口五月朔破九江偽守將吳高遁二日下南康偽守將白之裔潰七日千騎至石頭猶不意為 我兵也見紅纓白帳始色駭明日鐵騎滿西山矣我國山譚泰先從東入破饒州饒州偽將潘永禧遁 王師尾之至南昌而令偏將自滆入搜麥源青嵐諸道滆西山故未下嘗血刃已數百里 大兵圍南昌聲桓兄成功約降於我奎光謀知殺之得仁部將貢鰲聲桓部將楚國佐以其軍叛奎光追及復殺之 大兵攻得勝門城壞數處奎

光嚢土塞之得不破旋出神鎗火箭焚我攻具　我兵少却報至贛聲桓得仁大懼撤兵急回
贛帥掩擊亡其大半十九日聲桓偽先鋒劉一鵬與我戰獲大礮三得仁繼至聞前捷即氣揚
甚不鞁馬而馳中伏大敗於七里街即氣索甚盡撤城外屯兵入壁金部偽將郭天才爭之不
得自扎黃泥洲為犄角天才所統盡川卒精鋭無敵先提偏師入閩不克歸　我兵已圍南昌
矣天才三戰三捷　我兵頗憚之宋奎光單騎渡江按行地利請移兵二隊一駐生米渡一駐
市汊以遮餉路天才請大舉逐　我兵皆不聽專主堅壁　我兵雖勝每慮得仁襲之軍中常
夜驚王襍毛來也久之見城中終無出兵意乃用鎖圍法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山屬
生米渡掘壕載版起土城自是內外耗絕設南昌令於白茶市新建令於蛟溪徵役索賦安生
而制其斃得仁自亡軍後不復親督陣方娶武都司女為繼室繡旆親迎金鼓喧襍戎騃者望
而大駭莫疑為王襍毛娶婦也十月郭天才亦撤軍入城已城中糧盡人相食乃大出居民兩
帥情實盡為我得我因得以餘暇旁收郡縣西南逐偽守張啟祥西北降偽守將鄧雲龍東南
破傅鼎銓之援師北戕余應桂於都昌劉斯徠於梓溪東收徐光程西破丁家塘土塞聲桓聞
之惟嚄唶悼恨而已十有二月　我師再乘城山東人全時鳴令以鐵網籠之鐵鉤曳而傷之
損傷過當六年己丑正月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其偏裨某約來降譚固山因以厚陣佯
攻得勝門礮聲聞三百里兩師齊師赴焉而奇兵已從進賢門梯而上城遂陷聲桓赴池水死
得仁陣獲磔死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皆被執不順命死美曰廣赴偰家池死得仁突得勝門
三出三入與譚固山馬首再相值譚不知其為得仁得仁亦不知其為譚也初聲桓之主堅壁
也以待廣陵之援而吳尊周所草乞師表文但陳勝狀而不告急既聞江事危急乃遣李赤心

由袁吉李成棟出南雄會南昌赤心逗留不進成棟敗死信豐遂以不救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王師南征

順治四年丁亥三月我 大清命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等率兵下湖南定興伯何騰蛟與總兵郝永忠退保衡州張先璧走寶慶 湖北巡撫堵胤錫走永定衛王有才馬進忠等走五溪山中五月 大兵抵衡州永忠北總兵黃朝宣等被擒騰蛟退保永州從者惟滇將趙印選胡一青等數人八月 大兵破武岡常德寶慶盡失總兵劉承胤敗績來降永明王走靖州由蠻道以達柳州土司覃鳴珂與守道龍友明相攻遂陷柳州矢及王舟中王走象州時 大兵已定湖南永州亦破騰蛟與永忠盧鼎俱入桂林與留守瞿式耜議分地給諸將俾自為守式耜督焦連復陽朔及平樂陳邦傳復潯州合兵復梧州粵西尚稱全土王回桂林

五年戊子二月 大兵入粵西永忠潰於興安返入桂林大掠三月 大兵至桂北門垂破聞金聲桓反於江西乃退入楚五月騰蛟復全州六月李成棟以粵東叛歸於王王封成棟惠國公聲桓豫國公一云昌國公 王得仁佟養甲杜永和等侯伯有差成棟子元胤為錦衣指揮使王返肇慶騰蛟復督師出湖南由永入衡胤錫亦以忠貞營自常德趨湘潭十月成棟犯贛州先是江西悉反惟贛州為我將高進庫所守聲桓攻之不克乞師粵東成棟援之戰不利退屯南康縣

六年己丑正月 大兵破南昌烏金王下湘潭執騰蛟二月成棟敗於信豐騎而渡河馬蹶墮

水死、事聞、以杜永和為兩廣總督、駐廣州、代成棟、羅成耀守南雄、 大兵由湘潭薄衡州、胤錫敗、衡永俱不守、十二月我平南王及嗣靖南王耿繼茂下廣東、羅成耀遁南雄不守、

七年庚寅正月十四日、下韶州、王聞庾關失守、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胤守肇慶、二月 大兵圍廣州、調潯帥陳邦傅及忠貞營高必正東援、邦傅故與元胤有隙、意在修怨、又憾必正等之屢擾其境也、陰令副將姚春登等連結土司、會李來亨等調兵土司、遂相仇殺、必正怒而歸、忠貞營者成孼餘黨胤錫所招撫者、時散處賓橫間、故邦傳惡其擾、時李赤心已死、故必正統領其營、邦傳駐清遠、馬吉翔駐三水、俱不敢進、以城守久、進永和爵為侯、元胤弟建捷力戰有功、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在時、復築兩翼附於城外為礮臺、水環其下、 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永和偏將范承恩為內應、決礮臺之水、 大軍藉薪竟渡、遂得礮臺、十二月二日、城破、永和由海道奔瓊州、建捷奪圍至肇慶、邦傳潰於亞水、而我定南王亦已入全州、五日破桂林、詳見式耜殉粵 邦傳聞桂林破、遣兵邀劫從官於藤江、殺部郎潘駿觀許王鳳等、王踉蹌奔南甯、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州、

八月辛卯 大兵取肇慶、元胤建捷奔南甯、會孫可望遣賀九義殺內閣嚴起恒等、元胤忿甚、請出靈山收高雷之兵迎王入海、至欽州、為土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所、不順命、令作書招杜永和、亦不從、與弟建捷俱斬於市、九月陳邦傳叛降於靖南王、報至南甯、王震恐、議奔廣南、後軍印選一青之師復敗、與 大兵相去不五十里、王遽由水道走土司、抵瀨湍、轉入羅江土司、次龍英、至廣南、歲已暮矣、時可望已受秦封、遣人來迎、

九年壬辰二月可望遷王於安隆、改名安隆、 大兵取瓊州、杜永和來降、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何騰蛟殉楚

崇禎癸未起何騰蛟右僉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撫湖廣初騰蛟為南陽知縣數摧賊鋒已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皐山及討平土寇益知名後以部郎出僉懷來憂歸起淮徐兵備復平土寇至是遂有是擢時左良玉屯武昌橫甚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王自立於江南詔至良玉時在漢陽有異言騰蛟赴良玉軍爭之而良玉參軍盧鼎亦言於良玉乃開讀如禮八月王加騰蛟兵部侍郎兼撫湖南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乙酉南京有北來太子事良玉遂舉兵東下邀騰蛟與俱不可則盡殺騰中人以劫之騰蛟急解印付家人速走將自刎為良玉部將擁去舟至漢陽騰蛟乘間躍入水中漂十餘里遇漁舟救之起則關壯繆廟也而所遣家人懷印者亦在相視大驚徧覓漁舟已不見蓋有神祐云騰蛟乃從甯州轉瀏陽抵長沙集屬吏痛哭盟誓權令堵胤錫攝湖北巡撫傅上瑞攝湖南巡撫章曠為總督監軍周大啟提督學政嚴起恆衡永道督二郡軍食吳晉錫以長沙推官攝彬桂道隨遣曠調黃朝宣張先璧劉承胤等兵先後俱至而良玉已死五月唐王自立於福州王素知騰蛟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死其將劉體仁郝搖旗等觀望無所歸騰蛟遣部將萬大鵬招之搖旗等大悅與大鵬俱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於是簡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兵二十餘萬軍聲大振既而自成部將李錦高必正率衆逼常德騰蛟命錫胤撫之亦來降於是自成餘黨悉歸騰蛟一時詫異事而騰蛟上疏止言元兇已除宜告郊廟不言己功唐王大喜拜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規取兩江於是

騰蛟部置降卒參以舊軍乃題授黃朝宣張先壁為總兵官劉承胤李赤心（即李錦改名）郝永忠（即郝搖旗改名）袁宗弟王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開鎮湖北時所謂十三鎮者也丙戌正月騰蛟拜表出師李赤心敗於湖北騰蛟威望自此損已而唐王死於汀洲騰蛟聞之大慟永明王立以騰蛟為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丁亥　大兵逼長沙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長沙湘陰盡失時守衡州者盧鼎而張先壁率兵突至鼎不能抗走永州先壁遂挾騰蛟走祁陽趨辰州騰蛟脫還赴永州甫至而鼎部將復大掠鼎走道州騰蛟與侍郎嚴起恆走白牙市　大兵遂平衡永於是前所置十三鎮者皆起而為盜未幾部將周金湯復永州六月騰蛟在白牙市諸將皆不用命劉承胤由小校騰蛟薦至大帥封定蠻伯尤忌騰蛟於是騰蛟與為姻奏王進安國公勛上柱國而承胤益驕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騰蛟固無如承胤何也於是騰蛟無兵王命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八月　大兵破武岡常德寶慶盡失永亦再失王由柳州將返桂而城中惟焦連一軍兵孱甚騰蛟率印選一青入助會盧鼎亦以兵至桂林乃安戊子正月加騰蛟太師爵世侯二月郝永忠趙印選兵大掠桂林　大兵偵知直抵桂北門騰蛟與連一青分門拒守　大兵乃還三月李成棟以廣東叛歸於王　大兵暫回於是騰蛟復全州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連新寧侯趙印選復永州職方主事復寶慶諸將復衡州馬進忠復常德騰蛟議進兵長沙適李赤心自夔州至督師堵胤錫令進忠以常德讓赤心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諸將軍兵皆空城走騰蛟聞之大駭己丑正月攜吏卒三千人邀赤心赤心至湘潭見空城也不守去騰蛟入湘潭大兵見騰蛟入空城遣徐勇入之勇故騰蛟部將勸騰蛟降騰蛟不從乃擁之去絕粒七日不

死乃殺之。騰蛟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也。騰蛟生。魚忽滿井。皆五色。騰蛟既遇害。井魚亦空。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四終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瞿式耜殉粵

順治二年乙酉八月、福王起原任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為應天府丞、旋擢右僉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撫廣西、時靖江王亨嘉據桂林、式耜與焦連定計、令思恩參將陳邦傳以兵攻桂林、破之。王被擒、殺於福州、九月、唐王死於汀州、式耜與魁楚奉永明王由榔監國肇慶、王拜式耜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兵部事、十月、王聞贛州破、將趨梧州、式耜爭之不能得、十一月唐王弟聿鐭據廣州、總督林佳鼎敗歿、式耜視師峽口、

四年丁亥、　王師破廣州、入肇慶、遂逼梧州、巡撫曹曄降、遂襲平樂、王將奔全州、式耜疏言、王留粵、則粵在。去粵、則粵危。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速一日。去而不守、則拱手送矣。言甚切至。王不聽、遂奔全州、而進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守桂林、三月、　大兵薄桂林、突入文昌門、登城樓以瞰式耜署、援將焦連拒戰甚力、式耜亦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珥助之。故人無叛志。既而主客兵不和、連兵譟而去、城幾破矣。會陳邦彥攻廣州、　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於是焦連復陽朔平樂、陳邦傳復潯、合兵復梧州、王聞捷、封式耜臨桂伯、連新興伯、餘進秩有差、十一月、　大兵自湖南逼桂林、式耜與何騰蛟拒却之、

五年戊子二月、郝永忠駐桂林、與團練兵相惡、盡破水東十八村、既與　大兵戰靈川而敗、復

大掠殺太常卿黃太元諸將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如洗 大兵聞桂林有變急來襲騰蛟拒戰獲全閏三月李成棟據廣東來歸請王赴廣州式耜慮為所制急爭之乃駐肇慶成棟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王召式耜式耜以國事讓成棟願留桂十一月永州衡州寶慶相繼恢復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以圖出楚不聽

六年己丑正月何騰蛟被執於湘潭二月成棟敗歿於信豐王命式耜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軍馬我 朝亦遺書招式耜式耜不從

七年庚寅正月南雄報不守羅成耀遁韶州亦失九月全州破趙印選在桂林胡一青王永祚在溶江皆惶懼不敢出 大兵遂入嚴關十月榕江不守十一月諸將皆逃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俄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入見式耜誓同死因俱就執幽之民舍兩人賦詩唱和閏十一月殺之風洞山下故給事中金堡時已為僧名澹歸上書定南王請收瘞式耜同敞不報吳江吳秋收而瘞之北門之圃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孫李搆隙

崇禎甲申張獻忠盜蜀僭號

順治三年丙戌我肅王西征殺獻忠於西充縣之鳳凰坡其黨偽平東將軍孫可望偽安西將軍李定國偽撫南將軍劉文秀偽定北將軍艾能奇偽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呼集偽眾奪重慶府殺平蜀侯曾英

四年丁亥春由遵義入貴州時雲南土司沙定洲作亂據雲南省城黔國公沐天波出奔永昌

定洲追之聞兵巡道楊畏知據楚雄起兵討賊乃留圍楚雄不能克可望在貴州聞滇亂兼程趨滇二月二十八日屠霑益州明日屠曲靖定洲急收兵還阿迷與可望遇於蛇花口接戰大敗遁去可望遂取雲南右僉都御史宗室壽琳以永明王命募兵雲南為可望所繫脅降不從被殺巡按御史羅國瓛死之可望遂引兵而西遇畏知於於祿豐縣畏知迎戰大敗被執不屈許以共獎明室畏知乃降可望兵至大理遣人往永昌招天波並索道府印署府篆通判劉廷標署道篆推官王運開咸曰印往則我亦降矣乃相繼自縊運開弟運閎赴水死天波降於是可望自稱平東王以劉文秀等守雲南可望自滇回黔執總兵皮熊而釋之初可望赴滇熊由平越收兵復貴州可望回熊不能禦走清浪衛可望使白文選追執之可望既至黔設官鑄錢造符敕謀僭大號而定國文秀等故等夷各自稱王不相下定國尤強悍議齟齬不合

六年己丑春可望杖定國於演武場以威衆孫李之隙自此始已而定國率兵征沙定洲獲之於湯嘉賓砦斬之兵益強可望不能制稱帝之意始沮時永明王自立於粵東已四年矣可望苦無以制其下願奉朔求歸因遣楊畏知入粵時武康伯胡執恭屯泗州城知可望強欲藉為援畏知至則大喜遽矯冊封可望為秦王而畏知至肇慶見王道可望歸順意為請封大學士嚴起恒都御史袁彭年科臣金堡等執不可畏知言可望兵力強可藉以為用何惜一封號以樹敵楚南督師堵胤錫亦以為請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胤錫曾賜空敕得便宜從事遂矯命改封可望為平遼王使至可望先受秦封不受命遣人至梧州問故王始知矯詔事馬吉翔請封可望為澂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嚴起恒與督師尚書楊鼎和科臣劉堯珍抗疏力爭議遂寢

七年庚寅十一月　大兵破廣州下桂林王走南甯事益急乃遣編修劉茝封可望為冀王仍不受時艾能奇已死可望并其衆益强

八年辛卯可望遣賀九義張勝張明志赴南甯索沮秦封者九義遂迫殺鼎和於崑崙關殺起恒而投之水尸流三十里虎負之登岸乃收瘞之并殺堯珍及吳霖張載述等張載述未嘗沮秦封以曾劾主秦封者故殺之於是真封可望為秦王畏知見九義凶悖痛哭入朝疏其擅殺大臣罪請誅之王因留畏知入閣辦事可望聞大怒遣鄭國執畏知以歸畏知望見可望即大罵以頭幘擲可望面可望遂殺畏知定國文秀素與畏知善聞畏知死益切恨可望是時　大兵日逼南甯不守

九年壬辰春二月可望乘閒遷王於安陸先是　大兵已取湖南定兩粵定南王孔有德提兵入黔定國禦之連破清沅武岡入桂林當是時定國兵力强甚不復稟可望約束可望忿甚已戰於衡州而敗可望使人召之赴沅議事將因其敗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遂入粵西初可望遣雙禮邀定國為定國所敗擒而釋之故雙禮傾心定國

十年癸巳可望自率兵追定國猝遇　我兵而敗歸則盡殺明宗室之在黔者王處安陸勢日窮促知可望與定國有隙乃與大學士吳貞毓謀先以計遣可望腹心大安侯馬吉翔往南甯祭陵乃遣林青陽充使封定國為晉王趨使來迎定國奉檄感激流涕然以兄事可望久未敢輕發一日劉議新自定國營過南甯見吉翔語及定國受敕事吉翔大驚遽聞之可望

十一年甲午可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陸索首事者縶閣臣貞毓極刑拷掠貞毓曰凡事宰相主持我約李定國討孫可望是實諸臣無與而吉翔已報坐十八人某主謀某草敕羅織成案

於是主事張鐫太監張福祿全為國凌遲死蔣乾昌李元開李欣胡士瑞徐極楊鍾趙賡禹蔡縯鄭允元周允吉朱議㳿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皆棄市貞毓以大臣賜自盡可望憾定國益甚然以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取高雷廉州以自固

十三年丙申定國進攻新會大敗率殘兵奔南甯將由安陸入滇可望偵知之使文選赴安陸勒王回黔合宮大慟文選雖為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為因以情告王曰姑遲行候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定國至安陸文選歸之共奉王趨雲南王封文選為鞏昌王時守滇者為劉文秀王尚禮王自奇賀九義文秀數怨可望遂以數騎私迓定國迎王入滇王封文秀為蜀王尚禮保國公自奇夔國公令文選還黔慰諭文選至可望[illegible]其二於定國也悉奪其所部兵羈之軍中然以妻子尚在滇未敢遽反

十四年丁酉春王使張虎送可望妻子於黔可望遂反可望諸將馬進忠馬維興馬寶最稱勇健而素善於文秀且與文選交密因從容謂可望言今諸將中材無出文選右者大將非文選不可可望從之乃留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為大將軍統諸軍前行九月定國文秀帥師至三岔河與可望夾交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以李劉俱出會城必虛因遣張勝馬寶由尋甸間道襲雲南而自將勁卒擊定國十九日戰方合惟興等內叛將士大呼迎晉王一軍瓦解可望狼狽回貴州而襲雲南之師馬寶不戰來降張勝抵城下尚禮謀內應沐天波覺之守之以兵得不發定國兵回遇勝於渾水塘擒而誅之尚禮仰藥死於是文秀文選窮追可望於貴州可望挈妻子走長沙來降於我經略洪承疇軍前雙禮為可望斷後截其子女玉帛來降於

文秀同歸雲南、王封雙禮為慶陽王、進忠為漢陽王、惟興與寶及九義俱進公爵、其偽德安侯狄三品偽岐山侯王會偽荊江伯張光翠以黨附可望降爵有差、惟文安侯馬吉翔善逢迎入閣辦事如故、

十五年戊戌春正月、可望至京師、封義王、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孫李奔北

順治九年壬辰春二月、定南王孔有德以七百騎出河池向貴州、 大軍駐柳州接應、孫可望乃謀内犯、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甯取敘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望疏請封定國為西甯王、文秀為南康王、五月、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下之、有德還守桂林、定國由西延大埠疾趨而進、 我師遇於全州、不利、七月四日、定國陷桂林、獲前降將陳邦傳及其子曾禹、送貴州去其皮而殺之、有德自經死、家口百二十人悉被殺、惟一女年十七、逸出城、單騎走 京師、哭訴於 朝、 内廷憐而養之宮中、後歸其原夫孫延齡、十一月、我敬謹親王尼堪統兵攻衡州、定國敗走、王率精騎追之、遇伏殞於陣、固山佟圖賴監其軍、定國收兵屯武岡、

十年癸巳春、定國回廣西、可望使人召定國、不至、可望自率兵追之、 大軍至寶慶、與可望遇、雙禮將左、文選將右、 我軍見可望龍旂、急攻之、可望北、惟雙禮軍不動、 我軍鑒衡州之失、亦不追、以武寶之間為界、定國遂得據廣西、已與馬寶由懷集東攻肇慶、不能克、秋攻高州、破之、雷廉俱下、

十二年乙未可望犯常德敗績定國攻新會不能克

十三年丙申春平南王擊敗定國軍定國奔南甯遂抵安陸奉王趨雲南

十四年丁酉可望來降於　王師

十五年丙戌春正月命楚蜀粵三路兵入黔定國使劉正國楊武守三坡紅關諸要險以防蜀馬進忠駐貴州四月夔國公王自奇永壽伯關有才反定國自率兵討平之楚兵自鎮遠入貴州屢告急定國不及援遂平貴州進忠遁蜀兵至三坡劉正國奔回雲南蜀兵克遵義五月蜀兵擊破楊武于開州之倒流水七月粵兵抵獨山洲十月三路兵俱集戒期入滇定國與雙禮等扼雞公背圖復貴州文選守七星關示犯遵義以牽制蜀兵十二月蜀兵出遵義趨天生橋入烏撒文選懼走回霑益州泗州土官岑繼祿導粵兵入安陸定國使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定國回師拒戰連敗大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敗走不相顧馬寶等或來降定國撤寨遁回

十五日報至王走永昌

十六年己亥春正月三日　大兵入雲南二月文選敗於玉龍關初文選自霑益追及定國因留之斷後二月　大兵出雲南十日敗王國勛于普淜十五日至大理之玉龍關文選與張先璧陳勝俱敗文選乃從沙木和走右甸由鎮康而出木邦定國先伏兵於潞江之高黎貢山中十八日　大兵抵永昌二十一日次潞江前驅遇伏不利適中書盧桂生來降定國謀洩乃分精甲先躡伏處定國遇　大軍不能支因退師出騰越走孟定而王已入緬矣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永明入緬

順治十六年己亥正月王自雲南赴永昌警報日至二月十五日李定國令總兵靳統武率兵四千人自永昌啓行十八日抵騰越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甚厚恐遭刧奪促王連夜即行兵馬過處火光燭天右轉左旋天明仍在故處二十八日至銅壁關統武去王仍歸定國緬人知王抵關令從人悉去兵器方許入關是日次蠻漠緬人迎貢頗成禮昆明諸生薛大觀與子之翰聞王入緬投黑龍潭死二十九日駐扎定三月一日到河岸河中惟四舟止足供王用而河傍又無他舟可買從人乃登陸紆路赴緬途中遭刦殺者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副總兵高陞皇親馬九功千戸謝安祚向鼎忠范存禮温如珍李勝劉興隆段忠等皆死於難初六日開舟二十四日至阿瓦請大臣過河面議冊寶視神宗時差小疑以為假及出沐國公印對同乃信因請王及文武臣居舊城復請王敕關上無得納漢兵三月十七日陸行人到緬緬王曰此非來避亂乃襄應外合兵也發兵圍之殺傷甚多僅存者分散各村居住總兵潘世榮降於緬或云在途被殺未詳五月四日緬王以龍舟來迎王八日到者梗蓋房十間居王以竹為城隨從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為笑樂大為緬人嗤緬俗朝見以跣足為禮八月十五日各蠻來朝王欲誇示諸國於十三日請沐天波過河令跣足為諸蠻先以臣禮見焉九月緬人進稲穀給貧乏者十七年庚子七月緬王復請天波過河以各營逼緬城乞王敕漢兵無得近關九月李定國有疏迎王內云前後共有三十餘疏俱不達時馬吉翔與李定國比專事權一日翔奏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王不應明日翔奏合奏王怒以御寶擲下翔即鑿而碎之散給諸臣其凶悖如此十八年辛丑任國璽因東宮開講將宋末賢奸利害纂書進呈翔見而切齒王覽一日翔即袖之以出五月璽復有時事三不可解疏大槪言今日勢如纍卵禍急燃眉

猶然泄泄不思出險沐勳臣王皇親亦可主持豈宜令翔泰獨專大權王祖望鄧居詔各疏劾翔泰王固無如翔泰何也而是時蒲纓大開賭市晝夜呼盧不絕王惟棻與楊太監爭賭毆拳喧聲徹内盆為緬人所輕先是二月二十八日白文選密遣緬民齎奏内云不敢速進者恐有害必得緬人送出為上策王即回璽書甚切越五六日沿河搭浮橋為奉迎計緬人覺之事不果三月錦衣衛趙明鑑等謀奉世子逸出出時并殺翔泰翔泰聞遂以結盟投緬誣奏執殺王啟隆家人何愛等七月二十三日緬酋殺兄自立隨遣兵士驅王隨從文武諸臣渡河吃咒水至則盡殺之於是松滋王某淶天波馬吉翔王惟恭馬雄飛鄧士廉鄧居詔楊在鄔昌琦任國璽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郭璘潘璜齊應巽魏豹王自京安朝柱王昇陳謙王啓隆龔勛吳承爵張宗伯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劉廣垠宋國柱丁調鼎李國泰太監李茂芳楊宗華李崇貴周公盧公曹公沈公二楊公皆被其難少頃復以兵三千人圍王所每三十人擒殺一人入宫搜取財帛於是自縊及被殺者不可勝數其姓名可紀者吉王某同妃自縊二貴人楊氏劉氏松滋王妃俱自縊姚文相黄華宇熊相賢馬寶二差官趙明鑑王大雄王國相吳承胤朱文魁吳千戶鄭文遠李既白凌雲嚴麻子尹襄朱議漆王國璽等皆死之內官陳德遠等一十八人一行自縊王與太妃等二十五人聚一小房逾二時通事引護守緬官至曰不可傷皇上乃移王出居沐國公房内大小内外共棲一樓三日幾斷火食兵退姜承德妻楊氏自縊死馬吉翔第四女哭曰我父在世不知作何等人如今已死人猶罵之縊數次乃絶王啓隆妻吳氏妾周氏既上縊太監李從龍見而救之吳曰爾與吾夫厚應促我死反來救耶卒自縊吳承爵妻某氏先縊子女乃自縊齊環妻某氏抱子赴水死二十一日修葺原所復請王居之二十五

日進銀米等物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檄緬取王

順治十六年己亥春二月李定國之兵敗于潞江退師出騰越知王已入緬不敢深入聞白文選屯兵木邦乃就文選謀曰王入緬敕漢兵無入緬關我兵若入恐變生不測　清兵萬一隨來無險可恃莫若就邊地擇妥屯住招集以圖興復文選以王既入緬無重兵護衛請身入護王與定國謀不合定國遂自引兵從孟定府過耿馬抵猛緬屯扎前各營潰兵陸續來集兵勢稍振越數月移營孟連賀九義及文選部將張國用趙得勝等皆來歸乃約元江土司那嵩共恢復孟艮酋長以定國在孟連恐為所并糾合夷衆與定國為梗定國移兵征孟艮滅之據其城而　大兵已乘間破元江那嵩自焚死事不得集貞九義妻子在雲南我平西王吳三桂令作書以招九義九義有二心定國殺之國用得勝與九義同來歸者聞之心怏怏總兵唐宗堯者故奸弁定國令守磨乃凡兵將投孟艮者宗堯悉收隷麾下商客至則盡取其財由是商賈不至以故雲南及阿瓦消息定國絕不聞文選自與定國別即由木邦至錫薄所至縱兵大掠聲達阿瓦阿瓦有新舊二城新城緬王所居以舊城居王文選急攻新城城中無備且破矣緬王紿言俟三日出新城讓王文選信之退兵十里而城中禦備復固既三日文選復引兵進攻反為所敗遂引兵赴孟艮會定國定國遂同文選赴阿瓦其國用得勝所部兵仍還文選時十七年庚子九月也緬人知文選敗定國必復來乃益修戰守備十八年辛丑四月定國至阿瓦使人入緬求王緬人不許定國見緬人備禦已固乃退兵三十里下營明日緬人見定國退即

於城外立木城日移而前遂逼定國寨五月以象兵與定國戰於木城下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引兵橫衝之緬人大敗退保新城文選定國決計渡江先遣都督丁仲柳於阿瓦上流造船緬人知船工將竣以正兵綴定國而別遣奇兵搗船廠仲柳棄船走船悉被焚定國與文選議復進洞鄔一面造船一面攻新城使兩不相應乃俱移營定國在前文選在後國用得勝以九義之死銜定國至是遂挾文選北走將來奔於　我朝至耿馬適與吳三省軍相值三省者定國舊部安隆之敗三省尋獲大營妻子來詣定國於孟艮而定[illegible]移營不相遇至磨乃宗堯有叛志收而殺之然兵弱不敢入緬地流連孟定耿馬間文選退走遇三省軍文選見三省不言而涕出三省察軍情有變因言雲南降者皆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甚於往日於是張趙復心動遂與三省同屯於錫薄我平西王吳三桂偵知李白情隙乃令馬寶率兵追文選且招之而自率　大兵趨緬時文選已去錫薄寶追及文選於孟養單騎赴文選營說之文選降封承恩公王某妃在文選營文選降妃自縊大軍臨阿瓦檄緬取王及妃十二月三日緬人令數十夷十連座擁王去約二更許至一營則三桂軍也九日　大軍回滇捷聞我

主上恩免俘見　康熙元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王與妃及世子俱終於雲南沅江總兵皮熊聞王就執走避水西絕粒七日不死　大兵聞遣騎執熊至背立不順命積十三日不食始唐十四日乃斃仍戮屍熊婿趙默亦被執索紙書絕命詞受戮鄧凱者從王於緬王既死入昆陽普照寺為僧李定國聞阿瓦消息遣人入車里暹羅諸國乞兵圖興復會一營人馬盡死六月十一日定國生辰病作二十七日定國卒臨終謂子嗣興及靳統武曰寧死荒徼無降也定國死未幾統武亦卒子嗣興來降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蜀亂

順治元年甲申、張獻忠據全蜀、惟遵義未下、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軍務樊一蘅、及督師王應熊遊其地因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復重慶、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顏復龍安、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為總統、侯天錫屠龍副之、合參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攜潰卒共得三萬人、二年乙酉三月、攻叙州、應試朝宗先登展繼之、偽都督張化龍走、遂復叙州、賊將馮雙禮率兵來爭而敗、偽安東將軍孫可望援之、相持一月、一蘅糧盡、退屯古藺州、展退屯江津、賊乃截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衝之、賊驚潰遁去、一蘅命展應試取嘉定邛眉、故總兵賈聯登及中軍楊維棟取資、簡天錫高名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忠涪、初乾既復重慶賊遣劉文秀來攻、會副將曾英與參政劉鱗長自遵義至與大海占春張天相等奮力夾擊、破賊兵數萬、英威名振蜀中、亦受一蘅節制、其他據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有曹勛及監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有監軍僉事天顏、夔萬則有譚宏譚詣、一蘅乃移駐納溪居中調度、三年丙戌春、展等盡取川南地、獻忠大怨恨盡屠境內民、沈金銀江中、焚宮室、急遣可望文秀狄三品王復臣等攻川南州郡、連戰不利、英祥等乘間趨成都、七月、賊棄成都、走順慶、時川中諸郡、惟保甯順慶為賊將劉進忠所守、而進忠所部多川兵、獻忠恨川人之不附己也、既屠其民、將盡殺川人、之為兵者、進忠聞之大懼、赴　王師降、且告獻忠所在、十二月、　王師殺獻忠於鹽亭、賊兵悉潰而南、時英駐重慶稱最強、可望猝至重慶、英出不意敗死、賊遂陷綦江、督師應熊退避畢節衛、未幾死、永明王以呂大器代之、四年丁亥、賊入遵義、而是時　大兵入川所至俱下、大海

退入於涪、袁韜去夔、而入於黔之婺川。占春避而東下、諸擁兵者卒瓦解、川地盡入版圖矣、已而　王師追賊至遵義、糧盡引還、於是王祥等復入保順二郡一衛、再駐江上、為收蜀計、上表永明王、王以一衛為戶兵兩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諸將祥等進爵有差。於是韜復入重慶、大海占雲陽、占春據涪州、誼據巫山、譚文據萬縣宏、譚天宇城、天錫據永甯、應試據蘆衛、祥據遵義展據嘉定、化龍勛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朱容藩及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至、各自署置、官多於民、李自成餘孽李赤心郝搖旗袁宗弟等、復擾夔巫間、一衛令不行、惟敘州一郡而已、五年戊子、容藩自稱楚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建行臺於夔、武岡之敗、傳永明王已死、大器過占春營具言王無恙、容藩不機僭竊、當得罪、占春以為然、李乾德亦傳檄聲容藩罪、容藩益窘、乃北依二譚、以兵攻石砫司、占春援之、容藩兵敗、走死雲陽、是時川地咸附於永明王、乾德者少好占驗、至蜀、諸將中惟許韜及武大定、遂結二人為腹心、韜故獻忠別部所稱姚黃十三家賊、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韜與占春素不協、時駐重慶、兵強而飢、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展與占春素厚、富而弱、藉袁武之強以自固、納之、約為兄弟、然展能與袁武合、而不欲與占春絕也、時通聞問、餽以銀米、袁武有所求、顧不甚遂、因恨展、既韜徙屯犍為、展以生辰來為壽、乾德因說韜殺展而分其資、展死、諸將皆解體、故乾德卒至於敗、可望聞展死、將圖蜀、乃為展訟寃、使王自奇將兵由川南進、而別遣文秀及白文選渡金沙河、出黎州、敗王祥於烏江河、取曹勛而襲其後、趨嘉定、時袁武方拒自奇於川南、撤師還救、自奇尾擊之、袁武大敗、悉就擒、乾德投水死、兵復東、三譚俱降、乃遣別將盧名臣下涪州、占春敗走、大海在忠州、知不克、引兵出夔入楚、與占春來降於　王師、文秀遂據蜀、七年庚寅正月、文秀還雲南、令

文選守嘉定劉正國守雅州三月、大兵南征、文選正國俱敗、王師入嘉定文光天顏死之。初展之死、文光入山不視事、至是死、馬九月、一衡亦死於山中、蜀中將士俱盡、九年壬辰文秀文選率兵來攻保甯。大兵奮擊、破其象陣、十六年己亥、宏誼俱納欵、時宏誼已殺文、文安之與劉體仁李來亨等欲討之、二人懼來降、未幾取馬湖敘州、降年勝於武隆、赦而用之、於是獻孽之擾蜀者亦盡、自成遺孽郝搖旗袁宗弟劉二虎等、尚據巴東、十八年辛丑、奉 旨三省會勦 王師駐萬縣賊棄夔州 康熙元年壬寅正月元旦大軍銜枚進奪羊耳關賊焚天昌縣以遁二年癸卯復犯巫山 大軍與鏖戰兩遣兵密斫其營賊大潰二虎投繯死追搖旗宗弟獲之蜀地悉平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鄭成功之亂

鄭成功南安人、父芝龍娶倭婦生、初名森、芝龍見森於唐王、王奇之、賜國姓、名成功、順治三年丙戌三月、王封成功為忠孝伯、福州破、成功母死於兵、成功號慟不自勝、芝龍約降、成功泣諫不聽、我貝勒挾芝龍北去、成功遂與所善陳輝張進等、乘二艦入海、收兵南澳、得數千人。四年丁亥、聞永明王由榔僭立於肇慶、文移用永曆年號、成功歸自南澳、時廈門浯州為鄭彩鄭聯所據、乃泊鼓浪嶼、廈門者中左所也、浯州者金門也、隸同安、為兩島、七月、入寇海澂、不克而還、八月、與鄭鴻逵全攻泉州、敗我提督趙國佐於桃花山、遂圍泉州、五年戊子、我副將王進自漳來援、成功解圍去、三月、攻同安、守將王彪折光秋棄城走、遂入之、復寇泉州、九月、我佟國器陳錦李率泰援之、成功乃退、大兵屠同安、六年己丑三月、遣施琅、楊才黃廷何宸樞等寇漳

浦守將王起鳳降授偽鐵騎鎮尋改偽正兵鎮遂下雲霄抵詔安屯分水關令黃廷何宸樞守盤陀嶺官軍攻盤陀宸樞死焉七月永明王遣使至島封成功為廣平公七年庚寅潮人黃海周全斌道成功入潮州敗 我師於潮陽師還迯入兩島兩島為鄭綵鄭聯所據成功師抵廈門聯方醉卧萬石巖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出見成功笑曰兄能以一軍見假乎聯未及對諸執銳者前矣遂麾軍過聯船兵士皆讋服莫敢動遂并聯軍彩率所部遁於南中已殺聯而復彩成功將至彩議全軍出避聯不從又不設備故及成功既入兩島軍勢益强海寇皆屬焉十二月 王師下廣州守將杜永和奔瓊州成功諜徃援之八年辛卯率衆而南二月次平海衛我閩撫張學聖聞成功南發急調馬得功取廈門偽將鄭芝莞遁四月成功還自平海誅芝莞遂趨廈門而得功已為鄭鴻逵所放遁去兩日矣是月施琅來降

世祖以琅為福建水師提督駐海澂琅有軍校犯令將殺之成功急止之不從故成功遂欲殺琅蘇茂縱琅遂來歸於是成功并憾茂五月成功寇南溪十一月敗我提督楊名高於小營鎮十二月寇漳浦九年壬辰正月寇海澂二月寇長泰我副將王進勇無敵號老虎成功偽中提督甘輝與戰於北溪兩馬相搏不相下已而兩家兵至乃解進入長泰輝攻破之進走郡城漳州屬邑皆下五月成功圍漳州凡七閱月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人間存者氣息僅屬雖悲泣不能下一淚有士人飢死鄰舍兒竊食之腸中歷歷皆故紙字畫隱隱可辨鄰舍兒見之一慟亦絕十月金固山援至成功令偽右衛鋒鎮柯朋接戰而敗偽禮武鎮陳鳳援之亦敗偽右武衛周全斌援之亦敗成功大崩潰退保海澂十年癸巳五月金固山攻海澂城壞百餘丈成功親立雉堞堵禦不能破一日空礮遞發成功曰是將臨城矣勒兵持斧以待令曰

敵至方斫官軍渡濠呼登城衆執巨斧以斫隨斫隨落濠爲之平固山始解圍去十一年甲午世祖遣人入海招撫芝豹就撫入京成功不順命時方議撫局成功乘機登岸措餉大擾福州興化等郡十月復遣滿員入海議撫無順意歸報乃置芝龍於高墻芝豹於甯固塔十二月寇漳州我漳州守將劉國軒降於成功十邑皆下遂畧泉州不能破而還十一年乙未正月寇仙遊五月遣偽忠振伯洪旭偽北鎮陳六御寇舟山破之以六御守旭因招降我台州鎮馬信甯波鎮張宏德六月破安平鎮及惠安同安南安三邑十一月我定遠大將軍庶子王至閩成功遁回島中十三年丙申正月庶子王自泉州出攻兩島風不利引還五月殺蘇茂茂縱施琅成功恨之至是敗於揭陽遂令殺茂六月黃梧及茂部將蘇明來降

世祖以梧爲海澄公駐漳州明爲多李幾昂邦內大臣梧從蘇茂敗於揭陽故來降十月庶子王班師成功進畧溫台等郡十四年丁酉三月成功回四遣甘輝周全斌攻甯德殺我滿帥阿克襄襄既隊馬猶手刃數人而死十五年戊戌永明王由[illegible]周金湯航海進成功爲延平郡王成功遂議大舉入寇金陵七月以黃廷爲偽大提督留守餘俱從行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習馬五千戈船八千鐵人八千鐵人者周身披鐵畫以朱碧彪文陳於行首聳立視馬足而斫之至浙江攻陷樂清等縣次陽山暴風漂沒八千餘人成功幼子溺焉十六年己亥五月至崇明諸將請先取崇明爲老營不聽七月抵焦山成功集酒將議曰瓜鎮爲金陵門戶宜先破之乃令偽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新進奪譚家洲偽[illegible]官張亮督善泅水者盪舟斬斷滾江龍偽兵侍張煌言會偽水師提督羅蘊章候滾江龍既斷即進據瓜洲上流焚奪滿州木城成功與甘輝翁天祐等直擣瓜洲我操江朱衣祚城守左雲龍率兵一萬會戰背港而軍戰未合張亮已

斷滚江龍對岸夾擊偽右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帶甲浮渡直抵城下偽正兵鎮韓英奪門入
城遂破雲龍陣歿衣㡒遁去其譚家洲及滿州木城俱潰成功令偽援勦左鎮劉猷守瓜洲餘
皆渡江趨鎮江我提督管效忠以步兵駐守銀山騎兵移當大路成功以銀山迫府治為必爭
地夜引兵奪之遲明 大軍分五路三疊壓壘而軍成功令發火砲多鼓鈎聲江水震沸兵士
皆下馬殊死戰效忠北鎮江守將高謙降成功以周全斌黃昭守之屬邑皆下甘輝進曰斷瓜
洲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從坐鎮此南都可不勞定也不聽率師薄金陵
八月至觀音門以黃安總督水師守三汊河口成乃率諸將由儀鳳門登陸屯𡶶廟山甘輝以
守禦既固恐難猝拔為諫不聽 大軍以千騎來薄前鋒鎮余新擊敗之遂輕敵不設備軍
士捕魚飲博為樂我副將梁化鳳偵知之由儀鳳門穴城出軍皆銜枚急走薄新營新不及甲
遂就擒成功急令翁天祐馳援已無及 大兵既敗余新遂以步卒數千直搗中堅而以騎兵
數萬繞山後出其背前後夾擊成功大敗諸偽將各潰走不相顧成功麾軍急退甘輝且戰且
走至江騎能屬者三十人俱被執殺九月成功還師攻崇明不下偽正兵鎮王起鳳傷礮死十
月還島哭甘輝而後入曰我從甘輝言不及此立廟祠之十七年庚子五月
世祖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率兵大搜兩島令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廣東投誠將士許
隆蘇利等會海上成功令陳鵬寄高崎遏同安之師鄭泰出浯州遏廣東之師自勒諸部扼海
門以禦漳州之來討者成功既至海門令偽五府陳堯英傳令諸將碇海中流按軍不動令未
畢漳船風利遂泊海門諸將倉卒受命未敢先發 大兵乘之偽閩安侯周瑞與陳堯英俱死
焉日向午東風轉盛成功自手旗起師風吼濤立北人不諳海性眩暈不能軍而退是日同安

軍出高崎、陳鵬約降、偽副將陳蟒覺之、曰、事急矣當決一死戰、麾其屬、與偽殿兵鎮陳璋合擊之、我兵退、陷於淖而潰、成功殺鵬、以蟒代之、許隆蘇利後二日始至、知兩路功不成、遂還達素回福州自殺、十八年辛丑、成功議取臺灣、臺灣東倚山、西薄海、北界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里、水陸之產咸備、初芝龍與羣盜出沒其地、後為紅夷所據成功自江南敗還、地蹙兵弱、適紅夷甲倮何斌逃至廈門、見成功、盛言臺灣富强、為四省要害且言可取狀、成功大喜、東甲遂行、三月泊澎湖、次鹿耳門、鹿耳門者水淺沙膠、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成功至適水驟漲丈餘、大小戰艦銜尾而進、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遂攻王城、堅守不下、乃環七崑身以逼之、十月、命棄芝龍於柴市、鄭氏子孫在京者無少長皆伏誅、十二月成功圍王城不下、乃縱火燒其夾板船、敗者一大、終無降意、成功乃使人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成功既得臺灣、制律法、興學校、改臺灣為偽安平鎮、赤嵌城為偽承天府、府一、曰承天、縣二、一[illegible]興萬年、 康熙元年壬寅五月、成功卒、成功自僭亂至今凡十、七年、卒年三十、九、時成、功長子經在廈門、臺人以成功弟襲理臺事、六月、計至島、經自稱招討大將軍、嗣立、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遣人持書招經、經請如朝鮮事例、不報、經於是以周全斌為偽五軍都督、與陳永華馮錫範等帥兵還臺、黃昭蕭拱宸謀奉襲拒經、十一月、昭攻經、經潰、全斌率兵力戰、經還射昭、昭殪、衆皆逡巡稅甲、經遂入臺、二年癸卯、永明王計至、經猶稱永歷年號、殺鄭泰、以其貳於襲也、泰子纘緒弟鳴駿偽忠靖伯陳輝偽武衞楊富偽武衞何義等皆來降、於是 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島、十月、耿繼茂李率泰滿帥郎賽合紅夷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經令全斌禦之、

得功先至、戰於烏林、沒於陳、已而　王師大集、公斌潰、退守銅山、大兵入兩島、兩島之民、爛焉、三年甲辰、黃廷、周全斌、林順俱來降、四年乙巳、水師提督施琅疏請攻臺、不克而還、　上命琅及全斌俱還京、七年戊申、上命明珠、蔡毓榮　王漳州、遣興化知府慕天顏持書招諭、經遣柯平、葉亨入奏、請如朝鮮事例、不報、十一年壬子、吳三桂據雲南、四川、貴州以叛、十三年癸丑、耿精忠據福建、執總督范承謨以叛、八閩鎮將、比附於精忠、五月、精忠調海澂總兵趙得勝兵、得勝不從、來奔經、經以得勝為偽興明伯、左都督、時經偷安日久、兵甲鈍敝、精忠易之、經遣人於精忠、借漳泉二府、精忠不許、耿鄭交惡、經遣馮錫範取同安、精忠偽守將張學堯降、精忠懼、使王進守泉州、王進者、老虎也、時降於耿、至泉未幾、為　錫範所逐、先是經偽平北將軍王進功入奏、精忠羈之福州、至是進功子錫範誘殺泉州守將賴玉、遂逐進、而附經、經以錫範為偽指揮使、七月、　王師圍潮州、精忠不能救、偽總兵劉進忠納款於經、經遣偽援剿左鎮金漢臣率舟師援之、全軍俱歿、九月、精忠命漳浦總兵劉炎與王進為犄角、取泉州、十月、劉國軒敗進於於塗嶺、十一日、趙得勝、王錫範攻漳浦、劉炎降於經、遂援潮州、與　王師戰於北岡、潮州圍解、十三年甲寅正月、精忠使張文韜往經議和、以楓亭為界、始通好也、五月、國軒入潮州、與何佑進忠徇屬邑之未下者、我平南王尚可喜帥兵十萬來攻、晨掩佑軍、佑死戰、國軒繼之、可喜北、六月、經帥諸將圍漳州、先是癸丑、我海澂公黃梧卒於漳州、子芳度權知軍事、經再入島、以芳度為偽德化公、芳度陽受命、陰通　本朝、事泄、經率兵攻之、芳度使兄芳儀突圍入粵乞救、自與諸將分守四門、攻圍六閱月、十月、部將吳淑開門出降、芳度投開元寺東井以死、不及援師閩三日耳、事聞、　上震悼、贈王爵、謚忠勇、世襲十二代、經入漳州、十四年乙卯二月、吳三桂兵

至肇慶碣石總兵苗之秀東莞守將張國勳降於經經有韶州平南王尚之信降於三桂三桂檄讓惠州於經國軒入據之五月精忠汀州偽守將劉應麟以州歀於經經以應麟為偽奉明伯使吳淑入據之始叛盟也九月　王師入閩精忠降其興化偽守將馬成龍以州降於經經以成龍為偽殄虜伯使許耀入據之耀沈湎酒色不任軍事乃以趙得勝何佑代焉十一月精忠邵武偽守將楊德以州款於經經以德為偽後勁鎮吳淑入據之當是時經悉有泉潮漳韶惠汀興邵八郡之地十二月　王師敗吳淑於邵武城下淑奔還島中十五年丙辰正月　王師圍興化何佑疑趙得勝貳於我戰敗不救得勝死之佑奔泉州興化陷二月漳泉潰經遁入島三月我和碩康親王遣知府張仲舉復申前議經勿從四月移諸將入臺劉炎奔歸　王朝劉進忠降於吳三桂尋歸　王朝俱磔燕市國軒棄惠州回島八郡盡失十六年丁巳二月國軒入寇玉洲三汊河福河下滸等堡俱下擊敗援兵於江東橋取石馬遂入鎮取灣腰樹馬湖毋洲諸堡是時總督郎廷相按兵漳上嗣公黃芳世[illegible]胡兔甯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黑林平南將軍賴塔副將朱志麟姚公子李阿哥等先[illegible]來援俱敗國軒遂取平和漳平圍海澄六月逮郎廷相以吳興祚為閩撫姚啓聖為總督[illegible]諸軍援海澄諸將高壘自完顧視不救城破提督段應舉總兵黃藍死之國軒進陷長泰同安乘勝圍泉州梅勒雅大里城守不下乃徇南安永春安溪德化等縣八月　官軍復漳平長泰平和等縣我學士李光地道喇甯海賴平南由安溪出同安巡撫朱興祚由仙遊出永春提[illegible]楊捷由興化下惠安總兵林賢黃鎬林子威帥舟師由閩安出定海剋期援泉八月林賢等[illegible]偽樓船中鎮蕭琛於定海國軒退還漳州以二十一鎮兵與　王師戰於龍虎山都統胡兔先合不利啓聖援之亦潰精忠故仇鄭親督戰

立軒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偽海鎮鄭英吳正璽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捕虜一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泗河遁八年己未十月官軍攻蕭井寨吳淑被壓死啓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爵銀幣珥不歸者漳泉間人率稱啓聖能懷遠也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色及總兵林賢陳賢黃鎬楊嘉瑞以舟師伐島逼海壇興祚提兵與之沿海上下經命偽左武衛林陞率陳諒江勝朱天貴禦之既望我軍畏其衆也不戰而潰天貴來降二月國軒入島啓聖乘間復十九寨遂揩兩島經及諸將遁入臺二十年辛酉正月經卒於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𡒉向監國實非鄭氏出經死經母董即收克𡒉殺之以克塽嗣十月啓聖疏薦萬正色為陸路提督施琅為水路提督圖大舉琅治兵平海二十二年癸亥六月官軍發銅山窺彭湖國軒帥兵屯風櫃嶼牛心灣以待琅令藍理曾誠吳啓爵張勝許英阮欽為趙邦試等以七船突入縱火焚舟國軒分兩翼合擊琅自將突圍赴援互有殺傷明日大兵取虎嶼井彭水故鹹及王師雲集泉水忽甘衆志益奮琅乃令其為八隊每隊七船各三其疊琅居中餘以屬諸將國軒發火矢噴筒煙焰蔽天我軍裹創力戰無生志陣斬偽將林陞邱輝江勝陳啓明吳潛王隆等國斬兵士死者萬餘人焚大小戰艦二百餘艘國軒大潰從吼門佚出彭湖破國軒入臺與馮錫範何佑邱磊等奉克塽決計來降七月遣劉國昌馮錫珪等齎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凡五籍土地府庫軍實詣軍門降八月琅至鹿耳門國軒使人除道迎入克塽嗣立凡二年時年十五自成功迄塽凡三世三十八年僭偽悉平克塽至京師授漢軍公錫範漢軍伯國軒天津總兵何佑梧州副將設府一曰臺灣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新羅二十九年庚辰 上特命成功及子經之喪歸葬南

安甯靜王術桂者、遼王後、渡海依成功、彭湖既破、術桂以王印授克塽、遂投繯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從縊於堂。越十日、藁葬於鳳山之長治里、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襍亂

順治二年、乙酉、金聲桓入南昌、南九欵附、德化李含初傾家起兵眼山、連破德安瑞昌、時民情初附、惶惑驚恐無敢言討含初者、未幾、含初所部王揚子、私欵於我守潯將余世忠、因襲眼山、含初死之。同死者、生員李映陽武生唐扉鄧士鳳熊九鼎宗麻子。

順治二年、乙酉七月、德安郭賢操起兵克德安、遂破建昌、所部高長子私欵於我、執賢操以獻、時方議撫局、釋勿殺、三年丙戌四月、賢操集衆圖再舉、 我師偵得、環其廬焚之、獨賢操跳逸去、五年戊子、金王叛、賢操復投袂起、為我潯帥所執殺之、子七、次良錫與從子良銓攻建昌中流矢死。三良鐸從烏兵營戰死。同起兵死者德安諸生桂塗魁胡戒。登魁妻胡氏從死。

順治二年乙酉、右副都御史新昌陳泰來捐貲募兵、遣所部李凌虹提兵復萬載、殺我所置令杜章卿、連破新昌、十二月、令子正儀正儼往他省、而自帥師東下、金聲桓使署驛傳道戴國士、招泰來、而以 大軍隨其後、國士入見泰來、甫出、 大兵已壓壘陣矣、泰來不及備、兵遂敗、泰來死、黃氏祠中、國士與泰來姻也、故聲桓使之、紿泰來而使之不疑、同起兵死者、瑞州劉詔新諶廷春胡親民。

順治二年、乙酉、 我兵下瀘溪、以李光署縣事、邑貢生魏一桂縛光送鄭彩所剮之、與張載述畫策守瀘、敗、 我師於密潭、四年丁亥、王得仁下、令族瀘之丁傳魏三族、一桂遂棄妻子走閩

襲破將樂、聯結水西、德化、興安諸藩、攻克建甯、王師至、圍而攻之、五閱月始破、一柱與諸藩俱死之。惟興安先事出不與、

順治二年乙酉、南昌舉人汜水知縣胡海定與海川董德興起兵金川、十月、王師取婺源、金川兵絕我糧道、王師退、復攻婺源、入之、殺我所置官吏、王師襲海川諸營、海定被執、論殺、首既殊、而不仆、同死者為揭新。

順治二年乙酉、起兵龍泉者、為天啓進士劉士[illegible]、入泰和、廬陵、三年丙戌、吉安復陷、士楨遣四子肇履入閩求援、而令季子穉升從李陳玉起、信豐、為贛聲援、贛破、避於黃田、五年戊子、金王叛、士楨復令肇慶募兵、從劉一鵬圍贛州、而令[illegible]趨南雄、金王敗歸、匿龍泉、郡守索之急、乃絕粒死。穉升後戰死長橋鋪。

順治二年乙酉、南都陷、江北總兵黃斌卿遁歸、唐王僭[illegible]、斌卿上恢勦事宜、力陳舟山為海外巨鎮、北可窺長江、南可取吳越、唐王善之、封斌卿肅鹵伯、令屯兵舟山、斌卿於是立制度、籍民田、田皆入官、民十五以上者、籍為兵、聚糧造船、為竊據計、三年丙戌六月、魯王敗、失浙東、平夷將軍定西侯張名振、護王出海、投斌卿、斌卿不納、靖夷侯王之仁走舟山、斌卿擊殺之、盡并其衆、之仁部將張國柱來爭、復為斌卿所敗、又劫義師將軍胡來貢船、襲殺監軍御史荊本徹、四年丁亥、有兩王子浮海來至、斌卿沈之外洋、而奪其貲、六月、忠威伯賀名堯來歸、殺其全家、奪其船五十號、是時斌卿勢張甚、有標將王大振者、斌卿取索無厭足、乃逃去、與鄭彩、張名振、阮進等共訴斌卿逆跡於魯王、王命諸鎮會討、斌卿將佐皆逃、阮進手斫斌卿、破其腦而沈之海、

吳江進士吳昜、初為史可法監軍、揚州、蘇州相繼失、昜聚衆走太湖、與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

順治四年丁亥故廣信巡撫張家玉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攻東莞入之籍前尚書李覺斯家以犒士甫二日 大兵至家玉敗走西鄉如璜戰歿家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井死妻彭被執不辱死西鄉大豪陳文豹奉家玉取新安復入東莞未數日 大兵復來攻家玉敗走鐵岡沿途集衆復得數千人遂入龍門博羅連平長甯攻惠州克歸善還屯博羅 大兵至走龍門募兵復得萬人分龍虎犀象四營拔增城而據之 大兵來攻分其軍為三倚谿崖以自固大戰十日乃敗諸將請潰圍出家玉歎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因徧拜諸將赴野塘以死初家玉之走鐵岡也覺斯盡發其先壟毀其家廟殲其鄉以復焉

樂平倪大顯與兄大恢大登俱以勇力聞乙酉饒州司理周損幣致之周敗歸黃道周黃敗從曹大鎬 順治五年戊子王得仁大發兵屠樂平軍中聞顯勇爭取之以為奇功有僧長八尺餘下馬搏顯顯斫僧應手落已 大兵悉集顯知不支遂[illegible]刎死大恢大登被執論死

吉水王寵者初從劉同升起兵以所部不戰去已往[illegible]撫贛問一日為 我兵所獲寵即詭降夜半起盡殺同伴即載其旗幟以下過新淦峽江令見旗幟以為本兵也出迎江滸寵遽起擒殺連破二縣遂遁已吉水鄒文鼎與從姪[illegible]起兵寵與合營 大兵至鼎敬俱敗獲鼎赴水死敬解省論殺寵急書追勦王寵四字於旗[illegible]入呼殺賊遂逸去既逸 我兵始知其即寵也明年金聲叛遍招王寵不得蓋寵入山死矣同時有安仁僧丹竹者益藩起兵所招三十六營之一也益藩敗從揭重熙襲撫州猝遇我將王何仁丹竹以步逐馬戟及得仁面幾獲之聲桓兵過安仁聞丹竹病遣九騎縛之丹竹聞力疾起呼所部十餘人先伏於隘偵知全騎在酒肆中丹竹單身入肆全騎見其為僧而不知其即丹竹也因問識丹竹乎竹應聲曰我即是遽扳

刀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遇伏獲其二前再遇伏獲其三惟二騎得歸耳聲桓破廣信多虜獲丹竹邀之先以木樁置水中因持長鎗火箭逐之聲桓兵棄舟走盡得其所獲後率壯士選貝勒零騎之入閩者　大兵忽至馬蹶見殺

順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吳兆勝據城以叛先是三年丙戌六月李成棟調往福建兆勝移鎮松江有周謙者故從白黨來降者也稍知[illegible]墨兆勝暱焉因通海寇黃斌卿令舉兵內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殷之輅生員張寬等皆與謀斌卿約於四月十六日兵至而海舟非風不行連日北風大作舟不時至海防同知楊之易[illegible]官方重朗知其謀潛移書洪承疇言兆勝反狀承疇未之信即以其揭下兆勝兆勝大懼十五夜將半以令箭促之易重朗至殺之意明日黃兵必至也天既曙城外寂然副將詹天祥知事不濟即同都司高永義率兵入執兆勝按誅將校十七人二十四日　大兵至松江執子龍于廣富林子龍乘間赴水死出其屍戮之子時方五歲亦論殺殷之輅張寬逮至南京斬於市

孔徽元徽哲建昌人家素封有蔡觀光者其客也順治五年戊子金王叛　王師圍之哲往援潰沒元心勿能忘也六年己丑七月詭傳瑞德七邑奉靖武遺宗元聞大喜遂入城逐我所置令劉時俊已而各邑寂然尚黨執元以獻兵卒皆散而觀光心勿善也七年庚寅將揭竿起南昌跡露走鄱陽為巡卒所獲論死

順治五年戊子金聲桓據南昌以叛星子諸生吳江起兵應之　王師再平江州江返南康為拒湖計結壘開先寺已敗走都昌得舊鎮張士彥標將黃才潰兵二百人部勒之冀復舉已而黃才款於我執江來獻論死

沈自炯自炳武進吳福之等結營長白蕩朱涇四保滙則有諸生周毓祥周謙等出沒旁近州縣以助餉為名家家大室率遭搶劫黠者或預賄以免禍 我兵搜勦則彼出此入此出彼入間或相遇互有殺傷四五年間湖路梗塞是亦江南一大劫也 順治二年乙酉十二月八日諜報賊在泖西地方發兵出勦賊遁去 官兵至上澤鎮縱肆淫掠總鎮聞梟示十數人令搜各船所掠婦給還本夫兵士畏法遂以所掠之婦沈之江中三年丙戌正月忽傳白黨破城城中男婦悉走避明日捜捉逃民駕船以緝賊五月五日賊聚四保滙泛蒲酣飲 大兵掩至殺數百人獲其魁羅騰蛟五月六日白黨張飛遠襲破金山衛張故諸生兄弟俱負膂力與吳易合營襲衛城協鎮出戰飛遠遂遁去先是飛遠約城中助已者悉墨其鼻飛遠既遁城中之通張者鼻尚墨也協鎮悉殺之七月獲周毓祥送南京殺之周謙來降未幾獲吳易殺之杭州八月白黨悉來降提督吳兆勝人給一免死牌其頭目[illegible]原官加銜一級於是乞兒賤隸曾入白黨者悉有參遊之號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三日吳淞副總兵吳志葵帥舟師入申浦直抵米市塘駐泊旗號四會松人望之以為義旅也及至惟以令箭提某富室[illegible]銀若干某富室索米若干縱兵大掠所至一空遂逐我 朝所置守令公署獄鋪盡燬於旦松城有民而無官既移泊黃天蕩窺蘇之閶門令參將魯之嶼以五百人攻之魯歿於陣全軍[illegible]殲焉志葵氣沮退師泖中已兩廣總督沈猶龍據松江而陳子龍徐孚遠等亦起兵太湖中軍[illegible]聲振武然與志葵俱泊城外不與城守城破亦不能救也 王師取松江志葵將航海以遁移[illegible]申浦抵得勝港我 師以小舟薄之掩其不意須臾火器齊發烟焰蔽天軍遂大潰志葵被執[illegible]乞降不許殺之浦中積尸如卵馬子龍後死

吳兆勝之亂

廬陵王譪妻劉淑英父鐸揚州太守死璫難淑[illegible]年十八而寡常割股以療姑疾甲申國變自矢報國遂集家僮百人捐貲召募成一旅 順治三年丙戌楚將張先璧駐永新淑英領所部赴馬張奇其才欲娶之淑英不可張因分遣其[illegible]衆淑英忿恨卒

順治三年丙戌 大兵取廣州四年丁亥三月[illegible]給事中陳邦彥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先後舉兵說甘竹灘積盜余龍圍廣州而已發兵從海道入珠江與龍會時 大兵在桂林聞亂還救聲言取甘竹灘龍軍素無紀律遂退[illegible]亦郡歸四月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應芳敗赴水死龍再戰於黃連江敗歿初廣州之[illegible]我巡撫佟養甲獲降者知謀出邦彥襲其家執妾何氏及子和尹虞尹以招邦彥邦彥不從養甲壯之仍善待其妾及子後郡紳李皇一舉人杜璜起兵攻肇慶乃殺之璜等亦敗死八月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亦起兵九江邨兵多蕃戶番鬼善戰九月邦彥密約子壯復攻廣州水陸並進且約原廣州衛指揮楊可觀為內應子壯先二日至城中不敢應又張檄者為我所獲事以不果可觀被殺時成棟攻張家玉於新安邦彥因與子壯謀曰成棟聞警必急還我伏兵禺珠州側而公以大艦逼其西可以得志望青旆而朱旗者我軍也成棟還至禺珠洲側邦彥以火舟衝之焚其數舟成棟引而西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敵舟也陣遂動 大兵擊之遂潰子壯長子上庸戰歿會故御史麥而炷破高明迎子壯子壯奔高明邦彥奔三水未幾清遠指揮以城迎邦彥邦彥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同城守數日城破邦彥率兵巷戰肩受三刃遂被執繫獄五日殺之學熙自縊於朱氏園未幾破高明子壯所署知縣朱實蓮戰死子壯而炷執至廣州論殺子壯母自縊

順治二年乙酉吏部尚書郭維經之子應銓應衡應煜舉兵臨川與　我兵大小十餘戰頗有斬獲唐王授應銓應衡兵部郎中應煜户部主事維經視師贛州應銓駐兵龍泉為贛倚角而聲勢不相應四年丁亥　我兵攻龍泉應銓設伏敗之部將劉文煌引　我兵入城銓衡兄弟皆被執應銓投巖下不死劉一鵬欲降之不順命扼吭以死。應衡至吉安一鵬飲以酒應衡碎飲具大罵鑿齒斷臂以死。應煜見我巡按董學成唾而罵之。抽腸死。死尤酷。

三藩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終